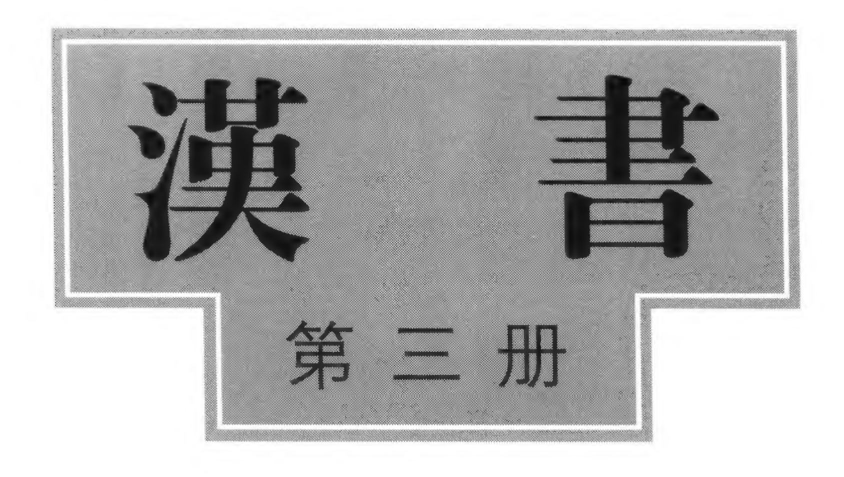


漢書

第三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漢書

第三冊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安平秋　張傳璽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書/安平秋、張傳璽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3-3

I.漢… II.安… III.①中國-古代史-西漢時代-紀傳體②漢書-譯文 IV.K234.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06 號

二十四史全譯

漢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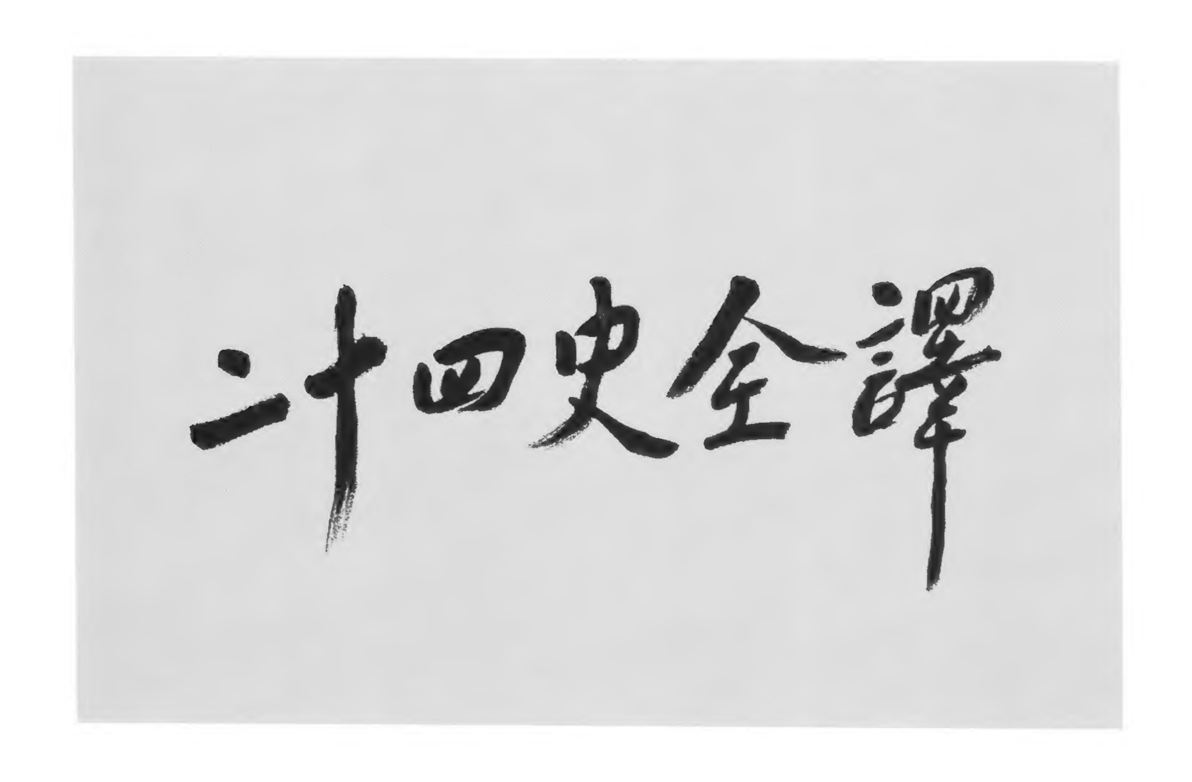
(全三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安平秋　張傳璽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36.5　字數 3,40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3-3/K・76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漢書》3 册　432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玆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吳大逵　　吳洪澤　　吳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帮”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晦”、“畂”、“畒”、“畮”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编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臟(《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晳"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蹀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內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莉)　襌(禫)
辯(辯辯辯)　蓋(葢)　務(務務)　善(譱)
飆(飇飇)　剛(剛)　料(料)　觴(觴)
餅(餅)　詬(詢)　躪(躪)　舐(舐)
豺(犲)　穀(穀)　櫺(櫺)　疏(疎疏)
躔(躔)　罐(罐)　騮(駵駠)　搜(挍)
諂(諂)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龀(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威)　柝(榛櫜榛)
欻(欻)　悸(痵)　秣(餘)　蜿(蛩)
垂(垂垂)　奸(姧)　粹(粹)　腕(掔)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尩尫)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悮)
蹙(蹙)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稭)　髀(髀)　隙(隟隙)
島(嶋)　截(截)　媿(媿)　淑(淑)
登(登)　贐(贐贐)　撇(擊)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愆愆愆)　燕(鷰)
貂(貂)　鞠(鞠)　鍥(鍥)　腰(署)
斗(𣁬)　絶(𢇍)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閶)　麴(麯)　彝(彛)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穤(穤)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燥)	煮(鬻)	椶(椶)
鳶(鳶)	豬(豬)	裝(裝)	葅(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鼂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笫”(《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巳”或“已”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說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別,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橫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說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內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別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別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說,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閱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說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別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漢書》全譯出版説明

《漢書》,又稱《前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書。所謂斷代史,是相對通史而言。通史記載史實貫通古今,不以一個朝代爲限,而斷代史則衹記載一個朝代的史實。《漢書》記載了從漢高帝劉邦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4年),西漢一代230年間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跡。

《漢書》的史料主要來自四個方面:司馬遷的《史記》、班彪的《後傳》、班固在任蘭臺令時收集的材料、班昭和馬續增補的材料。

《漢書》初成時爲100篇,其中《帝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但在《隋書・經籍志》和《舊唐書・經籍志》中《漢書》都著録爲一百十五卷。《唐志》著録顔師古註《漢書》却爲一百二十卷。這是爲什麼呢? 1960年,中華書局在編輯出版《漢書》的縮印本時,編輯們在比對各種版本異同時發現,在《漢書》第五十七、六十四、八十、九十六和一百卷的篇題下面,都有顔師古説明析卷的註文,説明這五卷是顔師古爲《漢書》作註時析出的。同時可以推斷出顔師古所註《漢書》的底本是一百十五卷本。

現在《漢書》的一百二十卷本,實際上是原來的卷一、十五、十九、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九十四、九十七等九卷都有一個分卷,卷二十七有四個分卷,卷九十九有二個分卷,這樣加在一起共計十五卷,這些分卷應該是在顔師古爲《漢書》作註解以前就被分析出來,這點從《隋書・經籍志》和《舊唐書・經籍志》的著録就可以看出來。這就説明《漢書》流傳到唐代,就已經有一百十五卷了。至於這十五卷是誰又是怎樣分析出來的,現在還没有確切的記載或綫索可以考證。這樣,在《漢書》一百二十卷本中,《本紀》有十三卷,《表》有十卷,《志》有十八卷,《傳》有七十九卷。

《漢書》的最早作者是班彪。班彪字叔皮,史學家。他爲《史記》所作的六十五篇《後傳》,是爲《漢書》撰寫的基礎。

《漢書》的主要作者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今陝西咸陽),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32),卒於永元四年(92)。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班固覺得班彪《後傳》中記述的前代史實並不詳盡,便潛心研究,予以修訂。於此之際,有人告發他"私改國史",班固遂被逮捕收押在京兆大獄,並抄没全部書稿。在其弟班超和一些官吏的幫助下,班固得以出獄,並委以秘書郎之職,並得到皇帝的允許,"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班固和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和司隸從事孟異一起,完成了《世祖本紀》一書,並因此升爲典校秘書。其後,班固又撰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等事跡,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皇帝看後大爲贊賞,就讓班固

繼續完成《漢書》的編撰工作。這樣,前後二十年,班固終於完成了《漢書》中絶大部份内容的編撰。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隨從車騎將軍竇憲出擊匈奴,後竇憲得罪,班固受牽連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時年六十一歲。

班固去世時,《漢書》還有八個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漢和帝下詔書,讓其妹班昭到東觀藏書閣,繼續完成《漢書》的編撰工作。又挑選出有學才的馬融等十人以班昭爲師,協助工作。《漢書》中缺少的表、志,其中多是馬續等所補。

《漢書》是經過四個人之手,歷時三四十年纔完成的一部巨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之一的班昭是"二十四史"作者之中惟一的女性。

《漢書》的體例是在《史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史記》有本紀、表、書、世家、列傳,《漢書》則分爲帝紀、表、志、傳。《漢書》没有像《史記》一樣設立"世家",所有勛臣世家一律入"傳",而《史記》中的"書",在《漢書》則改稱爲"志"。這些都被後來官修史書沿襲下來,成爲定例。

《漢書》新創了《刑法志》,介紹漢以前刑法概況,並記載了有漢一代刑法的發展情況。又在《史記·平準書》、《史記·貨殖列傳》的基礎上,創立《食貨志》,記載各代經濟發展、國用財税收支狀況的資料。此後,歷代正史都設立《食貨志》。又根據中國最早的目録學著作、劉歆的《七略》的分類方法,創立了《藝文志》,開創了史書設立書籍志門類的先河。以後的史書,都設立《經籍志》或《藝文志》,完整地收録一朝一代書籍,對於後人研究學術、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有重要的意義。《漢書》還創立了《地理志》。後世史書都仿照此例設有《州郡志》、《地形志》、《郡縣志》和《地理志》等等。

在《傳》中,《漢書》劃分了《宗室傳》、《皇后傳》、《外戚傳》和《古今人表》,這些都是《史記》中所没有的。《漢書》又增補《史記》世家、列傳方面的史實。

從這些可以看出,班固是一個在紀傳體的基礎上編著斷代史的創造者,同時也是一個完善紀傳體史書體例的集大成者。

在編纂體例方面,《漢書》繼承而又發展《史記》的編纂形式,使紀傳體成爲一種更加完備的編纂體例。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吕后本紀》,但却用的是惠帝紀年,又補立了《惠帝紀》,解决了《史記》體例上的混亂;對於年月的記載也比《史記》詳細和明確。

《漢書》還增補了各民族史的資料,以及中亞和西南亞諸國史。

《漢書》最大的缺點就是使用了許多古字古義,文字艱澀難懂。關於《漢書》的註本,唐以前諸家所註都已失傳,現存《漢書》的註本,是唐代顔師古兼採諸家而成,屬於較完備的註本。另外,清王先謙的《漢書補註》和近人楊樹達的《漢書管窺》及《漢書補註補正》,都可以參考閲讀。

《漢書》傳世的版本有抄本,有雕版印刷的刻本。抄本流傳的較少。雕版印刷的刻本,現在能見到的較多,其中不乏善本。刻本主要有以下幾種:明正統八年(1443)汪文盛等刻本,明嘉靖(1522—1566)年間毛氏汲古閣刻本,明嘉靖十六年(1537)廣東崇正書院刻本,明崇禎十五年(1642)琴川毛晉汲古閣刻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清同治八年(1869)金陵書局翻刻本,民國九年(1920)吴興劉承幹嘉業堂影刻本,及商務印書館百衲本與中華書局校點本。

本書譯文底本採用的是百衲本,它依原刻本影印,所存古字較殿本及中華書局本爲多。爲此我們《漢書》全譯本在對原文的整理工作中重點也是圍繞着對古字的統一上。原則是

三本參校，異同之處，在查證没有歧意的情況下選用今人可識的字體。

《漢書》全譯主編：安平秋、張傳璽。譯者：盧偉、李宇、顧永新、曹亦冰、楊海峥、王志平、郭濤、張怡青、張海青、陳秉才、劉曙光、于振波、龔汝富、冷鵬飛、王淑珍。

漢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冊

漢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趙充國辛慶忌傳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趙充國字翁孫，是隴西上邽地方的人，後來搬遷到金城令居。開始的時候衹是一個騎士，後來作爲六郡的良家子弟善於騎馬射箭被補爲羽林衛士。他爲人沉着勇敢，有很深的謀略，年輕時喜好將帥的氣節，就去學習兵法，通曉了四方蠻夷的事情。

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

漢武帝的時候，趙充國以假司馬的身份跟隨貳師將軍攻打匈奴，被敵人重重包圍。漢軍斷糧好幾天，死傷的人很多，趙充國就與一百多名壯士突破包圍、攻陷敵陣，貳師將軍帶領士兵跟隨其後，纔得以脱圍。趙充國全身有二十多處受傷，貳師將軍把情况上奏給武帝，武帝下令徵召趙充國到出行所在的地方來，武帝親自接見并探視他的傷情，感嘆稱贊，就授官爲中郎，提升他任車騎將軍長史。

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

昭帝的時候，武都郡的氐人造反，趙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之職帶兵攻打并平定了叛亂，升官爲中郎將，率兵駐守上谷郡，回來後又被任命爲水衡都尉。後來又去攻打匈奴，俘獲了西祁王，被提升爲後將軍，照舊兼任水衡都尉。

與大將軍霍光定册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廬山，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

趙充國與大將軍霍光一起決策擁立宣帝，被封爲營平侯。本始年間，以蒲類將軍之職征討匈奴，斬殺敵人幾百個，還軍後被任命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舉發動十多萬騎兵，南下逼近漢朝邊塞，到達了符奚廬山，準備入侵搶掠。從匈奴逃走的題除渠堂投降漢朝後説出了這件事，漢朝就派遣趙充國率領四萬名騎兵駐守在邊境的九個

是時，光禄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絶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别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

郡上。單于聽到這件事後，領兵離去。

這時，光禄大夫義渠安國出使巡視各羌人部落，先零的酋長表示希望在一定時節渡河到湟水北岸，尋找漢民所不耕種的地方放養牲畜。安國把這報告給了皇上。趙充國就彈劾安國奉命出使犯有不敬之罪。這以後，羌人依憑前面所説，觸犯漢律，渡過湟水，郡縣阻擋不住。元康三年，先零就與各羌人的酋長二百多人解除怨仇，交换人質後訂立盟誓。皇上知道這件事後，就徵詢趙充國，趙充國答道："羌人之所以容易被制服，是因爲他們各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領，他們經常互相攻擊，勢力不能統一。三十多年以前，西羌人造反時，也是事先解除仇怨，訂立盟約攻打令居，同漢朝相抗衡，五六年後纔平定。到征和五年時，先零首領封煎等派人出使匈奴，匈奴再派人到小月氏，傳言告訴各羌人部落説：'漢朝的貳師將軍帶領十多萬人投降了匈奴。羌人爲漢朝服役很苦。張掖、酒泉本來是我們的地方，土地肥美，可以一同攻打占有那裏。'由此可以看出匈奴想和羌人聯合，不是一世的事了。不久前匈奴的西面受困，聽説烏桓前來保衛邊塞，又害怕戰事從東面開始，就多次派使者到尉黎、危須各國，答應送給他們男女人口，貂皮衣服，企圖離間他們和漢的友好關係。這個計劃没有實現。我懷疑匈奴又派使者到羌人部落中，從沙陰地區取道出鹽澤，過了長阬後，進入窮水塞，南面到達漢朝屬國，同先零相聯合。臣恐怕羌人的變動并不止這些，而且他們將會勾結聯合其他部落，應該趕在事情没有發生之前作好準備。"一個多月後，羌侯狼何果然派遣使者到匈奴借兵，準備攻打鄯善、敦煌來斷絶漢與西域各國來往的通道。趙充國認爲"狼何、小月氏部落在陽關的西南，勢必不可能單獨作出這樣的計劃，我懷疑匈奴的使者已經到達羌人部落中，先零、罕、幵纔解除仇怨訂立盟約。等到秋天馬肥，變亂必然發生。應派使者巡視邊防部隊預先作好準備，下令告訴各羌人部落，不要讓他們解除怨仇，以便查明他們的陰謀。"於是兩府又請示派遣義渠安國出使巡視各羌人部落，區分好壞。安國去那裏

至浩亹，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

後，就召集先零各部落首領三十多人，由於他們都特別凶暴狡詐，就把他們全殺了。又發兵攻打他們的部落，殺了一千多人。於是所有原來歸順漢朝的羌人部落以及歸義羌侯楊玉等都恐懼怨怒，失去了信任歸向，就脅迫劫持弱小的部落，背叛侵犯邊塞，攻打城邑，殺死長官。安國作爲騎都尉率領二千騎兵集結以防備羌人，到達浩亹時，被敵兵所攻擊，損失車輛、輜重、兵器甚多。安國帶兵返回，到令居後，將情況上報。這一年，是神爵元年的春天。

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逾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

當時趙充國已經七十多歲，皇上認爲他老了，就派御史大夫丙吉去問誰可以領兵，趙充國答道："没有超過老臣的人了。"皇上又派人來問道："將軍估計羌敵會怎麽樣，應當使用多少人?"趙充國説道："百聞不如一見。軍事情况難以遥測，臣希望趕到金城，制定出作戰方案後上奏。然而羌戎衹是弱小的夷族，違反天意背叛國家，不久就會滅亡，希望陛下把這件事交給老臣，不要擔憂。"皇上笑道："可以。"

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鬥而死，可得邪!"

趙充國到達金城，等到軍隊集合到一萬騎兵，就準備渡過黄河，但怕被敵人攔截，就在夜間先派三校人馬銜枚渡河，渡過河後就擺好陣式，等到天亮時，陣式已經擺好，這纔開始按次序全部渡過了黄河。敵人有幾十成百的騎兵前來，出入軍營的邊上。趙充國就説："我們的軍馬正疲倦，不能馳馬追逐。這都是敵人的驍勇騎兵難以制服，又恐怕這是敵人在用誘兵之計。攻擊敵人以全殲爲目標，微小的利益不值得去貪求。"趙充國就傳令叫軍隊不要出擊。派遣騎兵到四望陿中偵察，没有發現敵人。就在夜晚帶兵往上游到落都，然後召集各校的司馬，對他們説道："我已知道羌人不會用兵了。假使敵人派幾千人在四望陿中堅守阻攔，我們的部隊怎麽能進去呢!"趙充國經常把遠遠地派出偵察兵作爲要務，行軍時一定要作好戰鬥準備，駐扎時一定要加固營壘，尤其能够謹慎穩重，愛護士兵，事先計劃好後再進行戰鬥。於是趙充國就向西到西部都尉府，每天犒勞軍士，士兵都想爲他效力。敵人幾次來挑戰，趙充國都堅守不出。有次捉到了

一個俘虜，招供説羌人首領都幾次互相責怪説："叫你不要造反，今天天子派趙將軍來了，他有八九十歲了，善於用兵。現在想决一死戰，還有可能嗎？"

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并出絶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通轉道津渡。

趙充國的兒子右曹中郎將趙卬，率領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兵作爲分支部隊，到達令居。敵人同時出擊斷絶了漢軍運輸道路，趙卬把此事上奏。下詔令他率領八校尉和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力搜捕山間敵人，疏通運輸道路、津梁渡口。

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

起先，罕、开的首領靡當兒派弟弟雕庫來告訴都尉説先零想造反，過了幾天後，先零果然造反了。雕庫部落有很多人在先零中，都尉就把雕庫扣留作爲人質。趙充國認爲他没有罪，就遣送他回去告訴部落首領："漢朝大軍衹殺有罪的人，要他們自己清楚并加以分别，不要一同自取滅亡。天子告諭各部羌人，犯法的人能够捕獲斬殺其他罪犯，可以免罪。斬殺有罪的大首領一人，可以得到四十萬錢的賞賜，斬殺中等首領的，可以得到十五萬，斬殺下等首領的，可以得到二萬，斬殺成年男子的，可以得到三千，斬殺婦女、老人和小孩的，可以得到一千，還要把他所捕獲的婦女、孩子以及錢財物品都給他。"趙充國計劃要用恩威并施來招降罕、开部落以及其他被脅迫叛亂的部族，瓦解粉碎敵人的陰謀，等到他們困頓之時再來攻擊。

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穎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虚，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册。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并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産爲命，今皆離

這時漢宣帝已經徵發了三輔、太常寺的減刑犯人，三河、穎川、沛郡、淮陽、汝南各郡的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的騎士、羌人騎兵，以及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自駐守在郡中的軍隊，一共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上奏書説道："各郡的兵力都駐守在祁連山南，北邊空虚，這種形勢一定不會堅持太久。有人説到秋冬的時候再進兵，這是當敵人在境外時我們采取的策略。現在敵人朝夕騷擾，土地又寒冷貧瘠，漢朝的馬匹不能在這裹過冬，駐軍在武威、張掖、酒泉的有一萬多匹戰馬，大多數瘦弱不堪。可以增加馬的飼料，在七月上旬的時候携帶三十天的糧草，同時從張掖、酒泉分别派兵一同

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

攻打罕、幵部落在鮮水上游的部隊。敵人把牲畜視爲命根，現在都已離散，我軍火速分兵出擊，即使不能全部誅殺乾净，衹要奪得了他們的牲畜，俘虜了他們的妻子兒女，再退兵返回，到冬天再出擊，大部隊頻繁發動攻擊，敵人必定崩潰無疑。”

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厄，以絶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絶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册，欲捐罕、幵暗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揗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册。”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

天子就把這份奏書交給趙充國，叫他同校尉以下瞭解羌人情況的官兵廣泛討論。趙充國和長史董通年認爲“辛武賢想輕率帶領一萬騎兵分兩路從張掖出發，來回就有千里之遠。以一匹馬自身馱負三十天糧食計算，就要帶二斛四斗米，八斛麥，還要帶上行李兵器，馬就難以追逐奔跑了。等到艱辛疲憊地趕到，敵人一定計算好了軍隊的行程，逐漸撤退離去，沿着水草之地進入山林之中。如果跟隨敵人而深入，敵人就會占據前面的險阻，把守後面的要塞，來斷絶我方的糧道，這樣一來一定會出現傷亡傾危的憂患，被夷狄所恥笑，永遠都不可挽回。而辛武賢認爲可以奪取敵人的牲畜，俘虜他們的妻子兒女，這不過是一句空話，并非是至好的計策。還有武威縣、張掖日勒都處在北部要塞之地，有暢通無阻的山谷和充足的水草。臣怕匈奴和羌人早有謀劃，將要大舉入侵，希望能攔腰切斷張掖、酒泉通往西域的道路，這樣兩郡的軍隊更加不能出動。先零首先發動叛亂，其他部落衹是被它所劫持。所以臣有一個愚計，打算不計較罕、幵昏庸愚昧的過錯，隱瞞而不去張揚，首先把先零消滅後來震動他們，應該讓他們悔過自新，藉此赦免他們的罪行，然後選派懂得羌人民俗的優秀官員去安撫團結他們，這纔是保全軍隊穩操勝券的安邊之策。”天子把這封奏書交給百官商討。公卿大臣們都認爲先零兵勢强盛，又依仗罕、幵的援助，如果不首先攻破罕、幵，先零就不容易對付。

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册。以書敕讓充國曰：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羌人

皇上就授任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就地任命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給他蓋有璽印的詔書嘉許采納他的計策。又下書責備趙充國説：

皇帝問候後將軍，行軍在外極爲勞苦。將軍計劃想到正月時再進攻罕羌，羌人應已

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稾束數十。轉輸并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

收割了麥子，轉移了妻子兒女，集結好精鋭部隊一萬人將要入侵酒泉、敦煌。我方邊境軍隊少，要百姓守衛保護的話就不能進行耕作。現在張掖以東地區粟一石賣到一百多錢，乾草秸杆一捆賣到幾十錢。各處一同運輸糧草，就給老百姓增添了煩擾。將軍率領一萬多人的大部隊，不及早趁秋天共享水草的便利之機爭奪其牲畜和糧食，想等到冬天，敵人都已經積蓄了糧食，他們大多依靠險阻隱藏在山中，將軍的士卒由於寒冷，手足凍裂，難道還會有利嗎？將軍不以國家的耗費爲念，打算用幾年的時間來打敗小小的敵人，凡爲將軍的，有誰不樂於此道呢！

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并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并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

現在我已詔令破羌將軍辛武賢帶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帶兵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候馮奉世率領婼、月氏兵四千人，大概不下一萬二千人。帶上三十天的糧草，在七月二十二日進攻罕羌，進入鮮水北岸的拐彎處，離酒泉八百里，離將軍一千二百里。將軍就帶兵從便道向西同時推進，即使不能相會合，讓敵人聽説東方北方的軍隊一同前來，可以分散敵人的鬥志，離散他們的黨羽，即使不能全殲敵人，也應會瓦解他們。我已詔令中郎將趙卬率領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增加將軍的兵力。

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現在五星出現在東方，對中國大利，蠻夷將大敗。太白星出現在高處，帶兵深入敢於作戰的人吉利，不敢作戰的人有危險。將軍趕緊打點行裝，依靠天時，征討不義，一定會萬無一失，將軍不要再有疑慮。

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

趙充國收到責備他的詔書後，認爲將領帶兵在外，應依據情況堅持主張，用以安定國家。於是他就上書請罪，順便陳述用兵的利害關係，他説：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

臣私下見到陛下前不久賜給騎都尉安國的詔書，讓他選擇羌人中可以出使罕羌的人，宣告大軍就要到了，漢朝將不誅殺罕人，用以瓦解他們的陰謀。皇上恩澤極爲深

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厚，不是臣下所能比得上的。臣下私下贊美陛下大德無量，妙計無窮，所以就派开羌的首領雕庫宣傳天子的大德，罕、开各部落都已聞悉英明的詔令。今先零羌的楊玉率領騎兵四千人以及煎鞏騎兵五千人，以山石樹木作爲險阻，等候時機來入侵，罕羌却没有侵犯的行動。現在把先零放在一邊，先去攻打罕羌，開釋有罪的，誅殺無辜的，引起一方危難，却受到兩方禍害，這實在不是陛下原來的計劃。臣聽兵法説“進攻力量不足的，進行防守則會綽綽有餘”，又説“善於戰鬥的人控制别人，不被别人所控制”。如今罕羌想去入侵敦煌、酒泉，我們就應整治武器馬匹，訓練作戰士兵，來等待他們的到來，這就能坐着得到制服敵人的戰術，以養精蓄鋭的軍隊去攻打疲於奔命的敵人，是取勝之道。現在擔心兩郡的兵少不足以防守，而發動他們進行攻擊，放棄制服敵人的戰術而選擇爲敵所制的方法，臣下愚蠢地認爲這不妥當。先零羌的敵人想背叛漢朝，所以就同罕羌、开羌解除前仇訂立盟約，但他們的内心裏不能不害怕漢軍到後罕、开背棄他們。臣愚蠢地認爲先零羌的計謀常常是想先赴罕羌、开羌的危急之難，用以堅固他們的盟約，先攻打罕羌，先零一定會去援助。現在敵人馬正肥，糧草正豐盛，攻打他恐怕對其造成不了傷害，正好讓先零得以施恩德於罕羌，使他們堅固了盟約，聯合了黨羽。敵人如果盟約堅固黨羽聯合的話，精鋭部隊可以達到二萬多人，再去脅迫其他弱小部落，歸附的人就會逐漸增多，像莫須這樣的小部落就不會輕易離開了。如果這樣，敵人兵力漸增，要誅殺他們就要用幾倍的力量，臣恐怕國家的憂患和負擔要用十年來計算，不是兩三年就可以了的。臣下得以受到天子的厚恩，父子同爲朝廷要員。臣下官位到九卿，爵位到列侯，年齡也有七十六了，爲奉行英明的詔令而拋尸溝壑，雖死不朽，我没有什麽可以顧慮的。衹是考慮到自己對用兵的利

害最爲熟悉，所以爲臣之計，先討伐先零後，罕羌、幵羌之類不須用兵就可以制服。先零羌被誅殺後罕羌、幵羌仍不臣服，等到正月再去攻打它，既得用兵的道理，又合用兵的時機。以現在的時機進軍，實在看不到有利可圖，希望陛下明察決斷。

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厄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

六月戊申上奏，到七月甲寅皇上封璽書給趙充國告訴依從他的計策。趙充國帶兵到達先零羌所在的地方。敵人駐兵已久，放鬆了警惕，見到大部隊，就丟棄了車輛輜重，想渡過湟水，道路狹窄，趙充國就慢慢行軍追趕敵人。有人說追逐取勝宜快，如此行進太慢，趙充國就說："這就是所謂的窮寇莫追。緩慢追趕，他們就會逃跑而不回頭，追急了他們就會回頭決一死戰。"各校尉都說："好。"敵人投水被淹死的有數百人，投降以及被斬首的有五百多人，俘獲馬牛羊十多萬頭，車子四千多輛。軍隊到了罕羌的地方，下令軍隊不要焚燒村落以及不准在田裏割草放牧。罕羌的人聽說這些後，高興地說："漢軍果然不攻打我們了！"首領靡忘派人來說："希望能够返回到原來的地方。"趙充國把這上報給天子，没有得到回答。靡忘親自前來歸順，趙充國賜給他飲食，放他回去告諭他同族的人。護軍以下的軍官都同趙充國爭論這件事，說："這是反賊，不可以擅自放走。"趙充國說："各位祇想完全依從公文而爲自己打算，并不是爲國家忠心考慮。"話没說完，璽書就下來了，命令將靡忘按贖罪論處。後來罕羌終於没有用兵就被征服了。

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脚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鋭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强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

這年秋天，趙充國生病了，皇上賜書說："制詔後將軍：聽說您苦於腿脚疼痛，風寒下泄，將軍年邁再加疾病，一朝之變不可諱言，朕對此很憂慮。現下詔令破羌將軍到達駐地，作爲將軍的副手，趕緊趁天時大利，官兵鋭氣正旺，在十二月攻打先零羌。如果病情嚴重，可以留在駐地不動，祇派破羌、强弩將軍就可以了。"這時羌人投降的已有一萬多了。趙充國考慮到敵人一定會失敗，就準備撤回騎兵進行屯田，以待敵人的困敝。寫好奏書還没有上報，正好得到要求進軍的璽書，中郎將趙卬害怕了，就派門客去勸諫趙

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綉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册，羌人故敢爲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動摇，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

充國説：“命令軍隊出擊，果真能使軍隊招致失利，將領遭到殺害而使國家面臨傾覆的危險的話，將軍固守是可以的。如果衹是從利弊關係出發，那又憑什麽抗争呢？一旦您不合皇上的意旨，皇上派綉衣御史來責備將軍，將軍將自身難保，哪裏還有什麽國家的安全呢？”趙充國嘆聲説道：“你這話是何等地不忠啊！原先如果聽了我的話，羌敵能成這樣一個局面嗎？以前推舉可以先行巡視羌人的人，我推舉了辛武賢，丞相御史請求皇上派遣義渠安國，結果壞了敗羌的計劃。金城、湟中等地的穀每斛八錢，我告訴耿中丞，衹要買來二百萬斛穀，羌人就不敢妄動了。耿中丞請求買一百萬斛，最後衹得到四十萬斛。義渠兩次出使，耗費將近一半。錯失這兩計，羌人纔敢於叛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已成爲了事實。如今兵事曠日持久不能結束，萬一四方夷狄突然發動變亂，乘機而起，即使有很深智謀的人也不能善理後事，哪裏衹有羌人值得擔憂呢！我堅定地以死來固守，賢明的君主是可以進獻忠言的。”於是就呈上屯田的奏書道：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内，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并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册。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

臣下聽説軍隊是用來彰明道德懲除禍害的，所以用兵得勝在外面，那麽福慶就顯現在内，因此就不可不謹慎從事。臣所率領的官兵、馬、牛的糧草，一個月要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一千六百九十三斛，乾草秸稈二十五萬零二百八十六石。戰争長久不能解除，徭役就不會停止。又怕其他夷狄突然有不可預料的變亂，相隨一起發生，成爲明君的憂患，這實在不是朝廷以往制定的戰勝敵人的策略。况且羌敵容易用計來攻破，難以用兵力去粉碎，所以臣下認爲出擊不利。估計從臨羌向東到浩亹，羌敵的舊田及公田，百姓還没有開墾的土地，可以達到二千頃以上，中間的驛站大多毁壞破敗。臣下不久前部置士兵進山，砍伐大小林木六萬多棵，都放在水邊。臣下希望撤回騎兵，留下减刑的犯人和應募的士兵，以及淮陽、汝南的步兵和官兵的私人隨從，一共有一萬零二百八十一人，一個月用穀二萬七千三百六

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十二斛，鹽三百零八斛，分別駐扎在要害之地。一旦冰凍消解就可以運木而下，修繕驛站，疏通溝渠，整治湟陿以西道路上的橋梁七十座，使其可以通到鮮水附近。耕作開始後，每人可以授田二十畝。到四月牧草長出，徵發郡縣騎兵以及所屬部落的胡人騎兵中强健的各一千人，配上十分之二的副馬，放牧吃草，作爲耕田的人的巡邏隊。把屯田的收入用來充實金城郡，增加積蓄，可以節省很大一筆花費。現在大司農所運來的穀，足以維持一萬人一年的食用。謹呈屯田的地點以及所需器具用品的賬簿，希望陛下裁奪准許。

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决？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

皇上回書説道："皇帝問候後將軍，您所説的撤退騎兵留一萬人屯田，如果按將軍的計策，敵人當何時可以消滅，兵事當何時能够解决？請仔細計慮它的便利之處，然後再給我回報。"趙充國把情況上報説：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托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

臣聽説帝王的軍隊，以能保全自己而取勝，所以它重視謀略而輕視戰爭。能百戰百勝，并不是最好的，所以首先就要使敵人不能戰勝我方再來等待時機去戰勝敵人。蠻夷的習俗雖然不同於禮義之邦，但他們在趨利避害，愛護親戚，害怕死亡方面，都是一樣的。如今敵人失去肥沃土地，茂盛草原，愁於寄居他鄉，遠離故土，骨肉離心，人人懷有背叛的心意，而這時英明的君主班師罷兵，留下萬人屯田，這是順應天時，利用地利，來等待可以戰勝敵人的機會，即使敵人没有即時伏罪，戰事的解决可以在一年之内完成。羌敵被瓦解，前後投降的就有一萬零七百多人，還有接受我的勸説離去的共有七十批，這些都是坐待羌敵支解的詳細情况。臣謹列舉十二點不出兵而留守屯田的好處。步兵九校，官兵共萬人，留守屯田作爲武裝防衛，靠田收穀，武威仁德同時施行，這是第一點。又乘機排擠羌敵使其受挫，叫他們不能回到肥饒的地方來，由於貧困使他們團結不到一起，逐漸形成羌敵自相叛離的局

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視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幵、小幵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册，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采擇。

面，這是第二點。當地的居民能够和屯田士兵在一起耕作，没有耽誤農民的本業，這是第三點。軍隊及馬匹一個月的糧草，估計可供屯田的士兵用一年，撤回騎兵用來節省大筆開支，這是第四點。到春天時檢閱武裝的士兵，沿着黄河、湟水運送糧食到臨羌，向羌敵顯示，奮揚雄威武力，是可以傳給後代用以抵禦侵略的方法，這是第五點。用閑暇時間運出所砍伐的樹木來整治驛站，充實金城，這是第六點。軍隊出擊，冒着危險纔僥幸求取勝利，不出擊，讓反叛之敵逃竄於風霜寒冷之地，遭受霜露疾病瘟疫凍瘡斷指之苦，坐着就能達到必勝之境地，這是第七點。没有經歷險阻和長途追趕而造成死傷的危害，這是第八點。對內没有破壞國家威武的形象，對外没有使敵人得到可乘之機，這是第九點。又没有驚動黄河以南大幵、小幵羌人，使其產生變亂的憂患，這是第十點。修治了湟陿中間道路的橋梁，使之可以到達鮮水，用以控制西域，揚威千里，行軍就像跨過枕席一樣容易，這是第十一點。巨大的開支已經節省了，就可以免除百姓的徭役，用以警惕意外之事，這是第十二點。留守屯田可以得到十二種好處，出兵就會失去這十二種好處。臣趙充國才能低下，年老體衰，不懂長遠之策，希望陛下詔令公卿廣泛細緻地議論臣下的話，并加以選擇采納。

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幵、小幵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

皇上又賜書回答道："皇帝問候後將軍，您所説的十二點好處，我已知道。敵人雖然没有被消滅，戰事結束可望一年就行了。一年就行，是指今年冬天，還是指别的什麽時間呢？將軍難道就不考慮敵人知道大量撤軍後，將會集合壯丁，攻打騷擾耕種的人以及道路上駐守的士兵，重新燒殺搶掠百姓，將用什麽來阻止敵人呢？另外，大幵、小幵羌先前曾説：'我們向漢軍報告了先零所在的地方，漢軍不前去攻打，長時間留守，會不會像本始五年時不加以區别而一起攻擊我們？'他們心中常常害怕。如今軍隊不出動，他們會不會發生變故，與先零結爲一體？望將軍仔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絶，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絶，便兵弩，飭鬥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册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絶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内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

細考慮後再報告。”趙充國上奏説道：

臣聽説用兵以計謀作爲根本，所以謀算多的戰勝謀算少的。先零羌的精鋭部隊現在剩下的不超過七、八千人，丟失土地，客居遠方，分崩離析、忍飢挨凍，罕、幵、莫須諸羌又時常搶劫他們年老體弱的人以及牲畜財産，反叛投誠的人絡繹不絶，都知道天子明確詔令互相捕獲斬殺的人可以得到賞賜。臣認爲破敵可計算日月來等待，最遲就在明年春天，所以説戰事解决可望在一年之内。我看到北邊從敦煌到遼東一萬一千五百多里，守衛沿邊要塞和烽火臺的官兵衹有幾千人，敵人多次用大部隊來攻打也無濟於事。現在留下步兵士卒一萬人屯田，地勢平坦，又有許多高山可供遠望的便利，使各個部隊互相保衛，修築濠溝壁壘，瞭望木樓，營壘之間相連不斷，備置武器劍弩，整修作戰用具。烽火一舉，兵勢相及，力量集中，以逸待勞，這是用兵的有利條件。臣認爲屯田對内有不花軍費的好處，對外還有防守抵抗的準備。騎兵即使撤走了，敵人看到有一萬人留守屯田作爲必要擒敵的措施，他們土崩瓦解、歸附朝廷的日子就不會久了。從現在起不超過三個月，敵人馬匹瘦弱，一定不敢把他們的妻子兒女放在其他部落中，遠途跋山涉水前來入侵。又看到屯田的兵士有精兵一萬，最終不敢再帶着他們的妻子兒女重新返回舊地。臣下的這個計策，是估計到敵人將一定會就地瓦解，不用戰鬥就可自行敗亡。至於敵人小股侵犯，不時殺戮百姓，這原先就不能完全禁止。臣聽説戰争不能必勝的話，就不要輕易交鋒；攻擊不能一定奪取勝利的話，就不要興師動衆。真的要是命令軍隊出擊，即使不能消滅先零，如果能讓敵寇再也不能進行小規模侵犯的話，那麽出兵是可以的。現在同樣不能禁止敵人小規模地入侵，又放棄坐等取勝的方法，采取冒險之勢，前去最終不會得利，却使内部空虚自己疲憊，削減實力而自我損耗，這并不是用來

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偷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向蠻夷示威的好辦法。另外大兵一旦出擊，回來時就不能再留下，湟中地區却又不能不防守，如果這樣，徭役又要重新徵發。況且匈奴不可以不防備，烏桓不可以不憂慮。現在長期運輸耗費巨大，傾盡國家的戰備儲蓄來供應一處，臣以爲不妥。校尉臨衆有幸得以秉承威德，携帶豐厚的錢財，安撫各個羌人部落，宣布詔令，羌人應該都會趨從教化。即使他們前段時間曾説"會不會像本始五年那樣呢?"，也應當不會有其他想法，不值得因爲這個緣故出兵。臣私下考慮，奉詔出塞，率軍遠征，用盡天子的精兵，將車馬武器抛散在山上野地，即使没有點滴功勞，也可得到避嫌的好處，而没有事後的過失和責罰，這祇是對人臣不忠於職守有利，對明主和國家都是没有好處的。臣下有幸得以率領精兵，討伐不義，却長期拖延上天對敵人的懲罰，罪該萬死。陛下寬大仁慈，不忍心殺我，讓臣幾次得以仔細考慮。現在臣的計劃已制定好了，不敢畏避斧鉞之刑，冒死陳述愚見，望陛下明察。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强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强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强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趙充國的奏書每次上報，都要被交給公卿大臣討論。剛開始贊同趙充國計策的人有十分之三，中期十分之五，最後達到十分之八。皇上下詔質問先前説趙充國計策不好的人，他們都磕頭認錯。丞相魏相説："臣下愚蠢不懂得軍事上的利害關係，後將軍幾次定立軍策，他説的常是正確的，臣下保證他的計策一定可行。"宣帝於是回書給趙充國説："皇帝問候後將軍，您上書講了羌敵可勝的道理，現在聽將軍的，將軍的計策不錯。請把留守屯田以及應當撤回的人馬數上報給我。將軍請多進飯食，小心用兵，善自珍重!"宣帝由於破羌、强弩兩位將軍多次説應當出擊，又因趙充國屯田的地方分散，怕遭到敵人侵犯，於是同時采納了他們兩方的計策，詔令兩位將軍同中郎將趙卬出兵攻打敵人。强弩將軍的部隊出擊，降服敵人四千多，破羌將軍出兵殺敵二千人，中郎將趙卬殺敵以及俘虜敵人也有二千多，而趙充國所俘虜的人又有五千多。詔令撤軍，祇

留下趙充國屯田。

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脱與煎鞏、黄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第二年五月，趙充國上奏説道："羌人原本大概有五萬人的軍隊，一共被殺的有七千六百人，投降的有三萬一千二百人，淹死在黄河、湟水中的以及因飢餓而死的有五六千人，最後估計逃脱以及與煎鞏、黄羝羌一同流亡的不超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責成自己一定要擒獲他們，請求撤走屯田的部隊。"奏章被許可，趙充國整頓軍隊而返回。

所善浩星賜迎説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强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

趙充國的好友浩星賜迎接他并勸説道："大家都以爲破羌、强弩兩位將軍出兵攻敵，大量殺敵收降，敵人纔得以消滅。但有見識的人都認爲敵人已勢窮力薄，軍隊即使不出擊，敵人也一定會自己降服。將軍如見到皇上，應歸功於兩位將軍的出擊，説兩位將軍不是臣下所能比得上的。如果這樣，將軍的計策就没有過失了。"趙充國説道："我年紀已老了，爵位也到了極點，難道還因避嫌一時的功勞而欺騙聖明的君主嗎！軍事形勢是國家的大事，應當爲後代所效法。老臣如果不在有生之年全部明白地告訴陛下用兵的利害關係，一旦突然死去，有誰還能再對他説呢?"終於按照自己的意見應對皇上。皇上同意了他的計策，罷免并派遣辛武賢重歸酒泉太守的官任，趙充國又任後將軍衛尉。

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黄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那年秋天，羌人若零、離留、且種、兒庫一同殺了先零首領猶非、楊玉，同其他首領弟澤、陽雕、良兒、靡忘一起率領煎鞏、黄羝部落的四千多人投降了漢朝。若零、弟澤兩人被封爲帥衆王，離留、且種兩人被封爲侯，兒庫被封爲君，陽雕被封爲言兵侯，良兒被封爲君，靡忘被封爲獻牛君。開始設置金城屬國來安排投降的羌人。詔令選舉可以擔任護羌校尉的人，這時趙充國生病，四府都推舉辛武賢的小弟弟辛湯。趙充國急忙起床上奏道："辛湯酗酒，不可掌管蠻夷事務，不如派辛湯的哥哥辛臨衆。"當時辛湯已經接受了符節，又下詔令改任辛臨衆。後來辛臨衆因爲生病免官，五府重又舉薦辛湯，辛湯常醉酒怒罵羌人，羌人因而反叛，最後應了趙充國所説的話。

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

起初，破羌將軍辛武賢在軍中時常與中郎將趙卬閑聊，趙卬說道："車騎將軍張安世開始時曾不合宣帝的心意，宣帝想殺了他，我家將軍認爲張安世原來手提書袋、頭插毛筆事奉孝武帝幾十年，被公認忠心謹慎，應該保全他。張安世因此纔得以免死。"等到趙充國回來後同皇上談論軍事，辛武賢就被罷官回到原職，心中深懷怨恨，就上書狀告趙卬泄露宮廷中的話。趙卬因違反禁令進入趙充國幕府司馬中擾亂屯兵規矩被送交法官審訊，他自殺而死。

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黄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庭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爲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爲營平侯。

趙充國請求退休養老，被賜給一輛四匹馬拉的坐車、黄金六十斤，免職回家。朝廷每當有關於四夷的重大討論，經常請他參預軍事謀劃，向他詢問計劃謀略。享年八十六歲，甘露二年薨，謚號爲壯侯。爵位從兒子傳到孫子趙欽，趙欽娶了敬武公主。公主没有兒子，就教趙欽的良人習假稱懷有身孕，實際上是別人的兒子。趙欽薨，他的兒子趙岑繼承侯位，習就成爲太夫人。趙岑的親生父母索求錢財没有止境，因此憤恨互相告發。趙岑因不是親生兒子被免除爵位，封地被取消。元始年間，重續功臣的後代，又封趙充國的曾孫趙伋爲營平侯。

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黄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曰：

>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婁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當初，趙充國因爲功勞德行同霍光相當，就把他的像畫在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曾有警報，皇上思念將帥大臣，追思并贊美趙充國，就召黄門郎楊雄在趙充國的畫像邊題寫頌辭道：

> 在英明聖靈的漢宣帝時代，戎狄中有先零。先零猖狂，入侵漢朝的西部邊疆。漢朝任命英武的大臣，衹有後將軍，他統率我漢朝的六師，討伐叛逆，天下大震。到達羌域以後，曉以威德，有的太守貪圖功勞，說他不能取勝。請命率軍，直抵罕羌，天子命令趙充國隨兵到達鮮水的北岸。營平壯侯堅守節操，幾次上奏密封章疏，料敵如神穩操勝算，智勇雙全無人敢擋。終於打敗西戎，回師京城，鬼方臣服，没有部落不來朝見。往昔西周到了宣王時，有方叔有邵虎，詩人歌功頌德，被列於《大雅》中。漢朝中興，趙充國顯示威武，氣宇軒昂，方叔邵虎後繼有

人。

充國爲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爲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趙充國官爲後將軍，被遷到杜陵。辛武賢從羌地帶兵回來後過了七年，重新被任命爲破羌將軍，征討烏孫到達敦煌，以後就没有出動，皇帝徵召他還没有到，就病死了。他的兒子辛慶忌任至高官。

辛慶忌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陷陳却敵。惠奏其功，拜爲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國。還爲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朝庭多重之者。轉爲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

辛慶忌字子真，年輕時因爲父親的關係爲右校丞，跟隨長羅侯常惠在烏孫赤谷城屯田，同歙侯作戰，衝鋒陷陣打退了敵人。常惠把他的功績上奏，被授官爲侍郎，又升爲校尉，率領官兵屯駐在焉耆國。回來後被任命爲謁者，却還没有什麽知名度。元帝初年，補爲金城長史，被舉薦爲茂材，又升爲郎中車騎將，朝廷官員中有很多看重他的人。後來又改任校尉，升張掖太守，遷徙到酒泉，他所經過的地方都名著一時。

成帝初，徵爲光禄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爲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乃復徵爲光禄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爲光禄勳。

成帝年初，辛慶忌被徵召任命爲光禄大夫，又升爲左曹中郎將，直到執金吾。原先辛武賢和趙充國有矛盾，後來趙充國家有人遭到殺害，辛氏到辛慶忌時官爲執金吾，因兒子殺了趙家的人而犯罪，被貶爲酒泉太守。一年多後，大將軍王鳳推薦辛慶忌道“他先前在兩郡任官時功迹卓著，被徵召到朝廷後，歷任各種官職，没有人不信任向往他的。品質行爲正直，仁愛勇敢深得大家喜愛。而且還通曉兵事，懂得謀略，威望很大，可以擔任國家的柱石。他的父親破羌將軍辛武賢在前代名望很大，威播西夷。臣王鳳不宜久在辛慶忌的上位。”於是辛慶忌又重新被徵召任命爲光禄大夫、執金吾。幾年後，因犯小罪被貶爲雲中太守，後被重新徵召爲光禄勳。

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宫之奇，晋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内，異姓距外，故奸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册也。光禄勳慶忌行

當時多次出現災難變異，丞相司直何武封書上奏説道：“虞國因有宫之奇，晋獻公難以入眠；衛青在位，淮南王衹得停止陰謀。所以賢人在朝廷，挫敗陰謀，彈厭變難，可以勝敵於無形之間。《司馬法》上説：‘天下即使安定，如果忘記了戰爭就一定很危險。’如果將領不事先安排好，就不能應付突然的變難；士兵平時不加以嚴格訓練，就不能讓他們以死抗敵。因此先帝建立了各位將領的官位，由親近的親戚主持内部，外姓的

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乃者大異并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其後拜爲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爲左將軍。

人主持外部，所以奸邪不軌的行爲不能萌發而被破壞消滅，這實在是萬代的長久之計。光祿勛辛慶忌躬行仁義遵依正道，和柔沉毅，誠實寬厚，有深謀遠慮。以前在邊郡，幾次打敗俘獲敵虜，夷狄没有不知道的。前一段時間有些很怪異的事都出現了，却没有得到應證。再加上兵事很長時間都没有了。《春秋》上説大的災難未來之前就要加以防備，辛慶忌宜居武將官位以備不測。”這之後辛慶忌就被授官爲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一年多後被調任爲左將軍。

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爲鮮明，唯是爲奢，爲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爲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爲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

辛慶忌平日的儀容舉止恭敬謙遜，飲食穿戴尤爲節儉，但性喜車馬，標識很醒目，衹有這算是奢侈。爲國家勇武之臣，適逢天下太平，匈奴、西域親近歸附，敬重他的威信。因年老免官，長子辛通任護羌校尉，第二個兒子辛遵任函谷關都尉，小兒子辛茂任水衡都尉又出任郡守，他們都有將帥的風範。宗族旁支親屬到二千石的有十多人。

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并列，不甚詘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吕寬事起，莽誅衛氏。兩甄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爲心腹，有背恩不説安漢公之謀。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慶忌本狄道人，爲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元始年間，安漢公王莽把持朝政，看到辛慶忌本是大將軍王鳳所成就的，他的三個兒子都很能幹，就想親近厚待他。這時王莽剛建立威權，任用甄豐、甄邯來幫助自己，甄豐、甄邯新近顯貴，威勢震動朝廷。水衡都尉辛茂自以爲是名臣的後代，兄弟都同在高位，就不很屈事兩甄。當時平帝年幼，外祖父家衛氏不能住在京師，護羌校尉辛通的長子辛次兄平常就和平帝的堂舅衛子伯很要好，他們兩個人都有游俠風度，門下賓客很多。等到吕寬的事情發生，王莽就誅殺了衛氏。兩甄誣衊辛家兄弟暗中同衛子伯勾結，有背棄恩義不滿意安漢公的陰謀。於是司直陳崇上奏舉報辛氏的宗族隴西辛興等人侵犯欺凌老百姓，在州郡作威作福。王莽就審查辛通父子、辛遵、辛茂兄弟以及南郡太守辛伯等人，把他們都殺了。辛氏因此衰敗。辛慶忌原本是狄道郡的人，官任將軍後，就遷移到昌陵。昌陵撤銷後，就留居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軍白起，郿人；王

贊曰：從秦、漢以來，泰山以東常出丞相，泰山以西常出將軍。秦朝將軍白起，是郿縣人；

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王翦是頻陽人。建漢以來，郁郅的王圍、甘延壽，義渠的公孫賀、傅介子，成紀的李廣、李蔡，杜陵的蘇建、蘇武，上邽的上官桀、趙充國，襄武的廉褒，狄道的辛武賢、辛慶忌，都以勇猛威武著名。蘇、辛父子都以有節操著稱，這是他們可以贊許的地方，其餘的不可勝數。這是爲什麼？泰山以西的天水、隴西、安定、北地等地與羌人、胡人很靠近，民間風俗講習武裝戰備，崇尚勇力騎馬射箭。所以有一首《秦詩》說："君王要打仗，就整理好鎧甲和兵器，和你一同出征。"可見他們的風氣習俗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現在的歌謠聽起來慷慨激昂，以前的遺風仍在。

漢書卷七十

列傳第四十

傅常鄭甘陳段傳

傅介子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

傅介子是北地人，因爲參軍而被提升爲官。原先龜茲、樓蘭都曾殺過漢朝的使者，《西域傳》中曾有記載。到元鳳年間，傅介子以駿馬監的身份請求出使大宛，拿着皇帝的詔書去譴責樓蘭、龜茲國。

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

傅介子到了樓蘭，責備樓蘭王慫恿匈奴截殺漢朝使者時說："大部隊就要到了，您如果不慫恿匈奴，匈奴使者經過這裏到各國，爲什麼不報告？"樓蘭王表示服罪，說："匈奴使者剛剛過去，應當是到烏孫，中途經過龜茲。"傅介子到了龜茲，又責備龜茲王，龜茲王也表示服罪。傅介子從大宛回到龜茲，龜茲人說"匈奴使者從烏孫回來，正在這裏。"傅介子乘機率領所帶的官兵一起斬殺了匈奴使者。傅介子回到京城把情況上奏，皇上下詔任命他爲中郎，升爲平樂監。

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

傅介子對大將軍霍光說："樓蘭、龜茲國多次反覆無常却没有受到譴責，不能用來懲戒他國。我經過龜茲時，他們的王離人很近，容易得手，我願前去刺殺他，以此樹立威信告示各國。"大將軍說道："龜茲國路遠，暫且去樓蘭試驗此法。"於是就告訴皇上派遣他前去。

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黄金錦綉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

傅介子和士兵一同帶着金銀錢幣，聲稱把這些東西賞賜給外國。他們到了樓蘭，樓蘭王看起來不願親近傅介子，傅介子假裝離開，到達樓蘭的西部邊界後，傅介子指使翻譯對樓蘭王說："漢朝使者帶有黄金錦綉巡回賜給各國，大王如果不來受賜，我就要離開到西面的國家去了。"

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乃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禄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户。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當即拿出金幣給翻譯看。翻譯回來把情況報告給樓蘭王，樓蘭王貪圖漢朝財物，就來會見使者。傅介子和他坐在一起飲酒，并拿出財物給他看。飲酒後都醉了，傅介子就對樓蘭王説："天子派我來私下報告大王一些事情。"樓蘭王起身隨同傅介子進入帳幕中，兩人單獨談話，兩個壯士從後面刺殺樓蘭王，刀刃在胸前相交，樓蘭王立即死掉了。他的貴族及左右官員都各自逃走。傅介子告諭他們説"樓蘭王有罪於漢朝，天子派我來誅殺他，應改立以前留在漢朝爲人質的太子爲王。漢軍剛到，你們不要輕舉妄動，一有所動，就把你們的國家消滅了！"爾後就帶着樓蘭王的首級回京交旨，公卿、將軍等議論都稱贊他的功勞。皇上於是下詔令説："樓蘭王安歸曾充當匈奴的間諜，暗中偵探漢朝使者，派兵殺戮搶掠衛司馬安樂、光禄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人，以及安息、大宛的使者，偷走漢使節印以及安息、大宛的貢品，極端違背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拿着符節出使，誅殺了樓蘭王安歸，把他的頭懸挂在北面的城樓上，以正直之道回報有怨恨的人，没有煩師動衆。封傅介子爲義陽侯，賜給食邑七百户。士兵中刺殺樓蘭王的都補官爲侍郎。"

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爲義陽侯，王莽敗，乃絶。

傅介子薨後，他的兒子傅敞有罪不能繼承爵位，封國被廢除。元始年中，重續功臣的後代，又封傅介子的曾孫傅長爲義陽侯，王莽失敗後，纔斷絶。

常惠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栘中監蘇武使匈奴，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禄大夫。

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欲隔絶漢。昆彌願發

常惠是太原人。年輕時家中貧窮，自告奮勇報名參軍，跟從栘中監蘇武出使匈奴，一同被匈奴扣押了十多年，到昭帝時纔得以返回。漢朝爲嘉獎他的辛勤勞苦，就任他爲光禄大夫。

這個時候，烏孫公主上書説："匈奴發動騎兵在車師屯墾，車師與匈奴軍合二爲一，共同侵犯烏孫，希望天子來救我們！"漢朝徵兵養馬，商議準備攻打匈奴。趕上昭帝崩，宣帝剛登基，本始二年，派常惠出使烏孫。烏孫公主和烏孫王都派使者來朝，通過常惠上書説"匈奴接連派大部隊攻打烏孫，奪取了車延、惡師等地，把當地的百姓都搶走了，還派使者來威脅要求娶烏孫公

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語在《匈奴傳》。

主，想使烏孫同漢朝隔絶。烏孫王願意徵發國内一半的精鋭部隊，自行配備好五萬上兵和馬匹，竭盡全力攻打匈奴。希望天子派兵來拯救公主和烏孫王！”於是漢朝大規模調發十五萬騎兵，五位將軍分路出發，這件事記在《匈奴傳》。

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騾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爲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兹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兹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兹，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任常惠爲校尉，讓他帶着符節統轄烏孫軍隊。烏孫王自己率領翎侯以下的五萬多騎兵從西面進兵到右谷蠡庭，俘獲了單于的父親一行人馬以及嫂嫂公主，有名的王爺以及騎兵將領和部下三萬九千人，奪得馬、牛、驢、騾、駱駝五萬多匹，羊六十多萬頭，烏孫都自行取走所俘獲的東西。常惠帶着十多個官兵同烏孫王還軍，還没有到烏孫，烏孫人就偷走了常惠的官印和符節。常惠回到京城，自以爲一定會被殺頭。當時漢的五位將軍都没有功績，天子覺得常惠奉命出使取得成功，就封他爲長羅侯。又派遣常惠帶着黄金繒帛回去賞賜給烏孫的顯貴以及有功的人，常惠乘機上奏説龜兹國曾殺校尉賴丹，没有治他們的罪，請順便去攻打龜兹，宣帝没有同意。大將軍霍光暗示常惠根據情況自行决斷行事。常惠和官兵五百人一同到了烏孫國，回來路過龜兹，就徵發西面國家的軍隊二萬人，命令副使徵發龜兹以東國家兩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打龜兹。軍隊還没有會合前，就先派人指責龜兹王以前殺漢朝使者的罪狀。龜兹王道歉道：“這是我先王的時候被貴人姑翼所害而成，我没有罪。”常惠説：“即使是這樣，也要把姑翼捆來，我可以放了大王。”龜兹王就捆縛姑翼帶到常惠處，常惠殺了姑翼後就回去了。

後代蘇武爲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爲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謚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乃絶。

後來常惠替代蘇武爲典屬國，他熟悉外國的情況，辛勤勞苦數次有功績。甘露年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就任常惠爲右將軍，典屬國的官職照舊。宣帝崩，常惠事奉元帝，三年後薨，謚號爲壯武侯。封國傳到曾孫，建武年中纔斷絶。

鄭吉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爲人强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

鄭吉，是會稽人。因爲參軍服役，幾次出使西域，因此被封爲郎。鄭吉爲人堅强執着，熟悉外國事情。自從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討後，開

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始設立校尉，在渠黎屯田。到宣帝時，鄭吉以侍郎身份在渠黎屯田，積累了穀物，就徵發各國軍隊攻破車師，升他爲衛司馬，派他領護鄯善以西的南道。

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兹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

神爵年中，匈奴内部發生動亂，日逐王先賢撣打算投降漢朝，派人同鄭吉聯係。鄭吉徵調渠黎、龜兹等國的五萬人迎接日逐王，有一萬兩千人、小王將十二人跟着鄭吉到達河曲，有許多人逃走，鄭吉追趕這些人并把他們殺了，於是將剩下的人帶到京城。漢帝封日逐王爲歸德侯。

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乃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户。"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謚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録功臣不以罪絶者，封吉曾孫永爲安遠侯。

鄭吉攻破車師後，又收降日逐王，威名震動西域，於是一并領護車師以西的北道，因此號稱都護。都護的設置是從鄭吉開始的。皇上爲嘉獎他的功績，就下詔説："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安撫外國蠻夷，宣示威望和信用，迎來匈奴單于的堂兄日逐王和他的部下，攻破車師兜訾城，功績顯著。封鄭吉爲安遠侯，賜食邑一千户。"鄭吉於是在西域各國中心地帶設立幕府，官署在烏壘城，鎮撫各國，誅殺討伐安撫招集他們。漢朝的號令頒布到西域，這開始於張騫而完成於鄭吉，這些《西域傳》中有載。鄭吉薨後，謚號爲繆侯。兒子鄭光繼承爵位，薨後没有兒子，封國被廢除。元始年中，録用功臣中不是因犯罪而絶後的，封鄭吉曾孫鄭永爲安遠侯。

甘延壽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絶於等倫，嘗超逾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謚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乃絶。

甘延壽字君況，是北地郁郅人。年輕時因是良家子弟善於騎馬射箭被選爲羽林，用手投石和跳躍的功夫同輩中没有人可比，曾跳過羽林的亭樓，因此升爲郎。考試手搏的功夫後，又任他爲期門，他依靠勇力受到了寵幸。不久調任爲遼東太守，被免官。車騎將軍許嘉推薦甘延壽爲郎中諫大夫，出使西域爲都護騎都尉，同副校尉陳湯一起誅殺了郅支單于，被封爲義成侯。甘延壽薨後，謚號爲壯侯。封國傳到曾孫，王莽失敗後，封國纔斷絶。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丐貣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

陳湯字子公，是山陽瑕丘人。年輕時喜歡讀書，學識淵博通達事理，寫得一手好文章。家中貧窮靠乞討借貸爲生，没有節操，不被州里人所

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户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

稱道。陳湯就西到長安去求取官職，謀得太官獻食丞一官。幾年後，富平侯張勃同陳湯交往，佩服他的才能。初元二年時，元帝詔令列侯舉薦秀才，張勃就舉薦了陳湯。陳湯爲等待升官，父親死後也不去奔喪，司隸就彈劾陳湯不守孝道，張勃選任舉薦欺詐不依實際情況，被削減食邑二百户，趕上他去世，因此就賜給他謚號爲繆侯。陳湯被下獄治罪。後來他重新被舉薦爲郎，幾次請求出使外國。過了很久，調任他爲西域副校尉，同甘延壽一同出使西域。

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争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内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絶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絶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絶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强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没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争，以爲吉往必爲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

原先宣帝的時候，匈奴内部矛盾激化，五個單于争奪王位，呼韓邪單于和郅支單于都送兒子爲人質，漢朝都接受了。後來呼韓邪單于親自到漢朝稱臣朝見宣帝，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衰敗虚弱投降了漢朝，不能再回去了，就向西收取匈奴右邊的地方。正好趕上漢朝派兵護送呼韓邪單于回去，郅支因此而向西攻破了呼偈、堅昆、丁令，兼并了三國并把他們統一起來。郅支單于怨恨漢朝擁護呼韓邪單于而不幫助自己，就困住漢朝使者江乃始等人并羞辱他們。初元四年，郅支單于派使者進貢，順便要求帶走入侍的兒子，願意歸附朝廷。漢朝商議派遣衛司馬谷吉去護送侍子。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認爲《春秋》上説"對夷狄的要求不能一一都滿足"。現在郅支單于趨向教化之心尚未純厚，所在的地方又相當遥遠，最好是派使者把他的兒子送到邊境地區後就返回。谷吉上書説道："中國和夷狄有籠絡而不斷絶之義，現在既然已撫養成全他的孩子十年，恩澤已很厚了，如今他到空曠絶遠之地而不去護送，到了邊塞就返回，這是表示拋棄他不再愛護，使他們失去歸附的心意。拋棄以前的恩澤，産生後來的怨恨，不妥。討論的人看見以前江乃始没有對付敵人的辦法，智慧和膽量都缺乏，以致遭受耻辱，就事先替臣擔憂。臣下有幸得以執持强漢的符節，秉承聖明的詔令，宣明曉告以深厚的恩義，他就不應當敢於凶暴狡詐。如果他懷有禽獸之心，對臣施行無道，那麼單于就長期背負深罪，一定逃得遠遠的，不敢靠近邊境。失去一個人而使百姓安定，是國家的利益，臣下的願

强，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驅畜産，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强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

望。我希望把他送到郅支朝廷。"皇上就把谷吉的奏書呈給上朝的人，貢禹重又争論，認爲谷吉前去一定會給國家帶來災禍和事端，不能答應他的奏請。右將軍馮奉世認爲可以派遣，皇上就答應了。到郅支王庭後，郅支單于發怒了，竟然殺了谷吉等人。郅支單于自己知道有負漢朝，又聽説呼韓邪更加强盛，於是向西逃到康居。康居王把女兒嫁給郅支單于做妻子，郅支也把女兒嫁給了康居王。康居王很尊敬郅支單于，打算依靠他的威力來脅迫各國，郅支幾次借兵攻打烏孫，深入到了赤谷城，殘殺掠奪人民，搶奪牲畜財産，烏孫國不敢追討，西部空虚，有千里方圓的地區没有人住。郅支單于自以爲是大國，名望盛大受人尊重，又乘勝驕傲，不被康居王所禮遇，憤怒中殺了康居王的女兒和他的顯貴、人民數百人，有的人還被支解後投到都賴水中。徵發百姓築城，每天用五百人，兩年纔停止。又派遣使者責求闔蘇、大宛諸國每年進貢，他們不敢不給。漢朝派遣三批使者到康居要谷吉等人的尸體，郅支單于困住使者并羞辱他們，不肯聽從詔令，却通過都護上書説："我處於困苦危難之中，願歸附强大的漢朝，送兒子來作爲人質。"郅支單于驕傲怠慢到如此地步。

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絶遠，蠻夷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驅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

建昭三年，陳湯和甘延壽出使西域。陳湯爲人沉着勇敢有大謀，有很多策略，喜好建立卓越的功勛，每次經過都城小鎮，高山大河，常常要爬到高處去看一看。接到出使外國的差事後，就同甘延壽謀劃説道："夷狄畏懼服從大部落，這是他們的天性。西域本來屬於匈奴，現在郅支單于威名遠播，侵犯欺凌烏孫、大宛等國，常替康居出謀劃策，想降服它們。如果能得到這兩個國家，北部攻打伊列，西面攻取安息，南面排濟月氏、山離烏弋，幾年之内，有都城的幾個國家就會形勢危急。而且他們的人都剽悍，喜歡打仗，經常取得勝利，如果長期放縱他們，一定會成爲西域的隱患。郅支單于雖然所在的地方相當遥遠，蠻夷没有堅固的城墻和强勁的劍弩用來自守，如果發動屯田的官兵，率領烏孫的部隊，一直打到他們城下，他們逃亡又没有可去的地方，

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

堅守又不能自保，千載功業可以一朝而成。”甘延壽也認爲是這樣，就準備上奏請示這件事，陳湯又説：“國家大事都要讓公卿討論，非凡的策略是凡人所想像不到的，事情一定不能得到准許。”甘延壽猶豫着没有聽從。正好他長時間有病，陳湯獨自假托朝廷命令調發有城鎮的各國軍隊以及車師國戊己校尉屯田的官兵。甘延壽知道後，驚慌地爬起床，打算阻止他。陳湯發怒了，按住劍叱責甘延壽説：“部隊已經集合了，你想壞大家的事麽？”甘延壽於是衹好聽從他。部署行軍的陣式，增設揚威、白虎、合騎三校，漢兵、胡兵合起來共四萬多人，甘延壽、陳湯上奏自我彈劾假托皇帝命令，陳述用兵情況。

即日引軍分行，别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逾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驅畜産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盗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

當天他們就帶領軍隊分道前進，分爲六校，其中三校從南道越過葱領從小道到大宛，另外三校由都護自己率領，從温宿國出發，經北道進入赤谷，過了烏孫，到達康居邊界，一直到了闐池的西面。而康居的副王抱闐率領幾千騎兵，進犯赤谷城東，殺害搶奪了大烏孫王的一千多人，搶走很多牲畜和財産。又在後面同漢朝軍隊遭遇，搶奪走了後面部隊相當多的輜重。陳湯放出胡人軍隊攻打他們，殺了四百六十人，得到了他們所搶走的四百七十名百姓，交還給了大烏孫王，所得到的馬、牛、羊就用來供給軍用。還俘虜了抱闐的顯貴伊奴毒。

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

到了康居的東部邊界，陳湯命令軍隊不得進行搶掠。暗中把康居的顯貴屠墨叫來相見，向他説明漢朝的威勢和信譽，并同他飲酒結盟後就放他回去了。從小道帶領軍隊前進，到了離單于城大約六十里的地方就停止前進并扎下營寨。又捕捉到了康居的顯貴貝色的兒子開牟，讓他作爲嚮導。貝色的兒子也就是屠墨母親的弟弟，他們都怨恨單于，因此很詳細地知道了郅支的情況。

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强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

第二天又帶領軍隊前進，離城還有三十里，就停下扎營。單于派使者來問漢朝軍隊爲何而來，答道：“單于上書説現在處境困難，願意歸附漢朝，親自入漢朝朝見。天子哀憐單于離開匈奴的廣闊國土，在康居受到委屈，所以派都護將軍來迎接單于的妻子和兒女，恐怕驚動了您的左

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

右，因此軍隊不敢到城下。"使者幾次往來互相通報情況。甘延壽、陳湯於是責備單于道："我們爲了單于遠道而來，而到現在還没有有名的王侯大臣來見將軍接受命令，單于怎麽能這樣忽略大計，失去主人對待客人的禮儀呢！軍隊遠道而來，人馬都相當疲勞，糧草估計也將完了，恐怕不能自行還軍了，希望單于同大臣審慎考慮計劃安排。"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鬥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户，鹵楯爲前，戟弩爲後，卬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

第二天，軍隊向前到達郅支城的都賴水上游，離城有三里，停下安營布陣。望見單于城上立有五彩旗幟，幾百人披着鎧甲登城守備，又派出百餘名騎兵往來奔馳於城下，步兵百餘人在城門兩邊像魚鱗一樣布下陣式，講授操演用兵的方法。城上的人還招呼漢軍説："來跟我鬥！"一百多名騎兵奔馳着衝向營地，營地的士兵都拉滿弓指向騎兵，騎兵就引退了。漢軍幾次派官兵射擊城門的騎兵和步兵，騎兵和步兵都進去了。甘延壽和陳湯命令軍隊聽到鼓聲後都逼近城下，從四面圍住城，各有自己的任務，有的挖濠溝，有的堵塞城門，拿盾牌的人在前面，拿刀戟弓劍的在後面，向上射擊城樓上的人，樓上的人就跑到了樓下。在土城外面還有一座木城，敵人從木城中射擊，很殺傷了一些外面的人，外面的人就用柴草燒了木城。夜裏，幾百名騎兵打算突圍，被迎頭射死。

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内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内。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奔營，不利，輒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却。漢兵四面推鹵楯，并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

剛開始，單于聽説漢朝軍隊到了，想逃走，但懷疑康居怨恨自己，會作爲漢軍的内應，又聽説烏孫各國都派了軍隊，自以爲没有地方可去了。郅支單于出來後又重新回去，説："還不如堅守城池。漢軍遠道而來，不能進攻得很久。"單于就披上鎧甲站在樓上，各位閼氏夫人有幾十人都用弓箭射殺城外的人。城外的人射中了單于的鼻子，幾十個夫人也多被射死。單于下樓騎上馬，轉戰到單于的内室。夜晚過了一半，木城被穿透了，裏面的人退入土城，登上城樓呼喊。當時康居的軍隊有一萬多騎兵分爲十多處，四面圍繞着城墻，也互相應聲相和。夜晚，幾次奔襲漢軍營地，没有成功，就退回去了。等到天亮，城四面放起了火，官兵高興起來，大聲呼喊追逐敵

入大内。漢兵縱火，吏士争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人，鳴鉦敲鼓震動大地。康居兵退走了。漢軍就從四面推着大的盾牌，一同進入土城中。單于男女一百多人跑進他的内室。漢兵就放火，官兵争着進入内室，單于受傷而死。軍候假丞杜勳砍下了單于的頭，得到了漢朝使者的兩個符節以及谷吉等所帶的帛書。所有搶得的東西都給予本人。一共斬殺了閼氏、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一十八人，俘虜了一百四十五人，收降了一千多人，把他們都分給了有城市的各國所派出的十五個王。

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强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并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强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

於是甘延壽、陳湯上奏書説："臣等聽説天下的大道理，應當是天下一統，以前有唐和虞，現在有强大的漢朝。匈奴呼韓邪單于已自稱是北藩，祇有郅支單于反叛對抗，没有受到懲罰，大夏以西的地方，都以爲强大的漢朝不能使郅支單于臣服。郅支單于殘酷毒害百姓，罪大惡極通達到上天。臣甘延壽、陳湯率領仁義的軍隊，替天誅伐，依賴陛下的神靈，陰陽調和，天氣晴朗明麗，衝鋒陷陣打敗敵人，砍了郅支單于的頭以及殺死了名王以下的人。應把所砍的頭懸挂在槀街蠻夷的官邸間，用以昭示萬里之外的人，讓他們明白違犯强大的漢朝的，即使再遠也一定要誅殺。"事情被下到司法部門處理。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認爲"郅支單于以及名王的頭周游各國，蠻夷没有不知道的。《月令》上説春天是'掩埋尸骨'的時候，還是不要懸頭爲好。"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認爲"春秋時夾谷會盟，優施譏笑君主，孔子殺了他，當時正是盛夏，被斬的手和足分不同的門運出。應懸挂十天後再掩埋。"皇上下詔令説將軍的意見正確。

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仇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

起初，中書令石顯曾經想把姐姐嫁給甘延壽，甘延壽没有同意。等到丞相、御史也憎恨他們假托皇帝命令行事，都不贊許陳湯。陳湯平時比較貪婪，所繳獲的財物進入漢界後多不依法上交。司隸校尉寄信給道上的官員，逮捕官兵來審查這件事。陳湯就上奏書説道："臣下同官兵一同誅殺郅支單于，幸虧能把他們消滅，軍隊萬里之外得勝歸來，應有使者在路上迎接犒勞。現司隸逆其道而行，逮捕官兵審查，這是爲郅支單于

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内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决。

報仇啊!"皇上立即派出官兵，命令各縣在路上備好酒食犒勞路過的軍隊。回到京城後，評論功勞，石顯、匡衡認爲"甘延壽、陳湯擅自假托皇帝命令興師動衆，有幸没有被誅殺，如果再封爵位賜食邑，那麽以後奉命的使者就會都争相想冒着危險以取得僥幸，在蠻夷中惹起事端，給國家帶來災難，這個頭不能開。"元帝内心嘉許甘延壽、陳湯的功勞，但難以違背匡衡、石顯的意見，此事很長一段時間没有决定。

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毁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勛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逾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

原宗正劉向上奏書説："郅支單于監禁殺害使者和官兵數以百計，事情沸沸揚揚於外國，損失威望，失去了别人的敬重，各位大臣都爲此憂愁。陛下發怒想誅殺他，一直没有忘懷。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秉承聖明的旨意，倚靠神靈的保佑，統率百蠻的君主，帶領有城鎮之國的軍隊，出生入死，進入無人能到的地方，纔踏平康居，攻破五道城墻，拔下歙侯的旗幟，斬下郅支單于的腦袋，懸揚旌旗於萬里之外的地方，遠播威名於昆山之西，洗刷了谷吉的耻辱，建立了卓越的功勛，萬夷畏懼屈服，没有不震動的。呼韓邪單于看到郅支單于已被殺，又喜又怕，向風慕義驅馳前來，稽拜表示歸附，願意守護北藩，歷代稱臣。他們建立了千年的功業，保證了萬代的平安，群臣中功勛没有比他們再大的了。往昔周朝大夫方叔、吉甫爲周宣王誅殺了獫狁而使百蠻都來歸順。《詩》上説：'車馬喧喧，有如雷霆，既顯貴又誠信的方叔，征討獫狁，蠻荆也因畏懼威力而來臣服。'《易》上説：'消滅敵人首領的人值得表揚，因爲他可以獲得更多不同族類的人。'這是贊美那些誅殺了罪魁禍首可以使其它不願順服的人前來歸順的人。現在甘延壽、陳湯誅殺所帶來的震動，即使是《易》上所説的消滅首領，《詩》上所説的有如雷霆也比不上。評論大的功績應不計較小的過錯，推舉絶美的東西應不顧細小的瑕疵。《司馬法》上説'賞賜軍隊不超過一個月'，希望立功的人快速得到他們行善事的報酬。這是由於重視戰功，重用人才的緣故。吉甫回去後，周王賜給他豐盛的東西，《詩》上説：'吉甫因爲被宴請，所以很高興，他受到

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强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了那麽多祝福，是因爲他從鎬地回來，功勞同日月一樣長久。’千里之外的鎬地還認爲遥遠，更何况萬里之外，他們的辛勤已是到了極點！甘延壽、陳湯不僅没有受到賞賜的回報，反而因義無反顧而取得的功勞受到委屈，長期受挫於刀筆小吏，這不是獎勵有功之人、鞭策士兵的方法。以前齊桓公先有尊周的功勞，後來又有滅項國的罪責，君子就以功勞來掩蓋過錯而隱諱了他所行的錯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損失了五萬人的部隊，花去了億萬的費用，經歷了四年的勞苦，却衹獲得三十匹駿馬，雖然斬下了宛王毋鼓的腦袋，也不足以補償耗費，而且他自己的罪惡也很多。孝武帝認爲到萬里之遠的地方去征討敵人，不應計較他的過失，就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的官職爵位給了一百多人。現今康居國力强於大宛，郅支單于的號令重於宛王，他們殺害使者之罪大於大宛留住馬匹的罪，而且甘延壽、陳湯没有煩勞漢朝的士兵，不用耗費一斗糧食，和貳師將軍相比，功德勝於他百倍。而且常惠聽從想要攻擊匈奴的烏孫，鄭吉迎接自己來歸順的日逐王，還都裂土封爵。所以説武功和辛勤勞苦大於方叔、吉甫，將功補過又優於齊桓公、貳師將軍，他們所做事情的功勞又高於安遠侯、長羅侯，但大的功勞没有得到表彰，小的過失却到處傳布，臣下深爲痛惜！應及時解除懸案讓他們自由出入，免罪不究，給予尊寵封授爵位，用以獎勵有功之人。”

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帥，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逾義干法，内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

於是天子下詔令説：“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扣留并殺害了漢朝使者、官兵，深違事理，朕豈能忘記！之所以猶豫不决不去征討，是因爲難以興師動衆，勞苦將帥，因此一直克制忍耐着没有提這件事。如今甘延壽、陳湯看到可以乘機行事，就乘着時間的便利，集結有城鎮的各國，擅自假托皇帝命令用兵去征討敵人，依靠天地和宗廟的神靈保祐，征討郅支單于，斬得他的腦袋，以及閼氏夫人、顯貴、名王和其他一千多人。雖然他們背離了道義違反了國法，但國内没有煩勞一人服兵役，没有動用國庫的貯藏，借敵人的糧食用來供給部隊的所用，建立功勛於萬里之外，威力震動百蠻，名聲遠揚四海。爲國家除

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絶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户，衡、顯復爭。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賜黄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

去殘暴，斷絶兵事的根源，邊境得以安定。然而仍避免不了死傷的憂患，罪責應當在於遵守法令，朕深爲哀憐這件事！特赦免甘延壽、陳湯的罪過，不要追究了。”詔令公卿討論封賞的事。討論的人都認爲宜按軍法捕殺單于令。匡衡、石顯認爲“郅支本來是喪失國家逃亡在外，祇在無人的地方盜用名號，并非是真的單于。”元帝就按照安遠侯鄭吉的舊例，封他們千户食邑，匡衡、石顯又抗議。於是就封甘延壽爲義成侯，賜給陳湯關内侯的爵位，每人賜給食邑三百户，再賜給黄金一百斤。祭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授任甘延壽爲長水校尉，陳湯爲射聲校尉。

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盗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絶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

甘延壽升任爲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位上。成帝剛登帝位，丞相匡衡又上奏道：“陳湯以二千石官員的身份奉命出使，不待請命就行事於蠻夷中，不嚴格要求自己以爲部下的榜樣，反而自取從康居奪得的財物，警告官員們不要再重新驗證邊遠地區的事。即使事在赦免以前，還是不適合當官。”陳湯因此被免官。

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强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内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横厲烏孫，逾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徵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决，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

後來陳湯上書説康居王送來侍奉皇帝的兒子并不是王子。經過審查核實，確實是王子。陳湯被關進監獄應當處死。太中大夫谷永上奏書爲陳湯辯冤説道：“臣下聽説楚國有子玉得臣，晋文公因爲他而坐不安穩；趙國有廉頗、馬服，强大的秦國不敢圖謀井陘；近代漢朝有郅都、魏尚，匈奴就不敢越過沙漠南下。從這些情况來看，勝敵的將領是國家得力的武臣，不能不重視。所以‘君子聽到軍鼓聲，就想到能够率兵作戰的大臣’。臣私下認爲關内侯陳湯，以前以副都護身份出使西域，憤恨郅支單于没有人道，憂慮君王不能給他以懲處，越想越憤怒，見義勇爲的精神一下爆發，突然間率領軍隊急馳而行，横穿烏孫，集合於都賴水上，攻破了三層城墻，斬下了郅支單于的腦袋，報復了十年没有能誅殺他的怨仇，洗雪了邊境官兵往日的耻辱，威風震動了百蠻，武功遠揚四海，漢朝建立以來，征討外國的將領，還未曾有過這樣的情景。現在陳湯因爲所説的事情有誤而犯法，被關在牢裏很久了，很長時間還不能判决，執法的官員想對他使用大辟的

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

刑法。往日白起任秦國將領，南面攻下郢都，北面坑殺趙括，因爲一點小小的過錯，就被賜死於杜郵，秦國百姓爲他哀痛，没有不流淚的。現在陳湯親自帶着武器，流血轉戰於萬里之外的地方，以戰功獻祭給祖廟，呈告給上帝，武士没有不仰慕他的節義的。因爲陳説事情而犯罪，并没有很大的罪惡。《周書》上説：‘牢記别人的功勞，忘記他人的過錯，就適合做君主了。’況且犬馬爲人勞苦了，還可以得到給它們蓋窩棚的報答，更何況國家的有功之臣呢！私下擔心陛下忽略了軍鼓的聲音，不能體察《周書》的含義，而忘了蓋窩棚的恩施，以庸臣來對待陳湯，最後聽從了官吏的决議，讓百姓也有秦國百姓耿耿於懷的怨恨，并不是鞭策以身赴難的臣子的方法。”奏書呈上去後，天子就放出了陳湯，取消他的爵位而成爲普通士兵。

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决。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

後來過了幾年，西域都護段會宗被烏孫國的軍隊所包圍，驛站的人騎着馬趕來報告，希望派遣西域有城鎮的國家以及敦煌的軍隊來救自己。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以及百官商議了幾天還没有結果。王鳳就説：“陳湯很能謀劃，熟悉外國情況，可以把他叫來問問。”皇上就在宣室召見了陳湯。陳湯攻打郅支單于時得了傷寒病，兩隻手臂不能彎曲。陳湯進去參見，有詔令叫他不用跪拜，把段會宗的奏書給他看。陳湯辭讓説：“將相九卿都是賢才，通曉事理，小臣衰弱多病，不足以來策謀大事。”皇上説：“國家有急事，您就不要推讓了。”陳湯答道：“臣下認爲這件事一定没有值得憂慮的地方。”皇上問：“憑什麽這樣説呢？”陳湯就説：“胡人士兵五人纔能抵上一個漢朝士兵，爲什麽呢？因爲胡人兵器原始不鋭利，弓箭不鋒利。現聽説他們學得了很多漢人的技巧，但仍要三個人纔能敵擋一個漢兵。還有兵法上説：‘敵人比主方多一半的兵力然後纔可以相敵’，現在圍住段會宗的人數不足以戰勝他，請陛下不用擔憂！況且軍隊輕裝前進一天走五十里，負重前進衹能走三十里，現在段會宗想調動西域有城鎮的國家以及敦煌的軍隊，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纔能到達，這是所謂報仇的軍隊，并不是

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决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爲勢，納説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

救急可以用得上的。”皇上説：“那怎麽辦？解圍是一定的嗎？那大概幾時可以解圍？”陳湯知道烏孫軍隊是烏合之衆，不能持久進攻，以前的這種事情都過不了幾天，就答道：“已經解圍了！”屈指計算了一下日子，説：“不超過五天，就可聽到好消息。”過了四天，軍書送到，上面説包圍已解。大將軍王鳳上奏任命他爲從事中郎，幕府中的事全由陳湯來處理。陳湯明曉法令，善於根據情况分析形勢，他所提的建議多數被采納。陳湯經常接受别人的金錢來爲别人起草奏章，終於因爲此事而被罷黜。

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爲“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内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爲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内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巨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遍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虚，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

當初，陳湯和將作大臣解萬年友好。從元帝時候起，渭陵地區没有再遷徙人口營造居民點。成帝就在這裏初步建造陵墓，幾年後，又喜歡上霸陵曲亭南面的地方，就重新再建。解萬年和陳湯計議，認爲“武帝時候，工匠楊光以他的建造幾次都讓皇上感到滿意，自己謀得將作大匠一職，還有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因建造了杜陵被賜給關内侯爵位，將作大匠乘馬延年因爲勞苦被賜給中二千石的職位；現在初步建造陵墓并營建居民點，成就大功，我也應當受到重賞。子公的妻子家在長安，兒子也生長在長安，不喜歡東方，應當請求遷居，可以得到賞賜的田宅，這樣都有好處。”陳湯心中認爲這有利可圖，就密封奏章呈給皇上説：“初步建造的陵墓在京城地區，是最肥沃美麗的地方，可以建立一個縣。天下百姓没有遷徙到各陵已三十多年了，關東的富人越來越多，占領了很多好田，驅使貧困的百姓，可以把他們遷到初步建造陵墓的地方，用來增强京城，削弱諸侯，又使中等人家以下的都能平均貧富。陳湯願意和妻子兒女以及家屬遷徙到初陵地區，爲天下人帶個頭。”於是天子就聽從了他的計策，果然先營建昌陵地區居民點，然後遷徙内地郡縣的國民。解萬年自己提出三年可以完工，後來終於没有完成，群臣大多説在這裏建邑不妥當。皇上就把此事交給有關官員討論，都説：“昌陵的工程是把低地填高，積土成山，估計便房仍在平地上。運來的土中不能保護幽冥中的靈魂，土淺了外面就不牢固，白白地浪費數以萬計的勞動

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乃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湯曰：“縣官且順聽群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

力，甚至點着脂火在夜間工作，到東山去運土，將要同穀價一樣貴了。工程進行了幾年，天下人都受到了勞累，國家疲敝，國家庫藏空虛，一直到老百姓，都愁苦不堪。舊陵是根據自然地形，依就本來的土地，所處地勢高大寬敞，旁邊又靠近祖先，以前又已經有了十年的營建，應該重新建造舊陵，不要遷徙百姓。”皇上就下詔令停止昌陵的工程，這件事記在《成帝紀》。丞相、御史請求廢除昌陵地區新建的住宅，奏議没有批下，有人就問陳湯：“住宅不拆，難道還要再進行遷徙嗎?”陳湯説：“天子暫且聽聽群臣們所説的，到時還是要再遷徙的。”

時成都侯商新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爲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宜封。”竟爲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爲水衡都尉，死，子伋爲侍中，參妻欲爲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爲求比上奏。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逾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爲“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爲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爲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虚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湯前有討郅

當時成都侯王商新被任命爲大司馬衛將軍輔助政事，平常就不喜歡陳湯。王商聽到陳湯説的話後，就報告皇帝説陳湯惑亂群衆，被抓進牢房治罪，審查他所犯的各種罪行。陳湯以前替騎都尉王莽上書説道：“父親過早地去世，惟獨没有得到封地，母親明君供養皇太后，尤其勞累辛苦，應當封爵。”竟被封爲新都侯。後來皇太后同母弟弟苟參任水衡都尉，死後，兒子苟伋爲侍中，苟參的妻子打算爲苟伋求取封地，陳湯接受了她給的五十斤金子，答應按照舊例替他上奏。弘農太守張匡因貪污百萬以上，狡猾無道，下詔立即審問，他害怕進監獄，就派人告訴陳湯。陳湯就爲他辯冤，准許過了冬天再説，他就被許給答謝的錢兩百萬，都是這樣一類的事情。這些事都在大赦以前。後來東萊郡有黑龍在冬天裏出現，有人就問陳湯，陳湯説：“這是所謂的玄門開啓。皇帝幾次便裝出行，出入的都不是時候，所以龍也就出現的不是時候。”又説就要重新進行遷徙了，互相傳説的有十多人。丞相、御史彈劾道“陳湯惑衆無道，妄自詐稱，把異象歸給皇上，這不是他所應當説的，犯了大不敬的罪。”廷尉趙增壽評議，認爲“懲治無道没有正當的法則，根據所犯的罪行輕重來治罪，臣下沿用此法却往往判罪失當，所以把案子拿到廷尉來審理，没有先例可參照就把事情首先報告給皇上，這是爲了端正刑罰，使人命得到重視。聖明君主哀憐百姓，頒布詔令叫停止建造昌陵，不要遷徙官員

支單于功，其免湯爲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内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

和百姓，詔令早已發布。陳湯妄自把自己的揣度告訴其他人説將要重新遷徙，雖然受到驚動不小，但話流傳得不是很廣，百姓没有發生變亂，這就不可以説是惑亂衆人。陳湯散布謡言，假設并不真實的事情，不是他應該説的，犯了大不敬的罪。”皇上頒布命令説：“廷尉趙增壽所評議的很正確。陳湯從前有討伐郅支單于的功勞，特貶陳湯爲百姓，發配到邊疆去。”又命令説：“以前的將作大匠解萬年奸巧邪惡没有忠心，胡亂製造謊言，增加賦税，徵發徭役，倉猝興起工程，使人民白白遭受罪苦，死的人接連不斷，流毒遍及百姓，國内的人都心懷不滿，他雖然遇上赦令，但也不適合住在京城。”於是陳湯與解萬年一同被發配到敦煌。

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鈎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絶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户，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

過了很久，敦煌太守上奏書説：“陳湯以前親自誅殺了郅支單于，在外國威望很大，不適宜接近邊塞。”皇帝下令把他遷徙到安定。議郎耿育上奏書陳述對國家有利的事，順便爲陳湯鳴冤道：“甘延壽、陳湯替偉大的漢朝顯示了鈎取深處之敵和招致遠方之國的威力，爲國家洗刷了多年的耻辱，征討極遠地區桀傲不羈的君主，俘獲了萬里之外難以制服的敵人，難道還有比這更大的功勞嗎？先帝嘉獎他們，幾次頒布英明的詔令，宣傳彰明他們的功勞，更改年號，記其功勋，傳之無窮。與此相應，南郡貢獻白虎，邊塞平安無事。當先帝卧病在床時，還留意於他們，没有忘記，幾次派尚書質問丞相，立即爲他們論功行賞。惟獨丞相匡衡進行排斥不給記功，衹封了甘延壽、陳湯幾百户，這就是有功的大臣和戰士所以失望的原因。孝成皇帝繼承了已建立起來的事業基礎，趁着征戰討伐的威力，没有進行戰争，國家平安無事，但大臣邪惡不正，又有諂媚奸巧的人在朝廷，毫不深思本末的患難，用來防止還没有形成的事情，他們想獨占君主的威嚴，排擠妒嫉有功的人，使陳湯孤獨地蒙冤被押，不能自己辯明，最後終於以無罪之身而在年老時被拋棄在敦煌，正好處在往來西域的通道之上，讓威名令敵人聞風而逃的大臣轉足之間就自己遭受災禍，被郅支剩下的敵虜所耻笑，實在可悲！到

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録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現在奉命出使到外蠻的人，没有不講述郅支的被誅殺用來宣揚漢朝的强盛的。藉助别人的功績來威脅敵人，抛棄他人來使説他壞話的人感到高興，這怎麽不叫人悲痛呢？况且身處安定不要忘了危險，强盛的時候要想到衰敗，現在國家平常没有文帝成年累月進行節儉而使國家富饒起來的積蓄，又没有武帝時被推薦而任用的勇猛機智、擒獲敵人的大臣，衹有一個陳湯罷了！假使陳湯去世没能及上陛下的時代，還希望國家追加他的功勞，爲他的墓樹碑，用以勉勵後來的人們。陳湯有幸得以生活在現在聖明的時代，建立功勞没有過去多久，反而聽任奸邪的大臣把他排斥得遠遠的，使他流亡逃匿，死無葬身之地。眼光遠大的人士，無不考慮，認爲陳湯的功勞幾個時代都没有人比得上，而陳湯所犯的罪過是人情所都有的，陳湯尚且這樣，即使再有人爲國流血犧牲，抛尸沙場，還是要受制於口舌，被嫉妒他的大臣所俘虜。這是臣下爲國家深感憂戚的原因。"奏書遞上去後，天子就讓陳湯回來了，最後死在長安。

死後數年，王莽爲安漢公秉政，既内德湯舊恩，又欲諂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勳不賞，乃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户，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爲破胡侯，勳爲討狄侯。

陳湯死後幾年，王莽爲安漢公，執掌朝政。内心既感激陳湯的舊恩，又想討好皇太后，就以討伐郅支的功勞來尊稱元帝廟號爲高宗。又因爲以前陳湯、甘延壽的功勞大封賞薄，還有候丞杜勳根本就没有封賞，就加封甘延壽的孫子甘遷一千六百户，爲陳湯追加謚號爲破胡壯侯，封陳湯的兒子陳馮爲破胡侯，杜勳爲討狄侯。

段會宗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禄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拜爲沛郡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爲雁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爲都護。

段會宗字子松，是天水上邽人。竟寧年中，以杜陵令被五府舉薦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禄大夫，西域人敬重他的威望和信用。三年後，任期滿返回京城，授官爲沛郡太守。因爲單于應當來朝見，就調任他爲雁門太守。過了幾年，段會宗因犯法被免官。西域各國上書表示希望派任段會宗，陽朔年中又任命爲都護。

會宗爲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

段會宗爲人喜好大節，注重功名，同谷永交情不錯。谷永憐惜段會宗年老又到遠方去任官，就去信勸誡他説道："足下以能安撫遠方的美德，重又擔負都護的重要職位，甚好甚好！以您的才

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勤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踦。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

能，可以輕而易舉地在都城取得卿相的職位，何必要去昆山之側創建功業，統率百蠻，安撫異域的人們呢？您的思慮深長，本來我是沒有什麽可以告訴您的。即使這樣，朋友間臨別贈言，怎敢不略略説説自己的意思呢。現在漢朝恩德正盛大，邊遠地區的人們都來臣服，傅、鄭、甘、陳的功績終身不可能再次出現，希望我的朋友您要按照舊有的慣例，不要追求奇特的功績，任職期滿就回來，也足以抵銷雁門的不幸。萬里之外應以身體爲本，希望您仔細考慮我的話。”

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爲會宗所立，德之，欲往謁，諸翖侯止不聽，遂至龜兹謁。城郭甚親附。康居太子保蘇匿率衆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會宗發戊己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衆，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衆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拜爲金城太守，以病免。

段會宗已經出了邊境。各國派子弟到城郊去迎接他。小烏孫王安日以前是段會宗立他爲王的，心中感激他的恩德，打算去拜訪，各位翖侯阻止他前去，他不聽，於是到了龜兹去拜會。有城郭的各國都對他很親近順從。康居太子保蘇匿率領一萬多人想投降，段會宗就把情況上奏，漢朝派遣衛司馬去迎接。段會宗調派戊己校尉的軍隊隨同司馬接受投降的人。司馬畏懼投降的人多，打算叫投降的人都自己捆綁上，保蘇匿於是產生了怨恨心理，就率領衆人逃走。會宗任期滿後回來，因爲擅自派遣戊己校尉的軍隊，耽誤了軍事行動，皇上下詔將功抵罪。授官爲金城太守，因爲生病被免官。

歲餘，小昆彌爲國民所殺，諸翖侯大亂。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禄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定其國而還。

一年多後，小烏孫王被他國內的人所殺害，各位翖侯就大亂起來。皇上就徵召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禄大夫，讓他去安撫烏孫國，他立小烏孫王的哥哥末振將爲王，安定了他的國家後就回來了。

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犁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

第二年，末振將殺害了大烏孫王，趕上他又病死了，漢朝遺憾不能親自殺了他。元延年中，又派遣段會宗發動戊己校尉和各國的軍隊，去誅殺末振將的太子番丘。段會宗恐怕大部隊進入烏孫國後，驚動了番丘，讓他逃走後不能再捉到，就把他所派遣的軍隊留在墊婁，挑選精幹的持弩士兵三十人，從小道到達了烏孫王所在的地方，把番丘召來，責備他“末振將殺害骨肉至親，殺了漢朝公主的子孫，沒有來得及誅殺他就死了，使者奉皇帝命令來誅殺番丘。”就用手拿着劍殺死了番丘。番丘的官員和部下驚慌害怕，騎着馬

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逃跑回去。小烏孫王烏犁靡是末振將哥哥的兒子，帶領幾千名騎兵包圍了段會宗，段會宗就對他們説了來殺番丘的意思："現在你們包圍并殺我，如同取漢牛之一毛。宛王、郅支的頭懸挂在槀街，你們烏孫是知道的。"烏孫王以下的人都畏服了，説："末振將背棄漢朝，殺了他的兒子是可以的。難道就不能先告訴我們，讓我們供給他最後一頓飲食嗎?"段會宗説道："事先告訴了烏孫王，讓番丘逃走躲藏起來，就要犯下大罪。如果供給他飲食後再交給我，那就傷害了骨肉的恩情，所以没有事先告知。"烏孫王和部下哭泣着撤兵而去。段會宗回去把情况上奏，公卿議論認爲段會宗權衡時宜得以見機行事，用小部隊深入到烏孫國，誅殺番丘，宣揚彰明了國威，應加以重賞。天子就賜段會宗的爵位爲關內侯，黃金一百斤。

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疐擁衆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焉。

這個時候，小烏孫王父親的小弟弟卑爰疐率領衆人想加害烏孫王，漢朝又派遣段會宗前去，和都護孫建合力安撫。第二年，段會宗病死在烏孫國中，享年七十五歲，城郭各國爲他發喪，建立祠堂。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蕩，不自收斂，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贊曰：從元狩年間，張騫開始溝通西域，到了地節年間，鄭吉建立了都護的稱號，一直到王莽的時代爲止，共有十八人，都是憑勇猛有謀略而當選，然而其中有功迹的人都記載在這裏了。廉褒憑藉恩德信用而爲人稱道，郭舜因爲廉潔公平而著名，孫建因爲辦事威嚴而突出，其餘的人都没什麼可稱道的。陳湯行爲不檢點，不自己加以收斂，終於因此而艱難窘迫，議論的人哀憐他，所以把他也列記於此。

漢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雋疏于薛平彭傳

雋不疑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

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綉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顔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禄。"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郡人。精通《春秋》，任郡文學官，言行舉止必定遵循禮儀規範，聲名聞於州郡。

漢武帝末年，郡國盜賊蜂起。暴勝之被任命爲直指使者，身着鮮艷的綉衣，手持鋒利的斧鉞，到各地鎮壓盜賊、監察郡國吏政，其執法範圍遠達東部沿海一帶。對違抗其命令的人，暴勝之就以嚴厲的軍興法論處，其威名震動了各州郡。暴勝之早就听説雋不疑很賢良，因此，他巡察至勃海郡後，便派隨從去請雋不疑前來相見。雋不疑頭戴進賢冠，腰挎飾有美玉和木刻圖案的寶劍，身佩環、玦等玉佩，闊袍寬帶，盛裝前往暴勝之住所拜謁。到了暴府門前，門衛想讓雋不疑解下他的佩劍，雋不疑説："劍是君子的武器裝備，是用來護身的，不能隨便解下來。如果你們一定要我解下佩劍後纔讓我進入暴府，那麽請允許我現在就告辭吧。"門衛將這一情况通報了暴勝之。暴勝之開門延請雋不疑入府，望見雋不疑容貌嚴肅，神態自信，衣冠整齊莊重，暴勝之急忙離開座位拖着鞋起身迎接。待賓主到堂上坐定，雋不疑端正腰身跪坐在地上説："我身處荒遠的沿海地區，很早就耳聞暴公子您的威名，但直到今天纔有幸與您會面和交談。大凡爲官，太剛直則容易受挫折，太軟弱則容易荒廢政務，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在實施威嚴的同時給予恩惠，這樣就能够建功立業，永保其位。"暴勝之知道雋不疑不是一個平凡的人，恭敬地接受他的告

誠，以很高的禮儀接待他，并向他請教在當時的形勢下施政應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暴府的幕僚都是從各州郡官吏中選拔出來的優秀人才，他們在旁邊傾聽了雋不疑的談話，無不震驚嘆服。直至深夜，雋不疑纔離開暴府。於是暴勝之就上表舉薦不疑，皇帝徵召不疑到公車署，并拜他爲青州刺史。

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爲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過了很久，漢武帝去世，漢昭帝即位。這時齊孝王之孫劉澤勾結郡國豪傑陰謀反叛，他們計劃先刺殺青州刺史。雋不疑及時察覺了劉澤等人的陰謀，將他們盡行逮捕，劉澤等人皆伏法認罪。不雋因此被提升爲京兆尹，并被賜錢百萬。京師的官吏百姓都敬服他的威信。每次不疑到地方州縣巡視審查囚徒的罪狀後返回京師，他的母親總要問他："有没有囚犯被平反？有多少人被你所救而免於冤死？"如果得知不疑審案多有所平反，他的母親就喜形於色，甚至連飲食言語都不同於平時；如果得知不疑未能使囚犯得到平反，他的母親就會非常生氣，并因此而不吃飯。因此，雋不疑爲官，威嚴而不殘忍。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犢車，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

漢昭帝始元五年，有一個男子乘着黄犢車，插着畫有龜蛇圖案的黄旗幟，身穿黄色長衣，頭戴黄帽，來到皇宫北闕，自稱是衛太子。公車令將此事上奏皇帝，皇帝下詔讓公卿將軍中二千石等官吏一起去辨認真僞。長安中官吏百姓圍觀者達數萬人。右將軍率軍隊來到宫城下，以防備發生意外情况。前來辨認的丞相御史中二千石等官吏都不敢表態。京兆尹雋不疑後到，他來到以後立即命令屬吏將此人逮起來。有人勸他説："此人是不是衛太子現在還弄不清楚，姑且等等再説吧。"雋不疑説："諸位何必畏懼衛太子呢！春秋時期衛國太子蒯聵因違抗其父衛靈公而逃亡國外。等衛靈公死後，蒯聵的兒子蒯輒繼承了王位，這時蒯聵請求回到衛國，蒯輒爲維護先王的意志而拒絶了蒯聵的要求。孔子在《春秋》一書中肯定了蒯輒的做法。如今這位衛太子也曾得罪過先帝，他逃亡在外而没有接受處死，現在又自己來到，他是我朝的罪人。"於是就將這個人送往皇家監獄。

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爲京兆尹，言“我禁奸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奸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禄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云姓張名延年。

漢昭帝和大將軍霍光聽説此事後很贊賞不疑，説：“公卿大臣們就是應該懂得如何運用經術來維護大義。”經過這件事不疑在朝中名聲大振，朝廷官吏們都自愧不如。大將軍霍光想將女兒嫁給他爲妻，不疑堅決推辭，不肯接受。又過了好長時間，不疑因疾病去官，最後逝世於家中。京都長安的人都懷念他。後來，趙廣漢爲京兆尹，曾經對人説：“我在禁止奸邪，辦理吏民事務，乃至處理朝廷大事等方面都遠不及雋不疑。”廷尉審查前述冒充衛太子之人，果然是個騙子。此人原是夏陽人，叫成方遂，居住在湖縣，以占卜爲生。有一位原衛太子的隨員曾向方遂問卜，他見到方遂後説：“您的相貌長得很像衛太子。”方遂聽了這話後就生出冒充衛太子之心，想以此求取富貴，於是詐稱衛太子而至闕門外。廷尉傳唤鄉里認識他的張宗禄等前來作證，方遂於是以欺騙無道之罪被腰斬於東市。一説這位冒充者姓張名延年。

疏廣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歡説。頃之，拜受爲少傅。

疏廣字仲翁，東海郡蘭陵縣人。自幼好學，精通《春秋》，在家教學，向他求學的人中有的來自很遠的地方。後來疏廣被徵爲博士太中大夫。漢宣帝地節三年，册立皇太子，選任丙吉爲太傅，疏廣爲少傅。幾個月後，丙吉升爲御史大夫，疏廣升爲太傅，疏廣兄長的兒子疏受，字公子，也因賢良被選爲太子家令。疏受崇尚禮義，謙恭謹慎，思維敏捷而善於言辭。一次，漢宣帝駕臨太子東宫，疏受接駕拜謁并回答漢宣帝的提問，又安排酒宴，在席間舉杯爲漢宣帝祝壽，言辭合乎禮儀而又閑雅優美，漢宣帝非常高興。不久，拜疏受爲太子少傅。

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

太子的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認爲太子年少，向漢宣帝請求讓他的弟弟中郎將許舜監護太子家。宣帝爲此事召問疏廣，疏廣回答説：“太子是國家的儲君，他的老師和朋友必須選擇天下傑出的人士充當，不應該衹親近外戚許氏一家。況且，太子已有太傅少傅爲輔佐，屬官設置已很完備，現在又讓許舜監護太子家，這種見識實在淺陋，不利於向天下民衆昭示太子的恩德。”宣

“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并爲師傅，朝廷以爲榮。

帝很贊同疏廣的看法，并將此事告訴了丞相魏相，魏相聽後脱帽謝罪說：“疏廣的這種遠見卓識不是我們這些大臣所能趕得上的。”疏廣由此而深得宣帝器重，多次受到獎賞和恩賜。太子每次上朝，進見宣帝，總是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疏廣、疏受叔侄同爲太子師傅，朝廷上下都以他們爲榮耀。

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决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爲之下泣。

疏廣任太子太傅五年，皇太子滿十二歲，已能通曉《論語》、《孝經》。疏廣對疏受說：“我聽說‘知足的人不蒙受羞辱，知道適可而止的人不遭遇危險’，‘功成身退，是符合天道規律的’。如今我們叔侄爲官，位至二千石，可謂是功成名就了，如果現在我們不適可而止辭官離去，恐怕將來會後悔的。不如我們叔侄一起辭官出關，告老還鄉，以養天年，這樣做不是很好嗎？”疏受叩頭說：“聽從您老人家的安排。”當天叔侄二人都上書稱病。三個月後宣帝又賜其續假，疏廣於是聲言病重，上疏要求告老還鄉，皇上因其年歲確實已老，答應了他們的請求，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也贈金五十斤。朝中公卿大夫故舊親朋以及京城人士在長安東都門外爲他們設宴餞行，送行的車乘達數百輛，叔侄二人一一辭别而去，在路旁圍觀的人都贊嘆說：“賢良啊，這兩位大夫！”有人爲之嘆息并流下了眼淚。

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娱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産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説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赢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

疏廣回到故鄉後，每天都讓家人置辦酒菜飯食，邀請族人及故舊賓客共同娱樂。多次詢問家中還剩多少金子，并催促家人將金子兑换以供應每日的酒食。過了一年多，疏廣的子孫私下對疏廣的同族兄弟中受疏廣親近信任的老人說：“我們作子孫的希望在他老人家有生之年能置些田産基業，現在家中每天設宴宴客，他老人家所帶回的錢財都快花光了。我們想請您把我們的以上想法當作您的意思，去勸說他老人家購置些田地房産。”那位老人就在閑聊時向疏廣透露了這個意思，疏廣說：“難道我真的是老糊塗了，不知爲子孫着想嗎？我是考慮他們自有家中原來舊有的一些田産房屋，假設子孫們努力勤奮地去經營，足够供給他們的衣食，使他們同普通人一樣地生活。如果現在又增加産業使他們收入頗有赢餘，

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説服。皆以壽終。

祇能導致子孫們懶惰懈怠罷了。賢德而富有，就會減損其意志；愚昧而富有，則會增添其過錯。況且富貴者，往往容易成爲衆人忌恨的對象；我既没有什麽可以教導子孫的，也不想增加他們的過失而使他們招來怨恨。再説，這些金錢是聖上恩賜給我養老的，因此我樂於與鄉親宗族們共同分享聖上的恩賜，以此度過我的餘生，不也很好嗎！”聽了疏廣的這番話，族人由此都對他心悦誠服。最後，疏廣、疏受叔侄二人都得以壽終。

于定國　于永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决曹，决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郡郯縣人。他的父親于公曾任縣獄史、郡决曹等官職，判案公平，觸犯法網而被于公依法判刑的人，没有因不服而心懷怨恨的。郡中的百姓爲他立了生祠，稱作于公祠。

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强斷之，咎黨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東海郡有個孝婦，年輕守寡，又無子女，很恭謹地奉養着婆婆，婆婆想讓她改嫁，她始終不答應。她的婆婆對鄰居説：“我這孝順媳婦事奉我很勤勞辛苦，我憐憫她年輕守寡又没有子嗣。我年紀大了，却這樣長時間地拖累年輕人，這可如何是好啊！”後來老太太爲了不再拖累媳婦竟自殺身亡。老太太的女兒却上告縣官説：“媳婦殺死了我母親。”縣吏逮捕了孝婦，孝婦辯解説不是自己殺害了婆婆。但在縣吏的嚴刑逼供下，孝婦最後竟屈打成招。此案上報到郡曹府，于公認爲這個婦人奉養婆母十多年，以孝順聞名鄉里，一定不會是她殺害了其婆母。太守不同意于公的分析，于公竭力争辯，最終也未能説服太守，於是他抱着判决書在郡曹府上大哭，并藉口有病離開了郡曹府。太守最終還是以謀殺婆母之罪將孝婦處以死刑。孝婦冤死以後，郡中大旱了三年。後來新太守上任，占卜大旱的原因，于公説：“那位孝婦不該死，前任太守一意孤行强行决斷，災禍恐怕是由此而生吧！”於是太守殺了一頭牛，親自前往孝婦的墳前祭奠，并爲她立了墓碑，以表彰她的孝行，天上果然立即降下大雨，當年該郡五穀豐收。郡中人由此更加敬重于公。

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

于定國從小就跟隨他的父親學習法律，父親

亦爲獄史，郡决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群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爲光禄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

死後，定國也任過獄史、郡决曹等官職，後補廷尉史，并被推選與御史中丞從事辦理翻案者的獄案，因才智出衆辦案有方升爲侍御史，又升任御史中丞。時值漢昭帝去世，昌邑王被徵召繼位，行爲荒淫穢亂，于定國上書規諫。後來昌邑王被廢，漢宣帝即位，大將軍霍光領尚書事，他上書分條奏請皇上，凡是當時曾規諫過昌邑王的大臣都破格升官。于定國因此而升任光禄大夫，平尚書事，很受重用。幾年後，又改任水衡都尉，被破格提升爲廷尉。

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决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請治讞，飲酒益精明。爲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

于定國於是拜師學習《春秋》，親自手執經書，面北而行弟子之禮。他爲人謙虚恭謹，尤其敬重精通經術的士人，即使是地位低下，徒步行走前來拜訪的人，定國都以平等禮儀相待，照顧周全，尊崇備至，因此，受到士人的普遍贊譽。于定國判案公允，盡可能體恤鰥寡孤獨之人，不是特别肯定的犯罪，都儘量從輕發落，格外注意保持審慎的態度。朝廷上下都稱贊他説："張釋之任廷尉，天下没有受冤枉的人；于定國任廷尉，百姓都自認爲不冤枉。"于定國很能喝酒，連飲數石也不會醉，深冬時節請他辦案議罪，飲酒後更加精明。做了十八年廷尉後，升任御史大夫。

甘露中，代黄霸爲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與定國并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後貢禹代爲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寖廣。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關東流民

甘露年間，定國取代黄霸任丞相，被封爲西平侯。三年後，宣帝駕崩，元帝即位，因定國是在職的先帝舊臣，漢元帝很敬重他。當時陳萬年任御史大夫，與定國共事八年，兩人議論政事没有相抵觸的情况。後來貢禹代替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與定國政見多有不和，由於定國比較明瞭熟悉政事，所以在許多問題上漢元帝往往認同定國的意見。然而，元帝剛即位不久，關東連年遭受災害，百姓流離失所，大批涌入關内，有人上書皇上把責任推到主管大臣身上。元帝於是多次在聽朝之日召見丞相、御史，進宫受詔，逐條用職事責備他們，説："地方上那些狡詐不忠的官吏害怕因捕拿盜賊不力而遭受責罰，任意懷疑加害良民，甚至使無辜之人冤屈而死，有的官吏發現盜賊後，不立即去追捕，却反而拘禁丢失財物的人家，使得後來百姓再受到盜賊的劫掠也不敢向

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定國上書謝罪。

官府報告，因此使得災禍和惡劣風氣逐漸滋長擴展。老百姓多有冤抑，州郡官吏却不加處理解决，不斷有上書鳴冤的人來到京城。由於二千石的官員選舉的下屬官吏名不符實，因此，令長丞尉諸官在位者多不稱職。農田遭受災害，官吏不肯減免其賦税，反而催收其租，以致百姓窮困加重。關東流民飢寒交迫，疾病流行，朕已下詔令官吏轉撥漕糧，打開倉廩，拿出庫藏之物，救濟災民，向災民們賜發了禦寒冬衣，這些措施維持到春天猶恐不足。現在丞相、御史你們打算怎樣彌補這些過錯呢？你們都要認真列舉情狀，陳述我的過失。”定國於是上書謝罪。

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録于君。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爲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况於非聖者乎！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顓焉？其勉察郡國守相群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强食慎疾。”定國遂稱篤，固辭。上乃賜安車駟馬、黄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謚曰安侯。

永光元年，春天降霜，夏季寒冷，太陽暗而無光，漢元帝又下詔分條責備説：“一個從東部來的郎官説那裏的老百姓因災荒父子不能相保。這些情况丞相、御史你們這些主管大臣爲什麽隱瞞不報告呢？或是從東部來的那位官員誇大其詞了？兩方面反映的情况爲什麽有這樣大的差異，我希望瞭解其真實情况。今年的收成還尚難預料，一旦有水旱之災，後果很讓人擔心。公卿大臣你們有什麽可以防患於未然，或救難於已然的辦法没有？請各位以實相告，不要有什麽隱諱。”定國見此詔書，内心惶恐害怕，於是上書引咎自責，并歸還侯印，乞求告老還鄉。漢元帝答覆其所請説：“您輔佐我治理天下，不敢稍有懈怠休息，國家各種政事，都是由您總攬的。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現今我漢朝承接着周、秦以來窮困衰敝的局面，民俗教化衰落，百姓缺少禮儀，陰陽失調，災禍出現，不是單一的原因所引起的，推類考察古之所記聖人言行，尚不敢自己獨擔過失，更何况是平常之人呢！我日思夜想，是什麽原因導致這些災難的，還是没能完全搞清楚。經書上説：‘如果説天下有罪過的話，那麽所有的過錯都該歸在我一國之主的身上。’您雖身居要職，又何必獨擔責任呢？繼續努力監察郡國守相等地方官吏，不稱職的不要讓他繼續在位欺壓百姓。請您繼續主持國家大政，力求用盡你的聰明才智，還當努力進食，小心養護身體。”定國於是又上書説病情加重，堅决要求辭官歸

鄉，元帝便賜給他四匹馬拉的可以坐乘的車、黄金六十斤，罷官歸家。又過了幾年，定國七十多歲時逝世，謚號安侯。

子永嗣。少時，耆酒多過失，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爲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爲散騎光禄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

于定國死後，他的兒子于永蔭襲了他的爵位。于永年少時因嗜酒而多有過失，年近三十時却改變志節修養品行，并依靠父親的蔭澤出任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于定國逝世時，他遵照禮儀居家守喪，以孝道而聞名。於是以列侯的身份授任散騎光禄勳，官至御史大夫。并娶館陶公主劉施爲妻。劉施是漢宣帝的長女，漢成帝的姑母，賢惠而有德行，于永也因賢良而被選爲駙馬。皇上正準備拜于永爲宰相時，于永却逝世了。于永的兒子于恬蔭襲其位。于恬不似其父祖那樣賢良，没有什麼值得稱道的行爲。

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當初于定國的父親于公在世時，他家鄉的閭門壞了，同鄉的父老正要一起修理閭門，于公對他們説："把閭門稍微擴建得高大些，使其能通過四匹馬拉的高蓋車。我管理訴訟之事積了很多陰德，從未製造過冤案，因此我的子孫必定有興旺發達的。"後來于定國果然官至丞相，于永也官至御史大夫，并封侯傳世。

薛廣德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貢禹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縣人。在楚國傳授魯人申培公所傳之《詩經》，龔勝、龔舍兄弟二人都師從於他。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時，拜廣德爲自己的屬官，多次與他交談討論，很器重他，并向皇帝舉薦説廣德通曉經術，行爲修明，適合在朝廷任職。廣德因此被徵召爲博士，參與石渠閣講論，後升任諫大夫，繼而取代貢禹任長信少府、御史大夫。

廣德爲人温雅有醖藉。及爲三公，直言諫争。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宫，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

薛廣德爲人温文爾雅，寬容含蓄。而位及高官時，又敢於直言争諫。當初他剛任御史大夫十天左右，正遇皇帝巡幸甘泉宫，并郊祀於泰畤，儀式結束後，皇帝仍逗留射獵。廣德上書説："臣下看見關東貧困已極，百姓流離失所。陛下您却每天敲着亡秦的編鐘，欣賞着鄭、衛的音樂，臣下我實在感到哀痛。如今護駕的士卒們曝露風霜，隨從的大臣們也疲憊不堪，希望陛下您儘早返回宫中，考慮與百姓同憂同樂，這就是天

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驅光禄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下民衆的大幸。"皇帝當天就回宫了。這年秋天，皇帝用醇酒祭祀宗廟，從便門出來後，準備换乘樓船過河，薛廣德攔住車馬摘帽叩首向皇上進諫說："陛下應當乘車從橋上過河。"皇上說："請戴好您的帽子吧。"廣德堅持說："陛下您如果不聽從我的勸告，我就自殺在您面前，讓我的血玷污您的車輪，使您不能進入宗廟！"皇上很不高興。這時走在前面先驅開道的光禄大夫張猛進言說："我聽說主上聖明，臣下纔敢直諫。乘船渡河危險，從橋上過去比較安全，聖明之君是不會選擇危險之路的。御史大夫的建議是可以采納的。"皇上說："臣下勸諫難道不應當像張猛這樣嗎。"於是接受建議乘車從橋上而過。

後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黄金六十斤，罷。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從來又過了一個多月，因爲年成不好，百姓大量流離，薛廣德和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等都要求引咎辭官歸鄉，他們均被皇上厚賜了四匹馬拉的坐車，六十斤黄金，免官而歸。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共十個月就免職了。他東歸家鄉沛郡時，郡太守親自到邊界上迎接他。沛郡以他爲榮，高懸皇上賜給他的坐車以傳示子孫後代。

平當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爲順陽長，栒邑令，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傅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

平當，字子思，其祖父因有資財百萬從下邑縣遷至平陵縣。平當年輕時曾任大行治禮丞，因功補爲大鴻臚文學，察舉廉潔被先後選任順陽長、栒邑令，因通曉經術被徵召爲博士，公卿大臣們因平當精通經術，議論通透明白，而舉薦他爲給事中。每逢國家有災異之事發生，平當就以經術爲據，談論得失。其言語文辭之雅潔雖然比不上蕭望之和匡衡，然而意旨却大體相同。

自元帝時，韋玄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

漢元帝時，韋玄成任丞相，奏請廢除太上皇陵寢和廟園，平當上書說："臣下聽說孔夫子曾云：'若有王者興起治理天下，三十年後仁道必成。'三十年之間，道德和諧融洽，禮樂制度完備，災害不生，禍亂不起。如今我神聖的漢王朝受天命而治天下，繼承前代留下的基業已有二百多年，勤奮而不敢懈怠，政令清明。但是，風俗尚未和順，陰陽還未調和，災害屢屢發生，我想是否因爲還有什麽重要的根本性的東西尚未修備

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

呢？要不然爲何很長時間没有出現道德教化的祥徵吉兆了！禍與福的出現不是毫無緣由的，一定是由於某種原因纔會産生的。應當深入探求其原因和規律，并據此以修養根本。從前帝堯爲王治理天下，首先‘任用同族賢良之人，使他們身居顯位，以此親睦九族’，而後推及天下周邦。《孝經》上説：‘天地間的生命以人爲貴，人的行爲中没有比實行孝道更重要的事了，實行孝道最重要的在於尊敬父親，要尊敬父親，莫過於祭天時以父祖先輩配享，周公就是能够這樣做的人。’孝子善於遵循先輩的志向，周公完成了文王、武王開創的事業而制定禮樂制度，修治尊父配享之事，他瞭解文王不願以人子而君臨於父祖之上，所以往上溯祖排列，推及始祖后稷，以后稷配天。這就是聖人的德性，是最大最重要的孝道。我漢朝高皇帝因聖德而受命於天，擁有天下，尊奉太上皇，如同周朝文王、武王之追尊太王、王季一樣。太上皇是漢王朝的始祖，後代應當尊奉他，以此推廣盛大的恩德，這是孝道中最重要的事了。《尚書》云：‘能够正確地考察以往的歷史用以立功立事，便可以永享天年，國家傳於子孫萬代以至於無窮。’”皇上采納了他的意見，下詔恢復太上皇的陵寢廟園。

頃之，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倈有意者，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爲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復徵入爲太中大夫給事中，累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禄勳。

不久，出使幽州考察流民情況，上奏舉薦那些能够盡心盡力安撫招徠百姓的刺史、二千石官吏，并建議暫且開放渤海鹽池由國家壟斷的禁令，讓流民們煮鹽求生，以解百姓的燃眉之急。他所到之處，民衆無不稱贊，是十一位出使官員中最有政績的人，升任丞相司直。後因犯法降職爲朔方刺史，不久又徵召入朝，任太中大夫給事中，累官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禄勳。

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爲作治連年，可遂就。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爲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堤。

在此之前，太后姐姐的兒子衛尉淳于長進言説昌陵不能再修建，皇帝將他的意見下達給有關部門討論。平當認爲昌陵已修建了好幾年，與其半途而廢，不如繼續修建完成。後來皇帝决定停止昌陵的修建，又因爲是淳于長首先提出的這一建議，因此下詔讓公卿大臣們商議給淳于長封爵之事。平當又提出淳于長雖然提出了好的建議，但却不符合封爵的條件。因此，皇上以平當在討

論是否停建昌陵一事時，提出了不正確的意見爲由，將平當降爲鉅鹿太守，後來皇上就封了淳于長。平當因精通經書《禹貢》篇，被派出使巡視黄河，任騎都尉，兼理黄河堤務。

哀帝即位，徵當爲光禄大夫諸吏散騎，復爲光禄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内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强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衆，以君爲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爲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 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内侯爵邑? 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漢哀帝即位後，徵召平當爲光禄大夫諸吏散騎，又先後任光禄勳，御史大夫，官至丞相。因爲正值冬月，不是封侯的時候，所以哀帝先賜平當關内侯的爵位。第二年春天，哀帝派使者召平當入朝，準備封他爲侯。平當病重，不能應召。家裏有人對他説："爲子孫着想您難道不能强撑病體起來接受封侯嗎?"平當回答説："我現在身居高位，已受到無功食禄的指責了，如今强撑起來接受封侯，回來躺下就死了，也是死有餘罪。我如今不去接受封侯，正是爲子孫着想啊!"於是上書請求告老還鄉。哀帝批示説："我把您從群臣中選拔出來，任爲丞相，您輔佐我治理國事的時間不長，現在天下陰陽不調和，冬天未降大雪，天旱成災，這都是因爲我没有德行造成的，怎能怪罪於您呢? 您又爲何心存疑慮而上書要求告老返鄉，并送還關内侯的爵位和封邑呢? 我讓尚書令譚給您送去一頭牛，十石好酒。您要積極求醫問藥，多多保重啊。"又過了一個多月，平當去世。其子平晏因精通經義而官至大司徒，被封爲防鄉侯。自漢朝建立以來，衹有韋賢和平當兩家父子皆官至宰相之位。

彭宣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治《易》，事張禹，舉爲博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爲右扶風，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數年，復入爲大司農、光禄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爲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乃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絶，非國之制。使光禄大夫曼賜將軍黄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研習《易經》，師從張禹，被選舉爲博士，又改任東平王國太傅。張禹因曾是漢成帝的老師而受到尊敬和信任，他向皇上舉薦説彭宣精通經義且穩重而有威信，可以擔任朝廷官吏，於是彭宣入朝任右扶風，不久又遷任廷尉，後因漢初規定各諸侯王國的人不得在京城爲官，所以出任太原郡太守。數年後，又入京城擔任大司農、光禄勳、右將軍等職。漢哀帝即位後，改任左將軍。過了一年多時間，漢哀帝打算任用外戚丁、傅兩家的人主管皇室的禁衛工作，於是致書彭宣説："有關部門多次上奏説諸侯王國的人不能擔任皇室的禁衛工作，將軍您因是王國人所以不宜掌管軍隊，身居

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

高位。我考慮將軍您身負漢朝將領之重任，而您的兒子先前又娶了淮陽王的女兒爲妻，您家與王國之間有婚姻關係，您却在京爲官，這不符合國家制度。我讓光禄大夫曼賞賜您五十斤黄金，四匹馬拉的坐車，您可交還左將軍的印綬，以關内侯的身份回歸故鄉吧。”

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言，上乃召宣爲光禄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封長平侯。

彭宣被罷官歸鄉後的數年間，諫大夫鮑宣曾多次上書舉薦他。恰逢元壽元年正月初一出現日食，鮑宣再次舉薦他，漢哀帝於是召彭宣入朝任光禄大夫，又升任御史大夫，後轉任大司空，封爲長平侯。

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俟寘溝壑。”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禄勛豐册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黄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謚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乃絶。

正遇漢哀帝去世，新都侯王莽出任大司馬，專攬朝政大權。彭宣上書説：“三公就如同鼎之三足，共同扶持君主，如果其中一足不勝任了，則有傾覆鼎内美食的危險。我天資淺薄，年老昏聵，又體弱多病，記憶衰退，希望允許我交出大司空、長平侯的印綬，回歸鄉里，以度殘年。”王莽將此事禀告太后，太后下達給彭宣策書説：“您治理政事的時間不長，尚未建立卓著功德，却迫於老邁昏亂，不能够輔佐國家，安定海内。我已讓光禄勛豐奉册詔告您，請呈上大司空的印綬，回到您的封國去吧。”王莽因彭宣在他專擅朝政時提出告老還鄉而怨恨彭宣，因此便没有按例賜彭宣黄金和安車駟馬。彭宣回到封國數年後去世，謚號頃侯。其封爵傳到兒子和孫子輩，到王莽篡權失敗後，封國就被廢除了。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累，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有耻，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贊曰：雋不疑以飽學之士參與朝政，遇事不迷惑，功名卓著，善始善終。疏廣激流勇退，避免遭受羞辱和危險，也是可取的。于定國父子哀恤鰥寡，瞭解獄情，是稱職的大臣。薛廣德保有懸車的榮耀，平當自覺退身有廉耻之心，彭宣見境遇險惡而毅然辭官，他們都不同於那些“因害怕失去既得利益，而可以做出任何奸邪之事”的小人。

漢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王貢兩龔鮑傳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于首陽，不食其祿，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

當年，周武王討伐商紂王，滅掉商後，把象徵國家政權的九鼎從商都遷到雒邑，伯夷、叔齊認爲武王不忠不孝而恥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連周人尚且稱贊他們有高尚的品德。孔子認爲他們二人很賢德，稱贊他們"不改變自己的志向，不使自身遭到羞辱。"孟子也說："聽到伯夷的風範，足以使貪婪的人變得廉潔，使懦弱的人樹立志向;""在百代之前振奮行爲，令百代之後無不深受鼓舞，如若不是聖賢之人誰能如此呢?"

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吕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爲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

漢王朝興起後，有園公、綺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這四個人在秦王朝統治天下時，逃避到商雒山深處，等待天下平定。漢高祖聽說後召見他們，他們没有來。後來吕后采用留侯張良的計策，讓皇太子帶着絲織物，謙辭卑禮，用坐乘的小車將其迎接到自己身邊，輔佐自己。四人到來後，隨從太子見高祖，高祖敬重他們而待爲上賓，太子也由此受到重視，地位於是得以穩固。這件事情詳細記載在《留侯傳》中。

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閲數人，得百錢足自養，

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都能修身自重，不該穿的不穿，不該吃的不吃。漢成帝在位時，大舅大將軍王鳳以禮招聘子真，子真不應召，以不屈服而終。君平在成都街市上占卜算卦，他認爲："占卜雖然是低賤的職業，但是可以使衆人得到好處。有卜問邪惡不正之事的，就依照蓍草和龜甲向他言明利害。給做兒子的占卜，就依孝道解説；給做弟弟的占卜，曉以順服之理；給做臣子的占卜，以忠君的思想爲依據。這樣因勢利導，引導不同的人們都走向善的方

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學，以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盍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岩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潔，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兹以旃，不亦寶乎！"

面。遵從我的話的人，已有一大半了。"他每天衹接待幾個人，收入百錢能够維持生活了就收攤，在家教授《老子》。并大量閱讀各種書籍，無不通曉，依照老子、莊周的理論，著書十餘萬字。楊雄年輕時曾從其游學，後來在京師做官而名聲顯著，多次對朝廷賢德的官吏稱贊嚴君平的品行。杜陵人李彊一向和楊雄很好，後來做官爲益州牧，高興地對楊雄説："這下我真要得到嚴君平了。"楊雄説："你要以禮待之，他這個人可見而不可屈爲人所用。"李彊内心不以爲然。待其到蜀地上任後，和君平以禮相見，却始終不敢提出召其爲屬吏的事，於是嘆道："楊子雲確實瞭解人啊！"嚴君平活到九十餘歲，到死都以占卜算卦爲業，蜀地的人都熱愛和尊敬他，至今仍贊不絶口。後來楊雄著書言及當世之士，特别稱贊這兩個人。他評論説："有人問：君子怕終身於世而無名可稱，何不以名卿之勢成就其名？我以爲：君子自蓄其德，則名聲可立。梁、齊、楚、趙等諸侯王并非不富貴，可是用什麽來成就他們的名聲呢？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作於岩石之下，名聲却響於整個京城，難道是因爲其身爲公卿嗎？難道是因爲其身爲公卿嗎？楚地兩龔自潔其身，有清明之名！蜀郡嚴君平深沉無欲，不爲苟合取容之事，不操苟且求利之業，長久幽居而不改變自己的節操，即使是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又怎能與之相比呢？舉此人而用之，不也是國家的實貝嗎？"

自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等均未曾做官，然而他們的風範、名聲足以阻止貪婪、激勵世俗，爲近古避世隱居之人。而如王吉、貢禹、兩龔之類，出仕與隱退都知依禮謙讓。

王吉 王駿 王崇

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

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少時好學，精通經義，初爲郡吏，舉孝廉被選爲郎，補若盧右丞之位，後又改任雲陽縣令。舉賢良被任爲昌邑中尉，昌邑王喜好游獵，常常在國中驅馬奔馳，行爲没有節制，王吉因此上書勸諫説：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

臣下聽説古時候軍隊平常每日行進三十

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説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里，爲吉事而行進也衹五十里。《詩經》有云："彼風疾發，彼車疾馳，環顧周道，心中哀傷。"意思是：疾發飄忽，這非古之有道之風；驅馬疾馳，這非古之有道之車。因此傷感。現今大王巡幸方與縣，不到半天就奔馳二百里，很多百姓都荒廢了農事來修路牽馬，臣下以爲，百姓不可多變。過去召公奭到任，正值農事繁忙，就在甘棠樹下辦公決事。當其時，人人各得其所，後世之人也追思他的仁義和恩德，以至於不砍伐這棵甘棠樹，以資紀念。《詩經》中《甘棠》之詩就是描寫這件事的。

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棰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

大王您不好讀書學習而喜歡游逸，整日倚着車欄駕車馭馬，奔馳不停，口舌因怒斥吆喝而倦怠，手臂因駕車馭馬而酸痛，身體因車馬顛簸而勞頓；清晨冒着霧露，白天披着塵埃；夏天爲酷熱的暑氣所蒸烤，冬天爲刺骨的嚴寒所侵迫。屢屢以柔弱的玉體去承受辛苦勞累的侵害，這種行爲無益於延年益壽，也不利於仁義的增長。

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俯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禄其轃而社稷安矣。

在寬敞明亮的房間裏，在精美華麗的氈毯上，德才兼備的老師在前面諄諄教誨，勤學好問的學生在後面孜孜苦讀，上論唐、虞之舊事，下及殷、周之盛況，考察仁德聖明之人的風範，學習治國安民的方法，悠然自得，發憤忘食，不斷增進和完善自己的道德修養，這其中的樂趣愉悦又豈是駕車馭馬四處閑游所能相比的呢！休息的時候就俯仰屈伸以活動身體筋絡，進出以步代車而行以結實雙腿，吐故納新以練五臟之氣，專心致志集中意念以養精安神，用上述方法養生，難道還能不長壽嗎！大王您若真正用心如上行事，那麽就會心有堯、舜之志，身有喬、松之壽；對您的贊譽之聲鵲起并上聞於天子，則將福禄齊至而國家安定。

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宫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

當今聖上仁德聖明，先帝晏駕以來，他至今思慕不已，對行幸宫館園池以及出游狩獵等玩樂之事都未嘗涉足，大王您應當時刻銘記這些，體察聖意。各諸侯骨肉中，没有

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人比大王您與皇上的關係更親近的了，從親緣關係上看，大王是子輩，按君臣地位來論，大王是人臣，您是一身兼負着雙重的責任啊，處在這種地位，大王在施恩行義方面稍有不周全的地方，被皇上知道了，對於繼承社稷江山并不是一件好事呵。臣王吉我愚昧戇直，希望大王明察。

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

昌邑王劉賀雖然不守正道，但是還知道敬重禮遇王吉，因此他下令說："我的修養品行不可能没有懈怠之處，中尉王吉忠心耿耿，多次指正我的過失。因此，令謁者千秋賜給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乾肉五束。"這以後劉賀又放縱如常。王吉每每據理諫争，很是盡了爲人輔臣的義務，雖然没有直接參與治理百姓，但封國之中没有不敬重他的。

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群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

過了很久，昭帝駕崩，他没有太子，大將軍霍光執政，派遣大鴻臚宗正迎立昌邑王進京。王吉立刻上書告誡昌邑王說："我聽說高宗居喪，三年不説話。現在大王您因喪事被徵召，衹應日夜悲哀哭泣，千萬不要有其他舉動。况且，何祇是喪事應該如此，大凡南面而王者又何曾有過多的言論呢？蒼天不言，四季仍依時更迭，世間百物照樣生息繁衍，希望大王明察。大將軍霍光仁愛而智勇，其忠直誠信的品德天下無人不曉，事奉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曾有過過失。先帝去世，將天下和幼孤托付於他，大將軍扶持尚在襁褓之中的幼主，頒布政令施行教化，維護了國家的安定，即使是周公、伊尹也不過如此。現今皇帝駕崩没有繼承人，大將軍從可以繼承漢室宗廟的立場考慮，援引提拔迎立大王爲君，其仁愛寬厚真是無可比擬啊！臣下希望大王事奉他、敬重他，國家政事皆聽從他的安排，您祇需無爲而治南面稱君就可以了。希望大王您考慮我的建議，并常放於心上。"

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

昌邑王到京師後，即位二十餘天，就因行爲淫亂而被廢黜。昌邑封國的大臣們因昌邑王在封國時不舉報其罪過，致使朝廷不知昌邑王的品行；又因作爲臣下未能盡輔弼引導之職，致使昌邑王犯下大罪，都被下獄誅殺。衹有王吉和郎中

令龔遂因忠誠剛直、屢次進諫而得以免死，被判剃髮修築城池。

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宫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

後來又起家復出任益州刺史，不久因病辭官。又被徵爲博上諫大夫。當時宣帝極力效法武帝，恢復了武帝時的典章制度，宫室、車乘、服飾等都超過昭帝時的規模。這時，許、史、王等幾家外戚也因得寵而尊貴，宣帝親自處理政事，并任用能幹的官吏。王吉上疏評論其得失説：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

陛下以尊貴之體親自總理各方事務，國家地圖與户籍每日展列於眼前，一心一意想着國家政務，力求天下太平。每次詔書傳下，百姓都欣喜若狂，如獲新生。臣下認爲，這些舉措雖然對於百姓來説可謂是最大的恩惠了，但還不能説是盡到了政務的根本。

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

想有所作爲的君主不是世世都有的，公卿大臣有幸遇到這樣的時代，君主能聽從公卿大臣的建議和勸諫，但是却没有建立萬世基業的長遠計策，没有造就出像夏、商、周三代盛世時那樣的明君聖主。衹注重於朝廷或官府的財物出入及訴訟斷案之類的事情，這不是建立太平社會的根本。

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宫，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

我聽説聖明的君主宣揚德政流布教化，一定要從眼前開始做起。朝廷内部不整肅，就很難言及治理國家；君主身邊的人不正直，就很難教化遠方之人。百姓雖然弱小但却不可欺凌，雖然愚昧，但却不可蒙騙。聖主獨自高居深宫，行爲舉措得人心則天下交口稱頌，失人心則天下議論紛紛。皇上的行爲雖做在眼前，但影響却很廣遠，因此應當謹慎地選擇身邊的左右輔臣和使官；左右輔臣是爲匡正皇帝的言行而設置的，使官是爲宣揚皇帝的恩德而設置的。《詩經》云："人才濟濟，文王得以安定天下。"這就是國家政務的根本。

《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

《春秋》所推崇的以天子爲中心的大一統政治，是全國各地風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圓政令貫通劃一。如今那些平庸無能的官吏統治百姓，不是依靠世世都可以通行的禮義

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户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規範來進行教化，而僅僅依靠刑律法令來達到目的。那些想有所作爲的官吏，又不能認真考察典章制度、禮義規範，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穿鑿附會，各取所需，投機詭詐，任意妄爲，因此，一旦形勢發生變化，便難以繼續推行其政令。於是便造成了百里之内風俗不同，千里之内教化各異，家家從事不同的事情，人人穿着各異的服色，奸詐欺騙爭相而生，濫用刑罰没有窮盡，純樸的民風日益消失，恩愛的情感逐漸淡薄。孔子説“穩定政權、統治百姓最好的辦法莫過於禮治”，這不是一句空話。作爲一國之君，在尚未制訂出新的禮義制度的時候，應當選擇先代君王所訂禮義制度中適宜於當今情況的部分加以運用。臣下我希望陛下順承天道，奮創大業，與公卿大臣以及儒學之士一起共同考述舊禮，宣明王制，以仁義禮制治理天下，使百姓沐浴陛下之恩澤，安逸而長壽。這樣一來，何愁天下風俗教化比不上成、康之世，長治久安的國運比不上殷王武丁呢？臣下我個人認爲當今社會中有些不符合禮義之道的地方，謹條列呈上，請陛下聖裁明擇。

吉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絶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

王吉認爲“夫婦，是人類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種關係，它關係到人的生老病死。現在世俗的人們結婚過早，尚未懂得爲人父母的道理就有了孩子，因此不僅道德教化不易實施，而且人丁容易夭折。娶妻嫁女花費無度，貧苦人家無力承受，因此不敢多生育兒女。另外，漢朝各諸侯王娶公主，諸侯王國中的國人娶諸侯之女，這種制度使男人事奉女人，丈夫屈服於妻子，顛倒了陰陽之序，所以容易發生由女人引起的禍端。古時候，衣服車馬依據其擁有者地位的高低貴賤都有一定的規定，用以表彰賢德之人，區别上下尊卑，現今却上下僭越混亂，人人自行其是，没有一定的節度，於是人們貪圖財貨、追逐私利而不惜冒生命危險。周王朝之所以能够做到不用刑罰而達到天下大治，是因爲它將各種奸邪罪惡遏止在尚未産生之時啊。”王吉還説：“虞舜、商湯不任用三公九卿的世襲子弟，而選拔皋陶、伊尹爲臣，這

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雕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

樣那些讒佞不仁之人就被疏遠了。如今允許官吏的子弟蒙蔭爲官，他們大多驕傲蠻橫，不瞭解古今之事，至於積累功績，治理民衆，無益於百姓，這就是《詩經·伐檀》篇中所諷刺的現象。應當實行公開選拔，以徵求賢能之人，廢除子弟以父兄而蒙蔭爲官的制度。外戚及親朋故舊可以多給其資財，但不應當讓他們高居官位，應摒棄角抵之戲，減免樂府，裁減主管營造巧作的工匠，向天下明示崇尚節儉的決心。過去工匠不製造雕刻精美的器物，商人不流通奢侈浪費的貨物，并非這些工匠和商人獨具賢德，而是統治者政治教化的結果。天下百姓看到政府棄奢從儉的決心，就會回歸到農業這一根本上來，根本確立後，與之相關的工商末流也就能按正確的軌迹發展了。"王吉上疏的核心思想大體如此，皇上認爲他的言論不切合實際，因此不太看重他。王吉於是藉口身體不適，返回家鄉琅邪。

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

當初王吉年輕時求學，曾居住於長安城内。東家有棵大棗樹，其枝葉垂入王吉借住的庭院中，王吉的妻子摘了一些樹上的棗給王吉吃。王吉後來纔知道棗子是從東家的樹上摘的，於是就休棄其妻。東家知道這件事後就想砍掉那棵棗樹，鄰居們勸阻了他，并堅决地懇請王吉讓其妻子返家。里中人就這件事説道："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王吉對自身意志的激勵由此可見。

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吊祠云。

王吉與貢禹是好朋友，世人稱"王陽在朝爲官，貢禹也將入仕"，就是説他們兩人進止志趣相同。漢元帝即位不久，派使者徵召貢禹和王吉入朝。王吉因爲年紀大了，在途中染病而亡，漢元帝哀悼他，又派出使者吊祭。

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説《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禄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内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爲王國吏，故駿道病，

當初，王吉兼通《五經》，熟悉騶氏《春秋》，以《詩經》、《論語》等教授學生，尤其愛好梁丘賀解説的《易經》，讓兒子王駿跟他學習。王駿舉孝廉任爲郎。左曹陳咸舉薦王駿説其父子二人都有賢德，通曉經義，德行修明，應當讓他們處於顯貴的地位，用以勉勵世俗之人。光禄勳匡衡也舉薦王駿，説他有見問即對，無所疑惑之材。於是，王駿被升任爲諫大夫，并代表朝廷前

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考績用人之法，薛宣政事已試。"上然其議。宣爲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爲御史大夫，并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爲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爲丞相。衆人爲駿恨不得封侯。駿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去指斥批評淮陽憲王的不軌行爲。後又改任趙國的内史。王吉因昌邑王之事受牽連被判刑後，告誡子孫不要做諸侯王國的官吏，因此，王駿稱病，免官歸家。後從家中又起用爲幽州刺史，升任司隸校尉，上奏罷免了丞相匡衡，後又改任少府。這樣過了八年，成帝準備委他以重任，讓他出任京兆尹，以此考察他處理政事的能力。在此之前，出任京兆尹的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等人，直至王駿都有能幹的名聲，因此，京師人士稱贊説："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當時，薛宣以左馮翊之職，接替王駿任少府，正好趕上御史大夫之位空缺，谷永上奏説："聖明的君王用人不聽虚名而重實效。用人之法皆須考察其功績，薛宣通過考察，很有政績。"成帝同意了谷永的意見，因此，薛宣任少府之職纔一個多月，就被破格提升爲御史大夫，後官至丞相。王駿則代替薛宣接任御史大夫之職，二人同朝爲官，并居高位。過了六年，王駿病故，翟方進接替王駿爲御史大夫。又過了數月，薛宣被免職，翟方進代爲丞相。衆人都爲王駿未得封侯而感到遺憾。王駿爲少府時，他的妻子死了，此後没再續娶，有人問他何故，他説："我無曾參之德，子無華、元之賢，又怎敢再娶？"

駿子崇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爲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宫，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爲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爲昏，哀帝以崇爲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逾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反懷詐諼之辭，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爲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爲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爲傅婢所毒，薨，國除。

王駿之子王崇蒙父蔭而任爲郎，歷任刺史、郡守之職，治政有能幹的名聲。建平三年，在河南太守任上時被徵召入朝爲御史大夫數月。當時，漢成帝之舅安成恭侯的夫人放喪夫寡居，被供養於長信宫中，因犯巫蠱祝詛之罪而下獄，王崇上奏密封章疏，爲放求情。放的娘家解氏和王崇是姻親之家，因此，漢哀帝認爲王崇對皇帝不忠誠，於是制策詔誡王崇説："我因你家有累世之美名，故而破格選用你。可你就任以來，没有做出什麽忠誠扶國之舉，反而出此奸詐的言辭，想以此拯救開脱你的姻親之家，這是大逆之罪，你行爲專斷放肆，不遵循法度，不足以作百官的表率。"於是將王崇降職爲大司農，後來又改任衛尉左將軍。漢平帝即位後，王莽把持朝政，大司空彭宣上書請求告老歸鄉，得以獲准，王崇便取代他繼任大司空之職，被封爲扶平侯。過了一

年多，王崇也稱病請求辭官歸鄉，其實他們都是爲躲避王莽，王莽便讓王崇前往扶平侯的封地養老。過了一年多時間，王崇被侍婢毒害而死，其封國也隨之被廢。

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綉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黄金"。

王氏家族自王吉至王崇，幾世皆有清廉之名，然而若以才學名聲論子孫都稍遜於其父祖，但官位却是越來越高。王氏幾代都喜好車馬衣服，他們的衣食住行都極爲講究，十分出衆，但却没有金銀錦綉等物品。每次搬家遷徙時，車上所載的不過是一口袋替换衣物而已。他們不存儲多餘的財物。離官家居時，也是布衣蔬食。天下之人都佩服他們的清廉，却又對其衣食車馬如此講究感到十分奇怪，因此民間都傳説"王陽會變金術"。

貢禹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爲博士，凉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以精通經義，品行端正而著稱，被徵召爲博士，任凉州刺史，因病辭官。後來被推舉爲賢良任河南令。過了一年多，因公事被府官指責，被迫脱帽謝罪。貢禹説："帽子一旦摘下，豈能再戴！"於是辭官而去。

元帝初即位，徵禹爲諫大夫，數虚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

> 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税，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内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并作。

漢元帝即位不久，徵召貢禹爲諫大夫，多次屈尊向他詢問政事。當時，年成不好，農業歉收，天下郡縣王國處境困窘，貢禹上奏説：

> 古時候宫室有一定的規格制度，宫女不超過九人，飼養的馬匹不超過八匹；宫墻衹粉刷而不繪畫，木料衹打磨光滑而不雕刻；車輿器物等也都不用顔色圖畫來紋飾，皇家的園林方圓不超過幾十里，并與老百姓共同享用；任用賢能之人，衹收取相當於百姓收入十分之一的賦税，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的賦斂以及勞作戍邊之役，役使百姓，每年不超過三天，以京畿爲中心，千里之内的賦税天子取以自供，千里之外則依據其出産確定一定的種類和數量，讓他們按時入貢而已。因此，天下百姓豐衣足食，對君王的感戴與頌揚之聲處處可聞。

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宫女不過十餘，厩馬

到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之時，仍能遵循古制，勤儉節約，宫女不過十餘人，厩中

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雕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

馬匹不過百餘匹。孝文皇帝穿厚繒做的衣服，獸皮做的鞋，所用器物没有雕刻繪畫金鑲銀嵌等裝飾。後世的人却争相競賽奢侈，輾轉發展，日益嚴重，臣下也争相仿效，衣褲鞋帽以及所佩刀劍等没有一定的規制，混亂而僭越主上，主上經常上朝入廟，衆人竟很難從車乘服飾上辨别上下尊卑，這種情形很不應當。然而，那些人却没有意識到自己的奢侈僭越，正如魯昭公所言："我哪裹有僭越之處啊？"

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宫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巨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厩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宫，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宫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爲犬猪食。人至相食，而厩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宫。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宫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

現今大夫僭越諸侯，諸侯僭越天子，天子超越天道的情况由來已久了。承接衰微的局面，挽救混亂的禮制，恢復古代的教化，這一切都指望陛下您了。臣下我認爲，要完全恢復到太古時代的情形已很難做到了，最好是適當仿效上古以自我約束。《論語》説："君子樂節禮樂。"現在宫室已建成，無可奈何，没法更改了，其他方面可儘量節儉。過去在齊地爲天子製作服裝的三服官，每年送來的服裝不過十竹箱，現在齊地的三服官用工各數千人，一年花費好幾萬。蜀郡的廣漢主造金銀器皿，每年費用各五百萬。少府所屬三工官官費年耗五千萬，東西織室也是如此。厩棚内食粟之馬將近萬匹。我曾經跟隨您到太后宫，太后賞賜我酒席，所用酒杯、几案都繪有花紋和金銀裝飾，這些都不適合用來賜宴臣下。太后宫的花費也是不可勝計的。天下的老百姓之所以出現因飢餓而喪命，其原因就在於此。現在百姓因饑荒而死，死後又無力安葬，尸骨被猪狗所食，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情况。與之相反，宫中馬厩中的馬匹却因終日飽食粟米，致使人們爲其過於肥壯而發愁，并且擔心它精力旺盛而容易發怒，便天天讓它遛達活動，用以消耗它過剩的精力。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難道就該如此嗎！蒼天難道没長眼嗎？漢武帝當政時，又多搜羅美色的女子數千人，用以充實後宫。待其駕崩後，昭帝年紀尚小，霍光把持朝政，不懂得禮教的正道，妄自大

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

量收藏金錢財物，以及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等生禽，共一百九十種，都作了武帝的隨葬品，全部埋入地下，又把後宫女子安置在園陵守節，極大地歪曲了禮制，違背了天道人心，同時也未必符合武帝的心願。昭帝駕崩時，霍光又是如此行事。到孝宣皇帝去世時，陛下您也没有表示更改前制的意思，臣下們也就依舊例行事，實在是令人痛心啊！所以使得天下之人都承此風，娶女都大大超過了限度，諸侯的妻妾有的多至數百人，一些豪富和官宦之家，自養歌妓至數十人，於是便出現了宫内府内多怨女，宫外府外多曠夫的情況。至於人們的喪葬，都是不惜空虚地上，而將物品大量隨葬地下。這種種令人痛心的現狀，其根源起於主上，其罪過却在於臣下因循舊例的行爲。

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宫，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宫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厩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娱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希望陛下您深入考察上古之道，遵循其節儉的風尚，大量削減車乘服飾御用器物，削減去三分之二。子嗣多少本由命定，陛下應審察後宫女子，選擇其中賢德者留下二十人，其餘的都讓她們回歸自己的家中。各陵園内守節女子中没有子嗣的，也應都遣返其家。僅杜陵内就有宫女數百人，實在讓人哀憐。宫中馬匹不要超過數十匹。祇保留長安城南苑地作爲田獵的場所，自城西南至山西乃至鄠等地的苑囿都恢復爲農田，分配給貧苦百姓。現今天下百姓遭受飢饉之苦，難道可以不大量削減自己衣食住行的費用，以救濟百姓，順應天意嗎？天生聖人，就是爲了天下民衆，并非衹讓聖人自行歡樂而已。因此，《詩經》有言道："天意難承，爲君不易；""上天時時監察着你，不可心懷二意"。《論語》云"當仁不讓"，做皇帝的衹可以聖人之心參諸天地法則，譬照往古賢哲，而不應和臣下討論。如果臣下曲意奉迎，衹會按照君王的意志行事，我貢禹一腔拳拳之忱，不敢不盡我的一片心啊。

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

漢元帝很欣賞貢禹的忠誠，采納了他的建議，於是下詔令太僕減少了食穀的馬匹，令水衡

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禄大夫。

減少了供觀賞的食肉的禽獸，并把宜春下苑的土地劃出來分配給貧民耕種，又廢罷了角抵等游戲和齊地的三服官。升任貢禹爲光禄大夫。

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綿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爲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禄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草茅愚臣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慚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禄洿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椁者也。誠恐一旦蹎仆氣竭，不復自還，洿席薦於宫室，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

不久，貢禹上書說："當初我年老貧窮，家財總計不到萬錢，妻子兒女粗食不能裹腹，粗布衣服尚不蔽體。有田地一百三十畝，蒙陛下錯愛徵召我，我賣掉百畝田地購置車馬以奉詔。到達京城後，被拜爲諫大夫，官秩八百石，薪俸錢每月九千二百。太官供給飲食，又承蒙賞賜四時所用之布匹衣服、酒肉以及各種果物，恩德深厚。我曾患疾病，陛下派御醫屈尊診治，仰仗陛下神靈得以不死而活。又被升爲光禄大夫，位居二千石，薪俸錢每月一萬二千。俸禄賞賜更多了，家境日漸富裕，身位日益尊貴，這實在不是像我這樣的草澤愚臣所應當蒙受的榮光。我私下常想，終究没有辦法報答陛下的大恩大德，惟有日夜慚愧而已。如今我賤齡已八十有一，氣血衰竭，耳已不聰，目已不明，不可能對國家對朝廷有所貢獻了，祇是所謂空食俸禄，有損朝廷形象的廢人罷了。我又暗自傷心離家三千里，祇有一個剛年滿十二歲的兒子，没有人能在家爲我置辦棺椁，養老送終。真怕一旦跌倒氣絶，不能再活過來，玷污了宫室的席子，尸骨棄於異鄉，孤魂歸不了故里。懷此私願，十分希望能辭去官職，返回故里，若能如願，便死而無憾了。"

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禄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强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爲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

元帝批示說："朕因爲先生有伯夷之廉潔，史魚之剛直，遵循經義據守古道，不盲目趨從世風，孜孜不倦爲民請命，爲當今俗世少見之高尚賢良之人，因此而親近先生，希望先生參與國政。如今還未來得及多聽聽先生的驚世之論，先生却說要隱退，難道是先生有什麽遺憾不順心的事嗎？還是因爲和當朝其他官吏志趣不投呢？以前朕曾指示金敞轉告您，想在您在世之時就讓您的兒子蒙蔭食禄，您已經明白朕的心意了，現在却又說兒子年少，無人爲您養老送終。以天子之命護祐先生的家庭，即使有一百個兒子又怎能相比呢？俗話說'勿懷土'，先生又何必日夜思念故鄉呢！請先生多進飲食小心生病，保重身體。"此後一個多月，任貢禹爲長信少府。適逢御史大

夫陳萬年逝世，貢禹便接替他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之位。

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

自貢禹在朝爲官後，多次評論政事得失，上書數十次。貢禹認爲，古時人民沒有賦算口錢的負擔，從漢武帝征伐周邊少數民族起，開始向老百姓徵收重賦，百姓生養兒子長到三歲，便要開始交納口錢，因此百姓十分困苦，以至於出現生下兒子便殺死的現象，實在是很悲慘可憐。應當規定小孩七歲換牙以後再交口錢，年滿二十歲再開始交納賦稅。

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

貢禹又說古時候不以金錢爲貨幣，專心於農事，因此，一人不耕作，定有因此而挨餓的人。現在漢家實行鑄錢，并且諸鐵官都紛紛設置官吏和差役刑徒，遣派他們開鑿礦山，挖掘銅鐵，一年費工十萬人以上，平均一個中等勞力的農夫可養活七個人，這樣一來，每年就有七十萬人經常遭受飢餓之苦。鑿地數百丈，破壞了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砍伐樹木森林沒有季節時令的限制，水旱之災未必不是由此而產生的。自從開始鑄五銖錢至今已有七十餘年，百姓犯私自鑄錢之罪而被判刑者甚多，富貴之家積錢滿室，尚不滿足。民心動搖，商賈追逐財利，在東西南北四面八方使用各種手段，享受着精美的衣服食品，每年獲取十分之二的利潤，却不用交納租稅，而農夫父子却暴露於田野之中，不避寒暑，拔草碎土，手脚都長滿了老繭，已交了穀租，又要交禾秆稅，鄉部之吏還有各種名目的搜刮勒索，不可勝供。因此人們都拋棄務農本業而追逐商賈末業，從事農業生產者不到總人口的半數。天子雖賜給貧苦農民以田地，但他們還是將它賤價賣掉以從事商賈之業，窮困之極就起而爲盜賊。這是什麼原因呢？末業利大而人們易受金錢誘惑！因此，奸宄邪惡之事屢禁不止，其根源都在於金錢。要消除種種奸邪的現象，就必須禁絕產生奸邪的根源，應當罷除掌管采掘珠玉金銀及鑄錢的官吏，不再鑄造貨幣。禁止賤買貴賣的市場交易，廢除原有的計百物之銖兩抵租稅的法律，租稅、俸祿及賞賜都用布帛和穀物，使百姓都歸於農桑，追遵古法，於國於政都爲便利。

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宫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税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巨萬，宜免爲庶人，廪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

貢禹又建議説各處行宫别館以及長樂宫的戍衛人員可以削减一大半，以减輕百姓的徭役負擔。再有各官府的奴婢計有十餘萬人，他們終日游戲玩耍，無所事事，還要靠徵收百姓的賦税來供給他們衣食，每年費用達五、六萬之巨，應當將他們免去奴婢身份成爲庶人，給予其食，讓他們代替關東戍卒，駐扎北邊亭塞擔任偵察戍衛之職。

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

貢禹又想奏請皇上下令讓各部門自侍中以上的近臣之家，不得私自販賣貨物，與民爭利，有違犯規定者，就免官削爵，不得再入仕途。貢禹還説：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盗賊并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奸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奸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

孝文皇帝時，崇尚廉潔，鄙視貪污，商賈之人，入贅之婿，以及官吏中有貪污、受賄行爲者，都禁錮終身，不得爲官，獎賞善行，懲罰惡人，不偏袒親戚，罪證確鑿者按律誅殺，罪證不能肯定者，從輕發落，没有贖罪的規定，因此，令行禁止，天下大治，全國共審理和判决案件四百起，和無人犯法，刑法閑置不用没什麼區别。漢武帝即位之初，尊重賢才，任用士人，開拓疆域數千里，他認爲自己功績盛大，威望很高，於是開始奢侈縱欲，費用不足，就變更各種舊有規制，使犯法者可以用錢物來贖罪，交納一定的穀物就可以補爲官吏，於是，天下奢侈之風盛行，吏治混亂，百姓貧困，盗賊蜂起，亡命之徒日衆。各郡國害怕禍殃及身，就選擇精通掌故、長於爲文、熟悉賦税簿籍、善於巧言蒙騙上級官府的人爲高官；奸邪之事層出不窮，便舉用凶狠而能控制百姓者、能以苛刻暴虐手段脅迫人屈服者，讓他們身居要職。因此無義而有財者顯赫於世間，欺詐而善書者尊貴於朝廷，逆亂狂妄而凶狠無畏者位居高職。所以，民間流傳着這樣的話：“要孝悌何用？錢財多就光榮。要禮義何用？善於爲文就能顯貴。要謹慎何用？凶狠暴虐就能做官。”於是，受過黥、劓、髡、鉗等各種刑罰的人也在世間奮起參政，行爲雖如同猪狗，却家境富有，勢力强

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

大，頤指氣使，這就是所謂賢能之人。於是，做官而致富者被視爲英雄豪傑，奸詐而得利者被稱爲壯勇之士。哥哥勸勉弟弟，父親鼓勵兒子，爭蹈其途，社會風氣的敗壞，已到了如此地步！考察其原因，都是由於犯法允許贖罪，求士得不到真正的賢能，郡國長官貪圖錢財和私利，誅罰措施實行不力的緣故。

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争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决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

現今要想振興社會，達到大治，使天下太平，就應當廢除贖罪的法律。諸侯國相和郡守選拔舉薦人才情況不屬實，以及有貪贓行爲的，要堅决誅殺，不能僅僅免官而已，這樣一來，則人人争相盡力爲善，推崇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唾棄商賈貨利之人，進薦舉用真正賢能而廉潔的人，天下就會得到大治。孔子祇是一個普通的百姓，因爲他一心向道，修身不懈，以致四海之内，天下之君，莫不以孔子之言爲判斷是非的標準。何況以漢朝如此遼闊之地域，又有陛下如此深厚的德行，身居國君的尊貴地位，執掌天下大權，藉天地之佑助，要改變世事革易民俗，調和陰陽，化育萬物，匡正天下，實比開通河道泄流，制止將墜之物還容易。自成、康以來，至今已將近一千年了，其間想要治理天下的人很多，然而，太平盛世再也没有出現過，這是爲什麽呢？就是因爲捨棄了法度而放縱私欲，奢侈風行而仁義消亡。

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奸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絶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陛下若誠心追念高祖創業的艱辛，完全效法太宗治國之法，端正自己的言行以表率臣下，選擇賢德之士來輔佐自己，納進忠正之士，懲處奸臣，遠離阿諛諂佞之人，放出各園陵中的女子，罷除歌舞雜伎，杜絶靡靡之音，撤去多餘的裝飾幔帳，摒棄華而不實之物，進行勤儉節約的教化，引導天下百姓都回歸於農業生産，如此堅持不懈，那麽三皇、五帝之盛世偉績皆可比及。陛下若能留意并審察於此，乃天下之大幸。

天子下其議，令民産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宫館希幸御

元帝將貢禹的奏書批轉發下，詔令百姓生孩子七歲後再開始交納口錢，這個規定自此開始。

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

又廢除了上林宮館中那些很少有機會臨幸的處所，裁減了建章、甘泉宮的衛兵，將各諸侯王廟的衛兵減少一半。其他方面雖没有完全聽從貢禹的建議，但元帝很嘉獎他的忠質耿直之心。貢禹又上疏，要求罷除郡國之廟，制定漢家宗廟親盡則毀的禮制，都未能實行。

爲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爲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傳》。

貢禹任御史大夫幾個月後去世，元帝賜錢百萬，任其子爲郎，官至東郡都尉。貢禹逝世後，元帝追思他的建議，最終下詔罷除了郡國之廟，確定了親盡廟毀的制度。但是這些舉措遭到了當時一些學識淵博的儒生的非議，事情詳見《韋玄成傳》。

龔勝 龔舍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并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不仕。

兩龔都是楚國人，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兩人是好朋友，同以有節操而著名當世，因此，世人稱之爲楚兩龔。兩龔少時都好學而通曉經義，龔勝爲郡吏，龔舍没有做官。

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爲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爲尉，壹爲丞，勝輒至官乃去。州舉茂材，爲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

過了很長時間，楚王準備進京朝見天子，他聽説龔舍名望很高，就聘請他爲常侍，龔舍不得已衹好跟隨楚王入朝，回到王國後他堅決請求辭職，希望集中精力完成其學業，於是又來到長安。龔勝爲郡吏，三次被舉爲孝廉，但因爲是王國的人，不能擔任宫中宿衛。後補爲吏，兩次任爲尉，一次任爲丞，每次龔勝都是到任不久就辭官而去。後來被州舉薦茂才，任重泉縣令，因病辭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舉薦龔勝，漢哀帝在做定陶王時就已聞其名聲，於是徵召龔勝爲諫大夫。龔勝入京由人導引謁見哀帝時，向哀帝推薦了龔舍以及亢父的甯壽、濟陰的侯嘉，哀帝下詔令全部徵召入朝。龔勝説："我看見國家徵召醫生和巫師時，常常爲他們準備車乘，徵召賢德之人也應當爲他們準備車馬。"哀帝問："你是乘自家的車來的嗎?"龔勝説："是的。"於是，哀帝下令爲被徵召者準備車馬，前往迎接。龔舍、侯嘉奉詔而來，都任爲諫大夫。甯壽稱病未至。

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

龔勝身居諫官之職後，多次上書求見，陳述百姓貧困，盜賊繁多，官吏不良，世風淡薄，災異屢現，不能不擔憂警醒。國家規制用度過於寬

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

奢，刑罰過於嚴峻，賦斂過於苛重，應當以節儉寬鬆表率天下。其言論宗旨是闡述王吉、貢禹之意。任諫大夫兩年多，升爲丞相司直，又遷爲光祿大夫，代理右扶風職務。過了幾個月，哀帝瞭解到他不是善於處理繁冗政務的人才，又復其舊職，任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龔勝指責董賢惑亂朝綱制度，因此而違逆了哀帝的旨意。

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并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勝以手推常曰："去!"

過了一年多，丞相王嘉上書推薦原廷尉梁相等人，尚書向皇帝檢舉彈劾王嘉，説他"説話隨便，不負責任，迷惑國人，欺蒙皇上，是大逆不道。"皇帝將此劾奏發下讓朝中將軍大臣們討論，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都認爲王嘉確實觸犯了迷國不道之法。惟獨龔勝上書説："王嘉本性邪惡，他所舉薦的人多爲貪婪殘暴的官吏。其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并廢，罪過都在王嘉，他犯了迷國之罪毫無疑問，不過，這次舉薦梁相等人，不算什麼大過錯。"傍晚時分，討論結束。第二天又繼續討論，左將軍公孫祿問龔勝説："你昨天的議論没有根據，今天要將討論結果上報皇上，你最後决定服從哪種意見?"龔勝説："將軍如果認爲我的意見不合適，就連我一起彈劾好了。"博士夏侯常見龔勝與公孫祿之間談話不愉快，就起身到龔勝跟前對他説："應當同意尚書劾奏所言。"龔勝用手推搡夏侯常説："你走開!"

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

幾天後，衆大臣又聚會討論是否可以恢復孝惠、孝景廟的問題，與會者都説應當恢復，龔勝却説："應當遵循禮制行事。"夏侯常又對龔勝説："禮制也是有所變化的。"龔勝立刻反駁道："你走開！是時勢變了。"夏侯常惱羞成怒，對龔勝説："你知道我怎樣看你嗎? 你想標新立異，故意和衆人有所不同，以此嘩衆取寵，博取名聲，你不過是像殷末申徒狄一類的人罷了!"

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即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勝窮，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

在此之前，夏侯常曾對龔勝説高陵地方有一個人把他的母親殺了。龔勝將此事禀告於上，尚書問："你是聽誰説的?"龔勝答道："聽夏侯常説的。"尚書又讓他再去向夏侯常詢問詳情，夏侯常因接連被龔勝在議政時斥責，心中十分惱恨龔勝，於是回答説："我是聽官府中的雜役隨便

言，洿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媠謾亡狀，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爲侍郎，出勝爲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

説的，讓你不要往外説，你怎麼就報告上面了呢？不瞭解事件的詳情，隨便奏聞於上是要獲罪的。"龔勝没有辦法向尚書交待，便上書自己彈劾自己説和夏侯常争吵，有辱朝廷尊嚴。此事報到御史中丞那裏，御史中丞召龔勝和夏侯常前去責問，并上奏彈劾説："龔勝爲二千石的官吏，夏侯常居大夫之位，都有幸得爲給事中，參與朝廷議政，却不尊崇朝廷禮義，身居公職，却相互非議怨恨，聲色俱厲地争吵辯論，言行恣意而無狀，都屬不敬之行爲。"皇帝下令説："兩人各降級一等。"龔勝謝罪并請求辭職還鄉。皇上又給予賞賜，任命他的兒子龔博爲侍郎，又讓龔勝出任渤海太守。龔勝稱病推辭不去就任，六個月後免官還鄉。

上復徵爲光禄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

哀帝又徵召龔勝爲光禄大夫。龔勝常常聲稱有病而卧床不起，多次讓其子上書請求免職還鄉，恰逢哀帝駕崩。

初，琅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産、同産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

當初琅邪人邴漢也因品行高潔而被徵召，官至京兆尹，後又爲太中大夫。王莽專擅朝政後，龔勝和邴漢都請求告老還鄉。自昭帝在位時，涿郡人韓福因德行出衆而被徵召至京師長安，昭帝賜給他策書和束帛讓他回歸故里。下詔説："我不忍心讓您這麽大年紀還操勞國家政事，回鄉後，請努力以孝悌之義教化鄉里。歸鄉途中可在官府的驛站傳舍中食宿休息，沿途各縣要準備酒肉，供給隨從及車馬飲食。涿郡的地方官吏要按時慰問，每年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如果不幸去世，官府要賜給一床殯葬用的夾被，并按中牢之禮進行祭祀。"這時王莽便依據舊例，上奏允許送龔勝、邴漢返鄉。并下策書説："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禄大夫、太中大夫兩位老人因年老病重而辭官。太皇太后派謁者僕射向他們傳達詔令説：聽説古代的官吏到了一定的年紀就辭官歸隱，以此恭讓後者并保存一定的餘力。現在二位大夫都上了年紀，朕不忍再以官職之事煩勞大夫，你們可以從自己的兒子或孫子或兄弟、兄弟的兒子中選出一人，讓他到朝中來任職。大夫歸鄉後請修身守道，安享天年吧。賜予布帛及准許在沿途各驛站傳舍休息過夜，每年官府按時供給

的羊酒衣被的規格，都照當年韓福的舊例。所推薦的一位兒孫或同宗兄弟、兄弟之子都任爲郎。”於是龔勝、邴漢就歸老於鄉里。邴漢兄長的兒子名曼容，也能修身立志，做官不肯超過六百石品級，一超過六百石，就自行免官離職，他的名聲超過了邴漢。

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爲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爲光禄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

當初，龔舍因龔勝推薦，被徵召爲諫大夫，因病免官。後又徵爲博士，又因病離任。不久，漢哀帝派使者到楚國拜龔舍爲太山太守。龔舍家住武原，使者到縣裏請龔舍，準備讓龔舍到縣衙大廳上拜受印綬。龔舍説：“王者以天下爲家，又何必一定要到縣衙大堂纔能授受詔令呢?”於是就在自己的家中接受了詔書，上路就任。上任數月，上書請求告老還鄉。皇上又徵召龔舍到京兆東部的湖縣任職，龔舍以病重堅決推辭。天子祇得派使者收回印綬，拜龔舍爲光禄大夫。天子又多次賜告，龔舍始終不肯接受就任，於是天子祇好讓他返鄉。

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

龔舍也通曉《五經》，曾以《魯詩》教授弟子。龔舍、龔勝告老歸鄉後，其所在郡縣的長官二千石、長吏等初到任時都要到他們家，行師生之禮。龔舍於王莽攝政時去世，時年六十八歲。

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禄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床室中户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户，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内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内。”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

王莽篡奪國家政權後，派五威將帥巡視天下風俗，將帥親自捧着肥羊美酒慰問龔勝。第二年，王莽派遣使者前去拜龔勝爲講學祭酒，龔勝聲稱有病而不應徵。過了二年，王莽又派使者拿着璽印詔書和太子師友祭酒的印綬，并派出四匹馬拉的安車，很隆重地前去迎接龔勝，打算前往龔勝的鄉里拜他爲秩列上卿的高官，并先賜龔勝六個月的俸禄之資，以便他置辦行裝，王莽的使者和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屬官、鄉邑中有聲望之人以及諸生弟子等一千餘人，一起來到龔勝所住鄉里傳達詔令。使者想讓龔勝起身迎接，因此在門外站立等待了很長時間。龔勝聲稱自己病重，無法起來迎接，便在家中西屋南窗下設一床，自己身穿朝服長帶頭朝東卧於床上。使者進屋，往西走然後面南而立，傳達詔令，并交付璽書，然後退後一步再次行禮，奉上印綬，將迎接的安車駟馬也趕進院内，再進前對龔勝説：“聖

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朝没有忘記您老人家，現在天下制度未定，期待您參與政事，希望聽到您對國家大政方針的建議和指導，用以安定天下。”龔勝回答說：“我向來愚昧，加上年老多病，已是命在旦夕，若跟隨您上路，必死於途中無疑，這樣一來對國家對個人都毫無益處。”使者極力勸說，甚至上前去將印綬帶在龔勝身上，龔勝就是推辭不受。使者衹好上禀王莽説：“現在正值盛夏酷暑，龔勝體病氣衰，不宜出門，可待秋涼後再上路。”王莽下詔同意。使者每隔五天就和太守一起前來問候飲食起居及身體情况，并對龔勝的兩個兒子及門人高暉等人說：“朝廷虛心期待龔勝先生，要封他爲侯，即使他病情嚴重，也應當起身住到驛站，以示有赴行之意，這樣定會爲子孫後代留下大基業的。”高暉等人把使者的這番話告訴了龔勝，龔勝知道自己的話不被聽從，因此對高暉等人說：“我蒙受漢王室深厚的恩德，無以爲報，如今年紀大了，隨時都有可能撒手人寰，難道可以一身事奉二姓，死後又到陰間去見故主嗎？”於是龔勝便吩咐子孫們爲他準備棺木等喪葬事宜，説：“我死後衹要衣不露身，棺不露衣即可。不要追隨時下的社會風氣陪葬許多物品，以免招人挖掘，也不要在墓旁植松柏、立祠堂。”吩咐完後就不再開口飲食，十四天後逝去，時年七十九歲。使者、太守都來參加葬禮，依據舊例賜夾被并以中牢之規格祭祠。其門人弟子身着喪服吊喪者達數百人。有一位老人前來吊唁，哭得很悲切，哭完後又說：“唉！薰草由於芳香而自燒毁，油脂因能照明而自銷熔。龔生竟然未滿天年而亡，不是我的一類人啊！”説完後便急步走出門去，没有人知道他是誰。龔勝居住在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彰其鄉里之門。

鮑宣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爲縣鄉嗇夫，守束州丞。後爲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爲郎，病去官，復爲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爲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爲西曹掾，甚敬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勤奮好學，精通經義，先爲縣鄉嗇夫官，暫代束州縣丞。後爲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被選任爲郎，因病辭官，又爲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曾徵辟鮑宣，舉薦他爲議郎，後又因病離任。哀帝即位之初，大司空何武拜鮑宣爲西曹掾，對他非常敬

重焉，薦宣爲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爲衆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爲諫大夫。

重，推薦他爲諫大夫，又轉任豫州牧。一年多後，丞相司直郭欽上奏説：“鮑宣施政繁瑣苛刻，他代替郡守任用官吏辦理訴訟，所監察的問題超出了皇上所制定的條例。出去巡視考察時車乘規制也不遵典制，駕一匹馬，夜宿鄉亭，被衆人所非議。”鮑宣因此而被免職。回家數月後，又被徵召爲諫大夫。

宣每居位，常上書諫争，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并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

鮑宣在位爲官時，常常上書進諫據理力争，他的話少有虚文，却樸實而切中時弊。當時哀帝的祖母傅太后想和成帝的母親同稱尊號，并爲其親屬封官授爵，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等人一開始就堅持正義，因此而違逆了傅太后的旨意，於是都被免官。丁、傅二氏外戚子弟都得以進升，董賢受寵幸而顯貴，鮑宣以諫大夫的身份繼孔光、師丹、何武、傅喜等人之後，上書進諫説：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户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内，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奸，群小日進。國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盗賊并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

我私下裏看到孝成皇帝時，外戚掌權，人人都牽引自己所親近的人充滿了朝廷，堵塞了賢德之人的進升之路，使得天下一片混亂，奢侈無度，百姓窮困，因此，天上發生日食將近十次，彗星四次出現。那些危亡的徵兆是陛下親眼所見的，現在怎麼反而又比以前更甚了呢？朝廷大臣中没有正直的儒學之士，没有老資格而富有經驗的老人，没有健壯的武士；通曉古今歷史，能够一呼百應，憂國憂民猶如飢渴而思飲食之迫切者，臣下也没有見到。倚重任用外親小童及佞幸之臣董賢等在朝廷身居要職，陛下想和這些人一起奉天承運，安定天下，是很難辦到的。現今世俗把缺少智慧的人稱爲能人，把有才智的人看作無能。過去唐堯將共工、驩兜、三苗、鯀四個罪人流放而天下臣服，今天拜授一個官吏而衆人疑惑；古時施以刑罰而人還順服，現在行以獎賞人們反生疑慮。相互請托施行奸計，奸佞小人日益受到重用。國家府庫空虚，費用不足。人民流亡，離開城郭，盗賊蜂擁而起，官吏殘害百姓，一年比一年嚴重。

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盗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賊横發，四死也；怨仇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奸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禄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岩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

造成老百姓失業流離的原因有七：一，陰陽不和，水旱成災；二，縣官催以沉重的租税和更賦；三，貪官污吏侵吞公産，不斷地進行搜刮；四，豪强大族蠶食無厭；五，苛暴之吏徵發徭役，貽誤了農時；六，鄉閭村落時時響起警戒盗賊的桴鼓之聲，百姓不分男女都不得不出動圍擊追捕；七，盗賊搶劫掠奪百姓財物。這七種導致百姓流離失業的禍端尚且不説，又有七種導致百姓死亡的因素：一，被酷吏擊殺；二，判案量刑過於嚴厲苛刻；三，冤枉陷害無辜；四，盗賊突然出現；五，結怨結仇者相互殘殺；六，年景歉收，人遭飢饉；七，氣候惡劣，疾病流行。百姓有七失而無一得，想要國家安定，實在是很難；人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想要擱置刑罰，也是很難的。這種狀况難道不是公卿及郡守國相等地方官吏貪婪殘酷成風所造成的嗎？大臣們有幸身居高位，領取豐厚的俸禄，他們中又有誰能體恤百姓疾苦，輔佐陛下流布恩澤教化呢？他們的心思都衹用在經營私家利益，招納收買賓客，貪圖不正當的利益而已。大家都以阿諛順從爲賢德，以明哲保身拱手默立衹管領食俸禄爲聰明，而把像我這樣敢於直言的人看作是愚蠢。陛下您選拔大臣於山岩洞穴之中，實希望能對朝廷對國家有所幫助，難道陛下衹是想讓臣子們享受着高官厚禄錦衣玉食，以增添宫闕殿堂的威嚴嗎？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上爲皇天之子，下爲黎民父母，代替皇天統治養育衆生，對他們當一視同仁，正如《詩經》中《尸鳩》一詩所説的那樣。現在貧苦百姓食不裹腹，衣不蔽體，父子夫婦都無力相互保護，實在令人心酸。陛下不救助他們，他們將歸附何處呢？爲什麼衹厚待外戚和幸臣董賢，給他們的賞賜多以萬數，以至於他們的奴婢侍從和門客都視酒肉爲最普通低級的飲食，連奴婢侍從都跟着富裕起

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説民服，豈不難哉！

來了！這是違背天意的。至於汝昌侯傅商則無功而受封爵。官爵不是陛下的官爵，而是天下的官爵。陛下拿不屬於自己的官爵授予不當受此官爵的人，却還指望天悦人服，又怎麼可能呢？

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强可用獨立，奸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奸，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争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禄賜，美食太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争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二人詭辯的口才足以打動衆人，其勢力强大足以獨擋一面，他們是奸人中的梟雄，是最危險的人物，應當找機會及時將他們免退。至於那些不懂經術的外戚幼童，則應讓他們都離任從師就學。應立即徵召原大司馬傅喜讓他統領外戚。原大司空何武、師丹，原丞相孔光，原左將軍彭宣，他們精通經義，都任過博士，且皆位歷三公，他們的智謀威信，足以興立教化、圖謀國家存亡之大事。龔勝爲司直，郡國都認真對待選舉，京畿三輔委輸官不敢投機取巧，可以委以大任。陛下先前因小有不快於心，不能忍受而罷免了何武等人，國人都很失望。您既然連那一大批毫無功德的人都能容忍，爲何就不能容忍何武等人呢？治理天下者應當想天下人之所想，不能祇憑一己之好惡行事。上有皇天譴責，下有黎民怨恨，還有敢於直諫的臣下奮起抗争，陛下就是想要減損自己的威德而增添惡人的勢力，天下之人也不會聽從的。我雖愚鈍，難道不懂得多受俸禄和賞賜，做大官、吃美食，擴展田宅，厚養妻子兒女，不與惡人結怨以過安穩日子嗎？實在是迫於大義而爲，官以諫諍爲天職，不敢不竭盡愚忠。希望陛下稍加留意，閲覽《五經》的内容，探尋聖人至誠至深之意，深思天地的告誡。臣鮑宣言語遲鈍，感情懇切，盡忠守節而已。

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皇上因鮑宣是名儒，因此對他很寬容，沒有怪罪於他。

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黄門郎數十

正在這時郡國發生了地震，民間謡言四起紛紛占卜求簽，第二年正月初一出現日食，皇上於是徵召孔光，罷免了孫寵、息夫躬，又罷退侍中

人。宣復上書言：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孔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

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仇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

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

諸曹黄門郎數十人。鮑宣又上書説：

陛下應當像侍奉父親一要侍奉蒼天，應像侍奉母親一樣侍奉大地，像養育自己的孩子一樣養育黎民，陛下即位以來，蒼天缺少光明，大地發生震動，百姓間謡言流傳相互驚嚇。如今日食出現於歲、月、日三始之時，確實令人畏懼。普通百姓在正月初一尚且怕毀壞器物，更何况太陽出現虧缺呢？陛下能深深自責，避開正殿，舉用敢於直諫之士以檢討自己的過失，罷免外戚及您身邊那些白食俸禄的無用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禄大夫，審察孫寵、息夫躬的過失和罪惡，讓他們免官回到自己的侯國中去，衆人和洽，無不歡欣鼓舞。天人同心，人心順悦則天意和解。到二月丙戌，白虹犯日，連陰不雨，這是天有憂結未釋，人民心中尚有不滿的徵兆。

侍中駙馬都尉董賢與皇室本没有任何親戚關係，他却靠着巧言令色阿諛獻媚而得以晋升，皇上對他的賞賜没有節制，用盡國庫資財，合并三處宅第賜給他，尚嫌狹小，又將暴室之地賜予他。董賢父子坐在那裏指使着天子的使者工匠修建宅第，爲其府第巡夜打更的吏卒都能得到賞賜。他家上墳或有宴請聚會，都要少府太官供給物資，進行操辦。全國各地進貢的物品，本是供養皇上的，現在反而都集中到董賢家裏，這難道符合天意民心嗎！天意民心不可長久辜負，如此厚待董賢，其實是在害他。陛下如果真的憐愛董賢，就應爲他向天地謝罪，消除天下人士對他的怨恨，罷免他的官職，讓他回歸其封國，没收其所乘車輿和各種器物，還給縣官。這樣，尚可以使他們父子安度餘生；否則，爲天下人所仇恨者，是不可能長久過安穩日子的。

孫寵、息夫躬二人不宜身居要職，可罷免他們以示天下。再徵用何武、師丹、彭宣、傅喜等人，使人民看到一個清明開朗的新氣象，順應皇天之心，建立完善的政治，

太平之端。

高門去省户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罜罜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以中興天下太平之業。

高門距省户僅僅數十步，想要省視不過是一出一入的功夫而已，却尚且二年未省視了，在這種情况下，想要使天涯海角偏僻之地自行通達，太不可能了！希望陛下恩賜片刻時間，讓我陳述我的淺見，然後，那怕是身葬黄泉，我也死而無憾了。

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爲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爲司隸，官比司直。

皇上對鮑宣所言大感驚異，於是采納了他的意見，起用何武、彭宣，十天半月間都將他們復任爲三公。拜鮑宣爲司隸。這時哀帝改司隸校尉爲司隸，官位級別相當於司直。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内。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爲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遂家于長子。

丞相孔光負責四時巡視園陵，其屬官仗恃有皇帝的敕令而違反規制，乘車在馳道中行走，鮑宣外出正好遇見，鮑宣就讓屬吏扣留了丞相掾史，并没收其車馬，羞辱丞相。此事被交到御史中丞那裏處理，侍御史到司隸官衙處，想要逮捕鮑宣的隨從官吏，鮑宣閉門不讓其入内。鮑宣因此而犯了拒絶接納使者、没有人臣之禮、大不敬、不守道義等罪過，被捕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人王咸舉着一杆旗幟到太學門前，説："想救鮑司隸的人請集中在此旗幟下。"太學生聚集了一千餘人。到了上朝之日，他們攔住丞相孔光自己説明情况，丞相的車馬不能前行，又守候在宫闕門前，上書皇帝。皇帝於是將鮑宣的死罪遞減一等，剃去頭髮，用鐵圈束頸。鮑宣被判刑後，便舉家遷徙到上黨，他認爲上黨地區適於農耕和放牧，又少豪俊之士，容易爲首稱雄，於是就把家安在上黨的長子縣。

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罪法案誅諸豪桀，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興與宣女婿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

漢平帝即位後，王莽擅權，暗裏有陰謀篡奪帝位之心，於是他暗示各州郡羅織罪名陷害誅殺豪傑之士，至於對漢朝忠誠正直不願攀附自己的大臣，鮑宣及何武等人都被處死。當時通緝隴西人辛興，辛興與鮑宣的女婿許紺一起到鮑宣家，吃了一頓飯就離開了，鮑宣不知實情，受牽連被捕下獄，自殺而死。

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逡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

自成帝至王莽時期，清廉高節之士還有琅邪人紀逡王思，齊人薛方子容，太原人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人唐林子高、唐尊伯高，他們

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

都以精通經義，謹修品行而聞名於世。

紀逡 唐林 唐尊

紀逡、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被虛僞名。

紀逡和唐林、唐尊都在王莽統治時做官，被封授侯爵，榮耀顯貴，位列公卿。唐林曾多次上書諫諍，有忠誠剛直的氣節。唐尊身穿破舊的衣服，脚踏穿孔的鞋子，用粗糙的瓦器飲食，又將這些粗糙的瓦器遍贈公卿大臣，得到了虛僞的名聲。

郇越 郇相

郇越、相，同族昆弟也，并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裞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托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

郇越、郇相是同族兄弟，一同被州郡舉爲孝廉茂材，幾次因病辭官。郇越將祖輩積蓄的千餘萬資財分施於州里九族鄉親，志節尤爲高尚。郇相在王莽執政時被徵爲太子四友，因病去世後，王莽太子派使者贈予喪服和衾被，郇相的兒子扶着棺材，不接受贈物，他説："我去世的父親留下遺言，不接受師友所贈之物，現在，我父親對於皇太子來説可以算是友官，所以不能接受太子所贈之物。"京城中的人們都稱贊他的行爲。

薛方

薛方嘗爲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説其言，不强致。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著詩賦數十篇。

薛方曾任郡掾祭酒，朝廷曾徵召他，他不應召，王莽執政時用安車迎接他，薛方通過使者婉言推辭説："唐堯、虞舜在上爲君時，下有巢父、許由等人隱於民間，現在明主正振興唐、虞之德，小臣想效法許由等人，以守箕山之節。"使者把他的話告訴了王莽，王莽很高興，就不再勉强他了。薛方在家教授經學，喜歡寫文章，著有詩賦數十篇。

郭欽 蔣詡

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户，卒於家。

開始隃麋人郭欽，在漢哀帝時任丞相司直，曾上書要求罷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人，又上書彈劾董賢，被降爲盧奴縣令，平帝時升爲南郡太守。而杜陵人蔣詡元卿任兗州刺史，也以廉潔剛直而聞名。王莽攝政，郭欽、蔣詡都稱病免官，回歸鄉里，病卧在床，足不出户，死於家中。

曹竟

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

齊國的栗融客卿、北海的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的曹竟子期，都是儒生，王莽篡位

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爲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

後，均棄官不仕。王莽死後，漢更始帝劉玄徵召曹竟爲丞相，封授侯爵，想以此向天下人表示他招攬賢人，消除寇賊的誠意。曹竟不接受爵位。恰逢赤眉軍攻入長安，想讓曹竟投降，曹竟持劍搏鬥而死。

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世祖即位後，徵召薛方，薛方病死於應召進京途中。龔勝、龔舍和鮑宣的子孫都被表彰，位至大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别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禄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遁不污，絶紀、唐矣！

贊曰：《易經》説“君子之道，或出仕或隱居，或沉默或建言”，是説他們各自得到道的一個方面，猶如蘭、桂諸草木，類别雖不同，而都各顯其芬芳。所以説在野之士隱而不能再入仕，在朝之人入仕後不能再隱處，二者各有所短。從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以後的將相名臣，留戀官禄耽溺寵幸而致失去世道人心者有多少啊！因此，其中品行高潔之士顯得猶爲難能可貴。然而大多數人祇能自治而不能治人。像王吉、貢禹這樣的人才，遠優於龔勝、龔舍和鮑宣。至死而守善道，龔勝確實實踐了聖人之道。堅貞而聰慧，言不必信，薛方的言行接近聖人之意。郭欽、蔣詡逃避濁亂，不污其節，完全不同於紀逡和唐林、唐尊等人。

漢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韋賢傳

韋賢 韋孟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

韋賢，字長孺，是魯國鄒人。他的祖先是韋孟，本來家住彭城，做楚元王的傅，又做元王的兒子夷王和他孫子劉戊的傅。劉戊荒淫無度，不遵王道，韋孟就作了詩對他譏刺、勸諫。後來韋孟就辭去了官位，把家搬遷到鄒地，又作了一篇諫詩。他做的諫詩說道：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絶我邦。我邦既絶，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誒厥生，厄此嫚秦，耒耜以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

莊嚴偉大的我們的祖先，從豕韋氏開始建國，穿戴着飾有斧形圖案的黼衣和飾有“亞”字圖案的朱紱，駕馭着四匹雄馬拉的戰車，上插龍旂。被賜給彤弓，專司征伐；安撫邊遠地的人民，總管衆多邦國，來輔佐大商朝。後來又有大彭，也是功勛卓著。到了周朝的時候，我們楚國幾代位列諸侯，參與會盟。後來周赧王聽信讒言，削奪了我們楚國的爵位。我們楚國既與周朝斷絶關係，周朝的政令更不再在楚國施行。賞功罰罪的事也不再由周王朝决定。朝廷大臣和諸侯王，都不再輔佐、護衛周朝；京城周圍五服的地區，都分崩離析，宗周便這樣瓦解了。我們的祖先也衰微了，遷徙到彭城居住。到了我們這一輩，那生活真是勤苦之極啊。遭遇了强秦欺侮的災禍，先王衹好親自到田野中耕種土地。輕慢傲横的秦國，上天不保佑他們。上天垂青、賜福給南方，把秦朝的京城授給漢朝。

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逌平。乃命厥弟，建

漢朝建立真偉大，四面八方去征伐；所到地方都投降，千邦萬國都安暢。任命他的

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浄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乃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

小弟弟，建侯封國在楚地；讓我們這些小臣子，輔佐楚王要仔細。兢兢業業是元王，恭敬勤儉持續長；賜福萬民樂安康，任用輔弼納賢良。在位將近三十載，基業遺留給後代；後來繼位是夷王，能承繼遺風。可嘆夷王命不長，登基繼位是戊王；左右身邊諸臣子，正人君子皆棟梁。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娱，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睮睮諂夫，咢咢黄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嫚彼顯祖，輕兹削黜。

爲什麽我們的大王，却不考慮保守祖宗基業；爲什麽不想着如履薄冰的艱難，從而繼承發揚祖業！國家大事廢弛不問，整日游蕩娱樂無垠；獵犬駿馬漂亮雄壯，東奔西跑前驅後放。一心一意喜獸愛鳥，輕忽農事忘記稼苗。百姓因此而匱乏，大王以此爲樂。所弘揚的不是德行，所親近的不是俊才。衹是擴建苑囿，衹是親近小人。阿諛奉迎的諂媚之人，剛正不阿的正人君子；爲什麽大王對此不予明察分辨！藐視輕慢你的臣子，又一味縱欲放逸。侮辱了你那聖明的祖先，把被削國廢黜看得那麽輕。

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群司，執憲靡顧。正遐繇近，殆其怙兹，嗟嗟我王，曷不此思！

可嘆我們大王是漢朝近親，却不能日夜勤勞以揚祖先美名！肅穆莊嚴的天子，統治着天下國土；公正賢明的官員，執法嚴明没有顧慮。端正遠方的人要從自己身邊開始做起，衹憑恃自己是漢室宗親肆意横行是十分危險的。哎呀我們的大王，爲什麽不考慮這些！

非思非鑒，嗣其罔則，彌彌其失，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黄髮，秦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耇，於昔君子，庶顯于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黄髮不近，胡不時監！

不思考不鑒戒，就會使後代没法則可循；失誤如此重大，使國家岌岌可危。堅冰形成於微霜，國家崩潰起於懈怠輕慢；看看想想我們的先王，没有不考慮周到的。挽救振興危亡的國家，最好的方法是王者善於悔過，誰又能違背這一規律；想想以往秦穆公向黄髮老人求教，最後終於稱霸。歲月流逝，年歲將老；哎！過去那些君子，善於悔過自新，有幸能揚名於後世。大王您怎麽樣呢，竟然看不到這些！不親近黄髮智者，你爲什麽不借鑒以往的事例！

其在鄒詩曰：

微微小子，既耇且陋，豈不

韋孟在鄒地作的諫詩説：

卑微的小臣我又老又醜，難道我不留戀

牽位，穢我王朝。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

自己的官位？是因爲我們的朝廷太污穢了我纔離去。朝廷應當肅清，那裏應該是英才俊傑聚集的地方。看看自己的境況，仔細想一想，我害怕這種污穢混亂的狀況，還是這就離去吧。

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懸車之義，以洎小臣。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

我辭去官位離去的時候，向天子請罪告辭；天子撫恤我，説可憐我年邁體衰。偉大的天子，聖明仁義；准許我辭官，恩義不淺。哎！小臣我難道不懷戀故土？希望我們的國王也許能悔悟，因此我遷居到魯地。

既去禰祖，惟懷惟顧，祁祁我徒，戴負盈路。爰戾于鄒，鬋茅作堂，我徒我環，築室于墻。

離開了父輩居住的地方，我一路傷心回顧觀望；許多跟隨我的徒弟，肩負背扛滿路都是。後來到達了鄒地，割下茅草蓋屋造房；我的徒弟們環繞在旁，蓋了房子在我的鄰墻。

我即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争王室。其争如何？夢王我弼。寤其外邦，嘆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微微老夫，咨既遷絶，洋洋仲尼，視我遺烈。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耇，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

我搬遷到這裏，心裏還想念着舊土；夢見了我瀆上的故居，夢見我還在朝廷上供職。那夢怎麽樣呢？夢見我在朝廷上争論政事。那争論怎麽樣呢？夢見國王暴戾地訓斥我。醒來後我原來仍在異鄉，我感嘆非常；想到我的祖先，我哭得像淚人一般。我這卑微的老人，與舊邦已經隔絶；光彩輝煌的孔子，向我顯示他的遺業舊迹。興盛的鄒魯之地，人們恭遵禮義之道；誦讀經書、學習禮樂，很不同於其他地方。我雖然年邁，内心仍十分喜好這事；我的徒弟們十分高興，也很喜好禮樂之事。

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

韋孟後來死在了鄒地。也有人説是他的後代子孫好事，追述先人的志向，而寫了此詩。

自孟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内侯，食邑。徙爲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食邑

從韋孟到韋賢共傳了五代。韋賢爲人質樸，清心寡欲，一心一意做學問，對《禮》、《尚書》都很精通，向人傳授《詩》，被稱爲鄒魯的大儒。後來朝廷徵召他爲博士，授官給事中，進宮教授昭帝學習《詩》，慢慢地升遷爲光禄大夫詹事，後來升到大鴻臚。昭帝死了，没有繼承人，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大臣一起尊立孝宣帝。宣帝剛剛即位，韋賢因爲參與擁立宣帝的計謀，安定社稷、穩定國家，被賜爵關内侯，有供奉的邑户。遷爲長信宮少府。因爲韋賢曾是昭帝的老師，因而十

七百户。時賢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黄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

分受尊重。在本始三年，韋賢代替蔡義做了丞相，被封爲扶陽侯，有食邑七百户。那時韋賢已七十多歲，做宰相五年，到地節三年，因爲年老多病向朝廷請求辭官，朝廷賞賜他黄金一百斤，罷官回歸故里，另外賜給他一處府第。丞相辭職從韋賢開始。韋賢八十二歲時死去，朝廷賜他謚號爲節侯。

賢四子：長子方山爲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

韋賢有四個兒子：長子韋方山做高寢縣令，很早就死了；次子韋弘，官至東海太守；第三個兒子叫韋舜，留在魯地守候韋氏祠堂墓地；小兒子韋玄成，也因爲精通經術多次升遷官位到丞相。所以鄒魯地方有諺語説："留給兒子滿箱的黄金，也不如留給他一部經書。"

韋玄成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

韋玄成字少翁，憑藉父親的恩蔭被任命爲郎官、常侍散騎。他年少好學，繼承父親的儒業，特别謙遜，禮賢下士。有時出門遇見認識的人步行，他總是讓自己的侍從僕役下車，載送别人回去，作爲常事。他對待人，貧賤者愈加禮敬，以此他的美名日益遠揚。因爲精通經術，他被提拔爲諫大夫，又遷爲大河郡都尉。

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敕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决。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乃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爲狂痴，光曜暗而不宣。微哉！子之所托名也。

當初，玄成的哥哥韋弘做太常丞，職責是奉守宗廟，掌管皇陵園邑，因爲事務繁雜，犯了不少罪過。他的父親韋賢因爲韋弘將來應當做韋家的繼承人，怕他因犯罪被貶黜，所以命令韋弘托病辭去太常丞的官職。韋弘却心懷謙讓，不肯辭官。到韋賢病重的時候，韋弘終於因爲奉守宗廟不周到的事被關進了監獄，還没有判罪。家裏人向韋賢詢問誰應當做韋家的繼承人，韋賢却表現出憤怒痛恨的表情，不肯説話。於是韋賢的門生、博士義倩等人與韋賢的同族人共同商議，假托是韋賢的遺命，讓韋家總管上書大行令，立大河郡都尉韋玄成爲韋家的後繼人。韋賢死後，玄成在官位上聽到噩耗，又聽説自己應當做繼承人，玄成深知這并不是父親韋賢一貫的意思，於是便假裝犯了痴狂病，睡在床上大小便，亂説一氣，狂笑不止。朝廷徵召他到長安，葬禮完後，韋玄成應承襲父親的爵位，玄成却假托病狂不應朝廷詔命。大鴻臚上書朝廷，朝廷發下文書給丞

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

相、御史，要求他們調查辦理。玄成一向有美好的名聲，士大夫中許多人認爲玄成是想把爵位避讓給哥哥韋弘，纔假裝狂病。負責調查的丞相史於是寫信給玄成，說：“古人辭讓，一定要有像樣的名義，所以纔能流芳傳名於後代。現在你衹是一味地破壞自己的容貌，蒙受耻辱，假裝狂痴，一點没有光彩，仁義都隱藏起來而不外露。你用來辭讓的名義也太卑小了。我向來没什麽聰明之處，朝廷還過分重用，讓我做了宰相執事，希望能讓我聽聽你用來推托的好名義。不然的話，恐怕你會傷害高尚之行，而我也成了小人。”韋玄成的朋友、侍郎章也向朝廷上書說：“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崇尚的是禮讓仁義的行爲。對玄成朝廷應當優禮相待，不要委屈冤枉了他的好志向，讓他自居貧賤而能心安。”而丞相、御史終於因爲玄成實在是没病裝病，而向朝廷彈劾他。朝廷下詔，不要彈劾玄成，派人叫他來，拜他爲官。玄成不得已，接受了官爵。宣帝很欣賞他的節操，讓玄成做河南太守。讓他的哥哥韋弘做了太山郡都尉，遷爲東海太守。

數歲，玄成徵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内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嘆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

幾年後，玄成被朝廷徵召爲未央宫的衛尉，升遷爲太常。因爲與原來的平通侯楊惲關係很好，楊惲被殺，他的同黨和朋友都被免去官職。後來又因爲列侯陪同祭祀孝惠帝廟，應當在早晨入廟，因爲天下雨形成了水坑，他們没有坐四馬拉的車，而是騎馬到了宗廟。主管官員上書彈劾，與韋玄成同輩的幾個王侯都因此被削爵爲關内侯。玄成因爲自己犯錯而致使父親的爵位被削而十分難過，嘆息道：“我有什麽臉面主持祖廟的祭祀！”寫了詩自己責備自己，詩裏説：

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群后歷世。

光彩榮耀的我們的祖先，自豕韋氏開始封侯，受命稱伯，輔佐殷商得以安定。功績昭著，朝廷賜給禮服車仗；到商朝都城去朝拜，四匹馬兒跑的真快。他們的美德昭揚，影響教育了後代；從宗周到漢朝，歷代封侯。

肅肅楚傅，輔翼元、夷，厥駟有庸，惟慎惟祇。嗣王孔佚，越遷于鄒，五世壙僚，至我節

莊嚴的楚國王傅我的先輩，輔佐元王和夷王；車馬都有常例，他對此十分謹慎敬重。後來的戊王荒淫無道，我的祖先遷到了

侯。

鄒地；這之後五代没有人做官，一直到節侯我的父親。

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左右昭、宣，五品以訓。既考致位，惟懿惟奂，厥賜祁祁，百金泊館。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師，四方遐爾，觀國之輝。

我的父親節侯，美德令名遠揚；佐助昭帝、宣帝，從五方面訓導他們。年老時他辭官歸家，儀容壯美；朝廷的賞賜人員來來往往，許多金銀抬到家館。被封國在扶陽，是在京城的東面；皇帝常常留在那裏，聽取采納時政的建議謀劃。順順當當六匹馬的繮繩，十分有條理；雄威的儀仗十分整齊，去朝拜天子。天子肅穆莊嚴，把他當作老師；遠近四方的人們，都敬仰我們封國的榮耀。

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於休厥德，於赫有聲，致我小子，越留於京。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媠彼車服，黜此附庸。

祖先封地的繼承，應當是我那英俊的長兄；可我那英俊的長兄，却一再謙讓來把仁義表明。多麽美啊他的品德，多麽響亮他的名聲；祖先官爵遺留給我，我於是留在了京城。可是卑小的我呀，却對重大朝會不慎敬；禮服車仗懶散混亂，纔被朝廷黜爲附庸。

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愧，寄之我顔；誰將遐征，從之夷蠻。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嗟我小子，于貳其尤，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四方群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

光耀尊顯的爵位，讓我給丢失了；卑微的附庸地位，從我開始招致。誰能够忍受這麽大的羞耻？把你的臉面借給我一下；誰要去遥遠的地方旅行？讓我跟他一起去那蠻荒之地。榮耀的三公，不是俊才不能擔任；我雖然卑微，最終一定要坐到那樣的高位。誰説華山高？我希望與它一樣高；誰説修德艱難？通過努力希望我能達到。哎呀小小的我呀，再也不能犯這樣的過錯；毁壞了自己的美名，我説了這些傷心話。各地的諸侯王啊，要以我爲鑒；禮服車仗要威嚴整齊，步履要嚴肅端莊。

初，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

當初，宣帝的寵姬張婕妤生的兒子淮陽憲王喜歡處理國家政務，通曉法律，皇帝欣賞他的才幹，有意要立他做繼承人；然而又因爲太子生於貧賤，又早早地失去了母親，所以不忍心廢太子。過了許久，宣帝想從側面感化憲王，使他明白，便想讓懂禮節知辭讓的人輔佐他，於是就召來韋玄成，拜他爲淮陽中尉。這時憲王還没有到自己的封國就職，玄成接受詔令，與太子太傅蕭望之以及治《五經》的儒士們在石渠閣討論經書

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艱難，因以戒示子孫，曰：

的異同之處，寫成條目奏對皇上的詢問。等到元帝即位後，任命玄成做少府，升遷爲太子太傅，後來做到了御史大夫。永光年間，韋玄成代替于定國做了丞相。韋玄成被貶十年左右，就繼而做了父親原來做過的丞相的官位，又在原來的封國被封侯，榮耀於當世。玄成就又寫了詩，自己表述從錯誤中奮起的艱難，以此來訓誡子孫，詩中說：

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儀服此恭，棣棣其則。咨余小子，既德靡逮，曾是車服，荒嫚以隊。

肅穆的君子，行爲端重以修好自己的美德，禮儀服飾恭敬對待，整整齊齊可做楷模。哎，微賤的我，德行趕不上他們；曾因爲禮服車仗之事荒疏，被削奪了爵位。

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我既茲恤，惟夙惟夜，畏忌是申，供事靡惰。天子我監，登我三事，顧我傷隊，爵復我舊。

聖明的天子，美德昭著；没有最終抛棄我，讓我位列九卿。我蒙皇帝這樣的恩遇，便日夜小心；告誡自己要自我約束，做官爲政不能怠慢。天子明察我的情况，提拔我做丞相位列三公；考慮到我爲以前的犯過失爵而傷感，又恢復了我原來的爵位。

我即此登，望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司直御事，我熙我盛；群公百僚，我嘉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艱，莫我肯矜。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昔我之隊，畏不此居，今我度茲，戚戚其懼。

我登上了官位後，看着原來的舊臺階和房子；我先父曾住在這裏的房宅，回想起來使我十分懷念傷心。丞相司直和幫助治理政事的人，協助得很好使我事業興盛；公卿百官，都來向我祝賀。哎呀這些官吏，與我的心思真不一樣；三公之事多麽艱難，没有人肯同情我。盛大的三公之事，我的精力雖然都花費在上邊了，但恐怕不是我能長居的官位，不知那一天就會被貶退。以前我被削官奪爵時，害怕不能做到這樣的高位；現在我做了丞相，却十分擔憂恐懼。

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荒。慎爾會同，戒爾車服，無媠爾儀，以保爾域。爾無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禄之幸。於戲後人，惟肅惟栗。無忝顯祖，以蕃漢室！

哎呀我的後代們，要知道天命無常啊；想辦法好好做你們的官，處理政務不要荒怠。對朝會大事要慎重，禮服車仗之事要注意，不要儀表不成體統，好好保存自己的封地。你們不要看着我跟我學，像我那樣不慎重不齊整；我官位的恢復，是上天賜福。哎呀後輩們，要小心慎重。不要玷污了你們光榮的祖先，來保護漢王朝！

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

韋玄成做丞相七年，在操守端重穩當方面不如他父親韋賢，而文采超過了父親。建昭三年韋

共侯。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别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

玄成死去，謚號爲共侯。當初，韋賢在昭帝年間遷到平陵，韋玄成另遷居杜陵，玄成病得快要死了，派使者向朝廷表白自己的心情説："我忍受不了父子恩深却分葬兩地，希望皇上能准許我辭官，回去與父親葬在一起。"皇帝答應了他的請求。

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玄孫乃絶。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爲定陶王時，賞爲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爲三公，賜爵關内侯，食邑千户，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

他的兒子頃侯韋寬繼承了爵位。韋寬死後，他的兒子僖侯韋育繼承了爵位。韋育死後，他的兒子節侯韋沈繼立。韋賢的封國一直傳到玄孫纔斷絶。韋玄成的哥哥高寢縣令韋方山的兒子韋安世從郡守一直做到大鴻臚、長樂宫衛尉，朝廷稱贊他有宰相的才幹，可是他却不巧得病死去了。東海太守韋弘的兒子韋賞也通曉《詩經》。哀帝做定陶王的時候，韋賞做過他的太傅。哀帝即位後，韋賞因爲曾做哀帝老師的舊恩情，做了大司馬車騎將軍，位列三公，賞給他關内侯的爵位，食邑有一千户，也活到八十多歲，終其天年。韋氏家族中做到二千石官位的有十多人。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

當初，在高祖的時候，命令各諸侯王在自己的都城中都要建立太上皇廟。到惠帝時，把高帝廟尊奉爲太祖廟；景帝時把孝文廟尊奉爲太宗廟，命令在皇帝所在的地方、曾經去過的那些郡國都要建立太祖、太宗廟。到了宣帝本始二年，又把孝武廟尊奉爲世宗廟，皇帝所在的地方和曾巡幸的地方也要建立世宗廟。在六十八個諸侯國中，供奉漢室祖先的廟共有一百六十七所。而在京城，從高祖以下到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一起，各自在陵墓旁建廟，合在一起共有一百七十六所。另外園陵中又分别有正殿與偏殿。每日在陵寢正殿進行祭祀，每月一次在宗廟進行祭祀，不時地在偏殿也進行祭祀。陵寢正殿的祭祀，每日上供祭食四次；宗廟每年祭祀二十五次；偏殿一年祭祀四次。并且每月一次抬着先皇帝的衣冠在陵寢與祭廟之間出游。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也分别都有陵寢園邑，與先皇帝們的祭廟陵園合在一起，共有三十所。每年的祭祀活動，負責上供祭食的人要用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個，用

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用男巫、宰人、樂人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負責飼養用於祭祀的牲畜的人員還不算在數内。

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毁。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

到元帝時，貢禹上書説："古代的禮制天子有七廟就可以了，現在孝惠帝、孝景帝宗廟的直系親人都已死光了，廟也該毁掉了。以及各諸侯國的宗廟不符合古代禮制的，也應該予以改正。"元帝贊成他的建議，還没來得及施行貢禹就死了。永光四年的時候，皇帝下詔讓群臣議論撤銷各諸侯國宗廟的事，詔書説："我聽説聖明的君王治理天下時，隨着時代的變遷制定法令，隨事件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法。以前的時候，天下剛剛平定，邊遠地方的人還没有臣服，因而先皇帝在親自巡幸過的地方建立宗廟，那是爲了樹立威望，消除隱患，使人們統一到一個最高權威之下。現在托天地的威靈，靠祖宗的洪福，天下統一，邊遠民族臣服。後代君主長久地遵從先帝的禮制，没有改變，使得疏遠卑賤的人們也能一起與皇族供奉聖嚴的宗廟，這大概不是上天和祖宗所希望的，所以我十分恐懼。《論語》上不是説過'我不親自參加祭祀，與没有舉行祭祀是一樣的。'現在請將軍、各諸侯王、中二千石的官員、二千石的官員、各位大夫、博士、議郎一起商議這事情。"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一起回奏説："我們聽説，祭祀祖先不是由於外界的影響，而是從内心要這麽做。所以衹有聖人纔真正祭祀先帝，衹有孝子纔能真正祭祀父親。如果在京城皇帝您居住的地方建立宗廟，親自主持祭祀，天下各地的官員都按照自己的職分帶着祭品來助祭，這是崇奉先祖的要義，是五帝三王共同遵守的、永遠不變的大道。《詩》中説：'來助祭的人十分和静，來到後十分肅敬；助祭的人都是卿士、諸侯、天子主持祭祀十分肅穆莊嚴。'《春秋》大義，是不在旁支庶人家裏祭祀先父，不在大臣僕役家中祭祀先君，不在下邊諸侯那裏祭祀先王。我們認爲在各諸侯國的先帝宗廟不應該修建，我們請求不要再修建了。"大臣們的奏書得到皇帝許可。於是便撤銷了昭靈后、武

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

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的陵園，都不再進行祭祀，裁減了守陵的官吏士卒。

撤銷了各諸侯國的宗廟一個多月後，皇帝又下詔說："我聽說聖明的君王制定禮儀，建立四個先帝的祭廟，祖宗的祭廟萬世不毀，這是爲了昭明尊敬祖宗，表明親近父親長輩。我繼承祖宗重大的基業，衹因這重大的禮節沒有完備，因而十分恐懼。我不敢自己專斷，就這事與將軍、諸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各位大夫、博士一起商議。"韋玄成等四十四人議論後回奏說："《禮》上說，受命於天的開國君王，最初受封的諸侯國的君主，都稱爲太祖。這以後的君王，死後建立的廟經過五代就相繼拆毀，被毀的廟裏的神主收藏在太祖廟裏，五年之後舉行大祭，叫做一次禘祭一次祫祭。祫祭就是把已毀廟的神主與沒有毀廟的神主都收集到太祖廟裏受祭享，父輩爲昭，子輩爲穆，孫輩又爲昭，這是古代正統的禮法。祭祀書上說：'君王敬祭自己祖先的父親，讓太祖的神主一起受祭，從而建立四個廟。'說的是最初受命於天而稱王，祭祀上天時以自己的祖先配祭，而不爲他建廟，是因爲親屬關係疏遠了。活着的皇帝建立四個祭廟，是爲了表明親敬父輩。親屬關係疏遠了，廟也就相繼拆毀，由親慢慢降變爲疏，是表示有終了。周代之所以建立七廟，是因爲后稷最早受封建國，文王、武王受命於天而稱王，所以爲祭祀他們而建的三座廟一直不毀棄，與供奉高、曾、祖、禰四座廟加在一起共有七座。不是有后稷最早受封建國，文王與武王受命於天稱王那樣功績的，都應當在親子孫死盡以後就把廟毀棄。周成王成就了像文王、武王那樣的功業，制定禮儀音樂、功高德深，可是他的廟還不世代相傳，衹按他的行爲贈他相應的謚號而已。《禮記》上說，先帝的廟要修建在大門之內，是爲了表示不敢疏遠親父。我們認爲高皇帝受命於天，平定天下，應當建成爲太祖廟，世世代代不毀棄，隨後的皇帝親子孫死盡了的都要毀棄祭廟。現在祖宗祭廟建在各處，不分昭穆次序，應當按禮儀規定把他們的神主都搬到太祖廟內，按昭穆次序排列。太上皇、孝惠帝、孝文

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毁。

帝、孝景帝的祭廟，因爲親子孫都已死盡，都應該毁棄，皇考廟因爲親子孫還没有死盡，就還像原來那樣。”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認爲孝文皇帝排除謗議，減去肉刑，親身厲行節儉，不接受賀獻，處罰有罪之人不及妻子，不貪利，放出宫中美人，對閹人爲宦官十分慎重，禮遇年長之人，收養撫恤没父母没子女的人，功德之高可比天地，恩惠利益廣施天下之人，應該爲他建立太宗之廟。廷尉忠認爲孝武皇帝改定正朔曆法，更换人們衣服的顔色，擊退四邊的少數民族，應該爲他建立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認爲皇考廟上接於昭穆次序，不符合正統禮節規定，應當毁棄。

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吕作亂，海内摇動，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毁，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毁。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毁。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

因此皇帝感到這事很難辦，猶豫了一年時間。於是發下詔書説：“我聽説君王的祖有功績，宗有仁德，是崇敬祖先的大義；保存祭祀高、曾、祖、禰的四座宗廟，是爲了表示愛戴親人的至恩。高皇帝爲天下百姓誅殺除掉暴亂之人，受命於天，做了皇帝，功勞没有比這更大的了。孝文皇帝在封國是代王，吕氏的人叛亂，天下混亂震動，然而群臣百姓都一個心思，要歸順文帝；可文帝還十分謙虚，堅決辭讓，然後纔即位做了皇帝。文帝消除像當初秦國那樣的混亂局面，重振三代的和美風尚，所以百姓纔得以安居樂業，都蒙受了文帝的恩惠，文帝的功德仁義没人能比。我認爲應該尊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代代接受後人祭祀，永遠傳下去，我十分高興這樣做。孝宣皇帝是孝昭皇帝的後代，從禮義角度來説都是一樣的。孝景皇帝的祭廟與皇考廟因爲都是親子孫已死盡，應當按禮法規定予以毁棄。”韋玄成等人上書説：“祖宗的祭廟世世代代不毁棄，從祖宗以下，傳五代祭廟就相繼毁棄。現在高皇帝是太祖，孝文皇帝是太宗，孝景皇帝排次序是昭，孝武皇帝是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都排爲昭。皇考廟因爲親子孫没有死盡不該毁棄。太上、孝惠廟因親屬關係都已疏遠，應該撤除。太上皇廟中的神主應該埋在陵園中，孝惠皇帝爲穆，神主遷到太祖廟中，陵寢園邑都不要再修建了。”他們的奏書得到了許可。

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静，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静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别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没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毁，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

議事的大臣又認爲《清廟》詩中説過祭祀神主的禮儀没有不要求清静的，可現在每月一次抬先皇帝的衣冠在陵寢與祭廟間游行，有衆多的車馬，有風有雨，不符合清静的要求。《禮記》上説：“祭祀不要次數太多，太多了就是褻瀆，褻瀆就是不尊敬祖先了。”因此應當恢復古代的禮制，按四季在廟中祭祀，另外那些陵寢園邑或幾日一次或幾月一次不時地祭祀，都可以不必再修建。皇帝也就不再改變。第二年，韋玄成又上書説：“古代制定禮法，是爲了區分尊卑貴賤，國王的母親如果不是嫡氏就不能與先皇帝一起受祭於廟，那麽就在陵寢獻上食物進行祭祀，皇帝死了也就停止。陛下您十分孝順，秉承天意，建立祖廟宗廟，制定相繼毁棄祭廟的制度，排列昭穆，大禮已定好了，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陵寢園邑應該按照禮法，不再修復。”他的奏書得到許可。

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内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内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

一年多以後，韋玄成去世，匡衡做了丞相。皇上卧病在床，夢見祖宗譴責自己毁棄了各封國的祭廟；皇帝的小弟弟楚孝王也夢見了這事。皇帝下詔向匡衡詢問怎麽辦，商議着想要重新在各封國建立祭廟，匡衡極力勸阻，認爲不能這樣做。皇帝的病很長時間不能好，匡衡很害怕，在高祖、孝文帝、孝武帝廟中禱告説：“後代曾孫皇帝繼承先代偉大的功業，日夜勤勞，不敢好好享樂，想着發揚光大祖宗的基業，來昭明祖宗的偉大功績。所以一舉一動，迎接神主，都一定要遵從古代聖人的經術。以前的時候，主管官員認爲先前在皇帝到過的地方建立宗廟，是爲了籠絡海内人心，并不是爲了尊奉祖先父輩。現在靠宗廟的神靈，天下没人敢不歸附，因而祖宗祭廟應當統一建在京城，由天子親自主持祭祀，各封國的祭廟可以停止不再修建了。皇帝崇敬過去的禮制，敬重祖先的神明，便上告於祖宗，不敢失禮。現在皇帝害了病，久不能愈，又夢見祖宗用毁棄宗廟的事告誡他，楚王的夢也有這樣的意思。皇帝十分害怕，便詔令我重新修建祭廟。我恭敬地認爲上代帝王在主持祖宗神主祭祀的時候，最大的禮節是必須親自到場。諸侯國的官吏

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地位卑賤，祭祀祖先的事不能讓他們單獨承辦。另外，祭祀的要義是以百姓爲根本準則，以前幾年屢次没有豐收，百姓生活貧困，各封國的祭廟没辦法修建。《禮》上説，不好的年景就不要舉行祭祀，因爲那樣祖宗神上不高興，所以不敢舉行。如果確是因爲朝廷做事不合禮義，違背了祖宗的心意，那罪過全在匡衡我一人身上，我應當受災禍，害大病，掉到溝裏死去。現在的皇帝十分孝順誠敬，應該得到祖宗的保佑與賜福。希望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能够明察，保佑孝順的皇帝，開恩賜予皇帝高壽，讓他的病早些好，恢復平常的樣子，永遠奉保宗廟，那麽天下百姓便十分幸運了！”

又告謝毁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禄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乃敢不聽？即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

又就毁廟的事禱告説：“以前，大臣們認爲先前的帝王秉承祖宗傳下的美好的法典，模仿天地之事，上天的序列有五行，人親近的是五服之内，天子遵從天意，所以順從其意而尊崇其制度。所以禘祭嘗祭的次序，没有超過五代的。受命於天的開國君主親自接近了上天，所以他的祭廟萬世不毁。繼承基業的後代君主，他們的祭廟經過五代就要變遷，其神主遷到太祖廟中，每隔一年舉行一次合祭，這種方法上應天意，所以能享盡福禄，終其天年。太上皇不是受命於天的開國君主，親子孫死盡後，他的祭廟按禮法之義就該遷移。又認爲最大的孝道就是尊崇父親，所以父親所信奉的事情他的兒子不敢不秉承，父親不贊同的他的兒子也不敢贊同。禮法規定，公子爲尊父不許爲母親過分伸揚，做了宗族的後代，兒子可以祭祀，到孫子輩就不要祭祀了，這是爲了尊敬祖先、父親。陵寢每日要上四次祭品，陵園中的廟不時的祭祀，都可以不再修建。皇帝思慕先君，傷悼畏懼，不敢完全按禮法行事。祇是想到高皇帝崇高的仁德，受命於廣大的上天，敬善樂古，順承天意，後代子孫承受廣厚的賜福，世世無窮。實在是認爲把祖廟的神主遷到一起進行合祭是長久之計，高皇帝的旨意，後代敢不聽從？這就選擇吉日，把太上皇、孝惠帝的神主遷入宗廟，把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神主遷入陵寢，用來昭明祖宗的仁德，順應天人之序，安定

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乃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群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

世代無窮的基業。現在皇帝没有蒙受這樣的賜福，却害了病，不能處理政事。皇帝希望能再修宗廟，主持祭祀，我和大臣們都認爲這不符合禮制。如果我們的建議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意願，那麼罪過都在於我們這些臣子，我們應當受責備。現在皇帝還没有病愈，下詔命令朝中大臣就毁廟之事詳細撰文上覆先祖。臣子匡衡我與朝中大臣回答了天子，都認爲天子的祭祀活動從禮義上來説要有所依據，從禮制上來説要有所秉承，如果違背傳統，違背禮制，那就没法奉祀先祖。皇天不會保佑他，祖宗在天之靈也不會享用他的供品祭物。《六經》上記載的禮制，都説各地建廟不合適。我們没有什麽依據順應先祖之意，來寫作這篇毁廟之文。祭祀方面的事如果不合先祖們的旨意，那麽罪過都在臣匡衡身上，我應當遭受懲罰災禍。皇帝應該受到祖先的賜福，運氣越來越好，疾病痊愈，讓他能够永遠奉祀宗廟，與天地一樣長遠，使天下萬物之神，有所歸息。"各個宗廟用的是同一篇祭文。

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毁。上於是乃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

過了許久，皇帝連年害病，於是下詔全部恢復了以前撤銷的那些陵寢、祭廟、園邑，還像以前那樣修葺祭祀。當初，皇帝制定相繼毁廟的制度，衹尊奉孝文廟爲太宗廟，而孝武廟因爲親子孫没有死盡，所以没有毁棄。皇帝於是又重新申明説："孝宣皇帝尊奉孝武廟爲世宗，增加或減少其間的禮節，我不敢參與進去。其他祭祀方面的事，都按原來的制度辦理。"衹是各封國的宗廟終於廢棄了。

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毁。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

元帝死後，匡衡又上書説："先前的時候，因爲皇帝的身體有病，所以纔完全恢復了被撤銷的那些祭廟，但是皇帝最終也没能蒙福長壽。據察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他們的親子孫還没有死盡，可以保留，孝惠廟、孝景廟親子孫都已死盡，可予以毁棄。以及太上皇、孝文帝、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的祀廟，請一起撤銷，不再供奉。"他的奏書得到許可。當初，高后的時候擔心臣子們妄自非議先君先祖的宗廟

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

陵寢園邑，所以制定明令，有敢擅自非議的處以棄市之罪。到元帝時改易制度，撤銷了這條律令。成帝時因爲没有繼承人，在河平元年又恢復了太上皇的陵寢祭廟園邑，世代供奉祭祀。把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的神主一起歸到太上皇的陵寢祭廟裏，像以前那樣受供奉祭祀。又恢復了擅議宗廟之事殺死棄市的律令。

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群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禄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毁，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并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毁。

成帝死後，哀帝登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説："永光五年朝廷頒布制書，命令稱呼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頒布制書，命令稱孝武皇帝爲世宗。對這些重大禮制的增減，我們不敢參與。我們認爲相繼毁廟的次序，應當按照當時情況來决定，這并不是要人們擅自非議宗廟的意思。請允許我與大臣們一起商議此事。"奏書得到許可，於是，光禄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都認爲從祖宗以下的皇帝們，都應該在五代以後毁棄祭廟，後代雖然有賢明的君主，也不能與祖宗并列。子孫後人雖然想爲了宣揚光大他而爲他立廟，他的神靈也不會來享受祭祀。孝武皇帝雖然功績卓著，但親子孫死完後祭廟也應毁棄。

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獫狁最强，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絶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録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强，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强，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粤，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

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商議後上奏皇帝説："我們聽説周室衰落後，四方少數民族一起入侵，而以獫狁最爲强盛，就是現在的匈奴。到周宣王時攻伐他們，詩人寫詩贊美説'攻打獫狁，到達了太原'，又説'軍隊衆多又强盛，出擊迅速如雷霆，方叔昭明仁德，攻打獫狁，南荆的蠻夷也畏服來朝拜'，所以宣王被稱爲中興之主。等到了周幽王時，犬戎來攻打中原，殺了幽王，奪走了宗廟祭器。從此以後，南蠻與北夷交相侵伐中原，中原王朝不絶如縷，危險萬分。《春秋》記載齊桓公南伐楚國，北伐山戎，孔子稱贊説：'如果没有管仲幫助齊桓公攻打蠻夷，我們這些人都要散髮、衣襟左開，成了蠻夷之人了。'所以孔子放過了齊桓公的罪過而記録他的功績，作爲五霸之首。等到漢朝建立，冒頓單于剛剛强盛起來，攻破東胡，擒殺月氏國王，吞并了他們的土地，地廣兵强成爲中原的禍害。南越王尉佗統領百粤諸國，自稱皇帝。所以中原雖

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

然平定了，漢朝還是有四邊少數民族入侵的憂患，還沒有安寧的日子。如果一方有緊急戰事，三方面的人衆都要去救援，因此牽動天下，都遭禍害。孝文皇帝拿出許多財物送給匈奴，與他們和親結盟，可他們仍然不停地侵略中原。特別嚴重的時候，匈奴出動十餘萬軍隊，逼近京城駐扎，圍困四周邊境；朝廷每年發兵防備匈奴，匈奴危害中原由來已久，不是一代形成的。諸侯國的郡守勾結匈奴、串通百粵，背叛朝廷的不止一人。匈奴殺害的漢朝郡守都尉，搶走的百姓也不可勝數。孝武皇帝哀憐中原人民疲憊困頓，没有安寧的日子，於是派遣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等人，向南攻滅百粵，建立了七個郡；向北攻打匈奴，俘獲了昆邪十萬人，建立了五個屬國，建起朔方城，奪取匈奴肥饒的土地；向東攻打朝鮮，建起玄菟、樂浪郡，切斷匈奴的左臂；向西攻打大宛國，吞并了那裏的三十六個小國，連結烏孫國，建立了敦煌、酒泉、張掖諸郡，來隔斷婼羌，切斷匈奴的右肩。單于孤立無援，遠遠地逃到了大漠以北。武帝終於使四邊不再有戰事，拓展了中原的領土，建起了十多個郡。建立功業後，武帝封丞相爲富民侯，來安定天下，使百姓富裕，那規範法式還可見到。武帝又招集天下賢人俊才，與自己協助共同謀劃，建立制度，改定正朔曆法，改變人民衣服顔色，建立天地祭祠之處，封禪泰山，改易官號名稱，保存周朝的傑出方法，制定分封諸侯的制度，使他們永遠不生背叛爭位的心思，到現在幾代人還依靠它。單于稱臣做漢朝守衛，百蠻服從漢朝命令，這是萬世的基業，中興之類的功績没有比得上這的。高皇帝建立漢朝大業，做太祖；孝文皇帝仁德至厚，做文太宗；孝武皇帝功績最大，做武世宗；這是孝宣帝制定的宣揚仁德的聲音。《禮記·王制》以及《春秋穀梁傳》說，天子要有七座祭廟，諸侯五座，大夫三座，士二座。天子死後停柩七天，七月後入葬；諸侯王死後停柩五天，五月後入葬；這是辦理葬事的尊卑次序，與廟的數量是對應的。那文字是：'天子的祭廟有三個昭廟、三個穆廟，加上太祖

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毁；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説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説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毁其廟乎？迭毁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虚説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的廟共有七個；諸侯的祭廟有二個昭廟、二個穆廟，加上太祖的廟共有五個。'因此仁德至厚的人流芳後世，德行淺薄的人傳福不厚。《春秋左氏傳》説：'名稱地位不同，禮節上也就不一樣。'從上邊的皇帝到下邊的諸侯等，每降一級减少二個祭廟，這是禮制。七個廟是正法數，也是常數。宗不在這數中。宗是可以變通的，如果有功績德行就把他當做宗，不能先在宗廟數中爲他留設。所以在殷朝，太甲是太宗，大戊叫中宗，武丁叫高宗。周公做《毋逸》之文勸誡成王，列舉了殷朝的三宗。從這方面來説，宗是没有在宗廟定數内的，然而它用來勸勉帝王的功績德行却是十分博大的。按天子應有七座祭廟來説，孝武皇帝的祭廟不應當毁棄；從對他稱宗的角度説，也不能説他没有功績德行。《禮記》的祭祀法典部分説：'聖明的君王制定祭祀之禮時，對功德廣施於民的就祭祀他，對憑勞苦安定國家的要祭祀他，對能救民於災難的要祭祀他。'我們考察孝武皇帝的一生，功績德行兼而有之。異姓有功有德的人，還要特别的祭祀他，何况是先祖皇帝？有人説天子要有五廟，却没有見文字記載，又説中宗、高宗，崇尚他們的功德而毁棄他們的祭廟。這樣做名實不符，就不是尊崇仁德、重視功績的意思了。《詩經》上説：'茂盛的甘棠，不要砍伐它，這是邵伯種下的。'思念有功德的人甚至愛護到他種的樹，又怎能崇尚他的仁德却毁棄了他的祭廟？相繼毁棄祭廟有慣常的法式，没有特殊的功績仁德，當然要按親近疏遠來推算而輪到它。至於祖宗的次序，祭廟的數量，經傳上没有明確的記載，祭祀先皇帝這樣至尊至重的大事，很難憑虚空的有疑問的説法來决定。當初孝宣皇帝稱舉公卿大臣們的議論，采納衆位儒士的謀劃，已經認定建立武帝的世宗之廟，傳到萬世之後，已宣告天下。我們認爲孝武皇帝功業那樣盛大，孝宣皇帝又這樣崇尚他，因而武帝的祭廟不應該毁棄。"皇帝看了他們的建議後，予以采納。頒布制書説："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的計議可以施行。"

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故

劉歆又認爲"依照禮，處理喪事要有等差區

《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毁廟。自貢禹建迭毁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虚，失禮意矣。”

别，所以《春秋外傳》説：‘每日一祭，每月一祀，時時舉行享祭，每年一貢，王死大祭。’祖宗要每日一祭，曾祖、高祖每月一祀，遠祖要時時享祭，壇墠等祭祀場所要每年貢物品，王死了要進行大祭。德行盛大流被廣泛，其間也有尊崇不同祖先親人的區别；越是遠祖越要尊崇，所以禘祭特别重要。後代子孫死後神主放到王父那裏，要正昭穆，那麽後代子孫與祖先常要左右相代换，這是遷到祖廟裏要有的區别。聖人祭祀祖先，是出於真情，禮節没有不順應的地方，所以不毁棄祭廟。自從貢禹主張祭廟要相繼毁棄，孝惠帝、孝景帝以及太上皇的祭廟都廢棄爲丘墟了，這就與禮義不符合了。”

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毁。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毁勿修，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

到了平帝元始年間，大司馬王莽上奏説：“本始元年時丞相蔡義等人計議，把孝宣皇帝父親的祭祀地謚稱爲悼園，設置三百家食邑。到了元康元年，丞相魏相等人上奏，説父親是一般的士人，兒子做了天子，對父親的祭祀也應按天子禮儀，悼園應該尊稱爲‘皇考’，建立祭廟，增加原來奉守的園民到一千六百家，建成一縣。我認爲皇考廟本來不應當建立，世代奉守，是不正確的。另外孝文太后的南陵、孝昭太后的雲陵園，雖然以前按禮法不再修葺，但陵寢的名稱不正。我謹敬地與大司徒晏等一百四十七人計議，都認爲孝宣皇帝是孝昭皇帝哥哥的孫子，繼位爲皇帝，按禮數，過去孝元帝時因爲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親子孫都没有死盡，所以廟不毁棄。這樣國家有兩個根統兩個國父，不符合禮制。那時蔡義奏請皇父謚號爲‘悼’，裁定設置奉守的園邑，都符合經義。魏相奏請稱悼園爲‘皇考’，建立祭廟，增加奉守陵園的邑民成爲縣，遠遠背離了祖先的本統，與禮義不符。父親爲一般士人，兒子做了天子，就要按天子的禮儀祭祀他的父親的情况，指的是像虞舜、夏禹、殷湯、周文王、漢高祖那樣的受命於天，稱王建國的人，不是指繼承祖先基業做後王的人。我請求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應毁棄，不再修葺，撤銷南陵、雲陵，建成爲縣。”王莽的奏書被許可。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絶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遍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司徒掾班彪説：漢朝在秦朝滅絶學術之後建國，祖宗的制度都是因時宜而定。自元帝、成帝以後繼起的學者越來越多，貢禹提議相繼毀棄宗廟，匡衡改定郊兆，何武議定三公，後來都有多次反覆，紛紛亂亂，没有定制。這是什麽原因？是因爲禮制文獻文字缺損，古今制度不同，自成一家，要都制定下來不是容易的。考察那些儒士們的計議，劉歆可稱得上博大精深。

漢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魏相丙吉傳

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後來遷徙到平陵。魏相年輕時學習《易》，做郡裏的卒史，被舉爲賢良，因爲對答策問名次在前，做了茂陵縣令。不久，御史大夫桑弘羊的賓客來到茂陵，詐稱桑弘羊要到客舍來了。縣丞没有按時去謁見這個賓客，他就把縣丞綁了起來。魏相懷疑是這賓客搗鬼，把他抓了起來，拷問他瞭解到了他的罪行，判决這個賓客在街頭處死。因此茂陵治理得非常好。

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强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逾冬，

後來魏相遷升爲河南太守，禁止壞人惡事，地方豪强十分畏服。正巧這時丞相車千秋死了，此前車千秋的兒子做雒陽兵器庫的長官，他自己看到父親死了，而魏相治理郡事十分嚴峻，恐怕時間長了會受罪責，於是就自己辭了官。魏相派佐助自己的掾屬追去喊他回來，終於没有回來。魏相自己遺憾地嘆道："大將軍聽到這個武庫令辭了官，一定會以爲我是因爲丞相死了而不禮遇他的兒子。也會使那些當世的權貴責備我，危險啊！"車千秋這個做武庫令的兒子到了長安，大將軍霍光果然因此責備魏相説："年幼的新皇帝剛剛即位，認爲函谷關是保衛京城最堅固之處，武器庫是精良的兵器聚藏的地方，所以讓丞相的弟弟做函谷關的都尉，丞相的兒子做武器庫的長官。現在河南太守魏相不深切思考國家的大計，衹是看到丞相死了就斥逐他的兒子，這是多麽淺薄啊！"後來又有人狀告魏相殺戮無罪的人，這事下到了主管的官署。河南戍卒中的都官共二三

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禄大夫，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

千人，阻攔大將軍霍光，自己説願意再留守一年來贖太守魏相的罪。河南的老弱百姓一萬多人守着函谷關要求入關向皇帝上書，守關的官吏把這事上報。大將軍霍光因爲武庫令的事，於是就把魏相交給廷尉治罪。魏相被關在監獄裏很久，過了冬天，正巧碰上朝廷赦免犯人。又有詔書命令魏相再做茂陵縣令，將其升遷爲楊州刺史。後來朝廷考查郡國的國相們，許多人被貶退。魏相與丙吉要好，當時丙吉的官職是光禄大夫，寫信給魏相説："朝廷已深切瞭解了你的成績與行爲，就要起用你了。希望你處事謹慎自重，修煉自身的才能。"魏相認爲丙吉的話説得很對，因而把自己的威嚴收斂起來。任刺史二年後，被徵召爲諫大夫，又轉爲河南太守。

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禄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宫，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户。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群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

幾年後，宣帝即位，徵召魏相進入朝廷做大司農，後來又升遷爲御史大夫。四年後，大將軍霍光死了，皇帝思念他的功勞與德行，讓他的兒子霍禹做右將軍，讓霍光的侄子樂平侯霍山又掌領尚書省事務。魏相通過平恩侯許伯向皇帝上書，説："《春秋》譏諷世世爲卿相的人，憎惡宋三代人都做大夫，到魯季孫的專權當道，都曾使國家處於危難禍亂。從武帝後元年間以來，王室子弟能得到俸禄，國家的政事却要由冢宰來決定。現在霍光死了，他的兒子又做了大將軍，他哥哥的兒子做尚書掌握政要，他家的兄弟女婿們掌有兵權，很有權勢。霍光的夫人顯和他們家的女眷都在長信宫有名籍，可以自由出入，有的夜裏從禁門出入，驕横奢侈，放縱不羈，恐怕將來會慢慢的無法駕馭控制了。應該想法削弱他們的權勢，打消他們的陰謀，來强固大漢萬世的基業，也使功臣霍光的聲名得以保全。"另外按過去的規定凡上書給皇帝的人都要把奏書寫成二份，其中一份爲副本，掌領尚書省事務的官員先開閲副本，如果奏書的内容不當，就擱置起來不上報皇帝。魏相又通過許伯，抽去了副本，以避免被霍氏的人阻擋下來。宣帝看了魏相的奏書認爲很好，詔令封魏相爲給事中，完全采納了魏相的奏議。霍氏謀殺許太后的事纔被皇帝知道了。於是就罷免了霍禹、霍雲、霍山三人的侯的封

號，命令他們回到宅第，他們的親屬被遷出補爲官吏。在這個時候韋賢因爲年老有病免去丞相職務，魏相於是代替韋賢做了丞相，并被封爲高平侯，賜食邑八百户。到後來霍氏的人怨恨魏相，又畏懼他，打算假稱太后有詔令，先把丞相魏相召來殺了，然後廢黜天子。事情被發覺，霍氏的人被殺了。宣帝纔開始親自處理朝廷政事，勵精圖治，選擇賢臣，考核名實，魏相作爲丞相，總管各官署的事務，很得皇上的歡心。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争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争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宣帝元康年間，匈奴派兵攻擊漢朝在車師屯田的軍隊，没有攻下來。宣帝和後將軍趙充國等人商議，打算趁匈奴衰弱的時候，派兵攻打他們右邊地域，使匈奴不敢再騷擾西域。魏相向皇帝上諫書説："臣聽説，拯救危亂，誅除凶暴，稱之爲義兵，仁義之師所向無敵；敵人來攻擊你，不得已起來抗擊，稱之爲應兵，抗擊侵略的軍隊定能戰勝；在小事上争勝鬥恨，不能克制一時憤怒的，稱之爲忿兵，争氣鬥忿的軍隊會失敗；認爲别人的土地貨寶有利可圖的，稱之爲貪兵，貪婪的軍隊一定會被擊敗；憑藉國家面積大，以人口衆多相誇耀，因而想在敵人那裏表現自己的威風的，稱之爲驕兵，驕傲的軍隊會被消滅：這五個方面，不僅是由人事决定的，也是天道决定的。不久前匈奴曾經向我們表示了善意，抓到漢族的人總是好好地送回來，没有侵犯我們的邊境，雖然這次他們争奪我們屯田的車師城，也不必太放在心上。現在我聽説各位將軍想起兵攻入匈奴境内，愚臣不知道這樣的軍隊該叫什麽名稱。現在邊境上的州郡十分貧窮，父親與兒子共同穿用一件羊皮襖，吃蓬草的果實，經常擔心會活不下去，再也經不起戰事的擾攘。'戰事過後，一定會有災年'説的就是人民會有愁苦怨氣，會破壞陰陽之間的平和。即使出兵得勝，也還有後患，恐怕災難變故會因此而産生，現在州郡的太守、封國的國相大多不得其人，風俗淺薄，風雨不調。考查今年的統計，子殺父、弟殺兄、妻殺夫的，共有二百二十二人，愚臣認爲這决不是小變故。現在您身邊的大臣不以此爲憂，却想派兵攻打邊遠的少數民族來報纖介小仇，這大概就是

孔子説的‘我恐怕季孫氏的憂患不在於顓臾而在宮墻内部’啊。希望陛下您和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以及有遠見的大臣仔細商議纔行啊。”宣帝聽從了魏相的建議，没有發兵。

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内。”上施行其策。

魏相通曉《易經》，有正宗的師法，喜歡觀看漢朝舊事和大臣對答機宜的奏章，認爲現在與過去制度不同，現在衹是要奉行過去的方法制度罷了。因此他多次條陳漢朝建國以來處理事情的妥善方法，以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人的言論，奏請皇帝予以施行，説：“臣聽説上有聖明的君主，下有賢臣輔弼，那樣君主纔會安樂無憂而百姓和睦歡暢。臣有幸在朝中做了丞相，却不能遵從祖先聖明的制度，廣泛地教化人民，治理好天下，來昭示皇帝的聖明與仁德。致使百姓中許多人背棄農耕之本，去從事商賈末事，有些百姓面有飢寒之色，使陛下擔憂，臣魏相我罪該萬死，臣我智慧能力不高，不能明察國家大政，提出當前適宜的方法，思考人們做事的動機與目的，没能完全想明白。我私下裏懷着尊敬的心情觀看以前的記載，瞭解到先皇帝是多麽聖明仁義，恩德深厚。先皇帝爲治理好天下辛勤勞苦，關心百姓，爲水旱災禍而憂慮，對貧窮、飢餓的百姓開倉發放賑濟糧；派遣任諫職的大夫、博士巡行天下，觀察風俗的好壞，選擇舉薦賢良人士，平反冤案，辦這些事的官員來來往往，不絶於路途。節省諸項用度，減輕租賦，開放山林湖澤讓百姓漁獵，禁止用糧食喂馬、用糧食釀酒和私人屯積居奇：所有這些都是爲了周濟困乏的人，安撫百姓，便利百姓的方法十分完備。臣魏相不能一一表述出來，冒死罪把先帝處理舊事的詔書共二十三件事項上奏給您。臣我考查先王之法的結果是一定要以農業爲本，重視積聚糧食，量入爲出以備凶災之年，國家没有六年的積聚，就叫做危急狀况。武帝元鼎二年，平原郡、渤海郡、太山郡、東郡都遭了災，老百姓餓死在逃荒的路途上。二千石等大臣不能提前考慮到會發生這樣的災難，纔到了這種境地，幸虧皇帝發布詔書，命令予以救濟，老百姓纔得了活路。今年年景不好，穀價猛漲，到了秋天收穫的季節還有

缺衣少食的人，到了春天的時候，恐怕更加厲害，没有多少可以用來做救濟的糧食。西羌也還没有平定，軍隊還在外征伐，戰亂頻仍，臣我十分擔心，希望皇帝早些考慮應急的措施。望陛下愛護百姓，遵從先帝仁德的故事，來安撫百姓。”皇帝聽從了魏相的建議，并予以施行。

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兑》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静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説，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奸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

魏相又多次選取《易陰陽》和《明堂月令》裏的章節上奏給皇帝，説：“臣魏相僥幸在朝爲官，没有很好地盡到自己的職責，没能廣泛地教化人民。陰陽之氣没能調和，災難禍害不斷，罪過在我們這些大臣。我聽《易》上説：‘天地按自然規律運動，所以太陽與月亮不互相經過，四季没有差錯；聖明的君主按事物規律行事，所以賞罰分明，百姓敬服。’天地間萬物的變化，是由陰、陽交互作用而産生的；陰陽之分别，是以太陽爲起始。有了冬夏四季，便有了八方之風的次序，萬物的特性得以形成，各自有各自固定的職守，不能互相侵犯。東方的神叫太昊，駕馭着《震》拿着規掌管春天；南方的神叫炎帝，駕馭着《離》拿着衡掌管夏天；西方的神叫少昊，駕馭着《兑》拿着矩掌管秋天；北方的神叫顓頊，駕馭着《坎》拿着權掌管冬天；中央的神叫黄帝，駕馭着《坤》、《艮》拿着繩子掌管大地。這五個神所掌管的，都有各自的時令。坐在東方卦位上的神不能統治西方，南方卦位上的神不可以治理北方。春天到了，《兑》位上的司秋之神去統治就會鬧饑荒，秋天到了《震》位上的司春之神去治理就會華而不實；冬天到了，《離》位上的司夏之神去管理天地之氣就會泄露；夏天到了《坎》位上的司冬之神去管理就會下雹子。聖明的君主謹慎地遵從上天的旨意，慎重地愛護百姓，所以纔讓禀性平和仁義的官員去執掌四時節令之事，按節氣告訴人們該做什麽事。君主按天道規律行動止息，順從陰陽和調之道，那樣纔會日光月明，颳風下雨都按時令節氣，冷熱均匀適度。這三方面順當了，纔能免除自然災害，五穀豐登，絲麻成熟，草木茂盛，鳥獸繁衍；百姓纔能免除災病，衣食豐足。如果能够這樣，纔會國君尊嚴，人民喜悦，上下不互相埋怨，政治教化

詔長樂宫，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

順利，禮讓仁義可以興盛。颳風下雨不按時令，就會毁壞莊稼；農業毁壞了，人民就會飢寒交迫；人民忍飢挨餓，就會不顧廉耻，這是强盗小偷禍亂産生的根源。愚臣認爲陰陽之道是國家大事的根本，是百姓命脉所繫，從古以來賢人君子没有不遵從它的。皇帝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是認真遵從自然天地法則，并借鑒先賢先聖的經驗。記載高皇帝言行的《天子所服第八》上面説：'大謁者臣襄章在長樂宫接受詔書，高皇帝説："命令大臣們討論皇帝該穿什麽樣的衣服，來安定治理天下。"丞相蕭何、御史大夫周昌和將軍王陵、太子太傅叔孫通等大臣商議説："春夏秋冬皇帝該穿的衣服，應當效法天地的禮數，其中體現出人和。所以上從天子王侯和有封地的國君，下到億萬百姓，如果能效法天地，順應四季的變化，來治理國家，纔會避免禍殃，得終天年，這是奉養宗廟安定天下的重大禮制，臣請求皇帝效法它。中謁者趙堯掌管皇帝春天的活動，李舜掌管夏天的，兒湯掌管秋天的，貢禹掌管冬天的，四個人分别掌管一個季節。"大謁者襄章奏請皇帝，高皇帝下詔説："可以。"孝文皇帝的時候，在二月份向天下布施恩惠，賞賜孝順的人、努力耕田的人以及疲病的士兵，祭祀爲國事死難的人，做這些事的時間十分不合時令節氣。御史大夫鼂錯當時做太子家令，向孝文皇帝上書説明這些。臣魏相我恭敬地思考陛下您對百姓臣下恩澤十分深厚，災難却不停止，我私下認爲恐怕是您的詔令有不合時令節氣的。希望陛下您挑選明瞭經義、熟知陰陽之道的大臣四個人，分别掌管一個季節的事情，時令到了就明確上報自己掌管的皇帝應該做的政務，來順應陰陽之道，那可是天下人的大幸啊！"魏相多次上書，陳説該做的事情，皇帝采納施行了他的建議。

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爲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甘

魏相命令掾史查訪各郡國的事務以及從家裏休沐回到官府，就禀報各處的異聞奇事，有時有反叛的賊寇和自然災害變故，郡守不上報，魏相總是向皇帝上奏説明情况。當時丙吉是御史大夫，與魏相同心輔佐皇帝，皇帝十分看重他們。魏相性情嚴峻剛毅，不如丙吉寬和。魏相執政九

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内侯。

年，神爵三年死去，謚號爲憲侯。魏相的兒子魏弘承襲了爵位，甘露年中因犯罪被削爵爲關内侯。

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内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

丙吉，字少卿，魯國地方的人。研修律令，做了魯國的獄史。丙吉積累功勞，慢慢升遷到廷尉右監。後來因犯法丢失了官職，回去做了州從事。武帝末年，發生巫蠱之事，丙吉以原來廷尉監的身份被徵召到京城，武帝詔令丙吉到郡邸監獄追查巫蠱的事。當時宣帝劉詢剛生下幾個月，也因爲是衛太子的孫子而被收監，丙吉看到後感到可憐。心裏知道衛太子的罪過并無真正事實，於是更爲皇曾孫無辜被監難過，於是丙吉挑選了幾個謹慎厚道的女犯人，命令她們保護養育皇曾孫，并讓她們帶皇曾孫住在寬敞乾燥之處。丙吉追查巫蠱之事，幾年也没判决。後元二年，武帝病了，往來於長楊、五柞二宫之間，望氣者説長安監獄中有天子之氣，於是漢武帝就派使者把中都官詔獄的犯人一一抄録清楚，不分罪過輕重一律殺掉。内謁者令郭穰連夜趕到郡邸監獄，丙吉却把大門緊閉，不讓使者進來，并説道："皇曾孫在這裏。别的人無罪被殺都不允許，况且他是皇帝的親曾孫!"一直守到天亮也不許進入，郭穰衹好回去報告漢武帝，并趁機彈劾丙吉。這時武帝也明白這樣做不對，於是説："這是上天讓這樣做的吧。"於是大赦天下。關在郡邸獄的犯人衹是因爲丙吉纔得以活命，流恩四海。後來皇曾孫病了，多次面臨死亡，丙吉多次命令保養皇孫的乳母請醫用藥，對待皇孫十分恩厚，并把自己的財物拿給他，供給他衣食。

後吉爲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禄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

後來丙吉做了車騎將軍軍市令，升爲大將軍長史，霍光十分看重他，入朝做了光禄大夫給事中。昭帝駕崩後，没有繼承人，大將軍霍光派丙吉去迎請昌邑王劉賀。劉賀做皇帝後，因爲做淫亂之事被廢黜，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等大臣商議該立誰做皇帝，還没有定下來。丙吉寫信給霍光説："將軍您侍奉孝武皇帝，受托孤之重，擔當着天下人的希望，孝昭皇帝死得早，没有繼承人，天下人都擔憂害怕，都想快點知道誰是後

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内侯。

繼的皇帝。發喪的那天爲顧漢室宗廟有奉侍之人的大誼立劉賀爲嗣主，被立爲皇帝的人不争氣，又爲顧大誼而廢黜了他，天下人没有不稱服的。現在國家命運、百姓安危都繫於將軍之手。我私下裏訪聽老百姓的議論，辨察他們説的事情，瞭解到現在爲官的那些宗室諸侯，在民間没有什麽名聲。而遵奉遺詔所供養的名叫病已的武帝的曾孫，現在仍在宫庭外的百姓家中，我以前讓他居住在郡官邸時見到他還很年少，到現在他已十八九歲了，精通經術，有很高的才能，行止安閑而氣節操守平和。希望將軍仔細認真地商議此事，并參考占卜的結果，如不便一下使他顯貴，可以先讓他入宫服侍皇太后，使天下人明白地知曉他的好處，然後再決定重大的決策，天下人將很幸運感激！”霍光看過丙吉的奏書，於是便尊立皇曾孫劉詢，派宗正劉德與丙吉在妃嬪居住的掖庭迎請劉詢。劉詢剛做皇帝，就封丙吉爲關内侯。

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絶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宫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别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陽侯，邑千三百户。”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

丙吉爲人寬厚，不愛炫耀自己做的好事。自從劉詢做了皇帝，丙吉絶口不提起以前自己曾救助過劉詢，有恩於他，所以朝廷上没人知道他的功勞。地節三年，宣帝劉詢立了太子，丙吉做太子太傅，幾個月後，升遷爲御史大夫。等到霍氏犯罪被誅殺，皇帝親自處理政務，省去尚書先看奏書一事。這時，掖庭服侍妃子們的一個名叫則的婢女讓自己以前的做平民的丈夫上書皇帝，自己聲稱對劉詢有保育之功。皇帝把奏章發給掖庭令，讓他考查詢問此事，這個名叫則的宫婢的供詞中説以前的使者丙吉知道是怎麽回事。掖庭令於是帶着那個宫婢到御史大夫府讓丙吉看看是否屬實。丙吉認識那個婢女，對她説：“你曾經因爲犯了養育皇曾孫不謹慎的罪過而被罰鞭打，怎麽能説你有功勞？衹有渭城的胡組、淮陽的郭徵卿有功勞。”丙吉於是分别上書皇帝述説胡組等人以前供養皇帝是多麽勞苦。皇帝詔令丙吉尋找胡組、郭徵卿，二人都已死去，衹有子孫還在，都受到重賞。詔令赦免名叫則的婢女爲平民，賞給她錢十萬。皇帝親自查問此事，然後纔知道丙吉過去曾有恩於己，而一直不説。皇帝十分感激，認爲丙吉真是一個大賢人，給丞相魏相

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

詔書說：“朕没有顯貴以前，御史大夫丙吉對朕有恩，他的德行真美啊。《詩經》上不是說過嗎？‘没有什麽對我有德的人不受到報答的。’朕封丙吉爲博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臨到受封時，丙吉病了，皇帝怕丙吉死去無法加封，想趕到丙吉活着的時候，派人拿着侯印去封侯。皇帝擔心丙吉的病好不了，太子太傅夏侯勝對皇帝說：“他是不會死的。臣聽説積陰德的人，一定會享受到那陰德帶來的歡樂，還會延及子孫。現在丙吉的陰德還没有獲得報答，就病得這麽厲害，這不是要命的病。”後來丙吉的病果然好了。丙吉上書皇帝，堅决推辭，述説自己不應該靠這空名受賞封。皇帝回書説：“朕封你爲侯，不是空名，而你上書送回侯印，却是會彰顯我無德無義，知恩不報。現在天下没什麽亂事，希望你集中精神，少思慮事情，多注意醫藥，好好將養自保。”五年之後，丙吉代替魏相做了丞相。

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奸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丙吉出身於治理監獄案件的小官吏，後來學習《詩經》、《禮》，明瞭其中大義。到他做了丞相之後，崇尚寬懷大度，好禮讓他人。掾史有了罪過，或有不稱職的，丙吉總是給他們放長假，讓他們自動去職，一直没有查辦過。有的賓客對丙吉説：“您做了漢朝丞相，十分寬厚，而奸詐的官吏却乘機謀私利，做壞事，然而您却對他們没有懲辦。”丙吉説：“憑我公侯大府，却去追究查辦小吏，我感到太丢面子。”後來代替丙吉的人，便把這當成慣例，公侯之府不查辦小吏，便從丙吉開始。

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

對待自己的屬官掾史，丙吉總是替他們掩過揚善。丙吉有一個駕車小吏愛喝酒，多次失職，曾有一次跟從丙吉出外，因酒醉吐在丞相車上。西曹主吏對丙吉説想趕走這個馭吏，丙吉説：“僅因爲酒醉飯飽嘔在丞相車上的過失就趕走他，讓這個人以後如何容身處世？你就忍一忍，放過他吧，這也不過是弄髒了我車上的墊子。”終於没有趕走他。這個馭吏是邊郡的人，熟知邊塞報警警備等事。曾有一次出去，剛巧看見驛騎拿着赤白相間的信囊，是邊郡報告敵人入侵的書信來了。馭吏便跟隨着驛騎到公車打聽消息，瞭解到

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嘆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

敵人入侵了雲中郡、代郡，立即趕回丞相府向丙吉報告情况，并建議：“恐怕胡虜所入侵的邊郡，二千石的官吏中有老病經不起戰亂的，應該預先探察。”丙吉認爲他説得很有道理，於是便讓東曹訪察邊郡的長吏，詳細記録他們的身世經歷等情况。這件事還没做完，皇帝下詔召見丞相、御史，詢問胡虜所入侵的邊郡的官吏，丙吉詳細地予以回答。御史大夫倉促之間却不能迅速地回答，被皇帝責備了一頓。因此丙吉被皇帝看作是擔憂邊防，克盡職守的好丞相，管理下屬官吏十分得力。丙吉於是嘆道：“士没有不可容忍的人，他們的才能各有所長。假如我不是先聽到馭吏的勸告，怎麽會被稱贊爲勤勞盡力呢？”而掾史們聽到這話，也更加佩服丙吉。

吉又嘗出，逢清道群鬥者，死傷横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鬥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丙吉有一次外出，碰上清理道路的人打群架，路上躺着許多死傷者，丙吉經過旁邊却不聞不問，身邊的掾史感到很奇怪。丙吉等又往前走，碰上有人正在趕牛，牛喘着氣吐着舌頭。丙吉讓停下車子，讓騎吏去問道：“趕牛走了幾里了？”掾史很怪丞相該問的不問，不該問的却問，甚至有的還譏諷丙吉，丙吉解釋説：“百姓互相爭鬥，死傷了人，這是該由長安令、京兆尹去禁止追捕的事，歲末時我做丞相的考察他們的政績功過，向皇上奏明情况，予以賞罰罷了。宰相不親自處理小事，在道路上是不該詢問的。正當春天季節，少陽秉持天地氣候，不應該出現很熱的天氣，我恐怕被追趕的那頭牛走得路不遠，是因爲天太熱纔喘氣吐舌，這就是時令節氣失調了，恐怕會有很大的災害。作爲三公的丞相要掌管調和陰陽的大事，是我應該憂慮的，所以我纔詢問牛喘的事。”掾史們都感到很佩服，認爲丙吉是個知大體的人。

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群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

五鳳三年的春天，丙吉的病嚴重了。皇帝親自到病榻前問候丙吉，説：“假如您不幸死了，誰可以代替您呢？”丙吉辭謝道：“大臣們的行爲才能，聖明的君主您最清楚，愚臣我不太瞭解。”皇帝堅持要問，丙吉衹好頓首説道：“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曉法律，知道國家的舊事慣例，以前曾做過十多年的九卿官，現在在西河郡很有政績，

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

名聲很好。廷尉于定國執法公道，天下經他判决的人都感到不冤枉。太僕陳萬年侍奉繼母十分孝順，做任何事都十分公正厚道。這三個人的才能都比我强，希望皇帝留心察訪一下。”皇帝認爲丙吉的話都很正確而答應了。等到丙吉死後，御史大夫黃霸做了丞相，徵召西河郡太守杜延年入朝爲御史大夫，正巧這時杜延年因年老辭官，又因病而免去了官職。起用廷尉于定國代替杜延年做御史大夫。後來黃霸死了，于定國做了丞相，起用太僕陳萬年代替于定國做御史大夫，這幾個人都很稱職，皇帝認爲丙吉有知人之明。

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内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乃已。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

丙吉死後，賜謚號爲定侯。他的兒子丙顯承襲了爵位，甘露年間，因爲犯罪被削爵爲關内侯，官位至衛尉太僕。當初丙顯年少時曾經做府曹小吏，曾經跟隨着皇帝去高廟祭祀，到了做夕牲這一天，纔派人出去取齋戒的衣服。丞相丙吉大怒，對他的夫人説：“宗廟是國家最莊重的地方，而丙顯却表現出不恭敬不謹慎，將來丢失我爵位的一定會是丙顯。”丙吉夫人替兒子説了不少好話，然後纔饒了丙顯。丙吉的二兒子丙禹做水衡都尉，小兒子丙高做中壘校尉。

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凄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卧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捍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并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内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蕩，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

元帝時，長安的一個名叫尊的士卒上書皇帝，説：“臣子我年少時曾做郡邸的小官吏，曾見到孝宣皇帝以皇曾孫的身份關在郡邸獄中。當時替皇帝查辦案件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無辜受難，自己的仁義之心不僅大爲感動，十分傷心。於是便挑選女犯人胡組養育皇孫，丙吉也常一起看護。臣子我當日曾多次在郡邸庭中侍奉皇孫。後來遭遇到登録監獄犯人全部殺死的詔命，丙吉不開門，抗拒了大難，不避嚴刑峻法終於保全了皇孫。後來遇到大赦，丙吉對守丞令誰如説，皇孫不應當再在官獄裏了，讓誰如以官府文書形式寫信給京兆尹，同時把皇孫和胡組一起送到京兆尹那裏，京兆尹不接受，又送了回來。到了胡組雇日已滿，該回家了，皇孫因長期和她在一起，戀戀不捨，丙吉於是便用自己的錢雇了胡組，讓她留下來和郭徵卿一起撫養了皇孫幾個月，纔讓她回家了。後來掌管掖庭府藏的官吏少内嗇夫對丙吉説：‘想給皇孫上等供給，但没有詔令，没

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内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爲關内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爲奸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絶。"免顯官，奪邑四百户。後復以爲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内侯。

辦法。'當時丙吉能够吃到米和肉，便每月拿了自己的俸禄供給皇孫。丙吉有時病了，總是讓我不分早晚地去問候皇孫的情況，看看被褥的乾濕厚薄。還常告誡胡組、郭徵卿，不許她們或早或晚地離開皇孫去游玩，并多次向皇孫進奉好吃甘脆的食物。所以保證了孝宣皇帝精神愉快，健康成長，可謂功德無量。當時丙吉哪裏會預料到皇孫會做皇帝？哪裏會想到將來徼功求報！實在是他心地淳厚、仁義、善良的自然表現。即使是介之推那樣的割自己的肉給君主吃，以使君主存活的行爲，也不能與之相比。孝宣皇帝在時，我曾上書説明當時的情狀，奏書有幸到了丙吉那裏，丙吉十分謙虚，不自我炫耀，删去了我奏書中關於他的那些話，而把好處全歸功於胡組和郭徵卿，胡組、郭徵卿都因此被賞賜給了田宅、金錢，丙吉被封爲博陽侯。臣尊我不能和胡組、郭徵卿相比。臣我年紀已老，生活貧困，不知哪時就會死去，想要一直不説出來，又恐怕埋没有功勞的人。丙吉的兒子丙顯因犯小罪被削爵位，做關内侯。臣愚昧地認爲應該恢復他原來的爵位和封邑，以報答他先父的功德。"在這以前，丙顯做了十多年的太僕，和他的屬官大作壞事，盤剥金銀，家中藏錢千餘萬，司隸校尉昌審理彈劾丙顯，罪行至於大逆不道，奏請皇帝予以逮捕。元帝説："已故丞相丙吉對孝宣皇帝有舊恩，朕不忍殺他的兒子。"於是衹免去丙顯的官位，削去食邑四百户。後來又讓他做了城門校尉。丙顯死後，他的兒子丙昌襲爵爲關内侯。

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絶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絶，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内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絶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絶。

漢成帝時，重修廢棄的功業，因爲丙吉過去對漢室恩義尤其深厚，於是在成帝鴻嘉元年下詔給丞相和御史大夫，説："朕聽説褒揚有功有德的人，使絶後代的功臣復有繼承人，是尊崇宗廟國家，廣開聖賢之路的好方法。已故博陽侯丙吉因爲有恩義於先帝而被封爲侯，現今他的後代已絶滅，朕感到十分可憐。至善至美的行爲會延及子孫，這是古代相通的道理，朕封丙吉的孫子中郎將關内侯丙昌爲博陽侯，供奉丙吉後代。"丙吉的封國削去三十二年後又得以繼續。丙昌把爵位傳給兒子直到孫子，到王莽篡漢時纔絶滅。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内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虚乎哉！

贊曰：古人制定名字，一定要從象徵同類事物出發，遠的從事物尋取，近的從自身尋取。所以經書上説君好比是人的頭腦，而臣好比是人的腿臂，表明君和臣好比是人的整個身體，是相輔相成的。所以君主與臣子互相協助，是古往今來的常道恒理，是自然而然，勢必如此。就近來看漢代的丞相，漢高祖開創基業，蕭何、曹參爲衆臣之冠，孝宣帝爲中興之主，丙吉、魏相也頗有美聲。那時對官員升降合理，職守明確，公卿大臣大多稱職能幹，海内人士以禮讓相尚。觀察他們的行爲事迹，難道衹是虚名嗎！

漢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眭弘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少時好俠，鬥鷄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

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説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年輕時尚氣任俠，喜歡鬥鷄跑馬，後來却作風大變，跟嬴公學習《春秋》。因爲通曉經術而做了議郎，官至符節令。

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之南發出了像是有幾千人在一起的喧鬧之聲，老百姓去看，衹見有塊大石自己竪了起來，有一丈五尺高，四十八人合圍那麽粗，入地有八尺深，另有三塊石頭作爲大石的脚。大石自立後，有幾千隻白色的烏鴉飛下來聚集在它旁邊。與此同時，昌邑社廟中已經枯死倒地的樹居然又活了過來，而且上林苑中原已折斷枯萎倒卧在地的大柳樹竟自己竪了起來，重新獲得了生機，有許多蟲子吃這棵樹的葉子，吃剩的樹葉的形狀像這樣幾個字："公孫病已立"。眭弘於是推衍《春秋》大意，認爲："石頭和柳樹都是陰物，象徵着處在下層的老百姓，而泰山是群山之首，是改朝换代以後皇帝祭天以報功的地方。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復生，它們并非人力所爲，這就説明要有普通老百姓成爲天子了。社廟中已死的樹木復生，這就表示以前被廢的公孫氏一族要復興了。"眭弘也不知道這公孫氏所在何處，就説："我的先師董仲舒曾經説過，即使有繼皇帝位并且遵守文德的君主，也不會妨礙聖人受命於天。漢家是堯的後代，有傳國給他姓的運勢，漢帝應該普告天下，徵求賢能的人，把帝位禪讓給他，而自己退位封得百里之地，就像殷周二王的後代那樣，以順

位，徵孟子爲郎。

從天命。”眭弘請他的擔任内官長的朋友賜替他奏上此書。當時，昭帝還很年幼，由大將軍霍光管理朝政，霍光很討厭此事，就把眭弘的奏書交給廷尉。霍光上奏賜和眭弘妖言惑衆，大逆不道，兩人都判處死刑。五年後，孝宣帝從民間興起，即位，就徵召眭弘的兒子爲郎。

夏侯始昌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始昌，是魯人。精通《五經》，講授《齊詩》和《尚書》。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很器重夏侯始昌。始昌通曉陰陽之道，他曾經預言過柏梁臺發生火災的日期，結果到那天果然發生了火災。當時昌邑王因爲年紀最小而得到寵愛，武帝給他挑選老師，始昌就做了太傅。始昌年老而死。他的同族兄弟之子夏侯勝也是以儒者而有名。

夏侯勝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别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説災異。後事蕳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説禮服。徵爲博士、光禄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祆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爲群臣奏事東宫，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内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

夏侯勝字長公。當初，魯共王把魯西的寧鄉封給他的兒子節侯時，寧鄉屬於大河。大河後來改名爲東平，所以夏侯勝是東平人。夏侯勝少年喪父，但他很好學，跟隨始昌學習《尚書》和《洪範五行傳》，論説災異。後來師從蕳卿，又問學於歐陽氏。夏侯勝做學問精細純熟，他所師從的不衹一個人。夏侯勝擅長講述禮服典制。被徵召爲博士、光禄大夫。這時恰逢昭帝駕崩，昌邑王繼位，昌邑王經常出游。有一次夏侯勝擋着昌邑王坐的車子上前進諫道：“天久陰而不下雨，這就要有臣下圖謀皇帝的事發生了，陛下還要出門到哪兒去呢?”昌邑王大怒，説夏侯勝是妖言惑衆，就把他綁起來交付官吏處置。那個官吏把這件事報告給大將軍霍光，霍光没有對夏侯勝施以刑罰。這時，霍光和車騎將軍張安世正商量着要廢掉昌邑王。霍光責備張安世露了口風，而實際上安世并没有泄露。於是就審問夏侯勝，夏侯勝回答道：“《洪範傳》中説‘帝王没有統治的準則就會被恒常的陰懲罰，這時就會有地位在下的討伐他的事發生’，衹是因爲忌諱這麽明顯地説，所以衹説有臣下圖謀皇帝的事發生。”霍光、安世都大吃一驚，從此就更加看重經學家了。十多天後，霍光終於和安世一起上奏太后，廢掉昌邑

益千户。

王，立了宣帝。霍光認爲群臣向東宫上奏政事，太后視察政務，應該瞭解經術，於是就讓夏侯勝給太后講授《尚書》。夏侯勝後改任長信少府，并被賜予關内侯，他以參與謀劃廢立之事和决定宗廟社稷的重大决策，後又被增加了千户的食邑封地。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薉、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絶，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况，符瑞并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巨魚，神人并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群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黄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宣帝剛剛即位，就想要褒揚武帝的功業，宣詔丞相御史説："我以卑微的身份，蒙受祖先的恩德，繼承聖人的事業，奉祀宗廟，日夜不敢忘。孝武皇帝自己躬行仁義，而又威武迅猛，北上征討匈奴，單于逃得遠遠的，南下平定氐羌、昆明、甌駱兩越，向東平定了薉、貉、朝鮮，開拓我們的疆土，設立了郡縣，各個蠻夷之國也都臣服，通好的使臣不請自至，珍貴的貢物陳列在宗廟中；協調音律，改造樂府之歌，薦享上帝，封泰山，建立明堂，改以建寅之月爲歲首，又改訂了車馬祭牲的顔色；開創了聖人的功業，尊重賢能的人而賞賜有功之人，復興衰敗滅亡的諸侯和貴族世家，贊美周的後代；用完備隆重的禮物祭祀天地，使道術之路更加光明正大。上天對他也有報答賞賜，各種吉符和祥瑞一起得到應驗，從地下出土了寶鼎，又獲得了白麟，從海裏又釣到了大魚，神仙和聖人都出現了，連群山也在稱呼萬歲。功德是那麼的廣大，這裏不能一齊説出，然而他的廟樂却與此盛功偉業不符，我實在爲此而感到難過。所以把這件事提出而與列侯、二千石、博士們商議。"於是群臣就在廷中熱烈地討論起來，都説："應該像詔書那樣。"這時惟獨長信少府夏侯勝説道："武帝雖然確實有打敗四夷開拓疆土的功績，但是他殺了許多大臣和百姓，使老百姓的財力窮竭，揮霍無度，天下已被消耗得很虚弱，百姓流離失所，死去的人超過一半。蝗災四起，赤地數千里，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劇，原先的儲備積累至今還未恢復。所以武帝對老百姓没有恩澤，不能另爲他立廟樂。"公卿一起責難夏侯勝説："這是詔書啊。"夏侯勝説："此詔書不可以用。爲人臣下，應該實話實説，而不能曲意迎奉别人的意旨。我想説的已經説了，就是死我也不會再後悔。"於是丞相義、

御史大夫廣明彈劾夏侯勝對詔書胡説八道，詆毁先帝，大逆不道，而且丞相長史黄霸也因爲縱容夏侯勝而不彈劾他，兩個人都被投進了監獄。於是主事的官吏就請把武帝廟尊爲世宗廟，進行《盛德》、《文始》、《五行》的樂舞表演，以後世世供奉，以彰明盛德。而武帝所巡行過的四十九個郡國也都立了廟，就像高祖、太宗一樣。

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夏侯勝、黄霸已經被關在牢裏很久了，黄霸想跟夏侯勝學習經術，夏侯勝以已獲死罪爲由拒絕了他。黄霸説："朝聞道，夕死可矣。"夏侯勝覺得他説得很好，於是就教他學習經術。這樣又過了一個冬天，而講論如故。

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吊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托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

到宣帝本始四年夏天，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震，或者山崩，城墻房屋倒塌，死了六千多人。宣帝穿着素服，不在正殿上朝，派遣大臣慰問官員和百姓，并賜給死者入棺的費用。宣帝下詔書説："發生災異，是天地對我們的警告。我承繼祖上的功業，在士民之上，但却没有讓他們好好地生活。從前北海、琅邪發生地震，損壞祖宗廟，我也很是畏懼，諸位列侯、中二千石中的博學之士們，如果能有辦法應付災變、彌補我的缺漏的，不要有忌諱。"於是大赦天下，夏侯勝被赦而擔任諫大夫給事中，黄霸擔任揚州刺史。

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

夏侯勝爲人質樸剛正，平易近人而没有威儀。朝見宣帝時稱宣帝爲君，又在宣帝前對同僚以字相稱，這些做法都是不合禮儀的，但宣帝反而因爲這些而對他更加親近信任了。有一次夏侯勝被接見後，出去把宣帝的話告訴别人，宣帝聽説後就責備夏侯勝，夏侯勝回答説："陛下説得很好，所以我就宣揚它。堯的話散布於天下，至今仍被誦讀。我認爲這些話可以傳頌，就傳布開了。"朝廷上每次有大事情要商議時，因爲宣帝一直知道夏侯勝很率直，宣帝就會對夏侯勝説："先生您儘管直話直説，不要因爲以前的事而有畏懼之心。"

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説》，賜黄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

夏侯勝再次做了長信少府，又升任太子太傅。他受宣帝詔撰寫《尚書》、《論語説》，賜給一百斤黄金。夏侯勝九十歲時在任上去世，被賜給墓地，安葬在平陵。太后賜予他二百萬錢，并

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

爲夏侯勝穿了五天孝服，以報答師傅之恩，儒者引以爲榮。

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以前，夏侯勝講課時常對學生説："儒者最怕不懂經術，經術如果能通曉了，要取得高官就像撿起地上的小草一樣簡單。學經不精，還不如回家種地。"

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説。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爲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産弟子賞爲梁内史，梁内史子定國爲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爲少府、太子少傅。

夏侯勝的叔伯輩的孩子中有名建字長卿的，自從師事夏侯勝和歐陽高後，經常采問有疑義之處，又問學於研究《五經》的各位儒士，向他們詢問與《尚書》不同之處，排列比次章句，然而衹是徒具形式，而長卿却又修飾其説。夏侯勝對此不以爲然，他説："夏侯建是那種衹求章句文辭的小儒，把儒道搞得支離破碎。"夏侯建對夏侯勝也不以爲然，他認爲夏侯勝做學問粗疏，難以應敵。夏侯建終於在經學上自成一家之學，他做過議郎博士，官至太子少傅。夏侯勝的兒子夏侯兼擔任左曹太中大夫，孫子夏侯堯官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夏侯蕃擔任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夏侯勝的同母兄弟之子夏侯賞做了梁内史，夏侯賞的兒子定國做了豫章太守。而夏侯建的兒子千秋也擔任了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黄。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説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研究《周易》，師從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焦贛出身貧賤，因爲好學而得到梁王的禮遇，梁王供給他所需的費用，讓他安心學習。學成之後焦贛擔任郡史，并被選拔補小黄縣令。因爲焦贛常常能預先知道奸邪之事，使得那些盜賊不敢作案。焦贛又十分關心體恤下層官吏和老百姓，因此小黄縣的風氣很好。結果他的政績在考課時得分很高，按規定應當升任他官。但是小黄縣的三老一齊上書表示希望能留下焦贛，結果詔書下來允許小黄縣留下焦贛，增加了他的俸禄。焦贛在小黄縣去世。焦贛常説："能得到我的道但却因此而身亡的人，一定是京房吧。"焦贛最擅長説災變，他把六十四卦與每天要做的事聯係起來，又以風雨寒温等氣象變化作爲徵候，各有各的占算和應驗。京房尤其精通此道。京房好鐘律，又通曉音律。初元四年時，以舉孝廉爲郎官。

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説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

永光、建昭年間，西羌造反，不久發生了日食，接着天老是黑黑的不見陽光，陰霧滿天一點亮色也没有。京房好幾次上書，預言將要發生某事某事，近則幾個月，遠則一年，所説的屢次應驗了。元帝對此很高興，於是經常把京房召來詢問他，京房回答説："古代的帝王都是憑功績來選舉賢能，於是萬物得到生育，祥瑞也出現了，而到了衰敗之世衹憑贊揚的話來選人才，所以功業就被廢置，災異也就出現了。這時最好讓百官各自考察一下自己的業績，這樣災異就會平息了。"於是元帝下詔讓京房來做這件事，京房就上奏了具體考察官吏業績的方法。元帝讓公卿朝臣和京房一起到溫室殿去商議這件事，他們都認爲京房説的太瑣碎，讓上級下級互相監察，這是不可以的。皇上心裏也這樣想。當時部刺史到京師來報告一些事情，元帝召見各位刺史，讓京房告訴他們要考察官吏們政績的事，刺史們也認爲不可以實行。祇有御史大夫鄭弘、光禄大夫周堪開始説不可以，後來認爲很好。

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

這時中書令石顯專權，石顯的朋友五鹿充宗擔任尚書令，他與京房學的是同一經，但議論却相差很大。二人當權，有一次京房在元帝閑宴時被召見，就問元帝説："像幽王、厲王這樣的君主爲什麽會滅亡？他們任用的是什麽人呢？"元帝回答説："幽王厲王統治昏庸，他們任用的也是花言巧語迎奉諂媚之人。"京房説："幽王厲王是知道這些人是巧佞之人後任用他們的呢，還是以爲他們是賢能的人纔任用他們的呢？"元帝答道："是認爲他們賢能纔任用的。"京房説："那麽今天又是怎麽知道他們不是賢人呢？"元帝説："因爲當時的社會很亂而且君主失敗所以可以知道。"京房説："像這樣，任用賢能之人國家就治理得好，任用不肖的人國家就亂，這是一定的道理。幽王厲王爲什麽不覺悟而去用賢能之人，却終於任用那些不肖之人，以至於最後到那種地步？"元帝説："身臨亂世的國君各以其臣爲賢，假使他們都覺悟了，天底下哪裏會有身危國亡之君呢？"京房説："齊桓公、秦二世也曾聽説過幽厲二君的事并且取笑過他們，但他們自己

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

也還是任用了豎刁、趙高這樣的人，政治一天比一天混亂，各個山頭都有盜賊，爲什麼不把幽王厲王作爲鑒戒而覺悟呢？”元帝說：“衹有有道的纔能懲前毖後啊。”京房於是脱掉帽子叩首說：“《春秋》記載了二百四十二年的災異以給後代的君主借鑒。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已不再像以前那樣明亮，星辰也逆着運行，又有山崩，洪水泛濫，大地震動，天落隕石，夏天下霜，冬天打雷，春天萬物凋零秋天反而繁榮，下霜却没有肅殺之氣，水災旱災頻繁，螟蟲横行，老百姓挨餓，瘟疫流行，盜賊猖獗，屢禁不止，滿街都是受刑之人，《春秋》記載的災異已經全都具備了請問陛下看今日天下是治呢，還是亂呢？”元帝說：“是太亂了。你有什麼話要説嗎？”京房說：“如今您任用誰呢？”元帝說：“畢竟現在的災異比以前要好多了吧，這應該跟任用的人没關係吧。”京房說：“以前的君主也是這麼認爲的呀我恐怕後人看我們就像我們看前代一樣哦。”過了好久，元帝說：“如今行亂的是誰呢？”京房說：“聖明的君主應該自己知道。”元帝說：“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了，爲什麼還用他呢？”京房說：“您最信任的，能與您一起在帷幄之中謀劃大事，并且可以任用罷免天下讀書人的那個人就是。”京房指的就是石顯，元帝也知道，就對京房說：“我明白了。”

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雍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

京房已然出來，後來元帝命令京房推舉弟子中通曉考察官吏政績的，想要試用他們。京房推薦中郎任良、姚平，說：“希望任用他們爲刺史，試着實行考察官吏政績的方法，我可以進入殿中，爲他們上奏情況，以防止下情不能上達。”石顯、五鹿充宗都很痛恨京房，想讓他離得皇上遠遠的，就建議任用京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任命京房擔任魏郡太守，俸禄八百石，使他能够用考察官吏政績的方法來治理魏郡。京房自己申請，希望能够不受制於刺史，能够任用别的郡的人，能够親自考察千石以下的官吏等次，歲末時能够坐着驛傳的馬車上奏事情。元帝答應了。

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内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

京房自己知道他屢次議論時政而被大臣們非議，在朝中又與石顯、五鹿充宗有嫌隙，因此他

右，及爲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絶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不想遠離皇上左右，等到做了太守，十分憂慮。京房在建昭二年二月初一，向元帝上奏一封密封的奏章說："辛酉那天以來，蒙氣衰退離去，太陽變得光明，我暗自高興，認爲陛下您有所作爲了。然而臣下的卦象仍比君主要强。我猜想陛下雖然能做這事，但好像不能够如願，我私下裏很是擔心憂懼。我本來想請求陽平侯鳳轉達想要進見之意却没有能够，到己卯那天被任命爲太守，這就説明陛下雖然聖明但您的臣下仍然比您更厲害。我出了朝廷後，擔心您一定被掌權之人所蒙蔽，人死了而功業却没有完成，所以希望歲末能乘着驛傳的車馬上奏事情，得到您的憐愛和允許。到了辛巳那天，蒙氣重又在太陽卦之上，太陽爲色所侵，這表明上大夫掩蔽陽而陛下正猶疑不决。己卯、庚辰這兩天中，一定有阻隔我不讓我坐着驛傳的馬車向您禀告事情的人。"

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

京房還未出發，元帝命令陽平侯鳳向京房宣詔，不讓他入朝奏事。京房更加恐懼了，走到新豐時，就向元帝郵寄了一封密封的奏章說："我以前在六月中旬講的《遯卦》没有應驗，法說：'有道術的人剛剛離去時，就會天氣寒冷，會有水涌出來而爲災。'到了七月，水涌出來了。我的弟子姚平對我說：'京房可以說知道道，不能說是相信道。京房說災異，没有没說中的，如今已經涌出水來，有道之人應該避開死亡，還要再說什麼呢？'我說：'陛下十分仁愛，對我尤其厚愛，雖然說了會死，但我仍要說。'姚平又說：'京房是小忠，但不能說是大忠。從前秦朝時趙高當權，有個叫正先的，因非議趙高而死，趙高的淫威從此立了起來，所以秦的亂，是正先促成的。'如今我出朝擔任郡守，要盡力報效，很擔心還未效功就死去。衹請陛下不要讓我來擔當涌水之異的責任，像正先那樣死去，而被姚平耻笑。"

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争，消息之氣不勝。强弱安危之機

京房到了陝縣，又奏上了一封密封的奏章說："丙戌那天下小雨，丁亥那天陰氣離去，但是少陰合力遮住了太陽，戊子那天更厲害了，到這天中的第五十分時，陰氣重又興起。這時陛下您想要正定消息，而那雜卦的同黨合力來争，消

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内，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絶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説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

和息的氣不能戰勝它們。强弱安危的時候不可以不細察。己丑這天晚上，有暴風，到辛卯那暴風停息，太陽重又被遮住，到癸巳那天，日月相近，這是邪陰合力而太陽爲之所惑的緣故。我以前曾經説過如果九年没有變化，一定會有看不見星的災異。我願意推薦任良試行考察官吏政績的方法，我能够居住在陛下您那兒，那麽看不見星的災異就可以去除。那些人知道這樣的話對他們自己不利，而且我是不會被他們蒙蔽的，所以他們説與其使用弟子不如用老師。而如果我做刺史就應該向陛下奏事，所以又説做刺史擔心我不能和太守同心，不如讓我擔任太守，他們就是像這樣隔絶我和陛下的。陛下不違背他們的話而聽任他們這麽做，這就是陰氣一直不離開而太陽無光的原因。我離朝廷越遠，太陽被蒙蔽就越厲害，希望陛下不要以讓我回來爲難而輕易違背天意。在人間邪説雖然能够安穩，但天氣一定會有變化，所以人可以被欺騙，天是不可以被欺騙的，希望陛下明察。”京房離開一個多月後，終於被投進大牢。

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爲博道其語，以爲上意欲用房議，而群臣惡其害己，故爲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爲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爲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説災異事，因令房爲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

當初，淮陽憲王的舅舅張博跟着京房學習，把他女兒嫁給京房。京房和張博很要好，每次朝見後，總是把皇上的話告訴張博，以爲皇上原本是想要采用京房的意見的，但是群臣害怕這會損害自己的利益，所以京房被衆人排擠。張博説：“淮陽王是皇上的親弟弟，敏捷通達喜歡從政，想要爲國盡忠。如今我想請淮陽王上書請求入朝，以輔助您。”京房説：“恐怕不可以吧。”張博説：“以前楚王就曾入朝薦舉士人，淮陽王爲什麽不可以?”京房説：“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充宗互相勾結，他們是奸佞的小人，事奉天子已十多年；還有丞相韋侯，他們都已很久對百姓没有辦什麽好事，可説是没有功勞了。這些就是尤其不願實行考察官吏政績制度的人。淮陽王如果能朝見，勸皇上實行考察官吏的制度，這是最好。如果不行，衹説丞相、中書令做事已很久但却没有治理好，可以罷免現在的丞相，讓御史大夫鄭弘來代替，讓現在的中書令改任另外的官職，用鉤盾令徐立代替他，這樣，我的考察官吏

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爲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爲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的建議就可以施行了。”張博完全聽從京房所説的各種災異事，於是讓京房爲淮陽王作朝見皇上的奏章，將這些都寫信給淮陽王。石顯暗地裏伺察，這些事都被他知道了，衹是因爲京房和皇上比較親近，所以不敢説。等到京房出任郡守，石顯誣告京房和張博合謀，誹謗朝政，説皇上的壞話，連累諸侯王，這些已在《憲王傳》中説過了。當初，京房被召見，説幽王厲王之事，出來後曾把這些向御史大夫鄭弘説過。京房、張博都在鬧市被執行死刑，并被陳尸街頭示衆，鄭弘也受連累而被罷官成爲平民。京房本來姓李，後來按照律自己推算改姓京，死的時候纔四十一歲。

翼奉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研究《齊詩》，和蕭望之、匡衡師從同一個老師。二個人對經術都很精通，匡衡是後輩，望之把經術應用到政事上，而翼奉勤奮學習不願做官，喜歡曆法陰陽占卜之術。元帝即位不久，許多儒者就推薦他，他被徵召在待詔宦者署中，多次上書言事并在皇上閑暇時被召見，天子很尊敬他。

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乃懷邪，知益爲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并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

這時，平昌侯王臨憑着是宣帝的外戚爲侍中，稱詔要跟隨翼奉學習經術。翼奉不肯和他説，就上了一封密封的奏章説：“我從老師那兒聽説，治道最要緊的在於知道人的正邪。如果那人確實追求品性端正，那麽即使那人愚笨也是有用的；如果他懷着奸邪之心，那麽他的知識越多，危害也就更大。知人的方法，有六情十二律。北方之情是喜愛；有了喜愛就會貪得無厭像狼一樣，申子主持這一方。東方之情是憤怒；有了怒氣就會以陰氣賊害它物，亥卯主持這一方。貪婪的狼一定要等待陰賊而後纔動，陰賊也一定要等待貪婪的狼而後纔會作用，這兩個陰并行，因此爲王的忌諱子卯。《禮經》避開它們，《春秋》也忌諱它們。南方之情是憎恨；有了憎恨就會精專嚴整，寅午主持這一方。西方之情是高興；高興了就會做事寬大，巳酉主持這一方。這兩個陽一齊運行，因此爲王的以午酉爲吉利。《詩經》中説：‘庚午是吉日。’上方之情是快樂；

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静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奸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

有了快樂就會有奸邪之事，辰未主持這一方。下方之情是哀傷；哀傷就會公正，戌丑主持這一方。辰未屬於陰，戌丑屬於陽，萬物都以自己所屬的類與之相應。如今陛下聖明謙虛安静以等待事物到來，世事雖多，可没有什麼不能被瞭解的，何况是用十二律來駕馭六情呢！陛下如果能知人并且參考實際來統治，這已經是很好的了，而如果能用自然之道來治理天下，就會萬無一失了。在正月的癸未那天加上了申，有暴風雨來自西南面。未主管奸邪，而申主管貪狼，風在大陰底下到了建的前面，這是皇上的身邊有邪臣之氣。平昌侯連着三次來看我，三次都在正辰那天加上邪時，辰是客，而時是主人。用律來理解人情，這是王者的秘術，我實在不敢將它告訴邪惡之人。”

上以奉爲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爲常事，時爲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曆，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

元帝拜翼奉爲中郎，有一次召見翼奉并問他說：“來的人在善日邪時好呢，還是邪日善時好？”翼奉回答說；“按照老師的方法用辰不用日。辰是客人，時是主人。被聖明的皇帝在内廷接見，侍奉皇帝左右的人就是主人。辰正時邪，那麼朝見的人是正直的，侍奉皇帝左右的人是邪的；如果辰邪時正，那麼朝見的人是邪的，而侍奉皇帝左右的人是正直的。忠心正直的人去朝見，即使侍奉皇帝左右的人是邪的，仍然辰、時俱正；大邪的人去朝見，那麼即使侍奉皇帝左右的人是正直的，辰、時仍然都是邪的。如果已經自己知道侍奉皇帝的人是邪的，那麼時是邪的、辰是正的，被接見的人反受邪氣所侵；如果已經知道侍奉皇帝左右的人是正直的，那麼時是正的辰是邪的，被接見的人也會被正氣所染。辰是恒常的狀態，而時是一時的狀態。辰疏略而時精密，它們的功效是一樣的，一定要錯綜交互着來看，然後纔可以知道。所以說：觀察它的來源，弄清楚它的經過，參考六合五行，就可以瞭解人性，知道人情。由外面來觀察是困難的，從内部就很清楚了。所以詩歌的學問，順着情性而已。五性互相不抵觸，六情互相更替興廢。以日曆來觀察五行，以十二律來觀察六情，是聖明的君主應該獨自使用的，很難與第二人一起使用。所以

説：‘表現出仁義，隱藏它的使用。’顯露出來就不靈驗了，獨自使用就自然了，衹有奉能够使用它，學我的人不能够實行。”

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疫尤甚。上乃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税；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馬，諸宫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托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并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毁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憯怛於心。已詔吏虚倉廪，開府臧，振救貧民。群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

這一年，關東發生大水災，十分之一的郡國發生了饑荒，瘟疫尤其盛行。元帝於是下詔那些屬於少府的江海湖泊園林池子用來資助那些貧窮的老百姓，不徵收税；減損太官負責供給的御膳，裁減樂府中的成員，減少苑中馬匹的數量，皇帝很少臨幸的各個宫殿館閣不再修繕；太僕少府減少喂馬的穀物，水衡少吃肉類食物。第二年二月戊午那天發生了地震。夏天，齊地發生人吃人的慘劇。七月己酉那天，又發生地震。元帝説：“聽説聖賢之君在位，陰陽和諧，風調雨順，日月光明，星辰安静，百姓安康寧静，老人能够壽終正寢。如今我供奉天地，位在公侯之上，而光明不能俯照，德行不能安綏百姓，災異并至，連年不息。今年二月戊午那天，在隴西郡發生大地震，使得太上廟殿壁上的木飾掉了下來，毁壞了豲道縣城郭中的官府建築和民屋，砸死了很多人，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之中發生兩次地震，上天降下災禍，我自己感到震驚。治理國家有很大缺陷，以致招來這麽多災難。我整夜戰戰兢兢，不知道要發生什麽大的變故，深懷憂鬱哀傷，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好幾年没有好的收成，平民飢困貧乏，受不了飢餓寒冷，以至於觸犯法律受到處罰，我很同情他們，心裏憂傷痛苦。已經下詔讓官吏打開倉庫，救濟貧窮的老百姓。各位官員們也要好好想想天地的告誡，有可以免除減少節省而方便老百姓的，可以上奏給我。盡心指出我的過失，不要有所顧忌。”於是大赦天下，選拔直言敢諫的人。翼奉上奏了一封密封的奏章説：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曆，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

臣聽老師説，天地定位，上懸日月，布列星辰，劃分陰陽，確定四時，排列五行，這些是給聖人看的，如果給一個名稱就叫做道。聖人看到了道，然後知道王道的特徵，所以劃定疆界，建立君臣制度，制定曆法，總結成敗的經驗，以給賢能的人看，給它一個名稱叫經。賢能的人看到經，然後知道人

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説，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

道的要務，就是《詩》、《書》、《易》、《春秋》、《禮》、《樂》。《周易》講究陰陽，《詩經》講究五際，《春秋》講究災異，皆列出結束開始，推求得失，考察天意，用來説明王道的安危。到秦代時，就不喜歡《詩》、《書》等經，用法令來禁毀它們，因此大道不能通暢，終於滅亡。如今陛下聖明，深懷治國要術，照臨天下廣布德惠，没有遺漏的。廢止省掉不急需的費用，賑濟救助困乏貧窮的人，給他們安排醫生和良藥，賜予買棺材的費用，恩德澤惠已經很大了。又推舉直言，求人指出自己的過失，德行純貞完備，天下很幸運啊。

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内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臧六體，五臧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曆以甲午從春。曆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

臣奉自己學習《齊詩》，知道五際的要點在於《十月之交》這篇，日食地震的效驗就知道得十分清楚了，就好像住在樹上對風敏感，住在洞穴中對雨敏感一樣，這也并不值得贊美，衹是習慣罷了。我聽説人的氣在體内逆行，天地就會有感應運動；天的變化表現在星氣和日食上，地的變化表現在奇物和地震上。之所以這樣，因爲陽用它的精，陰用它的形，就好像人有五臟六腑，五臟象天，六腑象地。所以五臟有病氣色就會表現在臉上，六腑有病就會表現在打哈欠和伸懶腰等動作上。今年太陰建在甲戌，按律應該在庚寅初行事，按曆甲午就立春了。曆中的甲庚，按律是三陽，品性仁義，感情能够公正貞廉，是一百年中最好的年頭。正因爲是好年份，本來是首王之位，但太陽在接近正中間時碰到律而發生大地震，以後連着好幾個月一直陰天，雖然有皇上的許多補救措施，但仍然不能恢復，陰氣太盛了。古時候朝廷中一定有與皇帝同姓的大臣表示親近之意，也一定有與皇帝不同姓的大臣表示尊重賢能的人，這是聖明的皇帝之所以能天下大治的原因所在。同姓之人因爲與皇帝親近而容易仕進，異姓之人與皇帝疏遠而難以仕進，所以同姓一人，異姓有五人，這就平均了。如今皇上身邊没有同姓之人，衹是把太

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

后和皇后的家族當成親信，異姓的大臣又被疏遠。太后和皇后二家的黨羽充斥朝廷，不僅身處高位，威勢更是奢侈無度，呂、霍、上官的遭遇足以預測他們的下場，這遠不是愛護他們的方式，也不是留給後人的長久之策。陰氣這麽盛行，不也是應該的嗎？

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宫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宫，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

我又聽説未央、建章、甘泉宫的才人各有幾百個，都不能與皇上有男女之事。像杜陵園，已經被御見的，臣子不敢説什麽，即使如此，也是太皇太后的事。至於諸侯王的園林和他們的後宫，最好設定限額，遣出那些超過制度的人，這是消損陰氣回應上天治邪的方法。如今怪異的事發生而不改正，災難就會隨之而來。按占驗之法逢“大水”時，陰到了極點就會生陽，反會有大旱，甚至有火災，春秋時宋國的伯姬就是這樣。願陛下裁奪。

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内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間，卒其終始。”

第二年夏天四月乙未這天，孝武園白鶴館發生火災，翼奉自認爲被他説中了，就上疏説：“我以前上奏《詩經》、《十月之交》五際關於地震之説，陰到了極點就生出陽，恐怕有火災。這與完美的德性不相合，也不見回答，我也不敢自以爲是。如今白鶴館在四月乙未這天，時加在卯，月位在亢而發生火災，和以前的地震是同一個規則。我纔深知道應該被相信。實在忍不住懇切忠謹之心，願陛下能賜予我一段時間以研究透它的來龍去脉。”

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毁，皆煩費，違古制。又宫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虚，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上疏曰：

元帝又向翼奉請教得失之事。翼奉認爲在雲陽汾陰祭祀天地，以及各個寢廟不因爲親疏而毁掉一部分，都要花費很多，這是違背古代制度的。而且宫室苑囿，奢侈豪華難以供給，搞得百姓窮困國庫空虚，失去了這麽多年的積蓄。這些由來已久，如果不改變根本，很難使末正常，於是就上疏説：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宫館也。未央宫又無高

我聽説從前盤庚遷都以復興殷朝，聖人讚美他。我又聽説漢的德業興隆旺盛，在於孝文皇帝帶頭節儉，减免徭役。那時没有甘泉、建章以及上林中各個可供皇上隨時游處的離宫别館。未央宫也没有高門、武臺、麒

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

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這些宮殿，衹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温室、承明罷了。孝文想要造一個臺，估計要用一百斤黄金，於是乎以民爲重，就不再興建，那個用土砌成的地基，至今還在。他又留下遺詔，不建高大墳墓。所以那時天下安定，百姓和睦富足，德業流傳給後世子孫。

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娱；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己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宫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

如果讓他處在當今，因襲這種制度，一定不能成就功名。天道常在，王道無常，無常的王道是用來回應常在的天道的。一定要有不同尋常的君主，然後纔建立不同尋常的功業。我希望陛下遷都到成周，左面依有成皋，右面可以黽池作爲阻隔，前面面向嵩山，後有黄河，營建滎陽，佐助河東，從南到北的千里之地都可以作爲關隘，而進入敖倉；方圓百里的地方有八九個，足够用來自娱；向東可以壓制諸侯的權力，向西可以遠離羌胡的發難，陛下自己莊重無爲，定居在成周，兼有盤庚的德業，萬年之後，能够長久地成爲高宗。漢家郊祀祭壇的界域以及寢廟祭祀的禮節很多與古制不合，我認爲如果衹是憑照舊居於長安而進行改革是很困難的，所以希望陛下遷都以正根本。各種制度都制定了，不再有修治宫館這些不急需的費用，到年底可以多一年的積蓄。

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絶。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

我聽説三代的先祖積累德性而稱王天下，但是都不過幾百年就結束了。周到了成王，有最優秀的賢能的人才，依仗文王武王的功業，以周公、召公爲輔佐之人，官吏們各自做好他們的本職工作，在職位上的也都是合適的人選。天下剛傳了兩代，然而周公仍然寫詩書深深地告誡成王，擔心失去天下。《周書》上説：“大王不要像殷王紂那樣。”《詩》上説：“殷還没有失去天下時，能够配天而行；應該以殷爲戒，知道帝王之業來之不易。”如今漢當初奪取天下時，從豐沛起事，用武力征伐，德業教化没有融洽，後世子孫奢侈揮霍，國家的花費相當於

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幾代的費用，不祇是耗費財力，也耗費人才。孝武帝時，在四夷暴露尸骨的人，數都數不過來。擁有天下雖然還不長久，到陛下也共有八代九個皇帝了，雖然有成王那樣的聖明，但是没有周公、召公那樣的人的輔佐。如今東方連年鬧饑荒，又加上疾病瘟疫，百姓饑饉，甚至人吃人。大地接連震動，天氣渾濁，日光不明。由此説來，國家中執政的人怎麽可以不懷着驚懼而警戒那萬分之一呢？所以我希望陛下因爲天變而遷都，所謂和天下重新開始。天道到了終點又重新開始，到了盡頭就返回根本，所以能够延長而没有窮盡。如今漢的氣運還没有終結，陛下能够務本而讓它重新開始，從而世代相傳，不也是很好的嗎？如果能乘着丙子的孟夏，順着太陰而向東行，到以後七年的第二年，一定有五年的積蓄，然後隆重地舉行考室之禮，即使周這樣興隆昌盛，也不會超過這。願陛下留意，仔細地考慮萬世長久之策。

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

書奏上之後，天子覺得翼奉的意見與衆不同，就批答道："問奉：如今皇帝墓地所在的宗廟有七個，説要向東遷徙，怎麽辦？"翼奉回答説："以前成王遷到洛，盤庚遷於殷，其事情的原委，都是陛下清楚知道的。不是有聖明之德，不能改變天下。我剛直愚昧狂妄昏惑，憑陛下裁斷赦免。"

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

其後，貢禹也説應定下宗廟制度，元帝於是聽從了他的意見。到匡衡做丞相，上奏遷到南北郊，他們的議論都是從翼奉開始發起的。

奉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翼奉從中郎做到博士、諫大夫，年老而終。他的兒子和孫子，都憑學問而當上了學官。

李尋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曆，除尋爲吏，數爲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研究《尚書》，和張孺、鄭寬中同一個老師。寬中等人遵守師法教授門徒，惟獨李尋喜歡《洪範》災異之説，又學習天文月令和陰陽。事奉丞相翟方進，方進也擅長研究星曆，任命李尋擔任吏，李尋幾次對翟侯談論政事。皇上的舅舅曲陽侯王根做了大司馬驃

驃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己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厄會之象，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乃説根曰：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宫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宫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説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黄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

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强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

《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

竊見往者赤黄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争明，庶雄爲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

騎將軍，對李尋很好。這時災異很多，王根輔助朝政，幾次虚心向李尋請教。李尋看到漢家有中衰困厄交會之象，認爲將會有洪水爲災，就勸説王根道：

《書》上説“天聰明”，是説紫宫中的北極星在迴轉，它與天帝是通爲一體的，太微有四門，廣開大路，五經和六緯，尊重經術，使士顯貴，翼張漫布，普照四海，少微主管未仕或不仕的士人，是太微的輔佐。所以皇帝宫廷的次序，女子之宫在後。聖人秉承天意，尊賢輕色，就是取法於此。天官中的上相上將都是專管一面而正確處理天朝之事，憂慮和責任都很重大，關鍵在於能得到合適的人才。得人的功效如何是成敗的關鍵，不可以不勉勵呀。從前秦穆公愛聽巧言善辯，任用勇壯之士，而自己受到很大的耻辱，國家也幾乎滅亡。悔過自責，想想衹有老人，於是任用百里奚，終於在西邊稱伯，德業也被列在王道。二者禍福相差這麼大，可以不謹慎嗎？

人才是國家的寶貝，是成就功名的根本。將軍您一門當中有九人封侯，二十人成爲高官，漢朝以來，臣子尊貴興盛，還没有到這樣的。事物盛極必衰，這是自然的道理，衹有有了賢者相助强者相輔，纔可以保全性命、保全子孫，使國家安寧。

《尚書》説“曆象日月星辰”，這是説可以仰觀天象，俯察地理，觀察日月的運行，望星辰的排列，度量山川的變動，考察民謡民俗，用來制定法度，考求禍福。實行政策如果違背這些，災禍就會降臨，相應的徵兆會預先出現，聖明的君主發現徵兆就恐懼而改正過失，側身傾聽，廣泛求問，轉禍爲福；不可以拯救的，就積蓄儲備以等待，所以社稷就没有憂慮了。

我看到以前到處都是赤氣黄氣，地氣很厲害地發作，震動土地耗盡民力，這是天下大亂的徵兆。彗星與日月争明，平民成爲英雄豪傑，這是大亂的開始。這兩點已經很有

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雷電，潛龍爲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日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乃欲蕩滌，流彗乃欲埽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

效驗了。城中又訛傳要發大水，人們都跑到城墻上，朝廷驚駭，女孽進入宮中，這還沒有應驗。這期間地下水大量涌出，附近的宮殿也頻頻出水。月亮、太白進入東井，冒犯了積水，擦過天淵。太陽屢次沉没在極陽之色當中，羽氣乘到了宮的上面，大風起來雲層積厚。又夾雜有山崩地震，黄河也改道了。隆冬時打雷閃電，潛伏着的龍作怪。接着又出現隕石和彗星，維、填這樣的妖星也在上空出現了。日食有不同的方位。這也是高和下要交换地位，發生洪水的徵兆。如果不因此而憂慮改變，那麽洪水就將冲垮一切，彗星將要爲害，如果有改變，就能禳除災異。所以最近頗有一些變革，貶低邪猾之人，日月大放光明，雨下得及時天氣也來幫助，這是上天保祐漢不滅亡，何况進行大改革呢！

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諸闒茸佞諂，抱虚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趯邪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堤防，省池澤税，以助損邪陰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

應該急切地廣泛徵求幽隱之士，而且選拔破格提升懂得天道的人，使他們擔任重要的職位，那些卑賤奸佞諂媚的人，一心想往上爬的人，以及用殘酷的手段迫害虐待别人的人，像這些人，都是妒嫉善行憎恨忠良，敗壞天象，破壞地理，争着涌入邪陰，而使太陽沉溺，讓君主與百姓結下怨恨，應該這時把他們廢掉辭退，不能占居官位。如果真的能這麽做，凶災就會消失，子孫的福佑不幾時就能到來。政事與陰陽感應，就好像鐵和炭的一低一高，效果是可以被相信的。那些蓄水池和連着的水源，務必疏通利導。修理舊的堤防，免去池澤的税收，以此來消耗邪陰的盛行。查考做的事，考求變化，訛傳不一定就不會應驗。請徵用韓放，掾用周敞、王望，可以與他們一起謀劃事情。

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黄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

王根於是推薦李尋。哀帝即位不久，召李尋爲待詔黄門，派侍中衛尉傅喜問李尋説："前些時候地震水涌，日月不按常規運行，星辰紊亂，災異頻頻發生，願您暢所欲言，不要有所顧忌。"李尋回答説：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警惕

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并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污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

災變異常之事，不忘記離得很遠和地位卑賤的臣子，派遣重臣來詢問我，我不足以接奉聖明的詔書。我看到陛下剛即位，就廣開言路，免除忌諱，博求名士，無不并進。我地位卑微道術淺薄，却很不好意思地能與衆多的賢人一起待詔黄門，吃太官做的飯菜，穿御府做的衣服，長久地在玉堂官署中。等到得到召見，自己却没有什麽可效勞。又特别召見我，請教問題實在真誠，我自己認爲碰到了不世出的君主的命令，希望能竭盡我的心力，不敢有所逃避，也許其中有萬分之一可以被采納吧。希望您能給出一點時間，聽聽我的没有見識的胡説八道，參考天象地理，用《五經》核查，測度聖意，以知道天意。災變異事發生，是各自應驗徵兆而出現的，我這裏恭謹地呈上我所知道的。

《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暑，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暗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霓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愈。小臣不知内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强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

《易》上説："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太陽是衆陽之首，陽光所照，萬里同輝，是人君的象徵。所以日將要升出時，清風吹起，群陰躲避，人君臨朝，不被美色牽累。日剛出時，炎熱陽剛，人君登朝，奸佞不能出行，忠直之人進奏，不被障礙蒙蔽。日到了中天光輝燦爛，人君德業盛明，大臣奉公守法。日將要下山，單純專一，人君入椒房，不失常禮。如果人君不修習大道，那麽日就會失去法度，暗淡而無光。各有感應表現。當日從東方興起初升時，陰雲邪氣也起來了，根據占驗常法知道這是君王受妻妾請托，有所畏難之象；日出之後，如發生上述異象，則知其近臣擾亂朝政；日到當中，如發生上述異象，則知其爲大臣欺誣；日將要下山時，被妻妾奴僕所糾纏。近來日尤其不光明，它的光明被侵奪失去了亮色，邪氣珥霓幾次出現，本來自晨起身，相連一直到黄昏，日出之後到日在當中這中間差别較大。我不知道朝廷内的事，但私下裏用日來看陛下的志氣和節操，日剛出就有些衰弱的現象比較多。這就會有過錯，恐怕有因爲持守正道而敢於直言進諫得罪皇上的事，以致傷害

乳母甘言悲辭之托，斷而勿聽。勉强大誼，絶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財貨，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

他的後嗣子孫，不可以不謹慎啊。希望陛下能堅持乾剛的德性，用堅强的意志遵守法度，不要聽從女子的請求和奸臣的話。那些守衛之臣和乳母的美言悲哀之辭，斷絶而不要聽。盡力去做最應該做的事，不要去做小仁小義的事；實在不得已，可以賜給他們一些錢財貨物，不可以私下賜給他們官位，這些真正是上天的禁令啊。日失去了它的光，星辰就放任自流。陽不能制陰，陰中的傑出者就能興起。這期間太白正定白晝而統治天。應該使德業隆盛而自己努力，以駕馭不合法度之人。

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强所惡，以崇社稷，尊强本朝。

我聽説月是衆陰之首，消長盈缺，百里之内數度相同，千里立其影，萬里連紀，是妃后大臣諸侯的象徵。朔晦確定一個月的始終，月半圓是作爲規矩和法度，月圓就成就君王的德性，春天夏天在南邊，秋冬在北邊。近來，月亮幾次在春夏和太陽在同一條軌迹上，經過軒轅上后星宿時受氣所染，進入太微皇帝宫廷發揚光輝，冒犯上將和近臣，各星都暗淡，蔫蔫地好像要熄滅了，這是皇帝母后參與政事擾亂朝政，陰陽兩者都受損傷，兩者不融洽。外臣我不知道朝廷中的事，但我相信天象就是這樣的，近臣已經不能够依仗了。屋子很大梁柱却很細，令人擔心。希望陛下親自徵求賢能的人，不要因爲討厭而不用他，以國家爲重，使本朝尊貴强大。

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宫，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宫。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黄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

我聽説金、木、水、火、土五星是五行的精華，五帝和司命神回應王者的號令并進行節制調度。歲星主管一年的事，是統領，是王者的號令所依據的準繩，如今失去節度而十分盛行，這表明人君想要有所作爲，但没有得到節制。而且鎮星不避開歲星，這表明帝、后共同執政，互相滯留在奎、婁，應當以義來決斷。熒惑來去没有一定的規律，經歷紫微和太微兩宫，故意作勢高低起伏，進入天門，登上明堂，貫穿尾而擾亂後宫。太白速度很快冒犯了奎，這是兵災之象。太

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内亂。宜察蕭墻之内，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絶萌牙，以蕩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絶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茀。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

白通貫黄龍，進入帝庭，遇到門就出來，跟隨熒惑進入天門，到了房就分開，想要和熒惑一起作亂，終於不敢抵擋明堂的精氣。這是因爲陛下神明，所以禍亂没有形成。熒惑動摇，佞巧之人依勢，密謀誹謗善行而稱譽惡行，大進其同黨而排斥賢良。太白從太微正南門出來，這表明有臣下犯上的事。熒惑進入營室，太白進入房星，如果不及時解開，恐怕有凶災。填、歲相守，又會有内亂。應該注意内部潛在的禍害，不要疏忽親疏之間的小事，誅殺流放奸佞之人，預防杜絶事情的萌芽，從而洗盡污穢，消除積累的惡行，不要讓它成爲禍亂。辰星主管正定四時，應當在四仲上得到應驗；四時失去了次序，那麽辰星就會作怪。如今出於一年之首的孟，就是上天用來告誡陛下的。政令緊急就出得早，政令寬緩就出得晚，政令不行就隱藏不出現而成爲彗星。四孟都出來，就會改變王命；四季都出來，是占星家非常忌諱的。如今幸運的是衹出來了寅孟之月，這大概是皇天厚佑陛下的結果，應該自己好好反省一下了。

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濕奥，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

治國不可急於求成，欲速則不達。經典上説："三年考察官吏政績，三次考察之後，决定官吏降職還是升職。"加上號令不順應四時，對以往的過錯不再責備追究，它們是以後做事的借鑒。以前春天三月時治理大的訟案，當時賊陰起來阻隔，恐怕會減少一年的收成；夏末舉兵，當時天氣寒冷與之相應，恐怕以後會有霜雹之災；秋月裏實行封爵，那個月裏土氣温濕，恐怕以後會有雷雹的災變。根據喜怒來實行賞罰，却不顧時節的禁令，雖然有堯舜的心，仍然不能使天下和暢。善於論説天的人，一定對人們有益處。假設一個優秀的農民却想在冬天種田，袒着胸精耕細作，汗流浹背地種着，然而仍然不能使莊稼生長，這不是人的心意不到，而是由於不得天時啊。《易》説："時候到了該停止時就停止，時候到了該進行時就進

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争之，以順時氣。

行，動静不違背天時，這樣做前途很光明。"《書》說："恭敬地授給老百姓四時之命。"所以古代的王者，尊崇天地，重視陰陽，敬重四時，嚴守月令。順從時令再加上良好的統治，和暢之氣就可以立刻獲得，就好像枹鼓那樣互相應和。如今朝廷在時令月令上有疏忽，各個侍中尚書以及皇上親近之臣都應該通曉知道月令的意思，設立臣下請事的制度；如果陛下發出詔令有違背時令的，應當有臣下知道并進諫，從而能順從時令和節氣。

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决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并爲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

我聽說五行以水爲根本，它的星是玄武的婺女星，它是天地的法度，是陰陽終始所生發的地方。水性平，如王道公正聖明，那麽百川就會理順，經絡通暢；如果王道偏愛私黨失去綱紀，那麽水就會涌出而爲災。《書》說"水能够潤下"，陰動而地位卑微，但不迷失其道。天下如果有道，黄河就會出《河圖》，洛水就會出《洛書》，如果天下無道，河、洛就會决溢，所以河、洛所做的是最大的。如今汝水水系、潁水水系都水流洶涌，和雨水一起成爲老百姓的禍害，這就是《詩》上說的"閃光的雷電，不安寧也不和善，百川沸騰"啊。過錯在於我們有皇甫卿士這類人。希望陛下留意講詩的人的話，稍微抑制外戚大臣。

臣聞地道柔静，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强本朝。夫本强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

我聽說地道柔和寧静，這是陰的常義常理。地有上中下之分，它的上位震動，對應后妃不順從，中位震動，對應大臣作亂，下位震動，對應百姓背叛。如果國都地震，那就是該國國君的過錯。四方中央連綿諸國家以及各州都震動起來，這個災異是最大的。以前關東幾次發生地震，五星也作怪，終究還没有大礙，應該努力崇尚陽抑制陰，以彌補過錯；堅定志向建立威望，杜絶私路，選拔任用英才，斥退不稱職的官吏，從而使本朝强大。如果根本强大那麽精神就會去折挫衝突危害，如果根本衰弱就會招致災殃和禍害，被邪惡欺凌。聽說從前淮南王謀反時，

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

他難以對付的，祇有汲黯，認爲公孫弘等人不值一提。公孫弘，是漢的名相，到今天也没有人能比得上，尚且顯得力量輕微，何況連公孫弘這樣的人都没有呢？所以説朝廷上没有賢人就會被作賊爲亂之人所輕視，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天下人没有聽説陛下有用奇策來守國之人。有人問，怎麽知道朝廷的衰弱？每個人都自己認爲自己很賢能，不向賢達之人請教，所以世道頽靡。

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虚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俊。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并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絶繼嗣，女宫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

馬如果不吃草，就不可以行路；人如果平時不看重知識分子，就不可以使國家强盛。《詩》説“因爲有衆多的賢士啊，文王得以安享天下”，孔子説“祇有十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信之人”，這些都是實話呀。陛下擁有天下這麽廣大的領土，怎麽會没有棟梁之材可以固守四境呢？原因大概在於人才仕進之路開得不廣，選拔任用不明，勉勵又不篤厚。傳上説：“好的土質善於養育禾苗，聖明的君主善於供養人才。”中等資質的人都可以讓他們成爲君子。陛下應下詔書選拔賢良，赦免小的過錯，不要求全責備，從而廣聚英才。如近世的貢禹，因爲論事懇切而得到了尊榮，於是這時士人中磨礪自身成就功名的人就有了很多。貢禹死後，就一天天不振了。等到京兆尹王章牽涉議論國事犯罪被誅滅族時，明白的人都結舌不再有言論，所以邪佞奸僞的風氣并興，外戚黨徒專權，君臣相互隔絶，直到斷了子嗣，終於京城發生趙飛燕姊妹之亂。這件事的失敗，實在是可畏可悲。

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

根本在於長久放任母親和皇后之家，這不是一天形成的，過去的事就算了，但將來的事可還要慎重。先帝很聖明，深知天意十分明白，讓陛下繼承天統，是想要矯正它啊。應該稍微抑制一下外戚，選拔訓練左右親近之人，任用有德行道術的通達之士來充任百官，這樣纔可以輔佐聖德，永保帝位，繼承大宗。下面的郎吏從官，做事没有特别之處，又不通一經的，以及博士中没有文才

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

的，應該都遣歸，讓他們從事農業，以此昭示天下，表明朝廷上都是賢人君子，從而讓百姓重視朝廷尊崇國君，消滅凶災安寧祥和，這是根本啊。我自己知道我所說的對自己很有害，但我仍然冒死進言，希望您能聽進我的意見，反復考慮一下我的話。

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黄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堤。

這時哀帝剛剛即位，成帝外戚王氏還没有被廢黜，而哀帝的外戚丁、傅又剛尊貴起來，祖母傅太后尤其驕縱，想要自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極力勸諫，過了很久，皇上不得已罷免了孔光、師丹而尊奉傅太后。這件事記在《師丹傳》。皇上雖然没有按照李尋的話去做，但采納了他的話，每當遇到特别的事，就會去詢問李尋。李尋的回答屢次被應驗，升任黄門侍郎。根據李尋的話將會有水災，所以拜李尋爲騎都尉，讓他守護河堤。

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黄門，數召見，陳説“漢曆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絶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蕩民人。”

當初，成帝時，齊地人甘忠可僞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説“漢家正逢天地的末日，應當重新受命於天，天帝派真人赤精子，下天界來教我這一道術。”忠可因此教授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人，中壘校尉劉向上奏忠可假藉鬼神欺君罔上迷惑衆人，於是被投入監獄定爲死罪，還未執行時就病死了。賀良等人也受連累，因爲學習忠可書而以不敬罪論處，後來賀良等人重又私下裏互相討論講授。哀帝剛即位，司隸校尉解光也因爲精通經術通曉災異之事而得到寵幸，上書説賀良等人還藏着忠可書。這件事下達奉車都尉劉歆那裏，劉歆認爲不合《五經》，不可以施行。而李尋也喜好這些。解光説：“以前劉歆的父親劉向上書使忠可下獄，劉歆怎麽肯給他們開這個方便呢？”當時郭昌是長安的縣令，勸李尋也幫助賀良等人。李尋於是上書讓賀良等人都待詔黄門，幾次被召見，陳説“漢的命運中衰，應當重新受命。成帝不合天命，所以絶後。如今陛下已長久地生病，變故災異也很頻繁，這是天在告誡人們啊。應該馬上改元易號，纔能够延年益壽，皇子一出生，災異就平息了。知道道而不能實行，一定有殃咎，將會滅亡，不然洪水就將來臨，火災等災難

也將發生，使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曆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并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曆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争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爲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奸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禄勛平當、光禄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哀帝長期卧病在床，希望它真的有益處，於是聽從了賀良等人的議論。於是下詔給丞相御史：“聽説《尚書》中有句話‘五曰考終命’，這是説天命大運一旦終了，就要重新記載天地之始和人世之始，考之以文獻而正之以事理，推求曆法制定紀元，其規律就好像六十甲子。朕以微渺之身繼承了太祖的大業，承奉皇天之命，統領王侯公卿，撫育黎明百姓，却没有得到順應天心的效驗。即位將近三年，災異變故多次降臨，日月失去常規，星辰運行紊亂，山崩而水枯竭，大的災異頻頻發生，盜賊紛起。朕很是憂懼，戰戰兢兢，惟恐國家漸漸衰弱滅亡。想到漢從興起到今天已有二百年，享國之運重新開始，皇天降恩保佑不才我，國家又重新獲得承受天命的符瑞，朕雖然没有聖德，怎麽敢不順應接受天之大命，一定和天下臣民一起除舊布新。兹命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作爲太初元年，朕的號是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壺刻度共分爲一百二十度。宣告天下，讓大家都清楚知道。”這以後過了一個多月，皇上卧病如故。賀良等人又想亂改政事，大臣們向皇上諫諍認爲不能允許。賀良等人上奏説大臣們都不知道天命，應當斥退丞相御史，用解光、李尋來輔政。皇上因爲他們以前所説的話没有效驗，便把賀良等人交給執法官吏，下詔書説：“朕能繼位保守宗廟，但爲政不善，災異頻頻發生，我憂懼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待詔賀良等人建議説改元易號，增加漏壺刻度，可以使國家長久安定。朕對聖人之道信之不篤，誤聽了他們的話，期望爲百姓求得福佑。但是終於没有好的效驗，長久乾旱成災。以此質問賀良等人，回答説應當再改制度，所言都背離經義，違背聖人的制度，不合時宜。犯了過錯又不肯改正，纔是真正的過錯。六月甲子日所下的詔書除了大赦天下令以外其他各項都廢除。賀良等人離經叛道，妖言惑衆，其作奸犯科之事要徹底追究。”他們都被關進了監獄，光禄勛平當、光禄大夫毛莫如和御史中丞、廷尉共同審理此案，判決賀良等人使用邪門歪道，擾亂朝政，顛覆國家，欺君罔上，大逆

不道。賀良等人都被殺了。李尋和解光罪減一等，流放到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托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贊曰：能够深刻闡明神祇靈異，貫通天人之道的，當首推《周易》、《春秋》。然而子貢還是說："夫子的文章我們能够聽到，夫子關於性與天道的言論我們却聽不到"。漢建立以來推究陰陽談論災異的人，孝武帝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帝時則有眭孟、夏侯勝，元、成帝時則有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帝時則有李尋、田終術。這是其中其說被當時君主采納的一些著名人物。考察他們所講的那一套，仿佛如出一轍。假藉經書，依托天象異常附會政事得失，有時也不免"猜度屢中"。仲舒曾入獄吏之手，夏侯被關進監獄，眭孟慘遭殺戮，李尋被流放，這些都是學者要引爲大戒的。京房以小小郎官，不顧深淺安危，直言諷刺時政，得罪當權奸臣，殺身之禍固然迅速降臨，也是由於他說話不周密而致慘死，真是可悲啊！

漢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趙尹韓張兩王傳

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奸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

趙廣漢字子都，是涿郡蠡吾縣人，蠡吾縣原屬河間國。他年輕時做郡吏、州從事，因廉潔奉公、通達明敏禮賢下士而很有名氣。被推舉爲茂材，做了管理市場物價的平準令。經過考核被任命爲陽翟令。因爲治理政務的成績特別與衆不同，升任京輔都尉，代理京兆尹。正值昭帝去世，而新豐杜建任京兆掾，負責修建昭帝墳墓。杜建素來豪俠，他的賓客從中非法謀利，廣漢聽説這事，事先婉轉勸告他。杜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於罪罰之法。許多有權勢者和宦官都替他求情，廣漢終於没有聽從。宗族和賓客謀劃要劫持杜建，廣漢獲知了他們全部的計議和主謀的名字居所，派吏卒告訴他們説："如果這樣謀劃，將會并滅全家。"命令衆吏卒將杜建在鬧市處以極刑，没有人敢走近他。京師裏都稱頌他。

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群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内侯。

那時，昌邑王劉賀應召來京即帝位，他行爲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群臣共同廢掉了昌邑王，立了宣帝。廣漢因爲參與了商議定立策略，賜爵爲關内侯。

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

廣漢遷任潁川太守。郡中大姓原、褚二族横行無忌，賓客犯法爲盜賊，前任的二千石官吏没有人能够擒拿制服他們的。廣漢到了以後幾個月，就誅殺了原、褚爲首的惡人，郡中人都震驚恐懼。

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

最初，潁川豪傑大姓相互締結婚姻，官府和民間勾結成黨。廣漢很憂慮這件事，就獎勵其中可用的人，讓他們事先知道控告書的内容，有案

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托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强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奸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

件進行審問，已經獲得了罪名，就依據法律來懲罰他們，廣漢故意泄露他們的話，使他們互相埋怨。他又讓吏卒做了告密桶，等到收到了投書，就削去告密者的名字，而假托豪傑大姓子弟所說。從那以後强宗大族家家結成了仇人，奸黨也分散敗落了，風俗大大改觀。吏卒和百姓都來控告揭發，廣漢能够把他們當作耳目，盜賊因此不能作案，作案了就會被捕獲。一切都得到了治理，廣漢的威名廣爲流傳，以至於投降的匈奴人説匈奴中都聽説過廣漢。

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

本始二年，朝廷派遣五將軍攻打匈奴，徵用廣漢以太守的身份領兵，隸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回來後，仍代理京兆尹，一年後實授京兆尹。

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顔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按之罪立具，即時伏辜。

趙廣漢身爲京兆尹，接納士人和顔悦色，他以安慰薦拔對待屬吏，殷勤備至。事成推辭功勞，歸功於屬下，説："是某掾官做的，不是我二千石所能做的。"行爲發於至誠之心。拜見他的屬吏都傾吐心腹之事，毫不隱匿，都願意被他任用，即使死也不逃脱。廣漢很清楚地知道他們的能力都適合做什麽，能否盡力。其中有背棄他的，就先使他知道，勸告不改的，纔收捕他，逃不掉，按他的罪行定立罪名，立時伏罪。

廣漢爲人强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奸，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户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脱。"

廣漢爲人精明强幹，天性精通爲官之道。接見屬吏和百姓，可以通宵達旦。尤其擅長鉤距之術，以此察得事情的原委。鉤距的方法是，如果想知道馬的價錢，就先問狗價，然後問羊價，然後問牛價，然後問到馬，相互比較這些價格，按類相衡量，就能够知道馬的貴賤與實情相當。衹有廣漢最精通能行鉤距之術，他人仿效没有誰能趕得上。郡中的盜賊，閭里的輕俠，他們的根基和窟穴所在地，以及屬吏枉法收取財物，銖兩之微的奸情他都知道。長安幾個少年在里中隱蔽處的屋舍中謀劃共同劫持某人，話還没説完，廣漢派屬吏收捕整治使他們全部伏法。富人蘇回任官爲郎，有兩人劫持了他。過了一會兒，廣漢帶着屬吏到了他們家。廣漢站在庭下，讓長安丞龔奢敲堂門告訴劫匪，説："京兆尹趙君拜謝二位，請不要殺人質，這個人是皇帝的侍衛。如果釋放

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户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

了人質，不抵抗，就會好好對待你們，有幸遇上赦免的命令，或者那時可以免罪。"那兩個人很驚愕，素來又聽到廣漢的名聲，立即開門出來，下堂叩頭，廣漢跪下拜謝說："很高興保全了郎官的性命，你們待人很厚道！"把二人送到監牢，告訴獄卒殷謹相待，供給酒肉。到了冬季，二人應當出獄受死刑，廣漢預先爲他們備辦棺木，供給殮葬的器具，并告訴他們，兩人都說："這樣死了也没有怨恨！"

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奸擿伏如神，皆此類也。

趙廣漢曾經發文召見湖縣的都亭長，都亭長西行到了界上，界上亭長開玩笑說："到了郡府，替我多多拜問趙君。"亭長到了郡府，廣漢與他談話，問完了公事，對他說："界上亭長傳話給我，你爲什麼不轉達他的問候呢？"亭長叩頭信服說確實有這件事。廣漢於是說："回去替我拜問界上亭長，讓他努力做好本職之事，盡心盡力，京兆不會忘記他的忠厚之心。"他揭發私情隱情如神，多是這樣。

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嘆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

廣漢上奏請求，請求把長安游徼獄吏的俸禄增加到百石，此後食俸百石的屬吏都比較自重，不敢枉法任意拘繫人。京兆政治清明，官吏和百姓對他贊不絕口。長老傳言認爲自漢興起以來的管理京兆的人没有誰能趕得上他。左馮翊、右扶風的官署都設在長安，犯法者經常流竄到京兆的地界作案。廣漢感嘆說："擾亂我的管理的，往往是左馮翊、右扶風啊，如果能讓我兼治二輔，治理長安就容易了。"

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椎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强壯蜂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

當初，大將軍霍光執政，廣漢奉事霍光。到霍光死了以後，廣漢心中知道皇帝的心意，發遣長安小吏親自帶領着，與他一塊到了霍光之子博陸侯霍禹的宅第，直闖入府門，搜查拘繫私自屠畜賣酒的人，用椎子砸破盧罌，用斧子斬斷門閂而去。當時霍光的女兒是皇后，聽説了這件事，對皇帝哭訴。皇帝心中稱許此事，因此僅僅召見詢問廣漢。廣漢因此得罪了貴戚大臣。廣漢平日喜歡任用那些舊吏家年少的子孫們，一味張揚强壯鋒鋭之氣，見事情發生了，没法迴避，大多抱着與他當機立斷的打算，没有誰替他支撑危難局面。廣漢最終因此招禍。

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吏逐去。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按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弟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當初，廣漢的門客私自在長安市場上賣酒，丞相的屬吏趕走了他。門客懷疑是男子蘇賢告發了這件事，便告訴了廣漢。廣漢派長安丞追查蘇賢，尉史禹因此彈劾蘇賢作爲騎士屯駐霸上，却不到屯所，又缺乏軍需儲備。蘇賢的父親上書申訴，控告廣漢，事情下達有司重新處理。禹獲罪腰斬，請求逮捕廣漢。有詔命令就地審訊，廣漢口中稱服，正巧有赦命，祇降了一級俸禄。廣漢懷疑這件事是同邑男子榮畜指使的，後來以其他罪名殺了榮畜。有人上書告發這件事，宣帝把案件交丞相和御史大夫辦理，追查得很緊急。廣漢派所親信的長安人作丞相府的門卒，讓他私下打探丞相家中違法的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隨身婢女有過失，自縊而死。廣漢聽說了這件事，懷疑是丞相夫人因嫉妒而在府宅内殺了她，而丞相正齋戒以入宗廟酎祭。廣漢得知這件事，便派中郎趙奉壽勸告丞相，想以此挾制他，使他不要一直追究自己的事。丞相不聽，追查得更加緊迫。廣漢想要告發他，先向知星氣的太史占問，太史説今年當有大臣被戮死，廣漢立即上書告發丞相的罪行。皇帝批示説："交由京兆尹處理。"廣漢知道事情迫切，於是自己帶領吏卒直闖丞相府，召令丞相夫人跪在庭下聽取她的對辭，帶走了十多個奴婢，訊問他們殺死婢女的事。丞相魏相上書陳述："妻子確實没有殺婢女。廣漢多次犯罪依法未能伏罪，他以欺詐手段脅迫臣魏相，幸而臣魏相寬容没有上奏。希望派清明的使者來處理廣漢所證實的臣魏相的家事。"事情交由廷尉處治，確實是丞相自己因過錯而鞭笞并逐走隨身婢女，婢女被趕出丞相府纔死的，并不像廣漢所説的那樣。司直蕭望之上奏彈劾道："廣漢侮辱大臣，想脅持丞相，違逆節律傷害風化，是不道之罪。"宣帝厭惡他，送廣漢下了廷尉牢獄，又有殺害無辜，故意不據實情審問案件，擅自斥責騎士缺乏軍備等幾個罪名，天子批准了他的上奏。官吏和百姓守在皇宫旁號哭的有數萬人，有的説"臣活着對朝廷没有益處，願意替趙京兆死，使他能活着撫養百姓。"廣漢終於被腰斬。

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

廣漢雖犯法被誅，但他做京兆尹廉潔清明，

威制豪强，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抑制豪强，小民各得其位。百姓至今思念他，頌揚他。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鬥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饋，百賈畏之。

尹翁歸字子兄，原爲河東平陽人，後來移居杜陵。翁歸少時失去父親，與季父住在一處。他做牢獄小吏，通曉法律。喜歡擊劍，没有誰能抵抗他。這時大將軍霍光主持朝政，霍氏家族住在平陽，家奴門客持刀兵器到街市打鬥製造混亂，吏卒不能制止，等到翁歸做市吏，没有敢犯法作亂的。公正廉潔不收饋贈，商賈們都懼怕他。

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奸，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内令，舉廉爲弘農都尉。

後來離職閑居在家。正巧田延年做河東太守，巡視各縣到了平陽，召集以往的全部吏卒五六十人，延年親臨會見，讓有文才的站在東邊，有武才的站在西邊。察看了數十人，輪到翁歸，獨獨伏地不肯起，對答道："翁歸文武兼備，請您安置。"功曹認爲這個吏卒倨傲不遜，延年説："這有何妨?"於是召他上前詢問，很驚異於他的對答，就讓他爲卒吏，使他跟從回到郡府。翁歸察詢事情揭發奸情，能够窮盡事情的原委，延年非常看重他，自以爲能力不及翁歸，調職代任督郵。河東二十八個縣，分爲兩部，閎孺統管汾水之北，翁歸統管汾水之南。翁歸舉動依照法律，捕得那些犯罪的人，屬縣長吏即使暗中誣陷，也没有誰怨恨他。經過考核他被任命爲緱氏尉，歷任郡中之職，所到之地治理得好，升任都内令，舉廉做了弘農都尉。

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托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被任命爲東海太守，去探望辭别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想要把兩個同邑人的兒子托付給翁歸，讓他們先坐在後堂等待接見。定國與翁歸談了一整天的話，不敢讓同鄉的兒子來見。翁歸走了之後，定國纔對邑子説："他是賢明的官吏，你們不會做事，我也不能憑私交相求。"

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

翁歸治東海吏治清明，郡中官吏和百姓賢與不賢，以及他們奸詐邪惡的罪名都知道。縣縣各有登記的簿册。他親自處理各縣的政事，有緊急的命令就稍稍緩發；官吏和百姓稍稍懈怠，就披露有罪人的名册。縣縣拘捕黠吏豪民，審查後定立罪名，最高到死刑。拘捕人一定在秋冬考核官

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爲奸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

吏大會中，以及出外巡視各縣時，而不在没事的時候。他拘捕人，是爲了以一警百，官吏和百姓都心服，因恐懼而改過自新。東海大豪紳郯縣的許仲孫，爲人奸猾，擾亂吏治，郡中被他所苦。郡守有想要捕他的，他就憑藉勢力僞詐逃脱，一直没有人能够制服他。翁歸來到後，判仲孫死刑棄市，一郡人戰栗，没有人敢觸犯法令。東海因此太平。

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奸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奸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奸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脱。緩於小弱，急於豪强。豪强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

尹翁歸因政績優異試任右扶風，一年後實授其職。他選用廉明公正憎惡奸邪的吏卒做爲輔佐，以禮相待，好惡與他們相同；那些背叛翁歸的，也一定會施行處罰。治理的辦法如同東海的老方法，奸邪罪名也是縣縣有名册。相鄰的伍中發現了盜賊，翁歸就召來那一縣的長吏，明白地告訴他奸黠的主犯的名字，教他按此類推盜賊所經過和投靠的地方，大多常如翁歸所説的，没有遺漏脱逃的。對弱小就放寬政策，對豪强就加緊追查。豪强有判罪的，送給掌畜官，命令他割草，以人數日數定量要求，不能替代。不符合定量，就以笞刑責罰，極至者以致用鈇自剄而死。京師敬畏他的威嚴，扶風因此安定，捕捉盜賊一項常常是三輔之最。

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温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翁歸爲政雖重法用刑，却以清廉出名，言不及私，温良謙讓，不以自己的才能傲視他人，因此在朝廷中名譽很好。他任職多年，元康四年病終。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物，天子以爲他很賢明，下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才爲最重要的事情，不區分親疏遠近，務求能够安撫百姓罷了。扶風翁歸廉明公允正直，治理百姓很不尋常，早夭不順，不能够完成他的功業，朕很憐惜他。賜翁歸之子黄金百斤，以供給他家祠的祭祀。"

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翁歸的三個兒子都做了郡守。小兒子尹岑歷任九卿，官至後將軍。而閎孺也位至廣陵相，有善於治政的名聲。因此世人稱道田延年是懂得用人的人。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剌

韓延壽字長公，原爲燕地人，後遷居杜陵。年輕時爲郡文學。父親韓義是燕的郎中。燕剌

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强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

王劉旦謀反，韓義因勸諫而死，燕人很同情他。此時昭帝年事已高，大將軍霍光把持政權，徵召郡國的賢良文學，向他們詢問政事得失。當時魏相以文學的身份來對答，認爲“賞罰的目的在於勸善禁惡，這是爲政的根本。往日燕王行爲無道，韓義挺身力諫，被燕王殺掉。韓義與燕王没有比干與紂王一樣的親緣關係，却實行了比干一樣的節操，應該大大獎賞他的兒子，以此顯示給天下人，昭明做人臣的道理。”霍光接受了他的建議，於是提拔延壽做了諫大夫，升任淮陽太守。延壽治政很有名聲，調職潁川。

潁川多豪强，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仇。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謡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黄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

潁川豪强多，很難治理，國家常爲之選派强有力的太守。在此以前，趙廣漢做太守，憂慮當地風俗喜聚朋結黨，因此交結官吏和百姓，使他們互相告發，這種權宜之計是爲了明察政事，潁川因此告發成風，百姓多結仇成怨。延壽想要改變這種風氣，以禮讓教化百姓，又擔心百姓不仿從，於是依次召見被鄉里所信任敬重的郡中長老數十人，設酒宴，親自陪奉，把施行禮教的想法告訴他們，向他們詢問閭里歌謡和百姓疾苦，向他們陳述和睦親愛消除怨仇的辦法。長老們都認爲很有益處，可以施行，於是共同商定嫁娶喪祭的禮儀和等級，大致依據古禮，不得逾越法律限度。延壽於是命令文學校官諸生戴皮弁手執俎豆等禮器，爲官吏和百姓主持喪嫁娶等禮儀。百姓依照他的教導，把那些仿製的爲送葬用的土木製車馬棄之於道。過了幾年，延壽調任東郡太守，黄霸代替延壽治理潁川，黄霸沿用他的方法因而潁川非常安定。

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争；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閭里仟佰有非常，吏輒聞知，奸人莫敢入界。其

延壽做官，崇尚禮義，喜好上古的教化，每到一處一定聘請當地的賢士，依禮對待任用他們，擴大謀劃，接納勸諫；推崇行喪讓財的行爲，表彰孝悌之行；修治學校，春秋鄉射，陳列鐘鼓管弦，盛行升降揖讓之禮，以及都試研討武藝，設置斧鉞旌旗，演習射禦之事。修治城墻，徵收賦租，先明確布告開始的日期，以指定的期限開始行事，官吏和百姓都很敬畏而遵守規定。又任命正、五長，作爲孝悌的表率，不可姑息奸邪的人。閭里仟佰一旦出現事故，官吏就會接到

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捶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

報告，奸人不敢入其地界。這種做法開始好像很繁瑣，其後吏卒没有追捕罪犯的辛苦，百姓也没有受刑的憂慮，都很安於這種治法。延壽對待手下的官吏，恩施很重而約法明確。如果有欺騙背叛他的，他就深深地自我責問："難道是我負了他麽，他爲什麽這樣做呢？"吏卒聽到了暗自痛悔，他的縣尉以致自刺而死。後門下掾自剄，被人救下没死，由此啞了不能説話。延壽聽説了這件事，對着掾史哭了，派吏卒醫治看護他，仁厚地免除了他家人的賦税徭役。

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

延壽曾要外出，臨上車，有一個騎馬的吏卒遲到了，延壽囑咐功曹議定懲罰他的罪名。延壽返回到府門，門卒擋住車，有話要説。延壽停下車問他，門卒説："《孝經》説：'以事父之道來事君，其中的敬是相同的，因此事奉母親取其愛，事奉君主取其敬，敬愛兼取是用來事奉父親的。'今天一大早您要出門，停了很久還没走出去，騎吏的父親來到府門，不敢進去。騎吏聽説，快跑着出來拜見父親，正巧趕上您要上車。因爲敬事父親而被懲罰，難道不是有損於大化嗎？"延壽在車中舉手拜道："如果不是你，我還不知道自己的錯誤呢。"回到府内，召見門卒。門卒本來是諸生，聽説延壽賢明，没有途徑引薦自己，因此替人做門卒，延壽於是留用了他。延壽聽取善意的勸諫，大多是這樣的。延壽在東郡三年，令行禁止，獄案大減，是天下治理最好的。

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

韓延壽試任左馮翊，一年後被認爲稱職實授其職。過了一年多，不肯出去省視各縣。丞掾多次報告説："您應該循行郡中，觀覽民俗，考査長吏的治政成績。"延壽説："各縣都有賢明的長吏，督郵在局外分明善惡就行了，省視各縣恐怕没有什麽益處，祇是增加了煩擾罷了。"丞掾都認爲正值春季，可以出去一次勸勉農桑。延壽不得已，巡縣到了高陵，百姓中有親兄弟爲了耕地相互争辯的，各自向延壽陳説，延壽非常悲傷，説："有幸得了這個職位，做一郡的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致使百姓中有骨肉互相訴訟，既傷害風俗教化，又使賢明的長吏、嗇夫、三老、孝悌

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内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承受這樣的羞辱，過錯在於馮翊，應當引咎辭職。”這一天稱病不理公事，於是入内躺到傳舍中，閉門思過。一縣中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麽，令丞、嗇夫、三老都自縛等待處罰。於是訟訴人的宗族們相互責備，這兩兄弟也深深地懊悔，都自己剃了髮袒肉謝罪，願把田轉讓對方，至死不敢再争。延壽非常高興，開門請見，入内置備酒肉與他們相對飲食，勉勵他們并且把這個意思告訴了鄉内的官署，以此表彰規勸肯於悔過從善的百姓。延壽於是起來處理事務，感謝令丞以下各官，接見慰藉他們。郡中從此和洽，無不相互勉勵，不敢違法。延壽的恩惠信譽遍及二十四縣，没有誰再以言辭相互訴訟的。推究他的至誠之心，官吏和百姓都不忍心欺騙他。

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奸。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黄紈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籣。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

韓延壽代替蕭望之做左馮翊，而望之升任御史大夫。侍奉謁見的侍者福告訴望之延壽在東郡私自發放官錢一千多萬。望之與丞相丙吉商議，丙吉認爲正逢大赦，不須追查。正好御史在東郡查辦公事，望之於是讓他一并查問這件事。延壽聽説了，立即布置吏卒查考望之做馮翊時廩犧官錢發散了一百多萬的事。廩犧吏被拷打訊問得很急，自己供認與望之爲奸。延壽上奏彈劾，想以天子制止望之。望之自己陳奏“我的職責在於監察全國，聽到了事情不敢不查問，却被延壽阻撓了。”皇上因此不信任韓延壽，派人分别追查弄清事實。望之的事終於没有事實，而望之派御史在東郡考查，全部查明了延壽的事。延壽在東郡時，考試騎士，修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穿衣以黄色細絹做方領，駕四匹馬，著總，立幢棨，插羽葆，在車上鼓樂歌吹，功曹引導車，都是一車四馬，裝載棨戟。五個騎手爲一伍，分左右兩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跟在車旁。唱歌的先入射堂，望見延壽的車來了，就高唱楚歌。延壽坐在射堂，騎吏持戟沿臺階列立，隨從的騎士帶着弓鞬羅立在後面。命令騎士兵車在四面布陣，披着甲衣佩着鞮鞪騎在馬上，抱着弩背着籣。又讓騎士表演戲車弄馬盜驂的技藝。延壽又取用官府的銅製器物，等到月食出現時鑄成刀劍鉤鐔，仿效皇帝尚方署的做法。還用官府錢帛私

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

雇小吏爲其服役。以及置辦裝飾車甲三百萬以上。

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訴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於是蕭望之上奏彈劾韓延壽超越職權大逆不道，又自己辯白說："前不久被延壽彈劾，現在又揭發延壽的罪行，衆人都以爲臣懷有邪惡之心，欺侮冤枉延壽。希望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定他的罪名。"事情下達公卿，都認爲延壽從前没有成績，後來又誣告典法大臣，想以此解脱罪名，狡猾不道。天子厭惡他，延壽終於獲罪被斬殺在街市。官吏和百姓數千人送他到渭城，老少扶着車轂，争着獻上酒和烤肉，延壽不忍心拒絶，人人的酒都飲，計飲酒一石有餘。派掾史分别拜謝送行的人："勞苦吏民相送，延壽死無所恨。"百姓没有不流淚的。

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韓延壽的三個兒子都做了郎官。他在臨終之時，囑咐他的兒子不要做官，要以他爲戒。他的兒子都聽從父親的話辭官不做。到了孫子韓威，纔又做官至將軍。韓威也很講恩德和信義，能得衆人擁護，下屬願意爲他拼命。韓威也是因奢侈僭越獲罪被殺，延壽的遺風大抵如此。

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禄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太中大夫，與于定國并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

張敞字子高，本來是河東平陽人。在祖父張孺做上谷太守之時，遷居茂陵。張敞的父親張福奉事孝武帝，官至光禄大夫。張敞後來跟隨宣帝遷到了杜陵。張敞本來是以鄉有秩的身份補任太守卒史，經過考核而做了甘泉倉長，稍稍升任太僕丞，杜延年認爲他很不尋常。正巧昌邑王劉賀到京即位，行爲不遵循法度，張敞上書勸諫道："孝昭皇帝早崩没有子嗣，大臣爲之憂慮，挑選賢德聖明的人繼承宗廟，向東迎接的日子，惟恐屬車來得太遲。現在天子在盛年初即皇位，天下人没有不擦拭眼睛，側着耳朵，觀察風俗教化的變化的。輔國的大臣還没有褒揚，而爲昌邑王挽輦小臣却先升了官，這是錯中的大錯啊。"此後過了十幾天，昌邑王劉賀被廢，張敞因切中直諫而名聲顯揚，破格提升爲豫州刺史。因爲他多次向上奏事言語忠懇，宣帝徵召他爲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一同處理尚書的事務。因剛正違忤了大將軍霍光，就讓他掌管兵車出軍的人減省費

之，徙敞爲山陽太守。

用，又出任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劉賀住在昌邑，皇上心中忌憚他，調張敞任山陽太守。

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晋，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晋，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决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内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争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

過了很久，大將軍霍光去世後，宣帝纔親理政事，封霍光兄長的孫子霍山、霍雲都爲列侯，以霍光的兒子霍禹爲大司馬。過了不久，霍山、霍雲因過錯遣回府第，霍氏女婿親屬很有些補任官吏的。張敞聽説了這種情况，進上封事説："臣聽説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晋，大夫田完有功於齊，他們的國君都以封賞作爲酬勞，并且最終是田氏篡齊，趙氏分晋，季氏在魯專權。因此孔子作《春秋》，記載盛衰的經過，譏諷世卿最厲害。從前大將軍霍光决策國家大計，安定宗廟，平定天下，功績也是不小的。周公執政不過七年，而大將軍掌權二十年，海内的大事，都在他的决斷之中。當他勢力隆盛的時候，驚動天地，陰陽不和，日食月食，白晝昏暗黑夜有光，土地震裂，地中生火，天象違背了常規，祅祥怪異，不可勝記，這都是因爲陰類旺盛，臣下專權。朝臣應有明言，説陛下褒揚寵信從前的大將軍以報答他的功德已經足够了。近來輔臣專政，貴戚勢力太盛，君臣的名分不明確，請您罷免霍氏三侯，讓他們回歸府第。至於衛將軍張安世，應該賜給几杖讓他歸退，時時地問候召見，把列侯看作天子的師長。明確地下詔給予恩典却不聽，群臣居於道義力争而後纔許可，天下人一定認爲陛下是不忘霍氏功德，認爲朝臣懂得禮義，霍氏世世就没有什麽憂慮和困苦了。現今朝廷中聽不到直諫的聲音，而令詔令獨自發出，這不是良策。現在兩位侯已經出京了，人的常情是不會因此疏遠的，以臣的心思忖度，大司馬及他的支系親屬一定有畏懼之心。近臣自身感到危機，這不是良計啊，臣張敞願意在滿朝中挑起這個端頭，但值守偏遠的郡縣，所以没有機會。心思的細微之處口中無法説清，言語的微細之處筆下無法講明，因此伊尹五次被推薦給桀，五次奉事湯，蕭相國推薦淮陰侯幾年纔得以任用，况且臣在千里之外，憑藉文書禀告事情呢！希望陛下明察。"皇上非常贊許他的計策，但不

徵用他。

久之，勃海、膠東盜賊并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游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群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户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并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奸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黄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

過了很久，勃海、膠東一帶發生了許多搶劫案件，盜賊爲害一并興起，張敞上書請求讓自己來治理，說："臣聽説忠孝的道理是，在家就盡心事奉雙親，爲官就要竭力奉事君主。那些小國的君主尚有奮不顧身的臣子，何況聖明的天子呢！現今陛下費心於天下的太平，勞神於政事，勤勉而不捨晝夜。群臣應該各司其職盡心竭力。臣管轄的山陽郡有九萬三千户，人口五十萬以上，總計未捕住的盜賊有七十七人，其他賦税各項政務考核也大致這樣。臣張敞愚鈍，既然無力減輕皇上的思慮，長久處在太平的州郡，身處安逸享樂中而忘了國事，這不是忠孝的節操啊。聽説膠東、勃海左右郡多年歉收，盜賊并起，以致進攻官署，劫奪囚徒，搜索交易所，劫持列侯。官吏失去法規的約束，奸人違法作亂的無法制止。臣張敞不敢愛惜生命逃避死亡，希望聖詔明示，我願意盡力摧毁挫敗盜賊的暴虐之行，探訪撫恤那些孤弱的人。諸事各得其所了，所到各郡就會上奏條陳當地興廢的原因狀況。"奏書進上，天子召見張敞，任命他爲膠東相，賜黄金三十斤。張敞拜别赴任，又向皇帝提出，治理這些繁難之地非用重賞重罰不可，如果官員追捕盜賊有功，請求給予比京城三輔更大權限。天子批准了這個請求。

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

張敞到了膠東以後，公開懸賞捉拿盜賊，分化群盜使他們相互捕捉斬殺以減輕罪行。吏卒追捕盜賊有功的，稟明尚書調補縣令的有數十人。於是盜賊解散，更相捕捉斬殺。官吏和百姓敬服，國中於是安定下來。

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絶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内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

過了不久，王太后多次外出游獵，張敞上書勸諫說："臣聽説秦王喜好淫聲，葉陽后因此不聽鄭衛的音樂，楚莊王喜愛打獵，樊姬因此不吃鳥獸的肉。他們并不是口中厭惡甘美的食物，耳中憎惡絲竹之聲，之所以這樣抑制自己的欲望，杜絶嗜欲，是要給兩位君主做出表率以保全宗廟社稷啊。依照禮，君王的母親出門就要乘坐衣車，降階到堂下就要有傅母跟從，進退就要鳴玉佩，内衣之飾要結緊紐結。這是講尊貴的人如

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何自己節制，不恣意放縱的道理。現今太后資質賢淑美好，慈愛寬厚，諸侯没有誰不聽説的，却稍稍有以田獵縱欲的名聲，這被天子聽到了也不太合適。希望您能察覽古事，完美今天的行爲，使后姬們有行動的法則，下臣有稱誦的資料，臣張敞將不勝榮幸！”奏書進上，太后停止了打獵不再外出。

是時潁川太守黄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閭閲出者，污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這時潁川太守黄霸因政績第一被調入京試任京兆尹。黄霸治事幾個月，并不稱職，仍然回任潁川太守。於是天子命令御史：“以膠東相張敞試任京兆尹。”自從趙廣漢被誅殺後，頻頻更换京兆尹，如黄霸等多人，都不稱職。京師的社會治安逐漸鬆弛，長安城的偷盜尤其多，商賈們很爲此苦惱。皇上以這種情況詢問張敞，張敞認爲可以禁止。張敞任職後，訪求詢問長安父老，偷盜的幾個頭領，居住富足，外出有童奴騎馬相從，閭里把他們看作首領。張敞把他們都召來訊問，暫不對他們的罪行實行懲處，抓住他們以往的把柄，讓他們引來衆小偷以贖出自己。小偷的頭領説：“現在一旦召集他們到官府來，恐怕他們驚怪害怕，希望能暫時委任給我們官職。”張敞使他們都做了小吏，遣回休息。頭領備辦了酒席，小偷都來祝賀，將喝醉時，小偷首領用赤土染污了他們的衣襟。吏卒坐在里門邊查看出來的人，染了赤土的就拘縛他，一天捕到了數百人。窮究他們所做的案子，有的一個人有一百多起，都依法懲處。從此擊鼓查更的聲音稀少了，市場上没有了小偷，天子嘉獎了他。

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奸，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

張敞爲人聰明機智，賞罰分明，見惡人就抓，但也時常不按法律規定而寬大處理犯人，很值得稱道。他治理京兆，大致遵循趙廣漢的方法。他的方法策略和明察的程度，揭發隱避的奸情，不如廣漢，然而張敞本來研究《春秋》，以經術爲本，他的治理多夾雜儒雅的因素，往往表揚賢良彰顯善行，不專用誅罰的辦法，他也因此而自我保全，最終免於被殺。

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弟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

京兆尹管理京師治安，長安中人多，三輔尤其多。郡國的二千石官吏以優異政績入京試任，等到轉爲正職後，長的不過二三年，短的幾個月

一歲，輒毁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

或一年，就會被毁傷名聲，因罪過罷免。祇有廣漢和張敞任職很久。張敞做京兆尹，朝廷每有大事商議，他便引述古今，處理適宜，公卿都很佩服，皇上多次聽從他的意見。然而張敞没有威嚴，有時罷了朝會，騎馬經過章臺街，便讓趕馬的吏卒趕馬，自己擋住臉面拍馬而過。又給妻子畫眉，長安中傳説張京兆畫眉很嫵媚。有司以此劾奏張敞。皇上問他，張敞對答説："臣聽説閨房之内，夫婦的私情，有超過畫眉的。"皇上愛惜他的才能，不責備他。但他一直没有得到很高的官位。

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爲刺史，時望之爲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禄勛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

張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爲好友。最初張敞與于定國都是因爲勸諫昌邑王而升遷的。定國任大夫平尚書事，張敞出京任刺史，當時望之任大行丞。後來望之先升任御史大夫，定國後來任丞相，張敞一直是郡守。張敞做京兆尹九年，因與光禄勛楊惲交往親密，後來楊惲因大逆罪被誅殺，公卿禀報張敞是楊惲的同黨，不應該任官，按同例都要免官，但對張敞的奏請單單始終不下達。張敞派賊捕掾絮舜查辦案件。絮舜因爲張敞被彈劾應當免官，不肯爲張敞做完這件事，私自回了家。有人勸告絮舜，絮舜説："我替此公盡力已經很多了，現在他祇能再做五天的京兆罷了，哪裏能再辦案呢？"張敞聽説了絮舜的話，立刻派吏卒拘繫絮舜入獄。這時冬月祇有幾天就過了，辦案的吏卒晝夜處治絮舜的案件，終於定了他的死罪。絮舜當出去受死刑了，張敞派主簿拿着文告告訴絮舜説："五日京兆究竟怎麽樣？冬月已經過去了，你不想延長壽命嗎？"於是在市場上斬殺了絮舜。正值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行，絮舜的家人載着他的尸首，并且編聯了張敞的文告，親自向使者訴訟。使者上奏張敞誅殺無辜，天子認爲他的罪很輕，想使張敞依輕而免於處罰，就先批下了張敞以前因楊惲獲罪不應居官的奏書，免他爲庶人。罷免的奏書下達了，張敞到宫中交了印綬，就從宫闕之下逃命。

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

過了幾個月，京師的官吏和百姓都鬆懈下來，報警的鼓聲又頻頻響起，而冀州官署中出現了大盗。天子想起張敞治政的功效，派使者到他

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群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踪迹皆入王宫。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宫，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敞傅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宫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户。敞居部歲餘，冀州盗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

家居住處徵召他。張敞身遭重劾，等使者到了，妻子家人都哭泣惶恐，而張敞單單笑道："我已經是亡命之人，郡中吏卒當是來拘捕，現在使者來了，這是天子想起用我啊。"立即整裝隨使者到公車上書説："臣從前有幸備位列卿，待罪在京兆，因誅殺賊捕掾絮舜獲罪。絮舜本是臣張敞平日厚待的小吏，多次受恩被寬待，他因臣有奏章彈劾該免官，受文書查辦事情，却乘機回家，説臣是'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風損俗。臣私下因絮舜的罪行不可言狀，枉用法律誅殺了他。臣張敞殺害無辜，審訊案件故意不公正，雖然受到了聖明的法律的懲處，仍是死而無怨。"天子召見了張敞，任命他爲冀州刺史。張敞從亡命中被起用，又奉命出使管理一州。張敞到了官署，而廣川王國内衆人不守道義，叛亂連連發生，却不能捕獲。張敞派耳目查出叛賊首領的名字和居處，殺了他們的首領。廣川王姬的兄弟及王的同族宗室劉調等通常爲他們庇護，吏卒追捕到最後，叛賊的踪迹都入了王宫。張敞親自帶領郡國的官吏，駕車數百輛，圍守王宫，搜索劉調等人，果然從宫室的重椽中找到了他們。張敞親自監督吏卒捕殺了他們，割下了頭顱，懸在王宫門外，於是上奏彈劾廣川王。天子不忍使他受法律懲處，削奪了他的封户。張敞在官署一年多，冀州的盗賊禁止了。又試任太原太守，滿一年轉正，太原郡因此安定。

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

不久，宣帝去世。元帝剛即位，待詔鄭朋推薦張敞是先帝名臣，最適合作皇太子的師傅。皇上以這件事詢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認爲張敞是有能力的官吏，堪任治理煩亂，資質輕浮不是做師傅的材料。天子派使者徵召張敞，想以他爲左馮翊。正巧張敞病亡了。張敞所誅殺的太原吏的家人憎恨張敞，跟隨到杜陵刺殺他的二兒子張璜。張敞的三個兒子都官至都尉。

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强，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

當初，張敞做京兆尹，而他的弟弟張武被任命爲梁的相。當時梁王驕貴，百姓多豪强，號稱難於治理。張敞問張武："你想怎麽樣治理梁?"張武敬憚兄長，謙遜不肯説。張敞派吏卒送他到關，囑咐吏卒自己問張武。張武回答説："駕馭

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

狡猾的馬的人善於使用馬銜和馬鞭，梁國是大都市，官民凋敝，正應當以柱後惠文彈壓治理他們罷了。”秦時獄法吏戴柱後惠文，張武的意思是要以刑法管理梁。吏卒回來說了這些話，張敞笑道：“確實像掾所說，張武一定會治理好梁。”張武到了官任，治理得很有成績，也是一個有能力的官吏。

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張敞的孫子張竦，王莽時官至郡守，封了侯，博學文雅超過張敞，但處理政事不如他。張竦死之後，張敞沒有了後人。

王尊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决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幼年喪父，歸附諸父，讓他在水澤中牧羊。王尊私下學習，會寫隸書。十三歲時請求做了獄中小吏。過了幾年，在太守府供事，問到詔書和以往的事，他沒有答不上的。太守認爲他很不尋常，任命他爲書佐，主管監獄囚事。過了不久，王尊稱病辭去職務，以師禮奉事郡文學官，研習《尚書》、《論語》，大略通曉了其中的大義。又應召主管監獄囚事，爲郡决曹史。過了幾年，因太守的推舉做了幽州刺史的從事史。太守察王尊廉潔，補任他爲遼西鹽官長。王尊多次上書建議對國家有益的事，事情下達丞相御史辦理。

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

初元中，王尊被推舉爲直言，升任虢縣令，轉而管理槐里，兼管美陽守令的職務。春季正月，美陽有女子告他的養子不孝，說：“養兒常以我爲妻，因妒笞責我。”王尊聽說了，派吏卒捕來訊問證實，都招供了。王尊說：“律例沒有有關妻母的法規，聖人不忍書寫，這就是經中所說的製造殺戮的法規啊。”王尊於是出來坐在廷上，把不孝子懸在樹上處以磔刑，讓騎馬的吏卒五人張弓射殺他，官民驚駭。

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弟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强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

後來皇上行幸雍縣，經過虢縣，王尊依照規定置辦帷帳等生活用品，以高等第擢升爲安定太守。王尊到了任上，出文告告示屬縣說：“令長丞尉奉法守衛縣城，做百姓的父母官，壓制豪强扶持貧弱，宣揚和推廣聖上的恩澤，是非常勞苦的。太守在今日到了官府，希望諸位君卿能努力端正自身以表率下民。以前行爲貪婪卑鄙的，能

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閫内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污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奸臧。威震郡中，盗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强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

够改過就可以與太守共同治事。要明白慎重地對待自己的職務，不要以身試法。”又出文告示掾功曹“各自儘量努力，幫助太守治理政事。那些不中用的，趕快自行退避，不要總是妨礙賢能的人發揮才能。羽翮不修整，就不能飛至千里；門内的事不管理好就無法治理外面的事。府丞把吏卒的品行和才能都記録下來，分別區分清楚。有才能的爲上，不以富取人。商人富有百萬，也不足於和他商議政事。從前孔子治理魯，剛上任七天就誅殺了少正卯，現在太守任事已經一個月了，五官掾張輔懷有虎狼之心，貪污不守法制，一郡的錢財都入了他家，這正好足以葬送了他。現在將張輔送往監獄，直符史到門下，隨太守辦理這件事。丞千萬以張輔爲戒！不要隨他入獄！”張輔被拘在獄中幾天就死了，官府盡獲他狡猾不道的罪名和百萬奸財。王尊威震郡中，盗賊分散，依居在郡的邊界處。豪强多被誅殺刑傷而伏法。王尊因殺人太凶而免官。

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絶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

王尊受召出任官職，又做了護羌將軍署下主管轉運事務的校尉，護送軍糧的運送。而羌人反叛，斷絶了轉運的道路，數萬兵圍困了王尊。王尊以一千餘騎兵奔出突破羌賊。功勞没有列報於天子，却因擅離部署獲罪，正值赦令，免官還家。

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

涿郡太守徐明舉薦王尊，認爲他不應該久在閭巷閑居，皇上任命王尊爲郿縣縣令，升任益州刺史。起初，琅邪王陽做益州刺史，巡行部屬到邛郲九折阪，感嘆道：“承奉先人給了身體，如何多次登臨這樣的險境呢！”後來因病辭官。等王尊做了刺史，到了那個阪，問吏卒説：“這不就是王陽所畏懼的險途嗎?”吏卒回答説：“是。”王尊叱喝他的馬説：“向前跑！王陽是孝子，王尊是忠臣。”王尊在部署兩年，安撫來者巡察遠地，蠻夷歸附於他的威信。博士鄭寬中出使巡察風俗，上書列舉王尊治政的情况，升任他爲東平相。

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

此時，東平王因是至親而驕横奢侈不奉守法度，傅相因此接連獲罪。等到王尊來任職，捧着璽書到了庭院當中，王還没來得及出來接受詔

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廄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吊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責，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

書，王尊拿着璽書回了居舍，吃過飯纔回來。王尊轉達了皇命後，拜見東平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王尊說："不要拿着布鼓過雷門！"王發怒了，起身進了後宮，王尊也馬上快步出來回了居舍。起初王多次私下出入，奔馳在國中，與后姬的家中交往。王尊到任後，召來廄長訓示道："大王應該有屬官相隨，鳴響車鈴纔能外出，從今天起，大王有命令要駕小車外出，你們要叩頭勸諫他，告訴他不可以這樣。"後來王尊朝見東平王，王又請他登堂。王尊對王說："我來做相，衆人都來哀吊我，以爲我不被朝廷所容，所以被派來輔佐大王。天下人都說大王果敢，眷念依仗富貴，哪裏是果敢呢？像我這樣纔是果敢呢。"王臉色微變看着王尊，心中想要殺掉他，馬上善言對王尊說："我想看看您的佩刀。"王尊舉起胳膊，回頭對近旁的侍郎說："上前送佩刀給王看，王想要誣陷我拔刀向王嗎？"王正是這個用意。又素聞王尊大名，大大爲王尊屈尊，置辦酒食，與他一同飲宴很是友好。太后徵史奏報"王尊做相倨傲簡慢不合爲臣之道，王血氣未定，不能容忍。我實在害怕母子都因此而死。現在我不讓王再見到王尊。陛下如果不放在心上，我願先自殺，不忍心看見王失了道義呀。"王尊終於獲罪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上書請求王尊補任軍中司馬，提升爲司隸校尉。

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

當初，中書謁者令石顯位尊而被皇上寵信，專擅權力做事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都阿附恭謹地奉事石顯，不敢多說話。過了一段時間，元帝去世，成帝剛即位，石顯調任中太僕，不再把持政權。匡衡、張譚纔奏報石顯舊日的惡行，請求降免石顯的等級。王尊於是彈劾道："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位居三公，主管五常九德，以統領方針策略，統一綱目，廣播政教風化，稱頌風尚習俗爲職責。知道中書謁者令石顯等人專權擅勢，大作福威，恣肆而不加控制，無所畏懼，是海內的禍害，不在當時奏請施以刑罰，却阿諛曲從，心懷奸邪迷亂國家，沒有大臣輔政的道義，都有不道的罪名，這是在赦令頒下之前。赦令頒後，匡衡、張譚揭發奏報石顯，不

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污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

述説自己不忠的罪名，却反而宣揚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説百官畏懼他甚於畏懼主上。抑低君主抬高大臣，不是所該稱道的，有失大臣的體度。又天子正月巡幸曲臺，親臨慰勞衛士，匡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在殿門下，匡衡面南而坐，賞等人西向坐。匡衡又爲賞布置東向席位，站起來請賞入座，私下交談有一餐飯的功夫。匡衡知道天子要親臨，百官各任其職，萬衆會聚，却設立不正當的席位，使位低之人坐上席，在公門之下相互施以小惠，行爲不合禮節，擾亂朝廷爵位等級的位次。匡衡又派官中大奴入殿中，問行列的起居時刻，回報説漏上十四刻出行的隊伍到，匡衡穩坐不動，面色不改，没有懼怕敬肅之心，驕慢不恭敬，都是不敬之罪。”天子命令不必處理。於是匡衡羞愧而畏懼地脱去官帽請求降罪，交上了丞相和侯的印綬。天子因是新即位，不便損傷大臣，於是下達御史丞察問實情。御史丞劾奏王尊“隨意詆毁誹謗赦令前的事，多次彈劾大臣，執法不公正，以小過飾成大罪，以污陷宰相，侮辱公卿，輕薄國家，對待使節不恭敬。”有命令降王尊爲高陵令，過了幾個月，因病免官。

會南山群盜傰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説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禄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

正巧南山群盜傰宗等數百人危害官民，朝廷任原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率領能尋迹追踪的人一千名去搜捕，一年多也没能擒到。有人游説大將軍王鳳：“盜賊數百人在天子脚下，發動軍隊追擊却不能擒到，難以使四夷威服。祇有挑選有能力的京兆尹來辦理纔行。”於是王鳳推薦王尊，徵召他爲諫大夫，試任京輔都尉，主管京兆尹的事務。整整一月之間盜賊就被清除了。王尊升任光禄大夫，試任京兆尹，後來轉爲正式，任職共三年。因對待使者無禮而獲罪。司隸派假佐放奉詔書告訴王尊派吏卒捕人，放對王尊説：“詔書要捕的應該保密。”王尊説：“治事應當公正，京兆善於泄露人事。”放説：“要捕人現在就應該派吏卒了。”王尊又説：“詔書中没有關於京兆的文字，不該派出吏卒。”其後長安三月間拘捕了千人以上。王尊外出省視各縣，有男子郭賜向王尊申訴：“許仲家十多人一同殺了我的兄長賞，公

曰："强不陵弱，各得其所，寛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姍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

然地回了家。"吏卒不敢捕。王尊巡縣回來，上奏書説："各縣中强不凌弱，各得其所，寛大的政策施行了，和平的氣象到處可見。"御史大夫在中朝奏報王尊暴虐不改，在外説大話，傲慢詆毁上級，威信日益低落，不適宜位居九卿。王尊因此免官，官民多稱頌他爲他惋惜。

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横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盜寖强，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内侯寛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强。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奸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奸邪銷釋，吏民説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絶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内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

湖縣三老公乘興等上書爲王尊辯白伸冤，説他治理京兆功效日益顯著："從前南山盜賊阻隔山道恣意横行，搶劫善良的百姓，殺害奉行法律的官吏，道路不通，城門上以至於出示警戒。步兵校尉受命追捕，暴露軍隊兵衆，空耗時間財力，也不能擒服盜賊。二卿獲罪貶官，群盜更加强盛，吏卒的士氣頹喪，傳聞散布四方，成爲國家的憂患。在這種時候，有能捕殺盜賊的，是不吝惜錢財和爵位的重賞的。關内侯寛中派人向所徵召的原司隸校尉王尊詢問捕捉群盜的策略，任命他爲諫大夫，試任京輔都尉，代理京兆尹的事務。王尊竭盡忠節耗費精神，日夜挂念自己的職責，降低身份來禮待士人，激勵起臨陣脱逃的吏卒，鼓舞起頹喪的士氣，兩旬之内，群盜的組織被擊破，魁首都來投案自首。賊亂清除了，百姓返歸農業，安撫貧弱，鏟除豪强。長安素日的豪强極狡詐的東市賈萬、城西萬章、作剪的張禁、作酒的趙放、杜陵楊章等人都勾通惡人結成黨夥，私自豢養違法作亂的人，於上冒犯王法，於下擾亂官府的管理，同時又奴役、侵犯弱小的百姓，對百姓來説如同豺狼。歷任許多官吏，二十年之中没有誰能捉拿整治他們，王尊依據法律審訊誅殺了他們，使他們都受到了懲罰。奸邪的人清除了，官民都很高興很敬服他。王尊整治混亂，制止暴虐和奸邪，都是從前所少有，名將所比不上的。雖然被任命爲正式官員，但是没有特殊的褒揚和獎賞加在王尊身上。現在御史大夫奏言王尊'傷害陰陽，爲國家製造憂患，不承用詔書的意旨，説是安定了實際是在逃避，貌似恭敬實際上罪惡滔天。'追究這件事的原由，出於御史丞楊輔，他從前是王尊的書佐，素來爲人陰險，口中惡毒心地不誠，好以刀筆陷害人受刑罰。楊輔曾在酒醉時探訪王尊的家奴頭目利家，

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吴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强，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仇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訴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盗并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訴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絶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别。"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

利家捉住他的頭打他的臉頰，利家兄長的兒子閎拔刀要殺他。楊輔因此積怨痛恨，想傷害王尊。懷疑是楊輔心存怨恨，表面依照公事，建立籌劃出這個主意，羅織成奏文，浸潤加以誣陷，以報復個人的怨恨。從前白起做秦國的將領，東邊攻破韓、魏，南邊攻取郢都，因爲應侯誣陷他，被賜死在杜郵；吴起爲魏國把守西河，而秦、韓不敢進犯，有講讒言的人離間，他被排斥而投奔楚國。秦君聽信誣陷的話而誅殺了優秀的將領，魏君相信讒言而驅逐了賢能的守官，這都是偏聽不明察，喪失人才造成的禍患啊。臣等私下痛傷王尊潔身自修，厲行節儉一心爲公，指刺事情不忌憚將相，誅殺惡人不避開豪强，誅殺不法的强盗，解除國家的憂患，功績顯著貢獻卓越，威信不敗，確實是國家得力的官吏，勇於退敵的大臣，現在一旦無辜受制於仇人之手，被詆毁欺詐的奏文損傷，在上不能因功除罪，下不能蒙受公卿的聽訟，單單包庇了仇人的偏邪的進奏，遭受共工般的惡運，無法陳述冤情。王尊因京師頹敗混亂，群盗并起而選賢被徵用，從平民任爲卿士，賊亂已經清除了，豪强狡詐的人都得到了懲處，就馬上因爲奸人弄巧而被罷免。同一個王尊，三年之間，一會兒是賢官，一會兒是佞臣，難道不是很奇怪嗎！孔子説：'喜愛他就讓他活着，厭惡他就讓他死，這很糊塗啊。''妄加的誣陷不能得逞，可以稱得上聖明了。'希望能把奏文下達給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評定王尊素日的品行。作爲人臣而傷害陰陽，是犯了死罪的；假報安定實際逃避，也是該受極刑的。果真如御史所奏報的那樣，王尊就應當受觀闕之誅，放逐到無人的地方，不衹是免官而已。那任命推舉王尊的人，應當獲選舉不賢的罪名，不可以衹是到此爲止。即使不如奏章所寫，而是修飾文辭加深誣言以控告無罪的人，也應該有所誅殺，以懲戒誣陷之口，杜絶欺詐之路。希望聖明的君主詳察，以使黑白分明。"奏章進上，天子又任王尊爲徐州刺史，升任東郡太守。

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决爲害。尊躬

過了很久，黄河水暴漲，淹没了瓠子金隄，老弱的人都逃走了，害怕河水潰决造成傷害。王

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堤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尊親自帶領官民，投沉白馬，祭祀水神河伯。王尊親手拿着圭璧，讓巫師占卜祝告，請求以自己的身體填補金隄，於是留住下來，建草屋居住在堤上。官民數千萬人爭相叩頭阻止王尊，王尊始終不肯離開。等到水大堤壞，官民都逃走了，祇有一個主簿在王尊身旁哭泣，站着不動。而水波稍稍退却回還。官民盛贊王尊勇敢的節操，白馬的三老朱英等上報了他的事迹。派有司考察，都是實情。於是詔令御史："東郡黄河水暴漲，毀壞金隄，祇差三尺没决口，百姓都惶恐逃走。太守身在河水要衝，面臨咫尺之間的險地，不避危難，以安定人心，官民又返回參加勞作，使河水不泛濫成災，朕很贊賞他。升王尊爲中二千石，加賜黄金二十斤。"

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軟弱不勝任免。

過了幾年，王尊死於任上，官民都很懷念他。王尊的兒子王伯也是京兆尹，因軟弱不勝任而免官。

王章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年輕時以文學爲官，稍後升至諫大夫，在朝廷以敢於直言而出名。元帝初年，提升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很友好，一同誹謗中書令石顯，被石顯陷害，陳咸減免死罪受髡刑，王章免了官。成帝登位，徵用王章爲諫大夫，升任司隸校尉，大臣貴戚都很敬重畏懼他。王尊免官後，繼任的不稱職，王章被選爲京兆尹。當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佐政事，王章雖是王鳳推舉的，却指責王鳳專權，不親附王鳳。正巧太陽出現日食，王章進奏封事，被召見，説王鳳不可任用，應該再選擇忠誠賢能的大臣輔政。皇上開始接受了王章的建議，後來不忍心罷退王鳳。王章因此被懷疑，於是被王鳳陷害，得了大逆的罪名。這件事記載在《元后傳》中。

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

當初，王章作爲諸生在長安學習，祇有他一人和妻子住在一起。王章病重，没有被子，躺在牛衣中，哭着與妻子訣别。他的妻子生氣地呵斥他説："仲卿，京師在朝廷中的尊貴人有誰能超過你呢？現在被重病困住了，不自己勉勵自己，却反而哭起來，真是淺陋啊！"

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

後來王章歷任官職，等到做了京兆尹，想要上奏封事，妻子又制止他説："人應當知足，難道不想想躺在牛衣中哭泣的時候嗎?"王章説："這不是女子應該知道的事。"奏書於是進上了，果然下了廷尉的牢獄，妻子和孩子都被拘捕了。王章的小女兒剛十二歲，晚上起來大哭道："先前獄卒呼問囚犯，常到九個人，現在到八個就不呼了。我家父親素來剛直，先死的必定是他。"第二天詢問，王章果然死了。妻子和孩子都遷居合浦。

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

大將軍王鳳死後，他的弟弟成都侯商又做了大將軍輔佐政事，禀明皇上，讓王章的妻子和孩子回了故郡。他的家屬都健在，采珍珠使産業達到了數百萬，當時蕭育爲泰山太守，讓他們全部贖回了原有的田宅。

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爲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王章做京兆尹兩年，不以罪論刑而死，百姓認爲冤屈而紀念他，號稱三王。王駿自己有傳，王駿就是王陽的兒子。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許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潔己，爲近世表。張敞衎衎，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媠之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贊曰：自孝武帝設立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官民編成俗語説："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而劉向作《新序》衹寫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續《史記》爲王尊作傳，揚雄作《法言》也稱贊王尊。廣漢明智善察，下人不能欺騙他，延壽嚴厲善良，所到之處能够移風易俗，但兩人都揭發上級不被信任，因此失去性命毁掉功績。翁歸潔身自好一意奉公，是近世的表率。張敞精明强幹，忠心進言，專治儒雅，刑罰必行，放鬆赦免有限度，條令明白，却受了輕浮惰怠的名聲。王尊文武兼備，善於明察，譎詭不合常規，喜歡説大話。王章剛直守節，不度量輕重，因此被陷害遭刑殺，妻子孩子流散放逐，可憐啊!

漢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

蓋寬饒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爲郡文學，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户將事。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爲衛司馬。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因爲通曉經術，而擔任了郡文學，又憑孝廉的身份做了郎官。他被舉爲方正，參加朝廷的考試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升爲御史大夫，代理郎中户將的職務。他彈劾上奏衛將軍張安世的兒子侍中陽都侯彭祖在皇宫的殿門前不下車，并涉及到安世在他的官位上没有什麽政績。彭祖當時其實是在殿門前下了車的，寬饒犯了檢舉上奏大臣失實的罪，被降職爲衛司馬。

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自此正焉。

在此以前，衛司馬在官衙裏，見到衛尉要行拜謁禮，常常替衛官出去買東西。寬饒擔任衛司馬後，按照以前的制度，對擔任巡視警衛工作的官員拱手行禮。衛尉私下派寬饒外出，寬饒根據制度到尚書衙門呈上申請。尚書於是責問衛尉，從此衛官不再私自使派候和司馬。候和司馬也不再行拜謁禮，皇帝出行，候和司馬作爲先導，就先要上奏章，從此制度化了。

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

寬饒被任命爲司馬之初，不出宫殿的門，把他的單衣剪斷，使它變短可以離開地面，戴着大帽子，帶着長劍，親自走遍士兵們的住室，察看他們的飲食起居，對有疾病的士兵親自去安撫慰問，并給他們藥物，對待他們很有恩惠。等到年終交班接替，皇上親自犒賞退伍的士兵，士兵幾千人都叩頭請求再留下來服役一年，以報答寬饒的大恩。宣帝表彰了寬饒，讓他擔任太中大夫，使他考察各地風俗，他表彰薦舉貶斥廢黜了好多人，完成了使命符合皇帝的心意。因此他被升任

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

爲司隸校尉，檢查和揭發官員們的過失無所迴避，小事大事都上奏，被彈劾的人很多，廷尉依法處置，對他的意見一半采用一半不采用，而公卿貴戚以及出使到長安的郡國官吏，都擔心害怕以致不敢違背禁令，京城清平了。

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鬥，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卬視屋而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乃解。

平恩侯許伯遷入新居，凡丞相、御史、將軍、以及俸禄爲中二千石的官員們都去道賀，但寬饒没去。許伯邀請他，他纔去，從西階上到廳堂，獨自向東而坐。許伯親自給他斟酒說："您晚到了。"寬饒說："不要多給我斟酒，我酒喝多了要發狂的。"丞相魏侯笑着說："你醒着時就有些發狂，哪裏一定要喝酒呢？"在座的人都用輕視的眼光看着他。酒興正濃時音樂演奏起來了，長信少府檀長卿起來跳舞，表演獼猴與狗搏鬥，在座的人都大笑。寬饒不高興了，仰頭看着屋頂嘆息說："美哉！然而富貴無常，轉眼之間就會物是人非，换了主人，這就好像旅店一樣，我看到的多了。衹有謹慎從事纔能保持長久，你們怎麼可能不警戒呢？"於是起身快步走出，彈劾上奏長信少府以列卿的身份表演獼猴舞，失禮不敬。皇上想要降罪少府，許伯替他謝罪，好久，皇上纔不追究了。

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强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禄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

寬饒爲人剛直，且有高風亮節，立志爲朝廷效力。他家境貧困，俸禄每月有幾千，一半用來給替他偵察反映情況的官吏和百姓。他身爲司隸，兒子却曾經步行到北方邊境擔任守衛工作，他的公正廉明到了這樣的地步。但是他爲人峻刻喜歡陷害別人，當權的人和皇親國戚都怨恨他，他又喜歡譏諷政事，冒犯皇上的旨意。皇上因爲他是個儒者，就對他優待寬容，但是他也得不到提拔。跟他職位相同或比他遲進官場的人有的已做到了九卿，寬饒自認爲品行清廉能力高强，對國家有貢獻，却讓平凡庸碌的人超過了自己，更加感到失意，幾次上奏章進行争諫。太子庶子王生認爲寬饒品行高尚，但不贊成他這麼做，便寫信給他說："聖明的皇上知道您清廉公正，不畏强暴，所以讓您在主管檢舉的官位，授予您執行皇上詔令的權力，高官厚禄已經給您了。您應當日夜想着當今的要務，實行法令，宣揚教化，爲

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踪，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

天下百姓分勞解憂，即使天天有貢獻，月月有功勞，仍然不足以稱職而報答皇上的大恩呀。自古以來治理國家，三代的治國之道各不相同。如今您不力求履行自己的職責也就罷了，竟想要用上古的事例來匡正輔佐天子，幾次進諫不能被采用或難以被聽從的話用來跟皇上的左右磋商探討，這不是傳揚美名保全性命的方式。當今掌權的人都很通曉法令，他們的話足以歪曲您的言辭，文章足以形成您的過錯，您不去學蘧伯玉的遠見卓識，却去重蹈伍子胥的覆徹，用您的貴重無比的身軀，走近那不可測度的險境，我私下裏爲您痛心。君子正直却不僵硬，紆曲而根本不屈撓。《詩經》說：'既明白事理又有智慧，纔能保全他自身。'狂夫說的話，聖人也可以選擇采納。希望您審察裁奪。"寬饒没有采納他的話。

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求襢，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這時皇上正以刑法治國，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遞上密封的奏章說："如今聖人的傳統逐漸廢棄，儒家的學術得不到施行，把受過宮刑的閹人當作周公召公，把法律當作《詩書》。"又引用《韓氏易傳》說："五帝以天下爲公，三王以天下爲家，以天下爲家傳給子孫，以天下爲公傳給賢人。就像四季的運行一樣，事功已成的人就離去，不是恰當的人就不在其位。"這封密章上奏之後，皇上認爲寬饒怨恨誹謗終究没有悔改，就把他的奏章交給中二千石。當時執金吾評論，認爲寬饒的意圖是想要皇帝讓位，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憐惘寬饒忠誠正直關心國事，因爲議論國事不合皇帝心意而被舞文弄墨的官吏詆毁中傷，於是上書稱頌寬饒說："我聽說山中有猛獸，藜藿因而不被人摘采；國家有忠臣，奸邪之人因而不敢起來。司隸校尉寬饒居住不求安逸，食不求飽，身在朝廷而有憂國之心，退居田野而有爲志節捨生的義氣，上不投靠許、史之家，下不接受金、張的請托，他本職在於監察，堅持正道做事，仇人多黨羽少，上奏書陳述國家大事，官吏們用觸犯大刑的罪名來彈劾他，我有幸得以跟隨大夫的後面，擔任着名爲諫的官職，不敢不說。"皇上不肯聽從，便把寬饒交給獄吏。寬饒拔出佩刀在北闕下自刎了，人們没有不憐惜他的。

諸葛豐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爲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爲御史大夫，除豐爲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禄大夫。

諸葛豐字少季，是琅邪人。因爲通曉經術擔任了郡的文學，以特立獨行剛强正直而有名。貢禹是御史大夫，任命諸葛豐擔任屬官，後又薦舉他擔任侍御史。元帝提拔他擔任司隸校尉，偵察檢舉無所迴避，京城裏的人給他編了一句辭："爲何久别不見，祇因遇上了諸葛。"皇上嘉獎他的志節，加封光禄大夫。

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宫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當時侍中許章憑着外戚的身份而獲得尊貴和寵幸，奢侈淫逸不守法制，有一次他的門客犯了事，與許章有牽連。諸葛豐按照法令查究許章，想要把他的事上奏，恰好遇上許侍中私自外出，諸葛豐停下車子，舉起手中的符節命令許章道："下來！"想要逮捕他。許章很窘迫，驅車逃走，諸葛豐在後面追趕他。許侍中於是能够進入宫門，向皇上乞憐。諸葛豐也上了奏書，當時皇上没收了諸葛豐的符節。司隸取消符節就是從諸葛豐開始的。

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禄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奸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免處中和，

諸葛豐上書謝罪説："我駑鈍怯弱，文的一面不能勉勵善行，武的一面又不能壓制惡行。陛下您没有考察我的能力，就讓我擔任司隸校尉，我没有作出什麽貢獻，您又加封我爲光禄大夫，官位尊貴責任重大，這實在不是我適宜擔任的。而且我已接近衰暮之年，常常擔心驟然離開人世，無從報答您的大德，使得人們譏笑我對國家没有貢獻，永遠落一個白吃飯的名聲。所以我常常希望能貢獻出殘餘的生命，隨時砍下奸臣的頭，懸挂在街市上，編寫出他們的罪狀，讓四面八方的人都知道做惡的懲罰，這樣以後我自己就退下來接受嚴厲的懲處，這確實是我所心甘情願的，像平民身份的士人，尚且有可以共生死的朋友，如今憑四海這樣的廣大，竟没有徇節死義的臣子，而大都是苟且迎合，祇求勾結黨羽胡作非爲，祇知顧念私家的利益，忘記國家的政事。邪惡污穢渾濁之氣觸動上天，因此災害變故多次出現，百姓困苦窮乏。這是臣下不忠誠的後果，我實在爲此感到羞耻不已。大抵人的常情没有不希望好好活着而討厭危險與死亡的，但是忠義之臣正直之士不逃避患難與禍害的原因，實在是爲了

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

國君。如今陛下您像上天覆蓋萬物如大地承受一切，無論什麽事没有不被包容的，派遣尚書令堯賜給我的詔書説道：'司隸偵察檢舉不守法紀的人，表彰善行懲治惡行，不得任意專行。要努力履行中庸協和的原則，遵循經術中的意思來辦事。'您恩德深厚，我向您叩頭，感到無比榮幸。我私下裏不能承受憂憤與煩悶，希望您賞賜我清閑的生活，希望您裁斷。"皇上没有允許。

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

這以後他所説的話越來越不被采用，諸葛豐又上書説："我聽説伯奇孝順却被父母遺棄，子胥忠誠却被君王誅殺，隱公仁慈却被弟弟殺害，叔武尊敬兄長却被兄長殺戮。有這四人的德行，屈原的才能，仍然不能讓自己顯明反而遭到殺戮，難道還不够引以爲鑒嗎？假如我獻出生命能够安定國家，遭到殺戮能够顯揚國君，我確實願意這麽幹。衹恐怕對國家没有益處，却被一些邪惡勢力所排擠，讓那些一味背地裏説人壞話誣陷别人的家夥得逞，正直之士的道路被堵塞，忠臣寒心，智者閉口，這正是我所害怕的。"

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爲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禄勳周堪、光禄大夫張猛。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禄勳堪、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爲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虚威，朕不忍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内省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毁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終於家。

諸葛豐在春夏兩季拘捕和懲治犯人，當權者中有很多人説他的壞話。皇上調任諸葛豐擔任城門校尉，諸葛豐上書控告光禄勳周堪、光禄大夫張猛。皇上認爲諸葛豐不對，就下詔書給御史説："城門校尉諸葛豐，從前與光禄勳周堪、光禄大夫張猛在朝廷共事的時候，多次稱揚周堪、張猛的優點。諸葛豐從前任司隸校尉，不按季節辦事，不遵循法制，而專擅施行苛刻暴虐，以此獲得虚假的威望，我不忍心把他交給獄吏，就讓他去擔任城門校尉。他不進行反省，却反而怨恨周堪、張猛，以圖謀打擊報復，定罪之詞没有證據，揭露難以驗證的罪行，毁謗稱譽别人全憑主觀願望，不顧及自己以前説過的話，這是嚴重的不講求信用的行爲。我可憐諸葛豐已年老，不忍心施加刑罰，着令免去他的官職去當老百姓。"諸葛豐老死在家。

劉輔

劉輔，河間宗室人也。舉孝廉，爲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

劉輔，是河間國的皇族人士。被舉爲孝廉，擔任了襄賁的縣令。上奏章議論國家政事的得失，被皇上召見，皇上賞識他的才能，提拔他擔

仔爲皇后，先下詔封倢仔父臨爲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呼！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群臣莫知其故。

任諫大夫。正趕上成帝想要立趙倢仔作皇后，先下詔書賜封倢仔的父親臨爲列侯。劉輔上書說："我聽説上天如果贊同就一定會賜與吉祥的徵兆，上天如果反對就一定會降下災異和變故，這是神明的應兆，自然的預測。從前武王、周公順承天地的旨意，因而獲得了白魚赤烏的祥瑞，然而君臣仍然憂懼，震驚警惕互相勸誡，何況處於當今末世，没有蒙受子孫繁衍的福祉，却屢次遭到上天發威震怒而降下的災異呢？即使每天自責，改正過錯糾正行爲，敬畏天命，想到祖宗的功業，好好地選擇一個有德的家族，卜求一個美麗賢能的女子，以繼承宗廟，順應天神的心意，滿足天下民衆的願望，繁衍子孫的吉祥尚且擔心來得晚，如今却觸發情意放縱欲望，傾心於這個卑賤的女子，想要把她作爲天下人之母，對上天不感到敬畏，對百姓不感到慚愧，没有比這更糊塗的了。俗話説：'腐朽的木材不能用來作柱子，卑賤的人不能讓他作主人。'上天和百姓都不贊成的，一定有禍害而没有益處，這是街市上和道路上的人都知道的道理，朝廷中却没有人肯説一句真話，我私下裏感到傷心。我想到因爲與皇上同姓纔得到提拔，光享受俸禄而不盡忠，污辱了諫諍的官職，不敢不冒死進言，希望陛下您深切地審察。"奏章上奏以後，皇上派侍御史逮捕了劉輔，把他囚禁在後宫的秘密監獄裏，大臣們都不瞭解其中的緣故。

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争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托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

當時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禄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都上奏説："我們聽説英明的君王廣泛地聽取意見，重視諫諍之官，廣開忠直之士的道路，對狂妄和偏急的言論也不加罪，然後群臣各守自己的職位，儘量獻出自己的忠誠和智謀，朝廷無後顧之憂，朝中没有阿諛奉承的官員，君主没有背離正道的過失。我們私下看到諫大夫劉輔，以前憑縣令的身份求見皇上，被提拔爲諫大夫，這表明他的議論必定有卓越異常和切實確當，符合聖意的内容，所以纔能够被提拔到這樣的職位。可是十天之間，却被收捕囚禁在秘密監獄裏，我們愚昧無知，認爲劉輔有幸得以托身爲皇族的親屬，處於諫官的行列，他從

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户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鋭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下面的職位上來，不知道朝廷的體制，獨自觸犯忌諱，不值得深究。小罪應當隱忍一些，如果有重大的罪惡，應該交給司法官員公開審理，讓大家都知道他的罪狀，共同懲罰他。從前趙簡子殺害他的大夫鳴犢，孔子走到黄河邊又回去了。現在上天的心意不快，災害變異屢次降臨，水災旱災接連不斷，正是應當寬厚爲懷，廣泛徵詢意見，褒揚正直以儘量發揮百姓力量的時候。但是却對敢於諫諍的大臣施行悲慘突然的誅殺，使大家感到震驚，使忠誠正直之士寒心。如果劉輔不是因爲直言敢諫而犯罪，那麽對他所犯的罪惡不公開宣布，天下人就都不能知道。與皇上同姓以及親近皇上的大臣，本來是因爲敢於説真話而獲得顯貴，從處理親屬保護忠直之士的意義上説的確不應該將他秘密囚禁在掖庭監獄裏。公卿大臣及其以下的官吏看到陛下您提拔劉輔是那樣急迫，而打擊傷害他却又是這樣粗暴，人人都懷着恐懼的心理，精進鋭取的意志消失而變得軟弱，不敢再盡忠職守堅持正論，這不是發揚虞舜傾聽臣下的意見，弘揚品德美好風氣的作法。我們私下裏深深爲此感到痛心，希望您留意審察。”

上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終於家。

皇上於是將劉輔遷移囚禁到少府所管的詔獄，減死罪一等，判處給宗廟服勞役。他終老在家裏。

鄭崇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令，爲御史，事貢公，名公直。崇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爲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鄭崇字子游，本來是高密國的大族，世代與王家通婚。祖父因爲有錢遷居平陵。父親鄭賓通曉法令，做了御史，事奉貢公，以公正剛直而聞名。鄭崇年輕時擔任郡的文學史，後做到丞相府大車御屬員。弟弟鄭立跟高武侯傅喜在同一個老師門下學習，互相友好。傅喜做了大司馬，就推薦鄭崇，哀帝提拔他擔任尚書僕射。他幾次求見皇上進行諫諍，皇上開始還采納他的意見。每次看到他拖着生牛皮鞋，皇上都笑着説：“我能够聽得出鄭尚書的脚步聲。”

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黄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

過了很久，皇上想要給祖母傅太后的堂弟傅商封爵，鄭崇進諫説：“孝成皇帝封五個親舅舅爲侯，上天因此變成了紅黄色，白天變得昏暗起來，太陽當中有黑氣。現在您的祖母的堂兄弟兩

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没，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顓制邪！"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惠澤茂焉。'欲報之德，皞天罔極。'前追號皇太太后父爲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侍中光禄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産子，小自保大，恩義最親。其封商爲汝昌侯，爲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爲汝昌哀侯。"

人已經封了侯。孔鄉侯，是皇后的父親；高武侯憑三公的身份封了侯，這些都可説還有一定的理由。現在無緣無故地又想要給傅商封爵，這就破壞攪亂了制度，違背了天意和人心，不是傅氏的福祉。我聽老師説過：'違背陽者其極弱，違背陰者的結果是短命夭折，侵犯别人的人有禍亂滅亡的憂患，觸犯神明的人有疾病夭折的災禍。'所以周公寫下誡訓説：'君王不知國事的艱難，一味沉溺於娱樂之中，這也很少有能够長壽的。'所以衰亡時期的國君夭折早死，這都是違反陰之道的禍害。我寧願用自己的性命來抵擋國家的災禍。"鄭崇於是捧着詔書板站了起來。傅太后大怒説："哪裏有做天子的却反被一個臣子制服呢！"皇上便下詔令説："我年幼時就成了孤兒，蒙皇太太后親自育養，在嬰兒時期就進行教育，用禮義教導我，一直到長大成人，恩澤深厚。'想要報答這種恩德，蒼天哪，我的心意是没有窮盡的。'從前追封皇太太后的父親爲崇祖侯，想到對她的恩德報答得很不够，我感到很慚愧。侍中光禄大夫傅商，是皇太太后的父親的胞侄，皇太太后從小把他撫養長大，恩義最親。着令賜封傅商爲汝昌侯，讓他作崇祖侯的後代，將崇祖侯的封號改爲汝昌哀侯。"

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奸，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鄭崇又因爲董賢顯貴寵幸過分而對皇上進諫，因此嚴重地犯了罪。他好幾次因爲職任上的事務而受到譴責，頸部生了癰疽，想要請求回鄉養老，没敢上奏。尚書令趙昌奸佞諂媚，向來嫉妒鄭崇，知道他已被疏遠，因而上奏説鄭崇與皇族勾結，懷疑奸僞，請予追究。皇上責備鄭崇説："你自己門庭若市，爲什麽要責備皇上？"鄭崇回答説："臣雖門庭若市，但却心如止水。我願意接受拷問和審察。"皇上大怒，把鄭崇關進監獄，徹底追究，鄭崇死在監獄裏。

孫寶

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也。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内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

孫寶字子嚴，是潁川鄢陵人。因爲通曉經術而擔任了郡吏。御史大夫張忠徵召孫寶作自己的下屬，想要讓他給兒子傳授經學，另外給他安排住房，設置備用器物。孫寶自己説明自己的短處要求離去，張忠再三挽留他，内心却感到不服

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説，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慚，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爲議郎，遷諫大夫。

氣。後來張忠任命孫寶代理主簿，孫寶遷入新的住宅，祭祀竈神，邀請鄰居。張忠暗地裏觀察，對他的行動感到詫異，便派親信去詢問孫寶：“以前御史大夫替您安排寬大的住宅，您自揭短處要求離去的原因是想要表示自己的高尚節操。如今丞相、御史大夫兩府的高尚之士按照慣例不肯擔任主簿，而您自己擔任了這個職務，遷入新宅感到很高興，爲什麼前後不一致呢？”孫寶回答説：“高尚的人不擔任主簿，而御史大夫認爲我可以擔任，全府的人没有説不合適的，作爲一個讀書人怎麼能如此抬高自己呢？前些時御史大夫的兒子想要學習經傳，而讓我搬得靠近他的住處。按禮法衹有學生到老師這裏來學習的，按道理没有老師到學生那裏去施教的；師道不可委屈，個人受到委屈又有什麼損害？而且遭遇不好的人没有什麼不可能做的，何況是做主簿呢！”張忠聽到這些話，感到很慚愧，便上奏書推薦孫寶，説他精通經學品性正直，適合充當皇上的近臣。孫寶被任命爲議郎，後又升任諫大夫。

鴻嘉中，廣漢群盗起，選爲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群盗，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爲亂首，《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爲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爲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

成帝鴻嘉年間，廣漢地區盗賊紛起，孫寶被選拔爲益州刺史。廣漢郡太守扈商，是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的外甥，懦弱不能勝任其職。孫寶來到轄區，親自深入山谷，告諭那些盗賊，衹要不是首倡亂謀者，即使是頭領也可以自首，遣散回鄉。隨後，孫寶自己揭發自己的錯誤，還控告扈商是導致叛亂的禍首，根據《春秋》大義，衹懲罰首惡。扈商也上奏孫寶所釋放的盗賊有些是應當判罪的頭目。扈商被徵召關進監獄，孫寶也因放走死罪犯的罪名被免職。益州的官吏和百姓很多陳述孫寶的功績，説他是被車騎將軍所排擠。皇上重又拜孫寶爲冀州刺史，後又升任丞相司直。

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上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奸，劾奏立、尚懷奸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

當時皇帝的舅舅紅陽侯王立派遣門客通過南郡太守李尚占據墾荒田幾百頃，其中有許多是老百姓已租用的少府的山坡河澤，大都已經開發了，王立上書新墾出這塊田，願意把它交給官府。皇帝下詔叫郡府照普通田價付給王立，超過時價一萬萬錢以上。孫寶聽到這件事以後，派遣丞相史據實驗證，揭發他們的奸詐，檢舉控告王

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立、李尚心懷奸詐欺君罔上，狡猾不講道義。李尚被關進監獄而死。王立雖然没有被判罪，後來他的哥哥大司馬衛將軍王商去世，按次序他應當接替王商，皇上越過他而任用他的弟弟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爲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黄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

當時正巧遇上益州的蠻夷騷亂，巴蜀一帶很不安定，皇上認爲孫寶在西州地區很有聲望，就拜他爲廣漢太守，俸禄爲中二千石，賜給他黄金三十斤。蠻夷安定了下來，官吏和百姓都稱頌他。

徵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横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卻，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托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閣，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而譴它事，衆口歡嘩，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墻爲小户，但持鋤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眥，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户，適趣禍耳。"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爲京兆尹

孫寶被徵召爲京兆尹。以前的官吏侯文由於爲人剛强正直不肯苟且迎合，常常自稱有病不願做官，孫寶用恩惠和禮節邀請侯文，想要跟他結爲布衣之交，每天設置酒食，妻室兒女共同陪伴。侯文請求接受委任擔任屬官，進府會見像賓客一樣。過了幾個月，在立秋那天孫寶委任侯文做東部督郵。侯文入室見孫寶，孫寶問他道："今天鷹隼開始搏擊，應該順應天時逮捕奸惡之人，以完成嚴厲打擊的任務，你的轄區裏有這樣的人嗎？"侯文抬起頭説："要是没有這樣的人我就不敢白白地接受你委任的職務了。"孫寶説："是誰呀？"侯文説："霸陵的杜穉季。"孫寶説："其次還有誰？"侯文説："豺狼當道，不宜再問狐狸。"孫寶沉默了。穉季是一個大俠客，跟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都是至交。孫寶從前得罪了車騎將軍，又跟紅陽侯有嫌隙，自己恐怕遭受危險，當時淳于長剛得尊顯寵幸，對孫寶很友好，孫寶也想要依附他，纔上任時淳于長就把穉季的事托付給孫寶，所以孫寶陷入困境，無法答覆侯文。侯文見孫寶意氣索然，感到奇怪，知道其中一定有緣故，就説："您素有威望，現在不敢拿下穉季，就應當暫且關閉門户，不要過問什麽。這樣挨到年末，官吏和百姓也不敢對您有什麽誹謗。如果放過穉季，另外懲處别的事，輿論就會喧騰起來，您一輩子就毁了。"孫寶説："接受指教。"穉季耳目衆多，聽説這件事後，就關起門來不跟外面的人交往，挖穿屋子後邊的圍墻開一扇小門，衹是拿着鋤頭管理園圃，他通過與侯文有深交的人自己陳述了這些情况。侯文説：

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稺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稺季右，在游俠中。

“我和稺季有幸是同鄉，平時連很小的嫌隙也没有，衹是接受了太守的命令，我的職責應當整治你。如果你真正能够改正錯誤，我也將不再追究以前的事，如果不改變思想，僅僅更换門面，那就衹是加速禍患的到來罷了。”稺季終於不敢再犯法，孫寶一年到頭也没有懲辦他人。第二年，稺季生病死了。孫寶擔任京兆尹三年，京城裏人們都稱贊他。遇上淳于長垮臺，孫寶和蕭育等都受牽連而被免了官。侯文也再次離開了官位，死在家裏。稺季的兒子杜蒼，字君敖，在游俠之中名聲超過稺季。

哀帝即位，徵寶爲諫大夫，遷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却，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衆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觖以揚我惡。我當坐之。”上乃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争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禄大夫龔勝固争，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

哀帝即位，徵召孫寶爲諫大夫，後升任司隸。起初，傅太后和中山孝王的母親馮太后一同侍奉元帝，二者有嫌隙，傅太后派主管官員拷問馮太后，迫令她自殺，百姓們都認爲她冤枉。孫寶上奏請求進行查究，傅太后大怒，說：“皇上設置司隸，并主使來審我。馮氏謀反的事實是很明白的，有人故意要挑剔我的過錯。我要讓他連坐。”皇上於是順着傅太后的旨意把孫寶關進了監獄。尚書僕射唐林争辯了這件事，皇上認爲唐林結黨營私，將他貶職爲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禄大夫龔勝堅持力争，皇上替他們向太后説情，纔放出孫寶并恢復了他的官職。

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内。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勢，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内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内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説，以寶名臣不忍誅，乃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奸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其免寶爲庶人。”

過了不久，鄭崇被關進監獄，孫寶上書說：“我聽説關係疏遠的人不去干預關係近的，外人不考慮别人的家事。我有幸能够接受使命，有檢察舉報之責，不敢避開權貴和受寵幸的人的勢力，以阻塞皇上的視聽使皇上不知道真實情況。尚書令昌誣告僕射鄭崇，把他關進監獄進行審察追究，鄭崇被嚴刑拷打將要死去，結果没一句口供，連路上的行人都説他冤枉。我懷疑昌跟鄭崇有嫌隙，讒毁逐漸增多從而陷害對方，他是皇上的近臣，遭受冤枉，損害國家，輿論非議不小。我懇請懲治昌，以緩解民心。”這報告上奏之後，皇上不高興，因爲孫寶是有名望的大臣所以皇上不忍殺他，於是皇上就下令給丞相和大司空：“司隸孫寶報告原尚書僕射鄭崇受冤，請求將尚書令昌下獄審查。查鄭崇是我身邊的臣子，罪惡顯著，而孫寶心懷邪念，勾結臣下蒙蔽皇上，在

春月裏說了誹謗欺騙的話，以實現他的奸惡用心。《論語》中不是說過嗎？'憎惡巧言詭辯顛覆國家的人。'着令將孫寶免職爲平民。"

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爲光禄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爲大司農。會越巂郡上黄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宫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説，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悖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録舊德臣，以寶孫伉爲諸長。

哀帝去世，王莽請求王太后徵召孫寶擔任光禄大夫，和王舜等人一起去迎接中山王。平帝即位，孫寶擔任大司農。恰逢越巂郡上報有黄龍在江裏出游，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宫等都稱頌王莽的功德可比周公，應當祭告祖廟。孫寶説："周公是大聖人，召公是大賢人。尚且有不相和睦的時候，這見於經典記載，但這對於二者都無損害。如今風雨不調，百姓尚不富足，每當有一件事，臣下們都同聲附和，恐怕不是很好吧。"當時大臣們都變了臉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立刻奉詔命制止了議論。正好孫寶派遣官吏去迎接母親，母親在途中生病了，便留在弟弟家裏，僅僅打發妻子和兒女來京城。司直陳崇用這件事告了孫寶，皇上把這件事交給三公就地審訊。孫寶回答説："我年已七十，神智昏亂，供養母親的情意淡薄了，衹顧妻室兒女，正像奏章上説的那樣。"孫寶因此被免官，終老在家裏。建武年間，録用以前有德行的臣子，讓孫寶的孫子孫伉擔任了諸縣的縣長。

毋將隆

毋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内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與參謀議，奏請隆爲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爲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爲京兆尹，遷執金吾。

毋將隆字君房，是東海蘭陵人。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在朝内掌管尚書事務，在朝外統率兵馬，沿襲舊例挑選設置從事中郎參加討論決策，就上奏請求讓毋將隆擔任從事中郎，後升任諫大夫。成帝末年，毋將隆遞上密封的奏章説："古時候選拔諸侯進入朝廷擔任公卿，藉以褒揚功德，應該徵召定陶王讓他住在駐京公館裏，藉以鎮撫天下。"那以後皇上終於立定陶王爲太子，毋將隆升任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後，毋將隆因爲考核成績優異而當上了京兆尹，後又提升爲執金吾。

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黄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

當時侍中董賢正受到寵幸，皇上派中黄門取出武庫中的兵器，前後共有十批，送到董賢和皇上的乳母王阿的家裏。毋將隆上奏章説："武庫裏的兵器，是天下公用的，是爲國家武備而設，它的修理和製造，所需經費都出自大司農。大司

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

農的經費即使是皇上的車馬器物也不能用作花銷，皇上的供養和犒賞，都從少府支出。原因就在於不能把根本性的經濟儲備拿來作不重要的開支，不能把百姓的財力用作浮華的花費，從而分別公和私，表示正道。古時候諸侯方伯可以獨立掌握征討的大權，帝王纔賜給斧鉞。漢家邊境的官吏，本職在於抵抗敵人，所以也賜給他們武庫裏的兵器，都是擔任這樣的職守然後接受這些武器。《春秋》之義，卿大夫家不許收藏鎧甲，這是用來抑制臣下的威勢，消減私人勢力。如今董賢等或是慣於逢迎皇上的弄臣，或是徒有私人恩惠而地位卑賤的女子，皇上您却把天下公用的東西分給他們私人，表示國家威嚴的器物供給他們私家備用。百姓的財力分給弄臣，武器設於地位卑賤的女子家，建立的制度不符國體，以致縱容滋長驕橫越禮的行爲，這是不可以用來昭示天下的。孔子説過：'天子的禮儀怎麼能出現在三家大夫的廳堂之内呢！'我請求您收還武器。"皇上很不高興。

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争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爲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

不久，傅太后派謁者去買一些官用婢女，用很低的價錢買到，又買了執金吾的官用婢女八名。毋將隆上奏説價錢太低，請求改爲公平的價格。皇上於是下令給丞相、御史大夫説："互相謙讓的禮節盛行，那麼像虞芮兩國那樣的訴訟自然平息。毋將隆位列九卿，既没有能力匡正朝廷的處置不當之處，却反而奏請和永信宫争執買賣價錢的高低，公布上奏内容，没有人不知道了。他的行動舉止不合義理，沽名釣譽的風氣從此開始，無法昭示百官，傷風敗俗。"因爲毋將隆先前有安定國家的論策，所以僅降爲沛郡都尉，後又升任南郡太守。

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爲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爲中太僕，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爲河内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王莽年輕時，很想與毋將隆交朋友，毋將隆不怎麼趨附他。哀帝去世後，王莽當政，讓大司徒孔光告發毋將隆從前擔任冀州牧時處理中山馮太后的案子，冤屈和陷害了没有罪過的人，不適宜在全國的中心地區擔任官職。其實本來是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玄親自考查審問那個案子的，他們僅僅曾經跟毋將隆聯名上書論事。這時史立擔任中太僕，丁玄擔任泰山太守，還有尚書

令趙昌，他曾誣陷過鄭崇，這時擔任河内太守，他們都被免了官，流放到合浦。

何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並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二千石級官吏的身份從平輿遷到平陵。何並擔任郡吏，做到大司空屬官，事奉何武。何武認爲他志向節操高尚，推崇他能處理繁重的政務，於是何並擔任了長陵縣令，政績很好，以至於道不拾遺。

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婿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慚於賓客，並度其爲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剥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乃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脱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剥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剥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歡嘩，以爲實死。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爲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

從前，邛成太后的外公家王氏地位顯貴，侍中王林卿與江湖游俠互通聲氣，威震京城。後來因犯法被免了官，賓客越來越多，他回到長陵掃墓，便和賓客們一連好多天在一起飲酒。何並恐怕他犯法，便親自上門通名求見，對林卿説："墳墓在外，您應當及時回家。"林卿説："好的。"在此以前林卿曾殺死過一個婢女的丈夫，把他埋在墓舍裏，何並全都知道這些情况，但認爲事情不是發生在自己任職的時候，又看到他新近免去了官職，所以不想揭發檢舉他，祇想讓他不要逗留在自己境内罷了，便派屬吏拿了名片去遣送他。林卿一貫驕傲，不願在賓客前丢醜，何並估計他會製造事變，於是安排了兵馬對付他。林卿離開之後，向北經過涇河橋，叫一個騎馬的僕人返回縣衙門，抽刀砍爛了縣衙門柱子上懸着的鼓。何並親自率領官吏和士兵追趕林卿。走了幾十里，林卿走投無路，便叫僕人戴上他的帽子披着他的短衣代替他，自己坐上車子讓騎馬的奴僕跟在後面，他又换掉自己的衣服從小路向前跑去。恰好在太陽下山時何並追了上來，把那戴着林卿帽子的僕人綁了起來，那人説："我不是侍中，祇是他的僕人罷了。"何並心裏自己知道林卿已經逃走了，就説："王君被追得没處躲了，竟自稱是僕人，難道想逃脱死罪嗎?"於是命令手下砍下他的頭顱帶回來，懸挂在破爛了的鼓上，放在城裏的亭下，寫道："原侍中王林卿犯了殺人罪，他將被殺之人埋在守護墳墓的房舍内，又叫僕人砍爛了衙門前的鼓。"官吏和百姓都很震驚害怕。林卿於是逃命，人們議論紛紛，以爲他真的死了。成帝太后因爲邛成太后喜愛林卿的緣故，聽到這件事後也傷心落淚，把這件事

告訴了哀帝。哀帝詢問了情况認爲這件事做得很好，就升任何並爲隴西太守。

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孝行爲官，謂掾史爲師友，有過輒閉閤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爲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吊耳。"詡至，拜爲美俗使者。是時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臧千金。並爲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奸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横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污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静，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黄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爲小椁，亶容下棺。"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爲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爲郎。

後來何並調任潁川太守，接替陵陽人嚴詡。嚴詡本來是憑孝行做官的，把下僚們看作老師朋友，有了過失就閉門自責，始終不大説話。郡裏出現騷亂，王莽派人來徵召嚴詡，官屬裏幾百人爲他設置送行的筵宴，嚴詡伏在地上哭起來。下僚們説："您今天受徵召是一件好事，不應當像這樣子。"嚴詡説："我是哀憐潁川的士人，我自己哪值得擔憂呢！我是因爲軟弱被徵召，朝廷必然會選擇剛猛的人來接替。接替的人一到，將會有僵卧不起的人，所以難過。"嚴詡到達後，被任命爲美俗使者。這時潁川人鍾元擔任尚書令，兼任廷尉，辦事通權達變。他的弟弟鍾威做潁川郡的屬僚，非法私藏着千金。何並擔任太守，見到鍾廷尉時就把這件事告訴了他，鍾廷尉脱下帽子替弟弟請求减死罪一等，希望早些接受髡鉗刑罰。何並説："罪在你弟弟自己觸犯了國君的法律，而不在於太守。"鍾元害怕了，派人飛馬去招呼弟弟。陽翟的游俠趙季、李款供養着許多賓客，憑着氣力侵奪鄰里，甚至奸污人家的妻女，抓着官吏們的短處，在郡裏横行霸道，聽説何並將要來了，就都逃走了。何並一到任就尋求勇猛而且通曉法令的官吏近十人，派文官審理三人的案件，派武官前往逮捕他們，各自有各自的安排。下令説："這三個人不是辜負了太守，而是違反了王法，所以不得不懲治。鍾威所犯的罪許多在大赦以前，將他趕進函谷關，不讓他爲害民間，如果他不進關，就把他抓起來。趙、李是首惡，雖然他們逃得很遠了，也應殺其頭，向百姓謝罪。"鍾威仗着他的哥哥，停留在雒陽，追捕的官吏捕殺了他。還在别的郡裏抓到了趙、李，取了首級回來，何並把他們的首級和他們的全部罪狀都懸挂在鬧市上。郡裏出現了清平安静的局面，何並表彰善行尊重士人，在潁川有口皆碑，名聲僅次於黄霸。何並品性清廉，妻子兒女不到官衙。幾年後去世。當病重時，他叫佐官寫下遺書，説："告知兒子恢，我一生白吃飯的日子很長，死後雖然會得到法定的吊唁財禮，不要領

取。下葬時用小椁，衹要能放得下棺材就行了。”何恢照着父親的話做了。王莽選拔何恢擔任關都尉。建武年間用何並的孫子擔任郎官。

贊曰：蓋寬饒爲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以數子之名迹，然毋將污於冀州，孫寶橈於定陵，况俗人乎！何並之節，亞尹翁歸云。

贊曰：蓋寬饒身爲檢察之官，一身正氣立於朝廷之上，即使是《詩經》中所説的“國之司直”也不過如此。如果他能采納王生的話一直到老，他就接近古代的賢臣了。諸葛、劉、鄭雖然説有些狂妄懵懂，但却有獨特的志向。孔子説：“我没有看見過剛正的人。”以這些人的名聲和事迹，仍然有毋將隆在冀州有污點，孫寶屈服於定陵侯這樣的事，何况是一般的人呢？何並的節操，僅次於尹翁歸。

漢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蕭望之傳

蕭望之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

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説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禄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録録，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郡蘭陵縣人，後來遷徙到杜陵。世代以種田爲業，到了蕭望之，愛好學問，研究《齊詩》，師從同縣的后倉將近十年。根據制度到太常門下學習，又師從以前的同學博士白奇，還跟隨夏侯勝討問《論語》、《儀禮·喪服》。京師的儒生們都稱贊他。

當時大將軍霍光執政，長史丙吉推薦儒生王仲翁和蕭望之等幾人，都被召見。這以前，左將軍上官桀與蓋邑公主陰謀刺殺霍光，霍光就誅殺了上官桀等人，之後出入自加防備。必須接見的官吏百姓，都要脱衣搜身，去除兵器，由兩個官吏挾持着。惟獨蕭望之不肯聽從，自己從小門退出説："不願謁見。"官吏氣勢洶洶地拉他。霍光聽説這個情況，就告訴官吏不要挾持他。蕭望之來到霍光面前，規勸他説："將軍憑仗功勛和德行輔佐年幼的皇帝，將要推行宏大的教化政策，以達到協調和平的統治，所以天下的士人都伸長脖頸，踮起脚跟，争相要親身效力，來輔佐高明的您。現在要拜見您的士人都要先脱衣搜身受到挾持，這恐怕不合周公輔佐成王時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招致寒士之禮吧。"當時霍光惟獨不任用蕭望之，而王仲翁等人都補任大將軍史。三年之中，王仲翁升至光禄大夫給事中，蕭望之因爲考中甲科纔作了郎官，代理小苑東門候。王仲翁出入有奴僕跟從，下車進門，前傳後呼，甚是尊寵，他回頭對蕭望之説："你不肯遵循常規，反而祇作了個守門官。"蕭望之説："各行其志。"

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

幾年之後，因爲弟弟犯法而連坐，不能再擔任皇宫警衛，被免職還鄉做了郡吏。到御史大夫魏相任用蕭望之作屬官，經考核任命爲大行治禮丞。

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内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

這時大將軍霍光去世，他的兒子霍禹又擔任大司馬，他的侄子霍山任尚書，親屬都在皇宫裏當警衛侍從。地節三年夏天，京師下冰雹，蕭望之爲此向皇帝上疏，希望皇帝給他一個機會，讓他講述天災異象的意旨。宣帝在民間聽説過蕭望之的名聲，説："這是東海的蕭生嗎？將他帶給少府宋畸問明情況，讓他不要有所隱諱。"蕭望之回答了詢問，他認爲"《春秋》記載魯昭公三年大降冰雹，當時季氏專權，最終流放了魯昭公。假如過去魯昭公察覺了天災的徵兆，應該没有這場災禍。現在陛下憑仗聖明之德居於皇帝的位置，思考政事尋求賢能，這是堯舜治理天下的用心。然而祥瑞之兆還未出現，陰陽不和，這是大臣執政，一姓專權所致。樹枝過大會傷害樹幹，大臣的權勢過大就會危及朝廷。衹有聖明的君主親自治理國家萬事，選拔同姓，舉用賢才，將他們當做心腹之人，與他們謀劃政事，命令公卿大臣上朝向皇帝彙報情况，明白地説出自己的責任，來考察他們的功勞才幹。像這樣，各種事情就能得到處理，公正之道得以樹立，奸邪之途被堵塞掉，私家的權力就廢除了。"這番對答上報給皇帝，宣帝就任命蕭望之作了謁者。當時宣帝剛剛登上皇位，希望提拔賢良之士，很多人都上書陳述利國利民的策略，宣帝經常把這些奏摺交給蕭望之詢問利弊，高明的就請丞相、御史選用，次等的交給九卿試用，一年之後再把情况上報，下等的給予批覆，或者罷官遣歸家鄉，蕭望之所稟報處理的都被批准。他連續升遷到諫大夫，丞相司直，一年之内三次升官，作到二千石級的官員。之後霍氏竟然因爲謀反被誅殺，蕭望之就更加受到重用。

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内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

這時正在挑選通達政事的博士和諫大夫擔任郡守國相，派蕭望之作平原太守。蕭望之一向願在朝廷任職，派他到遠處作郡守，心裏不太合意，就上奏摺説："陛下體恤百姓，擔心德政教

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争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温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内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

化不能普及，將諫官都派出去擔任地方官，正所謂擔憂事物的末節而忘記了它的根本。朝中没有諫官皇帝就不能發現過錯，京城裏没有通達之士皇帝就無法聽到善言。希望陛下選拔明瞭經術，通曉歷史而能掌握新形勢，精通事理的深謀遠慮之士作爲朝中大臣，參與政務。諸侯聽説這個情况，就知道國家采納忠諫之言，擔心政治，没有闕失遺漏。像這樣堅持不懈，周成王、周康王時候的統治差不多就能實現了吧！地方郡縣治理不好，難道值得憂慮嗎?”他的奏摺被呈進後，就被徵調進朝廷管理少府。宣帝瞭解到蕭望之明曉經學，處事穩重，議事論理留有餘地，才幹勝任宰相，就想仔細考察他處理政務的能力，又派他當左馮翊。蕭望之從少府調出降低職位，害怕是得罪了皇帝，就上書稱病請假。皇帝知道了這件事，派侍中成都侯金安上傳達旨意説：“朝廷所用之人都經過治理民衆以考察功績。您從前當平原太守時間很短，所以再將您派到三輔去考察，不是聽到了什麽不好的話。”蕭望之即刻到職任事。

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并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盗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

這一年西羌反叛，漢朝派遣後將軍去討伐。京兆尹張敞上書説：“國家的軍隊在邊疆，軍隊夏天出發，隴西郡以北，安定郡以西，官吏和百姓都參與供給運轉，農業會荒廢很多，從前也没有餘糧儲備，雖然羌虜的叛亂被擊破了，但是第二年春天民衆的糧食必定匱乏。貧窮偏僻的地方，想用錢買也得不到，縣裏的官庫糧食不足以賑濟他們。希望朝廷命令那些罪犯，除非是搶劫錢財、殺人和犯重罪不能赦免的，都可以有差别地送糧食到這八個郡來贖罪。務必要積聚糧食來預備給百姓的急難。”這個事情交給有關的部門處理，蕭望之和少府李彊則持有異議，認爲“民衆有邪正兩種氣質，既有堅守正義的心願，又有追逐利益的欲望，就在於教化的引導。堯，不能完全去除民衆追逐利益的欲望，却能讓他們的逐利之欲不勝過他們的守義之心；即使桀在統治，也不能去除民衆堅守正義的願望，却能讓他們的守義之心不勝過他們的逐利之欲。所以堯、桀的分别，不過在於正義和利益兩個方面而已，引導

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户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民衆不可以不謹慎。現在想讓民衆捐糧食來贖罪，這樣富有的人就得以生存，貧窮的人衹有死路一條，這是窮人富人受到的刑罰不同，法律也不一致了。依照人之常情，貧窮的人，父親兄長被囚禁，聽説出錢可以救其性命，他們的兒子和弟弟將不顧死亡的威脅，敗亂的行徑，去奪取錢財，以求救出親戚。一人得以生存，十人因此喪命，這樣，伯夷那樣的德行被破壞，公綽的美名埋滅。政治教化一旦傾頹，即使有周公、召公來輔佐，恐怕也不能恢復。古代糧食儲存在民衆那裏，國庫不足就取之於民，有餘就給他們。《詩經》説'帝王的恩澤應該給那些可憐的人，憐憫那些鰥夫寡婦'，這是帝王惠澤下民。又説'下雨了，先潤澤公田，再潤澤我們自己的田地'，民衆尊重帝王的利益。現在有征伐西部邊境的戰役，百姓荒廢了農作業，即使每户收賦税每人捐錢財來解救他們的窮困，這也是古來就通行的原則，百姓不會認爲不對。讓那些罪犯的子弟冒死去營救親人，恐怕不可以。陛下普及德行教化，教化已經成功，堯舜也超不過您。現在提議開闢財路却損害已經成功的教化，臣爲之痛心。"

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减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横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

當時皇帝又一次將他們的建議交給兩府權衡，丞相、御史大夫拿這些詰難質問張敞。張敞説："少府和左馮翊所説的，不過是庸人的見解。以前先帝討伐四方夷狄，戰爭進行了三十多年，還不給百姓增加賦税，同時軍隊的給養充足。現在西羌虜寇是一個角落裏的小族，在山谷中叫囂强横，漢朝衹要命令罪人出錢减罪來誅滅他們，這樣做名聲會比騷擾良民、横徵賦税好得多。另外那些强盜和殺人犯不合道義，爲百姓所痛恨，都不可以贖罪；爲首的窩藏犯、明知故放罪犯的人，損人利己者之類，議論者中有人認爲他們的刑罰可以蠲免，現在因爲這個命令可以贖罪，它的益處很明顯，擾亂了什麽教化呢？《甫刑》中的刑罰，小的過錯赦免，較輕的罪可以贖罪，有用錢贖罪的等級，由來已久，哪會爲此而出現盜賊？我在朝廷做官二十多年，曾經聽説罪人贖免的事，却没有聽説過盜賊因此出現。我私下裏可憐涼州被寇賊擾亂，正是秋收之時，百姓還有飢

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

餓困乏的，有得病死在道路上的，更何况來年春天將會有更大的困難呢！不早早思慮賑濟百姓的方法，却引用一般的原則來責難，恐怕後來要擔更大的責任。庸人可以和他一起遵守常規，不可以和他商議權變之事。我有幸能躋身列卿，把輔佐兩府作爲職責，不敢不盡自己的力量。”

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絶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强吏民請奪假貣，至爲盗賊以贖罪。其後奸邪横暴，群盗并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綉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

蕭望之、李彊又反駁説：“先帝聖明仁德，賢良之士在朝廷任職，制訂憲章，頒布法令，作爲永久的制度，長久地考慮邊境百姓的生活困難，所以《金布令甲》第一篇中説‘邊境郡縣數次遭遇戰禍，經受飢寒交迫之苦，百姓不能享盡天年就會夭折，父子離散，命令天下民衆共同供給他們的費用’，原來是爲戰争突然發生做準備。聽説天漢四年，曾經讓死刑犯交納五十萬錢免去死罪減刑一等，豪强、官吏和民衆請求、搶奪、借貸，甚至作盗賊謀取錢財來贖罪。那以後奸詐邪惡的人横行霸道，衆多的盗賊同時出現，發展到攻打城市，殺害郡守，這些人漫山遍野，官吏無法禁止，國家公開命令派遣綉衣使者來帶領軍隊攻擊他們，誅殺的人超過半數，然後纔衰落消失。我們認爲這是讓死刑犯贖罪而導致的，所以説這樣做不恰當。”這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認爲西羌反賊將要被擊潰，轉運的供給基本上可以滿足需要，没有實施張敞的建議。蕭望之任左馮翊三年，都城裏的人都稱贊他。被提升爲大鴻臚。

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内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絶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

在此之前烏孫國王翁歸靡通過長羅侯常惠遞交文書，願意把漢朝的外孫元貴靡作爲繼承人，希望能够再次迎娶少公主，結爲姻親歸附漢朝，背叛匈奴。皇帝下詔讓公卿商議這件事，蕭望之認爲烏孫是邊遠的地域，輕信他們的好話，遠離萬里締結婚姻，不是長久之計。皇帝不聽。神爵二年，派遣長羅侯惠爲使節護送公主許配給元貴靡。還没有出邊境，翁歸靡死了，他的侄子狂王違背約定自立爲王。常惠從塞下給皇帝上書，希望讓公主暫時停留在敦煌郡。常惠到烏孫，用負約的事責備他們，於是立元貴靡爲王，回來迎接公主。皇帝下詔讓公卿商議，蕭望之又認爲“不可以。烏孫首鼠兩端，不能堅守信約，這樣

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

的後果已經看見。從前的那位公主在烏孫四十多年，夫妻感情不深，邊境并未因此安定，這已經是事情的徵驗了。現在少公主因爲元貴靡不能繼承王位而回來，確實没有辜負四方夷族，這是漢朝的大好事呀。少公主不留下來，徭役將會興起，事情的根源就在這裏。”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召公主回朝。後來烏孫雖然分爲兩個并立的國家，將元貴靡立爲大國王，漢也不再和他締結婚姻。

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禄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内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神爵三年，蕭望之代替丙吉做御史大夫。五鳳年間匈奴大亂，論者大多認爲匈奴爲害很長時間，可以趁它内亂發兵消滅它。皇帝下詔派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富平侯張延壽、光禄勳楊惲、太僕戴長樂詢問蕭望之有何計策，蕭望之應對説：“據《春秋》記載晉國士匄率領軍隊侵略齊國，聽説齊侯去世，就率領軍隊回國了，君子稱贊他不征伐正在辦喪事的國家，認爲他的恩德足以使齊國新國君佩服，道義足以震動諸侯。從前的單于仰慕我朝教化，一心向善，以弟輩自居，派遣使者請求和親，四海之内的人們都很高興，夷狄各族没有不聽説的。條約没有奉行到底，單于不幸被叛臣所殺，現在去討伐它，是趁別人内亂而幸災樂禍的行爲，他們一定會逃走遠避。不以仁義而戰，恐怕勞而無功。應該派遣使者弔唁慰問，在他們衰弱的時候幫助他們，在他們有困難的時候救助他們，四方夷狄，都會佩服漢朝的仁義。如果因此承蒙恩惠能復歸王位，一定會向漢朝稱臣，這是一件盛大的德政。”皇帝聽從他的建議，其後終於派軍隊護送輔佐呼韓邪單于安定了他的國家。

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盗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禄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

當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上奏建議設立常平倉，皇帝認爲很好，蕭望之反對。丞相丙吉年老，受到皇帝敬重，蕭望之又上奏説：“有些老百姓生活困乏，盗賊不斷出現，二千石級的官員多有能力低下不稱職的。三公的人選不當，日月星辰就會失去光輝，今年正月日月無光，責任在我們大臣身上。”皇帝認爲蕭望之的意思是輕視丞相，於是命令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禄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一起質問蕭望之。蕭望之脱

子繇是不說。

後丞相司直緐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兹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愆，靡有後言。"

下官帽辯論，皇帝因此不高興。

後來丞相司直緐延壽上奏："侍中謁者良奉旨下詔給蕭望之，他祇拜了兩拜。良和蕭望之說話，蕭望之不起立，還故意垂下雙手，反而告訴御史說'良禮節不周'。按舊例丞相有病，第二天御史大夫就要問候病情；上朝時在大殿中聚會，御史大夫應在丞相後面，丞相道別，大夫稍微前進，作揖。現在丞相數次生病，蕭望之不去探病；在大殿聚會，和丞相用相同的禮節。有時議事意見不合，蕭望之說：'君侯您的年紀難道能做我的父輩嗎！'知道御史不得擅自使用權力，蕭望之却多次派留守官吏自備車馬，回杜陵照看家事。讓少史戴着法冠爲他的妻子引路，又派他們去做買賣，這些人私下給他補助一共有十萬三千。蕭望之是大臣，通曉經術，職位在九卿之上，爲衆人所仰慕，竟然至於不守法不注意修養，傲慢不遜，貪污所監管的財物達二百五十以上，請允許逮捕囚禁治罪。"皇帝立即下策給蕭望之說："有關官員上告你苛求我派遣的使者禮節不周，遇到丞相没有禮貌，聽不到你廉潔的名聲，傲慢不遜，無法扶持朝政，不能做百官的表率。你不深入思考，陷入這種污穢的境地，我不忍心讓你受到法律的制裁，就派光祿勳楊惲傳達詔令，把你降職爲太子太傅，給予印綬。把原來的印綬交給使者，然後就去上任。你應該遵守道德，彰明孝義，端正自己的思想品行，不要有什麽過失，不要有什麽別的話。"

望之既左遷，而黄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爲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

蕭望之被降職以後，黄霸接任御史大夫。幾個月之後，丙吉去世，黄霸接任丞相。黄霸去世，于定國又接替他，蕭望之就被廢用，不能做丞相。當太傅，給皇太子講授《論語》和《儀禮·喪服》。

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

當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見，皇帝下詔讓公卿議論召見的禮儀，丞相黄霸、御史大夫于定國以爲："聖明帝王的制度，施行德政，推行禮制，先京都而後地方，先國内而後境外。《詩經》說：'遵循禮節不越位，四處視察得以推廣；相土的威德壯壯烈烈，四海之外都要擁戴。'陛下聖明仁德充滿天地之間，光輝普照四方極遠之

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地，匈奴單于仰慕我國的風俗教化，捧着珍寶前來朝賀，從古至今還未有過。接見他的禮儀應該和諸侯王一樣，位置在諸侯王以下。”蕭望之認爲“單于不實行我們的曆法制度，所以稱做敵國，應該以不稱臣的禮節相待，位置在諸侯王之上。外夷叩頭自稱屬國，漢朝謙讓不稱其爲臣，這是籠絡的道理，通達謙虚帶來的福氣。《尚書》說‘戎狄荒忽歸附’，是說他們前來歸附，但地處偏遠反覆無常。如果匈奴的後代終有流竄搶掠的行動，没有來朝拜進貢，不能算做是叛臣。誠信謙讓推行到蠻貉之地，福運繼承流傳到無窮無盡，這是千秋萬代的長遠之計。”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下詔書說：“聽說五帝三王對教化無法推行的地方，也不用政令統治。現在匈奴單于自稱北邊的屬國，定時來朝拜，我的能力有所不及，德政不能加於遠方的他們。就用客人的禮儀招待他，讓單于的位置在諸侯王之上，行禮謁見時稱臣而不稱名字。”

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禄勳，堪爲光禄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并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

等到宣帝卧病在床，選擇可以托付後事的大臣，召外戚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到宫中，封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爲前將軍光禄勳，周堪爲光禄大夫，都接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去世，太子繼承帝號，就是孝元帝。蕭望之、周堪本來以師傅的身份被皇帝尊重，皇帝即位之後，數次在閑暇時召見，討論治亂之道，陳述做帝王的事情。蕭望之推薦皇族中通曉經術學問的散騎諫大夫劉更生做給事中，和侍中金敞一起在皇帝左右任拾遺之職。四人同心謀劃計議，用古代的制度勸勉引導皇帝，有很多事情希望扶持和糾正，皇帝對他們非常信任并采納他們的意見。

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

當初，宣帝不大信奉儒術，而信奉法家，而中書宦官掌權。中書令弘恭、石顯長期管理中樞機要，熟悉條文法令，也和車騎將軍史高互爲表裏，議論朝政經常獨自堅持舊例，不聽從蕭望之等人的意見。弘恭、石顯又經常因爲意見偏執狹隘被人駁倒。蕭望之認爲中書是政治的關鍵職務，應當用賢明的人選，從武帝在後宫游宴，任用宦官，但并非國家的傳統制度，又違背古時不

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

接近受過刑罰的人的原則，陳述想要用士人替換的想法，從此和史高、弘恭、石顯非常抵觸。元帝剛剛繼位，處事謙讓難以改變舊規，商議許久不能決定，就將劉更生調任宗正。

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奸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橅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修農圃之疇，畜鷄種黍，俟見二子，没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

蕭望之、周堪數次推薦有名的儒生和優秀人才來任諫官。會稽鄭朋私下想攀附蕭望之，就上疏説車騎將軍史高派遣賓客到郡國裏做壞事謀求私利，還談到許、史兩家子弟的罪行。皇帝把奏章交給周堪看，周堪上奏讓鄭朋在金馬門等待命令。鄭朋給蕭望之上書説："將軍親身實踐周公、召公的德政，具備孟公綽的才質，擁有卞莊的威嚴。到了六十歲的時候，身居重臣之位，官職達到將軍，實在是士的最高成就呀。田野黎民没有不歡喜的，都説將軍是國家的人才。現在將軍追求的目標是管仲、晏子呢？還是廢寢忘食勤於政事的周公、召公呢？如果像管仲晏子就罷休了，那麽在下就要像季札那樣回延陵山野之中，修整農田，養鷄種黍，等着讓兩個兒子有所成就，我就這樣到老得没牙齒吧。如果將軍光明正大超越常行聚集心思，堵塞邪氣歪風的危險小路，宣揚中庸的正常政治，振興周公、召公的遺業，親自日夜操勞，兼聽各種意見，那麽在下願意竭盡區區之力，磨煉鋒芒，貢獻萬一之力。"蕭望之接納了鄭朋，盡心地接待他。鄭朋則屢次稱贊蕭望之，貶低車騎將軍，説許氏、史氏的過失。

後朋行傾邪，望之絶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宫俱待詔，堪獨白宫爲黄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以行汚濊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

後來鄭朋行奸邪之事，蕭望之和他斷絶關係，不再往來。鄭朋和大司農史李宫一起等待任命，周堪單獨推薦李宫做黄門郎。鄭朋是楚地的人，心中懷恨，轉而要求加入許、史，推脱所説許、史兩家壞話的責任説："這都是周堪、劉更生教給我的，我是關東人，怎麽會知道這些呢？"於是侍中許章上奏皇帝請求召見鄭朋。鄭朋出宫後揚言説："我被召見了，報告了前將軍小過五條，大罪一條。中書令在旁邊，知道我所説的情况。"蕭望之聽説這件事，就用它來責問弘恭、石顯。石顯、弘恭害怕蕭望之自己申訴，皇帝會把這個案件交給别的官吏，就要挾鄭朋和待詔華龍。華龍在宣帝時和張子蟜等人待詔，因爲品行不端没有被任用，想依附周堪等人，周堪等人不

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决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禄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黄門郎。

接納他，所以和鄭朋結交。弘恭、石顯命令二人上告蕭望之等人想要罷免車騎將軍并疏遠許、史兩家的情況，等待蕭望之出朝休假之日，指使鄭朋、華龍上告他們。這件事交給弘恭問明情況，蕭望之應對説："外戚擔任要職多數奢侈淫侈，我是爲了匡扶國家，不是要幹壞事。"弘恭、石顯上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勾結朋黨互相推舉，多次誹謗大臣，攻擊離間皇親國戚，想要憑此專權攬勢，作爲臣子不忠心，欺騙皇帝不講道義，請謁者傳唤他們并送交廷尉。"當時皇帝剛剛繼位，不明白"謁者傳唤送交廷尉"就是關入監獄，准許了他們的奏摺。後來皇帝召見周堪、劉更生，回答説已關進監獄。皇帝大吃一驚説："不就是讓廷尉問明情况嗎？"拿這件事責備弘恭、石顯，他倆都叩頭謝罪。皇帝説："讓他們出來辦事。"弘恭、石顯就派史高説："皇帝剛剛繼位，還没有以道德教化使天下人聽聞，而首先審問師傅，既然將九卿大夫下獄，應該通過審問然後减刑。"當時就下詔給丞相和御史大夫："前將軍蕭望之教授我八年，没有别的罪過，現在事實爲時已久，記憶不清難以説明。應當赦免蕭望之的罪過，收回前將軍光禄勳印綬，和周堪、劉更生都免職成爲庶人。"而鄭朋做了黄門郎。

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内侯，食邑六百户，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托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亡

幾個月之後，皇帝下詔書給御史大夫："國家將要興隆，應該尊重師傅，原前將軍蕭望之教導我八年，用經學來導引我，他的功勞很大。應賜蕭望之關内侯的爵位，食邑六百户，任給事中之職，每月初一、十五朝拜，座位次於將軍。"天子正想倚靠他做丞相，遇到蕭望之的兒子散騎中郎蕭伋上書申訴蕭望之以前的冤屈，此事被交給有關部門，回報"蕭望之從前的罪過明明白白，没有誣陷之事，而他却指使兒子上書申訴，引用表明自己無辜的《詩》，有失大臣的禮儀，對皇帝不敬，請予以逮捕。"弘恭、石顯等人知道蕭望之素有高尚的氣節，不肯屈服受侮辱，建議説："蕭望之從前任前將軍輔佐國政，想排斥許、史兩家，專權控制朝政。僥幸没被治罪，又被賜予爵位食邑，參與討論國家政治，不悔改過錯思服罪行，還心裏懷着怨恨，指使兒子上書，

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

把不是歸於皇帝，自以爲憑着師傅的身份，終究不會被治罪。如果不讓蕭望之在牢獄中受些侮辱，堵塞他不滿的心情，那麽聖朝就無法給他施以恩澤。”皇帝説：“蕭太傅爲人素來剛直，怎麽肯接受官吏的審問？”石顯等人説：“人的生命至關重要，蕭望之所犯的罪，是説錯了話的小罪，一定不會讓您擔心的。”皇帝就批准了他的報告。

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卬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却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石顯等人將皇帝的批覆封好交給謁者，下令親手交給蕭望之，於是命令太常火速帶領執金吾騎兵飛馳去包圍他的宅第。使者到，傳蕭望之。蕭望之想自殺，他的夫人阻止了他，認爲這不是皇帝的旨意。蕭望之以此詢問門生朱雲。朱雲是一個愛好名節的人，就勸蕭望之自殺。當時蕭望之仰天長嘆説：“我曾經擔任過將相之職，年紀也已超過六十歲，年老而進監獄，苟且偷生，不也太鄙陋了嗎？”就叫着朱雲的字説：“游，取和藥來，我寧可死也不久留人世！”終於喝毒酒自殺了。皇帝聽説這件事十分震驚，拍手嘆氣説：“先前我就懷疑他不肯進牢獄，結果真的殺了我的好老師！”當時太官剛剛端上午餐，皇帝就推開飯食，爲蕭望之哭泣，悲哀之情感動了左右侍從。立刻召來石顯等人以計劃不周詳責問他們。他們都脱下帽子謝罪，很長時間纔作罷。

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絶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内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蕭望之有罪而死，有關部門請求廢除他的爵位封邑。皇帝却下詔加恩，長子蕭伋繼承關内侯。皇帝追思蕭望之不能忘懷，逢年過節就派使者祭祀蕭望之的墳墓，整個元帝時代都是如此。蕭望之有八個兒子，做到大官的有蕭育、蕭咸、蕭由。

蕭育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脱，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

蕭育字次君，年輕時因父恩蔭任太子庶子。元帝登基，擔任郎官，因爲有病免職，後來當御史。大將軍王鳳因爲蕭育其父之名望和他自己才能突出，任命他爲功曹，升任謁者，擔任出使匈奴的副校尉。後來做茂陵縣令，遇到考察，蕭育名列第六。而漆縣縣令郭舜排最後一名，被責備，蕭育給他講情，扶風發怒説：“你考第六名，自己纔脱身，有什麽功夫替同僚説情呢？”等到考試完畢出場，傳召茂陵令到後曹去，要讓他彙

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郡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鄠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

報任職期間的情況。蕭育徑直走出後曹，文書跟着拉住他，蕭育按住佩刀說："蕭育是杜陵的大丈夫，爲什麽要到後曹！"就急步走出，想棄官而去。第二天早晨，皇帝下詔將他召入，任命爲司隸校尉。蕭育經過扶風府門口，官員掾史幾百人在車前拜見。後來因違背大將軍的意旨而免官。又擔任中郎將出使匈奴。歷任冀州、青州兩郡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進京任大鴻臚。因爲鄠縣有名的盜賊梁子政憑仗山勢爲害一方，很久未能捉拿伏法，蕭育任右扶風數月之後，將梁子政一夥盡數誅殺。後來因爲和定陵侯淳于長特別要好而被免官。

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者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群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黄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静。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禄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

哀帝時候，南郡一帶長江水面多有盜賊，封蕭育爲南郡太守。皇帝因爲蕭育是耆宿名臣，就用三公使用的車子將蕭育載入宫中接受策命，說："南郡盜賊成群爲害百姓，我非常擔心這件事。因爲太守一向威望很高，所以委任做南郡太守，到任之後，衹應爲民除害，維護安全。不要拘於小節。"賞賜黄金二十斤。蕭育到南郡，盜賊被消滅。因病免官，又任命爲光禄大夫執金吾，在職位上享盡天年。

育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并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蕭育爲人威嚴勇猛，做官數次被免職，很少提升。小時候和陳咸、朱博爲友，在當時很有名。過去有王陽、貢公是好友，所以長安有句俗話說："蕭育、朱博結綬交好，王陽、貢公彈冠相知"，是說他們互相推薦以至顯達。開始時蕭育和陳咸都因爲是公卿的兒子而聞名，陳咸是最早進官的，十八歲任左曹，二十多歲任御史中丞。當時朱博還是杜陵亭長，受陳咸、蕭育所引薦，進入王氏門下。後來同時擔任刺史、郡守、國相，到後來任九卿。朱博先任將軍上卿，經歷的官位比陳咸、蕭育多，一直到丞相。蕭育和朱博後來有嫌隙，不能善終，所以世人認爲交朋友是件難事。

蕭咸

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内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校尉、護軍都

蕭咸字仲，做丞相史，被舉爲茂才，任好時縣令，升遷淮陽、泗水内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到之處有政績，多次增加俸禄和賞賜黄金。後來被免官，又擔任越騎校尉、護軍都尉、

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中郎將，出使匈奴，官至大司農，在職位上去世。

蕭由

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蕭由字子驕，任丞相西曹衛將軍掾，升爲謁者，任出使匈奴副校尉。後來被舉薦賢良，任定陶縣令，升爲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理州郡有聲望，很多人稱贊和舉薦他。當初，哀帝做定陶王時，蕭由任定陶令，違背了定陶王的意思，很快，朝廷罷免蕭由爲百姓。哀帝去世，任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升爲江夏太守。因掃平長江上的盜賊成重等人有功，增加俸禄任陳留太守。元始年間，修築明堂和辟雍，召集諸侯王大舉朝會，徵召蕭由任大鴻臚，恰巧他有病，不能主持禮儀接待賓客，回去任原來的官職，因病免職。後來又任中散大夫，在官任上去世。蕭家做到二千石級官員的有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橈，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贊曰：蕭望之官至將軍和副丞相，憑藉做皇帝師傅之恩，可以説和皇帝是親密無間。等到計謀泄露，嫌隙産生，説壞話的和奸邪之人陷害他，最終被佞臣宦官小人所害，可憐呀！不然的話，蕭望之堂堂正正，寧折不撓，身爲儒生泰斗，有輔佐皇帝的才能，近乎古代的社稷之臣了。

漢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馮奉世傳

馮奉世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徙杜陵。其先馮亭，爲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絶太行道，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爲官帥將，官帥將子爲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爲秦將相焉。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郡潞縣人，後來遷徙到杜陵。他的祖先馮亭，是韓國上黨郡郡守。秦國攻打上黨，堵住了太行山中的通道，韓國守衛不住，馮亭就把上黨城獻給趙國并且爲之防守。趙國封馮亭爲華陽君，和趙國大將趙括一起抵禦秦國，在長平戰死。馮氏宗族從此分散各地，有的留在潞縣，有的在趙地。在趙地的成爲官吏將軍，官吏將軍的兒子們又做了代國的相。到秦滅亡六國以後，而馮亭的後代馮毋擇、馮去疾、馮劫都作了秦國的將相了。

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以爲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爲郎。

漢朝興起以後，文帝時候馮唐很出名，他就是代國丞相的兒子。到武帝末年，馮奉世因爲是良家子弟而被選任作郎官。昭帝時候，按照他的功勞的大小和所排次序補任武安縣的長官。被免官時，年紀已有三十多歲了，纔學習《春秋》，鑽研其微言大義，讀兵法，明曉其内容和實例，前將軍韓增上報任命他做軍司空令。本始年間，隨軍隊攻打匈奴。戰爭結束後，又做了郎官。

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污，爲外國所苦。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

在此之前，漢朝數次派遣使節出使西域，大多都辱没使命不稱其職，有的貪污，有的被外國刁難侮辱。這時烏孫國很强大，有攻擊匈奴的功勞，同時西域諸國剛剛與漢朝和好，漢朝正準備善待他們，想趁機安撫這些國家，就挑選可以出使外國的人。前將軍韓增推薦馮奉世以衛候的身份持使節護送大宛等國的賓客回國。到伊脩城，都尉宋將説莎車國人和其他一些國家一起攻殺了漢朝所任命的莎車王萬年，還殺了漢朝使者奚

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絶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强，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説，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争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禄大夫、水衡都尉。

充國。這時匈奴又發兵攻打車師城，因爲没攻下就回去了。莎車國派使者揚言説北道諸國已經歸屬匈奴了，當時就攻擊劫掠南道諸國，并與他們歃血爲盟背叛漢朝，從鄯善國向西都斷絶了交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都被困在北路諸國之間。馮奉世和他的副手嚴昌商議，認爲如果不火速攻擊，莎車國就會日益强大，這樣形勢就難以控制，一定會危及整個西域。於是以使節通告諸位國王，從而發動了他們的軍隊，南北道一共一萬五千人進攻莎車國，攻占了它的城池。莎車王自殺，就將他的首級傳到長安。諸國都平定下來，馮奉世的威名震動了西域。馮奉世就收兵回國，將情况上奏朝廷。宣帝召見韓增，説："祝賀將軍舉薦的人很稱職。"馮奉世就西行到了大宛國。大宛國聽説他殺了莎車王，尊敬他超過了其他使者。得到大宛名馬象龍回到長安。皇帝很高興，就下命令議論封賞馮奉世的事。丞相、將軍都説："《春秋》之義，大夫出使國外，如果遇到有利國家之事，可以自行其事。馮奉世的功勞尤其顯著，應當加封爵位賞賜土地。"少府蕭望之單獨認爲馮奉世奉旨出使有其任務，却擅自假托皇帝命令違背旨意，徵發諸國兵馬，雖然有功勞，但不可以用他做後人的榜樣。如果要封賞馮奉世，就開了以後出使的人的方便之門，以馮奉世做榜樣，争相發動軍隊，邀功求賞於萬里之外，在夷狄各族中爲國家滋生事端。此例不可開，馮奉世不應受到封賞。皇帝認爲蕭望之的建議好，封馮奉世爲光禄大夫、水衡都尉。

元帝即位，爲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衆數千人畔，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爲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爲光禄勳。

元帝即位，馮奉世任執金吾。上郡屬國歸降漢朝的一萬多胡人背叛而去。當初，昭帝末年，西河郡屬國胡人伊酋若王也率領數千名人衆叛變，馮奉世立即持使節領軍隊追擊他們。右將軍典屬國常惠去世，馮奉世接替他爲右將軍典屬國，加封了諸位官吏的名號。幾年後，做了光禄勳。

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彡姐旁種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

永光二年秋天，隴西郡羌族彡姐的旁支反叛，皇帝下詔召讓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馮奉世入朝商議對策。當時，連年莊稼收成不好，京

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决。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軵，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秏，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决，利害相萬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

都穀物每石賣二百餘文錢，邊境郡縣每石四百文錢，關東五百文錢。到處鬧饑荒，朝廷正在爲此憂慮，却又遇到羌族叛變。韋玄成等人沉默着没有人説話。馮奉世説："羌族賊兵近在國境以内背叛，假如不及時誅滅，就没有辦法制服遠方的蠻夷。我願意率領軍隊討伐他們。"皇帝詢問需要用的軍隊的數量，回答説："我聽説善於用兵者，不會兩次用兵，不會三次運糧，所以軍隊不宜長時間地征戰在外而順從天意的討伐應該速戰速决。過去經常不衡量敵人的情况，而軍隊至於損失；多次運送糧食，則時間長耗費多，軍隊的士氣低落。現在反叛的賊兵大約三萬人，依兵法應加倍調用六萬人。而羌戎是使用弓矛的軍隊罷了，兵器并不犀利，可以調用四萬人，一個月足以解决。"丞相、御史、兩位將軍都認爲百姓正在收穫季節，不能多發兵；一萬人駐扎防守，差不多够了。馮奉世説："不行。國家遭受饑荒，戰士、馬匹瘦弱，數量也不多，戰争用的裝備長期廢置不修，夷狄各族都有輕視邊疆官吏的心思，所以羌族纔會首先發難。現在以一萬人分守數處，賊兵見我方軍隊人少，一定不會害怕，戰則軍隊受損士氣低落，守則不能救助百姓。如果這樣，怯弱的形勢顯露出來，羌族就會趁機進攻，各少數民族一齊響應，互相煽動起兵，我恐怕漢朝要徵發的兵役就不止四萬了，這不是金錢所能解决的。所以少發軍隊就會曠日持久，和一戰而迅速解决相比，利害差别萬倍。"馮奉世堅持争取，不能得到更多兵馬。又有詔令增加兩千人。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爲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爲前軍，屯臨洮；奉世爲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與羌争地利，又别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决事。書奏，天

當即派遣馮奉世率領一萬二千兵馬出發，打着領兵屯田的名義。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將副手，到隴西郡，分别屯兵三處。典屬國任立爲右軍，屯兵白石；護軍都尉韓昌爲前軍，屯兵臨洮；馮奉世爲中軍，屯兵首陽縣西極山上。前軍到降同阪，先派校尉在前方和羌人争奪有利地形，又另外派校尉到廣陽谷營救百姓。羌族賊兵人數很多，官兵都被擊潰，兩個校尉被殺。馮奉世向皇帝上報地形和需要多少部隊的計劃，請求增兵三萬六千人纔足以解决戰事。書信

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

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决事，部署已定，勢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爲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并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决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

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光禄勳如故。其後録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

上奏，皇帝發兵六萬多人，封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前去幫助他。馮奉世上奏説："希望得到大批士兵，不必煩勞大將。"於是陳請轉運的費用。

皇帝當時以璽書慰勞馮奉世，同時也責備他，説："皇帝慰問領兵在外的右將軍，征戰在外，非常辛苦。羌族賊兵侵擾邊境，殺害官吏百姓，很是違逆天道，所以派遣將軍率領軍隊將領依照天意前往誅滅。以將軍傑出的材質，帶領精鋭部隊，討伐不軌的賊寇，有百戰百勝的道理。現在居然有臨陣不敢攻戰的名聲，太給漢朝丟臉了。是從前不熟悉軍事的緣故嗎？還是恩惠没有普及，軍紀不明的緣故？我非常奇怪。你上書説羌族賊兵憑仗深山，多小路，不得不多處分兵占據要害之地，然後必須發動駐防的士兵，纔足以解決問題，軍隊部署已經决定，從形勢上看不能再安排大將，我知道了。以前因爲將軍缺少士兵，不足防守之用，所以調遣附近的騎兵，日夜兼程地趕到，不是爲了進攻。現在徵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和呼速絫、嗕種，正在火速調遣。戰爭，是凶險的事情，一定會有成功或失敗，恐怕策略不事先商定，瞭解敵情不審慎，所以又派奮武將軍。兵法説大將軍出征一定要有偏裨將領，用來耀武揚威，參謀計策，將軍又有什麽疑慮的？愛護將士，得到軍心，决定就不後悔，擒拿敵人一定要徹底，這是將軍的責任。至於運輸的費用，有專門的官吏負責，將軍不必擔心。等到奮武將軍的兵馬到達，一起進攻羌族賊兵。"

十月，軍隊都集合到隴西郡。十一月，一齊進攻。羌族賊兵大敗，斬殺首級數千個，餘下的都逃出邊境。戰爭未决勝負的時候，漢朝又徵募士兵一萬人，封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還未出發，聽説羌族賊兵被打敗了，皇帝説："羌族賊兵被擊潰受到懲罰，逃出邊境，那些休戰的將士，多留一些屯田守衛，防守要害之處。"

第二年二月，馮奉世回到京師，改任左將軍，光禄勛的職位不變。之後記功封爵，皇帝下詔説："羌族賊兵凶殘狡黠，殺害官吏百姓，進

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絶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禄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内侯，食邑五百户，黄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

攻隴西郡官署，燒毁驛亭，斷絶道路橋梁，極大地違背了天道。左將軍光禄勳馮奉世前時率領軍隊征討，斬首俘虜八千餘人，奪取牛馬羊數以萬計。賜馮奉世關内侯的爵位，食邑五百户，黄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都有賞賜。

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爲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之後一年多，馮奉世病故。他任武將官職前後有十年，爲殺敵衛國的老將，功名僅次於趙充國。

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宫，昭帝時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爲太常，薨。千秋嗣後，復爲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奉世爲左將軍，而千秋爲右將軍，後亦爲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絶云。

奮武將軍任千秋，他的父親任宫，昭帝時以丞相徵事捕殺了反叛的左將軍上官桀，封侯爵，宣帝時任太常，去世。千秋繼承了爵位，又任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替馮奉世任左將軍，而任千秋任右將軍，後來又任左將軍。子孫世代繼承爵位，直到王莽時代爲止。

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爲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爲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録。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錯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

馮奉世死後兩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因爲誅殺了郅支單于被封爲列侯。當時丞相匡衡也以甘延壽假冒詔令滋生事端爲理由，根據蕭望之的事例，認爲不應當封侯，然而議論者都贊美甘延壽的功勞，皇帝聽從衆人的意見封他爲侯。當時杜欽上疏，追溯稱頌馮奉世以前的功勞説：“從前莎車王殺害漢朝使者，和各國結盟背叛漢朝。左將軍馮奉世以衛候的身份根據便利條件發兵誅滅了莎車王，用計策安定了城市，功績普及邊境地區。議論者認爲馮奉世作爲使節有其使命，依《春秋》之義中説臣下不能獨斷專行，按漢朝的法律則有矯制之罪，所以不得封侯。現在匈奴郅支單于殺害漢朝使者，逃亡到康居國，都護甘延壽徵發城中之兵和屯田的將士四萬餘人來誅殺他，封爲列侯。我的愚見認爲比較罪過則郅支單于比莎車輕，衡量兵力則莎車比郅支多，使用軍隊則馮奉世少，講勝利的程度則馮奉世爲邊境安寧立下功勞，考慮失敗的成分則甘延壽給國家帶來的災禍深。他們違背命令擅生事端的罪過是相同的，而甘延壽割地封侯，馮奉世却不記封賞。我聽説功勞相同賞賜不同則會使那辛苦的大臣産生疑慮，罪過一樣刑罰不同則百姓迷惑；疑慮導致變化無常，迷惑導致不知所從；變化無常則導

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録。

致制度和導向不明確，不知所從則導致百姓不知如何行動。馮奉世解除危難，忘死征戰，完成使命業績非凡，威名功績顯著，是世代出使者的表率，却惟獨壓抑而不表揚他，這不是聖明君主杜絶疑慮鼓勵節操的意思。希望交給有關部門商議。”皇帝認爲這是先帝時的事，就不再采納他的意見。

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宫，爲元帝昭儀，産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爲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爲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奉世擊西羌，譚爲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逡、立、參至大官。

馮奉世有兒子九人，女兒四人。長女馮媛被選入皇宫，爲元帝昭儀，生中山孝王。元帝去世，馮媛成了中山太后，隨中山孝王到封國。馮奉世長子馮譚，太常舉薦他孝廉作了郎官，依功勞次序補任天水司馬。馮奉世攻擊西羌，馮譚是校尉，跟隨父親從軍有功，還没有封官就病死了。馮譚的弟弟馮野王、馮逡、馮立、馮參都做到大官。

馮野王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爲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爲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爲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污，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祋祤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盗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爲大鴻臚。

馮野王字君卿，跟從博士學習，精通《詩經》。年輕時因爲父親做官的原因任太子中庶子。十八歲那年，向皇帝上書希望能試任長安縣令。宣帝對他的志向感到驚奇，詢問丞相魏相，魏相認爲不能允許。後來以功勞次序補任當陽縣令，升任櫟陽縣令，調任夏陽縣令。元帝時，升任隴西郡太守，因爲政績突出，入朝任左馮翊。一年多，池陽縣令並素來貪污，輕視馮野王是年輕的外戚，治理的劣迹不加改正。馮野王部署督郵掾祋祤縣人趙都立案檢察，查明是當權者監守自盗十金的罪行，將他逮捕。並不服從收捕，趙都格殺了他。並的家人上書陳述冤情，事情交給廷尉處理。趙都到官吏面前自殺來證明和馮野王無關，京師的人都稱贊他的威信，升遷任大鴻臚。

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宫親屬，以野王爲比。”乃下詔曰：“剛强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上繇下

幾年之後，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官吏多推薦馮野王繼其位。皇帝派尚書挑選二千石級的官員，而馮野王的品行和能力都排在第一。皇帝説：“如果我用馮野王爲三公，後世一定會以此爲例説我偏向後宫妃嬪。”就下詔説：“剛强堅毅，確實没有私欲，要數大鴻臚馮野王。能言善辯，可以出使四方，要數少府五鹿充宗。廉潔節儉，要數太子少傅張譚。現任命少傅張譚作御史大夫。”皇帝從下級任用張譚，越過次第，避嫌

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嘆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

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加賜黄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内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并。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堤，因拜爲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顓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别予賜。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

而不用馮野王，因爲他是昭儀的哥哥的緣故。馮野王於是嘆息説："别人因爲受皇帝寵愛的妃子而尊貴，我們兄弟却因此而卑賤!"馮野王雖然没作三公，却很被器重，在當時很有名望。

成帝即位，有關部門上奏稱馮野王是國舅，不合適備職九卿。依據品級出朝任上郡太守，另外賞賜黄金一百斤。朔方刺史蕭育上奏密事，推薦説"馮野王品行能力高超傑出，在内政上足以考慮自身，在外交上足以謀略教化。我可惜馮野王是治理國家的棟梁，却不能輔佐朝政和朝中大臣并立。馮野王以前因爲是國舅而從朝中調出，又因爲賢良調入朝廷，彰明國家是樂於進用賢良的。"皇帝自從作太子時就聽説過馮野王。正好遇上他因病免職，又以原來二千石的級别治理黄河堤岸，於是封爲琅邪太守。當時成帝的長舅陽平侯王鳳任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已經八九年了，當時數次發生災異，京兆尹王章譏刺王鳳專權不能加以任用，推薦馮野王代替王鳳。皇帝開始時接納王章的建議，後來王章被誅殺，事情記録在《元后傳》中。於是馮野王恐懼不安，就病倒了，病假三個月已滿，又續請病假，和妻子兒女回杜陵治病。大將軍王鳳指使御史中丞彈劾馮野王請假養病而圖自己安樂，持虎符出界回家，是領皇帝詔令而不敬重。杜欽當時在大將軍王鳳的幕府，他素來尊重馮野王父子的品行才能，給王鳳呈上奏摺，替馮野王説話道："我見詔令説，二千石級的官吏請假，經過長安拜謁，不分别予告和賜告。現在有關部門認爲馮野王予告得以養病，賜告却不能批准，這是同一法律兩種等級，失去了減輕刑罰的意義。政績考核三次最突出的給予予告，這是命令；有病滿三個月賜告，這是皇帝賜恩的詔令。令告可以得到，賜恩却得不到，失去了輕重的差别。另外，二千石級官員有病賜告得以回家的有舊例，不能離開守郡也無明文規定。古語説：'功績不清楚時却給予獎賞，是爲了普施恩德鼓勵立功；過錯不明顯時應免去懲罰，爲的是謹慎刑罰，不處理難於知曉的事。'現在拋開法令和舊例而依托不敬的法律，很違反闕疑從去的意思。即使以二千石級的官吏守衛千

里方圓的地域，擔任軍事要職，不應該離開守郡，將用刑罰爲後世之法的，那麼馮野王的罪過，在於以前没有制訂法令。刑罰賞賜是應該很有信譽的，不可以不謹慎。”王鳳不聽，最終免去野王的官職。郡國中二千石級的官員賜告不能回家，從此開始。

初，野王嗣父爵爲關内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絶。

當初，馮野王繼承父親的爵位作關内侯，免職回家。幾年之後，年老，在家中去世。兒子馮座繼承爵位，到孫子因爲連坐中山太后一案而被削去爵位。

馮逡

逡字子産，通《易》。太常察孝廉爲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爲復土校尉。光禄勳于永舉茂材，爲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爲都尉時，言河堤方略，在《溝洫志》。

馮逡字子産，通《周易》。太常察舉孝廉而任郎官，補任謁者。建昭年間，選任作復土校尉。光禄勛于永舉薦他爲秀才，任美陽縣令。依照功勞的次序升遷任長樂宫屯衛司馬，清河郡都尉，隴西郡太守。治理政績廉潔公正，年紀四十多歲時去世。任都尉時，曾有關於治理黄河大堤的設想，詳見本書《溝洫志》。

馮立

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爲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爲東海太守，下濕病痺。天子聞之，徙立爲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年老卒官。

馮立字聖卿，精通《春秋》。因爲父親的關係任命作郎官，然後升遷作曹官。竟寧年間，因爲是國舅的關係出任五原郡屬國都尉。幾年以後，升遷爲五原郡太守，轉任西河郡、上郡太守。馮立爲官公正廉潔，治理政績和馮野王大致相同，而多有智謀待人寬厚有恩澤，喜歡制訂規章條令。官吏百姓贊美馮野王、馮立前後作太守，歌頌他們説：“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相繼爲太守，聰明智慧愛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來升任東海郡太守，當地地勢低濕，他患了風濕病。天子聽説這件事，調馮立任太原太守。先後做過五個郡的太守，所到之處都有政績。年老在官任上去世。

馮參

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爲黄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以數病徙爲

馮參字叔平，精通《尚書》。年輕時任黄門郎給事中，作皇宫警衛十多年。馮參爲人莊重嚴肅，喜愛修飾外表禮儀，行爲謹慎誠信，很有風度。馮參是昭儀的小弟弟，行爲謹慎有備，因爲嚴肅而令人敬畏，終於不能爲皇帝的近臣。竟寧年間，以國舅的身份出朝補任渭陵食官令。因爲

寢中郎，有詔勿事。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爲上河農都尉。病免官，復爲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爲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爲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故封王舅參爲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内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爲關内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并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經常有病調任寢中郎，有詔令允許他不用做事。陽朔年間，中山王來朝拜，馮參被提升爲上河農都尉。因病免官，又任渭陵寢中郎。永始年間，越級提升爲代郡太守。因爲是邊境郡縣道路遠，調任安定郡太守。幾年之後，因病免職，又任諫大夫，兼任護衛左馮翊都水。綏和年間，立定陶王爲皇太子，因中山王被廢，所以封國舅馮參爲宜鄉侯，來安撫中山王。馮參到封國，給皇帝上書想到中山國見中山王和太后。還没有到達而中山王去世。中山王在病中時，上奏稱希望貶馮參的爵位，以關内侯的食邑留居長安。皇帝憐憫他，下詔説："中山孝王短命早死，願以國舅宜鄉侯馮參封爲關内侯，回家，我很憐憫他。就叫馮參回京師，以列侯之位在朝中任事。"王家五侯都尊敬而畏懼他。丞相翟方進也很尊重他，幾次對馮參説："事情的禁忌太過分。您因爲是國舅被廢用，不得居於公卿之位，現在五侯的地位最爲尊貴，您和他們并列，應該稍微卑屈禮節，表示有所尊重。然而您非常注意修飾容貌，用威嚴來對待他們，這不是用來表示低於五侯而對自己有益的方式。"馮參生性講究禮儀，始終不改其平素操行。很快，哀帝即位，他的祖母傅太后當權，追討和馮參姐中山太后的怨恨，用咒詛大逆之罪來誣陷她，事件記録在《外戚傳》。馮參因爲和她是同母所生而應當連坐，謁者領詔命捉馮參到廷尉處審問，馮參自殺。將要死的時候，仰天長嘆説："我馮參父子兄弟都位居高官封侯賜爵，現在身披惡名而死，姐弟不敢自憐，悲傷的是没有臉面見先人於地下。"被處死的有十七人，衆人没有不可憐他們的。馮氏宗族都遷回老家了。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經曰：

贊曰：《詩經》説"堂堂的威儀真周正，美德和容貌内外合一"。宜鄉侯馮參鞠躬盡瘁，品行端正，言行謹慎，可以説是正人君子，然而最終死於無辜，不能脱身，哀痛呀！讒言邪惡交相作亂，忠貞善良的人被害，自古就是這樣。所以伯奇被流放，寺人孟子受宫刑，申生被縊而死，屈原投湘水而死，所以纔有《小弁》這樣的詩與

"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離騷》之辭的興起。《詩經》説："心中憂傷，淚落而下。"馮參姐弟，也可謂悲慘呀！

漢書卷八十

列傳第五十

宣元六王傳

孝宣諸王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倢伃生淮陽憲王欽，衛倢伃生楚孝王囂，公孫倢伃生東平思王宇，戎倢伃生中山哀王竟。

孝宣皇帝有五個兒子。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倢伃生淮陽憲王劉欽，衛倢伃生楚孝王劉囂，公孫倢伃生東平思王劉宇，戎倢伃生中山哀王劉竟。

淮陽憲王劉欽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倢伃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倢伃爲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乃立長陵王倢伃爲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倢伃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倢伃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

淮陽憲王劉欽，元康三年被立爲王，他母親張倢伃受到宣帝的寵愛。霍皇后被廢後，皇帝想立張倢伃爲皇后。時間長了，有戒於霍氏想害皇太子之事，就改變主意挑選後宮没有兒子又爲人謹慎的，於是立長陵人王倢伃爲皇后，讓她像母親一樣養育太子。皇后不被寵愛，很少和皇帝同房或見面，惟獨張倢伃最受寵愛。而淮陽憲王長大了，喜好經書和法律，聰明有才能，宣帝很喜歡他。太子寬厚仁慈，喜好儒術，宣帝幾次贊賞憲王，説："真是我的兒子呀！"常想立張倢伃爲皇后、憲王爲太子，然而因爲太子在平民生活中長大，宣帝年輕時依靠許氏，到即位時許后已經被害死，太子幼年失去母親，所以不忍心。時間長了，宣帝因爲原丞相韋賢的兒子韋玄成假裝發狂把侯爵讓給兄長，以通曉經學和品行高尚，在朝廷中受到稱贊，就召見并封韋玄成爲淮陽國中尉，想讓他感化教諭憲王，用謙讓的大臣輔佐他，從此太子的地位就穩固了。宣帝去世，元帝即位，就命令憲王到封國去。

時張倢伃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

這時張倢伃已經去世，憲王有外祖母，他的舅舅張博兄弟三人每年要到淮陽拜見母親，就會受到憲王的賞賜。後來憲王上書：請求遷徙外親

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願王爲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云王遇大人益解，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乃遣人持黄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爲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説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説用事貴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言。

家張氏到淮陽國，張博上書：希望留守祖墳，偏不遷徙。憲王怨恨他。後來張博到淮陽國，憲王賞賜給他的少了。張博説："負債幾百萬。希望憲王爲我償還。"憲王不答應。張博告辭而去，派弟張光恐嚇憲王説他待祖母更爲懈怠了，張博想上書給自己的母親請假回家。憲王就派人拿五十斤黄金送給張博。張博高興，回信感謝，用諂媚的話極度稱贊憲王，於是説："當今朝廷中没有賢臣，災變多次出現，很替朝廷寒心。百姓都將希望寄托在大王身上，大王爲什麼安安静静地，不請求入朝拜見，輔佐皇帝呢？"派弟張光幾次勸説憲王應聽從張博的計策，他自己到京師游説當權顯貴者替憲王請求朝見。憲王不采納他的意見。

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黄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顔，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説，報博書曰："子高乃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

後來張光想去長安，辭别憲王之時，又説"願意盡力和張博一起爲大王請求入朝。大王即日到長安，可以依靠平陽侯。"張光得到憲王想請求朝見的話，派人飛馬前去告訴張博。張博知道憲王心思轉變，又送給憲王書信説："張博有幸成爲大王心腹，幾次進獻愚策，没有引起您的注意。我北游燕趙等地，想巡行各地訪求隱居的士人，聽説齊國有個駟先生，通曉《司馬兵法》，是大將之才，張博曾經拜見他，趁機會前去詢問了五帝三王的統治要領，言談高明，不是世俗之人所能瞭解的。現在邊境不安定，天下動蕩，除非這個人，其他人不能平定天下。我又聽説北海旁邊有個賢人，是幾世也不可多得的人才，然而難以招致。得到這兩個人才，將他們推薦給朝廷，功勞也就不小了。我願意速西到長安以推薦這兩個人來救助漢室的危急，但没有金錢來通達顯貴之人。趙王派謁者拿着牛和酒，黄金三十斤犒勞我，我不接受；又派人來求娶我的女兒，聘金二百斤，我没有答應。正好收到張光的書信説大王已經派遣他西去長安，和我一起盡力請求朝見。我自認爲大王已經捐棄此事，没想到大王回心轉意，和氣地與我結交，我願意以性命報答您的恩德。朝見的事何足挂齒！大王如果賜給我一點錢財，使我出死力辦事，這是湯禹所以成就大功業的道理。駟先生道術的修養高深，

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諭意！今遣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萬。”

書籍無所不有，希望知道大王的愛好，能够及時獻上。”憲王收到書信很高興，給張博回信説：“幸虧子高你屈尊體恤，從内心裏發出的惻隱之情，顯示了極高的誠意，獻上好的計謀，把最重要的事告訴了我，我雖然不聰明，却怎敢不理解你的心意！現在派有司替你償還二百萬的債務。”

是時，博女婿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爲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爲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説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爲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大王緒欲救世，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爲便宜奏，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説。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説，報博書曰：“乃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憯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顔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卞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王以金五百斤予博。

這時，張博的女婿京房因爲明曉《易·陰陽》而得到皇帝的寵幸，幾次召見他討論國事。自以爲是被石顯、五鹿充宗所排斥，計謀不被采用，屢次跟張博説這些事。張博常想誑騙淮陽王并向他炫耀，就全部記録了京房所説的各次災異和皇帝召見他所説的秘密的話，拿給淮陽王當作憑據，騙他説“已經見到中書令石君請求朝見，許給他五百斤黄金。賢聖之人做事衹考慮功業而不計較費用。大禹治水之時，雖使百姓疲勞不堪，但成功之後，却使老百姓千秋萬代受益。現在聽説皇帝年齡不到四十，頭髮牙齒已經脱落，太子年幼，佞臣專權，陰陽不調，百姓因疾病疫情饑荒死去的將近半數，洪水的危害也不過如此。大王準備拯救世人，將和古代聖王比較功德，怎麼可以懈怠？我已經和博學而明道的大儒替大王見機上奏，陳述國家的安危之道，指明災異的危害，大王朝見時，先説明大意而後上奏摺，皇帝一定會很高興。事情成功，功業建立，大王就有了周公、邵公的名望，奸邪的大臣四散逃走，公卿們改變節操，功德無人可比，而皇帝對梁王、趙王的寵信一定會轉移於大王，我們外族也會富貴，怎能再指望大王的金錢？”憲王高興，給張博回信説：“過去詔書下達，禁止諸侯朝見，我痛感不知用什麼計策好。子高你向來有顔淵、冉有的天資，臧武子之才智，子貢的辯才，卞莊子的勇武，兼有四者之長，舉世罕見。已經開了頭，希望能最終成事。請求朝見，是合理的事，怎麼用金錢呢？”張博回信説：“已經答應石君，需要用它來成就此事。”憲王用五百斤黄金給張博。

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詿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

正好京房出京任郡守，離開皇帝身邊，石顯知道了這件事的全部情况并告發了它。京房泄露了宫禁中的談話，張博兄弟誤導諸侯王，誹謗朝

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毁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諂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罪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政，狡詐不軌，都被逮捕。有關部門上奏請求逮捕劉欽，皇上不忍心繩之以法，派諫大夫王駿賞賜劉欽璽印書信說："皇帝告訴淮陽上。有關部門控告您，國舅張博多次給您書信，詆毁國政，譏謗皇帝，贊揚舉薦諸侯，稱述徵引周公、商湯，來迷惑您，所說的尤其惡劣，忤逆無道。您不舉報他還經常給他金錢，給他好話以報答，罪過到了不能赦免的地步，我傷心不忍聽到這件事，替您痛心於此。推求本原，不好的東西來自張博，您的用心，不同於凶惡的人。已經詔令有司不要治您的罪，派諫大夫王駿申明我的意思。《詩經》不是說嗎？'忠於你的職位，應當品行正直。'您要勉勵呀！"

駿諭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爲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爲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群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毋復以博等累心，務與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潔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

王駿指點淮陽上說："禮儀是諸侯制訂共同朝拜聘禮的儀式，所以成全禮節同心同德，尊敬地侍奉皇帝。况且王不是學習了《詩經》嗎？《詩經》說：'使他在魯國當諸侯，作爲周王室的藩輔。'現在王舅張博多次給您書信，所說的話都違背聖道。您幸好受到詔令的約束，明白經術，知道諸侯的名分不應當出境。皇帝恩德普施，仁德布及朝廷上下，而您安然接受張博的話，經常給他金錢，互相應答，不忠的罪過没有比這更大的了。依舊例，諸侯王在京師犯罪，無論輕重，即使不被殺，也一定會受到流放、撤職、貶謫、廢黜等刑罰，没有不作追究的。現在聖明的君主赦免您的罪行，又憐惜您走錯路忘記本分，被張博所迷惑，賜予璽印書信，派諫大夫申明來意，皇上的大恩大德，怎麽能够估量呢！張博等人所犯的罪過嚴重，群臣一起攻擊他，是王法所不能赦免的。從今往後，您不要再因張博等憂心，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抛棄他。《春秋》之義，最重要的是能改過自新。《易經》說'祭祀用白茅，没有過錯'，是說臣子的正道，改過自新，純潔自身來輔佐皇帝，然後纔能免於過錯。您要注意謹慎警戒，考慮怎樣悔過改變行爲，彌補重大責任，稱述皇帝大恩。這樣，你個人就會長享富貴，國家也會安定無事。"

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

當時淮陽王劉欽摘下帽子叩頭謝罪說："我没有盡到諸侯王的職責，罪惡昭彰，陛下不忍心

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

依法治罪，施以大恩，派使者申明道理和作諸侯的職責。考慮張博的罪惡尤其深重，應當處以極刑。臣劉欽願意盡心地改過自新，恭敬地接受詔令。卑臣該死該死。"

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

京房和張博兄弟三人都被斬棄市，妻子兒女流放到邊境。

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爲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爲石顯等所侵，因爲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爲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

到成帝即位，因爲淮陽王作爲親屬是叔父，受到成帝敬重，遠在其他諸侯王之上。淮陽王上書自己陳述舅父張博，頗受石顯等人的欺負，所以爲遭流放的張博的家屬請求回故鄉。丞相和御史大夫又彈劾淮陽王："從前和張博互相私下通信，其意圖不是諸侯王應該有的，承蒙皇恩不予治罪，事情發生於赦免之前。他不悔過反而又引述往事，自以爲正直，有失諸侯體統，犯不敬之罪。"皇帝却恩准了淮陽王的請求，答應憲王遷回流放者。

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縯嗣，王莽時絶。

憲王在位三十六年薨。兒子文王劉玄繼位，在位二十六年去世。兒子劉縯繼承王位，到王莽時斷絶。

楚孝王劉囂

楚孝王囂，甘露二年立爲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孅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乃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勖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戚縣户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爲廣戚侯。"明年，囂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絶。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是爲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絶。

楚孝王劉囂，甘露二年被立爲定陶王，三年之後改封於楚國。成帝河平年間入朝，當時有疾病，皇帝憐惜他，下詔説："聽説'天地間的生命人最爲尊貴，人的行爲中以孝順爲最大'。楚王劉囂向來品行孝順仁慈，到封國以來二十餘年，細微的過錯也没有聽説過，我很欣賞他。現在遭受厄運，身患重病，孔夫子所痛惜，説：'難過呀，命運啊，這樣的人也會有這樣的病嗎！'我很可惜他。他品行善良高尚而不顯得與衆不同，那麽諸侯們將怎樣受到勉勵呢？《尚書》不是説嗎？'賞賜有德行的人以表彰他的善良。'現在是王朝正月，詔命孝王和他的一個兒子一起來上朝，以廣戚縣四千三百户食邑封他的兒子劉勳爲廣戚侯。"第二年，劉囂去世。兒子懷王劉文繼位，一年之後去世，没有兒子，斷絶。第二年，成帝又立劉文的弟弟平陸侯劉衍，這是思王。在位二十一年去世，兒子劉紆繼位，到王莽時斷絶。

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爲定陶

當初，成帝時又立劉紆的弟弟劉景爲定陶

王。廣戚侯勳薨，謚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爲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爲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爲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爲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王。廣戚侯劉勳去世，謚號爲煬侯，兒子劉顯繼位。平帝去世，没有兒子，王莽立劉顯的兒子劉嬰爲孺子，繼位平帝之後。王莽篡位，封劉嬰爲定安公。漢朝誅殺王莽之後，更始年間劉嬰在長安，平陵人方望等人很明白天文曆象，認爲更始皇帝一定會失敗，劉嬰是根據帝統應當立爲皇帝的人，一起發兵把劉嬰帶到臨涇，立爲皇帝。更始帝派丞相李松打敗他們殺了劉嬰。

東平思王劉宇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奸犯法，上以至親貰弗罪，傅相連坐。

東平思王劉宇，甘露二年立爲王。元帝即位，前往封國。長大後，以勾結壞人而犯法，皇帝因爲他是最親近的親屬而不予治罪，他的師傅和國相連坐。

久之，事太后，内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奉璽書敕諭之，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内興，朕甚憯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

過了一些日子以後，思王侍奉太后，不合太后心意，太后上書説這件事，請求守衛杜陵園。皇帝於是派遣太中大夫張子蟜領璽書命令曉諭他，説："皇帝告訴東平王。聽説親近親人的恩情没有比孝順更重要的，尊敬尊貴的人的道理没有比忠更大的，所以諸侯在位不驕傲以盡孝道，節制謹慎以輔佐天子，如此則可以永保富貴，國家安定。現在聽説您自身修養有闕失，封國内部不和睦，流言紛紛出現，誹謗從内部産生，我很感痛惜，替您害怕。《詩經》不是説嗎？'思念你的祖宗，修養自己的道德，永遠遵循天命，自己祈求多福。'我知道您正當血氣方剛之時，忽略了道德，心意有所偏移，没有采納忠言，所以親命派遣太中大夫子蟜傳達給您我的意思。孔子説：'有過錯不改正，這纔是過錯。'您應當深思熟慮，不要違背我的意思。"

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内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托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它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内，母子

又特意以璽書賜給王太后，説："皇帝派諸吏宦者令承告東平王太后。我聽到一些事情，王太后稍微加以注意。福氣祥和的家庭没有比和睦更美滿的，禍患錯誤的根源没有比内部分裂更大的。東平王是由您一手養育成人也因此而居王位，加以年紀正當血氣方剛，學習的時間還少，輕慢大臣，和太后您的關係不同於他人，在這種情況下，能做到不失禮節的人，恐怕衹有聖人了吧！傳説：'父親替兒子隱瞞，正直就在其中了。'王太后明察這個意思，不可不周詳。家庭

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貰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强餐，止思念，慎疾自愛。"

之内，母子之間，血脉相連聲息不同，骨肉的恩情，難道可以忽略嗎！難道可以忽略嗎！從前周公告誡伯禽説：'老朋友没有大錯，就不可以拋棄，不要對一個人求全責備。'因爲是老朋友的恩情，還容忍他的小缺點，更何況是這樣的骨肉之情呢！我已經派使者告訴思王，他已經悔過服罪了，太后您寬厚容忍來緩和這件事，以後他應該不敢了。王太后您盡力吃飯，停止憂慮，慎重對待生病，自己保重。"

宇慚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劉宇慚愧恐懼，當着使者的面叩頭謝罪，願意洗心革面，自己改過。詔書又命令思王的師傅和國相説："人的天性都有仁、義、禮、智、信五種品德，當他長大，聽到的、見到的關係着嗜好欲望，所以五常消失之後而邪念産生，情欲擾亂他的本性，利欲戰勝他的道義之心，而不喪失自己的家園的，是没有的。現在思王年富力强，氣力勇猛威武，得到師傅的教誨很少，加以見聞少，從今以後，不是《五經》的正經學問，敢用游玩打獵等不守禮法的事告訴思王的，立即將他的名字上報。"

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爲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爲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持服恐無處所，我危得之！"比至下，宇凡三哭，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朐臑故親幸，後疏遠，數嘆息呼天。宇聞，斥朐臑爲家人子，掃除永巷，數笞擊之。朐臑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朐臑。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

劉宇在位二十年，元帝崩。劉宇對宫中謁者信等人説："漢朝大臣議論天子年少，不能治理天下，認爲我知道制度法律，建議由我輔佐天子。我見到尚書日夜勞苦，假使由我幹這個工作，恐怕不能勝任。現在天氣炎熱，天子年幼，守孝恐怕没有地方，我險些得到皇位！"到元帝下葬時，劉宇一共哭了三次，喝酒吃肉，妻妾不離身邊。妃子朐臑原來受他寵幸，後來疏遠，經常嘆息呼求上天。劉宇聽説這件事，廢朐臑爲没有地位的宫女，讓她打掃宫中小路，經常鞭打她。朐臑暗地裏分條記下劉宇的過失，幾次讓家人告發他。劉宇發覺，就把朐臑絞死。有關部門上奏請求逮捕劉宇，皇帝下詔削去樊、亢父兩縣。之後三年，皇帝詔命有司説："聽説仁政是親近自己的親人，這是古來的道理。從前東平王有過失，有關部門請求廢黜他，我不忍心。又請求削減封國，我不敢專斷，因爲他是最親近的親人，從没有忘懷。現在聽説他悔過自新，尊重修行經術，和仁德的人親近，非法的要求，不求官

削縣如故。”

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立三十三年薨，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恶，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爲雲求爲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

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爲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爲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

吏，我感到欣慰。傳不是説嗎？朝過夕改，君子贊之。恢復從前削去的封縣如故。”

後年朝見，上疏請求賜予諸子之書和《史記》，皇帝拿這件事向大將軍王鳳詢問，回答説：“我聽説諸侯上朝徵聘，研究文章，勘正法令制度，不合禮節的不説。現在東平王有幸來朝見，不去考慮節制謹慎，以防過失，而索要書籍，不是朝聘的道理。諸子之書有些反對經術，誣衊聖人，有些記録鬼神，信奉異物怪象；《史記》中有戰國縱横權力詭譎的謀略，漢朝剛剛興起時謀臣奇詭的計策，天象災變，地勢險要：都不適合給諸侯王。不可以給他。不同意的托辭應該説：‘《五經》是聖人製作的，萬事萬物没有不記載的。王確實樂於正道，師傅國相都是儒生，早晚講習誦讀，足以端正行爲愉悦心情。小詭計破壞大義，小道理不通達，恐怕會影響遠大事業，都不足以留意。那些對經術有益處的，對王不加吝惜。’”所説的話被上奏，皇帝聽從王鳳的話，就不給思王。

東平思王在位三十三年去世，兒子煬王劉雲繼位。哀帝時，無鹽危山的地面自行鼓起，上面長滿了草，像馳道的形狀，又在瓠山的石頭轉側起立。劉雲和王后謁親自到石頭那兒祭祀，把一個石頭雕成瓠山的石頭那樣，用束倍草作神，一并祭祀。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人一起依靠得到寵幸的大臣董賢告發這件事。這時，哀帝有病，對許多事感到厭惡，將此事交給有關部門，逮捕煬王和王后謁下獄審問，説派巫師傅恭、婢女合歡等人祭祀時詛祝皇帝，替劉雲祈求當皇帝。劉雲又和知道災異的人高尚等觀察星宿，説皇帝的病一定不會痊愈，劉雲應該得到天下。石頭起立，是宣帝興起的象徵。有關部門請求誅殺煬王，皇帝下詔將他廢黜遷到房陵。劉雲自殺，謁被處死棄尸街市。在位十七年，封國被除。

元始元年，王莽想改變哀帝的做法，上奏太皇太后，立劉雲的太子劉開明爲東平王，又立思王的孫子劉成都爲中山王。劉開明在位三年，去世，没有兒子。又立劉開明的兄長嚴鄉侯劉信的

信子匡爲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爲天子。兵敗，皆爲莽所滅。

兒子劉匡爲東平王，繼承劉開明之後。王莽任攝政的職位，東郡太守翟義和嚴鄉侯劉信謀劃發兵誅殺王莽，立劉信爲天子。兵敗，都被王莽所滅。

中山哀王劉竟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爲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無子，絶。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中山哀王劉竟，初元二年被立爲清河王，三年之後，遷到中山，因爲年幼没有到封國去。建昭四年，在官邸去世，葬在杜陵，没有兒子，斷絶。太后回去住在外戚家戎氏。

孝元諸王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康，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孝元皇帝有三個兒子。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劉康，馮昭儀生中山孝王劉興。

定陶共王劉康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爲濟陽王。八年，徙爲山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語在《元后》及《史丹傳》。

定陶共王劉康，永光三年立爲濟陽王。八年之後，遷爲山陽王。又過八年，遷到定陶。定陶共王年少時被元帝所鍾愛，長大後多才多藝，熟悉音樂，皇帝非常器重他。他的母親傅昭儀又受到寵幸，幾乎代替皇后太子。事情記録在《元后》和《史丹傳》中。

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爲皇太子。上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爲共皇，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云。

成帝即位後，遵守先帝之意，對定陶共王的待遇仍然不同於其他諸王。在位十九年去世，兒子劉欣繼位。即位十五年後，成帝没有兒子，徵召入宫作皇太子。皇帝因爲太子要奉大宗之後，不能衹顧私家親戚，就立楚思王的兒子劉景爲定陶王，繼承共王之後。成帝去世，太子即位，就是孝哀帝。即位兩年，追尊共王爲共皇，把寢廟置於京師，排昭穆順序時，禮儀和孝元帝一樣。改定陶王景爲信都王。

中山孝王劉興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立爲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爲《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爲後。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爲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爲宜鄉侯，而益封孝

中山孝王劉興，建昭二年被立爲信都王。十四年之後，遷爲中山王，成帝商議立太子時，御史大夫孔光認爲《尚書》有殷朝滅亡的教訓，繼承王位，兄長死了弟弟繼位，中山王是元帝的兒子，應爲後一個皇帝。成帝認爲中山王没有才能，又是兄弟，不能一起進入宗廟。外戚王氏和趙昭儀都想讓哀帝當太子，所以就立了他。皇帝就封孝王的舅父馮參爲宜鄉侯，而且又加封給孝

王萬户，以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衎嗣。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衎入即位，是爲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爲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時絶。

王萬户，以表示安慰。在位三十年，去世。兒子劉衎繼位。在位七年，哀帝去世，没有兒子，徵召中山王劉衎入宫即位，就是平帝。太皇太后認爲皇帝是成帝的後代，所以立東平思王的孫子桃鄉頃侯的兒子劉成都爲中山王，繼承在孝王之後。王莽時斷絶。

贊曰：孝元之後，遍有天下，然而世絶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爲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詩》云“貪人敗類”，古今一也。

贊曰：孝元皇帝的後代，廣有天下，然而在孫子一代就斷了後嗣，難道不是天意嗎！淮陽憲王在當時的諸侯中是聰明的了，張博引誘他，幾乎陷於無道的境地。《詩經》説“貪婪者是害群之馬”，古今都是如此。

漢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匡張孔馬傳

匡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絶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説《詩》，匡鼎來；匡説《詩》，解人頤。"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縣人。祖父世代務農，到匡衡時喜好讀書，因家貧，匡衡當雇工獲取報酬支付費用。匡衡的精力超過常人，許多儒者贊美説："不要講《詩》，匡衡就要來；匡衡來講《詩》，使人開心大笑不已。"

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令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説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

匡衡得中甲科，因爲不中甲科條令，祇被任命爲太常掌故，後選任爲平原郡文學。很多學者都上書推舉匡衡精通經典，當世無雙，應任命爲文學，去京師爲官；後學之輩都願跟從匡衡到平原郡學習，匡衡不應該在遠離京師的地方作官。皇上把這件事交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前往詢問，匡衡用《詩經》大義回答，回答得十分深刻、精彩。蕭望之上奏匡衡精通經學，講説有師道傳承，可供觀覽。宣帝不大任用儒者，便遣匡衡回原地。但是，皇太子看到匡衡的問對後，私下裏賞識他。

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説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内莫不卬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

宣帝駕崩，元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戚被任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兼任尚書，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手。蕭望之是名儒，是皇帝的恩師，皇帝重用他，在推薦人才方面頗多貢獻。而史高則不問政事，徒有名位，和蕭望之産生隔閡。長安縣令楊興勸説史高説："將軍以親戚關係輔助政事，名位高貴，舉世無比，然而在衆人的議論中，好的名聲、榮譽不全在將軍身上，是何原因呢？在於他們聽説將軍不能薦賢及有才能的人。作爲將軍的幕府，世人没有不仰望羡慕的，而將軍所推舉的人不過是私家賓客，乳母的子弟。將軍因爲

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絶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

人情的緣故忽視了衆人的議論，而不知道有自己不對的地方，但是衹要有一個人在私下議論，就會流傳天下。您雖然富貴在身，但士人却不稱贊，好比反穿着純白的狐皮大衣一樣，華而不實。古人很忌諱這樣的事情，所以他們屈尊費心，以尋求賢能的人作爲己任。經傳上説：因爲賢人難得，所以説辦事不能坐等賢人到來；因爲食物難得，所以飽食就不能坐等食物送來。還有比這種等待更嚴重的情況。平原文學匡衡的才能智慧都綽綽有餘，經學造詣超群絶倫，因爲在朝廷無階升遷，衹得隨着選補的文牒轉到遠離京師的地方作官。將軍如果召匡衡到幕府任職，天下學士一定紛紛跟從他，讓他參與議論政事，根據他的特長，推薦給朝廷，一定會成爲國家的棟梁之材。您將這件事做給衆人看，您的美名也就會在世上流傳。”史高認爲楊興講得有理，就任命匡衡爲議曹史，將他推薦給皇上，皇上讓他做郎中，後升爲博士，兼任給事中。

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逾内，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

這時，發生了日食、地震等災異變化，皇上詢問這些變化與政治得失的關係，匡衡上疏説：

臣聽説五帝禮不相同，三王的政教各異，民情風俗很不同，原因在於時代變化了。陛下親施聖德，開啓天下太平之路，憐憫觸犯了法律禁令的愚昧官吏和百姓，年年大赦，讓百姓改正行爲，自我革新，這確是天下幸事。臣看到大赦之後，巧佞奸邪没有減少，今天大赦，明天又犯法，緊跟着又入獄，這大概是勸導百姓不得要領吧。一般説，教養百姓，如《孝經》所説：“陳述道德仁義給他們聽”，“公布好壞標準給他們看”，觀察他們的失誤而明確行爲規範，因此行動就會和睦相處，撫慰就會安寧無事。現在風俗是貪取財利鄙視仁義，喜好聲色，崇尚奢侈，輕視廉耻，放縱荒淫，綱紀失去秩序，關係較遠的妻妾娘家超過了同姓骨肉的本家，親戚之間的恩情淡薄，藉婚姻結黨之風盛行，相互之間苟且徼幸行事，賣身求榮。他們仍不改其本來的面目，雖然每年都大赦一次，刑

法也很難置而不用。

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争；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争鬥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盗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以臣愚見應該徹底地改變這種風氣。孔子說："能以禮節謙讓治理國家，靠什麽呢？"朝廷是支撑天下的梁柱。公卿大夫之間相互遵循禮節，恭敬謙讓，那麽百姓就不會互相争鬥；大臣們愛好仁義，樂於施捨，那麽百姓就不會使用暴力；上面崇尚高風亮節，那麽百姓就會注重品行；上面温柔寬大，那麽百姓就會相互愛護。以上四點，是開明的君主之所以不行嚴厲的刑法而能改變天下的風氣的原因。爲什麽呢？因爲朝廷上有衝動無理的争論言行，下面就有争鬥的禍患；上面有獨斷專權的人，下面就會有不謙讓的人；上面有争勝的大臣，下面就會有相互傷害之心；上面有貪財好利之臣，下面就會有偷盗行竊之民：這就是時俗變化的根本原因。當今俗吏治理國家，都不根據禮節謙讓的原則，而推崇强暴取勝，貪取財利并傾慕權勢，因此犯法的人很多，奸邪不能制止；即使用嚴厲的刑法，仍然不能改變這種狀況。這不是他們的天性，而是由於當政者没有教化好。

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説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

我個人研究《國風》，其中的《周南》、《召南》受聖賢之人的教化很深，因此表現得品行忠厚，不淫其色而知廉耻。鄭莊公崇尚勇武，其國人就空手搏虎；秦穆公注重信譽，士人就多以死相從；陳夫人愛好巫術，百姓就大肆祭祀；晋侯喜好節儉，他的百姓就積財聚物；周太王躬行仁義，邠國就崇尚寬恕。從以上可以看出，治理國家在於提倡一種可效法的時俗風尚。時下的風俗，虛僞淺薄、嫉妒陷害，不謙讓到了極點。我聽説教化的普及，并不是要到每一家，去對每一個人進行説教。衹要賢德的人處在正位，有才能的人安排適合的職位，朝廷崇尚禮節，百官注重謙讓。道德教化，由内到外，從身邊開始，然後百姓知道效法的準則，不知不覺就會變得善良起來。這樣百姓安樂，陰陽和合，神靈感應，喜慶吉祥的氣象就會出

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現。《詩經》說："商都的禮俗昭然可以仿效，是天下四方的榜樣。長壽安康，以此來保全我的子孫後代。"這正是成湯之所以實現國家大治，保全子孫，改變異方風俗，使遠方之人歸附自己的原因。現在長安是天子的京師，親自承受聖上的教化，但是長安的習俗無異於偏遠之地，從郡國來的人無以效法，有的看到奢侈靡亂的風氣反而仿效。這是教化的根本，扭轉風俗的關鍵所在，是應該首先端正的風氣。

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静者動，陽蔽則明者暗，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宫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絶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宫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内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我聽說天地與人之間，陰陽之氣相互感應，形成災異或祥瑞，善與惡相互衍化，在下層百姓發生的事情，在上層一定有徵兆産生，陰陽之氣的變動互有感應，陰變静就轉化爲動，陽被遮蔽則明就會變暗，洪澇或乾旱的災異也就隨着到來。現在關東年年饑荒，百姓貧乏窮困，有的地方到了人相食的地步，這都是由於賦税太多，百姓上繳的過多，而官吏安頓百姓不稱職的緣故。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愛惜憐憫百姓，自己很節約減省，減省甘泉、建章宫的衛兵，停罷了珠崖郡，停止武力，推行文治，將要繼承堯舜那樣的盛世，而避免像殷周那樣的衰落。大家看到罷置珠崖郡的詔書後，没有不欣喜的，人人都以爲將要看到太平盛世了。因此，陛下應該立即減少宫殿皇室的費用，省却奢靡華麗的裝飾，修定規章制度，整治朝廷内外，重用忠良正直之臣，疏遠巧言佞色之徒，禁止鄭、衛淫聲，宣揚《雅》、《頌》禮樂，推舉有卓異才能的人，廣開直言相進的渠道，任用仁慈賢良的人，罷免殘忍刻薄的酷吏，表彰高潔清白之士，博覽《六藝》的大意，明察前代治國的要領，通曉自然變化之道，推廣和睦相處的風氣，來推崇至高無上的仁政，匡正敗壞的風俗，改變百姓追求的欲望，讓世人都清楚地知道朝廷所推崇樹立的榜樣，讓道德風氣在京師弘揚光大，讓好的名聲遠播到國外去，之後，教化就可以實現，禮節謙讓也就可以蔚然成風。

上說其言，遷衡爲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曰：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内，然陰陽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虚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

皇上聽了他的話後很高興，進升匡衡爲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這時，皇上喜好儒家的學術和文章，對宣帝時的政治改動很多，上疏談論政事的人多得到皇上的召見，人人都自以爲自己所講的會稱皇上的心意。與此同時，由於傅昭儀和他的兒子定陶王受到皇帝的寵愛，超過了皇后、皇太子。匡衡便又上疏説：

我聽説國家治亂安危的關鍵，在於審察自己的用心。一般來説，接受天命委任的帝王，其任務主要在於創業立制并把國家大權不斷地延續下去；繼承先王體制的國君，其用心應在於繼承弘揚先王的美德，褒揚光大先王的功業。過去周成王繼承王位，想的是追述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國之道，來修身養性，功績美名都歸之於周文王、周武王，不敢自己獨享功名，因此上天滿意，成就他的功業，鬼神都保佑他。記載這事的《詩經·周頌·閔予小子》説："思念我們的先王文王、武王的美德，繼承發揚光大，鬼神都降臨到朝廷。"這就是説周成王經常想念先輩的功業，感動天地鬼神來保佑他，幫助他治理國家。

陛下聖德覆蓋天地，仁愛遍布海内，但是陰陽之氣未和，奸邪没有禁止，其原因在於上疏議論政事的人，没有弘揚先帝的豐功偉績，都争相述説先帝的制度不可以再用了，拼命地加以改變，而改變後的有些制度却又不能够推行，於是又回復過來，這就使得百官是非不清，官吏和百姓没有可以相信的準則。我私下裏很痛恨國家廢除百姓已經樂於接受的禮樂和功業，而徒勞地進行各種變更。希望陛下詳察國家基業，注重遵循先帝的制度，弘揚先王的功業，以此來穩定百官臣僚的心思。《詩經·大雅·文王》説："常思念你的先祖，繼承發揚他的美德。"孔子把它寫在《孝經》的第一章，其原因就在於這是聖德的根本所在。經傳上説："察視善惡，調理情性，而王道也就完成了。"能够

審己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静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調理好自己的心性，然後纔能調理好百姓萬物的情性；能够調理好百姓萬物的情性，也就可以明曉天地變化。治理心性的方法，一定要分辨自己擁有的特長，然後努力彌補自己的不足。一般説來，聰明的人，應注重大的方面的觀察；孤陋寡聞的人應避免閉塞不通，勇猛剛强的人應杜絶過於暴烈；仁慈厚愛、温和善良的人應警惕没有決斷；沉着、安静、行動舒緩的人應防止錯過時機；心思廣大的人應戒備遺忘事情。一定要仔細分辨自己應當警戒小心的地方，并在道德義理上不斷約束，這樣纔能實現性情和樂的教化，使得巧佞虚僞之徒不敢相互攀比，企望進升。望陛下明察自己應該有所戒備，以便弘揚聖德。

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别適長之位。禮之於内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静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内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奸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我還聽説，如果明瞭治家之道，也就懂得了治國的道理，因此《詩經》以《國風·關雎》篇爲開端，《禮記》以《冠義》、《婚義》爲根本。以《國風·關雎》爲開端的原因，在於推究人的情性從而明人倫之道；以《冠義》、《婚義》爲根本的原因，在於奠定基礎而防患於未然。福的獲得無不以家室爲根基，而治國之道的衰微也無不是從家室之道開始的。因此聖王一定小心謹慎地注意皇后和妃子之間的界限，確定嫡長子的地位。家内實行禮節，在於地位卑賤的不超越地位尊貴的，晚輩不先於前輩人，這也就是統攬人的情性、治理家室的道理。尊重嫡系，卑賤庶系，嫡長子在宫廷的主臺階上加冠，舉行成人禮，在儀式上飲用美酒，其他的旁支兒子不得與他并排站列，原因就在於推重正體，避免嫌疑。不是無謂地增加禮儀的式相，而是内心裏認爲二者有很大的差别，因此禮儀是用來表明内心的感情，使之表現在行動上。聖人不論是動静游玩宴樂，他接觸的事物，無論大小貴賤，都有各自的次序；事物能各自得到自己應處的地位，天下自然而然地得到治理，百姓也就聽從教化。應當親近的人反而被疏遠，應當尊敬的人反而被

輕視，奸佞乖巧之徒就會趁機而動，來擾亂國家。因此聖人謹愼地防止這種事情發生，把它們禁止在沒有發生之前，不因爲個人私恩而損害國家的大義。如果陛下具備純潔的聖德，沒有什麽事物得不到端正，那麽國家就可以達到無爲而治。《詩經》說：“要治理國家，應當首先治理他的家室。”經傳上說：“治理好了家室，然後國家就可以穩定。”

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禄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户。

匡衡在任太子少傅的幾年中，多次上疏陳述皇上應該做的事情，遇到朝廷有政事需要議論，匡衡總是依據經義來回答，言談多符合法則義理。皇上認爲可以擔任公卿的職責了，因此任命匡衡爲光禄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接替韋玄成擔任丞相，受封樂安侯，享有食邑六百户。

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

元帝去世後，成帝即位，匡衡上疏告誡皇上愼重處理配偶的選擇，講述經學、禮節的法則，說：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絶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陛下秉性孝敬，對元帝哀悼思慕不已，没有進行游樂、射獵的宴慶，這誠然是謹守孝道，時時刻刻不忘治國的根本。卑臣希望陛下雖然天性已經至孝，還要進一步地加意努力。《詩經·周頌·閔予小子》說“多麽憂愁啊，仿佛在病中一般”，說的是成王在喪事完畢之後，仍思念哀悼先王，胸中意氣久久不能平息，這也正是周成王能够成就周文王、周武王的功業，弘揚聖人教化的根本原因。

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静，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

臣又聽老師說：“選擇配偶的事情，是人生開端，是一切幸福的根本。”婚姻的大禮確定之後，纔可以成就萬物，并保全天命。孔子論述《詩經》把《關雎》篇作爲開端，說高居於尊位的皇帝，是百姓的父母，其皇后的品行不能與天地相匹配，就無法敬奉神靈的管治，無法勝任調理萬物的事宜。《詩經·周南·關雎》篇說：“嫻静、品行端莊的淑女，纔是君子追求的好配偶。”講的就是衹有能够保持貞潔、端莊的品行，没有三心二意的行爲，不把情欲繫在心上并在儀表中顯露出來，也不把宴樂私情在舉止言談中

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

表現出來，衹有這樣，纔配得上皇上，纔能主持祭祀宗廟。這是社會秩序和國家法紀的首要之點，也是聖王教化的開端。從前代以來，三代的興廢，没有不是從這點開始的。希望陛下詳察治理國家的得失興衰的經驗教訓，來奠定治國的基礎，選擇有賢德的配偶，警誡聲色之好，親近端莊恭敬之妃，疏遠雖有技能而没有德行的小人。

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臣看見皇上聖德純正廣大，精通《詩經》、《書經》，喜好禮樂而不倦。臣才能不敏，没有用來輔助治國大義，宣揚聖上德音。我聽説《六經》，是聖人用來統攬天地之心，分别善惡的標準，明曉吉凶的區分，通向人道的正路，使人不違背自己的本性的著作。如果能考察《六藝》的要旨，人與天之間的關係和規律就可以得到并達到和諧，花草樹木昆蟲鳥獸就能够得到繁殖。這是永遠不變的道理。至於《論語》、《孝經》二書，是記載聖人言談舉止的綱要之作，應該深刻領會它們的意義。

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静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説，饗下之顔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静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臣又聽説聖王自己的言行舉止，都是敬奉天命秉承先祖，君臨朝廷，任用臣僚，事事都合禮節制度，以宣明人倫之道。因爲恭敬謹慎，敬畏顫栗，是事奉天命的禮儀；温和恭敬謙遜，是敬養雙親的禮節；端莊平易，嚴謹恭敬，是統治百姓的威儀；和顔悦色，慈善仁惠，是對待臣下的禮儀。如果言行舉止，事事都遵循禮儀，那麽聖王的形象就成爲仁義的象徵，其行動就成爲衆人效法的榜樣。孔子説："品德仁義能够受人尊敬，容貌舉止可供效法，進退處世符合法度，這樣來治理百姓，那麽百姓就會敬畏愛戴他，就會效法他。"《詩經·大雅》説："恭敬嚴謹的威儀，是百姓效法的榜樣。"諸侯在正月都來朝廷拜見皇上，皇上依據道德禮儀，以嚴明肅穆的禮儀接見他們，并表演禮樂，以醴酒宴樂，之後纔讓他們回去，因此各諸侯國都得到皇上所賜的福祉，都接受聖上的教化，而改進風俗。今年正月初皇上將在正室

接受百官朝賀，擺設酒宴款待八方來賓。《易傳》説“君子謹慎開始”，希望陛下注意舉止的禮節，讓百官百姓能够仰望到您崇高美德的光彩，以建立治國的根基，這樣，天下將是非常幸運！

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

皇上敬納他的建言。不久，匡衡又上奏整修南北郊廟，取消各種鋪張奢侈的祭祀，他的奏語記録在《郊祀志》裏。

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威福，爲海内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慚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有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强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群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當初，元帝在位時，中書令石顯主持朝廷事務，從前任丞相韋玄成到匡衡都害怕石顯，不敢違背他的意思。到成帝初即位，匡衡纔與御史大夫甄譚一起上奏彈劾石顯，一一追究他的舊惡，并追及他的黨羽。這時司隸校尉王尊上奏彈劾説：“匡衡、甄譚擔任大臣的職務，知道石顯等人獨斷專權，作威作福，成了國家的大害，但匡衡、甄譚不及時地上奏彈劾，懲罰他們，反而阿諛奉承，委曲跟從，附和下面，欺瞞皇上，没有盡到大臣輔助朝政的職責。上奏彈劾石顯等人後，又不陳述自己對皇上不忠之罪，反倒張揚先帝任用顛覆國家社稷的壞人的過錯，犯下‘不道’大罪。”皇上下詔説不要彈劾匡衡。但匡衡仍感到慚愧和恐懼，上疏認罪，并稱病請求告老還鄉，繳上丞相樂安侯的大印。皇上回答説：“你的道德修養很高，擔任三公的要職，先帝把政事委托於你，現在又幫我輔助政事。你遵循并修訂法律制度，爲國家公務而勤勤懇懇，我很高興能與你同心同德共同治理國家。現在司隸校尉王尊狂妄地詆毁你，説你的不是，我很同情你。將把王尊提交有司審問，你爲什麼還疑心，上書請求告老退職呢？這是張揚我不明察。《易傳》不是説嗎：‘衹要禮節道義没有過錯，爲什麼要擔憂别人的議論呢！’你應該明白這一點。集中精力，用醫服藥，努力進餐，愛惜自己的身體。”并賞賜上等酒、飼養食肉牛。匡衡便又重新負責朝政事務。皇上因爲剛剛即位，對大臣多加以褒獎，但是朝廷臣僚多是王尊一類的人。匡衡很忐忑不安，每次遇到發生水旱災害，風雨不調時，便連連上書告老退職請求讓位。皇上總是用詔書安慰勉勵，不准許匡衡告老退位。

久之，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纂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

後來，匡衡的兒子匡昌任越騎校尉，酒醉後殺人，被抓入獄。越騎官員們與匡昌的弟弟準備合謀救匡昌。事情被發覺後，匡衡脱下官帽，光着脚去請罪，皇上派使者詔令恢復匡衡的官帽朝鞋。但是有司上奏彈劾匡衡壟斷偷盜土地，匡衡受牽連被免官。

初，衡封僮之樂安鄉，鄉本田堤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佰爲界。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爲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爲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爲舉計，令郡實之。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爲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爲界，不從故而以閩佰爲界，解何?"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爲庶人，終於家。

當初，匡衡的封地在臨淮郡僮縣樂安鄉，全鄉總共有田地三千一百頃，南邊以閩佰爲界。初元元年時，臨淮郡的郡圖把閩佰誤作了平陵佰。長達十多年，匡衡封地臨淮郡，實際上便以原來的平陵佰作爲封地的邊界，這比以真正的閩佰爲封界多出了四百頃。到建始元年，郡地又劃定國界，重新統計田畝并另造簿册，重新繪製地圖，還把這事報告相府。匡衡對親信官員趙殷説："主簿陸賜過去擔任奏曹，通曉劃分封地邊界的事情，現在擔任集曹掾。"第二年進行土地統計時，匡衡問趙殷有關封地邊界的事情："負責此事的辦事員想怎麽辦?"趙殷回答説："陸賜認爲主動如實上報統計的田畝賬簿，要當地的官吏將封地按實際情形改爲以平陵佰爲邊界。恐怕當地不肯這樣改，那就可以讓家丞上書皇上。"匡衡説："主要考慮的是應不應當得到，何必要上書給皇上呢?"但匡衡也没有吩咐負責此事的官吏，讓他去上報田畝的賬目，聽任辦事員去辦。後來陸賜與叫做明的下屬官吏上報統計田畝説："根據原來的版圖，樂安鄉封地南面以平陵佰爲界限，不依據原來的劃定，而以閩佰作爲界限，是什麽意思?"臨淮郡馬上又把四百頃土地劃給了樂安國。匡衡派負責的辦事員到僮縣，收取歸還的土地的田租，大約有一千多石穀子。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負責代理廷尉的事務，上奏彈劾匡衡説："匡衡監管臨淮郡封地，私自盜取當地財物，罪行在罰十金以上。《春秋》的義理表明，諸侯不能壟斷土地，要一律遵循國家的法律制度。匡衡官職高居三公，輔助國家朝政，掌握封地的田畝簿册，知曉郡地劃定邊界的實際情況，應該正確地劃定界限，可是在當地重新統計田畝、重新劃定封地邊界後，匡衡仍然違背國家的法律制度，盜取、專斷土地，來增私利，他的

下屬官員陸賜、明阿諛奉承匡衡的旨意，歪曲上報封地的統計數目，亂減縣界，欺上瞞下，擅自將土地歸附給大臣，都是違法的。”於是皇上批准兩人的上奏，對匡衡没有治罪，衹是免去丞相職務，貶爲平民，匡衡最後死在家裏。

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匡衡的兒子匡咸也通曉經義，曾官居九卿職務。其後代出了很多經學博士。

張禹

張禹字子文，河内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别蓍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禄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内史。

張禹，字子文，河内郡軹縣人，到他父親時，遷到蓮勺縣。張禹在兒童時代經常跟隨家人到市上去，喜歡觀看那些占卜、看相的人。時間長了，就非常懂得識别蓍草、八卦的吉凶含義，而且常常從旁説出他的意思。占卜的人很喜歡他，認爲他長相不凡，於是對張禹的父親説：“這個小孩非常聰明，可以讓他學習經文。”張禹長大之後，就到京都長安求學，跟沛郡人施讎學習《周易》，又向琅邪人王陽、膠東人庸生求教《論語》，直到他對這些經書都很精通時，他就聚徒傳經，後被推薦爲郡文學。漢宣帝甘露年間，諸儒生推薦張禹，皇上命令太子太傅蕭望之負責考察張禹的學識。張禹回答有關《周易》和《論語》的大義，蕭望之非常贊賞，報告皇帝説張禹對經學很精通，又有師法，建議皇上可試用張禹當官。但這個報告未批下來，張禹仍回去擔任原來的官職。很久以後，皇上纔試用張禹爲博士。元帝初元年，立皇太子，當時博士鄭寬中教太子《尚書》，他推薦説張禹擅長《論語》，於是皇上詔令張禹教太子學《論語》。因此提升張禹任光禄大夫。幾年後，他又出任東平郡内史。

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内侯，寬中食邑八百户，禹六百户。拜爲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而禹與鳳并領尚書，内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

元帝駕崩，成帝即位，徵調張禹和鄭寬中到長安，他們都因曾是太子的教師而賜爵關内侯，鄭寬中食邑八百户，張禹食邑六百户。張禹任諸吏光禄大夫，官秩爲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這時，漢成帝的舅舅陽平侯王鳳任大將軍，名爲輔政，實爲專權，皇帝很年輕，爲人謙讓，愛好經學，敬重教師。當時張禹與王鳳一起兼任尚書，内心感到很不安，幾次托病上書請求辭職回鄉，想迴避與王鳳共事。皇帝答覆説：“我年幼即皇位，很擔心失誤，你因道德高尚而成爲我

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黄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

的教師，所以我把國政委托給你。你有什麽可疑慮的，以致屢次請求辭職，是忘記了我們的師徒關係，還是迴避什麽流言蜚語？我没有聽到任何有關你的傳聞。你還是安心工作，仍總管政事，拿出孜孜不倦的精神，不要違背我的心意。”接着又加賞張禹黄金百斤、養食肉牛及上等好酒，令太官爲張禹供給飲食，令侍醫替他看病，還常派使者去慰問他。張禹深感不安，於是他又開始上朝。漢成帝河平四年，張禹繼王商任丞相，封安昌侯。

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黄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户。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

張禹擔任丞相六年，在成帝鴻嘉元年托言年老多病，請求辭官，皇上對他稱贊再三，纔特許他辭官。同時還賜給張禹安車駟馬，黄金百斤，張禹辭官後回到他的住宅，每當初一、十五時就以列侯的身份參加朝見，皇上還給他加封了特進的官銜，按丞相的禮儀召見張禹，允許他選任從事史五人，又增加四百户的食邑。皇上先後賞給張禹數千萬的財物。

禹爲人謹厚，内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内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弦。

張禹爲人拘謹厚道，家裏以經商和農耕爲業。張禹在官場上飛黄騰達，就在涇水、渭水流域買了四百頃良田，都是灌溉方便的膏腴之地。其他財物也都相當多。張禹本人精通和偏愛音樂，生活比較奢侈淫逸，他辭官回家後，經常到後堂撥弄絲、竹、管、弦等樂器。

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娱。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巵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張禹的學生中，比較有成就的是淮陽人彭宣，官至大司空，另一個是沛郡人戴崇，官至少府九卿。彭宣待人恭敬卑謙，講究法度，而戴崇則和樂簡易，聰明多才，兩人的品行各不相同。張禹内心比較喜歡戴崇，對彭宣則敬而遠之。戴崇每次拜訪張禹時，常要求教師置酒設宴，與自己共享撥弦弄琴的樂趣。因此張禹每次都將戴崇帶到後堂共同進餐，讓婦女陪酒，令優人唱歌跳舞來助興，直至深夜纔散席。每當彭宣來拜訪，張禹則在便坐接待他，與他談今論古，用餐也非常簡單，衹不過是一豆之肉，一巵行酒，從來不邀請彭宣到後堂。待到彭宣、戴崇得知老師以不同的方式接待自己時，都認爲這是適合自己個性的。

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

張禹年老時，替自己建冢塋，修祠廟，他喜

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争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爲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床下，禹頓首謝恩，因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床下拜爲黄門郎，給事中。

歡平陵肥牛亭這塊靠近延陵的地方，於是向皇上請賜該地，皇上特許張禹在此建冢塋和祠廟，并詔令平陵郡太守將肥牛亭遷到其它地方。曲陽侯王根聽聞此事後，向皇上諫争道："肥牛亭是皇室在平陵寢廟祭祖的地方，張禹身爲老師，不以謙讓爲重，過多考慮自己的利益，不顧徙壞舊亭而索求建墓之地，很不適宜。孔子曾對子貢説：'你愛其羊，我愛其禮。'皇上應賜給張禹另外一塊地方。"王根雖然是皇上的舅舅，但皇上對他不如對張禹敬重，儘管王根説得非常懇切，可是皇上并没有聽從他的勸阻，最終還是把肥牛亭賜給張禹。王根因此嫉妒張禹得寵，於是多次上書詆毁張禹。而皇上却更加敬重、厚待張禹。張禹每次生病，皇上都要過問他的起居，甚至親自去探望張禹。皇上駕到，使張禹感激不盡，叩首謝恩，并藉此機會向皇上禀報道："我有四兒一女，對女兒比較偏愛，可是她遠嫁張掖太守蕭咸，我非常想念她，希望她離自己近一些。"皇上立即下令調蕭咸任弘農太守。另外張禹的小兒子當時還没有官銜，皇上看望他時，他多次看他的小兒子，皇上領會他的意思之後，就在他的床前任命他的小兒子爲黄門郎，給事中。

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弟，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異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况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

張禹雖然已經辭官，但仍以特進之官做皇帝的老師，每當國家有重大决策，皇上一定要詢問張禹。成帝永始、元延之間，多次發生日食、地震，官吏和百姓紛紛上書説這是災異感應，譏諷這是因王氏專權所造成的。皇上害怕災異會多次出現，心裹惶恐不安，對大臣和百姓的上書没有明確表態，於是乘車到張禹府第，斥退左右侍衛，然後詢問張禹對日食、地震的看法，并陳述了吏民對王氏的議論。張禹考慮到自己年事已高，後代勢力弱小，自己平素與曲陽侯王根關係平淡，害怕被他所怨恨。於是對皇上説："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共出現三十餘次日食，五次地震，其間有時發生諸侯相互殘殺，有時是夷狄侵擾中原地區，災變之異難以預見。因此古代聖人很少談論天命，也不説怪神。從子貢之輩起就不再探討性命與天道的關係，何况淺見鄙儒所説的話！陛下應修整治國政策以適應時局，與百姓

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説，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潔齋露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憂色。

同享福祉，這纔是天經地義的。新學小生誤人子弟，不應信任重用他們，應用經術去判斷他們所説的話。”因爲皇上平時就很信任、寵愛張禹，所以張禹一席之言打消了皇上對王氏的疑慮之心。事後，曲陽侯王根及各諸侯王的子弟風聞張禹的言論，都喜形於色，開始接近張禹。張禹看到當時常發生異常現象，而且皇上又身體欠佳，於是他擇吉日潔身齋戒、露蓍草於星宿下，以接天之氣，端正衣冠而立筮占卜，如果得到吉卦，就稟告皇上，如果得到凶卦，他就感到憂慮。

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爲校尉散騎諸曹。

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説《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成帝駕崩後，張禹又侍奉哀帝。他在哀帝建平二年去世，謚號節侯。張禹有四個兒子，長子張宏繼承父親的爵位爲安昌侯，官至太常，屬九卿之列。其餘三個兒子都任校尉散騎各從官。

當初張禹做成帝的老師時，將皇上在學習經文時遇到的疑難問題記載下來，并加以注釋，彙編成《論語章句》獻給皇上。當時魯扶卿和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都傳授《論語》，并著書立説，觀點各異。張禹先拜王陽爲師，後投庸生門下學習《論語》，博采衆家之長，獨樹一幟，最後脱穎而出，身份更尊貴。衆儒生因此説：“如果想要融會貫通《論語》，就要學習張禹的文章。”此後，許多儒生都争相學習張禹的文章，其餘各家學説漸衰。

孔光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

孔光，字子夏，是孔子第十四代孫。孔子的兒子字伯魚，名鯉；孔鯉的兒子字子思，名伋；孔伋的兒子字子上，名帛；孔帛的兒子字子家，名求；孔求的兒子字子真，名箕；孔箕的兒子字子高，名穿。孔穿的兒子名順，孔順擔任魏國的丞相。孔順的兒子名鮒，孔鮒曾擔任陳涉的博士，死於陳地。孔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子襄的兒子名忠，孔忠有二子：孔武和孔安國，孔武生延年。延年之子名霸，字次儒。孔霸之子就是孔光。安國、延年都以研治《尚書》成爲武帝時的博士。安國官至臨淮太守。孔霸也研治《尚書》，跟從太傅夏侯勝，在昭帝末年立爲博士，宣帝時擔任太中大夫，因爲被選爲教授皇

王相在郡守上。

太子經書，而升爲詹事，高密相。這個時候，諸侯王的相都位在郡守之上。

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内侯，食邑八百户，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黄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吊者再，至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

元帝即位，徵召孔霸爲皇帝的老師，賞賜孔霸爵位爲關内侯，封食邑八百户，號褒成君，任給事中，另外賞賜黄金二百斤，宅第一所，并將户籍遷移到了長安。孔霸待人謙遜禮讓，不喜好權勢，經常表示自己的爵位過高，没有什麽品德才能可以勝任！皇上想要孔霸擔任宰相的職務，自御史大夫貢禹死後，到薛廣德罷免，皇上總想拜孔霸爲相。孔霸讓位，一而再，再而三，皇上知道他誠心實意地謙讓，纔没有任命他爲相。這之後，皇上更加尊敬孔霸，賞賜也更加豐厚。等到孔霸逝世後，皇上身着喪服兩次親臨哀悼，賜東園的秘器、金錢和絲帛，并按照列侯的禮儀策贈，謚號烈君。

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内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爲議郎。光禄勳匡衡舉光方正，爲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爲博士，數使録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爲尚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爲侍郎，給事黄門。數年，遷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黄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爲光禄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强諫争，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稿，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

孔霸有四子，長子名福，繼承了關内侯的爵位。次子孔捷、三子孔喜，都擔任校尉等官員。孔光，是孔霸最小的兒子，對經學尤其精通，年紀不到二十歲，就被推舉爲議郎。光禄勳匡衡推舉孔光品行端正，擔任諫大夫。因爲議論政事有與皇上意思不合之處，貶官爲虹縣縣令，孔光自免，回家去教授經學。成帝初即位，孔光被推舉爲博士，多次讓他負責平反冤獄，整治風俗，賑濟災民，孔光每次奉命出使都圓滿完成任務，孔光的名聲傳遍朝野。這時，博士分三科選官，成績優良的選爲尚書，次一等的擔任刺史職務，那些不通朝政事務的，就留待以後補任諸侯太傅。孔光以成績優秀擔任尚書，負責考察前代典章制度和禮節儀式，多年研習精通了漢代的制度和法令。皇上很信任他，先後升遷爲僕射和尚書令。皇上有詔書嘉獎孔光辦事周密謹慎，從來没有出現過差錯，升任諸吏官，并任命他的兒子孔放爲侍郎，給事黄門。幾年後，孔光又升爲諸吏光禄大夫，俸禄中二千石，給事中，賞賜黄金百斤，兼任尚書。以後又升爲光禄勳，仍負責尚書的事務，像過去一樣擔任諸吏給事中。孔光一共執掌朝政機要十多年，維護法度，修定制度。皇上有政事詢問，孔光總是根據經典法律，以自己認爲對的答案來回答，不希望與皇上的旨意苟合；但

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徙光禄勛爲御史大夫。

如果有的時候皇上不聽從，孔光也不敢强硬諫争，因此孔光當官時間很長，而且安全。有時他上書言事，已經寫好的奏章總是删削修改，認爲上書張揚皇上的過失，以此來求得忠直的美名，是做官的大罪。孔光推薦别人做官時，也惟恐被人聽到。輪到放假之日，回家休息，與兄弟、妻子兒女們説家常話時，始終都不提朝廷官署裏的政事。有人問孔光："長樂宫温室殿的樹，都是一些什麽樹啊?"孔光祇嘿嘿地一笑，并不回答，然後用别的話岔開去。孔光不泄露朝廷政事就是如此。孔光是皇帝的老師的兒子，少年的時候就以經學和品行而著名，當官成名很早，不結黨扶植培養游説之徒，也不求助於别人。這既是他性格内向嚴謹的結果，也是他學宦早成的身世決定的。後來孔光從光禄勛升任御史大夫。

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産弟中山孝王及同産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

綏和年間，皇上即位二十五年，没有繼承皇位的兒子，最親的親屬有同母的弟弟中山孝王以及同母弟弟的兒子定陶王。定陶王博學多才，像皇帝的兒子似的。定陶王的祖母傅太后暗地裏爲定陶王謀求繼承皇位，私下勾結趙皇后、昭儀以及皇帝的舅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因此他們都勸皇上定繼承人。皇上於是召集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引入密室，商議中山孝王、定陶王哪一個應該定爲皇位繼承人。翟方進、王根認爲定陶王是皇帝弟弟的兒子，《禮》説"同胞弟兄的兒子就好比是自己的兒子一樣"，"是他的後輩也就是他的兒子"，因此定陶王應該定爲繼承人。廉褒、朱博也都跟方進、王根的意思一樣。惟獨孔光認爲根據禮制選立繼承人應根據血親關係，中山王是先帝的兒子，皇上的親弟弟。按照《尚書·盤庚》所記載的，哥哥死後弟弟繼承王位爲例，中山王應該立爲繼承人。皇上根據《禮》有兄弟不能都入廟堂的記載，加上皇后、昭儀要立定陶王，因此選立定陶王爲皇太子。孔光因爲議論不合皇上的意思，貶官爲廷尉。

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

孔光長期掌管尚書事務，制訂法律制度，號稱精細平和。這時，定陵侯淳于長犯了大逆不道之罪被殺了，淳于長的小妾迺始等六人都在淳于

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絶，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長犯罪的事没有被發覺之前離他而去，有的重新嫁了人。等到淳于長的事情發生之後，丞相方進、大司空何武商議，認爲“按照法令，犯法的人都要以犯法時的法律論處，在時間上有明確的界限。淳于長犯大逆不道罪的時候，迺始等是他的妻子，已經犯有株連之罪，跟自己犯罪一樣。她們在犯罪之後纔離開他，按照法律是没法免罪的。請皇上裁定。”孔光發表意見，認爲“犯了大逆不道的罪，罪犯的父母妻子子女，以及同母親屬，無論年紀大小，都應該處斬，棄尸街頭，以此來警戒今後犯法的罪人。而夫婦之間的法則，是相互之間有情義就結合，没有情義的話就分離。淳于長自己不知道要犯下大逆不道的罪，就抛棄了迺始等人，她們有的重新改嫁了，夫妻之間的情義已絶，如果還要認爲她們是淳于長的妻子，來殺掉她們，名義上不正當，因此不應當牽連判罪。”皇上下詔書，肯定孔光的意見正確。

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皆免爲庶人。以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這一年，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因爲與犯罪的定陵侯淳于長、紅陽侯王立交誼深厚，也都被罷免爲庶人。任命孔光爲左將軍，擔任右將軍的官職，任命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擔任後將軍的官職。撤銷了後將軍的官位。幾個月後，丞相方進逝世，皇上召見左將軍孔光，準備拜他爲相，已經刻好了侯印和寫好了拜他爲相的策書，這時皇上突然死去。就在皇帝暴死的當夜，葬禮之前，拜授丞相、博山侯的大印。

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户。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宫，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宫。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宫。”上從武言。北宫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宫，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

哀帝初即位，以身作則，提倡節儉，節省減少了許多費用，朝廷政事都由皇上自己負責處理，朝廷一時震動，盼望太平盛世的到來。皇上褒揚獎賞大臣，給孔光增加封邑一千户。這時，成帝的母親太皇太后自己住在長樂宫，而成帝的祖母定陶傅太后住在皇帝的住處，皇上便下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應當住在何處？”孔光平時聽説傅太后爲人處事剛烈殘暴，而且擅長於玩弄權術謀略，從皇帝還在襁褓之中，就開始撫養，直至教育他成人，在皇帝登基的時候又出過力。孔光擔心傅太后干預朝政事務，不想讓她與皇帝朝夕相近，就發表意見，認爲定陶太后應該另外修建宫殿居住。大司空何武説：“可以

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群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奸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住在北宮。"皇上聽從了何武的話。北宮有紫房空中閣道與未央宮相通，傅太后果然從閣道早晚到皇帝的住處，請求皇上賜予尊號，讓她的親屬富貴受寵，使得皇上不能根據正直的原則秉公行事。不久，太后堂弟的兒子傅遷在皇帝左右尤其施展奸邪伎倆，皇上罷免他的官職，遣送他回歸故地。傅太后惱怒，皇上不得已，又把傅遷重新留了下來。孔光與大司空師丹上奏說："皇上下詔書說：'侍中駙馬都尉傅遷乖巧邪佞，泄露朝廷秘密，對皇上辦事不忠，是國家的禍害，罷免官職，遣送回家。'其後又下詔停辦，百官都疑惑不解，感到沒有什麽值得信任的了，這對皇上的聖德是一個很大的損害，確實不是一個小小的過失。陛下因爲災異接連出現，曾經離開正殿，召見朝廷百官，思考發生災異的原因，到現在爲止，過去那些做得不好的事情，都沒有得到改正。我們請求皇上仍舊遣送傅遷回老家，來消除奸黨，服從上蒼的警告。"但是傅遷最終還是沒有被遣送回家，重新做了侍中。皇上辦事脅迫、服從於傅太后，都跟這種情形一樣。

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群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内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内，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决，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群職曠廢，奸軌放縱，盜賊并起，

另外，傅太后又要與成帝的母親一同獲得尊號，群臣多順從她的旨意，説母親憑藉兒子而顯貴，應該給母親制定尊號來弘揚孝道。衹有師丹和孔光認爲不可。皇上難於違背大臣們的正直議論，内部又受到傅太后的脅迫，這件事就拖了幾年也沒有議定。師丹因爲犯了罪被免官，朱博代替他擔任大司空。孔光在先帝時商議皇位繼承人就與皇上不合，其後又嚴重違背傅太后的旨意，因此傅氏在位者與大司空朱博勾結起來，共同詆毀誣陷孔光，過了幾個月後，皇上就下詔罷免孔光，説："丞相是輔佐君主的大臣，與君主共同繼承社稷江山，負責治理國家，并輔助皇上的不周之處，使國家得到治理。皇上昏昧不明，災難持續不斷，日、月失去光亮，大山崩塌，黄河决口，五星運行失常，這些都表明了我的德行不够，表明了輔助君主的大臣的不够賢良。你以前擔任御史大夫的時候，輔助先帝，前後共有八年，始終沒有什麽忠誠的言語和良好的計謀。現在又擔任我的丞相，前後已有三年，還沒有聽到

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爲。是以群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爲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虖！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

你有關憂國憂民的進諫。近來天地之間，陰陽之氣乖謬不和，連年生產不獲豐收，國家糧倉空虛，百姓受飢挨餓，父子分散，四處流離，數目高達十萬多人。而朝廷百官職責廢缺，各種奸邪横行，盗匪猖獗，有的攻打官府，殺死官吏。多次向你詢問這些事情，您没有憂愁、恐懼之意，回答說没有什麽危害。因此百官都懶惰怠慢起來，没有把這些事放在心上，這都是你的責任。你擔負着治理社稷江山的重任，負責管理百官，可是你對上，不能匡正我的過失，對下，不能安撫百姓。《書經》不是說：‘不要委任不稱職的官員。代天管理百官的人必須稱職。’嗚呼！你交出丞相博山侯的官印，罷官回家。”

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數諫争忤指。旬歲間閲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

孔光退歸鄉里之後，閉門自守。朱博代替孔光擔任丞相，幾個月後，就因按照傅太后的指使妄奏政事，犯罪自殺了。平當接替朱博擔任丞相，幾個月後就死了。王嘉隨後接任丞相，幾次進諫，忤逆了皇上的旨意。短短的時間内頻繁地更换了三個丞相，輿論都認爲這幾個丞相都趕不上孔光。皇上因此常常想念孔光。

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强，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 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虚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左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

適逢元壽元年正月十五日發生了日食，其後十多天傅太后去世。這個月皇上徵召孔光到公車官署，詢問有關日食的事情。孔光回答說：“我聽說太陽是一切陽物的本源，是國君的代表，是至高無上的尊嚴的象徵。君主的德行衰微，臣子興盛强大，侵犯遮蔽了太陽的光明，那麽日食現象就會隨之發生。《書經》說‘進用貌、言、視、聽、思五事’，‘建用廣大中正之道’，如果貌、言、視、聽、思五方面有過失，中正之道没有確立，那麽凶禍的現象就會逐漸産生，上天給予的凶、惡、疾、貧、弱、憂六種懲罰和災異就會頻繁發生。廣大而不中正，就稱之爲‘大中不立’，傳書上説‘這個時候就會經常發生日月亂行’，日月不是行得快了，就是轉得慢了，甚而至於發生日食的現象。《易傳》又說‘六種惡氣堵塞’，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叫三朝，其感應很强。正月辛丑初一發生日食，是災異出現在三朝之會。上天是聰慧明察的，如果國内没有發生什麽事情，變異的現象是不會平白無故地發生的。

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説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

《書》說：‘先藉用至高無上的天王的名義糾正其事’，指變異現象産生，起因是由於有不正確的事情發生。我聽老師説，上天爲了輔助君主，就讓災異現象多次出現，以此來告誡君主，要他改變過失。如果君主不感到畏懼，還遮掩敷衍，輕視忽略上天的告誡，簡慢欺瞞上天，那麼懲罰性的災難就必定降臨到頭上，那是無疑的。《詩經》說：‘敬服上天，敬服上天，上天無比明察，承受天命難之又難啊！’又說：‘敬畏天的威力，纔能保全平安。’這些都是説不敬畏上天就會遭受凶禍，敬畏上天就會吉利。陛下聖德聰慧明察，辦事兢兢業業，敬承順從上天的告誡，敬畏各種變異現象，勤勤懇懇，虛懷若谷，召見百官群僚，反思尋求變異的原因，然後以身作則，自我約束，總理、糾正萬事萬務，疏遠結黨營私的小人，接納忠誠不二的好人，能免貪婪殘暴的酷吏，進用賢明忠良的官員，公正地賞罰懲處，減輕賦税，把恩澤施加給百姓，這真正是處理朝政的根本，應付各種災異的首要任務。這是國家的萬幸。《書經》說：‘既然接受了天命，就應該實行德政。’指的是實行德政來順應上天。又説‘上天輔助至誠之辭’，指的是如果有忠誠之心，上天就會輔助他。明智地接受順應天道，在於增進德行，廣施恩澤，加致精誠，毫不懈怠。世俗所用的求福除禍的小術，最終無益於順應上天，消除災異，消禍求福，昭然揭示，没有什麼疑惑不解的。”

書奏，上説，賜光束帛，拜爲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内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䑛，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絶之能，不相逾越。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爲東平太守。敞姓成公，

奏書遞上，皇上看了很高興，賞賜孔光束帛，拜他爲光禄大夫，俸禄中二千石，任給事中，官位僅次於丞相。皇上下詔要孔光舉薦可以擔任尚書令職務的人，寫好後密封奏上，孔光上書敬謝説：“我以老朽之身，以前歷任各種重要職務，始終没有半點成效，幸免於没有犯罪被斬，保全了性命，現今重新提拔任用，作爲朝廷的後備内臣，參與朝政事務。我孔光智慧謀略都很淺短，現已年邁，實在擔心有朝一日突然死去，没有什麼報答皇上。我私下看到國家朝政事務，尚書一職長期更換人選，没有卓絶的才能，是很難勝任的。尚書僕射敞，辦事公正，勤於職

東海人也。

守，遇事靈敏通達，可以擔任尚書令。現鄭重地寫下，密封上奏。”敞因爲孔光的舉薦，擔任了東平太守。敞姓成公，是東海郡人。

光爲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爲御史大夫，二月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爲侍中，毀譖仁賢，誣訴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傾覆巧僞，挾奸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

孔光擔任大夫一個來月，丞相王嘉入獄而死，御史大夫賈延免官。孔光便重新擔任了御史大夫，兩個月後又重新擔任丞相，重新受封博山侯。這時皇上纔知道以前免去孔光的官職，并不是孔光犯了罪，而是身邊的近臣詆毀誣陷他，於是又免去傅嘉的官職，說：“以前傅嘉擔任侍中時，詆毀誣陷仁義賢德之人，誣告大臣，使得賢俊之人，長期得不到重用。傅嘉顛倒是非，巧佞虛僞，心懷奸詐、欺瞞皇上，結黨營私，一手遮天，中傷忠臣，肆無忌憚。《詩經》不是說嗎：‘諂媚的小人欺瞞猖獗，使國家混亂不寧。’因此免去傅嘉的官職成爲平民，遣送回原郡。”

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睚眦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内署門户，省服御食物。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并。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群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耇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

第二年，評定三公的官位，孔光改爲擔任大司徒。適逢哀帝逝世，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選立中山王爲皇帝，即漢平帝。平帝年紀很小，由太后執掌朝政，太后把政事委托給王莽。哀帝時，罷免了王氏，因此太后和王莽對丁、傅、董賢一派權臣很怨恨。王莽認爲孔光是前朝丞相，名儒，爲世人所信任、仰慕，太后也敬重他，總是按禮節接待。凡是要打擊政敵，總是要孔光幫助起草文件，按照太后的旨意，要孔光寫好奏上。凡是與太后有仇的，即使是極小的仇恨，也是睚眦必報，没有不殺的。王莽的權勢日益强大起來，孔光内心很惶恐擔憂，不知道該如何纔好，就上書皇上告老退職。王莽便對太后說：“皇上年紀很小，應該給他安排一個老師。”便任命孔光爲皇上的太傅，官位爲四輔，給事中，負責宿衛供養，在宫禁之中辦公，負責供給衣服、車馬和食物。第二年，升任太師，王莽擔任太傅。孔光經常稱病，在朝廷不敢與王莽并位。皇上下詔王莽在每月初一十五上朝，并讓王莽統率城門衛兵。王莽又指使群臣上奏，頌揚王莽的功德，漢平帝加給王莽宰衡稱號，位於諸侯王之上，統率百官。孔光看到這種情形，更感到恐慌，堅持稱病辭職。太后便下詔書說：“太師孔光，是聖人的後代，先帝老師的兒子，德行純

靈壽杖，黄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

正端方，道義學術精通，擔任四輔的職務，輔助皇帝。現在年邁有病。但是像孔光這樣德高望重的大臣，是國家的重臣，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周書·召誥》說‘不遺棄老成之人’，國家要想興盛，就要尊敬重用老師。下令太師孔光不用上朝進見，每十天賞賜一頓飯。賜給太師靈壽杖，黄門令給太師在宫禁之内設置坐几，太師進入宫禁之内可持杖，并賞賜十七種食物，然後回到府第養老，而他的下屬官員仍按照常規辦公。”

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

孔光兩次擔任御史大夫、丞相，一次擔任大司徒、太傅、太師，經歷三代皇帝，位居輔助大臣的高位，前後共十七年。自從擔任尚書後，就停止了教授活動，後來擔任卿相，有時遇到門下的太學生討論、提出疑難問題，孔光常給他們闡述大義。孔光的弟子很多都學有所成，擔任了博士大夫，他們看到自己的老師擔任顯要的職務，都希望得到他的幫助，但孔光始終没有舉薦他們，以致有的人抱怨他。孔光辦事公正，就是這樣。

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秘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吊送葬。載以乘輿輼輬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

孔光享年七十歲，在元始五年逝世。王莽對太后説，讓九卿策書贈給太師博山侯印綬，賜給馬車、棺材、金錢、雜帛。由少府供設帷帳，派諫大夫持符節同接待賓客的謁者兩人負責喪事，博士負責喪葬禮儀。太后也派遣中謁者手持符節前來吊唁。公卿百官共同吊唁送葬。用喪車及副喪車各一乘裝載，皇帝羽林衛軍及許多儒生，合計共四百人，送葬的車子有一萬多輛，所到之處，路人都放聲痛哭，等車隊走完後哭聲纔止。用五百名兵士掘穴下棺，墳墓隆起，同大將軍王鳳的葬禮一樣。贈謚號簡烈侯。

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户。疾甚，上書讓還七千户，及還所賜一弟。

當初，孔光以丞相的職位受封，後來又加封，共有食邑一萬一千户。孔光在重病期間，上書退還七千户，并退還皇上賜給的宅第一所。

子放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爲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爲關内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子

孔光的兒子孔放繼承爵位。王莽篡奪皇位後，任命孔光哥哥的兒子孔永爲大司馬，封侯。兄弟的兒子做官做到卿大夫職位的有四五人。當初，孔光的父親孔霸在初元元年受封爲關内侯食邑。孔霸上書請求供奉、祭祀孔子，元帝下詔書説：“我的尊師，褒成君關内侯孔霸以受封的食

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爲列侯，食邑各二千户。莽更封爲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邑八百户來祭祀孔子。”因此孔霸把長子孔福的户籍遷回到魯地，以供奉祭祀孔子。孔霸死後，兒子孔福繼位。孔福死後，兒子孔房繼位。孔房死後，兒子孔莽繼位。在元始元年，皇上封周公、孔子的後代爲列侯，食邑各二千户。孔莽後又封爲褒成侯，後來爲避諱王莽，改名爲孔均。

馬宫

馬宫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爲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爲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宫行能高潔，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爲詹事，光禄勛，右將軍，代孔光爲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爲太師薨，宫復代光爲太師，兼司徒官。

馬宫，字游卿，東海戚縣人。研治嚴氏《春秋》，應試策對得甲科之選，擔任侍郎，後升爲楚長史，不久被免官。後來又擔任了丞相史司直。師丹推薦馬宫品行高尚，被升爲廷尉平，歷任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每到一處都能勝任官職，獲得稱贊。因此被皇上徵召爲詹事、光禄勛、右將軍，代替孔光擔任大司徒，封爲扶德侯。孔光擔任太師逝世後，馬宫又接替孔光擔任太師，兼任司徒。

初，宫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謚，及元始中，王莽發傅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宫爲莽所厚，獨不及，内慚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宫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禄勛議故定陶共王母謚，曰“婦人以夫爵尊爲號，謚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説，以惑誤上。爲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爲列侯，誠無顔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爲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恶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弟。”王莽篡位，

哀帝時，馬宫同丞相、御史大夫商議皇上祖母傅太后的謚號問題，到元始年間，王莽把傅太后的陵墓遷回定陶，按照平民的禮儀埋葬，并追究從前商議葬禮之事的人的罪名。馬宫因爲同王莽交誼深厚，惟獨他没有被追究，馬宫内心感到慚愧惶恐，就上書向皇上認罪，并請求告老退職。王莽以太皇太后的名義下詔，賜給馬宫策書説：“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説：‘以前擔任光禄勛時，商議已故的定陶共王的母親的謚號，曾經説，“婦人憑藉丈夫的爵位尊稱爲號，謚號應該叫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我知道小妾不能代表君王，卑賤者不能與尊貴者相提并論，但却迎合在上者的意旨，同他們一樣上奏附和，違背經義，發表邪説，使皇上迷惑、失誤。作爲大臣，對上不忠，當處死，幸蒙皇上讓臣悔改自新，并讓我得以保住性命。我自己深刻地反省，自己上朝爲四輔，出入享有三公的待遇，賜爵爲列侯，實在没有臉面再進入朝廷，没有心思敢再擔任官職，也不應該再享受食邑。我恭敬地交出太師、大司徒扶德侯的大印，爲賢德之人讓路。’把你的奏章交付給有司處理，都認爲四輔大臣是負責執行國家的憲章大法，三公肩負着輔助君主的重任，如果没有卓異的品德，是無法擔任這一

以宫爲太子師，卒官。

職務的。你上書所説的，表明你忠心耿耿，令人感動，但衹因爲你的錯誤犯在悔改之前，有司不敢袒護你的過錯，朕很敬重你，不剥奪你的封爵食邑，以弘揚‘自古以來人都有一死，民不信不立’的大義。你把太師大司徒印綬交給使者，以侯位回家養老。”王莽篡奪皇位後，任命馬宫爲太子師，死在任上。

本姓馬矢，宫仕學，稱馬氏云。

本姓馬矢，馬宫爲就讀學官之名，稱作馬氏。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宫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醖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贊曰：從孝武帝重視儒學，以公孫弘爲儒相之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宫以及平當的兒子平晏，都是以大儒的身份擔任宰相職務，穿戴着儒者服裝，宣講先王的言論，博學寬容，品行厚重，值得稱賞，但是都爲保全俸禄官位，而蒙受了阿諛奉承的譏諷。他們都按照古人直道行事的準則處世，怎麽能勝任職責呢！

漢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王商史丹傅喜傳

王商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語在《外戚傳》。

王商字子威，原爲涿郡蠡吾縣人，後來遷居杜陵。王商的父親王武，王武的兄長無故，都由於是宣帝的外戚而受封。無故封爲平昌侯，王武封爲樂昌侯。這些話記載在《外戚傳》裏。

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禄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

王商年輕時任太子中庶子，以嚴肅恭敬性格忠厚受稱贊。父親死後，王商繼承父親爲樂昌侯，推讓財産，將財産分給諸位異母弟弟，自己什麼也没留下，在喪期之中悲傷哀痛。於是大臣推薦説王商品行可以勉勵群臣，仁義足以使風俗淳厚，應該用爲近臣。由此王商被擢升爲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官至右將軍、光禄大夫。當時，定陶共王受寵，幾乎替代了太子。王商作爲外戚重臣輔佐朝政，擁護扶助太子，起了很大作用。

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宫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

元帝去世後，成帝即位，很敬重王商，改任左將軍。而成帝長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獨攬大權，行爲多驕傲過分。王商議論朝臣時不能公平對待王鳳，王鳳知道了這件事，也疏遠了王商。建始三年的秋天，京都百姓無緣無故驚慌起來，傳言洪水將至，百姓奔走，相互踐踏老弱號呼，長安城中大亂。皇帝親自駕臨前殿，召集公卿大臣商議這件事。大將軍王鳳認爲太后和皇上以及後宫嬪妃可以坐船，讓官吏百姓登上長安城墻躲避洪水。群臣都聽從王鳳的主張。惟獨左將軍王商説："自古以來没有德政的國家，洪水尚且不曾淹没城池。現在政事安定，世世代代没有戰争，君臣上下安定，因爲什麼會有洪水一日之中

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慚，自恨失言。

突然出現？這一定是謠言，不應該讓百姓上城墻，使百姓更加驚慌。”皇上因此作罷。不久，長安城中逐漸安定下來，經查證，果然是謠言。皇上於是大爲贊美王商的堅持留守，屢次稱贊他的主張。而王鳳大爲慚愧，自悔發言錯誤。

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户，天子甚尊任之。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絶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真漢相矣！”

第二年，王商替代匡衡擔任丞相，加封食邑千户，皇帝非常尊敬和信任他。王商爲人樸實，外表威嚴，身高八尺有餘，身材魁梧，相貌堂堂，非同常人。河平四年，單于前來朝拜，被引導到白虎殿進見。丞相王商坐在未央宫朝廷上，單于上前，參拜謁見王商。王商站起來，離開席位和他交談，單于仰頭看見王商容貌，非常害怕，戰戰兢兢倒着退出去。皇帝聽説以後贊嘆道：“這人真不愧是漢朝的丞相啊！”

初，大將軍鳳連昏楊肜爲琅邪太守，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爲。肜素善吏，宜以爲後。”商不聽，竟奏免肜，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内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争，下其事司隸。

當初，大將軍王鳳的姻親楊肜任琅邪太守，他的屬郡有十分之四的地方發生了災害，已經上報皇帝。王商順次安排審查訊問，王鳳就告知王商説：“災害怪異是上天的事情，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楊肜一向是個好官，應該從輕發落。”王商不聽，竟然上奏請求罷免楊肜，奏書果然被扣住不發，王鳳因此越發怨恨王商，私下搜求王商的短處，派人獻上奏書揭發王商的家庭隱私。皇帝認爲這是不必告人的隱私，不足以中傷大臣，王鳳固執地争辯，就把這件事交給司隸處理。

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宫。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惶怖，更欲内女爲援，乃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

先前皇太后曾經召來王商詢問他的女兒，想要把她納入後宫。當時王商的女兒病重，王商心裏也認爲這件事很困難，就用女兒病重來回答，没讓女兒入後宫。等到王商因爲家庭隱私受考問的時候，自己知道是被王鳳所中傷，非常恐懼，又想要獻納女兒作爲救助，就依靠新受寵幸的李婕妤家禀告，使女兒入了後宫。

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通，及女

正好又出現日食，太中大夫蜀郡人張匡，爲人奸佞機巧，獻上奏書説願意應答親近的大臣，陳述日食的原因。下了朝堂的左將軍史丹等人詢問張匡，張匡回答説：“我認爲丞相王商作威作福，援引外部勢力控制朝廷，自己想要得到的，就一定要實現，性情殘忍狠毒，毫不仁慈，遣罪疾速，輕視官員，私下搜求别人的過錯，想要用

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有司，商私怨懟。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爲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内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悖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惕憂。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身位三公，宗族爲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内，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内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爲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産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産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乃因怨以内女，其奸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爲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勢，合貲巨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内亂，父子相訐，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内，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以爲聖主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奸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并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内震動，百奸之路塞矣。"

來樹立威望，天下人以他爲苦痛禍患。先前頻陽人耿定上奏書揭發王商和他父親的婢女私通，以及妹妹淫亂，家奴殺死她私通的奸夫，懷疑是王商教唆。奏章交付有司處理，王商私下不滿。王商的兒子王俊想要上奏書告發王商，王俊的妻子是左將軍史丹的女兒，就拿着王俊的奏書去給史丹看，史丹厭惡他們父子相互抵觸，爲女兒請求離異。王商不竭盡忠誠進獻良策來輔佐至德的君主，知道聖明的主上推崇孝道，遠離女色，後宮的事情都聽從皇太后，太后先前聽説王商有個女兒，想要把她納入後宮，王商聲稱女兒有久治不愈的疾病，後來有耿定上書之事，又違反正道藉助李貴人家獻納女兒。王商實行邪門旁道來擾亂朝政，以不實之辭欺騙人，違背大臣應有的操節，因此而發生了日食。《周書》上説：'用邪門旁道事奉君主的人應誅殺。'《易經》上説：'太陽正午時被遮蔽變暗，就應折去右肱輔佐之臣。'從前丞相周勃兩次立了大功，到孝文帝時有細微怨恨，太陽因此而受食，於是孝文帝屏退周勃，讓他回到封地去，終於没有了戒懼之憂。現在王商没有微小的功勞，却受到三代君主的寵幸，自身位列三公，親族封爲列侯，任二千石的官吏、侍中諸曹等，供職於宫門之内，和諸侯王結成姻親，權勢榮寵興盛到了頂點。確實有内闈淫亂、教唆殺人、心懷怨恨的緣由，應當追究拷問。我聽説秦國丞相呂不韋看到秦王没有子嗣，企圖占有秦國，就找來一位美女作了自己的妻子，暗中知道她懷孕了，然後把她獻給秦王，生下始皇帝。到楚國丞相春申君也看到楚王没有子嗣時，心裏認爲楚國有利可圖，就獻上有身孕的妻子給楚王而生下了懷王。自從漢朝興起以來，差點就遭逢了呂后、霍氏的災禍，現在王商有殘忍不仁的本性，於是因爲心懷怨恨而獻納女兒，他奸詐的機謀無法揣測。先前景帝之世有七國反叛，將軍周亞夫認爲即使抓到了雒陽人劇孟，關東地區也不是漢朝所能占有。現在王商親族衆多，權勢顯赫，全部資財以萬萬來計量，家奴以千來計數，不僅僅是劇孟獨夫這樣的一些人。并且無道之極，内外親屬背叛了他，内室淫亂，父子互相

攻擊，却要讓他明白聖主的教化，協調天下，難道不是很荒謬的事情嗎？王商任職五年，職位衰落而惡行顯露在百姓面前，很是損害皇上的大德，有九鼎斷足的凶兆。我認爲聖明的主上正當盛年，繼承皇位以來，還没有過懲處奸人的威儀，加上繼位的後嗣還没有確立，怪異現象一齊出現，尤其應當整頓懲罰不忠之臣，來防止還没有成爲事實的禍患。如果懲辦王商一人，就可以使天下震動，奸邪之路堵塞而不通。”

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弗治”。鳳固争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内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

於是左將軍史丹等人奏道：“王商位列三公，爵封列侯，親自接受詔書爲天下之師，不遵循法制來扶助主上，却邪僻諂媚來實現他的私欲，實行旁門邪道來擾亂朝政，作爲臣子不忠實，欺騙主上不仁道，按照《甫刑》之法，應爲死罪，刑罰説得很清楚。臣下請求您下詔給謁者，召王商到若盧的牢獄去。”皇上一向敬重王商，知道張匡説話陰險，下命令説：“不應查處。”王鳳固執地争論，皇上於是詔令御史：“丞相應當以德行來輔佐扶助皇帝，總領百官，協同調和各個封國，作爲職責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現在樂昌侯王商任丞相，任職五年，没有聽過他的誠懇的勸告，良好的計謀，却有行爲不忠、施行邪道的罪過，身犯死罪。先前王商的妹妹不修婦女之德，家奴殺死了她的情人，懷疑是王商教唆，因爲王商是居重要職位的大臣，所以抑止住没有追究。現在有人告發王商不因此自己悔過，却反而心懷怨恨，朕很傷心。王商和已故的父王有外戚的親屬關係，不忍心把他送到法官那裏去。赦免王商的罪過。使者没收他的丞相印信。”

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决，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禄勳。

王商被罷免丞相三天之後，疾病發作吐血而死，被謚爲戾侯。而王商的親族子弟任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的，都出爲候補官吏，没有人能够留下來供職值宿警衛。有司奏明王商的罪行還没有判决，請求免去封邑。皇帝詔令王商的長子王安繼承爵位爲樂昌侯，官至長樂宫衛尉、光禄勳。

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顓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

王商死後，連續多年日食地震，正直的大臣京兆尹王章獻上密封的奏章被召見，爲王商伸冤説他忠厚正直毫無過錯，揭發王鳳獨攬大權蒙蔽

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誅不附己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

主上。王鳳竟然藉助法律誅殺了王章，這些話詳見《元后傳》裏。到了元始年間，王莽當了安漢公，懲罰不歸附自己的人，樂昌侯王安被加以罪名，自盡，封邑被除去。

史丹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産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爲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黄金，罷就第。薨，謚曰安侯。

史丹字君仲，原爲魯國人，後來遷居杜陵。祖父史恭有個妹妹，武帝時是衛太子的良娣，生了悼皇考。皇考，是宣帝的父親。宣帝貧賤時依靠史氏。這些話記載在《史良娣傳》裏。等到宣帝登上皇位的時候，史恭已經死了，有三個兒子，史高、史曾、史玄。史曾、史玄都由於是外家親屬且有先代的恩德而受封，史曾封爲將陵侯，史玄封爲平臺侯。史高任侍中，位尊而受寵幸，以揭發謀反的大司馬霍禹之功被封爲樂陵侯。宣帝病重，任命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兼尚書之職。宣帝去世，太子承襲帝號，這就是孝元帝。史高輔佐朝政五年，因年老請求退職，被賜予四馬所拉的安車和黄銅，免職回到家裏。死後，被謚爲安侯。

自元帝爲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

從元帝當太子的時候起，史丹由於父親史高的緣故被任命爲中庶子，隨從左右十多年。元帝即位後，史丹任駙馬都尉侍中，皇帝出行常常在車右邊陪乘，很受寵幸。皇上因爲史丹是原來的臣下，亡父的外家親屬，親近信任他，命史丹護衛太子家。當時，傅昭儀的兒子定陶共王有才能，母子都被寵幸，而太子稍微有酒色方面的過失，母親王皇后不受寵愛。

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宫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

建昭年間，元帝患病，不能親理朝政，衹是貪戀音樂。有人將鼙鼓放置在大殿之下，皇帝自己到殿前欄杆上，扔下銅丸來擲中鼙鼓，聲音符合莊嚴的鼓樂節拍。後宫嬪妃和左右侍從熟習瞭解音樂的人没有誰能做到，而定陶王也能辦到，皇上屢次稱贊他的才能。史丹進諫説："凡是被稱爲有才能的人，應當聰敏而又喜好學習，温習舊業，增加新知，是皇太子做到的。如果以絲竹鼓鼙的才能來衡量人，那麼這是陳惠、李微比匡衡高明，可以扶助國家了。"於是皇上嘿嘿地笑了。在這之後，中山哀王死了，太子前往吊唁。哀王是皇上的小弟弟，和太子游學一起長大成

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

人。皇上從遠處看見太子，感觸地想起哀王，悲傷得不能自己控制自己。太子已經來到駕前，并不哀傷。皇上極不滿意地說："哪裏會有一個人不慈和仁愛却可以奉祀宗廟，作百姓父母的呢！"皇上把責備的話告訴史丹。史丹摘下帽子向皇上謝罪說："我看見陛下哀傷痛悼中山王，到了損傷身體的地步。先前太子應當進宫見駕時，我私下告誡囑咐他不要哭泣，使陛下感觸悲傷。過錯衹在我身上，應當處死。"皇上認爲他的話是對的，怒意纔化解了。史丹輔助朝政，都是這一類的事。

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摇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嘘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

竟寧元年，皇上的病勢日漸沉重，傅昭儀和定陶王常常服侍在身旁，而皇后、太子很少能够進宫見駕。皇上的病逐漸加重，心情恍惚不平和，屢次向尚書詢問景帝時立膠東王爲太子的先例。當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任衛尉、侍中，和皇后、太子都很擔憂，不知該采用什麽計策。史丹由於是親近臣子能够進宫侍候，探視疾病，等到皇上乘間獨自躺着休息時，史丹徑直闖入寢室，頭叩地拜伏在青緣蒲席上，哭泣着說："皇太子以嫡長子而被立，至今達十多年，受到百姓的尊重，天下人没有不從心裏歸附他，自托爲臣子的。看到定陶王一向很受喜愛寵幸，現在路上流播謡言，爲國家起了懷疑之心，認爲太子有不穩固的議論。如果確實是這樣，公卿大臣以下一定會以死抗争，不接受詔令。我願意先受賜而死來給衆位大臣看！"皇帝向來仁愛，不忍心看見史丹流淚悲泣，言辭又懇切到了極點，皇上心裏大爲感動，喟然出聲長嘆説："我一天天地疲憊衰弱，而太子、兩位王子幼小，心中戀戀不捨，又怎麽會不惦念呢？可是并没有這樣的主張。況且皇后細心慎重，已故的父王又喜愛太子，我怎麽會違背他的意旨！駙馬都尉從什麽地方聽來這些話？"史丹馬上退後，叩頭說："愚昧的臣下胡亂聽信謡言，按罪應當處死！"皇上於是接受了史丹的忠言，對史丹說："我的病情逐漸加重，恐怕不久於人世。你好好地輔佐引導太子，不要違背我的心意。"史丹唏嘘着站起來。太子因此終於成爲繼承人。

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爲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禄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忠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爲武陽侯，國東海郯之武彊聚，户千一百。"

元帝竟然一病不起，成帝剛剛登基，即提升史丹任長樂衛尉，升任右將軍，賜予關内侯的爵位和三百户食邑，加官給事中，後來調任左將軍、光禄大夫。鴻嘉元年，皇上於是發下詔書說："贊揚有德之人，獎賞有功之臣，是從古到今通用的道理。左將軍史丹從前用忠厚正直的品行來引導我，秉持道義淳樸專一，往日的德澤美盛。封史丹爲武陽侯，以東海郯縣的武彊聚爲封地，食邑爲一千一百户。"

丹爲人足知，愷弟愛人，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爲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内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爲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禄勳賜將軍黄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

史丹爲人足智多謀，平易待人，外貌看去像是倜儻不羈，然而内心却非常謹慎，所以尤其能够被皇上信任。史丹的兄長繼承父親的侯爵，推辭不接受名分。史丹得到父親的全部財産，自身又受納大封邑的賦税，又加上有往日的恩澤，屢次被褒揚獎賞，所受的賞賜累計達千金，僮僕用百來計數，内室的妻妾有幾十人，在家中奢侈過分，喜愛喝酒，極盡美味音樂女色的快樂。擔任將軍前後共十六年，永始年間病重請求告老退職，皇上賜予策書說："左將軍逐漸病重而不衰損，希望歸家治療疾病，我很哀憐，用官府職任的事務長久地留住將軍，致使身體没有痊愈。派光禄勳賜予將軍五十斤黄銅，四馬所拉的安車，交上將軍的印信。應當使精力心神專一，務必親近醫生藥物，來扶助身體，使它不衰竭。"

丹歸第數月薨，謚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并爲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乃絶，唯將陵侯曾無子，絶於身云。

史丹回到家裹幾個月後去世，被謚爲頃侯。有兒子女兒二十人，九個兒子都由於史丹受信任而一起當了侍中諸曹，親密接近皇帝，常在皇帝身旁。史氏總共有四個人封侯，官至卿大夫俸禄爲二千石的有十多人，都到了王莽時期纔斷絶，衹有將陵侯史曾没有子嗣，到他自己就斷絶了。

傅喜

傅喜字稚游，河内温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爲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而女爲皇后。又帝舅陽

傅喜字稚游，河内温縣人，是哀帝的祖母定陶傅太后的堂弟。年輕時喜歡學習和詢問，有志向與操守。哀帝被立爲太子，成帝挑選傅喜任太子庶子。哀帝剛剛登上帝位，就讓傅喜任衛尉，升爲右將軍。當時，王莽任大司馬，請求告老辭職，避居在皇帝的舅舅家。皇上已經聽憑王莽退職，衆人都把厚望寄托在傅喜身上。傅喜的堂弟孔鄉侯傅晏跟皇帝的親屬關係與傅喜一樣、

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爲大司馬，賜喜黄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禄大夫養病。

而且女兒是皇后。還有皇帝的舅舅陽安侯丁明，也是由於親密的外家親屬而受封。傅喜固守謙遜而聲稱有病。傅太后開始參預政治事務，傅喜屢次規勸她，因此傅太后不想讓傅喜輔佐朝政。皇上於是任用左將軍師丹替代王莽當大司馬，賜給傅喜一百斤黄銅，交上將軍的印信，以光禄大夫的名義休養病體。

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内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乃徙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

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都獻上奏書説："傅喜品質高潔，忠於國事，是輔佐朝政的大臣，現在由於有病在身，忽然謫貶歸家，必使百姓失望，都説傅氏賢人，因爲議論不符合定陶太后的緣故而退職，百官没有不替國家感到遺憾的。忠臣，是國家的屏障，魯國的治亂在於季友，楚國的强弱在於子玉，魏國僅以無忌即可退敵，項羽的存亡在於范增。所以楚國雖然擁有南方的疆土，披甲的將士有上百萬，相鄰的國家不認爲可怕，子玉當了將領，於是晋文公坐不安穩，等到子玉死去時，晋國的君臣相互慶賀。所以説百萬個普通人也比不上一位賢人，因此秦國花費千金來離間廉頗，漢王散發萬金來疏遠亞父。傅喜留在朝廷上，是陛下您的榮耀，也是傅氏興盛的標志。"皇上自己也很器重傅喜。第二年正月，就調師丹任大司空，而任命傅喜當大司馬，封爲高武侯。

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奸心，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内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

丁氏、傅氏驕横奢侈，都嫉妒傅喜的謙恭節儉。又加上傅太后想要求取皇太后的稱號，與成帝的母親同等尊貴，傅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一齊堅持正當的主張。傅太后勃然大怒，皇上不得不先罷免師丹來觸動傅喜，傅喜終歸没有順從。過了幾個月以後，就下令罷免傅喜説："你輔佐朝政供職三年，没有明顯地糾正過我没做到的地方，而朝中的大臣却成就了奸詐之心，過錯在你身上。交上大司馬的印信，歸於府第。"傅太后又自己詔令丞相御史説："高武侯傅喜没有功勞而受封，内心懷有不忠誠的想法，依附下級，欺騙主上，和原來的大司空師丹齊心背離叛變，放棄教令，毁壞族類，損害道德教化，罪行雖然是在赦免之前，但不適合以奉朝請的名義參加朝會，遣發他回到封地去。"後來又想要剥奪

傅喜的侯爵，皇上也不聽從。

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謚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

傅喜留在封地三年多，哀帝去世，平帝繼位，王莽當權，免去傅氏的官職爵位遣歸原來的郡縣，傅晏帶領妻子兒女遷居合浦。王莽稟告太后下令說："高武侯傅喜的姿質性情端正嚴謹，言論意見忠厚正直，雖然和原來的定陶太后有親屬關係，但始終沒有順應意旨服從邪惡，堅定不移地固守節操，因此被驅逐回到封地。古書上不是說了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讓傅喜回到長安，把原來的高安侯的府第賜給傅喜，居特進之位，以奉朝請的名義參加朝會。"傅喜雖然表面上被褒揚獎賞，但孤單無助，擔驚受怕，後來又遣發回到封地，到年老就死了。王莽賜予他貞侯的謚號。兒子繼承爵位，王莽敗亡後就斷絕了。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勢尤盛，曠貴最久。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卧内，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贊曰：自宣帝、元帝、成帝、哀帝以來外戚之家特別得勢的，有許氏、史氏、三位王氏、丁氏、傅氏這幾家，他們都是一家有數人封侯，有多位將軍，極盡富貴，衹看到他們地位顯赫，沒見到他們有傑出的人才。陽平王氏稍有才能，喜歡多事，喜愛名聲，他的權勢尤其興盛，才不勝任而身居高位的時間最長。然而到了王莽時期，也就覆滅了。王商有剛直堅定的節操而被罷免，由於擔憂而死去，并不是他的過錯。史丹父子相連續，史高由於莊重忠厚，職位列爲三公之一。史丹輔佐引導太子，掩蓋不好的地方，稱贊好的地方，領會貫通好的意圖，即使是老成的儒者、明達的士人也無法超越他。到他穿過房門，直入寢室時，用最大的誠心對待皇帝，冒犯皇帝的尊嚴，使皇帝感動醒悟，轉變了改立太子的打算，終於成就了太子，穩定了太后的地位，"沒有什麼言論會不受到相應的對待"，史丹最終獲得了忠厚堅貞的報答。傅喜固守節操，毫不傾側，也受到了最後凋零的獎賞。哀帝、平帝的交接時期，災禍或福氣是來得很快的啊！

漢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薛宣朱博傳

薛宣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説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幽州刺史舉茂材，爲宛句令。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

薛宣字贛君，是東海郯縣人。年輕時任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後來當大司農斗食屬官時被察舉爲廉吏，補任不其縣丞。琅邪太守趙貢巡視屬縣，見到薛宣，非常賞識他的才能。讓薛宣跟從他一一巡視屬下各縣，回到府署，讓妻子、兒子和薛宣見面，告請薛宣説："贛君官至丞相時，我的兩個兒子也還適合作丞相史。"察舉薛宣廉潔，薛宣升任樂浪都尉丞。幽州刺史推舉薛宣爲茂材，當了宛句令。大將軍王鳳聽説了薛宣的才能，舉薦他做了長安令，薛宣的治理果然很有名聲，由於明白熟悉法令條文而被詔令補任御史中丞。

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

當時，成帝剛剛登上帝位，薛宣任御史中丞，在朝廷上執行法令，在朝廷外統管部刺史，獻上奏疏説："陛下道德最爲高尚，仁慈厚道，憐愛百姓，身體有太陽開始偏西還没來得及吃飯的勞苦，却没有舒服安逸的享樂，誠實地堅持聖人的大道，施行刑罰非常公正，可是好的風氣還没有形成，陰陽没有調和，這是因爲臣子不稱職，而且聖明的教化還有不和諧的地方。我私下考慮，其中一個原因大概是官吏大多實行嚴酷的政令，刑賞與教化繁雜細碎，大部分罪過在部刺史身上，有的不遵守規定的職責，舉動各自按照自己的心意，經常干預郡縣的事務，甚至開啓行私請托的門路，聽信中傷諂媚之言，來搜求官吏百姓的過錯，責備喝斥隱微的過失，不根據能力來責求行爲的合宜。郡和縣相互催促，内部相互

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糇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

之間也很苛刻，這種風氣也傳布到了百姓中。所以鄉里之間缺少接待貴客的喜悦，九族之人忘記了他們親戚的情義，供奉飲食救助危急的忠厚品德更加衰退，送走離開的人，慰勞歸來的人的禮節不再施行。社會的道德規範不通行，那麽就會陰陽閉塞不通，和順的氣象不興盛，這未必不是因爲這個原因。《詩》説：'人們失去情誼，多是飲食小事上喪失了和氣。'俗語説：'政治苛暴人們就不親附，徭役煩苦就會有損於皇恩。'當刺史禀告政事的時候，應該明確地告誡他們，使他們清楚地知道本朝的要緊事務。我很愚昧不懂得治理國家的道理，希望聖明的主上考察我的意見。"皇上贊許并采納了他的意見。

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名。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上徙宣爲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

薛宣屢次談論對於施政有利的事，上奏推舉郡國俸禄爲二千石的部刺史，所貶抑屏退和所稱贊引薦的，清濁非常明瞭，因此在當時很有名氣。出任臨淮太守，刑賞與教化得到普遍施行。正好陳留郡有大盜破壞擾亂秩序，皇上調任薛宣爲陳留太守，强盜被平息，官吏百姓都敬重他的威望與信譽。入朝試職當左馮翊，滿一年後，由於稱職而正式任職。

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奸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温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

當初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都貪婪狡詐，毫不恭順，掌握郡裏長官的短處，先前俸禄爲二千石的官員屢次考查都無法追究。到薛宣任職時，他們到府署來拜見，薛宣安排酒飯和他們對坐而食，招待非常周到。隨即暗中訪求他們犯法所得的賄賂，完全獲得了他們接受和索取賄賂的情況。薛宣察覺楊湛有改正過錯、尊敬自己的表示，就自己親手在簡牒上書寫，逐條列舉他非法取得的賄賂，密封後送給楊湛説："百姓像簡牒上所寫的那樣逐條揭發您，有人商議認爲您有主守盜的嫌疑。馮翊恭敬尊重您，又考慮到十金之法很重，不忍心揭露您。所以秘密地用親筆書信來告訴您，想要您自己考慮進退，到以後可以再揚眉吐氣。如果没有這些事，再密封歸還這封信，讓我能够替您證實清白。"楊湛自己知道犯法所得的賄賂和信上所記録的相符合，而薛宣言辭温和，没有傷害自己的意圖。楊湛立時解下印信交付給屬吏，寫信感謝薛宣，始終没有怨恨不

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滿的話。而櫟陽令謝游自認爲是大儒生，有名望，輕視薛宣。薛宣單獨移送文書公開地責備他說："通告櫟陽令：官吏和百姓揭發櫟陽令治理政務煩瑣苛刻，謫罰從事勞役的在一千人以上；斂取錢財幾十萬，供給自己非法揮霍；買賣聽憑富裕的官吏，價格與數量無法知道。檢驗確鑿，想要派遣官員考查審問，又擔心辜負舉薦你的人，使儒士感到羞耻，所以派屬員平督責櫟陽令。孔子說：'審查自己的才力來擔任官職，不能勝任的就放棄。'櫟陽令詳細地考慮這件事，我正要調人去署理你的職務。"謝游收到檄文，也解除印信離開了。

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凑，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换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又頻陽縣北邊對着上郡、西河，是幾個郡的會合處，盜賊很多。它的縣令平陵人薛恭是本縣的孝子，按照功勞的等次逐漸升遷，不曾治理過百姓，職責内的事情没有辦理好。而粟邑縣很小而且偏僻，座落在山裏，百姓謹慎質樸容易管理。縣令鉅鹿人尹賞是長時間在郡裏管事的官吏，任樓煩長，被推舉爲茂材，升職調到了粟邑。薛宣就依照法令奏請讓尹賞與薛恭换任縣令。兩個人任職幾個月後，兩個縣都治理得很好。薛宣就移送文書慰勞勉勵他們說："從前孟公綽作趙魏的家臣很優秀，却不適合當滕國、薛國的大夫，所以有的人依靠德行而顯達，有的人憑藉功勞而被舉薦，'君子進身的道路，怎麼能够相同呢？'屬下各縣都有賢明的長官，馮翊垂衣拱手來享受成果。希望你們盡力從事自己的職務，成就功勛事業。"

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

薛宣得知郡中官吏和百姓的罪名，就召來該縣的長吏并告知他，讓他自己實行處罰。告訴他說："府裏不自己揭發檢舉的原因是不想替代縣裏來治理，奪走賢良的令長的名聲。"長吏没有一個不是又歡喜又害怕，摘下帽子拜謝薛宣將恩德歸給他們并接受訓誡。

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

薛宣做官賞罰分明，運用法律公平而且執行堅決，所任官之處都有條文教令值得記述，多是仁厚寬恕，愛護别人，爲百姓謀利。池陽令舉薦廉潔的官吏獄掾王立，府裏還没來得及召見，就聽説王立收取了囚犯家屬的錢財。薛宣詰問責備

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慚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决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

縣裏，縣裏查訊獄掾王立，原來是他的妻子私自收取了囚徒的一萬六千錢，收受了有兩個晚上，獄掾王立實際上并不知道。王立羞慚恐懼而自盡。薛宣聽説了這件事，移送文書給池陽縣説："池陽縣所舉薦的廉潔的官吏獄掾王立，家屬私下收受賄賂，而王立并不知道，却自殺來證明自己的清白。王立確實是廉潔的士人，讓人非常哀憐痛惜。現把府决曹掾寫在他的靈柩上，來顯揚他的英魂。府掾史平時和王立相交好的人，都要去給他送葬。"

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慚愧。官屬善之。

到了冬至官吏休假，賊曹掾張扶惟獨不願意休假，到官署辦理公事。薛宣出來開導他説："禮儀崇尚諧和，社會的道德規範注重通行。冬至這一天，官吏依照法律休假，從開始實行到現在已經很久了。官署雖然有公家的職責事務，但家裏也盼望私人的恩愛情意。曹掾應該依從衆人，回家陪伴妻子兒女，安排酒菜，宴請鄰里，一起歡笑取樂，這也是很合宜的呀！"張扶很羞愧。屬吏都認爲薛宣的話很對。

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静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静。遷爲少府，共張職辦。

薛宣爲人注重儀容威嚴端正，進退舉止文雅大方，很值得一觀。性情深密安静，有智謀，思考省察官吏的職責，尋求便利安逸的辦法。下至錢財筆硯，都設計方略，使之便於使用而且節省了花費。官吏和百姓都稱贊他，郡中安静太平。薛宣升任少府，負責供給設置皇上所需帳具，職務上的事情辦理得很好。

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内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説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兹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

過了一個多月，御史大夫于永死了，谷永上奏疏説："帝王的美德没有比識别人的賢愚善惡更重要的，識别了人的賢愚善惡，那麽百官就會勝任各自的職位，朝廷的官職就不會空缺，所以臯陶説：'識别人的賢愚善惡就是聰明，能够選用人才爲官。'御史大夫在内負責本朝的風俗教化，在外輔佐丞相全面地治理天下，責任重大，職位很高，不是平庸的人所能够勝任的。現在應當從百官中挑選人才，來填補這個空缺。選到合適的人，那麽天下人就會歡欣喜悦，百官就會心悦誠服；没有選到合適的人，那麽這一重要職責就會敗壞，帝王的功業就不會興盛。皇上您像虞帝般的英明，體現在這一次舉動上，怎麽能够不

善，威德并行，衆職修理，奸軌絶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内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罪。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説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虚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爲御史大夫。

極其審慎呢？我私下看到少府薛宣，才能美盛，品行純潔，通曉處理政務。先前任御史中丞，在天子輦轂下執行法令，公平正直，不趨炎赴勢，舉止得當，很合時宜；出任臨淮、陳留太守，兩個郡都以治理得好而受到稱贊；任左馮翊，推崇教化，修養善行，威嚴與恩德一起施行，各種職務美善而又有條理，犯法作亂的人都絶迹了，訴訟的人多年不到丞相府，大赦之後三輔的盜賊祇剩下了十分之一。功績成效突出，自從左内史開始設置以來不曾有過。孔子説：'如果對一個人有所贊譽，那一定要對這個人有所考驗。'薛宣政績的考核，明確地記載在丞相、御史兩府裏，我不敢過分稱贊他以犯下欺騙的罪過。我聽説賢人的才能没有比治理百姓更重要的，薛宣已經有了成效了。他的法制律令方面的才能擔任廷尉有餘力，經學禮樂方面的才能足够用來圖謀王道的根本，決斷有關國事的計議；一身同時具有幾方面的才能，有'減退膳食，服從公道'的節操，薛宣没有私結的黨羽進言勸説的幫助，我擔心陛下忽視了《羔羊》的詩意，捨棄公正誠實的臣子，任用有華麗虚浮的美名的人，因此我超越職守，陳述薛宣的品行才能，希望陛下留心考察。"皇上認爲他的話是對的，就任命薛宣爲御史大夫。

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户。宣除趙貢兩子爲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爲吏亦有能名。宣爲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

幾個月後，薛宣替代張禹任丞相，封爲高陽侯，食邑一千户。薛宣任命趙貢的兩個兒子爲丞相史。趙貢，是趙廣漢兄長的兒子，做官也有能幹的名聲。薛宣任丞相，府裏受理訴訟慣例是不足一萬錢的不予移送文書，後人都遵循采用薛侯的先例。然而屬吏指責他煩雜細碎没有要點，不能稱爲賢明。當時天子喜歡博學的儒士，薛宣的經學又很淺薄，皇上也輕視他。

久之，廣漢郡盜賊群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乃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降者數千人，乃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册免宣曰："君爲丞相，出入

過了很久，廣漢郡的盜賊成群地興起，丞相御史派遣掾史追逐搜捕不能平定。皇上就任命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用治軍的法令來處理事務。幾個月後，斬殺了他們的大帥鄭躬，降服幾千人，纔平定下來。適逢邛成太后駕崩，喪事很匆促，官吏收取賦税來急速辦理。過後皇上聽説了這件事，用它來責備丞相御史，就下詔罷免薛

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虚，百姓飢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并興，群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乃者廣漢群盜横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絶，幾不爲郡。三輔賦斂無度，酷吏并緣爲奸，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嫚，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

宣説："你身爲丞相，任職六年，但忠誠孝順的行爲，表率百官的舉動，我没有聽説過。我既是不聖明，災變怪異屢次出現，糧食連年没有收成，倉庫虚空，百姓鬧饑荒，流亡離散在道路上，由於疾病瘟疫而死的人要用萬來計數，甚至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强盗小偷一齊興起，衆多的職位空缺廢棄，這是我没有德行而且輔佐之臣不稱職的緣故。從前廣漢郡的衆多盗賊横暴恣肆，殘害官吏百姓，我爲這件事感到悲痛哀傷，屢次詢問你，你的回答總是不符合事實。西州阻隔斷絶，幾乎不成一個郡。三輔收取賦税没有限度，殘酷的官吏相互勾結幹壞事，侵犯騷擾百姓，命令你去案察檢驗，你却又没有想要獲得事情真實情况的意圖。九卿以下，都承奉你的意旨行事，一齊犯了欺騙的罪名，過錯是在你的身上。有司依法彈劾你任職鬆懈怠慢，開啓了欺騙之路，損害削弱了風俗教化，無法作天下的表率。我不忍心把你送到法官那裏，你交上丞相高陽侯的印信，免職回家。"

初，宣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

當初，薛宣任丞相，而翟方進任司直。薛宣知道方進是有名的儒者，有宰相的才幹，就和他結交十分深厚。後來方進竟然替代他當了丞相，感念薛宣往日的恩德，薛宣免職兩年後，方進舉薦説薛宣明白通曉法制條文，熟悉國家的各種制度，先前所犯的過錯微小，可以再次提拔任用。皇上徵召薛宣，又封爵高陽侯，外加特進的寵封，地位次於國師安昌侯，任給事中，兼管尚書的事務。薛宣再次受到敬重。參預政事幾年，後來由於與定陵侯淳于長友善而坐罪，免職回家。

初，宣有兩弟，明、修。明至南陽太守。修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修居官。宣爲丞相時，修爲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

當初，薛宣有兩個弟弟，薛明、薛修。薛明官至南陽太守。薛修歷任郡守、京兆尹、少府，擅長於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受到鄉里的稱贊。後母長期隨薛修在官任上。薛宣當丞相時，薛修任臨菑令，薛宣迎接後母，薛修不肯送走。後母生病去世，薛修辭去官職守喪。薛宣對薛修説，三年的守喪很少有能做到的，兄弟相互駁斥，意見不合，薛修於是守完喪期，因此兄弟不和睦。

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毁宣不供養行喪

過了很久，哀帝剛剛登上王位，博士申咸任給事中，也是東海人，誹謗説薛宣不供養母親，

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况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况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宫門外，斷鼻唇，身八創。

母親死後不穿喪服，骨肉之情淡薄，先前由於不忠不孝免官，不應該再次封爲列侯留在朝廷官署中。薛宣的兒子薛况任右曹侍郎，屢次聽到他的話，就賄賂門客楊明，想要讓他毀壞申咸面容，使他不能擔任官職。恰好司隸空缺，薛况擔心申咸會當司隸，就命楊明在宫門之外攔路砍擊申咸，砍斷了他的鼻子嘴唇，在身上也有八處創傷。

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毁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宫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絶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嘩，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争鬥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産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况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皆棄市。"廷尉直以爲"律曰'鬥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修，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况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争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争鬥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今以况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

事情交給有司處理，御史中丞衆等人奏道："薛况是朝中大臣，父親是原來的宰相，兩次封爲列侯，不相互告誡，秉承教化，而骨肉之間相互懷疑，疑心申咸聽了薛修的話來誹謗薛宣。申咸所説的都是薛宣做過的事，是大家所共同看到的，朝廷所應該聽到的。薛况知道申咸是給事中，擔心他當了司隸後上奏檢舉薛宣，就公然命令楊明等逼近宫殿，在大路人群裏攔路砍傷近臣，想要用來隔開阻塞朝廷的聽覺視覺，堵住斷絶議論的途徑。薛况凶暴狡詐没有什麽可以讓他害怕忌憚的，人民喧嘩，流播四方，這和普通百姓因爲怨恨憤怒而相争打架的不同。我們聽説尊敬近臣，就是親近主上。按照禮法，過君主的大門要下車，見君主所乘路車的馬要手撫車前横木，君主的牲畜尚且還要尊敬它們。按《春秋》的大義，本意不好而成功，不能逃避誅罰，冒犯皇上這種行爲的開端不可以助長。薛况是首惡分子，楊明親手傷人，後果與本意都很惡劣，都是大不敬。楊明應當從重定罪，和薛况都在鬧市處死，陳尸示衆。"廷尉直認爲："法律上説'打架用刀砍傷了人，判處完刑和城旦的刑罰，傷人者罪加一等，和策劃的人同等罪名。'皇帝的文告命令不要由於誹謗欺騙而形成罪名。古書上説：'不用道義對待人而被毆傷的人，和毆傷人的人罪行相等，因爲痛恨他不正直。'申咸和薛修非常友好，而屢次宣揚薛宣的罪過，流布傳播，很不合宜，不能説是正直。薛况因爲父親的緣故傷害申咸，計策已經定下來，後來聽説安排任司隸的人選，就依照先前的謀劃而催促楊明，不是因爲擔心申咸任司隸所以設下計謀。本是相争私下發生了變故，雖然是在掖門外大路上砍傷申咸，

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郡，卒於家。

與普通百姓相争打架没有什麽不同。殺人的被處死，傷人的被判刑，是古今通行的道理，三代也不能改變。孔子説：‘一定要辨正名分。’名分不正，就會造成刑罰不適中，刑罰不適中，百姓就不知該怎麽做。現在把薛況作爲首惡分子，楊明親手傷人是大不敬，就使公私没有差别。《春秋》的大義，是推究本意來定下罪名。追究根源，薛況由於父親被誹謗而發泄憤怒，没有其他的大罪過。却要加上詆毁欺騙之辭，集合小的過錯來促成大辟之罪，使人陷入死刑，違背聖明的詔令，恐怕不是法律的本意，不可以實行。聖明的君主不由於發怒而加重刑罰。楊明應當判處傷害人不直，薛況和謀劃的人都降低爵位，判處完刑和城旦的刑罰。”皇上拿這件事來詢問公卿大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認爲中丞的意見是對的，從將軍以下到博士議郎都認爲廷尉是正確的。薛況最後減去一等罪名，調到敦煌。薛宣坐罪，免職爲平民，回到原來的郡縣，在家裏去世。

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

薛宣的兒子薛惠也做到二千石官。當初薛惠任彭城令，薛宣從臨淮調到陳留，經過他的屬縣，看到橋梁郵亭没有整修。薛宣心裏知道薛惠缺乏才幹，就留在彭城幾天，巡視官舍，處理安置雜用的器皿，察看園中蔬菜，始終不拿官吏的職責來考問薛惠。薛惠自己知道治理彭城縣不合薛宣的心意，就派遣門下掾送薛宣到陳留，讓他進府求見，以自己的名義來詢問薛宣不用官吏的職責教誨告誡薛惠的意圖。薛宣笑着説：“做官的方法是把法令作爲老師，可以詢問而得知。至於有能力做到與没有能力做到，各有自己的資質才能，怎麽能够學呢？”衆人傳播宣揚，認爲薛宣的話是對的。

初，宣後封爲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爲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吕寬相善，及寬事

當初，薛宣第二次受封當高陽侯時，妻子死了，而敬武長公主守寡獨處，皇上命薛宣娶了公主。當薛宣免職回原來的郡縣時，公主留在了京城。後來薛宣去世，公主獻上奏書，希望迎回薛宣葬在延陵，奏書被批准了。薛況私自從敦煌回到長安，適逢大赦，就留下來和公主私通淫亂。哀帝的外家親屬丁氏、傅氏顯貴，公主阿附事奉他們，却疏遠了王氏。元始年間，王莽尊稱自己

覺時，莽并治况，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嫂何與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使者迫守主，遂飲藥死。况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争，乃止。

爲安漢公，公主又説話詆毁王莽。而薛况和吕寬相友善，等到吕寬的事情被發覺時，王莽一并懲處薛况，宣揚他的罪過，派使者以太皇太后的詔令賜給公主毒藥。公主大怒説："劉氏孤弱，王氏專擅朝政，排斥皇族，而且嫂嫂爲什麽會披露妹妹閨房中的事情，并處死妹妹呢?"使者逼迫看守住公主，公主終於喝下毒藥死了。薛况在集市上被斬首示衆。王莽禀告太后説公主暴病薨。太后想要參加她的喪禮，王莽堅決規勸，太后纔停止。

朱博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爲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

朱博字子元，是杜陵人。家境貧困，年輕時在縣裏供職當亭長，喜歡結交少年賓客，追捕搏擊，無所畏懼。逐漸升遷爲功曹，剛直仗義，喜愛交游，跟隨士大夫，不躲避風雨。當時，前將軍望之的兒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的兒子陳咸由於是公卿子弟才能顯著而爲人所知，朱博都和他們相友善。當時各個皇陵所在的縣都隸屬太常，朱博以太常掾被察舉廉潔，補爲安陵丞。後來辭去官職到了京兆，歷任曹史列掾，出京當了督郵書掾，所管轄的地方職務上的事情辦理得很好，郡裏的人都稱贊他。

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爲郡功曹。

而陳咸任御史中丞，因泄露宫禁之内的話而坐罪，被關進監獄。朱博辭去官職，偷偷地步行到廷尉府中，刺探陳咸的案子。陳咸被拷打訊問，傷勢很重，朱博僞稱是醫生進了監獄，得以見到陳咸，完全知道了他所犯的罪名。朱博出了監獄，又改變姓名，替陳咸受刑，被打了幾百下，終於免去陳咸的死罪。陳咸得以判處出獄，而朱博因爲這件事名聲顯揚，當了郡功曹。

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爲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二縣，以高弟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

過了很久，成帝登上帝位，大將軍王鳳把持朝政，上奏請求讓陳咸當長史。陳咸舉薦蕭育、朱博擔任幕府屬官，王鳳對朱博的才能感到很驚奇，就推舉朱博當了櫟陽令，後來又調到雲陽、平陵縣，由於政績最佳入京任長安令。京都清明安定，升任冀州刺史。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録見諸自言

朱博本來是武官，没有經歷過用法令條文辦事的文職，等到當了刺史巡視部屬時，官吏和百姓幾百人攔路自行投訴，官署都滿了，從事來禀

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决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爲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

告，請求暫時留在這個縣，登記會見各個自行投訴的人，事情辦完了再出發，想要以此來觀察試探朱博。朱博心裏明白，告訴外邊趕快準備車馬。從事禀告説車馬已經備好，朱博出來登車會見自行投訴的人，派遣從事明確地告諭官吏百姓："想要投訴縣裏丞尉的，刺史不監察黄綬的官員，各人自己到郡裏去。想要投訴二千石的墨綬長吏的，等使者巡視部屬回來，到刺史的官署去。百姓被官吏所冤枉，以及投訴强盜小偷訴訟之事的，要到各自所屬的部從事那裏。"朱博停車判决發落，四五百人都離去了，如同神明。官吏百姓大爲震驚，没有料到朱博應付事情變故竟然到了這種地步。後來朱博慢慢查問，果然是老從事教唆百姓集會。朱博殺了這個官吏，州郡都畏懼朱博的威嚴。朱博調任并州刺史、護漕都尉，升爲琅邪太守。

齊郡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説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説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

齊郡風俗是人們都性情遲緩，自高自大來涵養名聲，朱博剛剛任職，右曹掾史都移書稱病，卧床不起。朱博詢問原因，回答説："恐懼！按照先例，二千石的太守剛剛到任，總要派遣官員慰問，表達問候之意，我們纔敢起來正式任職。"朱博氣得鬍鬚直立，拍擊案桌説："看齊郡的小子們難道想要把這作爲習俗嗎！"朱博於是召見各個曹史書佐和縣大吏，挑選其中看起來可以任用的，發布教令讓他們填補空缺。驅逐罷免各個稱病的官吏，讓他們戴着白巾走出府署大門。郡中大爲震驚。不久，門下掾贛遂是年老受人尊重的大儒者，爲幾百人傳授學業，拜見起身行動遲緩。朱博出來訓示主簿説："贛遂老儒生，不熟悉官吏的禮節，主簿暫且教他跪拜起坐，直到熟習爲止。"又告諭功曹："屬吏大多穿着寬衣大褲，不符合規則制度，從今以後，掾史都讓衣服離地三寸。"朱博特别不喜歡諸生，所到之郡就廢棄議曹，説："哪裏能够再設置議曹呢！"文學儒吏不時有呈交文書言事而引經據典等等。朱博看到後對他們説："像太守是漢室官員，奉行三尺法律條令來處理事務罷了，和你所説的聖人大道没有關係。暫且拿着你的大道回去，堯舜出現時，再爲他們陳述。"他就是像這樣來挫折批

絶别人。朱博任職幾年，大大改變了齊郡的風俗，掾史的禮節就和楚、趙的官吏一樣了。

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爲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强慹服。姑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乃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閲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

朱博治理郡縣，經常讓屬縣各自任用當地豪傑作大吏，或文或武各從所宜。縣裏有了勢力强大的盜賊以及其他突如其來的變故，朱博就移送文書去責成他們辦理。其中竭盡才力有成效的，一定給以豐厚的獎賞；心懷欺詐不稱職的，懲罰立時施行，因此豪强懾服。姑幕縣有朋輩八個人在縣廷中報仇殺人，都没有被抓獲。長吏親自帶着文書上報太守府，賊曹掾史自我表白心迹，請求到姑幕去，事情被擱留，没有發出指示。功曹諸掾就都去自我表白，又没有發出。於是府丞到太守府，朱博纔接見丞掾説："我認爲縣裏自己有長吏，府裏從來没有參預過，丞掾認爲府裏應當參預這件事嗎？"門下的書佐進來，朱博不用起草，隨口擬出檄文説："府裏通告姑幕令丞：報告説盜賊興起没有捕獲，有縣裏的文書。檄文一到，令丞就任職位，游徼王卿没有盡力，完成法律規定的職責！"王卿收到檄文非常恐懼，親屬驚慌失色，王卿晝夜奔走，十幾天裏抓獲了五個人。朱博又移送文書説："王卿爲公家憂慮，很有成效！檄文一到，帶着記功簿到府裏來。所屬的掾史以下也可以任用，慢慢再捕獲其餘的幾個人。"他掌握控制下屬，都是這一類的事。

以高弟入守左馮翊，滿歲爲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爲盡力。

朱博由於政績突出而入京試職當了左馮翊，滿一年後正式任職。他管理左馮翊，禮文儀節、明智聰察很是比不上薛宣，却多用武力和狡詐，能够張設羅網，缺乏仁愛，不能給人便利，敢於懲處殺戮。然而也能放鬆施捨，不時有所寬免，屬下官吏因此爲他竭盡才力。

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耻，拔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

長陵大姓尚方禁，年輕時曾經盜取别人的妻子，被砍傷，傷口留在了他的臉頰上。府功曹收取了賄賂，禀告府裏任命尚方禁爲調守尉。朱博聽説之後，用别的公事召他來進見，看他的臉，果然有瘢痕。朱博讓左右避開，詢問尚方禁："這是什麼樣的創傷？"尚方禁自己知道實情已被朱博得知，以頭叩地，承認情狀。朱博笑着説："大丈夫本來時常有這情欲之事。馮翊想要洗雪你的耻辱，重新任用你，能够主動效力嗎？"尚

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奸，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奸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方禁又高興又害怕，回答説：“一定盡死力！”朱博於是告誡尚方禁：“不得泄露談話，有應辦的事，就記下來告訴我。”於是親近信任他，作爲自己的耳目。尚方禁早晚揭發部裏的盜賊以及其他潛伏的奸人，有功績。朱博提拔尚方禁接連地試職當縣令。過了很久，朱博召見功曹，關上閣門，用尚方禁等人的事情來數落責備他，給他紙筆，讓他自己記下，告訴他説：“累計接受索取一文錢以上，不得有所隱瞞。有半句假話，就會斷頭！”功曹恐懼，自己全部寫出贓款，或大或小不敢隱瞞。朱博知道他是按照實際情况來答對，就讓他回到座位上，接受誡飭自己改正罷了。扔下刀子讓他削去所記録的東西，放他出府就任職位。功曹後來常常恐懼發抖，不敢有所失誤。朱博於是使他進身顯達。

遷爲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爲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間，襲殺之，郡中清。

朱博升任大司農。一年多後，犯了小過錯，降職當了犍爲太守。此前南蠻若兒屢次成爲盜賊，朱博深厚結交他的兄弟，讓他們作内應，襲擊殺死若兒，郡中清静。

徙爲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爲光禄大夫，遷廷尉，職典决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决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爲博苟强，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并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

朱博調任山陽太守，因爲生病而免去官職。又被徵召當了光禄大夫，升任廷尉，職責是掌管解决疑難之事，主持平議天下的獄訟。朱博擔心被屬吏所欺騙，任職後，召見正監典法掾史，對他們説：“廷尉本來是從武官出身，不通曉法律，幸而有諸位賢吏，又有什麽可擔憂的！然而廷尉自從治理郡縣，判决獄訟以來將近二十年，單單是耳濡目染的時間也很長了，三尺法律條文，人事盡在其中。掾史試着和正監一起寫出過去判决獄訟時官吏討論難以明白的幾十個案件，拿來詢問廷尉，廷尉能够替你們再行臆斷。”正監認爲朱博衹是要逞强，料想他不一定能够做到，就一起逐條陳述出來。朱博把掾史都召來，一同坐着來問難，朱博爲他們判斷刑罰的輕重，十個裏説對了八九個。屬吏都佩服朱博的幹練，才能超過常人。朱博每次升調改换官職，所到之處總是像這樣來顯出變幻莫測，以明確地告訴下屬長官自己是不可以欺瞞的。

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

過了很久，朱博升任後將軍，和紅陽侯王立相友善。王立有罪回到封地去，有司舉奏王立的

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爲光祿大夫，遷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

黨羽和朋友，朱博坐罪免官。後來過了一年多，哀帝登上帝位，由於朱博是有名的大臣，就召見他，朱博從家裏被起用，又當了光祿大夫，升任京兆尹，幾個月後超擢爲大司空。

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爲然。時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而何武爲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栖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朱博爲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

當初，漢朝興起，承襲了秦代官制，設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到武帝時廢罷太尉，纔設置了大司馬，冠以將軍的稱號，没有印信屬吏。到成帝時，何武是九卿之一，建議說："古時候百姓質樸，政事簡約，國家的輔佐大臣一定要選用賢人聖人，然而還要效法天上的日月星三光，設置三公的官位，各有專職。現在末世的衰敗習俗是，政事煩雜，宰相的才能無法比得上古代，而丞相一個人兼任三公的職事，所以政治長久地衰敗而不能清明安定。應該設置三公的官位，確定卿大夫的責任，劃分職務，授與政事，來考察功績成效。"過後皇上詢問老師安昌侯張禹，張禹認爲何武的意見是對的。當時曲陽侯王根任大司馬驃騎將軍，而何武任御史大夫。於是皇上賜給曲陽侯王根大司馬的印信，設置屬吏，罷除驃騎將軍的官位，任命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爲列侯，俸祿都增加到和丞相一樣，來備足三公的官位。議論的人大多認爲古代和現在制度不同，漢朝從天子的尊號下到佐史都和古代不相同，而僅僅改動了三公，職務很難分辨明確，對政事治理没有益處。當時御史府官員的一百多處住所的井水都乾涸了；又御史府中有衆多的柏樹，常常有幾千隻野烏鴉栖息在上面，晨去暮來稱爲'朝夕烏'，烏鴉飛走幾個月没有回來，年長的人對此感到非常奇異。後來過了兩年多，朱博任大司空，上奏說："帝王的治國之道不一定要互相承襲，都根據當世的要務而各有變化。高皇帝以聖德接受天命，創建王業，設置御史大夫，地位次於丞相，掌管整飭法律制度，按照職責來參預政事，統轄百官，上下級相互監督，經歷二百年時間，天下安定平靜。現在改爲大司空，和丞相同等地位，没有得到神明的祐護。按照先例，挑選郡國守相政績突出的當中二千石的官員，挑選中二千石的官員任御史大夫，勝任職位的當丞相，地位等次很有順序，以此來尊崇皇

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哀帝從之，乃更拜博爲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爲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

上聖德、尊重國家宰相。現在中二千石的官員没有經歷御史大夫而任丞相，權力很輕，不是尊重國家政治的方法。我認爲大司空的官位可以廢棄，重新設置御史大夫，遵循原來的官制。我願意竭盡才力，任御史大夫來作百官的表率。”哀帝聽從了他的意見，就改任他爲御史大夫。適逢大司馬傅喜免官，哀帝就任命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設置屬吏，大司馬冠以將軍的稱號和原來一樣。後來過了四年，哀帝就改丞相爲大司徒，又設置了大司空、大司馬。

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内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弟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當初，何武任大司空，又和丞相翟方進一起上奏説：“古時候挑選諸侯中有德才的人作州伯，《書》上説：‘和十二個州伯商量。’這是用來擴展視聽範圍、明察隱微之處的方法。現在部刺史占據州伯的官位，主持一州的綱紀，挑選推舉大吏，所舉薦的官位高達九卿，所厭惡的馬上斥退，責任重而職權大。《春秋》的大義，是任用尊貴的人來管理卑賤的人，不用地位低的來統管地位高的。刺史地位在大夫之下，却統管二千石的官員，輕重不相稱，喪失了地位等級的次序。我們請求廢棄刺史，改設州牧，來應合古代的制度。”奏書被批准了。到朱博奏請恢復御史大夫的官位時，又上奏説：“漢家至德廣大，在天下萬里疆域裏設置郡縣。部刺史奉命主管一州的政務，監督考察郡國，官吏和百姓都安定平静。按照先例，在部任職九年的舉薦爲守相，其中有卓異的才能、功績顯著的就進升提拔，職位低而獎賞豐厚，官員都勉力立功樂於進取。先前丞相翟方進奏請廢棄刺史，改設州牧，俸禄爲真二千石，地位次於九卿。九卿空缺，用政績突出的州牧來補充，那麽中等才能的人就會苟且保住自己罷了，恐怕功績會衰敗，爲非作歹的人會制止不住。我請求廢棄州牧，像原來那樣設置刺史。”奏書被批准了。

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

朱博爲人廉正節儉，不喜愛美酒女色游玩宴樂。從卑微低賤到富有尊貴，吃飯没有多種菜肴，案桌上不超過三個碗盤。夜裏安寢，很早起床，妻子很少能見他一面。有一個女兒，没有兒子。然而他樂於交結士大夫，當郡守九卿時，賓

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

客滿門，想要做官的就推舉他，想要報仇的就解下佩劍給他帶上。朱博像這樣來趨辦世事，對待士人，因此憑自己的力量有所建樹，然而最終還是因此敗亡。

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傅喜爲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傅晏亦太后從弟，諂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爲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博代爲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爲庶人，以博代光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户。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户，而獨臣過制，誠慚懼，願還千户。"上許焉。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决，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况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氾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爲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决，事更三赦，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奸人之雄，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

當初，哀帝的祖母定陶太后想要求取尊號，太后的堂弟高武侯傅喜任大司馬，和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一起堅持正直的主張。孔鄉侯傅晏也是太后的堂弟，阿諛諂媚想要順從太后的意旨，適逢朱博剛剛被徵召任用爲京兆尹，就和他相勾結，圖謀使太后獲取尊號，來推廣孝道。因此師丹首先被免官，朱博替代他當了大司空，屢次在内廷朝見進獻密封的奏章，説："丞相孔光的志向在於保住自己，不能爲國擔憂；大司馬傅喜極其尊貴，是最親近的親戚，却奉承大臣，和大臣結成朋黨，對政事治理没有益處。"皇上於是罷免傅喜，放逐他回到封地去，把孔光免爲平民，讓朱博替代孔光任丞相，封爲陽鄉侯，食邑二千户。朱博獻上奏書推辭説："按照先例，封給丞相的食邑不超過一千户，而惟獨我超過規定，確實又慚愧又恐懼，希望退還一千户。"皇上允許了他的請求。傅太后怨恨傅喜不止，派孔鄉侯傅晏婉言勸説丞相，命他上奏免去傅喜的侯位。朱博接受了太后的命令，和御史大夫趙玄商量，趙玄説："事情先前已有判决，這樣做豈不是不太合適？"朱博説："已經答應了孔鄉侯，是太后的意旨。平民相求，尚且爲他去死，何况至尊的太后呢？我衹有一死罷了。"趙玄於是答應下來。朱博不願意單獨斥責舉奏傅喜，由於原來的大司空氾鄉侯何武先前也因過錯坐罪，免職回到封地，事情和傅喜相類似，就一起舉奏："傅喜、何武先前居官，都對政事治理没有益處，雖然已經斥退免官，但爵位和封地的賞賜也不是他們所應當得到的，請把他們都免爲平民。"皇上知道傅太后平素怨恨傅喜，懷疑朱博、趙玄接受了太后的旨意，就召趙玄到尚書那裏去審問實情。趙玄招供服罪，皇上命令左將軍彭宣與中朝官員一起審問。彭宣等彈劾奏道："朱博是宰相，趙玄是上卿，傅晏由於是外家親屬而受封，居特進之位，都是輔佐大臣，皇上所信任的人，不考

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蟜望等四十四人以爲"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爲"《春秋》之義，奸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晋，晋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今晏放命圮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爲亂階，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户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

慮竭盡忠誠，以公事爲重，致力於推廣恩德教化，作百官的表率，都知道傅喜、何武先前已經蒙皇上恩詔作出决斷，事情經過了三次赦免。朱博堅持旁門左道，損害皇上的恩德，來交結取信於顯貴的外戚，背叛君主，偏向大臣，傾覆擾亂了政事的治理，是奸臣的首領，附和臣下，欺騙皇上，作爲臣子不忠實，不守臣道。趙玄知道朱博所説的不合法制，歪曲道義附和聽從，是大不敬。傅晏和朱博商量免去傅喜的侯位，是失禮不敬。我們請求皇上命謁者召來朱博、趙玄、傅晏下到廷尉關押犯人的牢獄裏去。"皇上命令説："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的官員、諸位大夫、博士、議郎討論。"右將軍蟜望等四十四人認爲"如彭宣等所言，可以允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認爲"按《春秋》的大義，臣子用邪惡狡詐來事奉君主，國法難容。魯國大夫叔孫僑如想要專擅魯國的國政，就向晋國誣陷他的族兄季孫行父。晋國拘捕囚禁行父來擾亂魯國，《春秋》重視并記載了這件事。現在傅晏放棄教令毁滅宗族，干預擾亂朝廷政事，結交大臣來欺騙皇上，由他設下計謀，是禍亂的主要來源。應該和朱博、趙玄同一罪名，罪名都是大逆不道。"皇上減免趙玄死罪三等，削去傅晏四分之一的食邑，讓謁者持節召丞相到關押犯人的牢獄裏去。朱博自殺，封邑被收回。

初博以御史爲丞相，封陽鄉侯，玄以少府爲御史大夫，并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志》。

當初朱博由御史大夫升爲丞相，封爲陽鄉侯，趙玄由少府升任御史大夫，一起在前殿拜受官職，被引上殿堂接受策命時，有像敲鐘一樣宏亮的聲音。這件事記載在《五行志》裏。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爲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思道德，已亡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傅，稱順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

贊曰：薛宣、朱博都從佐史出身，歷任官位而升爲宰相。薛宣所在的地方治理得很好，是當世官吏的老師，到他任丞相時，由於以苛刻煩瑣來顯示精明而喪失了名望，才器確實有限啊。朱博努力進取，不考慮道德仁義，已經没有什麽值得稱道的，又看見孝成時代將重任托付給大臣，就藉助濫用權力。當世的君主已經改變，好惡與先前的君主不同，朱博又依附丁氏、傅氏，順從孔鄉侯。事情發覺後受到責難，於是陷入了欺君

哉！

罔上的罪名，口屈辭窮，實情顯露，仰頭喝下了毒藥。孔子說："子由做欺騙的事情很久了呀！"朱博也是這樣啊！

漢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翟方進傳

翟方進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

翟方進字子威，是汝南上蔡人。他家世代卑微貧賤，到方進的父親翟公，愛好學問，任郡文學。方進十二三歲的時候，死了父親無法繼續學習，在太守府供職爲小史，被人認爲遲鈍做不好事，屢次被掾史責駡侮辱。方進很悲傷，於是去到汝南蔡父處相面，向他詢問自己適合幹的事情。蔡父認爲他的形貌與衆不同，告訴他説："你有封侯的骨象，應當憑經術進用，努力研習衆儒生的學問吧。"方進已經厭倦了做小史，聽了蔡父的話，心裏很高興，因此稱病回到家裏，向他的後母告别，想要西去京師學習經書。他的母親可憐方進年幼，跟他一起來到長安，織鞋來供給他讀書，經博士教授他《春秋》。如此積累學習十餘年，通曉經術，徒衆一天天多起來，諸儒都稱贊他。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年後，舉爲明經，遷任議郎。

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説。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己，内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

這時候有個老成博學的讀書人清河的胡常，和方進研究相同的經術。胡常是前輩，名譽却不如方進，心裏嫉妒方進的才能，議論時并不稱重方進。方進知道後，等候胡常集合學生講授的時候，派遣門下的諸生到胡常那裏討教經義的疑難之處，據此記録胡常的學説。如此很久後，胡常知道方進尊敬謙讓自己，内心不安。以後，他在士大夫之間没有不稱述方進的，於是彼此親近爲友。

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

河平年間，方進轉爲博士。幾年後，遷任朔方刺史。做官時不煩瑣苛刻，所察有條輒舉，很

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爲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没入車馬。既至甘泉宫，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决。前我爲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爲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臣謹以劾。"慶坐免官。

有威名。多次向朝廷奏事，遷爲丞相司直。他跟隨成帝去甘泉，在馳道中行車，司隸校尉陳慶劾奏他，方進因此被没收了車馬。到了甘泉宫後，在殿内集會，陳慶和廷尉范延壽交談。當時陳慶正被奏章彈劾，陳慶便自己說："既往之事當以罪論處，現在尚書拿着劾奏我的奏章來，應該在這裏判决。以前我做尚書的時候，曾經有所奏之事，我忽然忘了，擱置了一個多月。"方進因此舉劾陳慶說："陳慶奉命偵視揭發大臣，因此做尚書，瞭解機密要事都是周密安排統一籌劃的，明主親自處理毫不懈怠。陳慶有罪却没有伏誅，没有恐懼之心，事先自己預設不判罪的例子。而且他泄露宣揚尚書的事情，説快慢没有什麽關係，虧損了聖德的明智聰察，奉行詔命不謹嚴，這些都是不恭敬的表現，我謹以此舉劾。"陳慶因此被免去了官職。

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與豭豬連繫都亭下。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奏可。司隸校尉涓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悖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奸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於乃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

適逢北地的浩商被義渠的縣長所逮捕，後來逃亡，縣長抓來他的母親，和公豬一起拴綁在都亭下。浩商兄弟大會賓客，自稱是司隸掾、長安縣尉，殺死了義渠縣長的妻子兒女六人後逃跑。丞相、御史請求派遣掾史和司隸校尉、部刺史合力追捕，察明罪大不可言狀之人，批奏可行。司隸校尉涓勳上奏說："根據《春秋》的經義，王人卑官排在諸侯的官位之上，是尊崇王命的意思。我有幸得以接受使命，以監督視察公卿以下的官員爲職責，現在丞相薛宣請求派遣掾史，讓宰相的屬官來監督視察天子的司隸，非常違背逆順的道理。薛宣本來没有師受經術，憑藉職事來樹立他的淫威。考察浩商所做的事，不過是一家人的禍害，但是薛宣却想要因此專權作威，有害於我們國家，做了最不該做的事。希望把此事交由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官員裁斷，以端正國家的法律制度。"評議者認爲丞相掾不適宜移送文書來督促司隸。正逢浩商被捕伏誅，他的家屬被遷徙去合浦。

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并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爲司隸，不

按舊例，司隸校尉職位在司直下面，剛拜官授職時，謁見丞相和御史，在朝會的時候，司隸校尉位在中二千石前，和司直一起迎接丞相、御史。當初，方進剛剛任職，而涓勳也新近拜爲司

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禄勛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須過，乃就車。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内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群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諂無常，色厲内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

隸，不肯謁見丞相和御史大夫，後來朝會相見時，禮節又很傲慢。方進暗暗伺察他，發現涓勳私自拜訪光禄勛辛慶忌，又一次外出在道路上遇見帝舅成都侯商，下車站在一旁，等候王商過後，纔上車。方進因此上奏涓勳的罪狀，據此説：“臣聽説國家的振興，在於尊重恭敬尊長，遵守爵位上下的禮節，這是王道的法紀制度。《春秋》的經義，尊敬上公稱爲宰，海内無不由其統領。丞相進見皇上，皇上在座位上要爲此站起來；皇上在路途中，丞相拜見，皇上要下車。衆臣應該都接受順從聖朝的教化，來告示天下。而涓勳爲吏二千石，有幸得以奉命出使，却不遵守禮儀，對宰相輕視怠慢，又輕視上卿，而且還歪曲禮節喪失風度，奸邪諂媚没有常心，外貌矜嚴内心怯弱。毁壞國家的體統，擾亂朝廷的秩序，不應該擔任官職。我請求下交丞相罷免涓勳。”

時太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群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内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以爲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絶其原。勳素行公直，奸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遂貶勳爲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誡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

當時太中大夫平當任給事中，上奏説“方進是國家的司直，不首先飭正自己來做衆人的表率，先前親自違犯法令在馳道中行車，司隸陳慶用心公平上舉劾奏，方進自己不感到自責後悔反而内挾私恨，伺察記録陳慶閑談時的言語，以詆毁欺騙定罪。後來丞相薛宣因爲一個殺死無辜一家六人的壞人，請求派遣掾史督促司隸校尉，司隸校尉涓勳自己上奏顯於朝廷，現在方進再次劾奏涓勳。評議者認爲方進不用道德來輔佐匡正丞相，一味偏袒幫助大臣，想要一定取勝樹立威嚴，應該遏止斷絶這個源頭。涓勳向來行事公道正直，是奸人所厭惡的，可以稍加寬容，讓他成就他的功名。”皇上因爲方進所舉劾的適合法令，不能因事先就猜疑别人心存欺詐而廢除了正法，於是把涓勳貶爲昌陵令。方進一年裏罷免了兩個司隸，朝廷上下因此都害怕他。丞相薛宣十分器重方進，時常告誡掾史説：“謹慎事奉司直，翟方進不久以後一定會在相位。”

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榷爲奸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奸贓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

這時候修建昌陵，經營建造皇陵城邑，皇帝的内外親戚和左右近臣的子弟賓客多有專權謀私利的，方進布置掾史查驗，揭發了私藏贓物數千萬。皇上認爲他能够勝任公卿之職，想試用他來

尹，搏擊豪强，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治理民衆，調任他做京兆尹，方進打擊豪强，京城的人都害怕他。當時胡常任青州刺史，聽説了此事，寫信給方進説："私下裏聽説你的政令非常嚴明，有京兆尹的才能，就恐怕有所不適。"方進心裏知道胡常的所指，以後稍稍放鬆了威嚴。

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群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并徵發爲奸，免爲庶人。方進亦坐爲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群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户。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内行修飾，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逾國家之制。爲相公潔，請托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

方進任京兆尹三年，永始二年升任御史大夫。幾個月後，適逢丞相薛宣因爲廣漢盜賊群起鬧事和太皇太后喪葬時鬧三輔官吏一起徵發徭役犯科作奸被免爲平民。方進也因爲任京兆尹時奉命辦喪事煩擾百姓，貶爲執金吾。二十幾天後，丞相官位空缺，群臣大多舉薦方進，皇上也器重方進的才能，於是提拔方進任丞相，封他做高陵侯，封地千户。方進已經富貴，而後母還在人世，他注重修養家居操行，供奉母親非常虔誠豐厚。等到後母去世，下葬三十六天後，他除去喪禮之服開始辦公，認爲自己擔任漢朝丞相，不敢逾越國家的制度。他擔任丞相公正廉潔，不以私事請托四方郡國。持法嚴酷苛刻，上奏牧守九卿，法條苛細深有詆毁，陰謀誣陷的人很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這些人，都是京師的世家，因才能年輕時就歷任牧守列卿，在當時很有名，然而方進因出衆卓異後來居上，十幾年裏升至宰相，根據法令來彈劾陳咸等人，都罷免辭退了他們。

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爲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爲刺史云。後方進爲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爲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弟郡守歷京兆、太僕爲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

先前，陳咸最早做官，從元帝初年任御史大夫時已經名顯朝廷了。成帝剛即位，他被提拔爲部刺史，又歷任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年間，京兆尹王章深責大臣，而舉薦琅邪太守馮野王適合代替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適合任御史大夫。這時候方進纔從博士任刺史。後來方進任京兆尹，陳咸從南陽太守進入朝廷任少府，和方進非常親密。此前逢信已從高第郡守歷任京兆尹、太僕爲衛尉了，做官的功績和資歷都在方進之上。等到御史大夫的官職空缺，陳咸、方進、逢信三人都是名卿，全在被選之列，而方進得到了這個官職。適逢丞相薛宣有事與方進相關聯，皇上派了二千石五人共同審問丞相、御史，陳咸責問方進，想因此得到他御史大夫的職

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爲中郎，與從事。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爲丞相，陳咸内懼不安，乃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説。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居亡何，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污，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奸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内自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耻。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

位，方進於是懷恨在心。先前大將軍王鳳上奏請求任命陳湯爲中郎，政事都要與陳湯商量後纔去做。王鳳去世後，他的堂弟車騎將軍王音代替王鳳輔政，也很看重陳湯。逢信、陳咸都和陳湯相友善，陳湯也屢次在王鳳、王音那裏稱贊逢信和陳咸。很久以後，王音去世，王鳳的弟弟成都侯商又任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王商向來憎恨陳湯，便稟報他的罪過，皇上讓有司查詢證實，便罷免了陳湯，流放敦煌。當時方進新任丞相，陳咸内心恐懼不安，於是命令小冠杜子夏去探測一下方進的意圖，暗暗替自己辯解。子夏拜訪了方進後，探明了方進的意圖，不敢替陳咸説話。没過多久，方進上奏陳咸與逢信"邪僻貪污，營私多欲。他們都知道陳湯奸邪諂媚反覆無常，巧言善辯不合法度，却還和他親密交往贈送財物，來求得舉薦。他們後來做了少府，屢次贈送財物給陳湯。逢信、陳咸有幸能够身列九卿，不想着盡忠正身，自己内心也知道行爲不正没有功效，却諂媚邪臣，想以此獲得親幸，苟且求得喪失廉耻。孔子説：'這種人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王嗎！'説的就是陳咸、逢信啊。錯誤邪惡顯露無遺，不適合再擔任官職，臣請求罷免他們來昭示天下。"皇上同意。

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爲光禄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托紅陽侯立徼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不顧耻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内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兩年多後，皇上下詔舉薦方正直言的人才，紅陽侯立舉薦陳咸應對策問，皇上授職陳咸爲光禄大夫給事中。方進再次上奏："陳咸以前身爲九卿，因爲行爲貪邪不正被免。他自己知道罪惡顯露明白，依托紅陽侯立僥幸獲職，有司没有敢上奏舉報的。陳咸貪蔽污濁苟且容生於世，不顧耻辱，不應當承受方正的舉薦，徒占内朝的臣位。"并且劾奏紅陽侯立選拔舉薦人才故意不依照實情。皇上下詔罷免了陳咸，但下令不要彈劾立。

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既托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更有它計。"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

幾年後，皇太后姐姐的兒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皇上因爲皇太后的緣故，免去了淳于長的官位但没有治罪。有司上奏請求遣送淳于長去他的郡國，淳于長用金錢賄賂立，立呈上密封奏章替淳于長請求留下説："陛下已經因爲皇太后的原因下達了詔書，實在不能另有其他的計

進劾立"懷奸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托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禄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内有不仁之性，而外有俊材，過絶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内懷奸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奸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没身而争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强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并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奸雄之黨，絶群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錮，復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

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飭法律，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爲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

策呀。"後來淳于長因秘事被揭發，於是被捕入獄。方進劾奏立"内懷奸邪，擾亂朝政，想要顛覆妨害要挾皇上，狡猾不講道義，請求皇上判他下獄。"皇上説："紅陽侯是我的舅舅，我不忍心運用法律制裁，就遣送他去郡國。"於是方進又上奏立的朋黨説："立向來行爲多有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行去勾結他，攀附依托成爲死黨，他們希望立能參與政事，想要以此獲得私利。現在立被斥逐去郡國，他所結交中那些關係特别密切的人，不適合身任大臣，郡守。考察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以前的光禄大夫陳咸和立交往親密，相互成爲心腹，有違背公義結成死黨的信約，想要相互攀援，死而後已；他們都内懷不仁的品性，而外有卓越的才智，超越了衆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猶豫，平日都崇尚殘忍狠毒嚴酷暴虐，憑殘忍狠毒來樹立威風，而没有一點仁愛利人之心。天下都知道，愚人都尚感疑惑。孔子説：'用人不仁禮怎麽辦啊！用人不仁樂怎麽辦啊！'這是説没有仁義的人，國家没有用得着的地方，没有仁義却很有才能，是國家的禍患啊。這三人都内懷奸邪狡猾，是國家所擔憂的，却彼此深深勾結，取信於貴戚奸臣，這是國家的大憂，是大臣們所應該捨身而諫諍的，從前季孫行父曾説過：'看見對君有好處的人便熱愛他，就好像孝子奉養父母，看見有不利的人便討伐他，就好像鷹鸇驅逐鳥雀。'鷹鸇的翅膀即使受傷了，也不逃避。貴戚的死黨衆人誠然難以衝犯，如果衝犯了他們，衆敵都會怨恨，善惡就相互覆蔽。我有幸能够身任宰相，不敢不盡我死力。請求皇上罷免朱博、孫閎、陳咸回到他們以前的郡國，來消滅奸惡的群黨，斷絶群邪的希望。"皇上准奏。陳咸已被罷官禁止再任職，又被遣回故郡，因爲憂憤生病而死。

方進富於知識才能，兼通法令吏事，以儒雅文飾法律，稱爲通明相，皇上非常器重他，方進上奏事情皇上没有不適合他心意下令的，在内又探求皇上的隱微的旨意來鞏固他的職位。先前，定陵侯淳于長雖然是外戚，然而因擅長謀略列爲九卿，剛任職時，方進獨獨與淳于長交往，稱

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爲隱諱。方進內慚，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方進乃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

贊舉薦他。等到淳于長因爲大逆罪被誅，所有和淳于長親善的人都因他被免職，皇上因爲方進是大臣，又向來看重他，替他隱瞞避諱。方進內心慚愧，上奏請罪要求退職歸家。皇上答覆説："定陵侯淳于長已伏罪，你雖然和他相交往，經傳上不是這樣説嗎，早晨知道錯誤晚上就改正，君子贊許他，你還有什麽疑慮呢？請你專心一意不要懈怠，看醫用藥來保重身體。"方進纔起來辦事，逐條陳奏淳于長所親善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被免職的有二十餘人，方進被皇上信任如此。

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曆，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曆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厚李尋，以爲議曹。爲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爲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歷庫，土逆度，輔湛没，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

方進雖然學習過《穀梁傳》，然而愛好《左氏傳》、天文星曆，他的《左氏傳》則傳授給國師劉歆，星曆則傳授給長安令田終術。方進看重李尋，任命他任議曹。方進做宰相有九年，綏和二年春火星進入心宿天區，李尋上奏記説："對付變化的權術，您都自己清楚。過去多次稟告，營室宿、東井宿、火星顯示徵兆，變化動静露出端倪，山川水泉，違反常理顯示災患，人民流傳謠言却有了應驗。這三件事已得應驗，可説讓人寒心。今攝提星揚起芒角，枉矢星正中弧心，天狼星張起芒角，天弓星發出光芒，金星越過庫，土星逆行，輔星沉没不見，火星守舍三十日，死亡的日子，近在朝夕。您上無懷憂救助天下的功德，下無推辭謙讓避讓賢人的實效，想要身處高位，做無功德的臣子來保全自身，難啊！大責罰一天天加深，怎麽能衹保證僅有被斥逐的結果？你全府有三百餘人，希望您選擇那些合適的人，共同盡心竭力保全節操轉凶爲吉。"

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册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於今十年，災害并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失國守備，盗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奸朋黨，相爲隱

方進很擔憂這件事，不知該怎麽辦。適逢郎賁麗擅長觀測星相，説大臣應該承擔此責任。皇上於是召見方進。方進回來後，没來得及自殺，皇上便賜文書説："皇帝問丞相：您有孔子的心志，孟賁的勇力，我好心和您同心一意，希望有所成就。衹是你登位十年，災害一起降臨，人民遭受飢餓，加上疾病瘟疫淹死，關門的鎖閂自行丢失，失去了國家的守衛，盗賊衆多。官吏民衆殘忍凶暴，毆打殺害良民，審理和判決案件一年年比以前多。上書言事，在道路上就互相交談，

蔽，皆亡忠慮，群下凶凶，更相嫉妒，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税城郭堧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爲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帥道群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絶奸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强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

内懷奸惡結爲朋黨，相互隱瞞藏匿，都喪失了忠誠的心志，衆下臣騷動不安，互相嫉妒，這些過錯的責任在哪裏？觀察你的治國，没有想要幫助我使人民富裕安定的善念。最近郡國的糧食雖然大多豐收，百姓不够吃的還有許多，去城郭守衛的人，没有能够全部返回，我早晚未曾忘記此事。我希望以前的財用，能和現在一樣，百姓的用度各有定數。你不均衡多少，都聽從下屬的進言，用度不够，便上奏請求權宜增加賦税，徵收城邑及旁地園田的税，以錢代役，按馬牛羊的頭數徵税，增加鹽鐵的賦税，變化更改没有常理。我既然不清楚，根據上奏同意實行。後來評議的人認爲不方便，詔令傳達給你，你説賣酒糟，後來請求停止。没到一個月，你又上奏書要賣酒糟。我實在奇怪你，爲什麽總抱着隨俗的計策，而没有忠誠堅固的心意，將要憑什麽來輔佐我指揮衆下臣呢？而你想要久占顯赫尊貴的地位，難道不困難嗎！經傳上説：'居高而没有凶險，是能長久保有尊貴的途徑啊。'我想要撤去你的官職，還不忍心。你要仔細考慮周密的計策，杜絶奸惡的本源，憂國如憂家，致力於安定百姓來輔佐我。我既然已經悔改，你也要自己反思，努力進食盡心盡職。我派尚書令賞賜你十石好酒，一隻牛，你仔細考慮吧。"

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册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天子親臨吊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謚曰恭侯。長子宣嗣。

方進當天就自盡了。皇上隱瞞了賜信之事，派遣九卿把丞相高陵侯的印綬贈給方進，又賞賜車輛棺材，在少府内張設供具，屋柱門檻都包上白布。皇上多次親自前往吊唁，禮賜和其他宰相的舊例不同。皇上賜方進謚號爲恭侯，方進的長子翟宣繼承了他的職位。

翟宣　翟義

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爲關都尉、南郡太守。

翟宣字太伯，也精通經術行爲篤厚，是個君子。方進還在世時，任關都尉、南郡太守。

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爲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爲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

方進的小兒子名義。翟義字文仲，年輕時因爲父親的關係任郎，慢慢地升爲諸曹，二十歲時遷任南陽都尉。宛縣令劉立和曲陽侯聯姻，又向來在州郡裏很有名，輕視翟義年輕。翟義代理太守，巡視屬縣到宛，丞相史在傳舍休息住宿。劉

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須臾義至，内謁徑入，立乃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他事召立至，以主守盗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恢亦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載環宛市乃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

立拿着酒肴拜見丞相史，對飲到一半，適逢翟義去傳舍，外吏禀報都尉將來，劉立談吐如故。一會兒翟義到了，通報名姓徑自走入，劉立纔避開。翟義回來後，大怒，假裝因爲别事召見劉立，因擔任守令却盗竊十斤黄金，殺害無辜的人，派遣掾史夏恢等人捆綁了劉立，轉送到鄧的監獄裏。夏恢也因爲宛是大縣，擔心被篡奪人犯，上報翟義可以藉此隨後巡視屬縣時親自轉送劉立去鄧。翟義説："想讓我親自押送，那麽還不如不收治他呢！"便用囚車載着劉立繞宛市示衆後纔送走他，吏民不敢有所舉動，翟義因此威震南陽。

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爲吏也，其意以爲入獄當輒死矣。"

劉立的家人派輕裝快騎從武關進入告知曲陽侯，曲陽侯上奏成帝，成帝因此詢問丞相。方進派遣官吏命令翟義釋放宛的縣令劉立。劉立出獄後，官吏回來上報情况。方進説："小兒不知怎麽做官啊，他的心思認爲衹要入獄一定就判死罪了。"

後義坐法免，起家而爲弘農太守，遷河内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爲東郡太守。

後來翟義因爲犯法被免職，從家中被起用任弘農太守，遷任河内太守，青州牧。所任官之處很有名望，有他父親的風範，升任東郡太守。

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托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强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捍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

幾年後，平帝去世，王莽暫居皇帝之位，翟義心裏厭惡他，於是對姐姐的兒子上蔡陳豐説："新都侯暫居天子之位，號令天下，故意選擇皇室裏年幼的來做孺子，假藉周公輔佐成王的名義，暫且來試探天下的人心，他一定會替代漢家，他的心思漸漸可以看清。現在皇室衰弱，對外没有强大的藩國，天下都低頭順從，没有能够捍衛國家拯救國難的。我有幸能够身爲宰相的兒子，親自守衛大郡，父子都身受漢的深恩，在道義上應該爲國家討伐敵人，來安定國家。我想要帶領軍隊西行去誅滅不應當攝位的，選皇室的子孫輔佐他登位。假如命運不好没有成功，爲國而死身埋名立，還可以在先帝面前不感到慚愧。我現在想要起兵，你願意跟隨我嗎？"陳豐年方十八，勇氣雄盛，答應了翟義。

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

翟義於是和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劉信的弟弟武平侯劉璜結盟謀劃。等到東郡王孫慶因爲向來很有勇氣謀略，知曉兵法，被徵召

在京師，義乃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於是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爲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爲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傅蘇隆爲丞相，中尉皋丹爲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

在京城，翟義於是假制文書以重罪的名義傳令逮捕王孫慶。因此在九月考試那天殺了觀的縣令，而統率了縣令的騎兵步兵，招募郡縣中勇敢的人，安排將領。嚴鄉侯劉信，是東平王雲的兒子。劉雲被殺死，劉信的哥哥開明繼承爲王，開明去世，没有兒子，而劉信的兒子劉匡再立爲王，因此翟義帶領軍隊兼并了東平，立劉信爲天子。翟義自號爲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任用東平王的老師蘇隆爲丞相，中尉皋丹爲御史大夫，傳送文書到各個郡國，説王莽用鴆酒殺害了孝平皇帝，假托采用了皇帝的稱號，現在劉信已登皇位，命令各郡國共同實行上天對王莽的懲罰。郡國都爲之震動，等翟義的軍隊到了山陽，人數多達十萬餘人。

莽聞之，大懼，乃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奮武將軍，光禄勛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爲强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况爲震威將軍，宗伯忠孝侯劉宏爲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爲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爲奮威將軍，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爲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逯並爲橫野將軍屯武關，羲和紅休侯劉歆爲揚武將軍屯宛，太保後丞丞陽侯甄邯爲大將軍屯霸上，常鄉侯王惲爲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爲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爲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

王莽聽説了此事，非常驚慌，就封他的死黨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奮武將軍，光禄勛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爲强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况爲震威將軍，宗伯忠孝侯劉宏爲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爲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爲奮威將軍，總共七人，自己選擇任命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帶領關東的兵士，調動應急出戰的軍隊去迎擊翟義。王莽又任命太僕武讓爲積弩將軍駐守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逯並任橫野將軍駐守武關，羲和紅休侯劉歆任揚武將軍駐守宛，太保後丞丞陽侯甄邯任大將軍駐守霸上，常鄉侯王惲任車騎將軍駐守平樂館，騎都尉王晏任建威將軍駐守城北，城門校尉趙恢任城門將軍，都帶兵自行防衛。

莽日抱孺子會群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禄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之斗筲！"群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

王莽每天抱着孺子會見衆臣并聲稱説："從前成王年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持禄父反叛，今天翟義也挾持劉信來作亂。自古以來聖人尚且擔心此事，何况我王莽才識短淺呢！"衆臣都説："不遭遇這場變化，不能够顯示您的聖德啊。"王莽因此仿照《周書》寫了《大誥》，説：

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

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説：用大道告知於諸侯王、三公、列侯和汝卿大夫、元士御事。

卿大夫、元士御事。不吊，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予未遭其明悊能道民於安，况其能往知天命！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乃紹天明意，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

上天不憐憫，下降喪禍於趙、傅、丁、董。我深思年幼的孺子，應當繼承漢家還没有結束的曆法服色，我没有碰上那些明智的人來輔佐自己引導百姓過上安樂的生活，更何况能够去知曉天命呢！唉！我想到孺子，如果穿涉深潭，我希望去求得幫助他渡過的途徑，奔走盡力來靠近接受高皇帝所授予的職責，我哪敢把自己和周公相比呢！上天降下顯赫威靈，來安寧漢室，讓我來攝理朝政。太皇太后因爲赤石的祥兆，於是接受了上天的神旨，下詔讓我就任登位，如同周公的舊例。

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呰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粵其聞日，宗室之俊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静，亦惟在帝宫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帝不違卜，故予爲冲人長思厥難曰：“烏呼！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爲孺子，不身自恤。

叛敵原東郡太守翟義擅自興師動衆，説“在京城有大難，京城人也不安定。”於是煽動嚴鄉侯信，大膽冒犯祖宗擾亂祖先定下的秩序。上天降威贈我寶龜，本已知道我們國家有此災病，使人民不安寧，是上天一再保祐我漢國啊。翟義謀反的事傳聞朝廷之日，劉氏宗室的俊傑有四百人，人民中賢德的有九萬人，我便同這些人共謀國事，終於會成就功業。國家將有兵事，上天顯示好的徵兆，我又占卜也是吉兆，所以我派出大將告訴郡太守、諸侯相、令、長説：“我得到了吉卦，我希望和你們一起討伐東郡嚴鄉的散亡的臣子。”你們這些郡國的君主也許會反對説：“禍害已經很大，人民也不得安静，劉信也是帝宫諸侯的親族，是孺子的叔父，應當禮敬，不可征討。”做皇帝的不違背關於天命的占卜，所以我替幼童深深思考他的苦難説：“唉！翟義、劉信所造成的危害，實在是都驚動了無妻子無丈夫的人了，可憐啊！”我接受了上天留給我的漢家的役事，讓我親自去解除苦難，所以我討伐翟義來替孺子除亂，不是擔憂我自身啊。

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爲孝平皇帝子，年在襁褓，宜且爲子，知爲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

我贊同那個國君泉陵侯的上書説：“成王年幼嬌弱，周公處於天子的位置來治理天下，六年裏，在明堂朝見諸侯，制定禮樂，頒布度量衡，天下大服。太皇太后順從上天的心意，同意了暫居皇位這個做法。皇太子是孝平皇帝的兒子，年幼尚在襁褓之中，既是人子，應當知道爲人之子的道理，使皇太后能够施加慈母的恩惠。養大成人，行加冠禮，然後還給他明君的位置。”

熙！爲我孺子之故，予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剥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阸，隊極厥命。烏呼！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於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

唉！爲了我孺子的原因，我想到趙、傅、丁、董的亂政，斷絕了漢室的子孫，搞亂了嫡庶的分别，危害擾亂了漢朝，已有了許多災難，幾乎斷送了漢朝天命的政權。唉！怎麽能够不齊心協力防止此類事再發生呢！我不敢違背上帝的天命。上天以帝室平安爲美，重興我漢國，所以我能够占卜爲吉心安地接受這個任務。現在上天幫助他的人民，更何况用占卜也是吉利的呢？

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陰精女主聖明之祥，配元生成，以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神靈之徵，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夫豈不愛？亦惟帝室。是以廣立王侯，并建曾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内；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序乖繆，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畤廟祧，咸秩亡文；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白虎威勝之瑞，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壄。古讖著言，肆今享實。此乃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烏呼！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

太皇太后起初有元城沙鹿那樣的佑助，陰精女主聖明的吉祥，和元帝生下成帝，而産生天下的祥兆，於是獲得西王母的感應，神靈的證明，來保佑我皇室，安定我嫡長子，繁衍我後代，繼續我漢朝的功績。那些有害於國家的正統，不尊重嫡嗣的人，應速加治罪，不避親戚。我難道不愛這些人嗎？衹是爲了皇室的緣故啊。我因此廣泛地分封諸侯，一起封立曾孫玄孫，保衛我京城，安撫國家；又廣泛地徵召儒生，在朝廷内講學，編訂修正錯誤不當的學説，制定禮樂，統一度量衡，統一風俗；擺正天地的位置，顯示祭祀的禮儀，穩定五畤的祭廟，那些廢棄的没有文籍記載的宗廟也都祭奠了；修建靈臺，建立明堂，設立開張太學，尊崇中宗、高宗的名號。以前我高宗崇尚美德建立武政，戰勝并安撫了西域，因而授受了白虎威猛勇勝的吉兆，和太后是按天地乾坤夫妻之義相結合。太皇太后執政後，有龜龍麟鳳的吉祥，五德的吉兆，相互承襲完備不缺。《河圖》來自遥遠的昆侖，《雒書》出自重壄。古時候預言家已寫下了預言，所以今天得到了證實。這是皇天上帝要安定我皇室，使我成就大業的原因啊。唉！上天展示威嚴幫助漢朝的困難開始更大了。你們應當思考老朋友泉陵侯的話，你們如果不能仔細地反省往事，你們又怎能知道太皇太后是如此辛苦呢？

天毖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予聞孝子善

上天操心我漢國成功的方法，我便不敢不盡力完成祖宗的功業和安定皇室所謀劃的事務。我陳明道理告訴諸侯王公列卿大夫元士御事：上天幫助那些有至誠言辭的人，上天把人民托付給我，我哪敢不盡力完成祖宗安撫人民的功德？上天也安撫我的人民，如果他們遭受疾苦，我哪敢

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若祖宗乃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烏呼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粤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囏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於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畝？天亦惟休於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于從？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

不順從祖宗的意思讓他們休息從而幫助他們？我聽説孝子善於體察父親的心思，忠臣善於成人之美。我想如果父親要造房，那麼兒子應該在室外搗土架木；父親要耕地，兒子應該去播種收穫。我哪敢不親自接受祖宗的大任安定百姓呢？就如祖宗效法湯武征伐逆子一樣，以公義爲重，不循私枉法。要盡力啊！諸侯王公列卿大夫元士御事，應該盡力輔助國家光大漢室，也希望你們這些宗室的人才，人民的表率，遵道知天命。上天幫助那些忠誠的人，你們不能改變上天的定命！何況現在上天要下降安定給漢國，衹有大惡人翟義、劉信大逆不道，想要互相誅伐他們的家族，難道他們也知道天命是不能更改的嗎？我長思道：上天要讓翟義、劉信喪命就像田夫鏟除雜草，我哪敢不完成我種田的任務？上天也贊美祖宗，我怎麼能不完成占卜，又怎麼能不遵從占卜的旨意？我要遵循祖宗的功業，致力於安民定國，更何況現在占卜也是吉兆呢！所以我要帶領你們東征，不敢有所錯失，卜兆陳列便是這樣。

乃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

於是王莽派遣大夫桓譚等人頒布發行告示闡明了要復皇位給孺子的心志。桓譚回來後，王莽封他做明告里附城。

諸將東至陳留菑，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曰：“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絶，絶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幼嗣孺沖，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托，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皇太后惟經藝分析，王道離散，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爲天下利。王道粲然，基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乃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今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衆，欲以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

衆將領向東來到陳留菑，和翟義交戰，打敗了翟義，砍下了劉璜的腦袋。王莽非常高興，又下詔説：“太皇太后遇到家庭不幸，成帝、哀帝、平帝都没有兒子，現在使得絶嗣又接續上了，恩情没有比這更深的了，信義没有比這更堅定的了。孝平皇帝命短早死，他的小兒子年齡太小，下詔讓我暫居皇位。我接受了英明的詔令，擔負起國家的責任，掌管了教育嫡子的重任，接受了撫養他的委托，承擔了天下人對我的厚望，恐懼謹慎，不敢享受安逸。我想到太皇太后思慮經書失散，王道没落，漢家著述的功業還没有完成，所以我廣泛地徵召儒士，大興典章制度，充實物品以備使用，製造精美的器物，來爲天下人提供便利。王道澄明，基業也已建立，千年來所廢棄的，百代中所丢失的，到了今天總算都完成了，道德和唐虞所差無幾，功業也可以和殷周相提并論。現在翟義、劉信等人謀反犯上大逆不

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巨鼠，後雲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兄宣静言令色，外巧内嫉，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執捕械繫，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反逆大惡，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叠，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討海内之仇，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馬法》不云乎？'賞不逾時。'欲民速睹爲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户邑之數别下。遣使者持黄金印、赤韍縌、朱輪車，即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

道，散布流言迷惑群衆，想因此篡奪皇位，殺害我孺子，他們的罪行比管蔡還大，他們的凶狠比禽獸還厲害。劉信的父親原東平王雲，爲人不孝順不恭謹，親自毒害了他的父親思王，被稱爲大老鼠，後來劉雲最終因爲犯大逆罪而被殺死。翟義的父親原丞相方進，爲人陰險諂媚狠毒，他的兄長宣善於用動聽之言諂媚之態取悦於人，外表慈善内心嫉恨，殺了鄉邑汝南的十餘人。這作惡多端的兩家人，迷亂天下人的心意彼此相投，這是時命應當滅絶，上天所要消除的啊。翟義剛發兵時，上書説宇、信等人和東平王相輔一起謀反，將其拘捕并加上脚鐐手銬，想以此來威懾群衆，自己先相互加上謀反不道的惡名，轉而互相逮捕戴上械具，這正是他們要被打敗滅絶的明證。現已逮捕并處死了劉信的兩個兒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翟義的母親練、兄長翟宣、親戚二十四個人也都在長安都市裏四通八達的街道上陳尸示衆。在他們被殺時，觀看的人非常多，天氣清明，可以説是合乎天意呵。天命派遣大將軍恭敬地行使上天的懲罰，討伐國家的仇人，功效非常明顯，我非常滿意。《司馬法》不是説過嗎？'賞賜不該過了應有的時間。'這是想要讓大家早些看見爲善的好處呵。現在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都爲列侯，分封户邑的數目另外再發布。派遣使者拿着黄金印、紅綬帶、紅輪車，到軍隊裏來授職。"因此大赦天下。

於是吏士精鋭遂攻圍義於圉城，破之，義與劉信棄軍庸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

在這時候精良的兵吏在圉城攻打包圍了翟義，攻破城池，翟義和劉信放棄了軍隊脱身逃跑。到了固始的邊境上王莽的軍隊捉住了翟義，在都市裏陳尸示衆。但最終没有抓到劉信。

初，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并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嶅令，劫略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宫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爲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爲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等。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强弩將軍王

起初，三輔聽説翟義起兵，從茂陵以西到汧的二十三個縣的盜賊也一起叛亂，趙明、霍鴻等人自稱將軍，攻打燒毁官府，殺害右輔都尉和嶅的縣令，搶劫掠奪官民，人數多達十多萬，大火一直燒到未央宫的前殿。王莽從早到晚抱着孺子在宗廟裏祈禱。後來王莽又授職衛尉王級任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任折衝將軍，和甄邯、王晏一起西去攻打趙明等人。正月裏，虎牙將軍王邑等人從關東回來，便又帶領軍隊向西征伐。

駿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侍中王奇爲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爲强弩將軍，中郎將李棽爲厭難將軍，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之。莽乃并録，以小大爲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盗，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

强弩將軍王駿因爲没有立功而被免職，揚武將軍劉歆恢復舊職。王莽又任命王邑的弟弟侍中王奇爲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爲强弩將軍，中郎將李棽爲厭難將軍，再次帶軍西征。二月，趙明等人被剿滅，各縣也都平定下來，王莽的軍隊得勝班師回朝。王莽於是在白虎殿大辦酒席，犒勞將帥，大大地封官授爵了一番。此前益州的蠻夷和金城塞外的羌族反叛，當時州郡的軍隊打敗了他們。王莽於是一起記録下來，以功勞大小爲差等，分封侯伯子男一共三百九十五人，説是因爲“都是出於憤怒，東征西討，羌寇蠻盗，反敵逆賊，片刻之間，及時消滅，讓天下人都心服”的功勞分封的。王莽因此認爲自己大大地獲得了上天神人的幫助，到了那年十二月，就篡位稱帝了。

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爲國討賊，内報私怨。莽擢立爲陳留太守，封明德侯。

起初，翟義逮捕的宛的縣令劉立聽説翟義發動兵變，就上書説願意做爲軍吏替國家討伐亂臣，其實内心想報私怨。王莽提拔劉立爲陳留太守，封爲明德侯。

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嚙其中庭群雁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俶儻，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爲而大禍至也。大夫人可歸，爲棄去宣家者以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

當初，翟義的兄長翟宣住在長安，先前翟義還没有起兵的時候，翟宣的家裏便屢次有怪異的現象，夜裏聽到人的哭聲，再仔細聽又不知聲音發自何處。翟宣在給一屋子的學生上課，有一隻狗從外面進來，狂咬翟宣家庭院裏的十幾隻鵝，等到翟宣驚覺去救它們時，它們都已經被狗咬斷了頭。狗跑出了門外，到處找它却不知在哪裏。翟宣非常不高興，對後母説：“東郡太守文仲向來做事魯莽不考慮後果，現在屢有怪異邪惡的事情，恐怕是他有所妄爲而大禍就要降臨了。您可以回到您的娘家，自絶於翟宣家來逃避禍害。”後母不肯離開，幾個月後果然禍敗。

莽盡壞義第宅，污池之。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築武軍，封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乃者反虜劉信、翟義悖逆作亂於東，而芒竹群盗趙明、霍鴻造逆西土，遣武將征

王莽全部毁壞了翟義的房屋，做成了蓄水的池子。掘出了翟義的父親翟方進和先祖在汝南的墳墓，燒了他們的棺材，殺死了翟義三族的所有親戚，包括族裏的後代，把他們都放進一個坑内，種上五毒草一起埋掉。王莽又下詔説：“聽説古時候討伐不敬的人，要殺死那些敵人中特别凶惡的堆積起來表彰軍功，封上爲壘以大量陳尸，因此有做成像高丘城樓般的形狀來警戒那些

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奸無鹽，殄滅於圉。趙明依阻槐里環堤，霍鴻負倚盩厔芒竹，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鯨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圉、槐里、盩厔凡五所，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爲武軍，封以爲大戮，薦樹之棘。建表木，高丈六尺。書曰'反虜逆賊鯨鯢'，在所長吏常以秋循行，勿令壞敗，以懲淫慝焉。"

邪惡的人。不久前叛敵劉信、翟義在東部犯上作亂，而芒竹群盜趙明、霍鴻在西面造反，我派武將前去討伐，全部讓他們伏了罪。劉信、翟義等人開始從濮陽發兵，又在無鹽結成奸盟，最後在圉被殺掉。趙明靠着槐里的環曲的土堤，霍鴻靠着盩厔芒竹，都因此被打敗，没有能够逃脱的。現在選取了叛敵亂臣中首領的尸首，聚集在大路的一邊，在濮陽、無鹽、圉、槐里、盩厔一共五個地方，各自建起了有五丈見方，高六尺的土壘，封閉起來以大量陳尸，又加上樹木的刺。樹起用以標明的木頭，有一丈六尺高。上面寫着'反虜逆賊鯨鯢'，高丘所在地的長吏要經常在秋天來巡視一下，不要讓它損壞破敗，以此來警戒邪惡的人。"

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爲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黄鵠。"

先前，汝南原有鴻隙大池塘，郡縣因它而富饒，成帝的時候，關東屢次鬧水災，鴻隙也水漲成害。方進做宰相時，和御史大夫孔光一起派遣掾史前去巡視，認爲放走鴻隙的水後，那塊土地很肥美，省去了築堤設防的費用而没有水災的隱患，於是便上奏廢除築堤。等到翟氏被滅族後，鄉里之人都歸罪於方進，説他是因爲請求把鴻隙這片良田賞給他却未獲准許所以上奏不要在鴻隙築堤的。王莽執政時那裏常常枯旱，郡裏的人都追怨方進，童謡説："毁壞鴻隙的是誰？當然是翟子威。用什麽來做飯，我衹有土豆可吃，用什麽來做湯？我衹有芋根可食。世事反復無常理，鴻隙總會重興起，若問是誰説此話？兩隻黄鵠告訴你。"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携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爲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司徒掾班彪説："丞相方進在孩提時便帶着老母，到京城來寄居，身爲儒士的宗師，最後官至宰相，很顯赫了。當王莽起兵時，大概是藉着上天的威力，即使有孟賁夏育的英勇，又對抗敵有什麽幫助呢？翟義不自量力，心懷忠誠發憤起事，却毁滅了整個家族，可悲呵！"

漢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谷永杜鄴傳

谷永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爲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爲郅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爲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

谷永字子雲，是長安人。父親谷吉，做衛司馬，作爲使節送郅支單于侍子回國，被郅支所殺，這件事記載在《陳湯傳》中。谷永年輕時作長安小史，後來廣博地學習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聽説他有優秀的才能，拜任他爲自己的屬吏，後舉薦他爲太常丞，他多次上奏疏談論政治得失。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

建始三年冬季，日食和地震同日發生，皇帝命令選拔正直敢於直言能够盡力勸諫的士人，太常陽城侯劉慶忌推薦谷永待詔公車。谷永對答道：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宫，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墻之内，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恤政事，不慎舉錯，婁

陛下具有最爲聖明的純正品德，憂懼天地警告的奇特現象，整飭自身修治國政，詢問并采納公卿的建議，又頒下英明的命令，讓衆官推舉敢於直言的人，抽空召見他們以探究異變發生的原委，來尋求上天降罪的原因，使我們這些士人得以到聖明的朝廷上來，接受聖上的詢問。我才能不佳學問淺薄，不通曉政事。私下裏聽説聖明的君主即位，要端正貌、言、視、聽、思五事，建立帝王統治的準則，來順從天帝的心意，這樣衆多吉祥的徵兆在下面纔會序列出現，日月在天上運行纔會有規律；如果君王過分地沉溺在後宫，安於享樂和出游打獵，自身失掉了對五事的修正，統治的準則不能確立，那麽災禍的徵兆就將降臨而顯示懲誡的六種災異現象就會出現。凡是災禍異象的出現，各

失中與？内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内，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

自象徵着過失，按類警告世人。於是在十二月初一戊申，日食在婺女之時，地震在蕭墻之内，兩者同日發生，來再三告示陛下，那些過失不算太遠，應當深切地在自己身上尋找原因。天意難道是因爲陛下留心女色，不憂慮政事，不慎重舉止，屢次失去中正嗎？是因爲寵愛姬妾很過分，女子不遵守婦道，因爲嫉妒都想獨自占有聖上，妨礙承繼子孫的興旺嗎？古代的君王廢止了五事的中正，喪失了夫婦間的道德關係，妻子姬妾得到了寵愛，就可以在内有所請求一定實行，在外擅用權力，以至於傾覆國家，迷惑擾亂陰陽之序。從前褒姒當權，宗周因此喪國；閻妻驕寵日盛，因此出現日食。這是異象的徵驗啊。經書上説：“帝王統治的準則，就是要大大地建立起統治的中正。”經傳上説：“統治準則不中正，這稱作不建，此時就會出現日月運行混亂的現象。”

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内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强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絶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陛下登上最尊貴的帝位做了天下的君主，接受帝王的職責來統治衆生，四方之内的太平與不太平，都在陛下的掌握之中。您果真能留意修正自身，努力盡自己的力量做事，減少私人宴飲的空閑來操勞天下的事，放棄遠離過分沉溺的逸樂，停止倡優藝人娱樂的享受，杜絶鬼神不享的行爲，謹慎地節制出游打獵的玩樂，起居有一定的規律，遵循禮法來做事，親自治理政事，致力於實際行動而没有倦怠，安心地從事一切像天性一樣自然。經書上説：“從今以後繼承祖業的君王，不要過多沉溺於酒宴，不要放縱於出游打獵，衹應該恭謹地修正自身。”没有主上自身修治中正而臣下奸邪的。

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絶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宫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絶驕

夫妻之間的關係，是君王治事的綱紀，社稷安危的關鍵，是聖明的君王最應慎重的。從前舜告誡二女端正言行，使自己高尚的品德更加崇高；楚莊王忍痛不見丹姬，因此成就了霸主的功業；周幽王被褒姒所迷惑，周德衰敗國家滅亡；魯桓公被齊女姜氏所脅迫，社稷因此傾覆。您果真能够修整後

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宮的事務，明確尊卑的順序，地位高的不能因嫉妒獨占皇寵，以斷絶驕縱輕慢的端倪，抑制褒姒、閻妻之類的禍亂，地位低的都能够按次序侍奉君主，各自得以盡她們的職責，就可擴大後代子孫的延續，平息《白華》之類的怨恨，後宮親屬，在財用上使他們富足，不要讓他們參與政事，以此來疏遠皇父一類靠寵幸得官的人，削弱妻黨的權力，没有閨門修整而天下混亂的。

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管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治服遠方要從治理近處開始，學習好的品行要從左右的人開始。從前龍主管納言，而舜的命令就很誠信允當；四輔已經完備，成王没有過失。您果真能告誡飭正左右掌管萬事的大臣，戴着金貂之飾、掌握常伯職責的人，都讓他們學習先王之道，懂得君臣之間的大義，衆人都學會謹慎守信用，没有嬉戲驕横放縱的過失，那麽左右的大臣恭敬平順，群僚仰視效法，教化就會流傳到四方。經書上説："要先整頓制約左右近臣。"没有左右近臣正直而百官不正的。

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虚譽，毋聽浸潤之譖訴，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統治天下的人尊重賢才考論功績天下就太平，輕慢賢才不論功績天下就會混亂。您果真能仔細地考慮統治民衆的方法，爲有得到賢能的人的福氣而歡悦，論才能選拔士人，一定要試用到職位上，明確規定考核標準來衡量他們的能力，考查功績實際來評定他們的德行，不要采用結夥營私的人虚僞的贊美之辭，不要聽受積漸日深的誣陷之言，那麽擁有功績修正職責的官吏没有優點被隱蔽、受到中傷的憂慮，結黨營私邪惡詭詐的人不能得到官位，小人一天天減少，俊傑治能之士一天天多起來。經書上説："三年一次考核官吏的功績，考核三次後就罷退那些幽暗無功的，升遷那些昭明有功的。"又説："具有九德的人都任用做事，俊傑治能之士都有官位。"没有論功行賞實行在前，衆多有才智的人安置在官位上而國家不太平的。

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絶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

堯時遭受洪水災害，天下分隔成爲十二個州，控制遠方的力量衰微，却没有背逆反

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内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税，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逾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叛的災患，這是因爲堯的德行淳厚恩惠深重，百姓没有怨恨的啊。秦處於坦平無阻的大地上，一個人振臂大呼而四海之内崩潰解體，是因爲刑罰深重殘酷，官吏的行爲殘暴狠毒啊。違背天意敗壞道德，替君主取怨於百姓的，没有比殘暴狠毒的官吏更厲害的。您果真能驅逐撤銷殘暴狠毒嚴酷暴虐的官吏廢止不用，增加選拔温和善良有上德的人來親撫民衆，平緩刑罰釋放冤屈的人來順理民衆的生命，致力於減少徭役，不要奪占農時，少收賦税，不要用盡民衆的財力，讓天下黎民都能安居樂業，不因延時的勞役而愁苦，不因苛暴的政治而憂慮，不因殘酷的官吏而痛苦，即使有唐堯時的大災害，百姓也没有背離君主的心思。經書上説："招撫安置百姓，施仁愛於鰥寡。"没有君主德行淳厚官吏賢良而百姓叛亂的。

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我聽説災禍異象，是皇天用來責備告誡人君過失的，就像慈嚴的父親明白的告誡。害怕擔憂而恭謹地改正，那麼災禍就會消失，福氣就會降臨；忽視輕慢這些告誡，災禍的懲罰就不會消除。經書上説："行事適合天意，五福就會降臨；行事違背天意，六極就會降臨。"經傳上説："六種災氣興起顯現，如果不恭敬地修德來禦災，六種懲罰就會侵入，六種災異的現象就會降臨。"現今三年之間，災禍異象蜂起，大小都具備了，這是行事不合天帝的心意，天帝不高興，昭示得很顯著。不在自身上尋求原因，就無法改正，從遠處舉薦士人，廣泛徵求意見，又不采納他們的言論，這是沿循不合天意的軌迹，没有謝過的實際行動啊，天帝的責罰會因此更重。這五件事，是君王政事的法度，是南面而治的緊要事務，希望陛下留意。

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

對策進上，天子對此很驚異，特意召見谷永。

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

那年夏天，命令各位方正都來對策，這件事記載在《杜欽傳》中。谷永對答完畢，接着説道："我先前有幸得以條陳奏對災異的效驗，禍

聖聽。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末殺災異，滿讕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己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行志》。

亂的極至，言辭關係到您聽納的聖明。奏書陳述在前，陛下捨棄不采納，却又改讓方正對策，不正視值得憂懼的不尋常的現象，詢問不緊急的平常之論，廢止承合天意的至理之言，競相呈獻無用的空話，想要抹殺災異，欺罔誣衊天意，因此皇天勃然發怒，甲己之間暴風三次到達，拔起折斷樹木，這是天帝最爲聖明不可欺罔的徵驗啊。”皇上特意又詢問谷永，谷永對答道：“日食地震，是皇后貴妾獨占寵幸導致的。”這件事記載在《五行志》裏。

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托，乃復曰：

在這時，皇上剛剛即位，謙虛禮讓，把政事委托給大將軍王鳳，議臣多歸罪於王鳳。谷永知道王鳳剛剛被信任而掌權，暗中想依附王鳳，於是又說：

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吕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吴、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説欺天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暗昧之瞽説，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

現今四夷歸服，都成了您的臣妾，北方没有薰粥冒頓的憂患，南方没有趙佗、吕嘉的患難，三面邊境安定，没有動用兵革的警報。大的諸侯纔食俸數縣，朝廷的官吏控制着他們的權力，使他們不能有什麽作爲，没有了吴、楚、燕、梁四面并立的局面。百官盤根錯結，親疏相互間雜，骨肉大臣有申伯一樣的忠心，虔敬恭謹，小心翼翼有所畏忌，没有重合、安陽、博陸之類的叛亂。這三方面没有毛髮般纖細的罪過，不可以歸罪於諸舅。這和想以政事來找丞相父子的過失差錯、中傷尚書宦官，搪塞不尋常的異象的，都是以不合事理的謬論欺罔天帝的人呀。我私下裏恐怕陛下留下昭然明顯的過失，忽視天地明白的告誡，聽從愚昧的人的不合事理的謬論，歸罪於無辜的人，把災異的發生歸依到政事上，深深地失掉天帝的心意，這是大大不可以的呀。

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黄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爲表裏，百官庶事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黄濁

陛下即位，委任官吏沿循舊例，没有政事的過失。元年正月，白氣顯明地從東方升起，到了元年四月，黄色的濁氣四處充塞，覆蓋了京師，又發生大水災，以地震和日食顯示。各有占卜應驗，相爲表裏，百官諸事没有什麽可歸屬依賴的，陛下單單不奇怪嗎？白氣從東方升起，是卑賤的人將要興起

冒京師，王道微絶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爲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宫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事已。

的標志啊；黄色的濁氣覆蓋京師，是王道衰敗斷絶的徵驗啊。賤人正當興起而京師裏王道衰微，這兩方面的徵驗已很不好。陛下果真能深察愚臣我的話，致力於憂懼天地的異象，長遠地考慮宗廟的大計，改變以往更正過失，脱離沉溺的心思，消除偏頗的寵愛，振作乾剛的威力，平分天帝庇護的恩惠，使衆位姬妾得以人人輪流進侍，好像還不够，急需再多接納適宜生子的婦人，不要挑揀美醜，不要避諱嘗字，不要講論年齡。按這個辦法來推論，陛下能够在卑賤的人中間得到承繼的子孫，還反而是福氣。祇是爲了得到承繼的子孫罷了，母親没有卑賤的啊。派後宫女史以及備使喚的人中適合皇上心意的，廣泛地在卑賤的人中間尋求，以遇到天帝所展示的佑助，寬慰排解皇太后的擔憂和怨憤，和解消除天帝的責備和怒氣，那麽承繼的子孫就會繁衍生育，災禍和異象就會止息。陛下如果不能深察愚臣我的話，忽視天地的警告，災禍的根源不消除，水雨災害，山石異象，不久將會發生；發生了那麽多災異已經到了極點，天象的變異已經形成，我即使想要捨身獻策，也於事無補了。

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以爲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爲宗廟計。

疏遠卑賤的臣子，能够敢於直率地陳述天意，斥責譏諷宫帷隱私，要離間尊貴的皇后和寵盛的姬妾，自知言語刺耳不合聖上心意，必定不能免除湯鑊之刑的誅殺。這是天帝保佑漢家，使我敢於直率地説出這些啊。三次進上密封的奏章，然後得以被召見；待詔一旬，然後得以謁見聖上。從疏遠卑賤的地位得以進獻忠言，很辛苦；從最尊貴的地位得以聞知天意，很不容易。這些話不能泄露，希望一五一十地寫下我的話，由侍中來進奏陛下，把它給心腹大臣過目。心腹大臣認爲不是天意，我應當受到妄言之刑的處罰；如果認爲果真是天意，爲什麽要忘掉國家的根本，違背天意來放縱私欲！請陛下認真察看仔細考慮，多多地替宗廟打算。

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爲上第

當時應對的有數十人，谷永和杜欽是其中最

焉。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

永既陰爲大將軍鳳説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爲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説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厠之争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訴，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悊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况將軍之門！”鳳遂厚之。

數年，出爲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絫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于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爲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優秀的。皇上把他們的奏疏都拿給後宮看。後來皇上曾經賜給許皇后書信，引用谷永的話來責備她，這件事記載在《外戚傳》中。

谷永已經暗中替大將軍王鳳游説了，才能又的確是最優秀的，因此被提拔爲光禄大夫。谷永進上書信感謝王鳳説：“我衹有斗筲一樣小的才能，資質淺薄學問不佳，與將軍没有一日的交情，也没有左右的介紹，將軍賞悦我的狂妄之言，把我從皂衣小吏的位置上提拔起來，置身於諫諍之臣的末位，不聽從積漸日深的誣陷，不受納不實的讒言，即使齊桓晉文任用士人篤信親密，明察的父親、聰智的兄長庇護養育子弟，實在也無以復加！從前豫子吞炭毁聲鬟面毁形來報答被待見的不尋常，齊門客在公門自刭來報答孟嘗君的恩施，知氏、孟嘗還有爲他們而死的勇士，何况將軍的門下呢！”王鳳於是厚待谷永。

多年以後，谷永出京師做了安定太守。那時皇上諸舅都學習經書，掌管政務。平阿侯王譚按照年齡次序，應當接替大將軍王鳳輔佐政事，尤其與谷永親善。陽朔年間，王鳳薨。王鳳病重時，推薦堂弟御史大夫王音來代替自己。皇上聽從他的建議，任用王音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王譚賜官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聽説了這件事，寫給王譚一封信説：“您自身具有周公、召公的品德，持有管子、晏子的操行，敬重有才德的人并能謙恭地對待他們，喜歡做善事不知疲倦，早就應該位在大將軍了，因爲有大將軍在，所以抑鬱在家，不能舒展憂憤。現在大將軍不幸早薨，累計親疏次序，排列才能高低，應該輪到您了。拜官那天，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這都是因爲我們這些人愚頑才能低下，不能嘉獎表揚萬分之一。近來聽説您以特進之位領城門兵，這就是車騎將軍容儀温文地在朝廷執政，最親的賢舅却在外面掌管城門鑰匙呀。我私下裏替您感到不高興。您應該堅决要求辭職，陳説自己才能淺薄不足以堅固城門的守衛，收取太伯的謙讓之名，保留謙遜的路徑，關上門高枕安卧，做明智人的首領。希望您與見識廣博的人共同考慮這件事，我替您這樣安排了。”王譚得到

他的信很感動，於是推辭謙讓不接受領城門的職位。從此王譚和王音相互之間不和睦。

永遠爲郡吏，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爲長史。

谷永在遠地做郡官，擔憂被王音危害，稱病足足三個月得以免官。王音奏請委任谷永做營軍司馬，谷永多次謝罪自己陳述情狀，得以遷職作了長史。

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説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强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强，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并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爲護苑使者。

王音因逾越至親以堂舅的身份輔佐政事，威勢權力比王鳳的時候降低了。谷永又游説王音説："將軍居任上將的職位，封食土地肥沃的大城，擔負着周公、召公一樣的職責，把握着天下的機要，可以稱得上富貴的極點了，人臣中没有第二個，天下的責難就會從四面而來了，您將憑藉什麽占據這種地位呢？您應該朝夕不倦怠，持有伊尹般堅强的品德，來堅守職責輔助皇上，誅除惡人不迴避親近信愛的人，推舉賢能不迴避仇視敵對的人，來顯示最大的公正，在四方樹立信用。專心地實行這三方面，纔能够長期擔負重任，長久地享受深厚的寵幸。太白出現在西方六十天，按規律應當高入天空，現在已經過了日期，還在桑榆之間，本體虚弱而運行遲緩，形狀小而光亮微弱。熒惑角氣勢强烈大而明亮，逆行居於尾宿。火星逆行，是固定不變的；火星居於尾宿，是異變。天意難道是指將軍忘記了深沉隱伏的大義，委曲順從，執事不堅强，不廣泛任用士人，仍有好惡的忌諱，坦蕩的品德不純粹，正有與將相大臣背離的開端嗎？爲什麽您剛繼承司馬的名號，不久金星和火星一起有這樣的變異？上天最爲聖明，不會憑空地顯示異象，希望將軍敬畏而謹慎地看待這一切，深思變異的緣故，更改尋求執政的途徑，來承合天意。"王音還是不能心平，推薦谷永做了護苑使者。

音薨，成都侯商代爲大司馬衛將軍，永乃遷爲凉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

王音薨，成都侯王商代替他做了大司馬衛將軍，谷永於是升遷爲凉州刺史。在京師奏事完畢，應當到部裏去，當時有黑龍出現在東萊，皇上派尚書詢問谷永，聽受他要説的話。谷永對答説：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

我聽説稱王天下據有國家的人，憂患在於君主有危身亡國的行爲，而告誡危亡的話却不能够被君主聽到；假如使告誡危亡的話

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凑陳忠，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

馬上讓君主聽到，那麼商周就不會改變姓氏而交替興起，三代不變更政治而更相使用。夏商將要滅亡了，道路上的行人都知道，君主却安然地自以爲像太陽在天上一樣没有誰能危害他，因此過惡日益嚴重他自己却不知道，大命傾覆却不醒悟。《周易》上説：“能够考慮到危險的纔能保有安定，能够想到滅亡的纔能够存在。”陛下果真能注意寬宏英明地聽取意見，没有因忌諱殺人，使芻蕘之臣能够在您面前陳述全部所聽到的，不擔憂後患，直言的路徑打開了，那麼四方衆多賢士就會不遠千里，像車輻集於軸心一樣聚集到朝廷陳述忠誠，這是群臣的最大願望，社稷的長久福氣啊。

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絶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

漢家實行夏曆正月，夏曆正月屬黑色，黑龍，是同姓的象徵啊。龍屬陽德，從小到大，因此是王者的祥瑞之應。不知是不是同姓有看見本朝没有繼嗣的福慶，多有危險的裂隙，要趁此侵擾作亂舉兵而起呢？還是啓動心思期望繼嗣君主之後，殘暴不仁，像廣陵、昌邑之類？我很愚鈍不能斷决。元年九月黑龍出現，九月最後一日，又出現日食。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體隕落，乙酉，又出現日食。六個月之間，大的異象四次出現，兩次同月，三代的末年，春秋的混亂時，也不曾有過啊。我聽説三代社稷滅亡宗廟喪失的原因，都是由於婦人和一些惡人沉湎於酒樂。《周書》上説：“采用婦人之言，是自絶於天。”“容納四方逃亡多罪的人，尊崇并抬高他們，親信并使用他們。”《詩經》中説：“火燒得正烈，難道有能滅掉它的人嗎？赫赫宗周，是褒姒滅亡了它呀！”《周易》中説：“飲酒浸濕其頭，信用因此喪失。”秦經歷二世十六年就滅亡的原因，是養生過分奢侈，奉終過分華富啊。這兩方面陛下兼而有之，我請求大致地陳述一下它們的效應。

《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悊婦，爲梟爲鴟；”

《周易》説“居中主食，没有什麼可成就的”，是説婦人不能參與政事。《詩經》上説：“以哲婦爲美，實際是梟鴟呀；”“不是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横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棰瘠於炮格，絶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

從天而降，而是由婦人而生。"建始、河平之際，許、班兩家的尊貴，頃動前朝，氣焰熏灼四方，賞賜無法計算，致使内庫空虚，女寵達到頂點，不能再增加了；現在後起的人，天不賜福，比以前更勝十倍。廢止先帝的法令制度，聽從采用她們的話，授予官爵和俸禄不恰當，釋放王法當殺的罪人，驕縱他們的親屬，憑藉他們的威勢權力，恣肆横行擾亂政事，主管偵視揭發的官吏，没有敢遵循法令的。又在掖庭獄大量挖掘坑阱，鞭笞拷打比炮烙還痛苦，絶滅人的性命，主上替趙、李報答恩德報復仇怨，反而除去罪行明白的人的罪名，建議劾治公正的官吏，往往拘囚無罪的人，拷打逼迫威嚇使其屈服來定立罪名，直至替人放債，分取利息接受報謝。活着入獄死着出來的人，無法計算。因此日食兩次出現，來顯明他們的罪過。

王者必先自絶，然後天絶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宫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淆無别，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户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

帝王一定先自取滅絶，然後天纔滅絶他。陛下抛棄擁有萬乘的最尊貴地位，喜好平民之家的卑賤之事，厭惡高尚美好的尊號，喜好庶民的卑字，推崇聚集淺薄無義的小人把他們作爲私客，多次離開防守堅固的深宫，晝夜引身與衆，小人相隨，像烏聚集一樣雜亂會合，飲酒沉醉在官吏百姓家中，服色混亂共坐一榻，放縱狎侮，尊卑混淆没有區别，盡情遁游尋樂，晝夜出行。主管門户奉有值宿守衛職責的大臣持着干戈守護空宫，公卿百官不知道陛下在什麽地方，累計已有幾年了。

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并治宫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

帝王以百姓爲基礎，百姓以財産爲根本，財産枯竭了百姓就會叛亂，百姓叛亂國家就會滅亡。因此聖明的君主愛惜休養根本，不敢讓它們窮盡，使用民力像承辦大祭祀一樣謹慎。現在陛下輕易地奪取百姓的財産，不愛惜民力，聽從邪臣的計謀，離棄高大寬敞的初陵，抛去十年功作的開端，改作昌陵，違反天地本性，依着低下的地方來做成高地，堆積土壤作爲高山，派遣罰做勞役的人興建城邑，同時修建宫殿賓館，大興徭

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

役，大量增加賦税和徵斂，徵發服役像雨密集，勞役之功比乾谿多百倍，費用與驪山相比擬，敗壞疲敝天下，五年没修成而後回到原來的陵地。又擴大營表，掘開人家的墳墓，截斷骸骨，暴露尸首靈柩。百姓財産枯竭勞力用盡，愁苦怨憤感動天帝，災禍異象多次降臨，饑荒頻繁出現。人們四處流散尋找食物，餓死在路上的人，以百萬計算。公家没有一年的積蓄，百姓没有十天的儲藏，上下都匱乏，無法賑救。《詩經》上説："殷的借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希望陛下能够追溯觀察夏、商、周、秦喪國的原因，來借鑒考察自己的行爲。我所説有違背事實的，我一定承受妄言的誅罰。

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絶群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宫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宫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出炮格之陷阱，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宫室，闕更减賦，盡休力役，存恤振救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

漢興起九世，一百九十餘年，繼位的君主有七個，都承合天意順應天道，遵循先祖的法令制度，有的以在衰落中復興而有名，有的以政治清明國家安定而有名。到了陛下，單單違背天道放縱私欲，輕賤自身胡妄行動，正當壯年的隆盛，没有繼嗣的福氣，而有危亡的憂患，積累喪失爲君之道，不合天意之處，也已經很多了。作爲先祖的後代子孫，保守先祖的功績事業，像這樣，豈不是辜負了先祖嗎！現在社稷宗廟禍福安危的關鍵都在於陛下，陛下果真願意發揚聖明的品德，明顯而深深地醒悟，畏懼這上天的威嚴和憤怒，深深地戒懼危亡的徵兆，冲洗掉乖戾不正的不良志趣，振作精神致力政事，一心一意地恢復爲君之道，杜絶衆小人作私客，避免不公正地任用官員，全部停止北宫私奴車馬惰游外出的備辦，克制自己恢復禮法，不要再犯微行出宫飲宴的過失，來防止即近的災禍，深深思考日食兩次出現的示意，抑制减損椒房玉堂隆盛的寵幸，不要聽從後宫的請謁，廢除掖庭不合法的牢獄，填平炮烙般的陷阱，誅殺奸邪諂媚之臣以及左右持邪門旁道來奉事皇上的人，以滿足天下的期望，暫且停止初陵的勞作，停止各種修補整治宫室的工程，消减更卒減少賦税，完

禄，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全停止徵用民力，慰問撫恤賑救貧困的人，以安定遠方，勉勵推崇忠誠正直之人，放逐屏退凶狠暴虐之人，不要讓白吃飯的官吏長久地占據厚禄，按順序連續實行，堅持不懈没有違背，早晚勤奮，多次省視不倦怠，舊的過錯全都改正了，新的德行已經顯著了，細小的邪惡不再放在心上，那麼赫赫盛大的異象差不多可以消失了，天命的去無德就有德差不多可以恢復了，社稷宗廟也就差不多可以保全了。希望陛下留意不要重復過失，仔細省察我的話。我有幸得以備位邊署官吏，不瞭解本朝的得失，謬論觸犯忌諱，罪該萬死。

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内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爲太中大夫，遷光禄大夫給事中。

成帝生性寬厚而且喜好文章，又長時間没有繼嗣，多次微服出行，常親近寵幸無德之臣，趙、李由微賤而得以獨占寵幸，這都是皇太后和諸舅早晚經常憂慮的。最親近的人難以多說，因此推舉谷永等讓他們趁着天象的變化來懇切地進諫，勸說皇上采納他們的話。谷永自知有内應，陳說意見没有可遲疑的，每次奏事朝廷都加禮應答。到進上這封奏章，皇上大怒。衛將軍王商秘密指使谷永要他離去。皇上派侍御史拘捕谷永，命令過了交道廄就不用追了。御史趕不上谷永，回來了，皇上的怒氣也消除了，自己懊悔。第二年，召谷永做太中大夫，升任光禄大夫給事中。

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

元延元年，谷永做了北地太守。當時災禍異象特别多，谷永應當赴任，皇上派衛尉淳于長聽受谷永要説的話。谷永對答道：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鋭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絶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

臣谷永有幸得以愚朽之才做了太中大夫，占據着拾遺之臣的位置，跟隨在上朝的大臣後面，進不能竭盡心力貢獻忠誠輔佐宣揚聖德，退没有披着堅固的鎧甲持着鋭利的兵器討伐不義的功勞，承蒙厚恩，纔升遷到北地太守。斷命隕首，以身體滋潤野草，不足以報答萬分之一。陛下聖德寬厚仁愛，不忽略微賤易忘的臣子，像周文王一樣注意聽察，向下問到割草打柴的愚鈍之人，詔令讓衛尉聽受我谷永要説的話。我聽説奉事君主的道理，有進言職責的人要竭盡他的忠誠，

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没，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尸達誠；汲黯身外思内，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

有官位職守的人要修整他的職責。臣谷永有幸得以免除擔負進言職責的罪過，擁有居官守職的責任，應當全力遵守職責，教養安撫百姓罷了，不應該再涉及得失的言詞。忠誠的大臣對於皇上，志在盡量奉獻自己的忠心，因此雖遠離也不會背叛君主，雖死不會忘記國家。從前史魚已死，餘存的忠誠没有終止，就遺命把靈柩放在後堂，用尸體傳達忠誠；汲黯身在外而想着朝廷，顯露憤懣舒展憂怨，留言李息。經書上説："即使你身在朝廷外，你的心無時不在王室。"臣谷永有幸做給事中出入朝廷三年，即使是持着干戈守護邊疆之地，思念的心常存在宫中，因此敢於超越郡守的職責，陳述多年的憂慮。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内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税取民不過常法，宫室車服不逾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并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并見，茀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

我聽説天生衆民，相互不能治理，就替他們設立君王來統領治理他們，占有控制海内的不認爲是天子，分封土地劃分疆界的不認爲是諸侯，都認爲是百姓。流傳三統曆法，排列三正次序，拋棄暴虐無道，擴展仁厚有德，不偏私一姓，明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君王親自施行道義仁德，承合順應天地，博愛寬厚，恩澤布及路邊蘆葦一樣微賤的人，收納賦税取用民財不超過常行的法度，宫室車馬服用不逾越制度，做事節儉財産富足，百姓和睦，就會卦氣和順，五種自然現象按時間的先後出現，百姓長壽，草木生長繁茂，祥瑞的徵兆一齊降臨，來顯示上天的庇護和扶助。無道而行爲荒誕，違逆天意殘害生物，窮奢極欲，沉湎於逸樂而荒廢政事，聽從婦人之言，誅殺放逐仁厚賢能的人，離棄骨肉，衆小人當權，嚴峻刑法加重賦税，百姓愁苦怨恨，就會卦氣惑亂，災禍的徵兆顯示過失，上天盛怒，災禍異象多次發生，日月相掩而食，五星失去正常的運行，大山崩塌江河潰決，泉水涌出，妖孽同時出現，孛星放光，荒年相連，百姓夭折，萬物早亡。一直不改悔醒悟，罪過廣布變異備具，上天不再責備告誡，而另外扶立有德的人。《詩經》上説：

"於是眷然西望，而給予他宅居。"

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厄。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内則爲深宫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宫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内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

遠離惡人奪去無能的人的王位，轉而扶立賢能聖明的人，是天地不變的規則，歷代帝王都是一樣的，再加上功德有大小，時間有長短，時代有先後，天道有盛衰。陛下繼承八代的功業，正當陽數的末季，進入三七的端頭，遭受《无妄》的卦運，正值百六的災厄。三種災難不同類，相雜一處共同會合。建始元年以來二十年間，衆多的災禍大的異象，交錯蜂起，比《春秋》所記載的還多。八代的著述記載，長久地没有消除，又繼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出現日食，正值三朝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多星體白天隕落，七月辛未彗星横掃天空。趁三種災難的會合，積聚衆多的災禍異象，接着是荒年，接着是貧困。彗星，是最大的異象，土精所生，隕落的效驗出現在饑荒變亂之後，兵亂興起了，衰敗的時候不遠了，修德積善，恐怕也不能補救。應驗在内就是深宫後庭將有驕臣悍妾因醉酒而狂妄背理突發的混亂，北宫園林街巷之中臣妾之家的幽閑之處有徵舒、崔杼之類的叛亂；應驗在外就是諸侯邊地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振臂而起的禍患。内亂，那麽禍患在早晚之間，外亂，則應終日警戒，發兵以火星角氣强烈時作爲約定。安危的分界，是宗廟的最大憂患，臣谷永因此破膽寒心，預言了多年。下面有禍亂的端倪，然後災變出現在上，怎能不致慎！

禍起細微，奸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群小媟黷燕飲；中黄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宫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

災禍興起於細微之處，邪惡産生於輕忽之間。希望陛下端正君臣大義，不要再和那些小人輕慢褻狎宴樂飲酒；中黄門後庭平日驕横傲慢不謹慎曾因醉酒喪失爲臣之禮的，都逐出不留。努力修正三綱的威嚴，整治後宫的事務，抑制遠離驕縱嫉妒的寵愛，推崇親近柔婉順從的行爲，加恩施惠失意之人，安慰撫恤怨恨之心。保有至尊的重位，握有帝王的威嚴，朝覲之臣法車先出而後駕出，陳列衛兵清理道路而後駕行，不要再輕賤自

除，内亂之路塞矣。

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恤，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决，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群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税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减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廪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内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奸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

身獨自出行，在臣妾的家中宴樂。三方面已經修正，内亂之路就堵塞了。

諸侯舉兵作亂，萌發在百姓飢餓而官吏不撫恤的時候，興起在百姓困頓而賦斂沉重的時候，爆發在百姓怨憤背離而君主不知道的時候。《周易》中説："屯積膏脂，占卜小事吉，占卜大事凶。"經傳中説："飢年而不减少資財爲泰，就會發生水災，就會有滅亡的凶險。"《訞辭》中説："門閂鬆動鎖簧丢失，君主暴虐無德，大臣行爲有失，就有亂臣謀劃篡位的凶險。"君主遭逢衰敗艱難之世，有饑荒的災害，不减少用度却加大潤益自己，因此有凶險；百姓困頓貧乏没有用來供君主所求的，愁苦悲憤怨恨滋生，因此出現水災；城門閂是保守國家安固的，安固將要失去了，因此鎖簧丢失。去年二十一個郡國由於水災而受損害，莊稼没有收成。今年蠶麥都不好。河流洶涌澎湃，長江黄河漫溢潰决，大水泛濫十五個郡國還多。連年喪失莊稼，農時錯過了種不上過冬的麥子，百姓失掉産業流離漂散，群輩官吏把守關口不予接納。大的異象那樣鮮明，水災浩浩，黎民貧窮困頓如此，這是應該减少平常的税額和自己潤益的費用的時候，有司却奏請增加賦税，很背謬經書的義理，違逆百姓的心意，這是播布怨恨趨向禍患的做法啊。鎖簧丢失的情形，大概是因爲這些纔發生的。古時候稻穀不豐收就减少飯食，災禍屢屢發生就减少服飾，凶年不修建房屋，這是英明君王的制度啊。《詩經》中説："百姓有悲傷的事，伏地爬行來賑救他們。"《論語》中説："百姓不富足，誰給君主富足？"我希望陛下不要允許增加賦税的奏請，還要减少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廪犧的費用，停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的工服官的發輸制作，來扶助大司農。流布仁德廣施恩惠，救濟補助困乏之人，打開關門津梁，接納流散的百姓，任憑他們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來救濟他們的危急。立春的時候，派遣使者巡

視民風習俗，宣揚散布聖明的恩德，慰問撫恤孤兒寡婦，詢問百姓疾苦，慰勞勉勵地方官，告誡獎勵農耕植桑，不要奪取農耕的時間，來慰勞安撫百姓的心，防備阻塞大的奸邪産生的空隙。諸侯的叛亂，差不多就能夠平息了。

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群小，不肯爲耳！

我聽説上主可與他一起做善事而不能與他一起做惡事，下主可與他一起做惡事而不能與他一起做善事。陛下天然的品性，通達聰慧，是上主的姿質。衹要能稍稍省思愚臣的話，感悟三種災難，深深憂懼大的異象，定下心思推行善政，拋棄忘掉邪惡的心志，不要再犯以前的過失，振作精神致力治政，最大的誠意感應上天，那麽天上積久的異象遏止了，地下的災禍叛亂降伏了，還有什麽憂慮擔心的呢？我私下裏擔心陛下爲公的志向没能專一，私人的愛好很有所存留，還愛戀衆小人，不肯去做啊！

對奏，天子甚感其言。

奏對進上，天子很爲他的話所感動。

永於經書，泛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谷永對於經書，能夠普遍地通明暢達，與杜欽、杜鄴大致相當，但不能像劉向父子和揚雄一樣融會貫通。他對於天官、《京氏易》最精通，因此善於談論災變異象，前後上奏四十多件事，稍有重複，專門指責主上自身和後宮罷了。被王氏所袒護，主上也知道，不很親近信賴他。

永所居任職，爲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爲票騎將軍，薦永，徵入爲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谷永所任之處都很稱職，做北地太守一年多，衛將軍王商薨，曲陽侯王根做了驃騎將軍，推舉谷永，徵召入京做大司農。一年多後，谷永生病，三個月後，有司上奏請求免去谷永的職位。先例，公卿生病，皇上就賜予休假，到谷永時單單馬上免職。幾個月後，谷永死在家裏。本名谷並，據説因尉氏樊並造反，改名谷永。

杜鄴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爲郎。

杜鄴字子夏，本是魏郡繁陽人。祖父和父親積累功勞都官至郡守，武帝時遷居茂陵。杜鄴年少喪父，他的母親是張敞的女兒。杜鄴壯年時，跟隨張敞的兒子張吉學習請教，得到其家藏之書。以舉孝廉做了郎。

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

杜鄴與車騎將軍王音友善。平阿侯王譚不

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説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陜，并爲弼疑。故内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爲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説諭？昔文侯寤大雁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壹飯之饌而將相加歡，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奥内，唯深察焉。"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後以病去郎。商爲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簿，以爲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爲凉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數年以病免。

領受城門職，後來去世，上上哀傷懊悔這件事，於是又命令王譚的弟弟成都侯王商官位爲特進，領城門兵，可以像將軍府一樣舉拔官吏。杜鄴見王音先前與平阿侯有怨隙，就游説王音説："我聽説人之常情，對待恩深的人就奉養謹厚，對待最愛的人就有求必應。親近却不被特殊對待，誰能没有怨氣？這是《棠棣》、《角弓》詩創作的目的呀。從前秦伯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家，却不能容納他同母的弟弟，《春秋》也記載并譏諷他。周公、召公就不這樣，他們忠誠地相互輔助，按照道義相互匡正，同等對待自己的親屬，同等對待自己的地位，不憑藉聖德獨占國家的尊寵，也不因年長獨自承受榮耀的職位，以陜爲界劃分職責，共同輔政。因此在内没有不滿和怨恨的裂痕，在外没有遭受侵犯欺侮的耻辱，兩個人都享有上天的庇祐，承受高潔的名聲的原因，大概就是因爲這些。我私下裏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又有詔令得以像五府一樣舉拔官吏，這是皇帝明詔要寵幸他呀。將軍應該奉承順從聖上的心意，更加不同於以前，每件事凡要商議，一定要讓他參與，意旨因忠誠而發，又由將軍提出，那麽誰敢不高興呢？從前文侯感悟趙倉唐進獻大雁而父子更加親近，陳平供給絳侯一餐的飲食而將相更加和悦，這種接觸雖然在楹階俎豆之間，它的目的却是在於爲國家擊退敵人消除患難，這樣的謀略難道不遠大嗎！我私下很仰慕倉唐、陸子的行爲，告訴您的這些私下裏的話，衹希望您能好好考慮這件事。"王音很贊賞他的話，從此與成都侯王商親密起來，兩個人都很重視杜鄴。後來杜鄴因病辭去郎。王商做了大司馬衛將軍，任命杜鄴做主簿，把他當作心腹，推舉他做侍御史。哀帝即位，升任他做凉州刺史。杜鄴居官寬舒，缺少威嚴，多年後因病免官。

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也。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爲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專權。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

當時，皇上的祖母定陶傅太后尊稱皇太太后，皇上的母親丁姬尊稱帝太后，皇后就是傅太后堂弟的女兒。傅氏封侯的有三個人，丁氏封侯的有兩個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的兒子鄭業爲陽信侯。傅太后更是參預政事獨攬大權。元壽元年正月朔日，皇上任用皇后的父親孔鄉侯傅晏做

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鄴對曰：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刖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内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吕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暗，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

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詔策决，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絶，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

大司馬衛將軍，任用帝舅陽安侯丁明做大司馬驃騎將軍。到授官時，發生了日食，皇上下令推舉方正直言的士人。扶陽侯韋育舉薦杜鄴方正，杜鄴對奏説：

我聽説禽息爲國憂慮，碰碎頭也不遺憾，卞和進獻寶玉，被砍去雙足而心甘情願。我有幸得以承奉直言的詔令，没有前兩者的危險，怎敢不盡力陳説！我聽説陽者尊貴陰者卑賤，卑賤者跟隨尊貴者，尊貴者兼管卑賤者，這是上天的規律。因此男子雖然卑賤，也各自是他家的陽者；女子雖然尊貴，仍是國中的陰者。因此在禮法上要明確三從的規範，即使有文母的德行，一定也要受她兒子的約束。《春秋》不記載紀侯的母親，是因爲婦道衰減。從前鄭伯聽從姜氏的欲望，終於發生叔段篡國的禍亂；周襄王在國内迫於惠后之難，而遭到移居鄭國的危亡。漢朝興起，吕太后依仗權勢偏私親屬，又讓外孫女做孝惠皇后，那時繼嗣不明確，凡事多隱晦，白晝昏暗冬季打雷之類的變故，多得記載不過來。私下裏見陛下施行不偏頗的政治，每事節約儉省，不合禮就不去做，確實是想修正自身與天下一起更化布新。然而好的兆象没有應驗，却發生了日食地震，百姓聽到謠言行籌占卜，相互傳説驚惶不安。據《春秋》記載災異是以景象指意作爲言語告誡人，因此在於獲知一類所指喻的意思來知道其他的事。日食，表明陽被陰所覆蓋，《坤卦》凌於《離》之上，是《明夷》的卦象。《坤》用來效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地震，是不守陰道的效驗。占象很清楚，我怎敢不直陳這些事！

從前曾子詢問聽從父命的道理，孔子説："這是什麽話！"孔子贊揚閔子騫嚴格遵守禮法，聽任父母的行爲，没有不合理的，因此也没有可離間的。前大司馬新都侯王莽罷官住在弟弟家中，依據詔書决策，又遣歸封國。高昌侯宏離開藩地自動與朝廷斷絶關係，仍然享有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

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并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并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暗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内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

尉傅遷巧言諂媚不忠誠，免官遣歸故郡，間隔没到一個月，就又有命令召他回來，大臣上奏請求公正地對他進行處罰，終於不再遣回，却反而兼任官職奉命出使，尊顯寵幸超過了從前。至於陽信侯鄭業，都是因私情做了一國之君，并不是功德達到這個地步。衆外家昆弟不論有無才能，一同侍奉在宮中，布列在近臣之位，有的掌管兵衛，有的把持軍屯，寵愛的心思并於一家，積久顯貴的權勢，是歷代很少看到很少聽説的。甚至竟然并列設置大司馬將軍的職位。皇甫縱然昌盛，三桓縱然興隆，魯國因此分作三軍，也無法與這相比。正當授官的日子，天空昏暗出現日食。不在前後，正當授官之日纔發生的原因，是告誡陛下要謙遜不要專制，不要衹信賴一個人，他説的就聽從，他要的就順從，有罪惡的不獲罪處罰，没有功勞才能的都受官封爵，傳布越久積陋越多，這正是過失所在，上天要用明白的道理來使聖朝醒悟。從前詩人指責的，《春秋》譏諷的，景象指意是這樣，大概不在其它方面。由後事來審視前事，就忿恨認爲它不對，到了自身的行爲，不自己照鏡察看，就認爲是對的，這是計策的失誤。疏遠卑賤的大臣單單從旁邊看到了，我疑心宮内也有像我這樣的人。上天的變故不是空泛的，像這樣盡力保佑歷代君主，爲什麽不順應天意修正政事！

臣聞野鷄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説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禄何嫌不報！

我聽説野鷄顯出怪異，高宗被深深觸動；大風猛烈地颳過，成王因此驚恐不安。希望陛下更加精心專誠，考慮承繼國初的隆盛，凡事考查古例，來滿足百姓的心意，那麽黎民百姓就没有不高興的，上帝百神收回威勢和怒氣，還哪裏用得着憂慮禎祥福禄不來回報！

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籌，及谷永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行志》。

杜鄴没有授官就病死了。杜鄴談論百姓傳布謡言行籌占卜的事，以及谷永談論王者買私田，出現彗星隕石鎖簧丢失的占驗，這些都記載在《五行志》中。

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

當初，杜鄴跟隨張吉學習，張吉的兒子張竦

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静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又少年喪父，跟隨杜鄴研習學問，在當時也很有名，尤其擅長文字之學。杜鄴的兒子杜林，清静好古，也有很好的才能，建武中歷位列卿，官至大司空。他考定文字的水平勝過杜鄴和張竦，因此世人説研究文字之學由杜公開始。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勢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爲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

贊曰：孝成帝時代，把政權委托給外戚之家，諸舅把持政權，權勢比丁氏、傅氏在孝哀帝時還重。因此杜鄴敢於指責丁氏、傅氏，而杜欽、谷永不敢談論王氏，這是形勢使得他們那樣啊。還有杜欽想要抑制減損王鳳的權力，杜鄴却依附王音和王商，也是如此。谷永陳説三七的警戒，這表現出他的忠誠，到他引用申伯的事來諂媚王鳳，離間平阿侯與車騎將軍，陳説金火的變化謀求和解，可以稱作是誠信不足而言談有餘的人。孔子稱“友多聞”，這三個人近似這種説法了。

漢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何武王嘉師丹傳

何武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褒爲待詔，武等賜帛罷。

何武字君公，是蜀郡郫縣人。宣帝時，天下戰亂平息秩序安定，四夷歸服，神爵、五鳳之間多次蒙受祥瑞以應人君之德。益州刺史王襄指使辯士王褒頌揚漢德，作了《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何武當時十四五歲，與成都楊覆衆等人一同學習唱這些詩。那時，宣帝沿襲武帝舊例，尋求博識通達才能卓越的士人，在宣室召見何武等人。皇上説："這是盛德之事，我憑什麽能够承受它啊！"以王褒備作待詔，何武等人賜帛罷退。

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禄勳舉四行，遷爲鄠令，坐法免歸。

何武拜見博士從師學習，研習《周易》。憑考中射策甲科做了郎，與翟方進心志投合相互友好。光禄勳以四行推舉官吏，何武升任鄠縣縣令，犯法被罷免回家。

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

何武兄弟五人，都是郡中官吏，郡縣的人很敬畏他們。何武的弟弟何顯家有商人户籍，經常不交納賦税，縣裏多次負擔他的賦税。集市上負責收税的人求商抓住這點侮辱何顯家，何顯大怒，想要藉官吏職事中傷求商。何武説："因爲我們家交租賦服徭役不在衆人之前，以公事爲重，不徇私情的官吏難道不應該這樣嗎！"何武最終報告太守，招納求商做了卒吏，州里的人聽説了這件事都很敬佩他。

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

過了很久，太僕王音推舉何武賢良方正，召他對策，授官做了諫議大夫，升任揚州刺史。他糾舉上報食禄二千石的大官吏一定先向他們頒下通告，服罪的替他們減除罪狀，罷免他們就行

之，抵罪或至死。

了；不服罪的，以最重的刑罰上報他們的罪狀，抵償他們應負的罪責，有的甚至獲死罪。

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録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决。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毁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群盗，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九江太守戴聖，是《禮經》中號稱小戴的那個人，實行懲處多不遵守法令，前刺史因爲他是大儒者，寬容了他。等到何武做刺史，巡行部屬審查記録囚犯的罪狀，有檢舉出來交給郡治罪的。戴聖説：“後進生知道什麽，竟想擾亂别人的管理！”都没有裁决。何武派從事查訪到他的罪行，戴聖害怕，自己辭了官。後來他做了博士，在朝廷上誹謗何武。何武聽説了這件事，自始至終不宣揚他的惡行。後來，戴聖的兒子的賓客聚爲群盗，被官吏捕獲，拘囚在廬江，戴聖自以爲兒子一定會死。何武用心公平地裁决這件事，其子最後得以不判死罪。從這以後，戴聖羞愧心服。何武每次奏事到京師，戴聖未曾不到他門下謝恩。

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

何武作刺史，二千石官吏有罪，隨時檢舉上報，其餘賢能與不賢能的官吏都一視同仁，因此郡國各重視他們的郡守和國相，州中太平。巡行部屬一定要先到學官接見諸生，考查他們的誦讀和論辯，詢問他們政事的得失，然後進入傳舍，拿出記録詢問耕種田地的數量，五穀的好壞，之後纔會見郡守，把這作爲慣常的次序。

初，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爲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嘗省見。”顯等甚慚，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强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

當初，何武做郡中官吏的時候，奉事太守何壽。何壽知道何武有宰相的才能，因爲他與自己同姓，所以厚待他。後來何壽做了大司農，他哥哥的兒子做廬江長史。當時何武在官邸奏事，何壽哥哥的兒子恰好在長安，何壽備酒席請來何武的弟弟何顯和老朋友楊覆衆等人，酒喝得正暢快，讓他哥哥的兒子出來見面，説：“這孩子是揚州長史，才能低下，不曾問候拜見過何武。”何顯等人很羞愧，回來把這件事告訴了何武，何武説：“刺史如同古代的方伯，是皇上所委任，一州的表率呀，職責在於推薦善人罷除惡人，官吏治理政務的成績有卓越之處，百姓有隱居的，纔應當召見，不能有什麽私下的詢問。”何顯、楊覆衆勉强他，不得已召見，賜給一卮酒。年中，廬江太守舉拔了何壽哥哥的兒子。何武就是這樣遵守法令害怕失職。

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爲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害什四以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爲諫大夫。遷兗州刺史，入爲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虚偽。武坐左遷楚内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爲廷尉。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爲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即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封氾鄉侯，食邑千户。氾鄉在琅邪不其，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犨之博望鄉爲氾鄉侯國，增邑千户。

何武做了五年刺史，入京做丞相司直，丞相薛宣很敬重他。出任清河太守，幾年後，因郡中十分之四以上地區遭受災害獲罪免官。過了很長時間，大司馬曲陽侯王根推薦何武，徵召他做了諫大夫。升任兗州刺史，入京任司隸校尉，調任京兆尹。過了兩年，何武推舉方正，因所舉的人被召見時旋轉一拜，有司認爲他違謬衆人弄虚作假而獲罪。何武獲罪貶爲楚内史，升任沛郡太守，又入京任廷尉。綏和三年，御史大夫孔光被貶爲廷尉，何武做了御史大夫。成帝將要修治辟雍，開置三公官職，就將原來的御史大夫改爲大司空。何武改任大司空，封爲氾鄉侯，食邑一千户。氾鄉在琅邪不其，哀帝剛即位，褒獎賞賜大臣，另把南陽犨的博望鄉作爲氾鄉侯封地，增加封地一千户。

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内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托。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何武爲人仁愛厚道，喜歡舉薦士人，勸勉稱頌別人的好處。他做楚内史時厚待龔勝、龔舍二人，在沛郡時厚待唐林、唐尊二人，等到做了公卿，就向朝廷推薦他們。這些人之所以能顯赫於世，都是何侯的力量，世人因此敬重何武。然而他憎惡朋黨，一定向儒者詢問考察文官，一定向文官詢問考察儒者，用來相互參考檢驗。要任命官吏，先制定科目條例來防止私相囑托。他做官也没什麽顯赫的名聲，離任後常被人懷念。

及爲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内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并内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今内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逾，不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相如太守，内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内史爲中尉。初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語在《朱博傳》。唯内史事施行。

等到何武做了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一同進奏説：“以前諸侯王判決案件治理政事，内史主管訴訟事務，相總管法令輔佐諸侯王，中尉治理盜賊。現在諸侯王不判決案件參與政務，中尉官職罷置，職責并入内史，委任郡國守相，是爲了統一威信，安定百姓。現在内史職位低下而權力重大，權勢超過了職位，不統一爲尊貴的地位，很難治理好。我請求相的職位要如同太守，内史的職位要如同都尉，來順應尊卑的次序，平衡輕重的權力。”皇上命令説：“可以。”把内史改爲中尉。開始何武爲九卿的時候，進言説應該設置三公官職，又與方進一同進奏罷設刺史，改設州牧，後來又都恢復了舊制，這件事記載在《朱博傳》中。衹有内史一事實行了。

多所舉奏，號爲煩碎，不稱賢

何武多有舉薦進奏，稱得上煩瑣細碎，不能

公　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冤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武由是復徵爲御史大夫。月餘，徙爲前將軍。

稱爲賢能的人。他的功績聲名大致與薛宣一樣，才能不如他，但經學和正直要超過他。何武的後母住在郡中，他派官吏回去迎接。正值成帝崩，官吏恐怕道路上有盜賊，就讓後母留在了郡中，左右近臣有人譴責何武事奉親人不忠厚。哀帝也想改換大臣，於是頒策書罷免何武道："您行事煩瑣，不合衆人的心意，孝順的聲名沒有聽到，壞的名聲流行，沒有用來做表率向四方顯示的。應交回大司空印綬，免官回歸封國。"此後過了五年，諫大夫鮑宣多次爲他伸冤，天子感動於丞相王嘉的對答，而高安侯董賢也推薦何武，何武因此又被徵召做了御史大夫。過了一個多月，調任爲前將軍。

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爲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爲莽求特進給事中。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太后爲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爲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户。後有詔舉大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禄相善，二人獨謀，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吕、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禄可大司馬，而禄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禄互相稱舉，皆免。

在這以前，新都侯王莽回歸封國，過了幾年，皇上因爲太皇太后的緣故徵召王莽返回京師。王莽的堂弟成都侯王邑是侍中，假稱太皇太后旨意報告哀帝，替王莽請求特進給事中官職。哀帝又向太皇太后請示，事情暴露。太后替他謝罪，皇上因爲太后的緣故不忍殺他，降職任命王邑做了西河屬國都尉，削減千户。後來有詔令舉薦大常，王莽私下裏慫恿何武以求舉薦，何武不敢推舉他。此後過了幾個月，哀帝崩，太后當日召王莽入宫，收回大司馬董賢的印綬，命令有司推薦可以做大司馬的人。王莽原來是大司馬，因躲避丁、傅辭去官位，衆人稱頌認爲他賢能，又是太后的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滿朝官員都推舉王莽。何武是前將軍，平時與左將軍公孫禄相交好，兩人單獨謀劃，認爲以前孝惠、孝昭兩個年幼的皇上在位的時候，外戚吕、霍、上官把持政權，幾乎傾危社稷。現在孝成、孝哀連續兩代没有子嗣，正應當挑選任命親近的人輔佐年幼的皇上，不應讓異姓大臣把持政權，親密和疏遠的人相間雜，替國家謀劃爲便利。因此何武推舉公孫禄可以做大司馬，而公孫禄也推舉何武。太后最終自主任命王莽做了大司馬。王莽暗示有司進奏彈劾何武、公孫禄相互稱道薦舉，兩人都被免官。

武就國後，莽寖盛，爲宰衡，陰誅不附己者。元始三年，吕寬等事

何武回到封國後，王莽的勢力漸漸强盛起來，做了宰衡，暗地裏誅殺不依附自己的人。元

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徵武，武自殺。衆人多冤武者，莽欲厭衆意，令武子況嗣爲侯，謚武曰剌侯。莽篡位，免況爲庶人。

始三年，呂寬等事情發生。當時大司空甄豐接受王莽的暗中旨意，派遣使者乘驛車清理懲治其同黨，牽連引出許多王莽所想要誅殺的人，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郡國豪傑獲罪而死的有幾百人。何武也在被誣陷之列，大理正用檻車徵召何武，何武自殺。衆人多有認爲何武冤枉的，王莽想滿足衆意，讓何武的兒子何況繼嗣爲侯，謚何武爲剌侯。王莽篡位，罷免何況爲庶人。

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户殿門失闌免。光禄勛于永除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復察廉爲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太中大夫。出爲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爲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户。

王嘉字公仲，是平陵人。考中明經射策甲科做了郎，因守殿門時沒有攔住不應進的人而獲罪免官。光禄勛于永任命他爲屬官，因察舉廉者做了南陵縣丞，又因舉廉而做了長陵縣尉。鴻嘉年間，舉薦敦樸能直言的人，王嘉被召到宣室，對答政事得失，破格升任太中大夫。出京任九江、河南太守，治政很有名聲。被徵召入京任大鴻臚，調任京兆尹，升任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替平當做丞相，封爲新甫侯，加授食邑一千一百户。

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

王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望，皇上很敬重他。哀帝剛剛即位，想要匡正成帝的政事，多有變動，王嘉上疏說：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内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

我聽説聖明的君王的功績在於得到人才。孔子説："賢才難得，不是這樣的嗎！""因而繼承前代定立爲諸侯的，衹像他們的先人一樣賢能就行了。"即使不能够全都賢能，天子可以替他們挑選大臣，策立命卿來輔佐他們。據有這個封國，歷代尊敬士人重視賢才，然後士人和百姓纔會歸附於他，因此教化施行而統治的功績建立。現在郡守的地位比古代的諸侯還重要，從前招引選拔賢才，賢才很難得到，選拔提升可用的人，有的是從囚徒中起用的。從前魏尚因事獲罪被拘囚，文帝感動於馮唐的話，派使者拿着符節赦免他的罪名，授任雲中太守，匈奴畏懼他。武帝從被罰作勞役的人中提拔了韓安國，任命爲梁的内史，骨肉因此安生。張敞做京兆尹，有罪應當免官，有狡猾的官吏知

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

道後就故意冒犯張敞，張敞逮捕并殺了他，他家爲自己伸冤，使者復核獄案，以殺人罪彈劾張敞，皇上不下逮捕令，遇到赦免，逃亡在外數十天，宣帝徵召張敞授任冀州刺史，終於得到了他的用場。前代不是偏私這三個人，而是貪圖他們的才器對國家有益處呀。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

孝文帝的時候，官吏處於官位的有的延長到子孫，就以官名做了姓氏，倉氏、庫氏就是倉庫官的後代。那些食俸二千石的大官吏也安於官位喜愛他們的職業，然後上下勉勵，没有誰有得過且過、馬虎草率的心思。這以後稍稍有了變動，公卿以下的官吏相互更遞很急促，又多次改變政事，司隸、部刺史考察到官吏有過失就都加以彈劾，宣揚隱私，官吏有的在位幾個月就辭官了，送走舊的迎來新的，相互往來於道路。中等才能的人苟且容身尋求保全，下等才能的人心懷恐懼顧全自身，權宜謀求私利的人增多了。食俸二千石的官吏更加輕微卑賤，官吏百姓都輕慢他們。有人掌握了他們微小的過失，增加成罪名，報告給刺史、司隸，有的就依進上的書章下令懲治他們；衆人知道他們容易傾危，稍有失意就產生背叛的心思。前時山陽逃亡的役人蘇令等人恣意橫行，官吏士人面臨患難，没有誰願意守義殉節而死，這是因爲郡守、諸侯相的威權平時就被剥奪了。孝成皇帝懊悔這件事，頒下詔書，二千石官吏不以故意放縱爲罪名，派使者賞賜黄金，寬慰他們的心，確實是認爲國家有危急，還得責令二千石官吏辦理，二千石官吏的威權在危難時得到發揮，纔能統率任使下屬和百姓。

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

孝宣皇帝愛護那些善於治民的官吏，有奏章彈劾，就把事情留在禁中，遇有赦令一概解除。舊例，尚書很少發布奏章，是煩勞攪擾百姓的，證實了就拘囚懲處，有死在獄中的，奏章文中一定有"敢告之"的字樣纔發布。希望陛下留心選擇賢才，記取好處忘

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掉過失，容忍臣子，不要爲了尋求完備而責備他們。二千石官、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才能勝任官職的，人之常情不能没有過失差錯，應該能够寬恕小錯，讓努力奉職的人有所勉勵。這是現今的重要事情，國家的利益呀。前一時蘇令發起爲盜，想派遣大夫讓他追問情况，當時見到的大夫没有能够勝任派遣的，就召見盩厔縣令尹逢授任爲諫大夫而派遣了他。現今諸大夫有才能的很少，應該預先存養能够做出成就的人，那麽士人就會赴救國難不吝惜死亡；而臨患亂匆促間纔尋求這樣的人，這不是治明朝廷的辦法啊。

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王嘉於是推薦儒者公孫光、滿昌以及有才能的官吏蕭咸、薛修等人，都是原來食俸二千石官吏中有聲名被稱頌的，天子都接納任用了他們。

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傅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内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内引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説，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所

正好息夫躬、孫寵等人通過中常侍宋弘進上奏書告發東平王劉雲向鬼神祈禱詛咒皇上，又與后舅伍宏謀劃弑殺皇上發動叛亂，劉雲等伏法被殺，息夫躬、孫寵被提升爲俸禄二千石的官吏。此時，侍中董賢被皇上喜愛寵信，皇上想封他爲侯却没有什麽理由，傅嘉勸皇上藉東平王的事來封賞董賢。皇上因此决定更改息夫躬、孫寵告發東平王的原來的奏章，削去宋弘的名字，改稱因董賢而聽到了這件事，想憑藉這個功勞封他爲侯，三個人都先賜爵爲關内侯。過了不久，想册封董賢等人，皇上心中忌憚王嘉，於是先派皇后的父親孔鄉侯傅晏拿着詔書給丞相御史看。於是王嘉與御史大夫賈延進上密封的奏書説："私下裏看見董賢等三人剛剛賜爵，衆人紛紛議論，都説董賢顯貴了，其餘的人一起蒙受恩寵，到現在流言没有消散。陛下不斷向董賢等人施加仁愛恩惠，應該顯示董賢等人本來奏章的語句，接見詢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察符合古今之例，確定它符合道義，這樣以後纔加爵封地；不這樣，恐怕會大失人心，天下人伸頸議論。公開評議這件事，一定有説應當封侯的，在於陛下是否聽從；天下的人即使不高興，過錯也有所分攤，不單單在陛下一個人。以前定陵侯淳于長剛封侯，這件事也有争議。大司農谷永認爲淳于

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以切責公卿曰："朕居位以來，寢疾未瘳，反逆之謀，相連不絶，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内侍案脉，幾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晋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禄大夫躬爲宜陵侯。"

長應當封侯，衆人歸罪於谷永，先帝没有單獨蒙受那些責難。臣王嘉、臣賈延才能低下不稱職，即使死了也難逃罪責。明知順從不違逆聖旨，能够得以一刻容身，而不敢順從的原因，是想報答您的厚恩啊。"皇上被他們的話感動，停止了這件事，過了幾個月，終於下命令封賞董賢等人，由此嚴厲地責備公卿説："我登上皇位以來，卧病未愈，反叛的陰謀，相連不斷，叛亂的臣子，親近侍奉在宫中。前東平王劉雲和王后謁向鬼神祈禱詛咒我，派侍醫伍宏等内侍來切脉，幾乎傾危了社稷，大概没有什麽比這更厲害的了！從前楚國有子玉得臣，晋文公爲他側席而坐；近代的事例，有汲黯挫敗了淮南王的陰謀。現今劉雲等能够有謀劃弑殺天子而叛亂的陰謀，這是公卿輔臣没有誰能盡心致力於視聽來把它消滅壓制在没有發生時的緣故啊。依賴宗廟的神靈，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等人發覺并報告了我，亂臣都按他們的罪過受到了懲罰。《尚書》中不是説嗎？'任用有德的人來表揚他們的忠善。'因此封董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孫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禄大夫息夫躬爲宜陵侯。"

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况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此後過了幾個月，出現了日食，皇上命令推舉敢於直言的人，王嘉又進上密封的奏書説：

我聽説咎繇告誡帝舜説："據有國家的人不要傲慢，不要放縱欲望，要謹慎戒備，一天一天地把握萬事的端機。"箕子告誡武王説："臣下應該没有作威作福的，没有吃精美食物的；如果臣下有作威作福吃精美食物的，對你的家有損害，對你的國不吉祥，衆人因此偏邪不正，百姓因此虚假邪惡。"這是説像這樣就會違背尊卑的次序，擾亂陰陽的規則，而損害到君王，他的國家就很危險了。居住在城邑裏的人偏邪不正，百姓因此虚假邪惡不專一，這是君王不遵守法令制度、上下喪失應有的秩序所造成的衰敗呀。武王親自實行這些法度，國家隆盛一直到成康時代。從成康時代以後，放任心意縱容欲望，法令制度衰落，到了臣下弑殺君主，兒子弑殺父親的地步。父子是最親的關係，

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宫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内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内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内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

却喪失禮法厭恨父親的存在，何况異姓的臣下呢？孔子説："治理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大國，應敬謹地處事而有信用，節儉費用而愛惜百姓，使用民力有一定的時限。"孝文皇帝完全施行這些措施，天下人都蒙受了恩惠，成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公平明確，施恩有節度，記録人的功績，忽略小的過失，因此達到了國家治理天下太平。孝元皇帝繼承了偉大的事業，平和恭順少有欲望，都城内庫有錢四十萬萬，水衡積錢二十五萬萬，少府積錢十八萬萬。孝元帝曾經巡幸上林，後宫馮貴人跟隨到獸圈，猛獸受驚出圈，貴人上前擋住元帝，元帝嘉奬她的義行，賜錢幣五萬。掖庭宫人會見親屬，有給他們賞賜的，囑咐他們不要當衆道謝。顯示平和憎惡偏邪，重視人心的喪失，賞賜節約。那時外戚資財上千萬的很少，因此少府水衡積錢很多。即使遭逢初元、永光凶年的饑荒，加上西羌的變亂，在外供奉着軍隊，在内賑救着貧苦的百姓，始終没有社稷傾危的憂患，這是因爲内府的儲藏充實啊。孝成皇帝的時候，諫臣多談論微服出行的害處，以及女寵獨占寵愛，沉湎在酒色中，損害德行傷減壽命，那些言論都很懇切，但孝成帝始終不怨恨發怒。受寵的大臣有淳于長、張放、史育，史育多次被貶辭官，家中資財不到千萬，張放被斥逐回歸封國，淳于長受杖刑死在獄中。不因私人的寵愛損害國家的道義，因此雖有好内的責難，而朝廷安定太平，把事業傳授給了陛下。

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綉，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

陛下在封國的時候，喜愛《詩經》和《尚書》，崇尚節儉，徵召入京所經過的路上人們都稱頌您的品德美好，這是因爲天下的人改變心意希望您能治理好國家。陛下剛即位，更换帷帳，除去華麗的絲織品，乘輿坐席衣服的邊飾衹用粗厚的絲織品。共皇的寢廟屢屢應當建造，您憂慮哀憐百姓，考慮到費用不足，因道義而割捨恩情，就暫時停止了工程，現在纔開始建造。然而駙馬都尉董

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宫，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并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歡嘩，群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

賢也在上林中興建官署，又爲董賢修建大宅，開宅門向北闕，引王渠灌注園池，派使者監視勞作，賞賜官吏和兵卒，規模比修建宗廟還大。董賢的母親病了，長安的厨官供給祭祀的飲食，祝禱的途中遇到的行人都得到飲食。爲董賢製做器具，製成了，要上報給您通過纔行，有的物品好，就特别賞賜那些工匠，自己貢獻宗廟三宫的器物還達不到這樣。董賢家有婚事宴請賓客以及會見親戚，官吏們一起供給財物，賞賜直到倉頭奴婢，每人十萬錢。派使者監視，收取市場上的物品，商人震驚，路人喧嘩，群臣惶惑。下詔書命令廢止苑囿，却因爲賜給董賢二千多頃土地，均田制度從此被破壞了。奢侈僭越放縱欲望，變易惑亂陰陽，災禍異象衆多，百姓傳播謠言，手持算籌驚惶不安，披髮光脚逃跑，騎馬的就飛奔起來，上天迷亂了他們的意志，使他們無法控制自己。有人認爲這是對謀劃者策略失誤的告誡。陛下一向仁厚睿智做事謹慎，現在却受到這樣深的責難。

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内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禄，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孔子説："國家傾危了却不能支撑，國家顛覆了却不能扶持，那又爲什麽還任用那個人做相呢？"臣王嘉有幸能够身居相位，私下裏内心悲傷不能傳達我忠誠的心意；如果我死了對國家有益，那麽我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希望陛下謹慎地對待自己的偏愛，體察衆人共同的疑慮。從前寵臣鄧通、韓嫣因尊貴驕縱失去了節制，放縱游樂没有滿足，卑賤的人抑制不住心中的欲望，終於陷入罪人之列。惑亂國家丢掉性命，不能始終享有那份俸禄，這就是所謂的愛他正好是害了他啊。您應該深刻借鑒前代，從而節制對董賢的寵愛，以保全他的性命。

於是上浸不説，而愈愛賢，不能自勝。

於是皇上漸漸不高興了，却更加寵愛董賢，無法控制自己。

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托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户，及賜孔鄉侯、汝昌

正逢祖母傅太后去世，皇上藉機假托傅太后遺詔，讓成帝母親王太后頒給丞相御史，加封董賢二千户，以及賜給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封

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禄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内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户，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横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争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

地。王嘉將詔書封還，趁此進上密封的奏書勸諫皇上和太后説："我聽説爵禄土地是上天的財産。《尚書》中説：'皇天任命有德的人，有五種服飾五種彩章。'君王替上天給衆人賜封爵位，尤其應該慎重。分割土地來賜封，做得不够合適，百姓就不信服，觸動陰陽之氣，這樣的壞處是嚴重危害自身的健康。現在您的身體長久不舒服，這是臣王嘉心中憂懼的事啊。高安侯董賢，是以諂媚而受寵的臣子，陛下拿出爵位來使他尊貴，竭盡財物來使他富貴，减損您最尊貴的身份來使他榮耀，君主的威嚴已經减弱了，内府的儲藏已經用盡了，還惟恐不能滿足他。財物都是百姓的力量所得，孝文皇帝想要修建露臺，吝惜百金的花費，克制自己没有修建。現在董賢散發國家的賦款來布施個人的恩惠，一家甚至給到一千金，自古以來尊貴的大臣未曾有過這樣的事，流言傳播四方，百姓都一同怨恨他。鄉里的諺語説：'千人所指，無病而死。'我常常替他感到心寒。現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的遺詔，命令丞相御史增加董賢的封户，賜給三個侯封地，臣王嘉私下裏很困惑。山崩地動，日食發生在年月日之首，這都是對陰侵犯陽的告誡啊。以前董賢已經兩次受封，傅晏、傅商也兩次改换封地，鄭業因私心而任意索求，恩惠已經過於深厚，求財索位放任自己的欲望不知滿足，嚴重損害了尊敬尊者的大義，不能够把這些昭示給天下人，其危害是極爲嚴重的！大臣驕縱狡詐，陰陽失去節制，氣感相動，就會危害身體。陛下卧病在床長久不愈，繼嗣没有確立，應該考慮修正各項事務，順應上天和百姓的心意，來求得福祐，爲什麼要輕鄙自己放縱欲望、不顧念高祖辛辛苦苦創立的國家要把它傳到無窮代呢！《孝經》中説：'天子有七個諍諫的大臣，即便無道，也不會失去他的天下。'我恭謹地封上詔書，不敢顯露給人看，不是吝惜性命而不自置於法，是害怕天下人知道這件事，所以不敢彈劾自己。愚臣多次觸犯忌諱，希望陛下能够用心地省察。"

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

當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以及五個二千石官吏共同審理東平王劉雲的案件，

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内顧望，操持兩心，幸雲逾冬，無討賊疾惡主仇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户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謝罪。

當時冬月還没過二旬，梁相懷疑劉雲有冤情，獄狀有假飾的言辭，上奏書要求轉到長安，再下達給公卿重新審理。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認爲可以批准。天子以梁相等人都見皇上身體不好，内外觀望，心懷二意，希望劉雲活過冬天，没有討伐叛賊的罪惡、憎惡主上的仇敵的心意，下詔令罷免梁相等人都爲庶人。此後過了幾個月大赦，王嘉進上密封的奏書舉薦梁相等人通曉處理獄案，“梁相計謀深沉，鞠譚很會做規範的文書，宗伯鳳通曉經術品德端方，聖明的君主應該計算大臣的功勞免除他們的過錯，我私下裏替朝廷惋惜這三個人。”奏書進上，皇上很不高興。此後過了二十多天，王嘉封還給董賢增加封户的詔書，皇上於是發怒了，召王嘉到尚書那裏，責問他以“梁相等人前次因在官位不盡忠誠，對外依附諸侯，懷有二心，違背了人臣的道義獲罪，現在你稱贊梁相等人有才能，足以計量功勞免除罪過。您因有道義德行，官居三公之位，以總籌方略統一萬類分明善惡作爲職責，知道梁相等人的罪惡已經公布，顯示給天下人知道，當時就進行了自我彈劾，現在又稱譽梁相等人，説替朝廷惋惜他們。大臣的舉止，任憑自己的心意所在，迷亂國家欺罔主上，近臣從您開始，更何况在遠處做官的人呢！要以狀對答”。王嘉脱掉朝冠請罪。

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禄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禄、右將軍王安、光禄勳馬宫、光禄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備宰相，諸事并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

事情下達給將軍和九卿大臣審理。光禄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禄、右將軍王安、光禄勳馬宫、光禄大夫龔勝彈劾王嘉迷亂國家欺罔皇上不守道義，請求與廷尉共同處治。龔勝個人認爲王嘉官居宰相，各事一同廢止，過失是因王嘉引起的；王嘉因舉薦梁相等人獲罪，太輕微，用來對應迷亂國家欺罔皇上不守道義的罪名，恐怕不能顯示給天下人。皇上於是同意了孔光等人的奏請。

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爲“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以爲“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

孔光等請求謁者召王嘉到廷尉詔獄，皇上命令説：“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商議。”衛尉劉雲等五十人認爲“如孔光等人的話可以批准”。議郎龔等人認爲“王嘉論事前後相違背，没有一定的準則，不勝任宰相職務，應該削奪他的爵位和封

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内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吊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誄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

地，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認爲“聖明的君主處理案件，一定要先探求本意定立罪名，探求心意確立案情，這樣死者不懷恨入地，活着的人不懷怨而承受罪罰。英明的君主具有最高的德行，重視大臣的刑罰，廣泛地延請有司商議，要讓天下人都信服。王嘉的罪名雖然應合法律，聖明的君主對待大臣，在車上看見他就要下來，坐着就要站起來，病了就要多次探望他，死了就要去憑吊他，甚至廢止宗廟的祭祀，依禮來提拔他，依義來辭退他，依他的德行來撰寫誄文。考察王嘉本是因爲梁相等人獲罪，罪惡雖很顯著，而大臣結着頭髮戴着刑械、裸身遭受笞刑，這不是用來敬重國家褒揚宗廟的做法啊。今年春月寒氣交錯，霜露多次降臨，應該向天下顯示寬厚仁和。我們這些人不懂得大義，希望陛下能明察這件事。”有詔令暫借給謁者符節，召丞相到廷尉詔獄。

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决。”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

使者到了王嘉府上，掾史哭泣着，一起和藥給王嘉，王嘉不肯服。主簿說：“將相不面對法官陳述冤情，這樣沿襲已成舊例，您應該自殺。”使者端坐在府門上。主簿又上前進藥，王嘉拿過藥杯擲到地上，對屬吏說：“丞相有幸得以位居三公，執行職務時有負國家，應當伏刑都市來警示世人。丞相難道是小兒女嗎，爲什麽要吃藥而死！”王嘉於是着裝出門，見到使者拜了兩拜接受了聖旨，乘坐卒吏小車，去掉車蓋免冠，跟隨使者拜見廷尉。廷尉收回了王嘉的丞相新甫侯的印綬，綁縛王嘉用車載到都船詔獄。

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勢不得逾冬月，誠不見其外内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

皇上聽說王嘉活着自己見了官吏，大怒，派將軍以下的官員和五個二千石官吏共同處治。獄吏詰問王嘉，王嘉對答說：“考察獄案的人希望得到事實。我私下裏見梁相等人以前處理東平王的案件，并不認爲劉雲不該死，衹是涉及到公卿的事要顯示慎重；備置驛馬轉送囚犯，勢必不能超過冬月，確實不見他們内外觀望阿附劉雲的證據。又有幸得以蒙受大赦，梁相等都是温良和善的官吏，我私心替國家愛惜賢才，不是偏愛這三個人。”獄吏說：“如果是這樣，那麽你爲什麽認爲罪名仍很相當？一定是辜負了國家，不是無罪

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嘔血而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語在《賢傳》。

而入獄。”獄吏稍稍冒犯王嘉，王嘉喟然仰天嘆道：“有幸得以充任宰相，不能舉拔賢才罷退愚才，因此負國，死有餘責。”獄吏詢問賢與不肖的人的名字，王嘉説：“賢才，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舉拔；惡人，高安侯董賢父子，諂媚邪僻擾亂朝廷，却不能罷免。我罪當處死，死也没什麼怨恨。”王嘉被拘囚在牢獄二十多天，不吃食物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來看重王嘉而很同情他，皇上於是罷免了丁明，以董賢代替了他，這件事記載在《董賢傳》中。

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録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

王嘉任丞相三年被誅殺，封國被削奪。死後皇上讀他的答辭而思考他的話，又用孔光代替王嘉做了丞相，徵用何武做了御史大夫。元始四年，下詔書追録忠臣，封王嘉的兒子王崇爲新甫侯，追謚王嘉爲忠侯。

師丹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爲光禄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禄大夫給事中，由是爲少府、光禄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爲左將軍，賜爵關内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研習《詩經》，奉匡衡爲師。因舉孝廉做了郎。元帝末年，做了博士，後來被罷免。建始年間，州裏推舉茂材，又補任博士，出任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薦師丹議論博深，廉潔正直守道義，徵召入京做了光禄大夫、丞相司直。過了幾個月，又做了光禄大夫給事中，由此任少府、光禄勳、侍中，很受尊重。成帝末年，册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任命師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即位，師丹任左將軍，賜爵關内侯，賞賜食邑，領尚書事，於是代替王莽做了大司馬，封爲高樂侯。一個多月後，升任大司空。

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内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

皇上年少在封國的時候，見成帝把政權委托給外戚家，王氏越權强盛，心中常憂悒不安。即位後，常試圖匡正這種局面。封爵授官給丁氏、傅氏來削奪王氏的權力。師丹以師傅的身份居三公位，很受皇上的信任，便上奏書説：“古代帝王居喪不理政事，百官聽命於冢宰，三年不改先父的政策。先皇帝的尸柩仍在殿堂，而您就給我們以及親屬賜官封爵，赫然地都尊貴榮耀起來。賜封帝舅爲陽安侯，皇后的尊號還没有確定，就

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托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黄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慚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預先封她的父親爲孔鄉侯。又外調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人。詔書頻頻下發，變動政事，倉猝突然不能循序漸進。我即便不能明白地陳説大義，却也不能堅持推讓您賜的爵位，相隨着空受封侯，更加增加了您的過錯。近來郡國多地震，河水決流殘害人民，日月不明，五星運行失去規律，這都是您的舉止失去公正，號令不定，法度没有原則，陰陽混濁造成的禍患啊。我浮想人的情理之中不該没有子嗣，因此，雖然年紀已六七十，仍要多娶姬妾廣求子嗣。孝成皇帝深深體察到上天的意旨，洞察到您至高的德行，在壯年時就克制自己，立陛下爲皇嗣。先帝突然抛捨了天下而陛下承繼了大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擔憂，這是先帝聖德符合上天與百姓的心意的功勞啊。我聽説天威離皇上很近，希望陛下深思先帝定立陛下的用意，并且克己躬行來觀看天下人的順從歸化。天下，是陛下的家，您的親戚大臣何患不能富貴，不應該太倉猝。先帝不考慮我的愚鈍，任我做了太傅，陛下因爲我是先帝委任的師傅，所以没有功德而官居重位，受封大國，加賜黄金，備位三公，職責在於輔助皇上，不能竭盡忠誠彌補您的過失，而使百姓私下議論，災異多次發生，這是我的大罪過。我不敢提出乞骸骨回到家鄉海濱，恐怕被懷疑是造作。我真是羞愧有負於重大的職責，按道義不能不以死盡忠。”奏書數十次進上，多是懇切直率的話。

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

當初，哀帝即位，成帝的母親尊稱爲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尊稱爲皇太后，而皇上的祖母傅太后和母親丁后都留在封國的住所，自以定陶共王爲稱號。高昌侯董宏進上奏書説：“秦莊襄王的母親本是夏氏，而他被華陽夫人養作兒子，到即位後，兩人都尊稱太后。應該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情下達給有司，當時師丹以左將軍的身份與大司馬王莽一同彈劾董宏“明知皇太后是最尊貴的稱號，天下已經統一，却稱引亡秦的事例做比喻，欺騙貽誤聖明的朝廷，不是爲人臣子應當説的話，非常不合道義。”皇上新登位，很謙讓，采納了王莽、師丹的話，免董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强迫皇上一定要稱尊號，皇上

陶共王爲共皇，尊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并，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毁，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毁，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毁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遍持

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尊稱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門郎段猶等人又上書道："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都不應該再引定陶藩國的名稱來加在尊號上，車馬衣服都應該合乎皇的意義，設置二千石以下的官員供奉他們各自的職位，還應該在京師爲共皇修建宗廟。"皇上又下達奏書給大臣們進行商議，有司都認爲應該像泠褒和段猶説的那樣做。師丹單單奏道："聖明的君王制定禮法要取法於天地，因此尊卑之禮明確了人倫的次序就會端正，人倫次序端正了就會乾坤適應它的位置陰陽順應它的規律，人主和萬民都蒙受保祐。尊卑，是用來端正天地的位置的，不能够擾亂。現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稱號，是符合母從子妻從夫的道義的。如果要立官置吏，車馬服飾與太皇太后等同，就不能用來明確尊卑和天無二主的道義。定陶共皇的謚號在前已經確定了，按道理不應該再改。《禮記》中説：'父親是士人，兒子是天子，祭祀用天子禮，他的尸服還是使用士人的服飾。'兒子没有給父親封爵的道理，這是爲了尊重父母啊。爲人後者爲人子，因此爲所繼承的人服三年重孝，反而减少父母的孝期爲一周年，這是明確尊奉本祖而重視正統啊。孝成皇帝聖恩深遠，因此替共王立後，承繼祭祀，現在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毁，恩情道義已經完備了。陛下已經繼承了先帝的體脉，主持祭祀大宗，承繼宗廟天地社稷的祭祀，按道理不應該又把定陶共皇奉入宗廟。現在要在京師修建宗廟，而讓臣下祭祀他，這是没有主上啊。又親情盡了必當毁棄，白白地放棄一國太祖不毁的祭祀，却來接受無主應毁不正當的禮儀，這不能説是尊重厚待共皇啊。"師丹因此漸漸不稱皇上的心意。

正好有人上書説古代用龜貝做貨幣，現在用銅錢替换它，百姓因此貧窮，應該更改貨幣。皇上以這件事詢問師丹，師丹回答説可以改。奏書下達給有司商議，都認爲使用銅錢已經很長時間了，難以馬上改變。師丹年紀大，忘了他以前説的話，後來又同意了公卿的意見。又有一次，師丹讓手下官吏寫奏摺，官吏私自寫下草稿，丁

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决，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以爲當治，事以暴列，乃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臻，山崩地震，河决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君内爲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外以爲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爲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虚僞壞化，寖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省過求己，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爲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虚采名，謗譏匈匈，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群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諼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耻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托傅位，未忍考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

氏、傅氏子弟聽説了，派人上書告師丹進奏密封的奏書而行人却都持有那份奏書。皇上以這件事詢問將軍和中朝大臣，他們都對答説："忠臣不應宣顯諫議的話，大臣奏報事情不該泄露，讓官吏百姓傳寫流散四方。'大臣不嚴密就會喪失生命'，應該下達廷尉處治。"事情下達廷尉，廷尉以大不敬罪彈劾師丹。事情還没有裁决，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進上奏書，説"師丹的經術和品行没有人可比擬，自近世大臣能像師丹的很少。發於憤懣，進奏密封的奏書，來不及深思遠慮，讓主簿代筆，泄露的過錯不在師丹。因此貶黜他，恐怕不能使衆人心服。"尚書彈劾申咸、炔欽説："有幸得以以儒官選拔備作近臣，皇上聽取他們的話來斷事判定疑惑之處，明知師丹是國家重臣，議定罪名進行處罰，這是國家應該慎重的，申咸和炔欽當初附合經義認爲應當處治，事情已經顯示給衆人了，却又上書胡亂稱贊師丹，前後相違背，是不敬。"皇上貶低申咸和炔欽的官秩各兩個等級，於是下策罷免師丹道："三公，是朕的心腹大臣，輔助善行審察過失，匡正管理百官，是協調統一天下的人。朕既不够明達，把政事委托給你，近來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屢屢發生，山崩地震，河水决堤泉流奔涌，泛濫殘害人民，百姓流連，心中没有可依賴的，司空的職責尤其廢棄。你在位出入三年，没有聽到你忠誠的言論和好的計謀，却反而有朋黨相提拔不公正的名聲。以前把特拔力田商議更改貨幣的奏章給你看，你在宫内向朕建議可以改而没有疑問；我把你的話拿給朝臣一同商討，你却又希望和衆人一樣，在外認爲不便更改，使知道的人把過錯歸到朕身上。朕隱忍不説出來，替你受過。朕痛恨互相勾結的人，虚僞損傷風化，漸漸成了習俗，因此多次寫信給你，希望你從自身反省尋求過失，你却反而不接受，回去後又有所言論。等到你上奏密封的奏書，流傳在行人中，散布得使朝廷街市的人都知道了，彈劾的人認爲大臣不忠，依罪應該殺頭，采獲虚名，致使毁謗指責沸沸揚揚，流傳四方。心腹大臣况且這樣，遠臣又將怎樣呢？大概錯在二人同心的好處的説法上，

印綬，罷歸。”

又憑什麽統領群下，使遠方親附呢？朕考慮你地位尊貴責任重大，考慮事情不周密，心懷詭詐迷亂國家，進退之間違背命令，言論反覆相互矛盾，很替你羞愧，這不是用來實現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因爲你曾受托爲師傅，不忍讓法官考核你，已經命令有司寬赦你不要處治。交上大司空高樂侯的印綬，罷官歸家。”

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黄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内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卬也。惟陛下財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

尚書令唐林上奏疏説：“我私下裏見到免大司空的策書，指責過於深切了，君子作文，應該替賢者諱飾。師丹的經學是當世的儒宗，德行是國中的長者，親自教授陛下，位居三公，犯的罪很輕微，海内的人没有見他有大的過錯，事既已過去，免去爵位的處罰太重了，京師的有識之士都認爲應該恢復師丹的封地和爵位，讓他奉朝請，這是四方的人期待的啊。希望陛下體察揣度衆人的心意，能够安慰報答做爲師傅的大臣。”皇上聽從了唐林的話，下令封賜師丹爵位爲關内侯，食邑三百户。

丹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尊傅太后爲皇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爲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爲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下衰粗，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説，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仁，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

師丹被罷免幾個月後，皇上又采用朱博的建議，尊稱傅太后爲皇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與太皇太后以及皇太后同等尊貴，又爲共皇在京師修建宗廟，禮儀一如孝元皇帝。朱博升任丞相，又和御史大夫趙玄上奏道：“前高昌侯董宏首先提出定立尊號的建議，却被師丹彈劾，免爲庶人。那時天下有喪事，把政事委托給師丹，師丹不仔細考慮褒揚推廣尊親的道理却胡亂稱説，貶低尊號，使孝道損虧，不忠没有比這更大的了。陛下聖明仁厚，昭然定立尊號，董宏因爲忠孝又封爲高昌侯。師丹違逆君命罪行昭著，雖蒙寬赦的命令，也不應該享有爵位和封地，請求免他爲庶人。”奏議被批准。師丹於是被廢免回到鄉里過了很多年。

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葬之，定陶隳廢共皇廟。諸造議泠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爲庶人。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内侯，食故邑。數月，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

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向太皇太后陳奏發掘傅太后、丁太后的墓冢，剥奪她們的璽綬，重以百姓禮埋葬她們，定陶毁掉了共皇廟。諸位建議此事的人如泠褒、段猶等人都流放到合浦，又罷免高昌侯董宏爲庶人。徵召師丹到公車署，賜爵關内侯，享食原來的封邑。幾個月後，太皇太后詔令大司徒、大司空道：“褒奬有德的人，

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關内侯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所以章有德報厥功也。其以厚丘之中鄉户二千一百封丹爲義陽侯。”月餘薨，謚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乃絶。

賞賜首功大臣，這是先聖的制度，歷代帝王不變的規矩。前定陶太后妄稱尊號，十分違背義理。關内侯師丹對國家忠誠正直，不顧患難，堅持忠誠的節操，依據聖王的法度，分辨明確尊卑的制度，堅決的樣子有柱石一般牢固，面臨大節而不可强奪，可以稱得上社稷的重臣了。有司條陳上奏的建議定稱尊號的邪臣已經降職或罷免，師丹却没有論功加賞，恐怕違繆先賞後罰的道理，無法來宣揚有德報答他的功勞。現以厚丘的中鄉二千一百户賜封師丹爲義陽侯。”一個多月後，師丹薨，謚稱節侯。他的兒子師業承襲了爵位，王莽敗亡後就斷絶了。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争，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於後。當王莽之作，外内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用没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贊曰：何武的舉奏，王嘉的諫諍，師丹的主張，考察他們的禍福，都在以後應驗了。當王莽興起，内外都信服，董賢受到的寵幸，可以比得上皇親國戚，何武、王嘉區區臣子，用一蕢土來阻塞江河，因此淹没了自身。師丹和董宏交替受賞罰，很悲哀啊！因此説“依順世俗就會廢棄正道，違背世俗就會危害自身”，這是古人難以受封爵位的原因。

漢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揚雄傳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别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逼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溯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溯江上，處嶓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他的先人是有周伯僑的後代，作爲庶出旁支以晉的揚作爲食邑，并以此爲氏，不知伯僑是周的哪一支系。揚在河、汾之間，周衰亡後揚氏有人稱侯，號稱揚侯。碰上晉六卿争權，韓、魏、趙興起而范、中行、知伯衰落。這時，逼迫揚侯，揚侯逃到楚巫山，在那裏安家。楚漢興起時，揚氏逆江上行，住到巴江州。揚季官做到廬江太守。漢元鼎間躲避仇人又逆江上行，住到嶓山南面的郫，有一壥田，一區宅，世代以耕種養蠶爲職業。從季到雄，五代衹有一子單傳，所以揚雄在蜀没有别的揚族。

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産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

揚雄小時候好學，不研究章句，通曉字詞解釋而已，博覽群書無所不讀。爲人平易寬和，口吃不能快速講話，静默愛沉思，清静無爲，没有什麽嗜好欲望，不追逐富貴，不擔憂貧賤，不故意修煉品性來在世上求取聲名。家産不超過十金，窮得没有一石餘糧，却很安然。自身胸懷博大，不是聖哲的書不喜歡；不合己意，即使能富貴也不幹。却很喜歡辭賦。

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温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

此前，蜀有司馬相如，作賦很壯麗典雅，揚雄心中佩服他，每次作賦，常把他作爲榜樣模仿。又驚訝屈原文才超過相如，却至於不被容納，作《離騷》，自己投江而死，爲他的文章感到悲傷，讀時没有不流淚的。認爲君子時勢順利就大有作爲，時勢不順就像龍蛇蟄伏，機遇好不

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㟭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其辭曰：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乎皇波，因江潭而㴮記兮，欽吊楚之湘纍。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潔而離紛！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

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鈎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爲綦。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䵍！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

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猨貁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

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

懿神龍之淵潛，俟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

横江、湘以南㴮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泛溢兮，將折

好是命，何必自己投水呢！便寫了一篇文章，常常摘取《離騷》中的句子而反駁它，從㟭山投到江水中來哀悼屈原，名爲《反離騷》；又依《離騷》重作一篇，名叫《廣騷》；又依《惜誦》以下到《懷沙》作一卷，名叫《畔牢愁》。《畔牢愁》、《廣騷》文字多不記載，衹記載《反離騷》，辭中說：

和有周氏親連啊，起源於汾畔，神靈的後代從伯僑開始叙譜，發展到末代的揚侯。經歷了江河的大波，得到周楚的美烈，沿着江邊投下吊文，敬悼楚投湘的無罪死臣。

天路不開啊，爲何純潔而遭難！穢濁不光明的東西交雜紛亂。

漢經十代到了陽朔，招搖紀時爲周正月，取法於皇天的清明和大地的周正。想到你是貴族之後，又看到你的美好的文辭，佩帶着規矩和衡器，踩着妖星的足迹。平素身穿美衣，爲何文采縱横却性情狹隘！身有娵娃的美髮，却賣到九戎去求利。

鳳凰在蓬陼飛翔，哪裏是駕鵝趕得上的！驊騮跑在曲折險阻中，便艱難與驢騾齊步。枳棘髒亂，猨貁擔心不敢下去，楚王既然相信椒、蘭的讒言，你爲何不早察覺？

穿着芰茄的綠衣，披着芙蓉的朱裳，芳香濃烈没人聞到，不如叠好放在别的屋中。女子們比賽容姿綽約，互相以佳麗之態争比，知道美女們的嫉妒，你何必皺起娥眉？

美好的神龍潛伏深淵，等待雲起而騰飛，没有春風紛揚，誰知龍的所在？可嘆你多芬芳，飄散光盛的香苓，遭到季夏的冷霜，夭折而失去了美麗。

渡過江、湘往南，到那蒼吾，乘着江潭的浮波，向重華討個公正。訴説心中的煩

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

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

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

纍既𠦪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

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瑶臺之逸女，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柅兮，望昆侖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

既亡鸞車之幽藹兮，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潔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録功五帝，恤胤錫羨，拓迹

惱，怕重華不向着你，乘着陽侯的白浪，難道單會贊許你？

細瓊屑和秋菊，要用來長享天年，面對汨羅自沉，怕日落西山。解開扶桑的車轡，讓它放縱奔馳，鸞皇飛騰都趕不上，不衹是飛廉和雲師！

捲起薜芷和若蕙，投入湘底；大把的申椒和菌桂，淹没於江湖。用椒稰請神，又找到很多瓊茅，不聽從靈氛的占卜，却在江畔投水身亡！

你既仰慕傅説，爲何不真的實行？徒然擔心鶗鴂要叫，却在百草之前不芬芳！

原來你拋棄了虙妃，又想瑶臺的美女，叫雄鴆來作媒，爲何多次離去一個也配不上！乘着旖旎的雲霓，向昆侖周游，放眼四方而感懷，何必非在高丘做官？

既没有盛美的鸞車，又怎駕委蛇的八龍？對着江畔抹淚，又怎麼有《九招》和《九歌》？聖哲的遭遇，本是天時和命運；雖常欷歔感嘆，怕靈修也不因你而改變。從前仲尼離開魯，來來往往周游，最終回到舊國，何必非投身湘底激流！以爲漁父吃糟喝醨污濁，自己沐浴後抖去衣塵純潔，丢掉由、聃所珍重的，重蹈彭咸的覆轍！

孝成帝時，有門客推薦揚雄的文章像相如，皇上正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來求繼嗣，召揚雄在承明庭中待詔。正月，跟着上甘泉，回來上奏《甘泉賦》諷諫。辭中說：

漢第十代，要郊祀上玄，祭泰畤，求神祐，尊明號，合於三皇，仿效五帝，憂後賜福，開拓嗣統。於是便命百官，選吉日，合

開統。於是乃命群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撙撙，其相膠葛兮，猋駭雲訊，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昕；翕赫曶霍，霧集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

良辰，如同星空的分布運行。下令招搖和泰陰，讓鉤陳率兵，連結天地作爲壁壘，撻擊夔魖、獝狂。八位神來往奔走，戎裝壯麗；蚩尤那些人帶着干將拿着玉戚，凌亂地飛跑逃竄。都聚在一起狂奔，半途分散；交織排列，像魚鱗一樣紛雜，參差不齊，像魚鳥一樣上下翻騰；像霧蒙一樣開合聚散，光輝四散，燦然分布。

於是乘輿乃登夫鳳皇兮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虯，蠖略蕤綏，灕乎幓纚。帥爾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柅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陵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狃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

於是乘輿以鳳凰爲飾，覆蓋着華芝，四匹蒼螭六匹素虯，螭虯奮飛，車飾盛美。陰陽開合聚散，升於清霄越過浮影，旟旐矗立多麽繁盛！旄飾如流星電燭一般，都是翠蓋鸞旗。營中聚集萬騎，排列着千乘玉車。車聲轟鳴參差，輕車比迅雷狂風還快。高下參差，曲折澄澈。登上椽欒到天門，馳過天門到達寒冷之地。

是時未轃夫甘泉也，乃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廪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疆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攢并閭與茇苦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岩而爲谷；迣迣離宫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施靡乎延屬。

這時未到甘泉，遥望連綿的通天。下面陰冷低下，上面紛雜交錯；高直通天，不可量度。平原坦蕩寬廣，林中草叢生處列樹新雉；聚集并閭和茇苦，分散無際。丘陵高大，溝谷深險；相連的離宫到處輝映，封巒石關連綿相接。

於是大夏雲譎波詭，摧嶊而成觀，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軮軋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瞵瑞。金人仡仡

於是大厦如雲波怪誕，崔嵬而成觀闕，舉目仰視，暈眩不能見。瀏覽其高大，指點其東西的綿長，心意迷惶昏亂。扶着軒檻環顧，衹見遠映無邊。玉樹蒼翠青葱，瑪瑙犀角飾壁燦爛。勇健的金人背負着鍾虡，龍鱗岩而張開，舉着明亮的火炬，乘着太陽的光輝，比得上上帝住的縣圃，如同泰壹的尊

其承鍾虡兮，嵌岩岩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燭兮，乘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掘其獨出兮，㨖北極之嶟嶟，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雷鬱律而岩突兮，電儵忽於墻藩。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絶飛梁兮，浮蔑蠓而撇天。

神。高臺峭然獨出，竦峭至於北極，衆星延伸到屋翼，日月經過屋梠中央，雷聲在深幽中轟鳴，電光在墻蘺間閃爍。鬼魅不能到達，半途而墜落。沿着倒影走過浮橋，蚊蟲能浮到天空。

左欃槍右玄冥兮，前熛闕後應門；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昆侖。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㟪嶵隗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掍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妙遠，肅乎臨淵。

左爲欃槍右爲玄冥，前爲熛闕後爲應門；陰蔽西海和幽都，醴泉涌出汩汩成河。蛟龍在東岸蜷曲，白虎在昆侖怒吼。觀覽高光的屈折，在西厢清閑處閑暇彷徨。前殿崔嵬，和氏玲瓏生光，立浮柱駕飛椽，神在暗中扶持，高門空虛宏遠，如紫宮般深邃。交錯綿延，崔嵬相繞。登着雲閣上下，交錯深通自然天成。紅彩流離，翠氣蜿蜒。接琁室和傾宮，好比登高遠望，臨淵肅穆。

回猋肆其碭駭兮，翍桂椒，鬱栘楊。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呹肸以掍根兮，聲駍隱而歷鍾，排玉户而颺金鋪兮，發蘭惠與穹窮。惟弸彋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仿佛其若夢。

回風放起，過動衆樹，桂椒披散栘楊聚合。香氣高飄，上送屋翼柱柎。聲響振起樹根合動，轟鳴傳入鐘内，打開玉户金鋪，散發出蘭蕙芎藭的芳香。風吹鼓帷帳，幽隱深静。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好比夔、牙在調琴。般、倕扔了他們的刀鑿，王爾丢掉其鉤繩。即使征僑和偓佺并行，也好像在夢中。

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乃搜逑索耦皋、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

於是事物變化，使人驚駭，是天子在珍臺閑館玉飾椽頭的深廣宮中的肅穆之容，可以清心静氣，儲精深思，感動天地，祈福於三神。便尋找可與皋、伊相敵的人，超越衆人的俊才，有甘棠的美德，懷東征的意願，一起聚集在陽靈之宮。織薜荔作席，折瓊枝爲芳，吸清雲清霞，喝若木華的露水，聚集

靡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噏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耀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琁璣而下視兮，行游目乎三危，陳衆車於東坑兮，肆玉釱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風傱傱而扶轄兮，鸞鳳紛其御蕤，梁弱水之濎濴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爲資。

於是欽柴宗祈。燎熏皇天，招繇泰壹。舉洪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倉海，西耀流沙，北爌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觩醪，秬鬯泔淡，肸蠁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熛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群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

於是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棃。天閫决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

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增宮嵾差，駢嵯峨兮，岭巆嶙峋，洞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倈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遲迡兮。輝光眩耀，隆厥福兮，子子孫孫，長亡極兮。

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陆，遠則石

在禮神的苑囿，登上歌頌地神的堂屋。豎起光亮的長旓，華蓋威儀昭明。登琁璣向下看，環顧三危，陳列很多車於東岡，放開玉釱向下奔馳，飄過龍淵回到九垓，窺見地底又回到上面。風疾馳扶轄，鸞鳳銜着纓蕤，渡過弱水好像它很淺，又輕易地越過不周，想西王母正愉快地祝壽，叫玉女和虙妃迴避。玉女無從顯示其清瞳，虙妃不得展示其娥眉。攬道德精剛，與神明資質同等。

於是恭敬地積柴求福。燎熏皇天，招搖泰壹。舉洪頤，豎靈旗。木柴麻秆同焚，又分散於四方，東照蒼海，西照流沙，北晃幽都，南熱丹厓。玄瓚中秬鬯已滿，芬芳瀰漫。火光感動黃龍，火飛化作大麟，派巫咸叫天門，開天庭請衆神。儐助神影降於清壇，祥瑞盛積如山。

於是功成事畢，轉車回歸，經過三巒，在棠棃休息。天門地際都打開，八荒齊同萬國和諧。登長平擊雷鼓，響聲震天勇士奮起，雲飛揚雨滂沱，都說是美德照萬世。

亂曰：高高的圜丘，高遠的天空，升降上下，環繞回周。重宮參差，高峻相連，層次深邃，没有邊際。上天之事，高遠迅疾，聖皇美好，與天地配。敬來郊祭，神明依附，徘徊招搖，疏緩自如。光輝眩耀，降下福祉，子子孫孫，永無窮極。

甘泉本是在秦離宮的基礎上建成，已很奢侈華麗，武帝又增建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處是洪厓、旁皇、儲胥、弩陆，遠處是石闕、封

闕、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游觀屈奇瑰瑋，非木摩而不雕，墻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棌椽三等之制也。且爲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游觀瑰麗奇偉，沒有不雕刻的木器，沒有不繪畫的墻壁，周宣的考室，般庚的遷都，夏卑的宮室，唐虞棌椽三等的制度。并且爲時已久，不是成帝所造，揚雄想諫又感到不是時候，想沉默又不能自已，因此便推崇它，上比於帝室紫宮，好像説這不是人力所爲，如果説是鬼神所建倒可以。還有這時趙昭儀正受寵，每次上甘泉，常按照禮儀讓她隨從，坐在隨車的豹尾之内。所以揚雄姑且極力形容車騎衆多，參麗之駕，不能用來感動天地，祈福於三神。又説“斥退玉女、虙妃，”來委婉勸誡虔敬之事。賦成上奏，天子很是驚異。

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群臣横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羡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曰：

其年三月，要祭后土，皇上就率群臣渡過大河，到達汾陰。祭祀結束，在路上游覽介山，繞過安邑，游覽龍門、鹽池，登歷觀，上西岳而望八荒，踏着殷周遺址，遠望而思念唐虞之風。揚雄認爲臨川羡魚不如退而結網，回去後，獻上《河東賦》加以諷諫，賦中説：

>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于東郊，因兹以勒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群臣，齊法服，整靈輿，乃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鍾，建五旗。羲和司日，顔倫奉輿，風發飆拂，神騰鬼趡；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嘻旭旭，天地稠嶅。簸丘跳巒，涌渭躍涇。秦神下讋，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衰。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

> 這年晚春，要祭后土，拜靈祇，到東郊汾陰，於是勒刻尊名，垂傳鴻業，發祥降福，敬順神明，非常盛美，不能盡書！於是命令群臣，整齊法服、靈旗，執翠鳳裝飾之車，六馬迅疾之車乘，掉轉奔星般的流旃，拉開天狼的威弧。張開耀日的玄旄，揚左纛，披雲旓。舉電鞭，駕雷車，敲響大鐘，竪起五旗。羲和主管太陽，顔倫駕車，風吹翻拂，神鬼騰奔；千車萬騎盛亂壯捷，怡然自得，天地動摇。跳過丘山，躍過涇渭，秦神恐懼跳躍，魂倚堤岸；河靈驚動，掌據華，足蹈衰。便到了陰宮，肅肅穆穆，行動有節。

> 靈祇既鄉，五位時叙，絪緼玄黄，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乎介山。嗟

> 靈祇已到，五方之神叙次已定，天玄地黄，大興於後。於是靈輿穩步，周游安豫，觀覽介山。嘆文公而爲推傷感，在龍門慰悼

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遥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寧。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崝。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灕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泛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蕩蕩其亡雙。

大禹，開溝導流洪水，布散九河於東海之濱。登上歷觀遥望，漫游規劃。欣賞往昔的遺風，喜歡虞氏所耕之地。看到了帝唐的高大和盛周的安寧。徘徊不能離去，想看陔下和彭城。憎惡南巢的崎嶇，喜愛豳岐的廣平。乘翠龍渡河，登上峥嶸的西岳。雲飄飄而來迎接，雨露降下，寂静幽深，雲氣縈繞。在南北呵斥風伯，在東西呵斥雨師，合於天地而獨立，廣大無比。

遵逝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群龍。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雍雍；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踪。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沿路歸來，包容諸夏的大漢，别朝怎能與它相比？《乾》《坤》的貞兆，六爻都是龍。驅使鉤芒和蓐收，駕馭玄冥和祝融。勉勵衆神作道的表率，歌頌《六經》發揮其志。盛德過於有周；仿效三皇，過於五帝。起自平陸，誰説路遠不能跟從？

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呼昔在二帝三王，宫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黄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黄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

這年十二月羽獵，揚雄隨從。認爲在古代二帝三王之時，宫館臺榭沼池苑圃林圃深湖的産物足够供奉郊廟，接待賓客，放滿厨房而已，不搶奪百姓肥沃的糧田和種桑柘的土地。女子有餘布，男子有餘糧，國家富饒，上下充足，所以甘露落在庭園中，甘泉從池塘裏涌出，鳳凰在樹上築巢，黄龍在池沼中游動，麒麟到其苑囿，神雀在林中栖息。從前禹任命益主管山澤，上下和諧，草木茂盛；成湯喜愛田獵而天下財用充足；文王的園圃百里，百姓仍以爲太小；齊宣王園囿四十里，百姓認爲太大；這是使民富足和搶奪民財的區别。武帝擴展上林，南到宜春、鼎胡、御宿、昆吾，西傍南山，到長楊、五柞，北繞黄山，東臨渭水，周長數百里。仿照滇河挖掘昆明池，營建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

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其辭曰：

取象海水環繞方丈、瀛洲、蓬萊。游觀奢華，美妙無比。雖然把上林苑的三個邊割了不少給平民，然而羽獵田車戰馬器械儲備宮墻的建制，仍太奢侈浮華，不是堯、舜、成湯、文王三驅的本意。揚雄又怕後代再因愛好而增修，不以泉臺爲教訓，便藉《校獵賦》來諷諫，辭中說：

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并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驂乘；狹三王之阸薜，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

有人稱贊羲農，難道後代帝王更有文飾嗎？議論者說不是，各自因時制宜，何必按照一個準則？否則封泰山，怎能有七十二種儀式？所以創業垂統的人都没有錯，遠近的五帝三王誰知對錯？於是作頌道：神聖壯麗，住在玄宮，同地一樣富庶，同天一樣高貴。齊桓不配來扶車，楚嚴不配來駕馬；打通三王的隘僻，大步前進；像五帝般宏闊，像三皇般高遠；以道德爲老師，和仁義交朋友。

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内，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乃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后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野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紅霓爲縵，屬之乎昆侖之虚，涣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

於是嚴嚴末月，陰氣大盛，萬物初生於内，枯死於外，皇上要到靈德的苑囿打獵，開拓北邊，頂着西北風，來繼承顓頊、玄冥之業。下詔虞人管湖，東到昆邊，西到閶闔。儲備待命，戍卒立於道旁，除平荆棘野草，汧、渭禁行，整治酆、鎬，周圍廣大，日月從中升落，天地顯得遥遠。在三嵕建虎落作爲司馬門，直徑百里作爲殿門。外面正南到海，左臨虞淵，高山獨立，廣闊無垠。合營大會，先設置在白楊南面，昆明美湖東面。賁育等人，帶盾背羽，拿着莫邪攔截上萬禽獸，其餘的背着垂天大網，張着蓋地的覆車，放下日月旗的紅竿，舉起飛揚的彗星旗。青雲作旒，彩虹爲絡，綴在昆侖山谷，分散如繁星排列，浩大似滚滚波濤，來來往往，前後遮攔。彗星作碉堡，明月爲瞭望臺，熒惑作司命，用天弧發射，輕快錯雜，滿路浩蕩。徽車矯捷，次序飛馳，浩浩蕩蕩，翻山上坡，幽絶遼遠，并列在高原

淫輿輿，前後要遮。欃槍爲闉，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與迾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絶，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

於是天子乃以陽鼂始出乎玄宮，撞鴻鍾，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并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旃，辟歷列缺，吐火施鞭。萃傱允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秋秋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校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横膠輵，猋泣雷厲，驞駍駖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岌。羨漫半散，蕭條數千萬里外。

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别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拖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斫巨狿，搏玄猿，騰空虛，歫連卷。踔夭蟜，娭澗門，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猋，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疾梨；獵蒙蘢，轔輕飛；履般首，帶修蛇；鉤赤豹，摼象犀；跇巒坑，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暗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溥，聊浪乎宇内。

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眦，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陳，浸淫蹴部，曲隊

上；羽騎盤旋，服飾分明，繽紛往來，絡繹不絶，若隱若現，分布在青林之下。

於是天子在日出後從玄宮出來，撞大鐘，樹九旒，六隻白虎，拉着靈車，蚩尤并車，蒙公做先驅。立亙天的旗；揚拂星的旃，雷鳴電閃，吐火掄鞭。萃聚盛大，暢意曠達，指揮八鎮開關；飛廉、雲師，喘息蕭索，排布如魚鱗，合聚如龍羽。啾啾嗆嗆，進西園，近神光；遠望平樂，穿越竹林，踩蕙園，踏蘭坡。燃起烽火，馭者顯技，千馬并驅，校騎萬軍。哮虎行陣，縱横交錯，飆吼雷震，轟轟烈烈，天摇地動。分散瀰漫，散布數千萬里以外。

至於壯士慷慨，異情别趣，東西南北，隨意驅馳。拉蒼豕，勒犀犛，踢浮麋。殺大狿，鬥玄猿，騰躍凌空，力拔曲樹。走曲枝，戲澗門，塵埃紛起，山谷因此起狂風，叢林因此蒙灰塵。至於能俘夷狄的人，脚踢松柏，掌擊蒺藜；在草木茂密處打獵，軋飛禽；踩虎豹，扯長蛇；鉤殺紅豹，牽引象犀；度山陵，過陂塘。車騎如雲，上下難分，泰華作旒，熊耳作綴。樹倒山轉，散布如天外，漫步於水邊，游牧於境内。

於是晴空無雲，逢蒙睜眼，羿氏拉弓。皇車紛紛，光照天地，望舒收繮，徐徐到了上蘭。陣圍變换，稍稍聚斂，曲折重叠，各按行伍。壁壘盤旋，抶擊如電，碰到的便

堅重，各按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埽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絹嘄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容容，遥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冘閼與，亶觀夫票禽之紲隃，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挐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搶題注，蹴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

碎，靠近的就破，鳥來不及飛，野獸不能通過，軍隊驚駭，掃刮野地。等到罕車飛奔，騎兵迅猛，踏飛豹，捉嘄陽；追天寶，出於一面；回應駍然之聲，扶擊流光。山野窮盡，全獲雄雌動物，群獸衆多，在紘網中張噱。三軍衆盛，窮追跑獸，截住亂獸，衹見飛禽被縛，犀兕相抵，熊羆搏鬥，虎豹驚惶，徒然角抵額擊，戰栗恐怖，魂飛魄散，觸車輻折頭頸。亂發箭也能打中，進退都能踩到獲取，傷獸過於車輪，像丘陵一樣堆積。

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厓，隨珠和氏，焯爍其陂。玉石嶜崟，眩耀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群娭乎其中，噍噍昆鳴；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岩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據黿鼉，抾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巨鱗，騎京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虙妃，餉屈原與彭胥。

於是飛禽衰亡，互相聚在深閑之館，面朝珍池。引岐梁水，和江河水，東望極目，西望無際，隨珠和氏，在坡上閃耀。玉石高尖，青光耀目，漢女潛水，怪物幽暗，不能窮盡其形貌。玄鸞孔雀，翡翠流光，王雎關關，鴻雁嚶嚶，在其中游戲，噍噍而鳴；鳧鷖飛鷺，上下磕碰，聲如雷霆。便叫文身的技工，入水和魚蟲搏鬥，破硬冰，入深淵，攀岩扶岸，逼取蛟螭，踏獱獺，捉黿鼉，抓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大魚，騎巨鯨。漂浮彭蠡，探望有虞。正椎擊有夜光的琉璃，打開明月般的珠腹，鞭打洛水的虙妃，宴請屈原和彭胥。

於兹乎鴻生巨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蠁曶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義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群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

於是大儒出現，高車冠，衣服雜色，修唐典，正《雅》《頌》，在前行禮。光明閃耀，聲響如神，仁慈地施惠於北狄，在南鄰進行義戰。所以穿旃裘的大王，胡貉的官長，送寶來朝，舉手稱臣，前面進入圍口，後面陳兵盧山。衆公卿常伯楊朱、墨翟之輩，喟然嘆道："道德真高啊，即使有唐、虞、大夏、成周的興盛，又怎能超過它！太古的朝覲東嶽，禪梁山脚，如不是今世，誰

之隆，何以侈兹！太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

能行呢？”

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黄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宫而輟觀游，土事不飾，木功不雕，承民乎農桑，勸之以弗迨，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遍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放雉菟，收置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兹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勖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皇上仍謙讓説不然，便將從上獵取三靈的流光，下面開决醴泉之水，打開黄龍洞，偷看鳳凰巢，面對麒麟的園囿，到神鳥的樹林；縮小雲夢和孟諸，戒章華，效靈臺，少到離宫停止觀游，不裝飾建築，不雕畫木器，勸民農桑，勉勵其不要懈怠，使男女婚配合時；怕貧窮的人得不到豐饒之利，開皇帝林苑，散發公家儲糧，開創道德的囿苑，寬廣仁惠的虞澤，在神明的園囿中奔馳，觀察群臣的得失；放開雉菟，收起置罘，麋鹿柴木和百姓共有，大概到了這種地步。於是大德醇美，盛世良法，慰勞三皇，勉勵五帝，不也很盛大嗎！於是恭敬和易之人，立君臣節義，尊聖賢功業，無暇於美麗的苑囿和游獵的奢靡，於是調轉車頭，遠離阿房，回到未央。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猪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其辭曰：

第二年，皇上要向胡人誇耀禽獸之多，秋天，命令右扶風徵發百姓進入南山，西從褒斜，東到弘農，南達漢中，張開羅網罝罘，捕捉熊羆豪猪虎豹狖玃狐菟麋鹿，用檻車裝載，運到長楊射熊館。用網作圍陣，把禽獸放在裏面，教胡人徒手與它們搏鬥，抓到的就自己拿走，皇上親自去觀看。此時，農民不能去收割莊稼。揚雄跟着到射熊館，回來後，獻上《長楊賦》，因爲是用筆墨寫成文章，就假藉翰林作爲主人，子墨作爲客卿來諷諫。辭中説：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沾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巀嶭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

子墨客卿問翰林主人道：“聽説聖主養民，仁恩潤澤，行動不爲自己。今年在長楊打獵，先命令右扶風，左到太華右到褒斜，砍巀嶭作弋，繞南山布罝，林莽中排列千乘，山脚分布着上萬騎兵，率軍踏圍場，賞賜戎狄禽獸。抓熊羆，捉豪猪，堆木壘槍，

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扼熊羆，拖豪猪，木雍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民。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娱樂之游，内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摇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

翰林主人曰："吁，謂之兹邪！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内者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

客曰："唯，唯。"

主人曰："昔有强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争之，豪俊麋沸雲擾，群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横巨海，票昆侖，提劍而叱之，所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虱，介胄被沾汗，以爲萬姓請命呼皇天。乃展民之所詘，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

"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宫賤玳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

"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横

作爲儲蓄，這是天下所僅見的。即使如此，也很騷擾農民。三旬多，非常勤苦，却不能有成，怕不知道的人，在外便認爲是娱樂之游，在内就不當作是乾豆祭祀，難道是爲民嗎！并且國君以沉默爲神思，以淡泊爲品德，現在喜歡出遠去顯露威武，多次興師勞累車兵，本來不是人君急須去辦的，鄙人私下不解。"

翰林主人説："咦，説得真怪！像您，是祇知其一不見其二，見外面不知内部。我説得很累，不能一一詳述，請允許我略舉大概，您自己看其必要吧。"

客説："好，好。"

主人説："從前有强秦，像封豕、窫窳一樣殘害士人百姓，鑿齒之流互相磨牙争鬥，豪傑像麋一樣沸騰雲一樣紛擾，百姓因此不寧。於是上帝垂青高祖，高祖奉命，隨斗極，運天關，跨大海，摇崑崙，提劍怒叱，攻城奪邑，戰勝衆將，一天的戰鬥，記不完全。如此勤苦，頭髮亂没空兒梳，餓了來不及吃飯，鞮鍪長了蟣虱，甲胄上都是粘汗，來爲萬姓向皇天請命。於是伸展民屈，興起百姓所缺少的，規劃萬年，恢復帝業，七年之間天下安寧。

"到了聖文帝，隨風乘浪，便着意在大寧，親身節儉，綈衣不破就行，皮鞋不透就行，不住大厦，不雕木器，於是後宫不愛玳瑁珠璣，不佩飾翡翠，不做巧妙的雕刻，憎恨遠離華麗奢侈，不用芬芳之物，禁奏絲竹宴樂之樂，不愛聽鄭衛深妙的樂聲，所以玉衡端正太階持平。

"之後熏鬻入侵，東夷叛亂，羌戎反

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萌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蜂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砰轒轀，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獵乎王廷。驅橐它，燒熐蠡，分梨單于，磔裂屬國，夷坑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尸輿厮，係累老弱，究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手，請獻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

目，閩越互擾，遠民因此不安寧，中原遭受災難。於是聖武大怒，整頓師旅，號令驃騎、衛青，奮然出擊，如電閃雲聚，風起雲涌，如驚弩飛蜂，快似流星，擊如雷霆，攻打轒轀，搗破氈帳，腦塗沙幕，髓入余吾。於是在王廷打獵。驅駱駝，燒熐蠡，離析單于，分裂屬國，平坑谷，開草莽，削山石，踏尸收俘，捆繫老弱，箭鋌中馬、金鏃傷人數十萬，都稽首豎頸，匍匐如蟻，二十多年了，仍不敢喘息。天兵臨境，先到幽都，調戈斜指，南越平定，倒節西征，羌僰東奔。因此遠方異俗隔絕的地方，自古仁化不及，不安於美德，没有不舉足拱手，請求貢獻珍寶，使海内安定，永無邊防交戰的災患。

“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故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莋，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乃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螖，東震日域。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仿佛，骩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

“現在朝廷純仁，遵道重義，兼容諸學，聖德浩蕩；英華沉浮，洋溢四海，普天之下，無不潤澤；如果有士不談王道樵夫也笑話他。所以有人認爲事物没有盛而不衰的，所以平安不忘危險。便時常在豐年出兵，整頓車兵，發兵五莋，在長楊習馬，與猛獸角力，和輕禽比武。便群登南山，遠望烏弋，西傾月窟，東震日域。又怕後代迷戀於一時快事，經常用這些取代國家大事，荒淫於田獵，持續不止，所以車軔未穩，日未移影，隨從没看真切，便逶迤回還；也用來繼太宗之業，遵文武之制，恢復三王的田獵，返歸五帝的娛樂；使農民不停耕，工人不下機器，按時婚配，男女不亂；外出平和，行動簡易，賞勤勞，免徭役；探望長者，撫恤孤弱，和他們共苦樂。然後設鐘鼓之樂，奏韶磬和聲，竪勇武之虡，敲打玉磬，摇作八排舞蹈；飲信義，餐禮樂，聽廟中雍雍之聲，接受神人的福祐；歌吹合於《雅》《頌》。如此勤勞，所以真神勉勵。便

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粳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

要等候符瑞，來禪梁甫山基，增添泰山的威高，與往昔比光榮，延續於未來，難道衹是肆意游覽，馳騁於粳稻地，周游於梨栗林，踐踏草木，炫於衆人，多多收獲狖玃麋鹿嗎！况且盲人看不見咫尺近物，但離婁却洞悉千里遠的角落；您衹吝惜胡人得到我們的禽獸，并不知我們已經得到了他們的王侯。”

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乃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話没説完，墨客退席拜了兩次稽首説：“識大體啊！確實不是我能比得上的。今天啓發混沌，已非常清楚了！”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哀帝時丁、傅、董賢掌權，附庸他們的人有的任官到二千石。當時揚雄正在起草《太玄》，用來自守淡泊。有人嘲笑揚雄用玄色崇尚白色，揚雄爲此作出解釋，名爲《解嘲》。辭中説：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禄，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説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疏，獨説十餘萬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黄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

客人嘲笑揚子道：“我聽説上世的士人，他們立身處世的準則是，不出生則已，出生於世便向上尊崇國君，在下榮顯父母，分别人的圭，受别人的爵，擁有别人的符節，分得别人的俸禄，身配青紫綬帶，乘朱丹之車。現在您有幸遇到明盛之世，處在不必顧忌的朝廷，和衆賢人同列，經過金門上到玉堂很長時間了，并不能策劃一個奇謀，向上勸説君主，向下和公卿談論。眼如明星，舌似電光，一縱一横，辯論者没人能抵擋，却作《太玄》五千字，枝葉分布，衹解説十餘萬言，深的到黄泉，高的出蒼天，大的涵元氣，細的無可比，然而位不過侍郎，提升纔到給事黄門。料想玄不能用來崇尚白色？爲什麽做官這麽落拓呢？”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群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并爲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

揚子笑着回答說："您衹想讓我的車馬華麗，不知道一失足將使我的家族流血！從前周朝綱廢弛，諸侯紛爭，分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裂，并爲戰國。士人没有經常的君主，國家没有固定的大臣，得到士人的富，失去士人的窮，舉翅而飛，隨意栖止，所以士有的用袋子裝上自己，有的鑿墻逃跑。所以騶衍因上下不定而取得名望，孟軻雖遭遇艱難，仍爲萬乘之師。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虚，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吴亡，種、蠡存而粤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現在大漢左有東海，右有渠搜，前有番禺，後有陶塗。東南有一尉，西北有一候。有罪者繫於徽墨，更嚴重的用質鈇砍頭，分播禮樂，教化《詩》《書》，建造學舍，歲月持久。天下士人，都像雷一樣行動，像雲一樣聚合，魚鱗重叠一般，都在八方經營，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頭戴冠纓而談論的人都自比阿衡，五尺童子羞與晏嬰夷吾相比；路順的高入青雲，無路走的棄於溝渠，早晨掌權便是卿相，晚上失勢就是匹夫；好比江湖小雀，勃解小鳥，四雁聚集不算多，雙鳧飛翔不算少。從前三個仁人離開後殷虚弱，兩位老人歸依周便强盛，子胥死吴亡國，種、蠡在越稱霸，五羖來秦高興，樂毅走燕恐懼，范睢用折拉使穰侯危險，蔡澤以曲頤受唐舉嘲笑。所以當天下發生動亂時，不是蕭、曹、子房、平、勃、樊、霍便不能安定；當天下安定時，章句小儒一起坐着守衛，也没什麼可怕的。所以世道動亂，便聖哲驅馳不够用；世道安定，便庸才高枕都有餘。

"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横江潭而漁；或七十説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

"先代的士人，有的鬆了綁作相，有的脱了褐作傅，有的靠着夷門笑，有的横渡江潭打魚；有的游説七十次不被用，有的站着談話間被封侯；有的讓千乘之君駕臨陋巷，有的使國君拿着掃帚作前導。所以士人很能

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俯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

伸舌提筆，鑽空塞隙没有止境。當今縣令不請士人，郡守不迎老師，群卿不禮遇賓客，將相不低眉；談怪事的被懷疑，行爲怪的被治罪，所以想談論的人曲舌不作聲，想行路的猶豫止步。若使先代的士人處在今天，對策不是甲科，行爲不是孝廉，舉止不是方正，衹能上疏，時常評論是非，好的等待詔書，差的報聞被免職，又怎能披挂青紫？

“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絶；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悲夫！”

“并且我聽説，火光熾盛終要熄滅，雷聲轟轟終至消絶；看雷看火，認爲充實，天收攏其聲音，地藏起其熱量。高大明亮的家，鬼偷看他的屋子。争權奪勢的滅亡，默默無聞的生存；位高的祖先危險，自守的保全身體，所以知道玄默，是守道的頂點；能够清静，在神廷游覽；寂寞淡泊，是守德之家。世事變化，人道不變，我和他换了時候，就不知會怎樣。現在您用鴟梟笑話鳳凰，拿着蝘蜓嘲笑龜龍，不是很錯誤嗎！您徒然笑我用玄崇尚白，我也笑您病得厲害，却碰不上臾跗、扁鵲，可悲啊！”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客人説：“那麽没有《玄》就不能成名嗎？范、蔡以下何必要用《玄》呢？”

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涶流沫，西揖强秦之相，搤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脱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

揚子説：“范雎，魏的亡命徒，折脅拉骨，免於入獄，收肩踏背，被扶入袋中，用才智打動萬乘之君，離間涇陽抵制穰侯而代替他，是合時啊。蔡澤，山東的平民，曲頤折鼻，淚唾横流，向西揖拜强秦之相，扼其咽喉，絶其氣，附在其背上奪其位，碰對了時候。天下已平定，武器已收起，建都雒陽，婁敬棄輅解挽，轉動三寸之舌，建議牢固的策略，從中原遷到長安，是適當啊。五帝傳典，三王傳禮，百世不變，叔孫通起家於枹鼓之間，解甲丢戈，便製作君臣儀法，爲得當。《甫刑》散亂，秦法苛酷，聖漢改制，蕭何定法，爲適宜。所以有制定蕭何律

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説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阺隤，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并，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於唐虞之世，就會違理；有製作叔孫通儀法於夏殷時，便會迷惑；有建議婁敬策略於成周時，便是錯謬；有談論范、蔡之説於金、張、許、史之間，便是瘋狂。蕭規曹隨，留侯策劃，陳平奇謀，功比泰山，響似山崩，是那些人多智嗎？也是他們遇到的時候可有作爲。所以在可做的時候做可做的事，便如願；在不可做的時候做不可做的事，就不吉利。藺先生在章臺立功，四皓在南山得名，公孫在金馬創業，驃騎在祁連發迹，司馬長卿挑引卓氏而致巨資，東方朔給細君割肉而感動皇帝。我實在不能和這些人相提，所以默然獨守我的《太玄》。"

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曆焉。揲之以三策，關之以休

揚雄認爲賦是用來諷諫的，如果一定要推展論述，用盡華麗的辭藻，宏偉侈華推衍無窮，致使人無以復加，既而歸爲正道，但看的人已翻過去了。從前武帝喜歡神仙，相如獻上《大人賦》，要用來諷諫，皇帝看後反而飄飄然有凌雲的想法。由此説來，賦勸而不止，是很明白的。又很像俳優淳于髡、優孟之流，不是法度所在，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於是停止不再作賦。便深思天象，參摹分爲四份，終於八十一。旁邊三摹九據，終於七百二十九贊，也是自然之道。所以讀《易》的，看到卦便叫出名；讀《玄》的，數其畫便可確定。《玄》首的四重，不是卦，是數。用法從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大運，和天始終。所以《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稱一二三，和《泰初歷》相應，也有顓頊曆。用三策占卜，聯係吉凶，雜入象類，推布人事，以五行爲文，比擬道德仁義禮智。没有主旨名稱，切合《五經》，如不是其事，不出虚文。因爲太混沌不可知，所以有《首》、

咎，綷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虚生。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説，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爐，旁薄群生，歷覽者兹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

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乃玉乃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倉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虚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

《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都用來解剖《玄》體，分析文章，章句已不傳了。《玄》文太多，所以不記録；讀了難懂，學了難成。有客人責怪《玄》文太深，衆人不喜歡，揚雄作文解釋，名叫《解難》。辭中説：

客人責怪揚子説："凡是著書的，都要迎合衆人的愛好，美味希望它合口，妙聲美在悦耳。現在您高辭深説，廣意微指，獨自馳騁在有無之間，陶製大爐，紛繪群生，閲覽過一年了，仍很不懂。衹是在這裏費精神，在那裏使學者麻煩，好比畫家畫在無形之上，彈琴的依照無聲，大概不行吧？"

揚子説："對。至於高言大論，幽微之道，大概難和讀者相同。從前有人觀天象，察地度，審人法，天顯著廣大，地大而深厚，前人的話，是金是玉。他難道是喜歡故作艱難嗎？情勢不得已啊。難道没見翠虯絳螭將要登天，一定要聳身到倉梧之深淵；不憑浮雲，藉疾風，空舉而上升，便不能到達廖闊，飛升九閎。日月不行千里，便不能照六合，亮八紘；泰山不高聳入雲，便不能聚集浮雲而散發浮氣。所以伏羲氏作《易》，聯絡天地，統以八卦，文王附著六爻，孔子雜錯卦象作彖辭，然後發揮天地之善，定下萬物的基礎。《典》《謨》篇章，《雅》《頌》之聲，不温潤純深，便不足以發揚鴻業彰顯光明。所以用虚無來主事，以寂寞爲原則；最好的味道一定平淡，最好的聲音一定稀微；至大的話傳得遠，大道紆曲。所以美妙的聲音不能被衆人的耳朵認可，美麗的形象不能讓世俗覺得悦目，幽遠的言辭庸人認爲

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咏《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絶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斫。師曠之調鍾，俟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不中聽。現在彈琴，聲調高急，迎合衆好，那麼大家就不期而至；如果彈奏《咸池》、《六莖》、《簫韶》、《九成》，便没人應和了。所以鍾期死了，伯牙就弄破琴拉斷弦不肯再給衆人演奏，獿人死了，匠石就扔掉斧子不敢輕易砍東西。師曠調鐘，要等知音在纔進行；孔子作《春秋》，期望君子能够先讀。老聃有遺言，以理解我的人少爲貴，這不是他的節操嗎！”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撰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

揚雄見到諸子各自以其知識相背馳，大多詆毁聖人，自做怪僻，巧言詭辯，攪亂時政，雖是小的言論，最終會破壞大道迷惑衆人，使他們沉溺於聽到的話却自己不知是錯的。到太史公記載六國，經歷楚漢，到《麟止》結束，和聖人看法不一樣，是非觀念和經書相差很大。所以常有人詢問揚雄，揚雄經常模仿經典之言來回答他們，著成十三卷，模仿《論語》，名叫《法言》。《法言》文章多不記述，衹記其目録：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撰《學行》第一。

天生萬民，懵懂無知，肆意縱情，聰明未開通，以理訓告。作《學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終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撰《吾子》第二。

從周公到孔子，建成王道，其後虚誕盛行乖離於道，諸子所謀衰微。作《吾子》第二。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動不克咸，本諸身。撰《修身》第三。

事物有本真，布陳於萬事，行動不能盡善，原因在自身。作《修身》第三。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奸罔。撰《問道》第四。

芒芒天道，古代聖人所成，超過便不合，不足便不達，不可作奸誣罔。作《問道》第四。

神心曶怳，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誼禮。撰《問神》第五。

心神恍惚，經緯萬方，事關道德仁義禮。作《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撰《問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橫廣，絶于邇言。撰《寡見》第七。

聖人匆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群倫，經諸范。撰《五百》第八。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撰《先知》第九。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壹概諸聖。撰《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顔、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撰《淵騫》第十一。

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檢押，旁開聖則。撰《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撰《孝至》第十三。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并。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説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

明哲盛美，光照無疆，避開不測，保全天命。作《問明》第六。

遠説周遍天地，禮贊神明，深廣宏大，超過近世。作《寡見》第七。

聖人聰明深美，繼天命測神數，超過衆人，作爲常法。作《五百》第八。

建政勸民，感化天下，中和爲最高，施用中和，在於知民情。作《先知》第九。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志業不同，統一於聖人大道。作《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到了漢代，德行崇尚顔、閔，股肱大臣推及蕭、曹，至於名將排列尊卑，確定差品文質。作《淵騫》第十一。

君子善終美名，修正而後行動，發揚聖法。作《君子》第十二。

最大的孝是使雙親安定，最好的安親是使其神靈安定，最好的安神是取得四方的歡心。作《孝至》第十三。

贊曰：這是揚雄的自序。起初，揚雄四十多歲時，從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欣賞其文才，召作門下史，推薦揚雄待詔，一年多後，上奏《羽獵賦》，除官爲郎，給事黄門，和王莽、劉歆并列。哀帝初，又和董賢同官。成、哀、平年間，王莽、董賢都作了三公，權過人君，推薦的人没有不提拔的，但揚雄三代不升官。到王莽篡位，論談者用符命贊美其功德而被封爵的人很多，揚雄仍不被封侯，因年紀大而漸升爲大夫，他就是如此淡泊勢利。確實好古愛道，想以文章在後世揚名，認爲經最大的是《易》，所以作《太玄》；傳最好的是《論語》，所以作《法言》；史篇最好的是《倉頡》，所以作《訓纂》，箴誡最好的是《虞箴》，所以作《州箴》；賦最深的是《離騷》，所以相背而推廣它；

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絶倫。

辭最華麗的是相如，所以作四賦：都探索本源，模仿發揮。用心在内，不求於外，當時人都輕視它；衹有劉歆和范逡敬重他，而桓譚認爲他無與倫比。

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禄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静，作符命。"

王莽時，劉歆、甄豐都做了上公，王莽既是假藉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想禁絶這種做法來使前事得到神化，而甄豐的兒子甄尋、劉歆的兒子劉棻又奏獻符瑞之事。王莽殺了甄豐父子，流放劉棻到四裔，供辭所牽連到的，立即收繫不必奏請。當時揚雄在天禄閣上校書，辦案的使者來了，要抓揚雄，揚雄怕不能逃脱，便從閣上跳下，差點死了。王莽聽到後説："揚雄一向不參與其事，爲什麽在此案中？"暗中查問其原因，原來劉棻曾跟揚雄學寫過奇字，揚雄不知情。下詔不追究他。然而京師爲此評道："因寂寞，自投閣；因清静，作符命。"

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揚雄因病免職，又召爲大夫。家境一向貧寒，愛喝酒，人很少到其家。當時有多事的人帶着酒菜跟他學習，鉅鹿侯芭常跟揚雄一起居住，學了《太玄》、《法言》。劉歆也曾看到，對揚雄説："白白使自己受苦！現在學者有利禄，還不能通曉《易》，何况《玄》？我怕後人用它來蓋醬瓿了。"揚雄笑而不答。活到七十一歲，在天鳳五年死去，侯芭爲他建墳，守喪三年。

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虚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閲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

當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聽説揚雄死了，對桓譚説："您曾稱贊揚雄的書，難道能流傳後世嗎？"桓譚説："一定能够流傳。但您和桓譚看不到。凡人輕視近的重視遠的，親眼見揚子雲地位容貌不能動人，便輕視其書。從前老聃作虚無之論兩篇，輕仁義，駁禮學，但後世喜歡它的還認爲超過《五經》，從漢文帝、景帝及司馬遷都有這話。現在揚子的書文義最深，論述不違背聖人，如果遇到當時君主，再經賢知閲讀，被他們稱道，便必定超過諸子了。"諸儒有的嘲笑揚雄不是聖人却作經，好比春秋吴楚君主僭越稱王，應該是滅族絶後之罪。從揚雄死後到現在四十多

秋吴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自雄之没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年，他的《法言》大行於世，但《玄》到底未得彰顯，但篇籍都在。

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儒林傳

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奸七十餘君。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乃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叙《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絶，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目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古代的儒者，對《六藝》文章都廣泛學習。《六藝》，是王教的經典，先聖用來明天道，正人倫，達到天下大治的成法。周道衰微，壞於幽厲之時，禮樂征伐出自諸侯，衰落二百多年後孔子興起，因聖德遭逢末世，智言不被用，大道不能通行，於是慨嘆道："鳳鳥不來，河不出圖，我算了吧！""文王已死，文章之事豈不在此乎？"於是應聘於諸侯，以答禮行義。向西入周，向南到楚，受驚於匡，斷糧於陳，干謁七十多個國君。到齊聽到《韶》樂，三月不知肉味；從衛返魯，然後音樂得以修正，《雅》《頌》各得其所。探查古今篇籍，於是稱贊道："堯做君主真偉大啊！衹有天最大，堯效法它。他的成就多麽高啊，他的禮樂法度多麽美好啊！"又説："周追視二代，文章隆盛，我贊同周。"於是整述《書》便從《堯典》開始，稱樂便以《韶舞》爲法，論《詩》則以《周南》爲首。連結周禮，循魯《春秋》，列舉十二公的行事，用文武之道爲標準，成爲一統王法，到獲麟爲止。晚年喜歡《易》，讀《易》次數太多而使連綴竹簡的皮帶斷了好幾次，爲之作傳。都是以近代聖王之事，來確立先王之教。所以説："傳承而不創新，誠信而好古；""下學人事，上達天命，知道我的大概是天吧！"

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

仲尼死後，七十弟子散游諸侯，位高者爲卿相師傅，位低者成爲士大夫的師友，有的遁世隱身。所以子張在陳，澹臺子羽在楚，子夏在西

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氂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并争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河，子貢死在齊。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氂等，都受業於子夏之輩，做王的老師。這時，衹有魏文侯好學。戰國時天下紛争，儒術被貶斥，然而齊魯之地的學者還未廢大道，到威、宣之際，孟子、孫卿等都遵循夫子的大業并加以潤色，以學問著稱於當世。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驅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

等到秦始皇兼并天下，焚燒《詩》《書》，殺害術士，六學便從此殘缺了。陳涉稱王時，魯國的儒士拿着孔氏禮器去歸依他，於是孔甲成了陳涉的博士，最終和他一起死難。陳涉起身於匹夫，驅使謫戍而自立國號，不滿一年就滅亡了，這本是很微淺的事，然而搢紳先生背着禮器委質爲臣，是爲什麽呢？因爲秦禁絶這項事業，心中積怒而依靠陳王來發泄。

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絶，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黄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等到高皇帝殺項籍，率兵圍魯，魯地儒士還在講誦習禮，弦歌之聲不斷，難道不是聖人遺化的好學之國嗎？於是諸儒纔能開始修習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制作漢禮儀，因此做了奉常，諸弟子一起參與制定的人，都成爲選首，然後學術喟然而興。然而仍有戰事，要平定四海，也没有來得及興辦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時，公卿們都是武力功臣。孝文時稍有進用，但孝文本來喜好刑名之學。到了孝景，不任用儒生，竇太后又喜好黄老之術，所以諸博士備官待問，没有進用的。

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漢興起後，淄川田生講《易》；濟南伏生講《書》；講《詩》，在魯是申培公，在齊是轅固生，在燕是韓太傅；講《禮》，則是魯高堂生；講《春秋》的，在齊是胡毋生，在趙是董仲舒。等到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做丞相，排斥黄老、刑名百家言論，延用文學儒士數百人，公孫弘因研究《春秋》而做了丞相封侯，天下學士紛紛效仿。

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

公孫弘是學官，傷心大道的衰微，於是奏請説："丞相、御史説：制書説'聽説要以禮指導

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

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

人民，以樂施行教化。婚姻，是居室的大倫。現在禮崩樂壞，朕很感傷，所以延用天下有道博聞之士，都録用於朝廷。應當令禮官勸學，講釋經義，廣博見聞，舉求遺逸，興盛禮儀，作天下的榜樣。太常建議，授予博士弟子，崇尚鄉里教化，以勸勉賢才。'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商議道：聽説三代之道，鄉里有教育之所，夏稱校，殷稱庠，周稱序。勸勉善行，使之昭顯於朝廷；懲治惡行，便施以刑罰。所以教化的實行，建立首善從京師開始，由内及外。現在陛下昭明至德，開大明，配天地，以人倫爲本，勸學興禮，崇尚教化，勉勵賢才，來教化四方，這是太平的本源。古代政教没有普遍，禮儀不完備，請利用舊學官而興起它。爲博士官設置弟子五十人，免除其徭役。太常選擇十八歲以上儀容端莊的人，補充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愛好文獻經典，敬重長上，恭守政教，順行鄉里，出入不違禮的，聽説後，縣令國相縣長縣丞報告所屬的二千石。二千石謹慎察看，認爲可以的，就與推薦的官吏一起，到太常去，就能够像弟子一樣受業。第一年都專學一門，能通學一藝以上，補充文學掌故的空缺；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編選名册奏上。如果有奇異的人才，便單獨具名上奏，那些不事學問的下才，以及不能精通一藝的，便免去資格，再請求能勝任的。臣謹案所頒發的詔書律令，分明天人之别，溝通古今道理，文章雅正，訓辭深厚，恩澤宏美。小吏見聞淺薄，不能深刻宣傳，無法明白頒布曉諭下民。因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義爲職，應該遷擢留滯的人才。請選擇其俸禄相當二百石以上以及吏百石精通一藝以上者補左右内史、大行卒史，相當百石以下的補郡太守卒史，都是每郡二人，邊郡一人。先録用誦經多的，不足，就選擇掌故來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以配足名額。請著於功令。其他的一如律令。"

昭帝時舉薦賢良文學，增加博士弟子滿一百人，宣帝末年又增加了一倍。元帝喜好儒學，能精通一經的都免除徭役。數年後，因爲用度不

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足，改爲設員一千人，郡國設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年，有人説孔子以平民身份養弟子三千人，現在天子太學弟子太少，於是增加弟子至三千人。一年多後，又恢復舊制。平帝時王莽執政，增加元士的子弟可以像弟子一樣受業，不算作定員數中，歲課甲科四十人做郎中，乙科二十人做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絶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爲太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從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傳授給魯橋庇子庸。子庸傳給江東馯臂子弓。子弓傳給燕周醜子家。子家傳給東武孫虞子乘。子乘傳給齊田何子裝。至秦禁學，《易》是筮卜的書，惟獨它不被禁絶，所以傳受不斷。漢興起後，田何因是舊齊國的田氏之族而被遷至杜陵，號爲杜田生，傳給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都作了《易傳》數篇。王同傳給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做太中大夫。齊即墨成，官至城陽相。廣川孟但，做了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都因《易》做了大官。簡要講《易》的起源於田何。

丁寬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吴楚，號丁將軍，作《易説》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丁寬字子襄，梁人。起初梁項生隨田何學《易》，當時丁寬是項生的隨從，讀《易》精敏，才能超過項生，於是事奉田何。學成後，田何讓丁寬離去。丁寬回到東方，田何對門人説："《易》到了東方了。"丁寬到雒陽，又跟周王孫學古義，號稱《周氏傳》。景帝時，丁寬爲梁孝王率軍抗拒吴楚，號爲丁將軍，作《易説》三萬字，解釋字義，舉其大義而已，就是現在的《小章句》。丁寬傳給同郡碭田王孫。王孫傳給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此《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施讎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

施讎字長卿，沛人。沛和碭很近，施讎是小孩時，跟田王孫學《易》。後來施讎遷移到長陵，田王孫做了博士，又跟他完成了學業，和孟喜、

業，與孟喜、梁丘賀并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梁丘賀都是門人。他很謙讓，常自稱學業荒廢，不傳授。等梁丘賀做了少府，事務多，就派兒子梁丘臨帶着門人張禹等到施讎那裏問學。施讎躲起來不肯見，梁丘賀堅決請求，不得已纔傳授梁丘臨等。於是梁丘賀推薦施讎："從結髮起事奉老師數十年，梁丘賀比不上他。"詔拜施讎爲博士。甘露中和《五經》諸儒在石渠閣共議同異。施讎傳給張禹、琅邪魯伯。魯伯是會稽太守，張禹官至丞相。張禹傳給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戴崇做九卿，彭宣做大司空。張禹、彭宣都有傳。魯伯傳給太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以清名著稱。莫如官至常山太守。這些都是知名的人。從此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絶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兹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説。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爲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父親號孟卿，擅長《禮》、《春秋》，傳授給后蒼、疏廣。後世所傳的《后氏禮》、《疏氏春秋》，都出自孟卿。孟卿因《禮經》内容多，《春秋》煩雜，便讓孟喜跟田王孫學《易》。孟喜喜好自吹，得到《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僞稱老師田生將死時枕着孟喜膝，單獨傳給孟喜，諸儒因此誇耀他。同門梁丘賀分辯其僞道："田生死在施讎手中，當時孟喜回到東海，怎麽會有此事?"又蜀人趙賓喜好小數書，後學《易》，修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滅亡了箕子；箕子，是萬物根荄滋茂。"趙賓立論巧慧，《易》家不能非難，都説"不是古法"。説是受於孟喜，孟喜爲他稱説。後來趙賓死了，没人能掌握其學説，孟喜於是不肯稱説，因此不被信服。孟喜舉薦孝廉爲郎，曲臺署長，因病免職，爲丞相掾。博士缺員，衆人推舉孟喜。皇上聽説孟喜改了師法，便不任用孟喜。孟喜傳給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都做了博士。由此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　京房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爲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受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因爲會心算，做了武騎。跟太中大夫京房學《易》。京房是淄川

《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黄門數入説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説，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説，爲黄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説，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爲博士，至揚州牧，光禄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楊何的弟子。京房出去做了齊郡太守，梁丘賀改而事奉田王孫。宣帝時，聽説京房研究《易》很透徹，找其門人，找到了梁丘賀。梁丘賀當時是都司空令，因事獲罪被免爲庶人。在黄門待詔多次入内爲諸侍中説經教授，因此召見梁丘賀。梁丘賀入廷説經，皇上認爲好，任命爲郎。適逢八月飲酎，天子出行祭祀孝昭廟，先驅旄頭騎兵的劍脱出來墜落地上，劍首落在泥中，刃對着乘輿車，馬受驚。於是召梁丘賀占筮此事，有兵謀之事，不吉。皇上回去了，讓有司代理祠事。這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因謀反被殺，任宣的兒子任章是公車丞，逃亡在渭城界内，夜裏穿着玄服入廟，混在郎中間，拿着戟站在廟門，等待皇上到來，準備作亂。被發覺，判處死刑。以前，皇上常在晚上入廟，以後等到天明纔入廟，是從此開始的。梁丘賀因爲占筮靈驗，由此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官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皇上很器重他。年老死於官任上。傳授兒子梁丘臨，也入朝説經，做了黄門郎。甘露中，奉使命在石渠聘問諸儒。梁丘臨學問精熟，專通京房之法。琅邪王吉通曉《五經》，聽到梁丘臨的學説，以爲很好。當時宣帝選拔高材郎十人隨梁丘臨講經，王吉就讓其兒子郎中王駿上疏跟梁丘臨學《易》。梁丘臨代替五鹿充宗君孟做少府，王駿爲御史大夫，各自有傳。充宗傳給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士孫張是博士，官至揚州牧，光禄大夫給事中，家中世代傳業；彭祖，是真定太傅；衡咸，是王莽的講學大夫。從此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説，以爲諸《易》家説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説，托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傳。

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説曾向孟喜問《易》。趕上孟喜死了，京房以爲延壽《易》就是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認可，都説不是。到成帝時，劉向校書，考察《易》説，認爲各《易》家學説都起源於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義略同，衹有京氏不同，或許是焦延壽獨得隱士的學説，假托爲孟氏，不和它們一樣。京房因明瞭災異得寵，被石顯誣陷而死，自有傳。京房傳給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都做了

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郎、博士。從此《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説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尚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研究《易》做了郎，官至單父令。擅長卦筮，不解釋章句，衹用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説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解它。王璜又傳解古文《尚書》。

高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説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高相，沛人。研究《易》和費公同時，他的學説也不解釋章句，專講陰陽災異，自稱出自丁將軍。傳到高相後，高相傳給兒子高康和蘭陵毋將永。高康因明瞭《易》而做了郎，毋將永官至豫章都尉。到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劃起兵殺王莽，事情還未發起，高康候察得知東郡有兵事，私自告訴了門人，門人上書報告了此事。幾個月後，翟誼起兵，王莽召問門人，回答説聽説於老師高康。王莽憎惡他，認爲是迷惑衆人，殺了高康。從此《易》有高氏學。高、費的學説都不曾立於學官。

伏生

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

伏生，濟南人。以前是秦博士。孝文時，尋求能解説《尚書》的人，天下没有這樣的人，聽説伏生研讀，想召他。當時伏生已九十多歲，太老不能去，於是詔令太常，派掌故晁錯去學習。秦時禁《書》，伏生把它藏在墻裏，之後起了戰争，到處流亡。漢平定天下後，伏生找他的《書》，丢了幾十篇，衹找到二十九篇，便用它在齊、魯之間教授。齊學者因此很能講《尚書》，山東的大師教經没有不涉及《尚書》的。伏生教授濟南張生和歐陽生。張生做了博士，而伏生的孫子因研究《尚書》被徵，却不能闡明論定。此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都很能講《尚書》。

歐陽生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奉伏生，傳給倪寬。倪寬又向孔安國學習，官至御史大夫，自己有傳。倪寬有良才，初次見武帝，談論經學。皇

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上說："我開始認爲《尚書》是樸學，不喜歡，等聽了倪寬的話，覺得值得一看。"於是向倪寬請教了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之學都源於倪寬。倪寬傳給歐陽生的兒子，世世相傳，到曾孫歐陽高子陽，做了博士。歐陽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身份傳授太子，後來做了博士，講論於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任侍中，位高受寵，官至少府。告誡兒子說："我死後，官屬會送給你財物，千萬不要接受。你是九卿儒者的子孫，以廉潔著稱，可以自己取得成就。"等地餘死後，少府官屬共送禮數百萬，他的兒子不接受。天子聽說後很贊賞，賜錢百萬。地餘的小兒子歐陽政是王莽的講學大夫。從此《尚書》有歐陽氏學傳世。

林尊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事奉歐陽高，做了博士，講論於石渠。後官至少府、太子太傅，傳給平陵平當、梁陳翁生。平當官至丞相，自己有傳。翁生爲信都太傅，家中世代傳授。從此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傳給琅邪殷崇、楚國龔勝。殷崇做了博士，龔勝爲右扶風，自己有傳。平當傳給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朱普做了博士，鮑宣爲司隸校尉，自己有傳。徒弟特別多，大多是知名的人。

夏侯勝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蕑卿。蕑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夏侯勝，他的祖先夏侯都尉，向濟南張生學習《尚書》，傳給族子始昌。始昌傳給夏侯勝，夏侯勝又事奉同郡蕑卿。蕑卿，是倪寬的門人。夏侯勝傳給從兄之子夏侯建，夏侯建又事奉歐陽高。夏侯勝官至長信少府，夏侯建爲太子太傅，自己有傳。從此《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并

周堪字少卿，齊人。和孔霸都事奉大夏侯勝。孔霸是博士。周堪爲譯官令，講論於石渠，經的造詣最高，後來做了太子少傅，孔霸以太中大夫身份教授太子。到元帝即位，周堪是光祿大夫，和蕭望之一起領尚書事，被石顯等誣陷，都

領尚書事，爲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乃擢堪爲光禄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曆》，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吴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章爲王莽所誅。

免了官。望之自殺，皇上哀憫他，便提升周堪爲光禄勳，事在《劉向傳》。周堪傳給牟卿和長安許商長伯。牟卿是博士。孔霸以帝師身份賜爵號爲褒成君，傳授兒子孔光，也事奉牟卿，官至丞相，自己有傳。從此大夏侯有孔、許之學。許商善於計算，著《五行論曆》，四次官至九卿，令他的門人沛唐林子高從事德行，平陵吴章偉君從事言語，重泉王吉少音從事政事，齊炔欽幼卿從事文學。王莽時，唐林、王吉做了九卿，自己上表上老師墳冢，大夫博士郎吏研究許氏學的，各自帶領門人，車會集數百輛，儒者以此爲榮。炔欽、吴章都是博士，徒弟很多。吴章被王莽殺害。

張山拊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説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爲城陽内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説災異，爲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俊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内侯，食邑八百户，遷光禄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俊，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禄，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爲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夭年，孝宣皇帝愍册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内侯鄭寬中有顔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事奉小夏侯建，做了博士，講論於石渠，官至少府。傳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於修習章句，做了廣陵太傅，遵守小夏侯解説文義。秦恭增加師法到百萬字，做了城陽内史。假倉以謁者身份講論於石渠，官至膠東相。李尋善於解説災異，做了騎都尉，自己有傳。寬中有良才，以博士身份教授太子，成帝即位後，賜爵關内侯，食邑八百户，升光禄大夫，領尚書事，很受尊重。適逢病死，谷永上疏説："臣聽説聖王尊敬師傅，褒賞才俊，顯揚有功，活着就給他爵禄，死後就給予他特殊的禮謚。從前周公薨，成王以變禮葬他，合於天意。公叔文子死，衛侯賜予美好的謚號，成爲後世成法。近代的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品德優秀而早早去世，孝宣皇帝哀愍册命豐厚賞賜，贊命臣子没有不受感動的。關内侯鄭寬中有顔子的美好品質，包容商、偃的文學，總括《五經》的妙論，立於師傅的顯赫位置，在内則追隨唐虞大道，向天子陳述聖王之法，在外則參與冢宰要職，功勞擴大到處理政事上，減退所食之禄，從至公之道，不自開私門，分散賜給九族，田畝不增加，德行與周召相配，忠心與《羔羊》

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諡，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吊贈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

相合，没能升任司徒，擁有家臣，猝然早逝，更可哀痛！臣愚認爲應增加他的葬禮品級，賜予美謚，來表明尊師奬賢賞功的大德。”皇上悼贈寬中很豐厚。從此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傳授東郡趙玄，無故傳授沛唐尊，秦恭傳授魯馮賓。馮賓是博士，唐尊是王莽太傅，趙玄是哀帝的御史大夫，位至大官，是知名的人。

孔安國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兹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説。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用當今文字解讀它，於是發掘他家的逸《書》，找到十多篇，大概《尚書》比這更多吧。遭巫蠱之案牽連，没有立於學官。安國是諫大夫，傳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也向安國問過舊事。司馬遷的書中載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等篇，大多是古文學説。都尉朝傳給膠東庸生。庸生傳給清河胡常少子，因通曉《穀梁春秋》做了博士、部刺史，又傳授《左氏》。胡常傳給虢徐敖。徐敖是右扶風掾，又傳授《毛詩》，傳給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傳給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各學説都立於學官。劉歆是國師，王璜、塗惲等都很顯貴。世上流傳的《百兩篇》，出自東萊張霸，把二十九篇分爲數十篇，又采用《左氏傳》、《書叙》作爲首尾，共一百零二篇。有的篇多次簡省，文意淺陋。成帝時尋求古文，張霸因能作《百兩》被徵，用秘府藏書校對，兩者不一致。張霸的文辭受教於父，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當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皇上立此學。後來樊並謀反，便罷黜其書。

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宫。吕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

申公，魯人。年輕時和楚元王交都事奉齊人浮丘伯學《詩》。漢興起，高祖經過魯，申公以弟子身份隨老師在魯南宫進見。吕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派兒子劉郢和申公一起完成學業。元王薨，劉郢繼立爲楚王，令申公作太子劉

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説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内史，夏寬城陽内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内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戊的師傅。劉戊不好學，憎恨申公。等劉戊立爲王，讓申公服胥靡之役。申公羞愧，回魯隱居家中教書，終身不出門。又謝絶賓客，衹有王命召他纔去。弟子們從遠方來學習的有一千多人，申公衹用《詩經》訓詁教授，不作傳解，有疑問處便缺疑不傳授。蘭陵王臧跟他學《詩》，已精通，事奉景帝做了太子少傅，免職。武帝剛即位，王臧便上書宿衛，多次升遷，一年官至郎中令。另外代趙綰也曾向申公學《詩》，官爲御史大夫。趙綰、王臧請求建立明堂朝見諸侯，事不能成，便向皇上推薦申公。於是皇上派使者帶着束帛加以玉璧，用蒲裹安車之輪，駕着四匹馬迎接申公，兩個弟子乘軺傳隨從。到朝廷後，拜見皇上，皇上詢問國家興衰的事。申公當時已八十多歲，年老，答道："國家安定不在於多説，要看怎樣勉力行事。"當時皇上正喜好文辭，聽了申公的回答，默然不語。然而已經招來了，便任命爲太中大夫，住在魯邸，商議明堂的事。太皇竇太后喜歡《老子》的言論，不喜歡儒術，找出趙綰、王臧的過失，來責備皇上説："這是想再做新垣平!"皇上於是廢止明堂之事，把趙綰、王臧交給司吏審訊，都自殺了。申公也以病免官回家，幾年後死去。弟子做博士的十幾人，孔安國官至臨淮太守，周霸做膠西内史，夏寬做城陽内史，碭魯賜做東海太守，蘭陵繆生做長沙内史，徐偃做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做膠東内史，他們治理官民都被稱頌爲廉潔有節操。其弟子雖未立於學官，但官至大夫、郎、掌故的數以百計。申公最終傳授《詩》、《春秋》，而瑕丘江公能全部傳解，弟子最多。到魯許生、免中徐公，都謹守所學教授。韋賢研究《詩》，事奉大江公和許生，又研究《禮》，官至丞相。傳給兒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身份講論於石渠，後來也官至丞相。玄成和哥哥的兒子韋賞用《詩》教授哀帝，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己有傳。從此《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耻之，陽醉逷墬。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强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爲泗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事奉免中徐公和許生。王式做了昌邑王的老師。昭帝崩，昌邑王繼立，因行爲淫亂被廢，昌邑的群臣都下獄被殺，衹有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因多次勸諫而論罪減死。王式被拘繫在獄應當處死，處理此事的使者責問道："老師爲什麽没有寫諫書呢？"王式回答說："臣用《詩》三百零五篇早晚教王，講到忠臣孝子的篇章，没有不爲王反復誦讀的；講到危亡無道的君主，没有不流淚爲王痛陳的。臣用三百零五篇來勸諫，所以没有諫書。"使者告訴了皇上，也得以減死論罪，回家不再教授。山東張長安幼君先事奉王式，以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也來事奉王式，請教幾篇經，王式辭謝道："我從老師那裏聽來的就是這些，自己潤色吧。"不肯再教。唐生、褚生應選博士弟子，到了博士那裏，提衣登堂，容儀嚴整，考試誦釋，很得法，有疑問的地方就缺疑。各位博士驚奇地問他們的老師，回答說事奉王式。博士們平時都聽說他是賢才，一起推薦王式。詔令拜爲博士。王式被徵來，穿着博士衣服却不戴帽子，說："受過刑的人，怎適於再充當禮官？"到京後，停在旅舍裏，碰上各位大夫博士，一起帶着酒肉慰問王式，都傾心仰慕他。博士江公世代爲研究《魯詩》的宗師，到江公作《孝經說》，心裏嫉妒王式，對歌吹的幾個人說："唱《驪駒》。"王式說："我聽老師說：客人唱《驪駒》，主人唱《客毋庸歸》。今天各位是主人，天還早，不可以。"江翁說："經哪裏這麽說？"王式說："在《曲禮》。"江翁說："這是什麽狗曲！"王式感到羞耻，裝醉跌倒。王式等客人散了，責備學生說："我本不想來，你們强勸我來，竟然被那小子侮辱！"於是稱病辭職回家，死在家裏。張生、唐生、褚生都是博士。張生講論於石渠，官至淮陽中尉。唐生是楚太傅。從此《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哥哥的兒子游卿是諫大夫，用《詩》教授元帝。他的門人琅邪王扶是泗水中尉，陳留許晏是博士。從此張家有許氏的學說。起初，薛廣德也事奉王式，以博士身份講論於石

水中尉，陳留許晏爲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黄生争論於上前。黄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黄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罪。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毁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

渠，傳授龔舍。廣德官至御史大夫，龔舍爲泰山太守，都有傳。

轅固，齊人。因研究《詩》在孝景時做了博士，和黄生在皇上面前争論。黄生説："湯武不是受命於天，而是殺害其君主而得天下。"轅固説："不對。桀紂淫亂，天下之心都歸依湯武，湯武順應天下之心而殺桀紂，桀紂的百姓不聽他們指使而歸順湯武，湯武不得已纔即王位，不是受命於天是什麽？"黄生説："'帽子雖破却一定要戴在頭上，鞋子雖新却一定要穿在脚上。'爲什麽呢？這是有上下的分别。現在桀紂雖然無道，然而是君上；湯武雖然聖明，却是臣下。主上行爲不當，臣不直言糾正來尊崇天子，反而因他有過錯而殺了他，代替他面南而立，不是殺害君主是什麽？"轅固説："真像你説的，那高皇帝代替秦即天子位，不對嗎？"於是皇上説："吃肉不吃馬肝，不是不知味道好壞，講學問的不談湯武受命，不是愚蠢。"於是作罷。竇太后喜歡《老子》的書，召問轅固。轅固説："這是僕人的話。"太后發怒説："怎麽得到司空城旦書呢！"於是讓轅固進猪圈殺猪。皇上知道太后生氣，而轅固直言無罪，便給了轅固鋭利的武器。下去後，轅固正刺中猪心，猪隨手倒下。太后默然不語，没有再加罪的理由。後來皇上因轅固廉潔耿直，拜爲清河太傅，因病免職。武帝剛即位，又以賢良的名義被徵。儒士們都嫉妒毁謗説轅固年已老，便罷免讓他回家了。這時轅固已經九十多歲了。公孫弘也被徵用，事奉轅固不敢正視。轅固説："公孫子，一定要按照儒家學説來説話，不要曲意學説來逢迎世人！"齊諸生因《詩》顯貴，都是轅固的弟子。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精通，自己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事奉夏侯始昌。始昌通曉《五經》，后蒼也通曉《詩》《禮》，做了博士，官至少府，傳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翼

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爲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奉是諫大夫，望之是前將軍，匡衡爲丞相，都有傳。匡衡傳授琅邪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是詹事，伏理爲高密太傅，家中世代傳承學業。師丹爲大司空，自己有傳。從此《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傳給九江張邯、琅邪皮容，都做了大官，門徒很多。

韓嬰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説《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韓嬰，燕人。孝文時做博士，景帝時官至常山太傅。韓嬰推察詩人的意思，而作《內傳》《外傳》數萬字，辭語和齊、魯之地的稍有不同，但旨義一致。淮南賁生向他學習。燕趙之間講《詩》的出自韓生。韓生也教人《易》，推察《易》的意思而作傳解。燕趙之間喜歡《詩》，所以《易》不受重視，祇有韓氏自己傳授。武帝時，韓嬰曾和董仲舒在皇上面前争論，他爲人精明强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倒他。後來他的孫子韓商做了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是他的後代，因《易》被徵，在殿中等待詔令，說："所學的《易》就是已故太傅傳授的。曾學《韓詩》，不如韓氏《易》精深，所以太傅專門傳授它。"司隸校尉蓋寬饒本來向孟喜學《易》，見涿韓生講《易》而很喜歡，便改向他學習。

趙子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王中尉，自有傳。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趙子，河內人。事奉燕韓生，傳授同郡蔡誼。蔡誼官至丞相，自己有傳。蔡誼傳給同郡食子公和王吉。王吉是昌邑王的中尉，自己有傳。食生是博士，傳授泰山栗豐。王吉傳給淄川長孫順。長孫順是博士，栗豐爲部刺史。從此《韓詩》有王、食、長孫的學說。栗豐傳給山陽張就，長孫順傳給東海髮福，都做了大官，門徒很多。

毛公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

毛公，趙人。研究《詩》，是河間獻王的博士，傳授同國的貫長卿。長卿傳給解延年。延年是阿武令，傳授徐敖。徐敖傳授九江陳俠，是王

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莽的講學大夫。從此講《毛詩》的，都出自徐敖之説。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

漢興起後，魯高堂生傳授《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於演習禮儀。孝文時，徐生因此做了禮官大夫，傳授兒子到孫子徐延、徐襄。徐襄天生資質善於演習禮儀，却不能通曉經；徐延稍能通經，但不擅長。徐襄也因此而做了大夫，官至廣陵内史。徐延和徐氏弟子公户滿意、桓生、單次都是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因通曉《禮》官至淮陽太守。各家講《禮》演習禮儀的都出自徐氏。

孟卿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説《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孟卿，東海人。事奉蕭奮，然後傳授后倉、魯閭丘卿。后倉解釋《禮》數萬字，號爲《后氏曲臺記》，傳給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是東平太傅。戴德號爲大戴，是信都太傅；戴聖號爲小戴，以博士身份講論於石渠，官至九江太守。從此《禮》有大戴、小戴、慶氏的學説。通漢以太子舍人身份講論於石渠，官至中山中尉。慶普傳給魯夏侯敬，又傳給族子慶咸，做了豫章太守。大戴傳給琅邪徐良斿卿，做博士、州牧、郡守，家中世代傳授。小戴傳給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橋仁是大鴻臚，家中世代傳授，楊榮爲琅邪太守。從此大戴有徐氏之學，小戴有橋氏、楊氏之學。

胡母生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爲符節令，坐説災異誅，自有傳。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研究《公羊春秋》，是景帝博士。和董仲舒學業相同。仲舒寫文章稱揚他的德行。年老，回家在齊教書，齊講《春秋》的人把他作爲宗師事奉，公孫弘也多向他學習。而董生是江都相，自己有傳。弟子名成位達的，有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温吕步舒。褚大官至梁相，步舒爲丞相長史，衹有嬴公謹守學業未失師法，做了昭帝的諫大夫，傳授東海孟卿、魯眭孟。眭孟是符節令，因解説災異被殺，自己有傳。

嚴彭祖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顔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顔、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説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荆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衆尤盛。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和顔安樂都事奉眭孟。眭孟弟子一百多人，衹有彭祖、安樂最精通，提問題疑義，各有見解。眭孟説："《春秋》的意旨，在這兩個人了！"眭孟死後，彭祖、安樂各自專爲一家教授。從此《公羊春秋》有顔、嚴的學説。彭祖是宣帝博士，官至河南、東郡太守。因高第入朝爲左馮翊，升任太子太傅，廉直不事奉權貴。有人勸説道："天命不能勝任人事，您因爲不行小禮曲意，没有貴人左右幫助，經義雖高深，也做不到宰相。希望您稍爲勉强一下自己！"彭祖説："大凡通曉經術，本應修行先王大道，怎麽能委曲隨俗，苟且求取富貴呢！"彭祖最終任太傅官一直到死。傳授琅邪王中，做了元帝少府，家中世代傳授。王中傳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東門雲是荆州刺史，公孫文是東平太傅，門徒特别多。東門雲因給江賊下拜辱失君命，下獄被殺。

顔安樂

顔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顔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路爲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顔安樂，故顔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爲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宫、琅邪左咸。咸爲郡守九卿，徒衆尤盛。宫至大司徒，自有傳。

顔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姐姐的兒子。家中貧寒，治學專心致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來被仇家殺害。安樂傳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任公是少府，泠豐是淄川太守。從此顔家有泠、任之學。開始貢禹事奉嬴公，後在眭孟處學成，官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奉孟卿，官至太子太傅，都自己有傳。疏廣傳授琅邪筦路，筦路是御史中丞。貢禹傳授潁川堂谿惠，堂谿惠傳授泰山冥都，冥都是丞相史。冥都和筦路又事奉顔安樂，所以顔氏又有筦、冥之學。筦路傳授孫寶，做大司農，自己有傳。泠豐傳授馬宫、琅邪左咸。左咸是郡守九卿，門徒特别多。馬宫官至大司徒，自己有傳。

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

瑕丘江公跟魯申公學習《穀梁春秋》和《詩》，傳給兒子到孫子做了博士。武帝時，江公和董仲舒齊名。仲舒通曉《五經》，能立論，善於寫文章。江公言語遲鈍，皇上叫他和仲舒辯

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并説，上善《穀梁》説，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絶，乃以千秋爲郎中户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説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并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内侍郎許廣，使者亦并内《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

論，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來研究《公羊》學，排列編輯其義，最終録用董生。於是皇上就尊崇《公羊》家，詔令太子學《公羊春秋》，從此《公羊》興盛。太子通曉後，又私自請求《穀梁》而喜歡它。以後逐漸衰微，祇有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學習。榮廣能全部傳解《詩》、《春秋》，才思敏捷，和《公羊》大師眭孟等辯論，多次難住他，所以好學的人又多學《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都跟榮廣學習。千秋又事奉皓星公，治學最專心。宣帝即位，聽説衛太子喜歡《穀梁春秋》，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和侍中樂陵侯史高，都是魯人，説穀梁子本是魯學，公羊氏是齊學，應當興學《穀梁》。當時千秋是郎，被召見，和《公羊》家一起講論，皇上喜歡《穀梁》的解釋，提升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來有過失，降爲平陵令。又尋求能研究《穀梁》的，没人比得上千秋。皇上憐惜他的學術將滅絶，便讓千秋做郎中户將，選十個郎受業。汝南尹更始翁君本來事奉千秋，已能解釋，趕上千秋病死，徵召江公的孫子做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學習《穀梁》，想讓他幫助江博士。江博士又死，便徵周慶、丁姓待詔於保宫，讓他們完成教授教十個人的任務。從元康中開始講授，到甘露元年，共十幾年，都精通了。於是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在殿中大辯論，平均《公羊》、《穀梁》異同，各自用經論處是非。當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一起辯論。《公羊》家多不被贊同，他們希望請侍郎許廣參議，使者也同時讓《穀梁》家中郎王亥參議，各五個人，議論三十多件事。望之等十一人各自用經義核對，多贊同《穀梁》。從此《穀梁》學大爲興盛。周慶、丁姓都做了博士。丁姓官至中山太傅，傳授楚申章昌曼君，做了博士，官至長沙太傅，門徒特别多。尹更始是諫大夫、長樂户將，又學《左氏傳》，選取變理相合的來做章句，傳授兒子尹咸和翟方進、琅邪房鳳。尹咸官至大司農，方進做了丞相，自己有傳。

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户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禄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禄勳王龔以外屬内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内，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説。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房鳳字子元，是不其人。因射策乙科做了太史掌故。太常薦舉方正，做縣令都尉，後來失去官職。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上奏補授長史，舉薦房鳳明經通達，提升爲光禄大夫，遷官五官中郎將。當時光禄勳王龔以外家親屬做内卿，和奉車都尉劉歆一起校書，三人都是侍中。劉歆禀告説《左氏春秋》應立於學官，哀帝采納了，用此事去問諸儒，都不回答。劉歆於是多次拜見丞相孔光，向他説明《左氏》來尋求援助，劉光最終不答應。祇有房鳳、王龔贊同劉歆，便一起致書責備太常博士，事在《歆傳》。大司空師丹上奏劉歆毁謗先帝所立之學，皇上於是貶出王龔等補吏，王龔做弘農太守，劉歆爲河内太守，房鳳做九江太守，官至青州牧。開始江博士傳授胡常，胡常傳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做講學大夫。從此《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起後，北平侯張蒼和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都研習《春秋左氏傳》。賈誼給《左氏傳》訓詁，傳授趙人貫公，做了河間獻王博士，兒子長卿是蕩陰令，傳授清河張禹長子。張禹和蕭望之同時作御史，多次爲望之講《左氏》，望之認爲很好，多次上書稱贊他。後來望之做太子太傅，向宣帝推薦張禹，張禹被徵待詔，没來得及向他請教，趕上生病死了。傳授尹更始，更始傳給兒子尹咸和翟方進、胡常。胡常傳給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作郎，傳給蒼梧陳欽子佚，用《左氏》教授王莽，官至將軍。而劉歆向尹咸和翟方進學習。從此講解《左氏》的都遵照賈護、劉歆之説。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禄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贊曰：從武帝設立《五經》博士，開創選送弟子員，設科射策，用官禄勉勵，至元始止，一百多年，傳承學業的人漸多，分枝也增加了，一經解釋到一百多萬字，大師多達一千多人，大概這是獲取利禄的途徑吧。起初，《書》祇有歐陽，《禮》有后，《易》有楊，《春秋》有公羊而已。到孝宣之世，又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到元帝之世，又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用來搜羅遺失，兼容并存，道理也就在其中了。

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循吏傳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静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

漢朝興起之初，一反秦代的弊政，讓人民得以休養生息，凡事都從簡而行，禁例法規也大爲放寬，而相國蕭何、曹參以寬厚清靜的辦事作風成爲了天下的表率，人民因而編了一首“畫一”歌來加以稱頌。惠帝無爲而治，吕后隱居深宫，而天下平安，人民專心從事農業生産，一片豐衣足食的景象。而到文帝、景帝年間，便又移風易俗。當時能奉公守法的循吏如河南郡太守吴公、蜀郡太守文翁這些人，都能嚴於律己，爲人表率，辦事清廉公正，不用强迫的方法，就能使人民順從地接受感化。

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

武帝時，對外抗禦四方的蠻夷，對内修改法規條令，因而搞得人民疲憊不堪，内亂外患無法禁止。那時已很少能有以教化治理而著稱的人，祇有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孫弘和倪寬等，其政績值得一書。三人都是儒生，既精通處世之道，又熟習文章之法，他們以經學的思想方法幫助自己處理政務，天子很器重他們。董仲舒因病多次辭官，而公孫弘、倪寬做官做到三公。

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内虚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

昭帝年幼登基，由霍光代爲主持政務，此時正值長年征戰之後，海内消耗很大，霍光沿襲於此而恪守職責，没有改變以前的作法。到了始元和元鳳年間，匈奴歸順，而老百姓生活也漸漸富足，於是開始舉薦人才，關心人民疾苦，廢除酒税而討論鹽鐵之利。

及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

待到了宣帝時，由於他是身經微賤而當上的皇帝，本起家於里巷，所以深知人民的喜怒哀樂。他從霍光死後便開始親自過問處理各項朝

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黄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廪廪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政，勵精圖治，每五天便上朝聽政一次，從丞相以下各官職依次進朝稟告。待授予刺史、郡守、諸侯相等官職時，都要親自接見詢問，瞭解他們的思想，然後再考察其行爲以與其言論相比較，有名實不符合的，必須找到它的根源。宣帝曾說道："老百姓所以能够安心於農業生產而消除憂慮怨恨的不良心情，是因爲政治清平而法律能够主持正義。而與我共同保證這一點的人，衹有那些好的郡守啊!"他認爲郡守是管理官吏人民的根本，頻繁調換就會造成地方上的不安寧，人民當知道太守的人選十分穩定，不可欺瞞時，纔會服從他的教化。所以郡守要是治理有成效，他總是親自頒書勉勵，增加其俸禄并賜以重金，或授爵號至關内侯，公卿位缺時則以所表彰者依次任用之。由此原因漢代的循良官吏纔得以層出不窮，有中興之稱。如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這些人，都能做到稱職盡責，但却任用刑罰，有的甚至犯了死罪。王成、黄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人，在位時人民富足，離任後人民思念，生前有榮譽的稱號，死後被祭祀緬懷，這樣的風采也許就是仁德禮讓的君子遺風吧。

文翁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文翁，廬江郡舒縣人。年少時熱愛學習，通曉《春秋》，以郡縣官吏的身份被察舉到朝廷做官。景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太守，寬仁愛民，喜歡用政治教化來影響、治理蜀郡百姓。他見蜀郡位處偏遠僻陋的邊疆地區，受少數民族落後風俗的影響，便想從多方面教導啓發而使之進步，於是挑選郡縣小吏中開明敏睿又有才能的如張叔等十多人，親自對他們誡誨勉勵，并送往首都長安，或隨博士學習儒家經傳，或向文吏學習法律條令；減損郡少府的費用開支，購買蜀地名貴特產金刀蜀布，讓掌管計簿的官員上京彙報情況時帶上，贈送給博士們。幾年後，派出去的人學滿而歸，文翁讓他們擔任郡中高級職務，并相繼通過察舉等途徑把他們推薦給朝廷，有官至郡守或刺史的。

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

此外，文翁還在成都市中建立學校，招收成

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絶。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都以外各縣的少年子弟爲學生，免除他們的更賦徭役，學習成績好的充補縣官吏，差一些的擔任孝悌、力田等鄉官職務。又經常選拔學校中的青年學生，讓他們在郡府偏房裏幫助處理政務。每當外出巡行各縣的時候，文翁總是讓很多通曉經書、品行端莊的學生隨他一道四處宣揚教化政令，出入於郡縣官衙。縣邑吏民看到這種情形，非常羡慕。幾年之間，便都争着要成爲學校學生，以致有錢的大户人家出錢買學。從此教化盛行，蜀郡風氣大爲改變。在京師學習的蜀郡人多得可以同齊、魯等地相媲美。到武帝的時候，便下令郡國設置學校及有關管理官員，這是文翁先開始的。文翁壽終於蜀郡後，當地的官吏人民爲他立了祠堂，逢年過節祭祀不絶。直到今天，巴蜀地區的人民喜好文雅，都是受文翁教化的影響。

王成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爲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虚名云。

王成，不知是哪一郡人。曾任膠東相，治理地方很有聲望。宣帝最先贊揚了他。地節三年頒下的詔書説：“如果聽到哪裹有功不去獎賞，有罪不去誅除，那即使唐堯虞舜的名義也不能教化天下。現在膠東相王成，勸勉招懷百姓從不懈怠，招來流民八萬餘人，治理地方有特殊的功勞。賜給王成爵號關内侯，俸禄中二千石。”但没等到徵用之時，王成就患病去世了。後來又下詔讓丞相、御史查問郡國上計長吏、太守、府丞政令方面的得失，有的禀告説前膠東相王成曾假報誇大自己的成績，以騙取顯要的賞譽，致使後來平庸的官吏們也多不擇手段地追求虚名。

黄霸

黄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傑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産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内敏，又習文法，然温良有讓，

黄霸，字次公，淮陽郡陽夏縣人，其家因爲是豪紳而徙居雲陵。黄霸年少時就學習法律條令，喜好當官，武帝末年以待詔身份捐錢而獲賞爲官，補侍郎謁者，因親兄弟犯罪而被彈劾罷免。後來又捐穀給沈黎郡，補左馮翊官俸二百石的卒史。左馮翊因爲黄霸是捐財爲官，輕視他而不給他高職，讓他負責掌管郡裹的錢、穀出入工作。黄霸記賬不欺瞞，以廉潔被察知後升補爲河東郡均輸長，後又因廉潔被察知而升爲河南郡太

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

守丞。黄霸爲人善於觀察，且思維敏捷，又熟習法律條文，待人接物温良謙讓，能體察人，善於團結衆人。做太守丞時，處事議政合乎法度，順應人心，太守十分信任他，老百姓也敬愛他。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争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繇是俗吏上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

自武帝末年開始，使用法律開始嚴厲起來。昭帝即位時還很年幼，大將軍霍光代爲輔政，大臣之間争權奪利，上官桀等人還與燕王合謀作亂，霍光殺掉了他們，於是仍遵守武帝時代的法度，以嚴厲的刑罰約束廣大臣民，由此一些粗俗的官吏便以嚴酷的刑法爲其能事，而惟獨黄霸因寬容温和而著名。

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决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逾冬，積三歲乃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别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遇上宣帝即位，他在民間時便深知百姓苦於官吏用刑的嚴峻，又聽説黄霸持法公平，便召黄霸做了廷尉正，黄霸數次裁决疑難案件，庭中都一致認爲判得公平。於是他又臨時擔任了丞相長史，在一次公卿的高級會議中，黄霸却因明知長信宫少府夏侯勝有非議皇帝詔書的大不敬言行而不舉報，與夏侯勝一起被下交給了廷尉去審罪，結果以死罪關入監獄。黄霸由此而在獄中跟着夏侯勝學習了《尚書》。過了兩個冬天到第三年纔出獄，其詳細事迹見於《夏侯勝傳》。夏侯勝出獄後，又當上了諫大夫，便讓左馮翊宋畸舉薦黄霸爲賢良。夏侯勝又親口向皇帝推薦黄霸，皇上便提拔黄霸當了揚州刺史。又過了三年，宣帝頒下詔書説："命令御史：任命以賢良高第身份擔任揚州刺史的黄霸爲潁川郡太守，俸禄每月二千石，上任時賜給車中高蓋，特許可高一丈，其下屬别駕和主簿乘坐的車，車軾前可挂擋泥的丹黄色簾子，以示仁德。"

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鷄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

當時皇上正專心於治理天下，多次下達詔書給民衆，但有的官吏却不讓百姓知道。太守黄霸却專門選擇了優秀的下屬吏員，分到各處去發布皇上詔令，讓民衆都能知道皇上的旨意。他還讓郵亭鄉官都養上鷄和猪，以贍養鰥寡貧窮的人。然後又制訂了條令教則，發給各方父老、師帥和伍長等基層小吏，由其頒行於民間，勸説百姓嚴防奸盜，并安心於農耕蠶桑之業，節約使用貨物資財，種樹木、養牲畜，去掉浮華奢侈的浪費。像數米粒鹽粒一樣細密的公事，最初顯得煩雜碎

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盗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厘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奸人去入它郡，盗賊日少。

亂，然而黄霸却全力以付地加以推行。官吏民衆凡可遇見的人，黄霸都要從其言行中瞭解有用的情況，詢問事情的來龍去脉，以資參考。曾經遇有密事調查，於是擇派一位老成的廉吏前往訪察，并令其絶不能泄露機密。廉吏依言出發，途中易服微行，不敢住在驛亭，餓了便躲在路邊悄悄地吃些食物，這時忽有一隻烏鴉飛來搶走了他手裏拿的肉。百姓中正好有一個要到郡府陳報事情的人看到這一情況，便與黄霸講了此事。日後那廉吏回來拜見黄霸，黄霸迎上前慰勞他，説："太辛苦了！在路上吃飯還被烏鴉搶走了肉。"廉吏大驚，以爲黄霸對他外出的起居情況都已知曉，所以對黄霸問及的調查結果便不敢有絲毫的隱瞞。郡中若有鰥寡孤獨的人死了没錢安葬的，由鄉吏上書報知，黄霸都能爲他們分别妥善處理，告其某處有棵大樹可做棺椁之材，某亭有頭小猪可以做宰祭之用，鄉吏依令去取，果然都像黄霸所説的一樣。黄霸瞭解情況清晰明瞭到這樣的程度，官吏民衆不知底細的人，都稱他是神明。奸盗也衹好轉移到其他的郡中，所以本郡的盗賊就日漸減少。

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緣絶簿書盗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黄霸盡力施行教化，然後纔使用刑罰，注意成全維護下屬官吏。許縣縣丞年紀老了，耳朵也聾了，督郵報告黄霸想要辭退他，黄霸説："許縣縣丞是廉潔的官吏，雖然上了年紀，但還能應付官場拜起送迎之類的例行公事，即使很聾，又有何妨呢？還是好好地幫助他，不要讓賢德的人失望。"有人請教他其中的緣故，黄霸道："一再更换長吏，送舊迎新的費用，以及奸猾官吏乘機銷毁賬册文書而盗竊財物，公家和私人的損失很大，所有的費用都得百姓供給，换上的新官又未必賢德，或者還不如他的前任，白白地反復加劇混亂。大凡治民的道理，主要是做得不要太過頭罷了。"

霸以外寬内明得吏民心，户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

黄霸以外寬内明的作風而贏得了屬吏和民衆的心，從而郡内的户口逐年增長，治理情況堪稱天下第一。皇上徵召他試任京兆尹，俸禄二千石。後因調遣民工修治馳道没有事先上報朝廷，又調遣騎士到北方造成軍馬無法配給的局面，黄

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瞻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霸被舉劾影響了軍隊出動，於是他接連被貶官降職。後來有詔書令他回潁川郡作太守，可俸禄却已被降至八百石居官。前後八年，郡中越加安順。這時鳳凰神鳥多次飛集各郡國，而潁川郡更是特别多。天子以爲這是黄霸治理長久的吉兆，便下詔書贊揚他説："潁川郡太守黄霸，積極向民衆宣布皇上旨意，百姓都向往而歸化了朝廷，守孝之子、尊長之弟、貞潔之婦以及乖順之孫都日漸衆多，在田地耕作的人互相謙讓田界，在大道上行走的人不撿拾别人的遺失物品，供養探望鰥寡老人，贍養幫助貧苦窮人，監獄甚至八年没有重罪囚犯，官吏民衆向往教化，熱衷交誼，真可説是賢人君子的風貌。《書經》中不是這樣説嗎？'股肱大臣品行優良啊！'賜封黄霸爵號關内侯，黄金百斤，俸禄中二千石。"而潁川郡孝悌賢民以及鄉官中三老、力田等都分等級賜予爵號和帛匹。幾個月後，朝廷徵召黄霸爲太子太傅，又調任御史大夫。

五鳳三年，代丙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户。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款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

五鳳三年，黄霸取代丙吉任丞相，封建成侯，擁有六百户的封地。黄霸的才能主要是在地方治理人民，待做了丞相，需要全盤協調發布全國性的號令，其能力風度就不如丙吉、魏相和于定國等前任，其政績名聲比他治郡時也有所下降。時值京兆尹張敞家中的鶡雀飛到了丞相府，黄霸以爲是神雀，便商議着想上書稱瑞。於是張敞奏了黄霸一本説："臣下見到丞相和九卿、博士一起接見各郡國派來京師奏報考績的長吏、守丞，讓他們逐條報告爲民興利除弊、推行教育、感化的情况，凡是報告轄區内做到農夫在田間讓田界，男女不混雜同行，遺失在路上的東西没有撿了據爲己有，以及能列舉出孝子、悌弟、貞婦姓名人數的，列爲第一等，讓他們先入廳屋上坐；有能舉出郡中孝子、悌弟、貞婦的一些情况，但是説不出姓名人數的，列爲第二等；没有制定條規制度的，在最後，這些郡國的長吏、守丞應向丞相叩頭謝罪。丞相嘴上雖然没説話，實際上心裏是希望他們這樣做。長吏、守丞衆官正應對時，恰有臣下張敞家中鶡雀飛到丞相府屋上，丞相下面的官吏看到鶡雀的有數百人。官吏

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并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奸，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撿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如飭敞指意。霸甚慚。

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盗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

們大多認識鶡雀這種鳥，丞相詢問他們，却都假裝不知。丞相便商議上奏聖上説：'臣下黄霸召問前來報考績的郡國長吏、守丞關於推行教化的情況時，上天顯示祥瑞，降下了神雀。'事後他得知鶡雀是從臣下張敞家裏飛來，纔没有上奏。郡國官吏都暗暗耻笑丞相雖有仁厚足智的名望，却又自以爲是而大驚小怪。昔日汲黯接任淮陽太守，辭别同僚離京赴任，他對大行李息説：'御史大夫張湯内懷奸詐，欺君瞞上，你若不早去告發，一旦事情敗露，恐怕你也難免與他同遭殺身之禍。'李息害怕張湯，一直没敢告發。後來張湯事情敗露被誅，皇上聽説了汲黯對李息説的話，就問了李息的罪而升任汲黯爲諸侯相，以表彰他的一片忠心。臣張敞不敢詆毁丞相，惟恐衆臣對此事不加上報，而長吏、守丞又害怕丞相的權勢，致使法令失效，私心暗存，浮誇成風，淳樸失落，虚僞盛行，名實難符，公事懈怠，亂臣横行。假如下令京城地區先期推行'讓界分路，路不拾遺'之風，其實正好適得其反，而爲天下事先樹立了虚僞的典型，所以决不可行；就是諸侯國先期推行，若虚僞之風超過京城，其後果也不堪設想。我大漢朝除弊通變，制定法令，以便勸民從善，防盗禁奸，其條文詳備，不可增改。應該令大臣明白地訓示長吏、守丞，回去禀告郡守，推舉三老、孝子、悌弟、力田、孝廉、廉吏一定要名符其實，郡中公務應依法而行，不可擅自制定法令；如有膽敢用僞詐手段騙取名譽的，一定先行正法，以正明善惡。"天子采納了張敞的奏言，召集郡國來奏報考績的長吏、守丞，令侍中敕告了張敞的奏言。黄霸因此十分慚愧。

又一次，樂陵侯史高以外戚身份任侍中一職，名望很高，黄霸推薦史高可任太尉。天子令尚書召黄霸質問説："太尉一官廢除已久，其責由丞相兼管，這是爲了息武而興文。如果國家動亂，邊境吃緊，左右大臣都可任領兵的將帥。而宣明教化，順通隱情，使牢獄中再無冤案，地方上再無盗賊，是你丞相的職責。將相一級的官員，是由我來任命的。侍中樂陵侯史高是我的帷幄近臣，我對他的才能已有深知，何勞你越職

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决。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

舉薦他呢?”尚書請丞相陳言，黄霸羞慚滿面，連忙摘下帽子謝罪，數日後纔裁定黄霸免罪。從此以後，黄霸再也不敢向君上進奏。然而自從漢朝興起，講到治理地方官吏民衆的，還是以黄霸爲第一。

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爲大司馬，霸子思侯賞嗣，爲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乃絶。子孫爲吏二千石者五六人。

黄霸任丞相五年，甘露三年壽終，謚號定侯。黄霸死後，樂陵侯史高竟升爲大司馬，黄霸的兒子思侯黄賞繼承了爵位，任關都尉。黄賞去世，其子忠侯黄輔繼承了他，官至衛尉九卿。黄輔去世，其兒子黄忠繼承他爲侯，到王莽時黄家纔斷絶了封爵。子孫中做官做到郡守一級的有五、六人。

始霸少爲陽夏游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爲妻，與之終身。爲丞相後徙杜陵。

早年黄霸任陽夏游徼，與一看相人同車出游，路旁遇見一位少女，看相人看了一下説：“這女子以後一定有富貴之命，不然的話，相書就要作廢。”黄霸過去探問女子姓氏，原來是鄉間巫家之女。黄霸就娶了她做妻子，并與她白頭到老。在黄霸當了丞相後便遷徙到了杜陵。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淳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

朱邑字仲卿，廬江郡舒縣人。他年輕時曾任舒縣桐鄉負責聽訟收賦税的嗇夫一職，辦事清廉公正，不施苛政，以仁愛之心爲民謀利，未曾笞打欺辱過鄉人，關心愛護年邁老人和孤兒寡母，對他們多有恩惠，因此他所在地區的官吏民衆都很敬重喜愛他。後來他調任太守卒史，又因被推舉爲賢良而被任用爲大司農丞，後又調任北海郡的太守，接着又因治理情况和品行出類拔萃而升任大司農。朱邑爲人淳厚，珍重故舊之情，然而又秉性正派，公事上不徇私情。因此天子器重他，朝廷官員也敬重他。

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謁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

那時張敞任膠東國相，給朱邑來信説：“當今皇上向往遠古聖明之風，廣泛招用善士，這真是忠臣們最最向往的大好時光。然而我張敞此時却遠守偏僻難治之郡，受到法規的拘束，心胸鬱結，難有更大的抱負。即使有，也哪有地方施展？而您以清廉賢明的品德，主持農業，這就好像腹飢的人以糟糠爲美味，而豐收的年景裏却要遺棄許多精美的食糧。這是什麽原因呢？無非是因爲有和没有之間的情况的差異造成的。從前陳

尹、吕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禄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

平雖有賢能，也須有魏倩的幫助纔得以進步；韓信雖是奇才，也要靠蕭何的舉薦纔得到信任。所以所有生逢其時的英傑俊秀，如果一定要像古代的伊尹、吕望那樣出名而後纔推薦，那麽人才就不會因爲您而得到任用了。”朱邑對張敞所言極爲感慨，便極力舉薦人才，并給予多方的幫助。朱邑身爲列卿，家中却十分節儉，所得俸禄和賞賜都與家鄉父老共享，自家却没有多餘的錢財。

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强外之交，束脩之饋，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朱邑於神爵元年過世。皇上憐惜他，便下詔稱贊説：“大司農朱邑，廉潔守節，一片公心，不胡亂結交，收取賄賂，可稱得上是一位正人君子。這番身遭不幸，我十分憐念。特賜給朱邑之子黄金一百斤，用以祭祀之需。”

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絶。

當初朱邑病危之時，曾囑咐兒子説：“我原是桐鄉的小官，當地的人民愛護我，死後我也一定要埋葬在桐鄉。後代子孫祭祀我，不如桐鄉的父老鄉親。”待他死後，他的兒子便把他埋葬在桐鄉西城的外面，人民果然爲朱邑起墳墓立祠堂，每年按時祭祀，到今天也從未斷絶。

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内諫争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擬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説其諂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

龔遂，字少卿，是山陽郡南平陽縣人。因通曉經術出去做官，做到昌邑國郎中令，奉事昌邑王劉賀。劉賀的行爲很不正經，龔遂爲人忠厚，剛强果斷，在大節上從不含糊，對内向國王直言勸諫，對外督責太傅、國相，總是引經據典，陳述禍福得失，直到流淚哭泣，忠心無比。他從不阿諛奉承，常常當面指出劉賀的不是，使他聽不下去，掩着耳朵起身走掉説：“郎中令真會使人羞愧。”劉賀和國中大臣没有一個不敬畏他的。劉賀曾經與奴僕和膳食人員等吃喝玩樂，給他們的賞賜没完没了，龔遂進宫勸諫，雙膝跪地而行，淚流滿面，低聲哭泣，劉賀周圍侍候的人都感動得直落淚。劉賀問道：“郎中令爲什麽哭？”龔遂回答説：“我傷心國家危險啊！希望您抽出一點空閑時間，讓我把自己愚昧的意見説完。”劉賀就叫周圍的人避開，龔遂問道：“大王知道膠西王不幹好事因而滅亡的事情嗎？”劉賀説：“不知道。”龔遂便説：“我聽説膠西王有一個善於諂媚的臣子叫侯得，膠西王的所作所爲明

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爲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鬥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爲悖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

明和夏桀、商紂一樣，侯得却說與堯、舜相同。膠西王喜歡他善於奉承，經常和他同起居，專門聽信他的妖言邪説，以致弄到身死國亡。如今大王親近那批小人，漸漸地就會沾染上他們的惡習，這是關係到國家存亡的問題，不可不慎重啊！請允許我在郎官中挑選一些精通儒術、品德高尚的人同大王一起生活，坐時就一道讀《詩》、《書》，立時就共同演習禮儀。這樣，或許對大王有些幫助。"劉賀同意了這一建議。於是龔遂挑選了郎中張安等十人侍候他。可是，過了没幾天，劉賀就把他們統統趕走了。又過了很久，宮中多次發生怪異現象，劉賀就問龔遂這是爲什麼，龔遂認爲會有大的不幸事件發生，是宮室將要空虛的徵兆，此事在《昌邑王傳》中有叙述。恰逢昭帝去世，没有兒子，由昌邑王劉賀繼承帝位，他手下的官員也都徵調進京。相國安樂調任長樂宮衛尉，龔遂去見他，流着眼淚對他說："大王立爲天子以來，一天比一天驕傲自滿，不再聽别人的勸諫，如今還在服喪守孝，就天天同親信臣僚飲酒作樂，不是鬥虎豹，就是聚集皮車，車上插着九條飄帶的大旗，到處亂跑，所作所爲違背正道。古代法制寬厚，大臣見國君無道可以隱退，如今却不能辭職，想假裝瘋癲，辭官避禍，又怕被别人知道，一朝身死，爲世人耻笑，這該怎麼辦呢？您過去是皇上的國相，應當直言規勸啊！"劉賀即位剛二十七天，終因荒淫昏亂，爲大臣們所廢黜。從昌邑來的群臣犯了縱容國王陷於邪惡不道的罪行，統統處死，共達兩百多人，衹有龔遂和中尉王陽由於曾多次勸諫劉賀，盡到了一定的職責，減去死罪，處以髡刑，罰服四年築城苦役。

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内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

劉賀被廢黜後，宣帝即位。過了幾年，渤海附近郡縣鬧災荒，飢民紛紛起來造反，太守制服不了他們。宣帝想要選一位能够治理渤海的人，丞相和御史大夫推薦龔遂，認爲可用，宣帝就任命他做渤海太守。那時龔遂已經七十多歲了，宣帝召見時，望見他形貌矮小，與自己聽到的不相符合，心裏有點看不起他，就問他說："渤海郡法紀廢弛，飢民作亂，我非常擔憂。您準備用什

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説，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黄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

麽辦法來平息郡中盜賊，好讓我放心?”龔遂回答説：“無非是因爲渤海遠在海邊，没有受過聖朝的教化，那兒的百姓飢寒交迫，而地方官吏又不加體恤，所以纔逼得皇上的子民盜了皇上的兵器在水塘中戲耍罷了，并不是有意存心叛亂啊！如今不知是要我去鎮壓他們呢，還是去安撫他們呢?”宣帝聽了龔遂的對答，非常高興，回答道：“選用賢良，本來就是爲了安撫百姓啊！”龔遂説：“我聽説治亂民就像理亂繩一樣，是急不來的啊。衹有不要着急，然後纔能治理。我請求丞相和御史大夫暫且不要用一般法令條文約束我，讓我根據實際情况自行處置。”宣帝同意了，額外賞賜了黄金，派他赴任。龔遂乘坐驛站的專車到達渤海郡界，郡中聽説新太守到了，派出軍隊前往迎接，龔遂叫軍人統統回去，隨即發出公文指示所屬各縣把所有追捕盜賊的官吏一律撤回。凡是拿鋤頭鐮刀等農具的全部算良民，官吏不得追究；衹有拿兵器的纔算盜賊。然後不帶隨從，單獨一人乘車到府，郡中上下一致擁護他，成群結隊的飢民也都紛紛解散。渤海還有不少結夥打劫和攔路搶奪的人，聽了龔遂的教令，也都即時解散，扔掉兵器，改拿鐮鋤。盜賊於是全部平息，百姓得到安居樂業。龔遂這纔開倉救濟貧民，挑選清廉的官吏安撫百姓，讓他們各安生業。

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鷄。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

龔遂眼看渤海地方風俗奢侈，喜歡工商業，輕視農耕，於是親自帶頭厲行節儉，勸導百姓務農種桑，叫每人種一株榆樹，百棵薤，五十棵葱，一畦韭菜，每家養二隻母猪，五隻鷄。如果發現百姓有帶刀佩劍的，就要他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説：“爲什麽把牛和犢佩在身上?”春夏兩季勸百姓到田野耕作，到了秋冬就督促他們收割，還讓家家户户多儲果實、菱角、芡實之類。由於龔遂的巡視勸勉，郡中都有積蓄，官吏和百姓都殷實富足，訴訟案件也没有了。

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

過了幾年，宣帝派使者召回龔遂，議曹王生請求同去。功曹認爲王生一向喝酒成癖，没有節制，不宜讓他跟去。可是龔遂不忍心拒絶，就讓他隨從到京。王生到了京城，衹管天天喝酒，從

官，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説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來不去看龔遂。一天，龔遂被召入宮，正逢王生喝得醉醺醺的，他跟在後面大聲叫道："明府暫且停一下，我有幾句話要向您説。"龔遂回頭問他喊什麼，他説："天子假如問您是怎樣治理渤海的，您切不可多説什麼，衹宜對答説：'全憑聖上的威德，不是我有什麼能耐啊！'"龔遂接受了他的意見。龔遂到了宣帝跟前，皇上果然向他問起治理渤海的情形，他就按照王生的話作了回答。宣帝高興他謙讓有禮，笑着説："您講的這種忠厚長者的話，是從哪兒學來的？"龔遂乘機上前一步説："我并不知道應該這麼説，是我的議曹王生告誡我的。"宣帝因爲龔遂年事已高，不能擔當公卿重任，就拜他做水衡都尉，議曹王生任水衡丞，用以表示對龔遂的褒獎和尊重。水衡都尉主管上林苑，負責宮庭館閣的陳設，爲宗廟祭祀提供犧牲，是一種親近天子的官職。龔遂很受宣帝器重，在任上壽終。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郡壽春縣人。以明經甲科身份任郎官，出京補做穀陽縣長。在考績中列爲頭等，調任上蔡縣長。召信臣愛民如子，爲官期間甚受稱贊。後來他便越級升爲零陵郡太守，又因病而歸。病愈後他又被徵爲諫大夫，後調任南陽郡太守，其治理情況也如在上蔡時一樣好。

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户口增倍，盗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

召信臣爲人勤勉有計謀，喜歡爲人民興辦福利，致力於使他們富裕起來。親自努力於農耕，出入於田間地頭，在鄉間公舍住宿，很少能有安閑的時候。他在郡中巡視水泉，主持開通溝瀆，豎起水門提閘數十處，使受灌溉的農田有所增加，最多時達到了三萬頃。人民得到水利灌溉的益處，收獲的糧食貯蓄有餘。召信臣還爲百姓制定了用水的規定，并把這些規定刻在石碑上，立在田地邊界處，以防止争搶。此外他還禁止婚喪嫁娶時奢侈浪費，致力於推行勤儉節約的風尚。對府縣官吏家的子弟任意漫游，而府縣官吏不以耕作大事作爲本職業務的，則通通斥責罷官，嚴重者還要繩之以法，以察善惡。通過以上種種措施，教化在郡中得以廣泛推行，郡中没有不努力

以殷富，賜黄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

從事農業的，人民擁護郡縣官吏，郡中的户口也成倍增加，盜賊和打官司的事減少到了很小的程度。官吏民衆都愛戴召信臣，稱他爲召父。荆州刺史上奏稱贊召信臣能爲百姓謀取福利，所轄郡治得以富庶，賜給黄金四十斤。後召信臣調任河南太守，治理情况常居天下第一，因此又多次被增加俸禄并賜給黄金。

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宫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黄門倡優諸戲，及宫館兵弩什器减過泰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然藴火，待温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

竟寧年間，召信臣被徵爲少府，列在九卿之中，他奏請皇上對上林一帶的一些遠處宫館中皇上極少去的，不要再加以修繕治理，又奏請减省樂府黄門、倡優等娱樂活動，并將宫館中的兵弩器具减少大半。而太官園中所種冬生葱韭蔬菜，要在暖房裹種植，日夜燒火，要有温氣纔能生長，召信臣認爲這些都不是按季節自然生長的，吃了會有害於人，不適宜用以供皇宫需用，應該與其他不按節氣種植的作物，全都奏請不再種植，這樣節省費用每年達數千萬。後召信臣年老死在官任上。

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元始四年，皇上下達詔書祭祀百官卿士中爲民做過益事的人，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信臣應詔。每年一到時候郡太守都率領下屬官吏去行禮，供奉祭拜召信臣的墳墓，而南陽也爲他立了祠。



漢書卷九十

列傳第六十

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奸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偷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

孔子說："用政令來誘導他們，用刑罰來整頓他們，人民衹是暫時地免於罪過，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來誘導他們，用禮教來整頓他們，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歸服。"老子說："上德合乎自然，是真正有德；下德主觀營造，其實是無德。法令繁多則巧詐滋生，所以盜賊日漸增多。"這真是至理明言啊！法令這東西，是統治的工具，而并不是統治好壞的根源。從前天下法網嚴密的時候，盜賊却越來越多，發展到極點，造成了君臣人民之間都互相躲避，以致天下喪敗，不可振救。當此之時，地方的統治紛紛告急，若不使用强硬嚴酷的辦法，又能以什麽方法維護統治呢？主張道德的人，則采取寬鬆的方法。所以孔子說："審理訴訟，我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訴訟的事件完全消滅纔好！"老子也說："庸人不明大道，纔枉加耻笑。"這都不是虛言。

漢興，破觚而爲圜，斫雕而爲樸，號爲罔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吕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時，晁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倫。

漢代興起，破方成圓，返樸歸真，法網極爲寬疏。而吏治情況蒸蒸日上，盜亂不興，百姓安居樂業。由此看來，吏治的關鍵并不在法律的嚴酷。高后時，酷吏衹有侯封，踐踏宗室，侵辱功臣。吕氏敗落後，於是鏟除了侯封的家族。景帝時，晁錯以尖刻的權術輔助自己的才能，而七國之亂也由晁錯而生，最後晁錯被殺身亡。而到後來，便又有郅都、甯成之流出現。

郅都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

郅都，河東郡大陽縣人。以郎官的身份侍

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

奉文帝。景帝時任中郎將，敢於向皇上直言進諫，在朝廷上當面斥責大臣的過失。郅都曾隨侍皇上去上林苑，賈姬在厠所，野猪也進入厠所，皇上目示郅都，郅都毫無所動。皇上想親自拿兵刃去救護賈姬，郅都跪伏在皇上面前説："失去了一個賈姬，又有一個新的賈姬進來，天下缺少的難道是賈姬這樣的人嗎？陛下縱然不以自己爲念，又怎能對得起國家和太后？"皇上聽了郅都的話，便退了回來，野猪也没有傷害賈姬。太后聽説了這件事，賞賜給郅都黄金一百斤，皇上也賞賜給郅都黄金一百斤，從此器重郅都。

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濟南瞯氏宗族三百多户，勢力强大，無惡不作，郡太守不能制服他們，於是景帝任命郅都爲濟南太守。郅都到任後，立即殺掉了瞯氏元凶魁首，其他宗族餘黨都嚇得大腿發抖。郅都任太守一年多，濟南郡路不拾遺，附近十多個郡的太守畏懼郅都，就像畏懼上級官府一樣。

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己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郅都爲人勇敢而有氣力，公正廉潔，不拆私人信件，不接受親友的饋贈和私相囑托。經常宣稱："我丢下親人，離鄉背井外出爲官，固然應當忠於職守，盡忠死節，妻子兒女最終是顧不得了。"

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居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郅都調中尉，丞相條侯極其尊貴傲慢，但郅都却對他揖而不拜。這時候民風質樸，吏民們害怕觸犯達官貴人而明哲保身，惟獨郅都敢於率先極端嚴酷地執行法令，不避皇親國戚，列侯宗室見到郅都都不敢正視，把他稱作"蒼鷹"。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景帝乃使使即拜都爲雁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爲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

臨江王被召到中尉府對案，想得到刀具筆墨，寫封信向皇上謝罪，但郅都禁止獄吏給他。魏其侯派人暗地裏送給臨江王刀筆。臨江王得到後，寫信向皇上謝罪，進而自殺。竇太后聽到這件事，大怒，以重法中傷郅都，郅都被免除官職，回到家中。景帝却派人到郅都家裏任命他爲雁門太守，不用到朝廷辭謝，取近路直赴任所，并可以因利乘勢，全權處理政務。匈奴人素聞郅都氣節，全部撤離邊境部隊，終郅都之死，不敢近雁門一步。匈奴人刻了個木偶人，酷似郅都，令騎兵奔馳射殺，没有能够射中的，他們被郅都震懾到如此地步。匈奴人擔憂這種情形，便用漢

乎？”於是斬都也。

朝的法令陷害郅都。景帝說：“郅都是忠臣。”想釋放他。竇太后說：“臨江王難道就不是忠臣了嗎？”於是斬了郅都。

甯成

甯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濕。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歡。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上召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

甯成，南陽郡穰縣人。以郎官和謁者的身份侍奉景帝。他爲人好逞强，做下級小吏，一定要凌駕於上級長吏之上；做別人的上司，役使下屬就像捆縛濕柴一樣嚴厲急切。狡詐殘忍，作威作福。逐漸升官至濟南都尉，正碰上郅都任濟南太守。先前幾任都尉都步行進入郡府，通過小吏通稟傳呼拜謁太守，像縣令拜太守一樣，他們懼怕郅都到了如此程度。等到甯成前往郡府，直接闖進去，凌侮郅都，氣焰比郅都還高。郅都素聞甯成聲名，善待他，與他結成好友。過了很久，郅都死了。這以後長安及其周圍的宗室貴族多有觸犯法令的，皇上召調甯成擔任中尉職務。甯成管治地方效法郅都，廉潔却不如他，然而宗室貴族及豪强大家都人人驚恐，戰栗不安。

武帝即位，徙爲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爲不復收，乃解脱，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貣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産數千萬，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武帝即位，調甯成爲内史。外戚大都向武帝詆毁甯成的短處，甯成被判刑髡鉗，剃去頭髮，脖頸套上鐵圈。當時九卿中犯罪的該處死就處死，没有受其他刑罰的，而甯成被處以重刑，自以爲不會再被起用，便自行脱去脖子上的鐵圈，僞刻證件混出函谷關，逃到家中。他揚言道：“做官到不了二千石，經商到不了千萬，有何面目立足人間！”於是貸款買了一千多頃水田，再租借給貧民，奴役百姓幾千家。過了幾年，遇到大赦，甯成已積累家産達數千萬，成了打抱不平、負氣仗義的俠士，手裏握着官吏們的短處陰私，隨時要挾；出出進進有幾十名騎士護衛跟隨。他役使百姓，威風比郡守還大。

周陽由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爲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修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陵

周陽由，其父親趙兼以淮南王舅父的身份被封爲周陽侯，由此便改姓周陽。周陽由因家庭的緣故而任郎官，服事文帝。景帝時，周陽由任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崇尚嚴謹，而周陽由在所有郡守中却最爲嚴酷高傲。他對自己親善的人，即使罪該處死也要曲解法律而放其生路；而對自己憎惡的人，即使没犯死罪也要曲解法律而將其處

太守，奪之治。汲黯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後由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

死。他所居官的郡，總要將那裏的豪强鏟除乾净。他任太守時，把都尉看作縣令；一旦做了都尉，又凌駕於太守之上，剥奪其正當的權力。汲黯好剛愎自用，司馬安則用文章傷害人，他們也都在郡守一級的官吏之列，但他們與周陽由同車時，也都自動避讓，躲到一邊去坐。後來周陽由任河東都尉，與該郡太守勝屠公爭權，互相上告，勝屠公被判有罪，他不受嚴刑，就自殺了，而周陽由則被處死後棄市。

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

自從甯成、周陽由之後，天下越發不平静，百姓以巧抗法，吏治也大都類似甯成和周陽由那樣。

趙禹

趙禹，斄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中，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

趙禹，斄縣人。以佐史身份補爲中都官，又因廉潔任令中，服事太尉周亞夫。周亞夫做了丞相，趙禹便任丞相史，府中人都稱贊他清廉公正。但是周亞夫却没有重用他，并説："我深知趙禹的品行才能不一般，但是他持法過於尖刻，不可以委以重任。"武帝時，趙禹以刀筆吏身份積有勞績，調任御史。皇上認爲他有才能，又升他做了中大夫。他與張湯一起議定法律條令，其所作之法被認知，官吏相及監司傳授法律，都是從此而開始。

禹爲人廉裾，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絶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嘗中廢，已爲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爲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爲平。王温舒等後起，治峻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悖亂有罪，免歸。後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趙禹爲人廉潔清高，進入官場以來，家中没有一個食客。公卿們請他去作客，趙禹始終加以謝絶，并自稱要斷絶一切友人賓客的邀請，祇想孤立獨行而已。他總是以法爲準，也不翻案或是疏通官署私瞞罪行。其間他曾被免官，事後被任命爲廷尉。當初條侯周亞夫曾認爲趙禹殘忍尖刻，待他做了少府九卿，其嚴酷暴烈的本性更加顯露。而到了晚年，天下亂事越來越多，官吏們治民都務求嚴峻，趙禹此時却有所平和，名聲也有所好轉。王温舒等人是後起酷吏，治民比趙禹還要嚴峻。趙禹因爲年老，調爲燕國相。幾年後，因居官昏惑有罪，免官回鄉。又過了十多年，他於家鄉壽終。

義縱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群盗。縱有姊，以醫

義縱，河東人。他年輕時曾與張次公都幹過劫盗，加入過賊黨。義縱有一個姐姐，因通醫術

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温籍，縣無逋事，舉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子中，上以爲能，遷爲河内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内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爲岸頭侯。

得到王太后欣賞。王太后問她："你有兄弟可以做官嗎?"義縱姐姐答道："有一個弟弟不學好，當不了官。"王太后就把此事告訴了皇上，皇上就任命義姁的弟弟義縱做了中郎，後又補任上黨郡中令。義縱居官敢作敢爲，少有温情含蓄，縣中平安無事，被推舉爲天下第一。後來他被調任長陵及長安縣令，能依法治理，不害怕和回避顯赫的外戚。因爲逮捕審問太后外孫脩成的兒子脩中，皇上認爲他有能力，調任他爲河内都尉。他一到任，就鏟除消滅了當地的豪强穰氏一夥，河内一帶頓時變得路不拾遺，清平安寧。而張次公也當了郎官，因勇敢精悍而從軍，他敢於深入作戰，立了戰功，被賜予爵號岸頭侯。

甯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税肄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内遷爲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尉史。

甯成在家閑居，皇上想讓他出任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説："臣下我在山東做小吏時，甯成已是濟南都尉，他的治理方法嚴厲得就像以狼牧羊一樣。所以甯成不可派去治民。"皇上於是就任命甯成爲關都尉。一年多後，守關的官吏和各郡國出關入關的人，都叫道："寧願看乳虎發火，不願見甯成發怒。"可見他的暴烈已經達到如此程度。義縱從河内調任南陽太守，聽説甯成家在南陽，待他行至關前時，甯成已來路邊送迎，然而義縱氣盛，不與甯成行禮。一到南陽郡，他就查辦甯氏，抄了他的家。甯成判了罪，而孔氏、暴氏等豪强都逃亡在外，南陽官吏百姓都懼怕義縱，對他的命令都不敢違抗。而平氏的朱彊、杜衍的杜周則做了義縱的爪牙屬吏，被任用，升廷尉史。

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爲死罪解脱"。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

那時，軍隊數次調出定襄，定襄官吏民衆十分混亂腐敗，於是朝廷又調義縱任定襄太守。義縱一到，就扣住定襄監獄中的重罪犯人二百多人，以及私入監獄探望他們的家中賓客、兄弟也有二百多人。義縱將他們全部逮捕，將他們定爲"爲死罪解脱"罪。當天義縱就奏請獲准殺了這四百多人。從此郡中上下都嚇得不寒而栗，連奸猾的刁民也幫助官吏來治理地方了。

是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奸，

那時趙禹、張湯已身爲九卿，然而他們的管治還比較寬鬆，一切輔助法律加以推行，衹有義縱使用老鷹捉鷄式的嚴酷手段進行治理。後來遇

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内史，王温舒爲中尉。温舒至惡，所爲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奸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效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行此道乎?"銜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上更换五銖錢幣以及白銀興起，百姓中奸盗盛行，京城尤其嚴重，朝廷便任命義縱爲右内史，任命王温舒爲中尉。王温舒非常酷惡，做事從不事先告訴義縱，而義縱則一定要以氣勢相凌，敗壞他的功勞名譽。他們治民，所殺的人太多，然而衹能達到小治，奸盗益發增多，很難捕捉。官吏治民以殺伐綁押爲主要方法，所以閻奉因爲嚴酷暴惡而被任用。義縱清廉，其治民方法是效仿郅都而來。皇上駕臨鼎湖，病了多日，病愈後突然起駕到甘泉去，然而道路還没有修好。皇上發怒道："義縱難道以爲我不走這條道路嗎?"便記下了這件事。到了冬天，楊可剛剛主持告緡事，義縱以爲這是亂民的行爲，便派吏員捕捉了楊可派遣的使者。皇上聽説這件事，讓杜式加以審理，定爲侵廢詔書罪，將義縱處死，尸體棄於市。一年後，張湯也死去。

王温舒

王温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奸。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爲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盗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盗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以故齊趙之郊盗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内太守。

王温舒，陽陵人。年少時曾以椎殺人，私加掩埋，成爲盗賊。後來脱離奸黨補爲縣亭長，幾次被廢。在幾次被任命吏職後，王温舒因治理牢獄有方升至廷尉史。他在張湯手下，被調任御史，督捕盗賊，殺人傷人極多。後來他又逐漸升遷而官至廣平都尉，他選擇郡中一些生性果敢的豪傑十多人做自己的爪牙吏員，都隱瞞了他們身上的重罪，而放手讓他們督捕盗賊，由於捕得所要逮的人而使得王温舒很快慰。於是雖然此人身有百罪，也未加問治；但如果不盡力督捕，采取迴避態度，就會被立即處死，并滅其宗族。由此一來則齊趙邊地的盗賊不敢接近廣平，廣平一帶便開始以路不拾遺而聞名。皇上聽到這些情况，就調任王温舒當了河内郡太守。

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内豪奸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内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没入償臧。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内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

王温舒平素居住廣平時，就已盡知河内郡中的豪强奸黨之家。待他到了那裏，正趕上九月已到，他便下令郡中準備私馬五十匹，在道路上設置驛站，從河内一直設到長安，又吩咐吏員采用原在廣平時采用過的方法，收捕郡中豪强和奸民，互相連累而有罪的達一千多家。然後他上奏朝廷，請求將罪大的誅滅其族，將罪小的本人處死，并全部没收他們家藏。奏書送去不過兩天，

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卒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

就得到了准奏的消息，於是依令行刑，以致被殺的人血流十多里。河内人民都奇怪這次上奏，認爲真是神速。到十二月末，郡中已無盜賊踪影。逮不着盜賊，是因爲他們都逃到了鄰郡，又派人去鄰郡追捕，但已到了春令時節，王溫舒頓足嘆息道："可惜可惜！如果讓冬令再延長一月，盜賊盡除，就大功告成了！"可見他的殘酷好殺、不施仁政已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上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内，徙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河内則楊皆、麻戊，關中揚贛、成信等。義縱爲内史，憚之，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它惽惽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奸，置伯落長以收司奸。溫舒多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奸如山，弗犯；無勢，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下户之猾，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奸猾窮治，大氐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

皇上聽說了王溫舒的事，認爲他有才能，就調任他爲中尉。其治理仿效河内郡，并召請了些好猜疑生事的官吏加以任用，在河内郡則有楊皆、麻戊，關中有揚贛、成信等。義縱任内史，王溫舒害怕他，便不敢濫施暴政。待義縱死去，張湯事敗以後，王溫舒調任廷尉。而尹齊在中尉任上因犯法論罪，王溫舒便又被任命爲中尉。他缺少文才，在任别的官職時，往往心不在焉，對公事冷漠處之，但做了中尉之後却精神大振。他一向熟悉關中習俗，廣交酷惡官吏，所以他當中尉後，酷惡官吏都重新被任用。官吏苛刻地督察淫惡少年，還設了舉報缿以徵求舉報，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督察奸民。王溫舒愛好阿諛奉承，對有權勢的人極能吹捧拉攏；而對無權無勢的人，則視如奴隸一般。對有權勢的人家，即使有奸情如山，也不去冒犯；對没有權勢的人家，即使是貴戚，也要加以侵辱。他爲人巧詐，曾奏請管治平民中的不法分子，以諷勸觸動那些大豪人家。可見他的統治之術已達到何等圓滑的程度。那些奸猾不法之民得到了徹底懲治，大都死在了獄中，極少有能出來的。王溫舒的爪牙屬吏個個如狼似虎。於是中尉轄區内中等以下的奸猾盜賊都伏法，有權勢的大豪爲其歌功頌德，稱贊他治民有方。幾年後，他手下的小吏就多因權貴大家的保護，而個個發家致富。

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坐以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脱卒，得數萬人作。上説，拜爲少府。徙右内史，治如其故，奸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如故操。

王溫舒出擊東越回來，議政時有違天子之意，因此以罪免官。這時皇上剛想修築通天臺而缺少人工，王溫舒奏請盡召中尉以前的脱漏士卒，共得數萬人工。皇上很高興，便任命王溫舒爲少府。後又調任右内史，其治理依然如故，奸猾邪惡之徒得以減少直至完全查禁。後又因獲罪

免官，復出後作右輔，兼任中尉，操行一切如故。

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它奸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勛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累千金。

一年多以後，遇朝廷發兵征伐大宛，皇上下詔徵召豪吏。王溫舒藏匿手下豪吏華成，且有人告發王溫舒私下接受員騎的贓錢，和其他違法之事，論罪應該誅族，王溫舒難以承受此打擊，於是便畏罪自殺。當時王溫舒的兩個弟弟及弟妻全家也各因他罪，一并族誅。光祿勛徐自爲說："可悲呀可悲！古有誅滅三族之事，而王溫舒竟罪至同時誅滅五族！"王溫舒死後，家產值千金。

尹齊

尹齊，東郡茌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勢。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爲能，拜爲中尉。吏民益凋敝，輕齊木强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後復爲淮陽都尉。王溫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尹齊，東郡茌平縣人。以刀筆吏逐漸調升爲御史。在張湯手下做事，張湯多次稱贊他爲人清廉。武帝派他督察盜賊，他斬殺鏟除盜賊而從不害怕他們的名望和聲勢。後調任關都尉，聲望超過了甯成。皇上認爲他有才能，任命他爲中尉。然而官吏和百姓的情況却每況愈下，世風虛僞不實，輕視伊齊木强無文采，惡吏不肯任職，善吏又無能力治事，尹齊也因職事大多荒廢而被問罪。後來他又復出做了淮陽都尉。王溫舒敗落後幾年，尹齊染病而死，所遺留的家產不足五十金。因爲他在淮陽殺人太多，等他死後，仇人想焚燒他的尸體解恨，他的妻子携尸逃去，纔得以埋葬。

楊僕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吕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

楊僕，宜陽人。因千夫捐錢穀當上小吏。後來河南太守舉薦他做了御史，被派到關東督察盜賊，治政仿效伊齊，敢做敢爲。逐漸升遷到主爵都尉，皇上認爲他有才能。南越反叛，楊僕被任命爲樓船將軍，立了功，封爵號將梁侯。後來東越又反叛，皇上想再次起用他爲將，因爲他自恃以前的功勞，就下詔書責備他說："你做將軍立下的功勞，祇有首先攻取石門、尋陿等險要之地這一點，并沒有斬將拔旗的確實戰功，有什麽值得驕傲自滿呢！先前攻破番禺，收捕投降者作俘虜，掘出死人當作收獲，是第一個過失。南越王建德、賊相吕嘉叛逆之罪天地難容，將軍你擁精兵不去窮追到底，使得東越從容發兵救援，是第二個過失。軍中士卒連年日曬雨淋，舉辦朝會都

因用歸家，懷銀黄，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内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買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宫，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温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爲庶人，病死。

没有酒喝，將軍你不念他們的辛勞，而製造巧言，標榜自我，回鄉的時候，懷揣銀印金印，共三組之多，在鄉里進行炫耀，是第三個過失。因貪守妻妾遲歸，却以道路險惡加以開脱，有失祖宗禮法，是第四個過失。想要配備蜀刀，問你價錢多少，答説均爲數百錢，武器倉庫天天有兵器出入却假作不知，以僞犯君，是第五個過失。收到詔令不來蘭池宫見君，日後又不來解釋。如果將軍你的屬吏問而不答，有令不聽，又該如何治罪呢？試想大家都像如此這般，天地之間還有什麽信義可言！現在東越叛軍已深入漢土，將軍你能帶兵抗敵以功補過嗎？"楊僕聽後十分惶恐，就回答説："我願不惜戰死以贖罪立功！"後來他與王温舒一同大破東越叛軍。又與左將軍荀彘一同攻擊朝鮮，被荀彘所縛，這段事迹見於《朝鮮傳》之中。回朝後，楊僕被免官而淪爲平民，最後得病而死。

咸宣

咸宣，楊人也。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厩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决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内史。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摇，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爲小治辯，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宣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咸宣，楊縣人。以佐史身份供事於河東太守手下。衛青將軍讓他在河東買馬，發現咸宣很有能力，便禀告了皇上，於是徵召他爲厩丞。咸宣盡職辦理公事，逐漸升遷爲御史及中丞，派他去辦理主父偃及淮南王造反的案件，他用精密的文字苛刻地攻訐，使此案處斬罪犯甚多，而被贊爲敢於决斷。經過幾次免官又幾次復出，咸宣任御史及中丞職務幾乎達到二十年之久。王温舒做中尉時，咸宣則任左内史。這項差事十分雜細，不論大事小事他都要親手處理，還要親自過問各縣屬曹實物的收藏保管情况，官吏們都不得擅自觸動，否則就要繩之以重法。咸宣做官數年，所處理的都是些細小之事，然而咸宣却獨能以小見大，但他的工作方法祇能他自己來施行，難以成爲廣泛適用的常法。其間咸宣因故撤職被降爲右扶風，因此他怪罪到屬吏成信身上，成信於是逃到了上林藏身，咸宣指使郿令率吏卒，擅自闖入上林苑中的蠶館攻殺成信，射中了苑門，咸宣因此被交給司法官吏去審理，判爲大逆之罪，罪該誅族，咸宣自殺。而杜周得到了任用。

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

當時，郡守、都尉、諸侯相這些俸禄爲二千

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趨具食；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群，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石一級的官吏中想把轄地治理好的，大多都效仿王溫舒等人的做法，然而這却使得官吏民衆對犯法的事情越加不重視，盜賊也極度滋生。在南陽就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一帶有堅盧、范主等人。他們多時聚衆達數千人，擅自立號稱王，攻打城鎮，取出庫中武器，放走死刑罪犯，捆綁羞辱郡守、都尉，甚至將其殺害，還擅寫文書促令縣府爲他們準備食物；少時也能聚衆上百，掠洗鄉里的事件不可勝數。於是皇上纔指令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察這些事，但還是不能禁止，便又指令光祿大夫范昆、各部都尉以及前九卿張德等身着繡衣，手持符節，以軍興之法正式發兵攻打盜賊，斬殺了大部分的盜賊，共取下首級達萬餘個。并按法律殺死了供給盜賊飲食的百姓，以串通各郡問罪的，多達數千人。幾年過後，便捕得了許多盜賊的首領。然而他們手下的賊兵散逃到各處，又聚成族黨占山爲王，常常人多勢衆，令當地官府無可奈何。於是，朝廷頒布了懲治藏匿逃亡者的"沈命法"，說："衆盜賊起來作亂沒有發覺的，及發覺後沒有逮滿一定盜賊人數的，郡守官以下直至小吏主管人都要處死。"這以後小吏因爲害怕被殺，雖知有盜賊也不敢告發，恐怕不能捕住，因檢查不足數而獲罪并連累郡府，郡府也讓他們不要多言。由此一來則盜賊越來越多，上上下下相互藏匿隱瞞，用虛文掩飾真相來逃避法律的追究。

田廣明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以郎爲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爲治。郡國盜賊并起，遷廣明爲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圉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厩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爲當塗侯，德轑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

田廣明，字子公，鄭縣人。以郎官身份當上天水司馬。因功又調遷爲河南都尉，用殺伐的嚴厲手段治理地方。當時各郡國盜賊并起，朝廷調遷田廣明爲淮陽太守。一年多後，前城父令公孫勇與其賓客胡倩等一起謀反，胡倩假稱自己爲光祿大夫，隨從車騎數十輛，受命前來督察盜賊，在陳留驛站的旅舍歇脚，郡太守去晋見他，想請回去好好接待。後來田廣明發覺了謀反的陰謀，於是發兵將亂黨都逮起來殺了。然而公孫勇却身着繡衣，乘着由四匹馬駕的車逃到了圉縣，圉縣派小史侍衛他，也發覺了其中的底細，守尉魏不害與厩嗇夫江德、尉史蘇昌一起收捕了公孫勇。

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爲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女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於是賜小史爵關内侯，食遺鄉六百户。

皇上封魏不害爵號當塗侯，封江德爵號轑陽侯，封蘇昌爵號蒲侯。當初，四人都到御前拜見皇上，小史竊竊私語，武帝問他道："你在説什麽?"小史回答説："被封爵號爲侯的人可以不回東方去嗎?"皇上説："你想不回去嗎?我也賜你一個爵號。你家鄉叫什麽地名?"小史回答説："叫遺鄉。"皇上説："這樣好像要遺棄你了。"於是賜小史爵號關内侯，擁有遺鄉六百户的封地。

上以廣明連禽大奸，徵入爲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伏爲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内侯，徙衛尉。後出爲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爲御史大夫，以前爲馮翊與議定策，封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奸。既出不至質，引軍空還。下太守杜延年簿責，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爲淮陽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皇上因爲田廣明連連擒獲大盜賊，就徵召他做了大鴻臚，并提拔田廣明的哥哥田雲中接替任淮陽太守。昭帝時，田廣明率兵攻益州，還朝後，賜爵號關内侯，調任爲衛尉。後來又出任左馮翊，治理方面以才能高而聞名。宣帝剛即帝位時，田廣明接替蔡義做了御史大夫，因先前任左馮翊時爲朝廷議政有功，封爵號昌水侯。一年多後，田廣明以祁連將軍的身份率兵出擊匈奴，北出塞上到達受降城。受降城都尉在先前死了，裝有尸體的棺材還停在靈堂裏，田廣明就召來他的守寡之妻與其通奸。後來他没有到達預定的目的地，就帶兵空手而歸。因此田廣明被交給太守杜延年審理，不久自殺於天子宫闕之下，封地被解除。他的哥哥田雲中任淮陽太守，也敢於施行殺伐政策，郡中官吏百姓到皇宫將他告下，竟因此被論罪處死，尸體棄於市中。

田延年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爲爪牙，誅鉏豪强，奸邪不敢發。以選入爲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群臣，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

田延年，字子賓，是先前齊國諸田的後代，高祖時田氏被遷徙到了陽陵。田延年因才略突出供事於大將軍的幕府，霍光很看重他，調他做了長史。後來田延年出任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作爪牙，殺伐鎮壓當地豪强，使奸盜之流不敢出來惹事生非。因此田延年被選拔入京做了大司農。正遇上昭帝駕崩，昌邑王劉賀繼承王位，十分淫亂，霍光將軍十分憂慮，便與公卿大臣們商議要廢掉他，但没有敢發言的人。這時田延年按着寶劍，當廷叱責在場的大臣們，即日就議定了決策，這些事迹載於《霍光傳》中。宣帝即位，田延年因爲議定朝政有功封爵號陽成侯。

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昭帝大行

先前，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錢爲本積貯木炭葦草等下葬用的物資。昭帝駕崩辦理喪

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没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盗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盗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齊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國除。

事時，這些物資的需求突然成爲問題，難以辦理，田延年因此上奏說：“商人中有的預先收貯下葬用的不祥物資，準備等急需時獲取暴利，這不是平民和臣下們所應該做的事。請求予以没收入縣官處理。”他的奏言得到了批准。富人中損失錢財的都十分怨恨他，便花錢買通關係要求治田延年有罪。當初，身爲大司農的田延年租用百姓的牛車三萬輛，到橋下運沙，送往陵地，一輛車的租金值一千錢，田延年上報時却虚報增值爲每輛二千錢，總共六千萬錢，貪污了其中的一半。焦、賈兩家告發了這件事，田延年被交到丞相府審理。丞相上奏認爲田延年“趁主持公事之機貪污三千萬錢，罪屬大逆不道。”霍光將軍召問田延年，想爲他疏通，田延年否認道：“我本出於將軍門下，蒙受您的大恩纔得到現在的爵號官位，没有這樣的事。”霍光說：“既然没有事，應該趕快澄清事實。”御史大夫田廣明對太僕杜延年說：“《春秋》一書中的思想，有以功補過這一層。在應該廢掉昌邑王劉賀時，若不是田子賓勇於直言大事就無法成功。現在無非是縣官出了三千萬錢自己請求他收下，又算得了什麽呢？我願意用我的愚蠢之言勸說大將軍。”杜延年將聽到的這些話禀告了大將軍，大將軍說：“當然，田延年確實是勇士！應當在朝議時發布此消息，使朝廷震動。”霍光隨之抬手撫在心口說：“這件事使我至今仍在心痛！感謝田大夫爲大司農辯白，但依照朝廷的通理田延年應該住進監獄，由公衆來議决他。”田廣明大夫指使人對田延年説了上述情況，田延年說：“幸虧縣官出來爲我開脱，我有什麽臉面進入牢獄，而讓衆人指着耻笑我，牢卒在我的背後唾口水！”隨即關上家門獨居於自己的齋舍之中，拽開半邊衣服，手持着刀在屋裏來回踱步。幾天後，使者來召田延年到廷尉處聽罪。田延年聽到鳴鼓的聲音，就用刀自殺而死。死後他的封地隨即被收回。

嚴延年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爲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郡下邳縣人。他的父親是丞相的屬官。嚴延年年輕時便在丞相府學習法律，後來回到家鄉，就在郡府作官。以後經

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宫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宫。於是覆劾延年闌内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爲掾。宣帝識之，拜爲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爲丞相掾，復擢好畤令。神爵中，西羌反，强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爲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爲涿郡太守。

過選拔，補任御史屬官，又被推薦做了侍御史。這時，大將軍霍光廢掉昌邑王而擁立漢宣帝。宣帝即位不久，嚴延年就上書彈劾霍光，説他"擅自廢立國君，失去了爲人臣下的體統，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奏章雖遭擱置，但朝廷上下却爲之震肅，人們對嚴延年又敬重又畏懼。嚴延年又彈劾大司農田延年携帶武器冒犯天子的後車，而大司農自己却辯白説根本没有這樣的事。於是此案下交給御史中丞去査辦，御史中丞申斥嚴延年，責問他爲什麽當時不寫公文給宫殿門衛阻止大司農入宫，而讓大司農得以隨意出入宫廷。這樣，嚴延年反被檢舉爲縱容罪人私闖宫禁，依法當判死罪。不得已嚴延年衹好亡命出逃。後遇大赦，纔敢重新露面，恰好丞相府和御史府所發來的徵用文書也都在同一天内送達，由於御史府文書在先，嚴延年便去了御史府供職，又做了那裏的屬官。但宣帝還記得他彈劾霍光之事，就任命他爲平陵縣令，任職期間他又因錯殺無辜而獲罪免職。其後被任命爲丞相的屬官，接着又提拔爲好畤縣令。神爵年間，西羌反叛，强弩將軍許延壽邀請嚴延年做長史，從軍出征并打敗了西羌。回朝後，他被任命爲涿郡太守。

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盗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案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内懼，即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案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奸，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那時，連連派往涿郡去的都是些無能太守，涿郡人畢野白等因此得以無視公法，擾亂鄉里。而豪强大族西高氏和東高氏，就更加猖狂，連郡府的官吏都畏避他們，不敢與他們頂撞，都説："寧可得罪太守，不可得罪豪門。"這兩家的門客在外放肆地偷竊搶劫，一旦事發，就躲進主家，官吏便不再敢追捕。這樣日子一長，行人都得張弓拔刀纔敢在路上行走，郡中的盗賊爲亂，竟到如此程度。嚴延年到任後，即派遣郡府的屬官蠡吾人趙繡去調査高家的罪行，核定他們犯有死罪。趙繡見嚴延年是新來的郡將，心裏害怕，就起草了兩份劾罪書，準備先禀告輕的一份，若嚴延年發怒，纔再把重的那份拿出來。誰知嚴延年事先就已知道了這一底細。趙繡一來，果然禀告了輕的劾罪書，嚴延年隨即從趙繡懷中搜出了那份重的劾罪書，并當即把他送進了監獄。頭一天夜裏剛入獄，第二天一早就被押赴市中定罪斬

首，死在了他所查究的高氏的前頭，嚇得官吏們都兩腿發抖。嚴延年再派人分頭查考兩個高家，徹底追查他們縱奸爲盜的罪惡，在兩家各處死了數十人。郡中民衆大爲震驚，從此境内路不拾遺。

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黄金二十斤。豪强脅息，野無行盗，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强，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内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案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

過了三年，嚴延年調任河南太守，賞賜黄金二十斤。河南郡中的豪强頓時收斂行爲，郊野僻遠的地方再也没有行劫的盗賊，嚴延年的聲威震動了鄰近各郡。他治理地方的宗旨是摧抑壓制豪强，扶助貧弱。貧弱者即使犯法，也要庇護掩飾使他們解脱；而對那些欺壓百姓的豪强惡霸，則要加重案文詞語把他們抓入監獄。人們都認爲一定要處以死刑的犯人，却説不定什麽時候就獲釋出獄；而那些被認爲并未犯死罪的人，却又意外地被殺死。官吏百姓都無法揣測嚴延年執法的量刑尺度，因此大家都十分惶恐，生怕觸法犯禁。可核查嚴延年接手的每宗案件，又都是文案縝密，無可翻改。

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絶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令行禁止，郡中正清。

嚴延年身材短小，精明强幹，辦事靈活迅速，即使是歷史上以精通政務著稱的子貢、冉有等人，也未必能勝過他。對手下吏員中忠誠奉公的人，他會像自家人一樣給予優厚的待遇，親近他們并一心爲他們着想，而從不顧個人的得失，所以在他管轄的區域之内没有什麽事情瞞得過他的。然而嚴延年痛恨壞人壞事太過，被傷害的人很多，尤其是他長於寫獄辭，又善於寫官府文書，想要殺掉誰，就親筆寫成奏書，連掌管文書的中主簿，以及最接近他的屬吏，都無從得知。奏准判定一個人的死罪，快得就像神明一樣。到了冬天行刑時，他就命令所屬各縣把囚犯解送到郡上，總集在郡府統一處死，此時往往血流數里，所以河南郡人都稱他爲“屠伯”。在他的轄區裏，有令則行，有禁則止，全郡上下一派清明。

是時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

這時，張敞任京兆尹一職，他與嚴延年一向友善。張敞治理地方雖也嚴峻，但還能對一些犯法的人酌情從寬處理。他聽説嚴延年使用刑律苛刻嚴酷，便去信勸告他説：“古時有名的良犬韓盧獵取野兔時，都要先看一看主人的眼色，然後

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鋤也？"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黄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内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毁之，心恨。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又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毁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

再去追逐捕獲，而不過多地捕殺。因此希望次卿你稍稍放寬一下誅殺的刑罰，考慮效仿韓盧的辦法來行事。"嚴延年回信説："河南是天下咽喉所在，東西兩周統治者留下的弊端太多，惡草茂盛而禾苗稀疏，怎麽可以不加以鏟除呢？"他以此誇耀自己的才能和功績，始終不肯放鬆或暫停殺人的刑罰。這時黄霸在潁川用寬容的辦法治理地方，郡内也很太平，而且連續出現豐年，鳳凰也從天而降。皇上贊賞黄霸的才德，下詔表揚了他的政績，并賞賜他黄金和爵位。嚴延年一向鄙視黄霸的爲人，想不到他在鄰郡作太守，所得的獎賞反而在自己之上，因此内心實在不服氣。正巧在河南境内又出現了蝗蟲，府丞義去視察災情，回郡後去見嚴延年，嚴延年便説："這蝗蟲難道就是鳳凰的食物嗎？"府丞義又談到司農中丞耿壽昌在邊郡修築常平倉，有利於百姓。嚴延年説："丞相和御史連這種辦法都想不出，應該退位走人！壽昌怎能以此來謀取權位呢？"後來左馮翊空缺，皇上打算任用嚴延年，徵召的竹符已經發出，但由於他的殘忍之名在外，便又作罷。嚴延年懷疑少府梁丘賀在皇上面前説了自己的壞話，於是懷恨在心。遇上琅邪太守因爲在任職中長期有病，已滿三個月而被免職，嚴延年自知也將被罷免，就對府丞説："這個人都能免官，我反而不能免官嗎？"再有，嚴延年舉薦獄官爲廉，不料此人却犯了貪贜罪，而犯貪贜罪的人又不准入選，爲此，嚴延年因推薦人才不符實際而獲罪，受到降級處分，他笑着説："往後看還有誰敢舉薦人才！"府丞義年老，心思頗有些惑亂，他向來就懼怕嚴延年，擔心遭到傷害。嚴延年原先曾經與義同在丞相府做過屬官，實際上對他很親切也很厚待，并没有傷害他的意思，而且常常饋贈給他許多東西。而義却越來越惶恐，就私下占卦問吉凶，得到的却是個死卦，他惘然若失，悶悶不樂，便藉休假機會到長安，向皇帝上書列舉了構成嚴延年罪名的十件事。送上了奏書，他就服毒自盡，以此來表明自己對皇上的忠誠。案件交由御史丞審查核實，有上面幾件事屬實，便足以給嚴延年結案了。結果，嚴延年以怨恨朝

廷、誹謗國事及殺人無道之罪而被處以死刑，并陳尸示衆。

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當初，嚴延年的母親從東海郡來，打算與嚴延年一起行臘祭禮。剛到洛陽，就碰上處决囚犯。母親很震驚，便在都亭歇止，不肯進入郡府。嚴延年出城到都亭去拜見母親，母親閉門不見。嚴延年在門外脱帽叩頭，過了好一陣，母親纔見他，於是斥責他説："有幸當了一郡太守，治理方圓千里的地方，没聽説你以仁愛之心教化百姓，以使百姓安寧，反而靠着動用刑罰，大肆殺人，想以此來建立威信，難道身爲老百姓的父母官就這樣行事嗎！"嚴延年趕忙認錯，重重地叩頭謝罪，於是親自爲母親駕車，一同回郡府去。正臘的祭祀完畢後，母親對嚴延年説："蒼天在上，明察秋毫，豈有亂殺人而不遭報應的？想不到我在垂老之年還要目睹壯年的兒子身受刑戮！我去啦！和你别離，回到東方的家鄉去，爲你準備好葬身之地。"母親於是就走了。回到本郡，見着兄弟本家，又把以上所言對他們説了。過了一年多，嚴延年果然事情敗露。東海郡人没有不稱頌嚴母賢明智慧的。嚴延年兄弟五人都有作官的才幹，也都作了大官，因此東海郡人把嚴母稱爲"萬石嚴嫗"。嚴延年的二弟叫嚴彭祖，作官作到太子太傅，其事迹載於《儒林傳》。

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頻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地方人。因爲作郡吏明察清廉而任樓煩長。後被舉薦茂材，任粟邑縣令。左馮翊薛宣上奏説尹賞能治理艱巨的僻縣，於是他被調任頻陽縣令，又因用刑使罪人致殘免官。後因御史推薦任鄭縣令。

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乃得。長安中奸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

永始、元延年間，皇上懈怠朝政，外戚驕横放肆，紅陽長仲兄弟串通游俠，收納亡命之徒。而北地的大豪客浩商等圖報私怨，殺害了義渠長及其妻子兒女共六人，并往來於長安城中。丞相、御史派遣屬吏追尋賊黨，朝廷也下詔書命令捕捉，很久纔將其捕獲。長安城中盜賊奸民極多，里巷中的游蕩少年合夥殺害官吏，有的還接受賄賂替人報仇，他們做紅、黑、白三色彈丸每人摸取，得到紅色彈丸的去殺害武吏，得到黑色

者，死傷横道，枹鼓不絶。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户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捍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輛，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群盗。賞親閲，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内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瘗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奸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盗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窺長安。

彈丸的去殺害文吏，得到白色彈丸的則爲遇難的同黨治理喪事；一時間城裏烏烟四起，盗賊們路劫行人，大街上死尸擋道，滿城中鼓聲不絶。尹賞以三輔高第身份被選拔臨時任長安令，并得到特權可以隨機從事。尹賞到任後，便修建了長安監獄，他命令向地下打出許多深洞，各深數丈，取出的土則在四周壘起土郭，然後用大石頭蓋在洞口之上，并稱這些洞爲“虎穴”。完工之後，他就部署户曹、屬吏，以及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等下屬，讓他們分别舉報長安城中各處的輕薄少年和不服管教的惡劣子弟，對没本地户口的商販工匠，而身着危險服裝如披鎧甲着臂衣，手持刀箭兵刃的，也悉數查記，共得數百人。此後一天尹賞召集了長安的大小官吏，并備車馬數百輛，令其分頭對被查出者進行收捕，認定他們都是危害社會治安的盗賊。尹賞親自加以閲視，每閲視十人放走一人，其餘的則都被依次投入虎穴之中，每穴各一百人左右，最後以大石頭蓋上洞口。幾天以後，人們打開石頭檢視，見下面的人都已横七豎八地相枕而死，於是人們便將尸體取出，分别掩埋於寺門華表的東面，并各插木樁，寫其姓名，一百天以後，纔讓死者家屬各自挖出尸首取回。家屬們都號啕大哭，過路的人也都爲之嘆息。長安城中有歌唱到此事説：“哪裏去找兒女尸？華表東面少年場。生前奸盗不修身，死後枯骨何處葬？”尹賞釋放的都是和他有深交的老熟人，或是舊日官吏和善良人家的子弟因一時糊塗而與盗賊有染并願意自己改正的，纔有數十近百人，尹賞都對他們緩刑處理，責令他們立功以自贖。其中努力上進的，還因此被尹賞收用爲爪牙，他們善於追捕壞人，瞭解盗賊的好惡及行踪，比一般人在這方面强得多。尹賞到長安視事數月，盗賊便停止了活動，外來盗賊由於害怕紛紛逃回原來的郡國，不敢再有窺伺長安之念。

江湖中多盗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群盗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奸猾。三輔吏民

由於江湖盗賊泛濫，所以尹賞又被任命爲江夏太守，他捕殺江湖盗賊及濫殺官吏百姓的人數極多，因“殘賊”罪免官。南山一帶群盗蜂起，尹賞又出任右輔都尉，後調任執金吾，負責

甚畏之。

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污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督察大奸盜。三輔官吏民衆對他非常畏懼。

幾年後，尹賞死於任上。在他得病將死時，告誡他的幾個孩子說："大丈夫做官，不怕因'殘賊'罪免官，事後追思其效果，則就會重新得到任用。而一旦因軟弱失職而免官，就會終身被廢棄而再無起用之時，這種羞辱比犯了貪污窩藏罪還要重得多。望謹慎不要失職！"尹賞的四個兒子都做官做到郡守，長子尹立當了京兆尹，他們都崇尚威嚴，有善於治理的名聲。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爲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据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以浸耗廢，九卿奉職，救過不給，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污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奸，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

贊曰：從郅都以下的所記傳主都以嚴酷暴烈而聞名，然而郅都正直不阿，明是非，識大體。而張湯卻以阿諛君主，觀其顔色行事得以重用，他時常以巧言搬弄是非，使國家上下阿諛之風盛行一時。趙禹據法辦事，嚴守公正。杜周順從諛媚，凡事以少説爲重。張湯死後，法禁嚴密，多事不寧，國家愈發動亂荒廢，九卿奉職，忙於拯救治亂，哪有時間討論法治以外的事情！自此一直到哀帝、平帝年間，酷吏衆多，然而没法統計，這裏祇選其中著名的見於記載之中。其中清廉的足以作爲表率，其中污濁的或有謀略教化，或果敢禁查奸盜，也有文才武略之分。他們雖然嚴酷，但是都能稱職盡責。張湯、杜周後代子孫顯貴興盛，所以另外作傳記加以記述。

漢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貨殖傳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禄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蘖，澤不伐夭，蝝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野，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

從前先王的制度，從天子、公、侯、卿、大夫、士直到馬夫、門丁、更夫，他們在爵位、俸禄、供養、居住、車馬、服飾、棺槨、祭祀、養生送死的制度等，都各有不同的等級規定，下級不能僭越上級，卑賤者不能超過高貴者。惟有這樣，纔能上下有序而民心安定。於是辨別土地、河流、湖泊、丘陵、沃地、平原、窪地等不同的地理條件，教導百姓種植和畜養技術；這樣，人民用於生活和殯葬的用品，包括五穀、六畜、魚、鱉、鳥、獸、柴草、木材、器械等各種物資，都生産出來了。生産要按照一定的時令，消費也要有所節制。在草木的葉子没有凋落時，不能進入山林砍伐；在農曆正月前，不能到江湖打魚；在農曆九月前，不能到田野捕獸；在農曆七月前，不能到小路邊上捕射飛鳥。除了要順應時令生産外，還不能在山裏砍小樹，在湖邊割嫩草，不能捕捉幼小的蟲、魚、獸，不能采集鳥蛋。這是爲了順應時令氣候，使各種生物得以繁殖興旺。這樣做就可以充分發揮自然的功效，使各種財物貯備富足。然後，士農工商各自依據所在地區的自然條件，充分發揮他們的智力和體力，早起晚睡，治理自己的産業，相互交换工作成果，滿足了各自的需要。這樣，并没有對於民間人力和物力的額外徵發，而遠近地區財物都很充足。所以，《周易》上説：“君主用政令裁度自然的變化，輔助天地的所宜，教導萬民從事生産，”“生産各種財物，用於各個方面，製成各種器具，使天下都能受益，這是聖人的偉大之處”，

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争。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

就是這個意思。《管子》說：古代的士、農、工、商四民，是不許雜居的。士人在學習讀書的地方相互議論仁義，工匠在官府裏相互議論技巧，商人在市場上相互議論財利，農民在田野中相互議論農事。他們從早到晚從事一種職業，不會見異思遷。所以，他們父兄的教導即便不嚴格，也能教好子弟；其子弟縱使不勞苦也能學會本領。他們各安於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樂於從事自己的職業，雖然見到奇異和華麗的物品，因爲不適於他們的習俗，也不會接受，這就好像西北地區戎族、狄族和東南吴越地區在風俗習慣上不能融合一樣。在這種情况下，人們的欲望少而事情簡單，財物充足而没有争奪。於是統治者再用道德來引導他們，用禮制來統一他們，所以庶民就有廉耻而且講禮貌，重視仁義而輕視財利。這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沿着正確的道路發展，不需采用嚴酷的政治而能治理國家的概要。

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

到周王室衰落時，禮法毁壞，魯莊公違反周禮在其父桓公廟的椽子上雕刻，把柱子染紅。魯國大夫臧文仲違反周禮，把柱頂方木刻上山形，把梁上短柱畫上水藻。魯國的世卿季氏竟在家廟用八佾奏樂舞蹈，魯國的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在祭祀祖先時竟唱着《雍》這首詩來撤除祭品，這種風氣流傳到一般的士人和平民當中，大家無不背離聖王的制度，放棄本業，務農的民衆減少，經商的百姓增多，糧食不足而奢侈品有餘。

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其爲編户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爲奸軌者，自足乎

這種衰落的趨勢發展到齊桓公、晉文公之後，禮義大爲破壞，上下互相冒犯，各國的政治差别很大，大夫們的風氣各不相同，追逐利欲的活動不能遏制，破壞等級制度的行爲没有止境。於是，商人販賣奇珍異貨，工匠生産没有實用價值的器具，士人進行歪門邪道的活動，以追逐時俗之所好而取得財貨。詭詐的人違背事實詐騙取名，奸邪之民犯法害人求利，謀殺君主篡奪國家大權的人成爲王公，搶奪大夫封地的人成了雄傑。禮義不能够約束君子，刑罰殺戮不能使小民畏懼。富人用絲綢來裝飾房屋、墻壁，犬馬吃糧、食肉還有剩餘，而窮人連粗布衣都穿不上，

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經常吃豆子喝生水。他們都是編户平民，但因財力不同而地位有别，有人雖然成爲奴僕，仍然没有怨憤。所以，玩弄權術而爲非作歹的人，可以一輩子富足；遵循義理、固守正道的人却不能免受飢寒的威脅。這種風氣是從社會上層興起的，來源於法令制度的破壞。所以，列舉這些事情，以記載人世間的變化。

范蠡

昔粤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强吴，刷會稽之耻。范蠡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産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産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從前越王勾踐被吴兵圍困在會稽山上時，纔任用范蠡、計然佐理國政。計然説："知道要打仗，就會整頓防務；知道何時使用何物，就真正懂得了東西的價值。把時間變化與貨物供求的關係搞清楚，那麽，對於各種貨物的行情就可以弄明白了。所以，天旱時就預買船隻以備澇，水災時就預辦車輛以備旱，這樣做符合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越國奉行計然的政策，治國十年，國家大爲富裕，用重金獎賞戰士，終於向吴國報了仇，洗刷了會稽被圍的耻辱。范蠡感嘆説："計然的計策有十條，越王祇用了五條就實現了自己的志願。既然能用來富國，我也想用來富家。"於是他乘着一葉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齊國叫鴟夷子皮，到陶邑叫朱公。范蠡認爲陶邑處在天下的中心，與諸侯各國四通八達，交易貨物非常便利。於是治理産業，囤積居奇，隨機應變，運用智巧取利，擇人放債，債務不須追討即可收回。所以善於生財致富的人，一要能够擇人，二要善於把握時機。朱公在十九年裏，三次賺來千金，兩次分給了那些窮朋友和遠房兄弟。後來年老體衰，聽憑子孫們作主，子孫們都能繼承家業并有所發展，終致家財萬貫。所以，後世人們談論富翁時，没有不稱譽陶朱公的。

子貢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而顔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顔淵而譏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

子貢在孔子那裏學業有成之後，回到衛國做官，又在曹國和衛國之間經商生財。在孔子的七十個高足弟子當中，端木賜即子貢最爲富有，孔子的另一位得意弟子顔淵却窮得簞食瓢飲，住在狹陋的小巷裏。子貢高車駟馬，隨從騎士前呼後擁，帶着束帛厚禮出使諸侯，所到之處，與國君分庭抗禮。可是孔子却誇獎顔淵賢明而譏諷子

焉，意則屢中。”

貢，說：“顏回的學問差不多接近了聖道，雖然囊中經常匱乏，但樂在其中。子貢不受教命，經商生財，揣度是非，僥幸得中罷了。”

白圭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吕尚之謀，孫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白圭是周人。在魏文侯時，李克爲相，致力於指導農耕、土地的利用，而白圭却喜歡觀察不同時期市場的物價變化，所以他主張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白圭能做到不講究吃喝，克制嗜好欲望，節省穿戴，與管事的家僮奴僕同甘共苦，捕捉發財時機就像猛獸凶禽搏取食物那樣迅速敏捷。所以白圭說：“我經商謀利就像伊尹、吕尚圖謀國事，孫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一樣。所以，凡是智慧够不上同我這樣隨機應變，勇氣不够堅决果斷，仁義而不能正確取捨，强悍而不能堅守原則的人，雖然想學習我的生財之道，我也始終不會告訴他。”大凡天下講論經商生財之道的人都以白圭爲祖師。

猗頓

猗頓用盬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猗頓靠經營池鹽起家，而邯鄲人郭縱靠煉鐵和鑄造鐵器積聚家業，財富多得可以和王侯相比。

烏氏贏

烏氏贏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戎王。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贏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烏氏贏經營畜牧業，等牲畜繁殖衆多時，就全部賣掉，搜購奇巧之物和絲織品，暗中獻給戎王。戎王回贈給他價值十倍於所獻物品的牲畜，所給牲畜多得用山谷爲單位來計算牛馬的數量。秦始皇下令給烏氏贏以封君的待遇，按規定時間同大臣一道入宫朝見。

巴寡婦清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巴郡的寡婦名字叫清，她的祖先發現一座丹砂礦，幾輩人一直獨享開礦的收益，家財多得不計其數。清是個寡婦，她能守住先人家業，用金錢保護自己不受侵犯。秦始皇認爲她是一位貞婦，待之以賓客之禮，特地爲她建了一座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歲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

按照秦漢時期的制度，列侯、封君徵收租税，一般是每年每户二百錢。千户封君每年的收入就是二十萬錢，朝見天子、訪問諸侯和祭祀、饋贈等費用都靠這二十萬錢開支。百姓中的農

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波，山居千章之萩。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桼；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户侯等。

夫、工匠、商賈等人，家有一萬錢，每年可得利息二千，百萬錢財的人家每年就有二十萬錢的收入，更徭、租賦都從這裏面開支，這樣的人家，一般的衣食欲望都能得到盡可能好的滿足了。所以説，陸地養馬五十匹，養牛一百六十七頭，養羊二百五十隻，沼澤養猪二百一十口，陂塘養魚千石，山中種植成材大樹千棵。安邑地區有千棵棗樹；燕、秦有千株栗樹；蜀、漢、江陵有千株橘樹；淮北、滎水之南，黄河、濟水之間有千棵萩樹；陳、夏有千畝漆樹；齊、魯有千畝桑麻；渭川有千畝竹園；以及在郡國萬户名城近郊有畝産一鍾的千畝良田，或千畝梔子、茜草，或者千畦生薑、韭菜：凡是這樣的人家，都和千户侯同樣富有。

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綉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儋，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鍾，薪稿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桼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荅布皮革千石，桼千大斗，蘖麯鹽豉千合，鮐紫千斤，鯫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貪賈三之，廉賈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諺語説："窮人要想發財致富，種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經商，綉花不如當街做買賣。"這就是説，經商是窮人發財致富的可靠途徑。四通八達的都市，一年之中，可以銷售酒千瓮、醋醬千缸、漿水千墁，宰賣牛、羊、猪千頭，售米千鍾，柴草千車，船隻千丈，木材千檀，竹竿萬根，軺車百輛，牛車千輛，漆飾木器千件，銅器三萬斤，没上漆的木器，鐵器及梔子、茜草千石，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頭，羊、猪兩千隻，僮僕百人，筋角、丹砂千斤，其他帛、絲絮、細布三萬斤，采緞千匹，粗布、皮革千石，漆千斗，酒麯、鹽、豆豉千合，海魚、刀魚千斤，小雜魚千斤，鹹魚三萬斤，棗子、板栗三千石，狐皮衣、貂皮衣千件，羔羊皮衣千石，氈毯千條，各類果菜千種，高利貸錢千貫。經紀人調節物價貴賤，貪心的商人，厚利滯銷，獲利十分之三；心平的商人，薄利多銷，獲利十分之五，他們的收入也可以和千户侯相比。這是大致的情形。

蜀卓氏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㟭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

蜀郡卓氏的祖先是趙國人，靠冶鐵致富。秦國攻破趙國時，把卓氏流放到蜀郡，夫妻倆推着小車前往流放的地方。同行的流放犯人中，稍微有點餘財，就爭着送給管事的官吏，乞求遷徙到近一點的地方，被安置在葭萌縣。衹有卓氏家説："葭萌縣地方狹小，土地貧瘠。我聽説㟭山

致之臨邛，大憙，即鐵山鼓鑄，運籌算，賈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脚下土地肥沃，出產大芋，有它充飢，老死也不會挨餓。那裏的百姓很善於經商，做買賣方便。”於是他就要求流放到更遠的地方。官吏把他家遣送到臨邛，全家人非常高興，就在有鐵礦的山裏開礦煉鐵，鑄造鐵器，妥善籌劃盤算，精心經營，和滇、蜀地區的人做買賣。富裕到家有奴僕八百人。平時釣魚游獵，快樂得比得上國君。

程鄭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魋結民，富埒卓氏。

程鄭是從山東流放到西南地區的俘虜，也經營冶煉鑄造業，把鐵器賣給當地少數民族，富有和卓氏不相上下。

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訾至巨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爲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程、卓兩家衰落以後，到成帝、哀帝年間，成都人羅裒家財達到萬萬。當初，羅裒到京師經商，自己隨身帶有將近一百萬錢，他爲平陵人石氏掌管錢財。羅裒爲人强悍有勇力。石氏的資財稍次於平陵如氏和苴氏，他很親信羅裒，給他很多錢，讓他往來於巴、蜀和京師經商，幾年以後，謀利一千多萬錢。羅裒拿出其中一半賄賂曲陽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長，依仗他們的權力，把剩餘的一半貸給郡國，没有人敢欠他的賬。他獨占經營井鹽的利潤，一年所獲利潤是資本的一倍，於是大發其財。

宛孔氏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孅嗇，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宛縣孔氏的祖先是大梁人，從事冶煉鑄造業。秦滅魏國，將孔家遷徙到南陽。孔氏大力經營冶鑄業，又規劃農田水利，車騎前呼後擁，交游諸侯，趁機與各諸侯國通商牟利，博得了“游閑公子”的美號。可是他的盈利超過花費的本錢，賺的錢多於那些斤斤計較的人，家中積累的財富多達數千金，所以南陽一帶經商的人都效法孔氏的雍容大方。

丙氏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俛有拾，卬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魯國人風俗節儉，丙家更爲突出。丙氏以冶鐵起家，財富達到萬萬錢。可是他家從父兄到子孫都遵守一條家規：彎腰要有所拾，抬頭要有所取，一舉一動都要有利可圖。他家放貸，做買賣遍及各郡國。鄒、魯一帶的人因爲受丙家影響的緣故，有很多人拋棄文學而經商牟利。

刀閒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閒既衰，至成、哀間，臨淄姓偉訾五千萬。

齊地風俗賤視奴僕，而刀閒却喜歡看重奴僕。凶悍狡詐的奴僕，人們都感到頭痛，惟獨刀閒收留他們，派他們經營魚鹽商賈之利，其中有的人出門車馬成隊，交結郡守國相，而刀閒對這樣的奴僕更加信任。刀閒終於靠他們的力量，積聚起數千萬錢財。所以奴僕們說："與其出外謀求官爵，倒不如在刀家作奴僕。"意思是説刀閒能使豪奴個人富有而讓他們爲自己盡心竭力。刀閒衰落以後，到成帝、哀帝年間，臨淄人姓偉有資産五千萬錢。

師史

周人既孅，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

周人本來就够節儉吝嗇了，師史更是一毛不拔，出動數以百計的車輛，滿載貨物到各郡國經商，無所不至。洛陽地處齊、秦、楚、趙的中心，富家相互誇耀自己在外經商時間長，往往路過洛陽而不入家門。能使用這類人，所以師史賺錢多到十千萬。

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莽皆以爲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師史衰落以後，到成帝、哀帝、王莽時，洛陽人張長叔、薛子仲家産也多達萬萬錢。王莽任命他們都爲納言士，想效法漢武帝的做法，可是没有能得到任用他們爲官的益處。

宣曲任氏

宣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宣曲縣任氏的祖先，做過督道地方的倉庫管理員。秦朝敗亡時，地方豪傑都爭着奪取金銀玉器，惟有任氏窖藏倉庫的糧食。楚漢相爭於滎陽時，農民無法耕種，糧價漲到每石一萬錢，結果豪傑的金玉全都到了任氏手中。任氏因此發財致富。富人竞相奢侈，而任氏却不擺有錢人的架子儉樸度日，大力經營農田畜牧。人們爭購便宜貨，任氏却偏愛買價貴質高的東西。他家富有延續了好幾代。但任氏主人公的家規規定：不是自家種田畜養得來的東西不吃，公事不完成不許飲酒吃肉。因此，任家成爲鄉里的表率，所以他富有并得到皇上的尊重。

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

國家開拓邊塞地區時，祇有橋桃得以達到有馬千匹，牛兩千頭，羊萬隻，粟以萬鍾計算。

吴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貣子錢家，子錢家以爲

吴楚七國叛亂時，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隨大軍出關作戰，向放債人家借高利貸錢以供

關東成敗未决，莫肯予。唯毋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十之。三月，吴楚平。一歲之中，則毋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

旅途使用，高利貸者認爲他們的食邑封國都在關東地區，關東的戰事勝負未定，都不肯借。惟有毋鹽氏拿出千金貸給他們，收取十倍的利息。過了三個月，吴楚七國叛亂被平息。一年之中，毋鹽氏就獲得了十倍的利息，因此而成爲關中的富豪。

關中富商大賈，大氐盡諸田，田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綱，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爲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皆巨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桀交，王莽以爲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

關中地區的富豪大賈，大抵都是姓田的豪族，以田牆、田蘭最爲富有。韋家栗氏和安陵杜氏也是家財萬貫。前面這些富有者衰落以後，從元帝、成帝到王莽年間，京師長安的豪富人家有杜陵縣的樊嘉、茂陵縣的摯綱、平陵縣的如氏、苴氏，長安縣賣丹的王君房、賣豆豉的樊少翁、王孫大卿，都是天下富有資財的人家。樊嘉有錢五千萬，其他人的財産都上萬萬。王孫卿拿錢財供養士人，與雄才俊傑交往，王莽任命他爲京司市師，就是西漢的東市令。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顓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隃侈，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閒，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上述這些人都是非常著名而特别突出的富翁。至於其他郡國的富人兼業專利，并通過賄賂而顯赫於鄉里的，多得不可勝數。因此，秦楊因爲有大片田地而富甲一州；翁伯以販賣動物油而成爲縣邑的首户；張氏靠賣醬發財，生活奢侈，超過制度的規定；質氏靠磨刀發家，列鼎而食；濁氏靠賣肉乾起家，侍從的車騎前呼後擁；張里憑藉醫馬致富，擊鐘而食；他們的生活都超越了等級制度的規定。但是他們通常還都是固守自己的事業，一點點地積累盈利，逐漸發家致富。至於蜀人卓氏、宛人孔氏、齊人刀閒，他們公然占有山川、銅鐵、魚鹽市場的收益，運籌謀劃，上同帝王争利，對下專有平民的生業，他們都陷入了違法、奢侈、犯上的邪惡。更何況那些通過盗墓、賭博、搶劫、犯法奸詐而致富的人，如曲叔、稽發、雍樂成之流，他們依然和善良的人齊齒并列，不受懲罰，這是敗壞風俗，損傷教化，導致社會大亂之道啊。

漢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游俠傳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

古時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上至卿大夫而下至平民百姓都各有一定的等級之差，這就使得人民能服從他們的長官，而下屬也斷絶了非分之想。孔子說：“天下太平，國家的最高政治權力就不會掌握在大夫之手。”百官得以遵法聽命，各司其職，失職的人得到查處，侵權的得到懲罰。這樣一來，方能上通下順，而萬事條理井然。

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强。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鷄鳴狗盗，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扼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

隨着周王室的衰微，禮樂征伐的制定開始由諸侯各自做出。齊桓公和晋文公以後，卿大夫專權，朝中重臣發號施令。局勢演變到了戰國，則開始了諸侯之間的合縱連横，他們背棄了禮義，以聲威和武力相抗爭。由此列國間的一些公子們，如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齊國的孟嘗君，楚國的春申君，都憑藉王公貴族的權威，競相成爲游俠，那些鷄鳴狗盗之徒，没有不恭敬和歸順他們的。而趙國相虞卿不惜離開國家和君主，以解救自己的好友魏齊於危難之中；信陵君魏無忌竊取兵符，假傳君命，追殺大將，專師出征，以解趙國平原君被秦兵圍困之急。他們都因爲以諸侯間的關係爲重而名揚天下。那些握腕而游談的俠義之士，都以信陵君、平原君、孟嘗君和春申君這“四豪”爲領袖。於是背叛朝廷、私結死黨的協議成爲現實，嚴守公職、尊奉君主的風氣開始衰退。

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

等到漢朝興起，禁令法規十分寬鬆，因此這一狀況仍未得到改變。所以代國相陳豨有隨從的車千乘，而吴王劉濞、淮南王劉安都招收賓客

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

上千人。外戚大臣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的屬下在京城裏游逛生事，平民身份的游俠劇孟、郭解之流流竄於里巷，横行於州縣，勢力壓過了公侯。許多平民百姓把他們的聲名和事迹做爲一種榮耀，向往而又仰慕他們。而他們雖然陷於刑法的罰處，也不惜殺身成名，就像季路、仇牧一樣，死而無悔。所以曾子說："身居高位的人不依規矩行事，百姓早就離心離德了。"沒有聖明的君王在上，指示出世間的善惡，制定出國家的禮法，人民又從何知道禁例而自我糾正呢！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温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絶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古代正統的看法是：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而六國，又是五霸的罪人。如此看來，這四豪，又應是六國的罪人。况且郭解一類的人，以平民的低下身份，竊奪生殺的權力，他們的罪過已經是天地所不容的了。然而反觀他們的另一面，却是温良友愛，助人爲樂，謙遜禮讓，也都有不凡的風采。可惜不合乎正統的道德規範，衹能歸入不登大雅的末流，將他們殺身滅宗，也是理所應該！

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自從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和淮南王劉安之後，天子對他們切齒痛恨，衛青、霍去病以他們爲反面的借鑒。然而郡國中的豪傑到處都有，京城中還有他們的親友與其内外呼應，這也是古今正常的現象，没有什麽可說的。衹是成帝年間，外戚王氏家中的賓客盛極一時，而樓護是其中的統帥。等到王莽上臺時，諸公之間又以陳遵最有勢力，而里巷中的俠士則以原涉爲首領。

朱家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脱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朱家，魯國人，與高祖生活在同時代。魯國人都以信奉儒教而著稱，而朱家却以愛好游俠而聞名。他所收養的俠客豪士有上百人，另外還有許多平庸之人就更是不可勝數。但是他始終没有自我炫耀，一切施捨，惟恐被傳揚出去。周濟他人，則先從貧賤者開始。以致他自家却窮得找不出多餘的財産，衣服衹用素布，吃飯則不講究味道，出門也衹乘小牛車而行。專愛急人所急，把别人的事看得比自己的事還重要。雖然暗中幫助季布解脱了厄運，但等季布發達以後，却再也不去相見。所以關東一帶，没有人不希望與他結

交。楚國的田仲以游俠聞名，拜朱家爲義父，自以爲自己與朱家相比，實在望塵莫及。田仲死後，又出了一個劇孟。

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爲資，劇孟以俠顯。吴、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吴、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瞯氏、陳周膚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陜寒孺，紛紛復出焉。

劇孟，洛陽人。周人以經商爲資本，劇孟却以豪俠著稱。吴、楚叛亂時，條侯任太尉，乘傳車到東方出任大將軍，剛到河南，便得到了劇孟。他高興地説："吴、楚想成大事業却不去求得劇孟，我知道他們是不能成功的。"當時天下一片騷亂，大將軍得到了劇孟就好像奪取了一個敵國一樣。劇孟的品行酷似朱家，而又喜好賭博，多與少年一同游戲。然而劇孟的母親去世，從遠方來送殯的車有上千乘之多。等到劇孟死去，家裏却没有什麼錢財了。還有符離王孟，也因豪俠之名著稱於江淮之間。當時濟南的瞯氏、陳郡的周膚也以豪俠聞名。景帝聽説了他們，便派人把他們這一類人通通殺了。後來，代郡的諸家白氏、梁國的韓毋辟、陽翟的薛況、陜地的寒孺等，也紛紛地復出爲有名的豪俠。

郭解

郭解，河内軹人也，温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静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概，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藉友報仇，臧命作奸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

郭解，河内郡軹縣人，是温地善相人許負的外孫。郭解的父親，以俠士爲業，孝文帝時被殺。郭解爲人性格沉静而勇悍，不愛飲酒。他年少時陰狠暴躁，一有不快，就動武殺人，被他傷害的人很多。他能不惜性命地去血報私仇，還藏匿亡命之徒，進行搶劫盗竊活動，没事時就鑄假錢、掘墳墓，其劣迹不可勝數。虧得有上天保佑，他在危急時纔常常得以解脱，就好像遇上了大赦。

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

等到郭解已長大成人，便開始反省改過，進行自我約束，對怨仇回報以仁德，樂善好施而又清心寡欲。然而他想當俠士的理想却越發强烈。雖然已經做了一些挺身救命、不爲功名的善事，但其凶險的本性常常表現於眉宇之間，仍然像從前一樣。而許多少年仰慕他的品行，亦總愛鋌而走險，傷人復仇，但郭解本人却無從得知這些事。

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釂，非其任，强灌之。人怒，刺殺解

郭解姐姐的兒子仗着郭解的聲勢而很霸道，有一次他與别人一起喝酒，讓人飲盡爵中之酒，

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那人承受不了，於是他就强灌那人喝。那人大怒，刺殺了郭解姐姐的兒子逃去。郭解姐姐發怒説："竟敢在郭解在世之時殺死我的兒子，凶手却逃跑了！"於是就把兒子棄尸道旁，不加埋葬，想用羞辱激怒郭解。郭解派人打探到了殺人者的去處。他走投無路，便自己跑來，將實情都告訴了郭解。郭解説："你殺得對，是我家小兒不像話。"於是便放走了殺人賊，郭解把罪責歸到了自己姐姐的兒子身上，將他的尸體收殮後而加以埋葬。衆人聽説了這件事，都敬重郭解的仁義，跟隨他的人也越發多了起來。

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脱之。"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一次郭解外出，路人都躲避他，惟獨有一人伸直張開了兩腿坐在那裏看着他。郭解問他的姓名，他的隨從則要殺了那人。郭解説："在巷舍間有人對我失敬，是因爲我的品德還有問題，他有什麼罪呢！"於是暗暗告訴尉史説："這個人是我所敬重的，到徵用值更之卒時請免用他。"每到該那人值更時，他數次前去，管事的吏員都没有讓他值更。他很奇怪，詢問其中的原因，吏員告訴他是郭解使他免更的。那對郭解失敬的人纔袒露胸背向郭解謝罪。少年們聽到了這件事，都越發敬慕郭解的品行。

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乃聽。"

洛陽某人有一個仇人，城中名士豪客從中調解者有十多人，那仇人都不聽勸。某人便來求郭解。郭解夜晚去仇人家見他，那仇人終於屈從了他。郭解對那人説："我聽説洛陽衆人從中調解，你都不聽。現在幸能聽了我郭解的勸説，可是我郭解又怎能以他方人的身份爭奪本地名士們的權力呢！"於是他趁夜而歸，没讓别人知道此事，他説："這次暫且不算數，等我離去，讓洛陽豪客再來調解時再作數。"

解爲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郭解身材短小，恭謙儉樸，出門從未有隨從的車騎，也不敢乘車進入縣中官庭。到了鄰近的郡國，被人請求找事做，可以推脱的，就推脱了；不可以推脱的，都要讓每個人滿意，然後纔敢吃别人的酒食。衆人都把這事看得很重，爭相使用那些人。城鎮中的少年們及鄰近縣裏的豪客們半夜登門來訪郭解的，在他門前常停下馬車十餘輛之多，這多是請求收養郭解門客而來的。

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鬲之，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歡。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晋。臨晋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絶。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

等到要將豪民徙至茂陵時，郭解因貧窮，財產没達到應該遷徙的標準。而管事的官吏膽子小，不敢不讓他遷徙。衛青將軍替他講話："郭解家貧，不屬於遷徙的對象。"皇上説："郭解衹是一個布衣，竟能使將軍爲他説情，這還能算是貧窮嗎!"郭解衹得遷徙，臨行衆人争來相送，送行的財物多至成千上萬。軹縣人楊季主的兒子任縣裏的屬吏，阻止相送的衆人，郭解兄長的兒子竟把這姓楊的殺死，還取了首級。郭解入關後，關中的名士豪客不論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都競相來與他交結。本鄉人又殺了楊季主，楊季主的家人上書告狀又被殺於宫城之下。皇上聽説了此事，就派吏員來逮捕郭解。郭解聞風潛逃，安置老母家室到夏陽，自己則去了臨晋。臨晋有個叫籍少翁的人慕其名却從未見過郭解，便將他私放出關。籍少翁放出了郭解，郭解又去了太原，所過之處，常把此事告訴給留宿的主人。捕吏追循踪迹找到籍少翁，籍少翁情急而自殺，使人證從此斷絶。過了許久終於捕得郭解，全面地調查了他所犯的罪行，但他的那些殺人罪行，却都發生在大赦以前，難以追究。

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軹縣有一個儒生陪從使者而坐，衆人多爲郭解美言，而儒生却説："郭解專門以奸盗觸犯公法，怎能説他是賢人呢?"郭解的家客聽到了此言，便暗殺了這個儒生，并切斷了他的舌頭。爲此一案吏員又提郭解來訊質，郭解實在不知殺人者是誰，殺人者當時也確没有查清，吏員便上奏説郭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指出："郭解身爲一個布衣平民，却私結黨羽，濫使權力，因小事而肆意殺人，郭解自己不知，這種罪行已超過了郭解知道的殺頭之罪。應該按大逆不道罪名來處置。"於是皇上便下令將郭解全家處斬。

自是之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東陽陳君孺，雖爲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

從此以後，各地所出的俠士極多，而却没有值得數説的。但關中長安的樊中子，槐里的趙王孫，長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翁中，太原的魯翁孺，臨淮的兒長卿，東陽的陳君孺等，他們雖然身爲俠士却都有禮讓謙遜的君子之風。至於北道的姚氏，西道的諸位杜氏，南道的仇景，東道的佗羽公子，南陽的趙調等人，都是强盗而混雜

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所羞也。

在平民之間，又何足挂齒啊！他們是朱家那樣的人也會感到羞辱的。

萬章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長安地方十分繁華，街市中有很多豪俠之士。萬章住在城西的柳市，人稱"城西萬子夏"。後來，他做了京兆尹的幕友，曾跟着京兆尹去過殿中，在那裏侍中、諸侯和貴人都爭着要和萬章作揖，却没有人去找京兆尹交談。萬章十分局促退縮，也十分害怕。從此之後，京兆尹就再也不叫萬章陪着自己了。

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勢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留床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嘆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福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

萬章與中書令石顯很要好，也藉了石顯有權有勢的光，所以他家門前的車馬總是接連不斷。到了成帝初年，石顯因爲專權擅勢的罪名而免了官，搬回家鄉去了。那時石顯家財千萬，臨走的時候，留了些床席器物值幾百萬，要送給萬章，但萬章没有接受。有些賓客詢問其中的原因，萬章感嘆地説："我是身穿布衣的平民百姓，承蒙石君憐惜，現在石君已破家敗業，我不能相救，反而還去接受他的財物，難道這件石氏的禍事，我萬氏反當作福氣嗎！"衆人聞聽此言，無不口服心服，并交口稱贊他的爲人。

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河平年間，王尊當上了京兆尹，開始捉捕豪俠之士，殺了萬章和作箭的張回、酒市的趙君都、賈子光等人，他們都是長安城裏著名的豪俠，也是最愛私報仇怨和收養刺客的人。

樓護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

樓護，字君卿，齊國人。他父親是世傳的醫生，樓護小時候就隨父親在長安行醫，出入於貴戚之家。樓護誦讀醫經、本草、方術書籍數十萬言，長輩們都喜愛看重他，都對他説："以你樓君卿的人才，何不學習做官呢?"由此樓護辭别了他的父親，開始學習經傳之書，當了京城的小吏數年，很有聲譽。

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歡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

這時王氏剛剛興盛起來，滿門都是賓客，五侯兄弟爭名奪利，對賓客他們各人都有自己所厚待的人，賓客很難左右逢源，衹有樓護同時被他們都收入了門下，并得到了他們每人的歡心。樓護結交士大夫，對自己的一切無不傾露，他結交長輩，更顯出親切而敬重，大家都因此而佩服

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

他。樓護爲人矮小善辯，議論起來常常能聯係到名譽與節操，使聽者不由肅然起敬。他與谷永都是五侯的上客，所以長安城中有句傳言道“谷子雲的筆札，樓君卿的脣舌”，説的正是他們各自被世人看重的特長。樓護的母親死了，送葬的人乘坐的車就來了二、三千輛，里巷的人編歌唱道：“樓君卿治喪五侯忙。”

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爲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强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

過了許久，平阿侯舉薦樓護爲方正之才，任諫大夫，又出使郡國。樓護負責監督官府借貸給窮人的財物，身邊持有很多錢幣和帛匹，路過齊國，上書請求爲祖上的墓地上墳，由此與宗族親友得以相會，便按關係親疏的不同各自贈送了一些錢財帛匹，一天就散發了價值百金的贈禮。出使回朝後，樓護禀報了出使的情况得到了皇上的滿意，便升他做了天水郡太守。又過了幾年樓護被免官，家居在長安城中。當時成都侯王商任大司馬衛將軍，一次上朝過後，想去看望樓護，他的主薄官勸説他：“將軍你以至尊之身，不宜於出入里巷之中。”王商不聽，於是就去了樓護家。樓護的住處十分狹小，他們衹能站在車下，停了好長一段時間，天要下雨了，主簿官對西曹諸位屬吏説：“大將軍不聽勸告，現在反而要站在里巷中淋雨！”王商回去後，瞭解到主簿的這些話，對他十分反感，便以調動工作爲由撤了他主簿的職，一生再没有讓他當官。

後護復以薦爲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吕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吕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爲前輝光，封息鄉侯，列於九卿。

後來樓護重新被推薦當了廣漢郡太守。元始年間，王莽任安漢公，專擅朝政，王莽的長子王宇與其妻子的兄弟吕寬密謀用血塗抹在王莽的宅門上，想威脅王莽使他交還朝政大權。此事被發覺後，王莽大怒，殺了王宇，而吕寬却亡命出逃。吕寬的父親一向與樓護相識，吕寬到了廣漢郡路過樓護處，没有告訴他真實情况。過了幾天，指名追捕吕寬的詔書送到，樓護立即扣留了吕寬。王莽因此而大喜，徵召樓護爲前輝光，封爵號爲息鄉侯，列於九卿之中。

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群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爲庶人。其居位，爵禄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

王莽攝政期間，槐里地方的大盗賊趙朋、霍鴻等群起作亂，也蔓延到了前輝光管轄的區域，樓護因此獲罪免官成爲平民。他在居官時，官俸賂金等所得財物也都隨手用光。回到了里巷之

老失勢，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爲樓舊里附城。而成都侯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

中，而當時五侯也都已死去，真是老年失勢，連賓客也越來越少。到了王莽篡位當了皇上，以舊情召見樓護，封他爲樓舊里附城。而成都侯王商的兒子王邑當了大司空，十分尊貴，王商的舊日朋友都很敬重王邑，惟有樓護仍按以前的禮節對待他，王邑也以父輩看待樓護，不敢有所失禮。當時王邑曾召集賓客，王邑居於酒樽之下，稱“賤子上壽”。在坐的人有上百之多，都離席伏地行禮，而樓護卻獨自面向東方正襟危坐，後來還寫信對王邑說：“王公子你尊貴的太過分了！”

初，護有故人吕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吕公、妻與吕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吕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吕公以故舊窮老托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吕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當初，樓護有一個老友叫吕公，没有子嗣，便來樓護家寄住。樓護與吕公、樓妻與吕嫗在一起進食。等到樓護免官家居後，妻子很厭煩吕公。樓護知道了此事，便哭泣着責怪他的妻子說：“吕公因爲故舊之情和孤苦窮老而寄住到我家，從道義上說我們應該奉養他。”於是奉養吕公終身。樓護死後，他的兒子繼承了他的爵號。

陳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爲京兆尹，至廷尉。

陳遵，字孟公，杜陵縣人。他的祖父叫陳遂，字長子，當漢宣帝微賤的時候，和他很要好，時常跟他一起賭博圍棋，由此屢次欠了賭債。等到漢宣帝即位，便任用了陳遂，不久調他去做了太原太守，有一天宣帝賜予陳遂一道璽書說：“制詔給太原太守：現在你官尊禄厚，可以償還賭博時輸的錢了。你夫人君寧當時在場，知道實情。”陳遂於是辭謝宣帝說：“這些事都發生在元平元年赦令之前，不應再追究了。”他竟被宣帝如此優待。元帝時，徵召陳遂做京兆尹，後來官做到廷尉。

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并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

陳遵早年就失去了父親，後來與一位名叫張竦號伯松的人都做了京兆史。張竦學問淵博，理事通達，以清廉節儉自我約束，而陳遵卻放縱而不拘小節，然二人操守品行雖然不同，但互相之間卻很親近友愛，哀帝末年時，他們都已很具名望，成爲了後進人士中的佼佼者。二人又都進了公府，公府中的掾史屬官，都衹有些瘦馬破車，從不講究光鮮自己的外表，衹有陳遵極盡車馬衣服的華麗，他的門外，總是車馬交會，很有氣

"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乃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久之，與扶風相失，自免去。

派。每天他出去飲酒，定要大醉而歸，以致對公事却屢次不去處理。西曹按照舊有的規矩罰了他，伺候他的小吏總是到官舍中通告陳遵說："陳卿今天又爲了某事受了罰。"陳遵說："等滿了一百件，再來通告我。"按舊的規矩，被罰一百次的人要被斥退，後來滿了一百件時，西曹便請大吏斥退陳遵。那時大司徒馬宮是位度量很大的人，他本來就寬容士子，又十分看重陳遵，於是就對西曹說："此人是一位很有才幹的高上，怎麼可以用小規矩去責斥他呢？"便舉薦陳遵，稱他能治理三輔中難以治理的艱巨屬縣，於是就讓他補做了郁夷縣令。過了很久，他由於和扶風的意見不合，便自己辭官而去。

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爲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

槐里地方的大盜賊趙朋、霍鴻等人群起造反，陳遵正任校尉，他打擊趙朋、霍鴻等很有功勞，便被封爲嘉威侯。他住在長安城中，所有列侯、近臣、貴戚都很看重他。凡是到任的郡縣官，及郡國豪傑到京師來的，沒有不同到陳遵門下拜訪的。

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沾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

陳遵喜歡飲酒，每次舉行大酒宴，等到賓客滿堂時，常常關上了門，把客人車子上的鍵頭投入井中，那怕有急事，也不能出去。曾經有一位部中的刺史因公來拜訪陳遵，正好趕上他狂飲之時，刺史十分窘迫，待陳遵酩酊大醉時，他突然進去見了陳遵的老母，叩頭告訴她自己和尚書約好還有公事要談，陳遵母親便叫他從後門出去。陳遵大概時常喝醉酒，但是公事并沒有耽誤。

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陳遵身高八尺多，頭長鼻大，相貌一表堂堂。略讀了些傳記，便會寫作文辭。他生性愛好寫字，給他人寫去的信簡，都被對方珍藏起來以爲榮耀。每有請求，大家都不敢拒絕他，所到之處，整個上流社會都會思慕他，惟恐怠慢了他。這時有一位和陳遵同姓同名的人，每當他走訪到別人門前時便喊道"陳孟公到"，於是座中沒有不震驚的，等他進了門，却不是心目中的那個陳孟公，因此便稱此人爲陳驚坐。

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是起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

王莽一向驚異陳遵的才幹，在位的官吏們也大多稱譽他，因此便任他做了河南郡的太守。陳遵既已到任，便派了承差到西面去，招來了會寫

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

書札的書辦十人，替自己寫私信，感謝京城中的老朋友。陳遵自己靠在茶几上，口述意思給書辦，并且還一邊省察着公事，很快就寫了上百封信，親近的和疏遠的信的内容意思也各不相同，河南郡的人都因此而大爲驚駭。過了幾個月，他就被免了官。

初，遵爲河南太守，而弟級爲荆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爲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亂男女之别，輕辱爵位，羞污印韍，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

當初陳遵任河南郡太守時，他的弟弟陳級則任荆州牧一職，要去赴任了，兄弟二人都路過一位長安富豪的家，這位富豪是故淮陽王的外家左氏，二人在他家飲酒作樂。後來有個名叫陳崇的司直聽説此事，便向朝廷參奏説："陳遵兄弟僥幸蒙受聖恩，超越等級，歷任官位，陳遵的爵號已到列侯，官職達到郡守，陳級也官至州牧，奉命出使，都應該以保舉正直、監察邪曲、宣揚聖王教化爲己任，但是他們現在却不修身自慎，專做有失體統的事。當初陳遵剛做官時，他竟乘着帶篷的車子進入閭巷中，去寡婦左阿君家中擺酒唱歌，陳遵還起身狂舞，竟失足跌倒在座上，夜間又留宿在寡婦家，被侍婢擁扶着纔去睡覺。陳遵明知飲酒宴會都應該遵守禮節，依照禮節不得擅入寡婦家門，却仍舊沉溺於飲食享樂之中，還不顧忌男女有别的禮規，輕辱朝廷賜予的爵號，使官府的印綬蒙羞，這種惡名耳不忍聞。因此請求將他們二人一同免職。"陳遵既被免官，便又回到了長安，賓客却越來越多，飲食作樂仍和從前一樣。

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内都尉，凡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

過了很久，陳遵又出任九江及河内兩地的都尉，加起來共做了三次俸禄爲二千石的官。而張竦也官至丹陽太守，封爵號淑德侯。後來他們都被免了官，衹剩有列侯的封爵在身而回到長安。張竦的居處很簡陋，没有賓客往來，常常有好事的人跟着他責疑問難，也不過是談論些道德經書而已。而陳遵却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席肉宴連續不斷。

先是黄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

先前，黄門郎揚雄曾作《酒箴》以諷諫成帝，他在文章中假設一位酒客責難正人君子的法度士，并以物喻人，文中寫道："你就好像一個瓶子。看那瓶子擺在井邊上，處高臨深，一動就有危險。酒醪一滴不得進口，倒是藏滿了井水，

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甍所轠，身提黄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托於屬車，出入兩宫，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不能左右活動，就這樣拴在井繩上。一旦失落，被井闌圈撞得粉身碎骨，便會整個散落入黄泉，骨肉化爲泥土。這般自尋煩惱，倒不如那盛酒的皮囊。因爲皮囊圓吞如意，變化無窮，且又肚大如壺，整天都盛着美酒，别人還要用它來打酒，常做國家級的用具，托身在天子的後車中，出入於兩宫之間，經營公家之事。由此説來，酒有什麽過錯呢！”陳遵讀過此文極爲喜歡，便對張竦説：“我和你正像文中所寫的一樣。你時刻諷誦詩書，苦身約束自己，不敢稍有差池，而我却任性放縱，沉浮於世俗之中，官爵功名，也不次於你，却獨能享受快樂，這不比你更好些嗎！”張竦説：“各人都有各人的性情，長短還要自己來裁定。你要像我一樣生活是不實際的，而我要像你一樣生活也同樣是不實際的，如果我一味去仿效你，那也就會失敗的。不過向我學習的人更容易把握自己，而向你學習的人却難以成功，所以我這是正常之道呀！”

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竦爲賊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爲賊所敗，時醉見殺。

待到後來王莽失敗，他們二人都客居在池陽，張竦被賊兵殺死。更始帝到了長安，大臣們都推薦陳遵來做大司馬護軍，并與歸德侯劉颯一同出使匈奴。匈奴的單于脅迫陳遵投降匈奴，陳遵向他陳明利害，説清曲直，單于很佩服他，讓他回了漢朝。正好遇上更始事敗，陳遵就衹好留居在朔方，後來又被賊兵打敗，陳遵在酩酊大醉中被賊兵所殺。

原涉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産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爲議曹，衣冠慕之輻輳。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

原涉，字巨先。其祖父在漢武帝時以豪傑的身份從陽翟縣遷徙來到茂陵。他的父親在漢哀帝時作了南陽郡太守。那時，天下富足，大郡太守死在任上的，所收到人家送來助辦喪事的錢財都在千萬以上，家屬全數得到這筆錢，便可以用來置辦産業。而當時又很少有人能够爲死者守喪三年的。而到了原涉父親死後，原涉不僅退還了南陽郡人贈送的助喪錢財，還住進了冢廬，爲父親守喪三年，因此他在京城就出了名。守喪禮剛一完畢，請他去作郡府議曹的使者就像疾風一樣地趕來了，仰慕他的士大夫也從四面八方聚了過來。由於受到大司徒史丹的推薦，説他有處理繁

難事務的才幹，原涉便當上了谷口縣令，那時他年僅二十多歲。谷口縣人早就聽到過原涉的名聲，所以不需要他開口發令，地方上就已經一派井然了。

先是涉季父爲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爲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仇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汚，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

早先，原涉的叔父被茂陵的秦氏殺害，原涉在谷口呆了半年多，因爲自己去審理了此案而被免官，於是打算報仇。谷口的豪傑替原涉殺了秦氏，原涉因此逃亡在外一年多，遇上了大赦，纔又重新露面。郡縣和諸侯國的豪傑以及長安、五陵等地有氣節的義士都傾慕他，於是原涉也對他們竭誠相待，不論品行好的還是不好的人都來結交原涉，一時間賓客盈門，連他家所居住的街巷也擠滿了來客。有人譏諷原涉說："你本是郡太守的後人，年輕時就能自我修養，後來因爲爲父親守喪三年又退還了財産及爲人謙恭而出名，即使因報仇而結仇，仍不失爲一個仁義君子，又何必就放縱自己，去做那種輕薄的俠義之徒呢？"原涉回答道："你就没見到民間的寡婦嗎？起初自我約束的時候，心裏想的是宋伯姬和陳孝婦的榜樣，一旦遭遇不幸，被盜賊奸污，就會放蕩起來，雖然明知違反禮教，但已不能回復到潔身自處的時候去了。我便是這樣的啊！"

涉自以爲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仟"。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仟"，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仟"。費用皆卬富人長者，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爲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嘆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乃側席而坐，削牘爲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

原涉自以爲從前退還了南陽人送來的助葬禮金和物品，固然獲取了名聲，但這却使父親的墳墓簡陋異常，而有失孝道。於是他便大修墳墓，并在墓旁建築房舍，在閣樓四周建造重門。當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安葬在茂陵，人民都稱他的墓道爲"京兆仟"。原涉羨慕它，就買地開墓道，建立表幟，題署爲"南陽仟"，人們不肯跟着這樣叫，就稱之爲"原氏仟"。這一切的費用都依靠有錢有勢的人供給，而原涉自身衹備有必需的衣物和車馬，家中妻兒還生活在困苦之中。原涉專門做一些救濟窮人、爲人排憂解難的事。一次，有人置辦酒宴請原涉，原涉剛走進里門，賓客中就有人告訴他說，他所知道的母親有病的那一家，現在因病避居在里中，原涉隨即便去登門探望，叩門。聽見家中有哭喪聲，原涉就進去吊唁，又詢問治喪的情況。見到其家中一無所有，他便説："請把屋子打掃乾净，給死者洗一個澡，

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昳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乃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斂勞俠畢葬。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奸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

等着我回來。"原涉回到置辦酒席的主人處，對賓客們嘆息道："人家母親去世了，躺在地上不能收殮，我哪有心思享用這些酒食啊！請撤掉酒席吧。"賓客們搶着詢問應當買些什麼，原涉便按着哀憐喪家的禮節，側身席地而坐，削好木簡開出了一份購物清單，詳細地列出了要購買的壽衣、被褥、棺木，以至死者嘴裏含的葬物等物品，分交給各位賓客去置辦。賓客們分頭奔走購買，直到日頭偏西纔都又回來會集。原涉親自檢視完畢，對主人説："現在可以接受賜宴了。"大家一同飲酒進食，而惟獨原涉没有吃飽，於是就用車裝載着棺木等物，領着賓客來到死者家裏，爲死者入殮，并勸勉賓客等安葬完畢再離去。原涉就是這樣急人之難、誠心待人的。後來有人詆毀原涉，説他是"奸人之雄"，死者的兒子立即就去把説這話的人刺殺了。

賓客多犯法，罪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已爲中郎，后免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敺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説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罪，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

原涉的賓客多有犯法的，朝廷也多次聽説他們的罪行。王莽幾次拘捕并要殺掉這些人，但又總是把他們赦免釋放了。原涉很害怕，便謀求到卿府去做屬官，想藉此迴避賓客。正逢文母太后的喪事，原涉臨時充任了復土校尉。以後做了中郎，不久又被免官。原涉想到冢舍去住，不想會見賓客，衹與老朋友秘密約會。他獨自駕車去茂陵，天快黑時，進入里中住宅，於是藏在家裏不肯見人。一天，原涉派奴僕到集市上去買肉，奴僕仗着原涉的氣焰，與賣肉的争吵起來，并砍傷了賣肉者，然後逃跑了。這時，代行茂陵縣令的尹公新上任，而原涉却没去拜會，尹公知道後便大爲惱怒。他深知原涉是有名的豪俠，就想藉這件事來顯示威嚴，嚴肅風紀。他派了兩個差役守候在原涉的家門兩側。到了中午時分，見買肉的那個奴僕還不出來，差役就想殺掉原涉而去。原涉處境窘迫，不知該怎麼辦纔好，正巧這時他所約好的要一同上墳的友人乘着幾十輛車到了，他們都是當地的豪傑，便一起去勸説尹公。尹公不聽勸説，豪傑們便説："原巨先的家奴犯了法，不能緝拿歸案，那就讓原巨先本人脱衣自縛，雙耳插箭，到官門前來謝罪吧，這樣對於維護您的威望也就足够了。"尹公這纔答應。於是，原涉

照着豪傑們所說的辦法去謝罪，尹公讓他仍穿着衣服回家去了。

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爲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説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冢舍，奢僭逾制，罪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爲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爲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

當初，原涉與新豐的富豪祁太伯是朋友，而太伯的同母弟弟王游公却一向嫉恨原涉。王游公這時在縣府做屬官，就向尹公進言道："您憑着一個代理縣令就如此羞辱原涉，一旦正式縣令到任，您依舊駕着單車回郡府去做府吏，而原涉的賓客朋友中刺客如雲，殺了人都不知是誰幹的，我真爲您擔心。原涉修築墳墓和房舍，奢侈過分，超越了法制，罪惡顯著，這些皇帝也都知道。現在爲您着想，不如把原涉修築的墳墓和房屋搗毁，然後將他以往的罪惡分條上奏，您就一定會做得成正式縣令。這樣一來，原涉也就不敢懷恨了。"尹公照着他的計謀行事，王莽果真任命尹公做了正式縣令。原涉因此而怨恨王游公，便挑選賓客，讓長子原初領着二十乘車去搶劫王游公的家。王游公的母親也就是祁太伯的母親，賓客們見到她都俯首跪拜，并傳原涉的話説："不得驚動祁夫人。"於是殺死了王游公和他的生父，把二人的頭割下來，然後離去。

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内隱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用。莽乃召見，責以罪惡，赦貰，拜鎮戎大尹。涉至官無幾，長安敗，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爲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

原涉的性情有一些像郭解，外表温和仁厚謙遜，内中却藏着好殺之心。在塵世中多有怨恨，因觸犯他而被他殺死的人很多。王莽末年，東方起兵反叛，有許多王府的子弟向王莽推薦原涉，稱他能籠絡人心，人家都樂於爲他賣命，可以任用。王莽於是召見原涉，因他所犯的罪惡而責備他，接着又赦免了他，并任命他爲鎮戎大尹。原涉到任不久，長安兵敗，附近郡縣的一些豪强假藉名號紛紛起兵，攻殺郡守長官，響應漢軍。那些假藉名號者早就聽説原涉的大名，便都争相打聽原涉的住處，前往拜見。當時王莽任用的州牧和使者凡是依附原涉的也都保全了性命。原涉被他們用驛車送到長安，更始帝的西屏將軍申屠建請求原涉與他相見，對原涉大爲器重。曾經搗毁原涉墳墓房舍的那個原茂陵縣令尹公，現在做了申屠建的主簿。原涉本已不再仇視尹公。當他從申屠建的官府出來時，尹公故意迎上去攔住拜見原涉，對原涉説："改朝换代啦，不應當再懷着怨恨了！"原涉説："尹君，你爲何專把我當成魚

肉任意宰割啊!”原涉因此而被激怒，便派賓客去刺殺了主簿尹公。

涉欲亡去，申屠建内恨耻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送車分散馳，遂斬涉，懸之長安市。

原涉打算逃走，申屠建覺得蒙受了耻辱因而對原涉懷恨在心。他假意說：“我要和原巨先共同鎮撫三輔一帶，怎麽會因死了一個小吏就改變主意呢!”賓客把此話傳告給原涉，并讓他去自首投獄，向申屠建謝罪。申屠建同意這樣辦。於是，賓客們便乘着幾十輛車一同送原涉去監獄。申屠建派兵途中攔截，在車上將原涉拘捕，護送的車輛一時分頭疾馳逃散，於是當即就將原涉問斬，頭顱被懸挂到了長安市上。

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素善强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以問建。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云。

自哀帝、平帝年間，郡國處處都有豪傑之士，然而數量却無法統計。其中聞名於州郡的，有霸陵的杜君敖、池陽的韓幼孺、馬領的繡君賓、西河的漕中叔等，他們都有謙遜禮讓的風尚。王莽攝政，要殺盡除光豪俠之士，指名捉捕漕中叔，却没有逮到。漕中叔一向與强弩將軍孫建親善，王莽懷疑孫建窩藏了他，就詢問孫建藏了没有。孫建說：“臣下我與漕中叔親善，殺了我足以頂替他了。”王莽性情狹隘，毫無容忍之心，但很重視孫建，便不再追問，終於没有捉到漕中叔。漕中叔的兒子漕少游，後又以豪俠身份聞名於世。

漢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佞幸傳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説。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宫伯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秺侯金賞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爲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爲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爲其小妻所毒薨，國除。

漢王朝建立以來，諂媚阿諛皇帝而獲寵的佞幸寵臣不斷出現。高祖朝著名的有籍孺，孝惠帝朝有閎孺。這兩個人并没有出衆的才能，祇是一味地媚附、取悦皇帝而獲致富貴、寵幸，他們對皇帝跟前跟後，同出同入，關係非常親近，甚至公卿大臣也通過他們在皇帝面前爲自己美言，他們在當時影響非常大，所以惠帝時郎、侍中都用鵔鸃的羽毛裝飾帽子，用海貝殼點綴衣帶，塗脂抹粉，這種風氣就是閎孺、籍孺這類人影響而造成的。這兩人在世都致富貴，遷家於安陵。以後的寵臣，文帝時有士人鄧通，宦官趙談、北宫伯子；武帝時有士人韓嫣，宦官李延年；元帝時有宦官弘恭、石顯；成帝時有士人張放、淳于長；哀帝時則有董賢。景帝、昭帝、宣帝時皆無寵臣。若寬泛地算，景帝時祇有郎中令周仁是一寵臣；昭帝時，駙馬都尉秺侯金賞，繼承其父車騎將軍金日磾的爵位爲侯，他們兩人雖然受到超過常人的寵信，但并非特别受到寵信；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很小的時候同地位很低微的、還未成爲皇帝的宣帝同席研讀詩書，待到後來宣帝即位爲皇帝，彭祖便憑藉當年的友情被皇帝封爲陽都侯，出門時常常擔任侍衛，號稱爲皇帝的愛幸，這個人比較謹慎嚴整，没有做有損於人的事，最後被其小妾毒死，其封國被廢除。

鄧通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黄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黄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

鄧通，蜀郡南安人，因爲能持棹行船戴黄帽而爲黄頭郎。文帝曾經做過一夢，在夢中想升天而行，却不能，忽然有一位黄頭郎使勁推他，他終

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説，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

於升天，他回頭看到推他的人把上衣穿在屁股上的革帶之下，很與衆不同。文帝醒來之後到漸臺去，根據夢中所見找那個划船裝束的黄頭郎，一下子見着了鄧通，他的衣服正是從後邊穿的，正如夢中的所見之人。於是召來問其姓名，鄧通説自己姓鄧名通。鄧和登的讀音相似，文帝非常高興，很寵幸鄧通，日甚一日。鄧通品性很專心謹肅，不喜歡和外邊交往，即使皇帝賞賜他洗沐休假，他也不願出去。因此，文帝便賞賜給鄧通上萬的錢，前後達十幾次，鄧通官做到上大夫。

文帝時間如通家游戲，然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説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文帝有時私下去鄧通家游戲，但是鄧通并没有其他特别的表演才能，不能表現給皇帝看，衹是一味小心翼翼地討好皇帝而已。皇帝曾派善於看相的人觀看鄧通的運氣，看相的人説："他將來肯定貧窮飢餓而死。"皇帝説："能讓鄧通富貴的是我，我身爲一國之君，怎麽能説鄧通會貧窮呢？"於是皇帝把蜀郡嚴道的銅山賞賜給鄧通，讓他自己鑄造錢幣使用，由此鄧通鑄造的錢幣流布天下，他富到如此程度。

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齰之，太子慚，繇是心恨通。

文帝曾經身上長了膿瘡，鄧通常常用自己的嘴巴爲皇帝吸膿瘡。皇帝不快樂，從容地問鄧通："你認爲天下誰最愛我最關心我呢？"鄧通説："應該没有誰能超過太子。"太子進來問候皇帝，皇帝讓太子吸瘡；太子雖然吸了，但看得出很不舒心。之後太子聽説鄧通曾經非常積極地爲皇帝吸瘡，太子很慚愧，由此太子在心裏暗暗恨鄧通。

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盗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没入之，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待到文帝一死，景帝即位，鄧通被免職，回家居住。回家不久，有人告發鄧通私出西南在外鑄錢，於是景帝派官員查究此事，頗有實證，於是成其罪狀，全部没收，另外鄧通家還欠債達萬萬。長公主賜給鄧通的錢財，官吏一并没收，甚至連一個簪子也不留給他戴在身上，於是長公主讓人借給他衣服和食物。鄧通竟然不名一文，最後寄居於别人家中而死。

趙談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宫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趙談，靠觀星象、氣象而受寵信；北宫伯子對人以長者的寬厚體恤别人，所以皇帝親近他，不過這兩人都比不上鄧通。

韓嫣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穨當之孫也。武帝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穨當的孫子。武帝作膠東王時，韓嫣與武帝一起學習詩書，相互友愛，關係友好。待到武帝成爲太子，武帝對韓嫣更親近了。韓嫣擅長騎馬、射箭，聰明富有智慧。武帝當上皇帝以後，想進攻北方少數民族，由於韓嫣以前學習過軍事，因此武帝更寵信他，韓嫣更尊貴了，韓嫣後來官至上大夫，受的賞賜可與鄧通相比。

始時，嫣常與上共卧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繇此銜嫣。

開始，韓嫣常與武帝同卧同起。有一次江都王前來朝見皇帝，跟隨武帝在上林苑中打獵，皇帝的車駕還未出發，先派韓嫣乘坐副車，帶領近百騎士先去查看野獸。當時江都王遠遠看見，以爲天子已到，避去跟隨韓嫣過來的人，跪拜在路旁，誰知韓嫣竟然没看見，一下子衝過去了；江都王因此大怒，對着皇太后哭泣，要求把爵位還給皇上，自己也去擔任宫衛，和韓嫣相比。太后聽説此事，從此對韓嫣懷恨在心。

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奸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能得，嫣遂死。

韓嫣侍奉皇帝，出入深宫無所阻攔，因爲奸情傳到太后耳朵中，太后大怒，派人賜韓嫣死。皇帝親自替韓嫣説情，但太后主意已定，終於不改，韓嫣遂死。

嫣弟説，亦愛幸，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爲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

韓嫣的弟弟韓説，也備受武帝寵愛，他憑藉軍功被封爲案道侯。武帝末年，巫蠱之禍時爲戾太子所殺，韓説的兒子韓增後被封爲龍雒侯、大司馬車騎將軍，其另外有傳記。

李延年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産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韓嫣。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

李延年，中山人，他和他的父母兄弟都是樂人。李延年遭受了腐刑，掌管天子之狗；他妹妹得到皇帝寵信，封爲李夫人，她的傳記在《外戚傳》中。李延年擅長歌唱，他唱的是新興的曲調。當時武帝正在興建祭天地的各個祠廟，正想造設音樂，就讓司馬相如等人作詩稱頌。李延年總是秉承武帝之旨，譜曲并演唱這些詩，成爲新變曲。李延年的妹妹被武帝納爲夫人之後，生下了昌邑王，李延年由此身價倍增，由賤而貴，當上了協律都尉，佩帶了二千石的印綬，并且和皇帝一起起居，他所受到的寵愛可以等齊於韓嫣。時間長了，李延年的弟弟李季和宫人淫亂，出入

驕橫跋扈。待李夫人死後，他們兄弟二人再也得不到武帝寵愛，武帝於是殺掉了李延年兄弟及其宗族。

是後寵臣，大氐外戚之家也。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功能自進。

從此以後的寵臣，基本上是外戚。衛青、霍去病雖然都被皇帝寵幸，但他們也是憑着自己真正的軍功和才能升官的。

石顯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黄門，以選爲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恭爲令，顯爲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是沛地人，他們年輕時都遭受過腐刑，後任中黄門官職，又被選爲中尚書。在宣帝朝任中書官，弘恭諳熟法令舊事，善於請求、上奏，其才能足以稱職。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元帝即位後幾年，弘恭死了，石顯取而代之，擔任中書令。

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决，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罪，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罪，髡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

當時，正趕上元帝生病，無法親理朝政，正熱衷於音樂，因爲石顯久操此職，在宫中没有外界關係，精神專注值得信賴，於是元帝把各種政務都委之於石顯。政事不論大小，都根據石顯的話決定；石顯的尊貴和受到的寵信權傾朝廷，百官都恭敬地事奉着石顯。石顯爲人機靈聰明，能够體會到皇帝心思，極其狡詐，常用各種莫名其妙的理由暗中打擊别人，一點小事，他就治人以嚴法。初元年間，前將軍蕭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都擔任給事中。蕭望之領尚書事，知道石顯專權奸邪，陳述其意見説："尚書是百官的根本，國家政權的關鍵，應該讓公正通明的人擔任此職。武帝日夜游宴於後宫，所以重用宦官，這不符合舊的規定。不應該讓宦官擔任中書之職，響應古代禮制，不能讓刑餘之人接近皇帝。"元帝没有采納蕭望之的建議，因此蕭望之惹得石顯非常惱怒。後來蕭望之等人都遭到石顯的迫害，蕭望之被逼自殺而死，周堪、劉更生被廢官禁錮，不再任用，有關這些内容見於《望之傳》。後來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等人都密上奏章，常在被皇帝召見時，揭發石顯的短處。石顯派人打探其事，定其罪過，京房、賈捐之被棄市，張猛自殺於公車署内，陳咸一人抵罪，被剃去頭髮，服城旦之刑。後來鄭地長官蘇建得到石顯私信把它上奏給皇帝，石顯後來便以别的理由判其死罪。

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

從此以後，公卿以下的大臣官員都非常害怕石顯，不敢輕舉妄動。

石顯又和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成黨羽，那些依附於他們的人都可以獲得高官顯位。民間流傳的歌唱道："牢梁呀石顯呀，都是五鹿充宗家的常客呀！在他們手中的官印是多麽多！他們身上佩的綬帶是多麽長！"這首民歌道出了他們官位之顯，權勢之大。

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内，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逡請間言事。上聞逡言顯顓權，天子大怒，罷逡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群臣皆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乃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

石顯看到左將軍馮奉世父子身爲公卿，非常有聲望，馮奉世的女兒又是皇帝内宮的昭儀，因此想依附他，於是石顯向皇帝推薦昭儀的哥哥謁者馮逡，説馮逡性情嚴整，可以在宮中侍奉。皇帝因此召見馮逡，想任命馮逡擔任侍中，馮逡趁機要求秘密地對皇上講一些事情。皇帝聽到馮逡説石顯專權，非常憤怒，立即罷馮逡之官，去當郎官。後來御史大夫位缺，群臣都舉薦馮逡之兄大鴻臚野王品行才能無與倫比，皇帝以此問石顯，石顯説："九卿之中没有誰能比野王更勝任此職。不過，野王是昭儀的親兄，我擔心後代人認爲陛下您不用衆多賢才，親近後宮妃嬪的親屬，讓其擔任三公之職。"皇帝説："好，我没有看到這一點。"於是下詔書贊美野王，事實上却廢棄而不重用他，有關這些情况見於《野王傳》。

顯内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

石顯知道自己專擅權柄的事情廣被人掌握，擔心一旦皇帝手下人偵知自己的情况，所以常常向皇帝主動地表白自己的過錯，顯示自己，拿一封信爲驗證。石顯曾出宮到官署徵用民力財物，石顯事先向皇帝説明，擔心回遲宮門關閉不得進來，請求皇帝派人降詔讓門吏届時開門。皇帝答應了。石顯故意遲至深夜纔回，稱説是皇帝有詔讓人開門而入。後來果然有人上書控告石顯專權，僞造皇帝詔書，私開宮門，皇帝聽説，笑着把那上書給石顯看。石顯趁機哭泣説："陛下非常偏愛小人我，把政事交給我處理，下邊大臣們無不嫉妒，他們老想陷害我；像這樣上書害我的事肯定不止這一件，希望聖明的皇帝您要瞭解我的忠心和處境。我低微卑賤，確實没有能力讓自己使萬衆都快樂起來，也擔當不了天下人的怨恨，我要求歸還掌管國家樞機的重要官職，接受

在後宮中打掃臺階的差役，死而無憾！希望陛下您哀憐我，使我能平安地活下去。”皇帝認爲他講的都屬實，很同情他，多次慰勞、勉勵石顯，更增加賞賜。這樣，石顯得到的賞賜以及衆朝臣巴結他而送的禮資多達一萬萬。

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己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己，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琅邪貢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妒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當初，石顯聽到衆人議論紛紛，說他殺了前將軍蕭望之。蕭望之是當世大儒，很有影響；石顯害怕天下飽學之士譏謗自己，因此如何處理這件事一直成爲他的心病。這時，明經著節士琅邪貢禹擔任諫大夫，石顯趁機派人向貢禹問好，想拉攏貢禹。石顯把貢禹推薦給皇帝，越過九卿，直接當上了御史大夫，禮節非常完備。喜歡評論的人因此稱頌石顯，認爲石顯并不嫉妒和講蕭望之的壞話。石顯就是像這樣處心積慮玩弄陰謀詭計逃脱禍患，取信於皇帝的。

元帝晚節寢疾，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雁門都尉。長安謡曰：“伊徙雁，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元帝晚年卧病，當時定陶恭王很受元帝寵愛，但是石顯擁護皇太子却非常積極有力。元帝死後，成帝剛即位，就把石顯調到長信宫作中太僕，官禄是中二千石。石顯失去依靠之後，失權不到幾個月，丞相御史就向皇帝列舉石顯以前的罪惡，他的黨羽牢梁、陳順都被免官。石顯與其妻及兒子返回故鄉，一路上憂心難安，吃不下飯，死在路上。以前巴結石顯，獲得一官半職的人，都被罷免。少府五鹿充宗被降職做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降職爲雁門都尉。長安又流傳新的歌謡說：“伊徙雁，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淳于長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爲黄門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托太后及帝。帝嘉長義，拜爲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小時候因爲是太后姐姐的兒子而擔任黄門郎，但官位不進，未得寵愛。剛好碰上大將軍王鳳生病，淳于長非常認真地服侍王鳳，早晚在王鳳身邊扶助，結下了甥舅之恩義。王鳳臨終前，把淳于長托付給太后和皇帝。皇帝嘉許淳于長的忠義，拜他爲列校尉諸曹，後遷水衡都尉侍中，後又至衛尉九卿。

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爲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宫。歲餘，趙皇后得立，

過了一段時間，趙飛燕深受皇帝寵愛，皇帝想立她爲皇后，太后看她出身低微，反對立飛燕爲后。淳于長就專門替皇帝傳話給太后所在東

上甚德之，乃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内，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其賜長爵關内侯。"後遂封爲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累巨萬。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度。

宫；過了一年多，趙飛燕被立爲皇后，皇帝很感激淳于長的努力，於是皇帝表彰淳于長以前所建功勞，下詔説："原先將作大匠解萬年上奏請求營造昌陵，使天下百姓疲憊不堪，侍中衛尉淳于長多次説明應該停止遷徙人口并讓他們回到原先的居處。我把淳于長的話下達給公卿大臣們討論，大家都同意淳于長的計策。淳于長一開始就提出很好的策略，百姓因此免受勞苦，獲致平安。因此賜淳于長爲關内侯。"後來封淳于長爲定陵侯，很受皇帝的信任和重用，淳于長的富貴超過了當時的公卿大臣。淳于長在外又交結諸侯、牧、守，他從皇帝那兒得到的賞賜以及諸侯、牧、守們討好他而送給他的錢財累計萬萬。他又娶了許多嬌妻美妾，沉湎於聲色之歡，不遵守國家的法令制度，爲所欲爲。

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宫，而后姊孊爲龍頟思侯夫人，寡居。長與孊私通，因取爲小妻。許后因孊賂遺長，欲求復爲倢伃。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爲白上，立以爲左皇后。孊每入長定宫，輒與孊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孊，受長定宫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具言其罪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宫。"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乃免長官，遣就國。

當初，許皇后因爲篤信巫術而犯罪，被廢掉皇后之位，打入長定宫，這時許皇后的姐姐許孊是龍頟思侯的夫人，龍頟思侯已死，正寡居在家。淳于長趁機和許孊私通，把她娶來作偏房小妻。許皇后看到淳于長倍受皇帝寵信，於是通過其姐姐許孊大肆賄賂淳于長，想讓淳于長在皇帝面前替自己美言幾句，從而自己可以走出冷宫，重新回到後宫中擔任婕妤。淳于長接受許后送的錢財、車馬、坐車穿的服裝、駕車用的用具等財物，以金錢計成千上萬，淳于長欺騙許皇后説他將向皇帝説明，重新立她爲左皇后。許孊每次去長定宫，淳于長就給許孊寫信，戲弄、侮辱許皇后，褻瀆、輕視的話無所不説。許后和淳于長相互溝通書信，許皇后年年都要賄賂淳于長。這時，皇帝的舅舅曲陽侯王根做大司馬驃騎將軍，輔佐朝政已達數年，長時間患病，於是多次向皇帝請求離職退休。淳于長憑藉自己是皇帝外戚的身份擔任了九卿的官位；按順序淳于長可任其職。王根哥哥的兒子新都侯王莽心中擔心淳于長受寵，私下聽説淳于長娶了許孊爲小妻，并大量索受被打入長定宫的許皇后的賄賂。王莽在服侍生病的曲陽侯王根，便趁機説："淳于長看到您生病，心中暗喜，認爲祇要您一死，他就可以取而代之，輔佐朝政；他甚至已經在家中安排某

人擔任某官。"王莽對王根淋漓盡致地揭發淳于長的罪過。王根聽罷，火冒三丈，說："既然淳于長是這麼壞的家夥，你何不早點對我說清楚？"王莽說："不知將軍之意，因此不敢告訴。"王根說："快去皇太后那裏，向她彙報以作定奪。"王莽立即去求見皇太后，揭露淳于長種種罪狀，驕横淫逸，企圖取代王根輔政，對着舅母上車，極不禮貌，私下與許皇后姐通奸，并接受許皇后財物。太后聽罷，勃然大怒說："我這個侄兒竟然壞到這種地步！快去如實向皇帝彙報。"王莽又向皇帝歷數淳于長的罪過，皇帝聽後免除了淳于長的官職，遣送他到外邊諸侯國中。

初，長爲侍中，奉兩宮使，親密。紅陽侯立獨不得爲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爲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爲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奸，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爲大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後酺有罪，莽復殺之，徙其家屬歸故郡。

當初，淳于長擔任侍中，作爲使者在皇帝和太后之間傳話，甚受親近。紅陽侯立不能擔任大司馬之職，輔佐朝政，因此他懷疑是淳于長從中作梗，在皇帝面前讒毀了自己，於是紅陽侯立對淳于長一直耿耿於懷。皇帝知道這些情況。待到淳于長因罪被遣，紅陽侯立的長子融跟隨淳于長請求車騎，淳于長於是通過紅陽侯立之子融用奇珍異寶賄賂紅陽侯立，紅陽侯立反過來又替淳于長説話。皇帝看到紅陽侯立的態度前後變化極大，知道其中必有蹊蹺，於是派有關部門查驗此事。官員們捕住了融，紅陽侯立逼迫融自殺滅口。皇帝更加懷疑其中必有重大奸詐，於是命令逮捕淳于長交洛陽詔獄查究此案。淳于長如實坦白了自己戲弄長定宮的許皇后，和想重新立左皇后的情況，淳于長大逆不道，死在獄中。淳于長的妻室兒子連同治罪，流放到合浦，其母親若遣歸故郡。紅陽侯立也被遣出京都，前往諸侯國。因爲淳于長失勢，朝廷中與他相關的將軍、卿、大夫、郡守等被罷官的多達數十人。王莽於是取代王根當上了大司馬。過不多久，把淳于長的母親及其兒子淳于酺遷回長安；後來淳于酺犯罪，王莽把他殺了，把他的家屬遣送回家。

始長以外親親近，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卧起，俱爲微行出入。

起初淳于長憑藉外戚的身份而親近皇帝，他獲得的寵愛還趕不上富平侯張放。張放經常和皇帝同出同入，一起起居，他和皇帝一起改換服裝，微行出入。

董賢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説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黄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爲雲中侯，即日徵爲霸陵令，遷光禄大夫。賢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巨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并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爲少府，賜爵關内侯，食邑，復徙爲衛尉。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弟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内爲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其父名恭，任御史，董賢擔任太子舍人。哀帝繼位，董賢由太子從屬升爲郎官。二年多後，董賢在殿下報時刻，長相美貌喜人，哀帝望見後，喜愛他的外貌，看着他問道："你是太子舍人董賢嗎?"於是召至殿上談話，授官黄門郎，從此開始得寵。問知他的父親是雲中侯，當日提升爲霸陵縣令，又提升爲光禄大夫。董賢受寵日甚一日，充任駙馬都尉侍中，外出則同車陪乘，入朝則侍奉左右，十幾天賞賜累計萬萬，地位高貴震動朝廷。他經常與哀帝一同起卧。曾有一次白天睡覺，身子壓住哀帝的袖子，哀帝想起來，董賢未醒，哀帝不想驚醒董賢，便割斷袖子起身。他受到的恩寵就是如此。董賢性情也很温柔而邪僻不誠實，善於諂媚取寵以站穩脚跟。每當給假許他洗沐，都不肯外出，常常留在皇帝身邊照看醫藥。皇帝因爲董賢難得回家，就下令董賢帶他的妻子暫時居住殿中，就宿在董賢的休息處，如同官吏們的妻子居住官署宿舍一樣。又召董賢妹爲昭儀，地位僅次皇后，改名她的房舍爲椒風，以便和皇后的椒房相配。昭儀及董賢與其妻早晚上下宫殿，同時侍奉皇帝左右。賞賜給昭儀及董賢妻也各有千萬錢之多。接着提升董賢父爲少府，賜給關内侯爵位，賞給采邑，不久又調任爲衛尉。隨後又讓董賢的岳丈當了將作大匠，其弟任執金吾。下詔令將作大匠爲董賢在北闕旁建造巨大的宅第，有重殿洞門，土木雕琢極盡工巧，柱檻都用綈錦爲衣。下至董賢家奴皆受上等賞賜，連武庫中的兵器，皇帝御用珍寶都在賞賜之列。選貢各種物品，頭等的都歸董氏，皇上和皇室用的是次一等的。還有東園庫房的棺椁，珠子連成的短衣、殮尸的玉衣等身後之物，都提前賞賜給他，真是應有盡有。又下令將作大匠爲董賢在義陵旁邊建造墳塋，裏面作安適供休息之用的房屋，屋頂用堅實柏木作成尖蓋形，外面修建巡察道路，四周圍墻數里之長，門闕上挂的網屏十分講究。

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

哀帝想封董賢爲侯，但没有藉口。正遇待詔孫寵、息夫躬等人告發東平王劉雲后謁祭祀時

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户。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户。丞相王嘉内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争，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

詛咒，交朝廷官員審理，全都認罪。哀帝於是讓孫寵、息夫躬二人説是董賢告發東平王的，便下詔因治獄有功封董賢爲高安侯，息夫躬爲宜陵侯，孫寵爲方陽侯，食邑各千户。不久，又增加封賞二千户給董賢。丞相王嘉懷疑東平王事件是冤案，非常厭惡息夫躬、孫寵等人，多次諫諍，認爲董賢是破壞國家制度，王嘉竟然以諫諍言事獲罪下獄而死。

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醫待詔，與校秘書郎楊閎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吴、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吴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吴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吴，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群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毁有功，於戲傷哉！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朕閔將軍陷于重刑，故以書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其上驃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册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

哀帝初即位時，祖母傅太后、母親丁太后皆在世，傅、丁兩家先尊貴。傅太后堂弟傅喜原先是大司馬，輔佐朝政，多次勸諫，違背太后意旨，罷了官。哀帝舅丁明接替了大司馬職務，任職後，十分忌恨董賢受寵，當丞相王嘉死後，丁明很是同情。哀帝漸漸器重董賢，打算給最高的官位，又恨丁明礙事，於是下册書免丁明官，册書説："以前東平王劉雲貪圖皇位，祭祀時詛咒皇上，劉雲王后之舅伍宏憑醫術奉詔，與校秘書郎楊閎勾結謀反，禍害嚴重。有賴宗廟神靈護佑，董賢等報告此事，全部人等皆認罪。丁將軍堂弟侍中奉車都尉丁吴、本族伯父左曹屯騎校尉丁宣都知道伍宏與栩丹諸侯王后相親近，而丁宣又任用栩丹爲御用從屬，丁吴與伍宏來往密切，多次誇贊推舉伍宏。伍宏因依附丁吴得以施展險惡用心，憑醫術被提拔，幾乎擾亂了國政，朕因恭皇后是至親緣故，不忍采取懲罰辦法。丁將軍地位高，職務重要，既然不能顯示威嚴樹立正義，清除未萌禍患，又不責備劉雲、伍宏之罪惡，反而内心指責君上，討好丁宣、丁吴，深爲劉雲等人痛惜，揚言説是衆小人對他進行陷害，又親自對朕説伍宏善於醫藥，處死是可惜的，董賢等受封是過分的。如此嫉妒忠良，誹謗有功大臣，唉！多麽令人痛心啊！俗話説'君主身邊没有將要謀反的，有要謀反的就誅而殺之'。所以魯大夫季友毒死了擁戴慶父的叔牙，《春秋》表彰了他；晉大夫趙盾從邊境返回來見趙穿攻襲靈公而不討伐逆臣，史臣説趙盾殺了國君。朕憐憫丁將軍將陷於重刑，因此下文書正告你。將軍還是堅持錯誤不加改正，又與丞相王嘉勾結，讓王嘉有恃無恐，敢於目無君上。朝廷官員要依法將

元戎，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爲命，以兵爲威，可不慎與!”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

丁將軍送監獄治罪，朕念及親戚之情不忍加法，你應交出驃騎將軍大印和綬帶，罷官歸家。”於是讓董賢代替丁明任大司馬衛將軍，下册書説：“朕仰承天意，仿古制把你提舉到三公之位，成爲漢室的輔佐大臣。要常盡心盡力，統領君主的大衆抵禦外侮安定遠方，扶正衆事，辦事執中公正。天下大衆，受朕管理，以將領總指揮，以士兵爲威武之力，能不謹慎嗎!”這時董賢年僅二十二，雖在三公之位，而常處宫中辦公務，領尚書，百官都通過董賢奏事。因父親董恭的緣故不宜任卿位，便調任爲光禄大夫，爲中二千石級别。其弟董寬信接替董賢的駙馬都尉職務。董氏親屬都當上了侍中諸曹官員并奉朝請，恩寵在丁、傅兩族之上。

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群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第二年，匈奴單于來朝，設宴召見，群臣在場。單于奇怪董賢這麽年輕，便問翻譯人員，哀帝讓譯員回報説：“大司馬年少，是因爲大賢而被提拔到高位的。”單于於是起身拜謝，祝賀漢室得到賢臣。

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并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

當初，丞相孔光任御史大夫時，董賢之父董恭還是御史，爲孔光下屬。到董賢任大司馬時，與孔光并爲三公，哀帝有意讓董賢私訪孔光。孔光文雅恭謹，心知哀帝想尊寵董賢，當聽説董賢要來訪時，孔光布置警戒整齊衣冠出門等候，望見董賢車騎隊後便退入。董賢到了中門，孔光退入閣，下車後，纔出面拜見，送迎十分謹慎，不敢用與普通賓客相同的禮節迎接。董賢回去一説，哀帝很高興，立即任孔光兩兄之子爲諫大夫常侍。董賢從此權勢與君主相等。

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即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病免，爲中郎將。兄弟并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册文言

這時，成帝外家王氏失勢，衹有平阿侯王譚之子王去疾，因是哀帝爲太子時的舊臣而得寵，哀帝即位後，當了侍中騎都尉。哀帝看到王氏無在官位的人，便因這層老關係而親近去疾，又提升其弟王閎爲中常侍。王閎妻父蕭咸，是前將軍蕭望之之子，久任郡太守，因病免官，又任爲中郎將。兄弟并列爲官，董賢父董恭仰慕二人，打算聯姻。王閎替董賢弟駙馬都尉董寬信向蕭咸女求婚，蕭咸惶恐不敢當，私下對王閎説：“董公爲大司馬，册文説‘堅持不偏不倚的中正

‘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嘆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

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内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册賢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災害并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質性巧佞，翼奸以獲封侯，父子專朝，兄弟并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費以萬萬計，國家爲空虚。父子驕蹇，至不爲使者禮，受賜不拜，罪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四時之色，左蒼

之道’，這是堯讓位於舜的文字，不是三公典制，長輩們聽説，無不畏懼。這豈是庶民之子所能擔當的呀！”王閎生性有智謀，聽蕭咸所説，心裏也明白了。便回話董恭，詳細轉達蕭咸自謙卑下之意。董恭嘆氣説：“我家有什麼對不起天下的事呢，而讓人家畏懼到如此地步！”心裏不快。後來哀帝設宴麒麟殿，董賢父子親屬被請來飲酒，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都在旁邊。哀帝酒一下肚，看着董賢笑着説道：“我要效法堯讓位於舜，如何？”王閎勸阻説道：“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不是陛下私有的。陛下承繼劉氏宗廟祭祀的權限，應當下傳子孫無窮無盡。皇統大業至關重大，天子没有戲言！”哀帝沉默不高興，左右皆惶恐。於是趕出王閎，以後不能再赴宴。

董賢宅第新落成，建造得十分堅固，可外大門却無故自壞，董賢心裏十分厭惡。過了幾個月，哀帝駕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董賢，在東廂殿内引見，詢問喪事的辦理安排。董賢心裏不安，不能答對，去冠謝罪。太后説：“新都侯王莽以前以大司馬身份奉送先帝喪事，通曉典制，我令王莽助君。”董賢叩頭感謝。太后派使者召王莽。王莽一到，藉太后之名讓尚書彈劾董賢在哀帝生病時不親自嘗藥，禁止董賢再進宮殿司馬官署中。董賢不知所措，到宮中免冠赤脚謝罪。王莽派謁者用太后詔書至宮下册書説：“近來，陰陽不調，災害同時發生，百姓蒙受禍害。三公，是鼎足輔佐之臣，高安侯董賢不明事理，身爲大司馬不合衆人之心，没有完成抵禦外侮安定遠方的重任。應收回大司馬印綬，罷官歸家。”當日董賢與妻雙雙自殺，家人恐慌，連夜埋葬。王莽疑其假死，執事官員奏請發棺，到獄中察看。王莽又暗示大司徒孔光上奏書，説是“董賢品性取巧諂媚，憑奸邪獲得封侯，父子專擅朝政，兄弟同時得寵，多受賞賜，修建宅第，建造墳塋，仿效天子不加節制，與王制没有區别，耗資萬萬錢之多，國家變得空虚。父子驕横愚蠢，不以禮接待前來的天子使者，受賞賜不拜謝，罪惡昭著。董賢自殺伏罪，死後其父董恭等人不加悔過，還用朱砂塗畫棺槨四季顔色，左畫青龍，

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没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别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嘩，鄉其弟哭，幾獲盗之。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裸診其尸，因埋獄中。

右畫白虎，上蓋畫金銀日月之圖，玉衣珍珠璧玉入殮棺中，至尊無以復加。董恭等僥幸得免於一死，不應在都城居住。臣請没收財物歸公。各個因董賢封官的皆罷免。”其父董恭、弟董寬信與家屬遷往合浦，其母則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騷動嘩然，到董宅去哭悼，企圖乘機竊取財物。官府變賣董家財産達四十三億錢。董賢已被掘墳，裸體驗尸，遂即埋於獄中。

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以它罪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閎王莽時爲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閎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争其頭首。今以閎子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董賢所厚愛的官吏沛郡朱詡自我彈劾離開大司馬府，買來棺材衣服將董賢尸體埋葬。王莽聽説後大怒，以另外的罪名擊殺朱詡。其子朱浮在光武帝建武年間顯貴，官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閎在王莽時爲太守，爲政甚可稱道，王莽敗亡後辭官爲民。世祖下詔説：“武王滅商朝，去商朝賢人閭里表彰商容。王閎修善其德嚴整其行，戰事興起後，官吏百姓惟獨不去争殺其頭。今天讓王閎之子爲官。”其子官至一縣之令長并死於任上，就是蕭咸的外孫。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并爲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爲輔，鼎足不强，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奸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爲此也。

贊曰：温柔嫵媚善解人意，并非衹有女色可以，男人的阿附同樣傾動人意。縱觀籍孺、閎孺、鄧通、韓嫣這些人所受寵愛各不相同，而尤以董賢所受寵愛爲最，董賢父子都位居公卿，可以説他們得到的富貴、重用在大臣中無與倫比。但是這些人的發迹并不是依靠聖道和常規達到的，他們的社會地位遠遠超過了他們的職務和能力，都不得善終，這正是寵愛他們反而剛好害了他們。整個西漢一朝，在元帝和成帝時國勢開始衰微，到哀帝、平帝時各種矛盾都爆發出來，崩壞之勢如覆水難收。皇帝患病無子，傳位無人，宫中弄權小臣趁機躋身輔國之位，專擅朝政，三公雖存而無力，重要大臣疲弱無權。一旦皇帝駕崩，奸臣專擅朝廷權柄，董賢被逼上吊而死，丁明、傅喜被流放，災難連累到皇太后身上，被貶退位，造成這種不堪收拾局面的錯誤根本上在於所親非人，所任非賢。所以孔子説“有三種朋友損害人”，身爲天子之尊的皇帝、國君不能憑個人感情授人以官，原因大概也就是這個了。

漢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匈奴傳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允、薰粥，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騾、駃騠、騊駼、驒奚。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

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後代，叫淳維。在唐堯虞舜之前有山戎、獫允、薰粥等分支，居住在中國北部邊陲，隨水草畜牧而轉移。牧養的牲畜大多是馬、牛、羊，奇異的牲畜有駱駝、驢、騾、駃騠、騊駼、驒奚。他們逐水草而遷徙，沒有經常居住的城郭和農業，然而也有各自單獨分別的牧地。没有文字書籍，祇憑言語進行約束管理。男子小的時候都能騎羊，拉弓射鳥鼠學習射箭，稍稍長大後就射狐狸和兔子，多以肉爲食。壯年男子力氣大，能彎弓射箭，都當鐵甲騎兵。匈奴的生活風俗，平時没有戰事時，就一邊放牧，一邊獵獲飛禽走獸，以此爲謀生之道；遇有緊急戰事，人們就練習戰陣攻殺，侵奪他人，這是匈奴人的天性。他們的長兵器是弓箭，短兵器是刀矛。戰鬥時，順利就進攻，不利就後退，不以逃跑爲羞耻。如果有利可圖，便會不顧禮義。匈奴人從君王以下都吃畜肉，穿牲畜的皮革，披穿氈裘。壯健的年輕人吃肥美的食物，老年人吃剩下的。以健壯的人爲貴，而輕視老弱的人。父親死了，兒子便娶後母爲妻；兄弟死了，活着的便娶了他們的妻子來做妻子。姓名方面的習俗是有名字，不避諱，没有表字。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

夏朝衰落了，周的始祖公劉失去了農官，就在西戎改革變化其風俗，在豳建立都邑。那之後過了三百多年，戎狄攻擊周太王亶父，亶父逃到岐山之下，豳人都跟隨亶父來到岐山之下造屋定居，開始建立周國。那之後一百多年，周文王西伯姬昌攻打畎夷。以後十多年裏，周武王攻伐

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吕刑》之辟，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豈不日戒，獫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

紂王消滅了他，然後營建了洛邑，武王又回到豐京、鎬京居住，把戎夷放逐到涇河、洛河的北邊，要他們按時貢獻禮物，把他們那裏叫做"荒服"。這之後有二百多年，周王朝衰落了，而周穆王去攻打犬戎，得到了四隻白狼和四隻白鹿回來了。從此以後，"荒服"那兒的人不再到周王朝進貢了。周王朝在那時制定了《吕刑》的法律。到了周穆王的孫子周懿王時，周王室衰落了，戎狄反復攻伐，蹂躪中原各國。中原人民深受其害，詩人開始唱出痛恨他們的詩歌："没有房屋没有家，這都是獫允的緣故；""哪天不去警戒防備？獫允攻來得實在很急。"到懿王的曾孫宣王時，派大將率領軍隊出征討伐獫允，詩人贊美道："征伐獫允，直到太原；""戰車出動"，"在北方建築城池。"那時周圍的少數民族都臣服於周王朝，號稱中興。

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鎬而東徙于雒邑。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郊，始列爲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襄王出奔于鄭之氾邑。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爲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爲内應，開戎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爲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東至于衛，侵盗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内襄王于洛邑。

到了周幽王，因他寵愛美妾褒姒的緣故，和王后申后的父親申侯發生了矛盾。申侯十分憤怒，聯合犬戎，一起攻打幽王，在驪山之下殺了他，占領了周王朝的土地，擄掠并居住在涇河、渭河之間，侵凌蹂躪中原人民。秦襄公派軍隊援救周朝，於是周平王離開了豐京、鎬京，東遷到洛邑定都。當時秦襄公攻打犬戎一直到郊山，這時秦纔開始被封爲諸侯。六十五年後，山戎又越過燕國去攻打齊國，齊釐公率軍隊在齊國邊境與山戎大戰。四十四年後，山戎又攻打燕國。燕國向齊國告急求救，齊桓公率軍隊向北攻打山戎，山戎逃跑了。二十多年後，戎翟殺到洛邑，攻打周襄王，襄王出逃到鄭國的氾邑。當初，周襄王想攻打鄭國，所以娶了戎翟之女爲王后，與戎翟聯合一起攻打鄭國。不久後又廢黜了翟后，翟后十分怨恨；襄王的繼母叫惠后，有個兒子叫子帶，惠后想立子帶爲王。於是惠后便與翟后、子帶一起做内應，打開城門迎接戎翟，戎翟因此攻入城内，打敗并趕跑了襄王，而立子帶爲周王。那時戎翟有的已居住在陸渾，東邊到達了衛國，侵凌得更爲厲害。周襄王在外流浪了四年，於是派使者到晉國告急。晉文公剛登王位，想要創立霸業，於是便發兵攻打戎翟，殺了子帶，把周襄

當是時，秦晋爲强國。晋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綿諸、畎戎、狄獂之戎，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晋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晋。後百有餘年，趙襄子逾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晋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

王又迎回到洛邑。

在這個時候，秦國、晋國十分强盛。晋文公攻打驅逐戎狄，戎狄住到了西河的圁河與洛河之間，叫做赤狄，白狄。而秦穆公得到了由余，西戎八國歸服了秦國。所以在隴西有綿諸、畎戎、狄獂等戎族居住，在岐山、梁山、涇河、漆河以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等戎族，而晋國以北則有林胡、樓煩等戎族，燕國北面有東胡、山戎。他們分散居住在山谷裏，各自有自己的首領，聚集而居的戎族部落有一百多個，然而不能統一起來。

這之後一百多年，晋悼公派魏絳去與戎狄議和，戎狄開始朝拜晋君。又過了一百多年，趙襄子率兵越過句注山而攻破并吞了代國，逼臨胡貉。後來趙襄子與韓、魏兩家一起消滅了智伯，三家分占了晋國的土地。這樣，趙國占領了代地、句注山以北的地方，而魏國則占有西河、上郡，與戎人毗鄰。後來，義渠的戎人建築城郭以自衛，而秦國則慢慢蠶食義渠之地，到了惠王，便攻取了義渠的二十五座城郭。秦惠王攻打魏國，魏國把西河、上郡的地方全獻給了秦國。秦昭王的時候，義渠戎王與宣太后私通，生了兩個兒子，宣太后欺騙了義渠戎王，并在甘泉殺了他，隨後起兵攻打并消滅了義渠。因此，秦國占領了隴西、北地、上郡，修築了長城來抵禦胡人。而趙武靈王也變異本國風俗，穿用胡人的衣服，學習騎馬射箭，向北攻破了林胡和樓煩，從代地沿陰山山麓一直到高闕做爲自己的邊塞。并設置了雲中郡、雁門郡、代郡。後來燕國有一個賢將秦開，在胡地做人質，胡人十分信任他。回來後他率兵攻破了東胡，東胡退却了一千多里。後來和荆軻一起刺殺秦始皇的秦舞陽，就是秦開的孫子。燕國也修築了長城，從造陽一直到襄平，設置了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來抵禦胡人。在那時候，文明發達的戰國七雄中，有三個國家與匈奴接壤。後來趙國將軍李牧在時，匈奴人不敢侵入趙國邊境。後來秦始皇滅掉六國，派將軍蒙恬率數十萬大軍向北攻打匈奴，完全收回了黃河以南的地方，憑藉黃河爲要

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塞，在黃河邊上修築了四十四座城池，發配那些因罪被罰守邊的人去居住。又修通了從九原到雲陽的直道；又沿着高山險塹，依傍溪谷修建長城，可以修補的地方予以修補，從臨洮起到遼東共有一萬多里。後來秦國又跨過黃河占據陽山北假地區。

當是時，東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當時，東胡、月氏都很强盛。匈奴單于名叫頭曼，頭曼抵擋不住秦國，就往北遷徙了。十多年後蒙恬死了，原先的諸侯後代反叛秦國，中原地區十分混亂，那些被秦王朝放逐守邊的人又都離去了，於是匈奴的處境轉好，又慢慢地渡過黃河，在南邊又以原先的邊塞與中原爲鄰了。

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盗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爲單于。

單于立有太子，名叫冒頓。後來單于寵愛的閼氏生了個兒子，頭曼單于想廢掉太子冒頓，立小兒子爲太子，於是便派冒頓到月氏去做人質。冒頓到月氏做了人質後，頭曼單于却立即發兵攻打月氏。月氏想要殺掉冒頓，冒頓便偷了月氏的良馬，騎着它跑回了匈奴。頭曼單于認爲冒頓勇壯，就讓他率領一萬騎兵。冒頓於是就製作了鳴鏑即響箭，訓練約束他的騎兵射箭，命令他們說：“我的鳴鏑所射的東西，如果有人不跟隨着盡力去射，就殺了他。”冒頓率人出去打獵，有不跟着射鳴鏑所射目標的人立即殺掉。不久，冒頓自己用鳴鏑射向自己的良馬，身邊的人有的不敢跟着射，冒頓立即斬殺這些人。又過了些日子，冒頓自己又用鳴鏑射向自己的愛妻，身邊的人有的非常害怕，不敢射箭，冒頓又把這些人殺了。不久，冒頓率人出去打獵，用鳴鏑射向單于的良馬，身邊的人都跟着射去。於是冒頓知道自己身邊的人已經可爲己所用了，他跟隨父親頭曼單于出去打獵時，用鳴鏑射向頭曼，他身邊的人都跟着鳴鏑射向頭曼，射殺了單于。冒頓又把後母、弟弟和不聽從自己的大臣們全殺了。於是冒頓自立爲單于。

冒頓既立，時東胡强，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群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

冒頓自立爲單于時，東胡十分强盛，東胡聽說冒頓殺父自立，就派使者對冒頓說：“東胡想要得到頭曼時號稱千里馬的良馬。”冒頓向大臣們詢問，大臣們都說：“這是匈奴的寶馬，不能給他們。”冒頓說：“怎麽能與人家做鄰國却憐惜

之。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脱。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脱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産。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一匹馬呢?"於是便把千里馬給了東胡。不久，東胡以爲冒頓怕自己，又派使者對冒頓説："東胡想要得到單于一個閼氏。"冒頓又向大臣們詢問，身邊的人都十分憤怒，說："東胡人没道理，竟然向我們索要閼氏！請單于派兵攻打他們。"冒頓説："怎麽能與人家爲鄰國却吝惜一個女子呢?"於是就把自己喜愛的閼氏給了東胡。東胡王更加驕横，向西侵略。在匈奴與東胡之間有一片荒地没人居住，有一千多里，匈奴與東胡各居一邊設置觀察哨所。東胡派使者對冒頓説："匈奴與我們邊界之間觀察哨所守望的那片荒棄的土地，匈奴到不了那裹，我們想占據它。"冒頓向群臣詢問，有的大臣説："這是荒棄的土地，給了他們吧。"冒頓聽了大怒，説："土地是國家的根本，怎麽能送給别人!"那些説可以送給東胡土地的人都被殺掉。冒頓跨上戰馬，命令國人，有後退的殺頭，於是就向東攻打東胡。起初東胡輕視冒頓，不做防備。等到冒頓率兵來到，徹底打敗并消滅了東胡王，俘獲了東胡的民衆，掠奪了他們的牲畜和物産。回來後，又發兵向西趕走了月氏，向南吞并了樓煩和白羊河南王，又完全收復了秦國派蒙恬侵奪的匈奴的地方，與漢朝以原來的河南塞爲界，到達了朝那、膚施，進而侵擾燕地、代地。那時劉漢正和項羽作戰，中原被戰争弄得疲憊不堪，所以冒頓纔能够强盛起來，能彎弓騎射的戰士有三十多萬。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别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

從淳維到頭曼有一千多年，匈奴有時大、有時小，居住零散分離，年代太久遠了，他們的世系傳承没法按次序一一排列出來。然而到了冒頓做單于，是匈奴最强大的時候，北方各少數民族都服從他的統治，與南邊的華夏各族爲敵國，它的世系傳承、姓氏官號在這時纔可能記述下來。

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撑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撑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

單于姓攣鞮氏，他們的人民稱君王爲"撑犁孤塗單于"。匈奴人把"天"叫做"撑犁"，把"子"叫做"孤塗"，而"單于"的意思則是廣大的樣子，這稱呼是説單于如天一樣大。匈奴設置有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户、左右骨都侯。匈奴人把賢明叫做"屠耆"，所以常由太子擔任左屠耆王。從左

者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户，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户、且渠之屬。

右賢王以下到當户，大的率領一萬多騎兵，小的率領數千騎兵，共有二十四個首領，設立“萬騎”的稱號。他們的大臣都是世襲官職。呼衍氏和蘭氏，後來有須卜氏，這三姓是匈奴的顯貴家族。那些左王左將都居於東方，面向上谷以東的地區，連接穢貉、朝鮮；那些右王右將居於西方，面向上郡以西，與氐、羌接壤；而單于王庭面對代郡、雲中地區。他們各有分占的地區，隨水草的好壞遷移。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所率部落最大，左右骨都侯輔佐政務。那二十四個首領也各自設置有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户、且渠之類的官職。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椁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善爲誘兵以包敵。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

在每年的正月，各部首領在單于的王庭舉行小集會，并進行春祭。每年五月份，在龍城進行盛大集會，并祭祀他們的祖先、天地、鬼神。每年秋天，草黄馬肥的時候，在蹛林進行大會，統計人口、牲畜的數目以便徵税。他們的法律是“拔刀傷人傷口到一尺的要處死、犯偷盗罪的要把他的全家人口財産没收入官；如果犯罪了，罪小的要軋碎他的骨節，罪大的要處死。坐牢時間長的不過十天，全國關押的犯人也不過幾個。單于每天早晨走出營帳，禮拜剛升起的太陽；晚上則禮拜月亮。他們在起坐上的規矩是：長者在左，面向北。崇尚戊日、己日。他們喪葬的習俗是：隨葬有棺椁、金銀、衣裳，却没有墳堆、墓樹和服喪制度；如果單于死了，他身邊親近的臣妾殉葬的多達數十人、上百人。匈奴人興兵打仗常隨月亮的盈虧而變，月滿時就攻戰，月虧時就退兵。他們作戰時，斬得敵人頭顱的就賞賜一壺酒，而所擄獲的戰利品就歸他所有，俘獲了人便做爲奴婢。所以他們作戰時，人人都爲了得利而奮勇向前，善於引誘敵人進入包圍圈，然後殲滅。所以他們追逐利益時，就像鳥一樣飛集一處；他們危險潰敗時，便土崩瓦解、風流雲散。打仗時誰用車把死者運回來，死者的家財便全歸他所有。

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隔昆、新䔲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爲賢。

後來冒頓單于又征服了北方的渾庾、屈射、丁零、隔昆、新䔲等國。當時匈奴貴族大臣都很佩服冒頓，認爲他賢明有才能。

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駹，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黄、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

這時漢朝剛剛平定下來，把韓王韓信遷到代地，建都馬邑。匈奴大舉圍攻馬邑，韓信投降了匈奴。匈奴得了韓信，便率軍向南越過句注山，進攻太原，攻到了晉陽城下。漢高帝親自率兵去抗擊匈奴。正巧碰上冬天十分寒冷，下大雪，士卒們被凍掉手指的占十分之二三，於是冒頓便假裝失敗逃跑，引誘漢軍。漢軍追擊冒頓，冒頓把精兵隱藏起來，把老弱的士兵暴露出來。於是漢軍全軍三十二萬人，其中多爲步兵，向北追擊冒頓。漢高帝先率兵追到平城，步兵没有全到，冒頓派出三十多萬精鋭騎兵把漢高帝圍困在平城白登山，共圍了七天，漢軍内外不能互相救濟糧草。匈奴的騎兵，西邊的全是白馬，東方的全是青馬，北方的全是黑馬，南邊的全是紅馬。高帝便派使者暗中送厚禮給閼氏，閼氏便對冒頓説："雙方主帥不應困逼。現在我們得到漢的地盤，單于您終究不能在這裏居住。況且漢主有神靈保佑，單于您要仔細考慮。"冒頓曾與韓信的部將王黄、趙利約好，而王、趙軍隊遲遲不到，冒頓懷疑他們與漢王有密謀，也就聽取了閼氏的話，打開包圍圈的一角。於是高皇帝便命令士兵都拉滿弓，搭上箭，面朝外，從解圍的一角一直衝出，終於和大軍會合一起，而冒頓便率軍退去了。漢王也率兵退去，派劉敬前去與匈奴和親。

是後韓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黄等數背約，侵盗代、雁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盗代地。於是高祖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

此後韓信做了匈奴的將軍，和趙利、王黄等人屢次背叛漢匈和約，侵掠代郡、雁門郡、雲中郡。過了不久，陳豨反叛漢朝，與韓信合謀進攻代郡。漢朝派樊噲率兵去攻擊他們，又收復了代郡、雁門郡、雲中郡等郡縣，没出邊塞作戰。當時匈奴因爲漢朝將領多次率領部衆前去投降，所以冒頓經常往來侵掠代地。高祖深感憂慮，便派劉敬奉送皇族女兒冒稱公主去做單于的閼氏，每年奉送匈奴一定數量的絲綿、綢絹、酒和食物，相約爲兄弟，實行和親，冒頓這纔稍微停止了對中原的侵擾。後來燕王盧綰又反叛了漢朝，率領他的同夥將近一萬人投降了匈奴，來來去去侵擾上谷以東地區的人民，一直持續到高祖逝世。

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乃爲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生

在孝惠帝、吕太后時，冒頓漸漸驕横起來，竟然寫了書信，派使者送給吕后，説："我是孤

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絶，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而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污。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獨無依的君主，生在潮濕的沼澤地，長在平曠的放牛放馬的地方，我多次到邊境上來，希望能到中原游玩一番。陛下您獨立爲君，也是孤獨無依，單獨居住。我們兩個做君主的很不快樂，没有什麽可供娱樂的。希望我們倆能以各自所有的，交换到各自所没有的。”吕太后看信後十分憤怒，把丞相陳平、樊噲、季布召來，商議殺掉匈奴的使者，發兵攻打匈奴。樊噲説：“臣我願意率領十萬大軍，到匈奴境内去横行衝擊。”吕后詢問季布，季布説：“可以殺了樊噲！以前陳豨在代地反叛，漢兵有三十二萬，樊噲是上將軍，當時匈奴把高帝圍困在平城，樊噲不能衝破圍困。天下百姓唱道：‘平城之下也太艱苦了！七天没能吃到食物，士兵們連弓都拉不開。’現在人們吟唱的聲音還在耳畔，没有斷絶，受創傷的人剛能站立起來，而樊噲却要讓天下震動，胡説什麽要帶十萬大兵到匈奴去横行，這是當面欺誑君主。况且這些少數民族就好比禽獸一樣，聽到了他們的好話不值得高興，聽到惡語也不值得生氣。”吕太后説：“那好吧。”於是便命令大謁者張澤寫信回報，説：“單于没有忘掉我們這破敗的國家，以書信賞賜我們，我們很害怕。退朝後自己思慮，我年老氣衰，頭髮、牙齒脱落，走路也走不穩，單于聽别人錯説了，不值得單于降低污辱了自己。敝國没有什麽罪過，應該被寬恕。我有兩輛御車，駕車的馬八匹，奉送給您平常坐。”冒頓得到回信，又派使者來謝罪説：“我們没有聽説過中原的禮節，陛下幸好寬恕了我們。”匈奴獻上馬匹，於是漢匈和親了。

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地，非常故。往來入塞，捕殺吏卒，驅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驁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

到孝文帝登位後，又修好和親之事。第三年的夏天，匈奴右賢王進入黄河以南地區騷擾侵害，於是文帝發布詔書説：“漢朝與匈奴約爲兄弟，不要侵害對方的邊境，漢朝送給匈奴的絲絹糧食等物很多。現在右賢王離開他的國家，率部衆侵占我們的黄河以南的地方，這是不符合以往的邊界的。右賢王的人往來進入我們的關塞，捕殺我們的官吏士兵，驅趕侵害我們居住在上郡保護邊塞的少數民族，使他們不能居住在原來的地方。匈奴人欺凌毆打我們邊地的官吏，進行偷

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

盜，非常傲慢無道，這不是和約所要求的樣子。命令派發八萬邊地的車兵和騎兵，到高奴去，派丞相灌嬰率領，攻擊右賢王。”右賢王被趕跑，逃出邊塞，文帝到太原視察。這時濟北王反叛，文帝就回到了京城，停止了丞相抗擊匈奴的軍事行動。

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絶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虖淺奉書請，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

第二年，單于給漢朝來信説：“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平安無恙。先前的時候皇帝您説到和親的事情，與來信的意思符合，雙方都很高興。漢朝的邊境官吏侵犯侮辱右賢王，右賢王不向我請示，聽從了後義盧侯難支的意見，與漢朝官吏結仇，斷絶了我們兩國君主的和約，割離了兩國兄弟的情誼。皇帝您責備我們的書信兩次送來，我派使者帶信去回答，使者没有歸來，漢朝的使者也不到匈奴來了。漢朝因爲這個緣故不與我們和好，我們作爲鄰國也不得歸附。現在我因爲小吏破壞了和約，所以便懲罰右賢王，派他到西方去尋找月氏予以攻擊。靠了老天的保佑，將士精良，戰馬强壯，已經消滅了月氏，徹底斬殺、平定了他們。樓蘭、烏孫、呼揭以及他們附近的二十六國都已經成了匈奴的一部分。各游牧民族合爲一家，北方已經平定。我希望停止戰事，讓士兵得到休息，牧養馬匹，消除以前不愉快的事，恢復過去的和約，以安定邊民，以繼承匈漢兩族自古以來的友好傳統，使年輕人得以成長，使老年人能安居樂業，世世代代和平歡樂。不知道皇帝您的意思怎麼樣，所以我派郎中係虖淺帶書信去求見，并獻上駱駝一匹，坐騎二匹，駕車之馬八匹。皇帝如果不想讓匈奴靠近邊塞，那我就命令官吏百姓遠離邊塞居住。使者到後，請立即打發他們回來。”六月中旬，匈奴使者來到新望這地方，書信送到朝廷。漢朝商議攻打匈奴與和親哪一種有利，公卿大臣都説：“單于剛剛攻破月氏，正在勝利勢頭上，不能跟他們打仗。況且就是奪得了匈奴的地方，那裏都是鹽鹼地也不能居住，和親十分便利。”於是漢朝答應了單于的請求。

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虖淺遺

孝文帝前元六年，漢朝送給匈奴的信中説道：“漢朝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平安無恙。您派

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夾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黄金飭具帶一，黄金犀毗一，綉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緑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係虖淺送我書信，說：‘希望停罷戰争，休養士卒，消除以前的誤會，恢復我們原來的和約，以安定邊民，世世代代平安歡樂。’我十分欣賞你的說法。這是古代聖王的用心與志向。漢朝與匈奴約爲兄弟，用來送給單于的禮物十分優厚。背叛盟約，使兄弟親情疏遠的責任，一般是在匈奴。然而右賢王那回事發生在大赦之前，請您不要過分追究責備他。單于如果能按來信中說的去做，明確地告訴官吏們，使他們不要背負盟約，講求信義，我們會尊敬地按單于的書中所說的去做。使者說單于親自率軍作戰，統一他國有功勞，作戰十分辛苦。所以，現在有御用綉夾綺衣、長襖、錦袍各一件，金髮飾一件，黄金裝飾的腰中大帶一條，黄金帶鈎一枚，彩綢十匹，錦緞二十匹，赤綈、緑繒各四十匹，派中大夫意、謁者令肩去敬贈給單于。”

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

後來不久，冒頓單于死了，他的兒子稽粥繼位，稱爲老上單于。

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説傅翁主。説不欲行，漢强使之。説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説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

老上稽粥單于繼位不久，文帝又選派了皇族女兒冒稱公主去給單于做閼氏，派宦官、燕地人中行說輔佐公主一起去。中行說不想去，漢朝强迫他去。中行說說：“如果一定要讓我去，我就要爲害漢朝。”中行說到了那裏，就投降了單于，單于很喜歡他。

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説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於是説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

當初的時候，單于愛好漢朝的綢絹、絲棉和食物，中行說對單于說：“匈奴的人口比不上漢朝的一個郡，然而却很强大的原因，便是穿衣吃飯與漢人不同，没有什麽需要仰賴漢朝的。現在單于您改變匈奴的習俗，喜愛漢朝的東西，漢朝給予匈奴的東西不過占其總數的十分之二，就將會全部得到匈奴的部衆。希望您把得到的漢朝棉布、絲絹，讓人穿着在野草荆棘中奔馳，使衣服褲子都開裂破爛，以顯示不如氈裘堅固；把得到的漢朝食物都扔掉，以顯示不如乳酪方便好吃。”於是中行說教單于身邊的人寫字算數，來統計他們的人口和牲畜的數目。

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説令單于以尺二

漢朝送給單于書信，用一尺一寸長的木簡，開頭問候的話是“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平安無恙”，用來相送的東西和一些問候的話語等等。

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驁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

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温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乎?”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鬥，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占占，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爲乎? 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乃稼穡也。”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

中行說教單于用一尺二寸長的木簡給漢皇帝寫回信，信的印章和封緘都搞得很長很大，言辭傲慢，說“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以及贈送的禮物及言語等等。

漢朝使者有的說匈奴的風俗不好，輕視老年人。中行說詰問漢朝使者說：“你們漢朝的風俗，對那些要去守衛邊防，從軍作戰正要出發的人，他們的父母親難道有不自己讓出暖衣美食來供給那些就要出發的人的嗎?”漢朝使者說：“是這樣。”中行說說：“匈奴人以攻擊作戰爲正事，這是很明確的，老弱的人不能參加戰鬥，所以他們纔把肥美的好食物給壯健的人吃，以便保衛自己，這樣父子纔能都安全無恙，怎麽能說匈奴人輕視老年人呢?”漢朝使者說：“匈奴父親與兒子住在一個帳篷裏，父親死了，兒子便娶後母爲妻子；兄弟死了，活着的兄弟都娶死者的妻子做自己的妻子。而且没有帽子腰帶的講究和朝廷的禮儀。”中行說說：“匈奴人的風俗是吃牲畜的肉，喝它的奶汁穿它的皮革；牲畜吃草喝水，隨着季節轉移地點。所以在緊急的情况下人們就練習騎馬射箭，平時無事人們就安居樂業。匈奴人的約束簡單，容易施行；君臣間的關係也很簡單直率，所以能够長久維持。整個國家的政務就好像一個人的事務一樣。父親兄長死了，兒子、弟弟就娶他們的妻子做自己的妻子，是怕本族本姓没了後代。所以匈奴人雖然婚姻生活混亂，却一定要立本族的人傳代。現在中原人雖然假裝不娶自己父兄的妻子，親屬却逐漸疏遠，以至於互相殺戮，以至於改姓改族，都是由這一類的事情引起的。况且由於禮儀的弊病很多，使得人們上下輩之間互相怨恨；而出於禮儀大肆營造宫殿，人民的活力都要用盡了。至於漢人努力耕田種桑以求衣食，修築城郭以自我防衛，這就導致了在緊急情况下人民不會戰鬥，和平時就疲於生産。唉！你們這些住在土石房子裏的人，就不要多説了，就不要顯示你們的好衣服了，光是戴着高帽子顯得高貴又有什麽益處?”從此以後，漢朝使者有想要與之辯論的，中行說總是說：“漢朝使者不要多說了，衹要記着漢朝送給匈奴的綢絹絲棉，

精米酒麯，使它們數量充足，并且保證質量好就行啦，何必説三道四？况且漢朝送來的東西十分好就算了，如果不是很好而是粗濫，那麽就等到秋熟季節，我們派騎兵去踐踏你們的莊稼好啦。”中行説不分日夜地教單于窺伺漢朝邊境的要害之處。

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産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宫，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内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户報謝，復言和親事。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率領十四萬騎兵攻入朝那、蕭關，殺死了北地都尉孫卬，搶掠了許多人口、牲畜、財物。然後匈奴又到了彭陽，派騎兵突入回中宫，放火焚燒，匈奴的探馬到了雍甘泉。於是文帝便任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出動戰車千輛，騎兵十萬，在長安城附近駐防，以防備匈奴入侵。又任命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任命甯侯魏遬爲北地將軍，任命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將軍，出動大批戰車、騎兵去攻打匈奴。單于在塞内停留了一月有餘，漢軍趕走了匈奴人也就回來了，没有斬殺敵人。匈奴日益驕横，每年都入侵邊境，許多百姓被殺戮，以雲中郡和遼東郡最嚴重，每郡被殺的有一萬多人。漢朝十分憂慮，便派使者送給匈奴書信，單于也派當户來答謝，雙方再次商議和親之事。

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户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内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絶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歡説，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

孝文帝後元二年，漢朝派使者送書信給匈奴説：“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平安無恙。您派當户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送給我二匹馬，已經送到了，我恭敬地接受了。我們的先帝規定：長城以北的游牧射箭民族由單于管轄，長城以内戴帽束帶的人家，我來掌管，讓百姓萬民能够耕地種田，織布紡綫，射獵野獸，謀衣謀食，父子不分離，君臣相安，都不要做横暴的惡事。現在我聽説有邪惡之徒貪圖不義之財，背叛信義，斷絶和約，置百姓萬民的性命於不顧，離間兩國君主的友誼，然而這些都已是以前的事了。您的來信説：‘我們兩國已經和親，兩國君主對此都很高興，以後要停止戰争，休養士卒、放牧馬匹，世代歡樂，安定的局面重新開始。’我對此十分贊賞。聖人每天都要更新自己，改弦更張，讓老年人得以休養，年輕人能順利長成，各保性命，終享天年。我與單于都遵循這道理，順應天意，安

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歡。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撫萬民，使我們的君位世代相傳，以至無窮，天下人對這没有不稱贊的。漢朝與匈奴是勢均力敵的鄰國，匈奴在北方居住，天氣寒冷，冬天來得早，所以我命令我的官吏每年送給單于一定數量的秫蘖、金帛、棉布等其他物品。現在天下十分安定，萬民歡樂，衹有我和單于您爲民父母，做天下人的君長。我回憶思念以前的事，不過是爲了一些小小的財物和小事情，加上謀臣計議失誤造成的，這些都不足以離間我們兄弟間的友誼。我聽説天不偏蓋一方，地不偏載一方。我與單于您應該拋棄前嫌，都遵循天地大道，消除以前的嫌惡，以謀求長久的和平相處，使兩國人民像一家的兒女一樣。百姓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直到跂行、喙息、蠕動的動物，没有不趨向平安有利而躲避危險的。所以對歸來者不予制止，這是上天的大道。我們應完全消除以往的誤會，我寬恕赦免逃跑到匈奴去的漢人，單于你也不要責怪章尼等人。我聽説古代的帝王，訂約分明而不反悔。希望單于留意，天下安定，和親之後，漢朝不先背約。希望單于仔細考慮這事。"

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單于已經約定與漢朝和親，於是漢文帝給御史下詔令説："匈奴大單于送給我書信，漢匈和親局面已定，收留逃亡的人不足以增加人口，擴充土地，匈奴人不准入塞，漢朝人不許出塞，違犯現今和約的殺頭，這樣可以長期和平相親，以後也没有災禍，雙方都便利。我已經答應了匈奴。現在布告天下，讓天下吏民明確知道這事。"

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説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

四年後，老上單于死了，他的兒子軍臣單于繼位，中行説又侍奉軍臣單于。漢朝也再次與匈奴和親。

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絶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

軍臣單于繼位一年多後，匈奴又斷絶與漢朝的和親關係，大舉入侵上郡、雲中郡，每郡去了有三萬騎兵，被殺死的人很多，搶去了許多財物。在那時漢朝派了三位將軍率軍分别駐扎在北地郡、代地的句注山、趙地的飛狐口，沿邊境居住的吏民也緊守險要以防備匈奴入侵。又設置三位將軍分别駐防在長安城西的細柳、渭河北岸的棘門和霸上，以防備匈奴。匈奴騎兵侵入代地的句注山邊，漢軍報警的烽火傳到了甘泉、長安。

立，而趙王遂乃陰使於匈奴。吴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盗邊，無大寇。

幾個月後，漢軍開到了邊塞，匈奴人也遠離邊塞而去，漢軍也就撤回了。一年多以後，漢文帝死了，漢景帝繼位，趙王劉遂竟暗中派使臣去匈奴。吴楚七國謀反時，匈奴就想與趙國合謀侵入漢朝邊塞。漢軍包圍并攻破了趙國，匈奴人也就停止了行動。此後，景帝又派人與匈奴和親，互通邊境貿易，送給單于東西，嫁公主給單于，照以前的盟約辦事。整個景帝時候，不時有匈奴人小規模地入侵搶劫，没有大的入侵事件。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

漢武帝繼位後，申明有關和親的規定，在邊境市場貿易中對待匈奴十分優厚，供給豐富。匈奴從單于以下的人都與漢人親近，往來於長城下。

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雁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乃下，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盗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耆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絶以中之。

漢朝派馬邑人聶翁壹帶着貨物私自出關與匈奴人交易，假裝要把馬邑城出賣給匈奴，以此引誘單于。單于相信了他的話，并貪求得到馬邑城裏的財物，於是便率領十萬騎兵進入武州塞口。漢朝在馬邑城邊埋伏了三十多萬軍隊，御史大夫韓安國擔任護軍將軍，督率四位將軍準備伏擊單于。單于進入漢朝邊塞後，離馬邑城還有一百多里，看到牲畜遍布四野却無人放牧，感到很奇怪，便進攻一個哨所。當時一個雁門尉史巡邏防地，發現敵人，便去保衛這個哨所，單于抓住了他，想殺他。這個尉史知道漢軍的計謀，便投降了，把漢軍的情况全部告訴給了單于。單于大吃一驚，説道："我本來就有些懷疑這事。"於是便率軍隊回去了。出邊塞後，單于説道："我能得到尉史，這是天意啊。"便封尉史爲"天王"。漢軍本希望等單于按約進入馬邑後縱兵攻擊，單于却没有來，所以一無所得。將軍王恢率領的軍隊從代地出發攻擊匈奴的輜重後勤部隊，聽説單于率隊回還，兵多勢大，便不敢出擊。漢朝因爲馬邑伏兵之謀本是王恢策劃，而他却不出擊，便殺了他。從此之後，匈奴便斷絶了與漢朝的和親關係，攻擊扼守大道的要塞，經常侵入邊境搶劫，不可勝數。但是匈奴人也很貪婪，還是喜歡邊塞的貿易市場，愛好漢朝的貨物，漢朝也還開放市場，以投其所好。

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

自從馬邑伏兵之後第五年的秋天，漢朝派四

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乃去，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

位將軍各率一萬騎兵在邊塞市場一帶去攻打匈奴。將軍衛青從上谷出擊，到達龍城，殺死七百匈奴人。公孫賀從雲中郡出擊，一無所得。公孫敖從代郡出擊，被匈奴殺死了七千人。李廣從雁門出擊，被匈奴打敗，匈奴活捉了李廣，李廣在路上逃回漢朝。漢朝囚禁公孫敖、李廣，他們贖罪做了平民。那一年冬天，匈奴有數千人侵擾邊境，其中以漁陽受害最嚴重。漢朝便派將軍韓安國駐扎在漁陽，防備匈奴入侵。第二年秋天，匈奴又有二萬騎兵攻入邊塞，殺死遼西太守，擄走二千多人。又打敗漁陽太守的軍隊一千多人，包圍了將軍韓安國。當時韓安國率領的一千多騎兵也快死光了，正巧燕國來解救，救軍到了，匈奴纔撤去，匈奴又侵入雁門郡，殺掠一千多人。於是漢朝派將軍衛青率領三萬騎兵從雁門出擊，李息從代郡出擊，攻打匈奴，殺死匈奴數千人。第二年，衛青又率軍從隴西郡的西部出發，打到隴西，攻擊黄河以南的匈奴所屬的樓煩、白羊王，殺死、俘虜了數千匈奴人，得到一百餘萬頭羊。於是漢朝就占領了河南地區，修建了朔方城，又修復了原來秦國大將蒙恬修建的關塞，憑藉黄河加固關防。漢朝也放棄了偏僻彎曲的造陽地方，給了匈奴。這一年是元朔二年。

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稺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爲陟安侯，數月死。

後一年的冬天，軍臣單于死了，他的弟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爲單于，打敗了軍臣單于的太子於單。於單逃走，投降了漢朝，漢朝封於單爲陟安侯，幾個月後於單便死去了。

伊稺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略千餘人。秋，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

伊穉斜單于繼位後，當年夏天，匈奴幾萬騎兵攻入代郡，殺死太守共友，搶走一千多人。這年秋天，又侵入雁門郡殺死、擄走一千多人。第二年，又侵入代郡、定襄、上郡，每路有三萬騎兵，殺死、搶走幾千人。匈奴右賢王對漢朝奪取他們黄河以南的地區并修築朔方城十分怨恨，多次侵擾邊境，并攻入河南地區，攻擊騷擾朔方城，殺掠了許多官民。

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脱身

第二年的春天，漢朝派衛青率領六位將軍和十多萬軍隊從朔方、高闕出發，攻打匈奴。匈奴右賢王以爲漢軍來不了，喝醉了酒。漢軍出塞六七百里，連夜包圍了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脱身

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

逃走了，匈奴的精鋭騎兵大都隨之逃走。漢朝將軍俘獲了右賢王的部衆男女共一萬五千人，裨小王十多人。那年秋天，匈奴一萬騎兵侵入代郡，殺死都尉朱央，掠走一千多人。

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脱，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没。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絶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

第二年的春天，漢朝又派大將軍衛青統率六位將軍，十多萬騎兵，仍從定襄出發，走了幾百里，去攻打匈奴，前後共殺死匈奴一萬九千多人，而漢朝也損失了二位將軍，三千多騎兵。右將軍蘇建隻身逃脱，而前將軍翕侯趙信作戰不利，投降了匈奴。趙信原來就是匈奴的一個小王，投降漢朝後，漢朝封他爲翕侯，他做爲前將軍與右將軍蘇建合兵一處，單獨碰上了單于的大部隊，所以全軍覆没。單于得到了翕侯，封他爲僅次於單于的自次王，并把自己的姐姐嫁給他，與他一起商議如何對付漢朝。趙信教單于更往北去，越過大沙漠，以引誘拖垮漢軍，致使漢軍疲勞已極再去攻打，不要靠近邊塞。單于聽從了趙信的建議。第二年，匈奴幾萬騎兵侵入上谷，殺死幾百人。

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脱，盡亡其軍。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

第二年春天，漢朝派驃騎將軍霍去病統率一萬騎兵從隴西出發，越過焉耆山一千多里，消滅匈奴八千多人，奪到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那年夏天，驃騎將軍霍去病又與合騎侯一起率領幾萬騎兵從隴西、北地出發，行軍二千里，經過居延，攻打祁連山，消滅匈奴三萬多人，裨小王以下十多人。那時，匈奴也侵入代郡、雁門郡，殺掠幾百人。漢朝派博望侯張騫和李廣將軍從右北平出發，攻打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包圍了李廣，李廣率領的四千漢軍死者過半，殺死的敵人也超過了自己犧牲的人數。正好博望侯的救軍來到，李將軍纔得脱身，軍隊都死完了。合騎侯公孫敖誤了與驃騎將軍霍去病約定的日期，他和博望侯張騫都應當被判處死刑，用爵位贖罪做了平民。

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

那年秋天，單于對駐扎在西方的昆邪王、休屠王被漢軍消滅俘虜幾萬人這件事很生氣，想把他們叫來殺掉。昆邪王、休屠王害怕了，商議投降漢朝，漢朝派驃騎將軍前去迎接他們，昆邪王殺了休屠王，率領他的部衆一起投降了漢朝，共

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

有四萬多人，號稱十萬人。這時漢朝得到昆邪王投降後，於是隴西、北地、河西這些地方受匈奴侵掠更少了，便把關東的貧民遷到所奪得的匈奴河南新秦中地區居住，以充實邊疆，而把駐守北地以西地區的軍隊減少了一半。第二年春天，匈奴又分別以幾萬騎兵侵入右北平、定襄兩郡，殺掠一千多人。

其明年春，漢謀以爲“翕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絶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北至寘顔山趙信城而還。

第二年春天，漢朝君臣商議：“翕侯趙信給單于獻計謀，遷居到大漠以北，認爲漢軍攻不到那裏。”於是便用糧食喂馬，出動十萬騎兵，另有自帶衣糧馬匹志願從軍的共十四萬人，運輸糧食的車馬没有計算在内。命令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領一半部隊，衛青從定襄出發，驃騎將軍從代地出發，共同約定越過大漠攻打匈奴。單于聽説這事，便把輜重糧草運到遠方，率精兵在漠北迎戰。與漢朝大將軍衛青交戰一天，正好天黑了，颳起了大風，漢軍出動左右兩翼軍隊包圍了單于。單于自料打不過漢軍，便單獨與幾百精鋭騎兵一起突破漢軍的包圍，向西北逃走了。漢軍連夜追擊，没有抓到單于，追擊途中俘虜、消滅匈奴一萬九千多人，向北一直打到寘顔山趙信城纔回來。

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

單于逃走時，匈奴兵常常與漢軍混在一起追隨着單于。單于很長時間没有能够與自己的大隊人馬相遇，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了，便自立爲單于。真單于後來又收集了自己的部衆，右谷蠡王纔去掉單于稱號，恢復原來的稱號。

驃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

驃騎將軍霍去病從代地出發，向北跨過二千多里，與左賢王交戰，漢軍斬殺俘虜匈奴共七萬多人，左賢王和部將都逃走了。驃騎將軍在狼居胥山上築壇祭天，在姑衍山上闢場祭地，到達翰海纔回軍。

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此後匈奴逃得遠遠的，而漠南也就没有了單于王庭。漢人渡過黄河，從朔方往西直到令居，到處修渠開田，設置官吏，官吏、士兵有五六萬人，慢慢蠶食匈奴地盤，土地連接到匈奴舊地以北。

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漢馬

當初，漢朝衛青、霍去病兩將軍出兵圍攻單于，殺死、俘獲匈奴八九萬人，而漢朝士兵死亡

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

的也有幾萬人，漢軍戰馬死去十多萬匹。匈奴雖然疲憊，逃得遠遠的，而漢軍馬匹缺乏，也無法追擊。單于采納趙信的建議，派使者來説好話請求和親。皇帝把這事下交給大臣們商議，大臣們有的説應該與匈奴和親，有的説應該讓他們稱臣。丞相長史任敞説："匈奴新敗，困乏疲憊，應該讓他們做外臣，到邊塞地帶朝拜漢朝天子。"漢朝派任敞出使到單于那裏，單于聽説任敞的主意後，大發怒火，把任敞扣留，不讓他回去。在此之前漢朝也招降了一些匈奴使者，單于也總是扣留漢朝的使者相抵償。漢朝正在調集兵馬，正巧驃騎將軍霍去病死了，因此漢朝很久没有向北方攻擊匈奴。

數歲，伊稺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

幾年後，伊稺斜單于死了，在位十三年。他的兒子烏維繼位做了單于。這年是元鼎三年。烏維單于繼位後，漢武帝開始巡視各郡縣。後來漢朝去討伐南方的兩越，没有攻擊匈奴，匈奴也没有入侵邊境。

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

烏維單于繼位三年後，漢朝消滅了兩越，便派遣原太僕公孫賀率領一萬五千騎兵出九原二千多里，到達浮苴井，派遣從票侯趙破奴率領一萬多騎兵出令居幾千里，到達匈奴河水，兩路軍隊都没有遇見一個匈奴人，就回來了。

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

這時候漢武帝巡視邊境，親自到達了朔方城，統率十八萬騎兵，以顯示軍威，同時派郭吉爲使者去勸告單于。到達匈奴後，匈奴負責接待客人的官員詢問郭吉出使的使命是什麽，郭吉謙卑地説好話道："我想見了單于的面再親口告訴他。"單于便接見了郭吉，郭吉説道："南越王的頭顱已經懸挂在漢朝皇宫的北門下了，假如現在單于您能够前去與漢兵交戰，那麽漢朝天子正率兵在邊境等候；假如你不能前去，就應該面向南方向漢朝稱臣。何必衹是一味地向北逃跑，躲藏在大漠北邊寒冷凄苦、没有水草的地方呢?"郭吉説完後，單于大怒，立即把負責接待的禮賓官給殺了，并把郭吉扣留下來，不放他回去，爲凌辱郭吉，把他放逐到北海上。而單于到底也不敢到漢朝邊境侵掠，休養兵馬，練習射獵，多次派使者到漢朝，甜言蜜語請求和親。

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爲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

漢朝派王烏等爲使前去窺探匈奴的虛實。匈奴法律規定，漢朝使者不放下符節，不用墨塗面的，不許入帳。王烏是北地人，瞭解匈奴的習俗，他去掉符節，用墨塗面，進了氈帳。單于喜歡王烏，假裝答應王烏說："我爲你的緣故派太子到漢朝去做人質，以求與漢朝和親。"

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强，素非貴臣也，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説單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爲欲說，折其辭辯；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止。

漢朝派楊信出使匈奴。這時漢朝攻取了在東方的濊貉、朝鮮，做爲漢朝的郡；在西部設置了酒泉郡來隔絕匈奴與羌人交通的道路。漢朝又與西部的月氏、大夏交通，把公主嫁給烏孫王，以分化匈奴在西方的做爲後援的友好國家。又向北進一步擴墾農田，一直到眩雷，做爲漢朝的邊塞，對這些匈奴始終不敢說什麽。這年，翕侯趙信死了，漢朝執政者認爲匈奴已經衰弱，可以讓它臣服。楊信爲人剛强正直倔强，向來不是顯貴大臣，單于對待他不親熱。匈奴單于想召他進帳，楊信不肯去掉符節，於是單于祇好在帳外接見楊信。楊信勸告單于說："如果您打算與漢朝和親，就把太子送到漢朝去做人質。"單于說："這不是原先我們的盟約裏規定的樣子。原來的盟約規定，漢朝要常嫁公主給單于，送給我們一定數額的綢絹、絲棉、食物來和親，而匈奴也不再去侵擾漢朝的邊境。現在你們却要一反以往的規定，要我的太子去漢朝做人質，看來和親没什麽希望了。"匈奴的習慣作法是：見到使者不是漢皇帝寵愛的宦官，而是儒生，便認爲是來游說的，就駁斥他們辯論的言辭；如果是年輕人，便認爲是前來行刺的，就挫掉他的鋭氣。每次漢軍進入匈奴，匈奴都要報復。漢朝扣留匈奴使者，匈奴也要扣留漢朝的使者，一定要雙方對等纔罷休。

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諂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幣

楊信回來後，漢朝派王烏等人出使匈奴。匈奴仍是用好話奉承他，祇是想多得到漢朝送給的財物，欺騙王烏說："我想到漢朝去拜見漢天子，當面相約結爲兄弟。"王烏回來報告朝廷，漢朝就爲單于在長安修建了官邸。匈奴又說："除非是漢朝顯官達貴來做使者，我不給你們說實話。"匈奴派自己的貴人到漢朝出使，貴人病了，漢朝給他藥物，想治好他，却不幸死去。漢朝讓路充

直數千金。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國佩戴二千石的印綬，出使匈奴，爲匈奴貴人送喪，豐厚的殯葬費達幾千斤黃金。單于認爲貴人是漢朝殺死的，於是便把路充國扣留下，不讓他回來。單于幾次説的話，衹不過是在欺騙王烏，根本没有誠意到漢朝來，也没派太子做人質。這時匈奴多次派奇兵侵犯漢朝邊境。於是漢朝就拜郭昌爲拔胡將軍，派他與浞野侯一起駐扎在朔方以東，防備匈奴。

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

烏維單于在位十年死去，兒子詹師廬做了單于，因爲年紀小，號爲兒單于。這一年是元封六年。從此以後，單于更向西北遷徙，左方軍隊面向雲中郡，右方兵面向酒泉、敦煌。

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吊單于，一人吊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

兒單于繼位後，漢朝派了兩個使節，一個人去慰問單于，一個人去慰問右賢王，想以此分裂離間匈奴君臣。使者到匈奴後，匈奴人把他們都交給了單于。單于大怒，把他們全部扣留了。漢朝使者被扣留在匈奴的前後達十多批，而匈奴使者來到漢朝後，漢朝也總是扣留下來相抵償。

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

這一年，漢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向西攻打大宛國，又派因杅將軍公孫敖修築受降城。那年冬天，匈奴那裏下了大雪，牲畜大多被餓死、凍死，而單于年輕，好殺人打仗，國內人多不安心。左大都尉想殺掉單于，暗中派人告訴漢朝説："我想殺了單于，投降漢朝。但漢朝離得太遠，如果漢朝派兵來就近接應我，我就起事。"當初漢朝聽到這話，所以纔修築了受降城，天子還認爲離匈奴遠了。

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没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

第二年春天，漢朝派浞野侯趙破奴率領二萬騎兵出朔方北二千多里，約定要到達浚稽山纔回軍。浞野侯按約定到達浚稽山回軍了，左大都尉想要發難却被發覺，單于把他殺了，出動軍隊攻打浞野侯，浞野侯一邊退軍，一邊捕捉、俘虜匈奴數千人。往回走到離受降城四百里的地方，被匈奴的八萬騎兵包圍了。浞野侯夜裏自己出去找水，匈奴活捉了浞野侯，趁機急攻漢軍。軍中官吏害怕丢失了將軍朝廷會誅殺自己，没有人相勸回歸漢朝，漢軍於是覆没於匈奴了。單于大喜，於是便派軍隊進攻受降城，没能攻下，便入侵騷擾邊塞，然後離去了。第二年，單于想親自率軍

進攻受降城，沒有到達便病死了。

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

兒單于在位三年就死了。兒子還小，匈奴人便擁立他的叔父、烏維單于的弟弟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這一年是太初三年。

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禄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説、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句黎湖單于繼位後，漢朝派光禄徐自爲出五原塞幾百里，遠到一千里，修築城堡哨所，一直到盧朐；又派游擊將軍韓説、長平侯衛伉駐扎在它們附近，派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澤邊修築城堡。

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禄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

這年秋天，匈奴大舉入侵雲中、定襄、五原、朔方諸郡，殺掠幾千人，打敗了好幾個二千石的官員，這纔離去。在退軍路上，破壞了光禄徐自爲修築的城堡哨所。又派右賢王侵入酒泉、張掖，掠走幾千人。正巧任文率軍隊截擊匈奴，解救漢人，右賢王又全部失去了所擄掠的財物、人馬而退去了。匈奴聽説貳師將軍李廣利攻破大宛國，殺了大宛國王回來了，單于便想在路上截擊，最後没敢這樣做，那年冬天單于便病死了。

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

句黎湖單于在位一年便死了，他的弟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繼位做了單于。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絶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

漢朝消滅了大宛國，威震外國，漢武帝想進而擊敗匈奴，便頒布詔書説："高皇帝留給我平城被圍困的憂患，高后時單于來信十分悖逆。從前齊襄公遠報九代祖之仇，《春秋》予以贊揚。"這一年是太初四年。

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

且鞮侯單于剛繼位，害怕漢朝襲擊匈奴，便把漢朝使者中不肯投降的人如路充國等全都放歸漢朝。單于自己宣稱："我是兒輩，怎麽敢與漢天子比！漢天子是我的長輩。"漢朝派中郎將蘇武送厚禮給單于，單于更加驕横，禮節上十分倨傲，不是漢朝所希望的樣子。第二年，浞野侯趙破奴逃出匈奴回到了漢朝。

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脱。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因杅將軍出西河，與强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

第二年，漢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率三萬騎兵從酒泉出發，在天山攻打右賢王，斬殺、俘獲匈奴一萬多人而還。匈奴大舉圍攻貳師將軍，李廣利幾乎不得逃脱。漢兵死亡十分之六七。漢朝又派因杅將軍公孫敖出西河郡，與强弩都尉路博德在涿邪山會合，没有得到什麽。又派騎都尉李陵率領步兵五千人從居延北邊出發，走了一千多

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脱歸漢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

里，跟單于遭遇了，雙方交戰，李陵殺死殺傷匈奴一萬多人，自己方面的武器和食物都用完了，想要突圍回來，單于包圍了李陵，李陵投降了匈奴，他的士卒逃脱回到漢朝的有四百人。單于尊貴李陵，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

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説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鬥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

這之後二年，漢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六萬騎兵，七萬步兵，從朔方出發；派强弩都尉路博德率領一萬多人，與貳師將軍會師；派游擊將軍韓説率步兵三萬人，從五原出發；派因杅將軍公孫敖率一萬騎兵，三萬步兵，從雁門出發。匈奴聽到消息後，把家口和財物都遠遠地運到余吾水以北，而單于率十萬騎兵在余吾河南邊等候漢軍，與貳師將軍交戰。貳師將軍便脱離接觸率軍隊往回走，與單于作戰十多天。游擊將軍韓説没有得到什麽。因杅將軍與左賢王交戰，不順利，率軍隊回來了。

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

第二年，且鞮侯單于死了，在位五年，他的長子左賢王繼位，就是狐鹿姑單于。這一年是太始元年。

初，且鞮侯兩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爲有病，更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

當初，且鞮侯單于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爲左賢王，二兒子爲左大將。且鞮侯單于病得快要死了，遺言立左賢王爲單于。左賢王没有到來，匈奴貴人以爲左賢王病了，變更爲擁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聽説後，不敢到王庭來。左大將派人去召左賢王，要讓位給他。左賢王藉口自己有病推辭，左大將不接受哥哥的辭讓，説："就是您不幸死了，再傳位給我。"左賢王答應了，於是立左賢王爲狐鹿姑單于。

狐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

狐鹿姑單于繼位後，讓弟弟左大將做了左賢王，幾年後左賢王就病死了，他的兒子先賢撣没能代替爲左賢王，而是另做了日逐王。日逐王比左賢王位置要低。狐鹿姑單于讓自己的兒子做了左賢王。

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

狐鹿姑單于登位六年後，匈奴派兵入侵上谷、五原，殺掠漢朝官吏、人民。那年，匈奴又入侵五原、酒泉，殺死了兩郡的都尉。於是漢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統率七萬大軍從五原出發；派御史大夫商丘成率領三萬多人從西河出發；派重合侯莽通率領四萬騎兵出酒泉一千多里。單于聽

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却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

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强，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乃遣闓陵侯將兵别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

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説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决眭都尉煇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

説漢朝出動了大部隊，便把輜重糧草全部運到趙信城北邊的郅居水去了。左賢王驅率匈奴的部衆渡過余吾水，走了六七百里，居住在兜銜山。單于親自率領精兵與左安侯一起渡過姑且水。

御史大夫的部隊到達了追邪徑，没有遇見匈奴人，便回來了。匈奴派大將與李陵一起率領三萬多騎兵追擊漢軍，到浚稽山包圍了漢軍，雙方反復交戰九天，漢軍衝鋒陷陣，打退敵人，殺死了大批匈奴人。到了蒲奴水，匈奴作戰不利，便退去了。

重合侯莽通率領的軍隊到達了天山，匈奴派大將偃渠與左呼知王、右呼知王率領兩萬騎兵攔截漢軍，見漢軍强大，率軍退去了。重合侯没有什麽得失。這時候，漢朝怕車師的部隊攔截重合侯，便派闓陵侯率領軍隊包圍了車師城，攻破城後完全俘獲了車師的王和部衆歸來了。

貳師將軍李廣利快出邊塞的時候，匈奴派右大都尉和衛律一起，率領五千騎兵在夫羊句山的狹隘處攔截攻擊漢軍。貳師將軍派自己屬國的二千匈奴兵與衛律交戰，衛律的士兵潰散了，死傷了幾百人。漢軍乘勝追擊逃跑的敵人，追到了范夫人城，匈奴人紛紛逃走，没人敢抗拒漢軍。正巧這時貳師將軍的妻子、兒子犯巫蠱事被收捕了，李廣利聽説後十分擔憂害怕。李廣利的掾史胡亞夫也因爲逃罪而在軍隊中，他勸説李廣利道："一個人的家室子女都被官吏收捕了，要是他回去後不能如願解救他們，却正好與他們在獄中相會，那時候，再想見到郅居以北的地方還可能嗎?"因此貳師將軍猶豫不决，想深入匈奴，取得戰功，於是便率軍向北進發，到了郅居水邊。匈奴人已經逃去了，貳師將軍便派護軍率領二萬騎兵渡過郅居水。有一天，碰上了左賢王和左大將，率領二萬騎兵與漢軍交戰了一天，漢軍殺死了左大將，匈奴人死傷慘重。漢軍長史與决眭都尉煇渠侯商議道："李將軍有了二心，他是想讓大家處於危險而自己邀取功名，恐怕一定會失敗。"二人商量着一起抓起李廣利來。李廣利聽説了，便殺了長史，率領軍隊回到速邪烏燕然山。單于知道漢軍已經很疲勞了，就親自率領

五萬騎兵攔截攻擊貳師將軍，雙方交戰，死傷都很慘重。匈奴夜裏在漢軍前部挖了幾尺深的壕溝，從漢軍背後發起猛攻，漢軍大亂，潰敗了，貳師將軍投降了匈奴。單于一向知道李廣利是漢朝的大將貴臣，便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對他的尊寵在衛律之上。

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爲妻，歲給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乃丞相私與太子争鬥，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乃得還。

第二年，單于派使者送給漢朝書信說："南方有大漢朝，北方有强盛的匈奴。'胡'的意思是'天之驕子'，不爲小的禮節自尋煩惱。現在我們想與漢朝大開邊界，娶漢朝的女兒做妻子，每年漢朝送給我們一萬石酒，五千斛糧食，各種布絹一萬匹，其他方面像以前約定的那樣，那麼我們就不侵擾漢朝邊界了。"漢朝派使者回報并送回匈奴的使者，單于讓身邊的人向漢朝使者問難，說："漢朝，是講禮義的國家。可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前太子起兵反叛，這是爲什麼呢？"漢朝使者回答道："是有這麼回事。衹是那件事是丞相個人與太子争鬥，太子起兵想殺了丞相，丞相誣告太子，所以殺了丞相。這是兒子玩弄父親的軍隊，按罪應當鞭打他一頓，也衹是小過錯罷了。與冒頓單于親自射殺生父，自立爲單于，娶後母爲妻子相比怎麼樣呢？那是禽獸的行爲！"單于扣留了這個使者，三年纔讓他回來。

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産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于恐，爲貳師立祠室。

貳師將軍李廣利留在匈奴一年多了，衛律對李廣利受寵十分忌妒，正巧單于的母親病了，衛律命令匈奴的巫者，讓她說已故單于發怒了，說："我們過去祭兵，經常說抓住貳師將軍要把他殺了祭祀宗廟，現在抓到了，爲什麼不用他祭廟？"因此單于便收捕了貳師將軍，李廣利大駡道："我死了一定要讓匈奴毀滅！"於是便殺了貳師將軍祭廟。正巧匈奴連着下了幾個月的大雪，牲畜都凍死了，人們也害瘟疫得病，莊稼不能成熟，單于害怕了，便爲貳師將軍李廣利建立了祭祀的廟祠。

自貳師没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惰殰，罷極苦之。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

自從貳師將軍覆没於匈奴，漢朝損失了大將軍和士兵有幾萬人，因此没有再出兵。過了三年，漢武帝死了。在這以前，漢軍深入匈奴，苦苦追擊匈奴二十多年，匈奴人懷孕的流産，家庭破敗，十分厭苦這種生活。從單于往下的人都希

望與漢朝和親。

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爲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撟單于令，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

又過了三年，單于想請求與漢朝和親，正巧得病死了。當初，單于有一個異母弟做左大都尉，很賢明，匈奴人都很敬佩他。單于的母親怕單于不立兒子而立左大都尉，便私下派人殺了左大都尉。左大都尉的哥哥對此十分怨恨，便再也不肯參加單于王庭的朝會。另外，單于快病死的時候，對匈奴貴人們説："我的兒子太小，不能治理國家，立我弟弟右谷蠡王爲單于。"等到單于死後，衛律等人與顓渠閼氏商議，把單于的死隱瞞起來，假托單于的命令，與匈奴貴人飲酒盟誓，改立顓渠閼氏的兒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鞮單于。這一年是始元二年。

壺衍鞮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

壺衍鞮單于繼位後，暗示漢使者説想和漢朝和親。匈奴左賢王、右谷蠡王因未被立爲單于，十分怨恨，想率領自己的部衆歸降漢朝。恐怕自己到達不了漢朝，就脅迫盧屠王，要他和自己一起投降西方的烏孫國，商議攻擊匈奴。盧屠王告發了這事，單于便派人查問，右谷蠡王不認罪，反而把罪名推到盧屠王身上，匈奴的人們都認爲盧屠王冤枉。於是左賢王、右谷蠡王便回到了自己的地方，再也不肯到單于的龍城去了。

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内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乃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禄大夫王忠使西國，爲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

二年後的秋天，匈奴侵入代郡，殺了都尉。單于年輕，又剛剛繼位，他的母親行爲不正，國内人心涣散，常常害怕漢軍來襲擊他們。於是衛律便給單于出主意"挖鑿水井，修築城池，蓋高樓用來藏儲穀物，與以前逃入匈奴的秦人的子孫一起守衛。漢軍即使攻來，對我們也無可奈何。"於是就挖了幾百眼井，砍伐了數千棵木材。有人説匈奴人不能固守城池，這樣做是送糧食給漢朝軍隊，衛律便停止了，又出主意放歸不肯投降的漢朝使者蘇武、馬宏等人。馬宏以前與副光禄大夫王忠出使西域諸國，被匈奴人攔截，王忠戰死了，馬宏被活捉，也不肯投降。所以匈奴放這二人回漢朝，想讓他們帶去匈奴和解的好意。這個時候，單于繼位已三年了。

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并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脱王，漢無所失

第二年，匈奴派發左部與右部的二萬騎兵，編爲四隊，一起侵入邊境進行騷擾。漢軍追擊他們，殺死、俘獲了九千人，活捉了甌脱王，漢朝

亡。匈奴見甌脱王在漢，恐以爲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脱。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以備奔走。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盗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汙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脱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汙王，賜黄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爲犁汙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

没有什麽損失。匈奴見甌脱王被俘在漢朝，擔心漢朝會讓他引路來襲擊自己，於是便向西北遠遠地遷去，不敢再向南隨水草放牧，并派人在甌脱駐防。第二年，又派九千騎兵駐扎在受降城以防備漢軍，在北邊的余吾水上架橋，使人可以渡過，以預備在危急的時候可以逃走。那個時候，衛律已經死去。衛律活着時，經常談論與漢朝和親的好處，匈奴人不相信，等衛律死後，匈奴軍隊多次被圍困，國家更加貧窮。單于的弟弟左谷蠡王回想衛律説的話，覺得有道理，便想與漢朝和親，又擔心漢朝不肯，所以自己也不願先説，經常讓身邊的人旁敲側擊，與漢朝使者談論此事。然而對漢朝邊境的侵擾更少了，對待漢朝使者更禮遇優厚，想以此慢慢地與漢朝和親，漢朝也對其采取懷柔政策。後來左谷蠡王死了。第二年，單于派犁汙王偷偷查看漢朝邊界，回來後報告單于説酒泉、張掖的漢軍更薄弱了，如果派軍隊去攻擊，也許有希望再收復那些地方。當時漢朝先得到了投降的人，知道了匈奴的計謀，漢朝天子下詔命令邊境上的漢軍警惕匈奴入侵。後來不久，匈奴右賢王、犁汙王率領四千騎兵分作三隊，侵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派軍隊攻擊匈奴，大敗敵人，匈奴得以逃脱的衹有幾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的騎士射殺了犁汙王，漢朝賜給他黄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就封他做了犁汙王。屬國都尉郭忠被封爲成安侯。從此以後，匈奴人不敢侵入張掖了。

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盗，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

第二年，匈奴派三千多騎兵攻入五原，殺掠幾千人，後來又派幾萬騎兵向南沿着邊塞打獵騷擾，一邊走一邊進攻漢朝在塞外的城堡、哨所，擄去官吏、人民。那時漢朝邊塞各郡的報警烽火十分精明，觀望仔細，入侵邊境的匈奴人很少順利的，因此很少再入侵邊塞。漢朝又得到了投降的匈奴人，説烏桓曾經挖掘已故匈奴單于的墳墓，匈奴怨恨烏桓，現在正派發了二萬騎兵去攻打烏桓。大將軍霍光想發兵攔截攻擊匈奴，就這事詢問護軍都尉趙充國。趙充國認爲"烏桓以前曾多次入侵漢朝邊境，現在匈奴去攻擊他們，這對漢朝是便利之事。另外匈奴很少犯邊，北部邊

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爲平陵侯。

境幸好没有戰争。蠻夷自相攻擊，而漢朝發兵攔擊，招惹匈奴，多生事端，這不是好主意。"於是霍光又向中郎將范明友徵求意見，范明友説可以攻擊他們。於是漢朝任命范明友爲度遼將軍，率領二萬騎兵從遼東出擊。匈奴聽説漢軍到了，便撤退了。當初漢軍出發前，霍光告誡范明友説："軍隊不要白出去一趟，如果錯過匈奴，就攻擊烏桓。"烏桓當時剛被匈奴軍隊挫傷，范明友緊隨匈奴之後，便趁隙攻擊烏桓，殺死烏桓六千多人，還殺死烏桓三位王爺，率軍返回，漢朝封范明友爲平陵侯。

匈奴繇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决。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鋭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驅畜産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

匈奴因此十分害怕，不敢再出兵。就派使者到烏孫國，想得到嫁到烏孫的漢朝公主。又攻打烏孫國，攻取了車延、惡師等地。嫁到烏孫的漢公主上書漢天子求救，漢朝把這事下交給公卿大臣們商議，没能决定怎麼辦。這時，昭帝死了，漢宣帝繼位，烏孫國首領昆彌又上書漢天子，説："我們接連被匈奴侵伐削弱，我願意把國中一半的精兵共有五萬人馬都拿出來，盡全力反擊匈奴，希望漢天子派兵，救救公主!"在本始二年，漢朝派發大批關東的精兵强將，選拔各郡國三百石以上的將吏，凡勇敢强健，善於騎射的，一律從軍。任命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率領四萬多騎兵，從西河郡出發；派度遼將軍范明友率三萬多騎兵，從張掖出發；派前將軍韓增率三萬多騎兵，從雲中郡出發；任命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率三萬多騎兵，從酒泉出發；任命雲中郡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率三萬多騎兵，從五原出發：一共派出五位將軍，十多萬騎兵，從邊塞出發分别行軍二千多里。以及出使護衛公主的校尉常惠從烏孫西域發兵，烏孫昆彌親自率領翕侯以下的五萬多騎兵從西方攻入匈奴，與五位漢朝將軍一起共有二十多萬軍隊。匈奴聽到漢朝派出了大批軍隊，老人病弱者急急逃奔，趕着牲畜，帶着財物向遠處逃走了，所以五將軍没有多大收獲。

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

度遼將軍范明友出邊塞一千二百多里，到達蒲離候水，斬殺、俘虜匈奴七百多人，擄獲馬牛羊一萬多頭。前將軍韓增出邊塞一千二百多里，

至烏員，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汙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騾槖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産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

到達了烏員，斬殺、俘虜匈奴人，到候山纔一百多人，擄獲馬牛羊二千多頭。蒲類將軍趙充國按約應當與烏孫國軍隊在蒲類澤圍擊匈奴，烏孫軍隊比約定日期早到并離去了，漢軍没能與烏孫軍隊會合。蒲類將軍出邊塞一千八百多里，向西到了候山，斬殺、俘虜匈奴人，共獲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多人，擄獲馬牛羊七千多頭。聽説匈奴人已逃走了，這幾位將軍都没按約定的日期先回來了。天子減輕他們的罪過，寬恕而不懲罰他們。祁連將軍田廣明出邊塞一千六百多里，到達了雞秩山，斬殺俘虜匈奴十九人，獲得牛馬羊一百多頭。路途中碰上了從匈奴回來的漢朝使者冉弘等人，説雞秩山的西邊有大批的匈奴，田廣明便告誡冉弘，讓他回去後説没有匈奴人，想率兵回漢朝。御史屬公孫益壽勸告田廣明，認爲不能這樣做，祁連將軍田廣明不聽從勸告，便率軍返回了。虎牙將軍田順出邊塞八百多里，到達了丹余吾水邊，就停住軍隊，不往前走了，斬殺、俘獲匈奴一千九百多人，擄獲馬牛羊七萬多頭，率軍隊返回了漢朝。皇帝因爲虎牙將軍田順没有到約定的期限便回來了，還欺騙皇帝，增加自己俘獲人畜的數量；而祁連將軍明知匈奴就在前邊，却停住軍隊不向前進擊，就把他們都交給獄吏審訊，後來他們自殺了。提升公孫益壽爲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國的軍隊到達右谷蠡王的王庭，俘獲了單于的父輩以及嫂輩、居次、名王、犂汙都尉、千長、將軍以下三萬九千多人，搶得馬、牛、羊、驢、騾、駱駝共七十多萬頭。漢朝因此封常惠爲長羅侯。匈奴部隊連死帶傷而減去的人數，以及因遠途遷徙而死亡的牲畜，不可勝數。因此匈奴便衰敗損耗了，十分怨恨烏孫國。

其冬，單于自將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産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産什五，匈奴大虚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盗不

那年冬天，單于親自率領一萬騎兵攻打烏孫國，稍微抓獲了一些老弱之人，便想回軍。這時正巧天降大雪，一天下一丈多深，部衆及牲畜凍死了很多，活着回來的不到十分之一。於是丁令國乘匈奴衰弱從北邊攻打它，烏桓國從東邊攻打它，烏孫國從西邊攻打它。這三個國家共殺死匈奴幾萬人，搶奪了幾萬馬匹，以及很多牛羊。再加上餓死了許多，匈奴的人民死了有十分之三，

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并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兹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牲畜死了有十分之五，匈奴國勢大衰，那些匈奴的附屬國紛紛背叛離去，互相攻伐侵擾，没人治理。後來漢朝派出三千多騎兵，分爲三路，一起攻入匈奴，抓獲俘虜了幾千人回來。匈奴最終也不敢報復漢朝以抵償損失，衹是更加想與漢朝和親，而漢朝邊境從此也平静少事了。

壺衍鞮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

壺衍鞮單于在位十七年死了，他的弟弟左賢王繼立爲單于，這就是虛閭權渠單于。這一年是地節二年。

虛閭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爲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爲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爲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産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産行，與甌脱戰，所戰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虛閭權渠單于繼位後，把右大將的女兒立爲閼氏，廢黜了已故單于寵幸的顓渠閼氏。顓渠閼氏的父親左大且渠十分怨恨。那時因爲匈奴不敢再來侵掠邊境，因此漢朝放棄了邊塞上的城池，讓在那裏防守的百姓得以休養生息。單于聽説這事後高興了，把匈奴貴人召來商議，想與漢朝和親。左大且渠心中妒忌這事，便對單于説：“以前漢朝派使者來，軍隊緊跟着就開來攻打我們。現在我們也可以仿效漢朝那樣出動軍隊，而先派使者去朝拜漢天子。”於是就向單于要求允許自己與呼盧訾王分别率領一萬騎兵向南方沿着漢朝的邊塞打獵，碰面後一起攻入邊塞。還没走到邊塞，正巧有三個匈奴騎兵逃走投降了漢朝，説匈奴要來入侵了。於是漢天子便下詔令派邊塞上的騎兵駐扎在要害地方，派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率領五千騎兵，分做三路，分别出邊塞幾百里，各抓獲匈奴幾十人回來了。當時匈奴逃走了三個騎兵，便不敢入侵邊塞，率軍退去了。這一年匈奴鬧饑荒，百姓、牲畜死去的有十分之六七。匈奴又派發兩屯各一萬騎兵防備漢軍的攻擊。這年秋天，以前歸屬匈奴的居住在左部地帶的西嗕部落，從他們的君主往下的幾千人一起驅趕着牲畜逃離匈奴，與匈奴在甌脱地區打起來，戰鬥中死傷許多人，便向南投降了漢朝。

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怒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

第二年，西域各國的軍隊一起攻打匈奴，攻占了車師國，俘獲了車師國王和部衆離去了。單于又任命車師王的弟弟兜莫爲車師王，收集剩餘的部衆向東遷徙，不敢再居住在原來的地方。而漢朝則進一步派遣屯田的士兵分别在車師各地屯田，充實那裏的力量。第二年，匈奴因爲怨恨西

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奥鞬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盗匈奴，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萬餘騎旁塞獵，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嘔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

域各國一起攻打車師，便派遣左、右大將分别率領一萬騎兵在右地屯田，想以此壓迫并侵擾烏孫和西域各國。二年以後，匈奴派左右奥鞬分别率領六千騎兵，與左大將一起再次攻打在車師城屯田的漢軍，没能攻取。第二年，丁令國連續三年頻繁地入侵匈奴，殺掠匈奴幾千人，趕走馬匹牲畜。匈奴派一萬多騎兵去攻打丁令國，没有什麽收獲。第二年，單于率領十多萬騎兵沿邊塞打獵，想伺機入侵邊塞。還没走到，正巧匈奴人題除渠堂投降了漢朝，説明了情況，漢朝封他爲言兵鹿奚盧侯，派後將軍趙充國率領四萬多騎兵駐扎在沿邊塞的九個郡，以防備匈奴人。一個多月後，單于病得吐了血，因而匈奴不敢入侵，回去了，漢朝也撤回了軍隊。匈奴就派題王都犂胡次等人來漢朝，請求與漢朝和親，還没有回去報告消息，正巧單于死了。這一年是神爵二年。

虚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爲握衍朐鞮單于。握衍朐鞮單于者，代父爲右賢王，烏維單于耳孫也。

虚閭權渠單于在位九年後死去。虚閭權渠單于剛即位就廢黜了顓渠閼氏，顓渠閼氏便與右賢王私下通奸。右賢王在參加龍城大會後離去時，顓渠閼氏告訴他單于病得很厲害，暫時不要遠去。幾天後，單于死了。郝宿王刑未央派人去召集各部王爺，還没有到來，顓渠閼氏與自己的弟弟左大且渠都隆奇商議，擁立右賢王屠耆堂爲握衍朐鞮單于。握衍朐鞮單于是代替他父親做的右賢王，是烏維單于的遠代孫子。

握衍朐鞮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虚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顓渠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虚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虚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日逐王先賢撣，其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

握衍朐鞮單于繼位後，又與漢朝修好和親，派自己的弟弟伊酋若王勝之到漢朝獻禮朝見。單于剛剛即位，十分凶惡，把在虚閭權渠單于時當政的貴人刑未央等人全都殺了，而任用顓渠閼氏的弟弟都隆奇，又把虚閭權渠單于的子弟近親全都免去官職，而任用自己的子弟代替他們。虚閭權渠單于的兒子稽侯狦没能被立爲單于，逃到了岳父烏禪幕那裏。烏禪幕本來是烏孫與康居之間的一個小國，屢受侵凌，於是便率領部衆幾千人歸降了匈奴，狐鹿姑單于把自己弟弟的兒子日逐王的姐姐嫁給烏禪幕的首領，讓他率領自己的部衆居住在右地。日逐王先賢撣的父親左賢王本應被立爲單于，讓給了狐鹿姑單于，因此狐鹿姑單于答應將來立先賢撣爲單于。因而匈奴人大多

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

認爲日逐王應當做單于。日逐王一向就與握衍朐鞮單于有矛盾，便率領自己的部衆幾萬人馬歸降了漢朝。漢朝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單于便重新立自己的表兄薄胥堂爲日逐王。

明年，單于又殺先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污我。"握衍朐鞮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朐鞮單于立三年而敗。

第二年，握衍朐鞮單于又殺害了先賢撣的兩個弟弟。烏禪幕請求單于不要殺他們，單于不聽從，烏禪幕心中很憤怒。後來左奧鞬王死了，單于立自己的小兒子爲奧鞬王，把他留在王庭。奧鞬的貴人共同擁立已故奧鞬王的兒子爲王，和他一起向東遷徙。單于派右丞相率領一萬騎兵前去追擊他們，丢失了幾千人，没有打勝。這時單于已經即位二年，殺了許多人，十分殘暴，國中人民與單于離心離德。又有太子、左賢王屢次説左地貴人的壞話，左地貴人都十分怨恨。第二年，烏桓攻打匈奴東邊的姑夕王，擄獲許多人口，單于對姑夕王十分生氣。姑夕王害怕了，便與烏禪幕以及左地貴人一起擁立稽侯狦爲呼韓邪單于，出動左地的軍隊四五萬人，向西攻打握衍朐鞮單于，到達了姑且水的北邊。還没交戰，握衍朐鞮單于的軍隊就敗陣逃走了，他派人向弟弟右賢王報信求救説："匈奴人一起攻打我，你肯派兵幫助我嗎？"右賢王説："你不愛惜人民，殺害弟弟和其他貴人，你自己在那兒死了算了，别來沾污我。"握衍朐鞮單于很憤怒，便自殺了。左大且渠都隆奇逃到右賢王那裏，其部衆都歸降了呼韓邪單于。這一年是神爵四年。握衍朐鞮單于在位三年便垮臺了。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

呼韓邪單于回到王庭幾個月後，停止戰事讓大家回到自己原來的地方去，召來自己做老百姓的哥哥呼屠吾斯，立他爲左谷蠡王，又派人告知右賢的貴人，想讓他們殺了右賢王。那年冬天，都隆奇與右賢王共同擁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出動軍隊幾萬人向東攻打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的軍隊潰敗逃跑了，屠耆單于回到了匈奴王庭，立自己的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立自己的小兒子姑瞀樓頭爲右谷蠡王，把他們留在單于王庭。

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各二萬騎，

第二年秋天，屠耆單于任命日逐王先賢撣的哥哥右奧鞬王爲烏藉都尉，讓二人分别率領二萬

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當户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犂當户。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奥鞬王聞之，即自立爲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犂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犂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犂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犂單于。車犂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留闟敦地。

騎兵，駐扎在東邊以防備呼韓邪單于。這時，西部的呼揭王來和唯犂當户謀劃，一起向屠耆單于進讒言，詆毁右賢王，説他想自立爲烏藉單于。於是屠耆單于便殺了右賢王父子，後來屠耆單于知道了右賢王是被冤枉了，就又把唯犂當户殺了。因此呼揭王十分害怕，便背叛屠耆單于逃走了，并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奥鞬王聽説了，便自立爲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也自立爲烏藉單于。這樣匈奴便有了五個單于。屠耆單于親自率兵向東攻打車犂單于，派都隆奇去攻打烏藉單于。烏藉單于、車犂單于都被打敗了，向西北逃去，與呼揭單于的軍隊會合，共有四萬人。烏藉王與呼揭王都去掉了自己的單于稱號，共同合力輔佐車犂單于。屠耆單于聽説了，便派左大將、都尉率四萬騎兵分别駐扎在東部，以防備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自己親自率領四萬騎兵向西攻打車犂單于。車犂單于被打敗，向西北逃去，屠耆單于便率軍隊向西南走，屯駐在闟敦這個地方。

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嗕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車犂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温敦爲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

第二年，呼韓邪單于派自己的弟弟右谷蠡王等人率兵向西襲擊屠耆單于屯駐在闟敦的軍隊，殺掠一萬多人。屠耆單于聽説了，便親自率領六萬騎兵去攻打呼韓邪單于，走了有近千里路，還没到嗕姑地方，便與呼韓邪單于的近四萬軍隊遭遇了。雙方交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便與屠耆單于的小兒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一起逃走，歸降了漢朝，車犂單于向東投降了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的左大將烏厲屈與父親呼遬累烏厲温敦看到匈奴這麽混亂，便率領部衆幾萬人向南投降了漢朝。漢朝封烏厲屈爲新城侯，封烏厲温敦爲義陽侯。這時李陵的兒子又擁立烏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單于派人捕殺了他們，於是呼韓邪單于又回到了匈奴王庭，然而部衆却衹有幾萬人。屠耆單于的表弟休旬王率領自己手下的五六百騎兵，攻打并殺死了左大且渠，吞并了他的軍隊，到達了右地，自立爲閏振單于，居住在匈奴西部。後來，呼韓邪單于的哥哥左賢王呼屠吾斯也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居住在匈奴東部。二年以後，閏振單于率領部衆向東攻打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迎戰閏振單于，殺了他，吞并了他的部

兵走，郅支都單于庭。

隊，然後就向呼韓邪單于進攻，呼韓邪被攻破，軍隊敗走，郅支單于建都王庭。

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鬥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强，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强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强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

呼韓邪單于敗走的時候，左伊秩訾王替呼韓邪單于謀劃，勸他向漢朝稱臣，去侍奉漢天子，從而從漢朝那裏求得幫助，這樣纔能安定匈奴。呼韓邪單于與大臣們商議，向他們詢問，大臣們都説："不能這樣做。我們匈奴人的習俗，向來是崇尚勇敢、力量，而輕視向他人稱臣服侍他人，憑在戰馬上與人爭戰來建立自己的國家，所以在衆多少數民族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戰死沙場，這是壯士的豪舉。現在你們兄弟爭奪君位，勝利者不是哥哥就是弟弟，就是戰死了也還留下了雄威的好名聲，你們的子孫也還可以在各國中稱雄，做他們的君長，漢朝即使十分强盛，也還不能够兼并匈奴，我們怎麽能攪亂祖上定下的制度，向漢朝稱臣，玷污先單于的名聲，被各國所嘲笑呢！就是我們這樣做了，安定了匈奴，又怎麽能再稱雄各少數民族，做他們的君長？"左伊秩訾説："你們説的不對。那時强，這時弱，不可同日而語，現在漢朝正在興盛的時候，西域那些築城而居的國家——比如像烏孫那樣，都向漢朝稱臣。自從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國土逐日侵削，我們却無力恢復，雖然勉强還在這兒逞强，却没有一天安静日子過。現在的情勢是：如果我們臣事漢朝，就能平安生存，否則衹有滅亡。還有什麽好計策能超過這個！"那些匈奴大臣辯論了許久，最後呼韓邪單于聽從了左伊秩訾王的建議，率領部衆向南走，接近漢朝邊塞，派自己的兒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朝侍奉漢天子。而郅支單于也派兒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漢天子。這年是甘露元年。

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黄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

第二年，呼韓邪單于到達了五原塞，希望在三年正月來朝拜漢天子。漢朝派車騎都尉韓昌前去迎接，命令呼韓邪單于要經過的七個郡出動二千騎兵，布置在路旁擔任警衛。呼韓邪單于正月在甘泉宫朝見漢天子，漢朝天子以特殊隆重的禮節相待，單于地位在諸侯王之上，單于參見朝拜時衹稱"臣"，不用自報姓名。漢朝天子賜給呼韓邪單于漢朝的官服，還賜給他飾以戾草染綬帶

匹，黄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綉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宫。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户之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

的黄金璽，用玉裝飾劍鼻的寶劍，佩刀一把，弓一張、箭十二支，帶罩衣的戟十杆，安車一輛，馬鞍、馬轡一套，十五匹馬，二十斤黄金，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套，錦綉綺縀以及雜帛共八千匹，粗絲棉六千斤。朝禮完畢之後，派使者引導單于先行，住在長平。皇帝從甘泉宫到了池陽宫，住在那裏。皇帝登上長平山坡，詔令單于不要來拜謁，左、右當户那些大臣都被允許列隊參見，還有各蠻夷部落的首領王侯有幾萬人，都在渭橋下迎接皇帝，夾道排列。皇帝登上渭橋，人們都山呼萬歲。單于住在館驛，停留了有一個多月，天子派他回國。單于自己請求希望能允許自己留下來屯住在光禄塞下，有危急情況時可以保衛漢朝的受降城。漢朝派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率領一萬六千騎兵，又出動成千的邊塞州郡的人馬，護送呼韓邪單于出朔方城的雞鹿塞。天子命令董忠等人就留在那裏保衛單于，幫助他討伐叛逆不服的人，又前後轉運了三萬四千斛糧米到邊塞，送給匈奴人吃。這年，郅支單于也派使者到漢朝進貢獻禮，漢朝對待使者十分優厚。第二年，兩位單于都派使者入漢朝晋見皇帝，貢獻禮品，漢朝對待呼韓邪單于的使者更加優厚一些。第二年，呼韓邪單于又入朝晋見漢天子，漢天子仍像當初那樣優禮相加，賞賜如舊，并增加了一百一十套衣服，錦帛九千匹，粗絲棉八千斤。因爲已經有軍隊駐扎在匈奴，所以没有再派軍隊護送。

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

起初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單于投降了漢朝，兵力單薄，不會再回來了，便率領軍隊向西進發，想攻打平定右地。另外，屠耆單于的小弟弟本來是侍奉呼韓邪單于的，現在也逃到了右地，收集兩位兄長的部衆，得到幾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在路上碰上了郅支單于，雙方交戰，郅支單于打敗并殺掉了伊利目單于，吞并了他的軍隊有五萬多人。聽説漢朝出兵出糧幫助呼韓邪單于，便索性留下來，屯居在右地了。郅支單于考慮到自己的力量還不能平定匈奴，便進一步向西走，接近烏孫國，想與烏孫聯合，派使者去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單于受到漢朝禮遇

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與幫助，郅支單于則是逃亡奔走，便想攻擊郅支，迎合漢朝，便殺了郅支的使者，把頭送到漢朝西域都護那裏，出動八千騎兵迎擊郅支。郅支單于見烏孫兵多，自己的使者又没能回來，便率軍隊迎擊烏孫，打敗了烏孫。趁機向北攻擊烏揭，烏揭投降了。又派自己的軍隊向西攻破了堅昆，向北打敗了丁令，吞并了這三個國家。郅支單于多次派軍隊攻打烏孫國，經常得勝。堅昆東距單于王庭七千里，南距車師五千里，郅支留在那裏，并在那裏建都。

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脱皆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禄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即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保塞爲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爲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上薄其過，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

元帝剛剛即位，呼韓邪單于又上書漢天子，説匈奴人民很貧乏困頓。漢朝下詔命令雲中郡、五原郡轉運二萬斛穀物供給匈奴。郅支單于因爲自己的居住地離漢朝道路遥遠，又對漢朝支持幫助呼韓邪單于十分怨恨，便派使者到漢朝上書，要求接回入侍的兒子。漢朝派谷吉送他回去，郅支單于却殺了谷吉。漢朝不知道谷吉的音訊，匈奴來漢朝投降的人報告説，曾經聽甌脱的匈奴人説谷吉已被殺了。呼韓邪單于派使者來朝見，漢朝總是十分着急地發文書責求谷吉的音訊。第二年，漢朝派車騎都尉韓昌、光禄大夫張猛護送呼韓邪單于入侍的兒子回匈奴，又打聽谷吉等人的消息，并宣布赦免匈奴的罪過，以免他們擔心漢朝會討伐自己。韓昌、張猛看到匈奴部衆人丁興旺，塞下禽獸都被獵盡，單于的力量已經足以保衛自己，不再害怕郅支。韓、張二人聽説不少匈奴大臣勸單于回到原來居住的北方去，擔心匈奴北歸以後不好管轄，韓昌、張猛就與單于訂立盟約，説："從今往後，漢朝與匈奴就是一家人了，世世代代不許互相欺騙、互相攻擊。有盜竊搶掠對方的事發生，雙方要互相通報，懲罰爲盜的人，賠償損失的財物；有敵人侵犯時，要出兵互相救助。漢朝與匈奴如果誰敢先背叛盟約，願意接受上天的懲罰。讓他們的後代子子孫孫都像盟約上説的那樣，遭到災難。"韓昌、張猛與呼韓邪單于以及他手下的大臣一起登上匈奴的諾水東山，殺了白馬，單于用徑路刀和金留犁攪和摻馬血的酒，用老上單于破殺的月氏王的頭顱做酒杯，一起飲血酒爲盟。韓昌、張猛回到漢朝後報

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

告這事，大臣們議論説“單于已經答應我們願意做藩屬保護邊塞，即使想回到北方去，也并不對漢朝構成威脅與妨害。韓昌、張猛擅自行事，拿漢朝世代子孫的未來與匈奴賭咒立盟，使得單于能够用惡言惡語告訴上天，使漢朝蒙受羞辱，有損國威，絶不能這樣做。應該派使者前去上告於天，與匈奴解除前盟。韓昌、張猛奉命出使，不成體統，罪行至爲大逆不道。”皇帝减輕他們的罪過，下詔對韓昌、張猛可以贖罪論處，不解除與匈奴的盟約。後來呼韓邪單于終於回到北方的單于王庭去了，匈奴人漸漸歸附於他，國内安定下來了。

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强，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厄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説，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語在《延壽》、《湯傳》。

郅支單于殺了漢朝的使者，自己也明白辜負了漢朝，又聽説呼韓邪日益强盛，擔心遭到襲擊，想往遠方遷徙。正巧這時康居王因爲屢次被烏孫國圍困，與手下的翕侯們商量，認爲匈奴是强大的國家，烏孫國一向附屬於它，現在郅支單于流落困頓在外，可以迎接他來，居住在東部，雙方合力攻破烏孫，讓郅支單于在那裏稱王，這樣便永遠没有來自匈奴的憂患了。便派使者到堅昆把這些話告訴了郅支單于。郅支單于常常擔心受到呼韓邪的侵襲，又怨恨烏孫，聽到康居王的計謀，十分高興，於是便與康居聯合，率軍隊向西進發。康居也派貴人帶着幾千匹駱駝、驢、馬，去迎接郅支。郅支的部衆不少人在路上凍餓而死，最後纔剩了三千人到達康居。後來，都護甘延壽與副都護陳湯出動軍隊到康居誅殺了郅支單于，這些記載在甘延壽、陳湯的傳記中。

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黄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宫良家子王檣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

郅支單于被殺後，呼韓邪單于又高興又害怕，向漢天子上書説：“我常常希望能够去拜見陛下，實在是因爲郅支單于居住在西方，我擔心他會與烏孫一起來攻打我，因此纔没能去朝見天子。現在郅支已伏罪被殺，希望允許我入朝拜見。”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又來到漢朝，漢朝對他的禮遇和賞賜還像以前一樣，并增加衣服、錦帛、粗絲棉的賞賜，都比黄龍年間增加一倍。單于自己説願意做漢朝的女婿，以親近漢朝。漢元帝把後宫僕人的良家女子王檣字昭君賜給單于爲妻。單于十分高興，向天子上書，説自己願意

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强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盗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絶。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争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没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

保護上谷以西至敦煌的漢朝邊塞，并永遠傳下去，請天子撤回邊塞上守衛的官吏士兵，好讓天子的臣民得以休養生息。天子把這事下交給大臣們商議，主管大臣們都認爲這樣做十分便利。郎中令侯應熟諳邊塞之事，認爲不能這樣答應匈奴。漢元帝詢問他其中緣故，侯應回答説："自從周、秦以來，匈奴就十分凶暴桀驁，侵擾邊塞，漢朝建立後，尤其受害嚴重。我聽説我們北邊的邊塞一直到遼東，外面是陰山山脉，東西長有一千多里，草木茂盛，禽獸衆多。這裏本來是冒頓單于憑恃的地方，他在裏面打造弓箭，訓練軍隊，進出陰山來侵擾我們，陰山便是他們養禽獸的苑囿。到了孝武皇帝的時候，派兵攻打、奪取了這塊地方，把他們驅趕到大漠以北。築起邊界要塞，建起哨所小路，修起塞外城池，設置了軍隊駐守在那裏，然後邊境上纔因此稍稍安定下來。大漠以北地勢平坦，草木稀少，多是沙石，匈奴來侵襲時，没什麽可做隱蔽的。從邊塞往南的地方，深山小路，來往艱難。邊境上的老年人説匈奴人自從失去陰山之後，每次經過時没有不哭的。現在如果我們撤回守衛邊塞的士兵，把這麽好的有利條件展示給他們，這是不能這樣做的第一條。現今皇帝您普施恩澤，您的恩德像上天一樣籠蓋着匈奴，匈奴人蒙漢朝救命之恩，纔前來叩首稱臣。那些匈奴人的性情，是在危難的時候便謙卑恭順，强盛的時候就驕横悖逆，這是他們的天性使然。前些時候漢朝已經撤銷了塞外城池，削减了駐守哨卡要路的軍隊，現在的人數纔够觀望情况、點烽火通信罷了。古人就説要居安思危，漢軍不能再撤，這是第二條。中原有禮義方面的教育，有刑罰做爲懲罰的手段，一些愚民還是敢犯法違禁，又何况單于，能一定做到不讓他的部衆違反盟約嗎？這是第三條，從開始中國就重視修建關隘來控制諸侯，這樣是爲了斷絶臣子的非分之想。建起邊界要塞，設置駐守的軍隊，不衹是爲了防備匈奴，也是爲了有那些附屬國和歸降的人，他們有的本來是匈奴人，我們擔心他們會思念故里而逃跑，這是第四條。近世西羌保護漢朝的邊塞，與漢朝人交往，一些官吏、

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内，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百姓貪圖小利，去侵襲、搶奪人家的牲畜、財産和妻兒，因此引起西羌人的怨恨，起來背叛漢朝，這樣的情况世代不斷。現在撤銷了邊塞的保衛軍隊，那麽慢慢地必然會導致互相侮辱欺凌，這是第五條。以前參軍去匈奴作戰的人有不少失落在那裏没有回來，他們的子孫很貧困，一旦逃出去了，去跟隨他們的親人，也不回來了，這是第六條。另外，邊塞上給人做奴婢的人十分愁苦，想要逃走的人很多，聽説匈奴那裏很好，祇是哨兵看得很緊，没有辦法。然而也還不時有逃出邊塞的，這是第七條。强盗小偷十分狡猾，常成群結夥犯法爲盗，如果他們被逼急了，逃出北邊的關塞，就没法約束懲罰他們了，這是第八條。建立邊塞以來有一百多年了，并不是祇用土築起墻垣，有時憑藉着山勢岩石，清除枯死跌落的大木頭，填平山谷水道，士兵、徒隸築城治水，花費的功夫很多，時間很長。簡直不能計算。我擔心商議此事的大臣不仔細地考慮事情的前前後後，祇想以現時的情况和目前的計較就減少徒隸和守衛的士兵。十年以後，百年之内，一旦有緊急變故，城池關塞已經毁壞，哨卡小路被湮没，祇好再出動人馬去駐扎修繕，幾代積累而成的東西是不可能一下子修復的，這是第九條。如果我們撤回守衛的士兵，减少了望哨，單于便會自以爲爲漢朝保衛守禦邊塞，覺得對漢朝有莫大的功勞，便會發生不可知曉的禍端。這樣爲匈奴開方便之門，削弱我國守衛力量的穩固，這是不能這樣做的第十條。因此，這不是永遠保持邊塞安定，控制其他少數民族國家的上等計策。"

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

侯應的對答上奏皇帝後，皇帝下詔説："不要討論撤銷邊防的事了。"并派車騎將軍許嘉向單于傳達口諭，説："單于上書説希望漢朝撤回守衛北部邊塞的官吏士兵，讓匈奴人來世代保衛。單于崇尚禮義，你這樣爲百姓着想十分好，這也是漢匈和好的長久之計，我十分贊賞。我國的四面邊界都有關口橋梁，并不是單單要防備塞外，也是爲了防備我國的强盗壞人猖獗，跑出邊塞去爲害匈奴，所以纔申明法度，以懲戒衆心。我已明白單于的心意，這毫無疑心。我擔心

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

單于怪我不撤邊防，所以派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去告訴單于其中緣故。”單于稱謝說：“我不瞭解天子的深遠思慮，多虧天子派大臣來告訴我，我十分感謝。”

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内侯，食邑三百户，令佩其王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

當初，左伊秩訾王替呼韓邪單于出謀劃策，讓他歸順漢朝，後來匈奴終於因此而安定下來。後來有人讒毁伊秩訾自我炫耀功績，經常不高興，心懷不滿，呼韓邪便對他有了懷疑。左伊秩訾王怕被殺掉，便率領自己手下的一千多人投降了漢朝，漢朝讓他做了關内侯，食邑三百户，讓他還佩戴原來王的印綬。到了竟寧年間，呼韓邪單于到漢朝來拜見漢天子，遇見了左伊秩訾王，單于謝罪說：“王爺您當初替我謀劃，恩義深厚，使我們匈奴到今天還安定寧静，這些都是王爺您的功勞啊，您的仁德我怎麽能忘記？是我做錯了，失去王爺的青睞，使得王爺離去，不願再留在匈奴，這些都是我的過錯。現在我想跟天子説説，請您回匈奴王庭。”伊秩訾説道：“單于您靠了上天的安排，自己歸順漢朝，匈奴得以安寧，單于神明，是天子的福佑，我有什麽功勞！現在我既然已經投降了漢朝，如果又回歸匈奴，就是三心二意了。我願意做您的使臣，留在漢朝，如果讓我回去，恕不聽命。”單于又一再堅決請求，終不能使左伊秩訾王回心轉意，便回匈奴去了。

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次曰且糜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絶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鬥，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

王昭君的封號是寧胡閼氏，生了一個兒子名叫伊屠智牙師，被立爲右日逐王。呼韓邪單于在位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去。起初呼韓邪單于很寵愛左伊秩訾哥哥呼衍王的兩個女兒。大女兒是顓渠閼氏，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叫且莫車，二兒子叫囊知牙斯。呼衍王的二女兒是大閼氏，生了四個兒子，老大叫雕陶莫皋，老二叫且糜胥，都比且莫車年紀大；二個小兒子是咸、樂，都比囊知牙斯小。還有其他閼氏生的兒子有十多個。顓渠閼氏尊貴，且莫車也受單于寵愛。呼韓邪單于病得快要死了，想讓且莫車繼位，他母親顓渠閼氏説：“匈奴混亂了十多年了，這種狀况像頭髮一樣不能斷絶，幸虧靠了漢朝的幫助，匈奴纔得以安定，現在國内平定的時間還不長，百姓打仗死傷很多。且莫車年紀還小，老百姓未能歸心

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皋，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爲復株絫若鞮單于。

於他，如果讓他即位，恐怕會再次使匈奴處於險境。我與大閼氏是親姊妹，生的兒子都一樣，不如立雕陶莫皋爲單于。"大閼氏説："且莫車雖然年紀小，有大臣們幫着處理國家大事，如果現在捨棄尊貴的，擁立卑賤的，恐怕以後還會出亂子。"呼韓邪單于最後還是聽從了顓渠閼氏的建議，立雕陶莫皋爲單于，立下約令，要他將來把國家傳給弟弟。呼韓邪死後，雕陶莫皋即位，稱爲復株絫若鞮單于。

復株絫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麋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復株絫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

復株絫若鞮單于即位後，派兒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到漢朝侍奉天子，任命且麋胥爲左賢王，任命且莫車爲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復株絫單于又以王昭君爲妻子，生了兩個女兒，大女兒云是須卜居次，二女兒是當于居次。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絶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静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

河平元年，單于派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人來漢朝進獻貢品，參加正月朝拜。大朝完畢，漢朝派使者護送伊邪莫演等人到了蒲反。伊邪莫演説："我想投降漢朝。如果不答應我，我就自殺，怎麼我也不回匈奴了。"漢朝使者回來報告，天子把這事交給大臣們討論商議，有的人説應該像以前那樣，接受投降的人。光禄大夫谷永、議郎杜欽認爲"漢朝建立以來，匈奴屢次犯邊爲害，所以我們纔設立封爵位賞金錢的厚遇，招徠投降的匈奴人。現在單于十分卑順，向漢朝稱臣，被列爲北部的藩國，派使者到漢朝朝拜祝賀，没有二心，因此漢朝對待投降的人，應該與以往有所不同。現在既然我們接受了單于忠誠的聘問與貢品，却又接受他們叛逃的大臣，這樣做是貪求得一人，却失去一國人的忠心，禮遇支持有罪的臣子，而拋棄向慕仁義的國君。假如是因爲單于剛剛即位，想親近漢朝，到漢朝來朝拜，而不知道漢朝的態度如何，對自己是好是壞，暗地裏派伊邪莫演來假投降，看看將來的吉凶如何，如果我們接受了投降的人，那便破壞了善行，於德有虧，使單于自己疏遠我們，不親近我們邊塞上的官吏；或者是有人使反間之計，想藉此在我們之間製造嫌隙，如果我們接受了投降的人，就正好中了他的計策，使匈奴人能够指責我們做得不

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綉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

對，責備我們理虧。這實在就是導致我們邊境安危與否的根源，軍隊出動與否的起始，是不能掉以輕心的。不如不接受歸降的人，向匈奴昭示我們如日月般不可變異的信用，抑制欺詐奸邪的陰謀，愛護那歸附親近漢朝的人，這纔是便利之策。”天子聽了他們二人的對答，聽從了他們的建議。并派遣中郎將王舜前去詢問歸降人的情況。伊邪莫演說：“那是我犯了狂病，胡說一氣罷了。”漢朝便派他回去了。伊邪莫演回到匈奴後，官位與原來一樣，并且不肯讓他再見漢朝使者。第二年，復株絫單于上書皇帝，希望在河平四年正月來朝拜漢天子，之後便入朝拜見，漢朝額外賞賜給他錦綉繒帛兩萬匹，粗絲棉兩萬斤，其他賞賜如竟寧年間一樣。

復株絫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

復株絫單于在位十年，鴻嘉元年死去。傳位給弟弟且麋胥，稱爲搜諧若鞮單于。

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朐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車爲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

搜諧單于即位後，派兒子左祝都韓王朐留斯侯入朝侍奉漢天子，任命且莫車爲左賢王。搜諧單于在位八年後，元延元年爲到漢朝參加第二年正月的大朝，從匈奴出發，還沒進入邊塞就得病死了。他的弟弟且莫車繼位爲單于，這就是車牙若鞮單于。

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撣王烏夷當入侍，以囊知牙斯爲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

車牙單于即位後，派兒子右於涂仇撣王烏夷當入朝侍奉漢天子。任命囊知牙斯爲左賢王。車牙單于在位四年，綏和元年死去。傳位給弟弟囊知牙斯，稱爲烏珠留若鞮單于。

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二閼氏子樂爲左賢王，以第五閼氏子輿爲右賢王，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説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説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説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

烏珠留單于即位後，立與第二閼氏生的兒子樂爲左賢王，立與第五閼氏生的兒子輿爲右賢王，派兒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朝侍奉漢天子，漢朝派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出使匈奴。當時皇帝的舅父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主管尚書省事務，有人勸説王根説：“匈奴有一座陡峭挺拔的高山接近漢朝的地方，面對着張掖郡，山上生長奇異的木材，添上鷲羽非常適合做箭竿。如果我們能够得到它，可以富饒邊塞，國家可以收到擴展土地的實利，將軍您也可以顯示功績，永遠流傳下去。”王根向皇帝説了要這座山的好處，皇帝也正想向單于要這座山，衹是怕匈奴不答應，有損皇帝的尊嚴。王根就把皇帝的意思告訴了夏

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閼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温偶駼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温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爲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駼仇撣王稽留昆入侍。

侯藩，讓他以個人的身份向單于要求。夏侯藩到了匈奴，等待時機拿話勸告單于説：“我見到匈奴有一座峭拔的山峰連接并進入漢朝地方，面對着張掖郡，漢朝有三個都尉率領幾百士兵駐扎在塞上，十分寒苦，值班當哨長久辛勞。單于您應該上書漢天子，貢獻出這塊地方，直接送給邊吏，這樣會省去漢朝守衛的兩個都尉和幾百士兵，以報答漢天子對匈奴的厚恩，漢朝的回報必定十分厚重。”單于問道：“這是漢天子的詔令呢，還是使者您的請求呢？”夏侯藩説：“這是天子的旨意，不過我也是爲單于您着想，出個好主意罷了。”單于説道：“孝宣皇帝、孝元皇帝可憐我父親呼韓邪單于，答應長城以北歸匈奴。他們要的這塊地方是温偶駼王居住的地方，我不知道那裏生長些什麽、是什麽樣子，請讓我派使者去詢問一下。”夏侯藩、韓容回到漢朝。後來二人又出使到匈奴，到那裏就向單于要那塊地方。單于説：“我父親、哥哥相傳已有五代，漢朝也不要這塊地方，衹是到我做單于了纔來要，是爲什麽呢？我已派人問過温偶駼王，匈奴西部諸侯國做氈帳和車輛，都要靠這座山上的木材。况且它是匈奴先輩留下的地方，我不敢丢失。”夏侯藩回來後，升遷爲太原太守。單于派使者來漢朝上書，把夏侯藩向匈奴索要土地的情况告訴皇帝。漢天子下詔報知單于説：“夏侯藩擅自假托天子詔旨向單于索要土地，按法應當處死，經過兩次大赦，現在把夏侯藩遷爲濟南太守，不讓他再駐扎在面向匈奴的地方。”第二年，單于入朝侍奉的兒子死了，歸葬匈奴。單于又派兒子左於駼仇撣王稽留昆入朝侍奉。

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疐翕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盗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户烏夷泠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驅牛畜去。卑援疐恐，遣子趨逯爲質匈奴。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疐質子。單于受詔，遣歸。

到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國的庶子卑援疐翕侯的部衆入侵匈奴西部邊界，搶奪牛羊牲畜，殺了不少匈奴人。單于聽説後，派左大當户烏夷泠率領五千騎兵攻擊烏孫國，殺死了幾百人，擄掠了一千多人，把牛羊趕回去了。卑援疐害怕了，派兒子趨逯到匈奴做人質。單于接受了，把情况報告了漢朝。漢朝派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出使匈奴，責備單于，告訴他要把卑援疐做人質的兒子送回去。單于接受了詔令，把人放回去

了。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希望能參加五年正月的大朝。當時哀帝正患病，有的大臣說匈奴人從中國的上游來，會帶來禍祟，自從黃龍、竟寧年以來，單于每次到中國來朝拜後都會有皇帝國戚亡故。皇帝因此感到很爲難，就這事向大臣們徵求意見，大臣們也認爲如果讓單于來朝拜，衹會空費錢財，可以暫且不要答應單于的要求。單于的使者告辭要回匈奴了，還没有走，黃門郎揚雄上書皇帝勸諫說：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

我聽說《六經》上談論的治國之道，推崇在没有混亂之前就進行治理；軍事家對於勝利，推崇在没有交戰之前就已經戰勝敵人。這兩種說法的道理都十分精妙，然而處理國家大事的根本原則，却不能不明察。現在單于上書要求朝見陛下，陛下不允許而予以推辭，我愚昧地認爲漢朝與匈奴從此便要發生矛盾了。本來北方那些少數民族，就是五帝也不能讓他們臣服，三王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因而不能使我們的關係出現裂痕是很明顯的事。我不敢說得太遠，請允許我援引秦朝以來的事例加以說明：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郡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

憑秦始皇的强盛，蒙恬的威猛，統率帶甲之士四十多萬，然而却不敢窺視西河，衹是築起了長城做爲分界。正當漢朝剛剛建立，憑高祖皇帝的聖威，三十多萬軍隊被圍困在平城，有的人七天都没吃飯。當時高祖身邊有許多奇譎善變的謀士、善於謀劃的臣子，然而高祖等人最後纔所以得以逃脱，却是靠了人們不願說的方法。另外高皇后也曾經對匈奴十分氣憤，召集大臣們在朝廷商議，樊噲請求率領十萬騎兵攻打，橫行匈奴，季布却說："應該殺了樊噲，這麽愚妄地阿諛奉承皇后的旨意！"於是由大臣們予以權變，順着來信的言辭寫了回信，然後與匈奴的矛盾纔解决了，威脅中國的憂患纔得以平息。到了孝文帝時，匈奴入侵北部邊境，探馬一直到了雍甘泉，京城震動，皇帝派三位將軍率軍分别駐扎在細柳、棘門、霸上以防備匈奴，幾個月後匈奴纔退去。孝武皇帝即位，在馬邑設謀埋伏，想誘殲匈奴，派韓安國率領三十萬軍隊在邊地截擊，匈奴

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絶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

發覺後退去了，漢朝白白浪費了資財，軍隊的辛勞也白費一場，一個匈奴人也没有見到，何况是單于！後來孝武皇帝深切思慮國家大計，規劃宏大長遠的方案，於是大批地出動軍隊幾十萬人，派衛青、霍去病統率，前後征戰十多年。於是漢軍渡過西河，越過大沙漠，攻破寘顏，襲擊單于王庭，到達了匈奴最遠的地方，追殲敗逃的敵人，在狼居胥山上設壇祭天，在姑衍山上祭地，到達了瀚海纔回來，擄獲的匈奴王公貴人數以百計。從此之後，匈奴人感到十分震驚恐怖，更迫切地要求與漢朝和親，然而也還是不肯向漢朝稱臣。

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内亂，五單于争立，日逐、呼韓邪携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肄以惡，其强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埽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

况且前朝皇帝難道願意花費無數的錢糧讓無罪的人去當差從軍，攻打到狼望之北纔感到高興？是認爲不徹底辛勞一次就不能得到長久的平安逸樂，不暫時費人費力打敗匈奴就没有長久的安寧，所以纔忍心出動百萬軍隊，冒如同餓虎口裏拔牙那樣的危險，前去攻打匈奴；如同拿去填塞盧山山壑那樣，把國家府庫積累的錢糧運去打仗而不後悔。到本始初年，匈奴又生桀驁不馴之心，想攻掠烏孫國，危害嫁到那裏的漢朝公主，於是漢朝出動五位將軍率領十五萬騎兵攻打匈奴的南部，長羅侯率烏孫國五萬騎兵攻打匈奴的西部，都是按預先約定到期限就回來了。當時各路人馬所獲甚少，衹不過是發武揚威，表明漢軍如迅雷巨風那樣威猛罷了。雖然是空手而去，空手而歸，還是傷了兩位將軍。所以北方的匈奴如果不臣服，那麽中國就永遠不能高枕無憂。等到元康、神爵年間，皇帝神明，國家大治，恩澤廣施，而匈奴却發生内亂，五個單于争位，日逐王、呼韓邪單于率部衆投歸文明之邦，向漢天子俯伏稱臣，然而天子還是衹施行籠絡、懷柔政策，認爲還是不適宜把他們當做臣子與奴僕對待。從此以後，匈奴單于有要來朝拜的不予拒絶，有不想來的也不勉强。爲什麽呢？匈奴人生性桀驁不馴，身體魁偉，憑恃自己的力氣大，很難用仁善教化他們，却容易習於爲惡，他們的倔强難以屈服，他們的和順却是難得可貴。因此，在他們没有臣服的時候，不惜出動軍隊到遠方去

無餘菑。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

攻打他們，全國拿出財力支持戰爭，死傷軍卒，攻破城池、打敗敵人，那是多麼艱難；在他們臣服之後，對他們慰問安撫，使者往來，給錢給物，恩威并施，如此的完備。以往的時候，我們也曾攻拔大宛國的城池，踏上烏桓的堡壘，探看姑繒的軍壘，踐踏蕩姐的地方，斬拔朝鮮、兩越的軍旗，征服這些地方花費的時間，短的不過十天半月，長的不過半年，必然已經在其庭中耕地，掃清了他們的里門，在那裏設郡置縣，如雲撤去，如席捲起，乾净完全，再也没有後患。祇有匈奴的情况不一樣，真是中國的勁敵，其他三面邊境的情勢與此相比差得遠了，前朝皇帝也更是十分重視，不是可以掉以輕心的。

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絶，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内，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逾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現在單于向慕仁義，有至誠的心意，想離開王庭，到漢天子面前朝見，這是前世流傳下來的方略，是先帝神靈所希望的事情，國家雖然要破費些錢財，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怎麼能用會帶來禍祟的話予以拒絶，用没有期限的日子去疏遠他，斷絶了往日的恩義，造成將來矛盾的起端！現在慢待他，疏遠他，使他懷恨在心，背叛了以前説的話，使單于用往昔我們説過的和好的話來埋怨我們，因此自絶於漢朝，最後再也不肯有臣服之心，不可用暴力壓服，又不能用好話使他明白，怎能不成爲我們的大憂患！眼明的人能在近乎没有形狀的時候看到東西，耳尖的人能在近乎没有聲音的情形下聽到些什麼，如果真能在事情還没有發生以前就已預先料到了，那麼蒙恬、樊噲就不再有用，棘門、細柳不再設防，馬邑那樣的計策還在哪裏設伏？衛青、霍去病那樣的功績又有什麼用？去烏孫的五位將軍那樣的雄威又去震驚誰去？不然的話，一旦兩國有了矛盾之後，即使有足智多謀的謀士在朝廷内勞神費心，出謀劃策；有能言善辯的説客整日在外奔走游説，説客多得常互相撞車，也還是不如在事情還没有發生之前就預做準備。況且以往我們謀取西域，控制車師，建設城郭，設置都護，統領保護三十六國，一年花費的錢財數以百萬計，難道是爲了害怕康居、烏孫越過白龍堆而侵掠西部邊境？是爲了制服匈奴啊。百年的勞苦功績，一天之内就全

部喪失掉，花費了十錢却吝惜一錢，我真爲國家擔憂不安。希望陛下能稍微考慮一下事情没有混亂、没有發生戰争以前該采取的策略，從而遏制邊境上就要萌生的災禍。

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

奏章上達，皇帝看過之後明白過來了，派人召回了匈奴使者，再次答覆了單于的來信，允許單于入朝拜見。賞賜給揚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正巧單于還没有出發便病了，又派使者來説希望能在明年來入朝晋見。過去的舊例是，單于來朝拜，允許自名王以下以及侍從的人二百多人跟隨入朝。單于又上書皇帝説："承蒙天子神靈保佑，匈奴人民强壯衆多，希望能允許我帶五百人去朝見天子，以昭明天子的盛大仁德。"皇帝全都答應了單于的要求。

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綉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況等乏食，單于乃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

元壽二年，單于來漢朝晋見，皇上因爲主凶兆的太歲和可以詛咒制人的厭勝在那裏的緣故，便讓單于住在上林苑蒲陶宫。并派人告知單于，這是對他表示的格外尊重，單于也明白了。這次單于來朝，皇帝增加給的賞賜物有三百七十套衣服，三萬匹錦綉繒帛，三萬斤粗絲棉，其他賞賜與河平年間一樣。正月大朝完後，漢朝派中郎將韓況護送單于回匈奴。單于出了邊塞，到達休屯井，向北渡過車田盧水，道路曲折遥遠。韓況等糧食短缺，單于就供給他們，過了期限五十多天韓況等人纔回來。

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説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當初，皇帝派稽留昆跟隨單于一起回去，單于回到王庭後，又派稽留昆同自己的娘舅右大且方及妻子入朝侍奉天子。這次朝拜回去後，又派右大且方的同母哥哥左日逐王都及妻子入朝侍奉。這個時候，漢平帝年紀小，太皇太后臨朝稱制，新都侯王莽主持朝政，王莽想藉稱頌太后威德至盛來取悦於太后，便讓人從側面告訴單于，要他派王昭君的女兒須卜居次云入朝侍奉皇太后，用來賞賜的東西十分豐厚。

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

正巧這時西域的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二人都怨恨都護校尉，率領妻兒部衆逃走，歸降了匈奴，事情記載在《西域傳》裏。單于接受了投降的人，把他們安置在左谷蠡地方，派使者上書漢朝報告情況説："我已全部接受下了。"

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告單于曰："西域内屬，不當得受，今遣之。"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絶，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説，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

朝廷詔令派中郎將韓隆和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出使匈奴，告知單于説："西域歸屬漢朝管轄，單于不應當接受投降的人，要你放回他們。"單于説："孝宣皇帝、孝元皇帝哀憐我們，與我們約定，從長城以南歸漢朝天子所有，從長城往北歸單于所有。如果有侵擾邊塞的，要互相通報情況；有來投降的，不得接受。我的父親呼韓邪單于蒙受漢朝無量的大恩大德，臨死時留下話説："如果有從中原來投降的人，不許接受，要把他送回邊塞，送還漢朝，以報答漢天子的厚恩。'而這次投降來的人是長城以外的國家的人，我可以接受。"漢朝使者説："當初匈奴骨肉親人之間互相攻擊，國家幾乎絶滅，承蒙中國的大恩，扶助單于，使危亡的匈奴得以延續下來，家室妻兒得以保全平安，世代相傳，對漢朝的大恩，匈奴應該有所報答。"單于聽後，對使者磕頭謝罪，把歸降的兩個王爺抓來交給了漢朝使者。漢朝詔令派中郎將王萌到西域的惡都奴邊界上迎接并接受歸還的人。單于派使者護送到漢朝，并向皇帝請求饒恕罪過。使者報告朝廷，朝廷下詔不予饒恕，并會集西域各國國王，殺了句姑和唐兜，昭示其罪。重新制定了四條規約：中國人逃入匈奴的、烏孫國逃亡歸降匈奴的人、佩戴中國印綬由漢朝任命的一些西域國家投降匈奴的人、烏桓國投降匈奴的人，匈奴都不得接受。漢朝派中郎將王駿和王昌、副校尉甄阜和王尋出使匈奴，向單于頒布四條規約，規約與璽書混封在一函之内，交給了單于，要求他奉行，并就此收回以前漢宣帝與匈奴制定的規約，裝在信函中回來了。當時王莽奏請皇帝後批准，命令中國人不許有兩個字的名字，并派使者去匈奴用托詞婉言勸説單于，應該上書朝廷，追求漢朝文明教化，衹用一個字的名字，漢朝一定會加倍賞賜。單于聽從了使者的勸告，上書朝廷説："我有幸成爲漢朝的外臣，喜愛漢朝的太平聖明的禮制。我原來的名字是囊知牙斯，現在我願意把名字改爲知。"王莽十分高興，告訴了太后，派使者去予以答覆，賞賜十分豐厚。

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

漢朝頒布與匈奴的四條規約後，後護烏桓的

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驅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

使者告訴烏桓的百姓，不要再向匈奴交納皮布稅。匈奴按舊例派使者去烏桓徵稅，匈奴一些想做買賣的販子及婦女都隨使者一起去了。烏桓的人拒絶説："我們聽從漢天子的詔令，不許我們向匈奴納稅。"匈奴使者十分憤怒，把烏桓的首領收捕，吊了起來。首領的弟弟生氣了，一起殺了匈奴的使者以及跟隨來的官員，把來販賣東西的婦女和他們的牛馬扣留没收。單于聽説了，派使者去命令左賢王出兵攻入烏桓，指責他們殺了匈奴使者，并攻打他們。烏桓被打散，有人跑上了山，有人到東邊去憑堡壘自保。匈奴殺了不少人，把烏桓的近千名婦女、老人、小孩驅趕走了，把他們留置在左地，派人告訴烏桓説："拿馬匹畜皮和布匹來贖你們的人。"烏桓派被搶去的人的親屬二千多人帶着財物、牲畜去贖人，匈奴接受了財物，把人也扣留了。

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紱，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乃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説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絶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

王莽篡奪了漢朝江山，建國元年，派五威將軍王駿率領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個人，帶着許多金銀、布帛，送給單于，向單于通報王莽受命於天，代替漢室的情況，并換回單于原來的璽印。原來的璽印文是"匈奴單于璽"，王莽更换做"新匈奴單于章"。將軍們到了匈奴後，代表朝廷授給單于璽印和綬帶，并宣詔命令單于把原來的璽印綬帶交上來。單于二次叩拜，接受詔書。翻譯走上前來，想解下原來的璽印綬帶，單于舉起胳膊讓他解。這時左姑夕侯蘇在旁邊對單于説："還没有見到新的璽印文字，應當暫且別給他。"單于就放下胳膊不讓摘了。單于請使者在氈帳落坐，單于想走上前去爲皇上祝賀長壽，五威將軍王駿説："原來的璽印與綬帶應當按時交上來。"單于説："好吧。"就又舉起胳膊讓翻譯來解取。左姑夕侯蘇又説道："還没看見璽印文字，暫且別給他。"單于回答道："印文怎麽會變呢！"於是便解下原來的璽印綬帶呈送上去，將軍們接受了。單于佩戴上新的印綬，也不解下來看看璽印，一直吃喝到夜裏纔散席。右將軍陳饒對其他將軍們説："剛纔左姑夕侯對印文有懷疑，差點兒不讓單于把舊璽印交給我們。如果他讓單于看了璽印，見到印文變了，一定會

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乃有'漢'言'章'。今即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爲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輿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

來要原來的印，這樣的話我們便没法用言辭予以拒絶。既已得到故璽，又再次失去，太有辱使命。不如毁掉原來的印璽，斷絶這個禍根。"將軍們都很猶豫不决，没有人應和。陳饒，是燕地人，果敢驍勇，就拿起斧子砍壞了舊璽印。第二天，單于果然派右骨都侯當來對將軍們説："漢朝賞賜給單于璽印，上面用'璽'字，不用'章'字，而且那舊印上没有'漢'字。祇有王以下的印纔有'漢'字、'章'字。現在的印上面去掉了'璽'字，加上了'新'字，這便與臣子没有什麽區别了。單于希望能得到原來的璽印。"將軍們把原來的印拿給他看，對他説："新王朝順天承運，允許我們這些將帥隨意破壞舊璽印。單于您應當順應天意，奉行新莽王室的禮制。"右骨都侯當回去報告了單于事情的經過，單于知道已是無可奈何，况且又得了不少金銀，於是便派弟弟、右賢王輿帶着馬牛等禮物隨新朝將帥入朝稱謝，并上書朝廷要求得到像原來那樣的璽印。

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内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顓决，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

將帥們回到了左犁汗王咸居住的地方，看見有許多烏桓的百姓，便問咸這是怎麽回事。咸詳細談了事情的經過，將帥們説："前邊我們與匈奴有過四項規約，不許匈奴接受烏桓投降的人，趕快把他們送還。"左犁汗王説："請讓我偷偷地跟單于説一下，得了回話，就放他們回去。"後來單于派左犁汗王回報説："這些投降的人是應當從塞内送還，還是從塞外送還呢？"將帥們不敢擅自决定，把事報告朝廷。朝廷下詔，要他們從塞外送還。

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税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釁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乃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聞。

單于起初因爲夏侯藩向匈奴索要土地自己拒絶了，後來因爲向烏桓徵税不成，於是就侵掠烏桓的部衆，矛盾由此産生，再加上印文被改變，所以很怨恨。於是派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多人率領一萬騎兵，以護送烏桓被俘的人爲名，駐軍在朔方邊塞下。朔方太守向朝廷報告了此事。

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驅畜産，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

第二年，西域的車師後王須置離圖謀投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殺了他。置離的哥哥狐蘭支率領部衆二千多人，驅趕着牲畜，全國逃亡投降了匈奴，單于接受了。狐蘭支與匈奴一起入侵，攻

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

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侯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刀護，遣人與匈奴南犂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别置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犂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黄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拜助爲順單于，賜黄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

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産不可勝數，緣邊虚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

打車師，殺了後成的首領，殺傷了都護司馬，又回匈奴去了。

當時戊己校尉史陳良和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侯任商等人見西域許多人背叛中原，又聽説匈奴要大舉入侵，擔心會被一起殺死，就共同商議，劫持了官吏、士兵幾百人，一起殺死了戊己校尉刀護，派人通知匈奴南犂汗王南將軍。匈奴南將軍率二千騎兵進入西域迎接陳良等人，陳良等人把戊己校尉屬下的官吏士兵男女共二千多人悉數劫持到匈奴。韓玄、任商留在了南將軍那裏，陳良、終帶直接到了單于王庭，帶去的人另外安置在零吾水邊種田。單于賜號陳良、終帶，叫做烏桓都將軍，把他們留在單于王庭，屢次把他們召來飲酒吃飯。西域都護但欽向朝廷上書，報告匈奴的南將軍右伊秩訾率兵入侵西域諸國。於是王莽把匈奴的單于封號數目大大增加，達到十五個，派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率領一萬騎兵，帶着許多珍珠寶器到了雲中郡的邊塞旁，通過引誘手段把呼韓邪單于的幾個兒子招來，想依次封他們爲單于。派翻譯到邊塞外誘招右犂汗王咸、咸的兒子登、助等三人，到後就强迫他接受孝單于的封號，并賞賜給他安車、鼓車各一輛，黄金一千斤，雜繒一千匹，帶旗的戲戟十杆；封他兒子助爲順單于，賞賜給黄金五百斤；派驛車送助、登到長安。王莽又封藺苞爲宣威公，任命爲虎牙將軍；封戴級爲揚威公，任命爲虎賁將軍。單于聽到這些事，憤怒地説："先單于受漢宣帝的恩遇，對漢朝不能背負。現在的天子不是宣帝的子孫，怎麽做了天子？"派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以及左賢王樂率兵入侵雲中郡的益壽塞，殺了許多官吏和百姓。這一年是建國三年。

此後，單于多次派左右部都尉、邊塞上的那些封王侵入邊塞殺掠，規模大的有一萬多人，中等規模的有幾千人，少的幾百人，殺了雁門、朔方的太守和都尉，劫掠官吏、百姓和牲畜財産不可勝數，邊塞上因而大爲虚弱。王莽剛做天子，想憑恃國家府庫的富有建立自己的威望，便封了十二部將帥，出動各郡縣封國的勇士，拿出武器

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并出，窮追匈奴，内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

庫的精良兵器，命他們各自駐扎在一方，逐漸向邊塞輸送。計劃等達到三十萬人的規模，帶足够三百天吃的糧食，分十路同時出擊，對匈奴窮追猛打，把他們趕到丁令去，并劃分匈奴的地盤，立呼韓邪的十五個兒子爲單于。

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允内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蝱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虚，不能奉軍糧，内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釜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鋭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

王莽的大將嚴尤勸諫他說："我聽說匈奴爲害中原，從開始到現在已經很久了，没聽説前代一定要去征伐的事。後代的周、秦、漢三朝去征伐了，然而没有一朝稱得上是得上等策略的。周朝可以説是得中策，漢朝得下策，秦朝就是毫無策略了。在周宣王的時候，獫允向内地入侵，到達了涇陽，周宣王派將軍前去征伐，攻到邊境就回來了。周朝對待戎狄的入侵，就好像對待蚊虻咬人一樣，趕跑就算了。所以天下人都稱贊這是明智之舉，這是中策。漢武帝選拔將領，訓練士兵，約好少帶糧食，輕裝深入匈奴，把匈奴趕得遠遠的，雖然獲勝，俘獲不少，匈奴却總是予以報復，兵連禍接三十多年，結果中國疲憊虚耗，匈奴也深受創傷，天下人把這稱爲武勇，這是下策。秦始皇不肯忍受匈奴入侵的小耻辱，輕易徵用百姓，修築堅固的長城，綿延上萬里，運輸磚石，從海邊建起，長城沿邊境建完了，中國國力也衰竭了，并因此丢掉了社稷江山，這便是無策了。現在中原各地遭受大旱災，幾年來都發生饑荒，西北邊境尤其受害嚴重。如果我們出動三十萬軍隊，準備好够三百天用的糧草，向東面搜求於海代之地，向南面徵取於江淮之地，然後纔能完備。考慮一下要走的路程，一年時間還不能集合起來，先開到的軍隊屯聚在一起，暴露在野外，軍隊疲憊，槍械損壞，必定没有戰鬥力而不可再用，這是第一個難處。邊境上已經十分空虚，不能供應軍糧，在内地各郡縣封國徵集，又供應不上去，這是第二個難處。計算一下用糧數，一個人三百天需要糧食十八斛，不用牛是擔負不了的；牛又要吃草料，也要帶上，又得加上二十斛，已是十分沉重了。匈奴地方多是沙地，又缺水缺草，按過去的經驗推測，軍隊出動還不滿一百天，牛一定會快死光了，剩了的糧食還有很多，人又背不動，這是第三個難處。匈奴那裏

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秋冬季十分寒冷，春夏季常颳大風，衹有多帶大鍋木炭纔能應付，然而又嫌太重，不可擔負。吃乾糧、喝白水，從而度過一年四季，軍隊有發生瘟疫的危險，所以前代攻打匈奴，不過一百天，不是不想延長時間，是情況不允許，力量達不到，這是第四方面的難處。糧草輜重跟隨着軍隊，必然減少輕鋭部隊的數量，不能迅速行軍，匈奴慢慢就能逃去，必然追不上他們，即使有幸與匈奴人遭遇，我們又有輜重糧草拖累。如果碰到狹路險徑，行軍時衹好馬首連馬尾，拉長隊伍。如果匈奴人截斷我們，前後襲擊我們，那危險真不可預料，這是第五個難處。大肆徵用百姓，打敗匈奴的軍功却不一定能够獲得，我感到十分擔憂。現在既然朝廷已經出動軍隊，就應當讓先到達的軍隊出擊，讓我和别的將軍率軍隊深入匈奴，迅速攻擊他們，使匈奴受到損失與創傷。”王莽不聽從嚴尤的建議，還像開始那樣調兵運糧，結果攪得全國一片混亂。

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爲順單于。

匈奴右犁汗王咸接受了王莽孝單于的封號後，跑出邊塞回到王庭，把被脅迫的情况仔細地告訴了單于。單于更换他的官職，讓他做了於粟置支侯，這是匈奴低賤的官職。後來咸的兒子助病死了，王莽讓他的另一個兒子登代替助做順單于。

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爲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驅畜産去甚衆。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爲寇。兩將以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

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駐扎在雲中郡的葛邪塞。這時，匈奴多次入侵邊塞，殺死將帥士兵，搶掠走百姓人口，趕走了許多牲畜。後來抓到了匈奴俘虜審問，都説孝單于咸的兒子角多次率軍入侵。陳、王二位將軍把情况報告了朝廷。建國四年，王莽會集各少數民族首領，在長安市斬殺了咸的兒子登。

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烟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虚空，野有暴骨矣。

當初的時候，北部邊境從宣帝以來，幾代没有見過烽火，没經過戰事，百姓人口旺盛，牛馬遍野，等到王莽攪動了匈奴，與匈奴結仇，邊境上的人民或死亡、或被擄走；再加上王莽徵集的十二部兵馬長久駐扎在這裏，而不出擊，將士疲憊，幾年之間，北部邊境就空了，原野上可見到暴露的白骨。

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

烏珠留單于在位二十一年，建國五年死去。

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爲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

匈奴執政的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就是王昭君女兒伊墨居次云的女婿。云經常希望能與中國和親，平常又與咸關係很好，她看到咸前後受到王莽的任命，於是便越過輿，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

烏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爲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爲左賢王，以弟屠耆閼氏子盧渾爲右賢王。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爲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爲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爲護于，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單于貶賤己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爲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

烏累單于咸即位後，讓弟弟輿做了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的兒子蘇屠胡本來是左賢王，讓弟弟屠耆閼氏的兒子盧渾做右賢王。烏珠留單于活着的時候，被封爲左賢王的人屢次死去，於是以爲這個封號不吉祥，於是把左賢王的封號改爲"護于"。護于是匈奴最尊貴的官職，按次序以後是要做單于的，所以烏珠留單于把護于的封號賜給自己的長子，想把國家傳給他。咸怨恨烏珠留單于當初貶低自己的封號，不想把國家傳給自己。等咸做了單于，就把護于貶爲左屠耆王。云和須卜當就勸咸與中原和親。

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黄金衣被繒帛，紿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内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絶。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爲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

天鳳元年，云、須卜當派人到西河郡虎猛縣的制虜塞下，告訴關塞上的官吏説想會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是王昭君哥哥的兒子。中部都尉上報朝廷。王莽便派王歙和他的弟弟騎都尉展德侯王颯出使匈奴，祝賀單于新登大位，賞賜給黄金、衣被、繒帛，欺騙單于説他入侍的兒子登還在中原，并給錢要求單于把陳良、終帶等人交給朝廷。單于把陳良等四人全部抓來，還有殺死校尉刀護的賊人芝音的妻兒以下共二十七人，全部捆好關在囚車裏交給了使者，并派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護送王歙、王颯回朝。王莽製作了焚如之刑，燒殺了陳良等人，把駐扎在邊塞的將帥及士兵撤回原地，衹設置游擊都尉。單于貪求王莽送的財寶，所以外表上仍按漢朝時的舊例行事，但暗地裏却喜歡侵掠邊塞以得利。并且使者回到匈奴後，單于知道兒子登以前已經被王莽殺死了，十分怨恨，便派兵從左地入侵，擄掠不絶。王莽的使者責問單于，匈奴人總是回答説："烏桓與匈奴的奸黠之民一起結夥入侵邊塞，就好像中國有盜賊一樣！單于咸剛剛即位，主持國政，威信還不高，費盡全力去禁止這類事情，并不敢有二心。"

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五威

天鳳二年五月，王莽又派王歙與五威將軍王

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説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爲後安公，當子男奢爲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盗如故。咸、歙又以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歙錢二百萬，悉封黯等。

咸，率領伏黯、丁業等六人，護送右厨唯姑夕王回匈奴。同時把以前斬殺的單于的兒子登，以及被害的跟隨登的匈奴貴人的靈柩奉還匈奴，都用常車裝載。到了塞下，單于派云、須卜當的兒子大且渠奢等人到邊塞迎接。王咸等人到王庭以後，送給單于許多金寶珍珠，并勸説單于改變國號，改匈奴爲"恭奴"，改單于爲"善于"，賞賜給印綬。封骨都侯須卜當爲後安公，封須卜當的兒子奢爲後安侯。單于貪求王莽的金銀珠寶，所以都委曲聽從了，然而還像以前一樣侵掠寇盜。王咸、王歙又把朝廷購求陳良等人的金錢交給云和須卜當，讓他們分别賜給下級。十二月份王咸等回到塞内，王莽十分高興，賞賜給王歙錢二百萬，伏黯等人都被封官。

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輿立，爲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

烏累若鞮單于咸在位五年，天鳳五年死去，他的弟弟左賢王輿繼位，稱爲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匈奴稱呼"孝"爲"若鞮"。自呼韓邪單于之後，匈奴與漢朝關係親密，看到漢朝皇帝的謚號稱爲"孝"，十分羨慕，所以單于都加上"若鞮"。

呼都而尸單于輿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于居次子醯櫝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脱，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并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庶女陸逯任妻後安公奢，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爲欲出兵立之者。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

呼都而尸單于輿繼位後，貪圖王莽的金銀賞賜，派大且渠奢與云的妹妹當于居次的兒子醯櫝王一起到長安向王莽奉獻貢品。王莽派和親侯王歙與匈奴大且渠奢一起到達制虜塞下，與云、須卜當約請相會，然後便以武力相脅迫，把他們帶到了長安。云和須卜當的小兒子從塞下逃走了，回到了匈奴。須卜當到了長安，王莽拜他爲須卜單于，想出動大軍輔佐他在匈奴做單于。但是王莽的軍隊却調動不起來，而這也更惹惱了匈奴，各部一起向北部邊境入侵，北部邊塞因此破敗不堪。這時正巧須卜當病死了，王莽把自己庶出的女兒陸逯任嫁給後安公奢做妻子，對他十分尊寵，目的終究還是爲了想出兵扶立他做單于。這時正好漢兵攻殺王莽，云、奢也一起被殺死了。

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輿驕，

更始二年冬天，漢朝派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出使匈奴，授給單于漢朝原來式樣的璽綬，授給王侯以下的人印綬，同時把跟從云和須卜當來中原的、没死而剩下的親屬、貴人

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牚距，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送回匈奴。單于輿十分驕橫，對陳遵、王颯說："匈奴與漢朝本來是兄弟，匈奴中間的時候發生內亂，孝宣皇帝幫助呼韓邪單于登位，所以我們向漢朝稱臣，以示尊敬。現在漢朝也發生了內亂，皇位被王莽篡奪，我們匈奴也出兵攻打了王莽，使他邊境空虛，使漢朝百姓騷動，人心思漢，使王莽終於失敗而漢朝得以復興，這也是靠了我們匈奴的力量，漢朝應當重新尊敬我們！"陳遵與單于抗拒辯論，單于一直堅持這樣的說法。第二年夏天，王颯、陳遵回到漢朝。這時正好赤眉軍攻入長安，劉玄失敗了。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强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

贊曰：《書經》告誡"蠻夷少數民族擾亂中原"，《詩經》稱贊"勇敢地面對戎狄"，《春秋》上說"有道之君四邊的少數民族也擁護"，夷狄爲害中原由來已久。所以自從漢朝建立，那些忠言直諫、計謀深遠的大臣們，何嘗不是費盡心機，出謀劃策，在朝廷上爭論如何對付夷狄？高祖時有劉敬，呂后時有樊噲、季布，孝文帝時有賈誼、晁錯，孝武帝時有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們堅持己見，有相同的，有不同的，然而歸納起來，也就是兩種意見。縉紳儒士堅持與匈奴和親，披甲戴胄的武士則堅持討伐攻打匈奴，都是祇顧某一時期有利或有害的偏執之見，却沒有深入考察匈奴自始至終的歷史。從漢朝建立直到現在，經歷了很多年代，比《春秋》紀年還多，漢朝與匈奴的關係，既有崇尚文治而實行和親的時候，也有使用武力征伐戰鬥的時候；既有謙卑恭順侍奉匈奴的時候，也有用武力征服而把他們當臣子奴才對待的時候。有屈有伸，變化不同，或我强、或你弱，地位相反，所以我們可以談論一下其中詳情。

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

以往提倡與匈奴和親的言論，是由劉敬開始的。當時天下剛剛安定，漢朝剛經歷了在平城被匈奴圍困的災難，所以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與匈奴商議和親，送給單于金銀糧棉，希望能够使邊境安定。孝惠帝、高后的時候聽從匈奴，不敢違抗，匈奴的侵掠却一點兒也沒減少或停止，而單于反而更加驕狂。到了孝文帝時，與匈奴互通貿易，開放邊境市場，把漢朝公主嫁給單于，增

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

加送給匈奴的財物，每年要花一千金子，匈奴却屢次違反和約，漢朝邊境屢遭侵害。所以文帝到了中年以後，發憤圖强，親自穿起戎裝，騎上戰馬，率領六郡的精壯勇猛的戰士，在上林苑練習騎馬射箭，演練戰陣，調集天下的精兵强將，駐扎在廣武城。文帝向馮唐詢問，和他談論將帥，感嘆思慕古代的名臣。因此與匈奴和親毫無益處，已然是十分明瞭的了。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説也，獨可説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没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

董仲舒親眼見到了漢初四朝的那些事情，却還是想遵從過去的章程，大大增重與匈奴的規約。他認爲“仁義能够感動君子，利益能够鼓動貪婪的小人，像匈奴人那樣的，是不能用宣教仁義來使他們明白的，衹能用厚利金錢使他們高興，和他們向天發誓，結下盟約。所以應該多送給他們金銀財物以消弭他們凶暴的攻擊意識，與他們對天盟誓從而使雙方締結的盟約更牢固，讓單于的愛子來漢朝做人質從而使他下决心時受到牽累。即使匈奴想要輾轉邊塞，攻擊漢朝，也没有辦法不顧及到要失去金錢厚利、會欺騙上天、愛子會被殺死，從而無法舉措。爲向匈奴送禮而徵收的錢財，比不上出動三軍征伐匈奴所花費的軍費；防禦匈奴的堅固的城郭的效用，與派行爲貞正的人與匈奴訂立的盟約的效用也没有什麽兩樣。而這樣做，却能够使邊塞城池中防衛邊境的人們解下鎧甲，得以輕鬆，使他們的孩子能够平安地吃口飯。使匈奴的騎兵不再窺視侵襲漢朝的長城，刀槍弓箭不再在中原流行，對於天下人民來説不是很便利的事情嗎!”然而考察一下，董仲舒的言論，與當時的事實情勢比較一下，就會知道他説的那些在當時是不合時宜的，對後世來説也有不正確的地方。在孝武帝的時候，雖然攻打匈奴，所獲甚多，然而士兵、戰馬死去的數目與獲得的也大致差不多；雖然開闢了河套以南的原野，建築了朔方郡，可是也拋棄了造陽以北的地方九百多里。匈奴的百姓時時來投降漢朝，單于也總是扣留漢朝使者做爲報復，他們桀驁不馴的性格還是原來那樣，又怎麽肯把自己的愛子交給漢朝做人質呢?這就是董仲舒言論不合當時時宜的地方。如果不能做到讓匈奴人來做人質，和

親的盟約就是白紙一張，這就重犯了孝文帝過去的錯誤，而助長匈奴没完没了的欺詐行爲。不選拔能够保衛國境的武將駐守邊境上的城池；不修亭障、築小路，準備保衛邊塞的手段；不把長戟磨鋒利、把勁弓準備好，使我們有所憑藉、有所依靠，却一味向百姓横徵暴斂，跑了好遠去賂遺匈奴，剥奪百姓的財産，去送給我們的敵人。相信虚假的好話，信守空無一用的盟約，却期望匈奴人不來入侵，這不也太過分了吧！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厄，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到孝宣帝的時候，上承武帝奮勇攻擊匈奴的餘威，正碰上匈奴百年不遇的厄運，趁機利用他們的國内混亂，幾乎亡國的災禍，靈活地對待當時的情况，采取相適宜的方法，再加上對匈奴恩威并用，然後單于纔向天子叩頭，表示臣服，派兒子入朝侍奉，三代人做漢朝的外藩之臣，賓服於漢朝廷。當時邊境城市安寧，牛馬遍野，三代没有狗兒狂叫之類的警報，百姓不服兵役。

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絶，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

以後的六十多年的時間裏，漢朝被王莽篡奪了江山，王莽開始挑起了邊境争端，單于因此埋怨新朝，與中原斷絶關係。王莽殺了單于入侍的兒子，邊境上的禍端就這樣開始了。所以呼韓邪單于起初到漢朝朝拜的時候，漢朝商議對待他的禮儀方式，蕭望之就説："戎狄荒服，説的就是匈奴人來臣服於漢朝荒忽不定，没有常規，時而來了，時而去了，應當以待客人的禮節對待他，予以辭讓，不讓他做臣子。如果他的後代背叛了漢朝，遠遠地逃走了，也可以對於漢朝來説不成爲臣子背叛。"到了孝元帝時，朝廷商議撤銷邊塞上守衛的軍隊，侯應認爲不可以。他的見解可以稱得上是在興盛時不忘衰落，居安思危，看得細，有遠見之明。到單于咸的時候，拋棄了他在漢朝的愛子，貪得重利，不顧其他，侵盜掠奪所得到的財物，一年裏就數以萬計，可是和親所帶來的，不過千金，他怎麽會不拋棄做人質的兒子而去追逐重利呢？董仲舒的言論，從這裏可以看出很大漏洞。

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

考慮事情，提供建議，不從謀求萬世之固的眼光出發，而苟且地依賴某一時的情勢，那樣的建議是不能够用來治理長遠以後的事情的。至於

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内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絶外内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絶，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用武力征伐匈奴的功效，秦朝、漢朝爲對付匈奴所做的事情的長短，嚴尤的議論是很正確的。所以先王規劃度量國土，在中原地帶設立王畿國都，天下劃分爲九州，王畿京都周圍的地方劃分爲五服，向朝廷上貢各地物産，因五服的遠近差異而制定不同的制度。在有的地方尚用刑法，有的地方昭明文治，是因爲地理位置的遠近，情勢不同所決定的。因此《春秋》中説：把中原各族看作内部關係，把夷狄看作外族。夷狄的人貪婪好利，披髮左衽，人面獸心。他們與中原人服飾制度不同，風俗也不一樣，吃的東西也不同，言語不通；居住在偏僻的北部邊陲，暴露於荒野寒露之中，逐水草而放牧，隨牲畜而遷徙，以射鳥獵獸爲生計；被山谷分隔開，被沙漠所壅塞，這是天地自然把他們與中原斷絶開，外内不同啊。所以聖明的君王像對待禽獸一樣對待他們，不與他們立約盟誓，也不去從事戰争，攻打他們；與他們立盟約就會既花費錢財賄賂，又被欺騙，攻打他們就會使軍隊疲憊，又招來他們的侵襲。他們那裏的土地不能耕種從而提供食物，他們的人民不能做爲臣子從而撫養他們，所以要排斥而不接納他們，疏遠而不親近他們，政治教化不顧及到他們的百姓，正朔曆法不對他們使用；他們來進攻就殺傷、抵禦他們，他們離去就防備他們，守住邊塞。他們向慕仁義，來朝拜天子貢獻禮品，那麽就按禮節接待他們，籠絡他們，不主動與他們斷絶關係，使理虧的一方在他們那一邊，這大概就是聖明的君王制服、駕御匈奴蠻夷的常道。

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巂、昆明，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莋都最大。自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冄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南夷的君長，以十計算，夜郎最大；它的西面，靡莫這一類以十計算，滇最大；從滇往北，首領以十計算，邛都最大。這些國的人都結着椎形的髮髻，耕種田地，有自己的小城鎮和村落。此外，西從桐師往東，北到葉榆，名叫巂、昆明，都結髮爲辮，隨着放牧的牲畜四處遷徙，没有固定的居地，也没有君長，活動範圍大約有好幾千里。從巂往東北，君長以十計算，徙和莋都最大。從莋都往東北，君長以十計算，冄駹最大。那裏的習俗，有的定居，有的遷徙。在蜀郡以西，從冄駹往東北君長以十計算，白馬最大，這裏都是氐族。以上這些，都是巴郡、蜀郡西南部以外的蠻夷。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莋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

當初，楚威王派遣將軍莊蹻帶領軍隊沿長江而上，奪取了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區。莊蹻是楚莊王的後代。莊蹻到達滇池。滇池方圓三百里，池旁是平地，肥沃富饒，方圓幾千里。莊蹻依恃軍隊的威勢平定了這一帶，使它歸屬楚國。莊蹻打算回楚國報告，却碰上秦國進攻楚國，奪取了楚國的巴郡和黔中郡，道路被阻塞，回不去，於是就依靠他的軍隊在滇稱王。莊蹻改變自己的服飾，順從那裏的習俗，以便於統治那裏的夷人。秦朝時，曾經攻占了這一帶，大略開通了五尺道，給這裏的一些國家設置了官吏。過了十餘年，秦朝就滅亡了。到漢朝興起，全部捨棄了這些國家而以蜀地原來的邊界爲關塞。巴郡、蜀郡的百姓，有的暗中出關在這一帶作買賣，换取

莋都的馬、僰族的奴婢和牦牛，巴郡、蜀郡因此興旺富庶起來。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粤，東粤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説上曰："南粤王黄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絶，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誠以漢之强，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苻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莋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漢武帝建元六年，大行令王恢進攻東粤，東粤人殺死東粤王郢後告訴王恢。王恢乘藉軍威讓番陽令唐蒙將漢王朝出師的意圖委婉地告知南粤。南粤人用蜀地的枸醬款待唐蒙，唐蒙詢問枸醬的來歷。回答説："由西北的牂柯江運來。牂柯江寬好幾里，流經番禺城下。"唐蒙回到長安，又詢問蜀地的商人，纔知道衹有蜀地出産枸醬，許多蜀人偷偷拿出去賣給夜郎。夜郎靠近牂柯江，江寬百餘步，可行船，南粤人用財物使夜郎歸附，南粤的影響，西面直達桐師，但是，還是不能够像對待臣屬那樣使唤夜郎。唐蒙於是上書漢武帝説："南粤王乘黄屋飾左纛，占據的地盤東西一萬多里，名義上是屬國藩臣，實際上是一州之主。如今由長沙國、豫章郡前去征討，水路大多斷絶，難以通航。我聽説夜郎的精兵可能有十萬，乘船沿牂柯江而下，出其不意，這是制服南粤的一條奇計。如果憑藉漢朝的强盛和巴、蜀二郡的富庶，開通去夜郎的道路，爲那些地方設置官吏，將會很容易。"皇上同意了唐蒙的建議。於是委任唐蒙爲郎中將，率領一千兵士和携帶糧食、輜重的役夫萬餘人。從巴苻關進入夜郎，隨即拜見了夜郎侯多同。唐蒙重重地賞賜了多同，同時將利害關係告訴了他，并與多同約定給夜郎委派官吏，讓多同的兒子擔任類似縣令的官職。夜郎附近的小國都貪圖漢朝的絲綢，又認爲漢朝來這裏的道路艱險，終究不能占有他們，於是暫且接受了多同與唐蒙的盟約。唐蒙回奏朝廷，朝廷就把夜郎和這些小國的所在地作爲犍爲郡。漢王朝徵調巴郡、蜀郡的步兵修築道路，從僰道修到牂柯江。蜀郡人司馬相如也上書説西夷的邛都、莋都地區可以設郡。於是漢武帝讓司馬相如也以郎中將的身份前往西夷地區，將朝廷的意圖告訴西夷人。其情形和南夷一樣，朝廷給那裏委派了一個郡都尉，設置了十多個縣，劃歸蜀郡管理。

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

這時，巴、蜀、廣漢、漢中四郡修築通往西南夷地區的道路，修路所需的糧餉運輸艱難。經

餧，離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爲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

過幾年，道路没修通。修路的士卒由於疲乏飢餓，遭受暑氣潮濕，死了很多，西南夷又多次發生叛亂，調兵攻打叛亂者，却耗費財力而不見功效。這些情况使皇上很憂慮，於是派公孫弘到那些地方去察看瞭解。公孫弘回來彙報，説在那裏置縣設官没什麽好處。到公孫弘擔任御史大夫時，朝廷正修築朔方郡城，憑據黄河逐斥匈奴。公孫弘等人趁機陳述通西南夷所帶來的損害，認爲可以暫時停止通西南夷，以便集中精力對付匈奴。皇上同意這些建議，撤銷了在西夷地區設置的官吏，衹在南夷地區設置兩縣、一都尉，讓犍爲郡自保并逐漸完善其郡縣建制。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乃留爲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

到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談到，他出使大夏時，看到蜀地出産的細布和邛山出産的竹杖，向人家打聽是從哪裏來的，回答説：“從東南方的身毒國來的，身毒國離這裏大約有好幾千里，從那兒的蜀地商人手中買的。”他又聽人説邛山西面大約二千里的地方有身毒國。張騫趁機宣稱大夏就在漢朝西南方，它羨慕中國，苦於匈奴阻隔它與漢朝交往的通道，如果能開通蜀地的道路，身毒國與漢朝交往取道就近便，於漢朝有利無害。於是，皇上就命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多人，尋求小路，從西南夷地區出發，去尋找身毒國。他們到了滇國，爲滇王當羌所挽留，當羌派人往西面爲他們尋找道路。經過四年多，探路的人全被昆明夷所阻攔，没有一個人能通過。滇王詢問漢朝使者説：“漢朝與我們滇國相比哪個大?”漢朝使者到了夜郎，夜郎侯也是這樣問。這些王侯都自以爲是一州之王，一點不知道漢朝疆域的廣大。使者回來後，就極力宣稱滇是那裏的大國，完全可以招致它親附。天子也就注意留心這件事了。

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

到南粵叛亂，皇上就命令馳義侯通過犍爲郡徵發南夷的軍隊，且蘭的首領擔心自己的軍隊應徵遠去，附近的國家乘機掠搶本國年老體弱的人，於是就和他的部衆發動叛亂，殺死漢王朝的使者和犍爲郡太守。漢王朝就調遣本來應當進攻南粵的巴郡、蜀郡的罪犯和八校尉所部出擊且蘭。恰好趕上南越已被擊敗，漢朝的八校尉就没

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莋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粵嶲郡，莋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有按原部署沿牂柯江而下，中郎將郭昌、衛廣率領所部返回，乘行軍之便懲罰了隔絶漢朝通往滇國道路的且蘭，殺人好幾萬，接着就平定南夷，以其地作爲牂柯郡。夜郎侯當初依仗南粵，南粵滅亡後，漢王朝的軍隊返回時又懲罰了反叛的國家，夜郎侯就入京朝見皇上，皇上便封他爲夜郎王。南粵滅亡後，到漢朝誅殺且蘭和邛都君，并殺掉了莋都侯，冉駹夷的首領都震驚恐慌，請求臣屬漢朝并讓漢朝委派官吏。於是，漢朝把邛都夷住地作爲粵嶲郡，莋都夷住地作爲沈黎郡，冉駹夷住地作爲文山郡，廣漢郡西面的白馬夷住地作爲武都郡。

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

皇上命令王然于以滅亡東粵及征服南夷的這種軍事形勢勸誘滇王入朝。滇王有幾萬部衆，它的東北方有勞深、靡莫，他們與滇都是同姓，相互依仗，不聽從有關滇王入朝的勸導。勞深、靡莫多次觸犯漢朝的使者、官吏、士卒。元封二年，天子徵調巴郡、蜀郡的軍隊攻滅了勞深、靡莫，兵臨滇國。由於當初滇王本來與漢王朝友好，所以漢王朝就没有誅殺他。滇王與西夷脱離關係，舉國降服漢王朝，請求漢王朝委派官吏，并入京朝見皇上。於是漢王朝把那裏作爲益州郡，賜給滇王王印，讓他依舊統治他的民衆。西南夷的首領數以百計，惟獨夜郎和滇的首領承受了王印。滇是個小國，最受漢朝寵愛。

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奔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并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産十餘萬。上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爲鉤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内

這以後二十三年，也就是漢昭帝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衆反叛，殺了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國共三萬多人也都起來反叛。漢朝派遣水衡都尉徵調蜀郡、犍爲郡急速奔赴前方的士卒一萬多人進擊牂柯，徹底擊敗反叛者。過了三年，姑繒、葉榆再次反叛，漢朝派遣水衡都尉吕辟胡率領郡兵攻打反叛者。吕辟胡軍尚未行進到葉榆、姑繒，蠻夷就殺了益州太守，并乘勝與吕辟胡作戰，漢朝的士兵戰死和溺死的有四千多人。第二年，再派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一同進攻，徹底擊敗益州的反叛者，俘、殺五萬多人，俘獲牲畜十餘萬頭。皇上説："鉤町侯亡波率領他所統轄的小國首領、民衆攻打反叛者，俘、殺有功，立亡波爲鉤町王。賞賜

侯，食邑三百户。”後間歲，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

大鴻臚田廣明以關内侯的爵位，食邑三百户。”過了一年，武都郡氐族反叛。朝廷派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與大鴻臚田廣明率軍進擊反叛者。

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説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静，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臧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吴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没，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凉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絶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絶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

到漢成帝河平年間，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卧侯俞又舉兵互相攻伐。牂柯太守請求討伐夜郎王興等人。商討調兵的人認爲道路遥遠不可出擊，於是朝廷派遣太中大夫蜀郡人張匡持節和解蠻夷王侯的矛盾。夜郎王興等不聽從漢朝官吏的命令，雕刻像漢朝官吏的木人，立在路邊射擊。杜欽對大將軍王鳳説："太中大夫張匡出使和解蠻夷王侯的糾紛，王侯接受了漢王朝的詔令，却又進一步互相攻殺，輕視漢朝使者，不畏懼國威，由此可見和解的效果。擔心商議出兵的人懦弱，再堅持和解，而太守觀察蠻夷的動静，發生了變故纔向上報告。像這樣，就會再耽誤幾個月，蠻夷王侯就能够收拾整頓自己的部衆，頑固不化地堅持自己的謀略，他們黨徒衆多，又都憤怒至極，一定會互相殺伐消滅。自己知道已經構成罪過，就會陡起狂悖之心而殺太守、都尉。遠行深入暑熱潮濕、毒草叢生之地，雖然有像孫武、吴起一樣的將帥，孟賁、夏育一樣的勇士，也等於投入水火之中，前往必定會被燒焦、淹没，智謀勇氣都無法施展。屯田防守他們，費用又太大。應趁他們的罪行尚未形成，還不懷疑漢王朝要加以討伐的時候，暗中詔令附近的郡太守、都尉選擇兵士、戰馬，大司農預先調撥糧食運往關鍵之處，挑選稱職的太守前往，在秋凉之際進入那裏，誅殺王侯中最不守法的。如果認爲聖賢的君王不以不毛之地、無用之民來勞累中國，就應當撤銷那裏郡的建制，放棄那裏的人民，斷絶與那裏王侯的關係，不再和他們來往。假如因爲先帝所創立的累世功績不能毁壞，也應當趁禍患萌芽時加以鏟除，等到禍患已經釀成，然後纔出師攻戰，就會有億萬人受害。"

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爲連然長，不韋令，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

大將軍王鳳在這時推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柯郡太守。陳立，是臨邛人，以前曾任連然縣縣長、不韋縣縣令，蠻夷畏懼他。等陳立到達牂柯，就將朝廷的意圖告訴夜郎王興，興不服從

之　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鉤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厄爲壘，立使奇兵絶其餉道，縱反間以誘其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决，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絶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賊，復以立爲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徙爲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爲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爲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

命令。陳立請求討伐他。還没得到批覆，陳立就隨同幾十個官吏到下面縣裏去，到了夜郎國的且同亭，召見夜郎王興，夜郎王興帶領幾千人前去，到達且同亭，夜郎王興就與邑君幾十人進去見陳立。陳立譴責、數落他們，并趁機殺掉夜郎王。隨從夜郎王的邑君們說：“將軍誅殺了不守法的無禮之人，爲民除害，希望把夜郎王興的頭拿出去示衆。”以夜郎王興的頭示衆，夜郎王的部衆都放下武器投降。鉤町王禹、漏卧侯俞驚恐萬狀，於是交納了一千斛粟和一些牛羊犒勞漢朝的官兵。陳立返回牂柯郡，夜郎王興的岳父翁指和他的兒子邪務就收拾殘餘兵士，脅迫附近二十二邑反叛。到冬天，陳立奏請招募衆夷，與都尉、長史分路率軍攻打翁指等。翁指憑藉險峻的地形爲堡壘，陳立用奇兵截斷翁指運輸糧餉的道路，派出反間者誘惑翁指的部衆。都尉萬年說：“軍隊長期不决戰，費用供給跟不上。”於是就單獨率軍進攻。進攻失敗，就逃跑到陳立的軍營。陳立憤怒，在主將大旗之下訓斥萬年，命令他抵禦敵人。都尉萬年返回再戰，陳立率軍援救他。這時天大旱，陳立進攻斷絶其水道。於是蠻夷一起斬殺了翁指，拿着翁指的頭出來投降。陳立已經平定西夷，皇上徵召前往京城。趕上巴郡有盜賊，再以陳立爲巴郡太守，以中二千石居官位，朝廷賞賜他以左庶長的爵位。後來又調他任天水郡太守，他鼓勵百姓致力農桑，是天下最突出的，朝廷獎賞他黄金四十斤，入朝任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於任上。

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恨，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爲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

王莽篡奪皇位，改變漢朝的制度，貶鉤町王爲鉤町侯。鉤町王邯怨恨，牂柯郡大尹周欽以欺詐的手段殺了邯。邯弟承就攻殺周欽，州郡出兵反擊鉤町夷，不能制服他們。三邊蠻夷憂慮侵擾，都起兵反叛，又殺益州郡大尹程隆。王莽派遣平蠻將軍馮茂調動巴郡、蜀郡、犍爲郡的官吏、兵士，從老百姓那裏徵收足够的賦税，以便進擊益州蠻夷。出征三年，因疾病瘟疫死的人占十分之七，巴郡、蜀郡因此騷動不安。王莽召回馮茂誅殺了他。改派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大力調動天水、隴西郡的騎兵和廣漢、巴、

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巂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

蜀、犍爲郡的官吏、百姓十萬人，加上轉運軍需的人總共二十萬，進擊反叛者。剛到時，斬殺了好幾千人。到後來，軍糧運輸跟不上，兵士飢餓染疾，三年多死了幾萬人。而且粵巂郡蠻夷任貴還殺了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趕上王莽失敗，漢光武中興，就誅殺了任貴，恢復原有的稱號。

南粤

南粤王趙佗，真定人也。秦并天下，略定揚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粤雜處。十三歲，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盗兵侵此。吾欲興兵絶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陽山、湟谿關曰："盗兵且至，急絶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爲守假。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粤武王。

南粤王趙佗，真定縣人。秦統一天下後，又平定了揚粤，設置了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把被罰罪的百姓遷徙到那裏，與粵人雜居。過了十三年，到秦二世時，南海郡尉任囂得病將死，召來龍川縣縣令趙佗，對他説："我聽説陳勝等起兵作亂，豪傑叛秦，相立爲王。南海郡處於偏遠之地，恐怕盗賊軍隊會攻占這裏。我想發兵截斷新道，進行自衛，并觀察諸侯的動向，不巧病重。番禺地區背靠山嶺，地勢險要，方圓幾千里，又有很多中原人輔助，也可成一州之主，能够立國。郡中官吏當中没有值得我與之謀事的人，所以把您請來，告訴您我的想法。"當即把有關文書頒發給趙佗，讓他代行南海郡尉之職。任囂死後，趙佗立即發布檄文，通知横浦、陽山、湟谿關等地説："盗賊的軍隊就要打過來了，請馬上斷絶通道，聚兵自守！"於是利用法律手段逐漸誅殺秦朝所置的官吏，而任用自己的親信代行其職。秦朝滅亡後，趙佗便進攻吞并了桂林郡、象郡，自立爲南粤武王。

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粤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粤，毋爲南邊害，與長沙接境。

漢高祖平定天下之後，由於中原連年戰亂，百姓勞苦，所以放過了趙佗，不予誅討。高祖十一年，漢朝派陸賈追立趙佗爲南粤王，與他剖符通使，讓他協調安輯百粤，不要在南部邊境爲患。南粤與漢朝長沙國接境。

高后時，有司請禁粤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别異蠻夷，鬲絶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

高后時，有關部門的官吏奏請禁止南粤國在關市上購買鐵器。趙佗説："高皇帝立我爲南粤王，雙方互通使節、物品，現在高后聽信讒臣之言，視蠻夷爲異類，斷絶器物的流通，這一定是長沙王的計策，他想憑仗漢朝，消滅南粤、吞掉南海郡而一并統治，自謀功利。"於是，趙佗便自加尊號爲南粤武帝，發兵攻打長沙國的邊境地

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逾領。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乃乘黄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

區，打敗了好幾個縣。高后派將軍隆慮侯周竈前往還擊，正趕上酷暑陰雨的天氣，士兵中很多人染上瘟疫，軍隊不能越過山嶺。過了一年多，高后去世，漢朝便停止軍事行動。趙佗趁機對閩粵、西甌駱進行武力威脅和財物賄賂，從而役使他們，并使他們歸屬南粵。這樣，南粵國東西達萬餘里。趙佗於是乘坐黄屋左纛，自稱皇帝，與漢朝天子相抗衡。

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召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悖暴乎治。諸吕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從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

漢文帝元年，皇帝剛開始統治天下，派出使者遍告諸侯和四夷君長自己從代國入朝即皇帝位之後的打算，使大家知道皇上的聖德。於是，爲在真定的趙佗父母的墳墓設置守墓的民居，按時供奉祭祀。召請趙佗的堂兄弟，封官加賞以籠絡他們。又下詔命令丞相陳平舉薦可以出使南粵的人，陳平説陸賈在高皇帝時曾經出使過南粵。文帝召請陸賈，任命他爲太中大夫，又任命一個謁者作爲副使，文帝給趙佗的信上説：“皇帝恭敬地問候南粵王以最誠摯的心情。我不是高皇帝的嫡子，被派到外地，治理北邊的代國，由於路途遥遠和我本人的孤僻愚陋，因此不曾與南粵互通使節。高皇帝去世，離開了群臣，孝惠皇帝即位，高后親掌朝政，不幸患病，病情日益嚴重，因此政治苛暴，不合常軌。吕氏作亂，故意破壞法紀，他們不能獨自進行統治，就把别人的孩子當做孝惠皇帝的繼承人，實行傀儡政治。依靠宗廟神靈的保佑和功臣們的努力，現在吕氏已被誅滅。我一再辭讓帝位，群臣不允許，因此我不得不立爲皇帝，現在已經即位。從前我聽説您給將軍隆慮侯周竈寫信，請求尋找您在真定的兄弟，并撤回在長沙國的兩位將軍。我已按照您信中的要求，撤回將軍博陽侯陳濞，您在真定的兄弟，我也已派人撫慰，并修繕了您先人的墳墓。以前我聽説您發兵攻打邊境，不斷製造禍患。那時長沙國遭了殃，南郡受害更重，即使您的南粵國，就惟獨能得到好處嗎？一定要犧牲大批士兵，傷害優良的將領和官吏，使百姓妻子失去丈夫，兒子失去父親，父母失去兒子，得一亡十，這是我所不忍心做的。我想把漢與南粵邊境犬牙交錯的地方劃歸南粵，以此詢問有關官吏，官吏説‘這

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個邊界綫是高皇帝用以劃定長沙國土地的’，因此我不能擅自變更。官吏説：‘得南粵王的土地不足以使漢朝廣大，得南粵王的財物不足以使漢朝富裕，服領以南，由南粵王統治。’儘管如此，您號稱皇帝，兩帝并立，您竟然没有派出一輛通使的車，這是互相争位；相争而不謙讓，有仁德的人是不這樣做的。我希望與您共棄前嫌，從今以後直到永遠，雙方像原來一樣互通使者。所以我派陸賈乘車快速去向您表明我的想法，希望您接受我的意見，不要再製造邊患。現將厚綿衣五十件，中綿衣三十件，薄綿衣二十件，贈送給您，希望您多欣賞樂舞以求歡娱，解除憂愁，并撫慰閩粵和甌駱等鄰國。”

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并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黄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内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絶，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别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内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濕，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

陸賈到達南粵，南粵王十分驚恐，於是叩頭謝罪，願意遵奉漢天子的命令，永遠做漢朝的藩臣，履行貢納之職。同時下令國中，説：“我聽説兩雄不俱立，兩賢不并世。漢朝皇帝是賢明的天子。從今以後，南粵國廢除帝號和黄屋左纛。”又給漢文帝寫信説：“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我是過去粵地的官吏，高皇帝幸而賜給我璽印，策立我爲南粵王，使我做爲國外之臣，按時貢納盡職。孝惠皇帝即位，以仁義之心不忍摒棄我，對我的賞賜非常優厚。高后親理國政後，接近小人，聽信讒臣之言，視蠻夷爲異類，發布命令説：‘不給蠻夷之南粵國鐵器等金屬農具；如果給馬、牛、羊，則祇給雄的，不給雌的。’我住在偏僻之地，馬、牛、羊都已經老了，自知不進行祭祀活動有死罪，所以派内史藩、中尉高和御史平先後三次上書謝過，都無回音，又聽傳言説我父母的墳墓已被破壞，兄弟宗族也已被定罪誅殺。官吏們互相議論説：‘現在您在内地不能興起於漢朝，在外面也没有什麽表明自己高貴。’所以我改稱號爲皇帝，但祇在南粵國内稱帝，不敢加害於天下。高皇后聽説我改稱皇帝，非常氣憤，開除南粵於藩臣名籍，斷絶了雙方使者的往來。我私下懷疑長沙王進了讒言，所以敢發兵攻打長沙國的邊境。況且南方低下潮濕，蠻夷當中西邊有西甌，那裏的人半裸露着身體，竟然南面稱王；東邊的閩粵纔有幾千

號，聊以自娱。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人，也號稱爲王；西北面的長沙國有一半人是蠻夷，也稱王。所以我敢狂妄地竊取帝號，聊以自樂。我親自平定了百邑之地，方圓幾千里上萬里，鎧甲之士百萬有餘，可是我爲什麼對漢稱臣呢？因爲我不敢違背我的先人。我在粤地已有四十九年，現在已經抱上孫子了。然而我早起晚卧，覺睡不好，飯吃不香，目不敢視華麗之色，耳不敢聽鐘鼓之音，這一切都是因爲不能臣事漢朝造成的。現在天子幸而可憐我，恢復我原來的王號，使我像原來一樣與漢朝通使，我死也瞑目了，從今改號，再也不敢稱帝了！恭敬地以臣禮通過使者獻上白璧一對，翠鳥千隻，犀角十個，紫貝五百枚，桂蠹一瓶，翡翠四十對，孔雀兩對。昧死再拜，向皇帝陛下表明自己的心意。”

陸賈還報，文帝大説。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陸賈回來報告，文帝非常高興。直到孝景帝時，趙佗稱臣，派使者按時朝拜天子。然而南粤王在其國内竊用皇帝名號如故；衹是使者朝拜天子時稱王，像一般諸侯王一樣接受天子之命。

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粤王。立三年，閩粤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粤使人上書曰：“兩粤俱爲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粤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粤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粤。兵未踰領，閩粤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

到漢武帝建元四年，趙佗的孫子趙胡立爲南粤王。第三年，閩粤王郢興兵攻打南粤邊境的城邑。南粤王派人向漢朝上書説：“南粤和閩粤都是天子的藩臣，不能擅自發兵互相攻擊。現在東粤擅自興兵進攻南粤，我不敢發兵，請天子下詔指示。”於是武帝贊許南粤忠義，恪守臣職，不違約制，爲之發兵，派遣兩名將軍前往討伐閩粤。漢朝軍隊還没越過山嶺，閩粤王弟餘善便殺死郢，投降漢朝，於是兩將軍罷兵。

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粤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興兵誅閩粤，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粤。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

漢武帝派嚴助去向南粤王説明朝廷的旨意，南粤王趙胡叩頭説：“天子竟能爲臣發兵誅討閩粤，臣雖死也無法報答天子的恩德！”派太子趙嬰齊入朝宿衛。趙胡對嚴助説：“南粤國新遭寇擊，貴使者請先行一步，我正日夜整裝，準備入朝拜見天子。”嚴助走後，南粤國的大臣勸諫趙胡説：“漢朝發兵誅討閩粤，也藉此威嚇南粤。況且先王説過，事奉天子衹求不失臣禮，重要的是不能被漢朝使者的好話迷惑而入朝拜見天子。入朝拜見天子，就不能再回來了，這是亡國的情勢啊。”於是趙胡假稱有病，最終没有入朝拜見天子。過了十多年，趙胡確實得了重病，太子趙

嬰齊請求歸國。趙胡死後，加謚號爲文王。

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璽。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摎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摎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内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

趙嬰齊繼立爲南粵王，就把其先人僭稱武帝、文帝的璽印收藏起來。趙嬰齊在長安時，娶邯鄲摎姓女子爲妻，生下兒子趙興。等到他即位後，就上書漢朝，請立摎姓女子爲王后，趙興爲王位繼承人。漢朝多次派使者委婉地勸説趙嬰齊入朝拜見天子，但他仍然喜歡獨攬生殺之權，爲所欲爲，害怕入朝拜見天子後，會像内地的諸侯那樣，受到漢朝法律的約束，因此堅持推説自己有病，一直不肯入朝拜見天子，衹是派自己的兒子趙次公入朝宿衛。趙嬰齊去世後，加謚號爲明王。

太子興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妻時，曾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决，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内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内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吕嘉銀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爲入朝具。

太子趙興即位，他的母親摎氏爲太后。摎太后在未做趙嬰齊的妻子以前，曾經與霸陵縣的安國少季私通。趙嬰齊死後，元鼎四年，漢朝派安國少季前往勸説南粵王和王太后入朝拜見天子，又派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同往陳述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助决策，衛尉路博德率兵屯駐桂陽郡等待使者。南粵王趙興年少，摎太后是中原人，安國少季這次出使，又與太后私通，南粵國人頗知其事，多不依附太后。太后恐怕發生變亂，也想憑藉漢朝的威力，勸説南粵王和寵幸大臣請求内屬漢朝。於是通過使者上書，請求比照内地諸侯，三年入朝拜見天子一次，除去邊境關防。當時天子批准了這一請求，賜給南粵丞相吕嘉銀印，以及内史、中尉、太傅印，其餘官職南粵可自己選置，漢朝不賜給印綬。廢除南粵國原來的黥、劓等肉刑，改用漢朝的法律。漢朝的使者留下來鎮撫南粵。南粵王和王太后整治行裝和貴重禮物，爲入朝做準備。

相吕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爲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置酒請使者，大臣

丞相吕嘉年紀很大了，他先後擔任三代國王的丞相，宗族當中有七十多人身居要職，吕家男子都娶王女爲妻，女子盡嫁王室子弟，又與蒼梧秦王連姻。吕嘉在南粵國中權力很大，粵人信賴他，多爲其耳目，比南粵王更得人心。南粵王上書漢朝，吕嘉多加勸阻，但王不聽從。吕嘉於是有反叛之心，屢次托辭有病不見漢朝使者。使者們都注視着吕嘉，但當時形勢不便殺他。南粵王和王太后也害怕吕嘉等人先發難，想通過漢朝使

皆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粤内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趨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

者的權威，謀殺吕嘉等人。於是設酒宴邀請漢朝使者，南粤大臣都奉陪坐飲。吕嘉的弟弟爲將軍，率領軍隊在宫外守候。依次斟過了酒，太后對吕嘉説：“南粤内屬漢朝，是對國有利的，而丞相您嫌其不利，是什麽原因呢？”想以此激怒漢朝使者。使者猶豫不决，互相觀望始終没敢動手。吕嘉發現宴席上氣氛不同往常，當即起身出去。太后大怒，想用矛刺殺吕嘉，被南粤王阻止。於是吕嘉出來，在他弟弟所帶軍隊的保護下回到自己府中，聲稱有病，不肯會見王及漢使者，於是陰謀作亂。南粤王一向無意誅殺吕嘉，吕嘉也知道這一點，所以過了好幾個月也没發難。祇有太后想殺掉吕嘉，又無力辦成。

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决。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吕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粤，又有王應，獨吕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粤境，吕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内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取自脱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粤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粤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粤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摎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龒侯。”乃赦天下，

漢武帝聽到此事，怪罪使者怯懦不能决斷。又認爲南粤王和王太后已經依附漢朝，祇有吕嘉作亂，不值得發兵，打算派莊參帶二千人前往應付。莊參説：“如果抱着友好的目的去，有幾個人就够了；如果爲了打仗而去，二千人是辦不成什麽事的。”認爲不可行而推辭，漢武帝便不叫莊參前去。郟縣壯士、原濟北國相韓千秋奮然説：“以區區南粤，又有南粤王爲内應，祇有吕嘉爲亂，我願得到三百名勇士，必斬吕嘉回報。”於是漢武帝派韓千秋和南粤王太后的弟弟摎樂帶二千人前往南粤。漢朝軍隊開入南粤境内後，吕嘉終於發動叛亂，下令南粤國中説：“國王年少，太后是中原人，又與漢朝使者私通，一心想要内屬漢朝，把先王的所有寶器都奉獻給漢朝天子以自作諂媚，還多帶隨從人員，到長安後，全都掠賣爲奴。太后爲自己一時之利，却不顧趙氏社稷和爲子孫萬代作長遠打算。”吕嘉於是和他弟弟帶兵殺死太后、王，又殺死所有漢朝使者。派人通知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嬰齊長男、粤妻所生之子術陽侯趙建德爲王。韓千秋等所帶軍隊進入南粤境後，攻下幾個小城。以後南粤乾脆讓開道路，爲他們提供飲食，當他們到達距番禺大約四十里的地方時，南粤便發兵攻打韓千秋的軍隊，把他們殲滅了。吕嘉派人把漢朝使者的符節用匣子封裝好，放到邊塞上，又假裝友好地講了一些騙人的話表示謝罪，同時發兵駐守要害

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

之地。於是武帝說："韓千秋雖然没有成功，也是軍鋒之冠，封他的兒子韓延年爲成安侯。摎樂，他的姐姐是南粵王太后，首先願意歸屬漢朝，封摎樂的兒子摎廣德爲龔侯。"接着頒布特赦詔書說："天子微弱，諸侯互相爭戰，《春秋》諷刺人臣不爲君討伐反賊。呂嘉、趙建德等反叛，心安理得地自立自封，現命令粵人和長江、淮河以南的樓船水師十萬人前往討伐他們。"

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

元鼎五年秋天，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從桂陽郡出發，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從豫章郡出發，下橫浦；原歸順漢朝被封爲侯的兩名南粵人分别爲戈船、下瀨將軍，從零陵郡出發，一下離水，一抵蒼梧；派馳義侯利用巴郡、蜀郡被赦罪人，調發夜郎軍隊，下牂柯江：各路兵馬都到番禺會師。

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爲海常侯；粵郎都稽得嘉，爲臨蔡侯。

元鼎六年冬天，樓船將軍楊僕率精兵首先攻下尋陿，擊破石門，獲得南粵的船隻和糧食，乘勝向前推進，挫敗了南粵的先頭部隊，以數萬名粵人組成的軍隊，等待伏波將軍路博德前來會師。伏波將軍統領被赦的罪人，因路途遥遠而誤了軍期，與樓船將軍會師的纔一千多人，於是一起進軍。樓船將軍在前頭，到達番禺城時，趙建德和呂嘉都在守衛此城。樓船將軍自擇有利地形，駐扎在城的東南面，伏波將軍駐扎在城的西北面。正巧到了晚上，樓船將軍打敗了南粵的軍隊，放火燒城。南粵人久聞伏波將軍的威名，因天黑也不知他帶了多少兵。伏波將軍便安置軍營，派使者招降南粵人，投降的賜給印綬，再把他們放回，讓他們招降其他南粵將士。樓船將軍奮力攻燒敵軍，反而把他們驅趕到伏波將軍營中。到第二天黎明，城中吏民都投降了伏波將軍。呂嘉、趙建德及其隨從幾百人趁夜色逃到海上。伏波將軍查問投降的人，知道呂嘉等人逃到了什麽地方，派人去追。原校尉、司馬蘇弘抓獲了趙建德，而因功被策封爲海常侯；南粵郎官都稽活捉了呂嘉，因功被策封爲臨蔡侯。

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爲隨桃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爲安道侯。粵將畢取以軍降，

蒼梧王趙光與南粵王同姓，聽說漢朝軍隊來了，便投降了漢朝，因而被封爲隨桃侯。南粵揭陽縣縣令史定投降漢朝，被封爲安道侯。南粵

爲瞭侯。粤桂林監居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爲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粤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爲將梁侯。

將軍畢取率部投降，被封爲瞭侯。南粤桂林郡監居翁，勸説甌駱四十多萬人投降，被封爲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的軍隊和馳義侯所調發夜郎的軍隊還没有南下，南粤已經平定了。於是漢朝就在那裏設置了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個郡。伏波將軍路博德增加封邑。樓船將軍楊僕以其能衝鋒陷陣、勇於攻堅而被封爲將梁侯。

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從南海郡尉趙佗立南粤王開始，共歷五代、九十三年，南粤國滅亡了。

閩粤

閩粤王無諸及粤東海王摇，其先皆粤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摇率粤歸番陽令吴芮，所謂番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摇帥粤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粤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粤功，曰閩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爲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

閩粤王無諸和粤東海王摇，他們的先人都是粤王勾踐的後代，姓騶。秦統一天下後，把他們廢爲君長，把他們的地盤劃爲閩中郡。待到諸侯背叛秦朝，無諸和摇率領粤人投靠了番陽縣縣令吴芮，就是所謂的番君，跟隨諸侯推翻了秦朝的統治。當時，項羽把持號令諸侯之權，不立無諸和摇爲王，所以他們也不歸附項羽。漢攻項羽，無諸和摇率領粤人幫助漢。漢高祖五年，重新立無諸爲閩粤王，統轄原閩中郡故地，建都於冶。孝惠帝三年，列舉漢高祖劉邦時粤人的功勞，認爲閩君摇功勞很大，其民衆樂於依附，於是立摇爲東海王，建都於東甌，人們稱摇爲東甌王。

后數世，孝景三年，吴王濞反，欲從閩粤，閩粤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吴破，東甌受漢購，殺吴王丹徒，以故得不誅。

此後過了若干代，到孝景帝三年，吴王劉濞發動叛亂，想聯合閩粤，閩粤不肯，衹有東甌追隨吴國。吴國被擊敗後，東甌接受了漢朝的收買，在丹徒殺死吴王劉濞，以功贖罪，因此東甌没有受到漢朝的誅伐。

吴王子駒亡走閩粤，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粤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粤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粤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粤引兵去。東粤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與衆處江淮之間。

吴王劉濞的兒子劉駒逃亡到閩粤，怨恨東甌殺死他的父親，經常慫恿閩粤攻打東甌。建元三年，閩粤發兵圍攻東甌，東甌派人向天子告急。漢武帝向太尉田蚡徵求意見，田蚡回答説："粤人互相攻擊，這本來是常事，不值得煩勞漢朝前往救助。"中大夫嚴助反駁田蚡，認爲應當救助，漢武帝派嚴助調發會稽郡的軍隊從海上救助東甌，詳細情况見《嚴助傳》。漢朝軍隊還没到達東甌，閩粤已經撤兵。東甌請求舉國遷往内地，得到允許，於是東甌盡遷其衆，住在江淮

之間。

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逾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强，即幸勝之，後來益多，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乃使郎中將立丑爲粵繇王，奉閩粵祭祀。

建元六年，閩粵進攻南粵，南粵遵守天子的約束，不敢擅自發兵，而把情况上報給漢朝廷。武帝派大行王恢從豫章出發，大司農韓安國從會稽出發，二人都擔任將軍。漢朝軍隊還没越過山嶺，閩粵王郢已發兵占據了險要之處進行抵禦。郢的弟弟餘善與宗族商量說："閩粵王郢因爲擅自發兵，不請示天子，所以天子派兵來誅伐。漢朝軍隊人多勢衆，即使我們僥幸取勝，後面來的會更多，直到把閩粵國消滅纔會停止。現在把王殺死以向天子謝罪，如果天子罷兵，固然保全了閩粵一國。如果天子不允許，我們就全力抗戰，失敗了就逃到海上。"大家都說："好！"當即用矛把王刺死，派使者把他的頭送到大行王恢那裏。大行說："我們來的目的，就是誅殺閩粵王。閩粵王的頭已經送來，未經交戰就達到了目的，没有比這更有利的了。"於是趁勢停止軍事行動，并通知大司農韓安國的軍隊，同時派使者持閩粵王的頭顱飛奔稟報漢武帝。武帝下詔書命令兩將軍罷兵，說："閩粵王郢首先作惡，惟獨無諸的孫子繇君丑没有參與其事。"於是派郎中將前往立丑爲粵繇王，供奉閩粵祖先的祭祀。

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粵王，與繇王并處。

餘善因爲殺郢而在閩粵國中很有威信，百姓多依附於他，他就暗中自立爲王，繇王丑控制不了局勢。漢武帝聽說此事，覺得不值得因爲餘善而再度發兵，就說："餘善首先帶頭殺郢，使軍隊免於戰鬥厮殺之勞。"於是立餘善爲東粵王，與繇王丑并立而處。

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

到元鼎五年時，南粵反叛漢朝，餘善上書天子，請求允許他帶領八千士兵隨樓船將軍楊僕攻打南粵相呂嘉等。東粵軍隊到達揭陽後，就以海上風浪大爲由，停止前進，首鼠兩端，持觀望態度，暗中派人與南粵聯係。等到漢朝軍隊攻破番禺城之後，樓船將軍楊僕就上書漢武帝，表示願意率軍討伐東粵。武帝認爲士卒很勞累，没有答應楊僕的請求，命令罷兵，留下各營兵馬，屯駐在豫章梅領待命。

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乃遂發兵距漢道，號

第二年秋天，餘善聽説樓船將軍楊僕請求討伐他，漢朝軍隊就駐扎在邊境地區，將要進攻東

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不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上遣橫海將軍韓説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領，粵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㮾終古斬徇北將軍，爲語兒侯，自兵未往。

粵，於是發兵扼守漢朝軍隊前進的道路，給將軍騶力等加號爲"吞漢將軍"，派他們進攻白沙、武林、梅領，殺死漢朝的三個校尉。當時，漢朝所派遣的大司農張成、原山州侯齒就帶兵屯駐在那裏，却不敢出兵迎擊，反而退却到安全的地方，二人都以怯懦畏敵之罪被處死。餘善自刻了有"武帝"字樣的璽印，自立爲帝，欺騙他的國人，散布狂妄自大的言論。漢武帝派橫海將軍韓説從句章出兵，渡海從東方進攻；樓船將軍楊僕從武林出兵，中尉王温舒從梅領出兵，以歸降漢朝後被封侯的粵人嚴、甲分别爲戈船、下瀨將軍從如邪、白沙出兵。元封元年冬，各路兵馬都攻入東粵。東粵原來已發兵扼守險要之地，派徇北將軍守衛武林，打敗了樓船將軍的好幾個校尉，殺死一些官吏。樓船將軍的士兵錢唐人㮾終古斬殺徇北將軍，被封爲語兒侯。樓船將軍自己没有率軍前往武林。

故粵衍侯吴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軍。封居股爲東成侯，萬户；封敖爲開陵侯；封陽爲卯石侯，橫海將軍説爲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爲繚嫈侯。福者，城陽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以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漢兵至，棄軍降，封爲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黄同斬西于王，封爲下鄜侯。

原東粵衍侯吴陽此前在漢朝，漢朝派他回去勸説餘善，餘善不聽。等到橫海將軍韓説率軍到達東粵時，吴陽便帶領他封邑中的七百人反叛餘善，進攻在漢陽城的東粵軍隊。又有原東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策劃，一起殺了餘善，帶着他的部衆向橫海將軍投降。因而漢朝策封居股爲東成侯，食邑一萬户；策封敖爲開陵侯；策封吴陽爲卯石侯，策封橫海將軍韓説爲按道侯，橫海校尉劉福爲繚嫈侯。劉福是城陽共王劉喜的兒子，原來被封爲海常侯，因犯法而被奪爵，他從軍也没立什麼功，祇因爲是皇家宗族成員，所以被封爲侯。還有東粵將軍多軍，漢朝軍隊攻進來的時候棄軍投降，被策封爲無錫侯。原甌駱將軍左黄同斬殺西于王，被策封爲下鄜侯。

於是天子曰"東粵狹多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虚。

這時，漢武帝説："東粵之地狹窄而多險阻，閩粵强悍，反覆無常。"下令軍吏盡把粵人遷徙到江淮之間。東粵之地於是空無人迹。

朝鮮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障。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屬

朝鮮王衛滿，是原燕國人。當初的燕國，就曾攻奪真番、朝鮮，使之臣服，并在那裏設置官吏，修築防禦堡壘。秦滅燕國後，朝鮮則成爲遼東郡的外緣屬地。漢朝建立後，因爲朝鮮地遠

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

難守，便重修了遼東郡原有的邊塞城堡，東到浿水爲界，浿水以西屬於漢朝的燕國。燕王盧綰背叛漢朝，逃入匈奴，衛滿也逃亡，聚集了一千多名部衆，梳着椎髻，穿着蠻夷的衣服，向東逃過邊塞，渡過浿水，住在原秦朝空虚之地的上下城堡中，逐漸役使、統治真番、朝鮮的蠻夷部落和從原來的燕、齊兩國逃亡到那裏的人，在他們當中稱王，建都於王險城。

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

孝惠帝、高后時，天下剛剛平定，遼東郡太守就約定衛滿作爲外臣，管理塞外的蠻夷部落，不讓他們騷擾邊境地區；蠻夷君長有要入朝拜見天子的，不要進行阻撓。太守把這個約定上報給天子，天子表示同意，因此衛滿能利用武力和財物去侵占、降服周圍的蠻夷小國，真番、臨屯都來歸服，方圓幾千里都受衛滿控制。

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弗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浿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

衛滿死後，王位經由兒子而傳到孫子衛右渠手中，朝鮮所招誘的漢朝流民日益增多，朝鮮王又未曾入朝拜見過天子；真番、辰國的君長要上書參見天子，又受朝鮮的阻撓，不予放行。元封二年，漢朝派涉何責讓、曉諭右渠，右渠始終不肯接受天子的詔令。涉何離開朝鮮，走到邊界，來到浿水岸邊時，命令車夫刺殺護送自己的朝鮮小王長，然後立即渡過浿水，馳車跑入塞内，於是回朝報告漢武帝説"我殺了朝鮮的一位將軍"。武帝認爲涉何有殺敵之美名，不予責難，任命涉何爲遼東郡東部都尉。朝鮮怨恨涉何，發兵襲擊，殺死了涉何。

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

武帝募集在押的罪犯，赦其罪，讓他們攻打朝鮮。這一年秋天，漢朝派樓船將軍楊僕帶五萬士卒，從齊郡治出發，橫渡勃海，左將軍荀彘從遼東出兵，共同討伐衛右渠。右渠派軍隊扼守險要之地，左將軍手下一個叫多的士卒正帶領遼東兵打頭陣，兵敗潰散。多轉身逃跑，被依軍法斬首。樓船將軍率領齊兵七千人先到王險城。右渠指揮守城，探知樓船將軍兵少，就出城攻打樓船將軍的部隊，樓船將軍的部隊大敗而逃。將軍楊僕失去了部衆，逃到山中，過了十多天，漸漸尋找、收攏逃散的兵衆，重新聚集起來。左將軍攻打浿水以西的朝鮮軍隊，不能取勝。

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度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浿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

因爲兩將軍作戰不利，漢武帝就派衛山藉着兵威去朝鮮勸右渠投降。右渠見到漢朝使者，叩頭謝罪，說："我願意歸降，恐怕那兩位將軍用欺騙的手段殺害我；現在看到真正的符節，請允許我歸降。"派太子入朝謝罪，奉獻五千匹馬，并向在朝鮮的漢軍贈送軍糧。朝鮮派一萬士兵手持兵器護送太子，正要渡過浿水，使者衛山和左將軍荀彘懷疑朝鮮軍隊要作亂，就說："太子既然已經歸降，就應該命令前來護送的兵衆不要携帶兵器。"太子也懷疑使者和左將軍設詐殺他，便不渡浿水，又率兵衆返回了。衛山回來向天子彙報，天子殺掉了衛山。

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

左將軍荀彘打敗了守衛在浿水的朝鮮軍隊，向前進軍，開到王險城下，包圍城的西北面。樓船將軍也前往會師，駐扎在城的南面。右渠於是堅守城池，一連幾個月漢朝軍隊没能攻克王險城。

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决。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顓决，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决。"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

左將軍荀彘原來是侍中，得到皇帝的寵幸，他率領的燕、代士兵非常强悍，又剛剛取得浿水之戰的勝利，軍中許多將士驕傲輕敵。樓船將軍楊僕所率領的齊兵，渡海時已有很多人逃亡，他又先與右渠交戰，遭到慘敗，又損失了不少士卒，兵衆恐懼畏敵，將領心中慚愧，因此他圍攻右渠，常抱着講和的目的。左將軍猛攻王險城，朝鮮大臣就暗中派人私自約定向樓船將軍投降，往來傳話，還没最後决定。左將軍多次與樓船將軍約定攻城的時間，而樓船將軍則想儘快實現他與朝鮮大臣約定的事情，因此總是不與左將軍會師。左將軍也派人尋找機會使朝鮮降服，但朝鮮大臣不肯向左將軍投降，而願意歸附樓船將軍，因此楊、荀兩將軍不能協調相處。左將軍懷疑樓船將軍先有丢失軍隊之罪，現在與朝鮮方面交好而朝鮮又不投降，可能有背叛漢朝的陰謀，衹是還没付諸行動。漢武帝說："將帥不能破敵進軍，我纔派衛山前去規勸右渠投降，衛山不能專斷，而與左將軍一起把事情搞糟，最終破壞了右渠歸降之約。現在兩位將軍圍攻王險城，又不能同心協力，因此很長時間還没有把問題解决。"於是派原濟南郡太守公孫遂前往糾正兩將軍之誤，可

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誅遂。

根據情況靈活行事。公孫遂到了朝鮮，左將軍荀彘說："朝鮮早就該攻下來了，攻不下來的原因在於樓船將軍屢次不按期會師。"并把自己一直懷疑樓船將軍要謀反的想法詳細講給公孫遂聽，還説："現在情況這樣嚴重，不把他抓起來，恐怕會成爲大害，樓船將軍不衹是要反叛漢朝，他還將與朝鮮聯合共同消滅我們的軍隊。"公孫遂也認爲是這樣，便以"商議軍事"爲名，用符節把樓船將軍請到左將軍的營帳中，隨即命令左將軍的部下把他抓了起來，把他的軍隊合并到左將軍手下。公孫遂將此事上報給漢武帝，武帝殺了公孫遂。

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唊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陶、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爲澅清侯，陶爲秋苴侯，唊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左將軍已并統兩軍後，立即猛攻朝鮮軍隊。朝鮮相路人、韓陶、尼溪相參、將軍王唊互相商量説："原來我們要向樓船將軍投降，現在樓船將軍已被抓起來，衹有左將軍并統兩軍，戰鬥更加激烈，我們恐怕不是他的對手，而我們的王又不肯投降。"於是韓陶、王唊、路人都逃到漢朝軍營裹投降。路人死在半路上。元封三年夏天，尼溪相參便派人刺殺朝鮮王右渠，來到漢營投降。王險城還未攻下，原來右渠的大臣成已又造起反來，并攻打不服從的官吏。左將軍荀彘派右渠的兒子衛長、歸降漢朝的朝鮮相路人的兒子路最，前去曉諭朝鮮的百姓，殺死了成已，因而終於平定了朝鮮，在那裹設置了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個郡。漢朝以功策封參爲澅清侯，韓陶爲秋苴侯，王唊爲平州侯，衛長爲幾侯。路最因爲其父路人在降漢途中死，很有功勞，被封爲沮陽侯。左將軍荀彘被召回朝廷，以爭功妒能、違反軍事計劃之罪，被斬首示衆。樓船將軍楊僕也以率軍到達列口之後應該等待左將軍，而他擅自搶先進攻，損失嚴重之罪，被判死刑，他出錢贖罪，免死而爲平民。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以粵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爲萬户侯。三

贊曰：楚、粵的先人，世代都有封土。到周朝衰落時，楚國之地方圓五千里，而勾踐也以粵國稱霸諸侯。秦吞滅諸侯，惟獨楚國還保留着一個滇王。漢朝誅伐西南夷，衹有滇國再度得到恩寵。待到東粵國滅亡遷徙，繇王居股等仍被封

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觀太宗填撫尉佗，豈古所謂“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者哉！

爲萬户侯。三方之開拓，都是由好事之臣發起的。所以開拓西南夷始於唐蒙、司馬相如的鼓吹，開拓兩粵起於嚴助、朱買臣的倡議，開拓朝鮮由於涉何的引發。正值國富兵强之時，所以每次行動都能取得成功，然而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回顧太宗漢文帝撫慰趙佗之事，豈不如同古人所説的“以禮招集有二心的人，以德招徠恃險遠的人”的聖王之舉嗎！

漢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西域傳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西域從漢武帝時開始與中原交通，那裏本來有三十六國，後來漸分爲五十餘國，都分布在匈奴以西，烏孫以南。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流，東西寬六千餘里，南北長一千餘里。它的東面連接漢朝，以玉門關和陽關爲險塞，西邊以葱嶺爲界。它的南山，東面起於金城郡，與漢朝的南山相連。它的河有兩個源頭：一個發源於葱嶺山，一個發源於于闐。于闐在南山下，河向北流，與葱嶺河匯合後，向東注入蒲昌海。蒲昌海又名鹽澤，東距玉門關和陽關三百餘里，湖面長寬約三百里。湖水穩定，冬夏不增減，湖水在地下潛流，向南從積石山冒出，就是中原地區的黄河。

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從玉門關、陽關到西域有兩條道路。從鄯善沿着南山北面，順塔里木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越葱嶺可到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沿着北山南面，順塔里木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越葱嶺可到大宛、康居、奄蔡。

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税諸國，取富給焉。

西域各國大多過着定居生活，有城郭、田地、牲畜，和匈奴、烏孫的風俗不同，從前都受奴役并隸屬於匈奴。匈奴西部的日逐王設置僮僕都尉，管理西域，經常駐在焉耆、危須、尉黎等地，向各國徵收賦税，很富足。

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

自周朝衰落以後，戎、狄等族雜居在涇水、渭水以北。到了秦始皇時，趕走了戎、狄，修築長城，爲中原國家的邊境，但秦的西邊不超過臨洮縣。

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西漢建立到武帝時，經營四周民族地區，宣揚威德，於是張騫開始開通西域之路。以後驃騎將軍霍去病擊敗匈奴右地，渾邪王、休屠王投降，右地遂無匈奴，漢開始在令居以西築烽燧，開始設酒泉郡，稍後，徵發民衆來到這裏居住，又設置武威、張掖、敦煌，共四郡，并據守玉門、陽關二關。自從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以後，西域各國都很駭怕，多數國家派使者來長安進貢，漢朝到西域的使者越來越得到賞賜、升官。於是從敦煌西到鹽澤，到處建立亭障，在輪臺、渠犂都有屯田卒數百人，漢設使者校尉領導監護屯田事，并供應漢朝到外國的使者的生活。

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静，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

到宣帝時，派衛司馬負責監護鄯善以西幾個國家。到了打敗姑師的時候，并未全部消滅他們，衹是將他們分爲車師前王、車師後王和山北六國。當時漢朝衹監護南道，没有全部兼并北道，可是匈奴已經感到很不安了。以後，日逐王背叛單于，率領部衆來降漢朝，漢的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接日逐王。到了漢朝，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鄭吉爲安遠侯。這一年是神爵三年。漢就使鄭吉并護北道，所以號稱“都護”。都護之設置從鄭吉開始。匈奴原設在西域的僮僕都尉從此罷掉，匈奴更弱了，不能靠近西域。於是漢遷徙百姓屯田在北胥鞬，分莎車之地，從此屯田校尉開始屬於都護。都護偵察烏孫、康居等外國的情況，如有動静，立即報告皇帝。可以安撫的就安撫；需要打擊的就打擊。都護駐烏壘城，東到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和渠犂的屯田官接近，土地肥沃，在西域的中央，所以都護駐在這裏。

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兹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

到元帝時，又設置戊己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這時，匈奴東蒲類王兹力支率領部衆一千七百餘人投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西面的土地爲烏貪訾離國，安排兹力支部居住。

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自宣帝、元帝以後，匈奴單于向漢稱藩臣，西域也服從漢朝，西域的土地、山川、王侯、户口、道里遠近，都得以詳實記載下來。

婼羌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

出陽關向西，從近的開始，是婼羌。婼羌國王名號爲去胡來王。東到陽關一千八百里，到長安六千三百里，處在西南偏僻之地，不在大道上。有户四百五十，人口一千七百五十，軍隊五百人。西與且末相接。隨牲畜逐水草而居，不種田，靠鄯善、且末供給糧食。山上産鐵，自己製造兵器，兵器有弓、矛、服刀、劍、甲。西北到鄯善，鄯善在大道上。

鄯善國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却胡侯、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能作兵，與婼羌同。

鄯善國，原名樓蘭，國王治扜泥城，東到陽關一千六百里，到長安六千一百里。有户一千五百七十，人口一萬四千一百，軍隊二千九百一十二人。有輔國侯、却胡侯、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左且渠和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一千七百八十五里，到山國一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到車師一千八百九十里。地方多沙鹵，少田地，在附近國家寄種田地、購買糧食。産玉石，多蘆葦，檉柳、胡桐、白草。人民隨牲畜逐水草而居，産驢馬，多駱駝。能造兵器，與婼羌相同。

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恢爲浩侯。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

當初，漢武帝被張騫的話説動了，很願意與大宛各國往來，派出的使者在路上可以彼此相互望見，使者之多，一年中可達十餘批。樓蘭、姑師位在大道上，對於供應使者深感勞苦，就攻劫了漢使王恢等人，又幾次給匈奴做耳目，使匈奴兵截擊漢使。漢朝使者多數人説姑師、樓蘭有城邑，兵力薄弱，容易攻擊。於是漢武帝就派遣從票侯趙破奴率屬於漢的少數民族騎兵及郡中漢兵數萬人進擊姑師。王恢因幾次爲樓蘭所攻擊，武帝命他幫助趙破奴率兵。趙破奴給王恢輕騎七百人先到樓蘭，俘虜了樓蘭王，遂之擊破姑師，因顯揚兵威以振動烏孫、大宛等。他們回到長安，武帝封趙破奴爲浞野侯，王恢爲浩侯。於是漢朝修列亭障向西到玉門關了。

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

樓蘭已降於漢朝，并且納貢，匈奴得知，就

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絶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爲貳師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

發兵進擊。於是樓蘭王就派了一個兒子到匈奴爲質，一個兒子到漢朝爲質。後來貳師將軍進擊大宛，匈奴想截擊漢軍。但漢軍兵力强盛，匈奴不敢抵擋，就派騎士藉樓蘭的幫助，等候漢使走在後邊的，截之不讓通過。當時漢軍正任文率兵屯於玉門關，爲貳師將軍殿後，捕得俘虜，把得到的情況報告武帝。武帝命任文從小路率兵去逮捕了樓蘭王。將樓蘭王押到漢宫，按照文簿逐條責問，樓蘭王説："小國夾在大國之間，不采取兩屬的做法，就無法使自己得到安全。我希望讓我國遷到漢朝境内居住。"武帝認爲他的話很直爽，就送他回國，也使樓蘭偵察匈奴的動静。匈奴從此不甚親信樓蘭。

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宫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爲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

征和元年，樓蘭王死，樓蘭國人來請在漢朝的質子回國，要立他爲王。質子常犯漢法，被下蠶室，處宫刑，所以不能送回。就答覆樓蘭説："侍子很受天子的喜愛，不能送他回國。你們可立下一個應當立的人。"樓蘭另立了國王，漢朝又要樓蘭王送質子，樓蘭王也派了一個質子到匈奴。後來樓蘭王又死了，匈奴先知此事，就派質子回去，得立爲王。漢派使者命新樓蘭王到長安朝見武帝，説武帝要給他厚賞。樓蘭王的後妻是他原來的繼母，告訴他説："先王派了兩個質子在漢朝，都没有回來，你爲什麽還要去朝見皇帝？"樓蘭王用了她的計謀，對漢使推辭説："我纔立爲國王，國内不安定，希望等到後年入朝天子。"然而樓蘭國在西域的東邊，靠近漢朝，正當白龍堆處，少水草，常爲漢使派嚮導，背水擔糧，送迎漢使，又多次被漢朝的吏卒搶劫，他們的教訓是與漢往來没有好處。後又被匈奴施反間計，幾次截殺漢使。後來樓蘭王的弟弟尉屠耆投降漢朝，都説了有關的情况。

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

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在報告昭帝後，派平樂監傅介子前往刺殺樓蘭王。傅介子輕裝率領勇士，帶着金寶、絲綢，揚言要賜給外國。到了樓蘭，騙樓蘭王説要賜給他。王很高興，與傅介子一起喝酒，酒醉，傅介子與王單獨談話，兩個壯士從後面將王刺殺，樓蘭貴人、親近等都逃跑了。傅介子宣告説："樓蘭王有辜負漢朝之罪，

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馳傳詣闕，懸首北闕下。封介子爲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宫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横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天子派我來殺他，應當另立在漢朝的王弟尉屠耆爲王。漢兵將要到了，你們不要亂動，否則，自取滅亡了！”傅介子就斬下樓蘭王嘗歸的頭，用驛車送到長安朝廷，懸首於北闕下。漢封傅介子爲義陽侯。立尉屠耆爲樓蘭王，改國名爲鄯善，朝廷給他刻了印章，賜宫女爲他的夫人，配備了車騎物資，由丞相率百官送至横門以外，祭祀了路神以後，送他回國。鄯善王親自向武帝請求説：“我在漢朝時間長了，今天回去，力量單弱，前王有兒子還在，恐怕被他殺死。國内有個伊循城，土地肥沃，希望漢朝派一個將軍在那裏屯田積穀，使我有個依靠。”於是漢派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屯田於伊循，以鎮懾安撫之。以後改置都尉。伊循設官從此開始。

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産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鄯善，正當漢朝通西域道路的要衝。西通且末，爲七百二十里。自且末往西，都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産、兵器都與漢朝差不多。有不同的就記載下來。

且末國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户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犂，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絶二千里。

且末國，國王治且末城，東到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有户二百三十，人口一千六百一十，軍隊三百二十人。有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犂，南到小宛要走三天。産葡萄等水果。西到精絶二千里。

小宛國

小宛國，王治扜零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户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

小宛國，國王治扜零城，東到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有户一百五十，人口一千零五十，軍隊二百人。有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婼羌相接，偏南，不在大道上。

精絶國

精絶國，王治精絶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絶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厄狹，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

精絶國，國王治精絶城，東到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有户四百八十，人口三千三百六十，軍隊五百人。有精絶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到戎盧國要走四天，地勢險阻狹窄，西到扜彌四百六十里。

戎盧國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户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戎盧國，國王治卑品城，東到長安八千三百里。有户二百四十，人口一千六百一十，軍隊三百人。東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勒相接，偏南，不在大道上。

扜彌國

扜彌國，王治扜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户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兹、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扜彌國，國王治扜彌城，東到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有户三千三百四十，人口二萬零四十，軍隊三千五百四十人。有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兹、西北與姑墨相接，西到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扜彌接。

渠勒國，國王治鞬都城，東到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有户三百一十，人口二千一百七十，軍隊三百人。東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扜彌相接。

于闐國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户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多玉石。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于闐國，國王治西城，東到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有户三千三百，人口一萬九千三百，軍隊二千四百人。有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相接，北與姑墨相接。于闐以西，河水都向西流，注入於西海；于闐以東，河水都向東流，注入於鹽澤，黄河在這裏發源。這裏多産玉石。西到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户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秅國千三百四十里，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

皮山國，國王治皮山城，東到長安一萬零五十里。有户五百，人口三千五百，軍隊五百人。有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到烏秅國一千三百四十里，南與天篤相接，北到姑墨一千四百五十里，西南處在去罽賓、烏弋山離的通道上，西北到莎車三百八十里。

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烏秅國

烏秅國，王治烏秅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犂，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爲室。民接手飲。出小步馬，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烏秅國，國王治烏秅城，東到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有户四百九十，人口二千七百三十三，軍隊七百四十人。東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犂，西與難兜相接。人居山區，田地散於山石間。長有白草。用石壘屋，自山溪引水而飲。有小馬，善行走，有驢，無牛。向西有縣度，東到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東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五千零二十里。縣度是石山，有大山谷不能通行，要用繩索吊橋引渡。

西夜國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户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秅、北與莎車、西與蒲犂接。蒲犂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西夜國，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東到長安一萬零二百五十里。有户三百五十，人口四千，軍隊一千人。東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五千零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秅、北與莎車、西與蒲犂相接。蒲犂和依耐、無雷國都與西夜國屬於同一種族。西夜人與胡人不同，與羌、氐等游牧民族相似，隨牲畜逐水草而居。子合産玉石。

蒲犂國

蒲犂國，王治蒲犂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户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蒲犂國，國王治蒲犂谷，東到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有户六百五十，人口五千，軍隊二千人。東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到莎車五百四十里，北到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相接，西到無雷五百四十里。有侯、都尉各一人。在莎車寄耕田地。人種風俗與子合國相同。

依耐國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户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依耐國，國王治依耐城，東到長安一萬零一百五十里。有户一百二十五，人口六百七十，軍隊三百五十人。東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二千七百三十里，到莎車五百四十里，到無雷五百四十里，北到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國相接，風俗也相同。糧食很少，在疏勒、莎車寄耕田地。

無雷國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秅、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無雷國，國王治盧城，東到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有户一千，人口七千，軍隊三千人。東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到蒲犂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秅、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相接。衣服與烏孫人類似，風俗與子合人相同。

難兜國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户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難兜國，國王治所東到長安一萬零一百五十里。有户五千，人口三萬一千，軍隊八千人。東北到西域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到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到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相接。種植五穀和葡萄等，又產銀、銅、鐵，兵器和附近諸國相同，屬於罽賓國。

罽賓國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户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

罽賓國，國王治循鮮城，東到長安一萬二千二百里。不屬於西域都護。户口、軍隊都很多，是個大國。東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六千八百四十里，東到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到難兜國九天的行程，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相接。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

從前匈奴打敗大月氏，大月氏西遷大夏重建統治，大夏君主塞王則南遷到罽賓建國。塞人從此分散，建立了幾個國家。自疏勒向西北，休循、捐毒等，都是從前塞人的後裔。

罽賓地平，温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櫰、梓、竹、漆。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宫室，織罽，刺文綉，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它畜與諸國同。

罽賓地形寬平，氣候温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有檀、槐、梓、竹、漆。種五穀、葡萄等果類，用糞肥施田。地勢低濕，種稻，冬天吃生菜。其人民精巧，善於雕刻器物，建築宫室，織毛織品，織刺文綉，喜歡做飯。產金、銀、銅、錫，用作器具。有市場。用金、銀鑄錢幣，正面作騎馬紋，背面作人面紋。產封牛、水牛、象、大狗、獼猴、孔雀、珍珠、珊瑚、琥珀、璧流離。其他牲畜與附近諸國相同。

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絶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

漢朝從漢武帝時纔開始與罽賓交通。當時罽賓人以爲與漢相距非常遠，漢兵不能到來，罽賓

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絶域不録，放其使者於縣度，絶而不通。

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説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絶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今縣度之厄，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絶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强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丐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狹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坑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

王烏頭勞幾次劫殺漢朝使者。烏頭勞死後，他的兒子繼承王位，遣使者送禮物給漢朝皇帝。漢朝派關都尉文忠送罽賓使者回國。罽賓王又想殺害文忠，文忠察覺了，就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殺死罽賓王，立陰末赴爲罽賓王，并授給印綬。後來軍候趙德出使罽賓，與陰末赴的關係不好，陰末赴逮捕了趙德，殺死副使以下七十餘人，又遣使者上書給漢朝皇帝認罪。漢元帝認爲罽賓太遠，不接受來使，阻止使者在縣度，不讓他到長安。

漢成帝時，罽賓又遣使者到長安向漢朝皇帝獻禮并認罪，漢朝想遣使者回報，并送回罽賓使者，杜欽向大將軍王鳳建議説："前罽賓王陰末赴本來是漢朝所立的，後來背叛漢朝。德行没有超過'有國子民'的，罪過没有超過'執殺使者'的，罽賓王所以對漢朝不報恩，又不怕誅殺，是自知漢朝距離他們非常遠，漢兵來不了。他們有求於漢朝就低聲下氣地説好話，無求於漢朝就驕横傲慢，永遠不可能心向漢朝。大凡中原王朝所以厚待蠻夷各族，滿足他們的要求，是因爲他們與中原王朝的土地相連接，容易寇掠。今天的縣度是險阻之地，不是罽賓所能越過的。罽賓向慕漢朝，不足以幫助漢朝安定西域；就是不附漢朝，也不能够危害西域。以前國王親自反漢，罪惡在西域暴露，所以朝廷與之斷絶往來；今天又懊悔而派使前來，來的人中没有國王的親屬貴人，而是一些商賈賤人，以向皇帝獻禮爲名，實際是想做買賣。所以我們朝廷派使者護送他們回到縣度，恐怕白白受騙。大凡中原王朝派使者送客人，都是爲了防止客人遭受寇害。自皮山以南，有四、五個國并不屬於漢朝。護衛士卒一百餘人，分五批守夜，尚時時遭到侵盜。運糧的驢馬，還需要沿途諸國供食。如果遇小國貧國不能供食，或是凶頑不肯給食，使者雖拿着强大的漢朝的符節，但却受飢餓於山谷之間，求乞什麽也得不到，過一、二十天就要人和牲畜都死於曠野而不得返回長安。還要路過大頭痛山、小頭痛山，還有赤土、身熱之阪，這些地方都會使人身體發熱，没有人色，頭痛嘔吐，驢馬牲畜都是

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這樣。又有三池、盤石阪，道路狹窄之處祇有一尺六、七寸，長的有三十里。山險谷深，行路的人，騎馬的和步行的相扶持，用繩索相連引，這樣走二千多里纔到縣度。牲畜墜入山谷還未跌到底就粉碎了；人墜入山谷連尸首也收不回來。這些險阻危害多得説不完。聖王分天下爲九州，又制定五服，主要是繁盛內地，不求於外。今天的使者是奉皇帝之命，護送蠻夷的商賈，勞苦官吏士卒，跋涉於危難之路，中原疲憊不堪，所做都是無用的事，這不是長治久安的計策。現在使者已經接受了皇帝的派遣，可以送到皮山就回來。”王鳳報告了王太后，接受了杜欽的建議。罽賓確實是貪於漢朝皇帝的賞賜和做買賣，所以他們的使者幾年就派來一批。

烏弋山離國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户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犂靬、條支接。

烏弋山離國，東到長安一萬二千二百里。不屬於西域都護。從户口和軍隊看，是大國。東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有六十天的行程，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犂靬、條支相接。

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瓮。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自烏弋山離西行一百餘天可到條支。條支西靠西海，氣候暑熱潮濕，種水稻。有駝鳥，蛋和瓮罐一樣。人口很多，分爲許多小酋長，都屬於安息，爲外國。善於耍魔術。安息的老人傳説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但不曾見過。從條支坐船向西，走一百餘天，可到太陽落入的地方。

烏弋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産、五穀、果菜、食飲、宫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俗重妄殺。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絶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烏弋地方暑熱，地勢平坦，草木茂盛。草木、畜産、五穀、果菜、食飲、宫室、市場、貨幣、兵器、金珠等等都和罽賓相同，又有桃拔、獅子、犀牛。風俗不許亂殺。錢幣正面爲人頭像，背面爲騎馬紋。用金銀裝飾杖。距離漢朝非常遠，漢使很少到這裏。自玉門關、陽關沿南道，經鄯善向南，到烏弋山離，就是南道的終點。轉向北而東，可到安息。

安息國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

安息國，國王治番兜城，東到長安一萬一千六百里。不屬於西域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

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嬀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

山離、西與條支相接。上地、氣候、物産、民俗，與烏弋、罽賓相同。也用銀幣，正面是國王頭像，背面是夫人頭像。國王死後就改鑄錢。有駝鳥。國王屬下有大小幾百個城，疆域幾千里，是一個很大的國家。臨近嬀水，商賈用車船到附近各國貿易。用皮紙書寫，文字橫書。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安息東則大月氏。

漢武帝時開始派使者到安息國，當時國王命將軍率二萬騎兵到東部邊界處迎接。東界距都城幾千里，將軍到東界要經過幾十個城，人民跟從的很多。在漢使回國時，安息國也派使者陪漢使前來，到漢地觀光，還向漢朝皇帝獻駝鳥蛋和犂靬耍魔術的人，皇帝很高興。安息以東是大月氏。

大月氏國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户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槖駝。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東到長安一萬一千六百里。不屬於西域都護。有户十萬，人口四十萬，軍隊十萬人。東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有四十九天的行程，南與罽賓相接。土地、氣候、物産、民俗、錢幣，與安息國相同。産一個峰的駱駝。

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强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大月氏本來是游牧的國家，隨牲畜遷徙，與匈奴的風俗相同。有能射箭的戰士十餘萬人，所以以爲自己强大而輕視匈奴。原來居住在敦煌和祁連山之間。到匈奴冒頓單于時，大敗月氏，冒頓之子老上單于又殺死月氏王，并以王頭做碗，月氏人被迫西逃，過大宛，又西擊并臣服大夏，在嬀水以北建立國都。有一小部分月氏人没有離開，就依靠於南山羌族，稱爲小月氏。

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二曰雙靡翖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翖侯，治護澡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

大夏人本來没有統一的國君，各城邑自立小酋長，人民軟弱，害怕戰鬥。所以月氏人遷來，都降服了，大月氏和大夏都受漢朝的節度。大夏分爲五部，各有翖侯：一爲休密翖侯，治和墨城，東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到陽關七千八百零二里；二爲雙靡翖侯，治雙靡城，東到都護治所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到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爲貴霜翖侯，治護澡城，東到都護治所五千九百四十里，到陽關七千

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頓翖侯，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

九百八十二里；四爲肸頓翖侯，治薄茅城，東到都護治所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到陽關八千二百零二里；五爲高附翖侯，治高附城，東到都護治所六千零四十一里，到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共五個翖侯，都屬大月氏。

康居國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

康居國，國王冬天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東到長安一萬二千三百里。不屬於西域都護。到越匿地要騎馬行七天，到國王夏天所居的蕃内有九千一百零四里。有户十二萬，人口六十萬，軍隊十二萬人。東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的風俗相同。東面受到匈奴的牽制。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并争，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

漢宣帝時，匈奴内亂，五個單于并争，漢朝擁立呼韓邪單于，郅支單于對漢不滿，殺漢使者，以康居的險阻與漢對抗。後來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和西域諸國兵到康居，誅殺郅支單于。此事記在《甘延壽傳》、《陳湯傳》中。這年是元帝建昭三年。

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絶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内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啖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絶勿復使，以章漢

到成帝時，康居王派王子到長安侍奉皇帝，又貢獻方物。然而自以爲本國與漢相距極遠，就驕横傲慢，不肯與其他國一樣對漢。西域都護郭舜幾次上書皇帝，説："在匈奴强盛時，并不是因爲兼有烏孫、康居而强盛；後來匈奴向漢稱臣，也不是因爲失掉烏孫、康居而稱臣。漢朝雖都接受了這三國的質子，可是這三國背地裏仍互相往來，看到機會，便發端生事。這三國合也不會很親密，離也不能相臣服。以今天的情況來説：我們與烏孫聯合没有什麽好處，反而會爲我朝生事。可是烏孫在以前已與我們聯合，今天又與匈奴一起向我朝稱臣，從道義上説，是不能拒絶的。但康居則驕黠不馴，居然不肯禮拜漢朝的使者。都護派官吏到他們的國家，他們竟讓我們的官吏坐在烏孫等國使者之下，國王和貴人們吃飯完了，纔讓都護的官吏吃飯，以故意不理漢使來向别國誇耀自己。從這些事上來推斷，他們爲什麽派王子來侍奉皇帝？是想來做買賣，所説的

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絶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絶。

好話都是騙人的。匈奴是百蠻中的大國，今天對漢的禮節很周到。他們聽説康居不拜漢使，單于就感到自己事奉漢太低下了。應當讓康居的侍子回去，并與康居不再通使，這樣可表明我們漢朝不與無禮義之國相往來。敦煌、酒泉小郡和南道八國，要供給往來使者的人和馬、驢、駱駝的飲食，都很困苦。這是耗費所過的地區，送迎驕横不馴而又極遠的外國人，這不是高明策略。”可是朝廷以康居纔來通使不久爲理由，主張應重視招致遠方來人的原則，就采用羈縻政策，没有與康居斷絶關係。

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從康居向西北約二千里，有奄蔡國。能射箭的戰士十餘萬人。與康居的風俗相同。臨近大湖，没有湖邊，就是北海。

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䪥王，治蘇䪥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奧鞬王，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康居有五個小王：一爲蘇䪥王，治蘇䪥城，東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到陽關八千零二十五里；二爲附墨王，治附墨城，東到都護治所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到陽關八千零二十五里；三爲窳匿王，治窳匿城，東到都護治所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到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爲罽王，治罽城，東到都護治所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到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爲奧鞬王，治奧鞬城，東到都護治所六千九百零六里，到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共五個王，都屬康居。

大宛國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户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耆酒，馬耆目宿。

大宛國，國王治貴山城，東到長安一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有户六萬，人口三十萬，軍隊六萬人。有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四千零三十一里，北到康居卑闐城一千五百一十里，西南到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相接，土地、氣候、物産、民俗與大月氏、安息相同。大宛人都以葡萄製酒，富庶人家有藏酒至一萬餘石的，時長至幾十年不壞。人喜歡喝酒，馬喜歡吃苜蓿。

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

宛有別邑七十餘城，有很多好馬。馬的汗爲血色，傳説這馬的祖先是天馬之子。

張騫始爲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絶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後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諂，使我國遇屠，相與共殺昧蔡，立毋寡弟蟬封爲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宫館旁，極望焉。

張騫纔把大宛的情況報告給漢武帝，漢武帝就派使者帶了千金和金馬，到大宛請求好馬。宛王以爲漢朝極遠，漢兵到不了大宛，心愛他的寶馬，不肯給漢朝。漢使者辱罵宛王，大宛攻殺漢使，奪取了漢使的財物。漢武帝就派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兵前後十餘萬人討伐大宛，連續攻打了四年。大宛人斬下宛王毋寡的頭，獻馬三千匹，漢軍纔退回。此事記在《張騫傳》中。貳師將軍斬宛王後，另立宛貴族中親漢的人名叫昧蔡的爲宛王。一年後，宛貴族認爲昧蔡巴結漢朝，使大宛遭屠戮，於是一起殺死昧蔡，另立毋寡之弟蟬封爲王，派王子到長安爲質子，漢朝也派使者賞賜宛王等，并加以安撫。漢又派十餘批使者到大宛以西的各國，搜求珍奇財物，并炫耀討伐大宛的兵威。宛王蟬封與漢朝相約，每年獻給漢朝天馬二匹。漢使采集了一些葡萄、苜蓿種子帶回長安。皇帝因天馬多，外國來的使者也多，就在離宫别館旁邊擴大種植葡萄、苜蓿，一眼望不到邊。

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髯。善賈市，争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得漢黄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

從大宛往西到安息國，沿途居民雖然語言有差異，但大同小異，彼此能通曉意思。這裏的人都眼睛深陷，多鬍鬚。善於做買賣，分厘必争。尊貴女子；女子所説的，男人即照辦。這裏没有絲、漆，不知鑄鐵器。後來漢使逃跑的士卒流落本地的，教會了這裏的人鑄造鐵工具和鐵兵器。他們得到漢朝的黄金、白銀，都用作器具，不用作錢幣。

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嘗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從烏孫往西到安息國，靠近匈奴。匈奴曾經給月氏製造困苦，所以匈奴衹要派人拿着單于的一封信來，月氏就趕快送吃的，不敢怠慢怕苦。但對前來的漢使，不給財物就不給食品，不買牲畜就没有馬可騎，所以這樣，就因爲漢朝很遠，又有很多財物，想要什麽不買不成。到呼韓邪單于歸順漢朝以後，這些國家纔都尊仰漢朝了。

桃槐國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户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桃槐國，東到長安一萬一千零八十里。有户七百，人口五千，軍隊一千人。

休循國

休循國，王治鳥飛谷，在葱嶺

休循國，國王治鳥飛谷，在葱嶺以西，東到

西，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户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長安一萬零二百一十里。有户三百五十八，人口一千零三十，軍隊四百八十人。東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三千一百二十一里，到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到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到大月氏一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和烏孫相類似，隨牲畜逐水草而居，原來也是塞人的後裔。

捐毒國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户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無人民。西上葱領，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嶺，本塞種也。

捐毒國，國王治衍敦谷，東到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有户三百八十，人口一千一百，軍隊五百人。東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二千八百六十一里。到疏勒。南與葱嶺相連，沒有居民。西上葱嶺就是休循。西北到大宛一千零三十里，北與烏孫相接。衣服和烏孫相類似，隨牲畜水草而居，依附葱嶺間，原來也是塞人的後裔。

莎車國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有鐵山，出青玉。

莎車國，國王治莎車城，東到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有户二千三百三十九，人口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三，軍隊三千零四十九人。有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到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到蒲犂七百四十里。有鐵礦山，產青玉石。

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托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説。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候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禄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漢宣帝時，烏孫公主的小兒子萬年深受莎車王的喜愛。莎車王無子，他死的時候，萬年正在漢朝的長安。莎車國的人想依托於漢朝，又想得到烏孫國的歡心，就上書給漢宣帝請求讓萬年當莎車國王。宣帝同意，就派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到莎車。萬年剛當國王，很暴虐，莎車人很不喜歡。已故莎車王之弟呼屠徵殺死萬年，并殺死漢朝的使者，自立爲國王，聯合附近諸國背叛漢朝。適逢漢朝的衛候馮奉世作爲使者送大宛客人，就以漢朝名義徵發附近諸國兵擊殺呼屠徵，另立呼屠徵的侄兒爲莎車王。馮奉世回到長安，宣帝封他爲光禄大夫。這一年是元康元年。

疏勒國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

疏勒國，國王治疏勒城，東到長安九千三百

千三百五十里。户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五十里。有户一千五百一十，人口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七，軍隊二千人。有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二千二百一十里，南到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場，西面處在去大月氏、大宛、康居的通道上。

尉頭國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户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尉頭國，國王治尉頭谷，東到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有户三百，人口二千三百，軍隊八百人。有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到西域都護治所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相接，山道不通，西到捐毒一千三百一十四里，通過小道騎馬可二日到達。種田、畜牧，逐水草而居，衣服和烏孫相類似。

烏孫國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狼無信，多寇盜，最爲强國。故服匈奴，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東到長安八千九百里。有户十二萬，人口六十三萬，軍隊十八萬八千八百人。有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到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土地草莽平坦，多雨，氣候寒冷。山上多松樠。居民不種田植樹，隨牲畜逐水草而居，和匈奴的風俗相同。國內多産馬，富有的人有馬多達四五千匹。民性剛强，貪財，不講信義，有很多盜賊，是一個强大的國家。以前曾臣服於匈奴，後來强盛，對匈奴采取羈縻態度，不肯去朝拜。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這裏本來是塞人的土地，大月氏向西擊破并趕走了塞王，塞王遷到縣度以南，大月氏就占據了塞人的土地。後來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西遷，臣服大夏，烏孫昆莫占據了原大月氏地，所以烏孫的居民中有塞人、大月氏人。

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雖强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

開始張騫說烏孫本來與大月氏一起在敦煌一帶，如今烏孫雖然强大了，還是可以送些厚禮，招他們東歸故地；再將公主嫁給昆莫，與烏孫約

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騫大慚，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其它如故。

爲兄弟之國，用這樣的辦法制約匈奴。此事記在《張騫傳》中。漢武帝即位，命張騫帶着金幣財寶到烏孫。昆莫以匈奴單于的態度與張騫相見，張騫很羞怒，對昆莫說："天子賜給你的禮物，你不拜謝，那就把禮物歸還我們。"昆莫起而拜謝，其他方面還是那個樣子。

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禄强，善將，將衆萬餘騎别居。大禄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太子蚤死，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爲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禄怒，乃收其昆弟，將衆畔，謀攻岑陬。昆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别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爲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乃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國後乃益重漢。

當初，昆莫有十幾個兒子，中子大禄很强，善於帶兵，率領一萬餘騎兵住在别處。大禄之兄是太子，太子有個兒子叫岑陬。太子早死，死前對昆莫說："一定要以岑陬爲太子。"昆莫很難過就同意了。大禄對這件事很生氣，就把其他兄弟都捉了起來，率領士卒反叛，準備進攻岑陬。昆莫給了岑陬一萬餘騎兵，命他屯駐别處，自己也有一萬餘騎兵用以自衛。這時國家分爲三部分，都歸昆莫節制。張騫將漢朝賜給昆莫的禮物送交以後，對昆莫說："烏孫如能東歸故地，漢朝就遣送公主作爲昆莫的夫人，兩國結爲兄弟之國，一同抗拒匈奴，匈奴一定能打敗。"但是烏孫遠離漢朝，不知漢朝大小，烏孫自己靠近匈奴，服從匈奴已日久，大臣們都不願東遷。昆莫年老，國家分裂，權力不能集中。於是派使者送張騫回長安，同時獻馬數十匹作爲報謝。使者見漢朝人口衆多，物産豐富，歸國後，烏孫越來越尊重漢朝。

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絶。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許，曰："必先内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

匈奴聽說烏孫與漢往來，很生氣，要進攻烏孫。又漢朝使者經烏孫之南到大宛、月氏的，不絶於路。烏孫很惶恐，就派使者獻馬給漢朝，并願娶漢公主，兩國結爲兄弟。皇帝問群臣的意見，朝議同意。决定："必須先納聘禮，然後遣送公主。"烏孫以一千匹馬爲聘禮。漢朝在元封年間，派江都王劉建之女細君作爲公主嫁給昆莫，皇帝賜給車馬和皇室用的器物，還爲她配備官吏、宦官、宫女、役者數百人，贈送禮品極豐盛。烏孫昆莫以細君爲右夫人。匈奴也派女子嫁給昆莫，昆莫以匈奴女爲左夫人。

公主至其國，自治宫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

公主到烏孫後，自己建造宫室居住，在一年中幾次與昆莫聚會，喝酒吃飯，還用財物、絲織品等賞給昆莫左右的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很悲傷，自己作歌說："吾家嫁我兮天

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墻，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内傷，願爲黄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綉給遺焉。

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禄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

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爲莎車王；次曰大樂，爲左大將；長女弟史爲龜兹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爲若呼翖侯妻。

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絶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并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爲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

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墻，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上思兮心内傷，願爲黄鵠兮歸故鄉。”皇帝聽説後很憐憫她，每隔一年就派使者送去帷帳、錦綉等物。

昆莫年老，想使孫子岑陬娶公主。公主不同意，上書給皇帝説明了此事，皇帝回信説：“隨從烏孫國風俗，漢想要與烏孫聯合滅匈奴。”岑陬就娶了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爲王。岑陬，是官號，他的名字叫軍須靡。昆莫，是王號，他的名字叫獵驕靡。後來稱王號爲“昆彌”。岑陬娶江都公主，生一女，名叫少夫。公主死後，漢朝又派楚王劉戊之孫女解憂爲公主嫁給岑陬。岑陬的匈奴妻生的兒子泥靡還小，岑陬將要死時，把王位傳給了叔父大禄的兒子翁歸靡，他説：“等泥靡長大了，再把王位歸還泥靡。”

翁歸靡即位，號肥王，又娶解憂爲妻，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長子名元貴靡；次子名萬年，爲莎車王；三子名大樂，爲左大將；長女名弟史，爲龜兹王絳賓之妻；小女名素光，爲若呼翖侯之妻。

漢昭帝時，解憂公主上書皇帝，説“匈奴發騎兵在車師種田，車師與匈奴聯合，一同侵略烏孫，希望皇帝救援。”漢朝準備了士卒、戰馬，將進擊匈奴。正遇上昭帝去世，宣帝剛即位，解憂公主和昆彌都派使者上書，説“匈奴又連續發大兵侵略襲擊烏孫，攻取車延、惡師等地，將當地居民都掠走了。還派使者告訴烏孫趕快將公主送給匈奴，想破壞烏孫與漢的關係。昆彌願發全國一半精兵，自備五萬騎兵，全力打擊匈奴。希望皇帝趕快出兵救公主、昆彌。”漢朝發大兵十五萬騎，由五位將軍率領分道出發。這件事記在《匈奴傳》中。漢又派校尉常惠爲使者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親自率翕侯以下共五萬騎士從西面進擊匈奴。打到匈奴右谷蠡王庭，俘虜單于父輩和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人，馬牛羊驢駱駝七十餘萬頭，烏孫都將這些戰利品取走。漢軍回國，宣帝封常惠爲長羅侯。這年是本始三年。漢朝又派常惠帶着貴重財物和

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

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絶匈奴，願聘馬騾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烏孫絶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絶故業，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禄大夫惠爲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

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車騎

絲織品賜給烏孫貴人中有戰功的。

元康二年，烏孫昆彌通過常惠上書宣帝説："願以漢朝的外孫元貴靡爲王位繼承人，讓他也娶漢公主，結兩重姻親，斷絶與匈奴的關係。願用馬騾各一千匹作爲聘禮。"宣帝命大臣們討論此事，大鴻臚蕭望之認爲："烏孫地處極遠，難保不發生變化，不要答應他們的要求。"宣帝很贊賞烏孫新近所立大功，很難斷絶已建立的婚親關係，就遣使者到烏孫，先迎取聘禮。昆彌和太子、左右大將、都尉都派出人組成三百餘人的使團，到漢朝迎接少公主。宣帝就以解憂公主的侄女相夫爲公主，設置官屬、宫女等一百餘人，住在上林苑中，學烏孫語。宣帝親自到平樂觀，會見匈奴使者和外國君長，大演角抵之戲和音樂、歌舞，然後遣送相夫公主西嫁，使長羅侯光禄大夫常惠輔佐，持節爲使的有四人，送少公主到敦煌。還未出邊塞，就聽説烏孫昆彌翁歸靡已死，烏孫貴人按照岑陬生前之約，立岑陬之子泥靡爲昆彌，號狂王。常惠上書宣帝説："想要留少公主暫駐敦煌，常惠趕到烏孫，責備不立元貴靡爲昆彌之事，回頭再接少公主回長安。"此事由大臣們討論，蕭望之又説："烏孫首鼠兩端，難與立約。解憂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兩國關係不親密，邊境未得安寧，這就是證明。今天少公主因元貴靡不得立而回長安，并没有對不起烏孫的地方，也是漢朝的福氣。如果少公主不停止去烏孫，徭役將要大興，根源由此而起。"宣帝接受了這個意見，就接少公主回長安。

狂王又娶解憂公主，生一子名鴟靡。狂王與公主不和，又暴虐，失掉民心。漢朝派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到烏孫，公主説了狂王爲烏孫人所不滿之事，并説容易誅除掉。於是，他們設謀在酒會上使人用劍擊殺狂王。劍未砍準，狂王受傷，上馬逃走。他的兒子細沈瘦率兵將魏和意、任昌和解憂公主包圍在赤谷城中。幾個月後，西域都護鄭吉徵發附近各國之兵前往救援，細沈瘦退走。漢朝廷派中郎將張遵帶着醫藥去給狂王治傷，還賜給狂王黄金二十斤及各色絲織品。并逮捕了魏和意、任昌，從尉犂用囚車解到

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捽主頭罵詈。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

長安後斬首。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在赤谷調查解憂公主與魏和意、任昌謀殺狂王的情況。公主不服，向張翁叩頭，拒絕認罪。張翁捽着公主的頭髮大駡。公主上書宣帝，張翁回到長安，被處死。漢副使季都另外率人醫治養護狂王的傷。在回長安時，狂王率十餘騎上送他。季都回到長安，因知道狂王有罪應當斬首，但未能就便除掉狂王，受宫刑。

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翕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

在狂王受傷的時候，肥王翁歸靡的匈奴妻生的兒子烏就屠與諸翕侯都逃到北山中，揚言說他的外婆家匈奴的兵快來了，所以很多人都歸服於他。後來他攻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朝命破羌將軍辛武賢率兵一萬五千人到敦煌，派人測量地形，樹立標記，開鑿卑鞮侯井，向西通渠，準備運糧建倉，討伐烏就屠。

初，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翕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户六萬餘，小昆彌户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

解憂公主原來有個侍者名馮嫽，懂史書，熟悉西域事務，曾持漢朝之節作爲公主之使到西域各國賞賜各國王貴人，很得各國尊敬信任，號稱爲馮夫人。後嫁給烏孫右大將爲妻，右大將與烏就屠關係密切。這時，西域都護鄭吉派馮夫人去勸說烏就屠，就說：漢朝正發大兵到西域，烏孫必被滅掉，不如早投降。烏就屠很害怕，說："我祇願保留個小昆彌之號就行了。"漢宣帝召馮夫人到長安，親自詢問烏孫的情況。後派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使，送馮夫人回烏孫。馮夫人乘錦衣車、持節爲漢正使，傳達宣帝詔令，命烏就屠到赤谷城長羅侯常惠處，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都賜給印綬。破羌將軍辛武賢未出塞就返回了長安。後來烏就屠不把諸翕侯的民衆都歸還原主，漢朝又派長羅侯常惠率三校在赤谷屯田，并劃分烏孫内部的統治區，大昆彌爲六萬餘户，小昆彌爲四萬餘户，可是人心都傾向小昆彌。

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

元貴靡、鴟靡都病死，公主上書宣帝，說自己年老思鄉，希望老死在漢地。宣帝很憐憫她，派人迎接她和她的孫子孫女三人到長安。這一年是甘露三年，公主已將近七十歲了。宣帝賜給公主田地、宅第、奴婢等，奉養優厚，朝見皇帝的禮儀同皇帝親生公主一樣。兩年後，解憂公主去

孫因留守墳墓云。

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焉。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爲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爲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

世，三個孫兒孫女就留在長安看守墳墓。

元貴靡之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年紀幼小，馮夫人上書宣帝，希望出使烏孫輔佐星靡。宣帝派一百餘人送馮夫人到烏孫。起初，西域都護韓宣上奏宣帝，建議對烏孫的大吏、大祿、大監都可以賜給金印紫綬，讓他們輔佐大昆彌，宣帝同意。後來韓宣又上書星靡軟弱，可以免去大昆彌，讓他的叔父左大將樂代替他爲大昆彌，宣帝不同意。以後段會宗爲西域都護，招回烏孫叛亡的人口，社會得到安定。

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己校屯姑墨，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

星靡死，兒子雌栗靡爲大昆彌。小昆彌烏就屠死，兒子拊離爲小昆彌。拊離爲其弟日貳所殺。漢朝派使者至烏孫立拊離之子安日爲小昆彌。日貳逃到康居。漢徙己校尉屯駐姑墨，伺機進討日貳。安日派貴人姑莫匿等三人僞裝叛逃者，投奔日貳，將日貳刺殺。西域都護廉褒賜給姑莫匿等人黃金二十斤，絲織品三百匹。

後安日爲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小昆彌末振將恐爲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漢没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翕侯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爲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還，賜爵關内侯。是歲，元延二年也。

後來安日被降民所殺，漢朝又立安日之弟末振將爲小昆彌。這時大昆彌雌栗靡雄健，各翎侯都懼怕他，服從他。各翎侯告知民衆牧馬畜時，不要進入在昆彌的牧群區，以免混擾。國中很太平，和翁歸靡時一樣。小昆彌末振將害怕被大昆彌吞并，就派貴人烏日領詐降於雌栗靡，并把他刺殺。漢朝想發兵討伐末振將，後未出兵，就派中郎將段會宗帶着金寶絲綢到西域與都護策謀，立雌栗靡的叔父、解憂公主之孫伊秩靡爲大昆彌。漢朝把小昆彌在長安的侍子没爲官奴婢。很久以後，大昆彌的翕侯難栖殺掉末振將，原被殺之小昆彌安日之子安犁靡被立爲小昆彌。漢朝以未能親殺末振將爲遺憾，就又命令段會宗殺掉末振將的太子番丘。段會宗回到長安，封爲關内侯。這一年是成帝元延二年。

會宗以翎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爲漢，合於討賊，奏以爲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疐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兼并兩

段會宗認爲翎侯難栖殺掉末振將雖不是爲漢朝，但是符合漢誅討末振將的目的，就奏請成帝封他爲堅守都尉。漢責備大祿、大吏、大監等官對雌栗靡被殺負有責任，收奪了他們的金印紫綬，改換爲銅印墨綬。末振將之弟卑爰疐本來參與謀殺大昆彌雌栗靡，後率八萬餘人北附於康

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

居，想藉康居之兵兼并大、小兩昆彌。兩個昆彌都怕卑爰疐，就親附都護。

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并入朝，漢以爲榮。至元始中，卑爰疐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爲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疐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匈奴單于都來長安朝見哀帝，漢朝以爲光榮。到平帝元始年間，卑爰疐殺烏日領以投效漢朝，漢封他爲歸義侯。大、小兩昆彌都很弱，卑爰疐不斷侵凌兩昆彌，都護孫建襲殺卑爰疐。自烏孫分立了兩個昆彌以後，漢朝時而安撫，時而鎮壓，没有一年太平。

姑墨國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十一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黄。東通龜兹六百七十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温宿王，并其國。

姑墨國，國王治南城，東到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有户三千五百，人口二萬四千五百，軍隊四千五百人。有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二千零二十一里，南到于闐馬行要十五天，北與烏孫相接。出産銅、鐵、雌黄等礦産。東到龜兹六百七十里。王莽統治時期，姑墨王丞殺温宿國王，吞并了温宿國。

温宿國

温宿國，王治温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户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温宿國，國王治温宿城，東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有户二千二百，人口八千四百，軍隊一千五百人。有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二千三百八十里，西到尉頭三百里，北到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産等都與鄯善諸國相同。東到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兹國

龜兹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却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與精絶、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杅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鑄冶，有

龜兹國，國王治延城，東到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有户六千九百七十，人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軍隊二萬一千零七十六人。有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却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與精絶、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杅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相接。已有鑄冶金屬技術，還産鉛。東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

烏壘，户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烏壘，有户一百一十，人口一千二百，軍隊三百人。有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西域都護同治烏壘城。向南三百三十里到渠犂。

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户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絶接。西有河，至龜兹五百八十里。

渠犂，有城都尉一人，户一百三十，人口一千四百八十，軍隊一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絶相接。西有河，到龜兹五百八十里。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温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黄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

從漢武帝開通西域時起，設置校尉，在渠犂屯田。這時漢朝連續出兵三十二年，國力虚耗嚴重。征和年間，貳師將軍李廣利率軍投降匈奴。武帝很後悔遠征之事。這時，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對武帝説："輪臺以東捷枝、渠犂都是以前建國之地，土地廣大，水草富饒。有灌溉田五千頃以上，氣候温和，田地肥美，灌溉方便，種五穀和中原地區同時成熟。旁邊的國家缺少錐刀等鐵器，珍貴黄金彩繒，漢可用這類東西换取他們的穀物供給田卒，不愁缺糧。臣等認爲漢可派士卒到原輪臺以東屯田，設置三個校尉分部護領。讓他們就各自轄區畫出地圖，開修灌溉溝渠，每年按照季節種五穀。張掖、酒泉二郡各派騎假司馬率士卒爲屯田者瞭望放哨。騎假司馬屬於屯田校尉節制。有重要情況，可利用驛馬報告皇上。種田一年有存糧，就可招募身體壯健、甘願遷徙的民衆到屯田所，以存糧爲老本，擴大灌溉田區，增修些亭候，城城相連，通向西方，以威鎮西方的國家，對輔助烏孫國很有利。臣等可派徵事臣昌分部巡行於西部邊境地區，嚴令有關太守、都尉備好烽火，精選士馬，謹慎警戒，蓄積糧草。希望陛下派使者到西方國家，讓他們不要因畏懼匈奴而不安。臣等冒死請言此事。"

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

武帝就頒下詔書，沉痛檢討了以往的失誤。詔書説："以前有關部門奏請，打算增加民賦每人三十錢，以供給邊疆費用。這是加重老弱孤獨人口的困苦。今天又請派士卒到輪臺屯田。輪臺在車師以西一千餘里，以前開陵侯攻擊車師時，

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産，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丐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

危須、尉犂、樓蘭等六國子弟在長安的都先回國，運發糧畜迎接漢軍。各國又自發士卒數萬人，都由國王親自率領，共同包圍車師，迫使車師王投降。西域各國兵已疲憊不堪，亦無力至大道上爲漢軍供應食糧。漢軍攻破車師城時，糧食很多，但自己帶糧，回不到長安就吃光了。身體強壯的吃牲畜，身體病弱的死於道路上多達幾千人。我發酒泉郡的驢、駱駝運糧食出玉門關去迎接軍隊。又命張掖郡發吏卒接迎，路都不很遠，但掉隊離群滯留的很多。從前，我的頭腦糊塗，因軍候弘上書說：‘匈奴人捆住馬的前後蹄，放在長城脚下，騎着馬叫喊：“秦人，我給你們分馬。”又漢朝使者被匈奴扣留的很久不得歸來。所以我就派貳師將軍征伐，以增强漢使的威信。古時候卿大夫參與謀事，都參照占卜，不吉利不去做。當時我也曾把捆馬書拿給丞相、御史大夫、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的都看了，甚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也看了，都說‘匈奴人自己捆馬，很不吉祥啊！’也有人認爲，匈奴人‘是要顯示自己的强大，就像窮人假裝富有一樣。’我曾查閱《易經》，得《大過》卦，爻爲九五，預示匈奴將要困敗。公車接來的方士、太史觀看天象，和太卜占卦，都認爲是吉象，匈奴必定要被打敗，機會難得。又說：‘率軍北伐，鬴山必克。’對諸將占卦，貳師將軍最吉。所以我親派貳師將軍進攻鬴山，命他不要深入。今天看來，這些計謀卦兆都與事情相反，實在謬誤。重合侯俘虜了一個匈奴偵探，說：‘聽說漢軍快來了，匈奴命巫師將羊牛埋在漢軍必經的道路及河流處，以詛咒漢軍。單于送給皇帝的馬裘，都命巫師詛咒過。捆馬前後蹄，是詛咒漢軍必敗的事。’又占卦，得‘漢軍一將不吉’的話。匈奴常說‘漢朝極大，但是漢人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從前貳師將軍失敗，士卒死的死，被俘的被俘，逃散的逃散，我心中常感悲痛。今天又有人建議在遥遠的輪臺屯田，還要築亭開道，這是擾亂勞累天下，不是使人民受到好處的作法。今天我不忍心聽輪臺屯田的話。大鴻臚等又商議，打算招募囚徒護送匈奴使者回去，明確告

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訴他封他爲侯，讓他刺殺單于。這種做法是春秋五霸都不肯幹的。况且匈奴得到投降的漢人，都是進行搜身，盤問他們所知道的情况。現在邊塞的管制不嚴，對擅自出境的不能禁止，障候的官長驅使士卒打獵，以野獸的皮肉謀利，士卒勞苦，烽火事很少有人過問，這些情况，都不上報。後有來投降的，或是捉到俘虜，纔知這些情况。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嚴禁官吏對人民苛刻殘暴，停止官府擅增賦税，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實行馬復令，以補充邊防的需要，但足够邊防需要就行了。各郡國的太守、王國相都要上報畜養馬匹的方法及善補邊防的計劃。和上計吏同來京師討論。”從這以後漢朝不再出兵打仗。同時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表明執行休養生息政策，是思富養民之意。

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杅彌，杅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杅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杅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

當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攻擊大宛，經過杅彌，當時杅彌的太子賴丹在龜茲爲質。李廣利責備龜茲説：“外國都臣服於漢朝，龜茲爲什麽接受杅彌的質子？”就把賴丹帶到長安。昭帝就用桑弘羊以前的建議，以賴丹爲校尉，率軍在輪臺屯田，輪臺與渠犂地相連接。龜茲貴人姑翼對龜茲王説：“賴丹本來臣屬於我國，今天佩帶着漢的印綬前來，靠近我國屯田，必有害於我國。”龜茲王就殺死賴丹，又上書給漢朝表示認罪。漢未能給予懲罰。

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

宣帝時，長羅侯常惠出使烏孫，在回來的路上，乘機發諸國兵共五萬人進攻龜茲，譴責以前殺害校尉賴丹之事。龜茲王認罪説：“是我先王在世時被貴人姑翼所誤，我没有罪。”就捉姑翼送給常惠，常惠斬了姑翼。當時解憂公主派女兒到長安學鼓琴，漢派侍郎樂奉送公主女回烏孫，路過龜茲。龜茲王以前曾派人到烏孫要求娶公主女，還未回來。正巧公主女經過龜茲，龜茲王就留住公主女不讓走，又派使者到烏孫報告公主，公主答應了。後來公主上書宣帝，希望她的女兒同於皇族入朝皇帝；龜茲王絳賓也很愛他的夫人，上書給宣帝，説自己得以娶漢的外孫女而爲女婿，希望能與公主之女一起入朝。元康元

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綉雜繒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宫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兹王，所謂騾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年，龜兹王和夫人同來朝賀，都受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宣帝賜給公主車馬旗鼓，歌舞、作樂的數十人，絲綢珍寶共值數千萬錢。留住了一年，又贈給大量的禮物送回龜兹。以後龜兹公主數次來長安朝賀。她喜歡漢朝的衣服和各種制度。歸國後，修建宫室，設置禁道環衛，出入傳呼，擊鐘鼓，如漢朝禮儀。外國的胡人都説："驢不是驢，馬不是馬，就像龜兹王，是個騾子。"絳賓死，他的兒子丞德自稱是漢的外孫，在成帝、哀帝時，往來於長安的次數更多，漢朝對待他也很親密。

東通尉犂六百五十里。

龜兹東到尉犂六百五十里。

尉犂國

尉犂國，王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户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犂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尉犂國，國王治尉犂城，東到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有户一千二百，人口九千六百，軍隊二千人。有尉犂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相接。

危須國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户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危須國，國王治危須城，東到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有户七百，人口四千九百，軍隊二千人。有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到西域都護治所烏壘城五百里，到焉耆一百里。

焉耆國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却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焉耆國，國王治員渠城，東到長安七千三百里。有户四千，人口三萬二千一百，軍隊六千人。有擊胡侯、却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到都護治所四百里，南到尉犂一百里，北與烏孫相接。附近的海水中多魚。

烏貪訾離國

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户四十一，口二百

烏貪訾離國，國王治于婁谷，東到長安一萬零三百三十里。有户四十一，人口二百三十一，

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

軍隊五十七人。有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相接。

卑陸國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户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國，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東到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有户二百二十七，人口一千三百八十七，軍隊四百二十二人。有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到都護治所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户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卑陸後國，國王治番渠類谷，東到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有户四百六十二，人口一千一百三十七，軍隊三百五十人。有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相接。

郁立師國

郁立師國，王治内咄谷，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户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郁立師國，國王治内咄谷，東到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有户一百九十，人口一千四百四十五，軍隊三百三十一人。有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相接。

單桓國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户二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單桓國，國王治單桓城，東到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有户二十七，人口一百九十四，軍隊四十五人。有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户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國，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東到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有户三百二十五，人口二千零三十二，軍隊七百九十九人。有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到都護治所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户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後國，國王治地東到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有户一百，人口一千零七十，軍隊三百三十四人。有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户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西且彌國，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東到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有户三百三十二，人口一千九百二十六，軍隊七百三十八人。有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到都護治所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兑虚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户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國王治天山東兑虚谷，東到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有户一百九十一，人口一千九百四十八，軍隊五百七十二人。有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到都護治所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户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劫國，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東到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有户九十九，人口五百，軍隊一百一十五人。有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到都護治所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户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狐胡國，國王治車師柳谷，東到長安八千二百里。有户五十五，人口二百六十四，軍隊四十五人。有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到都護治所一千一百四十七里，到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户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山國，東到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有户四百五十，人口五千，軍隊一千人。有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到尉犂二百四十里，西北到焉耆一百六十里，西到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相接。有鐵礦山，産鐵，人民居山間，到焉耆、危須種田、買糧。

車師前國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

車師前國，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支繞流城下，所以名交河，東到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有户七百，人口六千零五十，軍隊一千八百六十五人。有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

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南到都護治所一千八百零七里，到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車師後國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户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車師後國，國王治務塗谷，東到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有户五百九十五，人口四千七百七十四，軍隊一千八百九十人。有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導民君、譯長各一人。西南到都護治所一千二百三十七里。

車師都尉國，户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都尉國，有户四十，人口三百三十三，軍隊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户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

車師後城長國，有户一百五十四，人口九百六十，軍隊二百六十人。

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

武帝天漢二年，漢武帝封降於漢朝的匈奴介和王爲開陵侯，命他率樓蘭國兵開始進擊車師，匈奴派右賢王率數萬騎上救車師，漢兵作戰失利，退走。征和四年，漢派重合侯馬通率四萬騎兵經車師北進擊匈奴；又派開陵侯率樓蘭、尉犂、危須等六國之兵攻擊車師，以阻止車師截擊重合侯軍。六國之兵包圍了車師，車師王投降，臣屬於漢朝。

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

昭帝時，匈奴又派四千騎士到車師屯田。宣帝繼位，派遣五位將軍率兵進擊匈奴，在車師屯田的匈奴兵因害怕而逃走，車師又與漢恢復往來。匈奴單于很生氣，要車師派太子軍宿到匈奴，以爲人質。軍宿是焉耆國王的外孫，不願到匈奴爲質，就逃到焉耆；車師王立另一個兒子烏貴爲太子。後來烏貴立爲車師王，與匈奴結爲婚姻關係，爲匈奴截擊漢朝到烏孫的使者提供情況。

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

地節二年，漢朝派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率領免刑的罪人在渠犂屯田，積聚糧食，準備進攻車師。到了秋收之時，鄭吉和司馬憙徵發附近各國的軍隊一萬餘人，又與自己的屯田士卒一千五百人，共同進擊車師，攻破交河城。當時，車師王在交河城北的石城中，未被抓獲。這時，漢軍

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 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

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争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乃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單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乃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乃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

糧盡，鄭吉等撤兵回到渠犂，繼續屯田。秋收完了，鄭吉等又發兵攻打車師王於石城。車師王聽説漢兵快到了，就北到匈奴求救，匈奴没有發救兵。車師王又回國，與車師貴人蘇猶商量投降漢朝，又怕漢朝不相信。蘇猶就建議車師王進擊匈奴邊境上的小蒲類國，殺小蒲類國王，擄掠其人民，再投降鄭吉。車師旁的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掠車師，車師王請准於漢，親自擊破金附。

匈奴聽説車師投降漢朝，發兵進攻車師，正碰上鄭吉、司馬憙率軍北上，匈奴兵不敢前進。鄭吉、司馬憙就留下一候和二十個士卒保衛車師王，鄭吉等率軍回渠犂。車師王怕匈奴兵再來，他將被殺死，就騎馬逃向烏孫；鄭吉就迎接車師王的妻子留在渠犂。鄭吉東到酒泉，向宣帝報告情況。宣帝命他回渠犂和車師屯田，大量積聚糧食，使西域各國安心，并準備打擊匈奴。鄭吉回渠犂，用驛車送車師王的妻子到長安，宣帝對車師王妻子賞賜接待都很優厚，每次朝會各少數民族首領時，常常向他們顯示漢對車師王妻子的厚待。於是鄭吉派吏卒三百人在車師屯田。有匈奴人投降鄭吉，説匈奴單于的大臣們都説："車師土地肥美，靠近匈奴，如果使漢朝得到這塊地方，就廣開田地，積聚糧食，必然有害於别人的國家，因此不能不争這塊地方。"果然匈奴派騎士來攻擊漢的屯田吏卒，鄭吉就與校尉把在渠犂屯田的吏卒一千五百人都帶到車師屯田。但匈奴又增派騎士前來，漢屯田吏卒太少，不能抵擋匈奴的侵襲，就退保於車師城中。匈奴將軍到城下對鄭吉説："匈奴單于一定要争奪這個地方，你們不要在這裏屯田了。"匈奴包圍車師城數日纔退走。以後漢常派數千騎兵往來保衛車師。鄭吉上書宣帝説："車師到渠犂一千餘里，中間隔着河山，北邊靠近匈奴，漢兵在渠犂的來不及援救。希望增加車師屯田卒。"漢朝大臣們討論，認爲車師的路途太遠，花費太大，可以暫且撤走車師屯田吏卒。宣帝命長羅侯常惠率張掖、酒泉兩郡騎兵到車師以北一千餘里，宣揚威武。匈奴騎士退走，鄭吉纔得出車師城，回渠犂，用三個校尉屯田。

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絶，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貴，將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

車師王逃到烏孫國，烏孫留住車師王不讓他回國，派使者上書宣帝，説願意留下車師王，以備在匈奴進犯時，可從西道進擊匈奴。宣帝准許。於是漢朝召已逃到焉耆的原車師太子軍宿立爲車師王，把車師國的民衆都遷到渠犂，把車師原有土地讓給匈奴。車師王靠近漢的田官，與匈奴隔絶，也很安樂，與漢親密。後來漢派侍郎殷廣德爲使，責備烏孫，要出原車師王烏貴，一起到長安，宣帝賜給原車師王宅第，與妻子住在一起。這一年是元康四年。以後，設置戊己校尉屯田，居住在車師舊地。

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厄。車師後王姑句以道當爲拄置，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賕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

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一條新道，從五船以北，可通到玉門關，往來較近，戊己校尉徐普想要開此新道，可以省一半的路程，又可避開白龍堆的危險地區。車師後王姑句以爲新道直貫本國，内心不高興。新道所在地與匈奴南將軍地連接，徐普想劃明此界限以報告皇上，就召姑句，讓他幫助證明。可是姑句不肯，徐普就把他逮捕了。姑句幾次用牛羊賄賂漢官，要求放他出去，都未獲准。姑句家的矛頭上冒火花，姑句之妻股紫陬對姑句説："矛頭上冒火花，這是兵氣，有利於打仗。以前車師前王被都護司馬殺死，今天你長時間被關押，必定也要死。不如投降匈奴。"於是就騎馬逃出高昌壁，投降匈奴。

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内，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内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

又去胡來王唐兜的國家靠近大種赤水羌，幾次被寇掠。唐兜不能取勝，就向都護告急。都護但欽没有及時前往救援，唐兜被困危急，怨恨但欽，就向東逃至玉門關。玉門關守將不讓進，他就率領妻子、人民一千餘人逃亡，降於匈奴。匈奴收容了之後，就派使者到漢向皇上報告了這一情況。這時，新都侯王莽執掌朝政，派中郎將王昌等出使匈奴，告訴單于，説西域内屬於漢，匈奴不應當接受唐兜來降。單于認罪，就逮捕了兩個王交給漢使。王莽派中郎王萌到西域的惡都奴界上等候接受二王。單于派使送二王來，請漢免除二王之罪。使者報告王莽，王莽不同意，下令會集西域各國國王，擺開軍陣，將姑句、唐兜二王斬首於衆人之前。

至莽篡位，建國二年，以廣新公

王莽篡位，建國二年，命廣新公甄豐爲右

甄豐爲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聞甄公爲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茭，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護聞之，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埒婁城。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驅畜産，舉國亡降匈奴。

伯，將到西域去。車師後王須置離聽説，和他的右將股鞮、左將尸泥支商量説："聽説甄豐將要爲西域太伯，正要來了。舊例，我們要供給漢使者牛羊糧食和喂牲口的草料，還有嚮導、翻譯。以前五威將王奇從這裏經過，應供給的東西尚且没有備齊。今天西域太伯又來，我們的國家就越發窮了，恐怕無力供應。"想逃到匈奴去。戊己校尉刀護聽説此事，就把置離找來查問，置離招認了，就被押送到都護但欽的駐地埒婁城。置離的人民知道置離是不能回來了，都哭着送他。置離到埒婁城，但欽把他斬首。置離的哥哥輔國侯狐蘭支率置離的民衆二千餘人，趕着牲畜，全國都逃奔投降了匈奴。

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刀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玄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衆降匈奴。"即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燃。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止留戊己校尉城，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帶爲烏賁都尉。

這時，王莽將"匈奴單于璽"改爲"新匈奴單于章"，單于對此事很怨恨，狐蘭支來降，他就接受了，并派兵和狐蘭支一起進攻車師，殺車師後城長，傷都護司馬，狐蘭支兵又退回匈奴。這時戊己校尉刀護生病，派史陳良率兵屯守於桓且谷，以防備匈奴侵犯；史終帶運糧，司馬丞韓玄管領各壁，右曲候任商管領各壘。陳良等商量説："現在西域各國有很多已叛漢，匈奴又要大規模入侵，我們恐怕是要死了。我們不如殺掉校尉，率領人馬投降匈奴。"於是率領數千騎兵前往校尉府，威脅諸亭點起烽火，分頭告知諸壁壘，説："匈奴十萬騎來攻。官吏士卒都要拿起武器迎敵，落後的要斬首！"集合了三四百人，在距離校尉府數里時停止前進。天亮時，點燃烽火。校尉開城門擊鼓集合官吏士卒，陳良等乘機而入，殺死校尉刀護和四個兒子及其兄弟子侄，祇剩下婦女和小孩未殺。陳良等留駐戊己校尉城，派人向匈奴南將軍通報情况，南將軍派二千騎士迎接陳良等，陳良等脅略戊己校尉官吏士卒男女共二千餘人北投匈奴。匈奴單于任陳良、終帶爲烏賁都尉。

後三歲，單于死，弟烏絫單于咸立，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

又過三年，單于死，其弟烏絫單于咸立爲單于，又與王莽和親。王莽派使者帶了很多金寶綢緞送給單于，要求交出陳良、終帶等。單于逮捕了陳良、終帶、韓玄、任商四人和親手殺死刀護的芝音及他們的妻子等共二十七人，都押入囚

安，莽皆燒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絶。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

車，交給漢使。到長安後，王莽把這些人都燒殺了。以後王莽又欺騙單于，匈奴與漢的和親關係斷絶。匈奴大舉侵擾漢的北部邊境，漢在西域的統治也瓦解了。焉耆國靠近匈奴，首先叛漢，殺死都護但欽，王莽不能出兵征討。

天鳳三年，乃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爲反間，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己校尉郭欽别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爲剼胡子。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没，西域因絶。

天鳳三年纔派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率戊己校尉郭欽到西域，西域各國都在郊外歡迎，供應糧食等。焉耆王也詐降漢，但却暗地調兵自備。王駿等率領莎車、龜茲等國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進入焉耆，焉耆設下埋伏截擊王駿等，又姑墨、尉犂、危須等國兵暗通焉耆，共同襲擊王駿等，全部殺掉王駿官兵。衹有戊己校尉郭欽另率一部軍隊後來纔到焉耆。焉耆兵打仗還未回來，郭欽把他們城中的老弱都殺死，退兵回長安。王莽封郭欽爲剼胡子。李崇收拾殘餘的士卒，退守於龜茲。過了幾年，王莽死去，李崇就流落西域，西域與中原王朝斷絶了往來。

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禄、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户、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絶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録總領也。

總計有國家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禄、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户、將、相至侯、王，都佩帶漢朝發給的印綬的，共有三百七十六人。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等國，都因距漢極遠，不在五十國中。這些國如到長安來有所貢獻，漢朝則以相當的財物回報，并不統轄他們。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絶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贊曰：漢武帝時，力圖制服匈奴。但匈奴脅從西域各國，又聯合南羌，構成漢朝的大患。漢武帝就設河西四郡，開玉門關，通於西域，以切斷匈奴的右臂，隔開與南羌、月氏的聯係。單于失去了西域各國和羌人的支援，從此向遠方逃去，沙漠以南没有匈奴的王庭了。

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强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宫，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黄門，巨象、師子、猛犬、大雀之

經歷文景無爲而治，休養生息五代，天下富庶，財力有餘，兵馬强盛。所以漢武帝能見到犀、象、玳瑁就開建了珠崖等七郡，有感於枸醬、竹杖就開設了牂柯、越巂等郡，聽説天馬、葡萄就打通了大宛、安息之路。從這以後，明珠、玳瑁、通犀、翠羽等珍寶積滿了後宫，蒲梢、龍文、魚目、汗血各種駿馬充滿了黄門，大象、獅子、猛犬、鴕鳥成群地游食於苑囿中。遠

群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綉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厄。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别區域，絶外内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内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絶，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兹！

方的珍奇異物自四面而來。於是漢武帝擴大上林苑，開掘昆明池，建千門萬户之宫，築神明通天之臺，製甲乙之帳，繫隨珠和璧，武帝列彩綉之屏風，披翠羽之外衣，依玉飾之几案。武帝住在這裏，設酒池肉林招待四周少數民族客人；表演《巴俞》之舞，都盧、海中《碭極》，魚龍幻術，化裝角抵等戲。還有賞賜送禮，萬里供給，軍隊花費，不計其數。財政不够使用，就國家專賣酒，專營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爲錢，徵收車船六畜之税。民力屈盡，財用枯竭，再加之荒年歉收，寇盗并起，道路不通，於是武帝命直指使者暴勝之等穿綉衣，持斧鉞，到各郡國進行鎮壓，然後取得勝利。到武帝末年，放棄了輪臺屯田，下了沉痛詔書，這不是仁人聖者所悔悟的事嗎！況且通西域的道路上，近的有白龍堆，遠的有葱嶺，還有身熱、頭痛、縣度等險要地區。淮南王劉安、杜欽、揚雄的議論，都認爲這是天地設置來劃分區域的，以隔絶内外。《尚書》説"西戎即序"，是説禹在治洪水、劃九州之後，把西戎各國劃在一定的範圍之内，不是靠皇上的威武來讓他們進貢的。

西域諸國，各有自己的君長，軍隊分散力弱，不能統一。雖曾屬於匈奴，但與匈奴并不親密。匈奴能得到他們的馬畜氈罽，但不能統率他們進攻或退却。他們與漢朝隔絶，道路遥遠，得到他們不算有益，拋棄他們不算損失。漢朝的盛德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并不依靠他們得來。所以自光武帝建武以來，西域各國思念漢朝的威德，都願意内屬。衹有小國如鄯善、車師地近匈奴，還受到匈奴的控制。其他大國如莎車、于闐等，數次派使者送質子來漢朝，并希望允准他們屬於都護。光武帝考察古今歷史，根據當時的形勢，采取羈縻政策，不同意派出西域都護，亦遣回各國的質子。雖然大禹劃定西戎之區域，周公不收越裳氏之白雉，漢文帝不收千里馬，都是古聖賢之美事，但光武帝之所爲都兼有此義，没有比這一做法更高明的了。

漢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外戚傳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内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㜪，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昏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既歡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

自古以來，那些創業的帝王以及繼承皇位遵循先王成法的君主，并非衹憑自己美好的德行，也與外戚的幫助分不開。夏朝的興起與塗山氏有關，而桀遭到放逐則是起因於末喜；殷代的興起離不開有娀氏和有㜪氏，而紂的滅亡則是由於寵信妲己；周朝的興起有賴於姜嫄、太任和太姒，而幽王被戎狄擒捉則是因爲與褒姒淫樂。因此《易》從《乾》《坤》二卦開始，《詩經》以《關雎》爲第一篇，《尚書》贊美唐堯把兩個女兒嫁給虞舜，《春秋》諷刺魯隱公娶妻而不親自迎娶。夫婦關係是人倫之大事。禮法中婚姻之事要謹慎而行。音樂和諧，四時纔能和諧。陰陽的變化，生成天地萬物，又怎麽能够不慎重呢！人可以弘揚大道，對待天命却無可奈何。配偶之間的感情是超過一切的，即使憑着君父地位之尊，也無法勉强臣下子女，更何况低賤之輩呢！夫妻之愛歡樂融洽，有些人却不能生兒育女，而生養了兒女，却又不能得到善終，這些難道不正是天命嗎！孔子很少談論天命，大概是由於難以講述清楚。不懂得陰陽變化，又怎麽能知曉性命呢！

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

漢朝沿襲秦朝的稱號，皇帝的母親稱爲皇太后，祖母稱爲太皇太后，嫡妻稱爲皇后，妾都稱爲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等稱號。到漢武帝時，設婕妤、娙娥、傛華、充依，各有一定的爵位，元帝時又加設昭儀的稱號，共有十四個等級。昭儀的禄秩相當於丞相，爵位與諸侯王相當。婕妤相當於上卿，爵位與列侯相當。娙娥相當於中二千石，爵位與關内

石，比關内侯。傛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

侯相同。傛華相當於真二千石，爵位與大上造相同。美人相當於二千石，爵位與少上造相同。八子相當於千石，爵位與中更相同。充依相當於千石，爵位與左更相同。七子相當於八百石，爵位與右庶長等同。良人相當於八百石，爵位與左庶長等同。長使相當於六百石，爵位與五大夫等同。少使相當於四百石，爵位與公乘等同。五官相當於三百石。順常相當於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都相當於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相當於有秩祿的斗食。五官以下的等級，死後埋葬在司馬門之外。

高祖吕皇后

高祖吕皇后，父吕公，單父人也，好相人。高祖微時，吕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爲漢王，元年封吕公爲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爲太子。

漢高祖的吕皇后，父親叫吕公，是單父人，喜歡給人相面。高祖貧賤的時候，吕公見到他，認爲不是平常之輩，就把女兒嫁給他爲妻，生下惠帝和魯元公主。高祖做了漢王，元年封吕公爲臨泗侯，二年册立孝惠帝爲太子。

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己，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吕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爲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數。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留侯之策，得無易。

後來漢王娶了定陶戚姬，十分寵愛，戚姬生了趙隱王如意。太子爲人仁愛懦弱，高祖認爲他不像自己，常常打算廢掉太子改立如意，説"如意像我"。戚姬經常跟從皇上出征關東，日夜哭泣，希望册立自己的兒子爲太子。而吕后年紀大了，常常留守在關中，很少見到皇上，就越發被疏遠了。如意被封爲趙王，留居長安，有好幾次幾乎被立爲太子。幸虧公卿大臣竭力反對，到了叔孫通進諫時，采用留侯的計策，纔没有更换太子。

吕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爲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爲周吕侯，次兄釋之爲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吕公薨。

吕后爲人剛毅，輔佐高祖平定天下，兩個哥哥都是將領，跟隨高祖作戰。大哥吕澤封爲周吕侯，二哥吕釋之封爲建成侯，到高祖稱帝時，吕氏家族已有三人被封爲侯。高祖四年，臨泗侯吕公薨。

高祖崩，惠帝立，吕后爲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

高祖去世，惠帝即位，吕后做了皇太后，就下令將戚夫人幽禁在永巷，剃去頭髮，頸束鐵圈，穿上囚徒的紅衣，讓她舂米做苦役。戚夫人一邊舂米一邊唱着歌兒："兒子爲王，母親爲奴，一天到晚舂着米，常與死亡相伴！相隔三千里，誰能告訴你?"吕太后聽説後大怒，説："你還想靠着你的兒子嗎?"就召趙王來長安打算殺掉他。

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

使者往返了三次，趙相周昌不讓趙王前去。太后就召見趙相，把他召來長安。然後又派人召趙王，趙王就來了。惠帝生性仁慈，知道太后痛恨趙王，就親自到霸上去迎接趙王，一起進了皇宮，飲食起居都在一處。過了幾個月，惠帝早晨出宮打獵，趙王没有早起，太后趁他睡着，就派人拿毒酒給他喝。等到惠帝回來時，趙王已經死了。太后就砍斷了戚夫人的手脚，剜掉眼珠，熏聾耳朵，喝下啞藥，把她扔在窟室裏，稱爲“人彘”。幾個月之後，纔叫惠帝來看“人彘”。惠帝見了一問纔知道這竟是戚夫人，就大哭了一場，從此得了病，一年多還没有好。惠帝派人去對太后說：“這不是人幹的事。我做了太后的兒子，終究不能治理天下。”從此天天飲酒作樂，根本不理政事。七年後去世。

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脱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説，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乃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及燕王建子。遂立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追尊父呂公爲呂宣王，兄周呂侯爲悼武王。

太后爲惠帝發喪，哭而無淚。留侯的兒子張辟彊是侍中，纔十五歲，他對丞相陳平說：“太后祇有皇上這一個兒子，現在哭起來却不悲傷，您知道這是什麽緣故嗎？”陳平說：“是什麽緣故呢？”張辟彊說：“皇上没有年長的兒子，太后對您們這些大臣心存畏懼。現在如果請太后拜呂台、呂產爲將軍，讓他們分别統領南軍和北軍，并且給呂家的人都封官職，讓他們在朝廷做事。這樣太后安了心，您們也就有幸免遭殺身之禍了！”陳平依照張辟彊的計策請奏太后，太后大喜，哭聲這纔悲傷起來。呂氏家族的權勢從此形成。於是立孝惠帝兒子爲皇帝，而由太后臨朝處理國事，行使皇帝權力。太后又殺掉高祖的兒子趙幽王劉友、共王劉恢以及燕靈王劉建的兒子。就封周呂侯的兒子呂台爲呂王，封呂台的弟弟呂產爲梁王，封建城侯呂釋之的兒子呂祿爲趙王，呂台的兒子呂通封爲燕王，又封其他呂氏六人爲列侯，追尊太后的父親呂公爲呂宣王，哥哥周呂侯爲悼武王。

太后持天下八年，病犬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

太后掌管國政八年，由於犬禍得病而去世，這件事記載在《五行志》。太后病重的時候，讓趙王呂祿做上將軍，統領北軍，梁王呂產做相國，統領南軍，并告誡呂產和呂祿說：“當年高祖和大臣們有約，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現

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宫，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虚侯劉章等共誅產、禄，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

在呂家的人封了王，大臣心裏都是憤憤不平。我就要死了，恐怕大臣們會乘機作亂，你們一定要帶領軍隊守衛皇宫，千萬不要出去送喪，以免被别人控制。”太后駕崩以後，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虚侯劉章等人一起誅殺呂產、呂禄，把呂氏家族的人全部捉拿起來，不論老幼都給殺掉了。於是迎接代王立爲皇帝，也就是孝文皇帝。

孝惠張皇后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爲有身，取後宫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

孝惠皇帝的張皇后。宣平侯張敖娶了惠帝的姐姐魯元公主，生下一個女兒。惠帝即位以後，呂太后打算親上加親，就把公主的女兒許配給惠帝做皇后。呂太后希望皇后生個兒子，但用盡了辦法皇后還是没有孩子，就讓她裝作懷孕的樣子，把後宫美人生的兒子弄來説是皇后所生，又殺掉孩子的親生母親，册立這孩子爲太子。

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乃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爲所爲。”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乃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爲皇帝，而以呂禄女爲皇后。欲連根固本牢甚，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宫，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惠帝去世後，太子被立爲皇帝，即位四年，纔知道自己不是皇后的親生兒子，放言説：“太后怎麽能殺掉我的母親説我是皇后所生呢！等我長大以後，我知道該幹什麽。”太后聽説後十分擔憂，怕他日後生出禍亂，就將他囚禁在永巷，對外聲稱皇帝病得厲害，連左右侍者都見不到他。太后下詔書廢掉了他，這件事記載在《高后紀》。少帝就被幽禁而死，太后改立恒山王劉弘爲皇帝，讓呂禄的女兒做皇后，希望從根本上鞏固呂氏的地位，但這些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呂太后去世，大臣們撥亂反正，終於誅滅了呂氏家族。少帝恒山王以及淮南王、濟川王，都因爲不是孝惠帝的親生兒子而被殺。衹有孝惠皇后留了下來，被廢掉皇后的稱號，住在北宫，孝文帝後元年，孝惠皇后薨，葬於安陵，没有建起陵墓。

高祖薄姬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吴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媪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爲王，而魏媪内其女於魏宫。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

高祖的薄姬，是文帝的母親。薄姬的父親是吴人，秦朝時和原來魏王宗族的女子魏媪私通，生下薄姬。薄姬的父親死在山陰，就埋葬在那裏了。等到諸侯反叛秦朝，魏豹自立爲王，魏媪把她的女兒送進魏宫裏。許負給薄姬相面，説她能生天子。這時項羽正和漢王在滎陽對峙，天下還没有平定。魏豹最初和漢一道攻擊楚，等聽了許

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内後宫，歲餘不得幸。

負的話，心中大喜，就背叛了漢而實行中立，又與楚結交。漢王派曹參等人俘獲魏王豹，把他的國土設爲郡，而薄姬被送到織室。魏豹死後，漢王進織室，見到了薄姬，就下詔將她納入後宫，一年多也没得到皇上的御幸。

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皋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凄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爲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吕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

當薄姬小的時候，和管夫人、趙子兒十分親密，發誓説："誰先得到貴幸，不要忘掉别人!"不久管夫人、趙子兒先得到漢王的寵愛。漢王四年，在河南成皋靈臺游玩，這兩個美人侍立在一旁，就譏笑薄姬當年與她們的盟約。漢王詢問其中的緣故，兩人就把實情告訴了他。漢王心中可憐薄姬，當天召見她，打算御幸。薄姬對漢王説："昨天晚上，我夢見一條龍盤在胸口。"漢王説："這是貴顯的徵兆，我幫助你成就它。"於是御幸，薄姬懷了身孕。這一年生下文帝，八歲時被立爲代王。薄姬自從生了兒子，就很少見到皇上。高祖駕崩後，那些得到寵幸的姬妾如戚夫人一類的人，都被吕后所忌恨，幽禁起來不能離開皇宫。而薄姬因爲很少被皇上召見，得以跟着兒子去了代地，稱爲代太后。代太后的弟弟薄昭也跟着到了代國。

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吕氏强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爲皇帝，尊太后爲皇太后，封弟昭爲軹侯。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乃追尊太后父爲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乃召復魏氏，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

代王立十七年時，吕太后去世。大臣們商議立新皇帝，痛恨外戚吕氏强横凶暴，都稱贊薄氏仁愛善良，因此迎接代王立爲皇帝，尊奉代太后爲皇太后，封太后的弟弟薄昭爲軹侯。太后的母親在這之前也已去世了，埋葬在櫟陽之北。於是追尊太后的父親爲靈文侯，在會稽郡建造陵園，設置三百户人家守園，令長丞以下的官吏奉守寢廟，按照法度祭祀。櫟陽也設置了靈文夫人的陵園，規格、儀式都和靈文侯陵園一樣。太后早年喪父，靠外婆家魏氏撫養，就召見優待魏氏，按關係的遠近分别加以賞賜。薄氏家族中有一人封侯。

太后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葬南陵。用吕后不合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薄太后在文帝去世二年後卒於景帝前元二年，葬於南陵。因爲吕后是皇后，太后不能與高祖合葬在長陵，所以特地另起一座陵墓，靠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吕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宫。太后出宫人以賜

孝文帝竇皇后，是景帝的母親。吕太后掌權的時候，她以良家子女的身份選進宫中。吕太

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强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孝惠七年，生景帝。

后挑選一些宮女出宮賞賜給諸侯王，每人五名，竇姬也在被選出宮之列。竇姬原籍清河郡，希望到趙國去，能離家近一些，就向主管派遣宮女的宦官請求說：“一定把我的名字放在去趙國的名單裏。”宦官却忘記了她的叮囑，錯將她的名字放進去代國的名單上。名單上奏以後，皇帝下詔批准。到了要出發的時候，竇姬痛哭流涕，怨恨那名宦官，不想前往，別人相勸她纔勉强動身。到了代國，代王却偏偏祇寵愛竇姬一人，生下女兒劉嫖。孝惠帝七年時，又生了景帝。

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爲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爲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爲太子。竇姬爲皇后，女爲館陶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爲代王，後徙梁，是爲梁孝王。

代王原來的王后生了四個兒子，代王還没有做皇帝，她就已經去世了，等到代王當了皇帝之後，王后所生的四個兒子相繼病死。文帝即位幾個月後，大臣們請求册立太子，而竇姬的兒子年紀最大，就被立作太子。竇姬被册立爲皇后，女兒封爲館陶長公主。第二年，又封竇姬的小兒子劉武爲代王，後來改爲梁王，也就是梁孝王。

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

竇皇后的父母早已去世，埋葬在觀津。因此薄太后就下詔給有關主管部門，追封竇皇后的父親爲安成侯，母親爲安成夫人，命令清河郡設置陵園，安排長丞率領二百户人家奉守，規格、儀式與薄太后父親的靈文園一樣。

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卧者，少君獨脱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丐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

竇皇后的哥哥叫竇長君。弟弟竇廣國字少君，四、五歲的時候，因爲家境貧窮，被別人劫掠出賣，家裏人也不知道他的去向。他被輾轉賣了十幾家，最後被賣到宜陽，爲他的主人進山燒炭。一天黄昏時，一百多個人在山崖邊睡覺，山崖忽然崩塌，睡在崖邊的人都被壓死了，祇有少君未死。他替自己占卜，卦象顯示幾天後他可以成爲列侯。他跟隨主人到了長安，聽説新近册封的皇后原籍觀津，姓竇。廣國離開家的時候雖然年幼，却還記得自己的籍貫和姓氏，又記得曾經和姐姐一起去采桑葉，從樹上掉了下來，他就把這些事作爲憑證，上書自己講述身世。竇皇后把這些事對文帝説了，又把廣國召來詢問，他詳細地述説了事情的來龍去脉，果然都是真的。又問起他還記得的一些往事，他説：“姐姐離開我西去的時候，和我在驛站中相别，討來米汁爲我洗頭，然後又給我吃了飯，方纔離去。”於是竇皇

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后拉着他的手大哭起來，左右的侍者也都跟着悲傷。就重重地賞賜了廣國，讓他居住在長安。絳侯周勃、將軍灌嬰等人説："我們這些人如果不死，性命就將掌握在這兩個人手裏了。他們出身低微，不能不爲他們選擇一位良師，免得又重新仿效吕氏家族的舊事。"因此就挑選了有德行的長者和他們一同居住。竇長君、竇少君從此成爲謙讓有禮的君子，不敢憑着自己地位顯貴而盛氣凌人。

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爲皇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吴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俠，喜士，爲大將軍，破吴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

竇皇后後來生了病，雙目失明。文帝又寵愛邯鄲慎夫人和尹姬，但都没有兒子。文帝去世，景帝即位後，竇皇后做了皇太后，就封竇廣國爲章武侯。竇長君死得早，封他的兒子竇彭祖爲南皮侯。吴、楚等七國謀反時，太后的堂侄竇嬰俠義勇武，喜歡結交士人，被任命爲大將軍，平滅吴、楚叛亂後，又封他爲魏其侯。竇氏家族中封侯的一共有三個人。

竇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宫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至武帝時，魏其侯竇嬰爲丞相，後誅。

竇太后喜歡黄帝、老子的學説，景帝和竇氏家族的人不得不讀《老子》，推崇黄老之術。竇太后在景帝去世後六年，就是她被立爲皇后的五十一年之後，即元光六年去世，與文帝合葬在霸陵。根據其遺詔將東宫的金銀財物全部賞賜給長公主劉嫖。在漢武帝的時候，魏其侯竇嬰做了丞相，後來被殺。

孝景薄皇后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爲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爲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帝薄皇后，是孝文帝薄太后家族之女。景帝做太子的時候，薄太后替他娶了薄氏爲太子妃。景帝即位後，册封薄妃爲皇后，薄皇后没有兒子，也不得景帝寵愛。薄氏做了六年皇后，薄太后去世後，她就被廢掉了。薄皇后被廢第四年去世，埋葬在長安城東平望亭的南面。

孝景王皇后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也，爲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爲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

孝景帝王皇后，是武帝的母親。王皇后的父親叫王仲，是槐里人。母親叫臧兒，是原先燕王臧荼的孫女，嫁給王仲爲妻，生下兒子王信和兩個女兒。王仲死了以後，臧兒又改嫁到長陵田家做媳婦，生了兒子田蚡、田勝。臧兒的大女兒嫁給金王孫爲妻，已經生了一個女兒，但是臧兒卜卦，發現兩個女兒都是富貴之命，希望依靠兩個

决，乃内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

女兒得到尊寵，就讓女兒和金家離婚。金家大怒，不肯善罷甘休，臧兒就把女兒送進太子宫中。太子十分寵愛王氏，她生了三個女兒、一個兒子。王夫人懷着兒子的時候，夢到一輪太陽撲入腹中，就把這件事告訴給太子，太子説："這是貴顯的徵兆。"孩子還没有出世，文帝去世，景帝即位後，王夫人生下一個兒子。這時候，薄皇后没有生子。又過了幾年，景帝册立齊栗姬的兒子爲太子，封王夫人的兒子爲膠東王。

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

長公主劉嫖有個女兒，打算嫁給太子做妃子，可是栗姬生性好妒，而景帝後宫裏的那些美人常常靠長公主出力得到景帝寵幸，栗姬越發對長公主怨恨，就拒絶了長公主，没有答應。長公主又想把女兒嫁給王夫人的兒子，王夫人同意了。正好這時薄皇后被廢，長公主天天在景帝面前講栗姬的壞話。景帝曾經向栗姬托付各位夫人生的那些皇子，説："我死了以後，你可要好好照顧他們。"栗姬非常惱火，不肯答應，且出言不遜，景帝心裏十分不滿，祇是没有發作出來。

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男爲太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

長公主天天稱贊王夫人的兒子的好處，景帝自己也認爲這個孩子有才能。再加上先前聽到的這個孩子乃夢日而生的祥瑞之事，景帝心中思來想去，没有拿定主意。王夫人又暗地裏派人催促大臣們提議册封栗姬爲皇后。大行上書奏事，有一句話寫道："'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現在太子母親的稱號應當是皇后。"景帝大怒，説："這件事是你應當説的嗎！"就下詔殺掉大行，又廢了太子，改封爲臨江王。栗姬更加惱怒，又不能被皇帝召見，因此憂懼而死。終於册立王夫人爲皇后，王夫人的兒子做了太子。又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爲蓋侯。

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生四男。兒姁蚤卒，四子皆爲王。皇后長女爲平陽公主，次南宫公主，次隆慮公主。

當初，皇后剛剛進太子宫中，後來她的妹妹兒姁也被送了進來，生下四個兒子。兒姁死得很早，四個兒子都封了王。皇后的大女兒封爲平陽公主，二女兒封爲南宫公主，三女兒封爲隆慮公主。

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爲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

王皇后册立爲后的第九年，景帝去世。武帝即位，王皇后爲皇太后，就尊封母親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封田勝爲周陽侯。王氏、

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仲爲共侯，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

田氏家族封侯者有三個人。蓋侯王信喜歡喝酒，田蚡、田勝貪婪，善於詞令。田蚡的官一直做到丞相，又追尊王仲爲共侯，在槐里設置陵園和二百户人家，設園長和園丞守衛祭掃。等到平原君去世後，與田氏合葬在長陵，也設置了園邑，規格、儀式都與共侯相同。

初，皇太后微時所爲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帝曰："何爲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宫，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横於京師。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歲，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當初，皇太后微賤時給金王孫生的女兒名叫俗，因爲在民間，不希望被人知道。武帝剛剛即位時，韓嫣告訴他這件事。武帝説："爲什麽不早告訴我？"於是親自前往迎接。其家住在長陵的一個小集市裏，武帝他們徑直到了她家門口，派手下人進去請金氏。其家人驚惶失措，金氏嚇得躲了起來。手下人攙扶着她出來參拜皇上，武帝一下車就説："大姐，爲什麽藏得那麽深？"遂上車到長樂宫，一起拜見太后，太后流下了眼淚，金氏也悲傷地哭了。武帝舉起一杯酒，上前敬祝她們長壽。武帝將一千萬貫錢、三百名奴婢、一百頃公田、豪華的宅第賞賜給姐姐。太后道謝説："讓皇上破費了。"又賜給她湯沐邑，封爲修成君。修成君有兒女各一人，女兒嫁給諸侯，兒子稱爲修成子仲，倚仗太后的權勢，在京城裏横行霸道。太后在位一共二十五年，景帝去世後十五年，也就是元朔三年，太后逝世，與景帝合葬在陽陵。

孝武陳皇后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爲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

孝武帝陳皇后，是長公主劉嫖的女兒。她的曾祖父陳嬰和項羽一同起兵，後來歸降漢王，封爲堂邑侯。爵位傳給兒子，又傳給孫子陳午，陳午娶長公主，生了一個女兒。

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

當初，武帝能够被立爲太子，長公主出力很多，就娶了長公主的女兒爲妃子。武帝即位以後，陳氏被册立爲皇后，特受寵愛，驕傲專横，十幾年都没有生育，聽説衛子夫得到皇帝寵幸，就屢次加害於她。武帝更加憤怒了。陳皇后又使用婦人那種取悦於人之術企圖博取皇上的歡心，事情逐漸敗露。元光五年，武帝就追究懲治這件事，女子楚服等人因爲替皇后用邪術加禍於人而獲罪，罪大惡極，牽連被殺的有三百多人。楚服被砍頭示衆。皇帝派官吏賞賜皇后一道文書，

宫。”

説：“皇后不守禮法，祈禱鬼神，降禍於他人，無法承受天命。應當交回皇后的璽綬，離開皇后之位，退居長門宫。”

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第二年，堂邑侯陳午去世，公主的兒子陳須繼承侯位。公主在家中守寡，暗中與董偃私通。十幾年後，公主去世。陳須因爲淫亂及與兄弟們爭奪財物而獲罪，應當判處死刑，陳須自殺，國號也被廢除了。又過了幾年，被廢的陳皇后也死去了，埋葬在霸陵郎官亭的東面。

孝武衛皇后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祓霸上，還過平陽主。主見所偫美人，帝不説。既飲，謳者進，帝獨説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歡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宫。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入宫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宫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皇后。

孝武帝衛皇后，字子夫，出身低賤。她家姓衛氏，出自平陽侯的封邑。子夫是平陽公主的歌女。武帝即位後，許多年没有兒子。平陽公主挑選了十幾個良家女子，打扮起來留在家裏。武帝到了霸上祈福除災，回來時順便拜望平陽公主。公主叫出挑選出來的美人，武帝却都不喜歡。喝酒時，歌女進來了，武帝偏偏看中了子夫。武帝起身去换衣服，子夫在更衣車中侍奉，就得到武帝御幸。武帝回來坐下，非常高興，賞賜平陽公主金一千斤。公主就奏請將子夫送進宫去。子夫上車時，公主撫摸着她的背説：“去吧！好好活下去。要是富貴了，希望不會忘了我。”衛子夫入宫一年多，再没有得到皇上臨幸。武帝挑選宫中用不着的宫女趕出宫去，子夫得以見到武帝，哭着請求讓自己離開皇宫。武帝對她很是憐愛，再次臨幸，子夫就有了身孕，深得武帝寵愛。武帝召子夫的哥哥衛長君、弟弟衛青作了侍中。子夫生了三個女兒，元朔元年生了兒子劉據，就被册立爲皇后。

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爲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爲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爲冠軍侯，至大司馬驃騎將軍。青爲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

衛長君死後，就讓衛青做了將軍，征伐匈奴立下大功，封爲長平侯。衛青有三個兒子都是尚在襁褓之中就已封爲列侯。衛皇后姐姐的兒子霍去病也以軍功封爲冠軍侯，官至大司馬驃騎將軍。衛青是大司馬大將軍。衛氏親屬中有五人被封爲侯。衛青出征歸來，娶平陽公主爲妻。

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爲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倢伃、鉤弋夫人更幸。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

衛皇后册立爲后第七年，兒子被立爲太子。後來皇后容貌衰老，趙的王夫人、中山李夫人得到武帝寵愛，都死得很早。後來又有尹倢伃、鉤弋夫人相繼受到武帝寵幸。衛皇后在位第三十八

起，江充爲奸，太子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敗，太子亡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黄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謚曰思后，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

年，碰上巫蠱之禍，江充使用奸計，太子心中懼怕却又無法説明自己的清白，就和衛皇后一起殺掉了江充，起兵，結果打了敗仗，太子逃走。武帝下詔派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拿着文書收回皇后的璽綬，衛皇后就自殺了。黄門蘇文、姚定漢用車載上衛皇后的尸體放在公車令的空房裏，又裝進一口小棺材，埋在城南的桐柏。衛氏家族全都被殺光了。宣帝即位以後，纔改葬衛皇后，追贈謚號爲思后，設置陵園及三百户人家，令園長和丞祭祀。

孝武李夫人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宫。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

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毁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托。"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托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見帝。"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説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托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托

孝武帝李夫人，原本是作爲歌伎進宫的。起初，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精通音律，擅長歌舞，武帝很喜歡他。李延年每次作出新的樂曲，聽到的人没有不受感動的。他爲武帝跳舞，唱道："北方有個美人，風華絶代，舉世無雙。回眸一笑，傾覆邦國。回眸再笑，傾覆國家。不是不愛惜城與國，衹是美人難以再得。"皇上嘆息説："好！世上難道真有這樣的人嗎？"平陽公主就説李延年有個妹妹，武帝就召見她，確實美貌善舞。因此得到武帝寵愛，生了一個兒子，也就是昌邑哀王。李夫人年輕却早死，武帝非常惋惜，就畫了她的肖像挂在甘泉宫。衛思后被廢四年之後，武帝去世，大將軍霍光按照武帝的心意，讓李夫人在宗廟配享，并追贈尊號爲孝武皇后。

當初，李夫人病重，武帝親自去看望她，夫人用被子蒙住臉説："我卧病日久，相貌醜陋，不能拜見皇上。請皇上好好照顧我的兒子和兄弟。"武帝説："夫人病得厲害，大概是要不行了。和我見上一面，囑托兒子和兄弟的事情，難道不高興嗎？"夫人説："女子没有梳妝打扮，不能見君父。我不敢儀容不整地見皇上。"武帝説："夫人衹要和我見上一面，就賞賜給你千金，并且給你的兄弟加官晋爵。"夫人説："加官晋爵是皇上决定的，不在於和我見上一面。"武帝又説一定要見她，夫人就轉過臉去抽泣，不再説話。於是武帝很不高興地走了。夫人的姐妹埋怨她説："您難道就不能和皇上見上一面囑托一下兄弟的事嗎？爲什麽對皇上如此怨恨？"夫人説：

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絶。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毁壞，顔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録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

“我之所以不想見皇上，正是要藉此來囑托兄弟的事。我靠着美貌，能够從微賤之人得到皇上的寵幸。憑藉容貌侍奉别人的人，容貌衰老情誼就淺了，情誼變淺恩惠也就斷了。皇上之所以還深情地眷念着我，正是由於我原來的容貌。現在如果見到我容貌醜陋，一定會又害怕又厭煩，嫌棄於我，哪裏還能再懷念憐憫我、優待我的兄弟呢!”夫人死後，武帝用皇后的禮節將她安葬。然後，武帝封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海西侯，封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

武帝一直對李夫人念念不忘，方士齊人少翁説能招徠李夫人的魂魄。就在夜裏點上燈燭，挂上帷帳，擺上酒肉，讓武帝到别的帳篷裏去，武帝遠遠看到一個美女，正像李夫人的樣子，在帳中坐下，又起身徐徐而行。可是不能走近去看，武帝就更加思念李夫人，心中感傷，爲她作了一首詩説:“是不是你呢?我站在那兒望着你，却爲何偏偏走得如此從容緩慢!”命令樂府的那些樂師配上曲子演唱。武帝又自己寫了一篇賦，用來悼念李夫人，是這樣寫的:

美連娟以修嫮兮，命樔絶而不長，飾新宫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畺。托沈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荾荴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乎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顔而弗明。歡接狎以離别兮，宵寤夢之芒芒，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勢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寖淫敞克，寂兮無音，思若

你的姿容孅弱美好啊，可嘆性命短暫不長久，裝飾了新宫久久期待着你啊，你却消失了身影不再回歸故鄉。荒草叢生一片凄涼景象啊，你身處幽暗之地令我神傷，把車馬停在陵墓旁啊，長夜漫漫何時天明?秋氣寒涼令我心中慘痛啊，那可人的桂枝玉隕香銷，我的靈魂孤獨地思戀着遠方的你啊，精神脱離軀體四方漫游。長期寄情於地下的你啊，痛惜你花容如繁華早逝，天的盡頭大概并不遥遠啊，我想念你那翩翩徜徉的身姿。花蕊綻放等待着春風啊，沁人的芬芳愈加濃郁，明亮的面容婉順安詳啊，飄摇於風中却更加端莊。燕兒飛去飛來栖止於楹梁啊，你美目流盼娥眉輕揚。我如有所感心中追尋着你啊，你却將紅顔深深地掩藏。相會歡愉親熱又終於分離啊，我深夜從夢中驚醒心下茫然，你忽然逝去再也不回轉啊，魂魄放任無拘自在逍遥。思緒飄渺無定啊，你徘徊駐足我心哀戚，道路越來越遠啊，恍惚中你飄然

流波，怛兮在心。

離去。如同紅日西墜，霎時不見了踪迹。一切漸漸朦朧起來，静悄悄地再也没有了聲音，我對你的思念如流水不絶，心裏永遠淒愴傷懷。

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闒茸，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欷，洿沫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虚應，亦云己兮。嫶妍太息，嘆稚子兮，𢠿栗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宫，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結語説：佳麗光彩照人，却如鮮花般凋零；那些嫉妒卑賤之輩，如何能與你相匹敵！正當鼎盛年華，却夭折而亡，兄弟小兒哭個不休，涕淚交流。悲愁鬱結於中，哀聲不絶於耳。我們的哀痛你無法知曉，真令人無可奈何。可嘆你憂傷瘦損，又哀憐年幼的小兒，你哀愴不語，心中定是有所希冀。仁者不必發誓，難道對待親戚還要誓言。你雖從此一去不復返，我還是要表白自己的誠意。你遠離光明的人世，前往昏暗的陰間，降臨到了新宫，不再去往日的庭園。可悲啊可嘆，我終日想念着你的魂靈！

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奸亂後宫，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後來李延年的弟弟李季因在後宫淫亂而獲罪，李廣利又投降了匈奴，李氏一家就被滅族了。

孝武鉤弋趙倢伃

孝武鉤弋趙倢伃，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宫刑，爲中黄門，死長安，葬雍門。

孝武帝的鉤弋趙倢伃，是昭帝的母親，原籍在河間。武帝巡游經過河間，善於觀看雲氣的人説這裏有奇特的女子，武帝派人召她前來。她來的時候，兩隻手緊握成拳頭，武帝親自去掰她的手，手立刻就分開了。於是得到武帝的寵愛，稱爲拳夫人。原先她的父親犯法被處以宫刑，就做了中黄門，死在長安，埋葬在雍門。

拳夫人進爲倢伃，居鉤弋宫，大有寵，太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與久之。

拳夫人進升爲倢伃，住在鉤弋宫，非常得寵。太始三年，她生下昭帝，孩子被稱作鉤弋子。她懷孕十四個月孩子纔降生，武帝説："聽説昔日堯就是懷胎十四個月而生的，現在鉤弋夫人也生了這樣的兒子。"就把孩子降生的那座宫殿的大門稱作堯母門。後來衛太子敗亡，燕王劉旦、廣陵王劉胥常做錯事，寵姬王夫人的兒子齊懷王、李夫人的兒子昌邑哀王都早死，鉤弋子五六歲時，生得形體偉大，又十分聰明，武帝常説"像我"，又覺得他的出世也和别人不同，就特别疼愛他，打算立他爲太子，又因爲他年紀幼小，母親又年輕，擔心再出現女主專權亂國的

事，就一直猶豫不決。

鉤弋倢伃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因葬雲陽。後上疾病，乃立鉤弋子爲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鉤弋倢伃爲皇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户。追尊外祖趙父爲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鉤弋倢伃跟隨武帝去甘泉宫，犯了一點兒小錯誤，受到武帝責備，結果憂懼而死，就埋葬在雲陽。後來武帝病重就册立鉤弋子爲皇太子。又封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讓他輔佐年幼的君主。第二天，武帝逝世。昭帝即位後，追尊鉤弋倢伃爲皇太后，派二萬名士卒建造雲陵，設置三千户人家守陵。又追尊外祖父趙父爲順成侯，下詔令右扶風設置陵園和二百户人家，設長丞依照法度奉守。順成侯有個姐姐名叫君姁，賞賜她二百萬貫錢，以及奴婢和住宅。順成侯的那些兄弟們則各自按照關係的親疏分別進行賞賜。趙氏家族中没有做官的人，衹有趙倢伃的父親被追封爲侯。

孝昭上官皇后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爲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近，爲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爲大將軍，太僕桀爲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桀爲安陽侯。

孝昭帝上官皇后。她的祖父上官桀，是隴西上邽人。年輕時做羽林期門郎，跟隨武帝去甘泉宫，趕上大風，車不能前進，就解下車蓋讓上官桀拿着。上官桀捧着車蓋，雖然風很大却并没有被車落下；不久下起了雨，他就用車蓋替武帝擋雨。武帝對他的勇力很是欣賞，就升他做了未央廄令。武帝曾經身體不太舒服，等到病好之後，去看馬，發現馬大多都瘦了，武帝大怒，説："你認爲我再也見不着這些馬了嗎！"要治他的罪，上官桀叩頭説："我聽説皇上身體不適，就日日夜夜爲您擔心，哪裏還顧得上看馬呀。"話還没有説完，眼淚就一串串地落了下來。武帝認爲他對自己很忠心，因此十分親信他，讓他做了侍中，逐漸升爲太僕。武帝病重，封霍光爲大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都接受了遺詔輔佐幼主。由於先前捕殺造反的莽通立了功，又封上官桀爲安陽侯。

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决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蓋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絶主歡，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内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

當初，上官桀的兒子上官安娶了霍光的女兒爲妻，兩家結爲姻親，關係密切，霍光每當休假外出時，上官桀經常代替他處理國家大事。昭帝即位的時候衹有八歲，由大姐鄂邑蓋長公主住在宫裏，撫育昭帝。公主和蓋侯的門客河間人丁外人私通。昭帝和大將軍霍光聽説了這件事，不願斷絶公主的私情，就下詔命令丁外人侍奉公主。

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内之。光以爲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説外人曰："聞長主内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安女入爲倢伃，安爲騎都尉。月餘，遂立爲皇后，年甫六歲。

公主挑選了周陽氏的女子送進宫來，把她許配給昭帝。正好上官安也有個女兒，也就是霍光的外孫女，上官安就勸説霍光把這個外孫女送進宫去。霍光認爲孩子還小，就没有答應。上官安平時和丁外人很要好，就去勸説丁外人："聽説長公主要挑選女子進宫，我的女兒容貌端正，如果能趁長公主選女入宫的機會進宫做了皇后，我們父子在朝廷爲官，又有椒房爲倚重，就全靠你成全了，漢家的舊例是讓列侯娶公主爲妻，你還擔心封不了侯嗎？"丁外人十分高興，把這件事告訴公主，公主認爲很有道理，就下詔讓上官安的女兒進宫做了倢伃，上官安封爲騎都尉。又過了一個多月，就册立上官氏爲皇后，她纔衹有六歲。

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户，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内，與後母及父諸良人、侍御皆亂。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軍光，爲丁外人求侯，及桀欲妄官禄外人，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爲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爲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寖恚，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

上官安因爲是皇后的父親，被封爲桑樂侯，封邑一千五百户，升爲車騎將軍，越來越驕横淫逸。他在殿上領受賞賜，出來後對賓客説："和我的女婿一起喝酒，真快活！"炫耀所得的服飾，派人拿回家裏，打算自己燔燒供品祭神。上官安喝醉了酒，就光着身子在内宅行走，和他的繼母以及父親的姬妾侍婢淫亂。他的兒子病死了，就仰面怒駡上天。他屢次向霍光請求給丁外人封侯，上官桀也妄想給丁外人加官晋爵，霍光秉公辦事，都没有同意。又上官桀妻子的父親寵愛的充國是一名太醫監，擅自跑到殿上，被捉拿下獄，按法律應當處以死罪。冬天快要過去的時候，公主替充國交納二十匹馬以贖罪，這纔免去他的死罪。因此上官桀、上官安父子深深地怨恨霍光，而感激公主的恩德。他們得知昭帝的哥哥燕王劉旦，因没有被立爲皇帝，也心存怨恨，上官桀和上官安就記録下霍光的過失告訴給燕王，讓他給昭帝上書告發霍光，并替丁外人求侯爵之位。燕王大喜，就上書聲稱："子路的姐姐死了，一周年後他還不脱掉喪服，孔子批評他。子路就説：'我不幸，没有兄弟，因此不忍心脱掉爲姐姐穿的喪服。'所以説'看人的過失，可以知道他仁與不仁'。現在我和陛下衹有長公主一位姐姐，陛下隆恩讓丁外人侍奉公主，丁外人應當封賞爵號。"上奏之後，昭帝詢問霍光的意見，霍

邪！且用皇后爲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私奴婢守桀、安冢。

光堅持不同意。等到燕王又上書告發霍光有罪，昭帝更加懷疑，越發親近霍光而疏遠上官桀和上官安。上官氏父子逐漸惱羞成怒，就暗地裏集結黨羽陰謀殺害霍光，誘騙燕王來京把霍光殺掉，然後廢掉昭帝立上官桀爲皇帝。有人説：“皇后可怎麽辦呢？”上官安説：“追逐麋的獵狗，還顧得上小兔子嗎？况且依靠皇后得到尊位，一旦皇上變了主意，那就想做平民都不可能了，無論什麽朝代都是這樣的。”事情敗露後，燕王、蓋長公主都自殺。這件事記載在《霍光傳》裏。上官桀、上官安父子被滅族，皇后年幼，没有參預這次謀反，又是霍光的外孫女，因此没有被廢掉。皇后的母親在這之前就已經去世了，埋葬在茂陵郭的東面，追加尊號爲敬夫人，設置陵園和二百户人家，園陵之長和丞依例祭掃和守衛。皇后自行派手下的奴婢去看護上官桀、上官安的墳墓。

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内，雖宫人使令皆爲窮絝，多其帶，後宫莫有進者。

霍光希望皇后能够專寵，生下兒子，昭帝的身體經常不舒服，左右的侍者和醫官都阿附霍光的心意，説應當節制欲望，即使是宫女也命令她們穿上緄襠褲，又束上許多衣帶，因此後宫女子没有能够進幸的。

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爲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上官皇后被册立爲后的第十年，昭帝去世，皇后纔十四五歲。昌邑王劉賀被召來做了皇帝，尊上官皇后爲皇太后。後來，霍光與太后一起廢掉劉賀，改立孝宣帝。宣帝即位後，太后成爲太皇太后。上官氏一共在位四十七年，建昭二年她五十二歲時去世，與昭帝合葬在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兄恭。以元鼎四年入爲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

衛太子史良娣，是宣帝的祖母。太子有妃，有良娣，還有孺子，妻妾一共分三個等級，兒子都稱爲皇孫。史良娣原籍魯國，有母親叫做貞君，哥哥叫史恭。史氏在元鼎四年進宫做了太子良娣，生下兒子劉進，稱爲史皇孫。

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以付史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

武帝末年，發生了巫蠱之禍，衛太子和良娣、史皇孫都被殺害。史皇孫有一個兒子，稱作皇曾孫，當時剛出世幾個月，也受太子牽連被關進監獄，到了五歲纔被赦免。管理監獄的使者邴吉憐憫皇曾孫無處可去，就把他交給史恭撫養。史恭的母親貞君年歲已老，看到這孩子孤苦零

焉。

後曾孫收養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爲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以舊恩封。長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玄爲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仃，心裏非常難過，就親自照看這個孩子。

後來，皇曾孫被收養在掖庭，又登基做了皇帝，就是宣帝。此時貞君和史恭已經去世了，史恭的三個兒子都因爲舊日的恩情得到封賞。長子史高封樂陵侯，史曾封將陵侯，史玄封平臺侯，到了史高的兒子史丹憑着功勞和德行被封爲武陽侯，史氏家族中一共有四個人封侯。史高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史丹做到左將軍，他們分別有自己的列傳。

史皇孫王夫人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謚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黄牛車，故百姓謂之黄牛嫗。

史皇孫王夫人，是宣帝的母親，名叫翁須，太始年間得到史皇孫的寵愛。皇孫的妻妾没有名號，都稱爲家人子。征和二年，翁須生下宣帝。宣帝出世纔幾個月，衛太子、史皇孫敗亡，家人子都牽連被害，尸體也没能收殮下葬，祇有宣帝保全了性命。宣帝即位後，追尊母親王夫人的謚號爲悼后，祖母史良娣謚號爲戾后，都重新安葬，設置陵園和人家，令長丞奉守。這件事記載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宣帝找到了外祖母王媪，王媪的兒子王無故，無故的弟弟王武都跟隨使者趕赴皇宫。當時他們乘坐黄牛車，所以老百姓稱王媪爲黄牛嫗。

初，上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嫗。嫗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爲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廼始婦，産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廼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媪爲翁須作縑單衣，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媪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仲卿載廼始共求媪，媪惶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詐曰："不也。"後數日，

當初，宣帝即位後，多次派使者去尋找外祖母家的人，但由於年代久了，有很多人都很像却并不是。找到王媪之後，派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手下的官吏去詢問同鄉那些認識她的人，都説她是王嫗。王嫗説自己名叫妄人，原籍涿郡蠡吾平鄉。十四歲時嫁給同鄉王更得爲妻。更得死後，又嫁給廣望王廼始爲妻，生下兒子王無故、王武和女兒翁須。翁須八九歲時，寄養在廣望節侯的兒子劉仲卿家裏，仲卿對廼始説："把翁須給我，我幫你養大她。"王媪給翁須做了春夏季的衣服，送到仲卿家。仲卿教翁須學習歌舞，翁須回來取過幾次冬夏穿的衣服。過了四五年，翁須回來説"邯鄲賈長兒來要能歌擅舞的人，仲卿想把我給他。"王媪就和翁須一起逃走，到了平鄉。仲卿帶着廼始一同尋找王媪，王媪很害怕，就領着翁須回去，説："我女兒住在你家，没有得到一個錢，怎麽能把她給别人呢？"仲卿

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媪與廼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爲汝自言。”翁須曰：“母置之，何家不可以居？自言無益也。”媪與廼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媪與翁須共宿。明日，廼始留視翁須，媪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媪歸，糴買未具，廼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絶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宣奏王媪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内侯，旬月間，賞賜以巨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户萬一千爲湯沐邑。封舅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户。

騙她説：“不會的。”幾天之後，翁須坐在賈長兒的車上路過家門，她大聲呼叫：“我果然被送走了，要到柳宿去。”王媪和廼始到了柳宿，見到翁須後相對而泣，對她説：“我們要爲你告狀。”翁須説：“母親就算了吧，哪一家不能住呢？告狀也没有用。”王媪和廼始回去籌集錢財，又跟隨到中山盧奴，看到翁須和幾名歌舞女子一共五人在一起，王媪和翁須一同睡下。第二天，廼始留在那裏看護翁須，王媪回去拿錢，打算跟着他們再到邯鄲。王媪回家後，還没準備好錢物，廼始回來説：“翁須已經走了，我没錢，無法跟着她們。”於是斷絶了聯係，再也没有聽到翁須的消息。賈長兒的妻子貞以及跟隨着的歌舞教師遂的供辭上説：“二十年前，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要幾名歌舞女子，就選走了翁須等五個人。賈長兒讓遂把她們送到長安，都進了太子宫中。”又有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的妻子其等四十五個人的證詞，都可以作爲憑據。任宣上奏説王媪確實是悼后的母親，宣帝召見了她們，賞賜王無故、王武爲關内侯，幾個月裏，賞賜他們財産巨萬。不久，又下詔給御史，封外祖母爲博平君，把博平、蠡吾兩縣作爲她的封邑，包括一萬一千户人家。封舅舅王無故爲平昌侯，王武爲樂昌侯，封邑各有六千户人家。

初，廼始以本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乃富貴，追賜謚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謚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原先，王廼始在本始四年就病死了，三年之後，家族纔得到富貴，就給他追賜謚號爲思成侯。下詔令涿郡修建墳墓，設置陵園和四百户人家，讓長丞按法度奉守。過了一年多，博平君去世了，謚號爲思成夫人。下詔與思成侯合葬在奉明顧成廟的南面，設置陵園、人家及長丞，廢除了涿郡的思成園。王氏家族中有兩個人封侯，王無故的兒子王接做到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武的兒子王商官至丞相，都有自己的列傳。

孝宣許皇后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爲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後爲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

孝宣帝許皇后，是元帝的母親。她的父親叫許廣漢，是昌邑人，年輕時給昌邑王作郎。後來跟隨武帝去甘泉宫，誤將别的郎的馬鞍放在自己馬上，被發現後，官吏揭發他隨從皇上出行却有偷盜行爲，應當定爲死罪，有詔書令他在蠶室受

廣漢部索，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之。廣漢坐論爲鬼薪，輸掖庭，後爲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爲内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乃置酒請之，酒酣，爲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内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廣漢重令爲介，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

宫刑而免去一死。後來做了宦官中的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搜索罪證，上官桀在宫中的廬舍裏有幾尺長可以用來捆人的繩子幾千條，滿滿地裝在一個封好的筐裏，廣漢没有發覺，其他人去時看到了。廣漢又獲罪，被判徒刑鬼薪罰作勞役，送進掖庭，後來當了暴室嗇夫。這時宣帝被收養在掖庭，稱爲皇曾孫，和廣漢住在同一處官舍。而掖庭令張賀，本來是衛太子家的小吏，太子敗亡後，他被處以宫刑，由於舊時的恩情對待皇曾孫非常好。等到皇曾孫長大以後，張賀打算把孫女嫁給他爲妻。這時，昭帝剛滿二十歲，身高八尺二寸。張賀的弟弟張安世做右將軍，和霍將軍同心輔佐昭帝，聽到張賀稱贊皇曾孫，又要把孫女嫁給他，就發怒説："皇曾孫是衛太子的後代，有幸能以平民的身份被朝廷供養，就已經足够了，不要再提把孫女嫁給他的事了。"因此張賀衹得作罷。當時許廣漢有個女兒叫平君，有十四五歲，本應是内者令歐侯氏的兒媳婦。該出嫁的時候，歐侯氏的兒子却死了。她的母親爲她求卜人占卜，説她將會大富大貴，她母親心中暗自高興。張賀聽説許嗇夫有個女兒，就擺下酒席宴請他，喝到暢快的時候，就説"皇曾孫和皇上是近親，縱使他才能低劣，也能做個關内侯，你可以把女兒許配他爲妻。"廣漢應允了。第二天，平君的母親聽到這個消息，十分惱怒。但廣漢重新請人作媒，於是把女兒嫁給皇曾孫，一年以後生下元帝。又過了幾個月，皇曾孫被立爲皇帝，封許平君爲倢伃。這時，霍將軍還有一個小女兒没有出嫁，又和皇太后是親戚。大臣們提議册立皇后，都傾向於霍將軍的女兒，却没有人開口説話。宣帝就下詔説要尋求自己貧賤時的一口舊寶劍，大臣們明白了皇上的心思，就奏請册立許倢伃爲皇后。册立皇后之後，霍光認爲皇后的父親許廣漢是受過宫刑的人，不適合管理地方，過了一年多纔封他爲昌成君。

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宫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庭户衛，謂衍"可過

霍光的夫人霍顯想讓自己的小女兒顯貴，却又想不出辦法。第二年，許皇后要臨産時得了病。女醫生淳于衍，和霍家關係親密，曾進宫去侍候皇后。淳于衍的丈夫賞是掖庭户衛，對淳于

辭霍夫人行，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搗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

衍說“你去向霍夫人辭行，替我討個安池監的職位。”淳于衍就對霍顯講了。霍顯就有了主意，摒退左右，對淳于衍說：“少夫求我這件事，我也有事求少夫，可以嗎？”淳于衍說：“夫人說的事，哪裏有不可以的！”霍顯說：“將軍一向喜愛小女兒成君，希望她能够顯貴，想麻煩少夫。”淳于衍說：“這是什麽意思？”霍顯說：“女人分娩是一件大事，九死一生。現在皇后就要分娩了，可以藉此機會投進毒藥除掉她，成君也就能做皇后了。若你願意出力辦成這件事，我願和少夫你共享富貴。”淳于衍說：“藥是由衆位太醫共同配成的，又要别人先嘗過，怎麽能下毒呢?”霍顯說：“這就要看少夫你的本事了。大將軍掌管天下，誰敢説他什麽？危急時我會保護你的，就怕你没這個意思。”淳于衍沉思了半天，説：“願意盡力去做。”她就將附子搗成粉末，帶進長定宮。皇后生産之後，淳于衍取出附子攙和在太醫的藥丸中，服侍皇后吃下去。一會兒皇后説：“我頭疼難受，難道藥裏有毒嗎?”淳于衍回答説：“没有。”皇后就更加煩悶不安，終於死去了。淳于衍離開皇宫，拜見霍顯，霍顯慰勞她，却没敢重重地賞謝。後來有人上書，控告那些醫生給皇后治病時無用，就下詔將他們關進監獄，揭發他們大逆不道的罪行。霍顯害怕事情敗露，就把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了霍光，并且説：“既然已經錯辦了這事，你就想法子别讓官吏逼問淳于衍了。”霍光聽後驚呆了，一句話也説不出來。然後他去奏請皇上，不要再追究淳于衍的責任了。

許后立三年而崩，謚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爲杜陵南園。後五年，立皇太子，乃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廣漢爲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謚曰戴侯，無子，絶。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以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奉戴

許皇后被立爲皇后三年就去世了，謚號爲恭哀皇后，埋葬在杜南，也就是杜陵南園。五年之後，立她的兒子爲皇太子，就封太子的外祖父昌成君許廣漢爲平恩侯，賜位特進。四年後，又加封許廣漢的兩個弟弟，許舜爲博望侯，許延壽爲樂成侯。許氏家族中一共有三個人封侯。許廣漢死後，謚號爲戴侯，他没有兒子，爵位就中斷了。埋葬在南園旁邊，設置三百户人家，設園陵長和丞依法守衛和祭掃。宣帝封許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佐朝政。元帝即位後，又封許延壽

侯後，亦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治入宮具，勸光内之，果立爲皇后。

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輿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絶矣。上亦寵之，顓房燕。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爲太子，昌成君者爲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婿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烏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後十二歲，徙雲林館，乃自殺，葬昆吾亭東。

初，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以光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爲列侯，侯者前後四人。

孝宣王皇后

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時有功

的中子許嘉爲平恩侯，承嗣戴侯之後，也做了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帝的霍皇后，是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的女兒。霍皇后的母親霍顯，派淳于衍暗地裏害死許皇后後，就爲成君做出嫁的衣服，準備進宮的用具，勸霍光把女兒送進宮去，果然成君被册立爲皇后。

當初，許皇后出身低微，做皇后的時間很短，僕從車駕服飾都非常節儉，每隔五天去長樂宮朝見一次皇太后，親自捧着食案給太后敬獻食物，盡孫媳婦孝道。到霍皇后時，也學許皇后時的舊例，但皇太后是霍皇后姐姐的女兒，因此常常謹慎小心，對她十分尊敬。皇后的車馬侍從非常氣派，賞賜手下動不動就是千萬錢，與許皇后有天壤之別。宣帝也很寵愛她，於是皇后獨擅房寵。霍皇后被册立的第三年，霍光去世了。又過了一年，宣帝册立許皇后的兒子爲太子，封昌成君爲平恩侯。霍顯非常惱怒，吃不下飯，甚至吐了血，説："這是在民間時生的孩子，怎麽能立爲太子呢？要是皇后生了兒子，反而衹能做王嗎！"她又指使霍皇后去毒害太子。皇后屢次召見太子賜給他食物，但保姆總是先去品嘗，皇后暗藏毒藥却無法使用。後來謀害許皇后的事逐漸泄露出去，霍顯就和自己家的女婿及子弟們陰謀造反，陰謀泄露，宣帝將霍家誅滅殆盡。又派有司賜給皇后文書，説："皇后心術不正，圖謀不軌，和母親博陸宣成侯夫人霍顯一同陰謀危害太子，完全没有做母親的恩情，不適合再奉祀祖宗，更不能承受天命。唉！應當退居冷宮，交回璽綬。"霍皇后在位五年，被廢避居昭臺宮。十二年後，讓霍氏搬到雲林館，她就自殺了，埋葬在昆吾亭的東面。

當初，霍光和他的哥哥驃騎將軍霍去病都靠着自己的功勞被封爲侯，宣帝因爲霍光的緣故，封霍去病的孫子霍山、霍山的弟弟霍雲都爲列侯，霍氏家族中封侯的前後有四人。

孝宣帝王皇后。王皇后的祖先在高祖時因

賜爵關内侯，自沛徙長陵，傳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時好鬥鷄，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宫，稍進爲倢伃。是時，館陶王母華倢伃及淮陽憲王母張倢伃，楚孝王母衛倢伃皆愛幸。

功賜爵關内侯，從沛遷徙到長陵，爵位一直傳到皇后的父親王奉光。王奉光年輕時喜歡鬥鷄，宣帝在民間時屢次和他見面，互相認識。奉光有個十幾歲的女兒，每當要嫁人的時候，對方總是會死掉，因此很久也没能嫁出去。等到宣帝即位以後，就把奉光的女兒召進後宫，逐漸晋升爲倢伃。這時候，館陶王的母親華倢伃，淮陽憲王的母親張倢伃，楚孝王的母親衛倢伃都深得宣帝的寵愛。

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幾爲霍氏所害，於是乃選後宫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倢伃爲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爲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爲邛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爲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爲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謚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即位，爲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爲關内侯，食邑千户。王氏列侯二人，關内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爲邛成太后。

霍皇后被廢以後，宣帝憐憫許太子很早就失去了母親，又險些被霍氏害死，因此就在後宫挑選平素謹慎又没有生育子女的人，於是册立王倢伃爲皇后，讓她用心照顧太子。王皇后自從做了皇后，很少被皇上召見，不受寵愛。宣帝封皇后的父親王奉光爲邛成侯。王皇后被册立爲后的第十六年，宣帝駕崩，元帝即位，王皇后成爲皇太后。元帝封太后的哥哥王舜爲安平侯。兩年以後，王奉光去世，謚號爲共侯，埋葬在長門的南面，設置陵園和二百户人家，命令長丞按法度奉守。元帝駕崩，成帝即位後，太后成爲太皇太后。又封太皇太后的弟弟王駿爲關内侯，封邑一千户。王氏家族中有兩人封爲侯，一人封爲關内侯。王舜的兒子王章，王章的堂弟王咸，都官至左右將軍。當時成帝的母親也姓王，因此世稱太皇太后爲邛成太后。

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奉光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惟邛成共侯國廢祀絶，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爲邛成侯。"至王莽乃絶。

邛成太后一共在位四十九年，在永始元年她七十多歲時去世，與宣帝合葬在杜陵，稱爲東園。王奉光的孫子王勳犯法被廢掉了爵位。元始年間，成帝王太后發布詔書，説："孝宣帝的王皇后，是朕的婆母，我深深懷念她的撫養教誨之情，恩義牢記在心裏。衹是邛成共侯的封號被廢除，朕非常憐惜，就封共侯的曾孫王堅固爲邛成侯。"這個封爵到王莽時纔被廢除。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自有傳。

孝元帝的王皇后，是成帝的母親。王氏家族一共封了十名列侯，五個大司馬，外戚中没有比他們家再興旺的了。王皇后的外戚單獨有自己的列傳。

孝成許皇后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黄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歡説狀，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爲皇后，復生一女，失之。

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與嘉并。杜欽以爲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説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欲專委任鳳，乃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累。賜黄金二百斤，以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謚曰恭侯。

后聰慧，善史書，自爲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宫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宫。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皇后乃上疏曰：

> 妾誇布服糲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宫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托，洿穢不修，曠職尸官，數逆至法，逾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乃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

孝成帝的許皇后，是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許嘉的女兒。元帝悼念母親恭哀皇后在位時間很短便慘遭霍氏的毒手，特意挑選了許嘉的女兒許配給皇太子。許氏剛進太子宫中時，皇上派中常侍和黄門中那些親信的人前去侍奉，這些人回來後講述了太子歡喜的樣子，元帝心中大喜，對左右説："斟酒來爲我祝賀！"左右都山呼萬歲。過了很久，許妃生下一個兒子，夭折了。等到成帝即位以後，册立許妃爲皇后，許皇后又生下一個女兒，也夭折了。

起初皇后的父親許嘉從元帝時就被任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佐朝政，已經有八九年了。等到成帝即位後，又封舅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和許嘉并立。杜欽認爲按照舊例皇后的父親地位應比皇帝的舅舅尊貴，就勸王鳳説："車騎將軍地位極其顯貴，將軍您應當敬重他，不要違背他的意願。哪怕是細小的過節，也會導致相敵對的大禍，不能不小心。當年衛將軍的榮耀勝過蓋侯，近代的事，年長的人還經常議論紛紛，希望將軍好好考慮。"後來，皇上打算衹任用王鳳一人，就賜許嘉文書説："將軍身份尊貴，不應被官位所累。賞賜黄金二百斤，以特進的職位立於朝廷。"又過了一年多，許嘉薨，謚號爲恭侯。

許皇后生性聰慧，擅長於寫隸書，自從做了太子妃到册立爲皇后，常得成帝寵幸，後宫女子很少能被皇上召見。皇太后和皇帝的那些舅舅們擔心成帝没有後嗣，這時又屢次發生災異，劉向、谷永等人都上奏説過錯出在後宫。皇上認爲他們説的有道理。因此減省了皇后寢宫和掖庭的開支。皇后就上疏説：

> 我出身於布衣粗食的貧賤之家，而且年幼無知，不懂道理，有幸能够離開平民之家，在後宫裹執埽灑掃以侍奉陛下。承蒙陛下錯愛，身居本不該得的皇后之位，我却不能潔身自好，不能恪盡職守，尸位素餐，屢次違背法規，破壞制度，以至於雖被處以流放的刑罰，也不足以當其罪。於是在壬寅日大長秋宣讀詔書："皇后應遵循禮法，服飾

作，遺賜外家群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逾故事，每輒决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黄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摇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宫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

車馬，取於官署的財物，以及製作應用物品，對外戚家族進行賞賜，都要按照孝元皇帝以前的舊例。”我心中暗自思忖，自從做皇后以來，賞賜家人從未超過制度，每次都和陛下商討决定，這件事陛下可以查證。如今時世不同，制度也會發生變化，有增有减正好互相補充，衹要不超過漢家定制就可以了，在細節問題上，很難做到完全一致。孝元皇帝和孝宣皇帝，能够事事相同嗎？官吏們不懂得這些道理，現在一旦得到了這樣的詔書，就會使得我動不動便出現過錯。如今宣布不能從官署拿取財物，大概是指未央宫乃陛下所居之處，不屬於我所有，所以我不能取其財物。但若説就連私府也不能從其中取得財物，我就不理解了。既然我有幸被賞賜了封邑以自養，也就是從中稍稍得到了一些財物，在情理上又有什麽不可以的呢？詔書中還説，製造一切應用物品，其奢儉程度應與孝元皇帝以前相合，但官吏們一定不會明白這層意思，就衹是讓我製作東西時完全與舊時相同。假如我打算打造某種屏風想放在某處，或者舊例裏不允許，或者根本就没有先例可尋，官吏們就一定會拿詔書上的詞句來約束我。這兩件事確實是不可行的，希望陛下明察。

官吏忮佷，必欲自勝。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况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内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舊故，中宫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爲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左右多竊怨者，甚耻爲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

官吏們妒嫉狠毒，必然要突出表現自己。我那時處在尊貴的地位上，他們還拿着不要緊的事來控制别人，何况現在他們越發過分，又有了這樣的詔書，一旦挾制起我等，如何訴説其中的委曲？陛下見我身爲皇后，就始終不肯給我絲毫補給。如果不在私府中稍微獲得些財物，那麽我還能仰仗什麽？舊時，皇后常私下裏强取侍者的布帛，以及車馬服飾，聲稱拿給待詔修補，然後收歸己有。宫人們都心中暗自怨恨，我也耻於去做這等事。舊例又有用公牛祭祀祖父母的事，戴侯、敬侯都承蒙聖恩得以用太牢禮祭祀，現在也應當按照舊制，願陛下能够可憐我家！

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耶？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俟自見，索言之，唯陛下深察焉！

現在官吏剛剛接到詔書，就揚言一定要讓皇后知道這些，不能再像往日那樣從私府中拿取財物了。他們一開始就要控制我，恐怕是不合人之常情了。如今若是衹減少車馬用度，以及不在未央宮拿取財物，按照舊例賞賜外家，也就可以了。其餘的規定則逼迫太急，怎麼辦呢？我的命不好，偏偏正趕上依照孝元皇帝前的舊例。那時與現在相比，不盡相同。舊時賞賜給外家酒肉，需上表奏請纔能决定。還有，原來每年賞賜杜陵梁美人家一石酒、一百斤肉，我覺得太少，賞賜田八子時應比梁美人多。這樣的事還有很多，無法一一列舉出來。希望能得到皇上召見，把這些事詳詳細細地全部講出來，請陛下明察！

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

成帝就按照劉向、谷永的話回答皇后說：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逾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褱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群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内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宫也當，何以塞之？

皇帝安慰皇后，你所說的事情我都聽說了。太陽是天地間陽氣的根源，是天上之光中最可寶貴者，有王者的氣象，就是君主的尊位。若是陰氣侵入陽氣，虧損了體内的正氣，這不就會出現以下犯上，妻子控制丈夫，卑賤者凌駕於尊貴者之上一類的災變嗎？春秋時代二百四十二年中，出現最多的災異就是日食。自從漢朝興起以後，日食也在呂氏、霍氏那些外戚掌權時發生過。拿現在的情况加以推測，難道也是這種原因造成的嗎？諸侯被漢家的制度約束，又有國相加以控制，怎麼會再有齊、趙七國那樣的叛亂？大臣們忠貞不二，堅守仁義，又如何會發生上官氏父子、博陸侯、宣成君那樣的謀反？至於平民百姓中的豪傑人物，再不是陳勝、項梁那類的人；匈奴、夷狄，也已不是冒頓單于和郅支單于之輩了。邊遠部族一向追慕中央政權，少數民族盡數臣服天朝，異邦向往仁義之道，天下百姓心懷恩德，即使讓他們心術不正，也并不足以擔憂，更何况根本就没有呢？從夷狄那裏找不到原因，從臣下那裏也找不到原因，不把後宫拿來擋

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宫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宫，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宫，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内也。其後則有北宫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去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决，没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絶紀之應也。乃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恤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説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摇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毁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己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内。於戊己，虧君體，著絶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

罪，又如何去應付呢？

往日，在建始元年正月，有白氣出於營室。營室，就是天子的後宮。正月在《尚書》裏稱爲皇極。皇極，就是帝王之氣的準則。白氣屬於西方之氣，在春季應當衰敗。現在正趕上在皇極之月，後宮出現這種衰敗之氣，看來皇后姬妾没有能够懷孕而得以保全胎兒的，以明示皇室後繼無人，卑賤之人將要興起。到了九月，有一顆瓜樣的流星從文昌六星處出來，穿過紫宮，尾部彎曲成龍的形狀，隕落在鉤陳，這又説明先前的那些過失，顯然出在後宮。後來又有北宮的井水溢出，違背常理水向南流，有好幾個郡發了洪水，淹死許多百姓。後來又謠言四起，令人震驚，説有一名小姑娘上了大殿，却没有人發覺。黄河之水屬陰，又是四瀆之首，現在决口成災，淹没了許多郡縣，更加證明了陰氣太盛，是違背經典、敗壞綱紀的應兆。前幾個月，老鼠在樹上做窩，野鵲改變了毛色。五月庚子，泰山一帶的鳥燒掉了自己的巢穴，《易》上説："鳥焚燒自己的巢穴，旅人先笑然後號咷大哭。喪牛於易，是凶兆。"是説君王身居百姓之上，就像鳥處於巢中，若不體恤百姓，百姓就會背叛并且離開他，正如鳥兒自焚其巢，雖然開始時暢快高興，後來一定會連哭都來不及了。百姓失去了君主，就像牛没有了毛，所以稱之爲凶。泰山，本是王朝易代告天的地方，現在這些災異現象發生在那裏，非常可怕。三月癸未，由西方颳來的大風吹動了祖宗寢廟，撕裂了帷席，颳斷了樹木，車駕無法行走，房屋遭到毁壞，這些災異竟然殃及宗廟，實在令人膽戰心驚。四月己亥，在東井宿位置發生日食，須臾之間太陽便消失了，和没有太陽毫無區别。己和戊屬中宮，爲君，亥爲水，屬陰，又可説明陰氣太盛，責任在於後宮。對於戊己來説，則是虧損了君主之體，昭示皇室將斷絶後嗣，大禍甚至影響到京城。對於東井來説，集中了衆多的災變，規模越來越

哉！

《書》云“高宗肜日，粤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逾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群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讙，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

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

大，次數越來越頻繁。禍患成形，無以救治，日以急迫，危害深遠，這樣的過錯已經很明顯了，怎麼能够忽視呢？

《尚書》上說“高宗舉行肜祭時，有雉鷄鳴叫。祖己說：‘君王衹有先端正自身，纔能做好這件事。’”又說“認爲好的不一定好，衹有敬重五刑之法，以成就三德。”說的就是要整頓宫廷和掖庭。現在皇后有不明白的地方，分析其中的不利，按條寫在刺板上，派大長秋來禀告我。官吏拘泥於法令，又有什麽過錯呢？矯枉過正，自古以來都是這樣。况且減省費用，改用公牛祭祀，對於皇后而言，是幫助你成就美好的品德，獲得榮寵。不除掉禍根，災異一個接着一個，祖宗不能享用祭品，更何况戴侯呢？傳上不是說過嗎？“能節儉者其過少。”難道皇后要去學奢侈的行爲嗎？朕也應當效法孝武皇帝，那麽甘泉宫、建章宫可以重新興建了。風氣年年不同，與時俱變，凡事應當因時制宜，與時俱進，往日不正確的地方，如何能仿效呢？君子的爲人之道，喜歡因循舊制而不輕易改變。當初魯國某人管理長府，閔子騫說：“因循舊事就可以了，何必要改變呢？”大概就是厭惡改變吧。《詩》裏說：“雖然没有了舊故之臣，還有舊時的法度，不遵循舊法，以至於國家傾危。”孝文皇帝，是朕學習的榜樣。皇太后，是皇后遵守的尺度。即使太后在過去因不得其志，未依常理，而如今皇后得到太后的厚待，又怎麽能逾越太后的制度呢！皇后應當盡心修德，不要違反了前代皇后們的制度，勉力而行，謹守婦道，減省用度，以謙讓節約爲先。孝順皇太后，朔日、望日的朝見之禮不能廢，如果這樣做下去，還能出現什麽不善之事呢！形成好的名聲，顯揚美的德行，以平息天下人的紛紛議論，垂法於後宫，使姬妾們遵法而行。請皇后一定深思，不要輕視這些。

當時，正是大將軍王鳳掌管朝政，威勢權力最大。後來，連續三年出現日食，進諫的人多把

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爲鳳所不佑。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宫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祝謯後宫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宫，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宫。

罪過推到王鳳身上。但谷永等人認爲是許皇后的過失。許皇后心裏清楚王鳳不會幫助自己。過了一段時間，成帝對皇后的寵愛與日俱減，後宫有許多人得到寵幸。皇后的姐姐平安剛侯夫人許謁等人行婦人媚道詛咒後宫懷有身孕的王美人和王鳳等人，事情敗露，太后大怒，將這些人投入監獄嚴刑拷問，許謁等人被處死，許皇后也因此獲罪被廢，退處昭臺宫，許氏親族都被遷回原籍山陽，皇后弟弟的兒子平恩侯許旦前往封地。許后一共在位十四年而被廢掉，在昭臺宫住了一年多，又遷到長定宫。

後九年，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嬿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因爲之小妻。長紿之曰："我能白東宫，復立許后爲左皇后。"廢后因嬿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悖謾，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廄西。

九年以後，成帝憐憫許氏，頒下詔書説："聽説仁愛不遺漏遠方之人，行義不忘記親戚族屬。先前平安剛侯夫人許謁犯下大逆不道之罪，家人有幸蒙受赦令，回到原籍。朕想平恩戴侯，乃是先帝的外祖父，靈魂無處存身，没有人爲他守靈和祭祀，朕一直將這件事記在心裏，念念不忘。令平恩侯許旦和許氏在山陽郡的親屬回到京城。"這一年，許廢后去世。當初，許廢后的姐姐許嬿守寡獨居，和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就給他做了妾。淳于長騙她説："我能禀告太后，重新立許后爲左皇后。"許廢后就通過許嬿暗地裏賄賂淳于長，屢次通信互相答謝。淳于長在信裏出言不遜，被人告發，成帝派廷尉孔光拿着符節賜給許廢后毒藥，她衹好自殺了，被埋葬在延陵交道廄的西面。

孝成班倢伃

孝成班倢伃，帝初即位選入後宫。始爲少使，蛾而大幸，爲倢伃，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

孝成帝的班倢伃，在成帝剛剛即位的時候就被選入後宫。開始是做少使，很快就深得成帝寵愛，封爲倢伃，居住在增成舍，曾兩次在外舍生産，生了男孩，幾個月後便夭折了。成帝在後宫游玩，曾經打算和班倢伃一同乘坐輦，班倢伃推辭説："看自古以來的圖畫，聖明的君主身旁坐的是有名的大臣，三代時的亡國之君纔會有寵幸的女子，現在陛下若是與我同乘輦車，不就和那些亡國的君主相類似了嗎？"成帝認爲她説的很有道理，於是作罷。太后聽説了這件事，高興地説："古時候有樊姬，現在又有了班倢伃。"班倢伃誦讀《詩經》和《窈窕》、《德象》、《女師》等

文章。每次被成帝召見或是上疏言事，都要依照古禮行事。

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内寵。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倢伃。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伃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寖盛於前。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黄金百斤。

自從鴻嘉年間以後，成帝寵愛的姬妾逐漸增多。班倢伃將自己的侍女李平進獻給成帝，李平得到寵幸，被封爲婕好。成帝説："過去衛皇后也是出身微賤。"就賜李平姓衛也就是所謂的衛倢伃。後來，趙飛燕姐妹也從微賤的地位發迹，逾越禮制，程度超過了以前。班倢伃和許皇后都失去寵幸，很少被成帝召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誣陷許皇后、班倢伃行婦人媚道，詛咒後宮，甚至謾罵皇上。許皇后得罪被廢。審問班倢伃時，她回答説："我聽説'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善良正直尚且没能得到福分，做這些邪僻之事又想得到什麼呢？假如鬼神有知，不會接受這種喪失爲臣之禮的禱告；假如鬼神無知，向它們禱告也没有用，所以我不做這種事。"成帝認爲她説的有理，很憐憫她，就賞賜她黄金一百斤。

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倢伃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

趙氏姐妹驕横嫉妒，班倢伃怕時間長了會被她們所害，就請求到長信宮去侍奉太后，成帝同意了。班倢伃退居東宮，作賦感嘆哀傷自己的命運，其詞説：

>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兹？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禄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
>
> 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暗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于東宮兮，托

> 承祖先之遺德啊，我的品格端正善良，微薄之軀得以進入皇宮啊，我在後宮忝居下列。承蒙聖上的厚愛啊，如日月明光照耀我身，皇恩何等隆盛啊，我在增成舍得到寵幸。既蒙厚愛身處高位啊，當然是趕上了好時光，常從夢中驚起而嘆息啊，撫摸着離帶我陷入沉思，陳烈女圖以自警戒啊，拜訪女史我學詩。感慨婦人禍國引以爲鑒啊，哀嘆褒姒、閻妻罪孽深重；贊美娥皇、女英爲虞舜之妻啊，稱頌太任、太姒母儀宗周。雖然資質愚陋難以與之相比啊，我又何嘗放棄勤勉自修？歲月流逝無奈傷懷啊，可憐繁花凋零不再。那陽禄和柘館令我悲痛欲絶啊，可憐嬌兒襁褓中身遭不幸，難道是我命中注定要遭此禍殃嗎？衹嘆天命不可强求。
>
> 太陽已然消失了光芒啊，人世昏昏晦暗幽昧，依然蒙受天地的恩德啊，有罪之身未遭廢棄。侍奉太后恭敬謹慎啊，身居長信宮

長信之末流，共洒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

之末，日日夜夜灑掃庭院啊，心無他念祇待死期。但願埋葬於山脚下啊，依倚着松柏的濃蔭。

重曰：潛玄宫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緑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虚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横流。顧左右兮和顔，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禄兮無期。《緑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再次抒發情志又曰：寂寞深宫啊幽暗清冷，大門緊閉啊禁闥關鎖。宫室蒙塵啊玉階生苔，庭院荒廢啊緑草叢生。居處陰晦啊昏暗不明，凉風習習啊穿透窗牖。衣衫隨風啊羅綺輕揚，紈素有聲啊如訴我心。静僻之所啊凝神遠望，君駕不至啊無以爲榮。俯身下視啊丹墀如昔，履迹宛在啊思念君王。仰面觀雲啊天際昏黑，涕淚交流啊我心傷悲。四下環顧啊强顔爲歡，羽觴酌酒啊藉以解憂。人生在世啊僅此一回，却如浮萍啊轉瞬即逝。富貴尊寵啊亦曾得之，豈若百姓啊其樂融融。强作精神啊勉爲其樂，今生若此啊何求福禄。妾僭嫡位啊無時不有，《緑衣》《白華》啊從古至今。

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成帝去世以後，班倢伃被派去奉守陵園，她死後就埋葬在那裏。

孝成趙皇后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宫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説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宫。

孝成帝的趙皇后，原本是長安的宫人。她剛出世的時候，父母不想養活她，但扔掉了三天她還没死，於是又抱回家撫養。長大以後，她到陽阿公主家學習歌舞，被稱爲飛燕。成帝曾經微服出宫，拜訪陽阿公主，公主令人爲之歌舞。成帝見到趙飛燕，非常喜歡，就召她進宫，極受寵愛。飛燕有個妹妹也被召進宫來，姐妹二人都被封爲倢伃，其貴幸超過整個後宫。

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倢伃。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倢伃父臨爲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倢伃爲皇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爲定陵侯。

許皇后被廢以後，皇上打算册立趙倢伃爲皇后。皇太后嫌她出身低賤，不答應。太后姐姐的兒子淳于長做侍中，屢次來往傳話，成帝明白了太后的心思，就封趙倢伃的父親趙臨爲成陽侯。一個多月後，就册立趙倢伃爲皇后。又追念淳于長先前奏禀停止營造昌陵的功勞，封爲定陵侯。

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黄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黄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宫未嘗有

趙飛燕被册立爲皇后之後，後來不再那麽受寵，而她的妹妹最受寵愛，封爲昭儀。住在昭陽舍，庭院飾以紅色，殿上刷了兩層漆，臺階都是用銅做成，塗上一層黄金，用漢白玉做成階梯，壁帶之中，往往用黄金做成釭，裝飾上藍田玉、

焉。姊弟顓寵十餘年，卒皆無子。

明珠、翠羽，整個後宮從没有這樣奢華的。趙氏姐妹專寵十幾年，始終都没有生育。

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爲太子。

成帝末年，定陶王前來朝見，定陶王的祖母傅太后暗地裏賄賂趙皇后和趙昭儀，定陶王終於被册立爲太子。

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强，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傅絝襪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群衆讙嘩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第二年春天，成帝去世。成帝平時身體很好，没有什麽病。這時候楚思王劉衍、梁王劉立前來朝見，第二天一早就要告辭回去，成帝就擺設帷帳住在白虎殿。他又打算封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官印和封官的文告都已經做好了。一夜無事，早晨醒來，穿褲襪，想坐起來，就一下子掉了衣服，說不出話來，晝漏十刻時分，成帝去世。老百姓認爲趙昭儀負有罪責，皇太后下詔給大司馬王莽、丞相大司空說："皇帝暴崩，人們議論紛紛，不明就裏。掖庭令輔等人就在後宮附近侍候皇帝的起居，讓他們和御史、丞相、廷尉一起察問皇帝平時的起居和發病的情況。"趙昭儀自殺了。

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爲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爲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

哀帝即位以後，尊奉趙皇后爲皇太后，封太后的弟弟侍中駙馬都尉趙欽爲新成侯。趙氏家族中一共有兩人封侯。又過了幾個月，司隸解光上奏說：

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産子，子隱不見。

我聽說許美人和原來的中宮史曹宮都曾被孝成皇帝御幸，生下兒子，孩子却都不見了。

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黄門王舜、吴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黄門田客持詔記，盛緑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

我派從事掾業、史望察問知道内情的掖庭獄丞籍武，原中黄門王舜、吴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原趙昭儀的侍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人，都說曹宮是曹曉的女兒，原來屬於中宮，學習舊史掌故，又精通《詩經》，負責教皇后。元延元年中，曹宮和道房面對面地坐在一起吃飯，就對道房說："陛下御幸於我。"幾個月後，曹曉到殿中去，看到曹宮肚子大了，就詢問她。曹宮說："得到御幸，懷了身孕。"那年十月，曹宮在掖庭牛官令舍生下一個男孩，派六名婢女服侍。中黄門田客拿着一道詔令，放在一個緑色的絲帛書囊裏，用御史中丞的大印封好，交給籍武說："把牛官令舍裏那個婦人

新産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宫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憆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内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緑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即宫。宫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宫飲藥死。後宫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繆死。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宫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

剛生下來的孩子，連同六名婢女，統統關進暴室，不要問孩子是男是女，也不要問是誰的孩子。”籍武就把她們關進暴室。曹宫説：“您要好好收藏我兒子的胞衣，您知道他是什麽樣的孩子嗎！”三天後，田客拿詔令給籍武，問道：“孩子死了没有？寫在木牘背面。”籍武就寫道：“孩子現在還活着，没有死。”一會兒，田客出來説：“皇上和趙昭儀大怒，怎麽不殺掉他呢？”籍武一邊叩頭一邊哭着説：“不殺這孩子，知道應當是死罪；殺了他，也衹是一死！”就通過田客上奏皇上，説：“陛下没有後嗣，兒子無論出身貴賤，希望您還是留着吧！”田客進去禀奏，又拿詔令給籍武，説：“今晚夜漏上五刻時，把孩子交給王舜，在東交掖門見面。”籍武就問田客：“陛下看到我的奏文，有什麽反應？”田客回答説：“呆呆地發愣。”籍武把孩子交給王舜。王舜領了詔命，把孩子接進殿中，給他挑選奶媽，并且告訴她説“好好看護孩子，將會得到賞賜。不要把這件事泄露出去！”王舜選擇張棄做奶媽，這時孩子纔生下來八九天。三天後，田客又拿來詔令，像以前那樣封好，交給了籍武，裏面有個小緑筐，詔令上説：“籍武把筐裏的東西和信交給獄裏的婦人，籍武親自前往給她吃下去。”籍武打開小筐，裏面有兩枚藥丸，一張很薄的小黄紙片，上面寫着：“偉能：努力吃下這藥丸，不要再進來了。你自己心裏明白。”偉能就是曹宫。曹宫讀完這封信，説：“果然如此，她們姐妹要控制天下！我的孩子是個男孩，前額下生頭髮，像孝元皇帝。現在孩子哪裏去了？已被她們害死了吧！怎麽纔能讓太后知道這件事呢？”曹宫吃藥丸而死。後來曹宫的六名婢女也被召進宫去，出來時告訴籍武説：“昭儀説‘你們没有罪過。是願意自殺呢，還是去到外舍而死？’我們説願意自殺。”就自縊而死。籍武全部將這些情况一一上表奏明。張棄喂養了這個孩子十一天，宫長李南持詔書把孩子抱

走，不知安置在什麼地方。

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褱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户柱，從床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爲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户，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户，呼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

許美人原來在上林涿沐館，曾屢次被皇帝召到飾室中若舍，一年之中召見了好幾次，或留住幾個月或者半年，受到皇帝御幸。元延二年懷孕，十一月生下孩子。成帝下詔讓靳嚴帶着婦産醫生和三枚用五種藥和成的藥丸，送到許美人的住處。後來于客子、王偏、臧兼聽到昭儀對成帝說："常常騙我說你從中宮來，若是從中宮來，許美人的孩子是從哪裏來的？許氏居然又要興起了！"她非常憤怒，用手捶打着自己，用頭撞墻和柱子，又從床上跳到地下，哭哭啼啼地不肯吃東西，說："皇帝現在該安排我的事了，我要回去！"成帝說："我特意告訴你，你反而大怒。真不該告訴你。"成帝也不肯吃飯。昭儀說："陛下自己認爲没做錯什麼，那爲什麼不吃飯呢？陛下常說'發誓不辜負你'，現在美人生了兒子，你還是背棄了誓言，有什麼好説的？"成帝說："我發誓册立趙氏，所以廢掉了許氏。使天下没有地位高過趙氏的人，這些你都不必擔憂。"後來成帝下詔讓靳嚴用綠書囊裝上詔令拿給許美人，又告訴靳嚴說："美人一定會有東西交給你，你拿回來，放在飾室門簾的南面。"美人用一個草筐盛着孩子，用繩子捆好，連同裝着回信的綠書囊一同交給靳嚴。靳嚴帶着草筐和書信，到飾室門簾的南面放下。成帝和昭儀坐在那裏，叫于客子去解筐上的繩子。還没解完，成帝讓于客子、王偏、臧兼都出去，自己關上房門，單獨和昭儀待在裏面。過了片刻打開門，呼喚于客子、王偏、臧兼，讓他們用繩子捆好草筐和書囊，放在屏風東面。吳恭領受詔令，拿着草筐和書囊給籍武，上面都用御史中丞的大印封好，說："籍武：草筐裏有個死掉的孩子，埋在僻静的地方，不要讓别人知道。"籍武就在獄樓墻的下面挖了一個坑，把那些東西埋在裏面。

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

原長定許貴人和原成都侯、平阿侯家的

阿侯家婢王業、任孋、公孫習前免爲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爲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

婢女王業、任孋、公孫習先前被罷廢爲庶人，有詔書將她們召進宮去，給昭儀做了私人婢女。成帝去世，還没有入殮，在這事情突變舉國哀痛的時候，昭儀自己知道罪大惡極，又知道王業等人原來是許氏、王氏家的婢女，害怕事情泄露出去，就把大丫頭羊子等人分别賜給王業她們，每人十名，以撫慰她們，叮囑她們不要講出自己的過失。

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驃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爲也，慎語！"

元延二年五月，原掖庭令吾丘遵對籍武説："掖庭自丞吏以下的官吏都和昭儀勾結在一起，我無法跟她們説，衹能和你説些心裏話。我没有子女，你有子女，擔心大禍殃及全家，恐怕不敢説什麽吧？掖庭裏得到皇上御幸生下兒子的人都得死，還有許多人吃藥墮胎，我想和你一起向大臣們講明這些事，驃騎將軍貪財，不能同他商量事情，祇是如何能讓太后知道呢？"吾丘遵後來病重，就對籍武説："現在我要死了，先前説的那些事，你自己難以辦成，千萬不要泄露出去。"

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産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悖逆，罪重於謁，而同産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群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

這些事都發生在今年四月丙辰頒布赦令之前。我認真地考察，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掘長陵傅夫人的墳墓。正好趕上大赦天下，孝元皇帝頒布詔書説："這件事我不能赦免。"於是一再追究，那些人全都伏法，天下人都認爲這樣做是對的。魯嚴公夫人殺害魯國世子，齊桓公就召她前來殺掉了她，《春秋》贊同這種行爲。趙昭儀禍亂朝廷，殺害皇子，她的家人也應當受到嚴厲懲罰。先前平安剛侯夫人許謁犯下大逆不道之罪，家族也應予以治罪，因爲趕上大赦，得以回歸原籍。現在昭儀犯下了更大的罪，超過了許謁，但她的親族都身處尊貴的地位，在皇上周圍，令我們這些臣子爲之寒心，這樣不能懲治罪惡推崇禮義以昭示四方。請求陛下對這件事追察到底，讓丞相以下的官員議論決斷以正法制。

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爲庶人，將家屬徙遼西

哀帝就罷免了新成侯趙欽、趙欽哥哥的兒子成陽侯趙訢的侯爵，把他們貶爲庶人，家屬遷到

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

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委身吴粤，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内斷於身，故廢後宫就館之漸，絶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内，暴露私燕，誣汚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

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争，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

遼西郡。這時議郎耿育上疏説：

我聽説傳宗接代失去綱領，就會廢嫡立庶，聖人一向禁止這樣做，古往今來引以爲戒。但是大伯知道其父古公亶父意在傳位給其弟季歷，就一再退讓，而後遠走吴粤，這是隨機應變所致，不拘泥於常法，把王位讓給王季，以推重聖明的後嗣，終於得到了天下，子子孫孫繼承大業，延續了七八百年，功績超過三王，道德最爲高尚，因此給大伯追加尊號爲大王。所以人世間一定會有非同尋常的變故，然後纔有非同尋常的謀略。孝成皇帝自己知道不能在適宜的時候立下後嗣，又考慮到即使是晚年有了皇子，自己去世以後他也不能執掌朝政，國家大權將會控制在女主手中，女主驕横妄爲就會無所不爲，年少的君主幼小軟弱大臣們就不會聽命於他，當世没有像周公那樣的抱負來輔佐成王之人，恐怕會危害國家，禍亂天下。知道陛下具有賢明聖通的美德，仁孝博愛的恩情，心懷獨見之明察，能決斷大事，因此防止後宫當政的苗頭，杜絶没有後嗣而引起禍亂的根源，就打算傳位給陛下以安定天下。愚昧的臣下既不能看清安危，提出長久之策，又不知道發揚陛下的德政，表述先帝的心意，却不停地拷問内廷，將皇室的宴飲私事暴露於天下，誣衊先帝爲女色所迷惑，編造寵妾妒嫉行媚之事，完全違背了先帝的聖賢先見之明，辜負了先帝憂國憂民的本意。

講究大德者不必拘泥於世俗之見，立大功者必然自有主張，這就是孝成皇帝的思慮遠遠勝過諸大臣的原因，是陛下聖德與上天相符合的原因，哪裏是當世這些庸庸碌碌、目光短淺的大臣們所能理解的呢！況且對於君父的美德應當褒揚推廣，以往的過失則加以補救消解，這是古往今來的通則。遇到事情不能在當時據理力争，防患於未然，而是阿諛旨意惟恐違逆，奉承諂媚以求歡心，先帝去世以後，尊號已經確定，所有的事務都已完成，纔又追究那些不可知的舊事，追尋

那些隱蔽難明的過失，這正是我最爲深惡痛絶的行爲。

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内，甚非先帝托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

希望把這些話拿到有司議論，若是同意我的看法，就應當公布於天下，使人們都瞭解先帝的良苦用心。否則，就會任憑那些誹謗之言牽連到皇上，而且流傳到後世，遠及百蠻，近及國内，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完全背離了先帝托付後事的原意。孝子善於追述父親的心志，善於成就别人的事業，希望陛下明察！

哀帝爲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

哀帝被册立爲太子，趙太后也出過很多力，哀帝就不再追究這件事。傅太后感激趙太后的恩情，趙太后也從心裏感激她，所以成帝的母親和王氏家族都非常怨恨。

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悖天犯祖，無爲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宫。"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内之仇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今廢皇后爲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宫門銅鍰也。

哀帝駕崩後，王莽禀告太后下詔給有司説："先前皇太后和昭儀一同侍奉皇帝，姐妹二人專房擅寵，使用毒辣的陰謀，殘殺皇子，危害宗廟社稷，違逆天命，有背先帝，不足以爲"天下之母"。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遷住北宫。"一個多月後，又下詔説："皇后知道自己罪大惡極，很少朝拜太后，有失婦道，毫無供奉侍養的禮義，却有虎狼一般的狠毒，被宗室怨恨，是國人的仇敵，却還居於皇帝之妻的地位上，這確實不合上天的本意。小不忍則亂大謀，不能忘記恩情，就以大義了斷私恩，現在將皇后廢爲庶人，到她的陵園中居住。"當天，孝成皇后就自殺了。她一共在位十六年。起初有童謡説："燕兒燕兒，尾巴光光，張公子啊，時常相見。宫門森嚴，瑲琅鏗鏘，燕兒飛來，啄殺皇孫。皇孫已死，燕兒啄矢。"成帝每次微服出宫，常和張放一起，自稱來自富平侯家，所以説張公子。瑲琅根，就是宫門的銅環。

孝元傅昭儀

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内温人，蚤卒，母更嫁爲魏郡鄭翁妻，生男惲。昭儀少爲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爲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爲倢伃，甚有寵。爲人有材略，善事人，下至宫人左右，飲酒酹

孝元帝的傅昭儀，是哀帝的祖母。她的父親是河内温人，很早就死了，母親改嫁爲魏郡鄭翁的妻子，生下兒子鄭惲。昭儀年輕的時候，是上官太后的才人，自從元帝册立爲太子，得到進幸。元帝即位後，册立她爲倢伃，非常得寵。傅昭儀爲人有才能和謀略，善於和别人相處，即使

地，皆祝延之。產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主，男爲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上。元帝既重傅倢伃，及馮倢伃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爲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倢伃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

是對身邊的宮人，每逢喝酒時，她也能以酒灑地，爲他們祈求長壽。她生下一兒一女，女兒封爲平都公主，兒子封爲定陶恭王。恭王多才多藝，特别受元帝喜愛。元帝看重傅倢伃，等到馮倢伃也得到寵幸，生下中山孝王，元帝打算讓她們在後宮地位特殊，因爲她們二人都有兒子被封爲王，但皇上還在，不能稱爲太后，元帝就增設了昭儀的封號，賞賜印綬，地位在倢伃之上。昭其儀，就是表示對她們的尊重。到成帝、哀帝的時候，趙昭儀、董昭儀都没有兒子，也得到了這個封號。

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傅太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爲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爲"《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爲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禄勳師丹爲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丞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

元帝去世以後，傅昭儀跟隨定陶恭王前往封國，稱爲定陶太后。十年後，恭王去世，兒子繼承王位。繼位定陶王的母親叫丁姬。傅太后親自撫養這個孫子，等到長大之後，成帝没有後嗣。當時中山孝王還在世。元延四年，中山孝王和定陶王都前去朝見成帝。傅太后花了許多珍寶賄賂趙昭儀和皇上的舅舅驃騎將軍王根，暗地裏爲定陶王謀求太子之位。而趙昭儀和王根等人見皇上没有後嗣，也正想勾結起來作長久之計，就越發地稱贊定陶王。成帝也很器重他，第二年，就召定陶王進京立爲太子，這件事記載在《哀帝紀》。一個多月後，成帝封楚孝王的孫子劉景爲定陶王，奉守恭王之後。太子與手下人商議，打算上表致謝，少傅閻崇認爲"《春秋》不因爲父親的命令廢棄祖父的命令，既然當了别人的後嗣就不應再顧念私人的親情，不應當致謝。"太傅趙玄認爲應當致謝，太子聽了他的話。於是有詔書質問太子致謝的原因，尚書彈劾趙玄的罪責，趙玄被貶爲少府，而任命光禄勳師丹爲太傅。又下詔令傅太后和太子的母親丁姬居住在定陶國的府邸，并讓有關部門議論皇太子能不能和傅太后、丁姬相見，有關部門討論説不能相見。不久，成帝的母親王太后打算讓傅太后、丁姬每隔十天來一次太子家，成帝説："太子已經繼承了大統，應當在宫中養育，不能再顧念自己的親屬。"王太后説："太子小的時候，是傅太后將他撫育成人的，現在到太子家，也就是念在乳母的恩情，没有什麽妨礙。"因此下令傅太后可以到太子家

去，而丁姬因爲没有從小養育太子，則不能相見。

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宫。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乃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宫、中宫。追尊恭皇太后父爲崇祖侯，恭皇后父爲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稱永信宫，帝太后稱中安宫，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宫，成帝趙后爲皇太后，并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爲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

成帝去世，哀帝即位。王太后下詔讓傅太后、丁姬十天去未央宫一次。高昌侯董宏迎合太后的旨意，就上書提議封丁姬爲太后。師丹彈劾董宏，上奏説："董宏心術不正，危害朝廷，實屬大逆不道。"哀帝剛剛即位，遇事謙遜，聽了師丹的話也就作罷了。後來就稟告王太后，讓她下詔尊奉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此説："《春秋》之義是'母以子貴'，應尊奉傅太后爲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各設置左右詹事，封賞食邑按照皇太后、皇后的制度。又追尊恭皇太后的父親爲崇祖侯，恭皇后的父親爲褒德侯。"過了一年多，又下詔説："按漢家的制度，當親其所親，尊其所尊，定陶恭皇的尊號不應再加定陶二字。應稱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後來又將帝太太后的尊號改爲皇太太后，稱作永信宫，帝太后稱作中安宫，而成帝的母親太皇太后本來稱作長信宫，成帝的趙皇后爲皇太后，一共四位太后并立，各自設有少府、太僕，秩禄都是中二千石。又在京城給恭皇修建寢廟，按照宣帝的父親悼皇考的制度，在前殿排列昭穆的次序。

傅太后父同産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爲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爲陽信侯，追尊惲爲陽信節侯。鄭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

傅太后同父所生的弟弟有四名，叫做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子孟的兒子傅喜官至大司馬，封爲高武侯。中叔的兒子傅晏也做了大司馬，封爲孔鄉侯。幼君的兒子傅商封爲汝昌侯，奉守太后的父親崇祖侯之後，將崇祖侯的封號改爲汝昌哀侯。太后同母所生的弟弟鄭惲已經死了，就封鄭惲的兒子鄭業爲陽信侯，追尊鄭惲爲陽信節侯。鄭氏、傅氏家族中一共有六人封侯，兩人任大司馬，六人做到九卿二千石，還有十幾個人做了侍中一類的官。

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并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傅太后地位既然尊貴了，便更爲驕横，和成帝的母親説話，甚至稱呼她爲老太婆。傅太后曾經與中山孝王的母親馮太后一同侍奉元帝，追想往事，心中怨恨，就用詛咒的罪名誣陷馮太后，命她自殺。元壽元年，傅太后去世，與元帝合葬在渭陵，稱爲孝元傅皇后。

定陶丁姬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家在山陽瑕丘，父至盧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爲山陽王，而丁氏内其女爲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即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爲帝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爲平周侯。太后叔父憲、望。望爲左將軍，憲爲太僕。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勢，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定陶王的丁姬，是哀帝的母親，是傳授《易》的祖師丁將軍的玄孫女。丁姬原籍山陽瑕丘，父親官至盧江太守。開始定陶恭王先被封爲山陽王，丁氏便將其女送去給他做姬妾。定陶王的王后姓張，母親叫鄭禮，是傅太后的同母妹妹。太后因爲親戚的緣故，希望王后生個兒子，却始終没有。衹有丁姬在河平四年生下哀帝。丁姬被尊封爲帝太后，有兩個哥哥丁忠、丁明。丁明以皇帝舅舅的身份封爲陽安侯。丁忠死得早，就封他的兒子丁滿爲平周侯。太后有兩位叔父丁憲、丁望。丁望封爲左將軍，丁憲封爲太僕。丁明任大司馬驃騎將軍，輔佐朝政。丁氏家族一共有兩人封侯，一人爲大司馬，將軍、九卿、二千石共六人，任侍中等官職的也有十幾個人。丁氏、傅氏兩家在一二年裏驟然興盛起來。但哀帝并不給他們很多權力，他們的權勢比不上成帝在位時的王氏家族。

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驃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

建平二年，丁太后去世。哀帝說："《詩經》裏說'生不同室，死則同穴'。昔日季武子建造寢陵，杜氏的墳墓恰好在西階下，杜氏請求合葬，季武子同意了。祔葬的禮法，從周代就已實行了。孝子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帝太后應當在恭皇的陵園修建陵墓。"就派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東行送葬，前往定陶，丁氏的顯貴轟動了山東。

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

哀帝去世後，王莽執掌朝政，指使有關官員舉報丁氏、傅氏家族的罪行。王莽用太皇太后的詔書將他們全部罷官，丁氏一族被趕回原籍。王莽奏請貶傅太后的尊號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稱爲丁姬。

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太后以爲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争之，太后詔曰："因

元始五年，王莽又說"共王母、丁姬先前不遵臣妾之道，甚至埋葬在渭陵，墳冢和元帝一樣高，懷抱帝太后、皇太太后的璽綬下葬，不合禮法。按禮法應當改葬，請求掘開共王母和丁姬的墳墓，取出璽綬銷毁，把共王母和丁姬遷回定陶，埋葬在共王附近，而按照原來的形式埋葬丁姬。"太后認爲這些事都已經過去了，不必再發掘墳墓。王莽堅持這樣做，太后就下詔說："在

故棺爲致椁作冢，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户，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椁中器物。

舊棺再做一層椁，另外修墳，用太牢祭祀。"謁者護發掘傅太后的墳墓，墳冢崩塌壓死了幾百人；打開丁姬的椁木，冒出火來，火焰高達四五丈，吏卒們用水把火澆滅纔得以進去，大火燒掉了椁裏的器物。

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宫，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逾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是。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宫，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既開傅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時有群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丁、傅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王莽又上奏説："先前共王母擅自居住在桂宫，上天震怒，燒掉了正殿；丁姬死後，葬儀不合禮制，以致大火燒掉了椁木。這是上天告訴我們，應當按照媵妾的待遇給她們重新埋葬。我上次奏請按原來的形式改葬丁姬，仍然過於優待。共王母和丁姬的棺木都用了衹有帝后纔能使用的梓宫，而珠玉之衣也不是藩王姬妾應當穿的，請求改爲木棺，去掉珠玉衣，按媵妾的身份埋葬丁姬。"奏請被許可了。打開傅太后的棺木後，臭氣幾里之内都能聞到。在朝的大臣們都迎合王莽的心思，交納錢帛，派遣家人和四方子弟共十餘萬人，拿着工具，幫助掘平共王母和丁姬原來的墳冢，費時二十天都掘平了。王莽又在那片地方圍上一周荆棘，作爲後世的警戒。當時有一群燕子大約幾千隻，銜土投到丁姬的空穴中。丁氏、傅氏家族敗落以後，孔鄉侯傅晏將家屬遷到合浦，族人都回到原籍。衹有高武侯傅喜保全了自己，另有其列傳。

孝哀傅皇后

孝哀傅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爲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爲漢太子，傅氏女爲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父晏爲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爲"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爲皇后。傅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没，至乃配食於左坐，悖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宫。"後月餘，復與孝成趙

孝哀帝的傅皇后，是定陶太后堂弟的女兒。哀帝做定陶王的時候，傅太后打算親上加親，就將傅氏女許配於哀帝。哀帝入京立爲太子，傅氏女做了太子妃。哀帝即位後，成帝的棺木還在前殿，傅太后就封傅妃的父親傅晏爲孔鄉侯，和哀帝的舅舅陽安侯丁明同一天受封。當時師丹進諫，認爲"天下都爲君主一人所有，親戚還擔心得不到富貴嗎？像這樣倉促的行事，恐怕不能長久啊！"傅晏封侯後一個多月，傅妃被册立爲皇后。傅氏家族興盛起來，傅晏的地位最爲顯貴。哀帝去世，王莽禀告太皇太后下詔説："定陶共王太后和孔鄉侯傅晏一同合謀，背棄恩德，忘記根本，恣意妄爲，行不軌之事，甚至和皇帝用同一稱號，死後，竟然又配祭宗廟，坐於左側，狂妄無禮，大逆不道。現在命令孝哀皇后退居桂

皇后俱廢爲庶人，就其園自殺。

宫。”又過了一個多月，傅皇后又和孝成趙皇后一起被廢爲庶人，隨之她在陵園中自殺了。

孝元馮昭儀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宫。時父奉世爲執金吾。昭儀始爲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爲倢伃。時父奉世爲右將軍光禄勳，奉世長男野王爲左馮翊，父子并居朝廷，議者以爲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倢伃内寵與傅昭儀等。

孝元帝的馮昭儀，是平帝的祖母。元帝即位的第二年，馮昭儀被選入後宫。當時她的父親馮奉世任執金吾。昭儀開始是長使，幾個月後升爲美人，五年後到外舍生下一個兒子，被封爲倢伃。當時她的父親馮奉世是右將軍光禄勳，馮奉世的長子馮野王是左馮翊，父子一同在朝廷做官，人們認爲他們的才能和官位相符，并非是由於女兒受皇帝寵愛的緣故。而馮倢伃得到的寵幸和傅昭儀不相上下。

建昭中，上幸虎圈鬥獸，後宫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慚。明年夏，馮倢伃男立爲信都王，尊倢伃爲昭儀。元帝崩，爲信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宫。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爲孝王。

建昭年間，元帝到虎圈觀看鬥獸，後宫都坐在一旁。一頭熊逃出虎圈，攀上檻欄要跑到殿上來。左右的貴人像傅昭儀等都嚇跑了，馮倢伃却徑直走上前去，擋住了熊，站在那兒，左右侍衛殺掉了熊。元帝問道：“人們都又驚又怕，你爲什麽上前擋住熊?”倢伃回答説：“猛獸抓到人後就會停下來，我怕熊走到陛下那裏，所以用身體擋住了它。”元帝非常感慨，因此對馮倢伃倍加敬重，而傅昭儀等人很是慚愧。第二年夏，馮倢伃的兒子封爲信都王，倢伃被尊封爲昭儀。元帝去世後，馮昭儀稱爲信都太后，和信都王一同住在儲元宫。河平年間，跟隨兒子去了封國。信都王後來遷到中山，就是中山孝王。

後徵定陶王爲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爲宜鄉侯。參，馮太后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爲王，時未滿歲，有眚病，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

後來，成帝召定陶王入京册立爲太子，又封中山王的舅舅馮參爲宜鄉侯。馮參，是馮太后的小弟弟。這一年，中山孝王去世，有一個兒子，繼承王位，當時還不滿周歲，得了眚病，太后親自撫養，屢次祈神求福。

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傅昭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雒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

哀帝即位後，派中郎謁者張由帶着醫生去給中山小王治病。張由平時有狂病，發病時一怒之下就離開中山，回到長安。尚書行文斥責張由擅自離開的罪責，張由很害怕，就誣告中山太后詛咒皇上和太后。太后就是傅昭儀，平時常常怨恨馮太后，因此派御史丁玄審理此事，把中山國的侍者、官吏以及馮氏兄弟一百多人全部收監，分别關押在洛陽、魏郡、鉅鹿。幾十天來毫無收獲，又派中謁者令史立和丞相長史大鴻臚丞一同

治。立受傅太后指，幾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醫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醫修氏刺治武帝得二千萬耳，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乃飲藥自殺。

審理。史立迎合傅太后的旨意，希望得以封侯，審問馮太后的妹妹馮習和守寡的弟媳君之，死了幾十人。巫師劉吾招認了詛咒之事，醫生徐遂成説馮習、君之曾經説"武帝時醫生修氏治好武帝的病，賞錢二千萬，現在治好了皇上，却不能封侯，不如殺掉皇上，讓中山王代替他，就能够封侯了。"史立等人上奏馮太后等行詛咒之術，要謀反，實屬大逆不道。他們責問馮太后，太后不肯招。史立説："熊跑到殿上的時候多麽勇敢啊，現在怎麽害怕了！"太后回來後對左右侍者説："這是宫中的話，前朝的舊事，官吏們如何能知道？這是要陷害我的明證。"就服毒自殺了。

先未死，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爲庶人，徙雲陽宫。既死，有司復奏"太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弁爲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免爲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内侯，史立遷中太僕。

太后没死之前，有司奏請誅殺太后，哀帝不忍心這樣做，就下令將太后廢爲庶人，遷居雲陽宫。太后死後，有司又上奏"太后死在下詔廢掉之前。"遂下詔書按諸侯王太后的禮儀下葬。宜鄉侯馮參、君之、馮習的丈夫和兒子等那些被牽連的人，有的自殺，有的被處以死刑。馮參的女兒馮弁是中山孝王的王后，生了兩個女兒，有司奏請將她廢爲庶人，和馮氏家族一起遷回原籍。張由憑着首先告發此事被賜予關内侯的爵位，史立升爲中太僕。

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爲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爲庶人，徙合浦"云。

哀帝去世後，大司徒孔光上奏説"張由先前誣告皇族，史立將人置於死地，使朝廷與天下人結下怨恨，以求升官加禄，獲得爵邑，幸而趕上大赦天下，請求將他們罷免爲庶人，流放到合浦。"

中山衛姬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爲宣帝倢伃，生楚孝王；長女又爲元帝倢伃，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

中山王的衛姬，是平帝的母親。衛姬的父親衛子豪，是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衛子豪的妹妹是宣帝的倢伃，生下楚孝王；他的大女兒又是元帝的倢伃，生了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没有兒子，皇上認爲衛氏的女子都很吉祥，就把衛子豪的小女兒許配給孝王。元延四年，衛姬生下平帝。

平帝年二歲，孝王薨，代爲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爲帝。莽欲顓國權，懲丁、傅行事，以帝爲成帝後，母衛姬

平帝兩歲的時候，孝王去世，平帝繼承王位。哀帝去世，没有後嗣，太皇太后和新都侯王莽迎中山王立爲皇帝。王莽打算獨掌國政，鑒於丁氏、傅氏的教訓，讓平帝作爲成帝的後嗣，

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乃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爲中山孝王后，以苦陘縣爲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内侯。賜帝三妹，謁臣號修義君，哉皮爲承禮君，鬲子爲尊德君，食邑各二千户。莽長子宇非莽隔絶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幾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爲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太后、丁姬悖天逆理，上僭位號，徙定陶王於信都，爲共王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夭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絶廢，精魂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説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乃久保一國，長獲天禄，而令孝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户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黄金各百斤，增傅相以下秩。"

平帝的母親衛姬和外祖父家不能到京城來。於是又立宗室桃鄉侯的兒子劉成都爲中山王，奉守中山孝王之後，派少傅左將軍甄豐賜給衛姬璽綬，拜她爲中山孝王后，把苦陘縣作爲她的封邑。又賞賜平帝的舅舅衛寶、衛寶的弟弟衛玄關内侯的爵位。賜封平帝的三個妹妹，謁臣號爲修義君，哉皮號爲承禮君，鬲子號爲尊德君，食邑每人二千户。王莽的大兒子王宇反對父親排斥衛氏，恐怕以後將會大禍臨頭，就暗中和衛寶書信往來，教衛姬上書謝恩，順便上陳丁氏、傅氏舊日的罪行，希望能到京師來。王莽禀告太皇太后，下詔給有司説："中山孝王后深明大義，上奏故定陶傅太后、丁姬違背天理，妄加尊號之罪，把定陶王遷到信都，又在京師爲共王立廟，如同對待天子一樣，她們不服從天命，輕慢聖人的至言，破壞法度，地位與稱號都超越了尺度。因此上天震怒，放火燒毁了她們的宫殿，六年之内，災禍接二連三，終於使孝哀帝深受其害，不合天意，短命暴亡，又使共王的祭祀斷絶，靈魂無處存身。朕希望孝王后深求經書大義，謹遵聖人教誨，有鑒於古人之禍亂，近世的災殃，順應天命，謹奉聖人之言，從而永遠保全王國，獲取上天的賜福，使中山孝王的祭祀永世不絶，這就是最大的福瑞吉祥。朕非常贊許。褒揚并賞賜仁義良善，是聖王之舉，將中山故安的七千户人家賞給爲中山后的封邑，加賜王后和中山王每人黄金一百斤，增加傅相以下官吏的秩禄。"

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户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爲中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唯衛后在，王莽篡國，廢爲家人，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衛姬終日啼哭，希望見到平帝，却衹是增加了封邑。王宇又教她上書請求來京師。正趕上事情敗露，王莽殺掉王宇，將衛氏宗族全部誅滅。衛寶的女兒是中山王后，被廢掉皇后的封號，流放到合浦。衹留下衛后，王莽篡國以後，將她廢爲家人，一年多後去世，埋葬在中山孝王陵旁。

孝平王皇后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

孝平帝的王皇后，是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的女兒。平帝即位時衹有九歲，由成帝的母親太皇太后行使皇帝的權力，而王莽主持政事。王莽打算按照霍光的先例，把女兒許配給平帝，但太

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光、大司徒馬宫、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宫、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禄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宫、豐、歆授皇后璽紱，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宫前殿。群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騶宰執事長樂、未央宫、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

后不想這樣做。王莽就使用欺詐的手段，使女兒終於能够進宫，藉此提高自己的地位，這件事記載在王莽的本傳裏。太后没有辦法，就衹好同意了，派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下聘禮，又賜給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宫、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以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名官員皮冠素服，用來進行祭神和占卜，以太牢禮祭祀宗廟，挑選吉利的月份和日期。第二年春，派大司徒馬宫、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右將軍甄邯、光禄大夫劉歆帶着車駕到安漢公的府第去迎娶皇后。馬宫、甄豐、劉歆將璽綬授與皇后，皇后登上車輦，沿途設置侍衛警戒，清掃道路，在吉利的時日經過上林延壽門，進入未央宫前殿。大臣們站在規定的位置上，向帝后行大禮，又宣布大赦天下。加封皇后的父親安漢公方圓百里的封邑，賞賜迎娶皇后和完成婚姻大禮的人，從三公以下以至於管理長樂宫、未央宫和安漢公府第的騶宰，都增加了秩禄，有差别地賞賜了黄金和布帛。皇后被册立的第三個月，按照禮法去參拜高祖的寢廟。封其父親安漢公的尊號爲宰衡，地位在諸侯王之上。賜給安漢公夫人的封號爲功顯君，并賜給食邑。封安漢公的兒子王安爲褒新侯，王臨爲賞都侯。

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爲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爲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爲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爲人婉瘱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爲黄皇室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襐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强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宫，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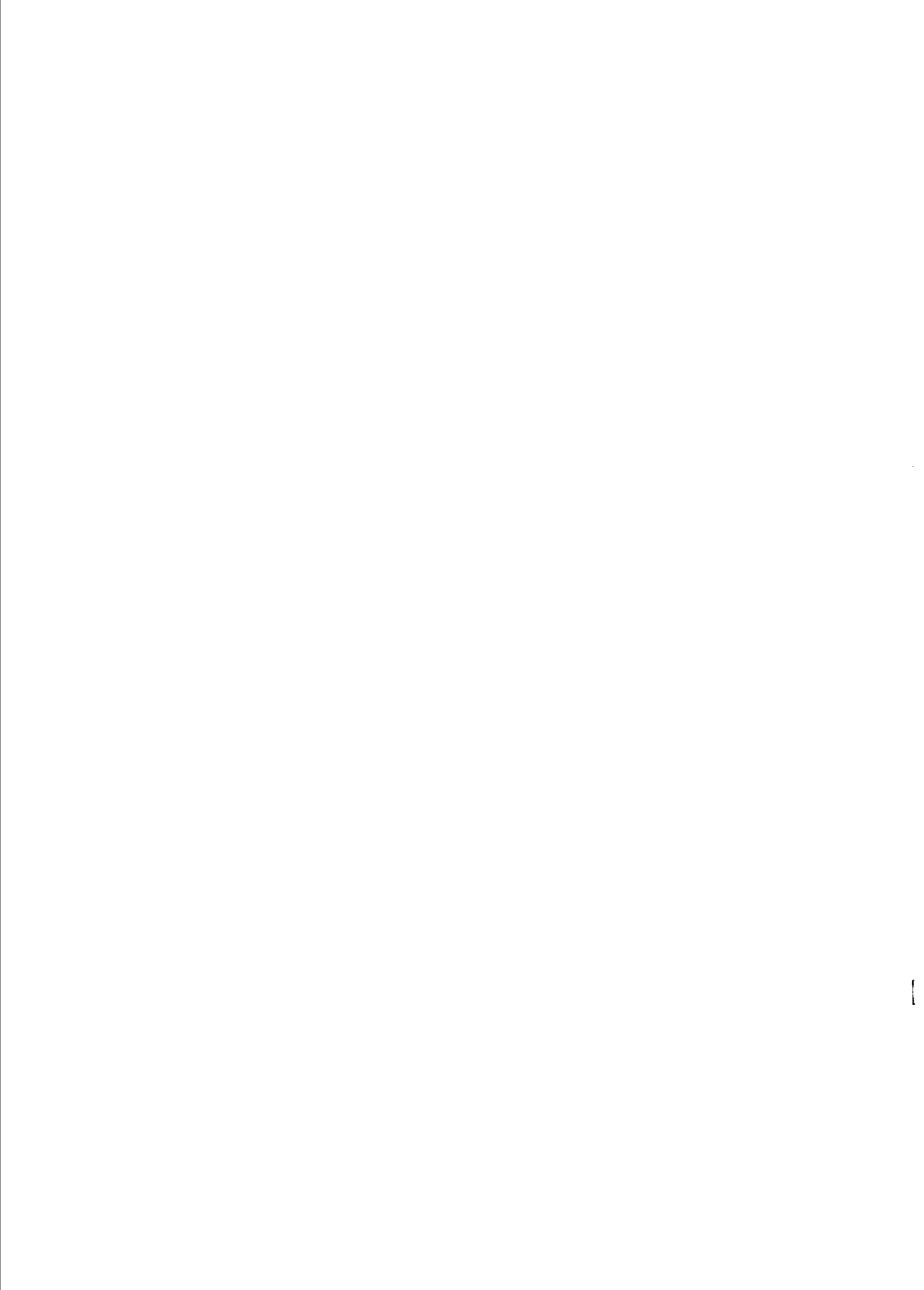
皇后在位一年多，平帝逝世。王莽立孝宣皇帝的玄孫劉嬰爲孺子，自己代理皇帝的職位，尊奉皇后爲皇太后。過了三年，王莽即皇帝位，封劉嬰爲定安公，將皇太后的封號改爲定安公太后。太后當時衹有十八歲，爲人温順貞静，有節操。自從劉氏被廢，經常稱病不去朝見。王莽對她又敬重又忌憚又憐惜，想再把她嫁出去，就改封她爲黄皇室主，讓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的世子盛装，帶着醫生前去探病。太后大怒，鞭打她身旁的侍者。從此得了病，便不肯起來，王莽也就不再勉强她了。等到漢軍誅滅王莽，火燒了未央宫，太后説："還有什麽臉面再去見漢家的人呢！"就跳進火裏自殺了。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

贊曰：《易經》在論及吉凶時講了損盈而益

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呼！鑒兹行事，變亦備矣。

謙的道理，天地鬼神以至人間無不如此。而由受寵愛的女子的發迹，可以由最低微一躍而成爲皇后，没有立過功勞却家富人顯，這本來就是爲道家所畏懼的，是災禍的根源。從漢朝興起一直到孝平帝，外戚裏憑着美色擅寵後宫而聞名的有二十多人，但能够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家族的，祇有文帝、景帝、武帝的太后和邛成太后四個人。至於像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她們，雖然自己都無辜被害，但家族承蒙舊日的恩德，不敢放肆妄爲，因此得以保全。其餘的人重則滅族，輕則被流放，唉！爲人處事以此爲借鑒，也就可以應付各種變化了。



漢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元后傳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黄帝之後，其《自本》曰：黄帝姓姚氏，八世主虞舜。舜起嬀汭，以嬀爲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爲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二世稱王，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

孝元皇后，是王莽的姑媽。王莽自稱是黄帝的後代，他自述世系的《自本》中説：“黄帝姓姚，其八代孫爲虞舜。舜興起於嬀水的彎曲處，就把嬀作爲自己的姓。到周武王的時候，將舜的後代嬀滿封在陳這個地方，這就是胡公，又傳到第十三代生下陳完。陳完字敬仲，逃到齊國，齊桓公拜他爲卿，姓田。到了第十一代，田和控制了齊國，又傳了兩代開始稱王，傳到齊王田建時，齊國被秦國滅掉了。項羽起兵，封齊王田建的孫子田安爲濟北王。漢朝興起以後，田安失去了封國，齊人稱他爲“王家”，就把王作爲自己的姓。

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生賀，字翁孺。爲武帝綉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盗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文帝、景帝的時候，王安的孫子王遂字伯紀，居住在東平陵，王遂生了王賀，字翁孺。翁孺是武帝的綉衣御史，他捉拿魏郡的强盗堅盧等人的同黨，以及膽小怯懦停滯不前應當治罪的官吏，翁孺全都放了他們，没有嚴懲。而其他的御史如暴勝之等人則是奏請誅殺二千石的官吏，一千石以下的官吏更是任憑他們處置，還有那些有來往而受牽連的人，嚴重的甚至會殺掉上萬人，這些都記載在《酷吏傳》裏。翁孺由於奉命執行任務不合皇上的心意而被免官，就感嘆説：“我聽説救活一千人，子孫便能得到封賞，我救活的有一萬多人，難道是後代將要興旺了嗎!”

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爲怨，乃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爲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晋史卜之，曰：‘陰爲陽雄，

翁孺罷官後，和東平陵終氏結下怨仇，就遷到魏郡元城委粟里，做了三老，魏郡人非常感激他。元城建公説：“昔日春秋時沙麓崩塌，晋國太史進行占卜，説：‘陰盛陽衰，土火相争，

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爲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後以妒去，更嫁爲河内苟賓妻。

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爲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爲然，乃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爲家人子

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太子憐之，且以爲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乃令皇后擇後宫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政君與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乃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强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長御即以爲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

因此沙麓崩塌。六百四十五年以後，將會有賢德女子出現。大概是齊田氏一族吧。'現在王翁孺正好遷到這個地方，時間也和卜辭相符。元城的東面有五鹿的廢墟，就是沙鹿舊址。八十年後，王家會有貴女興於天下。"

王翁孺生了王禁，字稚君，年輕時在長安學習法律，做了廷尉史。本始三年，生下女兒政君，也就是元后。王禁胸懷大志，不拘小節，沉湎酒色，納了許多妾，一共有四個女兒八個兒子：大女兒君俠，二女兒就是元后政君，三女兒君力，小女兒君弟；大兒子王鳳字孝卿，二兒子王曼字元卿，又有王譚字子元，王崇字少子，王商字子夏，王立字子叔，王根字稚卿，王逢時字季卿。衹有王鳳、王崇和元后政君是同母所生。他們的母親是正妻，魏郡李氏的女兒。後來因爲妒嫉被休，又改嫁爲河内苟賓的妻子。

當初，李氏懷着政君時，夢到月亮撲入腹中。等到政君長大了，性情柔順，謹守婦道。曾經許配了人家，還没有出嫁，對方就死了。後來，東平王聘娶政君爲姬妾，政君還没有進宫，東平王也去世了。王禁覺得奇怪，就請術士給政君相面，説是"貴不可言。"王禁心裏也認爲是這樣，就教女兒讀書，學習彈琴。五鳳年間，獻政君入宫，當時她已經十八歲了，在掖庭做家人子。

一年多以後，正好皇太子寵愛的司馬良娣生病，將死之際，她對太子説："我死并非是由於天意，而是你的姬妾們行祝詛之術害死了我。"太子憐惜她，也認爲是這樣。等到司馬良娣死後，太子悲痛得生了病，悶悶不樂，就把怒氣發泄到衆姬妾身上，没有人能得到他的召見。過了一段時間，孝宣帝聽説太子痛恨衆姬妾，就打算順着他的心意，讓皇后挑選後宫裏能够令太子高興的家人子，政君就在其中。等到太子前來朝拜的時候，皇后叫出政君等五個人，暗中派身旁的長御詢問太子喜歡哪一個。太子本來對這五個人毫無興趣，又不便拂了皇后的美意，就勉强回答説："其中一人還可以。"當時政君坐在太子附近，又獨自穿着紅邊的寬大上衣，長御以爲太子

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宫，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宫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

説的是她。皇后派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將政君送進太子宫中，在丙殿被太子召見，得到御幸，就懷了身孕。原先，太子後宫的姬妾有十幾人，長期御幸有七八年的，却没有人生育，到了王妃却得到一次御幸便懷孕了。甘露三年，在甲館畫堂生下成帝，是當世的嫡長皇孫。宣帝很喜歡這個孫子，親自爲他取名爲劉驁，字太孫，常常把他帶在自己身邊。

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爲太子，以母王妃爲婕妤，封父禁爲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爲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爲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元帝不以爲能。而傅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

三年後，宣帝去世，太子即位，就是孝元帝。册立太孫爲太子，封太子的母親王妃爲婕妤，封王婕妤的父親王禁爲陽平侯。三天之後，册立王婕妤爲皇后，王禁被賜給特進位，王禁的弟弟王弘做到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王禁死去，謚號爲頃侯。大兒子王鳳繼承侯爵，任衛尉侍中。皇后自從生下兒子之後，很少被元帝召見。太子長大後，寬厚通達，恭敬謹慎，這些都記載在《成帝紀》裏。後來太子好酒貪杯，宴飲取樂，元帝認爲他没有才能。而傅昭儀得到皇帝寵愛，生下定陶共王。共王多才多藝，元帝非常喜歡他，吃飯時讓他坐在身邊，出行時又讓他和自己同乘一輛輦車，常常打算廢掉太子改立共王。當時王鳳在朝廷居官，和皇后、太子一同擔心此事，幸好侍中史丹擁護太子，這件事記載在史丹的本傳裏。元帝也覺得皇后一向謹慎，而太子又是先帝所器重的，因此没有廢掉太子。

元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户。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户。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内侯，食邑。

元帝去世，太子即位，就是孝成帝。尊封皇后爲皇太后，任命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加封五千户封邑。王家的興旺從王鳳開始。又封太后的同母弟弟王崇爲安成侯，食邑一萬户。王鳳的庶弟王譚等人都賜爵關内侯，封賞食邑。

其夏，黄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言事者多以爲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

這年夏天，終日黄霧滿天。成帝詢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人，他們的回答都認爲“這是由於陰氣太盛，侵害陽氣。高祖當年約誓，不是功臣不能封侯，現在太后的那些弟弟都没有功勞却封了侯，違背了高祖的約定，外戚裏從來没出現過這種情况，所以上天爲之呈現出異象。”進諫的人都認爲是這樣。王鳳就害怕了，上書辭官，説：“陛下繼承皇位，一心守喪，就命我代

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茀星天地赤黄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黄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乃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

領尚書事，我對上不能顯揚聖王的德行，對下不能對政治有所裨益。現在天地發生了災異現象，責任出在我身上，應當伏法就戮，以謝天下之人。現在陛下孝期已滿，深明大義，應親自處理國政，以順承天意。”於是請求退職還鄉。成帝回覆他説：“朕繼承先帝的事業，涉世不深，不懂道理，因此陰陽錯亂，日月無光，黄色的濃霧遍布天下。罪責在朕自己，現在大將軍把過失攬到自己身上，打算交付尚書事，歸還大將軍的印綬，解除大司馬的官職，這分明顯示出我没有德行。朕把事務委派給將軍，確實是希望做出一番成就，弘揚先祖的功德。將軍請安下心來，輔助朕做不到的地方，不要疑心。”

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産唯曼蚤卒，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苟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爲比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爲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

五年後，諸吏散騎安成侯王崇去世，謚號爲共侯。王崇有個遺腹子叫王奉世，繼承了侯位，太后非常哀傷。第二年，也就是河平二年，成帝將舅舅們全都封爲侯，王譚爲平阿侯，王商爲成都侯，王立爲紅陽侯，王根爲曲陽侯，王逢時爲高平侯。五個人在同一天封侯，因此人們稱他們爲“五侯”。太后的同父兄弟衹有王曼早死，其餘的都封了侯。太后的母親李親，是苟氏的妻子，生了一個兒子名叫苟參，李親寡居家中。頃侯王禁在世時，太后令王禁接回李親。太后又很可憐苟參，打算按當年田蚡的待遇封賞他。成帝説：“昔日封賞田氏，是不正確的。”就讓苟參做了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家族的子弟們都是卿大夫侍中一類的官，分别占據了各個要害部門，遍布朝廷。

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顓。左右常薦光禄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説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争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其見憚如此。

大將軍王鳳掌握大權，成帝凡事謙讓，不敢自行其是。左右近臣常常推薦光禄大夫劉向的小兒子劉歆，説他明達博識，才能出衆。成帝召見劉歆，讓他誦讀詩賦，非常高興，打算讓他做中常侍，命人取來衣帽。就要拜官的時候，左右都説：“不知大將軍是否同意。”成帝説：“這等小事，還需要問大將軍嗎？”左右叩頭堅持這麼做。成帝就告訴了王鳳，王鳳認爲不可以，就衹得作罷。成帝忌憚王鳳竟然到了如此地步。

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

成帝即位數年，没有後嗣，身體又常常不舒服。定陶共王前來朝見，太后和成帝順着先帝的

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纖介。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爲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决。

心意，厚待共王，賞賜的東西是其他諸侯王的十倍，并不把過去那些幾乎廢掉太子的過節放在心裏。共王來朝見後，成帝把他留在京師，不讓他回封國。成帝對共王説："我至今没有兒子，而人命無常又不可諱言，一旦發生了變故，我們將不能相見了。你就長留在京師陪着我吧!"後來成帝的病加重，共王就住在宫中，日夜服侍成帝，成帝對他非常親近倚重。大將軍王鳳認爲共王留在京師對自己不利，正趕上發生了日食，王鳳就説："日食是陰氣太盛造成的現象，是不同尋常的災異。定陶王雖然是至親，按禮制還是應當奉守封國。現在留在京師侍奉陛下，違逆正道，破壞常規，因此上天顯示異象給予告誡。應當讓定陶王回封國去。"成帝没有辦法，就衹好答應了。共王臨走的時候，成帝和他面對面揮淚而别。

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爲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乃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内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内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托以爲宜子，内之後宫，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

京兆尹王章生性剛直，敢於直言，他認爲王鳳建議讓共王回封國是不對的，就用密奏上書給成帝，論述日食的罪責在誰。成帝召見王章，詢問這件事，王章回答説："上天是聖明的，保佑良善，懲罰邪惡，通過祥瑞和災異的天象作爲驗證。現在陛下因没有後嗣，親近定陶王，以此延續宗廟，以社稷爲重，對上順應天意，對下安撫百姓。這是符合道義的好事，應當有吉祥符瑞降臨，如何會引出災異？災異的出現，是由於大臣專政。如今聽説大將軍竟濫將日食的罪責推到定陶王身上，建議遣他回歸封國，是想把陛下孤立於上，自己專權擅政以滿足私欲，這不是忠臣所爲。况且日食的發生，是由於陰氣侵犯陽氣，臣子專君主之權的罪過造成的，現在國家事務無論大小都由王鳳决斷，皇上不能有任何作爲，王鳳不反省自己的過失，反而歸咎於好人，推到定陶王身上。况且王鳳誣陷他人，不忠不義，并非衹是這一件事。前丞相樂昌侯王商本是先帝的外戚，德行篤厚，素有威望，職位列在將軍和丞相，是國家重臣，爲人堅守正義，不肯放棄節操迎合王鳳，終於因爲閨門内事被王鳳罷免，憂懼而死，百姓都很憐憫他。而且王鳳知道他的妾的妹妹張美人曾經嫁過人，按禮制不能再服侍天

胡尚殺首子以蕩腸正世，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

子，王鳳却以她宜於生育爲托詞，把她送進後宮，想爲他的妻子的妹妹弄到好處。聽説張美人未曾懷孕去外舍生産。羌胡之類的夷狄尚且殺掉第一個兒子以保證血統純正，何况作爲天子怎麽能親近已嫁過的女子！這三條都是大事，陛下自己能够看到，由此完全可以推知其餘的事，以及那些看不到的事。王鳳這樣的人不能讓他長期執政，應當讓他退歸府第，另外選擇忠誠賢明的臣子來代替他。”

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

自從王鳳建議罷免王商後來又遣定陶王回封國，成帝心裏憤慨不滿。等到聽了王章的話，成帝有所感悟，就采納了王章的意見，對王章説：“若没有京兆尹直言進諫，我都聽不到這樣的國家大計！况且衹有賢明的人纔能瞭解賢明的人，你試着給我找幾個能够輔佐朝政的人。”於是王章以密奏上書，推薦中山孝王的舅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位列二卿，忠誠正直，很有智謀。馮野王作爲孝王的舅舅出任外官，又因爲賢德被召回，正可以顯示出聖明的君主喜歡任用賢者”。成帝在做太子時，就多次聽説馮野王是先帝的名臣，聲譽遠在王鳳之上，就打算讓他代替王鳳。

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爲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説，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

當初，王章每次被召見時，成帝就屏退左右。當時太后的堂弟、長樂衛尉王弘的兒子侍中王音却偷聽了他們的談話，全部知道了王章的計謀，就告訴了王鳳。王鳳聽了之後，就稱病回到府第，上疏請求辭職回鄉，向皇上告辭説：“我爲人愚笨駑鈍，而能够以外戚兄弟七人封爲列侯，家族蒙受皇恩，得到無數的賞賜。輔佐朝政七年，皇上委我以重任，有人進言我就聽納，推薦賢士我常常任用。没有一件事做得好，致使陰陽不和，災異屢次出現，禍根就在於我任職没有功績，這是我應當引退的第一個原因。《五經》記載以及經師所説，都把日食的罪責歸到任用的大臣不合適上，《易》裏説‘折斷了右臂’，這是我應當引退的第二個原因。河平年間以來，我連年生病，多次在家養病，不理政務，徒受秩禄，這是我應當引退的第三個原因。陛下因爲皇太后的緣故，不忍心將我廢免，我也自知應當流放到遠方，衹是心中又想，我的家族蒙受的聖恩無法

所苦加侵，日日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期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爲厚，萬無纖介之議。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爲垂涕，不御食。

計算，應當勤勉王事，不惜粉身碎骨，不能因爲自己没用就生出離開皇上的念頭。這一年多來，確實病痛加重，一天比一天嚴重，願望也難以實現，祇求辭職回鄉，自行養病，希望仰仗陛下的神明，幸而不死，一月之間，能够病愈，再見到陛下，否則，一定埋於地下。我没有才能却得到陛下寵愛，天下人都知道我蒙受了深厚的皇恩；我因病辭職回鄉，天下人都知道我被陛下哀憐而降恩，皇恩浩蕩。我退歸鄉里對國家大有好處，不會引起什麽議論。請陛下可憐我！”文辭非常哀切，太后聽説之後爲他哭泣，吃不下飯。

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欲絶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

成帝從小就倚重王鳳，不忍心將他罷免，就回覆王鳳説：“朕不善於理政，處理國政有很多缺漏的地方，所以上天屢次出現災異，這都是朕的責任。將軍却把過失都攬到自己身上，打算辭職歸鄉，那麽朕將要依靠誰呢？《書經》上不是説過嗎？‘您不要遠去，使我陷入困境。’一定要打起精神，安下心來，克制自己，希望病能够馬上痊愈，朕也就滿意了。”於是王鳳又起而上政。成帝派尚書彈劾王章的罪過，説：“知道馮野王先前作爲孝王的舅舅而出京任職，却私下薦舉他，是想讓在朝的大臣依附諸侯王；又知道張美人侍奉皇上，却亂引羌胡之人殺掉第一個孩子以純正血統的事，這不是作臣子的應當説的話。”就把王章交給法官審訊。廷尉給王章定下大逆不道的罪名，認爲“把皇上與夷狄相比，想斷絶皇上的後嗣；背叛皇上，私下裏爲定陶王打算。”王章死在獄裏，妻子兒女被流放到合浦。

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又以侍中太僕音爲御史大夫，列于三公。而五侯群弟，争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决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

從此大臣們見到王鳳，都不敢正視，郡國的地方官員都是他的親信。又封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而封爲列侯的五個弟弟，競相揮霍浪費，賄賂贈送所得的珍寶，源源不斷，後庭的姬妾，每家都有幾十名，奴僕則是成百上千，敲鐘擊磬，美女起舞，觀看雜技，聲色犬馬；大修府第，建起假山高臺，門重重相對，廊閣幽深，連綿不絶，望不到盡頭。老百姓爲他們唱着歌謠説：“五侯剛剛發迹的時候，曲陽侯最强，毁壞高都作殿，又衍及外杜一帶，土山漸臺高聳，如同皇帝的白虎殿。”他們居然奢侈僭越

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

到這種地步。但這些人都精通人情世故，喜歡蓄養賢士，把錢財都花費在這方面，以顯示自己并不卑俗。

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

王鳳輔佐朝政一共十一年。陽朔三年秋，王鳳病重，成帝多次親自去他家探視，拉着他的手，哭着説："將軍病重，如果一旦不行了，就讓平阿侯王譚代替將軍。"王鳳叩頭，流着眼淚説："王譚等人雖然是我最近的親人，却崇尚奢靡，無法爲天下百姓的表率，比不上御史大夫王音謹慎，我願以死相薦。"等到王鳳死的時候，上疏辭謝皇上，還是堅持推薦王音代替自己，説王譚等五個人一定不能重用。成帝同意了。

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爲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説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永傳》。

當初，王譚倨傲不遜，不肯侍奉王鳳，而王音敬重王鳳，態度謙卑就像兒子對待父親，所以王鳳舉薦了他。王鳳死後，成帝親自前去憑吊以示恩寵，贈給王家輕車武士，送葬時軍兵從長安一直排列到渭陵，謚號爲敬成侯。王鳳的兒子王襄繼承侯爵，任衛尉。御史大夫王音終於代替王鳳做了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王譚被賜位特進，統領守城的軍隊。谷永勸説王譚，讓他不要接受守城門的職務，從此對王音不滿，這件事記載在《谷永傳》。

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户。"

王音以堂舅的身份超越至親掌管政事，小心謹慎，親自治理政事，過了一年多，成帝下詔説："車騎將軍王音在宫中任職，忠誠純正，爲國事操勞，原來是御史大夫，作爲外親應掌管軍隊，又做了將軍，没能獲得宰相的封賞，朕非常遺憾！封王音爲安陽侯，封邑和五侯一樣，都是三千户。"

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宫。後又穿長安城，引内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内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

當初，成都侯王商得了病，想去避暑，就向皇上借明光宫。後來又穿過都城長安，把灃水引入家中大池以行船，樹起翠羽裝飾的傘蓋，設置帷帳，令撑船的人唱起越歌。成帝臨幸王商的府第，看到他穿過長安城引水，非常生氣，衹是心中忌恨，没有説出來。後來微服出行，路過曲陽侯家，又看到庭園中的土山漸臺和白虎殿類似。於是皇上大怒，責備車騎將軍王音。王商、王根兄弟打算自己在臉上刺字、割鼻子向太后謝罪。成帝聽説後更爲憤怒，就派尚書責問司隸校

决引灃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奸猾亡命，賓客爲群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户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强，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稾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

尉、京兆尹“明知成都侯王商擅自穿過京城，引入灃水，曲陽侯王根驕侈無度，府第用度僭越帝王，石階漆成紅色，門上鏤刻着青色圖紋，紅陽侯王立父子窩藏亡命之徒，門客是强盜，司隸、京兆尹却縱容他們，不肯上奏以正刑法。”兩人叩頭，回家反省。又賜給車騎將軍王音一道文書說：“外戚家族哪裏有甘心敗落的，却要自己施行黥刑劓刑，在太后面前受此刑辱，使慈母之心受到傷害，以禍亂國家！外戚家族强盛，皇上長期以來勢力越來越弱，現在要動用刑罰了。你把那些列侯召集起來，在你家等候詔命。”這一天，又下詔令尚書上奏文帝時誅殺將軍薄昭的舊事。車騎將軍王音坐在草墊上，請求得到懲罰，王商、王立、王根都背着斧子來請求治罪。成帝不忍心誅殺他們，就此作罷。

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常以爲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爲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爲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

過了一段時間，平阿侯王譚去世，謚號爲安侯，兒子王仁繼承侯位。太后憐惜弟弟王曼早死，單單沒能封侯，王曼的寡妻渠又侍奉自己，兒子王莽年幼喪父，不能和别人相比，就常常在成帝面前提及他。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和一些做官的人都稱贊王莽。後來，成帝又下詔追封王曼爲新都哀侯，他的兒子王莽繼承爵位爲新都侯。後來又封太后姐姐的兒子淳于長爲定陵侯。王氏家族親屬中，一共有十個人封侯。

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吊贈如大將軍，謚曰敬侯。子舜嗣侯，爲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爲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憫之，更以爲大將軍，益封二千户，賜錢百萬。商薨，吊贈如大將軍故事，謚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乃廢立而用光禄勳曲陽侯根爲大

成帝後悔罷用平阿侯王譚，沒能輔佐朝政就死了，就又賜給成都侯王商特進的稱號，讓他統領守城的軍隊，設置幕府，能像將軍那樣舉薦官吏。杜鄴勸說車騎將軍王音去親近王商，這件事記載在《杜鄴傳》裏。王氏家族的官爵越來越高，衹有王音講究法度，屢次直言相勸，有忠臣之品德，輔佐政事八年，去世了。成帝像對待王鳳那樣親自前去憑吊，贈以榮寵，謚號爲敬侯。王音的兒子王舜繼承侯位，做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王商代替王音做大司馬衛將軍，賜給紅陽侯王立特進的職位，讓他統領守城軍隊。王商輔佐朝政四年，病重，請求辭官，成帝憐惜他，加封爲大將軍，加賞二千户，賞錢一百萬。王商去世，成帝按大將軍的舊制親自憑吊，贈以榮寵，謚號爲景成侯，王商的兒子王況繼承侯

司馬驃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户。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買之嗣侯。

爵。紅陽侯王立按順序應當入朝輔政，但犯過罪作罷，這件事記載在《孫寶傳》裏。成帝就放棄了王立，任命光禄勛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一年多後又增加了一千七百户爲封邑。高平侯王逢時没有才能，也没有名氣，這一年去世，謚號爲戴侯，兒子王買之繼承侯爵。

綏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爲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驃騎將軍根，爲王求漢嗣，根爲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爲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乃益封根五千户，賜安車駟馬，黄金五百斤，罷就第。

到了綏和元年，成帝即位已二十多年還没有後嗣，而定陶共王已經去世，兒子繼承王位。定陶王的祖母定陶傅太后用厚禮賄賂驃騎將軍王根，希望把定陶王立爲太子，王根就替她説話，成帝也打算立定陶王，就召他入京册立爲太子。這時王根輔佐朝政已經五年了，請求辭官回鄉，成帝就給王根的封邑增加了五千户，賞賜他安車駟馬，黄金五百斤，罷官回其府第。

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爲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爲莽有忠直節，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禄大夫爲大司馬。

先前定陵侯淳于長作爲外戚能够出謀劃策，做了衛尉侍中，處於輔佐朝政的位置上。這一年，新都侯王莽告發淳于長的往日之罪，曾和紅陽侯王立勾結，淳于長被關進監獄而死，王立回到封地，這件事記載在《淳于長傳》裏。所以曲陽侯王根推薦王莽代替自己，成帝也認爲王莽忠誠正直，就把王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禄大夫提升爲大司馬。

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乃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户，舜五百户，莽三百五十户。以莽爲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

過了一年多，成帝去世，哀帝即位。太后下詔讓王莽辭官回家，因皇帝的外戚而迴避。哀帝開始優待王莽，不肯答應。王莽上書堅持要辭官引退。哀帝就下詔説：“曲陽侯王根在職期間，曾有治國安邦之策。侍中太僕安陽侯王舜過去照顧太子家，開導朕，忠誠没有貳心，有舊日的恩情。新都侯王莽爲國事操勞，堅持正義，有希望能輔佐我治理國家，太皇太后下詔讓他退休回家，朕非常惋惜。加封王根二千户封邑，王舜五百户，王莽三百五十户。賜給王莽特進之位，朔日望日入宫朝見。”又讓紅陽侯王立回到京師。哀帝很年輕，却聽説王氏家族驕横貴盛，心裏不高興，因爲剛剛登基，所以表示優待他們。

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貪邪，臧累巨萬，縱横恣意，大治室第，第中

一個月之後，司隸校尉解光上奏説：“曲陽侯王根家族勢力强大，身份尊貴，三代執掌大權，五位將軍把持政事，天下人附炎趨勢獻媚討好。王根貪婪邪僻，斂財無數，胡作非爲，大修

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户青瑣；游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宫，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奸邪，欲管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爲尚書，蔽上壅下，内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爲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乃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免況爲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爲官者，皆罷。

府第，府中建起假山，設置兩處市場，殿前臺階漆成紅色，門上鏤刻着青色花紋；游玩打獵時，讓跟從的奴僕身披鎧甲，手拿弓箭，排列成步兵的樣子；他住宿在皇上的離宫，由水衡都尉爲他們提供各種用品，派老百姓修路，百姓對這種差役叫苦連天。王根内心邪惡不正，打算控制朝政，推舉親近的官吏主簿張業任尚書，蒙蔽聖上的視聽，堵塞臣下的進言，對内遏止成就王業之路，對外結交諸侯王，驕横奢侈，超越名分，破壞制度。王根本是先帝的至親，國家重臣，先帝去世後，王根却没有悲哀思念先帝之情，先帝的陵墓還没有建起，他就公然聘娶以前掖庭歌舞伎五官殷嚴、王飛君等人，大擺酒宴，縱情歌舞，拋棄了先帝對他的深厚恩德，違背了身爲臣子應遵守的禮義。而王根哥哥的兒子成都侯王況有幸能以外戚的身份繼承父親做了列侯侍中，却不思念報答深厚的皇恩，也聘娶了原掖庭的貴人爲妻，他們都没有人臣的禮法，公然犯上，大逆不道。”因此哀帝説：“先帝對待王根和王況父子，恩德深重，現在他們却背棄了恩義！”因爲王根曾經幫助哀帝爲太子，讓他回到封地。把王況免官爲庶人，返回原籍。王根和王況父王商推舉做官的那些人，全都被罷官了。

後二歲，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爲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

兩年後，傅太后、哀帝的母親丁姬分别被尊爲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有司上奏説：“新都侯王莽先前做大司馬，抑制加封尊號的提議，有損於孝道，又有平阿侯王仁窩藏趙昭儀的親屬，這兩個人都應當遣回封地。”天下很多人都替王氏感到冤枉。

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宫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慚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爲成都侯。

諫大夫楊宣密奏上書説：“孝成皇帝考慮到國家的大計，稱贊陛下的高尚道德而讓陛下繼承皇位，先帝謀略深遠，恩德極厚。想到先帝的心意，難道不是想讓陛下代替自己，供養太后嗎！太皇太后已經七十高齡，屢次經歷傷心的變故，下令自己的親屬自行退讓以避開丁、傅二家。行路之人都會爲此落淚，何況對於陛下，如果登高遠望，難道就不愧對延陵的先帝嗎！”哀帝被他的話深深地打動了，又封王商的二兒子王邑爲成都侯。

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

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爲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爲平帝。帝年九歲，當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顓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内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群臣奏請尊莽爲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子柱嗣，仁謚曰剌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風群臣奏立莽女爲皇后。又奏尊莽爲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爲列侯，語在《莽傳》。

元壽元年，發生了日食。賢明善良的大臣和儒生應詔陳述政見時，大都爲新都侯王莽鳴不平，於是哀帝就召王莽和平阿侯王仁返回京師侍奉太后。曲陽侯王根去世，封國被廢除。

第二年，哀帝去世，没有兒子，太皇太后任命王莽爲大司馬，和他一同召中山王爲哀帝之後，就是平帝。平帝衹有九歲，那年還生了病，就由太后臨朝聽政，將朝政托付給王莽，王莽就仗勢弄權，擅作威福。紅陽侯王立是王莽的叔父，平阿侯王仁一向剛直，王莽心中忌憚他們，就指使大臣捏造罪名奏請讓王立、王仁回到封地。王莽終日欺騙太后，説自己輔佐朝政使天下太平，大臣們上奏請求尊封王莽爲安漢公。後來王莽就派使者逼迫王立、王仁自殺，賜給王立謚號爲荒侯，由他的兒子王柱繼承侯位，賜給王仁謚號爲剌侯，由他的兒子王術繼承侯位。這一年，是元始三年。第二年，王莽暗示群臣奏請册立他的女兒爲皇后。又奏請尊封王莽爲宰衡，王莽的母親和兩個兒子都被封爲列侯，這些事記載在《王莽傳》。

莽既外壹群臣，令稱己功德，又内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爲廣恩君，君力爲廣惠君，君弟爲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宫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夏游篽宿、鄠、杜之間；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黄山宫；冬饗飲飛羽，校獵上蘭，登長平館，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從容言曰："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莽因曰："太子宫幸近，可壹往游觀，不足以爲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宫，甚説。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

王莽對外控制了大臣們的言行，讓他們稱頌自己的功德，對内又巴結太后身旁長御以下的侍者，賄賂她們的錢財成千上萬。又禀告太后封她的姐妹君俠爲廣恩君，君力爲廣惠君，君弟爲廣施君，都賞賜了食邑，她們一天到晚在太后面前一起贊揚王莽。王莽又知道太后作爲婦人，厭惡久居深宫的生活，就打算取樂太后以换來更大的權力，就讓太后在四時乘着車馬巡游京城四郊，問候孤兒寡婦和貞潔的女子。春天臨幸繭館，率領皇后和列侯的夫人種植桑樹，在霸水邊祈福除災；夏季游玩於篽宿、鄠、杜之間；秋季游東館，遠望昆明，聚集在黄山宫；冬季在飛羽殿設宴飲酒，在上蘭圍獵，登上長平館，到涇水沿岸游覽風光。太后每經過屬縣，就要大施恩惠，賞賜百姓錢帛牛酒，逐漸形成了習慣。太后容色和緩地説："我剛剛進太子家的時候，在丙殿被召見，到今天已經五六十年了，還能記得當時的情景。"王莽就説："太子的宫殿就在附近，可前去游玩，没有什麽麻煩的。"因此太后臨幸太子的

宫殿，非常高興。太后身邊的弄兒得了病，住在外舍，王莽親自去問候他。王莽迎合太后的心意達到了如此地步。

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托以卜相爲最吉。乃風公卿奏請立嬰爲孺子，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

平帝去世，沒有兒子，王莽召宣帝最年幼的玄孫、廣戚侯的兒子劉嬰，祇有兩歲，假托他占卜的卦象最爲吉祥。就暗示大臣們奏請立劉嬰爲孺子，讓宰衡安漢公王莽暫居皇帝之位，處理政事，就像周公輔佐成王的故事。太后認爲不可以這樣做，但憑自己的力量又無法阻止，因此王莽就做了攝政皇帝，更改年號，行使皇帝的權力。不久宗室安衆侯劉崇和東郡太守翟義等人厭惡王莽，相繼起兵要誅殺他。太后聽到這個消息，說："人們所想的都差不多。我雖然是個婦人，也知道王莽一定會擔心自己的安危，不能如此。"後來，王莽就利用符命自立爲真皇帝，先奉上那些祥瑞的徵兆以稟告太后，太后大驚。

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臧長樂宫。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

當初，漢高祖進入咸陽到了霸上，秦王子嬰在軹道亭投降，送上秦始皇的國璽。等到高祖誅滅了項籍，即位做了天子，就親自佩帶着這塊國璽，代代相傳，號稱爲漢傳國璽。因爲孺子還沒有即位，傳國璽就收藏在長樂宫。等到王莽即位，要傳國璽，太后不肯給他。王莽指使安陽侯王舜向太后傳達其意。王舜一向謹慎周到，太后平時很喜愛信任他。王舜拜見太后，太后知道他是爲王莽求傳國璽而來，就發怒駡他說："你們這些人父子家族蒙受漢家的恩澤，世代得到富貴，不但不報答，接受了托孤的任務，却乘機會奪取他人國家，不再顧念恩義。像這樣的人，猪狗不如，天下怎麽會有你們這樣的兄弟！况且自己利用金匱符命做了新皇帝，更改了曆法和服飾車馬制度，也就應當自己製作國璽，傳之萬代，爲什麽還要這方亡國而不吉祥的傳國璽，而來求得呢？我是漢家的老寡婦，快要死了，想和這方傳國璽一同下葬，你們最終拿不到它！"太后一邊哭泣一邊說，身旁長御以下的侍者都掉了眼淚。王舜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傷，過了很久纔抬起頭來對太后說："我們這些人已經無話可説了。王莽一定要得到傳國璽，太后難道能始終不給他嗎？"太后聽到王舜説得懇切，惟恐王莽脅迫自

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説，乃爲太后置酒未央宫漸臺，大縱衆樂。

已，就拿出傳國璽，扔在地上給王舜，説："我年老已經要死了，像你們兄弟這樣，王氏一門就要滅族了！"王舜拿到了傳國璽，獻給王莽，王莽大喜，就爲太后在未央宫的漸臺擺酒設宴，縱情取樂。

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乃車駕至東宫，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悖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曰："予視群公，咸曰'休哉！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爲子，更命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故交代之際，信於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爲西王母共具之祥，當爲歷代母，昭然著明。予祗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率群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太后聽許。莽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

王莽又想改變太后的漢朝封號，更换她的璽綬，又怕她不同意，王莽的遠房同宗王諫想奉承王莽，上書説："上天廢掉漢而建立新室，太皇太后不能再爲尊號，應當隨着漢室一同廢掉，以順應天命。"王莽就乘坐車馬到了東宫，親自把這份奏章的内容禀告給太后。太后説："這話説得對！"王莽就説："這是無德臣子，他犯的罪過應當處以死刑！"因此冠軍張永又獻上刻着符命的銅壁，上面的文字是"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莽就下詔説："我拿給群臣看，都説'真美啊！上面文字不是刻的也不是畫的，自然天成。'我自忖上天以天命讓我做天子，又以天命封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既與新舊朝代交替相合，又不虧待漢氏。哀帝的時候，民間盛行傳遞籌策，爲西王母供奉酒食，這正是太皇太后應當成爲改朝换代的國母的徵兆。我服從天命，哪裏敢不順從！特意選擇了吉利的月份和日期，親自率領公卿大臣，敬奉上皇太后的璽綬，以順應天意，昭示天下。"太后接受了王莽的建議。王莽就用毒酒殺死王諫，封張永爲貢符子。

初，莽爲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絶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宫。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游觀，乃車駕置酒長壽宫，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

當初，王莽做安漢公的時候，向太后獻媚，奏請尊奉元帝的廟號爲高宗，等太后去世以後便可以依照禮法配享於元帝廟。等到王莽將太后的尊號改爲新室文母，和漢朝斷絶了關係，不想讓她配享元帝。就毁壞了孝元皇帝的寢廟，重新給文母太后修建寢廟，特地把孝元廟原來的正殿作爲文母設宴用餐之地，建成之後，命名爲長壽宫。因爲太后健在人世，所以没有稱爲廟。王莽因爲太后喜歡出來游玩觀光，就在長壽宫設擺酒席，用車駕請太后前去。太后到達之後，看到孝元廟破敗景象，不堪入目，大爲震驚，哭着説："這是漢家的宗廟，都有神靈保佑，和你毫不相干，爲什麽毁壞了它！況且若是鬼神没有知覺，

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

又何必建造寢廟呢!如果鬼神有知,我作爲先帝的妃妾,怎麽可以辱没了先帝的廟堂而爲我陳列祭品呢!”就私下裏對左右侍者説:“這個人屢屢輕慢神靈,哪裏能够長久地得到保佑啊!”這次飲酒也就不歡而散。

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説。莽更漢家黑貂,著黄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

王莽自從篡位以後,知道太后心中怨恨,就想盡了一切辦法去奉承太后,然而太后却越來越不高興了。王莽更改了漢家侍中穿黑貂的制度,侍中都身着黄貂,又改變了漢家正朔之日和伏日臘日的日期。太后讓自己的手下人都身穿黑貂,每到漢朝的元旦和臘日,就特意和身邊的侍者對坐飲酒食以示不忘漢朝。

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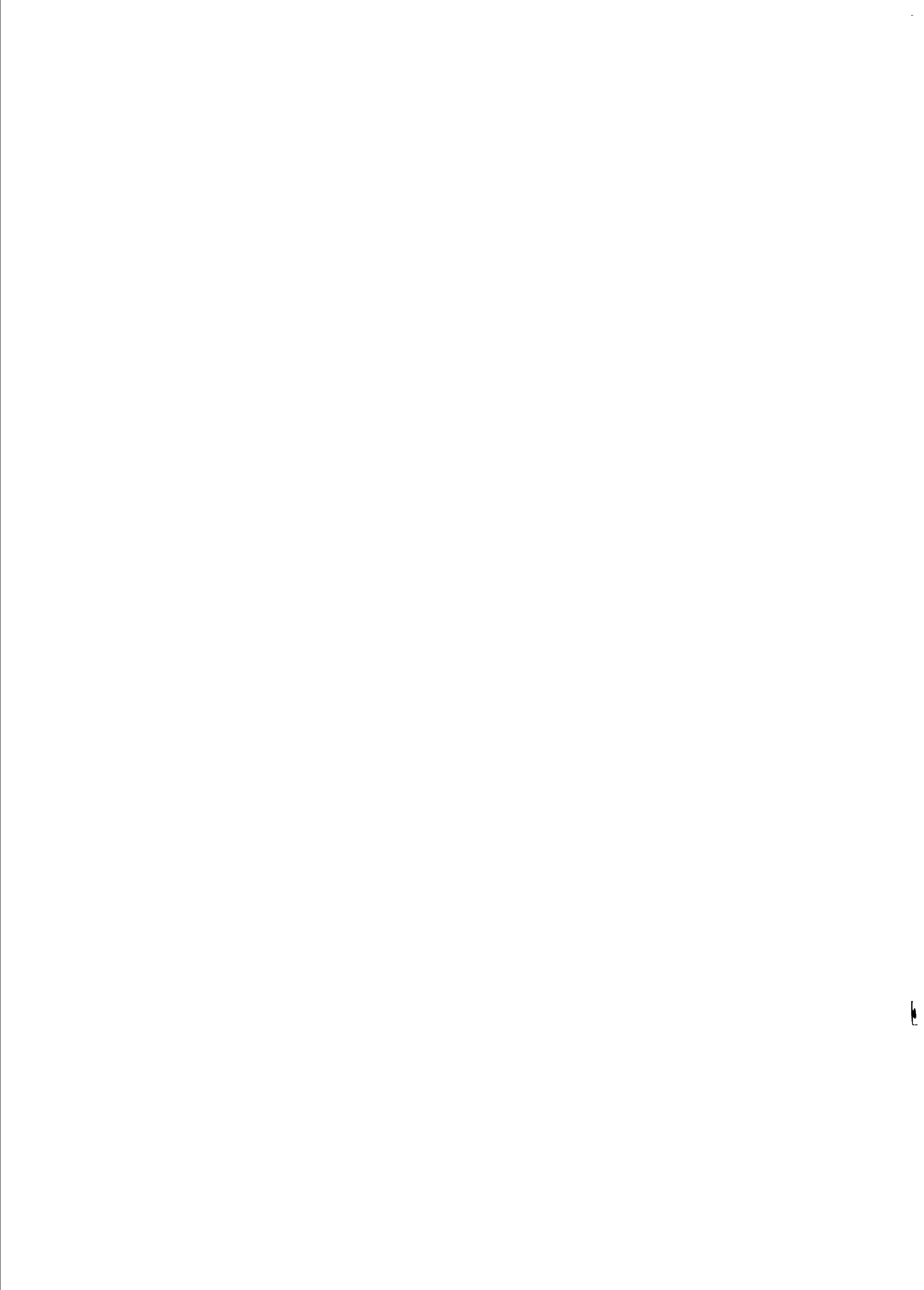
太后八十四歲那年,也就是在建國五年二月癸丑逝世。三月乙酉,和元帝合葬於渭陵。王莽下詔讓大夫揚雄寫成祭文説:“太陰之精,沙麓之靈,天合於漢,配元生成。”顯示出她正與元城沙麓相合。太陰之精,是説太后乃夢月而生。太后謝世十年後,漢兵誅滅了王莽。

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爲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爲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爲武桓侯,至今。

當初,紅陽侯王立回到封地南陽,和那些劉氏子弟結下恩情,王立的小兒子王丹做了中山太守。世祖光武帝剛剛起兵的時候,王丹歸降他做了將軍,作戰而死。世祖非常憐憫他,就封他的兒子王泓爲武桓侯,這個爵位一直傳到現在。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吕、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司徒掾班彪説:自從三代以來,《春秋》所記載的,王公、國君,他們滅亡的原因,很少有不是因爲受寵愛的女子造成的。漢代興起之後,后妃的家族吕氏、霍氏、上官氏,好幾次險些傾危國家。等到王莽興起,是由於孝元后經歷了漢朝四代天子,母儀天下,在位六十多年,她的弟弟們相繼掌權,把持朝政,一共封了五個將軍,十名列侯,終於由新都侯王莽實現了野心。朝代都已經改變了,可是元后還忠心耿耿手握一方傳國璽,不想交給王莽,婦人之仁,真是可悲啊!



漢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王莽傳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爲黄門郎，遷射聲校尉。

王莽字巨君，是孝元皇后的侄子。元后的父親和兄弟們都在漢元帝、漢成帝時封侯，擔任要職，輔佐朝政。全家共有九人封侯、五位大司馬，這些話記載在《元后傳》裏。衹有王莽的父親王曼去世較早，没有封侯。王莽的叔伯兄弟們都是將軍、侯爺的兒子，他們趁着父輩有權勢的時候，生活奢侈糜爛，相互以車馬高大，歌妓多才，姬妾漂亮，游戲新穎誇耀攀比。衹有王莽一個人孤獨貧窮，也因而待人謙恭，生活儉樸。他拜沛郡人陳參爲老師，學習《儀禮》、《周禮》，勤奮不懈，廣泛學習，衣着像普通的書生一樣。他侍奉母親和守寡的嫂子，撫養失去父親的侄兒，行爲十分謹慎檢點。另外，他在外面交結才智傑出的朋友，在家族中侍奉各位伯父叔父，都委婉周詳，彬彬有禮。陽朔年間，他伯父大將軍王鳳病了，王莽侍候他，親自嘗藥，不梳頭，不洗臉，以致蓬頭垢面，接連幾個月不脱衣服睡覺。王鳳在彌留之際，把王莽托付給太后和成帝，被任命爲黄門郎，後來提升爲射聲校尉。

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户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户。遷騎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

過了很久，他的叔父成都侯王商上書皇帝，表示願意分出自己的封户來分封給王莽，其他如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谷都尉陽並和中郎陳湯，都是當時很有名望的人，他們都替王莽説話，皇上從此認爲王莽是賢人。永始元年，成帝封王莽新都侯，侯國建在南陽郡新野縣的都鄉，領有一千五百封户。後來升爲騎都尉兼光禄大夫加侍中，在皇宫内值宿警衛，謹慎周到，他官職越來越高，態度却越來越

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説，虚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慚恧。

謙恭。他分出車馬和輕暖的衣物，施捨救濟賓客，以致家裏没有多餘的衣物。他接納供養知名人士，結交很多將軍、丞相、卿大夫。所以身居要職的人更加推薦他，社會上的知名人士替他宣揚鼓吹，他的名聲傳遍朝野，超過了他的伯父、叔父們。他敢於做出矯揉造作的行爲，却不覺得慚愧。

莽兄永爲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嘆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王莽的哥哥王永曾任職諸曹，早已去世，有個兒子叫王光，王莽讓他到博士門下求學。王莽在休假時，駕起車馬，帶着羊和酒，去慰勞他的老師，連他的同學們也一一周饋贈。引得許多書生競相圍觀，老人們爲之贊嘆。王光比王莽的兒子王宇年紀小，王莽讓他倆同一天結婚，來賀喜的賓客坐滿了堂屋。過了一會兒，有一個人説他母親犯了某種病痛，應當服什麽藥，等到客人散去時，他已經起身了好幾次。他曾經暗中買了一個婢女，兄弟們中間逐漸傳開了，王莽便説："後將軍朱子元没有兒子，我聽説這個女子能多生兒子，因而替他買了她。"當天就把女婢送給了朱子元。王莽隱藏自己的真實感情追求名譽到了這種地步。

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爲九卿，先進在莽右。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

這時候，太后姐姐之子淳于長因爲有才幹身列九卿，做官在王莽之前，名譽地位在王莽之上。王莽暗中搜集了他的罪過，通過大司馬曲陽侯王根向成帝奏明了他的情况，淳于長伏法被殺，王莽因而獲得了忠誠正直的名聲，這些話記載在《淳于長傳》裏。王根因而請求退休，推薦王莽代替自己，皇上於是提拔王莽任大司馬。這一年是綏和元年，王莽年紀三十八歲。王莽既已超出自己的同輩，繼四位伯父、叔父之後輔佐皇帝，打算使自己的名譽超過前人，於是嚴格要求自己，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聘請許多賢良的人充當屬官辦事，皇帝的賞賜和封邑的收入全都用來招待士人，他自己更加儉樸節約。他母親生了病，王公大臣和列侯派遣夫人前來探問病情，王莽的妻子出去迎接，竟没有及地的長衣，布裙也僅到膝蓋。見到她的人以爲她是奴僕，一問纔知道她是王莽的夫人，都很吃驚。

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

王莽輔政一年多，漢成帝去世，漢哀帝繼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群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

位，尊稱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王太后命令王莽辭官回家，讓權給哀帝的外家。王莽遂呈上奏章請求辭官，哀帝就派尚書令詔命王莽說：“先帝把朝政托付給您而拋棄了臣屬們，朕能够接掌江山，實在盼望跟您同心同德。現在您上書說有病要求辭官，從而顯得朕不能順從先帝的意旨，朕對此十分悲傷。已經命令尚書等待您入朝奏事。”又派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禀告太后說：“皇帝聽到太后的詔命，非常難過。大司馬如果不出來做官，皇帝就不敢處理朝政。”王太后又命王莽任職理事。

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宫置酒，内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案行，責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并！”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黄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中黄門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黄郵聚户三百五十益封莽，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車駕乘緑車從。”

這時哀帝的祖母定陶國傅太后、母親丁姬在世，高昌侯董宏上書說：“根據《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而貴，丁姬應該加上尊號。”王莽和師丹共同彈劾揭發董宏迷誤朝廷，違反原則，這些話記載在《師丹傳》中。後來，未央宫舉行宴會，内者令給傅太后設置了帷帳，坐在太皇太后的座位旁邊。王莽巡視時見了就責備内者令說：“定陶國傅太后是藩王的太后、元帝的姬妾，怎麽能跟最尊貴的人并列！”撤去帷帳，改設座位。傅太后聽說這件事後，非常生氣，不肯出席宴會，極其怨恨王莽。王莽又請求辭官，哀帝就賞賜王莽黄金五百斤，安車一輛和駿馬四匹，免職回到府第。王公大臣和大夫們多有稱贊他的，皇帝對他給予優待和愛護，在他家中安排專使侍候，讓宫内太監每十天賞賜一次飲食。下詔書說：“新都侯王莽爲國家憂慮操勞，一向按章行事，朕差不多能同他實現太平。太皇太后詔命王莽回到府第，朕對此十分惋惜。應當把黄郵聚的民户三百五十家加封給王莽，授予他特進加給事中的官銜，每逢初一、十五參加朝會，皇上接見他的禮儀如同接見三公那樣，皇上出行時他乘坐緑車跟隨。”

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

兩年以後，傅太后、丁姬都有了尊貴的稱號，丞相朱博上奏書說：“王莽從前不肯推廣尊敬尊長的原則，壓制降低太后的尊貴封號，有損孝道，應當明典正刑，幸虧遇到赦免的命令，不應當擁有爵位和土地，請予罷免，降爲平民。”皇上說：“因爲王莽與太皇太后有親屬關係，不

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頌莽功德，上於是徵莽。

免除爵位和封地，命令他回封國去”。

王莽閉門謝客，安分守己，他的次子王獲殺死了奴婢，王莽嚴厲責備王獲，要他自殺。留在封國三年，官吏上書替王莽伸冤的數以百計。元壽元年，出現了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在回答皇帝的策問時極力頌揚王莽的功勛德行，皇上於是召回王莽。

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

當初王莽回到封國，南陽太守因爲王莽地位高且重，選調太守衙門的屬官宛縣人孔休臨時擔任新都國相。孔休進見王莽，王莽用盡禮節主動結交，孔休也知道他的名聲，和他互相來往。後來王莽病了，孔休問候他，王莽藉此報答孔休的深厚情誼，送上自己鑲嵌有美玉的寶劍，打算和他建立友好關係。孔休不肯接受，王莽便說：“我確實是看到您臉上有傷痕，美玉可以用來消除傷痕，想送給您這個劍鼻罷了。”就取下劍鼻，孔休再次推辭。王莽說：“您是嫌它的價錢太高嗎？”於是用椎打碎了劍鼻，自己包起來送給孔休，孔休纔接受了。等到王莽被召入朝要離去時，想見孔休，孔休推托有病沒有相見。

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爲大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爲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

王莽回到京城長安一年多，哀帝去世，沒有兒子，而傅太后和丁太后都在哀帝之前去世了，太皇太后當天駕臨未央宮收取璽綬，派遣使者飛馬去召喚王莽。命令尚書，朝廷所有派遣軍隊的符節憑證，文武百官向皇上陳述朝事，內宮太監和皇帝的親兵都歸王莽指揮。王莽禀告說：“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紀太輕，不符合大家的心意，收繳他的印信。”董賢當天就自殺了。王太后詔命王公大臣推薦適合接任大司馬的人，大司徒孔光和大司空彭宣推薦王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推薦。王太后任命王莽爲大司馬，和他商議選立皇位繼承人。安陽侯王舜是王莽的堂弟，他爲人謹慎，是王太后所信賴的人，王莽提出讓王舜擔任車騎將軍，叫他去迎接中山王來繼承成帝，這就是孝平皇帝。平帝剛剛九歲，王太后臨朝代理朝政，把政務委托給王莽。王莽提出以前趙氏害死了皇子，傅氏驕傲僭越，於是廢掉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命令她們倆自殺，這些話記載在《外戚傳》中。

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説者，莽皆傅致其罪，爲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愼，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

王莽因爲大司徒孔光是著名的儒士，輔佐過成帝、哀帝和平帝三位皇帝，是太后所尊敬的人，爲全國人所信任，於是非常恭敬地對待孔光，推薦孔光的女婿甄邯擔任侍中兼奉車都尉。對哀帝的各位外戚和平素不喜歡的身居要位的大臣，王莽都羅織他們的罪名，寫成請示奏章，叫甄邯帶給孔光。孔光一向怕事和謹慎，不敢不上報，王莽又禀告王太后，太后就同意這些奏章。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因互相推薦任大司馬而被免職，丁氏、傅氏和董賢的親屬都被免去官職和爵位，流放到遥遠的地方。

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内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吕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群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

紅陽侯王立是王太后的親弟弟，雖然没有當官，但是王莽因爲他是叔父而内心敬畏他，害怕王立得閑就開導太后，使自己不能爲所欲爲，就又叫孔光向太后禀報王立往日的罪過："王立以前知道定陵侯淳于長犯了大逆不道之罪，還大量接受他的賄賂，替他説情，迷誤朝廷；後來禀告用官奴楊寄的私生子作爲皇子，大家説是吕后、少帝復活了，衆説紛紜，讓天下人懷疑，這樣就難於昭示後世，完成維護幼主的功業。請讓王立回他的封國去。"王太后没有聽從他的建議。王莽説："現在漢室衰落，接連幾代没有繼承人，太后您一個人代替幼主執掌朝政，實在可怕，努力用公正的態度作天下的表率，還恐怕不服從呢，如果您現在出於個人恩愛而不聽我的意見，那麽群臣就會滋生奸邪之念，禍亂將要由此發生了！應該暫時打發他回封國去，待國事稍爲安定之後再把他調回來。"王太后迫不得已，讓王立回封國去了。王莽用來逼迫、挾制太后和下臣們的手段，都是如此。

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

就這樣，依附順從他的人得到提拔，反對怨恨他的人遭到殺戮。王舜、王邑成爲他的心腹，甄豐、甄邯掌管糾察、彈劾、審判，平晏掌管機密的軍政大事，劉歆主管禮樂和典章制度，孫建成爲他的得力助手。甄豐的兒子甄尋、劉歆的兒子劉棻和涿郡的崔發、南陽的陳崇都由於有才能而得到王莽的寵幸。王莽外表嚴厲而説話一本正經，想要做什麽事情，他衹須略微通過表情和臉色示意一下，黨羽就會秉承他的意思明白地向上

稟奏，王莽就叩頭至地哭泣着堅决推辭謙讓，對上用來迷惑王太后，對下用來向廣大平民百姓顯示誠信。

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户，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群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托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户，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

當初，王莽婉言示意益州令讓塞外的蠻夷進獻白毛的雉鷄，元始元年正月，王莽稟告太后下詔書，用白毛雉鷄進獻宗廟。大臣們便向太后奏報說："太后委任大司馬王莽决策擁立新皇帝，從而使朝廷安定。先前的大司馬霍光有安邦定國的功勞，增加封邑三萬户，并且規定他死後子孫繼承爵位，封邑數同他相等，如同蕭相國。王莽應當按照霍光的成例授封。"王太后詢問王公大臣們說："真是因爲大司馬有大功勞應當明揚他呢？還是由於他是我的至親緣故而使他與衆不同呢？"於是大臣們便大力陳奏："王莽的功德招來了像周公輔佐周成王獲得白雉鷄一樣的祥瑞徵兆，相隔千年，符命却相同。聖明的帝王的法度是，臣下有了大的功勛，那麽他生前就能獲得美好的稱號，所以周公在世時就得以用周的國號作爲他的稱號。王莽有穩定國家、安定漢朝的莫大功勛，應當賜封稱作安漢公，增加封户，規定他死後子孫繼承爵位時封邑户和他一樣，遠的符合周公在周成王時的成例，近的如同霍光的先例，給王莽同等的封賞，以求順從上天的旨意。"王太后就詔令尚書備辦這件事。

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箱，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閎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爲傅相，忠孝仁篤，行

王莽上書說："臣和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同商定擁立新帝的大計，現在希望衹列出孔光等人的功勞和應得的賞賜，撇開臣王莽，不要和他們相提并論。"甄邯稟奏太后下詔書說："'不偏不袒，先王所行的正道寬闊廣平。'對於有親屬關係的人，按理不能有所偏私。您有安邦定國的功勞，不能因爲是至親的緣故就隱諱不予褒揚。希望您不要推辭。"王莽又上書辭讓。王太后命謁者引導王莽到正殿的東厢房等待，王莽托病不肯上殿。王太后讓尚書令姚恂命令他道："您因爲朝廷要給您褒功行賞而托病推辭，您的責任重大，不能不去，應該儘快上朝受封。"王莽竟堅决推辭。太后又讓長信太僕王閎捧着詔書去召王莽，王莽仍堅持托病不出。左右侍臣們稟報王太后，不要違背王莽的意願，就衹列舉孔光

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户，以光爲太師，與四輔之政。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户，以舜爲太保。左將軍光禄勛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封豐爲廣陽侯，食邑五千户，以豐爲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爲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户。”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群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爲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爲忠臣宗，化流海内，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户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

等人的功勞和賞賜，王莽纔肯上朝理政。王太后下詔書說：“太傅博山侯孔光侍宿護衛四朝天子，幾代都擔任太傅、丞相，忠孝雙全，仁義篤厚，行爲合乎準則，天下聞名，提議决策擁立新皇帝，增加封邑一萬户，任命孔光爲太師，參加四輔的決策。車騎將軍安陽侯王舜長期仁義忠孝，派他迎接中山王，擊退敵兵，輾轉萬里，功勛道德卓著，增加封邑一萬户，任命王舜爲太保。左將軍光禄勛甄豐侍宿護衛三朝天子，忠義誠信，仁愛篤厚，派他迎接中山王，輔助勸導奉養，從而安定了國家，賜封甄豐爲廣陽侯，食邑五千户，任命甄豐爲少傅。三人都授予四輔的職位，其子孫可以照樣繼承他們的爵位和封邑，每人賞賜一座府第。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值宿護衛辛勤勞累，提議决策擁立新皇帝，賜封甄邯爲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户。”四個人已經受到封賞，王莽還没有上朝理政，朝臣們又上奏說：“王莽雖然克己謙讓，朝廷還是應該表彰，及時增加封賞，以表明朝廷重視首功之臣，不要令文武百官和老百姓失望。”王太后就下詔書說：“大司馬新都侯王莽歷任三朝的三公，承繼周公的職責，制定了使後世長治久安的策略，功勞德行是忠臣們所景仰的，教化流傳遍及全國，遠方異域的人們也仰慕他的大義，所以越裳氏輾轉而來進獻白雉鷄。應當把召陵、新息兩縣民户二萬八千家加封給王莽，免除他後代的賦税徭役，規定子孫可以繼承他的爵位和封邑不變，封賞按照蕭相國的成例。任命王莽爲太傅，主管四輔的事務，稱號叫作安漢公。把從前蕭相國的豪華宅邸作爲安漢公的府第，將這些見諸文字，以傳之於無窮。”

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群僚衆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平，毋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群公復争，太后詔

於是王莽做出誠惶誠恐的樣子，不得已纔上朝接受了策命。策書上寫着：“漢室危急，皇位無人繼承，是您安定了朝綱；四輔之職，三公之責，而由您承擔了；文武百官臣僚們，而由您主宰：您功勛德行卓著，國家因爲您得以安定，看來您招來的白雉鷄的祥瑞徵兆，有周公輔佐周成王的景象。所以賜封您美好的稱號叫作安漢公，輔佐皇帝，希望能使天下太平，不要違背朕的旨意。”王莽接受了太傅和安漢公的封號，辭去了

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内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

增加的封地和規定子孫世襲爵位、封邑的賞賜，說是願意等到老百姓家家都豐衣足食了，然後再接受這樣的賞賜。大臣們又争論起來，太后下詔說："安漢公自己提出要以老百姓家家都自給自足爲期，所以聽從了他的意見。應該使他的俸禄、私府吏員和賞賜都比原來增加一倍。等到老百姓家家豐衣足食了，大司徒、大司空就報告上來。"王莽又辭讓没有接受，却建議應該立各位列侯、王爺們的後代和從高祖以來的功臣的子孫，有大功的封爲列侯，或者賜封關内侯的爵位和收取賦税的封邑，所有在職的王公大臣，各按等級封賞。對上尊敬祖宗，增加祭祖時的禮儀和樂隊規模；對下施恩惠給士人、平民以及鰥寡者等無依靠的老人，凡是施恩布德的政策没有不實行的。這些話記載在《平帝本紀》裏。

莽既説衆庶，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群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决。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王莽在取得了大衆的好感之後，又想要專權獨斷，知道王太后厭棄政務，就暗示王公大臣們上奏章說："以往的官吏憑着功勞升遷到二千石，以及州部所薦舉的優異秀才出身的官吏，大多不稱職，應該讓他們都來拜見安漢公，接受考核。再者太后不宜親自過問細微瑣事。"讓王太后下詔書說："皇帝還年幼，朕暫且執掌朝政，等到皇帝成年加冠爲止。現在許多政務繁雜瑣碎，朕年歲已高，精神和體力不能勝任，這恐怕不是保養自己的身體從而教育培養皇帝的辦法。所以要選擇忠誠賢能的人，設立四輔，使百官都忠於職守，永保國家的安定和平。孔子說：'多麼偉大啊，虞舜、夏禹治理天下，都是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親身參與其事！'從今往後，惟有封爵位的事可以上報，其他事務由安漢公和四輔評定决斷。州牧、二千石級以及秀才出身的官吏初次授官任職需要稟奏事務的，就引他們到宫殿附近的公署報告安漢公，考察原來的公務，詢問新任的職務，以瞭解他們是否稱職。"於是王莽一個個地接見詢問這些官吏，儘量地表示關心和愛護，多多地贈送禮物，要是不合心意的，就明白地上奏請求免除他的官職，他的權力快和皇帝等同了。

莽欲以虚名説太后，白言"新承

王莽打算用虚名取悦太后，啓奏說"新承孝

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群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户下，白争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并至。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闊略思慮，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歡心，備共養。惟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閾。國不蒙佑，皇帝年在襁褓，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以儉，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勖之哉！”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爲國。”

哀帝時丁家、傅家奢侈浪費之後，老百姓不得暖飽的很多，太后應該暫時穿着没有花紋的絲織品，稍微減少些山珍海味，以昭示天下。”緊接着王莽又上書，願意拿出銀錢一百萬，獻出田地三十頃，交給大司農救濟貧民百姓。於是王公大臣們都仿效他行事。王莽帶領大臣們上奏説：“陛下您年事已高，長期身穿粗糙的絲綢，減少菜肴，確實不是保養身心健康，教養皇帝，安定國家的辦法。臣王莽多次到宫中省部門下磕頭，稟奏力求，未蒙允准。現在依賴陛下的恩德，近來風調雨順，天降甘露，靈芝出現，蓂莢、朱草、嘉禾和祥瑞之兆一起到來。臣王莽等人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陛下愛惜精力，休養心神，開闊心胸，減少思慮，穿着帝王日常的服飾，恢復太官規定的帝王通常的膳食，讓臣子們都能盡到對您的愛戴之心，奉上奉養的物品。希望您憐憫體諒！”王莽又讓王太后下詔書説：“聽説皇太后的準則，思想活動不超出宫門的界限。國家没得到上天的保佑，皇帝年紀還小，不能親自執政，我擔驚受怕，小心謹慎，生怕國家不得安寧。國家的最高權力，没有朕誰來執掌呢？因此孔子晋見南子，周公代掌朝政，是根據當時形勢的需要。朕勞累身體，費盡心思，憂慮辛苦，不得安心，所以當天下崇尚奢侈時就用儉樸的作風來昭示全國，糾正偏差常需超過應有的限度，如果朕不親自帶頭，天下臣民們該怎麽辦呢！朕朝夕都夢想着糧食豐收，老百姓家家能豐衣足食，等到皇帝成年以後，把朝政交給他。現在確實無暇享用輕柔的衣物和美味的食品，希望和百官們有所成就，應當勉勵啊！”每逢發生了水旱災害，王莽總是衹吃蔬菜，左右侍從把情況報告給王太后。王太后派遣使者下詔給王莽説：“聽説您飯食衹吃蔬菜，擔憂人民的疾苦太切啦。今年莊稼的收成幸而較豐足，您這麽勤奮盡職，應當按時吃些肉食，爲了國家大計請您愛護身體。”

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黄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

王莽考慮到中原已經安定，衹有四方夷族没有多大變化，就派遣使者携帶黄金和財物，豐厚地贈送匈奴單于，讓他上書説：“聽説中原譏笑雙名，我原名囊知牙斯，現在改名知，以表示仰

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

慕遵從中原的制度。”又派遣王昭君的女兒須卜居次來侍奉王太后。爲了欺騙、迷惑和向王太后獻媚，直到她身邊的隨從宦官、侍女，王莽的手段竟是如此的變化多端。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

王莽在位高權重之後，想把女兒給平帝作皇后，以便鞏固他的權力，就上奏說：“皇上登基三年了，尚没有立皇后，妃妾没納足。以往國家的危難，本起因於没有繼承人，婚娶不當。請察考運用《五經》的理論，制定嫁娶禮儀、端正十二女的原則，以期較多生育繼承人。廣泛選取商、周王族的後代和周公、孔子時代在長安的列侯的正妻所生的後人許配給子女。”

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并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勛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白：“願見女。”

這件事下交主管官吏，上報衆多女子的名單，王氏家族的女兒有許多在候選名單中。王莽恐怕她們和自己的女兒競爭，就上奏書說：“臣自身没有德行，女兒相貌下等，不宜與衆女子同時被選。”王太后認爲他是出於至誠之意，就下詔書說：“王氏家族的女兒，是朕的娘家人，不要選她們。”平民、衆儒生、郎官以上守候在宮門前上書的每天有一千多人，王公大臣和大夫們有的到朝堂上，有的跪在省部門前，都說：“詔令所表現出來的聖明德行是那樣崇高，安漢公的偉大功勛是這樣昭明，而今在要選立皇后的時候，怎麼偏偏要排除安漢公的女兒呢？全國人民向何處去呢！我們希望安漢公的女兒做國母。”王莽派遣長史以下的屬官分批曉諭勸阻王公大臣和儒生們，可是上書要求的人更多。太后迫不得已，衹得聽憑王公大臣們選取王莽的女兒。王莽又自己表白：“應當廣泛地在衆多的女子中挑選。”王公大臣們爭辯說：“不宜在衆女子中選取皇后亂了正統，皇后之位是屬於安漢公的女兒的。”王莽表示：“願意讓女兒出來相見。”

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信鄉侯佟上言：

王太后派遣長樂宮少府、宗正、尚書令去送彩禮相親，回來稟奏道：“安漢公的女兒長期受到道德和品行的教育，有美麗的容貌，能够延續皇族，接掌祭祀。”另外下詔派遣大司徒、大司空到宗廟裏禱告，用多種方法來占卜、預測吉凶，都說：“徵兆遇着金旺水相，因爲金生水，卦的意思是泰卦，預示着父母得位，這就是所謂

"《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托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

'康樂强健'的預兆，'子孫大吉'的象徵。"信鄉侯劉佟上奏："《春秋》上記載，天子將要從紀國娶王后，就把紀國國君從子爵升爲侯爵，安漢公的封國不符合古代的制度。"把這件事交主管官吏討論，他們都説："古時候天子封賞王后的父親縱橫各一百里的土地，尊敬他而不把他作爲臣子看待，藉此表示重視宗廟，這是至孝。劉佟的話合乎禮制，可以批准。請把新野縣的田地二萬五千六百頃加封給王莽，補足縱横各一百里。"王莽推辭説："臣王莽的女兒實在配不上最尊貴的君主，現在又聽從大家的意見，加封土地給臣。臣自己想，能够列爲皇上的近親，獲得爵位和土地，假如説女兒真能配上聖上的品德，臣封地的賦税足够供給朝見時進獻貢品，不必再給予增加封地。臣願意歸還所增加的封地。"王太后答應了他。

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群臣復言："今皇后受聘，逾群妾亡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

主管官吏上奏説"按照慣例，聘皇后的彩禮是黄金二萬斤，合銀錢二萬萬。"王莽一再推辭，接受了四千萬，却把其中的三千三百萬給了十一户陪女兒出嫁的人家。臣僚們又説："而今皇后接受的聘禮，不比各位姬妾多多少。"王太后又下詔令，再增加聘禮二千三百萬，合成三千萬。王莽又把其中的一千萬分給了九族中的貧苦人家。

陳崇時爲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爲崇草奏，稱莽功德，崇奏之，曰：

陳崇這時任大司徒司直，和張敞的孫子張竦關係友好。張竦是博學多才的讀書人，他替陳崇起草了一份奏章，稱頌王莽的功德，陳崇呈上奏章，上寫道：

竊見安漢公自初束脩，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宫厚骨肉之寵，被諸父赫赫之光，財饒勢足，亡所忤意，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内，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清静樂道，温良下士，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

臣看到安漢公自從開始做官起，正值社會風氣崇尚奢華的時候，他承蒙成帝和太后厚待至親的恩寵，蒙受伯父、叔父們顯赫的榮光，家財豐饒，權勢很大，没有人能違背他的心意，然而他却能降低身份，推行仁愛，約束私欲，遵行禮制，違背世風，矯正習俗，剛毅地特立獨行；他穿的是粗製的衣服，吃的是粗劣的飯菜，坐的是簡陋的車子，駕車用的是劣馬，配偶没有第二人，在家門之内，孝敬長輩、友愛同輩的美德，大家没有不知道的；他淡泊名利，以守道爲

樂，溫和善良，謙恭地對待士人，給老朋友以恩惠照顧，對老師、朋友非常忠厚。孔子說過“不如貧窮而快樂，富有而愛好禮儀”，這稱贊的就是安漢公啊。

及爲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周公誅管蔡，季子鴆叔牙，公之謂矣。

到他做了侍中，原定陵侯淳于長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安漢公不敢偏愛私親，稟奏建議給予誅討。周公誅殺管叔、流放蔡叔，季子用鴆酒毒死叔牙，安漢公就是這樣的人啊。

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圉”，公之謂矣。

因此孝成皇帝任命安漢公爲大司馬，把國家的大權委托給他。孝哀帝登基，高昌侯董宏迎合皇上的意旨，追求名位，想讓丁姬做皇太后，弄成了兩個皇位系統，安漢公親自彈劾他，從而確定了朝綱。提議定陶國太后不宜在皇太后的帷幕裏就座，從而確定了朝廷的尊卑大體。《詩經》上說“不吃軟，也不怕硬，不欺侮鰥寡，不怕强硬的對手”，稱贊的就是安漢公啊。

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簒號；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髪。《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公之謂矣。

他深懷着謙讓的態度，誠心誠意地推讓大司馬的職位。定陶國太后想要建立超出名分的稱號，害怕他當面指責她不該在皇太后的帷幕裏坐，於是用花言巧語迷惑欺騙的朱博之流，對淳于長、董宏遭到他親手彈劾的往事引以爲戒，他們上下一心，又是誣陷别人，又是玩弄陰謀詭計，違逆、破壞制度，於是成就了竊取的名號；排斥驅逐仁人賢士，殺戮傷害皇室外戚，安漢公因而蒙受像伍子胥、屈原那樣的誹謗，遠離朝廷回到封國，朝廷政治混亂，法制敗壞，危亡的災禍，有如千鈞一髪。《詩經》上說“賢人奔亡而留不住，國家都要受害”，稱贊的就是安漢公啊。

當此之時，宫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皆自知得罪天下，結仇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冤，更徵遠屬，事勢張見，其不難矣！賴公立入，即時退

正當這個時候，宫中没有皇位繼承人，董賢竊據重要權位，加上傅氏家族有女兒的支持，他們都自知得罪了天下人，跟中山王結下了仇恨，就一定會共同憂患，從而同心合力，互相幫助，憑藉假托的遺詔，頻繁運用賞罰大權，首先鏟除所害怕的人，迅速啓用依附他們的人，於是誣陷往日的

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盱衡厲色，振揚武怒，乘其未堅，厭其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雖有樗里不及回知，雖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爲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

仇家，再徵召皇室中疏遠的親屬，事情發展的態勢很明白，這是不難做到的。多虧安漢公立刻入朝，及時驅退董賢，以及他的黨羽和親信。正是這個時候，安漢公運用他獨到的智慧，奮起無人敢擋的神威，揚眉舉目，露出嚴厲的神色，振奮發揚剛猛的氣勢，趁着他們立足未穩，在他們尚未發動之前就將他們壓制住了，如霹雷響起，似弩機扳動，敵人被打垮了，就是有孟賁、夏育這些勇士也來不及持戈而刺，就是有號稱“智囊”的樗里子也未能料，就是有鬼谷子也來不及對付，因此董賢喪魂落魄，就自己上吊死了。人們還没有來得及轉動脚跟，日影還没有移動，天下就已經清平，朝廷已經安定。若不是陛下就無人能啓用安漢公，若不是安漢公就没人能制止這場災禍。《詩經》上說“祗有太師尚父太公吕望，當時武毅像雄鷹那樣飛揚，輔助武王滅商”，孔子說“應事迅疾，纔能成功”，這稱贊的就是安漢公啊。

於是公乃白内故泗水相豐、斄令邯，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

於是安漢公就建議由原泗水國丞相甄豐、斄縣縣令甄邯，和大司徒孔光、車騎將軍王舜共商社稷大計，捧着朝廷的符節去東方迎接新皇帝，他們都憑着功勛和德能而接受封爵，增加封地，成爲國家的著名臣子。《書經》上說“能識别人才就是智慧”，這稱贊的就是安漢公啊。

公卿咸嘆公德，同盛公勛，皆以周公爲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公之謂也。

王公大臣們都贊嘆安漢公的德行，共同盛譽安漢公的功勛，都把他和周公相媲美，應當賞賜封號安漢公，增加兩個縣的封地，安漢公都不接受。古書上說申包胥不接受保存楚國的報酬，晏平仲不接受輔佐齊景公的封賞，孔子說“能够用識禮謙讓的態度治理國家，還會有什麽困難的呢”，稱贊的就是安漢公啊。

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

將要給皇帝選定后妃，主管部門送上名册，安漢公的女兒列在首位，安漢公一再推辭，迫不得已纔接受了詔令。父親和子女的親情，是人先天具備的秉性，是自然産生

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

的，想要子女享受榮華富貴的心情比對自己還迫切，皇后地位之尊貴和天子等同，當時的機會千載難逢，可是安漢公想到的是國家的大統，辭謝不接受大福的恩寵，他事事謙恭退讓，動不動就堅决推辭。《書經》上説“舜帝讓位給大禹，認爲自己德行淺薄，不足以繼承堯帝的事業，”稱贊的就是安漢公啊。

自公受策，以至于今，亹亹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帥群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

自從安漢公接受策命一直到現在，勤勤勉勉，恭恭敬敬，德行天天進步；他進一步改善自己平素的操行，用來命令各王侯封國；保持儉樸、崇尚節約，用來矯正社會風氣；施捨錢財、减少家産，作群臣的表率；主持公道，遍及王公大臣；教育子女重視學習，用以振興國家的教化。他的童僕穿麻布衣服，喂馬不用穀物，飲食的費用，不超過平民百姓。《詩經》上説“温和恭謹的人，就像鳥兒栖息在樹上”，孔子説“吃飯不求過飽，居住不求安逸”，稱贊的就是安漢公啊。

克身自約，糴食逮給，物物卬市，日闋亡儲。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錢獻田，殫盡舊業，爲衆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侯，内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公之謂矣。

克制、約束自己，零星購買食物，僅够食用，各種物品都靠市場供應，當天用完，從不蓄積。又上奏書歸還孝哀皇帝所增加的封邑，交納金錢、捐獻田地，耗盡原來的家業，充當首倡者。於是各階層紛紛響應，接受影響，跟着效法，外面的王公列侯，裏面的宫禁侍從，協調一致，各人竭盡所有，有的交納金錢，有的捐獻田地，賑濟窮人，收養缺衣少食的人。從前楚國的令尹子文因爲自毁其家以解楚國的危難，以致顧得上早餐顧不上晚飯，魯國丞相公儀子不吃自己園裏的葵菜，爲的是不奪園工之利，安漢公就是這樣的人啊。

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婁省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

敞開大門接待有學問的人，直到住在茅屋裏的普通寒士，不斷精兵簡政，綜合管理許多政務，親自接見州牧、郡守以下的官員，考核查實他們平素的操守德行，周密查明善惡功過。《詩經》上説“朝夕不懈，服事天子”，《易經》上説“整天自强不息，夜

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凑，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列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

晚仍然擔驚受怕，以防發生災禍”，安漢公就是這樣的人啊。

連續三代都做三公，兩次安葬大行皇帝（成帝、哀帝），總攬朝政，安定國家，朝野上下聚集一起，像輻條集中到車軸上一樣，各得其所。《書經》上說“把他安排在萬機之政的職位上，即使遇上政治上的風雨雷電也不會迷惑”，這稱贊的就是安漢公啊。

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爲天下紀；觀公功勛，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

上述這些都是先代所少有，夏禹、后稷所難能的，可是安漢公善始善終，此精神貫穿始終，可以稱得上完美啦！因此，三年的時間，教化流行如有神靈，吉祥的徵兆層層累累，難道這不是陛下能够識別人才的功效，得到賢能輔佐的結果嗎？所以這不僅表明君主承受天命，也表明賢臣的一生也没有虛度。因此大禹被賞賜了行大典用的禮器黑玉，周公享受了郊祀的禮遇，這是上天降賜賢才佐助君王，君王當申達其才能，不敢貪天之功。考察安漢公的道德和品行，可以做天下的典範；觀察安漢公的功勛，奠定了子孫萬代的基業。成就了基業而賞賜不相當，典範樹立了而褒揚不相符，這確實不是重視國家順應天意的做法啊。

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户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遴，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繇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户。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户，賜黄金五千斤。孝武皇帝恤録軍功，裂三萬户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襁褓，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户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即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勢，其事雖醜，要不能遂。霍光即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

高皇帝褒揚賞賜首功之臣，相國蕭何封邑的民户已經增加了一倍，又受到特殊的禮遇，他奏事不必報名，進殿見駕不用小步快走，封賞他的親屬共十多人。喜歡與人爲善，從不滿足，頒發獎賞從不吝嗇。如果獻上一個良策，就一定賞賜爵位，因此公孫戎身處郎官的地位，是從衝鋒的騎士中挑選出來的，一旦使樊噲棄暗投明，就賞賜他二千户的封邑。孝文皇帝褒賞絳侯周勃，加封一萬户封邑，賞賜黄金五千斤。孝武皇帝撫恤立功的將士，分出三萬户來賞賜衛青，衛青的三個兒子，有的還在襁褓之中，都被封爲侯。孝宣皇帝突出表彰霍光，增加封户，規定子孫原樣承襲他的爵邑，受封賞的有三個人，延伸到侄孫。絳侯是憑着漢朝外有各藩國的堅固屏障，在内依仗朱虛侯劉章的

時不行，陷假離朝，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及至青、戎，摽末之功，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

剛直，依靠將領們的團結，憑藉互相扶持的形勢，所以吕氏黨徒雖然打算犯上作亂，其用心險惡，却總是不能成事。霍光依仗長期擔任要職，趁着屢獲大勝的威勢，不曾遇到不利的時機，被陷害而免官離朝，朝廷各部門的負責官吏，没有不是他的同黨的，長期掌握大權，把持朝政幾代没中斷，雖説有功勞，但也是順利得來的，可是仍然有謀略不周，錯立昌邑王的禍患。至於衛青和公孫戎，不過是刀槍之功，一句話之勞，可是仍然都受到了很高的獎賞。考察安漢公和絳侯、霍光的功勞，是創造時勢和利用時勢的差别，把安漢公和衛青、公孫戎相比較，那是天地之别。而安漢公又有治國理政之能，就應當上與大禹、周公同樣受尊崇，并獲得和他們一樣的褒揚賞賜，怎麽祇是和絳侯、霍光、衛青、公孫戎等相提并論呢？然而他竟未能得到衛青等人所受到的厚賞，臣確實感到迷惑不解！

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

臣聽説對於空前的大功賞賜不受限制，對最高的德行褒揚不受局限。因此周成王對於周公，超越了縱横各百里的界限，超過了九錫的範圍，開拓方圓七百里的封國疆界，合并商、奄兩國的百姓，把殷朝的遺民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賜給他作爲附屬小國，賞賜大車和大旗，封父的大弓，夏后的玉璜，爲他設置太祝、太宗、太卜、太史等四官，賞賜完好的器物和記載典章制度的文書，設置百官和祭器，祭祀可以用白色的雄獸，可以舉行郊祀、望祭等儀式。周成王説："叔父，給您的長子建國封土。"於是周公父子都下拜接受了封賞。這可以説是不局限對空前功勛的賞賜了。不僅止於這些，其他六個兒子都受到封賞。《詩經》上説："没有善言不被接納，没有美德不受報償。"報償應與功德相稱，不相稱的就不是報償。觀察近代所做的事情，高祖和諸將約定不是劉姓的不得封王，然而番君吴芮却被封爲長沙王，并下詔稱贊他的忠

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爲國也。臣愚以爲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群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敕盡伯禽之賜，無遴周公之報，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天下幸甚！

誠，明確記載到律令上，這是爲了昭示天下對於有信用的人可以不囿於制度的限制。春秋時期晋悼公采用了魏絳的策略，華夏各諸侯國都臣服於他。鄭伯獻上樂器，晋悼公於是拿一半賞賜魏絳。魏絳多次推辭，晋悼公說："没有您，寡人的勢力不能跨過黄河。賞賜是國家的制度，不能廢棄。您應該接受。"魏絳於是就有了鐘、磬之類的樂器，《春秋》贊揚了這件事，認爲臣子能竭盡忠心而又辭謝賞賜，國君能够識別賢臣堅持封賞，都是可取的。現在陛下既然深知安漢公有周公那樣的功德，却没有像周成王對待周公那樣的褒揚和封賞，竟聽從了安漢公的堅决推辭，不考慮《春秋》的原則，那麽人民和臣子將稱説什麽，子孫後代將記述什麽？這確實不是治國的辦法。愚臣認爲應當擴大安漢公的封國，讓他和周公一樣，給安漢公的長子封國建王，讓他和伯禽一樣。賞賜他的物品，也都像周公那樣。安漢公其他兒子的封賞，都應像周公的六個兒子一樣。那麽群臣就會明顯地受到鼓勵，獻出忠誠，老百姓就會明顯地受到教化，感恩戴德。如果群臣真的效忠朝廷，老百姓真的感恩戴德，那麽對朝政來説還有什麽難辦的呢？望陛下深刻感念祖宗的厚托，恭敬地服從上天的告誡，效法舜帝和周成王的盛舉，完備地給予像伯禽所得一樣的賞賜，不吝惜像對待周公那樣的賞賜，使國家的法制得以健全，後代的人有所依從，這是天下的大幸！

太后以視群公，群公方議其事，會吕寬事起。

王太后把奏章給大臣們看，大臣們正在議論這件事，恰巧吕寬事件發生了。

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内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

當初，王莽想要獨攬大權，禀告太后説："從前哀帝登基後，違背恩情和道義，擅自使外戚丁家、傅家尊貴，擾亂了國家，幾乎危及江山社稷。現在平帝尚在幼年就繼承了嫡長大宗，成爲成帝的後嗣，應該明確一統江山的意義，以前代的事作爲鑒戒，給後世作出典範。"於是派遣甄豐捧着璽印，就地賜封平帝的母親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給平帝的舅父衛寶、衛寶的弟弟衛玄

絶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吴章及婦兄吕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説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繫獄，須産子已，殺之。莽奏言："宇爲吕寬等所詿誤，流言惑衆，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

關内侯的爵位，讓他們都留在中山國，不允許到長安來。王莽的兒子王宇，責怪王莽把衛家和皇室分隔開，恐怕平帝長大後會怨恨。王宇就暗中派人和衛寶等人通信，讓平帝的母親上書請求到京師來。這些話記載在《衛后傳》裏。王莽不答應。王宇和他的老師吴章以及内兄吕寬議論這件事情，吴章認爲王莽不會聽從勸説，但是他相信鬼神，可以製造災異使他感到恐懼，再由吴章趁機推演勸説他把大權交給衛家。王宇便讓吕寬夜晚拿血塗灑王莽的府第，守門的吏卒發覺了這件事，王莽拘捕了王宇把他投進監獄，讓他服毒藥死了。王宇的妻子吕焉懷有身孕，被關在牢裏，等到生下孩子以後，再殺死她。王莽上奏説："王宇被吕寬等人所牽累，誤入歧途，散布流言迷惑衆人，犯下與管叔、蔡叔同等的罪行，臣不敢隱瞞，他應當論處。"

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吕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己者，内及敬武公主、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内震焉。大司馬護軍褒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罪，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群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

甄邯等禀告王太后下詔説："唐堯有個兒子丹朱，周文王有兒子管叔、蔡叔，這都是德才智慧高超的人對最笨的兒子無可奈何的例子，因爲他們本性難移。您居於周公的地位，輔佐像成王那樣的幼主，實行像周公對管叔、蔡叔那樣的處罰，不因爲愛兒子而妨害尊重朝廷，朕很贊賞您的做法。以往周公誅滅三監及淮夷四國的後代，完成了深遠的教化，達到了無人犯法刑罰擱置不用的程度。您應當專心輔佐朝政，希望實現太平。"王莽趁此時機誅滅了衛家，徹底查處吕寬案件，牽連到各郡、各封國平素抨擊自己才能出衆的人，朝中牽涉到敬武公主、梁王劉立、紅陽侯王立和平阿侯王仁，派使者予以逼迫，他們都自殺了。死的人數以百計，天下震動。大司馬護軍名叫褒的陳奏説："安漢公遇上兒子王宇犯下像管叔、蔡叔那樣的罪過，愛子之情雖深，但他爲了皇室的利益，不敢顧及私情。他考慮到王宇犯罪，感慨奮發寫了八篇文章，用以告誡子孫。應該把這些文章下發全國各地，命令學官用來教授給學生。"這件事下達給各大臣，他們請求命令全國凡能背誦安漢公誡子孫書的官員，把他們記録在官府檔案中，把安漢公之文當《孝經》一樣來看待。

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爲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

元始四年春季，在郊外祭天，同時配祭高祖，在宗廟中祭祀上帝，同時配祭孝文皇帝。四月丁未日，王莽的女兒被立爲皇后，宣布大赦天下。派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個人分别赴全國各地，考察社會風俗。

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爲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黄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群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户，黄金印赤韍。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户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視事邪？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韍，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黄郵、召陵、新野之田爲入尤多，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爲公也。功顯君户，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户，甚少矣。忠臣之

太保王舜等人上奏說："《春秋》列舉功德的大義，最高的是樹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業，再次是著書立說，衹有德行最高尚的大賢人纔能做到這些。對於作臣子的，就是生前得到最大的賞賜，死後成爲人們景仰的大臣，殷商的伊尹，周朝的周公就是這樣的人。"一時之間百姓上書的有八千多人，都說："伊尹做阿衡，周公做太宰，周公享有七個兒子的封爵，得到了超過上公的賞賜。應該按陳崇所說的辦。"奏章下發主管官員，主管官員請求"歸還以前加封的二縣以及黄郵聚、新野縣的田地，用伊尹和周公的稱號，給安漢公加封宰衡的稱號，位居三公之上。屬吏的俸禄是六百石。三公上書宰衡奏事，開頭要說'冒昧地說'。官員們不得與安漢公同名。外出時隨從期門親兵二十人，羽林騎兵三十人，前後各十輛大車。他的母親封爲功顯君，賞賜封地二千户，佩戴黄金印章繫着紅色絲帶。賜封他的兒子二人，王安做褒新侯，王臨做賞都侯。增加皇后的聘禮三千七百萬，合成一億，以表明禮儀的隆重。"王太后來到前殿，親自賜封。安漢公在前拜謝，兩個兒子在後拜謝，如同周公的舊例。王莽叩頭推讓，出宫後呈奏賜封的事，表示衹接受給母親的封號，而要退還王安、王臨的印信以及爵位封地。事情下交太師孔光等人，都說："賞賜不足以當功績，謙虚節儉，退避禮讓，是安漢公一貫的品德，一定不能相依。"王莽要求進見太后，堅決辭讓賞賜。王太后下詔書說："安漢公每次朝見，都磕頭流淚堅決推辭，現在上書稱病，是應該接受他的推讓，讓他處理政事呢？還是應該執行對他的封賞，讓他退歸自己的府第呢？"孔光等人說："王安、王臨親自接受了印信，策封的爵位、稱號已經通告上天，這個事實明明白白。黄郵聚、召陵縣、新野縣田地的收入更多，都衹和安漢公有關，他打算自我克制來促

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

成國家的風化，應該可以同意。天下安定政治清明應該實現，宰衡的官爵不能世襲。增加的彩禮錢是爲表示尊重皇后，不是爲了安漢公。功顯君的食邑，止於自身不能繼承。褒新、賞都兩國共有三千户，爲數很少。忠臣的操守，也應該自我克制，以此申明君主賞罰有信的道理。應該派遣大司徒、大司空拿着符節、捧着制書，詔令安漢公儘快入朝理政。命令尚書不要再接受他的辭讓奏章。”孔光等的奏章得到了認可。

莽乃起視事，上書言：“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宫；庚申拜爲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爲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爲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爲新都侯，號爲安漢公，官爲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臣愚以爲，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内爲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韍如相國，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怍而退，雖文王却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黄門、期門羽林。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言之”。

王莽於是出來處理政事，上書説：“臣在元壽二年六月戊午日發生事變的夜裏，憑新都侯的身份被引進未央宫；庚申日被任命爲大司馬，湊數擔任三公的職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日被任命爲太傅，賞賜臣安漢公的稱號，空占了四輔的官位；今年四月甲子日又被任命爲宰衡，身居上公之位。臣自己考慮，爵位是新都侯，稱號是安漢公，官銜是宰衡、太傅和大司馬，爵位尊貴、稱號尊顯、官職重要，一個人身受五項大的榮譽，實在不是臣下我所能勝任的。根據元始三年的調查，全國的收成已經恢復正常，職官應當都恢復設置。《穀梁傳》上説：‘天子的大臣，權力通達全國。’臣認爲宰衡應該把匡正百官治理天下作爲自己的責任，而却没有印信，名不符實。臣没有兼任數職的才能，現在朝廷既然失誤地任用了臣，臣請求御史刻宰衡的印章叫作‘宰衡太傅大司馬印’，刻好後，授給臣，臣就上交太傅和大司馬的印信。”王太后下詔説：“可以。所刻印章的繫帶可仿照相國的印紐，朕親自臨朝授予安漢公。”王莽於是又把所增加的彩禮錢一千萬，贈給長樂宫服侍王太后的隨從太監和宫女。太保王舜上奏説：“百姓聽説安漢公不接受千乘侯國的封土，拒絶了一萬斤黄金的聘銀，散發財産施捨他人數以千萬計，没有不表示景仰的。蜀郡男子路建等聽了這事就不再打官司，慚愧地退讓而去，即使是周文王感化虞、芮兩國國君，使他們自行終止田地分争而退讓，也不過如此。應該將這件事情頒布天下。”奏章得到了認可。宰衡外出，前後各有十輛大車跟隨，隨從有當值理事的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黄門、期門護衛親兵

和羽林軍。宰衡常常手中拿着符節，在停留的地方，由謁者代拿。宰衡的屬員俸禄六百石，三公向宰衡奏報時自稱“冒昧地說”。

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説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説云。群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于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兹，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并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

這年，王莽提議興建明堂、國立太學、御用天文臺，給學生修建宿舍一萬餘間，修建市場、常滿倉，規模很壯觀。在太學開設《樂經》課，增加博士名額，每一種經書各有五人講授。徵召全國精通一門經學的教授十一人，以及收藏有散佚的《禮經》、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音樂、月令曆法、兵法、《史籀篇》文字，通曉它們意義的人，都前往公車衙門。收羅天下有特殊才能的學生，來的人前後數以千計，都讓他們在朝廷上記録下自己的見解，打算用他們來糾正荒謬，統一各種不同的説法。大臣們上奏説：“當年周公輔佐繼位的幼主成王，據有上公的尊貴地位，可是仍然用了七年時間纔使法令禮制得以確定。明堂和國立太學已毁壞廢棄上千年，没人能興修重建，而今安漢公出身於一般貴族家庭，輔佐陛下執政，至今纔四年，功德就已十分顯著。他在八月十六庚子日接受朝廷的使命，拿着分派功役的書簿親自部署修建工程，第二天辛丑日，儒生和老百姓們聚會，十萬人集合在一起，正常施工二十天，就大功告成了。就是唐堯、虞舜舉行建設，周公營造成周城，也不過如此。宰衡的地位應該在那些諸侯王之上，應當賞賜他五匹絲帛外加玉璧，以及像大國君王的乘車和安車各一輛，純色的黑馬八匹。”王太后下詔説：“可以。應該議論賜給九種器物的方案。”

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

當年冬季，大風把長安城東門上的屋瓦幾乎全部揭掉。

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餘皆益户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

元始五年正月，在明堂裏合祭遠近祖先的神主，有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一百二十人，皇族子弟九百多人應徵陪同皇上祭祀。祭禮結束，賜封孝宣帝的曾孫劉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其他人都增加封地民户，賜封爵位，金錢和絲帛的賞賜各有差别。這時，官吏和百姓因爲王莽不接受新野縣的田地而上書的，前後達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以及諸侯王、公爵、列侯和皇族被召

安漢公。

於是莽上書曰：

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并轃，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於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爲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慚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污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群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群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群公之故也。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内平之。即有所間非，則臣莽當被詿上誤朝之罪；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

見的，都叩頭說，應該從速給安漢公增加封賞。

於是王莽上書說：

臣以外戚的身份，超越等級空占官位，未能稱職。俯伏思念陛下的聖德純樸，順應天意，符合古訓，制定禮法去治理百姓，創作樂教去改變風俗，天下來朝，所有蠻夷都來歸附朝廷，告别離去的那天，沒有人不落淚。如果不是出自内心，難道可以用空話招致？從諸侯王以下直到官吏、黎民百姓，都知道臣王莽上面跟陛下有親屬關係，又身居要職，每次歌功頌德，總要順帶說到臣王莽。我看到諸侯在您面前提到這些事時，總是感到慚愧。我雖然生性愚鈍鄙陋，却有自知之明，德行薄而官位高，能力小而責任大，朝夕恐懼顫栗，常常擔心玷污朝廷。現在天下太平，風氣整齊劃一，所以外族歸服，都是由於陛下的聖明德行所致，太師孔光、太保王舜等人輔佐朝政，協助治理的結果，各位卿大夫沒有人不是忠臣良吏，所以能在五年的時間裏獲得這樣的政績。臣王莽確實沒有奇妙的計策和特殊的謀略。衹是秉承太后的聖旨，向下傳達，還不能領會十分之一；接受衆賢臣的籌措謀劃，向上彙報，還不能歸納十分之五。本當承擔辦事不力的罪責，之所以得能暫時保全性命，實在是上面多受陛下的庇蔭，下面依靠大臣們支持的緣故。陛下不耐煩衆多的奏議，總是把那些奏章下交議事的官吏。臣王莽先前打算立即上書請求您予以制止，又擔心他們總是不肯停止。現在祭禮已經舉行，參加祭禮的人都已告辭，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下交臣下討論的奏章都停止議論不要上報，讓臣王莽得以盡全力完成制禮作樂的事業。這件事辦成後，將其昭示全國，讓天下人來品評。如果有受到非議的地方，那麽臣王莽就當承擔牽累皇上貽誤朝廷的大罪；如果沒有其他責備，得以保全性命，賜准臣退休回家，給賢德的人讓路，這是我的個人願望。希望陛下同情憐憫纔好！

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於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歡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决，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群公以聞。究于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

甄邯等人稟告王太后，下詔書說："可以。衹是安漢公的功德光照全國，因此諸侯王、三公九卿、列侯、皇族、儒生、官吏和平民意見一致，連續守候在宮庭前，所以交下了他們的奏章。諸侯、皇族離去的那天，再次到宮門、宮殿前鄭重上奏，雖然已經明確告知解散，還是不肯離去。後來告訴他們初夏將實行這項賞賜，没有人不歡欣，高呼萬歲退去。現在安漢公每次進見，總是流淚磕頭説希望不要給予賞賜，如果實行賞賜就不敢擔任現在的職位。正當制禮作樂的工作還没有結束，事事須要安漢公作决定，所以暫且聽從他的意見。等到制禮作樂完成了，大臣們把情況報上來。對以前的議論加以深入研究，把賞賜九錫禮儀儘快報告上來。"

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聖瑞畢溱，太平已洽。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臣請命錫。"奏可。策曰：

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富平侯張純等九百零二人都說："聖明的帝王招納賢士，獎勵有才能的人，德高者權位高，功大者賞賜多。所以德高望重的大臣可以獲得九級上公的崇高地位，享受九種賞賜超過常等的榮譽。現在皇族外戚親愛和睦，百官公卿也已明確設立，四周各國友好和睦，百姓們善良和睦，祥瑞的吉兆到處都是，太平景象已廣泛出現。帝王的偉業没有比唐堯、虞舜更突出的，而陛下勝任得了；忠臣的豐功没有比伊尹、周公更顯著的，而宰衡配得上。這就是所謂人雖然不能同時，而功業却若合符節。謹用《六藝》適用於一般的原則，經文中所記載，《周官》、《禮記》還適用於今天情況的，擬定賞賜九錫的方案，我們請求陛下下令實行這一賞賜。"奏章被批准了。策書說：

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前公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發奸，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奸臣萌亂，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

元始五年五月庚寅日，太皇太后親臨前殿，請安漢公上殿，親自命令他道："您過來，耐心地聽取我的話。以前您侍奉保衛孝成皇帝十六年，進計獻策，竭盡忠心，建議嚴懲原定陵侯淳于長，從而制止了禍亂，揭露了奸邪，升作大司馬，職責是在朝中輔佐皇上。孝哀皇帝登上皇位，驕橫的妃妾想竊取太皇太后的尊號，奸佞的臣子企圖製造混亂，是您親自彈劾高昌侯董宏的罪行，改正原定陶共王母親超越名分的座次。從此

辭位，歸于第家，爲賊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奸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于公，引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天下和會，大衆方輯。《詩》之靈臺，《書》之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勛。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爲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乃遂及厥祖。於戲，豈不休哉！

之後，朝廷大臣討論商議政事，没有不根據經典的。後來您因病辭去大司馬的職位，回到府第家宅，被奸賊所陷害。回到封國之後，孝哀皇帝醒悟過來，又把您召回長安，到他病情加劇的時候，還没有忘記您，給您恢復了特進的職位。這天晚上發生突然變故，國家没有皇位繼承人，奸邪的臣子充斥朝廷，情况非常危急。我想安定朝邦的大計没有人比您更合適了，就把您召進朝中，當天就罷免斥退了高安侯董賢，片刻之間，忠於朝廷的政策就制定好了，國家的法紀得以實施。綏和、元壽年間，兩次遭遇皇帝辭世，很多事情都得到妥善處理，禍亂没有發生。輔佐我五年以來，人倫關係的根本得以糾正，天地的位置得以確定。恭敬地祭祀天地，按天時進行政務和農務，治理得井井有條；恢復了廢棄千年的體制，矯正了百代的失誤，全國祥和，大衆和睦。《詩經》記載的周文王在豐京建靈臺的事，《書經》記載周公營造雒邑的事，鎬京的體制，商邑的法度，到現在又復興了。宣揚先帝的偉大功勛，宣傳祖宗的美德，推行宣揚尊奉祖先配享上天的原則，好好設立郊祀、禘祀和宗祀的禮法，以發揚孝道。因此天下和諧，許多國家向往，那些蠻夷民族，不用召喚就自己前來，接受教化改變服飾，進獻珍寶，參加祭祀大禮。尋求古代的典章制度，依據聖人正道，遵循儒術、重視古代的傳統，凡事必見成效，凡事則恰到好處。具備了忠君孝親的正道高德，能和神靈相溝通，使祖先得到好的供奉。光輝照耀、燦爛輝煌，上天的符命多次降臨，全國人民精神振奮，共享太平。麒麟、鳳凰、神龜、黄龍，衆多吉祥的徵兆，出現了七百多次。於是制定禮制，創作樂教，有安邦定國的重大功勛。普天之下，把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您官居宰衡，爵位列於上公。現在給予九錫的賞賜，應當用來參加祭祀，設置文武百官，您所得到的殊榮終於光宗耀祖。嗚呼，豈不美哉？

於是莽稽首再拜，受緑韍衮冕衣裳，瑒琫瑒珌，句履，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胄一具，秬鬯二卣，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户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嗇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爲門衛，當出入者傳籍。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以楚王邸爲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祖禰廟及寢皆爲朱户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奏可。

因而王莽再次磕頭拜謝，接受了緑色的圍裙、禮服、禮帽和日常穿的衣裳，鑲着玉的佩刀，歧頭靴子，帶響鈴的輅車和四匹馬，懸垂九束綫子作裝飾的大龍旗，皮革做的武冠和白色戰袍，戎車和四匹戰馬，紅色弓箭，黑色弓箭，府門左邊豎着紅色的斧鉞，右邊豎着金色斧鉞，盔甲各一領，香酒兩卣，玉勺兩隻，象徵最高級官爵的九命青玉圭兩枚，允許安裝紅漆大門和營造檐内臺階。設置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家丞各一人，宗、祝、卜、史等官都設嗇夫，輔佐安漢公。在官署和私宅，虎賁勇士作門衛，要出入的人必須登記在册。從四輔、三公起，有事要進入官署和宅第，都要使用令符。把楚王駐京官邸作爲安漢公的府第，大加修繕整治，使之和周圍的警衛相通。祖宗的祭廟和寢廟都可以安裝紅漆大門并營造檐内臺階。陳崇又上奏説："安漢公祭祀祖先，從城門出去，城門校尉應該派騎士跟從。入城有門衛保護，出城有騎士跟隨，這是爲了尊重國家。"奏章得到了批准。

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絶南山，徑漢中。

這年秋天，王莽因爲他女兒王皇后有了生育的祥瑞徵兆，就開鑿子午道。子午道從杜陵開始，横穿終南山，直達漢中。

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謡，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爲市無二賈，官無獄訟，邑無盗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爲列侯。

八個風俗使者回來了，説天下風俗整齊劃一，他們僞造各郡、各封國民歌、民謡，歌功頌德，共有三萬字。王莽把它上奏，明確記載到文獻上。又上奏説市上物無二價，官府没有訴訟案件，城裏没有盗賊，郊外没有飢民，人們路不拾遺，實行男女不一同走路的制度，違反者衹受到象徵性的處罰。劉歆、陳崇等十二人都因爲修建明堂，宣揚教化，被封爲列侯。

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内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爲内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爲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

王莽既已實現了太平，北方感化了匈奴，東方招來了海外國家，南方懷柔了黄支，衹有西方還没有受到影響。便派遣中郎將平憲等多帶金銀財寶去招引塞外的羌人，讓他們獻出土地，表示願意歸屬漢朝。平憲等奏報説："羌人首領良願等部落，人口約一萬二千人，願意作我國的臣民，獻上鮮水海和允谷鹽池，平坦的土地和美麗的草原都交給漢朝人民，自己住到險要阻塞的地

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孰，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繭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内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絶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黄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爲臣妾，昔唐堯横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方，作爲我國的屏障。詢問良願歸降的用意，他回答説：‘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大仁大義，天下太平，五穀豐登，有的禾苗長到一丈多長，有的一個穀稈上結出三個穀穗，有的甚至并未播種，却自己長出莊稼，有的繭不必蠶吐絲就能自己織成，甘露從天而降，甜美的泉水從地下涌出，鳳凰因向往而飛來，神雀降落栖息。自從四年以來，羌人没有痛苦，所以希望并樂意歸屬漢朝。’應當及時安排他們的生産，設置附屬國統領保護他們。”事情交給王莽處理，王莽回奏説：“太后主持國務幾年來，恩惠廣泛傳播，祥和之氣充滿四方，很遠的地方和不同風俗的民族，無不向往德義。越裳氏經過輾轉翻譯進獻上白色的雉鷄，黄支從三萬里外進貢來活犀牛，東夷王横渡大海奉送國寶，匈奴單于順從我國的制度，去掉雙名，而今西域良願等又獻上土地甘作我國的臣屬，過去唐堯的聲威遠播四方，也不過如此。現在經謹慎查考我國已有了東海、南海和北海郡，没有西海郡，請接受良願等所進獻的土地爲西海郡。臣又聽説聖明的君王序列天文，規劃地理，根據山川形勢和民風來劃定州界。漢朝的版圖比唐堯、虞舜二帝和夏、商、周三王還要廣闊，共有十二州，州名和州界多不符合經書的記載。《堯典》説有十二州，後來定爲九州。漢朝開拓疆土達到極遠的地方，州牧定期巡察轄區，最遠的有三萬多里，不可以衹分爲九州。謹請用經書規定的原則訂正十二州的名分和州界，以求合乎禮法。”奏章被認可了。又增設法規五十條，違犯的人就把他們流放到西海郡去。被流放的人以千萬計，人民開始怨恨了。

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皆曰：“宜如慶言。”

泉陵侯劉慶上書説：“周成王少年時，稱作孺子，周公代理朝政。當今皇帝年紀還小，應該讓安漢公代行天子之事，像周公當年一樣。”衆位大臣都説：“應該按劉慶説的做。”

冬，熒惑入月中。

冬季，火星經過月球背面。

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

平帝生病，王莽寫了策書，到泰畤，替平帝祈禱平安，保住性命，他佩戴玉璧，捧着玉圭，願意用自己的性命代替平帝。他把策書收藏在保險櫃裏，放在前殿，告誡大臣們不要説出去。十

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托以爲卜相最吉。

二月間，平帝去世，宣布大赦天下。王莽徵召通曉禮儀的宗伯鳳等人參與決定讓全國六百石以上的官吏一律服喪三年。奏報太后，尊稱孝成帝廟爲統宗，平帝廟叫作元宗。這時元帝的後裔已全部死去，而宣帝的曾孫，活着的有現在當王的五人，作列侯的廣戚侯劉顯等四十八人，王莽嫌他們都已長大成人不易控制，便說："兄弟平輩之間，不能繼承帝位。"於是就選擇了玄孫中年齡最小的廣戚侯的兒子劉嬰，年僅二歲，藉口說他占卜、看相最吉利。

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群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托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群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爲安漢公采地，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

這個月，前輝光謝囂奏報武功縣長孟通疏浚水井，挖出一塊白石頭，上部是圓形，下部是方形，上面有朱紅色文字，寫着"通告安漢公王莽爲皇帝"。神秘的符命兆告從此開始了。王莽讓王公們把這件事稟告太后，太后說："這是欺騙天下人的，不能照辦。"太保王舜對太后說："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没有别的辦法，如果要阻止他我們已經無能爲力。再者，王莽并不敢有什麽野心，衹是想要一個代行皇帝職權的名義，加强權力，鎮服天下罷了。"太后聽後答應了。王舜等人就共請太后下詔說："聽說上天生下百姓衆生，不可能互相治理，給他們設立君主去統治管理他們。要是君主年齡幼小，一定要有人受委托去攝政，然後纔能承受上天的布施從而完成人世的教化，讓衆生健康成長。《書經》上不是說過嗎？'上天的職能，人們應該去代理。'朕在孝平皇帝幼年的時候，暫且統攝朝政，希望他長大成人，把政權交付給他。如今他短命而逝，嗚呼哀哉！已命主管官吏徵召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挑選合適的人繼承孝平皇帝的皇位。玄孫還在襁褓之中，如果没有品德最高尚的君子，誰能保護他？安漢公輔佐朝政已經三代，多次受到皇上的賞識，安定朝邦、光大了漢室帝王基業，統一了全國，發展到了制禮作樂的大好形勢，和周公所處的時代雖然不同，但接受的符命是相同的。如今前輝光謝囂、武功縣長孟通上報丹書白石的符命，朕仔細地思索其意，說'做皇帝'的意思，就是代行皇帝的職權。有了法制成功就容易，不是聖人就不能建立和完善法制。應

於是群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説也。《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説。時武王崩，縗粗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祚，服天子韍冕，背斧依于户牖之間，南面朝群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群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决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托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官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

當讓安漢公登上皇位，代行皇權，仿照周公的成例，把武功縣作爲安漢公的采邑，起名叫漢光邑。至於需要什麼典禮儀式，有關官吏要上報。"

於是大臣們上奏説："太后的聖德昭示於全國，深刻領會到上天的旨意，下令安漢公居位攝政，代行皇權。臣等聽説周成王年齡幼小，周朝的治國之道未行，周成王不能恭敬地侍奉天地，繼承和發展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事業。周公權衡當時的形勢，居位攝政，於是周朝的治國之道得以確立，王族得到了安全；如果不居位攝政，就恐怕周朝會違背上天的旨意。《書經》説：'我們的繼承事業的子孫，很不能恭敬地服事天地，斷絶失去先王的光大之道，卿大夫的家臣不知承受天命的不容易。天應輔助誠信的人，纔不會失去天命。'解説經義的文章説：周公戴着天子的龍冠，坐北向南接受臣子們的朝見，發號施令，常把自己的意圖稱作周王的命令。召公是賢人，不瞭解聖人的意圖，所以不高興。《禮記·明堂記》説：'周公在明堂接見諸侯，像天子一樣，背靠着畫有斧形的屏風面向南站着。'説的是'周公站在天子的地位，經過六年的時間，接見諸侯，制定禮制，創作樂教，從而使天下人心悦誠服'。召公不高興。當時武王剛去世，作爲喪服的斬縗没有解除。從這一點來説，周公開始攝政就居於天子之位，并不是六年之後纔登上東階就位行事的。《書經》失散的《嘉禾篇》説：'周公捧着香酒站在堂前東階上，迎接大臣升階登殿，贊辭説："代理國王總理朝政，盡力使全國各方面的關係和諧，"'這是周公代理朝政時，司儀的人所稱道的。周成王成年後，周公就交還了政權。《書經》上説'朕把明君的權力歸還給您'，周公常把自己的意圖稱爲周王的聖命，獨立自主地處理政務，不請示彙報，所以説我把明君的權力歸還給您。我們請求安漢公坐上皇位，代行職權，身着皇帝的服裝，頭戴龍冠，背靠擺設在門窗之間的斧形圖案屏風，面向南方接受群臣的朝拜，處理政務。他出入經過的地方要戒備清道，禁止通行，平民和大臣對他自稱奴僕，全都照天子的禮制辦。在京郊祭祀天地，在皇家大堂祭祀祖

攝。

宗，在宗廟祭祀祖宗，祭祀各種神靈，贊辭稱安漢公‘假皇帝’，平民和臣子則稱他‘攝皇帝’，而他自稱‘予’。公平處置朝廷事務，常用皇帝詔書的形式，稱爲‘制書’，以秉承和順應上天的苦心，輔佐協助漢朝皇室，維護孝平皇帝幼小後嗣的安全，成就了受委托居位攝政的大義，使治國安邦的教化得到興盛。但他朝見太皇太后、孝平皇后時，都要恢復臣子的禮節。他可以在自己的官署、宅第、封國、采地獨立自主地施行政治教化，按照諸侯禮制的成例辦理。我們冒死罪請求。”太后下詔說：“可以。”第二年，改年號叫居攝。

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

居攝元年正月，王莽到長安南郊祭祀天神，到東郊迎接春季的來臨，在明堂舉行大射禮，招待三老、五更，典禮結束後就回去了。設置柱下史五人，俸禄同御史一樣，讓他們旁聽王莽處理朝政，侍立兩旁分别記録他的言行。

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爲太傅左輔，甄豐爲太阿右拂，甄邯爲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

三月己丑日，立宣帝玄孫劉嬰作皇太子，號稱孺子。任命王舜作太傅左輔，甄豐作太阿右拂，甄邯作太保後承。又設置四少官位，俸禄都是二千石。

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耻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内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曰：

四月，安衆侯劉崇與他的丞相張紹商量說：“安漢公王莽獨裁朝廷政事，必定要危害劉姓皇族。天下反對他的人，竟没人敢於先行動，這是皇族的耻辱。我率領同族的人先動手，全國一定都會響應。”張紹等跟隨他的有一百多人，於是進攻宛城，没有攻進去就失敗了。張紹是張竦的堂兄。張竦和劉崇的遠房伯父劉嘉到皇宫自首待罪，王莽赦免他們，没有加罪。張竦就替劉嘉寫奏章說：

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絶，宗室幾棄。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遮捍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爲始，登用九族爲先。并録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絶屬，存亡續廢，得比肩首，復爲人者，嬪然成行，所以藩

建平、元壽年間，皇統幾乎中斷，皇族幾乎遭到廢棄。幸賴陛下的聖明德行，艱辛救助和維護扶持，國家的命運得以重新延續，皇族看到了新希望。到朝廷總理政務，發號施令，從皇室開始，用人首先考慮九族。也録用封賞旁支親屬，設立王國、侯國，面向南方稱王稱侯的人，要用百數計算。挽回了絶滅的封國，使滅亡的得以存在、廢棄的得以延續，因而得以獲得同等地

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群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嘆，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絶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凡以爲天下，厚劉氏也。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

位，重新成爲達官貴人的，多得排列成行，這都是爲了維護漢朝，輔佐漢室皇族。修建太學，設立舉行會典的明堂，頒布上天的法則，流傳聖人的教化，讓全國的王侯來朝拜，顯揚文治聖德，對皇族諸侯，都增加封地。天下景仰，伸頸遥望贊嘆，頌者塞途頌聲充耳。國家之所以能獲得這樣的佳譽，得到這樣的美名，享受這樣的洪福，贏得這樣光榮的原因，難道不是太皇太后日夜的思慮，陛下朝夕的思慮嗎！爲什麽這樣説呢？遇到紛亂就整頓朝綱使它太平，遇到危險就讓它得以平安，遇到災禍就使它引來幸福，遇到皇統中斷就擁立新皇帝來繼承，遇到幼主就替他承擔責任，從早到晚忙忙碌碌，從冬到夏勤勤懇懇，没時間休息，孜孜不倦，都是爲了天下人，爲看重劉氏江山。我們臣下不論聰明的和愚鈍的，老百姓不論男女，全曉得您的良苦用心。

而安衆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興兵動衆，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仇，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棄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爲計若此，豈不悖哉！

然而安衆侯劉崇却獨自懷着謬亂的心思，從事叛逆的謀劃，興師動衆，打算危害帝室和國家，他的惡行令人耳不忍聞，罪過大到殺了他都不能抵其罪，確實是臣子的仇人，皇族的敵人，國家的蟊賊，天下的禍害。因此親屬震驚而控告他的罪行，百姓潰敗背叛而抛棄他的兵器，他前進不到半步，便敗退而遭到禍殃。百歲的母親，剛會笑的嬰兒，同時斬殺斷頭，頭被懸挂在竹竿末端，珠玉耳環還吊在耳朵上，金銀、珠寶首飾還在身上，打這樣的主意，難道不荒謬嗎？

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宫室以爲污池，納垢濁焉，名曰凶虚，雖生菜茹，而人不食。四墻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辨社諸侯，出門見之，著以爲戒。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

我聽説古時候對叛逆的封國，在已經討伐和嚴懲之後，就掘毁其宫殿成爲池沼，讓它蓄積污水，叫做凶墟，即使長出蔬菜，人們也不吃它。在它的祭土神社四周砌上墻壁，用竹席覆蓋住上面，遮蔽住下面，以便隔塞不通陰陽之氣。把對安衆侯封國神社的處治方式通報各王侯，讓他們在各自封國内各自仿造一個，出門可見，以爲借鑒。當今天下臣民聽到劉崇叛亂的消息，全打算撩衣

門，仆其墻，夷其屋，焚其器，應聲滌地，則時成創。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爲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猪崇宫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

執劍去叱責他。那些先到的人，就會砍斷他的脖子，捅破他的胸膛，劈開他的軀體，切割他的肌肉；後到的人，就想砸碎他的屋門，推倒他的墻壁，鏟平他的房屋，燒毁他的器具，應聲塗地，即時成爲創傷。而皇族尤其痛恨他，説到他必定咬牙切齒。什麼道理呢？是認爲他背叛恩情道義，而不瞭解深厚的德澤是怎麼來的。皇族住的地方有的相距很遠，劉嘉幸好得以首先聽到，説不盡滿腔憤怒之情，願意作爲皇族的表率，父子兄弟背着竹筐、扛着鐵鍬，奔赴南陽，掘毁劉崇的宫殿，使它成爲污水池，以符合古時對叛逆者的處罰。并拆毁劉崇祭祀土地的神社，讓它像亡國的亳社一樣，把他神社中的祭器賞賜給各王諸侯，用來永遠作爲借鑒。希望把我的意見交給四輔和公卿大夫們討論，以表明我朝的好惡，昭示天下。

於是莽大説。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牙，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仇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户千封嘉爲帥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内侯。”後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鬥，不如巧爲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污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污池云。

因此王莽十分高興。三公九卿説：“都應該照劉嘉説的辦。”王莽禀明太后下詔書説：“劉嘉父子兄弟，雖然與劉崇有親屬關係，可是不敢偏私，有的看見叛亂即將發生，就相繼告發他，到叛亂形成，都一致把他當作仇敵看待，這符合古時的制度，忠孝的思想非常鮮明地表現出來。應該把杜衍縣的一千户賜封劉嘉作帥禮侯，劉嘉的七個兒子都賞賜關内侯的爵位。”後來又賜封張竦爲淑德侯。長安人把這件事編成俗語説：“要想得封，找張伯松；拼命戰鬥，不如巧妙上奏。”王莽又封賞南陽郡有功勞的官吏和百姓一百多人，把劉崇宫殿住宅掘毁使其成爲污水池。以後凡是圖謀造反的人，都掘毁他的宫室使之成爲污水池。

群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内。”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

衆位大臣又禀告説：“劉崇等人之所以謀反，是因爲王莽的權力仍然太輕。應該加重他的權位使他能鎮服天下。”五月甲辰日，太后下令王莽朝見她時可自稱“假皇帝”。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冬季十月丙辰朔日，發生了日食。

十二月，群臣奏請：“益安漢公宫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厩、厨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

十二月，群臣上奏請求道：“增加安漢公的官署和家吏，設置率更令，廟長、廟丞、厩長、厩丞、厨長、厨丞，中庶子，和虎賁勇士以下一百

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攝宫。”奏可。

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爲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説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爲同心侯，林爲説德侯，光孫壽爲合意侯，豐孫匡爲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户。”

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

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

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并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黄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

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奔命，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絶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厄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拒之。以太保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

多人，又設置衛士三百人。稱安漢公的官署爲攝省，官衙爲攝殿，宅第爲攝宫。”奏章被認可了。

王莽稟明太后下詔書説：“原太師孔光雖然已經薨逝，他的功績已得到排列。太保王舜、大司空甄豐、輕車將軍甄邯、步兵將軍孫建都爲招進單于出謀劃策，又主持修建觀天象的靈臺、行大典的明堂、中央太學和四郊祭壇，定立制度，開通子午道，與宰衡同心同德，齊心合力，功德卓著。賜封王舜的兒子王匡作同心侯，王林作説德侯，封孔光的孫子孔壽作合意侯，甄豐的孫子甄匡作并力侯。加賜甄邯、孫建封邑各三千户。”

這一年，西羌龐恬、傅幡等人怨恨王莽奪走他們的土地作爲西海郡，就反攻西海郡太守程永，程永逃跑了。王莽殺了程永，派遣護羌校尉竇況進擊西羌。

居攝二年春季，竇況等人打敗了西羌。

五月，鑄造新貨幣：錯刀，一枚值五千錢；契刀，一枚值五百錢；大錢，一枚值五十錢，與五銖錢同時流通。民間有很多人私鑄貨幣。於是下禁令從列侯以下的人不准私自携帶黄金，送交御府的可以得到相等的代價，可是交出黄金的人却始終没有得到同等代價的錢幣。

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趁着總試騎士的那天，集結戰車、騎兵，調動應急部隊，擁立嚴鄉侯劉信當皇帝，發送檄文到各郡、各封國，指責王莽“毒死平帝，代理皇帝職位，想要斷絶漢朝江山，現在我奉天命，討伐王莽。”各郡各封國動摇起來，翟義的軍隊有十多萬之衆。王莽驚慌恐懼得吃不下飯，晝夜抱着孺子到郊祀祭壇和宗廟禱告，仿照《周書·大誥》寫了篇策書，派遣諫大夫桓譚等人頒布天下，曉諭自己代理皇位將來會把政權歸還給孺子的意圖。派遣王邑、孫建等八位將軍攻擊翟義，分别駐扎在各處關口，守護險要地方。槐里縣男子趙明、霍鴻等人起兵響應翟義，互相密謀説：“將領們和精鋭部隊都東征去了，京城空虚，我們可以進攻長安。”軍隊漸漸多起來，發展到將近十萬人，王莽害怕了，派遣將軍王奇、王級率軍抵擋他們。任命太保甄邯爲大將軍，在高帝廟授予他斧鉞，率領全國的軍

隊，左手持節，右手握着斧鉞，駐扎在長安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在宮中巡視。

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司威陳崇使監軍上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决矣。"莽大說。

十二月，王邑等將領在圉縣擊敗了翟義。司威陳崇被派去做監軍，上奏書說："陛下承奉上天大法，心與寶龜相合，接受天命，預知成敗，神妙莫測的計策都成功了，這就叫高明堪與天公相配。高明堪與天公相配的君主，就能改變人的精神狀態，說話就能使萬物運動，做事就能改變社會風氣。臣陳崇俯伏拜讀詔書下達的日期，暗中計算事態發展的過程，陛下的思慮剛一萌發，反賊就不斷受挫；剛開始寫詔書，反賊就完全失敗；制書剛剛下達，反賊就統統被斬殺。將領們來不及一致露出他們的鋒芒銳氣，臣陳崇來不及獻出自己的全部愚見，而事件的結局就已見分曉。"王莽十分高興。

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

居攝三年春季，發生了地震。王莽宣布大赦天下。

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於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為亡道，殘滅諸侯以為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

王邑等人回到京師長安，向西與王級等人合兵攻打趙明、霍鴻，把他們全都打敗消滅了，這些話記載在《翟義傳》裏。王莽在未央宮白虎殿大擺酒宴，犒賞衆將軍。詔令陳崇審核軍功，區分他們的高低等級。王莽便上奏章說："聖明的時代，國家賢人輩出，所以唐堯、虞舜的時候，可以挨家挨户封賞，等到功業和大事完成，就要按功勞加以封賞。至於傳說夏禹在塗山大會諸侯，携帶玉帛等禮物參加的就有萬國，諸侯拿着玉，附屬國拿着帛。周武王大會諸侯於孟津之上，還有八百諸侯參加。周公攝政，舉行郊祀讓后稷配享上天，在明堂舉行宗祀讓文王配享上帝，因此地方官員各自拿着他們的貢品前來參加祭典，大概有一千八百諸侯。《禮記·王制》記載有一千七百多個國家，因此孔子在《孝經》裏說：'不敢遺漏一個小國的臣子，更何況對於公侯伯子男呢？所以能贏得萬國的歡心來祭祀他的先王。'這是天子的孝道。秦朝暴虐無道，消滅諸侯建立郡縣，想要獨享天下的利益，所以祇有兩代就亡國了。高祖皇帝承受天命，消滅殘賊，考核功績，實行封賞，建立諸侯國幾百個，後來漸漸衰落，剩下來的寥寥無幾。太皇太后親自主

郡，反虜流言東郡，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説，無其文。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當賜爵關内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爲號，槐里以"武"爲號，翟義以"虜"爲號。

持大政方針，廣泛地封賞有功勛和德行的人，鼓勵人們積德行善，使滅亡的諸侯國復興，使斷絶了後代的族屬得以延續，永遠保持下去，因此廣泛深入的教化到處傳播，早晚間就要完成。遇上羌寇危害西海郡，叛賊在東郡造謡惑衆，反賊在西部國土惑亂民衆，忠臣孝子没有不憤怒的，大軍所到之處，全部滅絶，都完全服罪，天下都安寧了。現在制定禮制、創作樂教，客觀地考察周朝的爵位分五等，封地分四等，有明確文字記載；殷朝的爵位有三等，傳有其解説，經無其正文。孔子説：'周朝的制度是借鑒夏、商二代的制度而建立的，它是多麽豐富美好啊！我擁護周制。'我請求衆將領應當獲得爵位和封邑的，爵位分五等，封地分四等。"奏章被認可了。於是受封的人高的是侯爵和伯爵，其次是子爵和男爵，應當賜封關内侯的改爵位名叫附城，共有幾百人。攻打西海郡的用"羌"字作爲稱號，攻打槐里縣的用"武"字作稱號，攻打翟義的用"虜"字作稱號。

群臣復奏言："太后修功録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祚，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宜進二子爵皆爲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爲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褒新公，封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群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爲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

大臣們又上奏道："太后稱許有功的人，記録有德的人，遠的上溯千年，近的就在當朝，有的人因爲有文德受封賞，有的人因爲有武功而得封爵，不論資歷深淺和功德大小，没有不受封賞的。而今安漢公代理皇帝背靠斧形圖案屏風，登上皇位攝政，應該不同於擔任宰衡總理朝政的時候，制禮作樂雖然尚未完全完成，應該晋升他兩個兒子的爵位爲公。《春秋》上講'喜愛好人及於他的子孫'，'賢人的後代，應該享有土地'。周成王賜封周公的六個庶子，使其都有封地。還有漢朝著名丞相蕭何、知名大將軍霍光等人，都恩及旁支親屬。對於他侄子王光，可以先封作列侯；他的孫子們，待到制禮作樂全部完成，大司徒、大司空報上名單，照從前的詔書辦理。"太后下詔説："進升代皇帝的兒子褒新侯王安當新舉公，賞都侯王臨當褒新公，賜封王光爲衍功侯。"這時候，王莽交還了新都國，大臣們就又禀告要求賜封王莽的孫子王宗爲新都侯。王莽已經消滅了翟義，自認爲威望德行一天比一天興盛，得到天意人心的幫助，於是謀劃起登上真皇

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殷成湯既没，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没，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漢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秘府，會群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日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兹！綱紀咸張，成在一匱，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爲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爲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爲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爲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吊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吊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爲主，服喪三年云。

位的事來了。

九月，王莽的母親功顯君去世，他的心思不在於表示哀痛，讓太后詔令有關部門討論他的喪服問題。少阿、羲和劉歆和博士、衆儒生七十八人都說："居位攝政應當統率天下臣民完成上天的使命，發揚光大帝業王道，建立健全法紀和制度，安定全國的局面。從前殷商的成湯去世後，而太子又早已夭亡，他兒子太甲年少幼稚，不明事理，伊尹把他流放到桐宮而居位攝政，來振興殷商的國道。周武王去世後，周朝的道統還没確立，周成王年紀幼小，周公維護成王而居位攝政，來完成周朝的道統。因此殷商有整齊肅穆的教化，周朝有刑罰不用，囹圄空虚的功業。現在太皇太后接連遭遇皇室處於逆境，委任安漢公主管監督百官，公平治理天下。遇上孺子年少，不能恭敬地事奉天地，蒼天降下祥兆，出現了丹書白石的符命，因此太皇太后奉天法、明天意，詔令安漢公居位攝政、代行皇權，將要靠他來完成大漢朝的偉業，和唐堯、虞舜、夏、商、周媲美。代皇帝於是開放秘府，召集衆儒士，制禮作樂，終於制定了百官公卿的制度，很好地完成了上天的使命。他高明慧心觀察周詳，卓越獨到的見解，發掘出了周朝的禮制，從而明確了繼承和借鑒的根本，奉天法查古制，加以删減和增補，猶如仲尼欣賞《韶樂》，猶如太陽月亮的高不可攀，要不是聖達明哲之至的人，誰能如此？總綱要領都已設立，成功在即，這就是用來扶助大漢朝，安定百姓的功效。現在功顯君辭世而去，《儀禮》上說'庶子做了繼承人，爲他的生母守緦麻服。'傳文說'跟父親和嫡母成了一個整體，就不敢爲自己的生母守喪了。'代皇帝靠聖明的德行，秉承皇天的旨意，接受太后的詔令居位攝政、代行皇權，繼承漢朝的嫡傳，對上承擔事奉天地、治理國家的重任，對下要爲全國人民操勞擔憂、日理萬機，不能够顧及他的生母。所以太皇太后立他的長孫，使他當新都侯，作爲哀侯的後嗣。這表明代皇帝與尊貴的漢室宗親成爲一體，要恭敬地主持宗廟的祭禮，供奉贍養太皇太后，不能够爲他的生母穿喪服了。《周禮》上說：

‘君王爲諸侯穿緦縗服’，‘龍冠上加上環繞而成的孝帶’，同姓諸侯用麻帶，異姓諸侯用葛帶。代皇帝應當替功顯君穿緦縗服，冠帽上面加上用麻環繞而成的孝帶，如同天子吊唁諸侯的喪服，以順應聖王的制度。”於是王莽實行了上述辦法，總共一吊兩會的喪禮過程，讓新都侯王宗作主喪人，服守三年的喪服。

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爲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令光子嘉嗣爵爲侯。

司威陳崇奏稱，衍功侯王光私下告訴執金吾竇況，教竇況替他殺人，竇況把那個人逮捕，判處死刑斬首。王莽大怒，嚴厲責備王光。王光的母親說：“你看自己的身份和王宇、王獲中哪一個親近？”母子倆因而自殺，連竇況也都死了。起初，王莽用侍奉母親、奉養寡嫂、撫育侄兒得到了好名聲，等到後來狂妄暴虐，又用這來顯示公正無私。讓王光的兒子王嘉繼承爵位當了衍功侯。

莽下書曰：“遏密之義，訖于季冬，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

王莽下書說：“禁止奏樂的規定，到今年臘月歲尾終止，明年正月祭祀天地，所有的樂器都可以演奏。諸侯王、三公九卿、士大夫，所采用的音樂分幾等？五聲八音，每一條各是什麽？應該和所屬儒生各自盡力思考，詳盡陳述它們的意義。”

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大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托，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

這一年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官臧鴻等奏報符命。劉京說齊郡忽然冒出一眼新井，扈雲説巴郡發現了一頭石牛，臧鴻説扶風雍縣發現仙石，王莽都欣然接受了。十一月甲子日，王莽上奏章給太后說：“陛下最聖明了，遇到皇家處於逆境之時，碰上漢朝傳位十二代二百一十年的危險命運，承受上天威嚴的命令，詔令臣王莽居位攝政，代行皇權，接受輔弼孺子的委托，肩負天下的重望。臣王莽兢兢業業，惟恐不稱職。皇族廣饒侯劉京上書說：‘七月中旬，齊郡臨淄縣昌興亭亭長辛當一夜作了幾個夢，夢見有人對他說：“我是天帝的使者。天帝派我來告訴亭長：‘代皇帝應當成爲真正皇帝。’你如果不相信我，這個亭驛裏會出現一眼新井。”亭長早晨起來看亭中，確實有一眼新井，深入地下將近一百尺。’十一月壬子日，正當建辰交冬至，巴郡的石牛，戊午日，雍縣的石文，

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視説。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爲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臣莽以爲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群臣博議别奏，以視即真之漸矣。

都送到了未央宫前殿。我與太保安陽侯王舜等人前去觀看，忽然間天空颳起大風，塵土飛揚，天昏地暗，等到風停了，在兩石之前看到銅製的符信和用縑帛書寫的圖畫文字，内容是：‘上天通告皇帝的符命，進獻的人可以封侯。承受天命，執行神令。’騎都尉崔發等人看了全文并解説它的含義。以及從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日下詔書，改爲太初元將元年，考察孝哀帝改元的經過情形，甘忠可、夏賀良的神秘預言預兆書藏在蘭臺。臣王莽認爲元將元年的意思，就是大將居位攝政改元的預兆，到今天應驗了。《尚書·康誥》記載‘王周公這樣説道：“諸侯之長，朕的弟弟，小子姬封。”’這是周公居位攝政時被稱爲王的記録。《春秋》描述魯隱公不説即國君位，因爲他是代理魯君。這兩部經書是周公、孔子所編定，都被後人效法。孔子説：‘怕天命，怕地位尊貴的人，怕聖人之言。’臣王莽怎敢不秉承執行呢！我請求在恭敬地事奉神祇和祖宗神廟，奏報太皇太后、孝平皇后時，都自稱假皇帝。而在向全國發號施令，天下臣民陳奏或議政時，都不説是‘代理’。把居攝三年作爲初始元年，計時的漏刻改爲一百二十度，用以順應天命。臣王莽一定日夜培養教育孺子，使他能和周成王相媲美，把太皇太后的聲威德行傳播到四面八方，希望他們富足并有教化。等到孺子成年加冠之後，就把皇帝的權力歸還給他，像周公當年那樣。”奏章得到了認可。廣大平民得知他信奉符命的事，示意衆大臣廣爲議論，分别奏報太后，這顯示了登上真皇位的發展趨勢。

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

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計劃一同劫持王莽，擁立楚王做皇帝。被發覺，處死。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黄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爲十一人，皆署官

梓潼縣人哀章在長安求學，一向品行不端，喜歡吹牛皮説大話。他看到王莽已經代行皇帝大權，就做了一隻銅櫃，寫了兩道封書題簽，其中一張寫着“天帝行璽金匱圖”，另一張寫着“赤帝行璽某傳予黄帝金策書”。所謂某，就是漢高祖劉邦的名稱。文書説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應按上天旨意行事。圖和書都寫着王莽的八個大臣，又取好了名字王興、王盛，哀章便自己從旁

爵，爲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黄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宫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黄，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旛皆純黄，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改編捏造姓名，共是十一人，都署上官銜和爵位，作爲輔國佐政的大臣。哀章聽到齊郡新井和巴郡石牛的事下達了，就在當天黄昏的時候，身穿黄色衣服，提着銅櫃子到高帝廟，把它交給僕射。僕射把這件事報上去了。戊辰日，王莽到高帝廟接受天命禪位的銅櫃子。他頭戴王冠，拜見太后，回來坐在未央宫前殿，下詔書説："我德行淺薄，有幸是皇初祖考黄帝的子孫，皇始祖考虞帝的後裔，以及太皇太后的微末親屬。皇天上帝賜厚恩保佑，既定的天命讓我繼承大統，符命、圖書和文字，以及銅櫃裏的策書，都是神靈的指示，把天下千百萬百姓的命運托付給我。托赤帝漢朝高皇帝的神靈，秉承上天之命，禪讓皇位的金策書，我十分敬畏，敢不恭敬接受！在戊辰日，當定辰，我戴上皇冠，登上真龍天子的寶座，定國號叫新。應該改定正月朔日，改變車馬、服飾的顏色，更改祭祀用的牲畜的毛色，更换旗幟之類的標志，重定器具的形制。把今年十二月初一癸酉日作爲建國元年正月初一，以鷄鳴之時作爲一天的開始。車馬、服飾的顏色崇尚黄色，祭祀用的牲畜和正月建丑宜用白色，使節上用作裝飾的牦牛尾都采用純黄色，上寫着'新使五威節'，以顯示秉承皇天上帝的威嚴。"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韍，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日，王莽率領公侯卿士捧着新製的皇太后御璽，送上太皇太后，遵從符命的意思，去掉了漢朝的名號。

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爲皇后。本生四男：宇、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爲皇太子，安爲新嘉辟。封宇子六人：千爲功隆公，壽爲功明公，吉爲功成公，宗爲功崇公，世爲功昭公，利爲功著公。大赦天下。

原先，王莽娶了宜春侯王家的女兒，立她作皇后。本來生了四個兒子：王宇、王獲、王安、王臨。有兩個兒子早些時候被處死了，王安很有點糊裏糊塗的樣子，便把王臨立爲皇太子，把王安封爲新嘉辟。賜封王宇的兒子六人：王千爲功隆公，王壽爲功明公，王吉爲功成公，王宗爲功崇公，王世爲功昭公，王利爲功著公。宣布大赦天下。

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曆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賓。於戲！敬天之

王莽便下策書命令孺子道："唉！你劉嬰，從前上天幫助你的始祖，已經傳遞了十二代，享有國家政權二百一十年，天命的曆數輪到了我。《詩經》不是説過嗎？'殷朝的後代成爲了諸侯，臣服於周朝，可見天命是没有一定的。'賜封你

休，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陰、鬲、重丘，凡户萬，地方百里，爲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并，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

爲定安公，永遠作新朝的國賓。哎喲！你要感激上天的好意，前去就你的公位，不要違背我的命令。”又説：“應當把平原縣、安德縣、漯陰縣、鬲縣、重丘縣居民總共一萬户，土地縱横各一百里，作爲定安公國。在你的封國裏建立漢朝祖宗的祠廟，跟周朝的後代同等看待，可以采用自己的曆法和車馬、服飾的顔色。世世代代服事你的祖宗，永遠依靠崇高的德行和卓著的功績，享受無窮後代的祭祀。把孝平皇后封爲定安太后。”宣讀策書完畢，王莽親自握着孺子的手，流着眼淚嘆息，説道：“從前周公代理王位，最後能够把明君的權力歸還周成王，現在我偏偏迫於上天的威嚴命令，不能够如自己的心意！”悲傷嘆息很久。中傅帶着孺子下了殿堂，向着北面自稱臣子。百官陪在旁邊，没有人不受感動。

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爲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爲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爲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是爲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爲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爲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餘皆拜爲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爲郡守，皆徙爲諫大夫。

又按照金櫃圖畫的説明，輔政大臣都舉行授任儀式。任命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爲太師，賜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爲太傅，賜封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爲國師，賜封嘉新公；廣漢郡梓潼縣人哀章爲國將，賜封美新公：這是四輔，位列上公。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爲大司馬，賜封承新功；丕進侯王尋爲大司徒，賜封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爲大司空，賜封隆新公：這是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爲更始將軍，賜封廣新公；京兆尹人王興爲衛將軍，賜封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立國將軍，賜封成新公；京兆尹人王盛爲前將軍，賜封崇新公：這是四將。總共十一公。王興是原城門令史。王盛是賣餅的。王莽按照符命找到這樣的姓名有十多人，這兩個人的相貌符合占卜和看相的要求，直接從平民起用，以顯示神奇。其他同姓名的人都授任郎官。這一天，授任卿大夫、侍中、尚書官職總共幾百人。各劉姓皇族擔任郡太守的，都調任諫大夫。

改明光宫爲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故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

把明光宫改爲定安館，讓定安太后住在那裏。把原大鴻臚官署作爲定安公住宅，都設置門

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

衛、使者監護管理。告誡保育人員和奶媽不准跟他談話，讓他經常呆在四壁合圍的小屋子裏，一直到長大，還不會叫出六畜的名稱。後來王莽把孫女王宇的女兒嫁給了他。

莽策群司曰："歲星司肅，東岳太師典致時雨，青煒登平，考景以晷。熒惑司悊，南岳太傅典致時奥，赤煒頌平，考聲以律。太白司艾，西岳國師典致時陽，白煒象平，考量以銓。辰星司謀，北岳國將典致時寒，玄煒和平，考星以漏。月刑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日德元厷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規，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殖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之文。

王莽頒發策書規定百官的職責説："木星要求莊敬，是東方的長官太師，負責實現雨水適時適量，青色的光輝滋潤萬物生育均平，考究日影和日規。火星要求明智，是南方的長官太傅，負責實現炎熱適時適度，紅色的光輝發展均平，考究聲音和曲調。金星要求安定，是西方的長官國師，負責實現乾燥適時適度，白色的光輝成長均平，考究度量和權衡。水星要求精明，是北方的長官國將，負責實現寒冷適時適度，黑色的光輝休養均平，考究星辰和漏刻。月亮象徵威刑，好像皇帝的左腿，即大司馬，負責實現武功要注意方正，效法矩尺，主管天文，恭敬地順從偉大的上天，謹慎地傳授人民生産的時節，鼓勵發展農業生産，使糧食獲得豐收。太陽象徵德政，好像皇帝的右臂，即大司徒，負責實現文治，要注意融和，合乎圓規，主管人道，輔導五種倫理道德，率領人民服從上級，倡導改良風俗習慣，五種人倫關係纔能正常。北斗象徵最高標準，好像皇帝的内心，即大司空，負責實現太平景象，要注意事物的規範化、標準化，以準繩作爲榜樣，主管地理，開墾土地，興修水利，管理大山丘、大河流，繁殖鳥獸，促使草木長得茂盛。"其他官吏都按照他們的職務作出了規定，像典謨訓誥的文章一樣。

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更名光禄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後

設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職位都是孤卿。把大司農改名叫羲和，後來改爲納言，大理改名叫作士，太常改名叫秩宗，大鴻臚改名叫典樂，少府改名叫共工，水衡都尉改名叫予虞，加上三公司卿共九卿，分别歸三公管轄。每一個卿下面設置大夫三人，每一大夫下面設置元士三人，總共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别主管首都各官府的所有職務。把光禄勳改名叫司中，太僕改名叫太御，衛尉改名叫太衛，執金吾改名叫奮武，中尉改名叫軍正，又設置大贅官，主管皇帝的車輛、衣服和用具，後來

又典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長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黻冕，各有差品。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誦詩工、徹膳宰，以司過。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爾司于五事。毋隱尤，毋將虛，好惡不愆，立于厥中。於戲，勖哉！"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謗之木，敢諫之鼓。諫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

又掌管軍需供應，職位都是上卿，稱爲六監。把郡太守改名叫太尹，都尉改名叫太尉，縣令、縣長改名叫宰，御史改名叫執法，公車司馬改名叫王路四門，長樂宫改名叫常樂室，未央宫改名叫壽成室，前殿改名叫王路堂，長安改名叫常安。把俸禄百石級改名叫庶士，三百石級改名叫下士，四百石級改名叫中士，五百石級改名叫命士，六百石級改名叫元士，千石級改名叫下大夫，比二千石級改名叫中大夫，二千石級改名叫上大夫，中二千石級改名叫卿。他們使用的車馬和禮服、禮帽，各有不同的等級。又設置司恭大夫、司徒大夫、司明大夫、司聰大夫、司中大夫和誦詩工、徹膳宰，去偵察過失。策書説："我聽説上聖想要彰明自己的德行，無不謹慎地修養自己的身心，以貫徹到久遠，因此設置你們這些官職從五個方面進行監督。不要掩蓋錯誤，不要助長虚榮，纔能够作到對於自己的好惡都不會産生差錯，站在事理的正中，大公無私。哎喲，勉勵呀！"下令在皇宫周圍設置建議的旗幟、批評的木牌和登聞鼓。派諫大夫四人經常坐在王路四門接待反映情况的人。

封王氏齊縗之屬爲侯，大功爲伯，小功爲子，緦麻爲男，其女皆爲任。男以"睦"、女以"隆"爲號焉，皆授印韍。令諸侯立太夫人、夫人、世子，亦受印韍。

賜封王家喪服爲一年的親屬爲侯爵，喪服爲九個月的親屬爲伯爵，喪服爲五個月的親屬爲子爵，喪服爲三個月的親屬爲男爵，以上的女親屬都爲任爵。男的用"睦"字作稱號，女的用"隆"字作稱號，都授予印信。讓諸侯立太夫人、夫人和世子，也授予印信。

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

又説道："天上没有兩個太陽，地上没有兩個國王，這是百代帝王不能改變的原則。漢朝的諸侯有的稱王，直到四方外族也仿照這樣稱呼，違反了古代制度，背離了一統的原則。應當確定諸侯王的名號都稱爲公，以及四方外族盗竊名號自稱爲王的都改爲侯。"

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黄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功烈巍巍，光施于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氏，

又説道："帝王的道統，應當繼承、發展和貫通；具有崇高德行的世系，應當長久享受祭祀。我想到黄帝、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夏禹、皋陶、伊尹都具有聖明的德行，感通上天，功業巍巍，光輝流傳久遠。我很贊賞他們，尋求他們的後代，打算延續他們的祭祀。"

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恂爲初睦侯，奉黄帝後；梁護爲脩遠伯，奉少昊後；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爲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奉堯後；嬀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爲褒謀子，奉皋陶後；伊玄爲褒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爲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爲章平公，亦爲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爲章昭侯，位爲恪。夏後遼西姒豐，封爲章功侯，亦爲恪。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就，宣尼公後褒成子孔鈞，已前定焉。

莽又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宫，定祧廟，立社稷，神祇報況，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爲烏，或黄氣熏烝，昭耀章明，以著黄、虞之烈焉。自黄帝至于濟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黄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嬀，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黄帝以配天，黄后以配地。以新都侯東弟爲大禖，歲時以祀。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序九族。'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爲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别族理親焉。"封陳崇爲統睦侯，奉胡王後；田豐爲世睦侯，奉敬王後。

他認爲王姓是虞舜的後代，出於帝嚳；劉姓是唐堯的後代，出於顓頊。於是賜封姚恂爲初睦侯，繼承黄帝的後代；梁護爲脩遠伯，繼承少昊的後代；皇孫功隆公王千，繼承帝嚳的後代；劉歆爲祁烈伯，繼承顓頊的後代；國師劉歆的兒子劉疊爲伊休侯，繼承唐堯的後代；嬀昌爲始睦侯，繼承虞舜的後代；山遵爲褒謀子，繼承皋陶的後代；伊玄爲褒衡子，繼承伊尹的後代。漢朝的後代定安公劉嬰，地位是國賓。周朝的後代衛公姬黨，改封爲章平公，也是國賓。殷朝的後代宋公孔弘，時運轉變了，位次移動了，改封爲章昭侯，地位是貴客。夏朝的後代遼西郡人姒豐，賜封爲章功侯，也是貴客。夏朝、殷朝、周朝、漢朝的始祖，在明堂合祭，讓他們跟着偉大的皇始祖考虞舜配享。周公後代褒魯子姬就，孔子的後代褒成子孔鈞，從前已經確定了。

王莽又説道："我從前在攝政的時候，建築郊祀壇址，制定遠祖祠廟，設立土穀神社，神明報應，有光華從上面籠罩下面，流下來變成了老鴉，有黄氣升騰，照耀鮮明，來顯揚黄帝、虞舜的餘輝。從黄帝直到濟南伯王，祖輩的姓氏有五個。黄帝有二十五個兒子，分賜他們的姓氏十二個。虞舜的先代接受的姓氏是姚，在陶唐時姓嬀，在周代姓陳，在齊國姓田，在濟南姓王。我俯伏思念偉大的皇初祖考黄帝，偉大的皇始祖考虞舜，已經在明堂合祭，還應當列入祖宗的親廟。應當建立五所祖廟，四所親廟，他們的王后或夫人都配享。祭祀天地時讓黄帝跟上天配享，讓黄后跟大地配享。把新都侯的東宅作爲太廟，每年按時祭祀。民家所尊敬的祖先，也應當世世代代祭祀，朝廷已經給全國作出了榜樣。姓姚的、姓嬀的、姓陳的、姓田的、姓王的共五姓的人，都是黄帝、虞舜的後代子孫，都是我的同族。《書經》不是説過嗎？'按照順序促使九族都親愛和睦。'應當命令全國各地把這五姓的名册上報秩宗，都作爲皇族。給他們世世代代免除賦税和勞役，不要有所牽涉。其中元城縣的王姓，不准跟姚姓、嬀姓、陳姓、田姓互相結爲婚姻，從而區别宗族，分理親疏。"賜封陳崇爲統睦侯，

繼承胡王的後代；田豐爲世睦侯，繼承敬王的後代。

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爲男，守爲附城。又封舊恩戴崇、金涉、箕閎、楊並等子皆爲男。

全國的州牧和郡太守都因爲從前有翟義和趙明等人的叛亂，却能够據有州郡，心懷忠孝，賜封州牧爲男爵，太守爲附城。又賜封舊日恩人戴崇、金涉、箕閎和楊並等人的兒子都爲男爵。

遣騎都尉囂等分治黄帝園位於上都橋畤，虞帝於零陵九疑，胡王於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莒，伯王於濟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作者，以天下初定，且祫祭於明堂太廟。

派遣騎都尉囂等人分别到上都橋畤修理黄帝的墳墓，到零陵郡九疑修理虞舜的墳墓，到淮陽郡陳縣修理胡王的墳墓，到齊郡臨淄縣修理敬王的墳墓，到城陽國莒縣修理愍王的墳墓，到濟南郡東平陵縣修理伯王的墳墓，到魏郡元城縣修理孺王的墳墓，派遣使者按四季前往祭祀。他們的祠廟應當修建的，因爲全國剛剛平定，暫且在明堂太廟舉行合祭。

以漢高廟爲文祖廟。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以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

把漢高帝廟作爲文祖廟。王莽説："我的偉大的皇始祖考虞舜從唐堯手裏接受了禪讓的政權，漢朝的遠初祖先是唐堯，他們世世代代有禪讓政權的風格，我又親自在漢高帝的神靈面前接受了金策書。心想表彰優待前朝，哪有忘記的時候？漢朝的宗祖有七位，應當在定安國按照禮儀建立祠廟。他們在京城的墓地附設的祠廟，不要廢除，祭禮照舊。我將要在秋季九月親自到漢朝高帝、元帝、成帝、平帝的祠廟祭祀。各劉姓皇族的名籍改歸京兆大尹管理，不要取消他們的免除賦税勞役的特權，各止於他們本身，州牧要時常去慰問，不要讓他們遭受冤枉和迫害。"

又曰："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深惟漢氏三七之厄，赤德氣盡，思索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爲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計盡，終不可强濟。皇天明威，黄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爲

又説道："我從前在擔任要職直到居位攝政的時候，深切地考慮漢朝傳到二百一十來年的不幸遭遇，漢朝的命運氣數已經到了盡頭，想方設法，凡是能够用來輔佐劉家延長政權壽命的辦法，没有不采用的。因此製作金刀貨幣的便利，希望藉此有益於它。然而自從孔子撰寫《春秋》作爲後代帝王的準則，寫到魯哀公十四年一個時代便宣告結束，跟今天來類比，也正是漢哀帝以來的十四年。漢朝的壽命期限已經到了盡頭，終究不能勉强挽救。上天顯赫威靈，新朝的命運應當興起，隆重地顯示重大的命令，把國家的統治權委托給我。現在百姓都説上天革除漢朝，建立新朝，抛棄劉家，振興王家。那'劉'字的形狀

佩，除刀錢勿以爲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爲二品，并行。欲防民盗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結構就是‘卯、金、刀’，因此正月剛卯的佩飾和金刀貨幣的便利，都不准再通行。廣泛地徵求公卿士大夫的意見，都説天道人事互相感應，是很明白的。應當摘掉剛卯不要把它作爲佩飾，廢止刀錢不要把它看作便利，這樣來遵循上天意旨，滿足百姓的心願。”便改鑄小錢，直徑六分，重量一銖，上面鑄有“小錢直一”的字樣，加上以前的“大錢五十”的貨幣爲兩類，同時流通。想要防止民間私自鑄造，便下禁令不准私藏銅和炭。

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莽曰：“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它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吊問死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以故輒伏厥辜。其滿殷國户萬，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

四月，徐鄉侯劉快集結黨羽幾千人在他的封國裏起兵。劉快的兄長劉殷，是原漢朝的膠東王，這時已經改爲扶崇公。劉快起兵進攻即墨城，劉殷關閉城門，自動投入監獄。城裏的官吏和民衆抵抗劉快，劉快失敗逃跑，退到長廣縣死了。王莽説：“從前我的祖先濟南愍王被燕寇圍困，從齊國的都城臨淄退到莒邑自保。族人田單想出了很多的好計策，擒殺了燕國的主將，重新安定了齊國。現在即墨城的士大夫又同心協力殲滅反賊，我很贊許那些盡忠的人，憐憫那些無罪的人。應當赦免劉殷等人，除劉快的妻子兒女以外，其他應當連坐受罰的親屬都不要懲辦。吊唁死者，慰問傷者，給死者賞賜喪葬費，每人五萬錢。劉殷懂得天命，深刻憎恨劉快，劉快因爲這樣的緣故就受到應得的懲罰。應當滿足劉殷的封國一萬户，土地縱横各一百里。”又封賞了進獻符命的臣子十多人。

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税，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爲無道，厚賦税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强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奸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

王莽説：“古代八家同作一井田，耕作時同住一個棚子，一夫一婦分田一百畝，按十分之一交租税，就能够國家豐裕，百姓富足，於是歌頌的輿論興起來了。這是唐、虞時代的政策，夏、商、周三代所遵行的。秦朝凶暴無道，增加賦税來供自己享受，竭盡民力來滿足自己的無窮欲望，毁壞聖人的制度，廢除井田，因此富貴人家并吞貧苦人民的財産的現象出現了，貪婪卑鄙的行爲發生了，强者占田要用千來計算，弱者竟没有立錐之地。又設置買賣奴婢的市場，跟牛馬同欄，控制平民和奴隸，專横地操縱他們的命運。奸詐殘暴之徒憑藉這些辦法來牟利，甚至强搶强

辜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錯。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賣人家的妻子兒女，違抗了上天的心意，違反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準則，違背了‘天地間的生命人類最尊貴’的原則。《書經》說‘我就要奴役和侮辱你’，祇有不遵行命令的人，纔會遭受這樣的罪殃。漢朝減輕土地稅，按三十分之一徵稅，但是經常有代役稅，病殘而喪失勞力的都要出，而且惡霸侵犯欺壓，利用租佃關係掠奪財物。其名按三十分之一徵稅，實際上徵收了十分之五的稅。父子夫婦一年到頭在田間勞動，所得的收入不足以維持自己的生存。所以富人的家畜有吃不完的糧食，因驕奢而作邪惡的事；窮人卻吃不到酒渣糠皮，因貧困而作邪惡的事。他們都陷於犯罪，刑罰因此不能擱置不用。我從前在擔任要職的時候，開始命令把全國的公田按人口規劃井田，那時就出現了嘉禾的祥瑞，因爲遭到反賊和叛亂頭目的干擾而暫時停止。現在把全國的田改名叫‘王田’，奴婢叫‘私屬’，都不准買賣。那些家庭人口男性不滿八人，而占有田畝超過一井的，把多餘的田畝分給親屬和鄉鄰。原來沒有田，現在應當分得田的，按照規定辦。敢有反對井田這種聖人首創的制度，無視法律惑亂民衆的，把他們流放到四方極遠的地方去，從而杜絕壞家夥，依照偉大的皇始祖考虞舜懲罰四凶的成例。”

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

這時候，百姓習慣於使用漢朝的五銖錢，認爲王莽的錢大小兩種同時流通難以認識，又多次改變不守信用，都暗地裏用五銖錢買賣。謠傳說大錢會要廢除，沒有人肯携帶。王莽擔心這件事，再下文告：“所有私藏五銖錢，說大錢會要廢除的，比照反對井田制懲辦，流放到四方極遠的地方去。”於是農民和商人失業，財政經濟陷於癱瘓狀態，人民甚至在市場上、大路上傷心流淚。以及由於買賣田宅、奴婢和私自鑄錢，從諸侯、卿大夫直到平民，犯罪受罰的數也數不清。

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龍見於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

秋季裏，派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頒布《符命》四十二篇到全國。德祥類五篇，符命類二十五篇，福應類十二篇，總共四十二篇。其中德祥類說漢文帝、漢宣帝的時期在成紀縣、新都縣有黄龍出現，高祖考王伯墓門的梓木柱子上長出枝

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鷄化爲雄之屬。其文爾雅依托，皆爲作説，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説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應，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黄支，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成命於巴宕，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馬。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書，九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圖。申命之瑞，寖以顯著，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元爲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心。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故是日天復决以勉書。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繢方領，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盱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决，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

葉一類事情。符命類説武功縣井石、高帝廟金櫃圖策一類的事情。福應類説母鷄變成公鷄一類的事情。那些文章接近正式經文，都是依據古義作出解説，大要説王莽應當代替漢朝統治國家。總括説明它們道："帝王承受天命，一定有依靠德行獲得祥瑞的徵兆，配合成爲五命，加上依靠福氣而獲得的報應，然後纔能建立偉大崇高的功業，傳給子孫後代，永享無窮的國祚。所以新朝的興起，德祥發生於漢朝傳遞九代，經歷二百一十年之後。從新都國初始受命，從黄支國接受祥瑞，從武功縣開創王業，從子同縣决定受命，到巴郡岩渠縣完成受命，再加上十二次福應，上天用來保佑新朝的態度，既懇切又堅决！武功縣的丹書白石出現於漢朝平帝末年，漢朝的命運快完了，新朝的權力應當取而代之，上天關懷備至，抛棄漢朝，扶助新朝，用丹書白石開始授命給皇帝。皇帝謙虚地推辭，用攝皇帝的名義代居皇位，還不能够符合上天的心意，因此那年秋季七月，上天又加上三台星和文馬。皇帝又謙虚地推辭，没有登上皇位，因此第三次出現了鐵契，第四次出現了石龜，第五次出現了虞符，第六次出現了文圭，第七次出現了玄印，第八次出現了茂陵石書，第九次出現了玄龍石，第十次出現了神井，第十一次出現了大神石，第十二次出現了銅符帛圖。申明天命的祥瑞，逐漸顯著，直到十二次之多，用來明白告示新皇帝。皇帝深深地想到上天的威嚴不可以不畏懼，所以去掉攝皇帝的稱號，還是稱假皇帝，改年號初始，想要用這樣的辦法來抵擋天命，能够滿足上帝的心意。可是這還不是上帝所以反復懇切地賜降符命的意圖，因此這天上天又賜降金策書，决斷他的疑慮，勸勉他當皇帝。還有侍郎王盱看見一個人穿着白布單衣，方形衣領上面有火紅彩畫，戴着小帽子，站在王路殿前面，告訴王盱道：'今天五方天神同心合意，把萬民委托給皇帝。'王盱感到驚異，走了十多步，那個人忽然不見了。到丙寅日傍晚，漢朝高帝廟出現了金櫃圖策：'高帝秉承天命，把國家傳給新皇帝。'第二天早晨，宗伯忠孝侯劉宏把這件事情上報，便召集公卿大臣商

不可辭，懼然祇畏，葦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亹亹在左右之不得從意，爲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内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歡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户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

議，還没有作出决定，而大神石像人一樣發話道：'趕快叫新皇帝前往高帝廟接受天命，不要耽擱了！'於是新皇帝立即上車，前往漢朝高帝廟接受天命。接受天命的那天，是丁卯日，丁屬火，是漢朝命運的象徵。卯，是構成'劉'字的一部分。這表明漢朝劉姓的命運已經完了，氣運傳到了新朝。皇帝謙虚遜讓，已經多方堅决推辭，十二次符應催促緊迫，天命不能推辭，驚疑敬畏，忐忑不安，憐憫漢朝終於不可挽救，千方百計幫助它都不能如願，爲着這件事，三夜没有睡覺，三天没有吃飯。接見詢問公侯、卿大夫，都説：'應當按照上天的威命執行。'於是纔改年號，定國號，全國更新。新朝一經建立，神明歡喜，重新賜降福應，祥瑞接二連三。《詩經》説：'有功德於人民因而受到人民愛戴的人，就能够從上天承受福氣；上天會保佑他，授予帝王的高位，并申明這個意思。'説的就是這種情况。”五威將恭敬地拿着《符命》，帶着印信，給王侯以下和官吏的官名更改了，國外遠及匈奴、西域各國和邊界以外的外族，都就地授予新朝的印信，并收繳原來漢朝的印信。賞賜官吏每人兩級爵位，賞賜民家家長每人一級爵位，賞賜民家主婦羊和酒，按每百户爲單位進行分配，賞賜外族財物各有等級。宣布全國大赦。

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南出者，隃徼外，歷益州，貶句町王爲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語在《匈奴傳》。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以此皆畔。饒還，拜爲大將軍，封威德子。

五威將坐着繪有天文圖像的車子，套着六匹母馬，背上插着錦鷄的羽毛，服裝佩飾很威武。每一將下面各設置左帥、右帥、前帥、後帥和中帥，共五帥。衣帽、車飾和套車的馬，各按照他們的方位的顔色和數目。五威將舉着使節，稱爲天帝太一的使者；五帥舉着旗幟，分别稱爲五帝的使者。王莽下策書説：“普天之下，直到四周極遠的地方，没有不到達的。”那些前往東方的，到達了玄菟郡、樂浪郡、高句驪國和夫餘國；前往南方的，越過了邊界，經過益州郡，貶降句町王爲侯；前往西方的，到達了西域，把那裏的王全都改爲侯；前往北方的，到達了匈奴王庭，授予單于印信，更改了漢朝印信的文字，去掉了“璽”改叫“章”。單于想要索取原來的印信，陳饒用椎打碎了它，這些話記載在《匈奴傳》裏。

單于大發怒火，至於句町和西域各國後來終於因爲這個緣故都背叛了。陳饒回來，被任命爲大將軍，賜封威德子。

冬，雷，桐華。

冬季裏，打雷，桐樹開了花。

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奸猾者，賊之本也；鑄僞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逾制者，凶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禄去公室，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圉’，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命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女作五威中城將軍，中德既成，天下說符。”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霤之固，南當荆楚。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厄，北當燕趙。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口捶扼，尉睦于後。”命掌威侯王奇曰：“肴黽之險，東當鄭衛。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掌威于左。”命懷羌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女作五威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羌于右。”

設置五威司命和中城四關將軍。五威司命糾察彈劾上公以下的官吏，五威中城將軍掌管京城的十二座城門。下策書命令統睦侯陳崇道：“唉！你陳崇要知道，不遵行命令，是禍亂的根源；異常的奸詐狡猾，是陰毒的本源；鑄造僞金錢，是損害貨幣的行爲；驕横奢侈，超越制度，是邪惡的開端；泄露省中和尚書的機密，‘機密要事泄露了就會妨害成功’；從朝廷接受了官職爵位，到私家去表示感謝，任官授爵的大權不是由朝廷掌握，政權從此衰亡啦：概括這麽六條，都是國家的根本法紀。因此任命你作五威司命，‘軟的也不吞，硬的也不吐，不欺負弱小，不畏懼强暴’，皇帝命令你照辦，在朝廷統制百官，使他們都能遵紀守法。”命令說符侯崔發道：“‘關閉多層門户，夜晚巡邏警戒，以防備盜賊。’你作五威中城將軍，京城的治安警衛任務完成了，對全國的治安保衛工作起着榜樣的作用。”命令明威侯王級道：“七盤十二繞的堅固，南面當着荆、楚古國的舊地。你作五威前關將軍，發揚勇武，奮力保衛，在前面顯示威嚴。”命令尉睦侯王嘉道：“羊頭山的險要，北面當着燕國、趙國的舊地。你作五威後關將軍，憑據壺口關的險要去攻擊，在後面安撫平定。”命令掌威侯王奇道：“崤山、澠池的險要，東面當着鄭國、衛國的舊地。你作五威左關將軍，扼守函谷關排除危險，在左翼執掌威權。”命令懷羌子王福道：“汧山、隴阪的阻塞，西面當着西戎和北狄。你作五威右關將軍，據守成固縣，在右翼安撫外族。”

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

又派遣諫大夫五十人分别到各郡國鑄錢。

是歲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真定劉都等謀

這一年，長安有個名叫碧的女瘋子在大路上呼喊道：“高皇帝大發怒火，趕快把國家歸還我。不然的話，到九月間一定殺死你！”王莽把她拘捕起來殺掉了。主管官吏掌寇大夫陳成自動請求

舉兵，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雨雹。

二年二月，赦天下。

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無違命者。封將爲子，帥爲男。

初設六管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犧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

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

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宫。'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罷吏卒，爲賓食，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爲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陵鄉侯劉曾、扶恩侯劉貴等更聚衆謀反。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子輿，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絶其萌牙故也。臣愚以爲漢高皇帝爲新室賓，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婿也，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與皇太后爲體，聖恩所隆，禮亦宜之。

離職，丢了官。真定國劉都等人計劃起兵，被發覺了，都被處死。真定國、常山郡下大冰雹。

二年二月間，宣布全國大赦。

五威將帥七十二人回來報告工作，漢朝的諸侯王去掉王號改稱爲公的，全都繳上印信作平民，没有違抗命令的。賜封將爲子爵，封帥爲男爵。

開始設立六項財政經濟管理制度。規定由官府專賣酒，專賣食鹽和鐵器，鑄錢，凡是開采收取大山大湖各種資源的，向他們徵收賦税。又規定由市官收購低價貨物，出售高價貨物，發放貸款給人民，按月利率百分之三收息。犧和下面設置酒士，每郡一人，乘坐傳車去催繳賣酒的利潤，下禁令民間不准私藏弩弓和鎧甲，違犯了的流放到西海郡去。

匈奴單于索取原來的印信，王莽不給，便侵犯沿邊郡縣，殺戮、搶劫官吏和平民。

十一月間，立國將軍孫建報告："西域將領但欽上報，九月辛巳日，戊己校尉史陳良和終帶一道殺害戊己校尉刁護，脅迫官吏和士兵，自稱已被廢除的漢朝的大將軍，逃到匈奴去了。又本月癸酉日，不知道哪來的一個男子攔在我孫建的車子前面，自稱'漢朝劉子輿，是漢成帝的小老婆的兒子。劉家應當復興，趕快空出皇宫來！'拘禁那個男子，原來是常安人姓武名仲。都是對抗上天，違背天命，大逆不道。請判處武仲和陳良等人應當親屬連坐受罰。奏章被批准了。漢朝高皇帝近來明白告誡道，應當撤銷守衛漢朝宗廟的官吏和士兵，願意作爲新朝宗廟中的賓客分享祭祀。他的確是想要順從天意，保全子孫。他們的宗廟不應當留在長安城中，以及所有劉姓皇族作諸侯的應當隨着漢朝一道被廢除。您最仁慈，以致很久没有决定下來。以前原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陵鄉侯劉曾和扶恩侯劉貴等人連續聚集軍隊，圖謀反叛。現在一些狂妄狡猾的家夥，有的狂妄地自稱是被滅亡的漢朝的將軍，有的冒稱漢成帝的兒子劉子輿，直到犯下殺身滅族的罪行，接連没有停止，這就是由於您的恩德以致没有及早杜絶他們的萌芽之時的緣故。我愚蠢

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爲諸侯者，以户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爲吏者皆罷，待除於家。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塞狂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黄皇室主，絶之於漢也。

地認爲漢高帝可以作爲新朝的國賓，在明堂享受祭祀。漢成帝是您的姑表兄弟，漢平帝是您的女婿，都不應當再進入他們的祠廟。漢元帝跟皇太后成爲夫婦一體，是您的恩情所要尊崇的，根據禮制也適合那樣對待。我請求您全部廢除設在京城的漢朝各祠廟，所有作諸侯的劉姓皇族，根據封户的多少來套公侯伯子男的等級；那些做官吏的都給予罷免，在家裏等待授予新官職。這樣辦，對上符合天意，符合漢高帝神靈的心願，杜絶狂妄狡猾思想的萌芽。”王莽説：“可以。嘉新公國師根據符命擔任我的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三十二人都懂得天命，有的進獻天符，有的提出好意見，有的拘捕、告發反賊，他們的功勞巨大。各劉姓皇族跟這三十二人同宗共祖的不罷免，賞賜他們姓王。”衹有國師把女兒配給了王莽的兒子，所以不賜姓。更改定安太后的稱號叫黄皇室主，表明她跟漢朝斷絶了關係。

冬十二月，雷。

冬季十二月間，打雷。

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背畔四條，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爲元元害，罪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并出，共行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狦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狦之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稽侯狦子孫十五人爲單于。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爲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棽、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

把匈奴單于的名稱改叫降奴服于。王莽説：“降奴服于囊知牙斯侮辱國家尊嚴，背叛四條協議，侵犯西域，蔓延到了我國的邊境，給百姓造成了危害，所犯的罪行應當殺身滅族。派遣立國將軍孫建等共十二位將領，分兵十路并出，共同昭示皇天之威，懲罰囊知牙斯本人。想到囊知牙斯的先祖原呼韓邪單于稽侯狦幾代忠孝，保衛邊界險要地方，不忍心因爲一個囊知牙斯的罪行，就消滅稽侯狦的後代。現在決定把匈奴的國土和人民分爲十五國，立稽侯狦的十五個子孫作單于。派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飛快前往邊界，召集、賜封那些應當作單于的人。所有應當跟叛虜囊知牙斯犯法連坐判罪的匈奴人，都赦免他們。”派遣五威將軍苗訢和虎賁將軍王況從五原郡出擊，厭難將軍陳欽和震狄將軍王巡從雲中郡出擊，振武將軍王嘉和平狄將軍王萌從代郡出擊，相威將軍李棽和鎮遠將軍李翁從西河郡出擊，誅貉將軍陽俊和討穢將軍嚴尤從漁陽郡出擊，奮武將軍王駿和定胡將軍王晏從張掖郡出擊，以及偏將裨將以下軍官共一百八十人。召集全國監獄犯

人，轉衆郡委輸五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

人、壯丁和武裝士兵三十萬人，傳令各郡轉運軍服皮衣、兵器和糧食，縣級官吏從沿海長江、淮河流域運送到北部邊郡，使者乘坐傳車監督催促，按戰爭時暫行法令辦事，全國騷動。先到達的部隊在邊郡駐扎，要等全部到齊纔同時出擊。

莽以錢幣訖不行，復下書曰："民以食爲命，以貨爲資，是以八政以食爲首。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僦載煩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造寶貨五品，語在《食貨志》。百姓不從，但行小大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爲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厨傳勿舍，關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

王莽因爲錢幣一直不能流通，又下文告說："人民把糧食看作性命，把物資和金錢看作生活的需要，因此八項施政方針把糧食擺在首位。貨幣都是貴重的，那麽小使用就不方便，都是輕賤的，那麽運輸裝載就麻煩費事，輕的、重的、大的、小的各有等級，那麽使用方便，人民就歡迎。"於是製造貨幣五種，這些話記載在《食貨志》裏面。百姓不依從，祇通用小錢和大錢兩種而已。私自鑄錢的無法禁止，便加重這方面的刑法，一家鑄錢，鄰居五家跟着連坐，没收這些人到官府作奴婢。官吏和人民出外和回來，要携帶布錢作爲通行證的副證，對於不携帶的人，館舍不讓他住宿，關卡和渡口要盤問留難。公卿大臣都要携帶它纔能進宮殿門，想要用這樣的辦法提高它的身價從而得以流通。

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奸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

這時人們爭着製作符命以求封侯，那些没有搞過的人互相開玩笑說："你獨獨没有天帝的任命狀嗎？"五威司命陳崇報告王莽道："這是打開了奸臣追求利禄的道路，而且混亂了天命，應當斷絕這個根源。"王莽也討厭這種事，便讓尚書大夫趙並去檢查處理，不是五威將帥所頒布的符命，製作的人都關進監獄。

初，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并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囂、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并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歆内懼而已。豐素

起初，甄豐、劉歆和王舜是王莽的心腹，首先提議讓王莽據有高位大權，贊美表彰他的功德；"安漢公"和"宰衡"的稱號以及賜封王莽的母親、兩個兒子和侄兒，都是甄豐等人所共同策劃的，從而甄豐、王舜和劉歆也得到了他的恩惠，都獲得了名利，没有再想要讓王莽居位攝政。居位攝政的起端，來自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囂和長安令田終術。王莽的羽毛已經豐滿，内心想要代掌政權。甄豐等人順從了他的意圖，王莽就再封賞了王舜和劉歆的兩個兒子以及甄豐的孫子。甄豐等人爵位已經尊顯，欲望已經滿足，又實在害怕漢朝皇族和天下豪傑之士。而那

剛强，莽覺其不說，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托符命文，爲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爲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黄皇室主爲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掌威侯奇，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乃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驛車載其尸傳致云。

些統治集團的外圍人物想要向上爬的，紛紛製作符命，王莽便依靠這些勢力正式登上皇位，王舜和劉歆内心恐懼而已。甄豐一向剛强，王莽察覺他不高興，所以假藉符命文辭，把擔任大阿、右拂、大司空的甄豐調任更始將軍，讓他跟賣餅兒的王盛地位相等。甄豐父子默不吭聲。這時甄豐的兒子甄尋任職侍中京兆大尹，封爵茂德侯，便製作符命，説新朝應當把京城附近地方以陝縣爲界分開治理，設立兩個地方長官，任命甄豐作右伯，太傅平晏作左伯，仿照周公、召公的成例。王莽就照着這樣辦了，授任甄豐作右伯。應當任職西行，還没有起行，甄尋又製作了一道符命，説原漢朝平帝的皇后黄皇室主是甄尋的妻子。王莽靠騙術登上皇位，心裏懷疑大臣怨恨誹謗，正想要顯示威嚴來懾服臣下，因此發怒説："黄皇室主是國母，説是甄尋的妻子，這是什麽話！"便下命令拘捕甄尋。甄尋逃跑了，甄豐自殺。甄尋跟着江湖騙子躲進了華山，過了一年多纔捉到，供詞牽涉到國師公劉歆的兒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劉棻，劉棻的弟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劉泳，大司空王邑的弟弟左關將軍掌威侯王奇，以及劉歆的學生侍中騎都尉丁隆等人，牽連公卿、親族、列侯以下，死的有幾百人。甄尋手上的紋理有"天子"的字樣，王莽割下他的胳膊到皇宫裏面觀察它，説道："這是'一大子'，或爲'一六子'。六，就是戮，這表明甄尋父子應當被殺死。"於是把劉棻流放到幽州，把甄尋驅逐到三危，把丁隆殺死在羽山，都是用驛站的傳車裝着他們的尸體遞送去的。

莽爲人侈口蹷頤，露眼赤精，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黄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也。

王莽相貌是口腔大，下巴短，眼球凸出，晶體血紅，聲音粗大沙啞。他身高七尺五寸，喜歡穿厚底鞋子，戴高帽子，穿硬毛絮衣，挺胸仰視，遠遠地向下看左右兩邊。這時有個憑醫術在黄門等候任用的人，有人問他王莽的相貌，那個等候任用的人説："王莽是一個人們所説的眼睛像猫頭鷹，嘴巴像老虎，聲音像豺狼的人，所以能够吃人，將來也會被别人吃掉。"發問的人告發了這件事，王莽處死了那個等候任用的人，封賞了那個告發的人。他以後經常用雲母屏面遮掩

自己，不是親近的不能見他。

是歲，以初睦侯姚恂爲寧始將軍。

這一年，任命初睦侯姚恂作寧始將軍。

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

三年，王莽説道："百官的名稱有更改，職務有變動，法律制度和禮儀規則，没有來得及全部制定，權且沿襲漢朝的法律制度和禮儀規則來辦事。着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級官吏推舉官吏或平民中具有道德修養、熟悉政策法令、擅長辭令、精通文獻典籍的專家各一人，前來王路四門。"

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

派遣尚書大夫趙並出使慰勞北方邊郡駐軍，回來説五原郡北假地區上壤肥沃，能够種植穀物，從前經常設置管理農田的官吏。便任命趙並作田禾將軍，發動駐防士兵在北假地區開墾耕種田地，用來資助軍糧。

是時諸將在邊，須大衆集，吏士放縱，而内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逯並等填名都，中郎將、綉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郡，督大奸猾擅弄兵者，皆便爲奸於外，撓亂州郡，貨賂爲市，侵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二部，將同時出，一舉而决絶之矣。内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二人，誠欲以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爲權勢，恐猲良民，妄封人頸，得錢者去。毒蠚并作，農民離散。司監若此，可謂稱不？自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名聞。"然猶放縱自若。

這時各將領駐扎邊境，等待各路大軍齊集，軍官和士兵胡作非爲，而内地各郡正因官府徵發人員和物資弄得愁苦不堪，以致人民抛棄家園去流亡作盜賊，并州和平州尤其厲害。王莽命令七公六卿的官號都要兼稱將軍，派遣著武將軍逯並等人鎮守著名的城市，派遣中郎將和綉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别鎮守靠邊境的大郡，監察擅動干戈舉兵作亂的大奸之徒，而他們便都在外地幹壞事，擾亂州郡，賄賂像做買賣一樣公開交易，掠奪百姓的財物。王莽下文告説："匈奴囊知牙斯所犯罪行應當殺身滅族，所以派遣猛將分爲十二路大軍，將要同時出擊，一舉把他們消滅乾净。朝廷設置司命軍正，各路大軍設置軍監十二人，本來想要靠他們來監察不遵行命令的現象，讓全體軍人都能够行爲正當。現在却不是這個樣子，每每玩弄權勢，恐嚇善良的老百姓，膽大妄爲，用鎖鏈繫着他們的脖子，强迫他們作奴隸，勒索到了金錢的纔給取下。災難一齊發生，以致農民流離失所。司命軍正和軍監履行職責像這個樣子，可以説得上稱職嗎？自今以後，膽敢再犯這類罪行的，就逮捕監禁，把名字報上來。"然而還是照樣胡作非爲。

而藺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爲孝單

藺苞和戴級到達邊界，引誘單于的弟弟咸及咸的兒子登侵入邊境，强迫賜封咸爲孝單于，賞

于，賜黄金千斤，錦綉甚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爲順單于，留邸。

賜黄金一千斤，高級綢緞很多，打發回去；把登帶到長安，賜封他爲順單于，留在外賓館舍。

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寖劇，死。莽曰："昔齊太公以淑德累世，爲周氏太師，蓋予之所監也。其以舜子延襲父爵，爲安新公，延弟褒新侯匡爲太師將軍，永爲新室輔。"

太師王舜自從王莽竊取王位以後害了心悸病，逐漸加劇，死了。王莽説："從前齊太公靠着善良美好的德行流傳許多代，作周朝的太師，本來是我所取法的。應當讓王舜的兒子王延繼承父親的爵位，爲安新公，王延的弟弟褒新侯王匡擔任太師將軍，世代作新朝的輔佐。"

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宫爲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爲傅丞，博士袁聖爲阿輔，京兆尹王嘉爲保拂，是爲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爲胥附，博士李充爲奔走，諫大夫趙襄爲先後，中郎將廉丹爲禦侮，是爲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爲講《春秋》、潁川滿昌爲講《詩》、長安國由爲講《易》、平陽唐昌爲講《書》、沛郡陳咸爲講《禮》、崔發爲講《樂》祭酒。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

給太子設置師和友各四人，俸禄比照大夫。任命原大司徒馬宫作師疑，原少府宗伯鳳作傅丞，博士袁聖作阿輔，京兆尹王嘉作保拂，這是四師；原尚書令唐林作胥附，博士李充作奔走，諫大夫趙襄作先後，中郎將廉丹作禦侮，這是四友。又設置師友祭酒和侍中祭酒、諫議祭酒以及《六經》祭酒各一人，共九個祭酒，俸禄比照上卿。琅邪郡人左咸作講《春秋》祭酒，潁川郡人滿昌作講《詩經》祭酒，長安人國由作講《易經》祭酒，平陽縣人唐昌作講《書經》祭酒，沛郡人陳咸作講《禮經》祭酒，崔發作講《樂經》祭酒。派遣傳達官携帶坐車和印信，就地授任楚國人龔勝作太子師友祭酒，龔勝不肯接受任命，絶食死了。

寧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禄侯孔永爲寧始將軍。

寧始將軍姚恂免職，侍中崇禄侯孔永擔任寧始將軍。

是歲，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各相稱，三日止。

這一年，池陽縣出現小人影子，高一尺多，有的乘坐車馬，有的步行，拿着各種各樣的器物，器物的大小跟人影正好配合得上，三天纔停止。

瀕河郡蝗生。河决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决爲元城冢墓害。及决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

沿黄河各郡出現了蝗蟲。黄河在魏郡境内决口，泛濫清河郡以東幾郡。原先，王莽恐怕黄河决口成爲元城縣他的祖宗墳墓的災害。等到决口河水向東流去，元城縣境不用擔心水災，因此就不築堤堵水。

四年二月，赦天下。

四年二月間，宣布全國大赦。

夏，赤氣出東南，竟天。

夏季裏，有火紅雲氣從東南升起，上齊天際。

厭難將軍陳欽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爲。莽怒，

厭難將軍陳欽説捉得俘虜，敵人侵犯邊境的事都是孝單于咸的兒子角所幹的。王莽發火了，

斬其子登於長安，以視諸蠻夷。

大司馬甄邯死，寧始將軍孔永爲大司馬，侍中大贅侯輔爲寧始將軍。

莽每當出，輒先搜索城中，名曰“橫搜”。是月，橫搜五日。

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爲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風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詩》國十五，抪遍九州。《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爲。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爲新室東都，常安爲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爲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有衆萬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衆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衆户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爲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修義君更以爲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禮大夫孔秉等與州部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堂。予數與群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

在長安殺死了咸的兒子登，給在長安的各外族人士一個顔色看看。

大司馬甄邯死了，寧始將軍孔永擔任大司馬，侍中大贅侯輔擔任寧始將軍。

王莽每當外出，總要先搜查城裏，稱爲“普遍搜查”。這個月，普遍搜查了五天。

王莽來到明堂，授予諸侯象徵封國的茅土。下文告説：“我没有德行，繼承了黄帝、虞舜的事業，成爲各諸侯國的君主。想到要安定老百姓，在於建立諸侯，分州分國劃定疆界，從而改良風俗。取法古代，這是原則，也是方法。根據《堯典》記載，有十二州，帝王直屬領地以外分爲五等地帶。《詩經》記載有十五國，分布九州。《殷頌》有‘包括九州’的話。《書經·禹貢》記載的九州中没有并州和幽州，《周禮·司馬》的記載却是没有徐州和梁州。帝王先後更改，各有各的意義和作用。有的在於顯示他的事業，有的在於擴大他的根基，這些意義很明顯，他們所致力追求的都是一個目的。從前周文王、周武王先後承受天命，所以有東都、西都的建設。我承受天命，本來也像他們一樣。應當把洛陽作爲新朝的東都，把長安作爲新朝的西都。兩個都城和它們的外圍地區連成一個整體，包括着一些公卿和任爵的封地。分州依照《禹貢》分爲九州，封爵依照周朝的制度分爲五等。諸侯的名額定爲一千八百，附城的數目也像諸侯一樣，以等待有功勞的人來接受這些爵位。各公爵的封地叫作一同，有居民一萬户，土地縱横各一百里。侯爵伯爵的封地叫作一國，有居民五千户，土地縱横各七十里。子爵男爵的封地叫作一則，有居民二千五百户，土地縱横各五十里。附城最大的封地九成，有居民九百户，土地縱横各三十里。從九成以下，每降低一等減少兩成，最後減少到一成爲止。五個不同等級的附城的封地總面積，相當於一個子爵男爵的封地。現在已經接受茅土的，有公爵十四人，侯爵九十三人，伯爵二十一人，子爵一百七十一人，男爵四百九十七人，共七百九十六人。附城一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的女兒受封任爵的，有八十三人。以及漢朝的孫女中山國

襃德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元焉。”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内，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

承禮君、遵德君、修義君改稱爲任爵。還有十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劃定所有封國、食邑、采地的地址，讓侍中講禮大夫孔秉等人和各州部、各郡通曉地理圖表和户籍册的官吏，在壽成室朱鳥堂共同核對整理。我多次和各公、祭酒、上卿親自檢查、聽取彙報，都已經瞭解了。表彰德行，賞賜功勛，是用來表明皇帝仁愛、臣下賢能；九族和睦，是用來宣揚親屬要互相親愛。我永遠也不想無所作爲，衹想效法古人，將要公開賞罰，從而表明愛憎，安定善良的老百姓。”由於地圖和户籍還没有規劃好，没有授予國土，暫時讓他們在京城官署領取俸禄，每月給幾千錢。諸侯都生活困難，甚至有受雇替别人做工的。

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内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絶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乃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中郎區博規勸王莽道：“井田制雖然是英明帝王的制度，它被廢棄已經很久了。周朝的制度已經衰落，因而人民不依從。秦朝懂得順從人民的心願，可以獲得巨大的利益，所以廢除井田制，開墾閑廢土地，便統一了中原，直到今天，全國人民還没有嫌棄這種制度的弊害。現在想要違反人民的心願，回過頭去恢復千百年前的卓越功業，就是唐堯、虞舜再出現，如果没有上百年的醞釀過程，也不可能實行。現在國家政權剛剛建立，全國人民剛剛歸附，的確不可以施行。”王莽知道人民怨恨，便下文告説：“所有私人占有或朝廷賞賜的王田，都准許出賣它，不要用法律去限制。違犯了私自買賣平民的禁令的人，暫時一概不予追究。”

初，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爲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

當初，五威將帥出巡，把句町王改爲侯，句町王邯怨恨憤怒，不順從。王莽示意牂柯郡大尹周歆采用欺騙手段殺死了邯。邯的弟弟承起兵進攻，殺死周歆。原先，王莽調動高句驪的軍隊，讓他們進攻匈奴，他們不想去，郡裏强迫他們，都逃出邊界，於是冒犯法律，搶劫殺人。遼西郡大尹田譚追擊他們，被他們殺死了。州郡長官把罪責歸在高句驪侯騶的身上。嚴尤報告説：“貉人犯法，不是從騶開始的，假使他們有别的用心，應當命令州郡權且安撫他們。現在多加給重大罪名，恐怕他們於是叛亂，夫餘那些部族一

莽不尉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説，下書曰："乃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誅滅虜知，分爲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胸腹，或紬其兩脅。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平定東域，虜知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爲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

定會有附和的。匈奴没有克勝，夫餘和穢貉又起來，這就是大憂患呀。"王莽不加安撫，穢貉於是反叛，命令嚴尤進擊它。嚴尤引誘高句驪侯騶到來就把他殺了，傳遞首級到長安。王莽非常高興，下文告説："前些日子，派遣猛將恭敬地執行上天的懲罰，去剿滅匈奴囊知牙斯，分爲十二路大軍，有的砍下了他的右臂，有的斬斷了他的左肩，有的毁傷了他的胸腹，有的拔掉了他的兩肋。今年刑罰殺戮會出現在東方，討伐貉人的部隊先走一步啦。擒殺了騶奴輩，平定了東方地區，匈奴囊知牙斯的殲滅，就在眼前。這是天地、衆神靈、土穀神、祖宗保佑幫助的福氣，公卿大夫、士人、民衆同心同德和將領們英勇奮戰的力量。我很贊賞這些。應當把高句驪改名爲下句驪，布告天下，讓大家都知道。"於是貉人更加侵犯邊境，東北和西南夷都亂起來。

莽志方盛，以爲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巡狩五岳，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予之受命即真，到于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厄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宫。觀晉掌歲，龜策告從，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群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綿，又請内郡國十二買馬，發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毋相須。至者過半，莽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

王莽正在得意，認爲四方外族用不着費多大力氣就能够加以吞并消滅，一味想從古代典籍當中尋找舊例，又下文告説："俯伏思念我的偉大的皇始祖考虞舜，在文祖廟接受政權的禪讓，觀察天文，考究清楚太陽、月亮和五大行星，於是祭祀上帝，升烟祭祀天地間的各種自然勢力，遥望祭祀大山大河，普遍祭祀各種神靈，巡視五岳，分區集中會見四方諸侯，讓他們口頭或書面奏事，根據事理詳細準確地進行考核。我承受天命正式登上皇位，到建國五年，已經五年了。不幸的命運既然脱離，災難的周期已經過去。木星在壽星宫，土星在明堂座，太歲在癸酉，旺氣在北極天區。觀卦、晉卦值年，占卜告訴人們應當怎麽行動，應當在這年二月建寅的初春時節到東部地區巡視，把禮儀程序安排開列出來。"各大臣報告提議向官府和民間徵集人員、馬匹、麻布、綢絹和絲綿，又提議内地十二個郡國購買馬匹，徵調綢絹四十五萬匹，運送到長安，前前後後不要彼此觀望等待。到達的超過了一半，王莽下文告説："文母太后身體不安，應當暫時停止，等待以後再看。"

是歲，改十一公號，以"新"爲"心"，後又改"心"爲"信"。

這一年，更改了十一公的稱號，把"新"字改成了"心"字，以後又把"心"字改成"信"

字。

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絶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床下。莽爲太后服喪三年。

五年二月間，文母皇太后逝世，安葬在渭陵，跟元帝合葬一處，中間開了一條溝把他們隔開來。在長安設立祠廟，規定新朝要世世代代上祭。元帝配享，他的神主安放在她的神主的龕架下面。王莽爲王太后守了三年喪。

大司馬孔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以特進就朝位。同風侯逯並爲大司馬。

大司馬孔永請求退休，賞賜坐車一輛和套馬四匹，按照特進的榮譽官銜參加朝會。同風侯逯並擔任大司馬。

是時，長安民聞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室宅，或頗徹之。莽曰："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纏星紀，在雒陽之都。其謹繕修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罪。"

這時候，長安人民聽到了王莽想要建都洛陽，不願意修理房屋，有的人部分地拆掉了一些房屋。王莽説："玄龍石的文辭説'安定皇帝的命運，國都建在洛陽'。符命明明白白，敢不敬謹遵行！到始建國八年，木星居於星紀宫，奠定雒陽都城。應當很好地修理長安都城，不要讓它毁敗了。敢有違犯的，就把名字報上來，查辦他的罪行。"

是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爲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奴諸邊并侵，意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

這一年，烏孫國的大昆彌和小昆彌派遣使者來進貢。大昆彌是中原的外孫。前代昆彌的匈奴妻子的兒子作了小昆彌，可是烏孫人歸附他。王莽看到匈奴和許多邊境外族同時入侵，心裏想要博得烏孫人的歡心，便派使者帶領小昆彌的使者坐在大昆彌的使者的上位。保成師友祭酒滿昌上奏章彈劾使者道："外族因爲中原講究禮義，所以委屈服從。大昆彌是國君，現在安排臣子的使者坐在國君的使者的上位，這不是統治外族的辦法。被派遣擔任招待的使者大不敬！"王莽發火了，罷免了滿昌的官職。

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畔，殺都護但欽。

西域各國由於王莽長期失去了好感和信用，焉耆國首先背叛，殺死了西域都護但欽。

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

十一月間，彗星出現，經過二十多天，不見了。

是歲，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

這一年，由於違犯私藏銅炭禁令的人太多，廢除了那項法令。

明年改元曰天鳳。

第二年改年號叫天鳳。

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

天鳳元年正月間，宣布全國大赦。

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齎糒乾肉，内者行張坐卧，所過毋得有所給。予之東巡，必

王莽説："我將要在二月建寅的初春時節進行巡視活動，太官携帶乾糧乾肉，内者在途中陳設床席被帳，所經過的地方不要有什麽供給。我

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薅，以勸南偽。予之西巡，必躬載銍，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蓋藏。畢北巡狩之禮，即于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讙犯法，輒以軍法從事。”群公奏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棄群臣悲哀，顔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闋大服，以安聖體。臣等盡力養牧兆民，奉稱明詔。”莽曰：“群公、群牧、群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以稱予，繇此敬聽，其勖之哉！毋食言焉。更以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乃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

往東方巡視，一定親自携帶犁鏵，每到一縣就要參加耕作，從而倡導春耕。我往南方巡視，一定親自携帶鋤頭，每到一縣就要參加鋤草，從而鼓勵中耕。我往西方巡視，一定親自携帶鐮刀，每到一縣就要參加收割，從而鼓勵秋收。我往北方巡視，一定親自携帶連枷，每到一縣就要參加打場，從而鼓勵儲藏。結束北方的巡視活動之後，就在全國的中心奠定洛陽都城。敢有奔跑吵鬧觸犯法紀的，就按照軍法處理。”各大臣報告道：“皇帝最孝順，前年文母聖體有病，您親自侍候，衣服都很少脱下。因爲遭遇文母逝世的悲痛，容顔没有恢復，飲食减少。現在要一年巡視四方，路程上萬里，年歲這樣高，不是乾糧乾肉所能適應的了。暫時不要去巡視，等待國喪期滿，從而保養聖體。我們盡力撫育管教全國百姓，實現您的英明指示。”王莽説：“各公、各州牧、各主管大臣、諸侯、各郡大尹願意盡力互相督促撫育管教好全國百姓，力圖符合我的心願，因此采納你們的意見，應當勉勵呀！不要忘記了自己的諾言。改到天鳳七年，木星在大梁宫，太歲在庚辰，進行巡視活動。再明年，木星在實沉宫，太歲在辛巳，前往全國的中心洛陽都城。”便派太傅平晏和大司空王邑前往洛陽，選擇地基，打算興建皇家祠廟、土穀神社和祭祀天地的壇址。

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逯並曰：“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韍，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以利苗男訢爲大司馬。”

三月壬申最後一天，出現了日食。宣布全國大赦。下策書給大司馬逯並説：“日食出現，太陽全被吞没，戰争没有停止，你應當繳上大司馬的印信，按照侯爵的身份參加朝會。太傅平晏不要兼管尚書事務，取消兼任的侍中諸曹。任命利苗男訢作大司馬。”

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宫，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戊曹士收繫僕射。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時死。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

王莽正式登上皇位以後，特别防備大臣，限制、削弱大臣的權力，臣下有指責大臣的錯誤的，總是受到提拔。孔仁、趙博和費興等人因爲敢於抨擊大臣，所以獲得信任，選擇好官職讓他們擔任。公卿大臣進入宫殿，隨從官吏有定額，有一次，太傅平晏携帶官吏超過了規定，掖門僕射加以盤問，態度不好，太傅府的戊曹辦事人員拘捕了僕射。王莽大發怒火，讓執法調動戰車幾百輛包圍太傅府，逮捕了那些辦事人員，立刻處

“寧有符傳邪？”士以馬棰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爲選置和叔，敕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

死。又有一次，大司空的辦事人員夜裏經過奉常亭，亭長責問他，他把自己的官職告訴了亭長，亭長喝醉了，說道：“有没有證明呢？”那個辦事人員用馬鞭子打了亭長，亭長要斬辦事人員，逃跑了，郡裏縣裏要追捕他。他家人上書申訴，王莽說：“亭長奉行公事，不要追捕了。”大司空王邑斥責了那個辦事人員來請罪。國將哀章行爲很不端正，王莽給他選擇設置了和叔，告誡道：“不僅要在公府裏幫助國將本人，還應當幫助他在西州的親屬。”各大臣都被瞧不起，而哀章尤其厲害。

四月，隕霜，殺草木，海瀕尤甚。六月，黄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雨雹，殺牛羊。

四月間，降了霜，凍死了草木，沿海尤其嚴重。六月間，黄沙滿天。七月間，大風吹倒了樹木，颳走了北闕直城門屋上的瓦。落了冰雹，打死了牛羊。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内、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以男爲之。諸侯國閒田，爲黜陟增减云。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衆縣曰六隊。粟米之内曰内郡，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内，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服，是爲惟城；諸在侯服，是爲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爲惟翰；在賓服，是爲惟

王莽按照《周官》和《王制》的經文，設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務像太守一樣；設置屬令、屬長，職務像都尉一樣。設置州牧、設置部監二十五人，皇帝接見他們的禮儀像接見三公一樣。職位是上大夫，每人管轄五郡。公爵作州牧，侯爵作卒正，伯爵作連率，子爵作屬令，男爵作屬長，這些官職都實行世襲制。那些没有爵位的稱爲大尹。把長安郊區劃分六鄉，每鄉設置鄉帥一人。把三輔地區劃分爲六尉郡，把河東郡、河内郡、弘農郡、河南郡、潁川郡、南陽郡作爲六隊郡，都設置大夫，職務像太守一樣；設置屬正，職務像都尉一樣。把河南郡大尹改名叫保忠信卿。增加河南郡屬縣滿三十縣。設置六郊州長各一人，每人管轄五縣。以及其他官名全部改定。大郡甚至劃分爲五郡。郡和縣用“亭”字作爲名稱的有三百六十個，用來符合符命的文辭。邊境地區又設置竟尉，用男爵去擔任這個職務。各諸侯國之間的剩餘田地，留作賞賜有功或懲罰有罪時使用。王莽下文告說：“長安西都近郊區分爲六鄉，外圍各縣分屬六尉。義陽東都遠郊區分爲六州，外圍各縣分屬六隊。離東都、西都四五百里以内的地方叫作内郡，以外的地方叫作近郡。有邊界要塞的地方叫作邊郡，合計一百二十五郡。九州的範圍裏，有二千二百零三縣。

屏；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爲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爲惟藩：各以其方爲稱，總爲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

公爵作國甸服，這是城堡；所有在侯服的諸侯，這是依靠；在采服、任服的諸侯，這是支柱；在賓服的諸侯，這是屏障；在揆文教、奮武衛地帶的諸侯，這是墻垣；在九州以外的外族，這是藩籬：各按自己所在的區域定稱號，總起來就是全天下。”這以後，每年都有變動，一郡甚至改了五次名稱，終於恢復原來的名稱。官吏和人民不能够記録這麽多，每次下詔書，總要附記原來的名稱，比如説：“命令陳留郡大尹、太尉：着令把益歲縣以南的地區劃歸新平郡。新平郡就是原來的淮陽郡。把雍丘縣以東的地區劃歸陳定郡。陳定郡就是原來的梁郡。把封丘縣以東的地區劃歸治亭郡。治亭郡就是原來的東郡。把陳留縣以西的地區劃歸祈隧。祈隧就是原來的滎陽郡。陳留郡已經不再存在了。大尹和太尉都到皇帝跟前來。”他的政令變化，都是這一類樣子。

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冠以戊子爲元日，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百姓多不從者。

命令全國的學校，用戊子日代替甲子日作爲每六十天的開始。舉行冠禮把戊子日作爲吉利的日子，舉行婚禮把從戊寅開始的十天作爲不吉利的日子。百姓有很多不依從的。

匈奴單于知死，弟咸立爲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

匈奴單于囊知牙斯死了，他的弟弟咸作了單于，要求跟中原和好。王莽派遣使者多多贈送財物給他，欺騙他答應送還他的來中原侍奉皇帝的兒子登，出錢要求引渡陳良和終帶等人。單于便逮住陳良等人交給了使者，用囚車送到長安。王莽在長安城北燒死陳良等人，讓官吏和人民集合去看行刑。

緣邊大飢，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横行。”莽壯其言，以威爲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填都尉諸屯兵。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是邊民流入内郡，爲人奴婢，

沿邊境地區發生了嚴重的饑荒，人吃人。諫大夫如普巡視邊境駐軍，回來説：“士兵長期駐扎邊界，生活很苦，邊郡没有東西供應。現在單于剛跟我們和好，應當趁此機會退兵。”校尉韓威建議道：“憑新朝的威力去吃掉匈奴，正好像吃掉口裏的跳蚤虱子一樣。我願意求得勇敢的士兵五千人，不携帶一斗糧食，餓了就吃敵人的肉，渴了就喝他們的血，可以在匈奴境内横衝直撞。”王莽認爲他的話很豪壯，任命韓威作將軍。然而采納如普的意見，調回駐扎在邊境的各將領。免去陳欽等十八人的將軍職務，又撤銷前、後、左、右四關將軍鎮守都城和六尉的各部駐

乃禁吏民敢挾邊民者棄市。

軍。當匈奴使者回去，單于知道來中原侍奉皇帝的兒子登前些時候已被處死，便出兵侵犯邊境，王莽又調集軍隊去駐守。於是邊境人民流亡到内郡，作人家的奴隸，便下禁令：官吏和平民敢有私藏邊境流亡人民的處死刑。

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遣平蠻將軍馮茂將兵擊之。

益州郡部族殺死了大尹程隆，邊境許多部族全都反叛。派遣平蠻將軍馮茂率領軍隊攻打他們。

寧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爲寧始將軍。

寧始將軍侯輔免職，講《易》祭酒戴參擔任寧始將軍。

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大赦天下。

二年二月間，在王路堂舉行宴會，公卿大夫都參加宴會。宣布全國大赦。

是時，日中見星。

這時候，中午時分出現了星光。

大司馬苗訢左遷司命，以延德侯陳茂爲大司馬。

大司馬苗訢降職擔任司命，任命延德侯陳茂作大司馬。

訛言黄龍墮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

謡傳有黄龍摔死在黄山宫中，老百姓飛跑前往看熱鬧的以萬計。王莽討厭這件事，拘捕了一些人詢問謡言從哪個傳起，没有能够找到。

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尸，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罪繫獄。欽曰："是欲以我爲説於匈奴也。"遂自殺。莽選儒生能顓對者濟南王咸爲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爲帥，使送登尸。敕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尸。又令匈奴却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莽好爲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之罪，應敵從横，單于不能詘，遂致命而還之。入塞，咸病死，封其子爲伯，伏黯等皆爲子。

單于咸既已跟中原和好，索取他的兒子登的尸體，王莽想要派遣使者送去，恐怕咸怨恨傷害使者，便逮捕從前提議要處死登的原將軍陳欽，用别的罪名把他關進監獄。陳欽説："這是想要拿我當替罪羊向匈奴解釋呀。"便自殺了。王莽挑選擅長交涉對答的儒生濟南郡人王咸作特使，五威將琅邪郡人伏黯等作武官，讓他們送還登的尸體。命令匈奴方面掘毁單于囊知牙斯的墳墓，用棘條抽打他的尸體。又命令匈奴把邊界撤退到大戈壁以北，向單于索取一萬匹馬、三萬頭牛和十萬隻羊，以及把他們隨便搶去現在還活着的邊民俘虜都交回來。王莽喜歡説大話像這個樣子。王咸到了單于的王庭，陳述王莽的聲威德行，譴責單于背叛的罪行，隨機應變，對答如流，單于不能够壓倒他，於是傳達完命令就回來了。進入邊界，王咸病死，賜封他的兒子爲伯爵，伏黯等人都爲子爵。

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鋭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説。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决，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

王莽心中認爲制度一經確定，那麽天下自然太平，所以精心思考於地理，制定禮法，創作樂教，講求符合《六經》的理論。公卿大臣早晨上朝，傍晚出朝，議論連年，不能够作出决斷，没

缺省，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綉衣執法在郡國者，并乘權勢，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渫。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奸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乃定，邊郡亦略將盡。

有工夫處理訴訟官司解决這些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縣長缺人的，時常好幾年由別人代理，一切貪贓枉法的現象，一天比一天更厲害。派駐各郡國的中郎將和綉衣執法，紛紛利用權勢，到處牽連檢舉上報。還有十一公的辦事人員分布各地，督促農耕和蠶桑，頒行關於農政的政令，檢查各種規章制度的執行情況，使者前後相繼，在大路上來來往往，召集官吏和平民，逮捕見證人，郡裏縣裏搜刮財物，層層賄賂，是非混淆，清濁不分，守在朝廷申訴冤苦的很多。王莽看到自己從前專權從而取得了漢朝的政權，所以務必自己包攬一切事務，負責官吏接受既定的政令，奉行故事，衹圖能够免除罪責。各機要部門、國庫和錢糧官，都由宦官管理；官吏和平民上密封報告，由宦官在他身邊開拆，尚書不得而知。他的提防臣下像這個樣子。又喜歡改變制度，政令煩多，本來應當由下面接受執行的，總要反復請示以後纔按照指示去辦理，以致前面的事情没有處理，後面的事情又趕上來了，混亂糊塗，没完没了。王莽時常照着燈火直到天明，還没有辦完。尚書藉此機會舞弊，阻塞下情，上報告等待回答的幾年不能够離開，被關押在郡縣監獄裏的要遇到大赦纔得出去，京城衛戍士兵不更换達三年之久。穀物常常很貴，邊防部隊二十多萬人等着要吃要穿，官府也大傷腦筋。五原郡和代郡尤其遭殃，人民鋌而走險進行搶劫，幾千人成群結隊，轉到鄰近各郡。王莽派遣捕盜將軍孔仁率領軍隊會同地方部隊聯合進擊，經過一年多纔平定，邊郡人民流亡，差不多走光了。

邯鄲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

邯鄲城以北地區降了大雨大霧，地下水涌出，水深的地方有幾丈深，冲走淹死幾千人。

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閎爲立國將軍。寧始將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爲寧始將軍。

立國將軍孫建死了，司命趙閎擔任立國將軍。寧始將軍戴參回任原職，南城將軍廉丹擔任寧始將軍。

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業不效，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乃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莽曰："夫地有

三年二月乙酉日，發生了地震，落大雪，關東地區尤其厲害，雪深的地方有一丈，竹子、柏樹有的枯死了。大司空王邑上報告說："到職八年，工作没有成績，司空的職務尤其近於癱瘓，乃至發生地震的變故。我願意請求退休。"王莽

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静辟脅，萬物生焉。災異之變，各有云爲。天地動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諸吏散騎司禄大衛脩寧男遵諭予意焉。"

說："地有小動有大震，大震有害，小動無害。《春秋》記載了地震，《易繫·坤》上說到了地動，動的時候就張開，静的時候就合攏，萬物由此發生。災害和怪異現象的發生，各有不同的意義和作用。天地表示威嚴，用來警戒我自己，您有什麼過錯呢，而要請求退休，這就不是用來幫助我的態度了。派諸吏散騎司禄大衛脩寧男遵轉告我的意思。"

五月，莽下吏禄制度，曰："予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緵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厄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禄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禄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爲萬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東岳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岳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岳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岳國將衛將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洎後十郡；及六司，六卿，

五月間，王莽下達官吏俸禄制度，說道："我遭遇不幸的命運，災難的周期，國家財政開支不足，人民騷動，從公卿以下，一個月的俸禄衹有八十縷麻緵布二匹或綢絹一匹。我每一想到這件事，没有不憂愁的。現在困難時期已經過去，國庫儲備雖然還不充足，但略微比較寬裕，應當從六月朔日庚寅開始，按照制度發給官吏俸禄。"從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衆多的幕僚，共分十五等。幕僚的俸禄一年是六十六斛，逐步按等級增加，上至四輔是一萬斛。王莽又說："'普天之下，没有地方不是國王的土地；全國範圍内，没有人不是國王的臣下。'原本是拿天下的財物來供養你們。《周禮》規定進獻皇帝的美好食物有一百二十種，現在諸侯各取給予他們的同、國、則；辟爵、任爵、附城各取給予他們的封邑；公、卿、大夫、元士各取給予他們的采地。多少不同的等級，都有一定的條例。年成豐收就儘量按禮制備足，遇到災害就有所減少，跟老百姓同甘共苦。應當采用年終决算時的統計數目作爲根據，全國幸而没有災害，太官進獻的美好食物備齊它們的種類；如果遇到災害，按照百分比的多少來減少進獻的食物。東岳太師和立國將軍跟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挂起鈎來；南岳太傅和前將軍跟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挂起鈎來；西岳國師和寧始將軍跟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挂起鈎來；北岳國將和衛將軍跟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挂起鈎來；大司馬和納卿、言卿、仕卿、作卿跟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和左部到前部共十郡挂起鈎來；大司徒和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和右部共五郡挂起鈎來；大司空和予卿、虞

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内之委者，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爲節。諸侯、辟、任、附城、群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奸，受取賕賂以自共給。

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到後部共十郡挂起鈎來；以及六司和六卿，都隨着他們所隸屬的大臣跟有關地區的災害挂起鈎來，也按照百分比的多少來減少俸禄。從京城倉庫的儲積糧裏面領取俸禄的郎官、侍從官和京城官吏，根據太官進獻的美好食物的齊備或減少作爲尺度。諸侯、辟爵、任爵、附城和各種辦事人員也各跟有關地區的災害挂起鈎來。希望君臣上下同心同德，鼓勵促進農業生産，安撫善良的老百姓。”王莽的制度煩碎得像這個樣子，核算全國的會計報表不好辦，官吏終究領不到俸禄，各自利用自己的職權幹壞事，靠收受賄賂來供給自己的需要。

是月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毁而北行。遣大司空王邑行視，還奏狀，群臣上壽，以爲《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

這個月戊辰日，長平館西岸坍塌，把涇河阻塞不通，冲决堤壩向北流去。派遣大司空王邑去巡視，回來報告了情况，大臣們向王莽祝賀，認爲這就是《河圖》所説的“用土去鎮服水”，是匈奴滅亡的好兆頭。於是派遣并州牧宋弘和游擊都尉任萌等人統率軍隊進擊匈奴，到達邊境駐扎下來。

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

七月辛酉日，霸城門發生了火災，這裏就是民間所説的青門。

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大司馬陳茂以日食免，武建伯嚴尤爲大司馬。

本月戊子最後一天，出現了日食。宣布全國大赦。又命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級官吏推舉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四科傑出者各一人。大司馬陳茂因爲出現了日食被免職，武建伯嚴尤擔任大司馬。

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絶，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群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

十月戊辰日，王路朱鳥門發出響聲，白天晚上都没有停止，崔發等人説道：“虞帝打開四座門，讓自己能够遠聽四方。朱鳥門叫，表明新朝應當修明古代聖王的禮制，招引四方的賢士。”於是讓大臣們都來祝賀，所推舉的四科傑出者從朱鳥門進入宫殿回答皇帝的策問。

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就

平蠻將軍馮茂攻打句町，士兵害了瘟疫，死亡的有十分之六七，徵收人民財物，十分之中拿走五分，弄得益州郡民窮財盡，而戰争没有取得勝利，王莽把他調回來關進監獄，死在獄中。再派寧始將軍廉丹和庸部牧史熊攻打句町，殺死了一些敵人，取得了一定的勝利。王莽調廉丹和史

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越巂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且十年，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南，山險高深，茂多驅衆遠居，費以億計，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十四，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爲長沙連率。

熊，廉丹和史熊希望增加軍隊和物資，一定徹底打敗敵人纔回來。又大肆搜刮，就都郡大尹馮英不肯給，上報告説“自從越巂郡遂久縣的仇牛和同亭郡的邪豆這些部族反叛以來，前後差不多十年了，郡縣地方軍民進行抗擊没有停止過。接着任用馮茂，勉强推行不顧後果的政策。僰道縣以南地區，山勢險峻深邃，馮茂儘量把人民趕到遠地居住，用費要用億來計算，軍官士兵遭受毒氣死亡的達到十分之七。現在廉丹和史熊對於自己保證的規定期限不能完成任務感到害怕，調用各郡的士兵和糧食，又搜刮人民財物，拿走了他們的十分之四，弄得梁州地區民窮財盡，却始終不能取勝。應當停止戰鬥，派軍隊統守并開墾耕種田地，明令規定設置封賞，獎勵那些抗擊有功的軍民。”王莽發火了，免掉了馮英的官職。後來有所覺悟，説道：“馮英也不便深加責怪。”又任命馮英作長沙郡連率。

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導其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翟義的黨羽王孫慶捉到了，王莽讓太醫、藥劑師和高明的屠手一道解剖他，測量五臟，用小竹枝貫通他的脉管，弄清它的來龍去脉，説明可以用來治療疾病。

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己校尉郭欽别將。焉耆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爲填外將軍，封剿胡子，何封爲集胡男。西域自此絶。

這一年，派遣特使五威將王駿和西域都護李崇率領戊己校尉出使西域，各國都到郊外迎接并進獻財物。各國以前殺死了西域都護但欽，王駿想要襲擊他們，命令副帥何封和戊己校尉郭欽率領部隊單獨行動。焉耆國謊稱投降，埋伏軍隊襲擊王駿等人，都死了。郭欽和何封來遲，襲擊了他們的老弱殘餘，取道車師國回轉進入邊界。王莽授任郭欽作鎮外將軍，賜封剿胡子，賜封何封爲集胡男。從此與西域各國斷絶了關係。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紀逡，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黄髮，靡有愆失。其封林爲建德侯，逡爲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賜弟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

四年五月，王莽説：“保成師友祭酒唐林和原諫議祭酒琅邪郡人紀逡，孝順父母，恭敬兄長，對事忠誠，待人仁愛，尊敬朝廷，愛護百姓，廣泛通曉古籍，德行純厚完美，直到老年，没有過失。賜封唐林爲建德侯，紀逡爲封德侯，都給予特進之位，接見他們的禮儀像接見三公一樣。賞賜大宅子一所、錢三百萬，授予憑几和手杖的待遇。”

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

六月，重新在明堂把象徵封國的茅土授予諸

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于兹，乃今定矣。予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欽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内故錢，予其禄，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嗇，托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

侯，説道："我規劃土地制度，封建五等諸侯，根據經典的正文，符合經典的解説，貫通經義的事理，再三思考，再三討論，自從始建國元年以來到現在快九年了，今天纔正式定下來。我親自設立文石臺階，陳列菁茅和四色泥土，敬謹禱告於泰山、國家宗社、大地之神和先代的祖父祖母，然後頒授它。各歸各的封國，撫育管教人民，以建立功業。那些在邊境地區或江南一帶的諸侯，雖然不是詔令所召唤而被派遣到京城來侍奉皇帝的，納言掌貨大夫權且調撥京城庫存金錢發放他們的俸禄，公爵每年八十萬錢，侯爵、伯爵每年四十萬錢，子爵、男爵每年二十萬年俸。"然而還是不能完全得到。王莽喜歡説空話，羨慕古代的制度，多給人賜封爵位，性格其實吝嗇，拿土地規劃没有確定作爲托辭，所以權且先授予象徵封國的茅土，用來安慰喜歡封爵的人。

是歲，復明六管之令。每一管下，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衆。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盗賊起。納言馮常以六管諫，莽大怒，免常官。置執法左右刺奸。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

這一年，重申六項財政經濟管理制度。每一項管理制度下達，總要爲它設置法令條規來加以防範，違犯的人最重的罪甚至被處死，官吏和平民犯罪受罰的更加多了。又對上公以下凡蓄養了奴婢的一律徵税，都是每一個奴婢出三千六百錢，天下人更加怨恨，盗賊興起。納言馮常就六項管理制度的問題進行了規勸，王莽大怒，免去了馮常的官職。設置執法左刺奸和執法右刺奸。選用能幹的官吏侯霸等人分别督察六尉和六隊，職權像漢朝的刺史一樣，隨帶三公辦事人員每郡一人處理有關事項。

臨淮瓜田儀等爲盗賊，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女子吕母亦起。初，吕母子爲縣吏，爲宰所冤殺。母散家財，以酤酒買兵弩，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其衆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盗賊，還言"盗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税。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奸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盗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

臨淮郡瓜田儀等人作盗賊，盤踞會稽郡城長州苑，琅邪郡婦女吕母也起事。起初，吕母的兒子作縣吏，被縣長冤枉殺死。吕母拿出家中財産，用來買酒肉、武器，秘密地優待貧窮小夥子，得到了一百多人，便進攻海曲縣，殺死了縣長去祭她兒子的墳墓。然後帶兵到海上活動，她的隊伍逐漸壯大，後來共有上萬人。王莽派遣使者就地赦免盗賊，使者回來説："盗賊解散了，時常又會合攏來。詢問他們原由，都説苦於禁令煩瑣苛細，不能行動。努力耕作的收入，不够用來繳納賦税。關着門安分守己，又會受到鄰居私自鑄錢和私藏銅的連累，奸吏藉以勒索人民。人

"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説，輒遷之。

民走投無路，衹好都起來作盜賊。"王莽大怒，免掉他們的官職。其中有的人順着他的意圖，説"亂民驕縱狡猾，應當懲辦"，還説"時運合該如此，不久就會消滅的"，王莽就高興，總是提拔他們。

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

這年八月間，王莽親自去南郊，鑄造威斗。威斗是用銅摻進五色石子鑄成的，形狀像北斗，長二尺五寸，想要用來威懾各部農民軍。威斗鑄成了，讓司命扛着它，王莽外出它就在前頭，王莽進宫就把它放在身旁。鑄造威斗的那天，天氣特别冷，百官人馬有凍死的。

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

五年正月初一，北軍營壘的南門發生了火災。

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荆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間者，國張六管，税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爲盗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盗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闊其租賦，幾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

任命大司馬司允費興作荆州牧，王莽接見他，詢問他到達任所以後的計劃方案，費興回答説："荆州、揚州的人民大都依靠山林湖沼，以捕魚、樵采作爲職業。前一段時間，國家推行六管制度，徵收山林湖沼税，損害、剥奪了人民的利益，加上連年久旱，百姓飢餓窮困，所以流爲盜賊。我到達任所以後，想要下令明白曉諭盜賊返回家園，貸放農具、耕牛、種子、糧食，減免他們的賦税，希望可以解散、安撫他們。"王莽發怒，免掉了費興的官職。

天下吏以不得奉禄，并爲奸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爲奸利增産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産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幾以禁奸，奸愈甚。

全國的官吏因爲得不到俸禄，紛紛去牟取非法利益，郡尹縣宰家産積累上千斤金。王莽下詔書説："徹查始建國二年匈奴擾亂中原以來，所有軍官和邊境官吏大夫以上牟取非法利益增加産業發了財的，没收他們家中所有財産的五分之四，用來幫助邊防的急需。"各公府辦事人員乘坐傳車跑遍全國，仔細審查貪污案件，動員軍官告發他們的將領，奴婢告發他們的主人，希望用這樣的辦法來禁止奸邪，可是奸邪却越加厲害。

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己夏處南山臧薄冰"，二曰"肅聖寶繼"，三曰"德封昌圖"。又宗舅吕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爲皇孫，爵爲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而與交

皇孫功崇公王宗由於給自己畫了一幅畫像，穿着天子的衣服，戴着天子的冠冕，刻了三枚印章：第一枚是"維祉冠，存己夏，處南山，藏薄冰"，第二枚是"肅聖寶繼"，第三枚是"德封昌圖"，因而犯了罪。又王宗的舅父吕寬家以前被流放到合浦郡，暗地裏跟王宗聯係，被發覺後，審查核實，王宗自殺了。王莽説："王宗親屬關

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毋將，將而誅焉'。迷惑失道，自取此辜，烏呼哀哉！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賜謚爲功崇繆伯，以諸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郡。”宗姊妨爲衛將軍王興夫人，祝詛姑，殺婢以絶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䡴惲責問妨，并以責興，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巛》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以驕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

係是皇孫，爵位是上公，知道吕寬等人是叛逆分子，而竟跟他們來往；刻製銅印三枚，印文的意思很鬼祟，不知滿足，覬覦非分的希望。《春秋》的原則是'對國君和父母不得存惡念，有惡念就要懲罰他'。迷惑得背離了正道，自己犯了這樣的罪行，可悲呀！王宗本來名叫王會宗，因爲制度規定要取消雙名，現在恢復原名王會宗。貶低他的爵位，改變他的名號，賜予謚號叫功崇繆伯，按照伯爵的禮儀安葬在他原來的封國穀城郡。”王宗的姐姐王妨是衛將軍王興的夫人，祈禱鬼神給她婆母降災禍，爲了滅口殺死婢女。事情被發覺了，王莽讓中常侍䡴惲責問王妨，并且拿這件事責備王興，王妨和王興都自殺了。事情牽連到司命孔仁的妻子，也自殺了。孔仁見到王莽便摘下帽子請罪，王莽讓尚書彈劾孔仁：“坐着繪有天文圖像的車子，套着母馬，左邊是青龍標志，右邊是白虎標志，前頭是朱雀標志，後頭是烏龜標志，右手拿着五威節，左肩扛着威斗，稱號叫作赤星，這些都不是用來讓孔仁爲所欲爲，而是用來尊崇新朝的威嚴命令。孔仁擅自摘下天文冠，這是犯了不敬皇帝的罪行。”王莽又下詔書指示不要彈劾他，更换一頂新帽子就行了。他喜怒無常就像這個樣子。

以直道侯王涉爲衛將軍。涉者，曲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爲大司馬，薦莽自代，莽恩之，以爲曲陽非令稱，乃追謚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

任命直道侯王涉作衛將軍。王涉是曲陽侯王根的兒子。王根在成帝時期擔任大司馬，曾經推薦王莽接替自己的職務，王莽因此感激他，認爲曲陽不是一個美好的名稱，纔追謚王根爲直道讓公，讓王涉繼承了他的爵位。

是歲，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衆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

這一年，赤眉軍力子都和樊崇等人由於饑荒而聚集起來，在琅邪郡起事，到處搶劫，部隊共有萬人。王莽派遣使者調動郡國地方部隊攻打他們，不能取勝。

六年春，莽見盗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張樂崑崙虔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復以寧始將軍爲更始將

六年春季，王莽看到盗賊很多，便讓太史推算出三萬六千年的曆法大綱，每六年改一次年號，布告全國。下文告説：“《紫閣圖》説：'太一和黄帝都成爲神仙上天了，在崑崙山的虔山上演奏仙樂。後代獲得了祥瑞的英明帝王，應當在秦地終南山上演奏仙樂。'我不聰明，没有自覺地遵行，到現在纔懂得了。再把寧始將軍稱爲更

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予其饗哉！”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

始將軍，是順從符命的意思。《易經》不是說過嗎？‘日日更新就是優秀的品德，在運動變化的過程中不斷有新事物產生就叫作“易”。’我會享受這種幸福的！”想要用這樣的辦法來眩惑百姓，消除盜賊。大家都訕笑這些作法。

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群臣始冠麟韋之弁。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

初次向明堂、太廟進獻《新樂》。大臣們開始戴鹿皮帽子。有人聽到那音樂的曲調，說道：“凄涼嚴肅而且低沉，不是振興國家的音樂。”

是時，關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衆寖多。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曅擊蠻夷若豆等，太傅犧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以爲鋭卒。一切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黄綬皆保養軍馬，多少各以秩爲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

這時候，關東地區接連幾年遭到乾旱饑荒，力子都等部衆逐漸增多。更始將軍廉丹攻打益州没能取勝，召回。再派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和庸部牧李曅去攻打部族首領若豆等，派太傅犧叔士孫喜去平定各地的盜賊。同時匈奴侵犯邊境很厲害。王莽便大規模招集全國的壯丁以及死刑罪犯和官吏、平民的家奴，起名叫猪突豨勇，把他們作爲精鋭的士兵。一切費用向全國的官吏和平民徵收，估量財産抽取三十分之一，綢絹都運送到長安。命令公卿以下直到郡縣佩帶黄色印紐的官吏都要保養軍馬，馬匹的多少根據各人的俸禄規定等級。又廣泛招集有奇巧技術可以用來攻打匈奴的專門人才，打算越級提升職位來任用他們。建議對國家有利的事情的人以萬計：有的説能够不用舟船渡過江河，人馬連接，可以渡過上百萬的軍隊；有的説不要携帶一斗糧食，衹要服食藥物，軍隊可以不飢餓；有的説能够飛行，一天飛行一千里，可以去偵察匈奴。王莽就讓他試試，那個人拿大鳥的羽毛做成兩扇翅膀，頭上和身上都附上羽毛，遍身用環形紐帶纏繞，飛行幾百步就掉下來了。王莽知道他們不能任用，硬要博得珍惜人才的名聲，都任命作理軍，拿車馬賞賜他們，等待出發。

初，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内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歙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安，强立以爲須卜善于後安公。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静，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槀街，一胡人耳，不如在

當初，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他的妻子是王昭君的女兒，曾經歸附中原。王莽派遣王昭君的侄兒和親侯王歙引誘須卜當到邊界，脅迫他來到長安，强迫立他爲須卜善于後安公。起初王莽想要引誘須卜當，大司馬嚴尤規勸道：“須卜當在匈奴右部，他的軍隊没有侵犯過邊境，總是把單于的消息告訴中原，這是一個方面的巨大幫助。現在迎接須卜當安置到長安槀街，不過一

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輿而立當代之。出車城西橫廄，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西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諫莽。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爲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絶，寇賊奸宄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皃很自臧，持必不移，懷執異心，非沮軍議。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韍，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爲大司馬。

個匈奴人而已，不如讓他留在匈奴有利。”王莽没有聽從。已經把須卜當弄來了，想要派遣嚴尤和廉丹攻打匈奴，都賜姓徵氏，稱爲二徵將軍，要殺死單于輿而立須卜當去代替他。出兵長安城西馬欄，没有起行。嚴尤向來具有智謀和才幹，反對王莽攻打西方外族，屢次規勸，王莽都没有聽從，於是撰述古代名將樂毅和白起不被信任的歷史教訓以及陳述邊疆防務事宜的文章共三篇，上報去委婉曲折地規諫王莽。等到廷議，嚴尤堅決説明匈奴可以權且放在後面，首先要憂慮山東地區的盜賊。王莽大怒，便下策書給嚴尤説：“你就職四年了，外族擾亂中原不能够鎮壓下去，盜賊奸邪不能够消滅，不畏懼上天的威嚴，不服從皇帝的命令，相貌狠毒，還自以爲善良，固執己見，不可改變，懷抱貳心，破壞軍事計劃。我不忍心交給法司處理，應當繳上大司馬武建伯的印信，回到原籍去。”任命降符伯董忠作大司馬。

翼平連率田況奏郡縣訾民不實，莽復三十稅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爲伯，賜錢二百萬。衆庶皆詈之。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

翼平郡連率田況報告郡裏縣裏估量人民財産不真實，王莽又按三十分之一徵收。認爲田況説話忠誠，關心國家，把他的爵位提升爲伯爵，賞賜錢二百萬。廣大民衆都咒駡他。青州和徐州的人民很多都抛棄家園流亡，老的弱的死在路上，强壯的加入了盜賊的隊伍。

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户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莽聞惡之，留霸在所新豐，更其姓曰巨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

夙夜郡連率韓博上報説：“有個奇人，身高一丈，體大十圍，來到我的公府，説想要奮力去攻打匈奴。自己説名叫巨毋霸，生長在蓬萊東南，五城西北的昭如海邊，輕便車裝不下，三匹馬拖不起。立刻用大車套四馬，竪立虎旗，裝載巨毋霸前來京城。巨毋霸睡覺頭枕鼓，用鐵筷子吃飯，這是上天要他來輔佐新朝的。希望您製造一輛大甲高車，一套孟賁、夏育穿的衣服，派遣大將一人和勇士一百人到路上來迎接他。京城門户不能够容納他的，把它們開高些、開大些，把他給各外族看看，可以鎮懾、安定天下。”韓博的意思想要用來譏諷王莽。王莽聽到了，怨恨韓博，讓巨毋霸留在他所在的新豐縣，更改他的姓叫巨母氏，意思是説多虧文母太后降生這個人，這是使自己成爲霸王的符命。把韓博關進監獄，

認爲那些話不是他所應當説的，處死。

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曆號也。

第二年改年號叫作地皇，是依照三萬六千年曆法大綱上的年號。

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讙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盡歲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

地皇元年正月乙未日，宣布大赦全國。下文告説："正當出兵行軍的時候，敢有奔跑吵鬧觸犯法律的，就殺頭，不要等到行刑季節，這道命令實行到年底爲止。"於是春季夏季都在都市裏殺人，百姓恐怖，路上相見，祇有以目示意，不敢交談。

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乃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爲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見于天，以正于理，塞大異焉。"

二月壬申日，太陽當頂時天色黑暗。王莽討厭這種現象，下文告説："前些時候日中出現昏暗，陰氣侵犯陽氣，黑氣形成災異，百姓没有誰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派遣屬員去追究上報非常事故的人，想要遮蔽皇帝的耳目，因此從上天發出了譴責，應當讓他受到法律制裁，來補救這樣的大災異。"

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黄帝定天下，將兵爲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内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應協於《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爲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爲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爲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

王莽看到四方盜賊很多，想再要威懾他們，又下文告説："我的偉大的皇初祖考黄帝平定天下，自己統率軍隊擔任上將軍，豎起華麗的車蓋，立起北斗形的禮器，大本營設置大將，營外軍設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一百二十五人，裨將軍一千二百五十人，校尉一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軍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百長二十二萬五千人，士官四十五萬人，戰士一千三百五十萬人，應合《易經》所説的'弓箭鋭利，用來威懾天下'。我接受符命的文辭，取法古人，打算逐步設置起來。"於是設置前大司馬、後大司馬、左大司馬、右大司馬、中大司馬的職位，授予各州牧軍銜爲大將軍，各郡卒正、連帥、大尹軍銜爲偏將軍，屬令、屬長軍銜爲裨將軍，各縣長軍銜爲校尉。乘坐傳車的使者經過各郡國，每天將近十批，倉庫裏没有現存的糧食供給，駕傳車的馬匹不能够滿足，就徵用路上的車馬，取給於民間。

七月，大風毁王路堂。復下書曰："乃壬午餔時，有列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昔符命文立安爲新遷王，臨國雒陽，爲統

七月間，大風損毁了王路堂。又下文告道："前向壬午日申時，發生了暴風大雷雨發掘房屋、摧折樹木的變故，我對此非常驚疑，我對此非常戰栗，我對此非常恐懼。俯伏考慮十天，迷惑纔解除了。從前符命文辭説要立王安爲新遷王，讓

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以爲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雒陽爲統，謂據土中爲新室統也，宜爲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厢及後閣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壬午，烈風毁王路西厢及後閣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閣，閣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黄帝皆得瑞以仙，後世褒主當登終南山。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統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錯手足。'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爲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飢，蠻夷猾夏，寇賊奸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爲新遷王，臨爲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内安中國焉。"

王臨在洛陽建國，作統義陽王。這時我在代行皇帝職權，謙辭不敢接受，讓他們接受了公爵。那以後金匱文辭來到了，輿論都説：'王臨在洛陽建國作統義陽王，是説他據有全國的中心作新朝的繼承者，應當作皇太子。'從此以後，王臨久病，後來雖然痊愈，但没有完全康復，朝見時需要坐在毯子上面，由别人舉着毯子放在車厢裏推着行進。在王路堂朝見時，要在西厢房和後閣更衣室中陳設帷帳休息，又因爲皇后得病，王臨暫時離開原來的住處來到這裏居處，他的妃妾住在東永巷。壬午日，暴風損毁王路西厢房和後閣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有一棵粗十圍的榆樹，向東邊倒下，撞擊東閣，東閣就是東永巷的西邊圍墻。這些地方都破碎折斷，屋瓦毁壞，發掘房屋，拔出樹木，我對此非常驚駭。又天文官報告説月球侵犯心宿前星，這有預兆，我很擔心這件事。俯伏考慮《紫閣圖》文辭，太一和黄帝都獲得祥瑞而成仙，後代偉大的君主會登上終南山。所謂新遷王，就是太一新遷的後繼者。統義陽王就是推行五倫憑藉禮義登上皇位從而上升仙境的後繼者。王臨有哥哥而稱爲太子，名分不正。宣尼公説：'名分不正，講起話來就不順當、不合理，以致執行刑罰不正確、不恰當，老百姓就不知道怎麽辦纔好。'想我登上皇位以來，陰陽没有調和，風雨不適時，屢次遭到大旱和蝗蟲螟蟲造成災害，糧食缺少，百姓被饑荒所苦，外族擾亂中原，盗賊奸邪搗亂，以致人民惶恐不安，不知道怎麽辦。深深地思考這些罪責，在於名分不正。應當立王安作新遷王，王臨作統義陽王，希望用這個措施來保全我的兩個兒子，子孫發達，對外排除四方外族，對内安定中原。"

是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臧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黄廝赤，其令郎從官皆衣絳。"

這個月，杜陵寢廟便殿中已經廢置不用的收藏在内室箱子裏的皇帝用物虎紋衣出來，到外堂上自動豎立，很久纔萎縮落地。看見了的官吏和士兵把這件事上報，王莽討厭這件事，下文告説："珍視黄色，賤視火紅色，應當讓郎官、侍從官都穿着大紅色的衣服。"

望氣爲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盗賊多，欲視爲自安能建萬世

專門觀察雲氣的人很多都説出現了大興土木的徵象，王莽又看到各地盗賊很多，想要顯示自

之基者，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修，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將親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載行視，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崔發、張邯說莽曰："德盛者文縟，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算，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六百斛爲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墮云；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銀雕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巨萬，卒徒死者萬數。

己是一個心胸坦蕩能夠建立子孫萬代的基業的人物，便下文告說："我承受天命以來，遭遇不幸的命運，災難的周期，國庫空虛，百姓貧窮，祖宗祠廟没有修建，權且在明堂太廟舉行祫祭，我日日夜夜都在惦念着，不敢淡忘。深深想到吉祥昌盛没有比今年更好的了，我纔選擇波水的北邊，郎池的南邊，是好地址。我又選擇金水的南邊，明堂的西邊，也是好地址。我打算在這裏親自動土奠基。"於是就在長安城南進行營建，基地面積總共一百頃。九月甲申日，王莽站在車上巡視，親自舉起棒槌築了三下。大司徒王尋和大司空王邑拿着符節，還有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幾十人監督指揮建造。崔發和張邯勸說王莽說："德行崇高的人必然禮儀豐富，應當讓這項工程的結構規模顯得堂皇富麗，讓全國人民都知道，而且要讓千秋萬代之後都無法超過。"王莽便廣泛徵求全國工匠的許多設計圖樣，運用勾股定理來測量計算，以及官吏和平民由於慷慨好義捐獻錢糧來幫助建設的，在大路上絡繹不絶。拆毁長安城西上林苑中的建章宮、承光宮、包陽宮、大臺宮、儲元宮和平樂館、當路館、陽祿館，共十多所，拿它們的木材磚瓦來修建九所祠廟。從這個月起，下了六十多天的大雨。讓平民繳納米糧六百斛可以作郎官，原來是郎官的可以增加俸禄和賞賜爵位到附城爲止。九所祠廟是：第一是黃帝太初祖廟，第二是虞帝始祖昭廟，第三是陳胡王統祖穆廟，第四是齊敬王世祖昭廟，第五是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共五所祖廟永遠不准廢除；第六是濟南伯王尊禰昭廟，第七是元城孺王尊禰穆廟，第八是陽平頃王戚禰昭廟，第九是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堂都是層叠的房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四方各長四十丈，高十七丈，其餘的祠廟相當於它的一半。用銅皮包裹斗栱，用鑲金鑲銀的花紋作爲裝飾，用盡了各種工藝美術的技巧。把高地作爲基礎，把旁邊低下的地方增築起來，工程費用無法計算，累死的奴隸和民夫上萬人。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

鉅鹿郡男子馬適求等人謀劃發動燕地、趙地的軍隊來討伐王莽，大司空的辦事人員王丹發覺了，把它上報。王莽派遣三公大夫去逮捕追究他

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爲輔國侯。

們的黨羽，牽連到各郡國權威人士幾千人，都被處死。賜封王丹爲輔國侯。

自莽爲不順時令，百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壹切之法以來，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枹鼓稀鳴，盗賊衰少，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未滅誅，蠻僰未絶焚，江湖海澤麻沸，盗賊未盡破殄，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摇。今復壹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奸。"

自從王莽措施不合時令，百姓怨恨，王莽仍安於這種狀況，又下文告説："想到制定這樣的權宜法令以來，長安是六鄉大縣的中心城市，報警的鼓聲響得稀少了，盗賊減弱、減少了，百姓安居鄉土，年成因此獲得了豐收，這就是采取權宜措施的功效。現在匈奴没有滅亡，西南夷没有滅絶，四方各地像一團亂麻，盗賊没有完全消滅，又在興辦恭敬祖宗和神祇的大建設，民衆動摇。現在還有必要實行這項法令，到二年底終止它，用來保全善良的老百姓，挽救愚蠢邪惡的人。"

是歲，罷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銖，枚直一。兩品并行。敢盗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没入爲官奴婢。

這一年，廢止大錢和小錢，改用貨布，貨布長二寸五分，寬一寸，值貨錢二十五枚。貨錢直徑長一寸，重五銖，每枚是一個單位。兩種貨幣同時流通。敢有私自鑄錢和衹用布貨的，鄰居知情不揭發檢舉的，都没收作官府的奴婢。

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爲太傅。尊曰："國虚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袖，乘牝馬柴車，藉槀，瓦器，又以歷遺公卿。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污染其衣。莽聞而説之，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封尊爲平化侯。

太傅平晏死了，任命予虞唐尊作太傅。唐尊説："國庫空虚，人民貧困，災禍的根源在於奢侈過度。"於是身穿小袖短衣，乘坐母馬駕的簡陋的車子，睡坐時用乾草作襯墊，用瓦器作餐具，又用瓦器盛着食物贈送公卿大官。外出時看到不分開走路的男女，唐尊自己下車，采用象徵性的刑罰，拿紅色抹布弄髒他們的衣服。王莽聽到了，贊賞他的作法，下詔書明白告誡公卿大臣考慮向他看齊。賜封唐尊爲平化侯。

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衆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墊爲池。

這時候，南郡人張霸和江夏郡人羊牧、王匡等在雲杜縣綠林山起事，號稱下江兵，部隊都有一萬多人。武功縣中水鄉居民三家房屋陷下去成爲了池沼。

二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怠解，更置牧監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

二年正月，把州牧提高到三公的地位，調查揭發鬆鬆垮垮的官吏，另外設置州牧、部監的副職，俸禄是元士級，戴着法冠，像漢朝的刺史一樣執行任務。

是月，莽妻死，謚曰孝睦皇后，葬渭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年。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

這個月，王莽的妻子死了，賜給謚號叫孝睦皇后，安葬在渭陵長壽園西邊，讓她永遠侍奉文母，給她的墓地起名叫億年。當初王莽的妻子由於王莽幾次殺死了她的兒子，哭瞎了眼睛，王

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能爲星，語臨宫中且有白衣會。臨喜，以爲所謀且成。後貶爲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奸、謀殺狀。莽欲秘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驃騎將軍同説侯林賜魂衣璽韍，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爲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後，爲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爲太子，有烈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爲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佑，夭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謚，謚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愔起。"愔亦自殺。

莽讓太子王臨住在宫中照顧她。王莽妻子身邊的侍者原碧，王莽奸淫了她。後來王臨也跟她通奸，恐怕事情泄露，兩個人計劃一同殺死王莽。王臨的妻子劉愔，是國師公的女兒，會觀察星象，告訴王臨宫中將會有白衣會。王臨高興了，以爲自己所計劃的事將會成功。後來被貶降作統義陽王，被打發到外面的宅子裏居住，更加憂慮恐懼。當王莽的妻子病得厲害的時候，王臨給她一封信説："皇上對於子孫極爲嚴厲，以前長孫和仲孫都是三十歲的年紀就死了。現在我王臨又剛好三十歲，衹恐怕一旦皇后有什麽不幸，我就不知道會死在哪裏!"王莽來探望妻子的病情，看見了那封信，大發怒火，懷疑王臨有惡意，不讓他參加喪禮。已經安葬了，逮捕原碧等人審問，完全承認了通奸、謀殺等情况。王莽想要掩蓋這件事，派人殺死辦案人員司命從事，把他們埋在監獄裏，家裏不知道他們到哪裏去了。賜給王臨毒藥，王臨不肯喝，自殺而死。命侍中驃騎將軍同説侯王林賜給鬼衣和印信，下策書説："符命文辭説要立王臨作統義陽王，這是説新朝開國三萬六千年之後，作爲王臨的後代的人纔會像潜龍飛騰一樣興起。我以前錯誤地聽從輿論的意見，把王臨作爲太子，後來發生了暴風的災異，就順從符命，立他作統義陽王。在此以前，從此以後，他不表示服從，以致不能享受自己的福氣，年紀輕輕短命而死，可悲啊！考查所作所爲賜予謚號，賜給他謚號叫繆王。"又命令國師公説："王臨本來不懂得星象，事情是從劉愔開始的。"劉愔也自殺了。

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爲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曅，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爲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棄。"章視群公，皆曰："安友于兄弟，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以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爲功脩公，匡爲功建公，曅爲睦脩

這個月，新遷王王安病死了。當初，王莽爲列侯去封國的時候，寵愛侍者增秩、懷能和開明。懷能生下了兒子王興，增秩生下了兒子王匡和女兒王曅，開明生下了女兒王捷，都留在新都國，因爲他們的身份不明的緣故。等到王安病得厲害了，王莽自己擔心没有兒子，替王安寫了一道奏章，讓他上奏道："王興等人的母親雖然出身微賤，親屬關係仍然是皇子，不可以拋棄。"王莽把奏章交給各大臣傳閲，都説："王安友愛兄弟，應當趁着春夏兩季加給封爵。"於是派遣

任，捷爲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莽壞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

使者用王車前去迎接王興等人，賜封王興爲功脩公，王匡爲功建公，王盱爲睦脩任，王捷爲睦逮任。王莽的孫子公明公王壽病死了，一個月裏死了四個人。王莽毀壞漢武帝和漢昭帝的祠廟，把子孫分别埋葬在裏面。

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并侵，百姓怨恨，盜賊并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音徵，徵火也，當爲漢輔。"因爲焉作讖書，言"文帝發忿，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樊王，姓爲劉氏，萬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行"。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

魏成郡大尹李焉跟占卦者王況商量，王況對李焉説："新朝開國以來，田地和奴婢不准買賣，幾次改變貨幣，頻繁地徵調民間的人力和物資，軍隊騷擾，四方外族紛紛入侵，百姓怨恨，盜賊紛紛起事，漢朝會復興。您姓李，李和徵讀音相近，徵聲屬火，應當成爲漢朝的輔佐。"於是替李焉寫作讖書，説道："文帝發怒了，在陰間督促軍隊，北方通告匈奴，南方通告越人。江中的劉信，結成仇敵，報復冤仇，要恢復和繼承祖宗的事業，四年會要出兵。江湖上有大盜，自稱爲樊王，姓劉，千萬人成群結隊，不接受赦免的命令，要動摇長安和洛陽。十一年會要進攻，太白星發出光輝，歲星進入東井宿，他的號令應當推行。"又説明王莽的大臣們的吉凶禍害，各有日期。彙編成爲十多萬字。李焉讓屬員抄寫那本書，屬員逃走告發了他。王莽派遣使者就地逮捕李焉，交付司法官吏進行審判，都被處死。

三輔盜賊麻起，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遣太師犧仲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

三輔地區盜賊紛紛起事，便設置捕盜都尉的官職，讓執法謁者在長安城郊追擊盜賊，建立鳴鼓攻賊的警報旗幟，使者跟隨在他們的後面進行監督。派遣太師犧仲景尚和更始將軍護軍王黨率領軍隊攻打青州和徐州，國師和仲曹放協助郭興攻打句町。轉運全國的錢糧前往西河郡、五原郡、朔方郡和漁陽郡，每一郡以百萬計，想要用以攻打匈奴。

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

秋季裏，降霜，凍死了豆類，關東地區饑荒嚴重，發生了蝗災。

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没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孫喜、景尚、曹放等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

平民違犯鑄錢的禁令，鄰居連坐，被没收作官府的奴婢。其中男子坐囚車，兒童和婦女步行，用鐵鎖鏈束縛他們的脖子，輾轉前往鑄錢的官府，以十萬計。到達後改變他們的夫妻關係，愁苦而死的十個中有六七個。士孫喜、景尚和曹放等人攻打盜賊没有取勝，軍隊胡作非爲，百姓更加困苦。

莽以王況讖言荆楚當興，李氏爲輔，欲厭之，乃拜侍中掌牧大夫李棽爲大將軍、揚州牧，賜名聖，使將兵奮擊。

王莽因爲王況的讖書説荆、楚地區會興起，李姓成爲輔佐，想要厭勝它，於是授任侍中掌牧大夫李棽作大將軍、揚州牧，賜名叫李聖，讓他統率軍隊奮勇進擊。

上谷儲夏自請願説瓜田儀，莽以爲中郎，使出儀。儀文降，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爲起冢、祠室，謚曰瓜寧殤男，幾以招來其餘，然無肯降者。

上谷郡人儲夏自動請求願意去勸説瓜田儀投降，王莽任命他作中郎，讓他去叫瓜田儀出來投降。瓜田儀上文書表示投降，還没有出來就死了。王莽要來他的尸體安葬了他，給他修起高大的墳墓和祠廟，賜給謚號叫瓜寧殤男，希望用這樣的辦法招徠其餘的人，可是没有肯投降的。

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

閏月丙辰日，宣布全國大赦，全民的國喪和在詔書下達前的民間私人喪服也都解除。

郎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

郎官陽成脩進獻符命，説應當再立皇后，又説："黄帝靠着一百二十個女子成了神仙。"王莽於是派遣中散大夫和謁者各四十五人分道巡視全國，廣泛選取有被鄉里推崇的美好女子送上名册來。

莽夢長樂宫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又感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户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

王莽夢見長樂宫銅人有五個起立，他厭惡這件事，想到銅人上刻着"皇帝剛剛統一全國"的字樣，就派尚方工人鑿掉所夢見的銅人胸前的文字。又感應漢高帝廟的神靈，派遣虎賁武士進入漢高帝廟，抽出劍來四面擲擊，用斧子砍壞門窗，用桃木湯揮灑墻壁，用土紅色鞭子抽打墻壁，讓輕車校尉住在那裏，又讓中軍北壘校尉住在漢高帝的寢廟裏。

或言黄帝時建華蓋以登仙，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載以秘機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黄衣幘，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輭車，非仙物也。"

有人説黄帝由於建造了華麗的車蓋而成爲神仙，王莽便製造九層的華麗車蓋，高八丈一尺，用黄金裝飾車蓋的骨架，用羽毛裝飾車蓋，用內部裝置機械的四輪大車裝載，套着六匹馬，由裹着黄頭巾、穿着黄衣服的力士三百人護衛，車上的人敲着鼓，拉車的人都呼喊"登仙"的口號。王莽外出時，讓它在前頭。官吏們私下裏説："這像靈柩車，不是神仙的用物。"

是歲，南郡秦豐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説博經以八投，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群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禄徵來與議，禄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曆，候氣變，

這一年，南郡人秦豐的部隊將近一萬人。平原郡女子遲昭平能够解説博奕經，用八枚博具投擲取勝，也在黄河的險要地區聚集了幾千人。王莽召集大臣們詢問捉拿盗賊的計劃方案，都説："這些觸犯了天條的罪犯，行走的死尸，活不多久了。"原左將軍公孫禄應召來參加會議，他説：

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僞以偷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犧和魯匡設六管，以窮工商。説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禄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管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

"太史令宗宣掌管天文曆法，推測氣運的轉移變化，把凶險的徵象當作吉利的徵象，淆亂天文，貽誤朝廷。太傅平化侯用虛僞的言行掩飾自己來竊取名譽地位，'害了人家的子弟'。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壞了師法，造成學術界的思想混亂。明學男張邯和地理侯孫陽搞井田制，使得民衆喪失土地産業。犧和魯匡設立六項管理制度，弄得工商業者走投無路。説符侯崔發吹牛拍馬來討好，使得下情不能上達。應當處死這幾個人來安慰全國人!"又説："匈奴不可以去攻打，應當跟它和好。我恐怕新朝的憂患不在匈奴，而在國家内部。"王莽發火了，讓虎賁武士攙扶公孫禄走了。然而稍微采納了他的某些意見，把魯匡降職去作五原郡卒正，因爲老百姓怨恨抨擊的緣故。六管制度并不是魯匡一個人搞起來的，王莽爲了滿足大家願望就把他拋棄了。

初，四方皆以飢寒窮愁起爲盗賊，稍稍群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亶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闋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鬥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爲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爲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强督奸，捕誅盗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盗發不輒得，至成群黨，遮略乘傳宰士。士得脱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爲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飢寒，犯法爲非，大者群盗，小者偷穴，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飢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盗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飢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

起初，各地人民都由於飢寒貧苦饞鋌而走險去作盗賊，逐漸聚集成爲群體，時常盼望着年成豐收了能够返回家園。部隊雖然以萬計，爲首的衹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不敢攻占城市，到處搶劫糊口，每天吃完就算了。各縣長官和州牧、郡太守都是自己亂碰亂撞被殺傷而死的，盗賊并不是存心想要殺死他們，可是王莽一直不懂得這個道理。這一年，有個大司馬士到豫州辦案，被盗賊俘虜了，盗賊把他送交縣裏。這個人回來，上報告備文細説情况。王莽大發怒火，認爲這是誣衊欺騙，把他送進了監獄。於是下文告責備四輔三公道："吏的意思就是管理、治理人民。宣揚德政，彰明恩澤，去管教撫育人民，這是善良政治的原則。壓制强梁，督察奸邪，逮捕處死盗賊，這是正義行爲的標準。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盗賊發生了，不能够逮捕法辦，直到結成群體，攔劫乘坐傳車的朝廷官吏。官吏脱了身的，又妄自説'我列舉罪狀譴責盗賊"爲什麼幹這種事"，盗賊説"就因爲貧窮的緣故罷了"。盗賊送我出來。'現在一些糊塗人談論的通常多是這樣。想想看，由於貧困飢寒，犯法爲非作歹，大的群體去搶劫，小的一個人去偷竊，不過這樣兩種方式，現在竟然有計劃有組織以千百計，這

於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

是叛亂的罪魁禍首，難道是飢寒可以解釋得了的嗎？七公應當嚴肅告誡卿大夫、卒正、連率和各大尹，認真管教撫養善良人民，迅速捉拿殲滅盜賊。如有不同心合力，憎恨邪惡行爲，譴責盜賊，而胡説他們是由於飢寒所迫纔這樣幹的，就逮捕監禁，查辦他們的罪行。”於是官吏們更加惶恐，没有誰敢説盜賊的真實情況，又不准擅自調動軍隊，盜賊因此終於無法制服。

唯翼平連率田况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爲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况自劾奏，莽讓况："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罪乏興。以况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後况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况領青、徐二州牧事。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將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

衹有翼平郡連率田况一向果斷勇敢，他發動年齡在十八歲以上的民衆四萬多人，發給他們庫存的武器，把軍事法令刻在石上向他們宣布。赤眉軍聽到了，不敢進入郡界。田况自動彈劾檢舉自己，王莽責備田况："没有發給虎符而擅自調集軍隊，這是擅動干戈犯上作亂，這種罪名應當跟貽誤軍機同樣處理。因爲你自己保證一定捉拿消滅盜賊，所以姑且不予處分。”後來田况自動請求越過郡界攻打盜賊，他的軍隊所指向的盜賊都被打敗了。王莽用加蓋了御璽的詔書命令田况代理青州和徐州兩州牧的職務。田况上報告説："盜賊剛發生，他們的基礎很薄弱，但不是地方治安官吏和鄰裏後備兵所能捉拿得了的。責任在於縣級主要官吏不在意，縣裏欺騙郡裏，郡裏欺騙朝廷，實際上有一百人，衹説十人，實際上有一千人，衹説一百人。朝廷忽略，不立即進行督察，給予責罰，終於發展到蔓延幾州，纔派遣將帥，多派出使者，輾轉督促。郡裏縣裏盡力服事上級長官，應付責問檢查，供給酒飯，準備物資和費用，來解救自己的死罪，没有工夫再去考慮盜賊和辦理公事。將帥又不能親自率領軍官和士兵去衝鋒陷陣，一交戰就被盜賊打敗，士氣逐漸削弱，徒然耗費了老百姓的錢糧。前次幸而得到了赦免的命令，盜賊想要解散，有人反而加以截擊，他們惶恐地退入山谷，輾轉傳告原先各郡縣已經投降的盜賊，都更加驚駭，恐怕被欺騙以致被消滅，因爲饑荒時期人心容易動摇，十來天的時間又是十多萬人，這就是盜賊所以衆多的緣故。現在洛陽以東地區，米價每石值兩千錢。我看到詔書，説想要派遣太師和更始將軍前來，他們兩人是權威的大臣，一定要多帶人員，而沿途

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陰爲發代，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令代監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爲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

民窮財盡，無法供給，如果隨從人員太少，就無法用來威震遠方。應當迅速選擇州牧、大尹以下官吏，明確規定對他們的賞罰，讓他們收集沒有城堡的分散的鄉聚和小封國，把它們的老弱居民遷移安頓到大城裏，儲積糧食，合力堅守。盜賊來攻城，就不能攻下，所經過的地方沒有糧食，憑這樣的發展趨勢，他們就不可能大規模聚集。像這樣，招撫他們就一定會投降，攻打他們就一定會被消滅。如果徒然再多派出將帥，地方官民害怕他們，反而比害怕盜賊還厲害。應當全部調回乘坐傳車的衆多使者，讓地方官民得到休養生息。您如果把平定兩州盜賊的任務委托我田況，我一定平定他們。”王莽畏忌厭惡田況，悄悄派出了接替他的人，派遣使者賜給田況蓋了御璽的詔書。使者到達，會見了田況，便讓接替的人監管他的部隊。田況隨同使者西行，到了長安，授任他作師尉大夫。田況走了以後，齊地的局勢終於不可收拾了。

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爲龍文衣，著角，長三尺。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封都匠仇延爲邯淡里附城。

三年正月，九所祠廟建築竣工，安放了神主。王莽去拜見，車隊按照最高規格組成，他的乘車套着六匹馬，馬披着用五彩羽毛織成龍形圖案的套子，頭上裝着義角，有三尺長。華蓋車和十輛大型戰車走在前頭。於是賞賜主持建廟工程的大司徒和大司空各一千萬錢，侍中和中常侍以下人員都有封賞。賜封建廟大工匠仇延爲邯淡里附城。

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曆數，故其道駁。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爲名。乃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或云寒民舍居橋下，疑以火自燎，爲此災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黄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爲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絶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成新室

二月，霸橋發生了火災，幾千人用水澆潑，不熄。王莽討厭這件事，下文告說：“三皇象徵春天，五帝象徵夏天，三王象徵秋天，五霸象徵冬天。從三皇、五帝到三王，都是靠德行來決定國家統治權力的轉移；五霸的出現，是由於這個時期沒有權威的帝王來統治，祇好由他們來填補時代的空缺，因而獲得了天運，所以他們的治國原則是雜亂的。想起長安的大街多數根據所鄰近的地方起名。前向二月癸巳日的深夜，到甲午日的早晨，火燒霸橋，從東端燒到西端，直到甲午日的傍晚，橋燒光了火纔熄滅。大司空巡視審問，有人說貧民在橋下留宿，可能是他們烤火取暖，造成了這場災害。第二天就是乙未日，是立

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飢，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爲長存館，霸橋爲長存橋。”

春的日子。我憑着神明聖祖黄帝、虞帝的後代子孫的身份承受天命，到地皇四年是十五年。剛好在三年冬季的盡頭徹底毁滅，反映了雜亂的霸道的霸橋，想要用來完成新朝統一長存的治國原則。又用毁滅這座橋來警告我們，要開拓東方的道路。現在東方年歲災荒，人民飢餓，道路不通，東岳太師迅速制定法令條規，開放東方各處糧倉，救濟貧苦人民，實行仁慈的原則。應當把霸館改名爲長存館，把霸橋改名爲長存橋。”

是月，赤眉殺太師犧仲景尚。關東人相食。

這個月，赤眉軍殺死了太師犧仲景尚。關東地區人吃人。

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祖都門外，天大雨，沾衣止。長老嘆曰：“是爲泣軍！”莽曰：“惟陽九之厄，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飢饉薦臻，百姓困乏，流離道路，于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東岳太師特進褒新侯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太師公所不過道，分遣大夫謁者并開諸倉，以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兖州，填撫所掌，及青、徐故不軌盗賊未盡解散，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安兆黎矣。”太師、更始合將鋭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　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言。

四月，派遣太師王匡和更始將軍廉丹東征，到京城城門外送行，天下大雨，淋濕了衣服纔停止。老年人嘆息説：“這是爲軍隊哭泣！”王莽説：“想起不幸的命運，跟災害之氣相會合，到去年終止了。大旱災、霜災、蝗災不斷發生，饑荒接連來到，百姓生活困難，到處流浪，在今年春天尤其厲害，我非常悲傷。現在派東岳太師特進褒新侯開放東方各處糧倉，救濟貧苦人民。太師公所不經過的地方，分派大夫和謁者同時開放各處糧倉，以保全善良的老百姓。太師公隨後同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廉丹前往兖州，鎮撫所屬官吏和人民，還有青州和徐州原來無法無天的盗賊没有完全解散或者後來又聚集起來的，都把他們消滅乾净，以求安定億萬人民。”太師和更始將軍一起統率精鋭士兵十多萬人，所經過的地方放任士兵，不加約束。東部地區人民爲他們編成俗語説：“寧肯遇着赤眉軍，不要遇着太師兵！太師兵搶劫還是小事，更始兵屠殺我們！”終於像田况所説的一樣。

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費。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税。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攉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易》不云乎？‘損上益下，民説

王莽又派遣很多大夫和謁者分道教授人民把草木熬成膠，膠不能吃，反而增加人力物力的浪費。王莽下文告説：“想到人民生活困難，雖然普遍開放各處糧倉去救濟他們，還恐怕不够。應當權且開放全國山林湖沼的禁令，凡屬能够采取山林湖沼的産物而又符合季節時令規律的，應當聽任他們，不要讓他們繳納捐税。到地皇三十年恢復原來的狀態，那是王光上戊的六年了。如果讓强梁的官吏和狡猾的豪民壟斷了那些利益，普

無疆。'《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咨乎群公,可不憂哉!"

通人民得不到好處,那就不是我的用意了。《易經》不是説過嗎?'削減貴族的利益,增加平民的利益,人民無比高興。'《書經》説:'説了不能够做到,這就叫作不治安。'唉!大臣們呀,能不擔心嗎!"

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衆,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荆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河,至華陰乃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

這時下江兵勢盛,新市人朱鮪和平林人陳牧等都又集合部隊,攻打鄉村小集鎮。王莽派遣司命大將軍孔仁巡察豫州,派遣納言大將軍嚴尤和秩宗大將軍陳茂攻打荆州,各隨帶軍官和士兵一百多人,坐船從渭河進入黄河,到華陰縣纔上岸乘坐傳車,到轄區招集士兵。嚴尤對陳茂説:"派出將領不發給兵符,遇事一定要先請示然後纔能行動,這就好像牽着獵犬而要求它去捉住野獸一樣。"

夏,蝗從東方來,蜚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宫,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捕擊。

夏季裏,蝗蟲從東方飛來,遮蔽了天空,飛到長安,飛進了未央宫,附於殿堂樓閣。王莽設置獎勵發動官吏和平民去捕捉撲打。

莽以天下穀貴,欲厭之,爲大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

王莽因爲全國糧價昂貴,想要厭勝它,給大倉設置衛兵,相對持戟交叉着守衛倉門,稱爲"朝政從旁邊小門開始"。

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禀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盗其禀,飢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黄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飢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粱飰肉羹,持入視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進入函谷關的流民有幾十萬人,於是設置贍養官吏發糧食給他們吃。使者監督領導,跟小官吏一起盗竊了那些糧食,流民餓死的十人中有七八人。在此之前,王莽讓中黄門王業管理長安貿易,壓低價格向人民收購物資,人民非常厭恨他。王業由於節省收購費用立了功,賞賜了附城的爵位。王莽聽到城裏發生了饑荒,向王業詢問情況。王業説:"都是些流民。"於是買些市場上的精米飯和肉汁,拿進去給王莽看,説道:"居民的食物都像這個樣子。"王莽信了他的話。

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爲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

冬季裏,無鹽縣索盧恢等人占據縣城起兵造反。廉丹和王匡攻下了縣城,斬首一萬多人。王莽派遣中郎將捧着加蓋了御璽的詔書去慰勞廉丹和王匡,進升爲公爵,賜封有功的軍官和士兵十多人。

赤眉别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

赤眉軍别部校尉董憲等人的部隊幾萬人在梁郡活動,王匡想要進攻他們,廉丹認爲新近攻下縣城的士兵疲勞了,應當暫時讓士兵休整一下恢復戰鬥力。王匡不聽從,單獨帶領軍隊前進,廉

走。丹使吏持其印韍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鬥，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馳奔賊，皆戰死。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噪，爲狂刃所害，烏呼哀哉！賜謚曰果公。"

丹衹好跟着他。在成昌進行會戰，軍隊吃了敗仗，王匡逃走了。廉丹派軍官拿着自己的印信和符節交給王匡，說道："小兒可以逃走，我不行！"便停下來，戰鬥而死。校尉汝雲和王隆等二十多人在另外的地方進行戰鬥，聽到這個消息，都說："廉將軍已經死了，我們還爲了誰活着？"飛馬衝向賊軍，都戰鬥而死。王莽傷痛，下文告說："想起您擁有很多經過挑選的精鋭士兵，各郡的好馬、倉儲糧食、庫存金錢都准許你自己調用，可是忽略了詔書裏所說的戰略戰術，離開了自己的權威標志，騎着馬大喊大叫，被亂刀所殺害，可悲呀！賜給謚號叫作果公。"

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黄帝之時，中黄直爲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黄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宫，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厩，亡其黄鉞。尋士房揚素狂直，乃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劾去。莽擊殺揚。

國將哀章對王莽說："皇祖考黄帝的時候，中黄直作大將，打敗并殺死了蚩尤。現在我居於中黄直的職位，願意去平定山東地區。"王莽派遣哀章趕往東方，跟太師王匡合力。又派遣大將軍陽浚去防守敖倉，大司徒王尋統率十多萬人駐扎洛陽，坐鎮南宫，大司馬董忠在中軍北壘營地訓練士兵練習武藝，大司空王邑兼理三公的職務。大司徒王尋剛從長安出發，在霸昌厩過夜，丢失了他的黄金鉞斧。王尋的辦事官員房揚一向放縱直率，便哭着說："這就是經書上所說'失掉了鋭利的斧子'的意思啊！"他自我彈劾離職了。王莽把房揚打死了。

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乃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管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帥舂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

各處盜賊每每幾萬人進攻城邑，殺死二千石級以下的官吏。太師王匡等人交戰多次不勝利。王莽知道全國民心分離背叛，事勢已經到了盡頭，再也無計可施了，於是商量着派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人分路巡視全國，廢除有關井田制度、不准買賣奴婢和徵收山林湖沼税等六管制度的禁令，登上帝位以來所不便於民的詔令都收回去。使者們正在等待接見還没有出發，恰好世祖和哥哥齊武王劉伯升、宛縣人李通等率領舂陵子弟幾千人，招來新市朱鮪和平林陳牧等部聯合攻下棘陽縣。這時候，嚴尤和陳茂打敗了下江兵，成丹和王常等幾千人單獨逃走，進入南陽郡境内。

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

十一月間，在張宿天區有一顆流星光芒四射，向東南運行，經過五天不見。王莽幾次召

術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群賊且滅。莽差以自安。

見、詢問太史令宗宣，許多術數家都虛僞地回答，説天文現象平安良好，各股盜賊行將滅亡。王莽勉强用這些話來安慰自己。

四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爲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衆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謚邪?"莽亦心怪，以問群臣，群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黄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飢寒群盜，犬羊相聚，不知爲之耳。"莽大説，群臣盡服。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説。莽聞之憂懼。

四年正月，漢軍得到下江王常等部作爲支援，進攻前隊大夫甄阜和屬正梁丘賜，把他們都殺了，殲滅了他們的部隊幾萬人。起初，京城聽到青州和徐州盜賊部隊幾十萬人，一直没有文告、官號、旗幟、徽章，都對他們感到驚奇。喜歡多事的人私下裏説："這些人莫不像古代的三皇不要文書、稱號吧?"王莽也暗中感到奇怪，詢問大臣們，大臣們没有人回答。衹有嚴尤説："這不足爲奇。自從黄帝、商湯和周武王行軍用兵，都一定要有建制、旗幟和號令，現在這些人没有這些制度，衹不過是一群群飢寒盜賊，像牲畜成群結夥一樣，不懂得采用這些辦法罷了。"王莽非常高興，大臣們都佩服。等到後來漢軍劉伯升起事，都自稱將軍，攻打城市，占領地盤，殺死甄阜之後，發布文告，宣傳自己的主張，聲討王莽的罪惡。王莽聽到了，纔擔心和害怕起來。

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爲帝，改年爲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乃染其須髮，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爲皇后，聘黄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韍，執弓韣。封皇后父諶爲和平侯，拜爲寧始將軍，諶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群臣上壽曰："乃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辛丑，《巽》之宫日也。《巽》爲風爲順，后誼明，母道得，温和慈惠之化

漢軍乘勝包圍了宛城。起初，世祖遠房哥哥劉聖公先參加了平林兵。三月辛巳初一，平林兵、新市兵和下江兵的將領王常和朱鮪等人共同擁立劉聖公作皇帝，改年號爲更始元年，任命了各種官吏。王莽聽到這個消息，更加惶恐。他想要對外表示自己的心情是安定的，於是染黑了自己的頭髮和鬍鬚，召進所徵選的全國的美好女子，立杜陵縣史家的女兒作皇后，送彩禮黄金三萬斤，車馬、奴婢、各種綢絹和珍珠寶玉等貴重物品以億萬計。王莽親自在前殿兩邊臺階之間迎接，在上西堂舉行新婚夫婦聚餐的儀式。設置和嬪、美御、和人共三人，爵位比照三公；嬪人九人，爵位比照九卿；美人二十七人，爵位比照大夫；御人八十一人，爵位比照元士：共一百二十人，都佩帶印信，拿着弓袋。賜封史皇后的父親史諶爲和平侯，授任爲寧始將軍，史諶的兩個兒子都作侍中。這一天，颳起了大風，發掘房屋，折斷樹木。大臣們祝賀説："昨庚子日雨水洗滌了道路，辛丑日清潔寧静，了無纖塵，那天

也。《易》曰：‘受兹介福，于其王母。’《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諸欲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豐茂，庶草蕃殖，元元歡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日與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宫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氏春陵侯群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衆，悖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將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輿洎南僰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爲上公，食邑萬户，賜寶貨五千萬。”

晚上東風强勁，從東北方向吹來。辛丑日是《巽卦》主帝的日子。《巽卦》象徵風，它的含義是卑順，作皇后的原則明確了，作母親的規範具備了，這就是温和慈惠的造化功效。《易經》説：‘賜予這樣的洪福，給國王的母親。’《禮經》説：‘承受上天賜予的幸福，這種幸福是無限量、無止境的。’凡是想要依靠已經被推翻的漢朝、以火德稱王的劉家的勢力，都被潑灑冲刷，消滅得徹底乾净了。莊稼豐茂，作物繁殖，人民歡喜，全民托福，全國上下都幸運得很！”王莽每天跟方士涿郡人昭君等在後宫考究房中術，放肆荒淫享樂。宣布全國大赦，可是還要説：“原漢朝春陵侯的堂房侄兒劉伯升和他的族家、親戚、黨羽，狂妄地製造流言，迷惑群衆，背叛天命，還有親手殺害更始將軍廉丹和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的人，還有北狄匈奴的叛亂頭目輿和南僰賊虜若豆、孟遷，不適用這個文告。有能够捉到這些人的，都賜封爲上公，封邑一萬户，賞賜寶貨五千萬。”

又詔：“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兖州牧壽良、卒正王閎、揚州牧李聖亟進所部州郡兵凡三十萬衆，迫措青、徐盗賊。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左隊大夫王吴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衆，迫措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室威屬，前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則逆賊靡碎，此乃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解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劋絶之矣！”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云。囂等既出，因逃亡矣。

又下詔書説：“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兖州牧壽良、卒正王閎和揚州牧李聖迅速推進所屬各州郡的部隊共三十萬人，圍剿追捕青州和徐州的盗賊。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和左隊大夫王吴迅速推進所屬各州郡的部隊共十萬人，圍剿追捕前隊醜類。把投降就有活路的公開保證向他們明確宣布，如果再執迷不悟，不自行解散，那就都協力圍剿，殲滅他們！大司空隆新公是皇族親屬，從前以虎牙將軍的身份指向東方反賊就潰敗，向西進攻叛亂頭目就被粉碎，他是新朝有着崇高的權威和非凡的才能的大臣。如果狡猾的盗賊還不解散，就會派遣大司空統率百萬大軍征伐剿滅他們！”於是派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路下達赦免命令曉諭各地。隗囂等人一出京城，便逃跑了。

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别攻潁川，下昆陽、郾、定陵。莽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雒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顓封爵，政决於邑，除

四月間，世祖和王常等人另外進攻潁川郡，攻下了昆陽縣、郾縣和定陵縣。王莽聽到這個消息更加惶恐，派遣大司空王邑坐傳車前往洛陽，和司徒王尋調動各郡部隊上百萬人，稱爲“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地區。有權自行賜封爵位，

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傾府庫以遣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絶，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

軍政大計由王邑決定，任用選調來的許多通曉六十三家兵法和戰略戰術的專家，每人携帶圖書，領用武器，候補軍官。把所有倉庫裏的軍需物資全都拿出來交給王邑，多帶貴重物品和猛獸，想要顯示朝廷的富足，用來震懾山東地區。王邑到達洛陽，各州郡分别選派了精鋭的軍隊，由州牧和郡太守親自率領，按照規定期限會合的有四十二萬人，其餘在路上的絡繹不絶，人馬和武器裝備的威武齊全，自古以來出兵都没有過。

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爲之闕’，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發郾、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并戰，邑走，軍亂。大風蜚瓦，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號呼，虎豹股栗，士卒奔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并起。

六月間，王邑和大司徒王尋從洛陽出發，想要到宛縣去，取道潁川郡，經過昆陽縣。昆陽城這時已經投降漢軍，漢軍守衛着它。嚴尤和陳茂跟兩位統帥會合了，兩位統帥指揮大軍包圍了昆陽城。嚴尤説：“自稱皇帝的人在宛城，應當迅速前進。那裏攻下來了，其他城邑自然平定了。”王邑説：“百萬大軍，所經過地方的敵人都應當加以消滅，現在攻下這個縣城，把裏面的人殺光，踏着敵人的血泊前進，前頭的部隊唱着勝利歌，後頭的部隊跳着勝利舞，難道不痛快嗎！”便包圍昆陽城幾十層。城裏的守軍請求投降，没有允許。嚴尤又説：“‘退回去的軍隊不要攔截，包圍城邑要給裏面的人留下一個缺口’，可以按照兵法辦，讓他們有可能逃出去，藉以震懾宛城方面。”王邑又不聽從。恰好世祖全部調動郾縣和定陵縣的軍隊幾千人來援救昆陽城，王尋和王邑輕視他們，自己帶領一萬多人巡視陣地，告誡各軍營都要約束部下不准擅自行動，自己單獨迎擊，跟漢軍交戰，不順利。大軍不敢擅自來援救，漢軍乘勝殺死了王尋。昆陽城裏的守軍衝出來兩面夾攻，王邑逃走，軍隊大亂。大風颳走了屋瓦，大雨像潑水，大軍崩潰，大喊大叫，老虎豹子也嚇得戰怵起來，士兵奔逃，各自回到了自己的郡縣。王邑單獨和他所率領的長安勇士幾千人回到了洛陽。關中地區聽到這個消息，震動恐懼，盜賊紛紛起事。

又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帝。莽乃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視群臣。命明學男張邯稱説其德及符命事，因曰：

又聽到漢軍説，王莽毒死了漢平帝。王莽便集合公卿以下官吏到王路堂，打開他所作的替平帝請求解除疾病、保全性命而後來收藏在保險櫃裏的策書，流着淚把它給大臣們看。吩咐明學男

“《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群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

張邯稱道他的德行和有關符命的事情，乘機說：“《易經》說：‘把軍隊埋伏在茂密的草叢中，登上高大的土山瞭望，不敢前進，直到三年都不能興起。’‘莽’是皇帝的名字。‘升’是說劉伯升。‘高陵’是說高陵侯的兒子翟義。說劉伯升和翟義在新皇帝的時代建立地下武裝，還是會被消滅不能成功。”大臣們都喊“萬歲”。又命令東方用囚車傳送幾個人，說“這就是劉伯升等人，都會被處死”。人民知道那是假的。

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記，爲涉言：“星孛掃宫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歆因爲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君素耆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宫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伊休侯者，歆長子也，爲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乃可。”忠以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顔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邯，邯欲告之。七月，伋與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時忠方講兵都肄，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户下。莽令𩒹惲責問，皆服。中黄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劍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黄門持劍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張弩。更始將軍史諶行諸署，告郎吏曰：“大

早先，衛將軍王涉一向供養着道士西門君惠。西門君惠愛好天文讖緯，對王涉說：“有一顆星光芒四射，掃射皇宫，劉家會要復興，國師公的姓名就是。”王涉相信了他的話，把它告訴了大司馬董忠，多次一同到國師在殿中的值班室談論星宿，國師没有回答。後來王涉特此前往，對劉歆流着淚說：“的確是想要跟您共同保護我們兩個家族的安全，爲什麽不相信我呢！”劉歆於是給他談論天文人事，東方軍隊必定成功。王涉說：“新都哀侯從小得病，功顯君一向好酒，懷疑皇帝本來就不是我們王家的兒子。董公主管中軍精兵，我率領宫廷警衛部隊，伊休侯主管殿中警衛，如果我們幾個同心合謀，一起劫持皇帝，向東方投降現在駐在南陽郡的天子，就可以保全我們的家族；不然的話，都會殺身滅族啊！”伊休侯是劉歆的長子，擔任侍中五官中郎將，王莽一向喜愛他。劉歆怨恨王莽殺死了他的三個兒女，又畏懼大禍臨頭，便跟王涉和董忠謀劃，想要行動。劉歆說：“應當等待太白星出現，纔可以行動。”董忠因爲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也主管軍隊，又與孫伋商量。孫伋回到家裏，臉色變了，吃不下飯。他的妻子感到奇怪，便問他，他把那些情况告訴了她。他的妻子把這些情况告訴了她的弟弟雲陽縣人陳邯，陳邯想要告發他們。七月間，孫伋和陳邯一同去告發了，王莽派遣使者分别召唤董忠等人。這時董忠正在講習武事進行大練兵，護軍王咸說董忠謀劃已經很久而不行動，恐怕走露了風聲，不如就殺掉使者，率領軍隊進去。董忠不聽從，便跟劉歆和王涉在宫中大臣官署會合。王莽讓𩒹惲責問他們，都承認了。

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莽欲以厭凶，使虎賁以斬馬劍挫忠，盛以竹器，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爲忠所詿誤，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藥、尺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殺。莽以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伊休侯疊又以素謹，歆訖不告，但免侍中中郎將，更爲中散大夫。後日殿中鉤盾土山仙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

宫内太監們抽出刀來把董忠等人送到他們的值班室去，董忠抽出劍來想要抹脖子，侍中王望傳告説大司馬造反，太監們拿着劍一同殺死了他。大臣官署一片驚慌，互相傳告，正在集中訓練的士兵紛紛涌到郎官衙門，都是刀出鞘、箭上弓。更始將軍史諶巡視各郎官衙門，告訴郎官們說：“大司馬神經錯亂，妄圖造反，剛剛發動，已被處死。”命令他們都放下武器。王莽想要拿董忠來厭勝災禍，讓虎賁勇士用斬馬劍剁碎董忠，用竹器盛着，傳告説“反賊出來了”。下文告赦免大司馬下屬官吏和軍官士兵被董忠所蒙蔽，參與造反還没有被發覺的。逮捕董忠的家族，用濃醋、毒藥和小刀子、棘條子合成一穴埋葬了他們。劉歆和王涉都自殺了。王莽因爲這兩個人是至親和老部下，嫌厭人家説他的內部崩潰了，所以不公開宣布對他們的懲罰。伊休侯劉疊又因爲一向謹慎，劉歆一直没有把他們的計劃告訴他，衹免掉了侍中中郎將，改任中散大夫。後來殿中假山仙人掌旁邊出現了穿着青衣的白髮老頭，看見了的郎官私下裏説那是國師公。衍功侯王喜一向會占卦，王莽讓他用蓍草占了一卦，説：“擔心兵災火災。”王莽説：“小孩子怎麽學會了這些邪門旁道？這是我的皇祖先叔父王子僑要來接我了。”

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欲呼邑與計議。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大衆而徵，恐其執節引决，宜有以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我年老毋適子，欲傳邑以天下。敕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爲大司馬。大長秋張邯爲大司徒，崔發爲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爲國師，同説侯林爲衛將軍。莽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啖鰒魚。讀軍書倦，因憑几寐，不復就枕矣。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亶爲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墨洿色其周垣。號將至曰“歲宿”，申水

王莽的軍隊在外面吃了敗仗，大臣們在內部進行顛覆，身邊没有人可資信任了，不能够再考慮遠方的郡國，想要叫王邑回來跟他商量。崔發説：“王邑一向小心，現在損失了大軍再調回，恐怕他持忠義而自殺，應當想辦法好好安慰一下他的心情。”於是王莽派遣崔發坐傳車去曉諭王邑道：“我年老了，没有正妻生的兒子，想要把國家政權傳給你。命令你不要檢討罪責，相見時不要再説到那些事情。”王邑到達，任命他作大司馬。大長秋張邯擔任大司徒，崔發擔任大司空，司中壽容人苗訢擔任國師，同説侯王林擔任衛將軍。王莽憂悶得吃不下飯，衹喝酒，吃鮑魚。閲讀軍書疲倦了，便靠着几案打盹兒，不再上床睡覺。喜歡搞趨吉避凶的小名堂，臨到事態緊急，還一味在企圖厭勝敵人。派遣使者去拆毁

爲“助將軍”，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此屬不可勝記。

渭陵和延陵墓門的屏網，説道：“不要讓人民再想起漢朝了。”又用墨汁塗黑它們的圍墻。稱將軍爲“歲宿”，申水爲“助將軍”，還有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説：“拿着大斧，砍伐枯木；流出大水，淹没殘火。”像這一類把戲，多得無法記載。

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

秋季裏，太白星流到了太微垣，照耀地面像月光一樣。

成紀隗崔兄弟共劫大尹李育，以兄子隗囂爲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卒正王旬，并其衆，移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

成紀縣人隗崔兄弟一道劫持大尹李育，擁立他們的侄兒隗囂作大將軍，進攻并殺死了雍州牧陳慶和安定郡卒正王旬，吞并了他們的軍隊，傳遞文告到各郡縣，列舉王莽的罪惡比夏桀、商紂還要多一萬倍。

是月，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時析宰將兵數千屯鄡亭，備武關。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衆。曄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敗，乃率群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爲設飧粥，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千餘人。䜭惲將領之。

這個月，析縣人鄧曄和于匡在南鄉起兵，有一百多人。這時析縣縣長率領軍隊幾千人駐在鄡亭，防守武關。鄧曄和于匡對縣長説：“劉家皇帝已經登位，您怎麽不知道天命呢！”縣長請求投降，全部接收了他的軍隊。鄧曄自稱輔漢左將軍，于匡自稱輔漢右將軍，攻下了析縣和丹水縣，進攻武關，都尉朱萌投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死了他，西進攻下了湖縣。王莽更加憂慮，不知道如何應付。崔發説：“《周禮》和《春秋左氏傳》説，國家有了大災難，就哭着去厭勝它。所以《易經》説‘首先放聲大哭，後來纔笑’。我們可以長吁短嘆禱告上天祈求救助。”王莽自己知道失敗了，便率領大批臣子到南郊，陳述他承受符命的首尾經過，仰天説道：“上天既然降命把國家政權交給我王莽，爲什麽不消滅那些盗賊？假使我王莽不對，希望您降下霹雷打死我王莽！”於是捶胸大哭，哭不出聲來了，伏地叩頭。又寫了一篇告天的策書，陳述自己的功勞，有一千多字。衆儒生和老百姓每天早晚會集起來哭，給他們準備了稀飯，哭得非常悲哀和能夠背誦策文的，任命他們作郎官，達到五千多人。由䜭惲率領他們。

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内其妻子宫中以爲質。時省中黄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黄門、鈎

王莽授任將軍九人，都用“虎”作爲將軍的名號，稱爲“九虎”，率領京城警衛部隊的精鋭士兵幾萬人向東方開去，把他們的妻子兒女收容到皇宫裏作爲人質。這時宫中儲存一萬斤一箱的

盾、臧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鬥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鄧曄將二萬餘人從閿鄉南出棗街、作姑，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史熊、王況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三虎郭欽、陳翬、成重收散卒，保京師倉。

黄金還有六十箱，黄門、鉤盾、藏府、中尚方每處各有幾箱。長樂宫御府、中御府和都内、平準庫存錢幣、綢絹、珍珠、寶玉等各種財物很多，王莽更加吝惜它們，賞賜九虎部隊的士兵每人四千錢。士兵非常怨恨，没有戰鬥意志。九虎將軍到達華陰縣回谿，扼守險要，北起黄河，南到崤山。于匡帶領幾千弓箭手，登高挑戰。鄧曄率領兩萬多人從閿鄉縣向南到棗街和作姑一綫，打敗了其中的一部，向北繞到九虎防綫的後面攻打他們。六虎敗走。史熊和王況回到朝廷接受死刑，王莽讓使者責問他們死的人在哪裏，都自殺了；其他四虎逃跑了。還有三虎郭欽、陳翬和成重收集散兵，保衛京師倉。

鄧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宫。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大姓櫟陽申碭、下邽王大皆率衆隨憲。屬縣斄嚴春、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汝臣、盩厔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屬，衆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

鄧曄打開武關迎接漢軍，丞相司直李松率領兩千多人到湖縣，跟鄧曄等人一道攻打京師倉，没能攻下來，鄧曄派弘農郡吏員王憲作校尉，帶領幾百人向北渡過渭河，進入左馮翊境内，攻下城邑，占領地盤。李松派遣偏將軍韓臣等人徑直西進，到達新豐縣，跟王莽的波水將軍交戰，波水將軍敗逃。韓臣等人追趕逃跑的敗兵，直到長門宫。王憲向北到達了頻陽縣，所經過的地方官吏都來迎接投降。世家大族櫟陽縣人申碭和下邽縣人王大都率領部隊跟隨王憲。三輔屬縣斄郃縣人嚴春、茂陵縣人董喜、藍田縣人王孟、槐里縣人汝臣、盩厔縣人王扶、陽陵縣人嚴本和杜陵縣人屠門少這班人，部隊都有幾千人，自立名號稱爲漢朝的將軍。

時李松、鄧曄以爲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即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争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

這時李松和鄧曄認爲京城小小的倉儲地還没有能够攻下來，更何況長安城，衹有等待更始帝的大軍來到纔能進攻。就帶着軍隊到了華陰縣，製造攻城器械。而長安附近的部隊四面會合城下，聽到天水郡隗家的部隊正要到來，都争着想要先進城，貪圖建立大功和搶劫財物的利益。

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諶將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椁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

王莽派遣使者分路赦免城裏各個監獄的犯人，都發給武器，殺猪喝它的血，跟他們立誓説："如有不爲新朝效力的人，社鬼記住他!"更始將軍史諶率領着他們，渡過渭橋，都四散逃跑了。史諶一個人回來。各部士兵挖掘王莽的妻子、兒女、父親、祖父的墳墓，焚燒他們的棺材

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爲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

以及九廟、明堂和辟雍，火光照耀到城裏。有人對王莽説："城門守兵是東部地區的人，不可以信任。"王莽改調越人騎兵擔任守衛，每座城門設置六百人，各有一個校尉。

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𩞂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會日暮，官府邸第盡奔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并和，燒作室門，斧敬法闥，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廷承明，黄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宫人婦女謕呼曰："當奈何！"時莽紺袀服，帶璽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案栻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莽時不食，少氣困矣。

十月戊申初一，攻城部隊從宣平城門進入，這就是民間所説的都門。張邯巡視城門，遇着士兵被殺了。王邑、王林、王巡和𩞂惲等人分别帶兵在北闕下抗擊。漢軍士兵貪圖更始帝所規定的捉到或殺死王莽的封賞，因而奮勇作戰的有七百多人。恰好天黑了，官吏和貴族都逃跑了。二日己酉，城裏青年朱弟和張魚等人恐怕遭搶劫，成群結隊，奔跑喧嘩，焚燒尚方工場門，砍開敬法殿的小門，喊道："反賊王莽，怎麽不出來投降？"火燒到了後宫的官署，這裏是黄皇室主居住的地方。王莽避火到了宣室前殿，火總是跟着他。宫人婦女哭叫着説："應當怎麽辦！"這時王莽穿着全套天青色的衣服，佩帶着御璽，拿着虞帝匕首。天文郎在前面按着栻，隨時撥動指針，王莽轉動座席隨着斗柄所指的方向坐着，説道："上天把治理國家的聖德和使命賦予了我，漢軍能把我怎麽樣！"王莽這時没有吃飯，精神有些困乏了。

三日庚戌，晨旦明，群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黄門郎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宫，間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呼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𩞂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餔時，衆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吴殺莽，取其綬。校尉東

三日庚戌，早晨天亮了，臣子們攙扶着王莽，從前殿向南走下宫中大道，向西走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安排車子在門外等待。王莽登上車，前往漸臺，想依靠池水作爲防禦，還是抱着符命和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黄門郎等隨從官吏還有一千多人跟着他。王邑白天黑夜都在戰鬥，疲倦極了，士兵死傷快完了，他飛馬進入宫中，經過輾轉周折來到漸臺，看見他的兒子侍中王睦脱下衣帽想要逃去，王邑喝住了讓他返回，父子倆共同守衛着王莽。軍人進入殿中，喊道："反賊王莽在哪裏？"有個美人走出房來説："他在漸臺。"大批士兵追上去，包圍了幾百層。臺上也用弓箭跟包圍的士兵對射，包圍的士兵略微後退。臺上的箭射盡了，没有箭再發射了，短兵相接。王邑父子、𩞂惲、王巡戰鬥而死，王莽躲進内室。申時過後，大批士兵上了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和中常侍王參等人都死在

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見吴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間。"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争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宫，妻莽後宫，乘其車服。

臺上。商人杜吴殺死了王莽，取下了他的繫印紐帶。校尉東海郡人公賓就，是原大行主治禮郎，看見杜吴就問這條紐帶的主人在哪裏。杜吴回答説："在室内西北角的屋子裏。"公賓就認識，就割下了王莽的腦袋。軍人們分裂了王莽的身軀，四肢關節、肌肉、骨骼被切割成許多塊，争着去砍殺的有幾十人。公賓就拿着王莽的腦袋前往王憲那裏。王憲自稱爲漢朝的大將軍，城裏的軍隊幾十萬人都歸屬了他，住在長樂宫，把王莽的妃嬪都作爲妻妾，使用王莽的車馬、衣服和器物。

六日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宫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六日癸丑，李松和鄧曄進入長安，將軍趙萌和申屠建也來到，因爲王憲繳獲了御璽没有上交，私藏了很多宫女，使用了天子的儀仗，把他捉來殺掉了。傳送王莽的腦袋前往更始帝那裏，挂在宛城的街道上，百姓都去擲擊它，有人切下他的舌頭來吃了。

莽揚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格死，仁將其衆降，已而嘆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及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爲漢兵所誅。賞都大尹王欽及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皆封爲侯。太師王匡、國將哀章降雒陽，傳詣宛，斬之。嚴尤、陳茂敗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尤爲稱説王莽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聞故漢鍾武侯劉聖聚衆汝南稱尊號，尤、茂降之。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并死。郡縣皆舉城降，天下悉歸漢。

王莽的揚州牧李聖和司命孔仁在山東地區打了敗仗，李聖格鬥而死，孔仁率領他的部隊投降了，隨後又嘆息説："我聽説，享受了人家的俸禄，就要爲他的事業效死命。"便抽出劍來自殺了。還有曹部監杜普、陳定郡大尹沈意和九江郡連率賈萌都守衛郡城不肯投降，被漢軍所殺。賞都郡大尹王欽和郭欽守衛京師倉，聽到王莽已經死了，纔投降，更始帝認爲他們守節義，都賜封爲侯爵。太師王匡和國將哀章在洛陽投降，傳送到宛城，殺掉了他們。嚴尤和陳茂在昆陽城下被打敗以後，逃到沛郡譙縣，自稱是漢軍將領，召集當地官吏和平民會集。嚴尤向他們宣講王莽竊取皇位、天意讓他滅亡和英明的漢朝復興的情形，陳茂伏地哭泣。聽到原漢朝鍾武侯劉聖聚集軍隊在汝南郡自稱皇帝，嚴尤和陳茂投降了他。劉聖把嚴尤任爲大司馬，陳茂任爲丞相。他們十多天失敗了，嚴尤和陳茂都死了。各郡縣都全城投降，全國都回到了漢朝的統治之下。

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爲《詩》，建至，發降之。後復稱説，建令丞相劉賜斬發以徇。史諶、王延、王林、王吴、趙閎亦降，復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

早先，申屠建曾經追隨崔發研究《詩經》，申屠建來到長安，崔發投降了他。後來又宣揚王莽取代漢朝的事，申屠建讓丞相劉賜殺掉崔發示衆。史諶、王延、王林、王吴和趙閎也投降了，又被殺掉。起初，各處自立名號的部隊人人希望

又揚言三輔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馳白更始。

封侯。申屠建既已殺掉了王憲，又揚言三輔地區的民衆狡猾，一起殺死了自己的君主。因此三輔地區的官吏和平民都惶恐起來，所屬各縣擁兵割據，申屠建等人没能攻下，派人飛馬報告更始帝。

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府藏完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案堵復故。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衆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飢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爲虚，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艾安。

更始二年二月間，更始帝來到長安，下詔書宣布大赦，衹要不是王莽的子女，其他的人都赦免他們的罪責，所以王家族人得以保全。三輔地區全部平定，更始帝定都長安，住在長樂宮。府庫完好，衹有未央宮火攻王莽三天，王莽一死就安定下來恢復了原狀。更始帝到後，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政令教化不能够推行到全國。第二年夏季裏，赤眉軍樊崇等部幾十萬人進入函谷關，擁立劉盆子，稱爲皇帝，進攻更始帝，更始帝投降了他們。赤眉軍便焚燒長安的宫室和街道，殺害了更始帝。人民飢餓以致人吃人，死的人有幾十萬，長安城成爲廢墟，城裏没有人行走。漢朝祖宗的祠廟墳墓都被發掘，衹有杜陵和霸陵還完好。六月間，世祖登上皇位，然後國家政權得以重新建立，全國太平。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絶，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虚，丘壠發掘，害遍生民，辜及朽

贊曰：王莽開始以皇親國戚起家，屈己下人，勉力而行，從而博取名譽，赢得了家族稱贊他具有孝友的品行，老師、朋友推許他具有仁厚的品德。等到他登上高位，輔佐朝政，在成帝、哀帝的時期，爲國家辛勤治政，本着正直的原則行事，一舉一動常常被人們稱道。難道他就是孔子所説的“在家族中一定有名聲，在朝廷上也一定有名聲”，“表面上好像贊成寬仁厚道，行動中却違背它”的人嗎？王莽本來没有仁厚的品德，却有着花言巧語、虚僞奸詐的才能，又利用四個伯父、叔父經歷了元帝、成帝兩代所掌握的權力，遇到漢朝中途衰落，皇位三次没有繼承人，而王太后壽命很長得以長期作爲他的保護人，因此得以施逞他的奸詐邪惡的手段，從而造成篡奪皇位、竊取政權的災禍。根據這些事實推論起來，這也是天時，不是人力做得到的。等到他竊取了皇帝的地位，居於不該他所應當占據的地位，敗亡的趨勢比夏桀、商紂的時候還要來得

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絶氣，非命之運，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快，而王莽却若無其事地認爲自己就是黄帝、虞舜再世。於是開始放縱暴戾，放肆施逞他的威勢權術，欺忤上天，殘害人民，窮凶極惡，流毒全國，災禍蔓延四方外族，還不足以滿足他的欲望。因此全國人民憂愁地喪失了他們樂生的心意，朝廷和地方都怨憤，遠處和近處一齊發動起來，京城守不住，軀體被分裂，終於使得全國的城市成爲廢墟，墳墓遭到發掘，害盡了活人，殃及到死尸，自從有文字記載的亂臣賊子這類没有道義的人，查考他們所造成的災禍和所遭到的失敗，都没有像王莽這樣厲害的。從前秦朝焚毁《詩經》、《書經》等典籍從而確立自己一家的主張，王莽引用《六經》來裝飾謬論，他們的目的完全一樣，手段截然不同，都由此而導致滅亡，他們都是没有德行而竊據君位，都不是天命的命運，衹是一些雜色淫聲，多餘的閏月，被聖王掃蕩的對象罷了。

漢書卷一百

列傳第七十

敘傳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檡”，故名穀於檡，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

班氏的祖先與楚同姓，是令尹子文的後代。子文剛生下來時，被拋棄於瞢中，而老虎哺乳他。楚人稱哺乳爲“穀”，稱老虎爲“於檡”，因此取名爲穀於檡，字子文。楚人稱老虎爲“班”，他的兒子便以班爲號。秦國滅掉楚國，遷徙到晉國、代國之間，於是以“班”爲姓。

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

秦始皇末年，班壹避難於樓煩，所養馬牛羊達數千群。漢朝初年，國家對老百姓不加限制，孝惠帝、高后之時，班氏以財富稱雄於邊地，出入射獵，旌旗招展，鼓樂喧天，享年百餘歲，壽終正寢，所以北方有許多人以“壹”爲字。

壹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況，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倢伃，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

班壹的兒子班孺。班孺爲人行俠仗義，受到本州本郡人們的稱頌。班孺的兒子班長，官至上谷太守。班長的兒子班回，憑藉才能出衆爲長子縣令。班回的兒子班況，被推舉爲孝廉擔任郎，累積功勞，官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屢次上書稱其功高，入朝任左曹越騎校尉。成帝初年，其女入宫爲婕妤，他告老還鄉，家財達到千金，遷至昌陵。後來昌陵被廢，那裏的大臣名家都遷居長安。

況生三子：伯、斿、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麗，誦説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説《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絶，出與王、許子弟爲

班況有三個兒子：班伯、班斿、班穉。班伯年輕時隨師丹學習《詩經》。大將軍王鳳薦舉班伯適合侍讀，皇上在宴昵殿上召見班伯，他容貌漂亮，誦讀講説甚有法度，拜爲中常侍。當時皇上正熱衷於學習，鄭寬中、張禹每日早晚在金華殿中講《尚書》、《論語》，皇上詔令班伯前去學習。明瞭大義之後，又與許商一起討論異同，升遷爲奉車都尉。數年後，金華殿講學的活動中

群，在於綺襦紈絝之間，非其好也。

斷，班伯出宫與王、許的後輩爲伍，生活在紈絝子弟當中，并非他的喜好。

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李群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録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禄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

因爲班氏祖籍原在北部邊陲，班伯生來便志節慷慨，多次請求出使匈奴。河平年間，單于前來朝見，皇上命班伯持符節在塞下迎接。恰逢定襄一帶的大姓石氏、李氏兩夥人因報私怨而殺人，又殺死了追捕他們的官吏，班伯上書，表示自己願意暫任定襄太守一個月。皇上派遣侍中中郎將王舜來馳傳代替班伯護衛單于，同時帶上璽書印綬，就地任命班伯爲定襄太守。定襄的人聽説班伯向來地位顯貴，又年紀輕輕，而且是自己請求來治理這一難以管轄的地方，擔心他初來便會動用威刑，官吏和百姓都很畏懼。班伯到任之後，問候年邁長者以及和其祖輩父輩有交情的老朋友，把他們請來，聚於一堂，每日供應酒食，像子孫服侍長輩一樣對待他們。於是郡中公務更加混亂。那些被班伯以貴賓之禮相待的人都是當地的名人豪士，感激班伯款待之恩，酒醉之後，一道勸諫班伯應當大量拘捕盜賊，詳盡地告知那些盜賊本來打算逃跑隱藏的地點。班伯説："這正是我有求於諸位的事情。"於是召集所屬各縣的長吏，選拔精明能幹的掾史，分隊搜捕，連那些隱蔽的盜賊也沒能逃脱，十天的時間全部拿獲盜賊。郡中百姓感到非常震驚，都稱許班伯神明。一年之後，皇上徵召班伯。班伯上書説想繞道故郡到祖墳前祭奠。皇上下詔，太守都尉以下迎接班伯。於是召見其宗族，根據親疏遠近施恩，散發數百金。北州人士以此爲榮，年長的人把這事記了下來。進京途中，患了中風病。進京之後，以侍中光禄大夫的名譽養病，皇上給他的賞賜非常豐厚，許多年未能被起用。

會許皇后廢，班倢伃供養東宫，進侍者李平爲倢伃，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視事。

正逢許皇后被廢，班倢伃供養東宫，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班伯於是稱病。時間長了，皇上出宫去探望班伯，班伯非常惶恐，起身上朝供事。

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

自從大將軍王鳳去世後，富平侯張放、定陵侯淳于長等開始受到寵幸，如果皇帝微服出行，則同坐一輛車一起握着馬的繮繩；入侍宫中，則設宴飲酒，與趙飛燕、李平等和侍中一起

关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呼?"伯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

狂飲，大聲談笑。當時他們乘坐的車帳中放着張有畫的屏風，上面畫的是商紂醉靠妲己通宵尋歡圖。皇上因爲班伯剛被起用，所以非常敬重他，因此回過頭來指着畫問班伯："商紂無道，能到這個地步嗎?"班伯回答説："《尚書》上説'於是聽用婦人的言語'，哪裏有在朝廷上放縱這樣的行爲呢? 所謂衆惡歸之，没有比這更過分的了。"皇上説："如果不是這樣，這張圖畫告誡的又是什麽?"班伯回答道："商紂'沉湎於酒'，是微子離他而去的原因；'式號式呼'，是《大雅》之所以流連的。《詩經》、《尚書》所誡止的淫亂，其本源都在於酒。"皇上長嘆一口氣説："我很久没有見到班生了，今天又一次聽到了正直的話!"張放等人很不高興，過了一會兒便藉上厠所爲名趁機出宫。當時長信宫中的庭林表派人前來，看到聽到了這些情況。

後上朝東宫，太后泣曰："帝間顔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乃出放爲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乎?"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禄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禄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并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宫，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悦。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

後來皇上去東宫朝見太后，太后哭泣着説："皇上近日面容削瘦，臉色發黑。班侍中本來是大將軍所推舉的，應當對他寵愛有加，使他與你能够更加親近，以便更好地輔佐聖上。而應當把富平侯逐出朝廷。"皇上回答道："是。"車騎將軍王音聽説之後，暗示丞相御史上書言明富平侯的罪過，皇上於是放逐張放爲邊都尉。後來皇上又把張放徵召入朝，太后給皇上寫信説："以前所講的尚未奏效，今天富平侯却又入朝，我豈能默然不語?"皇上謝罪道："請允許我現在執行您的意旨。"當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禄勳，皇上於是徵引許商、師丹二人爲光禄大夫，班伯升遷爲水衡都尉，和兩位老師一起任侍中，他們的俸禄均爲二千石。皇上每每入東宫朝見太后，班伯經常跟從在後；逢朝中有大事，一起被派往向公卿大臣宣示皇上的意圖。皇上也逐漸厭倦游樂宴飲之事，重新學習經書，太后非常高興。丞相方進又上書，富平侯張放最終被放逐於朝外。逢班伯病故，年方三十八歲，朝廷上下均感同情惋惜。

斿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每奏

班斿學識淵博、才智出衆，左將軍史丹以賢良方正察舉班斿，班斿通過應對制策而擔任議郎，又升遷爲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一起

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斿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

典校中秘藏書。班斿常奏校書之事，得以受詔入宫於天子面前讀書。皇上器重他的才能，把中秘之書的副本賞賜給他。當時書不能出示於群下，即使東平思王以叔父的名譽索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仍告訴他説不可以。事見《東平王傳》。班斿也是英年早逝，他的兒子叫班嗣，名顯當世。

穉少爲黄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帝即位，出穉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

班穉年輕時任黄門郎中常侍，方正剛直潔身自好。成帝晚年，立定陶王爲太子，屢次派遣中盾詢問近臣們的意見，惟獨班穉不敢冒昧作答。哀帝登基之後，貶班穉爲西河屬國都尉，遷任廣平相。

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穉。斿之卒也，修緦麻，賻賵甚厚。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閎空造不祥，穉絶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宫賢家，我所哀也。"閎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禄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

王莽年輕時與班穉兄弟地位相近而且關係友善，如同事奉兄長一樣對待班斿，像對待弟弟一樣看待班穉。班斿去世後，王莽身穿喪服，送來豐厚的隨葬品。平帝即位後，由太后臨朝聽政，王莽主持朝政，打算通過文教使天下太平，派遣使者分别到各地訪查風俗，采集頌歌，但是班穉没有獻上什麽頌歌。琅邪太守公孫閎在公府大講災變，大司空甄豐派遣手下馳騎至兩郡勸告官吏百姓衹講祥瑞而不講災害，并上書彈劾公孫閎捏造不祥之事，班穉不講瑞應，都是妒嫉聖政，均爲左道。太后説道："不宣揚美德，應與大言災異的人處置不同。并且班倢伃賢德，我同情可憐她的家族。"公孫閎單獨被投下監獄處死。班穉大爲恐懼，上書感恩謝罪，表示願意歸還相印，入朝爲延陵園郎，太后允准。享受原有的俸禄度過一生。因此班氏家族在王莽時并不顯達，也没有大災難。

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宫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虚内臧，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

起初，成帝生性寬厚，能够聽從直言，所以王音、翟方進等依照法度議論天子的過失，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等人肆意冒犯皇上，因此上自皇帝的老師安昌侯，皇舅大將軍諸兄弟以及公卿大夫、後宫外戚史、許等家有寵幸的，没有不被詆毁的。衹有谷永曾經説"建始、河平之際，許家、班家的顯貴，傾動前朝，顯著四方，賞賜無度，以致内府空虚，你們所受的恩寵已達到了極限，不可能再超過了；但如今後起之家所得到的寵幸，連上天都已無法享受到，比前邊提

駁譏趙、李，亦無間云。

到班、許之氏所受恩寵還要高出十倍。”谷永所言意在譏諷趙氏、李氏，對班家并没有非議。

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游學，家有賜書，内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班穉的兒子是班彪。班彪字叔皮，從小便和其堂兄班嗣一起學習。班氏家有皇上賜給的圖書，而且府内財力豐厚，好學之士多從遠方而來，父輩的朋友自揚雄以下没有不登門拜訪的。

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絶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虚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罔，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繮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顔、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仿佛，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己持論如此。

班嗣雖然學習儒學，但他崇尚老莊之學。桓生想借閲他的書籍，班嗣答覆説："莊子那樣的人，絶聖棄智，修煉生命保養真氣，清静虚無不追求名利，歸萬物於自然，衹有師友之間相互影響，而不被世俗力量所役使。在山壑中垂釣，那麽天下萬物難以干擾他的心志；隱居在一小山之中，則天下萬物不能改變他的安樂。不受聖人的束縛，不爲人君爵禄所誘惑，放縱自己的軀體放任自己的心志，談論的人難以給他命名，因此非常寶貴。如今你已經套上了仁義情誼的羈絆，已經繫上了聲名的繮鎖，已經信服了周公、孔子的主張，傳揚顔回、閔子騫的精華，已經受拘於世俗教化，又何必言用老、莊之大道而自炫耀？過去有個人到邯鄲學人走路，并没有學成，反而忘掉了原來的走法，於是衹好爬了回去！擔心你也會那樣，因此不把書借給你。"班嗣的立身行事發表言論就是這樣。

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壟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并争，天下分裂，數世然後乃定，其抑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并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絶，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

班彪衹對聖人之道纔傾盡心力。二十歲時，適逢王莽被滅，光武帝在冀州即位。當時隗囂據有隴西擁衆自立，招集英雄俊傑，而公孫述在蜀漢稱帝，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勢力大的接連州郡，勢力小的占據縣邑。隗囂問班彪道："以前周朝滅亡，戰國紛争，天下分裂，幾代之後方纔安定下來，難道戰國之時的縱横之事還會在今日再次出現嗎？將會有一個人承受天運代而興起嗎？希望先生能够評論一下。"班彪回答説："周朝的興衰與漢代不同。當初周朝設立五等爵位，使各諸侯國各自爲政，王室衰微，而各諸侯國日益强大，所以周朝末年出現了諸侯紛争之事，客觀條件决定了這一切。漢代繼承秦代的制度，并立郡縣，人君有專制的威權，大臣没有成百年基業的權柄，到了成帝時，外戚專權，哀、平二帝短命，皇位三次没有人繼承，危機是從上邊出現

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外内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

的，而没有危及根基，所以雖然王氏的顯貴，危及朝廷，能够竊奪皇位改立國號，但并不能得民心。因此登基之後，天下百姓没有不爲漢室衰落而嘆息的，十幾年間，外擾内憂，各地紛紛揭竿而起，立國號的人遍地皆是，都自稱是劉氏後人，未曾商量而語辭相同。如今擁有州城的英雄豪傑，都没有七國世代相承的基業的資本。《詩經·大雅·皇矣》中言：'偉大的上天，俯視天下赫然甚明，監察衆國，求人所定而授之。'如今百姓皆長歌短嘆而思念漢朝，民心向漢，已經很清楚了。"隗囂説："先生所言周朝、漢朝之形勢，甚是，至於僅是見到愚民們習慣了劉氏姓號的緣故，就以爲漢室可以復興，所論則顯粗疏！過去秦失政權，劉季起兵於是得到天下，當時百姓又怎會知曉漢室呢！"班彪對隗囂的言語深有感觸，又哀嘆他瘋狂凶暴的行爲難於止息，就著《王命論》來補救時難。那篇文章寫道：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臮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説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暗於天道哉？又不睹之

當年帝堯禪讓時説："舜，天命預定你是統治的繼承人。"舜也是按天命把天下禪讓給了禹。至於稷、契，都輔佐唐堯、虞舜，其榮光使四海之民受益，其美德澤及後世不絶，至於商湯、周武，擁有天下。雖然他們所處時代各異，更朝换代的方式不同，但他們都是上應天命下順民心。因此劉氏上承帝堯之帝統，劉姓氏族世世代代，顯名於史書。唐堯爲火德，漢王朝也續接爲火德，開始起兵於沛縣的大澤，神母夜間號哭，以彰顯赤帝的符應。就此而言，帝王的國統，一定要有明聖顯懿的德行，豐功厚利世代累積的基業，然後精誠通達至於神明之處，流澤施加於百姓身上，所以能爲鬼神所佑護，天下百姓都前來歸附，從未見過没有一定的根基，功德不被記載，而能够崛起登上皇位的人。世俗之人見到高祖由一介平民興起，但不能通曉其究竟，以爲恰逢亂世，便能够拔劍奮起，游説之士甚至把争奪天下比作追逐野鹿，運氣好、手脚快就可以得到它，不知道帝王之權柄乃是天命，是不可以憑藉聰明武力得到的。可悲呀！這正是爲什麽世上

於人事矣！

有那麽多亂臣賊子的原因。像這樣，豈衹是昧於天道，而且不懂得人事。

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褻，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况幺麽，尚不及數子，而欲暗奸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

那些飢餓流離的賤隸，飢寒交迫流浪於道路中的人，衹想有一件粗布的衣物，一點存糧，最大的願望也不過一金，然而終於輾轉死於溝壑之中。爲什麽？貧窮也是天命。更何况天子的尊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怎麽可以輕易占有呢？因此雖然巧逢時機，暗中取得權柄，勇如韓信、季布，强如項梁、項籍，圓滑如王莽，最終仍被烹殺斬首，剁成肉醬分裂肢體，又何况無名之輩，還遠比不上上述諸人，却打算謀取天子之位。因此劣等的馬匹不能奔馳千里之途，燕雀之類的鳥不能展翅高翔萬里，椽、薄之材難承當棟梁的重任，器小之人難以主持帝王的大業。《易經》上講"鼎折其足，覆灑公食"，言其不能勝任其職。

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决矣。

秦朝末年，天下豪傑一起推舉陳嬰稱王，陳嬰的母親勸止他説："自從我嫁到陳家以來，你家世代貧賤，驟然間富貴起來不是吉祥的事情，不如把兵權委讓他人，成事之後可稍受他的恩惠，事不成災禍也有他人承擔。"陳嬰聽從了他母親的話，而陳氏得以平安無事。王陵的母親也預見到項氏一定會滅亡，而劉氏將要興盛起來。當時王陵爲漢將，而他母親被楚俘獲，有漢使來到楚地，王陵的母親見到之後，對他説："希望你能告訴我的兒子，漢王有長者之風，一定能得到天下，讓他小心事奉漢王，不要有貳心。"説完面對着漢使自殺而死，以堅定和鼓勵王陵。後來天下果然歸於漢室，王陵出任丞相并被封侯。她們以普通人的聰明才智，尚且能推究出事理的精微之處，探求禍福的關鍵，而且能保全宗族世代無憂，名垂青史，更何况大丈夫行事呢！因此窮困通達自有天命，吉祥不幸則在於個人！陳嬰的母親瞭解衰敗的道理，王陵的母親明曉興起的緣由，審察這四點，帝王的名分就可以判斷了。

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任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睹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至於高祖，他興起有五方面的原因：一是帝堯的後裔，二是體貌多奇異，三是神武而有帝王之徵兆，四是爲人寬明而仁恕，五是善於知人善用。加上他待人誠信喜好謀略，善於聽取他人建議，看到優點惟恐趕不上，任用他人如用己般信任不疑，采納正確建議似高山流水般自然，順應時勢像萬川歸海一樣一往無前；效仿周公吐哺之德，得以采用張良的計策；一改邊讓女子洗脚邊接見來訪者，纔可得聞酈食其的高論；采納了士兵劉敬的建議，割斷對故土的懷戀之情而定都長安。仰慕四位隱逸老者的聲名，忍痛割愛没有立戚夫人之子爲太子；從普通士兵中起用韓信，於流亡人當中招納了陳平，天下英雄竭盡己力，提出許多良策：這都是由於高祖有雄才大略，因此纔成就帝王之業。至於那些吉祥靈驗的徵兆，也大概聽説一二。起初劉媼懷高祖的時候夢見和神人相交合，雷電交加烏雲翻滚，有龍蛇顯形的奇異事情發生。等到高祖長大多有靈異之處，往往不同於常人，因此王媪、武負看到高祖醉後有龍附身，便把他所欠酒賬一筆勾銷。呂公見到高祖相貌奇特，就把女兒許配給他；秦始皇東游是爲了鎮伏那裏的天子之氣、呂后望見天上的雲氣就知道高祖之所在。高祖當初受命遷往酈山路斬白蛇，向西進駐關中時金、木、水、火、土五星同景辰相聚。所以淮陰侯、留侯都説這是天命所授，而不是人力所爲。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絶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説，審神

縱觀古今之得失，考察行事之成敗，考證歷代帝王的興衰，考查這五方面的因素，取捨如果和所處地位不相稱，靈驗的徵兆不同於這種標準，如果貪圖權力和財富，不安本分而妄圖占據高位，自不量力，不知天命，則一定不能保家，不能頤養天年，遭遇如鼎折足一般的凶險，受到鈇鉞誅殺的懲罰。英雄能真正明白這種道理而暗自醒悟，害怕因非分之舉而遭到上天的譴責，高瞻遠矚，深思熟慮，采取王陵、陳嬰清楚自己本

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禄其永終矣。

分的做法，排除韓信、英布篡奪漢室的非分之想，不信征伐可得天下的妄語，明白帝王的權柄自有天授，不要貪求不可得之事，被王陵、陳嬰兩位母親所耻笑，這樣就會使福分延及子孫後代，能够永世享受天賜之福！

知隗囂終不寤，乃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禄，所如不合；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

知道隗囂終究不會醒悟，於是躲避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賞識他高雅的操行，前去拜訪，事事都和他商量。被舉爲茂才，出任徐令，因爲生病辭去官職。以後屢次受到三公的徵召。任官不苟得禄，因此所往之處，不合其意；作學問不爲人所用，學識淵博而不俗陋；言辭不浮華，述而不作。

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其辭曰：

班彪有子叫班固，二十歲時父親去世，他作《幽通之賦》，以陳述吉凶性命，來表明自己的心志。賦文寫道：

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繇凱風而蟬蜕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謡，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矇之眇眇兮，將圮絶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愇世業之可懷。

班氏本是顓頊的後裔，家世中葉在楚國顯出赫赫神靈，楚亡後離開了故土，又雄據北方晋、代之地遠揚聲名。漢皇十世時官居高位，旌旗儀仗顯耀在天子京城。王莽罪惡滔天幾亡漢室，我父遇禍亂高歌遠行，終於保全自己并爲民做出表率，像上古仁人一樣逃避時凶。懿美先祖多麼賢善英明，窮困顯達都能够救濟黎民。可嘆我自幼身孤勢單力薄，恐怕要斷送祖業而無路以成名，難道我身不足以營謀先人之業？我爲家世衰微而深懷長恨。

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仿佛，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隧。昒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猶未察，黄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曰乘高而遌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緜緜於樛木兮，咏《南風》以爲綏，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既誶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烱戒：盍孟晋以迨群兮？辰倏

幽室隱居不盡長思，歲月悠悠而心緒渺遠，不敢與有德行之人并肩比善，怕玷辱先祖而恪守善行。心魂常常與神靈交會，精誠往往發於深夜之中，睡夢中我登山遠眺，仿佛看到了幽谷的神人，他手執葛藟交給我，回望峻谷告訴我勿墜深淵。清晨醒來我仰卧冥思，心智朦朧未知吉凶。黄帝遥遠我無人可問，衹好臆度讖書臆猜於胸。書中説夢中登高遇神，將是道術遐通而不迷津。葛藟纏連於樛木，歌咏《南風》是安樂的象徵，心中恐懼如臨深淵，乃知《詩經·小雅》中兩篇詩的誡勸。夢境已經告訴我吉祥的象徵，神明又給我以警戒。爲什麼不及早進仕以趕

忽其不再。

承靈訓其虛徐兮，伫盤桓而且俟，惟天墜之無窮兮，鮮生民之脢在。紛屯亶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上聖寤而後拔兮，豈群黎之所御！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喪予。管彎弧欲斃仇兮，仇作后而成己。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豫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臬取吊于逌吉兮，王膺慶於所感。畔回冗其若玆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裹而外凋兮，張修褖而内逼，吹中和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𦗟兮，卒隕身乎世禍。游聖門而靡救兮，顧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彙而靈茂。恐罔蝄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

上同輩賢人，時光倏忽而逝不會再來。

雖承神靈訓誡而且懷疑，久久盤桓而難以前進。衹有天地長久而無窮，孤苦的人生多麽短暫。紛繁的世間險阻重重，奈何艱難太多智慧太少。上古聖賢遇紛難而能醒悟自拔，凡夫俗子豈能預先防止！當年衛叔武握髮迎接他的哥哥成公，成公反而把他當作敵人射死。管仲彎弓要射死仇敵公子小白，桓公即位後竟命其爲宰相。事物的變化是多麽難以預料啊，誰能預測出它的終始！雍齒不滿却最先受賞，丁公施恩惠反被殺戮；臬妃因爲受寵而招致災難，王倢伃由於憂傷而獲得幸運。世事乖違竟至於此，塞北老翁却能够認識到禍福相倚的道理。單豹調理體内五臟却爲猛虎所傷，張毅外修禮儀却發内熱而死。有人説中庸之道可以使人免於災難，可是顏回、冉有又都不得意。桀溺招引子路跟隨自己，説孔子道也無濟於世。子路不避紛紛亂世，終於在亂世中被殺。雖游學聖賢之門也未得救助，即使蓋上肉醢又有何補益呢？過於剛强必遭凶險，免於禍亂還有賴於聖人之道；萬物的生氣皆發於根柢，根柢强壯纔能枝葉茂盛。魍魎竟至責備影子，這都是未得大道的體現。

黎淳耀于高辛兮，芈强大於南汜；嬴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乎三止：既仁得其信然兮，卬天路而同軌。東厽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發還師以成性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鱗漦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巽》羽化于宣宫兮，彌五辟而成災。

重黎昌明於高辛之時，楚國在長江一帶稱强；秦國由於伯益而揚威於六國；齊國因三禮而興盛。求仁得仁何其誠信，仰視天道亦同法理。商紂暴虐殺害三仁，周武王得五位三所故成天子；驪姬殘酷致使孝子身亡，晋文公龍年出行而於虎年歸國；周武王還師終成天命，重耳醉行正與天命相合。神龍流涎於夏帝王廷，經過三代竟亡周國。漢宣帝宫中有雌鷄化雄，過了五世終釀成災禍。

道悠長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諏兮，乃窮宙而達幽。媯巢姜於孺筮兮，旦算祀于挈龜。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謡。妣聆呱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

天道悠悠而人世短暫，邈遠冥然不可盡知，必須藉助卜筮而謀諸鬼神，藉此以窮古今通幽微。陳完少年時占卜得知將來必占有齊國，史書上有周公用龜甲占卜的記載。周宣王、曹伯陽都在下人的夢境中預示了他們的興敗，魯成公、衛靈公是在銘謡中預示了

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贏縮。三樂同於一體兮，雖移盈然不忒。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周、賈蕩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服。

謚名。叔向的母親聽到伯石的哭聲而知道他是亡晋之人，許負從周亞夫臉部的紋理看出他以後必定會餓死。大道渾然一體而成於自然，道術雖分派歧流其發源却相同。神明先於人心而注定命運，命運隨着人的行爲而變化。世事如瀚流滾滾没有止息，人生的禍福遭遇時有贏虧。樂氏三代本是一脉相承，雖世代變化却不差半點報應。洞悉天道幽微紛亂，因此衆人迷惑不醒。莊周、賈誼思想狂誕惑亂，宣揚齊生死、一禍福的理論。高談闊論而違反本心，實際上是怕作犧牛和鵬鳥。

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三仁殊而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荆。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營。侯草木之區别兮，苟能實而必榮。要没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

可貴的是聖人的至理名言啊，順應天性而且以道義爲決斷的依據。富貴是人之所欲但不合道義君子不敢呀，死亡是人所厭惡的但若因守道而死則不逃避。守道恒一不持兩端呵，立心輕慮不爲物欲所累。三位仁人行事雖異但同致於仁呀，伯夷、柳下惠去留有别而同得美名。段干木安卧居室而保衛了魏國，申包胥雙脚磨出了厚繭纔保存了楚國。紀信焚身來保衛皇上啊，四皓堅守操節而不迷惑。就是草木也有類别的劃分，人能實踐仁義之道則必得榮名。人死後應該聲名不朽啊，這是先哲遵循的正道。

觀天罔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順，謨先聖之大繇兮，亦从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游睇而猨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湛躬於道真！

觀天網恢弘包容萬象，實是輔助誠信保護善良，謀求先聖的濟世之道，有德的人必有志同道合的友人，誠信的人一定會得到别人的輔助。虞舜的《韶》樂優美引的鳳凰來朝，千百年後還使孔子聽而忘味。素王文章彰顯禮儀而招來麒麟，漢朝於異代加以追謚追封。精神能與神通則可感動萬物呵，神動氣運而能達到微妙的境界。養由基搭弓轉目猿猴即號叫哇，李廣箭發而石開。不是至誠如何能通靈感物呢，如果没有實效誰又會相信！掌握了矢射這樣的小技還能感應於猿石，何况執着於大道呢！

登孔、顥而上下兮，緯群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喧己而遺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訴

自孔子、太顥直到今天，經緯天道有多少先哲聖賢。朝聞大道傍晚就死去也可以，還可以忘了自己遺棄軀骸。如果能像彭祖、

來哲以通情。

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賢聖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昊爾太素，曷渝色兮？尚粤其幾，淪神域兮！

老聃一樣長壽，我將告訴來者以幽通之情。

亂曰：天造萬物於冥昧之中，并確定他們的性命呵，恢復本心弘揚大道呀，祇有聖賢纔可以做到呀。天地之元氣運動萬物，周流而不停息呀，保全自己并留下美名，爲民衆的表率呵。捨生取義，去實踐大道啊，爲外物所夭而憂傷不已，那是莫大的耻辱和痛苦呵！守死善道不染流俗，又怎麽會變色呢？守道通幽，則幾於神明啊！

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永平年間班固爲郎，負責校讎皇家藏書，一味專心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有人譏笑説這沒有什麽實際功用，同時又感到東方朔、揚雄等自以爲没有遇到蘇秦、張儀、范雎、蔡澤生活的時代，而没有用堂堂正正的道理去説服對方，表明君子的操守，故聊且答覆一下那些譏笑者。那篇文章寫道：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哲之治，栖栖皇皇，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呼宇宙之外，鋭思於豪芒之内，潛神默記，恒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

賓客嘲笑主人道："聽説聖人有確定不移的言論，賢士有不改變的職分，也祇是崇尚名聲。因此上聖要樹立德業，其次要建立功勛。德業不會在死後纔特別興盛，功勛若不合時宜也不會彰顯，因此聖人的立身行事，忙忙碌碌，來去匆匆。孔子坐着待不到席子温暖，墨子安居也等不到烟囱被熏黑。由此推論，施行道德是先哲的首要任務，著述祇是前賢的小事而已。如今你有幸生在聖明的時代，身着寬衣博帶，在外邊有美好的聲譽，内則有很高的修養道德，而且又有很好的文采，已經很長時間了。却始終没有昂首伸尾，奮翼振鱗，超於污泥之外，騰於風雲之上，使人看到影子就駭怕，聽到響聲就震恐。徒然陶醉於頭枕經典，身卧書籍，讓自己委屈於破廬舊舍，上没有人援引，下無依靠。惟獨肆意冥想宇宙之外，精心思考於細微之中，專心致志於默默記誦，經年累月。然而，才能不能在有生之年發揮出來，功用不能貢獻於當代，即使縱横辯論如波濤洶涌，鋪張辭藻似春花怒放，仍是無益於考評政績。想來還是考慮很快可以見效的辦法，采取能赢得朝野賞識的手段，使自己活

着時有顯赫的聲名，死後有美好的謚號，不也是更高明嗎？”

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暗道德之實，守突奥之熒燭，未卬天庭而睹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横鶩，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而虎争。游説之徒，風颺電激，并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煜霅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壹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蛙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説，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盈眦，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虚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徼君，吕行詐以賈國。《説難》既酋，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隧。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埽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黄、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稟卬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

主人悠然而笑道：“像客人的議論，正是所謂衹看到勢利的表面，却没有認識到道德的功效，守住屋子角落的微弱燈光，没有仰頭看到天空中燦爛的太陽。從前王道荒廢，周朝失去了王權，諸侯争霸，列國角逐，七雄相争，分裂中原，龍争虎鬥。游説之徒，奔走游説，并起而救之，其餘像疾風一樣追隨諸侯，而顯赫一時的人，更是不可勝數。在那個時候，各逞其能，鉛刀都能發揮作用，因此魯仲連發一箭而破敵，受千金而辭謝，虞卿一轉眼便抛棄相位。那種隨口唱出的歌曲，悦耳的聲音，用樂律的標準來衡量，却是淫邪輕佻，不堪入耳的，并不是《韶》、《夏》一樣的音樂；那種順應形勢合於時變，偶然契合時機，但到社會風氣改變之後，便抵觸而不通的道術，不是君子的原則。至於合縱之人糾合衆國，連横之徒拆散聯盟，逃亡他國誇誇其談，流浪異邦振振有詞，商鞅身懷帝道王道和霸道去投奔秦孝公，李斯高談時務來取悦秦始皇，他們都是趁着有利的時機，遭逢動亂的局勢，依靠僥幸利用邪術來求一時之富貴，早晨茂盛，傍晚便凋零，富貴尚未看上一眼，災禍就已臨頭，歹徒還因此自悔，更何况是正人君子呢，又豈能利用這些辦法？并且功業不可以憑虚僞建成，名聲不可以靠詐僞樹立，韓非巧設辯辭而討好君主，吕不韋施行詐術以金錢購得權力。《説難》等篇章寫成了，韓非也被囚禁；秦即位之後，吕不韋的家族也被誅滅。因此孔子張揚富貴如浮雲的志氣，孟軻修養至大至剛的正氣，他們難道是樂於爲迂闊的言論嗎？而是因爲正道是不可以懷疑的。如今大漢肅清天下，除去危險平服四方。强化國紀，弘揚皇綱，基業比伏羲、神農還深厚，規模比黄帝、唐堯還廣大；大漢統治天下，它普照百姓如陽光，監視人民如神靈，寬容黎民似大海，養育蒼生像春天。

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覿，欲從旄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

所以普天之下，没有不同源共流，沐浴在廣博深遠的德澤之中，享受太平幸福，如枝附於樹，葉着於枝，好比是草木生長於山林，鳥魚生活於山川河澤之中，適應氣候就繁殖，不合季節就零落，效法天地而普施化育，難道是人力的厚彼薄此嗎？現在你生活在太平盛世却談論戰國的事情，被傳聞迷惑而懷疑眼見的事實，想以土丘的標準去度泰山，想以細流的深度去測量深淵，也是不合道理的。"

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

賓客説："商鞅、李斯那些人，是周末亂世的惡人，關於他們的命運我已經知道了。冒昧地問一下，上古的士人，那些處世行道，輔世成名，爲後人所稱道的，是默默地終其一生嗎？"

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説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勛也。近者陸子優繇，《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大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奥，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若乃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顔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壹陽，天墜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龢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

主人説："怎麽能是那樣的呢！從前皋陶爲虞舜謀劃，箕子爲周王提供咨詢，他們的言論達於帝王的功業，他們的謀劃合於聖人神靈的旨意；商代的傅説通過托夢從而在傅巖發迹，周代的吕望因爲文王的占卜而在渭河之濱被起用，齊國的甯戚在大路上慷慨高歌，漢代的張良在下邳河岸得到兵書，這些都是等待天命憑神靈交結，并不是靠言語取得信任的，所以能够提出一定能被采用的策略，建立永垂不朽的功勛。近代陸賈悠閑自在，《新語》從而誕生；董仲舒講學，在儒林中發揚學術；劉向典校群書，梳理古代的傳聞；揚雄深思，撰寫了《法言》、《大玄經》，都符合當代帝王的要求，也都是深究古代聖人言論的精微深奥，徘徊於學術道義的領域，逗留在書籍之中，以保全他們的本質并發揚他們的文采，行事接近於聖德之人，聲名顯著於後人，難道他們不是先哲的繼起之人嗎？像伯夷在首陽山的高尚行爲，柳下惠貶抑志氣於仕途，顔回非常滿足於簞食瓢飲的生活，孔子作《春秋》至西狩獲麟而止，聲名充盈於天地之間，真可謂我們這些人的師表呀。并且我聽説過：一陰一陽，天地之道；文質兼備，是王道的綱常；有同

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視，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污，魚黿媟之，不睹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顥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龢、隨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弦，離婁眇目於豪分；逢蒙絶技於弧矢，班輸榷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龢、鵲發精於針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有異，是聖哲的常理。因此說："謹慎遵循自己的志向，保持上天的符命，聽憑命運的支配，謹守自己的本分，體察聖道的精妙，神明觀察到以後必會佑護，名聲也一定會永遠保持。賓客你没有聽説過和氏的美玉藏於荆山的石頭當中，隨侯的明珠藏在蚌殼裏嗎？歷代人都没見到過，便不知道其中包含着光采，可以發射光輝，因而耽擱千年纔能流出夜光。飛龍藏於污水之中，連魚鱉都狎侮它，而看不出它可以奮發靈德，匯合風雲，騰躍高空，而蹲踞蒼天。所以那盤伏污泥而能飛騰天際的道理，是飛龍的玄妙；開始輕賤而後來尊貴的道理，是和氏璧、隨侯珠的珍奇；起初隱晦而日後彰顯的道理，是君子的本質。像伯牙、師曠對於音樂能静心傾聽，離婁對於一分一毫都能仔細審視；逢蒙精於張弓射箭之術，公輸班巧於斧斤的製作，王良、伯樂對於馭馬、相馬有卓越的才能，烏獲可以力舉千鈞；醫龢、扁鵲精於針石醫術，計研、桑弘羊工於計算和經營。我也不能勝任各種專技而列於他們之中，所以安心作一個文人著書立説以自娱。"

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敘曰：

班固認爲唐堯虞舜夏商周，以及《詩經》《尚書》所涉及到的，世間都有典籍傳世，因此即使是遠古堯舜時期的盛况，也一定有《堯典·臯陶謨》之類的篇章，纔能聲名流傳到後世，聖德冠於百王之上，所以説"他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多麼偉大，他們制訂了燦爛的典章制度又是多麼輝煌！"漢朝承繼唐堯的國運，建立了帝業，到了漢武帝時代，史官司馬遷便追述前世功德，私下撰寫了帝王本紀，把漢朝排列於百王之後，與秦朝、項羽同列。漢武帝太初年間以後之事，未能記載，因此我探求前人的傳記，編輯所能聽到的材料，從而撰述《漢書》，從漢高祖時開始，以孝平、王莽的被殺而結束，共十二代，二百三十年，綜合史事，旁貫《五經》，上下銜接通達，分爲本紀、表、志、傳四種體裁，共百篇。撰寫《漢書》的意旨如下：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

偉大的漢高祖啊，繼承堯的功業，的確

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爰兹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粤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换，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是天生之德，聰明神武之性。秦違背治國綱紀，陳勝起義反秦失敗，高祖從此發迹，斬蛇起兵。神婦告知天命徵兆，於是舉起赤旗，抵達秦都郊外，子嬰叩頭請降。革除舊制創建新制度，約法三章管束軍民，應天命順人心，金、木、水、火、土五星同景相聚。項氏背叛義帝盟約，把高祖貶到巴、漢，西部百姓歸心向漢，戰士們對項羽背約義憤填膺。乘項羽東歸之機出兵，席捲三秦，割據關中，安撫百姓。蕭何、曹參爲輔佐之臣，江山社稷得以安定，韓信、英布爲幹將，張良、陳平爲心腹，恭敬地執行天命去懲罰罪惡，創建赫赫功業，光輝照耀後世千秋。於是撰寫《高祖本紀》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吕宗以敗。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

孝惠帝在位時間不長，吕后臨朝掌管政事，毫不顧忌天命明示，吕氏宗族因此遭到覆滅。於是撰寫《惠帝紀》第二，《高后紀》第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罪不收孥，宫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第四。

太宗儀容端莊，誠信恭謹謙讓，用自身作表率以教育百姓，用恩德駕御臣下。農耕不納貢賦，罪人不爲奴隸，皇宫不建新館，陵地不修高墓。君主之德如吹風，百姓響應如野草一樣隨風而伏，國家富强犯罪者少，成就了漢家江山。於是撰寫《文帝紀》第四。

孝景莅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第五。

孝景帝繼位後，諸侯違抗君主命令，景帝平定了七國之亂，王室得以安定。不懈怠不荒廢政務，注重農耕養蠶，將這頒布在重要命令之中，百姓得以康寧。於是撰寫了《景帝紀》第五。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并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兹永年。述《武紀》第六。

武帝才華出衆，一心想弘揚祖業，選拔可以興國立業的賢人，起用出類拔萃的豪傑。起用他們去做什麽？打退各族的侵擾，擴充漢家疆域，開拓荒蕪地帶。既壯大武功，又增進文事，效法《詩》、《書》、《禮》、《易》、《樂》、《春秋》六種經典，一切都以聖人本意爲主旨。封禪郊祀，升祭百神；調和音律，改换曆法，以便世代享用。於是撰寫了《武帝紀》第六。

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蓋譸張，實睿實聰，罪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

中宗明明，夤用刑名，時舉傅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燀燿威靈，龍荒幕朔，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尚於有成。述《宣紀》第八。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外割禁囿，内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閹尹之呰，穢我明德。述《元紀》第九。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壼闈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陽。述《成紀》第十。

孝哀彬彬，克攬威神，凋落洪支，底剭鼎臣。婉孌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橈實凶。述《哀紀》第十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第十二。

漢初受命，諸侯并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太祖元勛，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并尊。述《諸侯王表》第二。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述《王子侯表》第三。受命

孝昭帝年幼即位，全賴輔佐大臣的忠誠。燕王、蓋長公主蒙蔽昭帝，而昭帝聰明睿智，使罪人得到應有的懲罰，國家得以安定。於是撰寫《昭帝紀》第七。

宣帝智慧明察，慎重運用刑名學説，及時選用賢人，采納良言，聽訟斷案講求準確。安撫遠方百姓，善待周圍官民，光芒閃耀，顯示威嚴靈明，匈奴龍城邊遠荒漠之族，無不前來朝廷進見。大顯祖業，取得了近於完美的成功。於是撰寫了《宣帝紀》第八。

孝元帝待人恭恭敬敬，有高明之度而執柔成德，對先朝舊臣能待以賓禮，對磊落直諫的大臣能寬容相待。宮外削減御用林苑，宮内節省御用衣食，離宮不設衛隊，陵墓地帶不置鄉邑。然而重用宦官的弊病，玷污了他的英明之德。於是撰寫了《元帝紀》第九。

成帝心性明亮，上朝時神采奕奕，儀表威嚴之盛，猶如美玉一般。内宮極寵趙飛燕姐妹，而朝政大權委任於王鳳等外戚家族，這樣成帝即使如炎炎烈火，也變得黯然無光。於是撰寫《成帝紀》第十。

孝哀帝文質彬彬，能够獨攬大權，黜退專横跋扈的王氏，重誅權臣朱博、王嘉，起用美貌的董公爲重臣，指望他力挽危局，助成漢家江山不敗，《大過》卦辭指出了困境，説明以小材爲棟梁，必定曲折遇凶險。於是撰寫了《哀帝紀》第十一。

孝平帝不能成就帝業，新都侯王莽任宰相，没有周公、伊尹一樣的忠誠，葬送了漢家江山。於是撰寫了《平帝紀》第十二。

漢朝初建之時，允許諸侯各自爲政，這項制度由項羽創立，共有十八家諸侯。撰寫《異姓諸侯王表》第一。太祖時的開國元勛，被任命的輔佐大臣，劉氏旁支親屬爲漢家江山的護衛藩籬屏障，被封爲王，都得到高位。撰寫《諸侯王表》第二。王侯的福分，延及到子輩，同族繁衍滋生，枝葉茂盛。撰

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士乃昭。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亡德不報，爰存二代，宰相外戚，昭韙見戒。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漢迪於秦，有革有因，粗舉僚職，并列其人。述《百官公卿表》第七。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叙。述《古今人表》第八。

寫《王子侯表》第三。高祖剛剛即位的時候，獎賞輔佐的功臣，分發封賞的憑證，使豐功偉業代代流傳，爵位采邑世世顯耀。撰寫《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景帝征討吳楚七國叛亂，武帝興師用兵，後世雖然世道承平，也有因功勛受到爵位和封地獎賞的。撰寫《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凡對漢室有恩德的大臣無一不受到報答，即使是商、周二代的後裔也受到封賞，表彰漢代宰相、外戚當中有功的人以揚是戒非。撰寫《外戚恩澤侯表》第六。漢朝上承秦朝，制度有變革也有因循，大略列舉官職，同時指出任職者姓名。撰寫《百官公卿表》第七。凡篇籍所記載的人名，都廣泛搜集，貫通古今上下，大概分出名號，分排次序。撰寫《古今人表》第八。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黄鍾，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曆算逌出。官失學微，六家分乖，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曆志》第一。

一切事物的本源，其數量都從一開始，黄鐘律管所生之氣，製作計量的最小單位秒和忽，都不例外。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曆法計算的數據，都出自“一”這個數字。官府失去標準，學術逐漸衰退。曆法也分爲六派，不同的時代使用不同的曆法，可謂觀察得十分細緻了。於是撰寫了《律曆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湎湎紛紛。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

上效法天象，下取法池澤之形，春雷震震，都是先王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并據此制訂了禮樂。後來禮樂遭到破壞，鄭、衛之地流行靡靡之音，王室風氣敗壞，下民效仿成俗，到處流行，世風混亂。保存禮樂的綱要，以整理舊文。於是撰寫《禮樂志》第二。

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争末，吳，孫狙詐，申，商酷烈。漢章九法，太宗改作，輕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

雷電一齊到來，上天顯示出威嚴和震怒，製作五刑，就是效法這種威嚴，威嚴輔助恩德，刑罰也是協助教化。春秋末期不詳審用刑的道理，背離德教根本，而争先使用刑罰作爲輔助手段，吳起、孫子詭詐，申不害、商鞅使用酷刑。漢朝有九章法律，太宗廢除肉刑。輕重差别，歷代都有確定的章法。撰寫《刑法志》第三。

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搉古今，監世盈虛。述《食貨志》第四。

最初的百姓，把食品貨物列在首位。分出田野中的房屋和井田，確定了人們的土地，交納十分之一的貢賦，百姓富裕，王者尊貴。商人的享用得到滿足，有無得到交換，貨幣從龜、貝開始，直到現在的五銖錢幣。列舉古今農業、商業及手工業，考察歷代富足和拮据的經驗教訓。於是撰寫了《食貨志》第四。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大夫臚岱，侯伯僭畤，放誕之徒，緣間而起。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

過去在上聖時代，供奉百神，祭祀天地，望祭山川衆神，美德流傳到遠方，取得長久的豐收年景。衰敗年代，濫行祭祀，輕信巫術騙人之士，大夫也開始游泰山祭祀，侯伯越級祭祀五帝祠，狂妄之徒，乘機而起。考察古今，正確記載祭祀活動的始末。撰寫《郊祀志》第五。

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降應王政，景以燭形。三季之後，厥事放紛，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

光芒照耀的天空，懸挂着各種顯著的星象，日月光輝四射，星辰垂挂着精氣之光。其中的百官有其命的法則，宮室也交錯而成，降應在王政上，如影隨形。夏、商、周三代之後，事情紛繁蕪雜，舉出占卜應驗的事例，觀察舊物考求新事。撰寫了《天文志》第六。

《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敘。世代實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

上天將《河圖》授予伏羲，將《洛書》賜給大禹，八卦排成序列，九條治國法則得以記載。世世代代奉爲至寶，光輝照耀到文王、武王，《春秋》中的占驗，凶兆已經舉出。告訴過去預知未來，王事得以明瞭。於是撰寫《五行志》第七。

《坤》作墬勢，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坤》卦表示出地勢，好壞分爲九等，從過去的黃帝、唐堯，治理許多國家，和協東西，綜理南北。三代時有所增減，到了秦、漢，削爲五等，建立了郡縣制度。略述山川形勢，表明地理區劃。於是撰寫了《地理志》第八。

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爲艱，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文堙棗野，武作《瓠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爰及溝渠，利

夏禹乘四種交通工具，去各地疏導百川。祇有黃河最難治理，災害殃及後代。黃河在商代枯竭、周朝改道，秦國決河南岸，自此至漢，北面黃河八條支流消失。漢文帝堵塞酸棗縣河道，武帝在黃河決口處作《瓠

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

子之歌》，成帝時黄河有治平之年，不久便大水横流。及至修治溝渠，河水便能利國富民。於是撰寫《溝洫志》第九。

虙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删《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録，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

虙羲畫八卦，後來産生文字，虞、夏、商、周歷代王朝相繼興盛，孔子編纂其業績，整理《尚書》删定《詩經》，編輯《周禮》，訂正《樂經》、《易經》，依據魯史撰寫《春秋》，爲帝王確立行爲準則。六種經學完成之後，遭遇亂世不能得以弘揚，百家之説紛紜，諸子之學興起。秦皇焚毁百家學説，漢朝修補了這個缺陷，劉向掌管典籍，區分出九大流派。於是編撰出群書目録，概述百家源流，成就了宏圖偉業。撰述《藝文志》第十。

上嫚下暴，惟盗是伐，勝、廣熛起，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

國君倨傲無理，對百姓施行暴力，衹能逼百姓起而造反，陳勝、吴廣起如猛火疾風，項梁、項籍起如烈焰飛揚。聲勢浩大如燎原烈火，項羽於是火燒咸陽，主宰中原，發號令封王立侯，殺子嬰廢懷王，因欺詐暴虐而滅亡。撰述《陳勝項籍傳》第一篇。

張、陳之交，斿如父子，携手遯秦，拊翼俱起。據國争權，還爲豺虎，耳謀甘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

張耳、陳餘之交，如同父子一般，携手逃避暴秦，振翼齊飛。得勢後據國争權，反而像虎狼一樣相互吞食，張耳聽從甘公建議，歸漢作了藩王輔臣。撰寫《張耳陳餘傳》第二。

三枿之起，本根既朽，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横雖雄材，伏于海㠀，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黄鳥》。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三支餘孽復生，根本已經朽壞，枯楊開花，而爲時不久！田横雖有雄才，處於海中孤島，歸降行至尸鄉，藉沐浴之機而自殺，讓人獻上人頭以示稱臣，門客仰慕之至，死於田横墓旁。其義氣勝過《黄鳥》篇中的秦穆公。撰述了《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信惟餓隷，布實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雲起龍襄，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綰自同閈，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吴克忠信，胤嗣乃長。述《韓彭英盧吴傳》第四。

韓信是個食不飽腹之徒，英布是一名黥面犯人，彭越也是一個慣於盗竊之輩，吴芮不過是主管江、湖一帶的縣令。風雲際會，四人一變而成爲侯王，奪取了齊、楚地區，占領了淮南、梁地。盧綰和高祖同鄉，爲漢室鎮守北疆，品德淺薄而地位尊崇，無福遭殃。吴芮能保持忠實誠信，後世得以長期承襲其位。撰寫了《韓彭英盧吴傳》第四。

賈廑從旅，爲鎮淮、楚。澤王琅邪，權激諸呂。濞之受吴，疆土逾矩，雖戒東南，終用齊斧。述《荆燕吴傳》第五。

劉賈勤勞從軍，爲漢室鎮守淮、楚地區。劉澤封爲琅邪王，靠勸説呂后封諸呂爲王而取得王位。劉濞受封爲吴王，封地超過了制度規定，雖然鎮守東南，受到告誡不得謀反，但最終還是受到刀斧的懲罰。撰寫了《荆燕吴傳》第五。

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斿宅于楚。戊實淫軼，平陸乃紹。其在于京，奕世宗正，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政博學，三世成名，述《楚元王傳》第六。

高祖之父劉太公有四子：長子早夭，次子封王於代國，劉斿被封爲楚元王。劉戊荒淫無德，平陸侯劉禮還能繼承其父輩之業。供職於京師，世守宗正之官，爲王室勤勞奉公，後人劉德封爲陽城侯。劉向博學，經歷元、成、哀三世而功成名就。撰寫《楚元王傳》第六。

季氏之詘，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欒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述《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季氏的冤屈，毁壞了自己名譽，陳述上將過錯，使議政大臣震驚。欒布不畏死罪去哭悼被殺的彭越，田叔甘願隨趙王去殉葬，品德在危難中顯現，情誼感動了聖明的君主。欒布相繼在燕、齊爲官，田叔也曾任魯相，百姓感念他們的政績，有人在田叔死後送金，有人在欒布生時立祭祀之社。撰寫《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絶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赳赳景王，匡漢社稷。述《高五王傳》第八。

高祖有八子，二子爲帝六子爲王。三位趙王無罪被殺，淮南厲王自滅，燕靈王無人繼任，衹有齊悼惠王一支昌盛。采食東方土地，從泰山到大海，後代支派分封爲王，前後共有九子。其中六國誅滅，正支的齊王無人繼位。城陽王、濟北王後來承繼國土。威武的景王，匡扶漢室江山建立功績。撰寫了《高五王傳》第八。

猗與元勛，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宫，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九。

真是元勛啊，占據漢中推薦韓信，鎮守關中，供給軍糧兵員，興建京都營造皇宫，制訂法律制度。平陽侯守静無爲，承繼舊制不加變更，百姓加以歌頌，育成純樸品德漢朝受尊崇的大臣，就是相國。撰寫《蕭何曹參傳》第九。

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圖折武關，解厄鴻門。推齊銷印，驅致越、信；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乃安，斃范

留侯張良襲擊秦始皇，後來成了漢王心腹，獻計智取武關，解除鴻門之危。勸漢王承認韓信爲齊王，又建議銷毁封王所用印信，用計調遣彭越、韓信如期參加垓下會

亡項，走狄擒韓，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安國廷争，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吕尊文。亞夫守節，吴楚有勛。述《張陳王周傳》第十。

戰；爲吕后獻策招請商山四老，穩定了太子地位。陳平紛忙，歸漢王之後得以安定，獻離間計使范增斃命項羽敗亡，施奇計使匈奴撤走了包圍平城的兵馬，僞游雲夢之計又使韓信被擒，六出奇計，使我漢室擺脱了災難。安國侯王陵敢於面折廷諍，諫阻吕氏爲王，最後不得不辭官回鄉閉門謝客。絳侯周勃武勇，誅殺諸吕，迎立文帝。周亞夫堅守氣節，平定吴楚七國叛亂建立功勛。撰寫了《張陳王周傳》第十。

舞陽鼓刀，滕公厩騶，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并乘天衢。述《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舞陽侯樊噲操刀屠狗爲業，滕公駕車養馬，潁陰侯販賣絲帛，曲周侯酈商平庸之人，追隨高祖依附吕后，都受封爲侯，步入天路。撰寫了《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直，犯上干色；廣阿之廑，食厥舊德。故安執節，責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北平侯樊噲以記載古事，任秦朝柱下史，編定漢朝曆法制度，調正音律。建平侯性情耿直，敢於觸犯皇上尊嚴，不按皇上臉色行事；廣阿侯任敖勤勉奉公，因有救吕后的大恩得以采邑封賞。故安侯廉潔奉公，責備鄧通怠慢無禮，請求誅殺晁錯，多災多難的大臣，不是爲了自己的私利。撰寫《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津，王基以張。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以文。敬繇役夫，遷京定都，内强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税介免胄，禮義是創。或悊或謀，觀國之光。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

酈食其任鄉里監門之官，初見漢王，因劉邦不以禮相待，故長揖而不拜，獻策奪取陳留，進取敖倉，占據要塞控制渡口，奠定了帝王基業。陸賈爲使臣，使百越族前來漢朝稱臣，從容獻策，勸説高祖博施文采。劉敬是服勞役之徒，獻策遷都長安，則内鞏固關中，對外與匈奴和好。叔孫通官任奉常，能够依據時代潮流，收斂兵器，創制禮儀。有智有謀之士，都應在朝奉命任職。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

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述《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淮南王狂妄越權，結果二子遭受禍殃。劉安巧於言論而辦事邪佞，劉賜愚頑而荒唐，敢於作亂，父子二世頻頻敗亡。撰寫《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蒯通壹説，三雄是敗，覆酈驕韓，田横顛沛。被之拘係，乃

蒯通一句話，三雄同時敗亡，使酈食其遭烹殺，鼓動韓信叛漢，使田横顛沛流亡。

成患害。充、躬罔極，交亂弘大。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萬石温温，幼寤聖君，宜爾子孫，夭夭伸伸，慶社于齊，不言動民。衛、直、周、張，淑慎其身。述《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内爲母弟，外捍吴楚，怙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霿，牛禍告妖。帝庸親親，厥國五分，德不堪寵，四支不傳。述《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睿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强守圉，吴楚合從，賴誼之慮。述《賈誼傳》第十八。

子絲慷慨，激辭納說，攬轡正席，顯陳成敗。錯之瑣材，智小謀大，禍如發機，先寇受害。述《袁盎鼂錯傳》第十九。

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長孺剛直，義形於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莊之推賢，於兹爲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伍被自首謀反被捕，反而被殺害，禍及父母。江充、息夫躬讒言無限，擾亂漢家大業。撰寫《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萬石君温和恭敬，幼年時感動高祖，子孫安宜，和睦舒適，石慶相齊，不發號令百姓便聞風而動。衛綰、直不疑、周仁、張驅，善良而謹言慎行。撰寫了《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孝文帝的三個兒子被封爲王，代孝王、梁孝王、梁懷王，懷王墜馬而死没有後繼之人，梁孝王深受寵愛。在家裏孝王是景帝同母的弟弟，對外抗擊吴、楚叛軍，依仗寵愛誇耀功勞，權欲與享受都超越了本分，思想已經糊塗，牛生怪胎預示了凶禍。文帝實行親近親屬之道，分梁國爲五個小的封國，其中没有恩德可言的，四支絶後不傳。撰寫了《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誼文才出衆，年二十歲進入朝廷。遇到聖明的文帝，屢次上書，陳説暴秦滅亡的教訓，論述夏、商、周三代興盛的原因。建設保衛中央的藩籬，以便加强對國土的守衛，吴、楚聯合七國叛亂，也多靠賈誼出謀。撰寫《賈誼傳》第十八。

袁盎慷慨陳辭，急切上疏獻策，執轡阻攔文帝飛馳山陵，制止帝后與姬妃同席而坐，講明存亡成敗的道理。鼂錯的細微之才，智小而圖謀很大，禍殃有如弩箭速發而至，先於吴楚叛軍受到災禍。撰述《袁盎鼂錯傳》第十九。

張釋之掌刑獄，國法得以持平。馮唐爲魏尚争辯評功，增加了君主的明智。汲黯剛正不阿，正義之心顯於外表，下面淮南王謀反還怕他直諫，上面武帝不整齊衣冠就不敢接見汲黯。鄭莊推薦賢臣，對漢室有功。撰寫《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光榮或者耻辱，在於掌握樞機，自下激勵君主，衹有品行端正的人纔能辦到。依賴忠實正直，正人君子實行。撰寫了《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魏其翩翩，好節慕聲，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禍敗用成。安國壯趾，王恢兵首，彼若天命，此近人咎。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魏其侯沾沾自喜，崇尚氣節喜好聲名，灌夫自誇勇武，武安侯田蚡驕横不羈，凶性相使，自成禍敗。韓安國傷足，王恢首議發兵，前者似是天命造成，後者近是人爲之過。撰寫了《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訬輕；趙敬險詖，中山淫醟；長沙寂漠，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四國絶祀，河間賢明，禮樂是修，爲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景帝之子封爲十三王，承接了文帝恩德的賜福。魯恭王喜好修建宫室館舍，江都王輕捷健壯；趙敬王邪僻狂妄，中山王時常酗酒；長沙王沉默寡言，廣川王寂然無聲；膠東王昏昧不清，常山王驕横滿盈。四個王國絶後無嗣，河間王賢明，修訂禮樂，是漢家推崇的英才。撰寫《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鄰，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决，忝世滅姓。蘇武信節，不詘王命。述《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李廣謙躬謹慎，深得戰士之心，射箭竟能穿石，威震北部鄰國匈奴，身經七十餘戰，終於死於軍中。李敢怨恨衛青，死於霍去病箭下。李陵戰敗後不能自裁，辱没了李氏宗族。蘇武伸張氣節，不負王命。撰寫《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長平桓桓，上將之元，薄伐獫允，恢我朔邊，戎車七征，衝輣閑閑，合圍單于，北登闐顔。驃騎冠軍，猋勇紛紜，長驅六舉，電擊雷震，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長平侯衛青威武異常，可謂上將之首，他討伐匈奴，擴展漢朝北部疆域，漢朝的軍隊七次北征，行軍隊伍從容有度，合圍單于，北登闐顔山。驃騎將軍勇冠全軍，猛烈如暴風，六次長驅進攻匈奴，有如雷震電擊，戰馬抵達翰海，將士登臨狼居山，西窺大河，設郡直到祁連山地段。撰寫《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爲世純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董仲舒治學嚴謹，兩次入相諸侯，修養身心國家得以治理，辭官不做，下帷講學，論道著述，直言對策，爲一世宗儒。撰寫《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文艷用寡，子虚烏有，寓言淫麗，托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文章艷麗而少實用，子虚烏有之賦，寓言文辭華麗，全篇寄托着對天子諸侯的諷諫，文章見多識廣，博覽萬物，文采頗爲可觀，辭藻之富麗可爲一代宗師，詩賦頌歌也堪稱一世之首。撰寫《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既登爵位，禄賜頤賢，布衾疏食，用

平津侯公孫弘明察秋毫，晚年躋身金門，受封爵位之後，以私俸供養賢人，穿布

儉飭身。卜式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乃爵乃試。兒生亹亹，束髮修學，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兹一人，日旰忘食，既成寵禄，亦羅咎慝。安世温良，塞淵其德，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唯上淺深，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述《杜周傳》第三十。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釁胡社。致死爲福，每生作禍。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烏呼史遷，熏胥以刑！幽而發憤，乃思乃精，錯綜群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孝武六子，昭、齊亡嗣。燕刺謀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承天序。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六世耽耽，其欲浟浟，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助、偃、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於國。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東方贍辭，詼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污殿，弛張沉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衣吃粗食，節儉費用約束自身。卜式耕種放牧，追求自己的志向，忠誠之心感悟明君，封賞爵位又任官職。倪生勤勉，束髮爲髻，就教研興修學問，同列名臣之位，參與輔佐朝政。撰寫《公孫弘卜式倪寬傳》第二十八。

張湯性情通達，做官辦事，深受天子寵愛，總是廢寢忘食地工作，雖然已經成爲受寵官員，也會被羅織上罪名。張安世生性温良，德行深厚，子孫承繼業績，保全家國。撰寫《張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治獄執法，衹按天子的旨意，爲世代所取用，幸而免遭災禍。其子杜延年寬厚平和，位列名臣。其孫杜欽深謀遠慮，出衆超群。撰述《杜周傳》第三十。

博望侯張騫奉命出使，取得通使大夏的功勞，貳師將軍率師出征，被匈奴俘殺取血祭祀。不畏死亡反而能存活受封爲侯，貪生怕死降敵終招殺身之禍。撰寫《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啊！史官司馬遷，無罪而受牽連以致身遭酷刑，在幽禁之中發奮著史，思考精深，綜合百家言論，貫通古今史事，撰述成一家之言，宗旨深明。於是撰寫《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孝武帝六子，昭帝、齊王没有子嗣。燕刺王謀反被殺，廣陵王犯詛咒罪而自盡。昌邑王短命，其子劉賀失去承繼帝位的機會。戾太子身遭不幸，宣帝繼承了帝位。撰寫《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武帝威視天下，深懷急功近利的欲望，文治武功并舉，旨在開拓四方。嚴助、主父偃、淮南王劉安，依各自的品德，不能自愛其身，而善於替國家出謀劃策。撰寫《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東方朔善於言詞，擅長詼諧取笑歌舞戲耍，諷勸阻止主父偃擴建上林苑的建議，正言直諫皇帝過失，自割賜肉入懷而去之，醉卧之後小便於殿上，行爲放縱而且不拘小

葛繹内寵，屈氂王子。千秋時發，宜春舊仕。敞、義依霍，庶幾云已。弘惟政事，萬年容己。咸睡厥誨，孰爲不子？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王孫裸葬，建乃斬將。雲廷訐禹，福逾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導揚。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禄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秺侯狄孥，虔恭忠信，奕世載德，貤于子孫。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以不濟可，上諭其信。武賢父子，虎臣之俊。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哲；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逡遁致仕。疏克有終，散金娱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耻。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四皓遁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吉困于賀，涅而不緇；禹既黄髮，以德來

節。撰寫《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葛繹侯受後宫寵幸，劉屈氂是中山靖王之子。車千秋適時而起，宜春侯是漢室舊臣。楊敞、蔡義服從霍光的旨意，幾乎都是無益於國家的人。鄭弘祇爲政事操勞，陳萬年容身保位。陳咸聽父親教誨時竟昏昏欲睡，誰是不肖之子？撰寫《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楊王孫遺囑裸葬，胡建按律法先斬監軍。朱雲當廷斥責丞相張禹，梅福上書譏刺大將軍王鳳，可謂急進，而云敞近於折衷。撰寫了《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博陸侯儀表堂堂，受武帝遺詔，輔佐孝昭皇帝，武帝遺命得以顯揚。遇新主不可造就，迎立宣帝廢除昌邑王，安定了劉氏江山，堪稱社稷之臣。受禄厚寵，漸漸發生變化，隱瞞妻子大逆之罪，到其子輩便遭到滅族亡家之禍。秺侯金日磾是匈奴族休屠王之子，恭敬忠信，永世記載其德，延續子孫後代。撰寫《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兵家的上策，在於不戰而使人降服。營平侯白髮蒼蒼，建功立論，用屯田之策代替宣帝出征羌族的命令，取得了皇帝的信任。辛武賢父子，號稱虎臣。撰寫《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義陽侯斬殺樓蘭王，長羅侯扶立昆彌王，安遠侯迎接日逐王降漢，義成侯擊殺郅支單于。陳湯放縱不羈，皇帝降罪，由劉向等三人相救；段會宗勤勞王事，是出使西域的俊傑。撰寫《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雋不疑貌美機敏，應變自如善辨真僞，拒絶了霍光以女許婚，退隱不再爲官。疏廣得以善終，施捨錢財與舊友歡度晚年。于定國的福分，在於他仁慈的父親。薛廣德、平當、彭宣三人不苟於禄位，近於知耻。撰寫《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商山四皓逃避秦朝暴政，是古代的隱逸之士，爵禄不能亂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嚴君平、鄭真可與之相比。王吉受昌邑王

仕。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遁之好。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劉賀牽連，却出污泥而不染；貢禹年老，因德性淳厚得以爲官。龔舍不願任職，意在修身正己，龔勝辭官歸鄉，得以善終；郭欽、蔣詡，近於避世而結局美好。撰寫《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漢之宗廟，叔孫是謨，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國之誕章，博載其路。述《韋賢傳》第四十三。

扶陽侯莊嚴恭敬，多聞《詩》、《禮》。其子玄成不襲父爵，而連任宰相。漢室宗廟，定制出自叔孫通之謀，變革從孝元帝開始，諸儒改變制度。國家的重要文獻，廣泛記載了這種變革。撰寫《韋賢傳》第四十三。

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高平侯有識別輔佐大臣之法，衹有人君纔可掌握威權，謀除凶害，大臣之職衹在輔佐。博陽侯從不自誇其功，襟懷寬廣心性光明，天生平和之德，吉慶澤及子孫後代。撰寫《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微術昧，或見仿佛，疑殆匪闕，違衆迕世，淺爲尤悔，深作敦害。述《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驗證過去預知未來，深至神明贊助，如不是有道之人占卜，不會顯示神明。學問淺薄道術不精，有人衹見到事情的大概，不懂得多聞闕疑，違背民衆逆世行事，涉淺者猶爲過錯悔恨，深陷者便遭禍害。撰寫《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訐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敞亦平平，文雅自贊；尊實赳赳，邦家之彥；章死非罪，士民所嘆。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趙廣漢任京兆尹，聰敏明察；韓延壽任左馮翊，辦事平和。但兩人自我誇耀功勛，揭發皇上短處，都受到極刑處罰。尹翁歸繼任右扶風，皇帝表彰其業績。張敞也是善於治理，又以文雅助其治理之術；王尊武勇，國家之美士；王章死於非罪，士民爲之嘆息。撰寫《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繄好剛，輔亦慕直。皆陷狂狷，不典不式。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寶曲定陵，並有立志。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

蓋寬饒莊重嚴肅，是國家糾正不法之徒的剛直之官。諸葛豐惟好剛直，劉輔仰慕直諫。二者都流於狂狷，不足以爲典範。鄭崇堅守以言直諫之職，毋將隆持守勸諫官職。孫寶折曲定陵侯，何並立志斬侍中之奴。撰寫《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

長倩懊懊，覿霍不舉，遇宣乃拔，傅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躓石、許。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蕭長倩行步舒緩安適，拜見霍光却不被推舉，遇到宣帝纔受到重用，成爲元帝之師，因不作遠慮思謀，被權臣石顯、許章所算計陷害。撰寫《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馮子明顯赫威武，出使西域而立功發迹，置於抵禦外侮的功臣之列，其子多被器重，有名於當世。撰寫《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蘧蒢，幾陷大理。楚孝惡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戎里。元之二王，孫後大宗，昭而不穆，大命更登。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宣帝四子之中，淮陽王劉欽聰敏，其舅諂佞，幾乎使淮陽王陷入大罪。楚孝王患惡疾，東平王觸犯律法，中山王短命，其母回歸故鄉戎里。元帝之子有二人封王，其孫之後有繼承皇位的哀帝、平帝，然而有父無子，帝位變更。撰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樂安褏褏，古之文學，民具爾瞻，困于二司。安昌貨殖，朱雲作娸。博山惇慎，受莽之疚。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樂安侯滿腹經綸，古文經學造詣高深，其職任尊崇，民所瞻仰，然而在位失德，爲司隸校尉王尊、王駿彈劾。安昌侯增置産業，朱雲在朝廷出醜。博山侯厚道而謹慎，因屈從王莽而聲名受損。撰寫《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樂昌篤實，不橈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武陽殷勤，輔導副君，既忠且謀，饗兹舊勛。高武守正，因用濟身。述《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樂昌侯忠厚誠實，不詘服不退縮，遭遇多次陷害，於是被貶而不受重用。武陽侯殷勤奉公，輔導太子，既忠實又多謀略，諫諍使成帝繼位，因立國之功受賞封爵食邑。高武侯守正不阿，故而得以免禍。撰寫《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禄。博之翰音，鼓妖先作。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高陽侯薛宣熟悉法律，揚鄉侯朱博滿腹武略，具備處理政務的才能，衹是德行淺薄，職位過高而力不勝任，不能善始善終。朱博拜官時聲音嘹亮，不祥鼓聲先響。撰寫《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不跬步，宗爲鯨鯢。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高陵侯翟方進修習儒學，用刑罰以助威嚴，所用儒術、刑罰皆合時宜，其才能可爲後世所用。翟義生性勇武，有如猛虎，行進時昂首闊步，起兵失敗後，王莽滅翟氏，將其宗族人等作爲害人大魚示衆。撰寫《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傅，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劉氏血統衰微朝政廢缺，日食月食等預示災禍的現象多次出現。谷永陳述災害出現的罪責，指出應在建漢二百一十周年時有所戒備。杜鄴指責丁、傅二太后，他稍知占卜之術。撰寫《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哀、平之恤，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哀帝、平帝的憂慮，在於丁、傅二太后以及王莽、董賢。何武、王嘉爲其憂傷，結果都喪了性命。高樂侯師丹罷了官，三人都被列爲忠臣。撰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黄門，輟而覃思，草《法》纂《玄》，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潜于篇籍，以章厥身。述《揚雄傳》第五十七。

此人學問多麼淵博啊！富於禮樂文采。起初自比司馬相如，獻詩賦於官府，繼而深思，草創《法言》撰寫《太玄經》，參考《六經》，仿效《易經》，摹擬《論語》，專心研究文章，從而成名於世。撰述《揚雄傳》第五十七。

獷獷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述《儒林傳》第五十八。

殘酷暴虐使秦滅亡，毁棄了聖人經典，漢朝保存聖人偉業，六經之學分門别類。分析研究，明確綱紀，師生分爲門派，寫明發展變化始末。撰述《儒林傳》第五十八篇。

誰毁誰譽，譽其有試。泯泯群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没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

誰被指責，誰被贊揚，如有贊譽，可以試用。無知百姓，良吏教化而成俗。良善君子，在同一時代而功業各異。去世之後仁愛仍然遺留於世間，以致百姓懷着無限思念。撰述《循吏傳》第五十九。

上替下陵，奸軌不勝，猛政横作，刑罰用興。曾是强圉，掊克爲雄，報虐以威，殃亦凶終。述《酷吏傳》第六十。

朝廷衰敗懈怠，下級官吏稱霸，犯罪數不勝數，暴政横行，濫用刑罰。欺壓善良之徒，爲官聚斂稱雄，回報虐待百姓的惡吏的辦法，就是使用威力加以誅滅，使害民之官也以凶險告終。撰述《酷吏傳》第六十。

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逼上并下，荒殖其貨。侯服玉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士、農、工、商自食其力，没有兼作他業的，大業主不奢侈，小業主不貧乏，是由於施政均衡，不致貧困，而能遵守國家法度。如果没有法度，百姓肆意欺詐，逼上侵下，大肆經營。越制穿王侯該穿的衣服，食用珍貴的食物，傷風敗俗。撰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述《游俠傳》第六十二。

建立國家，設立法制，家不藏兵器，國不獨斷濫殺。何況是平民百姓，作威作福，施恩施惠，如果國家不聞不問，還談什麼禮制和法律！撰述《游俠傳》第六十二。

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述《佞幸傳》第六十三。

他們是什麼人啊，竟竊取了這樣的富貴！損害高尚賢明的大臣，用來警戒後世。撰述《佞幸傳》第六十三。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既昏，淫於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酆鄗。大漢初定，匈奴强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宣承其末，乃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爲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

《尚書·舜典》告誡説，戎夷亂華夏；周宣王擊退他們，事迹載入《詩經》之中。幽王昏庸，寵幸褒姒，戎族乘機將幽王殺於驪山脚下，然後攻占了酆京和鄗京，使西周滅亡。大漢初建，匈奴强盛，把高祖圍困在平城，侵犯邊境。到武帝時，便勃然大怒，王師如迅雷而起，閃電般進軍北部匈奴。宣帝承繼其餘威，廣施宏恩大德，顯示漢朝的雄武英明，從宣帝到平帝，匈奴都前來臣服。王莽竊取皇權，葬送了胡漢的友好關係，備録事變之理，以爲後世樹立典則。撰述《匈奴傳》第六十四。

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爰洎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皆恃其岨，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

西南邊遠夷族，種族有别地域特殊。南越族的尉佗，在番禺自立爲王。遥遠的東南方，居住着閩越、東甌兩族。及至朝鮮、燕地以外的地區。漢朝建立後，安撫邊遠地區，與遠方各族訂盟分封疆土。各族皆恃山高路險，時而稱臣，時而倨傲叛離，武帝發兵征討，誅滅海角叛逆之族。撰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驒驒，致誅大宛。姼姼公主，乃女烏孫，使命乃通，條支之瀕。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

西戎民族即使有秩序，也是夏禹教化而成。周穆王陳兵西疆，征服不入朝述職之族。武帝殫精竭慮，急於征服邊遠民族。皇帝派出的軍隊長途行軍，人馬疲憊，到達大宛誅殺其首領。美貌公主，嫁給烏孫，使命於是暢通，使臣到達條支海岸。昭帝、宣帝承繼先帝事業，設立都護官署，總督西域三十六座城郭，各國都前來修好朝貢，各盡其職。撰述《西域傳》第六十六。

詭矣禍福，刑于外戚。高后首命，吕宗顛覆。薄姬碌魏，宗文産德。竇后違意，考盤于代。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既興，扇而不終。鈎弋憂傷，孝昭以登。上官幼尊，類禡厥宗。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産元，夭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傅僭

福禍相違始終不一，典型事例在於外戚。高后首命爲皇后，吕氏家族遭到覆滅。薄姬墜入魏國，得寵生下文帝。竇后回鄉不遂心願，成樂於代國，生下了景帝。王氏以夫人之低位升至皇后，其子武帝繼承皇位。衛子夫雖已得寵，寵愛却不能自始至終。鈎弋之子立爲太子却憂傷而終，昭帝以母憂死得登帝位。上官皇后幼小便得尊位，家族却以大逆之罪而遭誅滅。史良娣、王悼遇害，到宣帝時二族受封，後世榮耀。恭哀許皇后

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惠張、景薄，武陳、宣霍，成許、哀傅，平王之作，事雖歆羨，非天所度。怨咎若兹，如何不恪！述《外戚傳》第六十七。

生下元帝，被霍氏毒死而未遂心願。邛成許皇后榮登尊位，經歷宣帝、元帝、成帝三世。趙飛燕姿容妖艷，災禍起於其妹。丁、傅二太后越權專横，自召其禍。中山孝王無罪，却失去了馮、衛二太后。惠帝張皇后、景帝薄皇后、武帝陳皇后、宣帝霍皇后、成帝許皇后、哀帝傅皇后、平帝王皇后，她們的興起，事雖美好，却不是天意使居。憂怨對錯就這樣事與願違，如何不令人敬畏！撰述《外戚傳》第六十七。

元后娠母，月精見表。遭成之逸，政自諸舅。陽平作威，誅加卿宰。成都煌煌，假我明光。曲陽歊歊，亦朱其堂。新都亢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元后的母親懷着她時曾夢見月光入懷。遇成帝貪圖享樂，朝政全由舅家掌管。陽平侯作威作福，甚至誅殺卿相。成都侯私欲横流，竟借用漢家的明光宫。曲陽侯生性氣盛，裝修屋宇超越禮制，甚至用朱漆粉刷臺階。新都侯狂妄之極，最終由於作亂而自取滅亡。撰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僞稽黄、虞，繆稱典文，衆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奸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

賊臣王莽，篡奪漢位罪惡滔天，行事驕縱如夏桀，暴虐與商紂無異。詭稱恢復黄帝、舜時的古制，妄稱之爲經典文章，激起民衆怨恨蒼天震怒，罪大惡極必遭誅殺。百王中罪惡無比，考查其奸邪昏暗。撰述《王莽傳》第六十九。

凡《漢書》，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述《叙傳》第七十。

總體而論，《漢書》是記述皇帝治國綱紀，表列百官職掌，譜寫王侯之世系。記天文以效法天地，記五行以合陰陽，記律曆以推上極元始，推算日、月、星辰之運行。記地理以劃分疆域，察看天地，記古今人物以窮盡人倫之理，記郊祀以詳萬物。記藝文以考證六經，闡述道統綱紀，寫傳記以彙總人物生平事迹，撰述評論篇章。全書包含雅訓之舊典，貫通古今之世事，校正文字，亦稱文學之林藪。撰述《叙傳》第七十。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 □□□□□□□
□□=735
SS□=11405483
□□□□=2004□01□□1□

□□□□□□□□□□ □□□ □□□□□□□
□□□□□
□□□□□ 2159
□□□□□000005765006
□□□□□ □□□□□□□□ , 2004
□ISBN□□ 7-5432-0873-3 / K204.1/A152h
□□□□□□ 432.00□□□□□
□□□□□□□ □□□ □□□□ □□□ □□ □□
□□□□□□□□□□□□□ □□□ □□□□□□□. □□□□□□ □□ □
□□. □□□□□□□□, 2004.
http://hn3.5read.com/300-36/diskebp/ebp61/05/002159.pdg